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还珠格格续集



序篇

乾隆二十五年，秋天。

这天，整个北京城都陷在一片混乱里，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震动了。大家奔走相告，群情激昂。听说，宫里出了大事，“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闯下了滔天大祸，皇上大怒，要把两位格格斩首示众！今天，就是斩首的日子！大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那是两位“民间格格”呀！怎么可能把这样富有传奇色彩，充满离奇故事的民间格格处死呢？大家激动着，喧嚣着，争先恐后地奔到正阳门前的大街上，伸长了脑袋往前看。

果然，行刑的队伍出现了！

锣声“当当”的响着。军队带着武器，整齐划一的出现。监斩官严肃的骑着马在前开道。大大的旗子，迎风飘扬，上面写着“斩”字。后面，跟着穿着黄衣的御林军，手拿木棍，拦着街道两边蜂拥而至的人群，不许老百姓接近囚车。囚车紧跟着出现。两位格格果然站在囚车上，群众不禁大哗。

紫薇穿着大红色的格格装，外加月白色背心，绣着团花蝴蝶。小燕子穿了深红色的格格装，同色的背心，满身描金绣凤。两人都是珠围翠绕，梳着高高的旗头，像帽子似的旗头上，簪着大大的牡丹花。她们虽然戴着脚镣手铐，被铐在囚车的栏杆上，但是，两人衣饰整齐，簪环首饰，一应俱全。看来完全不像两个要去“处死”的人犯，倒像要赴什么盛宴似的。两人都昂着头，临风而立，衣袂飘飘，美得像从图画里走出来的人物。眉尖眼底，没有惊恐，没有悲伤，只有一股视死如归的豪气。

群众看到这样两位格格，就哄然喊叫起来了：“看啊！看啊！真是两位格格耶！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是咱们的‘民间格格’耶！好漂亮的两个格格呀！皇上要把她们砍头哪！”“这么漂亮的格格，为什么要砍头啊？”“民间格格没地位嘛，皇上一生气，脑袋就丢了！”“可是，那个还珠格格去年还和皇上一起游行，到天坛祭天，我们才看过，才一年，怎么就要砍头了？”“是啊！那时候多威风呀！眼睛一眨，格格就成了犯人，真让人奇怪……”“所以说，这‘民间格格’，就是倒楣，做错一点事，砍头就砍头！什么时候听说过正牌格格砍头的事？伴君如伴虎呀！”群众吼着，叫着，议论着。大家越说就越是愤愤不平。挤来挤去，情绪激动。

小燕子看着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好惊奇。怎么？大家都知道“还珠格格”今天要死了？她掉头看看身边的紫薇，实在佩服紫薇的镇定，到了这种时刻，她还是那么宁静，好像她真的不在乎“死”。小燕子就不行，想到脑袋即将和身体分家，她还是很怕，很舍不得，很不服气的伸了伸脖子，咽了咽口水，她对紫薇说道：“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我们死！我们死得好热闹啊！这样子‘死’，我觉得也很‘气派’了，简直死得‘轰轰烈烈’！砍头痛不痛，我也不在乎了！”“我们勇敢一点，千万不要掉眼泪，知道吗？这么多人看着，让我们的演出精彩一些！”紫薇给小燕子打气，抬头挺胸的说。

“是！我们唱歌吧！”小燕子看那么多人，就神采飞扬起来。管他呢？反正是要头一颗，要命一条嘛！

“好！我们唱‘今日天气好晴朗’！”两人就引吭高歌起来：“今日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蝴蝶儿忙，蜜蜂儿忙，小鸟儿忙着白云也忙！马蹄践得落花香，马蹄践得落花香！眼前骆驼成群过，驼铃响叮当！这也歌唱，那也歌唱，风儿也唱着，水也歌唱！绿野茫茫天苍苍，绿野茫茫天苍苍……”两人这样一唱，围观群众更是如痴如狂，情绪沸腾，七嘴八舌喊道：“看啊！她们还唱歌呢！她们一点都不怕，好勇敢！好伟大！比男人都强！”“听说这两个格格都是女中豪杰，爱打抱不平！在宫里做过许多好事！这样的格格要砍头，太没天理了！”这时，在人群之中，有四个出色的年轻人，正跟着队伍，亦步亦趋的前进。四个人的眼光，全部紧追着两位格格，目不转睛。他们打扮成普通的老百姓，但是，那种英姿飒飒，却不是服装报能遮掩。这四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尔康、永琪、柳青、柳红。他们全神贯注的跟着队伍移动，蓄势待发。

突然，有个妇人排众而出，挤到囚车前面，喊道：“还珠格格！我们是‘翰轩棋社’的受害人，谢谢你为我们除害！”就有一群人跟着大叫：“还珠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明珠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喊着喊着，这些人竟然匍匐在地，给小燕子和紫薇磕起头来。

群众的呼叫具有感染力，就有更多群众高声呼应：“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小燕子和紫薇惊喜互看，简直无法相信这种场面。小燕子就喊了起来：“紫薇，你听！你听，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不要我们死！”紫薇震动得一塌糊涂。

“是啊！我太感动了！大概，我们的故事，已经传开了！”这时，人群中有个老妇人，颤巍巍的奔出来，凄厉的喊道：“民间格格是我们大家的‘格格’，不可以砍头啊！”紫薇看着小燕子，摇着她。

“那是大杂院的孙婆婆啊！”小燕子放眼看去，越看越惊喜。

“好多大杂院的人……柏奶奶，齐爷爷，魏公公……他们都来了！”就有一个老者，冲到监斩官前面去，大喊着：“我们为格格请命！她们两个是‘民间格格’，代表我们民间！请皇上顺应民意！饶格格不死！”群众们一呼百应，就吼声震天的喊了起来：“民间格格不可杀！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整个队伍都被失控的群众拦住了，群众们成群结队的匍匐在马路上，高举双手，再跪拜下去，气势实在惊人。监斩官惊愕的看着这一切，震动极了。回头再看看小燕子和紫薇，两位格格如花似玉，站在那儿，飘然若仙！毕竟是两个格格呀！皇上真的要杀她们吗？还是一时气愤呢？这种状况，不能不让皇上知道！说不定可以救下两位格格！监斩官想着，就急忙对身边一个侍卫说道：“赶快回去禀告皇上，看看可不可以‘刀下留人’？”“遵命！”侍卫飞骑而去。

在人群中的尔康、永琪、柳青、柳红，都精神一振，面有惊喜之色。

“大家先等一等，说不定有转机！”尔康低声说道。

“监斩官已经派人回去了！”永琪拼命点头。

“队伍也停下来了！”柳红眼中发着光。

“有希望了！有希望了！”柳青喃喃自语。

群众们还在吼着，叫着：“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紫薇和小燕子好感动，就对大家挥起手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孙婆婆，柏奶奶，齐爷爷……谢谢！”小燕子也喊。

群众也挥手响应：“格格吉祥！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紫薇和小燕子

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两人疯狂的挥着帕子，脚镣手铐跟着“叮铃哐啷”响。两人眼中含泪，嘴边带笑。

紫薇忽然在人群中看到尔康、永琪、柳青、柳红了。她惊得浑身一颤，眼光就和尔康的眼光纠缠在一起了。尔康立刻用眼神传递讯息。刹那间，天地万物，化为虚无。世界变成混沌初开的时候，什么人都不存在了，只有你我。在那一瞬间，两人的眼光已经交换了千言万语。

群众依然在激昂地高呼着：“格格不死！千岁千岁千千岁！格格不死！千岁千岁千千岁……”监斩官等待着，群众等待着，紫薇和小燕子等待着，尔康、永琪、柳青、柳红……等待着。终于，马蹄嗒嗒，那个奔去请命的侍卫，高举着一面黄旗，快马奔了回来。

所有的群众，全部安静下来，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面黄色的旗子。

“皇上有令，立即处死两个人犯！杀无赦！”侍卫高喊着。

尔康惊呆了、永琪惊呆了，柳青、柳红惊呆了。

监斩官惊呆了，群众惊呆了。

紫薇和小燕子也惊呆了。

1

故事要从乾隆二十五年的春天说起。

这天，北京郊外，大地苍茫。阿里和卓带着她那珍贵的女儿含香公主，带着众多的回族武士、回兵、车队、马队、骆驼队、鼓乐队、美女队……浩浩荡荡的向北京城前进。一路上，队伍奏着回部民族音乐，唱着维吾尔族的歌，举着回部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

阿里和卓一马当先，后面是马队，再后面是旗队，再后面是乐队，再后面才是那辆金碧辉煌的马车。车上，含香穿着一身红色的维吾尔族衣衫，正襟危坐，红纱蒙着口鼻，面容肃穆而带着哀戚。她的身边，维族仆妇维娜和吉娜左右环侍。再后面是骆驼队，驮着大批礼物，再后面是数十名精挑细选的回族美女，然后是回族士兵押阵。

含香一任车子辘辘前进，她眼睛直视着前方，却视而不见，对于四周景致，漠不关心，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维娜从水壶中倒了一杯水，递到含香面前。

“公主，喝点水吧！”含香摇摇头，眼睛依然凝视着远方，动也不动，像一座美丽绝伦的石像。

维娜与吉娜交换了一个无奈的注视，用回语说了一些“怎么办”之类的话。

前面的阿里回头看了一眼，策马走来，对含香正色的说道：“含香！你是为了我们回部，到北京去的！我们维吾尔族的女子，多么勇敢！你不要再闹别扭了，爹以你为荣啊！”含香不语，美丽的大眼睛，闪耀着忧伤，凝视着父亲，脸色凄然中带着壮烈。

阿里不愿再面对这样的眼光，就用力的拍了拍含香的坐车，掉头而去。

队伍行行重行行。

黄昏时分，队伍走进了一个山谷，两边岗峦起伏。

在山壁后面，蒙丹正屏息等待着。

蒙丹是个高大挺拔的年轻人，穿着一身白色劲装，骑在马上，用白巾蒙着嘴和鼻子，只露出一对晶亮黝黑的眸子，双眸炯炯的注视着整个队伍，再紧紧的看往含香的车子。他的呼吸急促，眼神专注。

眼看马队走进山谷，蒙丹蓦然一回头，对身后的四个白衣骑士一声吆喝：“他们来了！我们上！”蒙丹一面高呼着，一面就从山崖后面，飞窜出去，嘴里大声吼叫着，直冲车队。后面的白衣骑士也跟着冲进队伍。

音乐乍停，队伍大乱。车队停下。阿里大叫：“保护公主！保护公主！”蒙丹直奔含香的车前，手里挥舞着一把月牙弯刀，锐不可当。士兵一拥而上，全部被蒙丹逼退。

维娜吉娜用回语惊恐的叽哩呱啦喊叫。后面的美女更是惊叫连连。

转眼间，蒙丹就冲到含香面前，和含香四目相对。又是他！含香蓦然一震。蒙丹已经伸手，一把扣住她的手腕。

“跟我走！”含香还没回过神来，说时迟，那时快，回族武士已经冲上前来，一个武士一剑劈向蒙丹的手臂，蒙丹被迫放开含香，回身应战。重重武士立即包抄过来，和蒙丹展开一声恶斗。

含香情不自禁，站起身来，睁大眼睛，紧紧的盯着蒙丹的身影，看得心惊胆战。

只见蒙丹势如拼命，力战源源不绝的武士。手里那把月牙弯刀，舞得密不透风，但是，他显然不愿伤人性命，有些顾此失彼。而回部武士，却个个要置他于死地，何况是以寡敌众，这场战斗一上来就摆明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打斗，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阿里已经稳住了自己，勒马观望，站在外围，用回语督阵：“不要让他接近公主！阿木沙！喀汗！你们包抄他！把他抓起来！留住活口！”两个武士便挥舞着大刀，杀了过去。

嗤啦一声，蒙丹衣袖被划破，手臂上留下一道血痕，武器脱手飞去。

含香惊呼出声。

另一个武士立即持铁锤钩住马腿，马仰首长嘶，蒙丹落马。

含香又是一声惊呼。

只见蒙丹从地上一跃而起，抢下一把长剑，力战众武士。又是嗤啦一声，他的衣服再度划破，血染衣襟。

含香面色惨白，用手捂住嘴，阻止自己的惊叫。

蒙丹负伤，却仍然奋力死战，拼命要奔回到含香的马车前。一连几个猛力冲刺之后，竟然逼近了马车，喀汗奋力掷出一把长矛，蒙丹听声回头，闪避不及，那把长矛直射向蒙丹的肩头，几乎把蒙丹钉在马车上。含香吓得失声尖叫。蒙丹已经握住矛柄，用力一拔，鲜血激射而出。阿木沙适时奔过来，嘴里大喊着，手持大刀，对蒙丹当头劈下。

含香惊慌失措，魂飞魄散，脱口大叫：“爹……让他走！不要伤他！爹……”蒙丹双眸炯炯，瞪向阿木沙。

阿木沙顿时有觉，明白了，立即硬生生的把刀抽回。

阿里也明白了，睁大眼睛看着蒙丹。

含香对蒙丹大喊：“你还不快走？快走！你就当我死了！”蒙丹浑身浴血，眼光如电，死死的盯着含香，两人的眼光，直透对方的灵魂。含香心已

碎，魂已飞。

阿里回过神来，喊道：“捉住他！捉活的！捉活的！”含香双手合在胸前，两眼含泪，对蒙丹行了一个回族的大礼。哀恳之情，溢于言表。蒙丹接触到她这样的眼光，心碎神伤。见四周武士，层层包围，知道不能得手，便狂啸一声，跃上一匹马背，横冲直撞，杀出重围，狂奔而去。其他白衣人跟着杀出重围，追随而去。

众武士立刻策马紧追。

阿里看着蒙丹的背景，已经心知肚明，不禁一脸肃然，大喊：“不要去追了！让他去吧！让他走！”众武士策马奔回。

含香紧紧的看着蒙丹的背影，整个心和灵魂，似乎都跟着蒙丹去了。

半晌，阿里才振作了一下，喊道：“继续出发！走！”音乐响起，歌声再起，大队又浩浩荡荡动起来。

小燕子、紫薇、永琪和尔康，并不知道乾隆二十五年，是他们几个最艰辛的一年。命中注定，他们要在这一年里，面对许多风风雨雨。他们更不知道，郊外，有个维吾尔族的奇女子，正在一步一步的走近他们，将影响到他们的整个生命。如果说，这年年初，有什么事情让他们担心的，那就是太后即将从五台山回宫了。还没见过太后的紫薇，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后，实在有些害怕。但是，小燕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她才不要为一个老太太伤脑筋，她的心思，全部系在“会宾楼”。

“会宾楼”是柳青柳红的酒楼，楼下是餐厅，楼上是客房。已经选了日子，元宵节之后就要开张。

这天，小燕子、紫薇、尔康、永琪带着小邓子、小卓子全部在布置会宾楼。

会宾楼还是空荡荡的，大厅内，架着好多架子，小燕子爬在一个架子上，抬着头在漆屋顶。蓦然间，她一手提着一桶白色油漆，一手拿着油漆刷子，像表演特技似的，从一个高高的架子上跃而下。她轻飘飘的落地，欢声喊着：“整个屋顶，我已经漆好了！你们看，漆得怎么样？”紫薇、尔康、金锁、永琪、柳青、柳红带着小卓子、小邓子正在忙碌的工作中，有人在漆墙壁，有人在钉镜框，有人在裱画，有人在写对联，有人在排桌椅……听到小燕子的声音，大家都抬头观望。

“左上角缺了一块！那边！”永琪喊。

“哪儿？哪儿？”小燕子抬头一看，又飞身跃架子。

“你小心一点！别摔下来了！”紫薇看得心惊胆战。

“我现在的轻功已经到了‘神仙画画’的地步，怎么可能摔下来呢？”地面上铺着两张纸，尔康和永琪正在写对联，听了不禁相视一笑。

“什么‘神仙画画’？是‘出神入化’！”尔康说着，忍不住问永琪：“你不是在教她成语吗？”“唉！不教还好，越教越糟！她那个牵强附会的本领，真让我不能不服！”“管他什么画，我来画壁画！”小燕子喊着，拿着刷子，在架子上窜过来又窜过去，手舞足蹈的刷着，姿态卖弄夸张，跳得整个架子咯吱咯吱响。

柳青好兴奋，嚷着：“哎！咱们这个会宾楼，真是三生有幸，请到你们这样高贵的人来给我们装潢！简直不得了！”“好可惜！尔泰和塞娅到了西藏，没办法来参加我们这样的盛会！”尔康惋惜着。

“还说呢？差一点就该你去西藏了！”小燕子喊。

“哈！差一点是另外一个人去西藏啊！”紫薇笑着接口。

“你说永琪吗？说不定他很想去西藏呢！”小燕子从架子上回头喊。

“是啊！是啊！听说塞娅还有一个妹妹呢！”永琪也喊回去。

尔康哈哈大笑，看着永琪：“现在你说得顺口，当心有人‘化力气为蜜蜂’！你一头包的时候别来找我们求救！”尔康这样一说，大家都大笑起来。柳红就问尔康：“尔泰都结婚去西藏了，怎么皇上还不让你们两对完婚呀？”

“就是嘛！皇阿玛一点都不体贴人，说是还要多留她们两年，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公主’！”永琪抢着回答。

“你说什么？”小燕子抬高声音问，忘了自己在架子上，一跺脚，架上的大刷子小刷子纷纷往下掉。“永琪！当心我修理你！谁说公主急？我们才不急！”“好好！你们不急，是我们急，行了吗？你别跺脚了！”永琪急忙喊。

小燕子笑了笑，不想追究永琪了，一面继续漆油漆，一面回头说道：“本来我要封一个王给柳青做，柳青这个人，什么‘王’都看不上，只肯开个酒楼！”说着，就嘻嘻一笑：“不过，我‘封王’的权力，也还差那么一点点！”柳青和金锁，正在合力钉镜框。柳青就笑着说：“能够开个酒楼，我就好高兴了！以后，这儿就是你们大家在宫外的家，几间客房，我会帮你们保留着，说不定你们哪天会用得着！”“还可以把小豆子、宝丫头他们接过来住！”金锁兴冲冲的说，看着紫薇：“小姐，现在我们大家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就算被抓到在会宾楼聚会，也不会被砍头了吧？”“我们的‘头’，大概是不会丢了，但是，常常出宫，还是不好！”紫薇说。

“就是就是！尤其，太后就要回来了！大家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尔康接口。

一提到“太后”，永琪就忽然想到什么，忍不住去看尔康，低声问：“晴儿会一起回来，你有没有……”对紫薇瞄了一眼：“对她备案一下？”尔康一怔，立刻皱皱眉头，问：“晴儿回来关我什么事？”“你说没事就没事，我可警告过你啊！”永琪挑挑眉毛。

“君子坦荡荡，我没什么好担心的！”尔康有些不安。

“喂！你们两个在说什么悄悄话？”紫薇问。

“没有！没有！在研究这个对联！”尔康慌忙掩饰。

小燕子刷完了屋顶，飞身下地。

“屋顶大功告成！我再来漆这个栏杆！是不是漆红颜色？”小燕子跑到油漆桶前，拿了一桶红油漆，又飞身上架子，去漆“走马转阁楼”样式的栏杆，嘴里轻松的哼着“今日天气好晴朗”。

“怎样，大家看看，这副对联如何？”尔康写好了对联。

大家围过去看尔康的对联。只见上面写着“旗展春风，天上一星常耀彩。杯邀明月，人间万斛尽消愁。”“好！写得好！既有气势，又有诗意！”柳青说。

众人都赞美着，小燕子从架子上低头来看。

“哇！这是什么对联嘛？天上有星有明月，谁说的？万一阴天呢？而且，抬头是屋顶，看不到星星明月的，这太不写实了！至于那个万斛，是什么意思？”“你下来吧！我看你又要说话，又要油漆，又在那么高的架子上跳来跳去，实在危危险险，你下来，我解释给你听！”紫薇喊着。

“好！说下来，就下来，小燕子来也！”小燕子说着，就提着油漆桶，很卖弄的“飞了下来”，这次，飞得太过分了，油漆桶一歪，红色油漆就像雨

点般洒下。

众人尖叫着，纷纷逃开，但是，个个身上都溅了油漆。对联也报销了。

小燕子一看不妙，把油漆桶往上一拉，谁知，本来她自己还干净，这样一拉，油漆竟然甩了她一头一身。她一急，把油漆桶一抛，整桶油漆就对着小邓子飞去。

“哎呀！我的妈呀！格格大人喂……”小邓子一面尖叫，一面抱头鼠窜，竟和小桌子撞了一个满怀，两人踩到油漆，一滑，又撞到金锁，三人全部滚倒在油漆堆里，小桌子哼哼唉唉的爬起来，呻吟着：“哎哟哎哟，这下都变成了五彩大花猫了！”小燕子大惊，瞪大眼睛说道：“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油漆’也‘同脏’！”柳青连忙扶起金锁。金锁跺着脚喊：“小燕子，你这是哪是漆房子，简直是漆我们！”“哎！真是越帮越忙！”柳青叹气。

大家喊的喊，骂的骂，擦的擦……一团狼狈。

就在这时，小顺子气急败坏的冲了进来。喊道：“两位格格，不好了！太后提前回宫，现在已经快到宫门了！高公公说，要你们和五阿哥、尔康少爷全体都去太和殿前接驾！”大家全部傻了，瞪大眼睛喊了一句：“啊？”小燕子满头的油漆，紫薇脸上身上都有油漆，尔康和永琪也是一身油漆，大家面面相觑，都吓住了。

“天啊，大家快回去换衣服，弄干净吧！这一下真是十万火急！小桌子！小邓子！小顺子！赶快把马车驾来！”永琪大喊。

小桌子、小邓子、小顺子连忙应着：“喳！”尔康拉着紫薇，紫薇拉着金锁，永琪拉着小燕子，大家再也顾不得会宾楼，全部跑出门去，匆匆的上了马车。小邓子、小桌子、小顺子驾着马车疾驰。

车内，金锁把握时间，拿着帕子，拼命给紫薇和小燕子擦拭脸孔。

尔康努力维持着镇静，对紫薇和小燕子急急的交代：“等会儿，我们从后面的神武门进去，你们两个直奔漱芳斋。金锁，你要用最快速度，让两位格格换好衣服，弄干净！我想，现在，宫门那儿，已经跪了一地的人！你们两个弄整齐了，就悄悄的溜过去，要轻悄得像小猫一样，一点声音都不要出。跪在格格和姑娘们的中间，越不起眼越好！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见太后，现在这样匆忙，万一衣冠不整，给太后抓到就不好，知道吗？”永琪匆匆接口：“我们两个，会跪在阿哥中间，你们千万不要东张西望的找我们，只管自己就好。老佛爷对格格们的要求很高，最不喜欢格格们举止轻浮。所以，你们一定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们实在来不及，宁可不要去了！让小邓子，小桌子给你们报信……”小燕子苦着脸喊：“这个太后，在五台山吃斋念佛就好了，怎么说回来就回来？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算了！”“那怎么成？高公公已经指名要我们大家都去！谁都逃不掉了，五阿哥，你别乱出主意，等会儿弄巧成拙！”尔康急喊，一面猛拍着车顶：“快！快！快！”马车如飞地赶往皇宫去。

如果紫薇和小燕子，知道赶往太和殿之后的情形，或者，她们应该采取永琪的建议，不要去接驾还比较好。问题是，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

紫薇和小燕子赶回漱芳斋，经过换装，洗脸，梳旗头，戴簪环首饰这种种工作，时间已经如飞的过去。金锁、明月、彩霞忙忙碌碌的给两人洗脸，施脂粉，戴旗头，戴首饰，戴珊瑚珠串，戴镂金孔雀牡丹花……就弄不明白，怎么一个“格格”，要戴这么多的东西？少了任何一件，都可能被冠上“服装不整”的罪名。

“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油漆，根本洗不掉！”金锁好着急。

“用松香油试试看！”明月拿了一瓶松香过来。

“可是，这个松香油好强的味道，人家格格都香喷喷的，咱们的格格满身松香味，太后闻到，不是会好奇怪吗？”彩霞问。

“顾不得这么多了，总比满脸的油漆好！”金锁忙忙碌碌的擦着。

脸还没擦干净，小邓子、小卓子冲进门来，嚷嚷着：“格格，来不及了，快去吧！老佛爷的轿子，已经到了宫门口了！大家都到齐了，全跪在太和殿前面……”两人急得打躬作揖：“两位祖宗，走吧！带点油漆也没关系，总比不去好！”小燕子不由分说，回头一把抓住紫薇，就冲出门去。

“我们用跑的！我拉着你，你尽量快跑就好！”紫薇回头一看，惊叫出声：“小燕子！你的旗头还没戴好！是歪的，快掉下来了！”小燕子用手压着旗头，另一手拉着紫薇，脚不沾尘地往前奔去。

当小燕子和紫薇还在御花园里狂奔的时候，太后的队伍已经进了午门。

宫门大开，壮大的队伍，缓缓行来。只见华盖如云，侍卫重重保护，宫女太监前呼后拥，太后的凤辇在鱼贯的队伍下，威风的前进。后面跟着一乘金碧辉煌的小轿。前面，一个老太监，一路朗声通报：“太后娘娘驾到！太后娘娘驾到！太后娘娘驾到……”乾隆早已带着皇后、令妃、众妃嫔、阿哥、格格、亲王贵族们迎接于大殿前。整个太和殿前，黑压压的站满了王子皇孙、朝廷贵妇。

太后的轿子停下，后面的小轿子也停了下来。

早有桂嬷嬷、容嬷嬷和宫女们上前搀扶太后下轿。

更有一群宫女们上前，掀开小轿子的门帘，扶出一个千娇百媚的姑娘。这个姑娘才十八、九岁，长得明眸皓齿，眉清目秀。她是太后面前的小红人，从小跟着太后长大，名叫晴儿，是愉亲王的女儿，宫里，大家喊她晴格格。

皇后、妃嫔、阿哥们、格格们……看到太后下轿，就全部跪倒，伏地磕头请安，齐声喊着：“恭请老佛爷圣安！老佛爷千岁千岁千千岁！”晴儿也跟着众人下跪请安。然后，就起立，盈盈然的走上前去，搀扶着太后。永琪和尔康在阿哥和亲王的后面。两人也是刚刚赶到，呼吸还没调匀，不住的悄悄回头张望，看看紫薇和小燕子来了没有。

乾隆迎上前去，恭恭敬敬的说道：“皇额娘，儿子没有出城去迎接，实在不孝极了！”“皇帝说哪儿话，你国事够忙的了，我有这么多人侍候着，还用你亲自迎接吗？何况有晴儿在身边呢！”太后雍容华贵，不疾不徐的说着。

“这次皇额娘去持斋，去了这么久，实在辛苦了！”乾隆说。

“我去为皇帝祈福，为咱们大清祈福，没什么辛苦！”太后应着。

晴儿便向乾隆屈膝行礼。

“晴儿给皇上请安！皇上吉祥！”乾隆看着晴儿，大半年没见，这个孩子出落得像出水芙蓉，高雅脱俗。乾隆在赞叹之余，不能不佩服太后的调教工夫。乾隆一笑，对晴儿说道：“好晴儿，幸亏有你陪着老佛爷，让朕安心不少！朕应该好好的谢谢你才对！”“皇上这么说，晴儿受宠若惊了！能够随侍老佛爷，是晴儿的福气啊！”太后就扶着乾隆的手，走到皇后和众妃嫔面前。晴儿跟在后面。

“大家都起来吧！”太后说道。

皇后带着众多的嫔妃，齐声谢恩起立：“谢老佛爷！”太后就仔细的看看皇后，关心的说：“皇后好像清瘦了不少，身子还好吧！”“谢老佛爷关心，

很好！很好！”皇后急忙回答，受宠若惊了。

太后再看向令妃，眼光在令妃那隆起的腹部轻轻一瞄，心里好生欢喜。

“令妃有了好消息，怎么没人通知我？”太后微笑的问。

令妃含羞带怯，却难掩喜悦之情，慌忙屈了屈膝，答道：“回老佛爷，不敢惊扰老佛爷清修。”“有喜事，怎么算是‘惊扰’呢！”皇后酸溜溜的看了令妃一眼。

太后没忽略皇后这个眼神，就把手腕伸给皇后，这个小小的动作，已经使皇后精神大振，慌忙和乾隆一边一个，搀扶着太后。在众人簇拥之下，一行人走进宫门去。晴儿紧跟在后，经过尔康永琪身边时，晴儿有意无意的看了尔康一眼。尔康一凛，慌忙收敛心神。

所有的阿哥格格和亲王们，还跪在那儿，动也不敢动。

就在这个时候，小燕子拉着紫薇，跌跌冲冲的跑来，在众目睽睽下，两人一前一后，狼狈而仓促的跪落地。这一跪之下，两人没有戴牢的簪环首饰就叮叮当当的滚在地上，珠串珊瑚，散落一地。所有的人，全部被惊动了。永琪和尔康不禁变色。

太后大惊，定睛细看。晴儿也惊愕的看着。

乾隆吓了一跳，实在没有料到紫薇和小燕子这样出现，只得解释：“皇额娘，这两个丫头，就是新进宫的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就对二人严肃的说：“还不向老佛爷行礼？”紫薇磕下头去，小燕子跟着磕头。孰料，小燕子的头才磕下，那歪歪斜斜，还没戴牢的牡丹花旗头就滚落于地，小燕子急忙爬过去捡旗头，手忙脚乱。

紫薇跑得气喘吁吁，又紧张，又慌乱，嘴里结结巴巴的说着：“紫薇叩见……老佛爷！老佛爷……吉……吉……吉祥！”小燕子忙抬起头，根本来不及说话。

太后太吃惊了，睁大眼睛看紫薇和小燕子。

“原来，这就是那两个‘民间格格’？”皇后这下可逮到机会了，好得意，急忙应着：“老佛爷大概已经听说了，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宫里最轰动的事，就是这两个‘有名的’‘民间格格’了！”太后听了，再定睛细看，见两个衣冠不整，脸上不知道涂了些什么，红红绿绿。再加上神色仓皇、行为突兀，不禁眉头一皱。什么话都不再说，扶着乾隆和皇后，昂首阔步而去。

晴儿及大批嫔妃、宫女、太监急忙随行。令妃忍不住给了紫薇一个警告的眼光。

太后走远了，王子皇孙们这才纷纷起立。大家好奇而不以为然的看看紫薇和小燕子，摇头的摇头，耸肩的耸肩，各自散去了。

小燕子呼出一大口气，惊魂未定，坐在地上发呆。紫薇慌忙拉起她。

尔康和永琪跑了过来，两人都是一脸的惊惶。尔康着急的说：“已经千叮咛，万嘱咐，你们两个怎么还是这样慌慌张张？要你们不要引人注意，你们偏偏出现得惊天动地，这一下，你们给太后的印象，一定深刻极了！”紫薇又是忧虑，又是害怕，又是后悔。

“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弄得糟糕透了？现在，要怎样才能扭转太后的印象呢？”永琪跌脚，叹气：“我就说，干脆不出现还好一点！这么多人跪在这儿，像小蚂蚁一样，老佛爷又不会一个个去找……唉！”小燕子看到他们三个都紧张得什么似的，心一横，背脊一挺，嚷着：“有什么了不起嘛？不要这样大难临头的样子好不好？不过是个老太太嘛！还能把我吃了吗？”永

琪和尔康看着，不约而同的对她猛点头，小燕子和紫薇双双变色了。

回到漱芳斋，尔康和永琪，就忍不住对小燕子“晓以大义”，告诉她，不可轻视这位“太后”的身份和地位，几句话一说，小燕子就不耐烦了，满脸烦恼的说道：“好了好了，你们不要一直教训我了！我也很想给太后一个好印象呀！谁知道会这样离谱嘛！你们不说，我也知道这个太后很厉害。可是，你们说连皇阿玛都怕她，我就不相信！”

皇阿玛是天下最大的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你最好相信我们的话，绝对不是唬你！”尔康走到她面前，严重的盯着她：“不要再毛毛躁躁了，仔细听我说好不好？刚刚这一场见面，太后一定对你们充满了好奇。等到她弄清楚你们的底细，就会召见你们！今天不召见，明天也会召见！”“对对对！你们心里一定要有个准备！”永琪接口。“小燕子，尤其是你！见了太后，你不要像见了皇上那样随便，要把容嬷嬷教你的那些规矩都拿出来，该行礼的时候不要忘了行礼，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要乱开口，否则，你又有麻烦了！”“要不然，你就看紫薇的眼色，所有礼节，跟紫薇学就对了！”尔康说。

紫薇心慌意乱：“别跟我学了，我自己也很紧张啊！闹了这么一场笑话，我已经懊恼得要死了，再见到太后，说不定吓得什么都做错！”“你不可以什么都做错！一定要镇静，想想当初，你第一次见到皇上，也没有失态啊！”尔康凝视着紫薇。

永琪实在不放心，又对小燕子说：“我看你最好就是根本不要开口！什么问题都让紫薇帮你回答！”“那怎么可能？”小燕子急了：“我如果变得跟紫薇一样，我就是紫薇了！连皇阿玛都允许我不学规矩，怎么又来了一个太后？要我把容嬷嬷教的那些规矩拿出来，那我还是趁早离开皇宫，我去会宾楼帮柳青他们端盘子去！”“又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离开皇宫了！”永琪嚷着。

小燕子看到尔康和永琪，两人表情都那么严重，想了想，急急点头：“我知道了！明白了！金锁，快快快，把那个‘跪得容易’拿给我！多拿两副来，我和紫薇先武装好了再说！明月，彩霞！去拿去拿……不管怎么样，我看，这下跪磕头的老花样，是一定逃不掉了！”明月、彩霞就捧了一大堆“跪得容易”出来。

小燕子就忙着绑“跪得容易”。明月、彩霞在一边帮忙。

“我不绑那个东西！”紫薇着急的推开彩霞，对小燕子急道：“你不要忙那个‘跪得容易’了，还是听听尔康和五阿哥的话，比较要紧！”小燕子低着头，忙着绑“跪得容易”，一面喊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反正，见到太后，我什么都不说，就把自己当哑巴！”“那也不成！如果太后指明要你回话，你总不能什么都不说！”尔康说。

“对！你要随机应变！太后喜欢行为端庄，规规矩矩的姑娘，你说话慢一点没关系，不要想都不想，就冲口而出。不管说什么，都先在心理琢磨一下，想清楚再说！”永琪跟着叮嘱。

“最好，每句话前面都加一句‘回老佛爷’。礼多人不怪，知道吗？”尔康再说。

“奇怪！明明是个老太太，怎么大家都喊她‘老佛爷’？她跟‘佛’到底有什么关系？不是男人才是‘爷’吗？”小燕子心不在焉的问。绑了厚厚的好几副“跪得容易”，站起来又跳又实验的。“不会掉！不会掉……这次绑牢了！”噗通一跪，没掉！“好！这样好……紫薇，来来来，你也绑两副！”

永琪越看越担心。

“你不要故意左跪一次，右跪一次，知道吗？”“我才不会左跪一次，右跪一次呢！我最不服气，就是要我下跪！人的膝盖，是用来活动，用来走路的，不是下跪的！就不知道，这皇宫里的人，为什么喜欢别人‘跪他’？我不得已的时候才跪！行了吧？这‘七十二计’里，有没有‘跪为一计’？”

“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尔康更正着。

“哦？是三十六计呀？我给它多另几计，也没什么错！万一我这‘七十二计’行不通，我再用‘三十六计’吧！”小燕子说。

“你什么‘计’都不许用！”永琪看看她那绑得厚厚的膝盖，不安极了。

“我看，把那个‘跪得容易’拆下来吧！你膝盖上肿那么两个大包，行动怎么会自然呢？”小燕子不耐烦了，喊：“哎呀！你们真啰嗦，太后有什么了不起嘛？皇后那么厉害的人，拿我也没辙呀！你们不要太担心了！我是那个什么人什么天的，几次要死不死，现在就死不了了！”“这也是个毛病！不要说‘什么这个，什么那个’。这成语，会说就说，不会说就别说，要知道‘藏拙’，懂吗？”尔康急忙提醒。

小燕子眼睛一瞪，莫名其妙的嚷：“什么‘藏着’？我这么大一个人怎么‘藏着’？藏到哪儿去？上次藏到桌子下面去，还不是给皇后逮到了？”

“天啊！”永琪喊。

“别喊天了！天没塌下来，都被你们叫下来了……”小燕子没好气的接口。正说着，来了一个太监，甩袖跪倒：“太后娘娘传还珠格格和紫薇格格，立刻去慈宁宫问话！”尔康、永琪、小燕子、紫薇全部大惊，同声一叫：

“啊？这么快？”

2

小燕子和紫薇走进了慈宁宫。

两人抬头一看，只见太后端坐房中，容嬷嬷，桂嬷嬷在她身后捶着背，太监宫女环侍。

乾隆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皇后令妃两边站立相陪。一屋子的人，却安静得鸦雀无声。

小燕子和紫薇赶紧对着太后和乾隆跪下。

“紫薇叩见老佛爷，老佛爷吉祥！”紫薇磕下头去，起身，再磕头：“紫薇叩见皇阿玛！皇后娘娘！令妃娘娘！”小燕子赶紧跟着学，依样画葫芦，来了磕头那一套。

“小燕子叩见老佛爷，老佛爷吉祥！还有皇阿玛，皇后娘娘，令妃娘娘！”

“抬起头来！让我瞧瞧！”太后说，声音里就有那么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紫薇和小燕子怯怯的抬起头来。

太后的眼光就威严的在两个女孩上梭巡。

“起来吧！”两人起身，必恭必敬的站着，大气都不敢出。

太后就微笑起来：“刚刚我听了你们两个的故事，没有想到，我离开这

大半年，宫里这么热闹！看样子，我错过很多好戏了。”紫薇不敢回话，小燕子看到太后面带微笑，就把戒备的心全抛开了，兴奋的说：“可不是！奶奶你老人家干嘛跑去吃斋念佛？把尔泰的婚礼都错过了，把西藏土司的比武也错过了……”紫薇慌忙拉拉小燕子的衣服。小燕子突然醒悟，急忙改口：“我是说……”声音小了下去：“回老佛爷，您确实错过很多好戏了！”乾隆瞪着小燕子，无奈的苦笑了一下，说：“皇额娘，这个小燕子就是这样，规矩到现在也没学会，朕觉得她天真烂漫，也就随她去了。您最好别跟她计较！”太后皱皱眉头，看小燕子，问：“听说你无父无母，你进宫以前，是怎么过日子的？”“我？”小燕子转头看紫薇，悄悄问：“要不要说实话？”太后又皱皱眉。

“我在问话，你不要东张西望！”小燕子一惊，慌忙看太后。

“回……回老佛爷，我有很多方法呀！我卖艺，爬杆，耍大旗……有的时候也耍耍诈。”太后根本听不懂：“你什么什么？卖什么？爬什么？耍什么？”紫薇好着急，又去悄悄的拉小燕子的衣服，小燕子被太后一问，有些心慌，又被紫薇一拉，更加心慌，又不知道说错了什么，就去看令妃，令妃对她直摇头。小燕子正在怔忡间，太后声音再度响起：“你什么什么？再说一遍！”小燕子一急，冲口而出：“我不什么什么，没有什么什么！”说到这儿，忽然想起尔康的警告，不能说“什么什么”，就赶忙声明：“我根本没说‘什么什么’呀！”太后睁大眼睛，听得一个头有两个大。

“啊？什么什么？”小燕子更急了，也睁大了眼睛问：“什么‘什么什么’？”这太后和小燕子，就“什么什么”地闹了个没完没了，一屋子的人都听傻了。乾隆和令妃交换了一个啼笑皆非的注视。宫女们拼命憋着气，忍住笑。

紫薇不能不接口了：“回老佛爷，小燕子辞不达意，她是说，她会一点拳脚功夫，进宫以前，靠表演拳脚功夫谋生活，‘爬杆’，‘耍大旗’都是表演的名称。”小燕子急忙接口：“是是是！等哪一天，奶奶您……不对，老佛爷您……”觉得又不对，摇头，自言自语：“不对，要加‘回老佛爷’……回老佛爷您要是喜欢……我表演给您看！”太后被小燕子弄得糊里糊涂，皱着眉说道：“你这‘天真烂漫’，我大概是老了，可有点‘招架不住’！”太后一直皱眉头，小燕子紧张得语无伦次了：“怎么会呢？我爬杆，耍大旗都是表演，不需要对打，您……不对，老佛爷您……”急急再改口：“回老佛爷您……您老了也没关系，你只要看，我又不会打到您前面来，不用您接招，没什么‘招架不招架’的！奶奶您……”想想不对，更紧张，改口：“老佛爷您……”想想又不对：“回老佛爷您……哎呀！”小燕子老是说错，一急，啪的一声，打了自己一个巴掌：“我好紧张……说什么错什么……”她瞪着太后，冲口而出：“我可不可以喊您奶奶呀？这‘老佛爷’三个字实在别扭，我怎么说就怎么不顺！”乾隆皱眉摇头。令妃咬着嘴唇干着急。皇后好得意。一屋子太监宫女快憋死了。太后被搅得头昏脑胀了。

“你这说的……是什么跟什么呀？”紫薇不得不硬着头皮给小燕子解围：“老佛爷！小燕子进宫以前，曾经照料过许多无家可归的老人，那儿有些老太太，她都喊人家‘奶奶’。在她心里，最最亲切的称呼就是‘奶奶’了！她看着您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就忘了您是高高在上的‘太后’了。”“是是是！就是！就是！”小燕子又点头，又咽口水：“我想，这‘太后’也是人，跟‘佛爷’实在有些不像，想那庙里供的‘佛爷’，都是石头雕的，泥巴做

的……哪像您这样有血有肉，会说会笑呢？”乾隆赶紧打断小燕子：“小燕子，你不要‘别出心裁，独树一帜’了！大家都叫太后作‘老佛爷’，你跟着称呼就对了！”小燕子一听到乾隆说成语，老毛病就来了，困惑的问：“什么新菜旧菜，一只两只？”乾隆叹气。令妃着急。这次，紫薇也爱莫能助了。

太后一脸的不可思议，瞪了小燕子半晌。

“好了，这个还珠格格，我也了解几分了！”就不再看小燕子，看向紫薇：“紫薇，你是受你母亲遗命，进京来找皇阿玛的？”“是！”紫薇小心翼翼的回答。

“你的母亲要你进京来找皇阿玛，不是太奇怪了吗？她有什么把握，你能进宫？为什么她生前不自己来，要让你一个姑娘家，孤零零的到北京来？我听得糊里糊涂，你是不是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太后盯着紫薇。

紫薇没想到太后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直接的，咄咄逼人的提出疑问，一惊。答得有些嗫嚅，有些胆怯：“回老佛爷，紫薇不……不知道。紫薇猜想，我娘，她不敢来，她等待了太久，大概已经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哦？对自己没有信心，对你倒有信心！这也怪了。”太后沉吟的说。

紫薇脸色变白了。

乾隆好着急，忍不住咳了一声，接口说道：“唉，皇额娘，那些过去的事，现在也不必追究了！”“是呀！恐怕也追究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了！”太后眼光就直视紫薇，把她从头看到脚：“长得倒是干干净净的！”转头看乾隆：“听说，已经指婚给尔康了？”“是！”乾隆应着。

“好不容易才认了格格，怎么这第快就指婚了？”太后问。

皇后好不容易又逮着机会了，接口说道：“老佛爷有所不知，这紫薇格格，曾经跟着皇上出巡，一路上和那尔康‘情投意合’，皇上看他们‘两小无猜’，就成全他们了！”太后一听，心里有气。

“哼！情投意合？两小无猜？”就注视着紫薇，正色说道：“既然进了宫，既然也封了格格，自己要管着自己，你娘那些毛病，可别跟着学！”太后这话一出口，紫薇如同挨了一棒，脸色立刻变了。她睁大眼睛，呼吸急促，感到屈辱极了。

小燕子听到太后这样说，又看着紫薇的脸色，心里愤愤不平，就拼命吸气，压抑着自己。紫薇忍气吞声，声音颤抖的说了一句：“紫薇谨遵老佛爷教训。”太后脸色一正，严肃的说：“你们两个，来自民间，不要把民间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带到这皇宫里面来！生活小节，行为举止，都要端正，知道吗？”“紫薇知道了！”紫薇轻声说。

小燕子挺立着，更加生气。呼吸好急促，一脸的不平。

太后没有忽略小燕子的表情，提高了声音问：“还珠格格好像有点不服气，是吗？”小燕子咬咬嘴唇，低下头去。

“有什么话，就说！”太后盯着小燕子，命令的喊。

小燕子紧闭嘴，拼命摇头。

“要你说话，摇头是什么意思？”太后更加不满了。

这一下，小燕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抬起头来，大声的说道：“说就说！是您要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要说的！我不敢不服气，因为您是太后。我知道，太后说的话，比圣旨还圣旨，小老百姓只能遵旨。您认为民间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事，我还认为宫里才有好多‘不七不八’的事呢！”太后哪里碰到过这样的钉子，顿时大怒，一拍桌子：“放肆！跪下！”紫薇和小燕

子一吓，双双跪倒。小燕子一跪，感到膝上软绵绵的，不禁暗中得意。嘴里就叽里咕噜的喃喃自语：“跪就跪，反正已经武装好了！有‘棉被而来’，不怕！”小燕子膝上的“跪得容易”实在太明显了。皇后眼尖，看见了，指着说：“老佛爷，这个还珠格格有些奇怪，膝盖上不知怎么了？”太后也觉得小燕子行动怪怪的，就回头喊：“桂嬷嬷，容嬷嬷，看看她的膝盖怎么了？”“喳！”桂嬷嬷、容嬷嬷大声答着。就上前去拉小燕子的衣服，小燕子哪里肯让两个嬷嬷碰她，伸手用力一推，桂嬷嬷就摔了出去。“哎哟哎哟”呻吟着。

容嬷嬷慌忙一退，跪地磕头，夸张的说道：“回老佛爷，奴婢不敢去碰还珠格格，她有武功，会把奴婢打得鼻青脸肿！奴婢以前不知厉害，被她教训过好多次了！”太后大惊。

“什么？”她惊看小燕子：“你敢动手？两个嬷嬷奉我的命令过来，代表的就是我！你怎敢动手？”“如果不动手，我肯定要吃亏！总不能每次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份！好嘛！你们不要研究我的膝盖了！给你们看就是了！”小燕子嚷着，就掀起衣服，露出“跪得容易”，伸手得意的拍拍膝盖：“这个东西叫作‘跪得容易’，是我发明的！在这皇宫里，动不动就要下跪，如果不把膝盖保护好，每个人都会变成跛子！”乾隆、令妃啼笑皆非，急在心里。一屋子女太监，又都憋着笑。

太后看得目瞪口呆。

乾隆想给小燕子解围，大声说道：“小燕子，你书念不好，花招倒不少！以后不许戴这个东西！下跪是一种礼节，谁说可以保护？你这不是‘阳奉阴违’吗？”小燕子好着急，哀声喊道：“皇阿玛，您又跟我拽文了！什么‘羊啊鹰啊’？我又不是‘羊’，又不是‘鹰’，虽然叫作小燕子，可就飞不出皇阿玛的手掌心！这个‘跪得容易’不能省，因为我总是说错话！下跪的机会太多，每次闯祸的都是‘嘴’，连累的都是‘膝盖’……”乾隆忍无可忍，大喝：“你还不住口！”小燕子一吓，连忙闭紧嘴巴。

太后气得发晕。

“容嬷嬷！桂嬷嬷！给我把她那个‘跪得容易’拿下来！拿来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再给我好好的教训她！我倒要看看她，还敢不敢动手？”“喳！”两个嬷嬷一脸得意的，去抓小燕子。小燕子急喊：“不许碰我！不许碰我……”容嬷嬷一脸诡笑，向小燕子逼近：“现在已经由不得你‘许不许’了！”小燕子眼看两个嬷嬷阴狠狠的走来，豁出去了，抓住紫薇，跳起身子，往门外冲去，嘴里大嚷：“紫薇！七十二计，跑为第一！好女不吃眼前亏！要不然又要糊里糊涂挨打了！”紫薇被她拖得摔倒在地，挣扎着爬开去，拼命摇头：“不要这样！小燕子，不行呀！回来呀……”小燕子顾不得紫薇了，像箭一般，冲出门外去了。

太后一脸的惊愕。

众人全都傻眼了。

小燕子冲出慈宁宫，就没命的往前飞奔，一面还要回头张望，看看紫薇逃出来没有。这样跑着跑着，就没看到迎面走来的晴儿。晴儿是刚刚去马车上，把太后的衣服首饰收拾好，带着几个宫女，抱着衣服，正要进慈宁宫，没料到小燕子直冲而来，两人都闪避不及，撞了一个满怀，双双跌倒在地。

“哎哟！这是谁？这么火烧眉毛的？”晴儿喊着。

小燕子急忙扶起晴儿。一看，是张生面孔，不认识。

“你是谁？”小燕子问。

“我是晴儿！”小燕子生怕有人追出来，没时间多问，就急急的说：“不管你是‘晴儿’还是‘雨儿’，你一定是新来的宫女，我没时间跟你多说！你要小心……”指指慈宁宫：“那里面有个很难缠的老太太，正在找我麻烦！我逃命要紧！你也最好逃开，免得被我连累，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连累别人的本事数第一！你快走！快走！”晴儿睁大眼睛，稀奇的看着小燕子。

正说着，乾隆、皇后、令妃、太后、容嬷嬷、桂嬷嬷和宫女太监们纷纷跑出门来。紫薇跟在最后面，惊慌失措的看着小燕子。

乾隆真的怒不可遏了，大吼道：“来人呀！给我把还珠格格抓起来！赛威，赛广！”就有侍卫大声应着，赛威赛广也应声而出。

“喳！奴才遵命！”赛威、赛广就飞身去抓小燕子。

小燕子一看情况不对，拔脚就跑。赛威、赛广紧追在后。

小燕子在假山上，跳上跳下，到处飞窜。她一边跑着，膝盖上的“跪得容易”就一边掉落。后面，侍卫成群追着，赛威、赛广跟着跳上跳下，宫女太监全部跑出来看热闹，整个御花园里，闹得天翻地覆。

乾隆、皇后、太后等一行人看得目瞪口呆。晴儿也看得津津有味。

小燕子边跑边喊：“皇阿玛！你说过，我可以不守规矩，可以不要‘三跪九叩’，你怎么不守信用？每次你说话都不算话，我们到底要不要相信你？”太后气得发抖：“反了！反了！这种野丫头，怎么会变成格格的？”皇后胜利的看着太后，说道：“老佛爷，这种场面，还是小场面！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更大的场面，时时刻刻在演出呢！”这时，永琪、尔康、金锁……也都惊动了，从漱芳斋奔出来。

永琪和尔康一看到这种状况，两人全都傻住了。

“怎么会这样？不是教了半天吗？怎么还会变成这样？”尔康惊问。

小燕子已经跳到一棵树上，高喊着：“皇阿玛！你也不帮我？你也不救我？太后一回来，你怎么就变了一个人？”永琪忍不住大叫了：“小燕子！你不要胡闹了！赶快下来！”赛威、赛广也飞身而上，去抓小燕子。小燕子不愿被抓，又飞身而下。赛威赛广跟着飞身而下，紧追不舍。小燕子就和两人打了起来。赛威、赛广哪里敢真正和格格交手，有所顾忌，不能伤到格格，闪避的时候多，还手的时候少。三人在御花园里，就演出了一场闹剧，忽上忽下，忽追忽打。

太后见所未见，实在看不下去，对乾隆厉声说道：“皇帝！这成何体统？”乾隆不能不管了，大喊：“赛威！赛广！不要跟她客气了，把她捉过来！”永琪生怕小燕子吃亏，急忙喊：“皇阿玛！我和尔康去捉她！”永琪就和尔康飞窜过去，抓住了小燕子。永琪在小燕子耳边，低声警告：“太后面前，连皇阿玛都要忌讳三分，保护不了你，你不要再闹了！”小燕子还要挣扎，尔康也低声警告：“快过去！不要弄得不能转圜，那就严重了！”两人把小燕子拉到乾隆等人面前，三个人全部跪落地。永琪磕头说道：“老佛爷！皇阿玛！小燕子来认错请罪了，请开恩！”紫薇急忙走过来，也一齐跪下。

太后看着小燕子和紫薇，不敢相信的说：“这样的两个格格，真是匪夷所思，让我大开眼界！”紫薇磕下头去，含泪说道：“老佛爷！紫薇代小燕子向您认错！请您不要再追究了！小燕子和我，进宫不久，对于宫里的规矩，难免生疏。不是有意冲撞，请您网开一面，紫薇给您谢恩了！”乾隆见紫薇楚楚可怜，心里好生不忍，对太后婉转说道：“皇阿玛别生气了！这两个丫

头确实该打，但是，看在她们才入宫不久，规矩都还没有闹清楚，就让她们好好去反省吧！”就低头看紫薇和小燕子，大声说：“你们两个，还不磕头认错，回去学规矩！”紫薇忍着泪，磕下头去。

“紫薇知错了！紫薇给老佛爷磕头了！”尔康和永琪，拼命拉小燕子的衣服，示意她认错。

小燕子却怒气冲冲的挺直背脊，就是不肯磕头认错。

太后气坏了，指着小燕子：“我不管你这个‘格格’有多少人在撑腰，我今天非处罚你不可！来人呀！给我把‘还珠格格’拉到慈宁宫，我要亲自管教这个丫头！”这一下，永琪、紫薇、尔康全部磕下头去，恳求的喊着：“老佛爷请息怒！高抬贵手啊！”情况眼看不可收拾，晴儿笑嘻嘻的走了过来，把太后的胳膊一挽，清脆的说：“老佛爷！您才回宫，就闹了个人仰马翻！您累不累呀？我看这个还珠格格挺好玩的，在这假山上跳上跳下，引得大家看热闹，宫里几时这么好玩过？老佛爷，您就当这是还珠格格别出心裁，在想法儿迎接您，逗您开心，好好的笑一笑不好吗？难道还真跟她生气不成？您也知道，只要您老人家一生气，整个皇宫上上下下，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心安，大家都会跟着难过，您何必呢？”晴儿叽叽喳喳，说得轻松愉快，小燕子和紫薇看着听着，傻了。尔康永琪也看着她，都有意外的惊喜。

太后一怔，抬眼看晴儿，脸色立刻柔和起来。

“哦？晴儿的意思，不要追究了？”太后问。

“老佛爷，当然不要追究了。”晴儿应着：“瞧，把人家两位格格，吓成这个样子，人家到底是新来的，对您了解不深，不知道您是为了她们好，还以为您不慈祥呢！您那份慈悲心，那份菩萨心肠，她们说不定就误会了！那，您不是得不偿失吗？”太后看了晴儿一会儿，竟然笑了：“算了！算了！晴儿说了一大车话，就是在帮你们两个说情！看在晴儿面子上，我只好饶了你们了！好了！别跪在这儿了，都去吧！”大家好惊讶。没料到一场风波，就这样轻易解决，都呆呆的看着晴儿和太后。

乾隆赶快见风使帆，故意大声喝道：“还不赶快谢恩，回去闭门思过！”紫薇、永琪、尔康都连忙磕头，齐声说道：“谢老佛爷恩典！谢皇阿玛恩典！”只有小燕子，依旧直挺挺的跪着，不肯磕头。

太后不再看他们，扶着晴儿的手，转身去了。乾隆和众人急忙跟随而去。

晴儿临行，对尔康投来深深的一个注视。

尔康怔忡着。太后回眼一看，再看看晴儿，心里若有所悟了。

小燕子一回到漱芳斋，就纳闷的喊：“这个晴儿，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小小一个宫女，怎么在太后面前那么吃得开？太奇怪了！”“她不是宫女，她是一个格格！”永琪接口，看了尔康一眼。

“她也是皇阿玛的女儿吗？”紫薇一惊。

“她不是，她是愉亲王的女儿！”尔康回答，看着紫薇，解释着：“愉亲王在十年前战死在沙场，福晋跟着殉情而死。晴儿是愉亲王唯一的孩子，太后看她可怜，就带回宫里，一直养在身边。”“原来如此！搞了半天，她是太后的亲信！”小燕子明白了。

“不错！不止是亲信，也是亲人，老佛爷几乎离不开她，喜欢她就像皇阿玛喜欢你一样！没什么道理，就是打心眼里喜欢！”永琪说。

小燕子一跺脚：“算了！皇阿玛哪有喜欢我？太后欺负我们，他也不帮

咱们，我气都气死了！你还说他喜欢我！”一边说，一边气得满屋子转圈子。

“你不要怪皇阿玛了，他一直在护着我们，如果不是皇阿玛，我们又要挨耳光了！”紫薇脸色凄然的说。

“她们对打耳光那么有兴趣啊？”小燕子更气，嚷着：“那个太后也喜欢打人耳光啊？一个容嬷嬷还不够，又来一个桂嬷嬷，这些嬷嬷有病吗？打了我们的耳光，她们可以长生不老，是不是？”尔康心里梗着一个疑团，着急的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好地去问话，会问得鸡飞狗跳？太后为难你们了吗？什么打耳光？太后为什么要打你们的耳光？紫薇！”紫薇看着尔康，想到太后的话，就气急败坏起来，伸手把他拼命往屋外推去。

“你走！你走！以后不要来我这个漱芳斋，给别人看到，我百口莫辩！”尔康看到紫薇这样，心里更急，挣脱了紫薇，急促的说：“跟我说说清楚，不要把我往外推，到底太后说了什么？”说着，就抓着紫薇的手，拼命对她脸上看去：“她怎么欺负你？”“不是教了半天，怎么说话，怎么下跪，怎么磕头……难道都没用？还是都做错了？”金锁跟着追问。

“反正说什么，错什么！做什么，也错什么！不说什么，也错什么！不做什么，也错什么！她们要在鸡蛋里挑骨头，我们就一路错到底！错错错，就对了！”小燕子喊着回答。

“啊？那要怎么办？”金锁睁大了眼睛。

“那个太后，听不惯我说的话，也就算了，反正我的八字跟这个皇宫不合。她找紫薇的麻烦，就太过分了！”“她找你什么麻烦？”尔康急问紫薇。

“不要说了！”紫薇哀求的：“你们两个，离开这个漱芳斋吧！五阿哥，你回你的景阳宫去！尔康，你也去朝房吧，当心皇上要找人！”“皇上知道我会在这儿！我奉命保护这个漱芳斋的安全！”“你再‘保护’下去，我就‘不安全’了！你如果为了我好，就不要来吵我，不要一天到晚来漱芳斋！”紫薇喊。

尔康深深的凝视她。

“我明白了，皇后又用你们的操守问题，来刁难你们了？太后跟皇后一个鼻孔出气，是不是？我就说，这个婚礼一天不办，我们大家都是夜长梦多，五阿哥，我们真的非跟皇上求情不可，要他赶快选日子，把大事办了！否则，我们两个，都没好日子过！”“对对对！我明天就去说！”永琪急忙应着。

“你们千万不要去说，皇阿玛已经说过了，不舍得我们结婚太早……你们现在跑去说，太后一定以为我们两个等不及了，急着想嫁人，那，我们更是无地自容了！”紫薇拼命摇头。

“你们急什么？慢慢去等吧！”小燕子看着永琪，跟着喊：“我现在一肚子气，我看那个太后很难侍候，和那个皇后一样，跟我有仇！嫁了你要天天看她脸色，我才不要！所以，我不要嫁你！”“你这是什么话？”永琪大惊：“我们好不容易才挣得今天的局面，你已经没有退路了，注定是我的人了！”“那可说不定！”小燕子没好气的说。

永琪为之气结。金锁着急的看紫薇，追问：“小姐，那个太后很厉害吗？她说了什么让你难堪的话吗？”紫薇点点头。

尔康一阵心痛，往前一迈。

“不行！我不能让你在宫里受委屈，五阿哥不说，我要去说！”“你敢说！你说了，我这一辈子都不要理你！”紫薇喊着。

紫薇语气坚决，尔康一呆。

“紫薇，你存心要让我担心害怕，是不是？你不想跟我终生相守吗？以前，你的身份不明不白，我担心得要命，现在，你的身份已经真相大白，我还是担心得要命！求求你，我们把这种担心的日子结束吧！”“皇阿玛对我那么好，我就算有什么委屈，我都愿意咽下去。你那么了解我，就不要让我内忧外患，难道你都不在乎我的自尊吗？”“就是太在乎了，才这样患得患失啊！”尔康转向永琪：“我们两个，怎么这样苦命啊！眼巴巴等到了指婚，还是这样牵肠挂肚！唉！”永琪也忍不住长叹一声：“唉！”尔康、紫薇、永琪、小燕子他们这两对，并不知道，这次和太后的一场见面，确实撼动了他们的婚姻基础。

那晚，太后把乾隆召到慈宁宫，开门见山的说了她的看法：“皇帝！这两个丫头，看起来奇奇怪怪，到底什么地方打动了你，让你对她们这么包容呢？”乾隆诚恳而坦白的回答了：“关于紫薇，是朕辜负了她的娘，对她有许多歉疚。再加上，那孩子知书达理，温柔娴静，实在是个非常出色的孩子！至于小燕子，她确实很离谱，说话完全不经过大脑，行为也很乖张。可是，就因为她直来直往，常常会说出心里最坦白的話，那些话，是朕完全听不到的！当久了皇帝，听惯了山呼万岁，偶尔听到一两句真心话，会觉得特别珍贵。”“我懂了，皇帝有颗宽大的心，是我们大清的福气。可是，这样一个完全不懂规矩、来历不明的孩子，你把她许给五阿哥，是不是太欠考虑了？”乾隆一怔。

“你到现在还没立太子，这永琪，也大有机会！如果永琪有一天承继大位，这小燕子将来就是皇后，你看她这样子，能够当皇后吗？大家对她的出身，会不追究吗？她这么没轻没重，能母仪天下吗？”太后句句话，都切入问题核心。

乾隆再一怔，脸色暗淡了。

“立太子的事，言之过早！”“就算他不会成为太子，他总是一个亲王吧！这个小燕子，能当王妃吗？”乾隆叹了口气。

“皇额娘说得对！这件事，确实是朕太草率，决定得太鲁莽了！”“好在，还没成亲，后悔还来得及！”太后静静的接口。

乾隆大惊，立刻抗拒起来：“这不大好吧！已经指婚了，君无戏言！朕答应皇额娘，一定把小燕子教教好，让她能够配上永琪！她今天真是太紧张了，有点失常！”“是吗？我听皇后说，这是她很‘正常’的表现，很‘经常’的戏码！”“哼！皇后！”乾隆一怒，拂袖而起。

“皇帝偏爱令妃，也别忽略了皇后才好！毕竟皇后是皇后！”乾隆被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來，敢怒而不敢言。太后严肃的，继续说：“这个婚事，我们慢慢再研究！至于紫薇的婚事，也要从长计议！”乾隆又是一惊：“为什么？”“皇帝，你忘了晴儿了？”太后直视着乾隆：“她好歹也是愉亲王留下的根苗，是个名正言顺的‘格格’！愉亲王全家就留下一个晴儿。她跟在我身边十年，任劳任怨！几年前，你亲口对我说过，要给晴儿找个好婆家，不是尔康，就是尔泰！现在尔泰已经成了西藏驸马，就剩下尔康了！”乾隆大震，急忙说：“晴儿的婚事，还有其他王公子弟，就是要永瑆也可以！”“永瑆太小，和晴儿年龄不配！我看不看去，尔康文武双全，才华出众，我就喜欢他！”太后盯着乾隆：“为了晴儿，我跟你要了尔康这个人！”乾隆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自从太后回宫，尔康就开始心神不宁了。心里像是压著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觉得处处不对劲。太后回宫前，他每次去漱芳斋，都是大大方方，不需要避讳。反正皇上一句“保护漱芳斋”给了他正大光明的理由，宫里谁都不敢说什么。可是，自从太后回来，漱芳斋门口，走动的人又多起来了。他再去漱芳斋，不止紫薇神经兮兮，他自己也感到有些惴惴不安，好像四面都有眼睛在悄悄的瞅著他。但是，他却管不住自己。漱芳斋好像一块大磁铁，总是把他吸引过去。

再有，让他深深感到隐忧的，是皇后。本来，皇后和紫薇小燕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战争了。尽管皇后依旧冷冷冰冰，容嬷嬷依旧阴沉沉，可是，大家保持距离，总可以各过各的日子。现在，太后来一回，皇后好像蓦然从睡梦里苏醒了，又重新威风起来，嚣张起来，和紫薇的敌对，再度浮现。

还有一件事，让尔康隐隐不安的，就是晴儿。

这天，他往漱芳斋走去。无巧不巧，晴儿带著几个宫女，迎面走来。

两人相遇，就都站住了。

“尔康！你好！回来好多天了，都没时间跟你聊聊！好像……你发生了好多希奇的事儿！”晴儿盈盈一笑，深深看著他。

“你都听说了？”尔康感激的说：“那天，谢谢你了，幸亏你帮忙解围，要不然，老佛爷恐怕不会那么容易饶了小燕子！”晴儿笑笑，那对清亮的大眼睛，就澄澈的凝视著他。尔康竟然有点局促。

“没料到，我跟老佛爷去一趟五台山，好像是山中才几日，人间已经几千年，什么都变了！”晴儿笑着说：“尔康，你还好吗？很快乐吗？”“是！我都好，你呢？”尔康更局促了。

“依然是老样子，生活里没有自我，只有老佛爷！在山里，当然没有什么人能够谈话！”

回到宫里，听说好多故事，不瞒你说，我有一点失落，有一点伤感，觉得自己不曾参与这些‘惊天动地’，好遗憾！那些故事，都是东听一句，西听一句，残缺不全的！什么时候，能听到你说才好！”“有时间的时候，一定告诉你！”尔康坦白的看她：“这些日子，确实闹得‘惊天动地’，我和五阿哥，也找到共度一生的知己，人生的际遇，真的很奇妙……有时候，我不得不相信，姻缘际遇，自有天定！”晴儿嫣然一笑。

“成事虽然在‘天’，谋事依然在‘人’，是不是？”尔康一怔，不知她何所指，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

就在此时，小燕子奔了过来，后面紧跟着紫薇。紫薇嚷着：“小燕子！不要去景仁宫了！我们还是守规矩一点比较好！”“不行不行，我快憋死了！”小燕子喊。

小燕子和紫薇一看到尔康和晴儿，就急忙煞住步子。尔康连忙迎上前去。

“干嘛急急忙忙的？”紫薇看看尔康，看看晴儿，直觉的感到有点怪异。

轻声说：“这就是‘晴格格’了！”晴儿立刻福了一福。

“喊我晴儿就得了！”小燕子眼睛一亮，眉开眼笑，欢声大叫：“晴儿！那天撞到你，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宫女，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格格！在老佛爷面前，你都可以叽哩呱啦的讲来讲去，讲得老佛爷一点脾气都没有，你好威风啊！”晴儿只是笑，眼光不由自主的打量着紫薇。

尔康急忙给两边介绍：“紫薇，小燕子，你们好好的认识一下晴儿！她是老佛爷面前的红人，以后，你们两个，恐怕很多地方，还要靠她帮着你们呢！”紫薇就福了下去。

“我是紫薇，请多多关照！”“不敢当！一路上听‘真假格格’的故事，已经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了！如果我算是老佛爷面前的红人，你们两个，大概就是很多人面前的‘紫人’了！”晴儿应着，声音清脆悦耳。

紫薇一愣，还没回话，小燕子已经口快的嚷道：“什么‘纸人’？我才不是‘纸人’！纸人风一吹就破，我那有那么脆弱？”晴儿掩口一笑，就看着三人，点点头说道：“老佛爷差遣我办事，还没办完呢！不能多谈了！我看，你们大概也有事吧，我不耽搁你们了！我走了，改天再和你们长谈！再见！”晴儿再看了尔康一眼，翩然而去。

尔康怔忡着。紫薇若有所觉，不安的看看尔康。小燕子却什么都没觉察，立刻抛开了晴儿，兴奋的喊：“我们去找永琪，好不好？这几天，我们被那个‘老佛爷’弄得整天神经兮兮，把会宾楼开张的事都耽搁了！我们的贺礼不是准备了一半吗？我们赶快去准备吧！”紫薇兀自对着晴儿的背影出神。尔康不知怎的，就觉得“没有作贼，偏偏心虚”，为了掩饰自己那突然涌上的不安，他慌忙大声应着：“好！我们去找五阿哥，准备会宾楼的大事！”“会宾楼”这天开张了。

会宾楼门口，热闹而喧哗，人潮滚滚，大家挤在那儿，看着会宾楼的金字招牌，看着那洞开的大门，看着里面豪华的装璜，也看着一队舞龙舞狮队，敲锣打鼓的舞了过来。那条龙足足有几丈长，狮子在龙头前前后后跳动，喧嚣的走向会宾楼。

柳青、柳红都是一身簇新的衣服，带着宝丫头和会宾楼的伙计，站在门口，东张西望。

等待着始终没有露面的紫薇、小燕子、永琪和尔康。

路人们伸头探脑看热闹。议论纷纷：“好气派的酒楼，今天新开张！”“听说这个会宾楼，有亲王撑腰，来头大着呢！”“不是亲王，听说，和那个‘还珠格格’有关！”人群中，有个用白巾缠着头的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的听着。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眼神却非常凌厉，双眸炯炯发光，体格高大。穿着一身很奇怪的衣服，浑身都带着异国情调。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蒙丹。他的手下，也是包着头巾，亦步亦趋的紧跟着他。

柳青、柳红没有注意到蒙丹和他的手下，始终没看到尔康他们，两人都有些心神不宁。

柳红伸长了脖子往前看，问：“他们来了没有？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看见？”“我看，他们不会来了！上次匆匆忙忙赶回去，也不知道出事没有？”柳青说。

“吉时已经快到了，咱们是等他们，还是就放鞭炮了？”正说着，舞龙舞狮队已经舞到门前。柳青诧异的问：“柳红，你叫了舞龙舞狮队吗？”“没有呀！”柳红正在纳闷，有个舞狮队员，拿了一张信笺，递给柳青，柳青低

头念信：“我们出不来，无法前来道喜，特别雇了一队舞龙舞狮队，代表我们大家，恭喜你们开张大吉！”“原来是这样！他们果然来不了！”柳红好生失望。

舞龙舞狮队已经卖力的表演起来，那条龙也活跃极了，忽而盘绕在一起，忽而飞翔成一条直线，生动好看，与众不同。看得围观群众哄然叫好。那只狮子尤其调皮，时而爬到龙背上去散步，时而又在龙头上跳跃舞动。狮子和龙，滚来滚去，龙头和狮子头彼此呼应，舞得有声有色。这么好看的舞龙舞狮，让柳青柳红也大开眼界，看得发呆了。

围观群众，看得律律有味，纷纷鼓掌叫好。

那只狮子忽然跳到柳红面前，大舞特舞，动作夸张，像哈巴狗般去舔她的脸，又用爪子不住的去搔爬她的鼻子。柳红起先还笑着闪躲，但，那只狮子越来越没样子，居然人立而起，把她一把就抱了起来。柳红大惊，慌忙跳下地，就有些倔怒起来。喊着：“你们做什么？做什么？”柳青也觉得不对劲了，嚷着：“喂！远一点！不要贴着人家站娘跳！”狮子那肯听话，更加靠近柳红。蹭来蹭去，搔首弄姿。

那只龙也不安份起来，居然像条大蛇般把柳红蜷在中间，龙头不住向柳红逼近。

“你们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来的？要闹场吗？”柳红大叫。

“再闹，我就不客气了！”柳青生气了。捋着袖子，准备动手了。

狮子看到两人已经动怒，就舞到柳红眼前，突然把狮子头拿开，冲着柳红嘻嘻一笑。柳红吓了一跳，只见狮头下面，赫然是小燕子欢笑的脸庞。

“小燕子！是小燕子！”柳红大喜。

那只大龙也拿开了龙头，露出永琪欢笑的脸。

柳青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五阿……”才开口，柳青就警觉的咽住了称呼，忙对永琪行礼：“你这个贺礼太大了，我们怎么敢当？”这时，龙身下面，尔康带着小邓子、小卓子、小桂子、小顺子跳了出来。

尔康就走向柳青柳红，抱拳一揖：“恭喜恭喜！你们的‘会宾楼’今天开张，我们怎么可能不来贺喜呢？”“是啊！不过，小燕子这个贺喜的点子，可把我们给折腾惨了！”永琪说。

“两位爷是铁打的身子，不怕，咱们几个，才是腰酸背痛，手臂都快舞断了！”小邓子嚷着。

“是呀！是呀！”小卓子、小桂子、小顺子纷纷响应。

柳红这一下，真是喜出望外，拉着小燕子，又叫又跳：“你每次都是这样，让人想都想不到！猜都猜不到！”又四面找寻：“紫薇和金琐呢？怎么没看见？”紫薇带着金琐，笑吟吟的从人群后面，排众而出。

“这样的盛会，我们怎么会不来呢？小燕子不许我们露面，要我们躲在人堆里！怕我们泄露了他们的天机！”紫薇笑着说。

“还好，没有要我们也去舞那条龙，已经是我们的运气了！”金琐也笑着。

柳红就小声的问紫薇：“那个太后怎么样？凶不凶？上次满脸油漆回去，有没有怎么样？”紫薇还没答话，小燕子就抢着开了口：“还说呢？我们又遇到克星了，那个‘老佛爷’可不是省油的灯，我们差一点就都出不来了……”“嘘……”尔康急忙警告的发出嘘声。

小燕子缩了缩脖子，赶紧闭口。柳青连忙喊：“放炮了！放炮了！开张大吉！”鞭炮劈哩叭啦响起。小燕子等人，这才跟着柳青柳红进门去。

会宾楼里，早已坐满了客人，生意兴隆。还好，柳青柳红已经留了一张大圆桌给大家。

大家坐好，只见店小二带着宝丫头，满屋子穿梭着上菜。这个宝丫头才十二岁，是大杂院里的孤儿，会宾楼开张，也跑来帮忙。小燕子看到生意这么好，就坐不住了。

“没想到开张第一天，生意就这么好！我看，宝丫头已经忙不赢了，我来帮你招呼客人！”说着，就跳起身子，冲向宝丫头。

“你别管了，我们请的人手已经够多了！”柳红急忙喊。

小燕子那里肯不管，抢着接过宝丫头的盘子。问：“你去招呼别的客人！这是哪一桌的？”宝丫头指着前面：“前面第三桌！”“知道了！”小燕子端着盘子，就急急忙忙往前走。她还带着舞龙舞狮的兴奋，走得很不安份，故意耍耍帅，溜冰似的滑过去。正巧，蒙丹带着四个手下，大踏步走来。小燕子这个“溜冰”，就溜得太过份了，直撞上蒙丹。小燕子闪避不及，盘子里的汤汤水水，全部倒在蒙丹身上。

盘子也落地打碎了。

蒙丹一步跳开，已经来不及了。阴郁的脸色，更加蒙上了寒霜：“你……你没长眼睛吗？怎么回事？”小燕子闯了祸，好抱歉。笑着，抓了一块抹布，就对蒙丹身上擦去，嘴里嚷着：“算你倒楣啦！我第一天当跑堂，经验不够嘛！”小燕子动作太大，手里的抹布，在蒙丹身上乱打，全部打到他的伤口上。蒙丹一痛，不由自主的皱了皱眉，闪身避开。阴鸷的喊：“别碰我！”小燕子向人道歉，已经不容易。不料被碰了一个大钉子，她怔了怔，顿时火高十八丈，抹布一摔，就吼了起来：“你这人懂不懂礼貌？我小燕子撞了你，跟你又道歉，又赔笑脸，你骂我不长眼睛，我也忍下去，你还那么凶干什么？你以为你是会宾楼的客人，我就不敢得罪你吗？你神气什么？”小燕子话没说完，蒙丹双眼一瞪，不怒而威。眼中有一股寒气。

小燕子接触到这样凌厉的眼光，不禁一怔，火气更大。

“你瞪我干什么？”蒙丹吸了口气，决定不惹麻烦，他忍耐着，收敛了自己：“算了！算了！算我出门不利！”“我才不利呢！你于嘛走那么快？有火烧到你的尾巴了吗？”蒙丹忍无可忍了，瞪着小燕子：“你是恶鬼投胎的是不是？”柳红看到小燕子跟人冲突起来了，急忙上来打圆场：“不要吵！不要生气！来来来……天下没有不对的客人。客官，这边坐！”蒙丹瞪了小燕子一眼，想跟着柳红走。无奈小燕子挡在前面，他身子一闪，想闪开她。

小燕子被他一呕，那里肯放他，飞快的一拦。谁知，她拦得快，他闪得更快，竟然闪开了她。

蒙丹这一闪，闪得太漂亮了。小燕子又一怔。顿时起了斗一斗的念头。

“原来是个行家！有功夫是不是？有功夫就把眼睛长在头顶上，看掌！”小燕子说着，一掌就劈向蒙丹。

蒙丹灵活的一接，小燕子被震得连退了两步。

尔康、永琪、紫薇等人一看，不得了，小燕子又惹麻烦了。尔康就喊着：“小燕子！你怎么回事？别砸了会宾楼，今天还是第一天开张呢！”小燕子一听，就一个斤斗，翻出门外，嘴里大嚷着：“有种，就出来打！”蒙丹和四个手下交换了一个眼光，手下忙着对他摇头。他收束心神，不想打架，正要说什么，小燕子一个斤斗又翻回来。胜利的喊：“你不敢打？是不是认输了？”“好男不和女斗！我饶你一死！”蒙丹阴沉的说。

小燕子大怒，一脚踢向蒙丹面门。蒙丹闪开。小燕子又飞出门外。边跑边喊：“什么好男不好男，我看你比女人还女人！”蒙丹那里受得了这个气，跟着窜出门去。

永琪、尔康、紫薇、金琐、柳青全部跳了起来。

“她又犯毛病了！简直没有办法！”永琪喊着，生怕小燕子吃亏，急忙追了出去。大家也跟着追了出去。

到了门外，小燕子已经和蒙丹交上了手。许多还没散的群众，都围着看热闹。

只见小燕子飞上飞下，窜来窜去，用尽力气去打蒙丹。蒙丹却只是闪躲，也不回手，小燕子使出浑身解数，连蒙丹的衣角都碰不到。

旁观的永琪、柳青、柳红、尔康看得一脸惊奇。尔康低声问永琪：“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看服装打扮，不像满人也不像汉人。武功底子深不可测，小燕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是一个回人，看头巾就知道了。”柳青说：“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北京城里，多了好多回人，常常逛来逛去的！”说话间，小燕子已经娇喘连连，打不过了。

“算了，算了，打不过你，不打了，不打了！”小燕子往后一退。

蒙丹立刻收手，抱拳致意：“姑娘，承让了！”谁知，小燕子有诈，一声大叫：“什么让不让的！谁会让你！”小燕子一边叫着，一边抓了一个龙头，对蒙丹砸了过去。再抓起鼓棒、铜锣、旗杆、乐器……反正，手边有什么，抓什么，全部乒乒乓乓的砸向蒙丹。

蒙丹已经掉头要走，毫无防备，几乎被打到。幸好身手灵活，全部闪过。一怒之下，飞跃回来，伸手就抓住了小燕子的衣服，把她高举过头。

永琪个箭步冲上前，伸手就打，大喊：“呔！放下她！”蒙丹摔开小燕子，急忙应战。四个旁观回人，见到永琪出手，嘴里喊着一些听不懂的回语，大叫着也跃进战场。

尔康、柳青、柳红一看，不得了，对方还有四个人！一急，也都飞身而入。于是，一场混战就此开始。

几个回人虽然武功高强，但是，要和尔康他们打，还是差了一截。尔康、永琪、柳青、柳红本来可以打得很漂亮，奈何小燕子总是横冲直撞的陷入险境，大家又要打架，又要保护小燕子，就打得顾此失彼。好几次，小燕子都落进蒙丹手里，再被众人手忙脚乱的救出。

紫薇、金琐看得心惊胆战。紫薇就着急的，不断的喊着：“小燕子，不要打了！快停止，如果打伤了，怎么回家？根本是误会嘛！大家解释解释就没事了！为什么要打架嘛？”小邓子急得双手合十，不住的拜天拜地：“天灵灵，地灵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咱们的主子不要出事，不要受伤，小邓子给您拜拜了！”小卓子急得团团转，嘴里念念有辞：“我就说不要出来，不能出来。我的好主子，我的好祖宗，别打了，大家的脑袋都跟你有关系呀！”小桂子和小顺子搓手的搓手，抓头的抓头，大家都急得不得了。

尔康和柳青两人围攻蒙丹一个。蒙丹显然有些不支。柳青趁他不备，一拳打中他的肩头，这一下，正好打在蒙丹的伤口上，蒙丹呻吟一声，肩上沁出血迹。尔康看到他身子摇晃，几个连环踢去踢他的下盘，蒙丹一个躲不开，几乎摔倒。尔康急忙一扶，握住蒙丹的手臂。喊道：“壮士，可不可以停手了？”尔康觉得手里是湿的，低头一看，忽然发现抓了一手血迹，大惊：“你受伤了？你身上有伤？你带伤打架？太不可思议了！”尔康惊讶之余，

托住蒙丹的身子，用力跃出重围。大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大家停止！停止！”大家这才纷纷停止，睁大眼睛看过来。但见蒙丹脸色惨白，神情依然自若。肩上、袖子上都是一片殷红。四个回人围过来，用回语叽哩呱啦的喊叫。其中一个，就拿出一瓶药，倒了一粒，塞进蒙丹嘴里。小燕子忍不住低喊：“紫金活血丹！”蒙丹吃了药丸，就定了定神，对尔康等人一抱拳，说：“一点小伤，没有关系！”话汲说完，早已支持不住，身子已经摇摇欲坠。

柳青急喊：“带他进去，我的房间里有金创药！”小燕子睁大眼睛瞪着蒙丹。顿时之间，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原来你身上有伤？你有伤，还打得这么漂亮，你简直是个英雄！是个好汉！小燕子服了！”就学着男孩子一拱手。

蒙丹勉强一笑。还想说什么，眼前一黑，就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尔康伸手一抱，托住蒙丹的身子。

“赶快抱进客房里去！”柳红喊。

小燕子等人 and 蒙丹的认识，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天，在会宾楼的客房里，他们给蒙丹包扎了伤口。当大家发现蒙丹浑身都是伤口的时候，大家更是惊讶极了。那四个回人，显然只会说回语，问什么都问不出来。只是非常紧张而防范的看着尔康他们处理伤口。

“他们好像有难言之隐，我看，是经过一番血战！”尔康研判的说。

“血战！唔……”小燕子对蒙丹更是佩服：“他一定是个江湖大侠客！”大家正在研究蒙丹，蒙丹也悠悠醒转。睁眼一看，看到大家围绕着他，大惊。慌忙从床上坐起身来。柳青急忙扶住，说：“这位壮士，你最好再躺一躺。你的伤口，我们都给你上了药，包扎好了！我这个刀创药是很灵的。这样包扎着，每天换药，包你十天半月就好了！”蒙丹挣扎着坐好，对大家一抱拳。

“谢谢各位！有劳费心了！”“你身上有伤，自己要保重，不能随便和人再打架了！”尔康忍不住叮嘱。

蒙丹苦笑，眼光扫着小燕子：“有的时候，真是没办法，碰到不讲理的人，硬要打架，怎么办？”“你说我吗？”小燕子转着眼珠说：“如果我知道你受伤了，我才不会跟你动手呢！我绝对不会‘乘人有危险，就去欺负人’！但是，你武功这么好，怎么会受伤呢？”蒙丹苦笑不语。永琪就问：“请问壮士，怎么称呼？”蒙丹有些迟疑，还没说话，小燕子心直口快的问：“你是‘生姜’人，是不是？”“生姜？”蒙丹一怔。

“是呀！你这样的打扮，柳青说你是‘生姜’人。”“她的意思是，你是‘回疆’人？”永琪赶快解释。

蒙丹环视众人，看到一张张热情而率直的脸，终于坦白的说道：“我姓蒙，单名一个丹字。不瞒各位，我确实是回人。”“在下福尔康，对于阁下的身手，实在不能不服！咱们不打不相识，交个朋友如何？”尔康说。

“我姓艾，单名一个‘琪’字！”永琪说。关于真实身份，当然不能透露。

“我是柳青，那是我妹妹柳红！”柳青介绍。

小燕子一拍胸口：“我是小燕子，这是紫薇和金琐，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有的是结拜姐妹，有的是生死之交，有的是‘山无棱，地无边’的朋友……反正说不清楚，就是那个感情好得不得了的人！你虽然带伤打了一架，又把伤口弄破，流了好多血！可是，你的血没有白流，因为你得到好多好朋友！”小燕子叽哩呱啦，蒙丹听得动容了。点点头，诚恳的说：“回人蒙丹，感谢各位的好心，如果有可以效力的机会，一定全力以赴！”小燕子好奇的再问：

“你那个‘生姜’，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吗？你跑到北京来做什么？”“你怎么能说这么好的汉语？”永琪也追问。

蒙丹眼光灼灼的环视大家：“我从小就学汉语，说得跟汉人差不多，我在新疆，也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他欲言又止：“各位，我有个请求……我的身份，是个秘密。如果给人知道了，我会有杀身之祸……我看各位都是很义气的人，请帮我保密！”“我知道了！你是从‘生姜’逃出来的！你一定受了什么冤枉，有仇人在迫杀你，你一路从‘生姜’逃到北京，几次和敌人大战，你的人少，敌人太多，你打得落花流水，还是受伤了！”小燕子有声有色的说道。

蒙丹又苦笑了一下，眼神落寞而凄苦：“姑娘真是聪明！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如果几位不提遇到了我的事，我会非常感激。”“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不提，可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小燕子说。

“请说！”蒙丹看着小燕子。

“我要拜你做师父！”“我怎么敢当？”蒙丹一怔。

“你怎么不敢当？敢当敢当，一定敢当！反正，我认定了你做师父，如果你做我的师父，你的仇人就包在我身上，我帮你除掉他们！”“不要说笑话了，我四海为家，在北京不会久留。”蒙丹说。

“既然四海为家，为什么不在北京久留？”小燕子问。

两人正在扯不清楚，紫薇忍不住着急的提醒大家：“小燕子，别闹着拜师父了，我们出门好半天了，你又打架，又交朋友，又拜师父……现在，天都快黑了！再不回家，我们就有麻烦了！”永琪、尔康一震。看看窗外的暮色，全部紧张起来。

“真的！大家快走吧！”尔康喊。

小燕子就对蒙丹一拜：“小燕子暂时拜别师父，你好好养伤，柳青柳红会把你当成自家人一样，你的那四个朋友，他们也会招呼的，这儿还有几间客房，你们就住下来，不要客气！咱们中国人，是那个‘四面八方，都是兄弟’，所以，你就是大家的兄弟……”金琐拉着小燕子就走：“别说了，快走！柳青会帮你照顾‘师父’的，你就不要啰啰嗦嗦了！要不然小姐又要跟着你遭殃！”大家拉着小燕子走。小燕子几自一步一回头：“师父！你不许悄悄的走掉……听到没有？我过两天再来看你，你把你的那个仇人的名字告诉我，我帮你报仇……还有你的故事，你一定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我最喜欢听故事了！”蒙丹只是苦笑，眼神深透。看起来莫测高深，而略带苍凉。

尔康带着大家，回到宫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紫薇走在御花园里，神态就紧张起来了，看看尔康，看看永琪，不安的说：“尔康，五阿哥，你们不要再送我们了，我们自己回漱芳斋去！”尔康看着紫薇，不知怎的，心里那层不安，又卷上心头，就把她的手一拉：“紫薇，借一步说话！”“你干嘛？别拉拉扯扯的！当心给人看见！”紫薇惊慌的东张西望。

小燕子大笑，调侃的说：“你就跟他借一步说说话吧！要不然，我们大家集体回避！”小燕子一挥手，大家就笑着，一溜烟的通通跑开了。

“你看你嘛！待会儿我又会被小燕子笑！”紫薇羞得跺脚。

尔康就把紫薇一拉，拉到一座假山后面去。

“有话快说！天快黑了！”紫薇好着急。

尔康凝视紫薇，在紫薇那对黑白分明的眸子下，许多心事，都藏不住

了。

“紫薇，自从太后回来，我一直心神不定，觉得隐忧重重。有些事，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压在心里好难受。”紫薇被他严重的样子惊吓了一跳。

“什么事？”“我想，我们已经这么好了，彼此都不该有秘密。”尔康迟疑的看着紫薇：“又怕你胡思乱想，弄得本来没事，反而变成有事……”“你快说明！你这样吞吞吐吐的，我更加会胡思乱想了！最近，我就觉得你有心事，你就坦白说吧！”紫薇着急的盯着他，有些害怕起来。

“有关两个人，一个是晴儿，一个是金琐！”尔康冲口而出。

紫薇大大一震。

“晴儿？金琐？”“是！”尔康深深的看着紫薇：“先说晴儿。晴儿的身份，你已经了解了。但是，有件事你不知道，六格格去世之后，在几年前，皇上曾经想把我指给晴儿，当时，晴儿还小，这只是一个提议，谁也没有认真。不过，这件事总是一个事实……如果别人告诉你，就不太好，所以，我宁愿自己告诉你！”紫薇心中猛的一抽，眼睛睁大了，定定的看着尔康。

“你为什么从来没说过？”她哑声的问。

“它从来不在我心里构成什么，连皇上也忘了这件事，我何必去说它呢？”“那么，你现在为什么又要说呢？”紫薇紧紧的看着他。

尔康一征。

紫薇急了。眼前，立刻浮起那天看到尔康和晴儿谈话的神情，浮起晴儿那张白皙娇美的脸庞，那对若有所诉的眼睛，还有……她那清脆说耳的声音……“可见，她在你心里还是有份量的，是不是？”紫薇急问：“你跟她有‘过去’吗？一定有，是不是？那天在御花园碰到你们，我就觉得怪怪的，现在，我全明白了！我们交往的这段日子，她离开你很遥远，我离你很近，你忘了她。但是，现在她回来了，那些‘过去’，也就跟着回来了！”“你在说些什么？”尔康大惊。“我就知道不能跟你说！五阿哥一定要我跟你‘备案’，一‘备案’你就开始编故事！我向你发誓，我跟她什么都没有，老佛爷家教森严，也不允许有任何事……”“难道你家不是‘家教森严’，你和我还不是发生了感情？‘家教森严’又有有什么用？”紫薇一急，嘴里的话，不经思索就冲出了口。

尔康瞪着紫薇，生气了。

“你这是什么逻辑？怎么可以用我们的故事，去套在别人的身上？你这样硬栽给我一个‘过去’，实在太不公平了！你简直辜负我的一片心！辜负我特地告诉你这件事的诚意！”看到尔康生气了，紫薇更急，立刻后悔了，声音就软弱下来：“对……对不起，我……我有一点失常！那个晴儿，那么漂亮，那么会说话，在老佛爷面前，那么有办法……我觉得……我觉得……她是我的威胁，我在她面前，好渺小……我怕……”她吞吞吐吐的说到这儿，眼泪就不争气的滚落下来。

尔康原是要防止任何的流言传到紫薇耳朵里，免得紫薇多心，这才老老实实的把那件根本“没什么”的旧案供出来。不料紫薇的反应这么强烈，又看到她哭了，顿时五脏六腑，全部揪成一团，早知道，就该什么都不要说！他一个控制不住，就伸手握紧她的手，拉她入怀，拥着她，一迭连声的喊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实在不该跟你说这件事！更不该跟你大声，你别哭，我要跟你说的，其实好简单，就是请你信任我，不管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心里只有一个你！真的，永远只有一个你！你不要怕，谁都不会成为你的威胁，

谁都不会！”附近有宫女走动说话的声音，紫薇一惊，慌忙挣脱尔康，胡乱的擦着眼泪。

“什么都别说了，让我回去吧！给人看见，算什么呢？”尔康拉着她，急切的看她：“你信我了吗？信我了吗？”“不知道该不该信……”紫薇硬硬咽着。

“什么叫该不该信？我要怎样才能让你信？”尔康急了，一摔头：“这样吧！我现在就去找皇上，让他作主，给咱们立刻完婚！”说完就走。

紫薇急忙拉住他。

“你不要这样子嘛！我信你，信你，信你！好了吧？”她四面看看：“我真的要走了！”突然又想起来，问尔康：“你说第二个人是金琐，那是什么意思？”尔康长长一叹。

“算了，今天不跟你说了！你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的事！金琐的问题，改天再谈！”紫薇满腹狐疑。

“金琐跟你说了什么吗？”“没有，没有！”尔康连忙回答：“是我的问题，我不能委屈了金琐！”紫薇一呆，还来不及说话，几个宫女走了过来。紫薇一惊，就想挣脱尔康，尔康在匆忙之中，抱住她，吻了她一下。匆匆的说：“记住，千言万语，只是一句，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唯一！”紫薇好感动，泪汪汪的看了尔康一眼，挣脱了他，跑走了。

紫薇赶回了漱芳斋，发现一屋子的宫女太监都在着急。小燕子已经换了旗装，戴好旗头，正在等她。原来太后赐宴，所有阿哥格格都去了，只差了她们两个。

“快快快！”金琐一迭连声的喊：“小姐！要换衣服，要梳头，要戴首饰，换旗鞋……我看，是一定会迟到了！我的天啊！”

4

同一时间，太后正在慈宁宫不满的等待着。

一桌子人，围坐在一张圆桌子上。太后居中，坐在上位，乾隆坐在一边，皇后、令妃、和其他妃嫔相陪。晴儿坐在皇后另一边，几个小阿哥、小格格坐在下位。永琪是匆忙赶来的，行礼入坐。看到紫薇和小燕子的位子空着，两人还不见人影，太后脸色十分难看，他的心就往地底沉去。

容嬷嬷、桂嬷嬷、宫女太监围绕在后面服侍。一屋子的人，却鸦雀无声。

太后等了半天，还没看到紫薇和小燕子，一脸的不可思议，问道：“小燕子和紫薇到底去了哪里？怎么身为格格，竟然可以私自出宫？令妃，你也太纵容她们了吧？”“臣妾知罪，是臣妾没有考虑周到。”令妃诚惶诚恐的回答：“她们只是去福伦家，臣妾想，自家亲戚，多多走动一下也好！”“话不是这么说，不管去哪儿，都不可以！有规矩的格格，绝对不会随便跑出去，你看晴儿，什么时候自己跑出宫去？”太后不以为然的说。

“是是是！臣妾以后，一定严格管教！”令妃不住认错。

乾隆忍不住说话了：“皇额娘别在意，小燕子和紫薇，曾经得到过朕的特许，只要报备过，就可以出宫走动走动。因为她们两个是民间长大的，肤

不愿意用许多宫里的规矩，把她们两个给拘束了！”令妃感激的看了乾隆一眼。皇后不动声色。太后接口了：“皇帝错了！管格格和管阿哥不一样，就算阿哥，也不可以随便出宫，何况格格？万一有个什么差错，谁来负责？永琪，她们是和你一起出去的吗？”“回老佛爷，是！”永琪硬着头皮回答。

“真的去了福伦家？”太后盯着永琪。

“是！”“去做什么？”“回……老佛爷，两位格格不过是去和福晋谈天。永康和我去郊外骑马了。”“啊？是这样吗？”太后一点也不相信。

正说着，太监的声音大声响起：“还珠格格到！紫薇格格到！”随着这声通报，紫薇和小燕子匆匆忙忙的走进来。两人到了桌前，紫薇急忙匍伏于地，小燕子跟着匍伏于地。紫薇轻声说：“紫薇叩见老佛爷！跟老佛爷请安认错，不知道老佛爷召见，来晚了！”小燕子跟着哼哼：“小燕子也来认错，也是来晚了！”“哼！你们两个去了哪里？”太后威严的问。

小燕子急忙看永琪，永琪用嘴型说“福家”。

紫薇很害怕，不敢随便说，只是用头碰地，没有抬头。

小燕子没弄清楚，再看永琪，永琪再轻声说“福家”，小燕子听得不明不白，半信半疑。就轻声自语着：“菩萨？”太后提高了声音：“小燕子！你说什么？大声一点！”小燕子一急，也没时间细想，就大声回答：“也没去那里……”急忙更正：“回老佛爷，是去了‘菩萨’！”“啊？什么？你说什么？”太后睁大眼睛。

小燕子觉得不大对，再看永琪，永琪好着急，再做口型，说“福家”。

“回老佛爷，是去看菩萨！去庙里看菩萨！”小燕子肯定了，坚定的回答。

太后的筷子，啪的一声，往桌上用力一拍。

满座的人都吓了一跳，全部放下筷子。太后瞪着小燕子：“满嘴胡言！你们两个，给我到暗房里去跪着，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起身！容嬷嬷，桂嬷嬷，拉她们过去！小燕子！如果你再敢冲到门外去，我会打断你的腿！你不相信，你就试试看！”“喳！”两个嬷嬷大声答着。

乾隆皱紧眉头。令妃满脸焦急。皇后好生得意。永琪大急，爱莫能助。不禁向晴儿投去求救的一瞥。晴儿会意，就不疾不徐的开了口：“老佛爷，您真要罚她们呀？”“晴儿不许说情！”太后厉声说：“上次已经听了你的话，原谅她们了，这次再原谅，她们会不知天高地厚，越来越没规矩！谁都不许求情！容嬷嬷！桂嬷嬷！”晴儿不敢再说话，睁大眼睛看着。

容嬷嬷和桂嬷嬷趾高气扬的走过来，拉了紫薇和小燕子就走。

小燕子想反抗，紫薇对她摇头。小燕子就哀声喊了起来：“我不要去暗房，暗房是什么地方？我不去不去！”“居然如此大呼小叫！掌嘴！”太后大怒。

桂嬷嬷劈手给了小燕子一个耳光。

小燕子忍无可忍，跳起身来，就要发难。紫薇飞快的抱住她的腰，两人滚倒在地。紫薇就在小燕子耳边急促的说：“不要反抗了，听老佛爷发落吧！”“我不要！我不要！那个暗房，我说什么也不去！”小燕子喊着，从地上爬起身，挣开两个嬷嬷，跑回桌前来，求救的大喊：“皇阿玛！你说过我可以出宫！你说过不苛求我，你说过我和紫薇，可以‘没大没小，没上没下’，你都忘了吗？”乾隆无法再保持缄默，正色说：“小燕子！我说这些，并不包括可以‘撒谎生事，胡说八道’，再加上‘蛮横无礼，目中无人’！”永琪看到闹得不可开交，离开饭桌，“噗通”一声，给太后跪下了。

“回老佛爷，两位格格是跟着我出去玩了，都是我闯的祸！我们换了老百姓的衣服，去了大佛寺，又去了戒台寺，看了好多菩萨……老佛爷，您就罚我，饶了两位格格吧！”太后气得发晕，瞪着永琪：“永琪，你也太没分寸了！已经是老大不小的年纪了，怎么还是这样糊涂？”“老佛爷教训得是！永琪知罪了！”这时，两个嬷嬷又上前；拉着紫薇和小燕子，往房间外面推去。容嬷嬷乘机死命的掐了小燕子一把。小燕子就大喊起来：“哎哟！容嬷嬷杀人啊！痛死我了！”小燕子喊完，突然往地上一倒，眼睛翻白，竟然厥过去了。

紫薇大惊，匍伏着爬到小燕子身边。喊着：“小燕子！你怎么了？怎么了？”她推着小燕子，见她动也不动，急得不得了：“小燕子！你醒醒呀！醒醒呀！”永琪看到小燕子晕倒，简直是急怒攻心，跳起身子，就对容嬷嬷大喝：“容嬷嬷！你对她做了什么？是不是又用针刺她了？你的手上有毒吗？你对她下了什么毒手？你说！你说！”容嬷嬷崩咚一跪，磕头喊道：“奴婢什么都没做！冤枉啊！冤枉啊！”紫薇趴在小燕子身上，吓得魂飞魄散，忽然看到小燕子对她眨了眨眼睛。紫薇一怔，才知道小燕子有诈。

乾隆已经按捺不住，急步走了过来。焦急的问：“小燕子怎么了？”紫薇征着，撒谎做戏这一套，她实在不会。小燕子悄悄的捏了她一下，她看到大家都眼睁睁看着，知道不演戏也不行了。心一横，豁出去了，咬咬牙，决定跟着小燕子的戏走。就哀声说道：“皇阿玛！小燕子自从中了一箭，就有心痛的毛病，她平时要强，不肯说，总是掩饰着。最近，这毛病就常常发作。受了刺激，就会厥过去！刚刚容嬷嬷不知道对她做了什么手脚，她一痛，病又发了！”乾隆怒视容嬷嬷，大吼了一声：“你做了什么？快说？”容嬷嬷吓得挥身哆嗦，立刻磕头如捣蒜，嘴里没命的喊着：“万岁爷开恩！奴才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万岁爷开恩！”乾隆正有一肚子的无可奈何，太后管教紫薇和小燕子，他是满心的想袒护，又不能袒护。看到她们两个手足无措，答话答得语无伦次，又着急又心痛。这时，所有的气都出在容嬷嬷身上，就借题发挥，大骂：“你这个阴险的东西！专门欺负弱小，心胸狭窄，手段狠毒！别忘了，你的人头只是借住在你脖子上，你明知道两个格格，是朕最钟爱的，你也敢下毒手！你不要你的人头了，是不是？”容嬷嬷真的吓傻了，簌簌发抖：“奴才知错了！万岁爷开恩！万岁爷开恩……”说着，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得劈哩叭啦响：“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紫薇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戏，心里好害怕。但是，众目睽睽，已经欲罢不能。就抱着小燕子的头，摇着，喊着：“小燕子！醒来醒来呀！求求你，快醒来吧！”乾隆低头看着小燕子，对紫薇吼道：“小燕子有病，你怎么不早说？赶快传胡太医进宫！令妃，锦绣，珍珠，快把格格抬回漱芳斋去！”一面吩咐，一面回头对太后急急说：“皇额娘！要教训孩子，等到她们的身子好的时候再教训！现在，还是先治病要紧！”令妃、皇后都跑过来看。令妃蹲下身子，扶着小燕子的头，心痛的说：“老佛爷开恩吧！这两位格格，身子都弱，到了宫里，吃了好多苦头……”皇后仔细看着小燕子，一肚子的疑惑。很快的打断了令妃：“皇上不要着急！这突然厥过去，臣妻有个法子治，一定治得好！”皇后说着，就飞快的拔下一根发簪，对着小燕子的人中戳了下去。

小燕子可没料到皇后有这样一招，痛得整个人都弹了起来，大叫：“哎哟！我的妈呀！我的青天大老爷！”皇后得意的抬头说：“皇上，您瞧，这不就醒了？”小燕子瞪了皇后一眼，恨得咬牙切齿。人中上，已经被刺了个血

点。

永琪心痛的看着小燕子，不知道她晕倒是真是假，急得不得了。再怒看皇后，恨入骨髓。在太后面前，他又不敢说什么，做什么。

小燕子才没有那样容易认输，她的戏还要演下去。站起身来，身子摇摇晃晃，四面观看，一股茫然失措的样子。看到乾隆，就可怜兮兮的，轻声的，歉然的说道：“皇阿玛，我在哪儿呀？怎么这么多人……我又做错什么了？对不起，我总是惹你生气，做什么都错……我……我……”脚下一个踉跄，站不稳，又摔倒在地。

紫薇急忙抱住，痛喊：“小燕子！小燕子！小燕子……”乾隆瞪大眼睛，一迭连声喊：“太医！太医！赶快传太医呀！小路子……赶快指担架来，先把她送回漱芳斋去！快快快……”“喳喳喳喳……”太监们飞快的应着。

一桌子妃嫔全部傻眼。永琪半信半疑，又惊又怕。晴儿看得津津有味。太后被弄得七荤八累了。

接着，好一阵忙忙乱乱。

小燕子被抬回了漱芳斋，引起了一阵骚动。太医来了，诊视，开药。乾隆一直待在漱芳斋，问东问西，关怀不已。好不容易，太医走了，乾隆也离开了。小燕子躺在床上，眯着眼睛，不住左右偷看。

紫薇弯下腰来，对她展开一个动人的笑。

“好了！不要再装了！只有我们‘一家人’了！”小燕子从床上一跃而起。

“皇阿玛走了吗？太医也走了吗？太医怎么说？有没有泄我的底呀？”

“太医多么圆滑呀，你既然厥过去了，开药总是没错的！所以开了一堆药，讲了好多养生之道，就走了。”紫薇说。

“皇阿玛相信了？”金琐对小燕子直摇头：“你可把我们大家吓坏了是真的！看到你被抬进门来，我还以为你……”“以为我死了？”小燕子笑嘻嘻的接口。

明月拍着胸口，埋怨着：“格格，这个不好玩，你是假的厥过去，咱们差点真的厥过去了！”“是呀！小邓子吓得噗通跪倒，对老天磕了好几个响头。”彩霞说。

“你们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死呢？”小燕子好感动：“我是九头鸟，砍掉一个头，还有八个，死不掉的！”“你就别再说‘砍头’两个字了，听起来好可怕！”金琐说。

“是嘛！是嘛！”明月、彩霞一迭连声的应着。

小燕子想起皇后，恨得咬牙切齿：“那个皇后真是个王八蛋，上次皇阿玛要把她关到宗人府去，你还帮她求情，就该让她剪光了头发去宗人府当尼姑！现在，太后回来了，她又拽得跟二五八万一样！”她揉着人中：“气死我了！”金琐拿着药膏，帮她擦着人中上的伤口：“赶快上点药，那个皇后的发簪，搞不好是经过制造的，说不定有毒！”“对对对！最好用‘九毒化痰膏’擦一擦，以毒攻毒！”彩霞说。

紫薇见危机已过，惊魂甫定，想想，忍不住笑。说：“你真大胆！又汲跟我串通好，说晕倒就晕倒，吓得我魂飞魄散！差点没办法配合你演戏！”小燕子也笑，指着紫薇：“你不是配合得挺好！哈！设想到，你撒起谎来，比我还镇静，简直是那个‘蓝色变青色，青色变红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对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看，你已经得到我的真传了！以后，这个太后只要一找我麻烦，我就晕倒！这一招挺有效！”“这一招到此为

止，以后不可以再用了！”紫薇慌忙警告。

小燕子想想，说：“那么，下次换你晕倒，反正你也中过一刀，演起来比我还像！让我在旁边说词，一定说得比你更真更好，说得它天花乱坠，骗死人不偿命……”她越想越有趣：“就这样说定了，以后，我在你腰上一掐，你就晕倒……”正说着，门外有人敲门，小邓子伸头进来。说：“两位格格，五阿哥和福大爷溜过来看你们了！”紫薇跳了起来：“他们真大胆，这么晚也敢过来！给太后抓到，我们又是‘行为不检’了！”两人赶紧迎出去。只见尔康、永琪着急的站在大厅里，两人都是一脸愁容。看到她们两个，永琪立刻奔过去，拉住小燕子的手，急切的看到她脸上去：“你好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吓得魂飞魄散了！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小燕子大笑。说：“你真笨！当然是假的了！我的身体那么好，怎么可能晕倒呢？本来，应该紫薇晕倒，比较像，偏偏她那个老实人，一点花招都使不出来！”永琪呼出一大口气来：“谢天谢地！”又看她的嘴唇：“糟糕！肿起来了！”“没关系，已经上了一大堆药了！”小燕子满不在乎。

尔康看到紫薇，就心痛的，深深的看着她，摇头说：“我看，你们两个，又陷进‘水深火热’里去了，怎么办？我急都要急死了！”紫薇看尔康，叹口气说：“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家？现在尔泰跟塞娅去了西藏，你阿玛额娘身边，只有一个你，你该早早回去陪伴他们才对！”“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看到你们被召进慈宁宫，心里七上八下，怎能放心回家？所以就在景阳宫等五阿哥，五阿哥把经过都告诉我了，真是惊险啊！你看，那个太后真的被唬过去了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当时，真是慌成一团，只能硬着头皮跟小燕子做戏。太后那儿，我连眼角都不敢看！”紫薇说。

尔康想了想，觉得有好多问题。看着两人，郑重的说：“你们两个听我说，太后是出了名的厉害，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今晚虽然给你们唬弄过去了，说不定想想就明白过来！如果明天再传你们，你们不要又答得乱七八糟！咱们又要套招了！要不然，小燕子再来几个‘菩萨’，我们大家，就真的是‘泥菩萨过江’了！”“都怪永琪啦！说什么‘菩萨’……”小燕子嘟着嘴埋怨。

永琪脱口喊道：“小燕子姑奶奶！我说的是‘福家’！”小燕子一呆，抢白的说：“你为什么不说‘尔康’呢？我比较清楚……”尔康冲口而出：“如果他说‘尔康’，你本领这么大，说不定听成‘水缸’！”小燕子正喝茶，一口茶全都喷了出来。

金琐、明月、彩霞全都笑得东倒西歪。

虽然谈得很严肃，大家仍是嘻嘻哈哈的。正说得热闹，外面忽然传来小邓子、小桌子大声的通报：“皇上驾到！”门里的人一阵慌乱。

小燕子急得满屋子乱转。

“天啊！他不是走了，怎么又来了！”“你赶快睡到床上去！”金琐拉着小燕子。

来不及了，乾隆已经大踏步而入。后面跟着太监宫女们。

紫薇、小燕子、永琪、尔康都急忙请安道吉祥。

金琐、明月、彩霞也慌忙请安，再忙忙碌碌的去倒茶，拿点心。

乾隆看到尔康和永琪，眉头一皱。大声的说：“哈！这个漱芳斋好热闹！尔康，永琪，你们这么晚还在‘探病’呀？”说着，眼光直射向小燕子。“小燕子，你倒好得快！看样子，胡太医的功夫越来越好，给你的是仙丹啊！”

怎样？现在头还晕不晕？胸口还疼不疼？”小燕子立即做出一股衰弱的样子来，哼哼着说：“头还是晕晕忽忽的，胸口也是闷闷的，不过已经好多了！刚刚在慈宁宫，差点就断气了！”乾隆一拍桌子，大吼：“还敢说‘差点断气’！你是想‘真的断气’，是不是？”小燕子吓了一跳，抬头惊愕的看着乾隆。

满屋子的人全部一震。乾隆瞪着小燕子，说：“你好大的胆子，敢在慈宁宫玩花样！连老佛爷你都敢骗，你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说着，看向紫薇，不相信的：“紫薇，连你也串通做戏？朕以为，你是永远都不会撒谎骗人的！学好，那么难，学坏，就那么容易啊？”紫薇这才知道，已被乾隆识破，听到乾隆这样说，又羞又愧，就跪下了。

“皇阿玛！紫薇知错了！当时，实在没办法，我们根本没有串通，小燕子突然晕倒，我也手忙脚乱，后来，看到小燕子跟我眨眼，我除了配合，没有第二条路！”小燕子看到紫薇跪下，就急了，冲上前来，义愤填膺的说：“皇阿玛！你不要怪紫薇，反正坏点子都是我出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要头一颗，要命一条？”乾隆接口。

小燕子楞了楞。

“皇阿玛，你怎么把我的话，都学去了？”乾隆瞪大眼睛，瞅着小燕子：“你这么顽劣，朕拿你也没办法了，看来，你迟早会‘要头一颗，要命一条’的！朕可以原谅你一次，原谅你两次，但是，不会原谅你一百次，两百次！你不要越来越大胆，把整个皇宫里的人，都当傻瓜！”永琪急忙挺身而出：“皇阿玛！小燕子当时是急了，您了解小燕子的，她每次一急，就会失去理智，只凭冲动去做事，她的‘冲动’，总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乾隆对大家一瞪眼：“你们还不坦白招供，今天去了哪儿？什么‘看菩萨’？”尔康就长长一叹，上前诚恳的说道：“皇上请息怒！两位格格，今天是跟臣出门去了。小燕子入宫以前，有个结拜的兄弟和姐妹，名叫柳青柳红。他们在城里开了一个酒楼，今天酒楼开张，大家去给他们贺喜，因为好久不见，谈得高兴，就耽误了回宫的时间！”“是真的吗？”“不敢再欺骗皇上！”尔康诚实的回答。

乾隆想了一下。沉吟的说：“在宫外有朋友，也是一件好事。朕也有许多江湖上的朋友，遍布大江南北，每次南巡时，都会找时间跟他们相聚。这也没有什么需要撒谎骗人的，太后问起时，为什么不直说？”紫薇起身，叹了口气：“皇阿玛，您有一颗宽大、包容的心！您那么体谅我们，那么了解我们，甚至，您会设身处地的为我们去想，推己及人的原谅我们的错……我们在您面前，或者还敢说实话，可是，在这深宫之中，像您这样宽宏大量，心胸开阔的人，毕竟不多呀！”紫薇这番话，说得乾隆实在舒服极了。脸上，就不知不觉的带笑了。

小燕子察言观色，立即打铁乘热，再加了几句：“就是就是！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但是，这宫里的人，没有你这么伟大，他们看到我的脑袋就不舒服！有时，为了保护这颗脑袋，我就会狗急跳墙，自己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乾隆看着这样的两个格格，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想想，却哈哈大笑起来。“什么‘菩萨’，连朕都知道永琪在说‘福家’，这个小燕子，笨的时候还真笨！但是，厥过去还演得真像，连朕都差点唬住了。”就瞪着两人说：“你们两个，害得朕也只好跟着你们演戏，简直荒唐极了！”小燕子睁大眼睛，敬佩万状，喊：“皇阿玛！您在慈宁宫，就知道我在演戏了呀？你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您这样掩护我，我还冤枉您不帮我……”就

噗通一跪，磕了一个头：“小燕子给您磕头了！您真是最最开明的皇上，最最慈爱的爹啊！”乾隆笑了，心中感动：“算了算了，你们这两个丫头，给朕左一顶高帽子，右一顶高帽子，我戴得挺舒服，只好饶了你们了！”小燕子跳起身子，欢声大叫：“谢谢皇阿玛！我就知道，您是菩萨下凡，来帮助我们的天神啊！”一屋子的人喜出望外，全部笑容满面，彼此互看。

乾隆突然收住笑，正色说道：“你们也不要太得意忘形了！老佛爷是朕的亲娘呀，朕对她都恭恭敬敬的，你们怎么可以唬弄她？上次小燕子大闹御花园，这次又大闹慈宁宫，真是让朕头痛呀！朕警告你们，以后对老佛爷要诚实坦白，谦恭有礼，这是基本的规矩！老佛爷是最精明能干的人，你们不要以为骗得了她，如果她追究起来，连朕都没办法救你们！”小燕子立刻垮着脸说：“啊？”乾隆凝视尔康一会儿，又看了紫薇一会儿，想到太后的悔婚，心烦意乱起来：“还有，这漱芳斋，到底是格格住的地方，尔康，永琪，你们也要避避嫌疑吧！不要让她们两个蒙受不白之冤！出了事，你们也保护不了她们！说不定连你们的未来，都赔了出去！”尔康听了这话，脸色一变。赶紧应道：“是！臣谨遵皇上教诲！”永琪也急忙说：“儿臣知罪！”紫薇和小燕子，也笑不出来了。房里的空气，陡然沉重起来。

乾隆看看大家，又不忍这么扫兴，就振作了一下，大声说：“不过，最近，老佛爷也没有时间来管你们了！因为，新疆的阿里和卓，带着他的公主，也要来访问我们了！这是继西藏土司来访之后，又一件大事！整个宫里，都要为迎接阿里和卓而忙了！”小燕子惊讶的说：“啊？又有一个公主要来啊？”就急忙看尔康和永琪，不放心的问：“这次，轮不到他们了！是不是？不知道这个‘生姜王’，要选谁做驸马？他们那些什么姜的人，都流行带公主到北京来找驸马啊？”说着说着，越想越急，指头看着乾隆：“尔康他们已经指婚，不会再被选中吧？”“那可说不定！”乾隆回答。

紫薇一惊。小燕子张口结舌。尔康、永琪不禁异口同声的喊：“啊？”

5

这天，阿里和卓带着他的含香公主，抵达了紫禁城。

宫门大开，鼓乐齐鸣。乾隆带着阿哥、亲王、王公大臣们迎接于大殿前。

维族的音乐响着，阿里和卓一马当先。车队、马队、旗队、乐队、骆驼队、美女队、卫队一一走进宫门。在这浩大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顶充满异国情调的轿子了。轿于是六角形的，有六根金色的柱子，按于上面，是蓝色镂金的顶。轿顶下面，没有门，垂着飘飘似雪的白纱。白纱帐里，含香穿着红色的维族衣服，头戴白色羽绒的头饰，丝巾蒙着嘴巴和鼻子，端坐在车子正中，两个维族的女仆，一色的紫衣紫裙，坐在含香的身边。含香衣袂飘飘，目不斜视，坐在那儿，像是一幅绝美的图画。乾隆不由自主，就被这幅图画给吸引了。

车马停下。阿里和卓下马，轿子跟着停下，维娜和吉娜扶下含香。

阿里和卓带着含香及所有队伍，就一跪落地，说道：“臣阿里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所有随从，就众口一辞的跟着喊：“吾皇万岁万万岁！”

万岁！”乾隆很有气势的迎接上前。

“阿里和卓不要行大礼，远道而来，辛苦了！”阿里退后一步，把含香带到乾隆面前。

“这是小女含香。”含香双手交叉在胸前，弯腰行回族礼，说道：“含香拜见皇上！”乾隆顿时觉异香扑鼻，好像置身在一个充满花香的世界里。那股香味，像桂花和茉莉的综合，芬芳而不甜腻，馥郁而不刺鼻。香得清雅，熏人欲醉。乾隆觉得惊奇极了，难道兆惠说的，维族有个著名的“香公主”竟是事实？他好奇的看着含香，但见那丝巾半遮半掩，却掩不住那种夺人的美丽。那对晶莹的眸子，半含忧郁半含愁，静静的看着他。乾隆和含香的眼光一接，心里竟然没来由的一荡。他慌忙收束心神，对阿里和卓说道：“阿里和卓带了什么香料来？怎么有这么奇妙的香味？”“小女生来带着奇香，所以取名叫含香。”乾隆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惊喜的看着含香。

“哦？原来，这就是有名的‘香公主’了！”乾隆大感兴趣，想再仔细看看含香，奈何含香已经把头低垂下去了。乾隆就掉头介绍：“这些是联的儿子们！那些都是王公大臣！”永琪和尔康也站在众人之中，惊奇的沐浴在那股异香里。永琪就率领阿哥们迎上前去，弯腰行礼：“恭迎阿里和卓和含香公主！”乾隆高兴的嚷着：“大家都不要多礼了！进宫赐宴去！”当晚，在皇宫的大戏台，有一场盛大的迎宾会。戏台上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戏台下面，许多桌子，已经坐得满满的。这场盛会，宫里上自太后，下至王妃格格，几乎全部参加了。乾隆、阿里、带着亲王大臣坐在正中一桌。太后带着皇后、令妃、和其他妃嫔们坐一桌。晴儿依然坐在太后身边。

紫薇和小燕子、格格们坐在一起。

永琪、尔康和阿哥贝勒们坐于另一桌。

戏台上，乾隆点了一出热热闹闹的“大闹天宫”，孙悟空正在戏台上翻翻滚滚。锣鼓喧嚣的响着。阿里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戏码，不住拍手叫好。大家跟着鼓掌，掌声雷动。

永琪和尔康坐在一块儿，永琪看了看晴儿，低声问尔康：“晴儿的事，你‘备案’没有？”“还说呢！‘备案’了，害得紫薇东想西想，还哭了一场。”尔康回答。

“哎！女人，实在让人难以捉摸。”永琪不解的说：“你被很多人看中，应该是她的骄傲才是，怎么会哭呢？”“别说得轻松了，如果这个回疆公主看中了你，你看看小燕子会怎样？”永琪立刻不安起来。说：“不会那么凑巧吧！看上你的可能比较大一点！”“那有这种事，兄弟两个都被人家选中？”尔康立刻也不安起来：“反正，我这次躲得远远的，什么都不出头就对了！”“大闹天宫”已经演完。演员跪了一地。山呼万岁。

乾隆鼓掌，兴高采烈的喊：“赏！”早有太监送上赏赐。演员伏地谢恩，退了下去。

阿里就转头看着乾隆，说道：“下面是小女献给皇上的舞蹈了！是我们的民族舞蹈，粗俗简陋，不成敬意，请皇上随意看看！”乾隆带笑，兴味盎然。

这时，乐队换了回人。回族音乐骤然响起，大家感到新奇，全部精神一震。

台上，许多孔武有力的男性，裸着胳膊，穿着红色背心，随着鼓声，舞出场来。鼓声隆隆，舞者满台飞跃，充满了“力”的感觉，让人看得目不

暇给。然后，含香被几个武士抬着出场。一色白衣，依然用白纱半掩着面孔，到了台中央，含香翩然落地。在众多男舞者的烘托下，随着音乐，婀娜多姿的舞了起来。

鼓声乐声号角声，充满异国情调，含香袅袅娜娜，舞动得好看极了。白纱飘飘似雪，在众多男性中，更有女性特有的妩媚，显得出类拔萃，翩然若仙。

太后看得发呆了，对晴儿说：“这个回疆的舞蹈，跟咱们的舞蹈，真是大大的不同！我从来不知道男人也可以跳舞！”晴儿看看台上，点点头，解释的说：“老佛爷，他们是特地设计过的！‘力’和‘柔’都是美，他们很巧妙的把这两种美揉合在一起了！有‘力’来陪衬，那份‘柔’就更加凸显。咱们有句成语说‘柔能克刚’，大概就是这样了！”皇后急忙夸赞：“晴儿真是聪明！给你这样一解释，咱们才看懂了！确实如此呀！”太后宠爱的看晴儿，接口：“原来这舞蹈，也要‘会看’才行！”“谢老佛爷和皇后娘娘夸奖！”晴儿微笑起来。

太后看看晴儿，情不自禁，就转头去看紫薇和小燕子。

小燕子目不转睛的瞪着台上，看得发呆了，忍不住跳起来喊道：“哎呀！那个含香公主，简直美得不得了，了不得！”紫薇慌忙按住她，警告的说：“你欣赏就好了，不要那么激动，老佛爷在那边看着我们呢！”小燕子悄悄看了太后一眼，噘着嘴说：“她真奇怪，这么好看的舞蹈她不看，看我们干什么？”紫薇很不安，不时去看晴儿，看到她和太后有说有笑，心里漾着异样的感觉。

小燕子吸了吸鼻子，问紫薇：“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好奇怪的香味？”紫薇回过神来，也深呼吸了一下。说：“我听尔康说，这个公主在新疆大大有名，是新疆最美的美女，而且‘天赋异秉’，不用熏香，身上就会自然的带来香气！”小燕子好惊讶。问：“真的吗？这个‘天府的什么饼’，咱们能不能也买两个来吃吃？”紫薇听到小燕子把“天赋异禀”解释成“天府的饼”，就忍不住微微一笑。小燕子不知道她笑什么，就傻傻的跟着笑。

太后对紫薇这桌投来不满的注视。

皇后把握机会，赶紧对太后说：“老佛爷，您瞧见了把？这种国庆场合，民间的格格，就不如正牌的格格了！说说笑笑，指手划脚，没有片刻的安静！”太后点头不语。令妃看了皇后一眼，面对这样的挑拨，她敢怒而不敢言。心里，着实为紫薇和小燕子捏把冷汗。

乾隆这桌，乾隆看得简直忘我了。眼睛瞪着台上，对阿里说道：“阿里和卓！你这个公主，朕已经听兆惠将军提过好几次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实在美得不像人间女子！朕自认见过的美女，早已车载斗量，可是，像含香这样的，还是生平第一次看见！”阿里一脸的笑，说：“她是我最珍贵的女儿，也是我们维吾尔族的宝贝。她出生的时候，天空全是彩霞，香味弥漫，我们的星象家说，回部的贵人降生了！”乾隆盯着含香，目不转睛：“是吗？”含香的舞蹈，越舞越生动，越舞越曼妙，音乐也越来越强烈。

一段激烈而美妙的舞蹈之后，含香突然舞到舞台正中，对着乾隆匍伏在地。那些男舞者全部整齐划一的跪倒，音乐乍停。

乾隆为之神往，楞了半晌，才忘形的站起身来，疯狂鼓掌。

太后和大家，也都鼓起掌来。小燕子把手掌都拍痛了。

乾隆忍不住走上前去，亲手扶起含香。

“起来吧！含香公主！”含香起身，低垂留头。

乾隆柔声说道：“抬起头来！让朕瞧瞧！”含香被动的抬头。神色中有一股凄绝的美丽。乾隆被这样的美丽震撼了。

阿里走到乾隆身边。凝视乾隆，正色说道：“皇上！为了表示我们回部对皇上的敬意，如果皇上喜欢，我把我这个珍贵的女儿，就献给皇上了！”阿里和卓这话一出口，满座惊愕。

令妃变色，皇后变色，妃嫔们全部变色，太后也震住了。

尔康和永琪相对一视，两人都是一副“原来如此”的样子。

乾隆一怔，接着，就大喜过望了。

“阿里和卓，这话是真是假？”“如果不是诚心诚意，也不会千山万水，把含香带到北京来了！”阿里诚恳的说。

乾隆再看含香，不禁仰头大笑了：“哈哈哈哈哈！阿里和卓！朕交了你这个朋友！你的礼物太珍贵了，朕会把她好好的珍藏着！朕向你保证，你永远不会后悔这个决定！”就回头大喊：“拿酒来！”太监急忙捧上酒壶酒杯。斟了两杯酒。

乾隆亲自递给阿里一杯。

两个酒杯在空中一碰。乾隆兴高采烈的说道：“干杯！大清朝和回部从此休兵！再不打仗了！”阿里兴冲冲接口：“和平万岁！”一仰头，干了杯子。

“是！和平万岁！”乾隆也干了杯子。

含香站在那儿，眼神是壮烈的，凄绝的。

小燕子被这个状况，惊得半晌回不过神来，等到回过神来，就气得瞪大了眼睛：“原来，这个公主的野心最大，她看上的居然是皇阿玛！”乾隆留下了含香，这件事带给宫里的震撼实在不小。回部，无论如何算是异族番邦，怎么把一个番邦女子，留在宫廷？太后心里不满，嘴里不能说什么。皇后又妒又恨，宫里的大眼中钉、小眼中钉已经数不清了，居然还来了一个含香公主！其他妃嫔，当然个个有个个的怨，个个有个个的伤感。但是，其中最愤愤不平的，居然是小燕子！

“我就不明白，皇阿玛已经有了二十几个老婆，怎么还不够？看到那个含香公主，依旧色迷迷！你看，人家一场舞蹈，他就动心了！怎么可以这样？令妃娘娘快要生产了，他也不关心吗？”“或者，他是为了解决回疆的问题，只得这样做！人家路远迢迢的把公主‘献给’他，他也拒绝不了吧！”紫薇勉强的解释。

“你别傻了！你看皇阿玛，哪儿有一点点想拒绝的样子？他一听到阿里和卓说，把含香‘献给’他，他就‘快乐得像老鼠’了！紫薇，你说男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管什么地位，什么身份，都是见一个爱一个？尤其可恶的是，他们要女人什么‘唯一’，什么‘到底’，自己就可以左讨一个老婆，右讨一个老婆……真气死我了！”小燕子的生气，在看到令妃的病容和失意时，就涨到了最高点。

原来，这天，小燕子和紫薇来看令妃，原是想请求令妃允许她们出官去。进了延禧宫，就看到令妃靠在躺椅上，脸色苍白，无精打采，一股病恹恹的样子。腊梅、冬雪和宫女们围绕着她，送茶的送茶，端药的端药。

小燕子和紫薇，看到这种情形，就惊讶而担心的扑了过来。

“娘娘，你不舒服吗？”紫薇关心的问。

令妃叹了口气，说：“最近累得很，身子越来越沉重，心情也不好。这几天，不知怎的，吃不下东西，头也晕晕的！”紫薇把手放在令妃额上，惊

呼起来；“娘娘！你在发烧呀！有没有传太医？”急忙喊：“腊梅！冬雪！怎么不给娘娘传太医？快宣太医进来瞧瞧！”“娘娘不让传！说是躺一躺就好！”腊梅说。

令妃拉住紫薇，说：“你不要小题大作了！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知道。没事，真的没事！发烧是因为有点着凉，现在肚里有孩子，不敢随便乱吃药。太医来了，也是开那些滋补的药，不如不要惊动太医，免得传到太后耳朵里，又说我故意引人注意！”“可是……如果有别的病，怎么办？”紫薇问。

“娘娘就是情绪太坏了，都不肯吃东西，两位格格，快劝劝娘娘吧！”冬雪说。

小燕子看着令妃，心里同情得不得了，义愤填膺的说：“我知道娘娘在烦什么，别说娘娘了，我也跟着生气！就算是‘生姜公主’，又怎么样嘛？就算吃过什么‘天府的饼’，会浑身香，又怎么样嘛……”令妃一听这话，好紧张，急忙阻止：“嘘！你小声一点，不要给我惹麻烦！我什么话都没说，你就在这里嚷嚷，别人听了，还以为我在发牢骚呢！”紫薇就在令妃床前坐下，伸手紧紧的握住令妃的手。诚挚的说：“娘娘！你不要难过，你心地仁慈，待人宽厚，上天一定会给你特别的眷顾。我一直相信，皇阿玛是个性情中人，他不会辜负你。事实上，你在他心里，一定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令妃很感动，眼睛湿湿的看着紫薇，语重心长的接口：“紫薇，你真是一个贴心的好人儿。你那么了解，几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只是，对任何女人来说，‘不可磨灭’的地位还不够，女人需要的，是‘不可取代’的地位啊！”令妃这句“不可取代”，说出了所有女人心里的渴求。紫薇看着令妃，想到她贵为王妃，却要忍受这种失落，心里就深深的痛楚起来。由令妃身上，就联想起自己的亲娘，那十几年的等待，是怎么度过的呢？为什么聪明如皇阿玛，却要处处留情，处处负心呢？紫薇挖空心机，想安慰令妃，就深思的说：“我想起皇阿玛以前，谈到我娘的时候，说过两句话。他说，身为一个男人，也有许多无可奈何。‘动心容易痴心难，留情容易守情难’！当时我不懂，现在，有些懂了！大概男人，就是这样的吧……”紫薇话没说完，小燕子已经叫了起来：“什么动心不动心，痴心不痴心？反正，就是为他自己的不负责任找理由！以前对紫薇的娘是那样，现在，对令妃娘娘又是这样……”令妃一把蒙住了小燕子的嘴。

小燕子咿咿唔唔，还要说话。半天，才挣脱令妃，气呼呼的问：“皇阿玛这几天都没有过来吗？”“他去宝月楼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过来？”令妃说。

小燕子一唬的跳起身子，嚷着：“宝月楼？”是的，乾隆在宝月楼。但是，他并没像小燕子想像的那样，软玉温香，卿卿我我。相反的，他正满怀挫败感，满心郁怒，背负着双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含香仍然穿着她那身回族服装，站在窗前，遥望窗外，一股遗世独立的样子。维娜吉娜和宫女们站立在四周。房里充满了某种紧张的气氛，大家都屏息而立，鸦雀无声。

乾隆走了半天，猛的站在含香面前，把她的身子一下子拉转，让她面对着自己。盯着她的脸，他大声说：“你到底在别扭什么？进宫这么久，只有你爹来看你，你才说话！对于朕，连说几句话都吝啬！你不要以为你是维吾尔族公主，朕就会对你百般迁就，你再不顺从，朕就摘了你的脑袋！”维娜吉娜和宫女们，看到乾隆发怒，都惊怕起来。

含香却定定的看着乾隆，一副无畏无惧的样子。依然一句话都不说。

乾隆重重的摇着她，大吼：“说话！朕受不了你这种样子！你到底有什么事不满意？”含香依旧沉默，大眼睛里，那种深邃与孤傲，让乾隆在震怒之余，依然不能不眩惑。他压制了自己，忍耐的说：“含香！不要考验朕的耐心！你已经从新疆到了北京，新疆离你很遥远了！你再怎么看，也看不到你的故乡了！如果你那么想家，朕可以为你造一个回族营，允许你在宫里，过着回族的生活，信奉你的伊斯兰教！就是你不愿意穿满族的服装，行满人的礼仪，我都可以依你！可是，你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就太过份了！”含香依然沉默。

乾隆忍无可忍了，再度提高了声音：“你听得懂朕的话吗？要不要朕找一个翻译来？再不说话，朕就不客气了！朕有无数妃嫔，哪一个像你这样傲慢！”含香终于开了口，声音冷冰冰：“不用找翻译！我听得懂。我爹早就训练我说汉语，好把我献给你！你这些天说的每句话，我都懂。你的承诺，我也懂！”“那么，你还别扭些什么？”含香直视着乾隆的眼睛，语气铿然而坚决：“皇上！我坦白告诉你，到北京来，不是我的本意！我们维吾尔族，在你的攻打之下，已经民不聊生！我爹为了维族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要我以族人为上，牺牲自我。我没有办法违背父亲，更没有办法不去关心我们的族人，所以，我来了！可是，虽然我来了，我的心没有来，它还在天山南边，和我们维吾尔族人在一起。”乾隆一震，不禁深刻的凝视含香。

“那么，你的意思是，你虽然顺从了父亲的意思，来了北京，却不准备把你自己献给朕？”含香一叹：“既然我来了，我就准备服从我的父亲，把我自己献给你！可是，我管不了我的心，你也管不了我的心！你如果要占有我，我无法反对，但是，要我说什么好听的话，我一句都没有！我早已把生死都看透了，还在乎我的身体吗？皇上！随你要把我怎么样，我反正无法反抗！你可以为所欲为！”含香说着，就把眼睛一闭，一股任人宰割的样子。

乾隆看着这样的含香，不知怎的，在极大的挫败感中，竟然生出一种敬佩的情绪。觉得没有办法去玷污她。他看了好半晌，一拂袖子说道：“哼！你说了这么多，朕如果占有了你，朕和一个强盗又有什么两样？好！你这样不情不愿，朕也不勉强你！朕要等着，等你屈服的那一天！”乾隆说完，气冲冲的掉头就走。

就在此时，外面传来太监大声通报：“还珠格格到！紫薇格格到！”乾隆一怔。小燕子和紫薇？她们到宝月楼来做什么？乾隆还没回过神来，小燕子已经冲进门，后面跟着气急败坏的紫薇。正试图拉住小燕子，一路喊着：“小燕子！我们回去吧！不要打搅皇阿玛……”小燕子那里肯听，已经直冲到乾隆面前。挺着背脊，怒气腾腾的大嚷：“皇阿玛！你有了这个含香公主，就忘了令妃娘娘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公主跟你从来就不认识，令妃娘娘已经跟了你这么多年……”她指着含香：“她除了年轻漂亮以外，哪一点可以和令妃娘娘比？你一天到晚教育我，说是做人要真诚，要负责，你这是真诚吗？是负责吗？你让我写了一大堆大道理，什么‘礼运大同篇’，都是废话吗？”乾隆正在怒火攻心，充满挫折的时候，突然被小燕子冲进前来，已经怒不可遏，再听小燕子一阵抢白，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顿时大怒，一拍桌子，怒喊：“放肆！这儿是你可以随便闯进来的地方吗？这些话是你可以说的话吗？你居然敢这样指责朕！你疯了？”小燕子扬着脸，不顾一切的喊着：“皇阿玛！我是放肆，我是疯了，因为我‘路见不平’，忍不住了！就算

我没刀，我也要试一试！这些话我不说出来，是我对你的不忠！我学了一堆大道理！总归是‘忠孝节义’四个字！你负了令妃，是你对令妃不忠，你已经对好多好多女人不忠了，总该有个‘开始’……”乾隆气得发抖，怒吼：“住口！”小燕子依然大喊：“我不住口！你应该以身作则，动不动就吼我，就用‘摘脑袋’来压我，怎么会让我服气……”乾隆气极，扬起手来，就给了小燕子一个耳光。

小燕子怎么也没料到，乾隆会打她，往后一退，用手捂着脸，睁大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乾隆，目瞪口呆。

紫薇也惊得睁大眼睛。

含香也看得呆住了。

好半天，小燕子才不相信的，呐呐的开了口：“皇阿玛……”才喊了一句，眼泪立刻夺眶而出，滴滴答答往下掉。“你打我？你打我？我……我……”小燕子说不出话来，一转身，飞奔而去。

紫薇抬头，定定的看着乾隆，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

“皇阿玛！我一直以为，你有一颗宽大而仁慈的心！我好敬佩你，我好崇拜你！小燕子对你也一样。每次，当皇后娘娘对我们‘掌嘴’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心痛，简直让我震撼！现在，为了这个公主，你居然让那个慈爱的爹消失了……”紫薇的话也没说完，眼泪一掉，她说不下去了，一转身，追着小燕子而去。

乾隆看着两个格格的背影，睁大眼睛，整个人都震住了。

小燕子挨了打，心都碎了。她没法安置自己破碎的情绪，就一口气跑到景阳宫去找永琪。紫薇和尔康也跟着来了。

“永理！”小燕子悲痛的喊着：“我后悔了！管他是还珠格格还是还珠郡主，我都不不要了！我是过来跟你说一声，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皇阿玛今天打了我，我就再也不当他的女儿，也不当他的媳妇了！我跟你分手，你另外去找一个老婆，再见！”小燕子喊完，转身就跑。

永琪大惊，一把拦腰抱住她。着急的说：“你不能因为皇阿玛打你，你就惩罚我呀！你走了，要我怎么办？我们已经定了亲，两个人都发过誓，这一生要守在一起，现在，为了一个耳光，你就把那些誓言，通通忘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小燕子拼命挣扎：“我不管！我不管！我就是没有办法再待在这个皇宫里！我一定要走！再待下去，我迟早会疯掉，要不然，也迟早会给皇阿玛杀掉……”紫薇急忙上前劝解：“小燕子！不要这样，我们大家研究研究，你不要冲动嘛！五阿哥说得对，你不能因为和皇阿玛生气，就迁怒到五阿哥身上！”尔康也帮着劝：“就是就是！想想我们几个，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想想劫狱的时候，我们抱着必死的心，回到皇宫来见皇上，我们那样坦然的面对过生和死，现在，竟然不能面对一个耳光吗？”小燕子激动的喊：“你不懂，这个耳光是多么严重！”“我懂，我懂！”紫薇一迭连声的说：“皇后娘娘打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只是生气，不曾伤心。因为我们根本不爱皇后。现在，皇阿玛动手打你，是真正打到你的心了……”就紧紧的握着小燕子的手：“小燕子，他不止打痛了你，他也打痛了我啊！”“那么，你跟我一起走！”小燕子盯着紫薇：“那个爹，让他去当生姜驹马！我们都不要认了！反正，他那么无情，连令妃娘娘他都可以不管，对我们两个，他也不会喜欢多久的！”尔康急了，赶紧说：“小燕子，你一定要弄得天下大乱吗？我们能够挣到今天的局面，是经过了多少风浪，好不容易拼出来的成果。大

家都要珍惜一点才好！你怎么可以轻易说出‘分手’两个字？实在太残忍了！”永琪被尔康说到心坎里，喊道：“是呀是呀！我可以对你坚定不移，你就不能为我受一点委屈吗？想当初，为了你，我宁愿抛弃阿哥的身份，跟你天涯海角去流浪……”小燕子大叫：“对了！就是这句话！现在，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去流浪？你不要当阿哥，我不要当格格！就算穷死，我们一起讨饭去！”永琪一怔，面有难色：“不是我不肯，而是……真有这么严重吗？”“就有这么严重！就有这么严重！就有这么严重！”小燕子一迭连声的嚷：“你舍不得‘阿哥’的身份，就算了！让我走！让我走……”永琪把小燕子死死的抱住。

“我怎么可能让你走？”尔康把紫薇的手一拉，两人很有默契的，避到外面去了。

永琪见到房中无人，就紧紧的拥住小燕子，在她耳边诚恳的、深情的说道。

“小燕子啊！我答应你，只要有一天，我认为真的很严重，我一定为你抛弃阿哥的身份！什么富贵荣华，在我看来，都不如你的一颦一笑！我是这么深刻的爱着你，你受了一点点委屈，对我都是打击！可是，现在并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这一群人，紫薇、尔康、柳青、柳红、尔泰、塞娅，还有金琐，我们都是一体，能够团聚在一起，是多么可贵的事！怎么可以把这种团聚给破坏掉呢？你就是不在乎我，也该在乎他们吧！”小燕子听到永琪这么热情的话，心就软了下来，感动得唏哩哗啦：“谁说我不在乎你？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呀！”永琪心头一热，说不出来的震动，拥着小燕子说：“哦！小燕子，好好听的一句话！好珍贵的一句话！为了这句话，为了我，包容皇阿玛吧！别让他的私生活，来破坏我们的未来，那就太不值得了！”永琪说完，就俯身吻住了她。

小燕子搂着永琪，依偎在他怀中，在这样的柔情蜜意下，终于平静了。

在延禧宫的院子里，紫薇和尔康也在谈论着这件事，尔康忍不住埋怨紫薇：“你怎么不拉住她？居然让她到宝月楼去大闹？你想想，皇上这一生，有多少女人？宫里，名正言顺的妃嫔，就有二十五个，宫外，还有好多。你的娘，也是一个。这世界上没有完人，如果说皇上也有弱点，大概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了！你想，小燕子当着那个公主，跟皇上又吼又叫，让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她不是自己去讨打吗？”紫薇懊恼的说：“我怎么没有拉住她？你也知道，小燕子力气大，我拉也拉不住！但是，皇阿玛自己先不对了，还要打人！我对他也不好生气。你没有看到令妃娘娘，那么苍白，那么伤心，怀着孩子，还在发烧……皇阿玛居然不闻不问……”说着，就抬眼看尔康，困惑的问：“男人有权利让一个女人为他生儿育女，再让她心碎吗？我看着令妃，就好像看到了我娘！”“不管男人或是女人，都没有权利让对方心碎吧！”尔康心中一动，有件心事，放在心里已经很久，正好借这个机会说说清楚。就定睛看紫薇：“我们来改变这些陋习，好不好？上次和你的话只说了一半……”紫薇猛的打了一个寒战，反射般的说：“你要说金琐？”“你怎么知道？是的，金琐……”“不行不行！”紫薇急忙摇头。

“什么东西‘不行不行’？”“你不能不要她！”紫薇急促的说：“你的心意，我已经了解了！可是，她早已认定了你，对你死心塌地了。你当初答应了我，要收了她，你就要实践你的诺言！”“那个‘答应’，是权宜之策呀！”尔康诚恳的说：“当时，你正在生死关头，几乎是‘临终托付’，我知道那把刀再不拔出来，你就活不成了！那种状况下，我除了说‘是’之外，没有选

择。但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把金琐收房，根本是个不忠不义的行为！你看，你为了皇上冷落了令妃娘娘，那么难过！那么，你要我将来冷落你，还是冷落金琐？看到皇上，就该知道用情不专，是一种罪过！紫薇，我们不要再重复这种罪过吧！我心里只有你，哪儿还有位置去容纳金琐？她和我们生死与共，也是我们大家的亲人啊！我们该为她的幸福着想，她有权利追求属于她的‘情有独钟’，是不是？”紫薇听了这篇话，不能不震动，不能不感动，不能不承认尔康于情于理，都是面面俱到。只是……只是……金琐会怎么想？她痴痴的看着尔康。

“是！你说的有理！让我好好的想一想。”尔康也痴痴的看着她：“好吧，我们不谈这个，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就好了。还是谈谈我们吧，皇上那天警告我们不能随便去漱芳斋，太后对你们两个心存猜疑，皇后依然充满心机……紫薇，这个时候，我们实在不能横生枝节了！你要劝着小燕子，对于含香公主的事，少管为妙！你想，那是皇上的私事，管也管不了呀！”紫薇深深点头：“你说得对！”想想，忍不住悄眼看尔康：“还有……那个晴儿……”尔康立即打断了她：“晴儿什么？我心里只有紫薇！”紫薇凝视他，接触到他那样深情，那样温柔，那样坚定的眼光，她就意乱情迷起来。眼中只有尔康，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6

这晚，在漱芳斋，小燕子依旧怒气冲冲。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苦思如何帮令妃夺回乾隆？想了半天，她想出办法了：“有了！我明儿个直接去找那个含香公主，劝她回到她那个‘生姜’去！告诉她，当了‘妃子’，搞不好一年半载都看不到皇上，宫里已经有一大堆这种‘妃子’了！我还可以带她去‘拜访’几位，就这么办！”紫薇往她面前一站，脸色严肃而坚决的说：“你什么都不许办！尔康说得对，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过问皇阿玛的私事！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我们要面对太后，皇后……自己都摇摇晃晃，没有站稳。你还在那儿管这个，管那个，把问题越弄越复杂，到时候，我们救不了任何人，还得赔上自己！”小燕子一听，就气坏了，抬眼看紫薇，喊：“你好自私！你就想到要保护自己，不想保护令妃娘娘！当了格格，你就变了！只想维持自己的身份，别人的伤心，你也看不到了！”这几句话说得太重了，紫薇大大的受伤了：“你这是什么话？你这样冤枉我，太没良心了！我是顾全大局，不能跟著你瞎闹……令妃娘娘像我们的亲娘一样，我也难过，我也心痛呀！可是……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小燕子大叫：“尝试去做一些事，总比什么都不做好！”紫薇被她堵得无话可说，脸色发青，金琐就冲上前来、对小燕子嚷，“小燕子，你每次都这样，一生起气来，就夹枪带棒，把每个人都乱打一气！小姐老实，没有你会说，你别让她伤心了！以前，你占据了她的位置，她都不和你计较，她怎么会在乎‘格格’的身份？你这样冤枉她，你才是变了！”小燕子更气，她每次生气就会胃痛，气得压住胃，说：“好好好！你们主仆一条心，我斗不过你们……”紫薇一跺脚，伤心的喊：“你真要跟我们‘斗’吗？你的敌人是我们吗？你气死我了！姐妹一场，

这么没有默契……”小燕子看到紫薇真的生气了，心里好生后悔，眨着眼睛，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就在两人都闹得情绪恶劣的时候，外面传来小桌子、小邓子的大喊：“皇上驾到！”声到人到，乾隆已经大步走进。后面跟着太监们。屋里的人全部一惊。

小燕子看到乾隆，眼眶一红，身子一转，就用背对着乾隆，也不招呼，也不行礼，直挺挺的站着。

紫薇看到乾隆，心里一酸，许多委屈，全部涌上。竟然学着小燕子，也把身子一转，用背对着乾隆，也不行礼，也不说话。

只有金琐、明月、彩霞三个丫头，慌忙请安行礼。

“万岁爷吉祥！”行完礼，三个丫头就赶紧去倒茶倒水拿点心。

乾隆看着两个挺立着，像是木偶一样的格格，惊愕着。他这一生，还没面对过这样无视自己存在的局面。一时之间，竟有些手足无措起来。半晌，才重重的咳了一声，故作轻快的说：“喂，两个丫头，看到皇阿玛，连礼貌都没有了吗？”两个格格，依然挺立不语。紫薇脸色凝重，小燕子用手捂着胃，两人都是一脸的苦恼。

乾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里是相当心痛的。对于自己那一耳光，着实后悔着。他深吸了一口气，就色厉内荏的说：“两个丫头，怎么回事？还在生气啊？”说着，走向两人，弯腰去看小燕子：“小燕子，朕是不是打重了？”小燕子背脊一挺，什么话都不回答。

乾隆叹了口气：“朕承认，今天是朕暴躁了一些，不过，你们也太过份了！跑到宝月楼去，已经很不合适，又在那儿大声嚷嚷，朕这一生，还没碰到过像你们这样大胆的格格！好了，朕不追究你们了！你们也别呕气了，紫薇！”紫薇把头一低。

乾隆又叹了口气：“紫薇，在朕心里，你一直是最温柔最解人的孩子，你说，朕让那个‘慈爱’的爹消失了，好严重的一句话！那么，你是不是也准备让那个‘孝顺’的女儿也消失呢？”听到乾隆这样真挚的几句话，紫薇就无法再沉默了，她被动的转身，抬起头来，哀怨的看了乾隆一眼。乾隆接触到这样的眼光，一怔。

“紫薇，你想说什么？”乾隆温柔的问。

“紫薇不敢说话，怕挨打。”紫薇低低的答。

“朕今天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打了格格的耳光。哪有一天到晚要打人的？不会挨打了！”

别板着脸，朕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漱芳斋里的笑声了！”紫薇屈了屈膝：“皇阿玛，只怕那个笑声，会被皇阿玛给切断了！”“哪有那么严重？女孩子的心眼就是太多！”乾隆看紫薇：“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虽然给朕打了一个耳光，现在，朕亲自来安慰你们，还不够吗？”“皇阿玛亲自跑这一趟，我们两个心里非常感激。只是……”紫薇欲言又止。

“只是什么？”乾隆追问。

紫薇轻轻一叹，幽幽说道：“皇阿玛！只是……‘盼过昨宵，又盼今朝，盼来盼去魂也消！’那是我娘写的句子。”

可是，杜甫的‘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把这种无奈，写得就更加深入了！”她顿了顿，凝视乾隆：“皇阿玛来看我们，我们受宠若惊。可是，令妃娘娘正在卧病，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她？”乾隆一震，定定的看着紫薇。紫薇迎视着乾隆的眼光，她那么温柔，又那么勇敢。

乾隆内心，被深深的撞击了。

“朕明白了！”乾隆喃喃的说；“原来令妃不舒服，怎么没有人告诉朕？好了，朕也不耽搁了，这就看她去！”乾隆说着，转身就大踏步而去。

紫薇急忙屈膝，心悦诚服的喊道：“紫薇恭送皇阿玛！”小燕子连忙回头，乾隆已经去了。

小燕子高兴的把紫薇一抱。喊着：“紫薇，你好伟大！我冤枉你了！你有你的办法！你跟他念了一段什么咒语？什么这个笑，那个哭的？比我吵了半天都有用！我要学念诗做学问了！”紫薇看着小燕子：“不跟我生气了？”“哎呀哎呀，我呸呸呸！我是个什么东西？哪里有资格跟你生气？”小燕子喊。

紫薇笑了，小燕子也笑了。端着点心出来的金琐、明月、彩霞也笑了。片刻，紫薇收起了笑，脸色又沉重起来，正色看着小燕子，说：“虽然皇阿玛答应现在去看令妃娘娘，但是，那并不是表示他不要含香公主了。我觉得，含香已经占据了他的心，恐怕不是任何力量可以扭转的了。”小燕子大失所望，立刻垮了脸。

“啊？”紫薇的话没有说错，两个月以后，乾隆正式册封含香，成为“香妃”。

含香的身份确定以后，阿里和卓就要起身回新疆了。

这天。乾隆把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永琪和尔康，叫到面前来。

“永琪，尔康，今天叫你们两个过来，是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们两个！”

“是！”尔康和众琪恭恭敬敬的回答。

“明天一早，香妃要送阿里和卓出城，朕要你们两个护送香妃一起去。你们两个武功高强，反应敏捷，朕信得过你们！你们要带几个好手，一队侍卫，保护香妃，绝对不能让她有任何闪失！到了城门口，就让他们父女告别，不要拖拖拉拉，耽误时间，快去快回，知道吗？”“儿臣遵旨！”永琪应着。

“臣遵旨！”尔康也应着。

第二天，两人就带着队伍，浩浩荡荡的送阿里和卓出城去。

依然是旗帜飘飘，依然是乐队奏乐，依然是马队车队，前呼后拥，但是，含香的身份，和来的时候，已经迥然不同了。

大清旗帜也飘飘，尔康、永琪骑着马，带着众多的侍卫和军队，护送在侧。

大队人马到了城门外。但见天苍苍，草茫茫。

尔康趋前对阿里说道：“皇上有旨，请香妃娘娘就在这儿和您告别！”

阿里点点头：“好吧！不论送多远，总归是要分手的！”阿里策马到含香车前，含香已经在维娜吉娜搀扶下，走下马车。

含香看着父亲，眼中含泪。

“爹！一路上，您要多保重！”阿里不禁恻然，用回语说：“含香，不要恨爹，你的牺牲，是有代价的！维族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因为你而获得重生了！爹代替那些百姓，向你道谢了！”阿里说完，一个激动，就用回族参见王者的大礼，向含香行礼。

含香大惊失色。慌忙双手扶住父亲，泪，便滚滚而下了。

“爹！你怎么可以对我行此大礼？你心里的话，我都明白了！你的用心，我也明白了！”

你放心的去吧！维族的命运既然在我身上，我无论怎样，都会委曲求

全的！”父女二人，执手相看，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了。

风萧萧，层云飞卷。父女二人，半晌无言，似乎天地都为之动容了。

尔康和永琪默默的站在一边，也深深的感应到这种离别的沉痛。

父女二人，终于放开了紧握的手。

“含香，好好爱惜身体，爹去了！”阿里大喊一声，毅然策马，狂奔而去。

回部士兵，跟着去了。回部旗帜，也跟着飘飘而去。

含香肃立在旷野里，脸上带着凄绝的美丽，目送父亲和回部人马消失。她神情壮烈，衣袂飘然。

尔康和永琪震慑在她那种凄美上，都不忍心上前催促。

阿里和卓两度回首，最后，对含香挥了挥手，就再不回顾，率大队人马绝尘而去，烟尘滚滚，人、马、旗帜……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含香仍然迎风伫立。白色衣衫，飘飘若仙。

“是不是该催她回去了？”永琪看尔康。

尔康对含香已经充满怜恤之情，感慨的说：“李白的诗，我现在才明白了，‘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正是现在的写照。让她再停留一会儿吧！”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声尖啸，蒙丹全身白衣，白巾缠头，白巾蒙着口鼻，从城门后面飞跃而出，直奔含香身前，一把抓住含香。四个回族武士同时跃出，分别打向尔康和永琪。

蒙丹对含香，用回语大叫：“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跟我走！”含香抬头见蒙丹，大震。

尔康永琪仓卒应战。尔康大叫：“大家保护香妃娘娘！”尔康便奋勇的打退身边的回人，飞窜到香妃面前，一掌劈向蒙丹。

蒙丹在埋伏的时候，已经看到护送的人，竟是在会宾楼“不打不相识”的尔康和永琪。

心里已经有些明白，这场战斗，又是凶多吉少。可是，错过这次机会，大概他就永远失去含香了！他说什么都不能错过它！他握紧含香的手，不肯放开，单手和尔康对打。含香经不住两人拉扯，跌落在地。蒙丹急忙拉起含香。这一拉之间，尔康已经凌厉的劈打过来。

蒙丹只得放开含香，和尔康大打出手。

永琪一个人打好几个，打得难解难分。永琪边打边喊：“大家上！如果香妃娘娘有任何闪失，大家提头来见！”侍卫一拥面上，众人打得天翻地覆。

尔康和蒙丹一连过了好多招。尔康越打越奇，越看越奇。急喊：“你是谁？”蒙丹不语，势如拼命。

永琪已经撂倒了两个回族武士。其他侍卫围攻着剩下的两个。永琪就抢下侍卫的一把长剑，飞窜过来帮助尔康。嘴里嚷着：“居然敢来抢人，我杀了他！”永琪一剑劈去，刷的一声，划破蒙丹衣袖，蒙丹绑着绷带的旧伤露了出来。血迹殷然透出。蒙丹回手应战，长剑再刷的一声，划破蒙丹前胸的衣服。

含香看得心惊胆战，魂飞魄散，忍不住大喊：“蒙丹！你放弃吧！我求求你！”尔康和永琪双双大惊，都脱口惊呼：“蒙丹？”两人一喊，手下都慢了慢。蒙丹把握他们这一慢，奋不顾身的舞着月牙刀，直扑尔康面门，尔康灵活的闪过，大喊：“蒙丹！如果是你，不要做困兽之斗！我们有备而来，带来的都是高手！你不可能达到目的！快投降吧！”这时，另外两个回族武士，也已被侍卫摆平了。

“蒙丹！”永琪也喊：“你的手下全倒了，你身上有伤，再不投降，难道逼我们杀了你吗？”蒙丹放眼看去，眼看四个武士，全都倒地，自己也已伤痕累累，不堪再战，顿时心灰意冷。

永琪已经一剑指向蒙丹的喉咙口。

“蒙丹！还不认输？”蒙丹一把拉下自己的面巾，惨然抬头，凄厉的说道：“两位朋友！杀了我吧！蒙丹但求一死！”含香踉跄奔来，对着永琪和尔康，噗通一跪。抬着悲怆欲绝的脸孔，看着两人：“含香求你们，放了他！含香给你们磕头了！”含香说着，就磕下头去。

尔康和永琪大惊，双双跳开，不敢受香妃跪拜。永琪惊喊：“香妃娘娘！我是五阿哥，你不能拜我，你是父皇的妃子啊！”“快起来！”尔康也惊喊：“我是皇上的御前侍卫，未来的额驸！你怎么可以对我下跪呢？给侍卫看了，成何体统？”含香跪在那儿，眼神黝黑，脸色惨白。

“我是回人，不管你们满人的规矩！今天，要不然你们就放了他！要不然，就杀了我们两个，把尸体带回去交差！你们选择吧！”含香激烈而坚定的说。

这时，蒙丹忽然跃起，举起那把月牙刀，横刀向自己脖子上抹去。

尔康比他更快，伸手就一拳对他头上打去，同时，永琪一剑挑了过来，挑开了蒙丹手里的刀。

蒙丹挣扎了一下，就不支倒地。白色的衣服，被血迹染得殷红斑斑。

这样壮烈的表现，使尔康和永琪都大大的震撼了。永琪看尔康：“怎么办？把他押回去见皇阿玛吗？”含香爬了过来，抱住蒙丹的头，见他浑身血迹，心已粉碎。蒙丹努力睁大眼睛，定定的看着含香。含香用白色纱巾，温柔的拭去他嘴角的血迹。然后，她抬头看着尔康和永琪，幽幽的说道：“我们回人有几句话，翻成中文，是这样的：‘你是风儿我是沙，风儿飘飘，沙儿飘飘，风儿吹吹，沙儿飞飞。风儿飞过天山去，沙儿跟过天山去！’我和蒙丹，从小一起长大，他是风儿我是沙。”尔康震撼极了，看永琪：“所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也不过如此了！”永琪也震撼极了，看向尔康。两人很快的交换了一个眼神。

尔康就蹲下身子，握着蒙丹的胳膊，在他耳边飞快的说：“现在先装死，等我们走了，你赶快回到会宾楼去，让柳青他们把你藏起来！我们必须把香妃娘娘护送回宫，否则，我们两个都没有命了！你好好保重，中国人有句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后会有期！”说完，就飞快的把蒙丹推倒在地，站起身来对侍卫们嚷道：“这个刺客已经解决了！”永琪就大声喊道：“还好娘娘没有受伤，我们护送娘娘回宫！快把马车驾过来！”侍卫驾了马车过来。怀疑的问：“五阿哥！我们要不要把这些回人的尸体带回去？”“护送娘娘要紧！那些尸体不要管了！”永琪喊。

“喳！”含香仍然紧抱着蒙丹的头，死死的看着蒙丹。

尔康不能再让他们两人依依惜别，就把含香一把拉上马车。维娜吉娜立刻紧紧的抱住含香，用回语叽哩呱啦的喊着，安慰着。

尔康和永琪便双双跃上了驾驶坐。尔康一拉马缰：“驾！驾！”马车往前奔驰，马队也奔了起来。旗帜飘飘。

永琪低问尔康：“回去要怎么说呀？这么多人亲眼看见，总不能撒谎吧！”尔康一脸的坚定：“我来说！”回到宫里，尔康和永琪来到乾隆面前。

乾隆已经得到了消息，眼光锐利的盯着尔康和永琪。厉声问：“到底是

怎么回事？你们快说！”“回皇上，阿里和卓走了之后，忽然有几个回人前来劫持香妃，经过一番大战，臣和五阿哥已经把敌人打退了。”尔康从容的禀报。

“打退了是什么意思？怎么不把他们活捉回来，审问清楚？”乾隆惊疑不定。

“臣已经审问清楚了！”尔康回答。

乾隆惊愕的看尔康：“你审问了？什么时候审问的？你又打架又审问？”尔康注视乾隆，含意深长的说：“臣想，这次阿里和卓带着最大的善意来北京，还留下了香妃娘娘，他的诚意，让人感动，如果因为有人劫美，再弄得有所伤亡，造成民族仇恨，不是辜负了阿里和卓的好意吗？所以，臣做主，把那个主犯给放了！”乾隆大怒，一拍桌子。

“你是哪一根筋不对？你把主犯给放了？到底那个人为什么要劫持香妃？从哪儿来的？你发昏了？永琪，你也让他这么做？”永琪和尔康见乾隆发怒，都跪下了。

“皇阿玛！请息怒，尔康自有道理！”永琪说。

“你还有什么道理？”乾隆瞪着尔康。

尔康诚挚的看着乾隆，竟然坦白的说道：“皇上！那个回人拼死苦战，被臣和五阿哥打得遍体鳞伤，本来，臣要把他活捉回来，奈何香妃娘娘跪倒在地，苦求我们放了他。娘娘说，回人有几句话，翻成中文，是这样的；‘你是风儿我是沙，风儿飘飘，沙儿飘飘，风儿吹吹，沙儿飞飞。风儿飞过天山去，沙儿跟过天山去！’她和那个人犯，从小一起长大，一个是风儿一个是沙。”乾隆大震。

永琪不料尔康这样坦白，也惊看尔康。

尔康就充满感性的继续说：“皇上！听了这样的话，臣实在不忍把那个人犯捉回来。臣想，皇上一定不希望娘娘恨皇上，如果这个人犯捉了回来，必然是死罪，那么，娘娘心里的恨，就再也无法抹平了。所以，臣就大胆做主，放了他！但是，他已经身负重伤，臣推测，可能活不成了！”乾隆瞪着尔康，陷进了极大的震撼里。整个人都呆住了。

7

当天，在漱芳斋，紫薇和小燕子就知道了这个故事。

紫薇听完整个经过，就感动得眼睛都湿了：“天啊！好美好美的感情啊！我好像已经看到一片沙漠，风和沙纠缠到天边！好让我震动啊！”说着，就激动的看著尔康和永琪他们两个：“怎么不干脆放了香妃，让她‘随风而去’呢？”“说实话，当时，这样的念头确实在我心里闪过，”尔康说：“可是，皇上特别交代，要我们保护香妃的安全，好像他已经预知会出事似的。如果我们不带香妃回来，我和五阿哥，现在大概就没有办法站在你们面前了！”“这个蒙丹，确实就是我们在会宾楼认识的蒙丹吗？”金琐急急的问。

“一点也不错！就是那个蒙丹！现在，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全身是伤。原来，他一路追踪香妃娘娘到北京，大概在路上已经动过好几次手，都没有

达到目的！现在，又被我们两个打得满身是伤，不知道他有没有力气撑到会宾楼去！”永琪担心的说。

“我担心的是，他根本不会回去！你想，他的同伴，大概都死了，香妃娘娘又被我们带了回来，他救不了香妃，又救不了同伴，一定绝望极了。说不定我们一走，他就抹脖子了！”小燕子一听，就激动得一塌糊涂。拉住永琪就走。

“那我们还耽搁什么？我们赶快去会宾楼，看看他回去没有，伤得怎样？他是我的师父呀！你们两个，也真是糊涂，交过手的人还认不出来吗？怎么不放水？还把他打得重伤！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们算帐！”“他伤得很严重吗？有没有生命危险？”紫薇急问。

尔康看永琪：“我真的没把握，你看呢？那几剑都是你刺的！”小燕子一跺脚，惊呼：“你还刺了他好几剑？”她伸手对永琪一推：“你会舞几下剑，不表演一下你就难过是不是？是敌是友你都搞不清楚，气死我了！”“我真的不知道是蒙丹呀！更没料到是这种情形呀！”永琪喊。

“那个香妃怎么样？皇上怎么说？”金琐问。

“你真的把实情都和盘托出了？”紫薇也问。

“你们想，那么多侍卫和御林军看着，香妃娘娘扑过去抱着蒙丹的头，又对我们下跪哀求，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人人都看到了！我们就是要隐瞒，也隐瞒不住，不如从实招了！”

我也有我的想法，我赌皇上知道了真情以后，说不定会放了香妃，成全了一对有情人！”尔康说。

“你好冒险，他说不定老羞成怒，把香妃给杀了！”永琪看着尔康。

“是啊！尔康少爷，你会不会弄巧成拙呀？皇上能够忍受一个妃子，心里爱着另外一个人吗？”金琐张大了眼睛，看着尔康。

“不是‘弄巧’，是根本没有第二条路来选择！”“结果怎样？皇阿玛有没有被感动？有没有说要放掉香妃？”小燕子着急的问。

“我看不出来，他对我很生气是真的！差点把我送去关起来！”尔康说。

紫薇眼睛发亮，呼吸急促，拼命点头：“不过，他毕竟没有把你关起来！我想，在他内心，一定是非常震撼的！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故事，就像他当初，听到我们的故事一样！等到他消化完了，想明白了，他就会采取行动了！你的筹码跟我当初的筹码一样，赌的是皇阿玛的‘不忍’和‘仁慈’！我当初会赢，现在，还是有机会赢。有希望！绝对有希望！”小燕子被紫薇的信心鼓舞了：“紫薇说有希望，就一定有希望！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去告诉蒙丹，不要灰心，不要做傻事！还有他的伤……”她回头就跑：“我要去拿‘九毒化痰膏’、‘紫金活血丹’、‘白玉止痛散’，马上给蒙丹送去……”永琪拉住她。嚷着：“你别冲动，听我们把话说完，我们现在来找你们，就是觉得事情紧急！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我们必须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对对对！”尔康连忙接口：“我和五阿哥，现在就去会宾楼，如果找不到蒙丹，就去城外找，如果还是找不到他，就让柳青顺着路，一路往新疆去找……反正要把蒙丹找到！至于你们两个，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你们要去宝月楼，毕竟你们是格格，拜访娘娘也很正常。我现在不止担心蒙丹想不开，我也非常担心香妃！”紫薇和小燕子同时一凛，都被提醒了。

“是啊！亲眼看到蒙丹这样为她拼命，为她受伤，她却无可奈何。还被押解到这个深宫里，来侍候另外一个男人，这种情况，她怎么受得了？”紫

薇说。

“就是这句话！”尔康看着紫薇和小燕子。

小燕子重重的一点头，用手背在永琪胸口打了一下。

“好！我们分工合作，说做就做！晚上，你们还是要冒险来这儿一趟，我们彼此交换消息！”她拉着紫薇就往门外走去：“走！我们去宝月楼！”“万一皇上在那儿，你们怎么办？”尔康喊。

小燕子头也不回的说：“放心吧，事关生死，我们不会闯祸的！你们赶快去找我的师父要紧！”乾隆确实正在宝月楼。

得到了尔康和永琪的回报，乾隆心里，说有多呕，就有多呕。怎样也咽不下这一口气，他到了宝月楼，站在含香面前，死死的瞪着她。

含香脸色苍白如死，站在窗前，痴痴的看着窗外，一语不发。维娜吉娜静悄悄的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

乾隆瞪着含香，看了好一会儿，含香始终一动也不动，好像生生死死，和她都没关系，好像他这个“万乘之君”对她也毫无意义。乾隆憋着气，胸口剧烈的起伏着。这样的女子，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好像是在考验他的耐心！他突然发难，一步上前，捉住香妃，用手掐住她的脖子，咬牙切齿的说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和那个回人搂搂抱抱？你不要命了？是不是？朕今天就亲手结束了你！免得你变成朕的笑话，和朕的祸害！”含香被他掐得整个头都仰了起来，那对美丽无比的眸子，就黑黝黝的瞪着乾隆，脸上，几乎是平静安详，而且如释重负的。这种平静安详，就更加刺激了乾隆。

维娜和吉娜一看情况不妙，双双扑了过来，忘形的抱住乾隆的胳膊。大叫：“不要不要！皇上开恩呀！原谅她吧！”乾隆一怒，伸脚一踹，维娜飞跌出去。乾隆再一踹，吉娜也飞跌出去。

乾隆的手放松了一些，盯着含香问：“你知错没有？”含香看着乾隆，什么话都不说，还是那副神情。

“你想死？朕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说，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既然你想死，朕就成全了你！你去死吧！”乾隆的手劲加重，含香不能呼吸了，面孔涨红了，喉咙里咯咯作响，眼看就要断气了。

维娜吉娜吓得魂飞魄散，用回语高喊救命。

情况正在十万火急，忽然，窗子喀啦一响，接着砰然而开，一个人从窗外飞身而入。嘴里大喊着：“不好了！皇阿玛要杀香妃！”乾隆闻声抬头。只见飞进窗子的，竟然是小燕子。

小燕子飞进窗子，窜得太急，一头撞在屏风上，把屏风也撞翻了，一阵唏哩哗啦，屏风倒下，无巧不巧，又倒向一排宫女，于是，宫女跌的跌，摔的摔，乱成一团。外面的侍卫，听到这样惊天动地的声音，全部举着长枪冲了进来。

乾隆大惊，掐着含香脖子的手，就松开了，含香跌倒在地。维娜和吉娜急忙爬过去，紧紧的搂着含香，用回语喊着叫着。

小燕子揉着脑袋，哎哟哎哟的哼哼着。抬头一看，看到一排侍卫的剑指着她，急忙挥手大喊：“不是刺客！不是刺客！是小燕子啊！”乾隆惊看小燕子，怒喊：“小燕子！你这是做什么？为什么跑来翻窗子？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小燕子赶紧爬起身子，揉着头，走到乾隆面前，一跪落地，嚷着：“皇阿玛！事关紧急，我顾不得规矩不规矩了！本来，我是过来看一下，看

看皇阿玛在不在这儿，如果不在，我和紫薇想和香妃娘娘聊聊天！走到院子里，就看到小路子跟我们摇手，是我顽皮，溜到这边窗子底下来偷看，不看还好，一看就吓得什么都忘了……想也没想，就这么跳进来了！老天一定是惩罚我，让我一跳进来就撞到了头，哎哟哎哟，好痛啊！”乾隆睁大眼睛，被小燕子这样一搅和，简直不知道是怒是恨。

侍卫看到又是“还珠格格”，这才退出门去。宫女也纷纷爬了起来。

侍卫退出，紫薇却走了进来。走到小燕子身边，也跪下了。

“紫薇给皇阿玛请安！皇阿玛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被闹得头昏脑胀，甩了甩头。怒喊：“你们两个，是不是以为这个宝月楼是漱芳斋？随你们要进来就进来，要出去就出去？而且，居然可以翻窗进来，简直无法无天！今天，朕非要重重的惩罚你们不可！”紫薇磕下头去，再抬头说道：“皇阿玛要惩罚我们，紫薇和小燕子甘愿受罚。不过，请皇阿玛高抬贵手，饶了香妃娘娘，我不知道香妃娘娘做错了什么，惹得皇阿玛大发脾气。但是，我知道，香妃娘娘是阿里和卓‘献给’皇阿玛的！皇阿玛不管多么生气，一定要顾全阿里和卓的一片心！如果杀了娘娘，肯定会引起回部的深仇大恨，阿里和卓哪会干休？新疆就再也没有安宁之日了！”乾隆震动的看着紫薇，紫薇的几句话，如醍醐灌顶，使他惊醒了过来。

小燕子看看乾隆的脸色，急忙接口：“是呀！皇阿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伟大的人怎么会随便掐人家的脖子？娘娘这么漂亮的脖子，弄断了不是好可惜吗？何况，她还有特异功能，会散发香气，留着当成香料，薰薰屋子也好！”小燕子说得不伦不类，但是，乾隆对含香那种“盛怒”，也在二人的言语中淡化了许多。想想紫薇的话，确实是言之有理，不禁长长一叹，心灰意冷了。他再去看含香，只见她靠在两个女仆手中，憔悴苍白，看来弱不禁风，更有一种动人心处。

乾隆对她，不禁又爱又恨，情绪矛盾极了。但是，不管怎样，两个格格在这儿，自己是气也好，恨也好，爱也好，都不便表现了。瞪着含香，他咬咬牙说：“看在两个格格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不死！朕已经封你做了妃子，你就是朕的人了！你最好弄清楚自己的身份！朕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怕不怕‘不死不活’呢？”含香颤栗了一下，仍然无语。

乾隆就一摔袖子，废然转身，出房去了。

紫薇和小燕子看到乾隆走了，这才急忙跳起身子，两人就把宫女们全部赶出门去，再去关门关窗子。

含香从维娜吉娜怀中，衰弱的站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脖子，看着忙忙碌碌的紫薇和小燕子，还没有从震惊的情绪中恢复。

小燕子关好房门，就跑到含香面前。严重的说：“含香公主，你让这两个回族女人退下去，我和紫薇有很重要的话要跟你说！”含香对这两个格格，实在惊奇极了。

“她们是我的亲信，不用回避她们！你们两个，到底是谁？”紫薇走过来，开始自我介绍：“我是紫薇，这是小燕子，我是皇阿玛的女儿，小燕子是皇阿玛未来的媳妇，在宫里，我们被称为紫薇格格和还珠格格！”含香盈盈下拜。说：“含香谢谢两位格格救命之恩！上次你们冲进来又冲出去，我连和你们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小燕子急急的说：“不要谢了！我们这次也没有很长的时间来说话，只能挑最重要的话来说！是这样的，我们认识蒙丹，他是我的师父……”含香一听到“蒙丹”两字，整个人一震，全部精神都集

中了。

“上次在会宾楼，我和蒙丹打了一架，真是不打不相识，蒙丹身手又好，带着伤，打得唏哩哗啦，当时我就拜了师父啦……”小燕子说得乱七八糟。

紫薇见小燕子说不到重点，急忙接口：“让我来说吧！香妃娘娘……”

“请喊我含香！”含香急促的说，盯着紫薇，焦灼之情，已溢于言表。

“好！含香！你听好，今天，护送你去城外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五阿哥，一个是福尔康！他们凑巧也是我们两个心里的‘蒙丹’。所以，我们对于你的故事，充满了同情和了解。今天在郊外发生的事，我们也都知道了。

含香睁大眼睛看着紫薇，听得专注极了。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最着急的事，就是蒙丹好不好？伤势严重不严重？我告诉你，现在，尔康和五阿哥，已经赶去救他了！”含香大震，紧紧的盯着紫薇。不敢相信的，屏息的问：“真的？”小燕子急忙插嘴：“不会骗你！五阿哥还带了宫里最好的药去，都是救命的仙丹，只要找到蒙丹，我们大家会拼命把他治好！”含香眼泪夺眶而出，喃喃喊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紫薇就紧紧的握住含香的手。郑重的说：“你一定要相信！他是风儿你是沙，风没有停，沙也不能停。知道吗？我们特地来这儿，就是要告诉你，我们和你是一边的！虽然，在表面上，我们不能公然和皇阿玛作对，但是，我们心里，都站在你这边。我们会帮你的忙，你也要帮自己的忙，最重要的，是要保重自己，留着宝贵的生命，等待和蒙丹重逢的那一天，懂了吗？”

“我想，再也没有重逢的那一天了！”含香哀声说。

“有的！有的！”小燕子拼命点头：“你碰到了我们，就什么不可能的事，都变得可能了！你不要怕皇阿玛，他看起来很凶，其实心地非常好。如果他再掐你的脖子，你不要傻傻的让他掐，要反抗！反抗不成，就逃出门去！逃不成，就说好话，求他，跪他都可以，好女不吃眼前亏，保命要紧！保住了命，才有希望离开这个皇宫，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让他放了你！”“可能吗？”含香听得匪夷所思：“我是我爹‘献给’他的人啊！他已经封了我作妃子，怎么可能放了我呢？”紫薇有力的回答：“事在人为！小燕子说得不错，皇阿玛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现在想不明白，但是，他会有想明白的一天！含香，相信我们！今晚，我们会和尔康他们相会，关于蒙丹的消息，我们时时刻刻会传达给你！至于你，有没有话要我们传达给他呢？”“你们真的见得到他？找得到他？”紫薇和小燕子也拼命点头。

含香终于相信了这个事实，眼睛发光的看着两人，半晌才说出来：“告诉他，告诉他，请他为我好好的珍重自己，不要再拼命了！”“是！那么，你也要为他珍重自己！”紫薇说。

小燕子就积极的问：“你要不要写封信什么的，让我们带给他？”含香眼睛一亮，问：“我可以吗？”“你可以！你当然可以！”小燕子说。

含香的眼光在两人脸上来回凝视：“如果我的信落在别人手里，我和蒙丹，就都没有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相信你们，阿拉真神定听到了我的祈祷，把你们两个派来解救我！”含香就站起身子，奔到窗前，面对窗外的天空，用回族祈祷方式，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嘴里念着可兰经。两个回族妇人，慌忙也跟着祈祷。

含香祈祷完毕，整个人都活了过来，转过身子，对两人嫣然一笑，就跑到书桌前去写信。

紫薇和小燕子互视，两人眼里，都满是安慰和感动。

于是，这天晚上，尔康和永琪又来到了漱芳斋。

小燕子迫不及待的问：“你们找到蒙丹没有？快说！”“别急！别急！已经找到了！”永琪应着。

“他还好吗？伤得怎样？现在在那里？”紫薇追问。

“我们去了会宾楼，蒙丹果然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和柳青柳红，就一路找了回去，结果，在城外的河边，找到了他们。原来，他的伙伴死了两个，伤了两个，他不能丢下受伤的朋友，正在水边给朋友疗伤！”尔康说。

“那他自己呢？”“当然很惨，旧伤新伤，全身都是伤！我们当机立断，把他们三个都带上马车，送到会宾楼、住在客房里。也不敢请大夫，只好自己给他们治！忙到现在，总算把他们的伤口都包扎好了！也让蒙丹了解了我们的身份和立场，现在，柳青柳红照顾着他们，吃了药，睡下了！”永琪说。

“他们活得成吗？”小燕子问。

“都是外伤，还好没有伤到内脏！就是你常说的那句话，什么人什么天的！”尔康看着小燕子。

小燕子欢声大叫：“吉人自有天相！”永琪、尔康、紫薇惊喜互看。永琪诧异的说：“她会说这句话了！”尔康就问紫薇：“你们去看香妃的结果怎样？”紫薇很慎重的从怀里掏出一张信笺来。说：“这是她写给蒙丹的信！你得小心的收着，千万不要落到别人手里，上面写的是回文！

你负责明天一早送去给他，我想，这比任何止痛散，活血丹，都有用！”尔康还来不及收信，外面响起小邓子和小桌子惊慌的大叫声：“老佛爷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大家这一惊，非同小可。

紫薇一把就抢回了那信笺，急切中塞进衣服。没有塞好，信笺竟从衣襟中滑到地上。金琐眼明手快，赶快拾起，慌慌张张的把信笺往桌上的花瓶下一压。

小燕子就去推永琪。

“你们两个，藏到卧室里去！”“不好！”尔康依然冷静，接口说：“太后和皇后一起来，显然已经得到情报，知道我们在这儿！故意来逮我们的！藏到卧室，万一搜出来，更是有理说不清！”正在说着，门外，已经传来皇后高亢的声音：“老佛爷！这个漱芳斋十分古怪。奴才们不喜欢在房里侍候，都喜欢待在房间外面！臣妾已经见识过好多次了！”接着，太后的声音威严的响了起来：“还不开门？”金琐急忙上前，把房门打开了。

太后带着皇后、容嬷嬷、桂嬷嬷、宫女们，打着灯笼，浩浩荡荡的走进门来。

大家赶快行礼。紫薇、小燕子、金琐、尔康、永琪纷纷请安：“老佛爷吉祥！皇后娘娘吉祥！”“永琪给老佛爷请安，给皇额娘请安！”“臣福尔康恭请老佛爷圣安，皇后娘娘金安！”太后眼光一扫，看到永琪和尔康果然都在，眉头一皱，气不打一处来。

“深更半夜，你们关着房门，在做什么？”太后直截了当的问。

小燕子和紫薇互看。

尔康一步上前。硬着头皮编故事：“回老佛爷，只是闲话家常。今天接到尔泰和塞娅的家书，里面有给还珠格格和紫薇格格的信，知道两位格格一定急于要看，所以给她们送来！”太后把手一伸：“信呢？拿来看看！”紫薇一呆。

容嬷嬷东张西望，一眼看到花瓶下露出半张信笺，就走了过去。

小燕子一看苗头不对，什么都顾不得了，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推开花瓶，抢过那张信笺，飞快的放到油灯上面去烧。花瓶落地打碎，太后惊得睁大了眼睛。

信笺烧着了，但是，小燕子的手也烧到了，小燕子哎哟叫着，慌忙把信笺甩掉，半张着火的信笺就飘落于地。太后急叫：“快把那张信纸给我拿来！”“喳！”两个嬷嬷和宫女们就奔上前去捡信。同时，小燕子、尔康、永琪也飞快的冲上前去，一齐去抢那张信笺。结果大家撞成一堆，宫女们和两个嬷嬷摔了一地。

小燕子比谁都快，已经抢到信笺，急切中，把半张信笺塞进嘴里去了。

太后大怒：“把信纸给我掏出来！”两个嬷嬷爬起身，就拉住小燕子，去她的嘴里掏那张信笺。

小燕子早已狼吞虎咽，把那张信笺吃下肚里去了。看到两个嬷嬷居然把手伸到她嘴边来，就张开大嘴，一口咬在容嬷嬷手上。再一脚踢向桂嬷嬷。

“哎哟！哎哟！我的手指断了！”容嬷嬷摔着手。

“哎哟！哎哟！我的腿断了！”桂嬷嬷跌在地上，揉着腿。

永琪和尔康简直不敢看这个场面。紫薇和金锁惊得面无人色。

皇后胜利的看着太后：“老佛爷，您总算亲眼看到了！如果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为什么‘家书’不能给我们看？竟然急得把它‘毁尸灭迹’！这里面有多少秘密，恐怕只有他们几个的肚子里才知道了！”太后转向永琪和尔康，厉声问：“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尔康知道“家书”之说，会引起更多猜疑，就飞快的看了紫薇一眼，眼中递着讯息，心里转着念头，答道：

“回老佛爷！那张信纸不是尔泰的‘家书’，是五阿哥写给小燕子的一首情诗，小燕子生怕老佛爷看了会生气，所以把它毁了！”永琪急忙呼应：“老佛爷，请原谅永琪的‘情不自禁’！”太后看看尔康，又看看永琪，看到两人神情闪烁，答话又前言不对后语，对他们两个，完全不信。就对外高声喊道：“来人呀！给我把这两个格格押到慈宁宫去！”紫薇和小燕子的脸色大变。尔康和永琪也楞住了。

紫薇和小燕子，被带到了慈宁宫的“暗房”。

“暗房”顾名思义，就是“黑房间”。在皇宫里，为了惩罚宫女，或是太监，几乎各个宫里，都有密室、刑房、或是牢房。在慈宁宫，就有“暗房”。

紫薇和小燕子被推进房间的时候，还没什么大感觉，因为房门开着，门外的光线透了进来。容嬷嬷和桂嬷嬷站在门口。容嬷嬷气势凌人的说道：“太后娘娘有命，要你们两个跪在观音菩萨前面，闭门思过！跪到明天早上，再来问话！”“你们最好自己知趣一点，不要以为是暗房，没有人看见你们的行动，你们在这房间里的一举一动，老佛爷都看得见！”桂嬷嬷接口。

“两位‘格格’，好好的在这儿当‘格格’吧！这里可不像坤宁宫，就是皇上，也救不了你们了！”两个嬷嬷转身出门。房门“哐啷”一声阖上了。

屋里的光线乍暗，小燕子摸索着爬过去，抱紧了紫薇。关心的问：“你怎么样？有没有给那两个老巫婆伤到？”紫薇爬起来，坐在地上，努力四面观望：“还好，我没事……这儿是什么地方？既然有观音菩萨，应该是个佛堂，怎么这样黑？”两人张望，等到眼睛适应了暗淡的光线，这才看到房里有一张供桌，桌上，有个小小的观音像。观音像前面，燃着两炷香火，那就是整个房间唯一的光源。紫薇安慰自己说：“不怕！不怕！观音菩萨在那儿，会保佑我们平安无事！我们到菩萨面前来。”两人爬到供桌前面，拥抱着，

觉得整个房间阴森森。

“这房间怎么这么冷呀？我觉得有股冷风，一直往我脖子里吹！你摸，我的寒毛都竖起来了……”小燕子缩着脖子说。

豁啦一声，门上有个小窗，打开了。太后严厉声音响了起来：“跪下！”紫薇和小燕子一惊，急忙跪好。

豁啦一声，门上的小窗又关上了。

小燕子低低的对紫薇说：“你们常说‘墙上有耳朵’，我看，这间房间，是墙上有眼睛。偏偏我们又没有戴‘跪得容易’，如果跪到明天早上，恐怕会把膝盖跪烂了！”四面看看：“这儿，好像比那个宗人府的监牢还恐怖！太后会不会把我们关一辈子，不放我们出去了？”紫薇心里很怕，却拼命给小燕子壮胆：“不会的，尔康和五阿哥会救我们的！皇阿玛也会找我们的！我们现在和以前不同，我们是名正言顺的格格了！”“什么名正言顺的格格，我看，是受苦受难的格格！”小燕子又气又沮丧。豁啦一声，门上的小窗又开了。太后看进来：“不许说话！”两人一惊，蓦然住口。

豁啦一声，小窗又关上了。

紫薇和小燕子，惊惶的睁大眼睛，彼此对看。

同一时间，尔康和永琪在景阳宫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去找皇阿玛！”永琪往门外一冲。

尔康急忙拦住：“现在，已经半夜三更了，皇上肯定睡了。今天，为了那个香妃，皇上已经一肚子气，如果我们再把他闹醒，说不定救不了她们，还会害她们！”“那么我们怎么办？就在这儿坐以待毙吗？”“不会‘坐以待毙’，没有那么严重，太后好歹是紫薇的亲生祖母，总有一点祖孙之情吧！不会像皇后那样心狠手辣！”尔康深思的说。

“你看她对紫薇真的有‘祖孙之情’吗？”永琪冲口而出：“我看，她看紫薇，就像看一个闯入者一样，充满了敌意！”尔康一惊。立刻失去了平静：“你说得不错，那……我又要夜探慈宁宫了！先去看一看，她们有没有被刑求？紫薇可吃不消再被针刺鞭打那一套！”说着，就往外走。

这次，是永琪拦住了尔康：“不行！好歹等到天亮吧！天亮以后，我去求皇阿玛！你去求一个人！”“谁？”尔康问。

“晴儿！”尔康怔住了。

8

夜静更深。

小燕子跪在那儿，揉著膝盖，累得东倒西歪。

紫薇仍然直挺挺的跪著。

“我好饿啊！肚子里叽哩咕噜叫。我好累啊，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肩膀也痛，膝盖也痛，背也痛……我不跪了……”小燕子说著，就瘫倒下去。

紫薇拉住她，警告的说：“跪好！跪好！你不是说这个墙有眼睛吗？”小燕子心里害怕，四面看看，努力跪好。紫薇听了听，没有听到那个“豁啦”的声音，想必几个嬷嬷也要睡觉，心里稍稍放心了一些。就急忙把握机会，

对小燕子低声的说：“小燕子，你听好，等到天亮，老佛爷一定会再审我们，你今天把那张信纸吞了，如果老佛爷明天问你，信纸上到底写什么，你要怎么回答？”“我就说忘记了！”“不能忘记！尔康已经传达了一个消息给我们，是一首情诗，你就赶快背一首情诗。我现在教你一首，你好好的记著！”“还要背诗？你知道我最怕背诗！”小燕子立刻抗拒起来。

“没办法了，一定要背！背一首比较白话的。赶快恶补一下吧！”紫薇想了想，就念著诗：“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再将你我，用水调和……”紫薇还没念完，小燕子已经不耐烦了：“什么？这么长的诗？什么泥巴？什么水什么火？一起打破，不是通通完蛋了？怎么还叫情诗？这种诗，听起来肉麻兮兮的，我不要背！”紫薇好著急，知道小燕子不背诗，明天肯定不能过关。拼命想，想出另外一首：“那么，背另外一首……”再念：“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相思，请君仔细翻覆看，横也丝来竖也丝！”不写什么不写诗……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聊？明明说不写诗，还写了一大篇，什么‘横也是丝，竖也是丝’？”“这个丝字，是谐音‘思念’的‘思’字。这是说，女人选了一条帕子给男方，什么字都没写，男的看了，明白了！横也丝来竖也丝！”紫薇解释著。

“他明白了，我可不明白！我看，我们两个，是‘横也是死，竖也是死！’随他去吧！”

这些诗，像绕口令一样，我怎么记得住嘛！”豁啦一声，门上的小窗又开了，桂嬷嬷的声音响起：“不许说话！跪好！”两人慌忙跪好，小燕子恨得咬牙切齿。

尔康这夜没有回学士府，整夜都在宫里。四更时分，就到了慈宁宫的门口。守到天刚破晓，才看到晴儿的丫头翠娥出来打水，尔康看到翠娥，如见至宝，赶快上前对她说了几句话。翠娥点点头进去了。片刻之后，慈宁宫的偏门悄悄的打开了，晴儿闪身出来。

尔康一步窜出来，拉了晴儿就走。来到一个隐蔽的假山后面。

“好了好了，不要拉拉扯扯，我听到翠娥传话，不就马上出来了吗？有什么话，你就快说！等会儿老佛爷起床，马上就会找我！”尔康对着晴儿，一揖到地。

“有事要求你帮忙！”“哎呀！干嘛行这样的大礼？我可当不起！”尔康恳切的看著她，焦灼之情，溢于言表：“晴儿，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老佛爷把小燕子和紫薇都带回了慈宁宫？”晴儿楞了楞。

“原来，你是为了那两个格格，在这宫门外面站了一夜？”“是！”尔康坦白的回答：“她们两个进了慈宁宫，我和五阿哥真的魂不守舍了！她们两个，做人处世，都一点经验也没有。对老佛爷的个性脾气，也完全摸不清。尤其是小燕子，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连一点概念都没有！她们实在是两个善良天真，毫无城府的姑娘。昨天晚上，老佛爷到漱芳斋，抓到我和五阿哥也在漱芳斋，就生了大气。这都是皇后在捣鬼！说起来，昨晚不是两个格格的错，是我和五阿哥的错！我们干不该，万不该，晚上还去漱芳斋！”

“好了，说了那么多，你就是要我去帮两个格格说情，是不是？尔康又一揖到地。

晴儿瞅着他：“我为什么要趟浑水呢？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热心，善良，好心……是个最有正义感的姑娘，你和我一样受不了宫闱倾轧，

看不惯皇后的作威作福，最恨别人欺负弱小，嫉恶如仇！你这样正直的人，一定不能眼睁睁看着两个无辜的格格受到委屈！”晴儿似笑非笑的一笑，扬起了眉毛：“啊？我有这么多好处？怎么你从来没说过？”“晴儿！你到底要不要帮我？”尔康着急的低喊。

晴儿收住了笑，正色的看尔康，问：“尔康，你真的好喜欢紫薇，是不是？”尔康深深的一点头：“是！”晴儿看了他好一会儿。

“喜欢到什么地步？”尔康想了想，真挚的回答：“她让我觉得，我整个的生命，都丰富起来。好像认识她以前，没有真正活过。这个世界，因为有她才变得光彩夺目！我的存在，也因为有了她，才变得有意义！我说不清楚，总之，她已经主宰了我的喜怒哀乐！”晴儿好震动，深深的看着他。

“我懂了！”就毅然的点了点头：“好！我帮你！你去求皇上过来，老佛爷再强，强不过皇上，我在旁边打边鼓，大概就没事了！你放心，紫薇和小燕子只是跪了一夜，老佛爷既没有打她们，也没有骂她们！我想，今天老佛爷气消了，会放她们出来的！我走了！”尔康就深深的，再度对她一揖到地。

晴儿看他一眼，匆匆而去。这时，正好金琐迎面走来，和晴儿打了一个照面。金琐看到晴儿眼中有泪，觉得奇怪，再一看，就看到尔康从晴儿刚走出来的假山后面，绕了出来。金琐一怔，尔康也一怔。

“金琐！你怎么在这儿？”金琐看着晴儿的背影，有些混乱：“那是晴格格吗？”尔康答非所问：“你在做什么？”金琐忘了晴儿，急急说道：“尔康少爷，你有没有小姐的消息？我快急死了！过来看看，小姐会不会放出来了？”“放心！她们没有挨打，也没有被刑求！你先回漱芳斋，准备一点吃的喝的，她们回来的时候一定累坏了。我现在要去求皇上！”尔康看到天已大亮，就急急的去搬救兵了。

乾隆得到永琪和尔康的消息，果然没有耽误，立刻带着水琪和尔康，到了慈宁宫。见到太后，大家赶快行礼问安，太后看看大家，已经心知肚明。

“看来，皇帝是为了那两个格格而来，是不是？”“皇额娘，朕直到今天早上，才知道那两个丫头，又闯了祸。”乾隆赔笑的说：“朕实在惭愧，没有把这两个丫头教好，让您老人家这么操心。不知道她们犯的错误，严重不严重？如果不严重，就饶了她们两个吧！”“严重不严重，就让皇帝自己来判断吧！”太后板着脸，回头喊：“桂嬷嬷！去把那两个格格带来！”“喳！”桂嬷嬷转身出去。太后就看看尔康永琪，又看看乾隆，语气不佳的说：“皇帝！这个漱芳斋，是不是太特别了？三更半夜，还是笑语喧哗。男男女女，都不避嫌。这也是皇上特许的吗？”乾隆叹了口气：“永琪和小燕子，尔康和紫薇，都已经指了婚，反正迟早都‘避不了嫌’，我们做长辈的，何必多事呢？”太后一听，好生气。显然，乾隆根本没有把她提过的“重新指婚”放在心上。

“哼！指婚！指婚只是指婚，毕竟没有结婚！”乾隆一怔，知道太后指的是要悔婚的事，不禁烦闷。

尔康和永琪屏息而立。不敢说话。

这时，小燕子和紫薇走了出来。两人整整跪了一夜，都是神情憔悴，脸色苍白。

小燕子更是揉着膝盖，一跛一跛的。

两人见到乾隆，便双双跪落地。小燕子一跪，膝盖好痛，身子东倒西歪，直叫哎哟。紫薇一跪，腿一软，整个人都栽倒在地。

尔康、永琪好心痛，尔康伸手想扶，又抽回手去。永琪迈前一步，又

退了回来。

乾隆大惊：“你们两个丫头，怎么啦？”早有宫女上前，扶起二人。紫薇跪好，维持着风度，给太后和乾隆行礼：“老佛爷吉祥！皇阿玛吉祥！”小燕子跟着叽哩咕噜说了一句。

“不要跪了！搬两张凳子给她们坐下吧！怎么弄得这么憔悴？”乾隆好心痛。

就有宫女搬了椅子来，扶持两人坐下。

“这两个格格，生得真是娇弱！不过是让她们在观音菩萨前面，闭门思过而已。”太后看着，不以为然的说。

小燕子再也忍不住，委屈的嚷了起来：“皇阿玛！我们好惨啊！这个‘闭门思过’好厉害！我就说过，‘跪得容易’不能少，你不许我戴，现在，我整个膝盖都肿了，腿又伸不直，又弯不了！那个暗房里，一直有冷风呼呀呼的吹，吹得我浑身寒毛都站起来了！这个滋味，除非皇阿玛也跪了一夜，才能了解……”乾隆见小燕子还没轻没重的说话，急忙大声的打断：“你还敢说这么多话？如果你们不是闯了大祸，怎么会让老佛爷生气？没有打你们，已经是老佛爷的仁慈了！你们还不向老佛爷认错？”“认错倒是不必了！”太后看了看四个年轻人，再看小孩子：“可是，小燕子，你昨儿晚上，把尔泰写给你们的那封‘家书’给吃了，现在，你必须把它吐出来！”小燕子大惊，睁大眼睛说：“吐出来？我吐出来的东西不会好看！你真的要我‘吐出来’吗？”乾隆也大惊：“什么？吃了？把‘家书’吃了？”“可不是！我要看看那封信，她竟然把信拿去烧，烧不掉，就干脆吃了！”“皇阿玛！”永琪好着急，就往前一步，禀道：“那都是我的错，那不是尔泰写回来的家书，是我一时忘情，写的一首诗……”太后提高了声音：“小燕子！那么，你把这首诗的内容，背出来给大家听听！”小燕子一怔，心想不妙，果然要背诗！早知道就跟着紫薇好好的背一背，现在，脑袋里一片空空，紫薇教了些什么，全部模模糊糊，怎么背？她背脊一挺，说：“我不要背！”“什么话？此时此刻，还由得你‘要不要’？如果不背，就回到暗房里去，再跪三天三夜！”太后盛怒的说。

小燕子好怕那个暗房，缩缩脖子，嘴里哼哼着：“我把那张信纸又烧又吃，就是不要让你知道是什么，现在，怎么会背它呢？”“我想，不是一首诗吧！是尔泰在跟你们研究什么‘大计’吧？”太后冷冷的问，眼神凌厉的看着小燕子。

“不是不是，不是‘大计’！是是是，是一首诗！”小燕子急忙说。

“是一首诗！老佛爷，是一首诗！”紫薇也跟着点头。

乾隆急于解决这个纷争，就命令的说：“好了！小燕子，事已至此，你也不要害羞了！诗上写什么，你就干干脆脆的背出来吧！”“这……这……”小燕子看紫薇，紫薇只是着急，不敢帮忙。

尔康、永琪都急死了。

晴儿站在太后旁边，看得出神了。

小燕子眼看赖不掉了，就豁出去了：“好！背诗就背诗！”她拼命回忆，昨夜紫薇教了些什么？拼拼凑凑想出一些片段，她就清了清嗓子，咳了一声嗽，开始念诗了：“你啊我啊，像水像火，像块泥巴，一起打破……破了之后，就去泡水，泡水之后，又去烧火……说不作诗，又要作诗……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哼哼唧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她念得吞吞吐吐，断

断断续续，念到后面，早已不知所云。

乾隆瞪大眼睛，这种“奇诗”，一生也没听过，听得啼笑皆非。

尔康和永琪相对一看，心里直叫苦。尔康拍着头，转过身子不忍听。永琪闭上眼睛，不忍看。跪在一边的紫薇，根本傻了。

太后一脸的不可思议。晴儿用手捂着嘴，忍俊不禁了。

“你这说的到底是什么？”好半天，太后才回过神来。

尔康定了定神，急忙向前一步。说：“回老佛爷，回皇上！还珠格格背诗就是这样，从来背不全，张冠李戴，断章取义，更是她经常的毛病。那首诗是‘你侬我侬，忒煞情多’！”乾隆恍然大悟：“原来是‘你侬我侬，忒煞情多’！那么，那个‘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又是什么玩意？”这一下，连尔康也答不出来了，赶快去看紫薇，紫薇就急忙接口：“是‘请君仔细翻覆看，横也丝来竖也丝’！”大家这才明白过来，连永琪也是一股“原来如此”的样子。

太后一拍桌子，怒道：“满口胡言！乱七八糟！就算是情诗，这样‘私相授受’，写一些‘淫词艳曲’，也是犯了宫中禁忌！”小燕子也知道自己的诗，背得不怎么高明。心里七上八下，被太后一吼，吓了一跳，太后说的那些，她又听不懂，就纳闷的问：“什么东西‘瘦瘦’？什么东西‘咽气’？老佛爷，您这样一直逼我，我才真的会变得‘瘦瘦’的，然后就‘咽气’了！”太后一愣，更怒：“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东拉西扯？”永琪再也熬不住了，急忙上前解释：“老佛爷！小燕子就是这样，不是故意的！她不太懂成语，句子深了她就会犯糊涂，一犯糊涂就会曲解成语，这是她的习惯，皇阿玛知道的！”乾隆就长长一叹，对太后说：“皇额娘，您不要生气了！小燕子书念得不多，总是这样颠三倒四！确实不是故意在和皇额娘过不去！”太后半信半疑，瞪着小燕子，哼了一声。

这时，晴儿笑嘻嘻上前，挽住太后。说：“老佛爷！晴儿作一首诗给您听，好不好？”“你要作诗？”太后一愣。

“是啊！一时技痒，实在忍不住了！”晴儿说。

“作来听听看！”晴儿就看看永琪，看看小燕子，笑了笑，清脆的念了起来：“昨夜传诗，闯下大祸，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淫词艳曲，太后生气。公主瘦瘦，王子心急！横也是死，竖也是死，不如一笑，好过咽气！”晴儿一念完，太后就忍不住噗哧一笑。

乾隆一见太后笑了，就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嚷着：“晴儿，你实在是个才女呀！”“谢皇上夸奖！”晴儿一屈膝。

乾隆就看着紫薇和小燕子，喝道：“你们还不赶快谢恩，回漱芳斋去！一清早闹得朕头昏脑胀！”紫薇拉着小燕子急忙跪下。

“紫薇谢老佛爷恩典，谢皇阿玛恩典！”“小燕子谢老佛爷恩典，谢皇阿玛恩典！”小燕子赶紧跟着说。

太后挥挥手：“罢了罢了！你们谢晴儿吧！”紫薇看向晴儿，心里震撼。晴儿，好机灵的晴儿，好聪明的晴儿！居然能利用小燕子的笑话，谈笑间，把一场风波化解了。怎样的才气，怎样的诗情！还有，怎样的美丽和端庄！

紫薇看着她，不知怎的，心里竟然纠结起来，感到一阵隐隐的痛楚。想起尔康的话：几年前，皇上要把晴格格指给他……她打了一个冷战，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她低低说了一句自己都听不清楚的话：“紫薇谢谢晴格格！”晴儿一笑，看看紫薇，又看看尔康。

尔康退到大家的后面，对晴儿悄悄一拱手。

回到漱芳斋，小燕子和紫薇都已经筋疲力竭。金琐、明月、彩霞忙忙碌碌，倒水的倒水，绞帕子的绞帕子，搬椅子的搬椅子，拿靠垫的拿靠垫……不知道要怎样侍候两人才好。

小燕子瘫在一张椅子上，已经动弹不得。

紫薇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却是一脸的迷惘，若有所思。

尔康和永琪心痛的站在一旁。尔康急急的说：“你们两个，想办法让自己休息一下！金琐，最好给她们两个熬一大碗姜汤来，听说那个暗房里面有冷风，别折腾病了！”“我知道！我知道！最好再吃一付安神的药，上次胡太医开的药，还有剩！”金琐慌忙答着。里里外外，张罗汤汤水水。

“好险，我真是吓得一身冷汗！小燕子，你也太离谱了，一首诗念得这么乱七八糟，简直让我提心吊胆！幸好晴儿机伶，要不然，都不知道怎么下台？”永琪看着小燕子，心有余悸。

小燕子噘着嘴，气呼呼的说：“你们以后再要定锦囊妙计的时候，千万不要让我念诗了！明明知道这个‘诗’跟我没缘份，它也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它，偏偏弄首诗来让我出洋相！你吓得一身冷汗，我才背得一身冷汗呢！”“总算，又暂时过关了，是不是？”金琐问。

“暂时过关了！”尔康就看紫薇：“你休息够了，恐怕还要去一趟宝月楼，那封信给小燕子‘吃了’，还得再要一封才好！你说得对，现在对蒙丹最好的药方，就是香妃的信了！”

我们目前，不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唯一可做的，就是给他们两个当信差！”紫薇点点头，凝视了尔康一眼，心里千回百转，一语不发。

尔康被紫薇的神情弄得不好安，仔细的看她：“紫薇，你怎么了？不舒服是不是？要不要传太医？”紫薇醒了过来，看看尔康和永琪：“没事！没事！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尔康不舍得走，又对紫薇非常不放心：“可是，你的脸色怪怪的，你有心事？”紫薇一叹。

“我有点犯罪感，皇阿玛对我们那么好，知道我们陷在慈宁宫，马上就来解救我们！可是，我们却背着皇阿玛，做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我不知道，这不是一种背叛？”“这不一样！”尔康怔了怔：“香妃的事情，我们得跳出子女的身份来看它，那是我们对于‘是非’所下的定义！如果我们觉得‘是’，就应该去做！当‘是非感’和‘犯罪感’一齐存在的时候，只能压下‘犯罪感’，去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是吗？”紫薇很犹疑。

“尔康说得对！何况，皇阿玛实在不缺少妃子！”永琪接口。

小燕子马上附和，跳起身子赞同：“正是，正是！不是不缺少妃子，是妃子太多，多得像蚂蚁了！皇阿玛已经是‘不够用’的了，哪里还能再多一个香妃来分他？想想令妃娘娘吧！”紫薇点点头，不再说话。

永琪拉拉尔康：“尔康！走吧！我们也折腾了一夜，休息休息，还要去看看蒙丹！”尔康看着紫薇，实在舍不得离开。但是，理智告诉他，非走不可了。这才依依不舍的去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紫薇和小燕子兴冲冲的来到宝月楼。

看到乾隆不在，紫薇和小燕子赶紧又关门关窗子。紫薇拉住含香，就从衣襟里，小心翼翼的掏出一封信来。

“含香，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含香接过信，匆匆打开一看，脸上立刻绽放着光彩，把信紧紧的压在胸口。

“他写的信！他写的信！”含香不相信的喊着，就拿着信笺，奔到灯下，去仔细阅读，一边看，泪水一边滚落。

“看完，就烧了它，知道吗？上次，你那一封信，已经害得我们差点送命！”紫薇警告的说。

含香看完，那里舍得烧掉，又从头看起。看了一遍，又再看一遍。

“他说什么？”小燕子好奇的问。

“我把它翻译出来，念给你们听！”含香对小燕子和紫薇，实在太感激了，太想和她们分享秘密和狂喜，就念着信：“含香！我们的真情，大概已经感动了天地！尔康、永琪、柳青、柳红、还有在宫里舍命保护着你的两位格格，是阿拉真神派给我们的使者。他们把你的信息带给了我，知道你的情形，我已经飞上了天，我是风，早已吹在你的面前，你感觉到了吗？我时时刻刻，缭绕在你身边。现在，只希望你平安，别的都不重要了！让我们彼此珍惜生命，等待重逢的日子！一切一切，都听两个格格的话。她们会帮助你！珍重！你永远的蒙丹。”小燕子激动得用手抱住脸，喊着：“哇！好美啊！他是风，在你身边！”就绕着含香走动，伸手在她四周摸着：“你感觉到了吗？有没有？有没有？”含香拼命点头：“我感觉到了！他在这儿，他看着我们！他知道我每一件事！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时时刻刻，他和我同在！”含香举着那封信，竟然跳起舞来。

维娜吉娜，看到含香舞蹈，就忍不住拿起回族乐器，击着鼓，给含香助兴。

含香手握信笺，冉冉起舞，白色衣衫，跟着飞舞。

紫薇好感动，抓住小燕子的手：“小燕子！我好想跟她一起跳舞，可惜我不知道她们回族的舞蹈是怎么跳的？原来，她们回人，表现感情的方法，这么强烈！”小燕子早就跟着拍子在那儿手舞足蹈。

含香舞到两人面前，把紫薇的手一拉：“来！我们跳舞！维吾尔族的人只要高兴，就要跳舞！让我们一起跳，跟着拍子就可以了！”“我要试试！我要跳舞！”小燕子嚷着。

于是，小燕子、紫薇都跳起舞来。三个年龄相若的女孩，一旦放开了自己，就忘形起来，跳得兴高采烈。维娜和吉娜，好久没有看到含香的笑容，此时，感染着含香的快乐，拼命奏乐。

含香跳得优美极了，紫薇也跳得有模有样。

只有小燕子，跳得非常夸张，跳着跳着，觉得那双花盆底的高鞋子实在碍事，就把鞋子脱下来，穿在手上，用花盆底打着拍子，好像在击着手鼓一样。她越跳越高兴，手舞足蹈，真是快乐得像老鼠。紫薇和含香看到她这样，全部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舞。房间不大，三个姑娘你撞我，我撞你，嘻嘻哈哈，笑声不断。

这时。在宝月楼门外，乾隆带着太监若干，打着灯笼，正走了过来。

乾隆听到音乐击鼓声，好生讶异。

太监正要通报，乾隆急忙作了一个手势，示意噤声。

乾隆便站在外面，倾听里面的鼓声乐声笑声叫声，惊奇得不得了。

小燕子、紫薇、含香完全不知道乾隆就在外面，维娜吉娜的拍子越打越急，三个姑娘也越跳越快，小燕子跟不上拍子了，笑得滚倒在地上，含香和紫薇把她拉了起来，继续跳，跳得撞成一堆，更是笑得嘻嘻哈哈。含香手里，始终拿着那张信笺，不时把信笺举在眼前，放在胸口，或是压在头顶。

维娜吉娜笑着奏乐，越奏越快，越奏越快。

含香用双手压住头上的信笺，开始飞快的旋转。小燕子和紫薇就跟着旋转。

突然，房门一开，乾隆直挺挺的站在房门口。

维娜吉娜陡然看到乾隆，大惊，音乐乍停。

小燕子猛然一抬头，发现乾隆。这一惊非同小可。大喊：“皇阿玛！”紫薇和含香同时回头。

含香一个震惊，手一松，那张信笺就飘飘落下，正好落在乾隆脚下。

含香、紫薇、小燕子看着信笺，同时变色。

乾隆却没有注意那张写满回文的信笺，只是惊奇的看着室内的三个女子。问：“你们在做什么？”小燕子的眼睛盯着那张信笺，魂不守舍的喃喃说道：“跳舞……跳舞……跳舞……”“为什么跳舞？”乾隆纳闷。

紫薇眼睛也盯着那张信笺，魂不守舍的说道：“跳舞……跳舞……”乾隆奇怪极了：“这么高兴啊？”他看着含香，只见她面颊绯红，眼睛晶亮，浑身上下，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光彩，美丽极了。乾隆深吸口气，不禁感染了她们的兴奋：“如果你们喜欢，不要让朕坏了你们的兴致，想跳舞，就跳吧！”“是！”小燕子大声应着，就飞快的舞动起来，一个大动作的旋转，转到乾隆面前，把乾隆一撞，乾隆被她撞得连退了两步，小燕子就一屁股坐在那张信笺上。

乾隆睁大眼睛，看着小燕子：“你这个舞蹈好像有点奇怪，太夸张了吧！”小燕子坐在那儿，喘着气说：“我刚刚学她们的回族舞蹈，还没学得很到家！”“起来吧！”乾隆伸手给她。

小燕子慌忙摇头：“不……不……不起来！”紫薇和含香交换了一个注视。惊魂未定。

紫薇定了定神，就走上前来，挽住乾隆的手。她刻意把乾隆往窗子前面拉去，好远离那张信笺。一面笑吟吟的说：“皇阿玛！我们今晚没事，就来探望香妃娘娘，因为她一直想家，我们就说笑话给她解闷，大家越谈越高兴，香妃娘娘就教我们跳维吾尔族的舞蹈！”“哦？”乾隆大感兴趣：“你们说了什么笑话？让香妃娘娘这么高兴？也说给朕听听！”紫薇转动眼珠，拼命想笑话：“是说有个达官贵人，非常喜欢别人奉承，有一天，遇到一个看相的，他就要他看相。

看相的对他说，‘你的相非常特别，头很小，耳朵大，眼睛里有红线，嘴唇裂开，像个……’达官贵人赶快追问：‘像什么？’看相的说：‘兔子！’那个贵人大怒，要把看相的送去关起来，随从马上对看相的晓以大义，说是主人喜欢听好话，叫他赶快重看一次。看相的急忙点头，随从就告诉主人，看相的一时糊涂，看错了，要重看一次。那个贵人就让他重看。看相的看了半天，苦着脸说，‘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因为，你还是像个兔子！’”紫薇忙着说故事，小燕子就忙着要处理那张信笺，她把信笺从屁股下面摸出来，到处张望，觉得放在哪儿都不安全。含香看得好紧张，一会儿指指靠垫，一会儿指指香炉，小燕子都觉得不妥，还在那儿举棋不定，紫薇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乾隆听得哈哈大笑。说：“你的故事很好听，可是娘娘听得懂吗？”香妃听到乾隆说到自己，就急忙答应：“听得懂，很好听，好听极了。”乾隆看到含香脸颊嫣红，闻到异香扑鼻，觉得高兴起来，回头去找小燕子。

小燕子一看乾隆回头，来不及藏信了，一急，又把那张信笺塞进嘴里。拼命咀嚼，拼命吞咽。乾隆希奇的看着，纳闷的问：“小燕子，你在吃什么？”小燕子伸长脖子，努力把那张信笺咽进肚子里，咽得脸红脖子粗。好不容易，总算把信笺给吞了。小燕子就涨红了脸，苦着脸说：“皇阿玛！我最近好倒楣，总是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说不定我变成兔子了！兔子什么都吃！”乾隆以为小燕子说笑话，开怀大笑。

紫薇惊魂已定，跟着笑，含香放下了心，慌忙附和大家一起笑。小燕子摸着胃，跟着大家苦笑。

就在一片笑声中，几个太监冲进门来，急急一跪。齐声大喊：“恭喜皇上，贺喜皇上！皇上大喜！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惊问：“大喜什么？”“令妃娘娘刚刚生了一个小阿哥！”太监禀道。

“小阿哥？真的是小阿哥？”乾隆又惊又喜。

“回皇上，确实是个小阿哥！老佛爷已经赶到延禧宫去了！”乾隆急忙起身。开怀大笑了：“哈哈哈哈哈！朕又有一个儿子了！”小燕子和紫薇相对一看，笑得好商兴。一来，信笺风波不会泄露了。二来，令妃终于生下“龙子”了，从此，地位不同了。三来，或者母以子贵，乾隆会重视令妃，放掉含香吧！

两人心里，着实欢喜，就兴高采烈的对乾隆行礼，真心真意的喊道：“恭喜皇阿玛！贺喜皇阿玛！”

9

令妃新生的小阿哥，取名永琰，排行十五。

乾隆五十岁，再获麟儿，踌躇志满，高兴得不得了。当然，令妃有了儿子，身份也不一样了。一时之间，延禧宫成了宫里的热门，太后、乾隆、嫔妃们、格格们、御医们、亲王贵妇们……不住的穿梭在延禧宫，送这个，送那个，汤汤水水，门庭若市，笑声满院。令妃的抑郁，在有了小阿哥之后，就一扫而空了。宫里又是摆酒，又是唱戏，热闹了好一阵子。乾隆也不好意思天天去宝月楼，经常留在延禧宫探视新生的儿子。紫薇和小燕子，更是走得勤，一天到晚，把清脆的笑声，抖落在令妃面前。

这一切，看在皇后眼里，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心里的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只能对容嬷嬷说：“这个令妃，本来已经没戏唱了。现在，居然生了一个阿哥，又踉了起来，连老佛爷都跟著起哄。阿哥又怎样？我生十二阿哥的时候，也没看到皇上这么得意！”“皇后娘娘，令妃这个阿哥生得实在不妙！”容嬷嬷满脸凝重：“奴婢看皇上那个神情，还是真喜欢。你瞧他对令妃，马上变得体贴起来。这母以子贵，娘娘不能不防！”“防？怎么防？孩子生都生下来了！皇上喜欢又怎样，不过是个奶娃娃，谁知道成得了气候，还是成不了气候？”皇后想著，越想越气：“真是一个眼中钉没解决，又来好几个眼中钉！那个香妃怎样？好像小燕子和紫薇跟她走得很近，这不是奇怪吗？这两个丫头不是令妃的心腹吗？怎么会去笼络香妃呢？她们到底要脚踏几条船？”“这两个丫头，真是变化多端！娘娘千万别小看她们，她们厉害极了。看到皇上对香妃着迷，她们就开始到宝月楼献殷勤！奴婢听小路子说，那个宝月楼也和漱芳斋一样，开始花天酒地！半夜三更，两个格格常和香妃击鼓

作乐，大跳回族艳舞！”“有这等事？”皇后惊愕。

容嬷嬷重重的点头。

“那个香妃是回人呀！这两个丫头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能够让回人也屈服？香妃一天到晚，关在宝月楼里，和谁都没有来往，怎么会和紫薇她们好？这太奇怪了！”“这两个格格，本来就很奇怪！”容嬷嬷阴沉的说：“她们先收服了福家一家，再收服了令妃，然后是五阿哥，然后是皇上！现在是香妃！奴婢觉得，就连晴格格，好像也在暗暗的帮她们。奴婢听说，那白莲教有种妖术，可以迷惑人，把人的魂魄都收掉……娘娘看，这两个丫头，会不会是白莲教的妖女呀！”皇后一震，深思。回忆起来：“上次皇上带她们去出巡，遇到刺客，紫薇代皇上挨了一刀，从此收服了皇上，那些刺客，就是白莲教的余孽……”“这里面，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预先排练好的一场戏？”皇后深思不语。容嬷嬷就担心的说道：“如果要收拾那两个丫头，就要越早越好，奴婢看得好担心，就怕……就怕……”“就怕什么？”“就怕老佛爷现在讨厌她们，最后还是会被她们收服！”皇后陡然打了一个冷战，深深的看容嬷嬷。容嬷嬷也深深的回视着她。

“你的眼睛睁亮一点！”“那还用说吗？”在这一段时间里，乾隆和含香的状况，仍然陷在一片胶着里。

乾隆不能明白自己的感情，含香越是冷淡，他就越是强烈。为了讨好含香，他几乎挖空心思，赏赐各种东西给含香。回族的项圈、耳坠、数珠、乐器、丝巾、地毯、壁饰，全部往宝月楼搬。至于满人喜爱的珍珠、玛瑙、翡翠、玉如意……更是赏赐无数。可是，含香还是清冷如冰，坚硬如玉，美丽如星，遥远如月。

乾隆弄不明白，怎么有这样的女人？“你可以对小燕子和紫薇笑，为什么不对朕笑？”乾隆盯着她：“你知道吗？在这皇宫里，有多少女人，活着的目的就是等待朕！”“或者，也该有一个，是跟那些女人不一样的！”含香勇敢的说。

“你已经够‘不一样’了！”乾隆瞅着她：“不要太傲慢，把朕的耐心磨光了！朕最近添了一个儿子，心情太好，不想为你生气，也不想让宫里有什么血光之灾，你的脑袋，你的身子，都暂时留着！但是，你小心啊！”“我只是一个‘礼物’，连‘女人’的资格都不够！这个礼物，你可以丢掉，可以毁掉；可以当他不存在……如果你把我看成是一个‘女人’，就请尊重一个‘人’的权利，让我活得有尊严一点！”“什么叫做‘活得有尊严一点’？你的‘尊严’是什么？”“让我有自由的意志！有说‘不’的权利！”“你好大胆！居然敢跟朕要求说‘不’的权利？”乾隆一惊：“难道你不知道在整个中国，都没有人能够跟朕说‘不’！你为什么认为朕会给你这个权利？”“凡是男子汉，都有这种……”含香叽哩咕噜的说了一句回文。

“这句回文是什么意思？”“翻成汉语，大概是器量，胸襟，男子气概之类。”“器量？胸襟？男子气概？”乾隆突然大笑：“哈哈哈哈哈！你在将朕一军！如果朕不给你这个权利，那么，朕就不是男子汉了？”他凝视含香，不住点头：“厉害！你是一个厉害的角色，朕越来越喜欢跟你玩这个游戏了！”含香不语，眼神孤傲。

乾隆看着这样的眼神，对这个女人，真是又佩服又震动又无奈：“好！朕让你活得有尊严一点！朕对你充满了兴趣，你美丽，高贵，冷淡，傲慢，心里还另有所爱……这样的女人，在朕的生命里，你还是第一个！你是朕的

挑战，朕倒要看看，你能够坚持多久？”他看了她好一会儿：“如果有一天，你生活的目的，变成对联的期盼！”

那时候，希望你还能维持这份潇洒！”乾隆说完，大踏步的去了。为了呕这一口气，他始终没有强迫含香就范。

这天，含香又写了一封信，托小燕子和紫薇，带给蒙丹。

自从令妃生了孩子，令妃的心，就全在孩子身上。小燕子和紫薇，几次三番请求出宫，令妃都没批准。她不愿意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为了两个格格得罪了太后。小燕子出不了皇宫，急得五心烦躁。倒是尔康和永琪，常常去探视蒙丹，再把消息转告给小燕子她们。蒙丹的伤，终于慢慢好了，他那两个回族的朋友也已复元，因为蒙丹决定留在北京“长期作战”，那两个朋友就起身回新疆了。蒙丹身上的伤口，虽然痊愈，但是，心里的伤口，随着时间的流逝，却越来越严重了。

这天，小燕子拿了含香托付的信，再也熬不住了。她千方百计的说服紫薇和金琐，故技重施，全部化装成小太监，溜出宫去。紫薇和金琐都觉得不妥，可是，含香那么期盼，她每天活着，就为了等待蒙丹的消息。紫薇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最后，竟然依了小燕子。三个姑娘化装成了三个最俊俏的小太监，出现在景阳宫。永琪和尔康，一面叹气，一面列举各种不能出宫的理由，一面吩咐小顺子小桂子准备马车，一面带着三人，混出皇宫去了。

大家到了会宾楼，马上被柳青柳红带进蒙丹的房间。

蒙丹一看到大家，立刻起身，倒身下拜。

“各位，蒙丹身受大恩，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尔康急忙把他拉起来。说：“不要这样！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成了知己，千万不要再说大恩大德这一套！”小燕子立刻跟着喊：“就是！就是！你怎么可以跪我呢？你是我的师父呀！虽然说，到现在，你一天都没教过我，可我还是认定了你这个师父！师父，你的身体都好了吗？”“谢谢！总算都好了！又可以冲锋陷阵了。”蒙丹一股准备再上沙场的样子。

紫薇上前，从口袋里掏出含香的信，郑重的递给蒙丹。微笑的说：“给你送‘万灵丹’来了！”蒙丹急忙接过，迫不及待的展信阅读。

“看过之后，拜托马上烧掉！”紫薇说。

小燕子接口：“你们这样通信，我最惨了！已经快要变成‘字纸篓’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都弄得紧张张张，然后我就吃了一肚子信纸！皇阿玛老说我肚子里没有墨水，没有文字，我吃一点也好！可是，吃下去的，全是回文！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小燕子这样一说，大家全部笑了。蒙丹好抱歉，好感激的看着小燕子。

“两次吃信的事，五阿哥他们都告诉我了！小燕子，如果有机会，我蒙丹发誓，一定把所有的功夫，全部教给你！”“那么，我就没有白白吃信纸了！”小燕子大乐。

蒙丹看完了信，十分不舍的，把信放在炉火上烧掉了。他眼看着那信笺着火，再看着它变成灰烬。他抬眼看着众人，眼光变得深邃而迷蒙，叹了口气，说：“含香要我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你们……我也觉得，我应该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们，让你们了解，你们帮助的，到底是什么人……”大家就围着蒙丹，专注的听着。

蒙丹开始叙述他和含香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含香是阿里和卓的女儿，是维吾尔族的公主。我也是维吾尔人，却不是和卓那一支。但是，我娘

和含香的娘，有那么一点遥远的亲属关系。含香因为生来就有奇香，长得又非常美丽，被阿里和卓视为国宝，比教育儿子还要用心。在我十岁那年，我跟着我娘去阿里和卓家做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含香，她当年是八岁……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画面！那天，她站在水边的草地上、穿着一身白纱的维吾尔族服装，脸上带着笑，双手平摊，在那儿跳舞转圈圈。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有许多蝴蝶围绕着她飞舞。那些蝴蝶，好像在和她玩，在她头上手上，飞来飞去，真是好看极了。随着她的舞动，那股幽香，就不断的散发出来，我这才知道‘香公主’的意思。我看着她，简直被她迷住了。我挖空心思，也想表演一点功夫给她看！那时，我已经学了武功，为了表现，我一会儿学螃蟹走路，一会儿学青蛙跳，一会儿空翻斤斗，一会儿用手倒立着走……什么耍宝的事，我全做出来了，还倒着脑袋和她说话。我这样卖力的演出，终于逗得含香哈哈大笑。这一笑，就注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蒙丹停了停，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个个都目不转睛的看着他。

“童年，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年代。我们从认识的那一天起，就似乎注定了要相爱，或者，是阿拉真神，把我们撮合在一起。我在阿里和卓家住了两年，时时刻刻，都和含香在一起，十二岁那年，我就决定了，我要娶含香为妻！”蒙丹喝了一口茶，继续说：“慢慢的，我们长大了。童年的感情，变成热烈的相爱。每次小别几天，都会让我们两个痛不欲生。我们经常并骑着马，在辽阔的草原上奔驰。什么事都不做，只是感觉着风，感觉着天，感觉着地，感觉着彼此。我们也骑着骆驼，去沙漠里跋涉，体会着‘你是风儿我是沙’的感觉……然后，我们决定了，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含香十七岁那年，我正式向阿里和卓提出求婚。

谁知，阿里大怒，把我赶了出去，同时，禁止含香和我来往！从那天开始，我和含香，就前后私奔了七次！”“七次！”小燕子惊愕的插嘴了：“你们真的私奔了七次？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都失败了！阿里和卓有最精悍的部下，我们无论怎么逃亡，都逃不出阿里和卓的追捕。最后一次，我们想翻越天山……路上要经过沙漠，我们骑了骆驼，走了三天三夜，我以为，风沙会掩盖我们的气息，让我们平安的逃出去。谁知道，骆驼首先罢工了，无论我们怎么拉它，它就是不肯走下去！接着，我们的饮水又喝完了，然后，起了大风，我们被风沙卷到沙丘下，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那是我们最艰巨的一次逃亡。当我们蜷缩在风沙中，已经筋疲力尽的时候，阿里和卓带着他的马队和猎狗，出现了！”“猎狗！”小燕子惊呼。

“是的，猎狗！那些猎狗把我们团团围住，马队和武士，把我们追得走投无路，我们又失败了！这次，阿里和卓气得不得了，他知道，除非杀了我，要不然，我永远是他的心腹大患！他把我绑住，用一匹马，拖着我飞奔。含香看到这样，就跳着出去，拦在阿里和卓面前，苦苦哀求阿里放了我。但是，阿里和卓已经铁了心，拔出刀来，一定要杀了我。含香看到情况危急，什么都顾不得了。扑了过来，用她的身子挡住我，喊出了她最不该出口的一句话，她说：‘爹！只要你放了他，随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话！’阿里和卓马上把握了机会，对她说：‘你用真神阿拉发誓！我饶他不死！’我大喊着想阻止含香发誓，可是，含香发了，她用真神阿拉发了誓，她发誓从此离开我，以后，什么事都听阿里和卓的安排！”蒙丹停住了，深深的吸了口气，看着大家，声音沙哑了：“我们回人，一旦对真神阿拉发了誓，就不能违背誓言。那次私奔，是去年春天的事。今年，含香就被阿里送进北京了。以下的事，

你们知道了！”蒙丹说完，房间里静悄悄，大家都怔怔的看着蒙丹。小燕子、紫薇、金琐、柳红都感动得眼眶湿漉漉的。

半晌，小燕子才喊了出来：“哇！我太感动了！七次！你们居然私奔了七次！怎么可能跑不掉呢？”“你们知道含香身上，带着洗不掉的香味，只要她走过的地方，都有香味留下来，阿里只要把狗放出来，多远都追得到！”“原来这样！”尔康沉吟着：“可见‘有一利必有一弊’，这可是一个大问题。”紫薇痴痴的看着蒙丹，叹了一口气：“唉！说真的，我这样帮助你们，我一直充满了犯罪感，觉得对不起皇阿玛！但是，今天听了你们的故事，我再也没有犹豫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我豁出去了！我决定再也没有顾虑，尽全心来帮助你们！”小燕子擦擦眼睛，笑看紫薇：“你现在才决定？我早就决定了！”“那么，我们就不要再耽误时间了，赶快把我们的办法告诉蒙丹吧！”永琪说。

蒙丹精神一振：“你们已经有办法帮助我了？”“是这样的。现在，含香的处境非常微妙。不知道皇阿玛是怎么回事，他对含香，真是忍让到了极点！”紫薇解释着：“含香不肯屈服，一直对皇阿玛保持距离，皇阿玛也不逼迫。他会这么宽容，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总之，目前，含香没有危险。尤其，皇阿玛刚刚得到一个儿子，心情好得不得了。”蒙丹急切的说：“你们说她没有危险，我却觉得她危险极了。男人是怎样的，我比你们清楚！皇上如果不是对含香有志在必得的决心，就不会对她宽容！他的忍让，像是藏在灰烬里的火苗，随时会烧起来，变成大火！到时候，含香就是死路一条了！”尔康不禁点头：“蒙丹分析得有道理！皇上不但不逼迫香妃，还赐了很多东西给她……他越是这样，他的动机就越明显，他是要这个人，不是不要这个人！所以，我们本来想说服皇上放弃香妃，现在觉得试都不用试，一定行不通！”“那要怎么办？”蒙丹问。

“办法是有一个，不过还在计划中，还没成熟！”尔康说：“我们的意思是，让香妃慢慢的转变，装作被皇上逐渐征服了，等到皇上心中得意，不再设防的时候，我们大家把香妃‘偷’出来！蒙丹，你就马上带着她远走高飞！”“‘偷’出来？怎样‘偷’？”蒙丹惊愕的问，精神大振。

小燕子看着蒙丹，转着眼珠说：“皇阿玛不许我们出宫，我们还不是出来了？那个皇宫，虽然到处都是护卫，到处都是高手，可是，我们毕竟是格格，是阿哥！还有一个进出皇宫，完全自由的御前侍卫！”蒙丹眼中绽出光彩，柳青和柳红也兴奋了起来。

“这个办法有些惊险，但是，计划得好，说不定是条好计！我们事先一定要部署得周周密密才行！要把‘远走高飞’的工具、路线，全部安排好，绝对不能回新疆去，因为皇上发现香妃跑了，一定往回疆的方向去追！”柳青说。

“对对对！还有，你们大家，都要把自己的退路安排好，等到香妃跑了，皇上追究起来，你们这两个常常去宝月楼的格格，是不是能够置身事外呢？”柳红说。

金琐一听柳红的话，就有些急了：“就是！就是！现在，太后对我们这个漱芳斋，已经注意得不得了，两位格格，每天都危危险的，自顾不暇了！是不是还有力量帮香妃呢？”小燕子义愤填膺的嚷道，“这不是力量不力量的事！是非做不可的事！如果我们不做，我们还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是！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听了蒙丹这样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再也不能退缩了！”

不管有多少危险，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过，这件事必须好好的计划！如果计划得不够周密，救人救不成，大家都会没命！”永琪说。

“所以我说，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蒙丹，你愿不愿意等？”紫薇问。

蒙丹对大家已经肃然起敬，急忙一迭连声的说：“我等！一定耐心的等！”尔康打量蒙丹：“那么，第一件事，你必须落发！你的中文说得很好，已经听不出是回人，只有头发，一看就知道来自边疆，这样，太引人注目了！”于是，那天，他们给蒙丹落了发，决定了一件大事，要把含香救出宫！他们所有的人，都陷在蒙丹和含香的狂热里，根本没有料到，在漱芳斋，正有一场灾难在等待着他们！

原来，小燕子他们，在会宾楼逗留了太久的时间。

眼见天色渐渐的晚了。小邓子和小卓子急得在院子里兜圈子。小邓子每次一急，就要念经，这时，正念念有辞：“两位格格是金刚不坏之身，大难不死，逢凶化吉，是菩萨转世！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尊亲师全部保佑……格格有顺风耳，千里眼，听得到小邓子的祷告……”小卓子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喊：“你不要一直念经好不好？守在这个院子里就可以了，安安静静不行吗？念得我紧张兮兮，快要被你烦死了！”“你安安静静就好了，我要念经！”小邓子固执的说，就埋着头继续念叨：“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尊亲师全部保佑，两位格格是金刚不坏之身，大难不死，逢凶化吉，是菩萨转世，听到小邓子诚心诚意的祷告，马上就会回家……”正在念着，外面响起太监的大声通报：“老佛爷驾到！皇后娘娘驾到！”“我的妈呀！”小邓子脱口惊呼。

“看你！看你！念什么经，格格没念回来，把老佛爷给念来了！”小卓子喊。

两个太监正吓得手足无措，太后、皇后、容嬷嬷、桂嬷嬷带着宫女太监，已经浩浩荡荡进了院子。小邓子、小卓子慌忙“崩咚”一跪，磕下头去：“老佛爷吉祥！皇后娘娘吉祥！”太后四面看看：“你们的主子呢？”“主子……主子……”小卓子哼哼唧唧。

皇后和容嬷嬷对看一眼，都是一脸得色。皇后就高昂着头，胸有成竹的说：“老佛爷亲自来了，还不进去通报一声，让你们主子出来接驾！”小邓子簌簌发抖，喃喃说道：“通报……通报……”“你们两个奴才是怎么回事？听不懂吗？”太后惊讶的问。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小卓子、小邓子赶紧磕头。

“滚开！让我进去看看！”太后生气了。

小邓子连忙尖声警告明月彩霞：“老佛爷驾到！皇后娘娘驾到！”明月、彩霞奔了出来，见到太后等人，双双跪落地。发抖的说：“奴婢叩……叩见老……老佛爷！”“你们的主子呢？”太后大声问。

“主子……主子……去……去……逛花园了！”彩霞一紧张，胡乱答了一句。

“主子……去……去……逛花园，逛花园……”明月赶紧跟着哼哼。

太后和皇后对看。太后盛怒的一挺背脊：“哼！逛花园？我们进去等她们！”太后没有等多久，小燕子和紫薇回来了。永琪和尔康不放心，一直送到漱芳斋。小燕子一溜烟的溜进院子，见到院子里静悄悄。就回头招呼大家：“放心！没事！”小燕子说着，就冲进大厅去。冲得太猛，撞到一个直挺挺的人身上，抬头一看，竟是太后。再一看，皇后、宫女、太监……等人黑压压的站了一屋子。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哭丧着脸，全部跪在地上发

抖。

最可怕的，是容嬷嬷、桂嬷嬷，带着其他几个嬷嬷，手里各拿一根鸡毛掸，正虎视眈眈的站着。

小燕子大惊失色：“老佛爷！您……您怎么在这儿？”太后昂着头，看着打扮成小太监的小燕子。

紫薇、金琐、尔康、永琪都走了进来。大家通通变色了。紫薇、金琐急忙请安：“老佛爷吉祥！皇后娘娘吉祥！”“老佛爷吉祥，皇额娘吉祥！”永琪赶快跟着喊。

“臣福尔康参见老佛爷，参见皇后娘娘！”尔康硬着头皮请安，心里直打鼓，这一下，要怎么办才好？太后的眼光冷冷的打量着大家，看到紫薇和金琐，也打扮成小太监，尔康和永琪，都穿着便服，心里火大，半晌不语。皇后抬高下巴，带着冷笑，也看着大家。

空气僵了一会儿。然后，太后静静的开了口：“你们打扮成这个样子，去哪里了？”小燕子一急，就哀声的开了口：“回老佛爷，没有办法了，我好想出去玩，以前都是令妃娘娘做主，我就可以出去！可是，现在娘娘全心在照顾小阿哥，不管事，我不知道要问谁，就求着五阿哥和尔康，带我们出去！”太后不疾不徐的追问：“又去‘看菩萨’了？”小燕子不敢再随便回答，就求救的去看尔康和永琪。

“回老佛爷……”尔康往前迈了一步。

太后立刻伸手阻止：“尔康！你不要想尽办法帮她们解围了！你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小辈，总觉得你是个有思想，有深度的孩子。但是，你现在竟然也变得这么荒唐，这么轻浮！让我太失望了！”尔康一怔，惭愧的拱手低头：“老佛爷教训得是！臣惭愧极了！”太后陡然提高了声音：“两位格格，一个阿哥，一个御前侍卫，都是身份高贵的人，居然做些离经叛道的事！”

你们贵为阿哥格格，打不得，骂不得！”就走上前去，拉住金琐的耳朵：“你是紫薇格格带进宫的？你叫金琐？”金琐吓坏了，被拉得好痛：“是！是！我是金琐！”“跪下！”太后厉声喊。

金琐慌忙跪下。

“容嬷嬷！桂嬷嬷！给我先打这个丫头！”太后盛怒的喊。

“喳！”两个嬷嬷，就上前去，挥着鸡毛掸，狠狠的抽向金琐。

紫薇一看，魂飞魄散，飞扑向前，挡在金琐身前。张开手痛喊：“老佛爷开恩！不要打金琐，她和我情如姐妹呀！”太后厉声喊道：“主子犯错，全是这些奴才不懂事，为什么不劝？我今天不罚两个格格，这些奴才，非打不可！”两个嬷嬷拼命抽打金琐，紫薇拦在前面，容嬷嬷管他三七二十一，一齐打。金琐眼看紫薇要跟着遭殃，就拼命推着紫薇，哭喊道：“小姐，你让开吧！有我一个人挨打就够了！求求你，不要管我了……”小燕子、永琪、尔康一看情况不对，全体跪下了。

“老佛爷！我错了！都是我的错！请你饶了金琐！”小燕子喊。

“老佛爷请息怒！老佛爷请开恩！”尔康、永琪也喊。

太后惊愕得一蹋糊涂：“一个丫头，也值得你们大家下跪吗？就是下跪，还是要打！”鸡毛掸继续劈哩叭啦的打向金琐，金琐痛极，只得用手去挡，鸡毛掸就打在手腕上，手背上，疼得她泪如雨下。

“还有两个宫女，也给我打！”太后喊。

其他嬷嬷就上前，开始抽打明月、彩霞。三个姑娘被打得哀哀喊叫：“饶

命啊！不敢了！奴婢知错了……救命啊！救命啊……”紫薇再也控制不住，抱着金琐，哭了。

小燕子也无法控制了，跳起身子，就飞窜上前，去抢夺那些鸡毛掸。

“小燕子！不要！”永琪急喊。

“小燕子！你如果再这么放肆，我把这三个丫头全体带走！你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她们了！”太后怒喊。

小燕子大惊，慌忙收住步子。抬头，脸色苍白的看着太后。知道太后不是虚言。

紫薇就膝行到太后面前，抓住太后的衣摆。哀求的说：“老佛爷……请听我说！老佛爷气的是我们，打的是她们！但是，她们根本没有做错什么，老佛爷打她们，比打我们还让我们痛！这太残忍了！我们宁愿自己挨打，不愿意她们挨打，老佛爷……您是菩萨心肠呀！饶了她们吧！”皇后高高的抬着头，冷冷的接口：“紫薇，不要利用老佛爷的仁慈，来坏了宫里的规矩，你们一天到晚，做些见不得人的事，还要永琪和尔康为你们处处遮掩。你们两个把民间那些坏习惯，全部带进宫里，带坏了尔康，带坏了五阿哥！你们还不知羞吗？”皇后的话，正好说进太后的心坎里。就严厉的说：“就是！我早就警告过你们，那些民间的‘不三不四’，不能带进宫来！看样子，我是对牛弹琴了！现在，谁也不许劝我，容嬷嬷！打！”几个嬷嬷拼命抽打金琐、明月、彩霞。

小燕子眼看救不了，就奔了过去，一跪落地，伸手抱住明月彩霞。喊：“谁要打她们，就连我一起打！”太后怒不可遏：“那就不必跟她们客气，想挨打，就打！”嬷嬷们的鸡毛掸，就连紫薇和小燕子一起抽了进去。金琐哭着喊道：“小姐！小燕子！你们不要管我们了……哎哟！哎哟……”拼命去遮住紫薇，让自己挨打：“容嬷嬷，你打我，打我……不要打小姐！”容嬷嬷看到紫薇自己来送死，正中下怀，故意死命抽打紫薇，紫薇被打得好惨。

明月、彩霞也拼命用身子去承接掸子。

“不要打格格！打我……打我……”两个宫女拼命喊着。

五个姑娘，拼命保护着对方，让自己挨打，场面实在惊心动魄，而且惨烈。

尔康和永琪爱莫能助，心痛得快要死掉。尔康一拉永琪的衣袖，示意他去找救兵，永琪明白了，掉头就跑。皇后耳听四面，眼观八方，立刻喊：“五阿哥！你要去哪里？”“永琪！站住！”太后就大声喊。

永琪只得站住。太后看着他，说：“你想去搬救兵吗？想去把皇阿玛找来吗？不许去！”永琪咬牙，站住不动。

小邓子、小卓子就爬到太后面前，磕头如捣蒜。

“老佛爷！两位格格身子娇弱，手下留情呀！”小卓子说。

“老佛爷！打奴才吧！奴才肉厚，打奴才吧！”小邓子说。

太后看着小邓子、小卓子，越想越气：“不要急！马上就轮到你们了！”太后看看打得已经差不多了，挥手对嬷嬷们说道：“够了！”众嬷嬷这才住手。几个姑娘全部跌落在地。

太后就大声喊：“来人呀！给我把这个小邓子、小卓子拖到院子里，打五十大板！”小邓子、小卓子惨然互视。脱口喊道：“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就有太监侍卫一拥而入，拖住两人，拖向院子。

大家跟着奔出房间。早有太监搬来两张长凳，拿来板子。

紫薇、小燕子、金琐哭着，彼此扶持着站起来。追到门口。紫薇哭着，求着：“老佛爷！不要不要啊……”小燕子还想阻止，冲到院子里，站在两张凳子中间。喊着：“老佛爷！他们都是听我们的，他们有什么错……”“打！”太后毫不留情的命令着。

小邓子、小卓子被按在长凳上，板子劈哩叭啦的打上身。太监边打边报数：“一、二、三、四、五……”“哎哟……哎哟……救命啊……我的格格，我的祖宗，救命啊！”小卓子痛喊。

“观世音！如来佛！孙悟空……猪八戒……都来救命啊！”小邓子痛喊。

小燕子情急，什么骄傲都没有了，“噗通”一跪，对着太后不断的磕头，喊：“老佛爷！我怕您了，我再也不敢了！请您饶了他们吧……”太后根本不理。皇后得意的看着。众嬷嬷太监环侍。

板子继续打在小邓子、小卓子身上。一声又一声，打得两个格格心碎肠断。

紫薇、金琐彼此搀扶，抱头痛哭。明月、彩霞也抱头痛哭。

尔康再也忍不住，上前一跪。

“老佛爷！两位格格已经挨了打，三个丫头也已遍体鳞伤，难道还不够吗？五十大板，会要了小邓子小卓子的命！老佛爷持斋念佛，连小蚂蚁都不忍伤害，何况是人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错了，得到教训了，请饶了他们两个吧……”太后板着脸，一语不发。

就在这时，乾隆气急败坏的急步而来。

“皇上驾到！”太监急忙大声通报。

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太后和皇后都一震抬头。

小燕子看到乾隆，如见救星，就膝行到乾隆面前，拉着乾隆的衣摆。

“皇阿玛……救命啊……”小燕子才喊了一句，就放声大哭了。

乾隆看到这种状况，实在震撼。就对太后急急说道：“老佛爷为什么生这么大气？打奴才事小，伤了身子事大！十五阿哥还没满月，老佛爷请为小阿哥积德！”一句话提醒了太后，神态一凛。便伸手说道：“不要打了！”太监停下板子，小邓子、小卓子滚下地，哎哟不停。

乾隆回头看紫薇和小燕子，不能不训斥几句：“你们两个能不能停止闯祸了？一天到晚，弄得乌烟瘴气，你们自己伤心，朕看着也难过，这要怎样才能好呢？”紫薇和小燕子泪流满面，抽噎不语。

乾隆好生不忍，掉头看太后：“儿子送母亲回宫！这两个丫头，以后再教教训！”大家这才簇拥着乾隆、太后、皇后离去。

永琪和尔康留在最后，不得不跟着走，却一步一回头。

紫薇、小燕子、金琐、明月、彩霞看到大家离去，就全部跌跌冲冲的扑向小邓子和小卓子。小燕子哭着喊：“小邓子！小卓子！我害死你们了！我害死你们了……”小邓子痛得龇牙咧嘴，却挤出一个笑容。呻吟着说：“格格，我还没死呢！”小卓子痛得脸都歪了，也挤出一个笑容说：“我也没断气！”小燕子眼泪一掉，又哭又笑。紫薇急忙喊：“赶快把他们抬进去，明月，彩霞，拿紫金活血丹，白玉止痛散！”

尔康、永琪走在御花园里，仍然一步一回头。

永琪看不到乾隆等人了，就急忙收住步子：“皇阿玛和老佛爷都走远了，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再回到漱芳斋去？我真不放心，好想看看她们的情形，一屋子全是伤兵，这要怎么办？”尔康回头看看，心痛无比：“我也想回去看看！现在还不止是一屋子伤兵的问题，紫薇和小燕子一定情绪激动，越想越伤心，不知道会不会又做出什么事情来？”“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就去吧！”永琪掉头就走。

尔康犹豫了一下，也跟著过去。忽然，斜刺里，有个人闪了出来，拦在两人面前。两人定睛一看，是晴儿。

“如果我是你们，现在就不去漱芳斋！”晴儿机伶的说。

“晴儿！”尔康恍然大悟：“是你把皇上请来的？是不是？我就在想，皇上难道有什么心灵感应，知道漱芳斋有难，会这么巧，赶了过来！”“本来，我不是去搬救兵的！我是来漱芳斋找老佛爷，走到漱芳斋门口，就看到太监们搬凳子，拿板子，又听到五阿哥求救不成，只好为你们大家跑一趟了！”晴儿笑了笑，说。

“原来是你……晴儿，谢谢了！”永琪一抱拳。

“别谢，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晴儿就瞅著尔康说道：“你欠我好几次了！将来拿什么来谢我？”尔康诚挚的回答：“如果我可以为做什么，只要交代一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说得好严重！放心，我既不会要你‘粉身’，也不会要你‘碎骨’！你欠我的帐，我记着，将来再问你讨还！”晴儿说着，就四面看看：“好了，我要回去了！不能让老佛爷知道是我通风报信，要不然，我也要吃不完，兜着走！”晴儿正要举步，永琪一拦。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去漱芳斋？”“皇后的眼线，还没撤呢！”晴儿说：“你们想，为什么漱芳斋有任何风欧草动，都有人报告给老佛爷呢？”晴儿说完，转身去了。

永琪和尔康，不禁面面相觑。永琪就着急的说：“你不是派了高远和高达，去保护漱芳斋吗？怎么他们没有把那个‘眼线’给抓出来？”“这个皇宫，太监侍卫宫女嬷嬷那么多，任何人都可能是‘眼线’，怎么抓得到呢？就算今天不是眼线，明天也可能变成眼线！”永琪一凛，打了一个寒战。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尔康想了想，尽管整颗心都悬在漱芳斋，却不能不忍。

“现在，先去你那儿，让小顺子、小桂子去漱芳斋看看，小邓子、小卓子受了伤，总得有人去上药！一屋子姑娘，叫她们怎么做？”“还是你想得周到！”两人就急忙回景阳宫，安排小顺子、小桂子去照顾小卓子小邓子。

漱芳斋里，这晚真是惨兮兮。

金琐、紫薇、小燕子、明月、彩霞都褪了上衣，穿着肚兜，彼此帮彼此上药。紫薇一面帮金琐上药，一面对著伤口吹：“疼吧？忍一忍！这儿有好几道伤，都肿起来了！还好，我们这漱芳斋什么药都有！”说着，一扭身子，碰痛了自己的伤：“哎哟！”“我再帮你看看，你不要管我了！”金琐听到紫薇呻吟，就着急的去拉她：“我很好，不痛了……”说着说着，撞到了床柱：“哎哟！”明月在帮小燕子上药：“格格，你不要动来动去，这肩膀上还有伤！哎哟！”小燕子气呼呼的嚷嚷着：“这个也打，那个也打，等我气起来，杀到那个坤宁宫去，打他一个落花流水！”一伸拳头一踢腿，痛得直叫：“哎哟！哎哟！好痛！”彩霞在给明月上药：“别动！这儿要多擦一点药……哎哟！”

一屋子哎哟哎哟之声，此起彼落，好生凄惨。半晌，紫薇穿上衣服，关心的问：“有没有人去照顾小邓子小卓子呀？”“你放心！”彩霞说：“五阿哥已经派了小顺子、小桂子过来，给他们上了药，吃了紫金活血丹，还熬了一大锅人参鸡汤给他们喝！”“是呀！”明月接口：“他们两个从来没有被人这样侍候过，说是挨挨打，也挺值得！”紫薇叹口气，帮金琐把衣服拉上，握住金琐的手。

“金琐，对不起，总是连累你跟着我受苦！”“你怎么这样说呢？我不能让你安全，我已经呕得要死，你再这样说，我就想去撞墙了！”金琐说着，就越想越难过：“想当初，太太让我照顾你，她那么信任我……可我……把你照顾得乱七八糟，整天受伤挨打，我真对不起太太！如果太太看到你这样子，一定心痛死了！”“不要提我娘，再提我娘，我就要伤心了！”紫薇慌忙说。

彩霞也想起自己的娘来：“别提到娘，就是因为我娘死了，我才进宫来当宫女，提到娘，我也想哭了！”“我从小就没有娘，娘长得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明月说。

“我也是，所以卖给人家当丫头。”金琐含泪说。

小燕子看看大家，一个情绪激动，“哇”的一声，哭了。

“原来，我们大家都没有娘，才给人家这么欺负！”小燕子一哭，大家就稀哩哗啦，抱在一起，都哭了。

还是紫薇最先振作起来。擦擦眼泪，把大家一抱。振作了一下说：“不要哭！我们大家勇敢一点！虽然没有娘，我们还有其他的亲人，而且，我们还有彼此呀！瞧，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地方来，今天能够聚在一块儿，像一家人一样，也是一种福份呀！”“就是！就是！”小燕子挂着眼泪，破涕为笑了，伸手把众人全部圈进臂弯里去。“我们有一个好大的家！你们全是我的家人！小邓子小卓子也是……”就跳起身子，急忙穿上衣服，抓了一瓶药，往外急急冲去。

“你去哪里？不可以去坤宁宫……”紫薇急喊。

“我不是去坤宁宫，我去看看小卓子和小邓子！”小燕子嚷着。

彩霞一愣，想到两个太监此时的情况，急忙大喊：“格格，不要去……”小燕子哪儿听得见，早已冲进了小邓子和小卓子的房间。

小邓子和小卓子正趴在床上，裤子褪下，小顺子和小桂子在帮他们上药。两个人一面上药，一面哎哟哎哟叫个不停。

忽然间，小燕子的声音响了起来，人也冲了进来：“小邓子！小卓子！你们伤得怎么样？我这儿还有‘跌打损伤膏’，管他怎样，给他通通涂上去！”小邓子、小卓子一见小燕子冲进来，两人大惊。

“哎呀！我的妈呀！”小邓子一吓，噗通滚下地，拼命拉着裤子，撞得好痛。

“哎哟！哎哟！”“哎呀，格格大人，祖宗姑奶奶呀！你怎么进来了？”小卓子拉了一床棉被，把自己紧紧的裹着，在床上拼命磕头：“小卓子给您磕头了！您快出去吧！”小顺子、小桂子赶快请安。

“还珠格格吉祥！”“我不吉祥，进了这个皇宫，我就从来没有吉祥过！”小燕子喊着，完全不顾两人的尴尬，走了过来，低头看小卓子：“有没有用冷水敷一敷？”“有有有！”小卓子窘迫的喊。

小燕子就弯腰去扶小邓子：“怎么从床上滚下来了？赶快躺回去！”小

邓于拼命拉着裤子，恨不得有个地洞好钻：“格格，您请回，我再躺回去！”小燕子看看两人，眼眶红红的说：“好，我不走，你们也不安心！这个药膏留给你们用！”放下药膏，又郑重的说道：“你们今天为我挨了打，我好难过。不过，从此，我们更是一家人了！已经连打板子，都同样挨过了！不要怕，我有经验，过几天，就又可以活蹦乱跳了！好！你们好好休息！”说完，就很豪放的，一巴掌打在小桌子棉被上：“有福同事，有难同当！”小燕子这一巴掌，正好打在小桌子受伤的屁股上。小桌子痛得跳了起来：“哎哟！哎哟！格格，主子，姑奶奶，祖宗……”小燕子一惊，伸手去拉棉被：“打痛你啦？给我瞧瞧！”小桌子慌忙往床里躲：“不痛！不痛！哎哟！哎哟！”小桂子、小顺子想笑，又不敢笑，快要憋死了。

小燕子这才转身出去了。

乾隆第二天就把永琪和尔康叫到了御书房。

“朕宣你们两个过来，要谈些什么，你们大概心里也有数了吧？”乾隆问。

“皇上，是不是有关两位格格的事？”尔康问。

乾隆点头，叹了口气：“正是！小燕子和紫薇，树敌已经太多，在宫里非常引人注目，你们两个，怎么不劝她们收敛，还帮着她们胡闹？你看，又闹了这样一大场，弄得老佛爷生大气，紫薇和小燕子也受委屈，一屋子奴才跟着遭殃……长此以往，大家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永琪和尔康，惭愧的低下头去。心里都是波涛起伏，有千言万语，一句都不能说。这次挨打，起因是溜出宫去见蒙丹，如果没有香妃，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这个缘故，他们两个，却什么都说不出口。

乾隆沉重的看着两人。正色说道：“老佛爷对于紫薇和小燕子，显然已经有了成见，虽然朕为她们两个，说了许多好话，老佛爷就是听不进去！朕觉得，紫薇和小燕子，都是危机重重，如果你们两个，再不帮助她们，朕只怕，连你们的婚事，都会保不住！”尔康和永琪大震。尔康就急了：“皇上！怎么会连婚事都保不住呢？已经指了婚，就是千真万确了！难道还允许有变化吗？”“就是！就是！”永琪也拼命点头，再也忍不住，冲口而出的说：“皇阿玛，您早点把日子定了，让我们两对早些结婚算了！免得夜长梦多！”乾隆眉头一皱：“现在，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老佛爷不愿意，朕也不能违背老佛爷的意思！就是选了日子，也是白选。何况，格格们的婚事，本来老佛爷就有权作主。朕对老佛爷一向顺从，实在不忍违抗她！”尔康大急：“皇上！这事绝对不能再有变化，紫薇是个死心眼的姑娘，皇上对她应该非常了解了，万一有变化，臣和紫薇，都会承受不起！”“我和小燕子也是这样！”永琪急忙接口。

乾隆见两人情急，就叹了口气。

“你们也别着急，目前，情势还在朕的控制之中，料想短时间之内，不至于有变化。可是，老佛爷对于小燕子的不学无术，耿耿于怀。朕也很奇怪，她的学问，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就连几句成语，都会曲解得乱七八糟！”儿臣一定想办法，让她进步！”永琪保证的说。

尔康心中疑惑，不能不问：“皇上！老佛爷对小燕子不满，还说得过去，但是，紫薇温柔娴静，知书达礼，为什么也得不到老佛爷的宠爱？”“老佛爷固守传统规矩，紫薇的出身，是老佛爷的大忌。这……都是朕害了她！”乾隆深思的看着尔康，忽然问出一句话来：“如果，朕让你同时拥有娥皇女

英，如何？”尔康一怔，困惑的说：“臣不明白！”乾隆盯着尔康，郑重的问：“你想，紫薇和晴儿，能不能和平共处？”尔康大震，踉跄一退，张口结舌。

永琪也大惊，看着尔康。

半晌，尔康深吸了一口冷气，说：“皇上！请您明察，臣和紫薇生死相许，她在臣心中，是独一无二的！臣不敢误了晴格格，更不能辜负紫薇。皇上一定要为臣做主！”“你的心事朕明白，紫薇的幸福更是朕最关切的。”乾隆沉吟的说：“但是，有的时候，人生必须面对选择，两者共存，比一个都没有，还是略胜一筹吧！何况，这王室子弟，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呢？”尔康惶恐后退，一抱拳说：“皇上！臣以为万万不可！虽然，王室子弟，都有三妻四妾，但是，我只要紫薇一个！”

我实在没有办法，把唯一的一份感情，剖成好几份！”乾隆一怔，这种说法，对他非常新鲜。他深深的看了尔康一眼，有些困惑。就烦恼的挥了挥手：“你们退下吧！朕再来想想办法！不过，紫薇和小燕子，也要在老佛爷面前有所表现才行！你们看晴儿，就把老佛爷收得服服贴贴！老佛爷喜欢怎样的姑娘，就很明白了！”永琪赶紧回答：“是！儿臣明白了！一定想尽办法，让小燕子的学问突飞猛进！”两人从御书房出来，情绪真是混乱极了。尔康脸色发青，神色仓皇。说：“怎么会冒出一个‘娥皇女英’的建议出来？简直不可思议！”“谁教你这么优秀，人人喜欢？”“不要再嘲笑我了！我快急死了！”尔康跌脚说。

“你急死？我才急死了！”永琪嚷着：“我觉得你的问题还小，了不起你就两个都要。

我的问题才大，你看，小燕子的功课，到底有没有希望？”“她那么聪明，怎么会没有希望？何况紫薇天天跟她在一起，从今天起，只要听到她说错了成语，大家就纠正她！然后，给她恶补！事在人为！”永琪就拼命点头，说：“对！给她恶补！我的那本《成语大全》，已经编得差不多了！先从成语教起！就这么办！”“你的问题，一本《成语大全》，一本《唐诗三百首》，大概就解决了。我的问题，才是头痛极了！”尔康忽然站住，正色的警告永琪：“五阿哥！你在紫薇面前，千万不要提到晴儿的事！免得她胡思乱想，又会伤心起来！”“我知道！以前一个采莲，我都满头包了！我懂。你放心吧！”“我放心？我怎么能放心呢？”尔康忧心忡忡。

“我也是！好烦恼啊！漱芳斋一屋子的伤兵，都还没好，怎么禁得起再有风风浪浪？”“还有那个蒙丹和香妃！我们真是千头万绪啊！”两人对看，真是隐忧重重。

乾隆也是隐忧重重。对于漱芳斋一屋子的人都挨了打，实在心痛极了。

这天晚上，批阅完了奏章，已经很晚了，他仍然抽空来到漱芳斋。

紫薇和小燕子，看到乾隆这么晚还来，心里有说不出的惊喜，也有说不出的委屈。乾隆左手拉着紫薇，右手拉着小燕子。怜惜的看着两人，柔声的说：“两个丫头，又受委屈了！”紫薇眼圈一红。小燕子眼泪一掉。紫薇轻声说：“皇阿玛，是我们的错，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该化装成小太监溜出去！”小燕子却不服气的嚷着说：“就算我们有错，金琐，明月，彩霞她们有什么错？小邓子、小桌子又有什么错？老佛爷是‘佛爷’呀！打起人来，眼皮都不眨一眨！”越想越难过，抓住乾隆的衣袖擦眼泪：“他们大家为我挨打，我眼睁睁站在旁边不能救，我真的难过得要死掉！”乾隆看着二人，好怜惜：“别伤心了！老佛爷的脾气，就是这样的！你们受一次苦，也应该学一次乖！怎

么总是出状况呢？药都吃了吗？明天，朕再宣太医来给大家瞧瞧！”“不用宣太医了，大家都还好！药也吃了！什么紫金活血丹，白玉止痛散……能吃的通通都吃了！现在，都已经睡下了。”紫薇感动的说。

“你们两个，已经挨了打，受了好多委屈，朕实在不忍心再来说你们，可是，你们自己，也太大胆了。你们是格格呀，住的是皇宫呀！和一般老百姓毕竟不一样，怎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顾忌都没有！以前小燕子化装成小太监跑出门去，回来也是要受罚！明明知道不可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做？”乾隆心痛地问。

紫薇吸了吸鼻子，说道：“皇阿玛！你今晚来看我们，对我们说了‘受委屈’三个字，你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安慰，真的不是一点点！每次我们闯祸，你总是千方百计来给我们解围，我真的好感动！你说的对，我们是明知故犯，怪不得老佛爷生气！以后，我们一定注意，不再闯祸了。”乾隆凝视紫薇，想到太后的“悔婚”，心里就乱了。

“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心胸宽大的孩子，人生有些事情，是无可奈何的，自己看得开，才会有幸福！”他语重心长的说。

紫薇听得糊里糊涂，不知道乾隆何所指。但是，很被乾隆温柔的语气感动着。

“紫薇谨遵皇阿玛教诲！”“皇阿玛！那以后我们要出去，到底该问谁？化装出去会挨打，问令妃娘娘，她都不答应。难道，我们就一辈子关在这个皇宫里了吗？”小燕子忍不住问。

“这个皇宫这么可怕吗？为什么一定要出去？”“我就是想出去嘛！我是‘小燕子’，关在笼子里，会死掉的！”“胡说八道！左一个死掉，右一个死掉，说话要忌讳，不许再说‘死’字，听到没有？你是朕宠爱的‘小燕子’，长命百岁，怎么会‘死掉’呢？”小燕子听到乾隆这样说，心里温暖极了，感动极了，依偎着乾隆问道：“皇阿玛，你还是很喜欢我吗？最近，我闯了好多祸，老佛爷看到我就像看到仇人一样，我又……很不乖就对了！我以为……皇阿玛已经不喜欢我了！”“傻孩子！如果朕不喜欢你，这么晚了，还会过来看你们吗？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两个，在朕心目中的地位，都不会动摇的！”乾隆诚挚的说。

“哇！我会幸福得死掉！”小燕子含泪又带笑的喊。

“又是死掉？这个毛病，也改不了呀！”乾隆直摇头，正视两人，郑重的警告：“不过，你们不止要让朕喜欢，也要让老佛爷喜欢呀！不要再任性了！小燕子，你先把你的功课做做好，书念念好！要不然，你的未来，会断送在你自己手上！”紫薇听了，有些惊怔起来，小燕子却心无城府。

“什么未来？”“难道你不想和永琪成亲吗？”乾隆问。

紫薇听了，大大的吃了一惊。小燕子却哇啦哇啦叫了起来：“我正在考虑啊！老佛爷看我不顺眼，又对我这么凶，还打了我屋里的人……不是只有老佛爷有资格生气，我也生气！现在，连出门都不行！我看，我还是回到民间去当‘小燕子’。还珠格格也好，还珠郡主也好，都让给别人去做吧！”乾隆怔了怔，生气的说：“到现在还要说这种话？连皇阿玛也不要了？”“我当然要皇阿玛，可是……当了皇家的媳妇，一定规矩更多了，我迟早还是会为了这些规矩，被砍头的！”“又说砍头！你的头，以前没砍，现在就不会掉了！”“那可说不定！如果我犯了什么天什么大祸，皇阿玛也会原谅我吗？”“滔天大祸？”乾隆问。

“是是是！”“你为什么非要犯滔天大祸呢？哪里有人一天到晚预测自己要犯滔天大祸呢？”“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人，明明知道是滔天大祸，我还是会去犯！”“明明知道，就不要去犯呀！”乾隆啼笑皆非的说，就拍拍小燕子的肩：“好了！料你也犯不出什么滔天大祸来，顶多是化装成小太监溜出门去。”想了想，就慷慨的说道：“以后，这样吧！每个月初一和十五，准许你们出门！打扮成普通百姓，或者换个男装，带着人，大大方方的出去！吃晚餐前，一定要回来！好不好？算是朕特许的！”小燕子和紫薇不禁喜出望外，小燕子跳起身子欢呼。

“皇阿玛！你好伟大！皇阿玛万岁万岁万万岁！”“皇阿玛，你这么体贴，这么了解，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爹！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你！”紫薇也笑容满面的依偎着乾隆说。

“不要感激了！如果你们能够让老佛爷喜欢你们，像朕喜欢你们一样，朕就谢天谢地了！”乾隆被两个女孩弄得满心柔软。

小燕子太高兴了，就欢天喜地的说道：“皇阿玛！你放心，我们会努力去做！就是要我去背诗，我也去背！”乾隆看看已经夜深了，就转身欲去。

“好了！朕还要去看看令妃！走了！”乾隆往门口走，紫薇和小燕子欢天喜地的送到门口。乾隆忽然回头说道：“朕觉得，香妃娘娘非常喜欢你们两个，她从新疆来，在宫里没有朋友，你们没事的时候，就多加几趟宝月楼，给她作伴吧！”乾隆说完，掉头走了。门外的太监，赶紧打着灯笼前呼后拥。

紫薇和小燕子面面相觑，两人都傻住了。

半晌，紫薇才低低说：“皇阿玛这样信任我们，这样宠爱我们，我们却在设计他……我会被老天爷劈死！或者……我们放弃那个计划吧！我不忍心背叛皇阿玛！”小燕子一把握住紫薇的手。

“不能只想皇阿玛，想想‘你是风儿我是沙’吧！”

11

紫薇和小燕子再也没有料到，他们那个“大计划”，居然在含香那儿碰了钉子。

当她们把整个计划告诉含香的时候，本以为，含香听完，一定非常兴奋，会追着问她们何时实行。谁知，含香听了，半天都没说话，然后，她抬起头来，满眼犹豫的看着她们说：“你们这个办法，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小燕子惊讶的问。

“你们不懂！我是我爹献给皇上的‘礼物’，如果我跑了，我爹的一片用心，就全部白费了。皇上一定会大发脾气，派兵去新疆搜捕。那么，我的‘和亲’政策，就完全失败了！”

假若我有逃走的念头，我就不会答应我爹来北京，我既然来了，就不能逃走！”小燕子听得莫名其妙，含香那些大道理，她根本没办法了解。喊道：“你不要糊涂了！蒙丹已经把你们的故事说给我们听了，我们感动得稀哩哗啦，大家都决定为你们豁出去了，怎么你反而婆婆妈妈起来！”“我不能背叛我爹，不能背叛我对阿拉发过的誓言！”“你好矛盾！一方面想要为你爹

尽孝，为你的族人尽忠，一方面又放不开蒙丹，要为蒙丹守身如玉！你知道吗？你想两者共存，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紫薇说。

“可是，你上次说，你们在努力，让皇上放了我！”“那个想法太天真了！这些日子，我看着皇阿玛赐你这个，赐你那个，看到他看你的神情，只要你笑，他就高兴得什么似的……我已经看明白了！他不会放掉你的！我们那个赌，一定会输！”“可是，你说过，皇上是个仁慈的人，有一颗宽大的心！”“我是说过！但是，他对我们宽大，对我们仁慈，那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女儿。对于你，他完全是另外一种身份，他变成一个充满占有欲，也充满征服感的男人，这个‘男人’，让我觉得好危险！”小燕子急忙接口：“是是是！你不要这样那样的搞不定了。跟在皇阿玛身边，你又这个也不愿意，那个也不愿意，总有一天，你会被皇阿玛砍头的！”含香直直的站着，眼神坚定：“我愿意去试试看！赌一赌皇上的仁慈。你们两个，只要帮我和蒙丹传信，时时刻刻把他的消息告诉我，给他打气，我就感激不尽了。其他的事情，真神阿拉会帮我的！”小燕子又急又担心，冲口而出：“你那个真神阿拉，到了我们中国，说不定水土不服，说不定给我们的菩萨收服了！搞不好什么忙都帮不了你！”

“不会的！它已经把你们两个送来给我了！”含香说完，就走到窗前，推开窗子，仰望天空，用回语高声祷告上苍。风吹起她的衣服，她看来飘飘若仙。

紫薇被含香感动了，说服了，眼睛闪亮的看着小燕子。

“或者，天意要让我们赌一赌！说不定，那个阿拉真的在我们四周，帮助着我们！如果能够不背叛皇阿玛，而解决含香的问题，那就是我最大的期望了！”“可能吗？”小燕子怀疑的问。

她们同时去看含香，含香虔诚的站着，那种虔诚，似乎连天地都撼动了。

紫薇和小燕子也被深深的撼动了。是啊！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永琪也是这样想，所以，他编了一本《成语大全》，这天，和尔康一起来漱芳斋，预备给小燕子上课。“上课”是名正言顺的事，理由充足，不用躲躲藏藏，两人就大大方方的向漱芳斋走来。尔康看着那本厚厚的册子，充满同情的说：“编了这么一大本书，我看你也够辛苦！这本《成语大全》，你觉得有用吗？”“一定有用！非要有用不可……”永琪话没说完，尔康忽然看到漱芳斋外面，有个面孔很生的太监在伸头伸脑。

尔康心中一动。大叫：“什么人？你给我站住！”尔康一面喊，一面飞窜过去，要抓那个太监。谁知，太监竟然会武功，身手俐落的飞身而起，往绿荫深处奔逃。众班大喝一声：“往哪儿跑？”永琪把手里的册子丢在地上，飞窜过去拦住了太监，立刻一拳打去。那个太监不敢迎战，回头要跑，尔康早已挡在对面，一脚踹了过去。

那个太监眼看腹背受敌，就飞身而起，上了树。

尔康哪里肯放掉他，也拔身而起，追到树上，和那个太监大打出手。太监看看情况不妙，又跃下树来，永琪再扑了上去。三人就这样交起手来。谁知，那个太监的武功不弱，三人打得团团转。这样一阵打闹，惊动了漱芳斋，把小燕子引出门来了。

小燕子一看到尔康、永琪和人动手，立刻摩拳擦掌：“有奸细是不是？我就知道我这个漱芳斋闹贼！小贼！看你往哪里跑！”小燕子一面喊着，一面飞窜出去。

这时，尔康已经一把抓住了那个太监的衣领。不料，小燕子飞窜而来，

竟然一头撞上了尔康。

“哎哟！”尔康手一松，太监又飞逃而去。

永琪急忙伸手去抓，谁知道，小燕子赶到，不由分说的一拳打过去，居然打到永琪的鼻子上。永琪弯着腰大喊：“哎哟！”这样一耽搁，那个太监又逃了。

“小燕子！你可不可以安安静静站着不动？”尔康急喊。

“那怎么成？”小燕子大叫：“小贼！你敢跑，我追你一个落花流水！”小燕子往前一追，正好永琪飞扑过去拦截那太监，太监闪身躲开，小燕子用力过猛，又撞上了永琪。永琪躲避不及，竟然和小燕子头碰了头。这一下撞得不轻，小燕子大叫哎哟，手捂着脑袋，摔了一跤。永琪一看小燕子摔了，吓了一跳，顾不得那个太监，急忙来看小燕子。

“小燕子！你怎样？碰到哪里了？给我瞧瞧！”那个太监乘此机会，逃之夭夭了。尔康还要追赶，奈何已经不见人影。

小燕子从地上爬了起来，对永琪跳脚：“哎！你怎么不追贼？把他放走了？他是哪儿来的？我再去追！”“不要去了，人已经跑了！”尔康说。

“跑了？”小燕子直跳脚：“你们两个居然让他跑了！怎么这样没用！你们的武功，都还给师父了？连一个小贼都抓不到！”尔康啼笑皆非，瞪着小燕子喊：“小燕子姑奶奶，如果没有你的帮忙，这个小贼早就逮住了！”永琪揉着自己碰痛的额头，说道：“就是！就是！也不知道你是在帮我们呢？还是在帮那个小贼？你看看清楚再打呀！”一边说，一边去检查小燕子的额头：“哇！不得了，头上撞红了一大块！恐怕又要肿起来了！”紫薇、金琐、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都跑了过来。

“怎么回事？有贼？什么贼？”紫薇回头问大家：“我们有丢东西吗？”

“没有啊！”金琐就问彩霞：“你们丢了什么吗？”“没有！什么都没丢！”“你怎么知道是贼？他要偷什么东西？偷到了吗？”金琐纳闷的问尔康。

尔康看看四周，心情沉重：“我不能确定他是贼，我确定的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个太监身手功夫都是第一流的，不是普通人物。面孔很生，从来没有见过。看到我们出手，立刻就逃。如果不是做贼心虚，干嘛要逃呢？宫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实在太奇怪了！你们大家，都要提高警觉才好！以后门户小心！高远高达怎么也不在，去哪里了？”“早上还在，这会儿不知道去哪里了？”小邓子说。

尔康怕紫薇担心，故作轻松的笑笑：“算了！别让一个小毛贼，影响了我们的心情！不理他了！大家进去吧！”永琪拾起地上那本册子。

“对！不要管小贼了！我们办正事要紧！”“正事？”小燕子好奇的问：“什么是正事？这么厚一本是什么东西？”“《成语大全》！特地为你准备的！”永琪笑着说。

小燕子着看那本册子，一肚子的狐疑，大家就走进了漱芳斋。

进了大厅，永琪就把那本手写的《成语大全》，摊开的放在小燕子面前。

“这本《成语大全》，是我为你特别写的。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常用，比较浅的成语，我从‘一’字头开始编，大概搜集了三千多个成语！你赶快把它背起来！”小燕子吓得跳了起来：“什么？三千多个成语？我哪里背得出三千多个成语？你饶了我吧，不要折腾我了！我对于抓贼比较有兴趣！”说着，还不停伸长脖子去看房间外面。

“贼已经跑了，不用抓了！”紫薇把她按在椅子上，热心的说：“小燕子，

看在五阿哥‘用心良苦’上，你也不能泄气，一定要学！‘用心良苦’就是‘用心用得好苦’的意思！”她故意说了一个成语。

“那为什么要说‘用心良苦’？说‘用心用得好苦’不就好了？”“那不是很罗嗦吗？”尔康也来帮忙：“中国人喜欢用很少的宇，表示很复杂的意思！”

你学了之后，就会发现中国文字‘妙不可言’！‘妙不可言’的意思就是‘妙得不得了，讲都讲不出它的好处’！”尔康也故意用了成语。

小燕子大叫：“哇！我要疯了！你们这样搅和我，我会连说话都不会了！”想想，又说：“其实四个字的话我也会说好多呀！像是‘落花流水’、‘要头一颗，要命一条’、‘莫名其妙’、‘岂有此理’、‘乱七八糟’、‘胡说八道’、‘气死我了’……”尔康急忙更正：“‘气死我了’不是成语！‘要头一颗，要命一条’也不是成语！”“管他是不是，够用了啦！没有学成语，我也活了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听不懂我说的话，为什么现在要学这个呢？”永琪就拉住小燕子的手，恳求的说道：“算是为我学的，好不好？这皇宫里每个人开口闭口都是成语，只有你不会！人家说的时候，你也听不懂，常常‘答非所问’！最起码，我们要弄懂它的意思！学学看嘛，不会很难的！”“如果你会了，以后和皇上谈起话来，也是成语来，成语去，多有意思呀！老佛爷再要难你，也难不住了！”尔康也积极的鼓励。

“就是呀！你不是答应了皇阿玛，要好好的用功，就是要你背诗，你也会去背吗？”紫薇跟着说。

小燕子看到大家都这么说，显然赖不掉了，就嘟着嘴，无奈的说：“好嘛好嘛！我学就是了！”永琪就翻开第一页：“来！我们先从‘一’宇开始，你先把这一页的成语念一遍，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意思？看看你了解多少？”小燕子就拿起《成语大全》，苦着脸，去念成语：“这个‘一苦千金’，大概是说‘如果有了一千两金子，人就不苦了’！”尔康、永琪、紫薇同声一喊：“什么？‘一苦千金’？”“是‘一诺千金’！”永琪说。急忙指着册子，对小燕子耐心的解释：“这是一个‘诺’宇，诺言的诺，承诺的诺，怎么会念成‘苦’呢？差太多了吧！”“不是有边念边，没边念中间吗？这半边不是一个‘苦’字吗？”小燕子说。

“那是‘若’，不是‘苦’……算了算了，念下一个好了！”永琪说。

“这个我懂！‘一鸟骂人’就是说，一只鸟在树上骂人……”说着，就惊喜起来：“这只鸟和我一定拜了把子，大概也是一只小燕子！”“一鸟骂人？”紫薇的眼睛张得好大：“怎么有这样离谱的成语？”“是‘一鸣惊人’！”永琪跌脚。

尔康拍拍脑袋，急道：“小燕子！你不能把每个字都拆开，只念你会念的那部份！”小燕子扬起眉毛，振振有词的喊：“谁说？我也研究了一下，我没念成‘一口骂人’呀！其实，一口骂人也满通的！只有这个‘一名金人’我不懂，为什么是‘金人’，不是‘银人’呢？那个‘金’字我认得，哪有这么多笔划？”“算了算了，再念下去看看！”永琪放弃“一鸣惊人”了。

“一劳永逸！大概是说一只兔子的故事。”“一劳永逸！”大家又异口同声喊。

“一丝不句！”小燕子继续念。

“一丝不苟！”大家再喊。

小燕子忽然发现一个成语，惊喊道：“哎呀……这句好厉害！简直就是

皇后和容嬷嬷！”“哪句？哪句？”永琪伸长脖子问。

“一发千钧！这一定是一种刑罚，一根头发，要用一千个钩子钩起来，你们说多厉害？”“天啊！是‘一发千钧’！”尔康喊着。

“你们又要喊天了，每次我一做学问，你们就开始喊天，喊得我都没有兴趣了！”小燕子不满的噘着嘴。

“不喊天，不喊天！你再看下去！”尔康忙说。

“这个……”小燕子看着册子，没什么把握的说：“这个‘一兵之猫’我看不懂。是不是一队猫要和别的猫打架？还是猫要编成军队什么的……”众人全部傻眼。

“一兵之猫？这可把我给考住了，这是什么？”紫薇问。

“‘一丘之貉’啦！”永琪喊。

一屋子的人，差点全部摔到地下去了，大家又是笑，又是摇头，又是佩服，个个匪夷所思的看着小燕子。小燕子眨巴眨巴眼睛，继续和那本《成语大全》奋战。把本子歪着看，倒着看，偏着看，看了半天说：“这个字有点复杂……‘一言九鼎’？”永琪忍不住叫了起来：“一言九鼎！这个‘鼎’字和‘桌’字差了那么多，怎么也会混在一起呢？这是一个‘鼎’字，一言九鼎就是说，一句话的份量很重，像九个鼎一样！说了就不能反悔！”小燕子听得一头雾水：“这个‘鼎’是什么东西？”尔康跑进书房，搬了一个“鼎”形的香炉出来。

“这种三只脚的容器，就叫做‘鼎’！”小燕子瞪着那个香炉，恍然大悟的喊：“那个是‘鼎’啊？我叫它‘香炉’。为什么说话要像香炉呢？还要像‘九个香炉’，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大家再度傻眼，你看我，我看你。

永琪好泄气，跑到房门口去，一屁股坐在门槛上，用手托着下巴发呆。

小燕子伸伸脖子，觉得好抱歉。忍不住跟了过去，喊：“你不要生气呀！其实‘一’字头的成语我也知道很多，偏偏你写的这些我都不知道！

像是一前一后，一胖一瘦，一上一下，一天一夜，一男一女，一大一小，一长一短，一高一矮……”就得意的问：“是不是？”永琪苦笑。

小燕子就一拳打在永琪肩膀上，下定决心的嚷道：“好了！我答应你，好好的学成语！‘一句话就像九个香炉’，说了就不能反悔！怎么样？”紫薇和尔康互视，忍俊不禁。

永琪看着小燕子，真是笑也不是，气也不是。小燕子就挤到永琪身边坐下，关心的问：“喂！我那个师父怎么样？”“他呀！”永琪看着她，故意说了一句成语：“心急如焚！”小燕子一呆，惊喊：“心急如坟？他想死是不是？那不成！怎么急，都不能到坟墓里去！”永琪往门框上一靠，设辙了。

成语学了一个半调子，小燕子没兴趣了。这天，带着含香逛御花园。

“我们住的漱芳斋往这边走！你一定要告诉维娜和吉娜，把漱芳斋的路认清楚！如果你在宝月楼有任何状况，需要救兵的时候，就让吉娜维娜来找我们！不管深更半夜，我们都会赶到！”含香了解小燕子的意思，就回头对维娜吉娜用回语吩咐。

维娜吉娜拼命点头，记着路线。

“既然，你已经决定要赌一赌，你就要有‘危机意识’！皇阿玛是你的危机，其他的人你也不要轻视，这个皇宫里，没有简单的人物！”紫薇叮嘱着。

正说着，迎面走来了太后和皇后，身边跟着晴儿、容嬷嬷、桂嬷嬷和宫女们。

两路人马遇到了，彼此都非常惊讶。紫薇赶紧请安：“老佛爷吉祥！皇后娘娘吉祥！”小燕子不情不愿的跟着说：“老佛爷吉祥！皇后娘娘吉祥！”晴儿看到紫薇，忍不住深深的看了她一眼。紫薇接触到晴儿的眼光，想到尔康的话，心中就猛跳了跳，忍不住也仔细的看了看晴儿。

皇后立刻挑起眉毛，希奇的喊：“哟！两位格格兴致真好，今天不出去‘看菩萨’了？留在宫里陪伴美人啊！两位格格真是机伶，哪儿香，就去哪儿！好像，早上还没去过慈宁宫，给老佛爷请安吧！”小燕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视皇后，嚷着说：“是啊！还没去慈宁宫请安，皇后娘娘尽管挑拨吧！最好老佛爷再打我一顿，皇后娘娘才舒服，是不是？”皇后不说话，只是抬眼看太后，一股“你看吧”的样子。

太后对小燕子实在没好感，一皱眉头：“小燕子！不许放肆！”小燕子好气，紫薇急忙拉了拉她的衣服。

含香见到太后和皇后，双手交叉在胸前，行了一个回族见面礼。

“含香见过老佛爷，见过皇后娘娘！”太后又不高兴了，皱着眉说：“香妃！这满人的规矩，你还没学会吗？见了长辈，总得请个安！你这身打扮，也太奇怪了。既然成了大清的妃子，还是入境随俗比较好！”就对晴儿吩咐：“晴儿，回头你找些衣裳、鞋子，让香妃换装！”“是！”皇后急忙应道：“臣妾那儿，刚好新作了两套衣裳，还没穿过，如果香妃娘娘不嫌弃，臣妾就让容嬷嬷去拿！”小燕子又插嘴了：“老佛爷，香妃娘娘得到皇阿玛的特许，可以不学满人的规矩，不穿满人服装，维持她回人的身份！”“又是特许？”太后又惊讶，又生气：“她在皇上面前有‘特许’，在我面前没有‘特许’！是满人的媳妇，要守满人的规矩！”说着，就斩钉断铁的回头吩咐：“容嬷嬷，桂嬷嬷，去把衣裳拿到宝月楼，皇后，你看着她改装！”容嬷嬷、桂嬷嬷大声应着“喳”，立即转身面去。

“臣妾谨遵老佛爷吩咐！”皇后对太后屈了屈膝，就看着香妃说：“香妃，我们这就去宝月楼换衣服吧！”“含香不能从命！”含香一退，坚定的说。

“什么？”太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兰经说得很清楚，众生平等，没有人可以勉强别人做任何事！”“可兰经是什么？”太后没好气的问。

“那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经典！”含香回答。

“除了佛经，没有至高无上的经典！”太后更气：“居然敢跟我谈平等，简直不可思议！皇后，我把她交给你了！扒了她那身衣服，我看不顺眼！”

“是！”紫薇一看，情形不妙，急忙给了小燕子一个眼色。小燕子懂了，一溜烟跑了。

几个嬷嬷就拉扯着含香，回到宝月楼。容嬷嬷很快的拿了一套旗装来，就伙同另外几个嬷嬷，按着含香，强制执行，要脱除她的衣服。

含香拼命挣扎着。喊着：“我不要！我不要……没有任何人可以脱我的衣服！”“容嬷嬷！跟她讲讲道理！”皇后趾高气扬的说。

“娘娘，”容嬷嬷阴侧侧的开了口：“你虽然是皇上封的娘娘，可是，上面还有皇后，皇后可比你大！再上面，还有老佛爷！老佛爷比皇上还大！今天，老佛爷说要扒了你的衣服！皇后娘娘‘奉命’办事，奴才就非扒了你的衣服不可！”“你识相一点，就自己脱掉！要不然，容嬷嬷桂嬷嬷可不会怜香惜玉，弄痛了你，弄伤了你，也是你自找的！”皇后接口。

含香激烈的反抗：“不行！让开！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我不脱！”

说什么都不脱……我生为维吾尔人，死为维吾尔鬼！就是死了，也要穿维吾尔的衣服！”“那可由不得你！容嬷嬷！不要跟她客气了！”皇后命令着。

容嬷嬷就下手去扯掉含香的面纱，又去扯她的上衣。维娜吉娜一看不对，用回语大叫着，扑上前来保护。站在一边的紫薇，急得六神无主了。

容嬷嬷和几个嬷嬷，就和维娜吉娜扭打起来。

含香逃向窗边，容嬷嬷扑了过来，扯住她的头发，把她拉了回来。

“哎哟！不要这样呀！不要……”含香痛得大叫。

紫薇一看，情况不对，急忙对皇后跪下。喊道：“皇后娘娘！千万不要动手呀！香妃娘娘确实有过特许，您好歹要看皇上的面子，手下留情呀！换衣服事小，扒衣服事大……”“关你什么事？又要你来说话？”皇后对紫薇咬牙切齿的说，一脚踹向她：“走开！就算你有皇上撑腰，我今天可是奉了太后的命令！”紫薇被踹倒在地上。几个嬷嬷早已把维娜吉娜打倒。

容嬷嬷就把含香按倒在地，几个嬷嬷就一拥而上，撕衣服的撕衣服，扯扣子的扯扣子，拉项链的拉项链，脱鞋子的脱鞋子……一时之间，钗钏环环，珠佩首饰，“叮铃当啷”的滚了一地。含香惨烈的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难道大清不是文明的国家吗？不要！不要……谁都不许碰我，不许碰我……”紫薇忍不住，扑了过来，伸手去拦众嬷嬷。“皇后娘娘！不可以呀！你赶快让大家住手吧！不要弄得不可收拾呀！”“你敢说我不可以？容嬷嬷，一起教训！”皇后铁了心。

容嬷嬷就连紫薇一起又掐又打。两个回族妇人，又挣扎着爬过来阻挡，哭着喊着，房里乱成一团。

正在这时，乾隆带着小燕子急步赶来。

“皇上驾到！皇上驾到！”乾隆一步跨入，只见含香被几个嬷嬷按在地上，衣服已经撕了个七零八落，钗环首饰，全部滚在地上，含香徒劳的挣扎着，被头散发，衣不蔽体。

乾隆大惊，顿时气得发抖，怒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停止！马上停止！”众嬷嬷慌忙住手，颤巍巍的跪了一地。磕头大喊：“皇上吉祥！”乾隆脸色铁青，瞪着这群嬷嬷，咬牙切齿的喊：“敢对香妃娘娘动手！你们全体活得不耐烦了？来人呀！通通拉下去斩了！”一群嬷嬷，吓得魂飞魄散。磕头如捣蒜：“皇上开恩！皇上开恩！”嬷嬷们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面打，一面喊“皇上开恩”。

皇后对乾隆屈了屈膝，振振有词的说：“皇上！臣妾是奉老佛爷命令，给香妃娘娘换装！难道皇上要反抗老佛爷不成？”乾隆怒极，一瞬也不瞬的瞪着皇后：“皇后！你今天扒了香妃的衣服，朕要扒了你的皮！”皇后大惊，踉跄一退。

这时，含香服装不整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好生狼狈。她低头看看自己，见到自己半裸的身子，顿时感到屈辱已极，简直无脸见人。她忽然飞奔到阳台上，想也不想，就纵身对楼下一跃。

“不好！娘娘跳楼了！”紫薇大叫。

“香妃！”乾隆惊喊。

小燕子像箭一样直射过去，伸手就拉，嗤啦一声，拉破了衣服一角，含香已经跃下了栏杆。小燕子什么都顾不得了，跟着纵身一跳，也跳下了楼。小燕子平时的轻功并不怎么好，这天，却表现得可圈可点，出神入化。或者，是含香命不该绝，小燕子伸手一捞，居然捞着了了她，小燕子就紧紧的抱住她，

两人掉落在地。

小燕子怕含香摔着，就地一滚。半天，才煞住车。

两人睁大眼睛彼此注视，都是惊魂未定。片刻，含香挣扎着爬起身子，坐在地上，痛定思痛，抱着小燕子放声痛哭。

乾隆、紫薇和皇后都追了过来。

乾隆心惊胆战的问：“怎样？怎样？小燕子，你们都活着吗？”“是！皇阿玛！我们都没死！”小燕子的回答很有力。

乾隆呼出一大口气来。低头看着两人：“摔伤没有？”就回头大喊：“赶快宣太医！”“喳！”太监们飞奔而去。

小燕子扶起含香，自己跳了起来，伸伸手脚。

“幸亏我的武功第一流，要不然就惨了！”小燕子得意起来，拉起含香：“你怎样？有没有摔到哪儿？”含香掩面而泣。小燕子看了看，放心了。

“皇阿玛放心，香妃娘娘也没事！”紫薇奔上前去，手里拿着一件披风，披在含香身上，遮住她的身子。在含香耳边，低低说道：“你答应过我，要好好的活着！无论受了多大的屈辱，不能跳楼啊！”含香泪眼看紫薇，无言以答。

乾隆就对皇后、容嬷嬷等人跳脚道：“你们通通滚！让紫薇和小燕子陪着香妃！谁再敢到宝月楼来闹事，我一定摘了她的脑袋！滚！滚！滚！”皇后恨恨的看着含香等三人，一屈膝，掉头而去。

众嬷嬷吓得屁滚尿流，急忙跟随而去。

12

香妃闹了一场跳楼，毫发无伤。然后，还是穿着她那身回族服装。太后的“换衣”命令，完全没有发生作用。这件事，对太后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刺激。居然，一个皇太后，却拿一个妃子无可奈何！太后在脸上心上，都下不来台。再加上皇后和容嬷嬷在一边加油加酱，煽风点火，太后想起来就恨：“皇上最近是怎么了？先莫名其妙的封了一个还珠格格，再莫名其妙的认了一个紫薇格格，现在，又莫名其妙的迷上一个香妃娘娘！这三个女人把整个皇宫弄得鸡飞狗跳！这真不是大清的福气，不是皇上的福气！我就弄不明白，她们三个，怎么会连成一气呢？”但是，晴儿却有晴儿的说法。看着太后，她诚挚的说道：“那两位格格，来自民间，跟咱们长在宫里的格格，当然不一样。那个香妃娘娘，来自回疆，跟咱们的规矩，当然也不一样。她们三个，却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在这宫里，都是‘与众不同’的。这份‘与众不同’，说不定就把她们凝聚在一起了。这是另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太后想了想，觉得晴儿的分析，也有道理。

“依晴儿说，这个香妃，不肯换旗装，连我的命令，都敢违抗，我们应该怎样惩罚她才好？”晴儿抬着那对清澈的眸子，坦白的说：“老佛爷，今天，我在御花园，看到两位格格穿着红衣裳，香妃娘娘穿着一身白色回族装，觉得那个景象，好看极了！这个皇宫里，有个回族女人走来走去，可以变成‘皇宫一景’！咱们就像看西洋镜一样，有什么不好呢？您老人家一定要追

究，为了一件衣裳，伤了皇上的心，不是因小失大吗？”太后恍然大悟：“是呀！晴儿言之有理！为了一件衣裳，伤了母子感情，也太不值得了！”太后就在晴儿的轻言细语下，把自己的“下不来台”，给硬走下来了。但是，从此，含香和太后之间，这个疙瘩，却再也无法抹平了。

太后耿耿于怀，乾隆也是心事重重。

乾隆不止为了香妃操心，他也为紫薇和小燕子操心。太后拿香妃无可奈何，就把目标转到紫薇和小燕子身上。这两对小儿女的婚事，成为太后最关注的目标。乾隆知道，他的“拖延”政策，迟早会拖不下去。但是，那两对有情人，却深陷在一片痴情里，整天还在作一些“情有独钟”的春秋大梦。这种情况，真让乾隆急在心里。

这天，乾隆把紫薇、小燕子、永琪、尔康全体叫进了书房。

乾隆低着头在看一篇文章。后面太监环侍。尔康、永琪、紫薇、小燕子一溜站在书桌前面。乾隆看完文章，抬头看着四人，正色的说：“坦白说，自从老佛爷回宫，宫里出了许多事情，朕心里也不太痛快。你们几个的幸福，一直是朕心里的大石头。小燕子和紫薇，救香妃有功，朕也放在心里。可是……”他看着紫薇和小燕子：“你们一直不能得到老佛爷的喜爱，却是朕的心头大患。”四个人都震动了，紫薇就惭愧的说：“皇阿玛！你不要太操心了，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常常去慈宁宫，晨昏定省，让老佛爷高兴。”紫薇的“晨昏定省”四个字，对小燕子来说，实在太深了。小燕子听也没听清楚，接口倒是接得很快，她瞪着紫薇，吃惊的说：“你想‘成婚’‘定心’了？‘成婚’去慈宁宫干嘛？我看老佛爷根本不想要你‘成婚’！你去也是白去！”小燕子这话一出口，紫薇大窘，尔康惊讶得睁大眼睛，永琪一脸的啼笑皆非。乾隆瞪着小燕子，一叹：“你真是朕的‘大麻烦’呀！”说着，他看看其他三个：“你们不是在教她成语吗？不是在给她补功课吗？”永琪、尔康拼命点头：“是是是！”乾隆就把正在阅读的那篇文章递给小燕子。

“小燕子！纪师傅今天交给朕一篇奇文，这是你写的吗？”小燕子拿起文章看了看，心知不妙，勉勉强强的点点头。

“是！”“你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听听！”“我看，还是不要念吧！”小燕子又缩脖子，又扭身子。

“朕要你念，你就念！赶快念！”乾隆命令的说。

小燕子没辙了，拿起那篇文章，噘着嘴说：“念就念！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如人饮水’。”念了题目，就抬头看乾隆，很无辜的说：“皇阿玛！你不能怪我，纪师傅出题目，出得奇奇怪怪，我弄了半天，才知道‘饮水’就是‘喝水’！”乾隆瞪她一眼：“弄清楚之后，你写些什么呢？”小燕子就拿着文章，清清嗓子，念道：“人都要喝水，早上要喝水，中午要喝水，晚上要喝水。渴了当然要喝水，不渴还是可以喝水。冷了要喝热水，热了要喝冷水。春天要喝水，夏天要喝水，秋天要喝水，冬天还是要喝水……”小燕子一篇文章没有念完，紫薇、尔康、永琪已经憋笑憋得脸红脖子粗。

小燕子一本正经继续念：“男人要喝水，女人要喝水，小孩要喝水，老人还是要喝水。狗也要喝水，猫也要喝水，猪也要喝水，人当然要喝水……”大家再也憋不住，笑得东倒西歪。

乾隆也忍不住了，站起身来，又笑又骂：“你这样‘喝水’，淹死了孔老夫子，淹死了纪师傅，气死了朕！你知不知道，这‘如人饮水’四个字，下面还有一句话？下面那句才是主题！”小燕子一怔：“下面还有一句话？”

“你把下面那句话说给朕听听！”乾隆说。

小燕子急忙去看永琪。

永琪赶紧作嘴型，无声的说“冷暖自知”！

小燕子听不清楚，再去看尔康。

尔康也作嘴型说“冷暖自知”！

紫薇趁乾隆转身，赶紧在小燕子耳边飞快的轻声提示：“冷暖自知”！

小燕子听得糊里糊涂，半信半疑，嗫嗫嚅嚅的说：“下面一句是……‘冷了蜘蛛’？”乾隆瞪大眼：“啊？‘冷了蜘蛛’？还‘烫了蜻蜓’呢！朕打你一百大板！”小燕子急忙一退，嚷嚷着说：“皇阿玛！这个做学问，真的好难啊！喝水就喝水嘛，还要作文章，这不是太无聊了？我想得出来的喝水，通通写上去了，本来我还要多写一点，可是好多字都不会写……只好马马虎虎交差了。”“幸亏你‘马马虎虎’交差了，否则，整个北京城都给你淹了！”乾隆说。

小燕子噘着嘴，不敢说话了，一脸的不服气。

紫薇、尔康、永琪面面相觑，又要忍笑，又是着急。

乾隆在房里走来走去，站住，问永琪：“你们不是在教她吗？到底在教些什么？”“只有教成语！”永琪慌忙回答。

“只有教成语？那，朕就考考你的成语！”乾隆精神一振。

“啊？还要考我啊？”小燕子大惊。

尔康好担心，急忙说道：“启禀皇上，只教了最浅的！”“朕就考你几个最浅的！”乾隆想了想，问：“上次朕说了一句‘阳奉阴违’，你接了一句乱七八糟的话，现在，你懂了吗？什么是‘阳奉阴违’？”小燕子转着眼珠，拼命想。想了半天，明白了：“‘羊缝鹰围’啊？大概是说有危险的时候，羊就钻到石头缝里去了，老鹰比较凶，就围过来攻击敌人……”紫薇、尔康、永琪都睁大了眼睛，又惊又急。

乾隆匪夷所思的看着小燕子：“哈！这样啊？如果有石头缝，你钻过去算了！”小燕子知道又闹笑话了、哼哼唧唧的说：“如果有石头缝，我是很想钻啊！”“再考一个！‘三十而立’什么意思？”乾隆问。

小燕子又傻了：“三十而立？哪个‘立’字？”紫薇低低提示：“立正的立，站立的立。”“哦！是不是三十个人排排站？”小燕子大声问。

乾隆拼命点头：“三十个人排排站！好，解得好！那么，‘不择手段’是什么意思？”“这个我知道……”小燕子总算听懂了一个，就很有把握的，欢声说道：“两个人打架，有个人手很脆弱，不用‘折’就‘断了’！”乾隆眉头一皱，大骂：“你的手，才不用折，就断了！那么，‘晓以大义’总懂了吧！”小燕子没有把握了，这个小什么大什么，好像常常听到：“晓以大义……晓以大义……”突然想明白了：“是‘小蚁大蚁’是吧？”眼睛一亮：“‘小蚁大蚁’是不是小蚂蚁碰到蚂蚁，两队蚂蚁就大打了一架？”紫薇、尔康、永琪面面相觑。

乾隆眉毛抬得高高的：“‘晓以大义’是小蚂蚁碰到蚂蚁，打了一架？厉害！小燕子，你真厉害！朕对于你，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突然想起来，又问：“这‘五体投地’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小燕子拼命点头，可怜兮兮的说：“知道。”“你知道？什么意思呢？”乾隆睁大眼睛，好惊讶。

小燕子眨巴眼睛，怯怯的说：“就是说闹了笑话，害得五个人的身体，都笑得摔到地上去了！”乾隆一怔，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哈哈！朕虽然千头万绪，烦恼重重，你的‘成语妙解’，还是能让朕开怀一笑。只是，老佛爷听了，恐怕要让你‘不折手断’了！”就对小燕子一凶：“你，到底要让朕怎么办呢？”小燕子看着乾隆，不相信的问：“都……不对吗？一个都不对吗？”“你认为对不对呢？”永琪就急忙上前一步，说道：“皇阿玛！您不要烦恼了，小燕子的功课，有我们大家来努力，假以时日，一定会进步的！”乾隆挥挥手：“好吧！你们去继续努力吧！朕看，这简直是个大工程！”他在室内踱了几步，烦恼的摇摇头：“算了，不谈小燕子的功课……”就忽然抬头看着尔康，正色的问：“上次，朕和你谈的话，你有没有认真的想一想？”尔康大惊。脱口喊了一声：“皇上！”乾隆盯着他，再看看紫薇：“你最好认真的想一想！跟紫薇也商量一下！”尔康大震，脸色立刻变白了，紫薇满腹狐疑，转头惊怔的看着尔康。

四个人从御书房出来，紫薇就气急败坏的追问尔康：“皇阿玛是什么意思？他要你认真的想什么？跟我商量什么？”“没有什么！”尔康还想掩饰。

“怎么没有什么呢？明明就有嘛！”紫薇急得不得了：“你为什么不说不？难道要我去问皇阿玛吗？赶快告诉我呀！”小燕子好不容易摆脱了问功课，就活泼了起来，嘻嘻哈哈的起哄：“就是嘛！尔康最不坦白了！一天到晚神秘兮兮的，一定有秘密！大概他惹了什么麻烦，不敢告诉紫薇！”尔康心里本就有事，这一下急了：“我那有？我那有？你别胡说！”永琪觉得事态严重，拍了拍尔康的肩：“我看，皇阿玛不是在开玩笑。上次他说的时候，好像只是一个‘提议’，可是，现在好像已经是一个‘决策’了！尔康，你瞒不住了，还是告诉紫薇吧！”尔康一听，就又是痛苦，又是激动的嚷：“什么提议？什么决策？我通通不要呀！哪有这样不合理的事，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提议’变成‘决策’了？”紫薇更急了，瞪着尔康，一跺脚。

“到底是什么事？你要把我急死吗？”小燕子也瞪着尔康，转着眼珠说：“该不是你惹了什么风流债吧？”小燕子一句话歪打正着。尔康急得脸色苍白。

“什么风流债？”他四面看看，拉着紫薇说：“不要在这儿说，我们回漱芳斋去，到了漱芳斋，我再告诉你！”紫薇看着尔康，一脸的惊疑。

小燕子觉得严重了，看永琪，小小声的问：“到底是什么？他真的有风流债呀？”永琪默然不语。紫薇看看永琪，看看尔康，整颗心都吊起来了。

大家回到漱芳斋，金琐、明月、彩霞都围了过来。

“皇上把你们叫去，有什么事没有？”金琐问。

尔康看着大家，环室一抱拳，急急的对大家说道：“对不起！能不能请你们都出去一下，让我和紫薇单独谈一谈！”“我不要，你的秘密，我也要听一听……”小燕子喊。

小燕子话没说完，永琪一拉小燕子，把她拉到房门外面去了。

金琐就充满疑惑的，和明月彩霞全部退了出去。金琐细心的带上房门。

房间里只剩下尔康和紫薇。尔康往前一迈，伸手把紫薇的手紧紧的握着。他的双眉，深深的注视着紫薇，恳切的说：“首先，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件事只是皇上的提议，我也是前两天才听皇上说，当时，我就对皇上表示‘万万不可’，我根本没有同意。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皇上又提起？我想，我要找一个机会，服皇上恳切的谈一谈！”紫薇盯着他的眼睛，心往地底沉去。

“首先’已经讲过了，‘主题’到底是什么？”“是……是……”尔康说不出口。

“你说啊！是什么？不要吓我嘛！”尔康实在没办法，冲口而出：“是……晴儿！”紫薇大震。

“晴儿怎样？”她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你快说呀！”“皇上要效法‘娥皇女英’，把晴儿也许给我！”尔康只好说了。

紫薇如遭雷击，踉跄一退。

尔康赶紧扶住她，急得六神无主了。握紧了她的手，他心痛的，焦灼的说：“紫薇！你知道我的，心里除了你，还是你！我连金琐都不愿意收，何况是晴儿？这事，绝对不是我的意思，那是不可能的！到底怎么会冒出这样一个提案，我真的不明白。可是，我的意志很坚决，我不会同意的，绝对绝对会同意的！你要相信我！”紫薇的脸色变白了，眼神黑黝黝的盯着他。

“怪不得，那天皇阿玛对我说，要我宽大一点，看开一点，我现在全明白了！”“皇上也跟你提了？”尔康更加心惊肉跳了。

紫薇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尔康，对他不信任的摇头，心碎的说：“你还敢告诉我，你和她没有‘过去’？”“哪里有‘过去’嘛！我和你才有‘过去’！在幽幽谷的‘过去’，在宗人府的‘过去’，在学士府的‘过去’，在皇上遇刺时的‘过去’……和这些‘过去’比起来，什么都不算‘过去’了！”尔康情急的喊。

紫薇不相信，一气，挣脱了尔康，就往卧室跑。

尔康慌忙拉住她，把她紧紧的箍进怀里。喊着说：“你不要跟我生气，这不是我的错呀！你这样生气，我就心慌意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紫薇盯着他，眼泪往眼眶里冲：“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晴儿，我就知道你和他之间有问题，你们骗不了我，每次你们对看，眼光都怪怪的。我是女人，我了解女人，我爱过，我了解爱……你不要再骗我了！”尔康急了，大声说：“你这样不信任我，对我简直是一种侮辱！”“上次你就这样堵我的口！现在，你又来了！”紫薇更气：“你明知道，你跟我一发脾气，我就没办法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人家都要嫁你了，你还要对我凶，我……我……”就挣扎着，想挣开尔康的手：“放开我！不用这么为难了，你去娶晴儿吧！反正，老佛爷看我也不顺眼，根本不想承认我……”尔康抓住她的胳膊，摇着喊：“你要不要讲理？”“我不要讲理，不要讲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理可讲？我也不要风度，不要宽大，不要看开……”紫薇崩溃的喊着，拼命摇头：“不要，不要，不要！我什么都不要……都不要！”尔康用手捧住她的头，稳定着她。哑声的问：“你什么都不要，你还要不要我呢？”紫薇眼泪一掉，心碎肠断了：“我哪里要得起你！好不容易，认了爹，进了宫，还要和晴儿共有一个你，我宁愿不要！”尔康盯着她：“在幽幽谷，你对我说过，做妻做妾，做丫头，做奴婢，你都愿意！”紫薇一怔，心里更痛：“当时，没有事实在前，说大话好容易！现在，有一个晴儿，那么优秀，那么聪明，那么漂亮，那么有人缘……我嫉妒她！我发疯一样的嫉妒她！我不要……不要……”紫薇推开了尔康，拔腿就跑。

尔康飞快的一拦，把她抱住。在她耳边喊道：“爱你爱到这个地步，还忍心让你做妾，做丫头，做奴婢吗？我故意这样说，只是要你也体会一下，我一直强调的那种‘唯一’！我想，直到现在，你才真正明白了！我们两个之间，是什么人都插不进去的！”尔康说着，就低下头去，紧紧的吻住了她。

紫薇挣扎了一下，就融化在尔康的热情里。

一吻既终，紫薇抬起泪雾迷蒙的双眼，心碎的瞅着尔康。

尔康热烈的，诚挚的说：“我们的路走得好艰苦，每次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请相信我，我还是幽幽谷那个我，心里只有你！晴儿的事，让我们再来面对吧！像面对很多困难一样，我仍然深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紫薇就小小声的，可怜兮兮的问：“你和她没有‘过去’？”“没有过去！”紫薇就张开手臂，紧紧的搂住他，把脸孔深深的理进他的肩窝里。

这天晚上，紫薇失魂落魄的坐在床沿上，神思恍惚。金琐搂着她，难过得不得了。小燕子在她面前走来走去，愤愤不平的嚷着：“管他什么鹅黄鸭黄，反正你就不能答应，不能心软！皇阿玛不是说，要尔康跟你‘商量’吗？可见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商量的！虽然永琪说，皇阿玛有权利这么做，可是，如果尔康说什么都不肯，皇阿玛还是没办法，对不对？”紫薇情绪纷乱，整颗心都痛楚着，连平时清楚的头脑，现在也失去了作用，什么都想不明白了。她沮丧已极的说：“尔康赌咒发誓说，他要拒绝这个安排！可是，我就很怀疑呀……皇阿玛对于我和尔康的事，那么清楚，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安排？”金琐看看紫薇，有件事憋在心里，不能不说了：“小姐，我想起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什么该不该？说呀！”小燕子心急的喊。

“记得你们被老佛爷关进暗房里那天吗？一大清早，我去慈宁宫打听消息，看到晴格格和尔康少爷在假山后面谈话！后来，晴格格先走出来，眼睛里有眼泪，匆匆忙忙的跑了。尔康少爷这才走出来，我急着要救你们，当时觉得奇怪，也没问他……可是，现在越想越不对劲……”紫薇整个人都震住了。

小燕子立刻沉不住气，跳脚说：“我就知道尔康靠不住！”“我想不透呀……”金琐困惑的说：“那尔康少爷，自从认识了小姐，眼里就只有小姐，他不可能还会喜欢别人！”紫薇盯着金琐，呼吸急促起来：“你说‘喜欢’，你的直觉是，他‘喜欢’晴儿？”“我没有什么直觉，”金琐急忙摇头：“就是觉得像晴格格那样高贵的姑娘，又是老佛爷身边的人，怎么会和尔康少爷躲在假山后面？可是，后来我又想，说不定是尔康少爷急了，去求晴格格救你们！”紫薇被重重的打击了，直挺挺的倒上床。

“他骗了我！他还口口声声跟我说没有‘过去’！如果没有任何‘过去’，晴儿不会眼中带泪，更不会跟他跑到假山后面去！不管是什么理由，以晴儿的身份，绝对不会！”金琐摇着紫薇，着急的说：“我也弄不清楚，你别生气呀！”紫薇身子往床里一滚，眼泪就夺眶而出了。哽咽的说：“自从认识他，我就那么单纯，他说什么，我信什么。现在想来，我是太天真了！其实，我对他的过去，几乎完全不了解！”金琐好后悔，自己打了自己一下耳光：“是我多嘴！就是沉不住气嘛！”小燕子急忙抓住金琐的手。

“你干什么，这又不是你的错！”金琐竟然眼泪一掉，委屈的说：“你们不知道……我心里也很不舒服，我没有什么地位可以追问他，我是个丫头呀！就算将来也是他的人，也只是个附件呀！我哪有资格吃醋呢？”紫薇再度被狠狠的撞击了。

“吃……吃醋？”她坐起身子，呆呆的看着金琐，心脏沉进地底：“附……附件？天啊！我做了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那么忽视你的感觉，我真的大错特错了！”她用手捧着下巴，抬头看着窗外，晴儿，金琐，尔康……她顿时心乱如麻，觉得自己被撕扯得四分五裂了。

金琐困惑的看着她，不知道她话中的意思。

小燕子拍着紫薇的肩，义愤填膺的说道：“紫薇，不要难过！你还有我呢！如果尔康敢对不起你，我和他没完没了！”紫薇的眼光定定的看着窗外，在各种复杂的情绪中，不知道身之所在了。

第二天一早，尔康就被小卓子从朝房里叫了出来，说是“紫薇格格有要事找福大爷”。

尔康一听，心脏就咚的一跳，不知道紫薇发生了什么事？自从太后回宫，紫薇为了避嫌，从来不主动找他去漱芳斋！他好紧张，几乎是用跑的，来到了漱芳斋。

尔康一进入大厅，小燕子就冲了过来：“尔康！你要有良心，不要欺负紫薇老实，她还有我这个姐姐呢！你欺负了她，我会跟你算帐，永远也不原谅你！”尔康怔着，急忙去看紫薇。紫薇站在窗前，眼光直直的看着窗外。

金琐过来了，眼泪汪汪的对尔康福了一福：“尔康少爷，我和小燕子出去了！你跟小姐好好的谈！我帮你们看着门。”金琐就拉着小燕子出去了。细心的关上了房门。

尔康怔忡着，看到紫薇眼睛肿肿的，一副整夜没睡的样子，他的情绪就更乱了。

急急的走到紫薇身边，他问：“怎么了？我们昨天不是把话都说明白了吗？又发生什么了？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夜里没睡吗？”说着，就焦灼的去拉她的手：“怎么不看我呢？”紫薇一下子转过身来，面对着他。重重的说：“你骗了我！”“我什么事情骗了你？”紫薇那黝黑晶亮的眸子，第一次这样充满了怒意，充满了谴责，紧紧的盯着他。

她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晴儿！你跟我说，你和她没有‘过去’，那是假的！我已经知道了，确定了，你和她有一段‘过去’！我这么信任你，你居然骗我！”尔康大震：“你听谁说了？谁跟你胡说八道？”紫薇眼光灼灼，声音咄咄逼人：“是胡说八道吗？你还敢说那是‘胡说八道’吗？你还不预备跟我说实话吗？”尔康在紫薇这样的逼视下，仓皇失措了。就结舌的，吞吞吐吐的说：“真的没有什么‘过去’……那根本就不能算是‘过去’！如果你一定要追究的话，是有这么一段……”他吸了口气，只好说了：“三年前的冬天，老佛爷去香山的碧云寺持斋，晴儿跟着去了。有天，皇上派我去碧云寺，给老佛爷送一些用品。我到了山上，天下大雪，我就困在山上，没办法下山了。那晚，雪停了，居然有很好的月光。我坐在大殿的回廊下看雪看月亮，晴儿出来了，跟我一齐看雪看月亮。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我非常惊奇的发现，晴儿念了好多好多的书，我们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谈了整整一夜。”紫薇定定的看着他。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为什么以前不说？为什么昨天不说？”尔康跌脚一叹：“因为怕你误会，怕你胡思乱想才没有说。主要的，是觉得没有必要去说，如果特地告诉你，倒好像我跟她有事似的。”紫薇眼前，立刻浮起那个画面，月光映着白雪，钟鼓伴着梵唱，松枝掩映，雪压重檐……一个像晴儿那样的才女，一个像尔康这样的才子，并坐在长廊下，畅谈终夜！

那个有雪有月的夜！那个有诗有词的夜！那一夜，必然镂刻在两人内心深处吧！紫薇的心跳加快，声音冰冷：“在回廊下看雪看月亮，谈了整整一夜。你说，这不算‘过去’！我一再追问你，你都不要告诉我，我们之间，还有真诚吗？那一夜之后，你和她在宫里，在老佛爷的聚会里，总会遇到吧？眉尖眼底，都没有任何交会吗？”尔康怔了怔，有些生气了：“你不要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不好？我心目里的紫薇，是个温柔如水，宽宏大量的女子，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小心眼？”紫薇睁大眼睛，痛楚的看着尔康，声音里，再也没有平时的冷静：“现在，你发现了，我不温柔，我不宽宏大量！我小器，我斤斤计较，我小心眼！我不值得你爱，不值得你娶，你去娶晴儿吧！你既然已经把我看低了，我宁愿从你生命里退出！”尔康大大的震动了，盯着紫薇：“你讲真的还是讲假的？”紫薇眼前，只有那个“月夜”，那个让她心痛的“月夜”！她愤愤的说：“你走吧！我不要再听你，不要再被你骗！你好好的待金琐，不要再说不要她的话，你已经欠了一大堆的债，如果还想摆脱金琐，我恨你一辈子！”尔康一听，紫薇俨然已经扣实了他和晴儿的罪，现在，还拉扯上金琐！他百口莫辩，就气了起来，大声的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好像我招惹了晴儿，我招惹了你，我又招惹了金琐……好像我是一个到处留情的浪荡子！你这样误会我，哪里像我深爱的那个紫薇？哪里配得上我这一片心！”紫薇被大大的刺伤了，声音也大了：“我是配不上！所以我不想高攀了，行吗？”尔康气得脸色苍白。心里堵着千言万语，一句也说不出。为了她，和乾隆争辩，为了她，几乎和整个宫廷作战，她居然如此轻易说出“从你生命里退出”这种话！他傲然的一仰头，大声说：“行！”尔康掉头就走，冲出门去，砰然一声，把门关上了。

紫薇崩溃了，用手蒙住脸，心碎的哭了。

房门一开，小燕子和金琐急急的跑了进来。金琐慌乱的喊：“小姐！小姐！怎么回事？尔康少爷脸色发青，头也不回的走了！你们谈得不好吗？吵架了吗？”紫薇只是哭，一语不发。

“喂！你们到底怎么了？”小燕子问。

“我们结束了。”紫薇哽咽着。

金琐着急起来：“什么叫作结束了？你是皇上指给尔康少爷的，怎么结束？”“皇阿玛也有管不着的事……”紫薇抬起泪眼，看小燕子和金琐：“如果你们对我仁慈一点，请你们不要再对我提他的名字！”看到金琐，她的心更加痛楚纷乱，可怜的金琐，她该怎么办呢？“金琐，你还是可以跟着他！”金琐心慌意乱的喊：“你说些什么？你不跟他，我怎么跟他？我是你的丫头呀！”就抱住紫薇，拍着哄着：“小姐，什么都别说了，你现在在气头上，说什么都不算数！等到气消了，我们再谈，啊？”紫薇接着金琐，不禁泪落如雨了。

小燕子看着她们这样，眼圈也红了，心里好难过。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小燕子和金琐，不知道如何劝解紫薇，永琪也不知道该如何劝解尔康。

“怎么闹得这么严重嘛！你不是比我沉得住气吗？姑娘家的心思，你不是比我懂吗？你记不记得采莲的事件？那不过是我们在路上援助的一个姑娘，小燕子就气得拿石头砸我的脑袋！那次，你和尔泰还都说我不对！现在，你弄了一个晴儿，虽然不是你招惹的，但是，居然论及婚嫁，你要紫薇怎么受得了？她和你说几句重话，就是吃醋嘛！你不让着她，安慰她，还跟她真

生气？”永琪振振有词的埋怨着。

“我当然真生气！”尔康气呼呼的喊：“她跟我这样走过大风大浪，还这么没有默契！”

“算什么知己？怎么共度一生？什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全是废话！”“你实在不能怪紫薇呀！你的事情也真多，以前一个塞娅，还好尔泰挺身而出，给你解围！现在又来一个晴儿，谁还能帮你解围呢？你要紫薇怎样？心平气和，温温柔柔，欢欢喜喜的接受晴儿吗？”“不是！我也不要接受晴儿呀，我一直不要呀！”尔康愤愤不平的说：“紫薇应该了解我，应该跟我站在同一战线，来为我们的未来奋斗，不是和我吵架，派我的不是！我已经好话说了一大车，她还是这样误解我，我怎么能不气呢？”永琪在屋里兜圈子，想办法。往尔康面前一站，说：“听我说！后天就是十五，皇阿玛允许她们两个出门。我去跟小燕子说好，要她鼓动紫薇，一起出门去看蒙丹。到了会宾楼，你找个机会，跟她好好的谈，把误会通通解释清楚！”

“怎么样？”尔康一摔头：“我不要解释！她既然说得出‘从我生命里退出’这种话，我还低声下气，为我没有犯过的错误认错……我也太没骨气了！太没男儿气概了！爱得这么辛苦，我也不如退出！”“我不管你怎样，反正，后天我们去会宾楼，随你去不去！”尔康大声说：“会宾楼我当然要去，我是去看蒙丹，和紫薇没有关系！”紫薇和尔康的冷战，一直持续到去会宾楼那天。两人自从吵了架，就没有再见面。尽管一个是夜夜不眠，泪湿枕巾。另一个是坐立不安，长吁短叹。两人却都坚持着，谁都不愿意向对方讲和。

这天，小燕子、紫薇、金琐都依照乾隆的提议，穿了男装，来到会宾楼。三个姑娘，齿如编贝，肤若凝脂，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穿了男装，怎样也不像男人，更加显得俊秀飘逸，引人注目。来的时候，大家虽然共乘一辆马车，气氛却低极了。尔康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紫薇一路上，也一句话都没说。小燕子看到尔康始终不低头，代紫薇气呼呼。金琐心事重重，看着尔康，一肚子狐疑，也是一句话不说。永琪看大家这样，满心无奈，更不知道说什么好。幸好，这段路不长，沉默中，大家到了会宾楼。

柳红惊喜的迎了过来。喊着：“小燕子！你们终于来了！有人已经等得快发疯了！”说着，就指指墙边。

大家看过去，只见蒙丹已经落发，穿着一身满人的服装，一个人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喝闷酒。神情寥落。

小燕子立刻跳到蒙丹面前。

“喝酒啊？我也要喝！”柳青一迭连声的喊：“小二！添碗筷！把店里最好的酒菜都拿来！”蒙丹看到大家，整个人就活了过来。跳起身子说：“你们总算来了！有没有东西带给我？”“你也太性急了吧！”永琪打量蒙丹：“嗯，这身打扮，我看起来顺眼多了！”大家围着桌子坐下。紫薇非常沉默，脸色苍白。尔康也非常沉默，脸色阴郁。彼此连眼光都不接触。金琐不住的看紫薇，又看尔康，急在心里。

店小二忙忙碌碌，酒菜纷纷端上桌。蒙丹看到店小二退下，就急急的问：“你们跟含香说了吗？那个‘大计划’要什么时候执行？我觉得越早越好，这样悬着，我的日子简直过不下去！”小燕子小心翼翼的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

“看信吧！”蒙丹急忙展信阅读。脸色越看越苍白。看完，就跳起身子喊：“不！这样不行！”永琪看他读完了信，立刻把那张信笺拿过来，细心的撕

成粉碎。说：“你坐下，不要引人注目！依我看，你只有暂时按兵不动，照含香的意思试试看！紫薇说，一切并非不可能。如果事情到了不能控制的地步，我们就立刻实行‘大计划’！所以，有关计划的一切安排，我们还是一件一件的去做！”蒙丹看着紫薇，心里有几百个问题要问，急切中，只问了最关心的一个：“她好吗？”紫薇一抬眼，不知怎的，竟然滚出两滴泪。

才坐下的蒙丹，又猛然跳了起来，脱口惊呼：“她不好！”“怎么回事？这样沉不住气，还能成大事吗？”柳青把蒙丹的身子按住，看紫薇，纳闷而关心的问：“紫薇，你哭什么？”尔康很快的看了紫薇一眼，那两颗泪珠，绞痛了他的心。却仍然负气转开头。

紫薇马上拭去泪水，哽咽着说：“没事！”小燕子已经快要憋死了，急忙插嘴，摇头晃脑的说：“哎！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人是风儿有人是沙，有人是山，有人是水……有人说了话不算话，有人撒谎像喝白开水一样……”小燕子话没说完，尔康恼怒的喊：“小燕子！你说话小心一点！”小燕子立刻对尔康一凶。大声问：“你要怎样？和我打架吗？”永琪又急忙去拉小燕子。说：“小燕子！你不要再火上加油了好不好？”柳红觉得奇怪极了，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你们大家是怎么了？都这样怪怪的？”就去看金琐：“金琐，他们怎么了？”金琐眼圈一红，眼泪也在眼眶里转：“我不能说……大家心情都不好。”蒙丹急得不得了，整颗心都悬在含香身上，看到大家如此，只当含香出了事，大家不忍告诉他。急得心都寒了，就脸色如死的说：“好了！你们坦白的告诉我吧！含香发生了什么事？不要这样吞吞吐吐了，我受不了这个！是不是含香已经变心了？她被征服了？她放弃了？她不要再跟我了！所以她不要照我们的计划做！是不是？是不是？”紫薇瞪着蒙丹，想到含香的痴情，还引来这样的误会，想到自己的痴情，却换来尔康这样的冷淡。就话中有话，呼吸急促的对蒙丹说：“你这样说含香，你是咒她死无葬身之地！你难道没有听说过，痴心女子负心汉！女人都是倒楣的，她已经百般委屈了，你还这么说她！她真是白白为你付出，白白为你痛苦，白白为你守身如玉！”尔康一征，恼怒的接口：“白白付出的绝对不是只有女人！女人是没有理性的，没有原则的！一点默契都没有，一点了解都没有，还配说什么风儿什么沙！”紫薇听了，又气又恼，端起桌上的酒杯，一仰头，把整杯酒都干了。

“哎！你不会喝酒呀！”金琐要去抢酒杯，已经来不及了。

永琪再也忍不住，对尔康和紫薇说：“你们两个退席好不好？有什么话，你们去单独说清楚！不要这样搅和得蒙丹糊里糊涂！”就转头对蒙丹说：“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他们之间有战争，跟你的事没关系！”柳青、柳红、蒙丹都惊异的看着尔康和紫薇。柳红简直不相信的说：“紫薇，你在和尔康吵架吗？”紫薇不回答，心里好难过，端起酒杯，又干了一杯酒。

两杯酒一下肚，紫薇就有些酒意了。拿起酒壶，斟酒，举杯对蒙丹说：“蒙丹！对不起，我把你搅糊涂了！你放心，你这样山啊水啊的追随着含香，为她出生入死！这种真情，天地都会动容！含香不会负你的！像你这样的男人，这个世界上，已经绝无仅有了！我敬你一杯！”一仰头，又干了杯子。

“不要这样呀！”金琐大急，拼命去拉紫薇的手：“你今天是怎么了？少喝一点！身上带了酒味回家，不是很麻烦吗？”尔康看着这样的紫薇，又是心急，又是心痛，可是，仍然一肚子气。掉头不看。

“大家要喝酒是不是？”小燕子起哄的说：“好嘛！喝就喝，我也喝！管

他呢？要头一颗，要命一条！”说着，也干了杯子。

蒙丹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的痛苦，更是无法排遣。拿起酒杯，就一饮而尽。说：“反正，除了喝酒，现在也没办法，是不是？干杯！”紫薇就站起身子，给每一个人倒酒，倒到尔康面前，就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把他给跳掉。她殷勤执壶，笑容可掬，对大家不住口的说：“干杯！干杯！干杯……”这时，旁边一桌，坐了几个大汉，也喝得醉醺醺，不住对紫薇看来。紫薇带着酒意，双颊嫣红，美目盼兮，实在要人不注意都难。一个大汉就对同伴低低说道：“好漂亮的小兄弟，我赌他是个女的！”那桌的客人，就叽叽咕咕，对紫薇、小燕子、金琐指指戳戳，品头论足起来。

紫薇笑着，不断的倒酒，不断的干杯。整桌的人，除了柳青柳红，没有几个是清醒的。

一个闹酒，个个响应。全部喝了起来。

终于，隔桌的一个大汉，站起身子，走了过来。笑嘻嘻的，色迷迷的拉了拉紫薇的衣袖：“这位小兄弟，我们这桌有上好的花雕，来来来，也跟咱们干一杯吧！”尔康正在一肚子气没地方出，看到大汉一脸的轻薄相，大怒。一拍桌子，直跳起来，一拳就对那个大汉打去。嘴里大骂：“你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敢动手动脚，拉紫薇的衣服？”大汉被这一拳，打得飞跌出去。摔到后面一桌的桌子上，桌子垮了，杯杯盘盘，碎了一地。隔桌的几个客人，一见到朋友吃亏，都大叫着扑了过来。

“那条道上的？敢对本大爷的朋友动手！”“我要了你们的命！”尔康浑身的怒火，全部冒了出来，挥拳踢腿，怒发如狂。

蒙丹看到有人欺侮紫薇，还和尔康动手，哪里能够旁观，大喊：“大胆！过来！你们通通过来！”蒙丹跳起身子，就参加战争。柳青一看，不能忍耐了，也跳了起来：“敢在我会宾楼撒野，吃我一拳！”就一拳打去，把一个客人打得满场摔。

顿时间，大家打成一团。

小燕子已经喝得半醉，看得心花怒放，爬到桌子上面，站得高高的观战，看到满场桌翻椅倒，碗盘齐飞，兴奋得不得了，拍着手叫：“好玩！好玩！打架我最内行了！看我的！小燕子来也！”小燕子飞了过去，一头撞在尔康身上，撞得跌倒在地。

“哎哟！哎哟！”永琪急忙扑过去，拉起小燕子。

“你怎样？”小燕子摩拳擦掌：“本姑奶奶想打架！哇……”小燕子“哇”的大叫着，冲向打成一团的人群。

永琪只得飞身出去，保护小燕子。

于是，整个餐馆，全部卷进战团，只要有功夫的，通通应战，打得唏哩哗啦。

紫薇已经醉了，拿着酒杯，笑嘻嘻的看大家打架。越看越高兴，笑得东倒西歪，不时举起酒杯，对满屋子打架的人说：“干杯！大家干杯！”结果，紫薇和小燕子喝得酩酊大醉。会宾楼砸了一个乱七八糟。尔康、永琪的衣服上全是汤汤水水……大家在回程的马车里，真是狼狈得不得了。

紫薇、小燕子抱在一起，两人兴高采烈的唱着歌。金琐搂着她们，手里拿了一瓶醒酒药，试图喂给两人喝。紫薇、小燕子哪里肯喝，两人推开金琐，大声唱着：“今日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好风光……蝴蝶儿忙，蜜蜂儿忙，小鸟儿忙着白云也忙……马蹄践得落花香！落花香……眼前骆驼

成群过，驼铃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小姐！小燕子，你们醒醒呀！这样怎么回宫呢？”金锁着急的拍着紫薇的面颊：“小姐！不要唱了……把这个‘芙蓉玉露’喝下去吧！是柳青给我的醒酒药……”永琪看着尔康，看着大醉的紫薇和小燕子，着急的说：“你看！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呢？都是你！就不能忍一忍吗？把会宾楼也给砸了，把蒙丹也弄得七上八下，我们这副样子，怎么进宫？我看，还是回到会宾楼，等到她们两个酒醒了再回去！”尔康看着紫薇，心里已经后悔得一塌糊涂：“不行！醉成这样，酒醒大概是明天的事了！出来已经好几个时辰，眼看就要天黑了，再不回宫，一定有问题。我们还是从神武门溜进去，马车直接驾到漱芳斋，把她们两个送进门去，我们再走。”“如果有状况呢？”“只好我们两个一肩挑，就说我们带她们出去玩，只喝了一点酒，没料到她们那么没有酒力，喝一点就醉了！”尔康说。

金锁还在努力，拿着小药瓶去凑着紫薇的唇，哀求的说：“小姐！赶快把嘴张开！来……听金锁的，好不好？来……”尔康看着徒劳的金锁，按捺不住，起身过去。一把拿过了药瓶：“让我来！”尔康就用手捏着紫薇的下巴，强迫她张嘴，把一瓶药水灌进她嘴里。

紫薇立刻呛了起来，又呛又咳，咳得气都喘不过气来，脸上又是汗，又是泪。

尔康盯着她，心里排山倒海般，涌上一阵剧痛。他紧紧的搂住了她，把她的头压在自己的胸口。低低的，悔恨的说：“我真该死，你一巴掌打死我吧！”回到漱芳斋，天已经完全黑了。

总算顺利进了宫，马车到了漱芳斋，永琪半扶半抱的把小燕子拉进院子。小燕子大着舌头，笑着嚷嚷：“哈哈！到家了！”挥着手大叫：“明月！彩霞！快来扶紫薇，她喝醉了！她喝醉了……哈哈……蝴蝶儿忙，蜜蜂也忙……”永琪急忙把手指放在嘴上。

“嘘！你小声一点！”小燕子也赶紧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眨巴着大眼睛说：“嘘！嘘！小声！我知道……小声……”可是说得好大声。

明月、彩霞都跑出来看，吓得魂飞魄散。

“哎呀！格格，这是怎么了？”两个宫女喊着。

小燕子嘘到每一个人的脸上去：“嘘！小声！小声！嘘……嘘……”金锁和尔康扶着摇摇晃晃的紫薇跟在后面，走进院子。

小燕子一回头，看到紫薇，就跑过来，甩袖请安。

“奴才小燕子叩见紫薇格格！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小燕子这一请安，就站立不稳，摔到地下去了。帽子也滚落在地。明月、彩霞慌忙去扶小燕子，被小燕子一拉，全部摔落地。

紫薇看着摔成一堆的几个女子，就吃吃的笑个不停。

就在这时，外面忽然响起脚步声，灯笼照耀，隐隐约约有人声传来。

永琪伸头一看，惊喊道：“好多灯笼……有人来了，赶快进去！”尔康更急，拉着紫薇向屋里走：“紫薇，赶快躲到卧室里去！这个样子，万一给皇后抓到了，麻烦就大了！”紫薇哪里肯听，摔开尔康和金锁，笑着嚷嚷：“小燕子！背诗！一定要背！”“嘘！紫薇，不背诗！唱歌……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大家好不容易把小燕子从地上扶了起来，两个酒醉的姑娘，就笑着闹着唱着拥抱着。她们摇摇晃晃的，不辨方向的要向外走。尔康又急又心痛的低喊：“紫薇！到房里去唱！你再不走，我就抱你进去了！”

大家正在拉拉扯扯之际，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老佛爷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尔康、永琪大惊。永琪急喊：“不好！老佛爷来了……大家不要拉拉扯扯了！”大家急忙放开紫薇和小燕子，站直身子，整理衣服。小燕子就危危险的靠在明月彩霞身上，紫薇歪歪倒倒的靠在金琐身上。大家惊惶的抬起头来。

只见太后和皇后挺立在面前。容嬷嬷桂嬷嬷和宫女太监跟随。灯笼很快的围过来，把漱芳斋的院子照射得如同白昼。

衣冠不整的几个人，连躲都没地方躲，全部原形毕露。

永琪急忙请安：“老佛爷吉祥！皇额娘吉祥！”尔康也急忙请安：“臣福尔康叩见老佛爷！叩见皇后娘娘！”金琐、明月、彩霞都赶紧屈膝，喊：“老佛爷吉祥！皇后娘娘吉祥！”金琐、明月、彩霞这样一屈膝，小燕子和紫薇顿失倚靠，紫薇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小燕子跌了一个四仰八叉。

“哎哟！哎哟！哎哟……”小燕子躺在地上呻吟。

紫薇笑着，手足并用的爬过去扶小燕子：“小燕子，你摔了？你怎么老是摔跤？摔痛了没有？哎哟……”一个不稳，跌倒在小燕子身上。金琐、明月、彩霞顾不得太后了，急忙再去搀扶两人。

太后匪夷所思的看着这一幕，眼睛睁得好大好大。

皇后和容嬷嬷彼此得意的互看。

尔康心里一叹，知道这次的祸，又闯大了。就挺了挺背脊，一步上前，禀道：“臣罪该万死！今天，是两位格格获准出宫的日子，格格们高兴，央求我和五阿哥带她们到街上逛逛。两位格格不敢引人注意，所以换了男装。逛到下午，大家饿了，就去‘太白楼’吃饭，臣不知道两位格格完全没有酒力，只喝了一小杯酒，两人就醉了！”“老佛爷请不要生气，这都是我和尔康的错！”永琪也急忙呼应。

太后的眼光，严肃的从尔康永琪脸上掠过，那眼光像两把冰冷的刀，带来一股刺骨的凉意。太后看完尔康和永琪，就冷冰冰的回头，对随从大声说道：“把两位格格带回慈宁宫去！我帮她们醒酒！”“喳！”一群太监应着。全部上前，拉起紫薇和小燕子。

尔康、永琪大震。眼睁睁看着紫薇和小燕子被带走，完全无法相救。

紫薇和小燕子被带进一间洗澡房。

太后盛怒的站在那儿看着，皇后得意的站在太后身边。

许多嬷嬷把紫薇和小燕子按进一个大浴盆里。太监提来了许多桶冷水，嬷嬷们就拿着冷水，对着两人当头浇了下去。

小燕子打了一个寒战。大叫：“好冷！好冷！下雪了！下冰雹了！”紫薇伸手一把抱住小燕子。惊喊：“救命……救命……”喊声没完，容嬷嬷拿起一桶水，又浇了下来。其他嬷嬷，纷纷拿着水桶，对两人不住的淋了下来。两个格格，被冷水一浇，鼻子里，嘴巴里全是水，顿时被呛得又是咳嗽，又是喷嚏。

太后提高声音，问：“你们两个，醒了没有？如果没有醒，再来几桶冷水！”又是好几桶冷水，对二人当头浇下。

两人满脸都是水，头发披在面颊上，好生狼狈。小燕子鼓着腮帮子：“噗……噗……噗……”拼命把嘴里的水吐出来。

紫薇神志不清，发现自己坐在水里，就紧张得不得了，再被冷水一淋，更是惊慌失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非常害怕，伸手乱抓，喊：“小燕子……尔康……救命！我要沉下去了！我不会游水呀……”紫薇喊着，双手在水盆里乱扑乱打，把水花溅得容嬷嬷一头一脸。

“这个丫头在使坏，故意弄我一身水！”容嬷嬷喊，就狠狠的掐了紫薇一把。

紫薇一痛，更加慌乱，尖叫起来：“哎哟！小燕子……救命，救命……有一条大鱼在咬我……”“噗……噗……”小燕子不住把水噗出来，听到紫薇求救，就四面张望，找大鱼：“大鱼在哪里？在哪里？”太后被醉成这样的紫薇和小燕子气得发昏，皇后就凑过去说：“老佛爷，我看，两个格格醉成这样，就是浇一夜的冷水，也不会醒！老佛爷不如去休息吧！这儿交给臣妾就可以了！”“好吧！交给你了！想办法，非让她们醒过来不可！”太后生气的说。

“是！”太后就气呼呼的出房去了。

太后一走，皇后就趾高气昂的喊了一声：“容嬷嬷！桂嬷嬷！不用跟她们两个客气了！身为格格，居然和王孙公子，出去饮酒作乐，喝得大醉而归！这样荒唐，和风尘女子，有什么两样？”容嬷嬷、桂嬷嬷大声应道“喳！”容嬷嬷对小燕子狠狠的一拧。小燕子大叫：“大鱼来了！大鱼来了！紫薇，你不要怕，我来保护你……”小燕子一边叫着，就双掌齐飞，劈哩叭啦打向容嬷嬷。容嬷嬷猝不及防，被打得七荤八素。气坏了，大喊：“你这个疯丫头！”拔下一根发簪，就对小燕子刺去。

“哎哟！”小燕子大痛之下，呼啦一声，从水盆中一跃而起，嚷着：“紫薇，快逃！大鱼有刺！”容嬷嬷大叫：“抓住她！”嬷嬷们就伸手去抓小燕子，哪里抓得住。小燕子就湿淋淋的，对那些嬷嬷拳打脚踢起来。嘴里还大叫不停：“大鱼！来呀！来呀！有种你就过来……又会咬人，又会扎人……我打你一个落花流水……来呀！看看谁怕谁……”那些嬷嬷们那里是小燕子的对手，倒的倒，摔的摔，叫的叫……小燕子就浑身是水的扑上前去，乱打一气，水桶一个个翻倒，水流了满地。有些嬷嬷刚刚爬起来，又被水滑倒，哎哟哎哟叫成一片，真是名副其实的“落花流水”。

混乱中，紫薇也从水桶里跑了出来，追着小燕子说：“我逃出来了！小燕子，还有没有大鱼？”皇后看到这种样子，气得脸都绿了，喊着说：“反了！反了！这还像话吗？容嬷嬷……”皇后没有说完，小燕子直冲过来，把皇后也撞得跌倒在地。小燕子就拉住皇后，大叫着说：“这里还有一条会叫的鱼！”就拉起皇后，不由分说的把她按进洗澡盆里去了。

“来人呀……来人呀……”皇后大喊。

“叫！还敢叫！给你喝水，给你喝水！”小燕子把皇后掀在水盆里，嘴里喃喃的念叨：“人都要喝水，早上要喝水，中午要喝水，晚上要喝水……喝水！喝水……”皇后连头带身子都被小燕子压在水里，迫不得已，咕嘟咕嘟喝着水。

这样一场大闹，当然把慈宁宫闹了一个鸡飞狗跳。太后气得简直不知

道该怎么办才好。

紫薇和小燕子，尽管冲了冷水，又大闹了一场，却始终没有清醒。太后只好命人给她们换了干衣服，把她们暂时关进了暗房。她这一生，还没有遭遇过这样离谱的事情，她也需要一点时间来想，该如何处置她们？紫薇躺在暗房的地上，已经没力气了。

小燕子摸索着爬了过来，把紫薇抱在怀里。拍着紫薇说：“不要怕，大鱼都被我打跑了，这里没有大鱼了！”说着，抬头一看，看到供桌上的香火，闪烁着两簇火光，就纳闷起来：“可是……那儿有一对小眼睛，闪啊闪的！说不定是妖怪！你不要动，我去打妖怪……”小燕子就要“飞身而起”，哪儿还飞得动，一跳，就撞在供桌的桌角上。

“哎哟！哎哟……”小燕子跌在地上哼哼。

紫薇大惊，暗房中好黑，她四面摸索：“小燕子，你在哪里？不要走……”紫薇满地爬，终于抓到了小燕子的腿。小燕子什么都看不见，突然感觉有手抓住自己，就大叫出声：“妖怪！妖怪！妖怪抓住了我的腿……”说着，低头一口咬在紫薇手上。

紫薇摔着手大叫：“哎哟……妖怪咬我……咬我……”小燕子急忙把紫薇抱进怀中。

“不怕，不怕！有我呢！”就大声喝叱作法：“我小燕子在这儿，妖魔鬼怪通通滚！嘛咪嘛咪急急如律令！”“妖怪走了没有？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小燕子也很害怕，四面张望：“那两个小眼睛还在……”就对着香火挥手：“滚！滚！”两人自己吓自己，紧张张张的抱在一地，瑟缩在墙角，都已筋疲力尽。

安静了一会儿，小燕子就躺在地上。哼哼着说：“好多鸟在飞……飞啊……飞啊……”声音渐小，睡着了。

紫薇轻轻的唱：“山也迢迢，水也迢迢，山水迢迢路遥遥……”唱了两句，就倒在小燕子身边，枕着小燕子的胳膊，也呼呼入睡了。

半晌，房门被轻轻的推开了。

晴儿很紧张的闪身进房，手里拿了两条棉被。就着门口射进来的光线，看着躺在地上的紫薇和小燕子，低喊：“小燕子！紫薇！”两人蠕动身子。小燕子突然喊了起来：“不许跑！有种你就不要逃……”晴儿吓了好大一跳，转身就想逃出房，发现没有动静，再回头定睛细看，才发现是小燕子在说梦话。晴儿折回两人身边，蹲下身子，推着两人。低声说：“小燕子，紫薇，这房里又阴又冷，你们最好不要睡！”两个人睡得打呼，推也推不动。

晴儿没办法，就拉开棉被，把两个人都仔细的盖好。

“那么，千万盖好棉被，不要弄病了！天亮以前，我再来拿回棉被！听到没有？”两人睡得好沉，动也不动。晴儿摇摇头，就把两人密密的盖好，偷偷的出去了。

这夜，漱芳斋里的人，一个也没睡。尔康和永琪，根本没有离开漱芳斋，两人也不管合适不合适，礼法不礼法，就在漱芳斋急得团团转。他们把小邓子、小桌子、小顺子、小柱子全部派出去，要他们去慈宁宫的太监房打听消息。宫里，虽然每个宫之间，都有派系。可是，太监与太监之间，仍然有着自己的情谊。

几个太监去了好久都没回来，眼看过了三更。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小姐和小燕子，醉得连站都站不稳，脑筋也不清不楚，老佛爷把她们带走，我想想都会害怕！等会儿，老佛爷问东，她们答西，会不会把老佛爷弄得更加生气呢？”金琐问。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永琪说：“平常，小燕子出了错，好歹有个紫薇在旁边帮忙打圆场，现在，紫薇醉成那样，两个人谁也帮不了谁，不知道会出什么状况？”尔康痛苦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自责的用手拼命敲着脑袋：“反正我是罪魁祸首，我真恨不得把自己给杀了！她们两个这种样子进了慈宁宫，还会有好结果吗？我不要等了！我还是去找皇上，除了皇上，没有人能救她们！”尔康说着，往门外就冲。

永琪一把拉住他。

“现在什么时辰了？怎么可以去找皇阿玛呢？”“我要急死了！老佛爷说是带去‘醒酒’，用什么方法‘醒酒’？会不会要容嬷嬷给她们‘醒酒’？会不会再用针刺什么的？”永琪一听，就急得五心烦躁。

“如果容嬷嬷敢对她们两个用刑，我非杀了她不可……”正在说话中，房门响，大家都扑奔到门口。

只见到小邓子、小卓子带着一个穿着披风，连头带脸都蒙着的人，急急忙忙赶到。

“五阿哥，福大爷！咱们带了一个人来了！”小邓子说。

“两位格格的事，她比谁都清楚！”小卓子说。

大家惊疑着，来人把披风帽子放下，对着尔康永琪嫣然一笑，原来是晴儿。

“晴儿！”尔康惊呼。

永琪喜出望外，急忙问：“晴儿，她们两个吃亏了吗？怎么样？赶快告诉我！”晴儿看着两人，一直笑，说：“吃亏的不是她们，是皇后和容嬷嬷，差点没有被她们两个给淹死！你们没有见到那个场面，简直‘惊心动魄’！我现在才知道，跟这两个格格在一起，要不‘惊心动魄’，都不容易！”尔康急急的问：“什么‘淹死’？怎么会‘淹死’呢？”“老佛爷要皇后娘娘给她们两个‘醒酒’，把她们按在澡盆里冲冷水，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里面就打起来了！等到我们大家赶到的时候，一屋子嬷嬷摔得四仰八叉，两个格格把皇后按在洗澡盆里喝洗澡水！”晴儿清脆的说，眼里全是笑意。

尔康、永琪眼睛都睁得好大：“啊？”金琐和明月彩霞互视，大家都惊讶得一塌糊涂。

“后来，老佛爷把她们关在暗房里，当然又是要她们‘闭门思过’啦！我已经进去看过了，她们抱在一起，‘闭门大睡’！我想，打雷也吵不醒她们！我给她们盖了棉被，让她们好好的睡一觉再说！反正，天塌下来也是明天的事了！”永琪又惊又喜，对晴儿一揖到地。

“晴儿，谢谢你！有你这么好心，明里暗里的帮着她们，永琪记在心里了！”晴儿笑笑，看了尔康一眼。再说：“看到小卓子他们在那儿没头苍蝇似的乱绕，知道你们两个急坏了，怕他们话说不清楚，干脆过来跟你们说一声。我可不能多停留，给老佛爷发现了，就该我给关进暗房去了！”

好了，我走了！”对尔康抬了抬眉毛：“你都没有话要跟我说吗？”尔康一怔，心情真是复杂极了：“我……我……也记在心里了。”晴儿一语双关的说：“你‘有心’就好了！”晴儿说完，往屋外就走。

永琪急忙喊：“小邓子！小卓子！保护晴格格回去！”晴儿和小邓子、

小桌子，急急的走了。

晴儿消失了踪影，尔康和永琪就相对一视，惊喜交集。尔康不敢相信的说：“紫薇和小燕子把皇后按在澡盆里喝洗澡水？可能吗？”“晴儿这样说，绝对没错了！哈！小燕子真是奇人，连醉酒都醉得稀奇！”永琪脸色一正，看着尔康：“晴儿这个人情债，你准备怎么还？”金琐立刻深深的看了尔康一眼。

尔康拍了一下脑袋：“唉！我真是一个头有两个大！”吸了口气：“现在，没办法操心那么多，我也得回家去了。明天一早再进宫来看状况！”想想，又担心起来：“天气这么冷，还被拖去冲冷水，醉成那样，又在地上睡一夜！会不会弄出病来呢？金琐，明月，彩霞！你们还是准备一些姜汤吧！”“是！”金琐哀怨的看了尔康一眼：“姜汤我们会准备，只怕小姐好多病，不是姜汤可以医治的！其他的病，恐怕还要尔康少爷来开药！”尔康大大的震动了。

天亮时分，紫薇醒了，拥着棉被，坐起身子四看。

“我在哪里？天啊，这是慈宁宫的暗房！”紫薇低头看到小燕子，就去推小燕子：“小燕子！醒醒啊！你瞧，我们又被关进暗房里来了！”小燕子翻了一个身，拥着棉被继续睡。

“棉被？”紫薇拉起棉被，困惑极了，又去推小燕子：“小燕子！你看，老佛爷把我们关在这儿，可是，她心里还是对我们好，还给我们盖棉被呢！小燕子！起来！起来！不要睡了！”

小燕子打了一个大哈欠，终于被紫薇叫醒了。她伸了一个懒腰，坐起身子，四面一看。

暗房里黑忽忽。

“天还没亮呢，叫我起床干嘛？再睡！再睡！”小燕子倒回地上，“砰”的一声，碰了头。

“哎哟，这个床怎么这么硬？”“这是老佛爷的暗房啊！小燕子，我们怎么会关进来的？你记不记得？”“暗房？”小燕子再度坐起身子，真的醒了。揉着脑袋：“我怎么这儿也痛，那儿也痛……我们怎么会在这儿呢？我记得，我们在会宾楼打架，打得落花流水……”正说着，房门吱呀一声，被轻轻的打开。晴儿一闪身进来。

晴儿看了看，就直奔两人身旁。蹲下身子，急促的问：“你们醒了没有？我是晴儿！”“晴儿！”紫薇大震，晴儿！让她心碎的那个晴儿！和尔康“雪夜谈心”的那个晴儿！

将和她“分享”尔康的那个晴儿！她瞪着晴儿，心绪如麻。

晴儿飞快的说：“听好！你们昨晚大醉，被老佛爷逮到，带回慈宁宫来‘醒酒’。醒酒的经过，现在没时间谈！接着，你们就被关进来了！棉被是我给你们送来的，我要拿走了。不能让老佛爷知道我在帮你们，要不然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等会儿老佛爷问起，千万别你们有棉被，千万别供出我来啊！”小燕子大惊：“你给我们送棉被？”紫薇更是震动，一瞬也不瞬的盯着晴儿，心情紊乱。

“我走了！老佛爷那儿，我尽量去想办法！”晴儿就抱起棉被，溜出门去了。

紫薇和小燕子面面相觑，紫薇感到，那条棉被的余温还在自己身上。但是，她的心，却被纷乱的情绪涨满了。说不出来是感激，是嫉妒，是惊讶，是痛楚……那条棉被，真有千斤重啊！

晴儿离开了暗房，就赶到太后寝宫，来侍候太后起床。坎肩，珠串，旗头，耳环……一件件亲手准备。宫女们也忙忙碌碌，打水的打水，绞毛巾的绞毛巾，递漱口水的递漱口水……太后看着忙忙碌碌的晴儿，对她充满了爱怜，说道：“晴儿，怎么今天亲自来帮我穿衣服？其实让丫头们忙，就可以了！”“每次她们做，总是缺了这个，少了那个，还是我比较在行！”“被你服侍惯了，将来没有你，我怎么办？”太后笑看晴儿。

“我就永远陪着老佛爷。”“那我就太造孽了！放心吧！你的事情，我可一直放在心上。”太后话中有话。

“老佛爷说些什么？我可听不懂。”晴儿自顾自的帮太后穿衣整装。

太后看她一眼，笑笑：“听不懂就算了。”看到晴儿，就想起紫薇，忽然脸色一正，问：“那两个丫头怎么样？有没有派人去看一看？”晴儿乘机对太后请了一个大安，说：“晴儿有事求老佛爷！”“什么事？那么严重的样子？”“老佛爷，您就饶了那两个格格吧！不要再追究了。”晴儿恳求的说。

“为什么？”太后生气的说：“她们跑到宫外喝酒作乐，行为放荡。回宫以后，还大发酒疯，把慈宁宫也闹得人仰马翻！再不教训，还得了？”“她们两个，已经冲过冷水，睡过暗房……现在，肯定知道闯了大祸，胆战心惊了。老佛爷就看在晴儿面子上，让她们回漱芳斋吧！晴儿怕她们在酒后，睡了一夜暗房，会闹出病来，万一病了，总是在慈宁宫病的，皇上那儿，也不好交代！”太后深深的看着晴儿。敏锐的问：“晴儿，你好奇怪，怎么总是帮着那两个丫头说话？”晴儿垂下睫毛，深深一叹。

“不敢瞒老佛爷，晴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太后一震。

“受谁之托？”“尔康。”太后又一个震动，更深的看晴儿。

“这个托付，对你很重要吗？”晴儿深思了一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那个小燕子没爹没娘，紫薇也失去了母亲，她们和我的身世，其实很像啊！不过，我有老佛爷宠着，怜惜着。比她们就强多了！所以，心里对她们很同情！”太后震动了，仔细的看晴儿。想了片刻，问：“你觉得，你和紫薇，可以成为朋友吗？”晴儿诚恳的点了点头。坦白的说：“晴儿觉得，紫薇和小燕子，都是很纯真的人，紫薇温柔美丽，楚楚动人。小燕子活泼淘气，热情奔放……其实，我有点羡慕她们两个，她们虽然常常把宫里搅得乌烟瘴气，可是活得多采多姿。我觉得，她们是那种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我也很希望能够和她们成为朋友！”太后深深的看着晴儿。

“我明白了。我要好好的想一想！”就抬头说道：“好吧！那两个丫头，我就不再追究了！但愿，她们明白你为她们做了什么？把她们叫来吧！”晴儿急忙屈膝：“是！晴儿谢老佛爷恩典！”紫薇和小燕子，立刻被带到太后面前。

两人知道，这次的祸闯大了，都规规矩矩的跪在太后面前。紫薇太后磕下头去，惭愧而诚恳的说：“紫薇给老佛爷请安！昨晚喝醉了回宫，实在罪该万死！听说又大闹了慈宁宫，紫薇惭愧极了！真的没脸来见老佛爷！不知道怎样才能赎罪？”太后听到紫薇言语诚恳，想着晴儿，深深的看了她一眼：“算了！这个醉酒的事，就到此为止！我希望你们两个是真的忏悔了，真的觉悟了。别说你们是格格，就算是普通人家的站娘，也不该在酒楼里喝得大醉！”紫薇真心后悔，伏地说道：“紫薇知错了！谨遵老佛爷教诲，以后一定再不重复这种错误！”太后见到紫薇语气诚恳，态度谦恭，就比较释然了。想了想，依然说道：“本来，你们两个，我一定要重办！给宫里立下一

个规矩，可是，晴儿一早，就为你们两个请命，看在晴儿份上，我再一次原谅你们！”紫薇一震，抬头看了晴儿一眼。小燕子很困惑，也看了晴儿一眼。

晴儿对她们微微一笑。

太后就站起身来：“好了！你们两个，回漱芳斋去吧！以后，自己检点一点！”小燕子没想到那么容易过关，大喜过望。急忙磕头谢恩：“谢老佛爷恩典！”紫薇跟着磕头。心里，翻江倒海般汹涌着难绘难描的情绪，是爱是恨，是悲是喜，自己已经整理不清了。

紫薇和小燕子回到漱芳斋，金琐、明月、彩霞、小邓子、小桌子就全部迎上前去，大家都整夜没睡，看到两人，欢喜得手足无措了。金琐惊喜的喊着：“小姐！你们回来了？老佛爷没有再为难你们吗？”拉着紫薇前看后看：“有没有挨打？有没有被罚？除了关暗房，还有没有别的？”“还好。我没事，没事！”紫薇有些心不在焉，还在想着晴儿。

小燕子回到漱芳斋，精神全来了，兴高采烈的嚷：“我是什么人物？怎么可能有事呢？小邓子常常说的……那个菩萨转世……”“大难不死，逢凶化吉！”小邓子笑着说。

“是呀，我是菩萨转世，死不掉的！”“赶快进来！赶快进来！姜汤都准备好了，先喝一碗再说！”彩霞喊。

小桌子却体贴的喊道：“我去给五阿哥和福大爷送信去！要不然，他们一定急急忙忙去找皇上了！”小桌子就飞也似的往门外冲，却和急急进门的尔康永琪撞了一个满怀。

小桌子撞到鼻子，一面叫哎哟，一面急忙请安：“五阿哥吉祥！福大爷吉祥！”尔康永琪冲进了院子。永琪欢天喜地的说：“晴儿已经派人跟我们说了，恭喜恭喜，大家有惊无险！”紫薇一见到尔康，眼睛一红，就把头转开，用背对着他。尔康此时，整颗心都软了化了，所有的骄傲怒气都飞了，恨不得把紫薇拥在怀里，捧在手心里，揣在口袋里，藏在心坎里……看到紫薇转头不看他，心里更是沸滚的油锅一样，说不出来的烧灼和痛楚。他奔上前去，拉住她的手。

“我们进屋里去谈！”紫薇挣扎了一下，尔康哪里允许她挣开，紧紧的拉着她，拉进了房间。

小燕子和永琪对看了一眼，就很有默契的留在外面。

尔康拉着紫薇进了房间，关上房门。

紫薇心里一酸，跑到窗前去，还是不肯看他。尔康冲了过来，一把就把她抱进怀里。紫薇用力一挣，挣脱了他。喊：“你不要碰我！”尔康就使劲的握住她的手，盯着她的眼睛。哀求的说：“不要再跟我生气了，好不好？自从那天和你大吵之后，我这两天，真是度日如年！日子怎么过的，我都不清楚！只知道，我脑子里，心里，思想里……全是你！你的名字，你的温柔，你的生气，你的眼泪，你的笑，你的好，你的诗情画意！我真的快被你折腾得活不下去了！你再不理我，我会一命呜呼的！”紫薇眼睛一眨，泪珠滚落。哽咽的说：“我说过，不要再听你！你这些甜言蜜语，留着去对晴儿说吧！”尔康热烈的瞅着她，眼里，盛满了深深切切的真情：“晴儿根本不在我脑子里，不在我心里，我怎么对她说呢？”“你不是说，我配不上你吗？”紫薇越想越委屈。

尔康抓住她的手，打了自己一耳光。

“你打我，好不好？那个时候，我在生气嘛！你也在生气呀！生气的时候”

候，说的话都不算话，我们把它全体收回，好不好？”“不好！你心里已经轻视我了，你拿我和晴儿比，你发现她比我好，你已经后悔和我的婚事了……”尔康惊愕的看着她，急得不得了：“哪有这样？谁说的？”“你自己说的！”“我哪有说这些混帐话？”紫薇哀怨的抬起眼睛来，看他一眼，这一眼，让尔康心都碎了。

“你跟她看雪看月亮，看了一整夜，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我都没有和你看雪看月亮，也没跟你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尔康一把抱住她，一迭连声的喊：“我错了！错了！错了！好不好？我不该跟她看雪看月亮，不该跟她谈一整夜，不该谈诗词歌赋人生哲学！以后，只和你看雪看月亮，只和你谈诗词歌赋和人生哲学，好不好？”“不好！不好！她已经站在我们中间了！再也不可能消失了！”“她哪有站在我们中间？只要你不生气，我会努力去和皇上沟通！你要给我时间呀！如果我们自己都乱了章法，彼此制造裂痕，那我们才没救了！无论如何，你实在不应该说，要从我生命里退出！这太严重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紫薇低下头去。

“我跟你保证：不用玉碎，不是瓦全！”尔康用手托起她的下巴，凝视她。

“可是……可是……”紫薇眼泪一掉，痛楚的说：“还有金琐！她已经爱上了你，认定了你，我要把你让给她！”尔康大惊失色：“这是什么话？”“我不知道，我已经好混乱，头好痛，我没有力气想……”紫薇可怜兮兮的说。眼神里，尽是无奈和憔悴。她用手揉着额头，真的头好痛好痛。

尔康心痛得快晕了，急忙说：“不要想了！我是你的，是你一个人的！没有其他人，可以在我生命里取代你，更没有人能够和你分享我！要怎么办，让我也去想，让我也去操心吧！”紫薇不说话了，面对这样的尔康，真是柔肠寸断，百折千回了。

尔康就深深切切的看着她，柔声的，诚挚的，忏悔的说：“昨天，我看着你在会宾楼灌酒，心痛得快要死掉，就是脾气强，不肯认输！后来，你醉得人事不知，和小燕子搂着唱歌，我没有办法让你清醒，当时，我真想把自己杀掉！等到回到宫里，眼睁睁的看着你被太后带走，我又没办法救你，我急得快要死掉！后来，听说你被冲冷水，关暗房，我再度心痛得要死掉……这一天一夜，你过得好辛苦，我也是‘九死一生’了！”紫薇眼泪纷纷往下掉，再也无法矜持什么了，痴痴的看着他。尔康也痴痴的看着她，哑声的问：“原谅我了吗？”紫薇轻声的回答：“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尔康眼中一热，张开手臂，把紫薇紧紧的，紧紧的拥进怀中。紫薇依偎在他怀里，听着他的呼吸，感觉着他的心跳。此时此刻，什么都不存在了，她眼里心里，只有这个男人，尔康！她的尔康！至于晴儿，至于金琐，她真的没有力气想了！

第一部完。待续第二部《生死相许》

这晚，乾隆到了宝月楼。他已经打定主意，要降服含香。一进门就嚷：“香妃，今天朕让人送来吐鲁番葡萄，你吃了吗？”含香行回族礼，答道：“谢皇上赏赐的吐鲁番葡萄和哈密瓜，因为来自家乡，都舍不得吃！”“傻

瓜！”乾隆兴致高昂的说：“那些水果，就吃一个新鲜。虽然是快马加鞭，从新疆运来，可是，路远迢迢，路上还是耽搁了好些日子，已经没有刚摘下来那么新鲜了。你再放着，舍不得吃，岂不是要腐烂了吗？快！拿出来吃吧！朕陪你吃！”“是！”含香回头对维娜吉娜说：“去拿来！”维娜吉娜去拿水果。乾隆就走到含香身边，伸手去拉她的手。柔声的问：“这些日子，还想家吗？”含香轻轻一闪，像是跳舞一样，闪开了乾隆。乾隆的手拉了一个空。但是，他也不生气，好脾气的说：“朕已经下令，要为你建一座伊斯兰教的礼堂，等到建好了，你就可以去祷告了。朕也下令，给你建一个回族营，迁一些你的同乡们来住，那么，你就不会这么寂寞了！朕知道你还有两个哥哥，干脆把他们都迁到北京来，如何？”“谢谢皇上这么费心！哥哥们都已经结婚，有了家眷，恐怕不能来！皇上的一片苦心，含香心领了！”乾隆再伸手去拉她：“过来一点，朕不会吃了你！”含香又一闪，再度闪开了他。这次，乾隆有些恼怒了，却按捺着。

维娜吉娜端了葡萄和哈密瓜出来，放在桌上。

乾隆走过去，摘了一颗葡萄，自己吃了。

“嗯，确实很甜！”乾隆说：“朕听说新疆有一句话：‘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新疆的女儿一枝花！’今天，朕吃着吐鲁番的葡萄，看着新疆的美女，还闻着这股幽香，朕才深深的体会这两句话，实在不是夸张！”就再摘了一颗，送到含香嘴边去：“你也吃一颗看看！”

别给朕吃光了！”含香被动的吃了。乾隆感到异香扑鼻，熏人欲醉，不禁心动。

“从来没有一个妃子，进门到今天，这么久了，朕还不能接近的！”乾隆咬牙说，就猝然一把把含者拉进怀里：“今晚，不管你愿不愿意，朕要让你这个妃子当得名副其实！”含香大惊，急忙挣扎。喊：“皇上！请放尊重一点！你说过，不会勉强我！阿拉真神在上面看着呢！”“让它看吧！朕相信你的阿拉真神，已经见多了男欢女爱！”含香拼命挣扎。

“放开我！放开我！”就用回语对维娜吉娜喊了一句什么。

维娜、吉娜明白了，立刻转身，奔了出去。含香盯着乾隆，哀求的说：“皇上，含香进宫以来，对皇上充满了敬佩，觉得你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物，希望你不要破坏了我这个印象！”“你的话说得很好听，可是，朕对于这些空话，已经没有兴趣了！”乾隆就用力把她压进怀里，眼光炯炯的看着她，咬牙切齿的问：“告诉朕，你还在想那个回人吗？那个人，还活在你心里吗？”含香勇敢的回视着乾隆。低而清晰的回答：“是！他还活在我心里！”乾隆没料到她答得这么直截了当，气坏了，一反手，用手背挥了她一耳光。含香摔落在地，嘴角溢出一丝血迹。她用手拭去血迹，仍然一瞬也不瞬的看着乾隆。眼里，闪耀着一种“威武不能屈”的光芒。

“你可以打我，可以杀我，可以占有我……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从我心里赶走！他永远活在那儿，像天山一样，无法移动！”乾隆气得脸色发青。大声一吼：“你胆敢跟朕说这种话！你把朕看成什么了？”“我把你看成一个英雄！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如果在这种情势下占有了我，你和一个强盗土匪，就没有什么两样！我认为，你不会轻易让自己变成强盗土匪！”乾隆老羞成怒了：“你放肆！朕不在乎当不当英雄，如果朕没有办法赶走你‘心里’的人，朕只好退而求其次，要了你这个人！”乾隆说着，就扑了过来。含得跳起身子，满屋子闪躲。

就在这种情形下，门外，有太监高喊：“还珠格格到！紫薇格格到！”乾隆大惊，还没回过神来，小燕子和紫薇已经冲进前来。

紫薇手里，抱着她的琴。一进门就大声喊着：“香妃娘娘，你说要和我一起弹琴，我把我的琴带来了！”她猛然煞住步子，故作惊奇状：“哎！皇阿玛！你也在这儿！”小燕子嘻嘻哈哈的奔过来，惊喊：“哎呀！有葡萄！我好久没有吃葡萄了！”摘了一颗放进嘴里：“好吃好吃！皇阿玛，你真不够意思，有好东西吃，也不通知我一声，一个人悄悄的吃。这么好吃的葡萄，我从来都没有吃过！你明明知道，我最爱吃了！”乾隆被紫薇小燕子这样一闹，又惊又怒，却不好发作。生气的问：“你们两个丫头，懂不懂礼貌？要进房间，先要看看状况，这毕竟是妃子的房间，朕在这儿，你们就该回避一下！”小燕子睁大眼睛，一股天真无邪的样子，问：“为什么？每次我去令妃娘娘那儿，你也没有要我回避！而且，是你自己说的，要我们常来陪陪香妃娘娘！”乾隆被塞住了口，气得掀眉毛瞪眼睛。

含香惊魂未定，站在远远的一边。

紫薇抱着琴过来，对乾隆福了一福：“皇阿玛！你不要生气，我们和香妃娘娘，练了一首歌，是用回族乐器，和这把琴合奏出来的！我们唱给你听！唱完了，我们两个立刻‘回避’，好不好？”乾隆还没说话，小燕子就不由分说的拉着乾隆，走到桌前。嚷着说：“来来来！你坐这里。我们两个格格，一个妃子，为你表演！这可是‘千载难逢’啊！”说完，自己惊喊起来：“皇阿玛！我用了一个成语！是不是？一个成语耶！‘千载难逢’！没有用错对不对？我学会成语了！值得奖励吧！你就奖励我一下，听我们唱歌！我现在好想唱歌！”乾隆被搅得头昏脑胀，啼笑皆非。只得坐下，心烦意躁。

紫薇拉了含香过来，三个女子，就弹琴的弹琴，打鼓的打鼓，弹回族乐器的弹回族乐器，大家看着乾隆，开始唱一首歌：“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乾隆不由自主，被这歌声吸引住了。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三人唱着，心里各有所爱，每个人眼里，都绽放着光彩。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歌声中，小燕子和紫薇似乎都看到自己，和永琪、尔康驰骋在草原上。含香也看到自己，正和蒙丹驰骋在草原。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一曲既终，三人的眼里都亮晶晶，三人的脸颊都是红润的。

乾隆眩惑了，看着三人，被这歌声带进一种自己也不了解的感动里。

紫薇放下琴，起身，对乾隆屈了屈膝：“我们献丑了！”“很美的歌，谁谱的词？”“是我！”紫薇说。

“好一个‘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让朕也深深撼动了！但愿，朕也有这样一个红尘知己！”乾隆不禁心向往之。

紫薇凝视着乾隆，语气恳切的说：“皇阿玛不是有了令妃娘娘吗？还有

好多娘娘，都是皇阿玛的红尘知己啊！包括……我那个等一辈子的娘！”乾隆一震，如同被当头打了一棒。

紫薇深深的凝视着乾隆，用充满感性的声音，继续说道：“欧阳修说得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有些事情，是‘心不由己’！我想，人类最没有办法勉强的事，就是感情了！”乾隆瞪着紫薇，体会到紫薇的言外之意，十分震撼。这才了解，紫薇和小燕子，是特地赶来给香妃解围的！

紫薇和乾隆对视了片刻，乾隆终于站起身来，感到有些狼狈了。对香妃那股“占有欲”，也被紫薇和小燕子打断了。再看了含香一眼，只见她亭亭玉立，楚楚可怜，和紫薇小燕子站在一起，像是姐妹一样。他什么情绪都没有了，叹口气说：“你们去唱歌，跳舞，谈心吧！朕不在这儿妨碍你们了！”说完，掉头而去。小燕子和紫薇急忙送到门口。高声说：“小燕子、紫薇恭送皇阿玛！”紫薇和小燕子眼看乾隆走远了，这才转身。含香走来，感激的紧握住两人的手。大家都呼出一口气来。但是，三个姑娘心里都很明白，这种莽撞的“解围”办法，可一而不可再！

下一次，不见得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何况，下一次之后，不会有下下一次！下下一次之后，还会有再下一次……三人眼里，就都是隐忧重重了。

尔康知道，紫薇虽然原谅了他，对他又甜蜜如初了。但是，紫薇心里的阴影，仍然存在。晴儿像是一块烙铁一样，烙在她的心版上，一定时时刻刻，让她烧灼痛楚着。自从和紫薇冷战以后，他也仔细想过，如果易地而处，是紫薇有了另一个论及婚嫁的人，他会怎么样？这个想法，就让他惊得一身冷汗。将心比心，紫薇情何以堪？尔康知道他不能迟疑了，一定要快刀斩乱麻，解决这件事！他再也不要让紫薇伤心了，再也不能让她流泪了。

这天，在御书房，他终于求见了乾隆。

“尔康，你有什么事要和我单独谈？”尔康正视着乾隆，恭敬而诚挚的说：“皇上！臣恳求皇上，取消上次的提议，臣不能误了晴格格，再负了紫薇！如果让我同时拥有她们两个，一定不是我的幸福，更不是晴儿和紫薇的幸福，请皇上明察！”乾隆很惊讶，看着尔康，问：“是不是你已经和紫薇谈过了？听说，前几天紫薇和小燕子喝得大醉，还把慈宁宫闹得人仰马翻，是不是为了这件事？”“都是臣的罪过！”尔康惭愧的承认了。

乾隆一惊，一脸的不可思议：“紫薇那么柔顺，难道就没有容人的气度？”“皇上！紫薇的不能‘容人’，正是臣最‘感动’的地方。请皇上成全我和紫薇这份‘不容侵犯’的感情，让我们彼此都能‘忠于对方’吧！”乾隆眉头一皱，不以为然的看着尔康：“尔康！你是堂堂的男子汉啊！不要被儿女私情，磨光了男儿气概！‘忠实’是女子对男子的事，不是男子对女子的事！”尔康坚定的回答：“臣以为，男人跟女人是一样的，都希望得到一份专一的感情。专情是对感情的认真和负责。我对紫薇非常认真，愿意对她永远负责，这完全不影响我的男儿气概。我知道，所有的王孙公子都有三妻四妾，我也明白，皇上认为我太感情用事。但是，我真的很想为紫薇做一个不一样的男人！请皇上支持我！”乾隆怔住了，觉得尔康的话非常稀奇，简直有点匪夷所思。

“你的思想太新奇了，朕一时之间，实在有些不能适应。专情只是人类的理想境界，真要实行起来，就太难了！”乾隆深思了一会儿，抬头说：“或者，朕也应该尊重你这种想法吧！总之，朕明白了，就是紫薇不能接受这件

事。也罢，这只是朕的一个提议，如果你们都反对，朕也不能勉强。这事就先压在那儿，让腾仔仔细细想一想，慢慢再说吧！”尔康这才松了一口气，对乾隆一拱手：“谢皇上恩典！”尔康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暂时落了地。他又控制不住自己了，马上去漱芳斋找紫薇。正好永琪也在漱芳斋，四个人就聚在一块儿。尔康看看没外人，就拉住了紫薇的手，说：“皇上已经答应了我，把晴儿的事压下去，暂时不谈了！”紫薇眼睛一亮。接着，又忧愁起来：“只是暂时‘压下去’，还是要谈的，对不对？”“只要皇上肯暂时压下去，我们就一切都有希望！”尔康说：“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皇上都不见得了解，我们要给他时间，让他了解。所以，先缓和一下再说！最重要的，是你不可以跟我再生气了，你一生气，我就章法大乱了！”金琐听了，好开心，倒了茶过来。对尔康一福，笑着说：“尔康少爷，请喝茶！是小姐为皇上准备的茶叶，我忍不住偷了一些来，特地泡给你喝！”“难道我都没有一杯吗？”永琪插嘴。

“有有有！我再去泡！金琐笑着喊。”“还有我的！哪有泡茶只泡一杯的，太小器了吧！”小燕子嚷着。

金琐好脾气的笑着：“有有有！每个人都有！好了吧？”金琐笑着跑走了，紫薇看着如此快乐的金琐，又发起呆来。

尔康就急急的对紫薇说：“金琐的事，也只好放在心里，先压着！说不定有一天，她自己会突然醒觉，发现还有一个自我！我们现在冒昧的说，只怕伤了她的自尊！”紫薇拼命的点头。

小燕子已经忍不住，跑了过来喊：“你们不要晴儿金琐的搅和不完了，也管管含香好不好？我觉得，你们的事还不急，急的是含香！你看，皇阿玛随时都会去宝月楼，对含香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了！这样下去，皇阿玛迟早会砍她的头！我们也不能每次赶过去唱歌跳舞的闹一场！如果没有赶到怎么办？”永琪深有同感，点头说：“蒙丹已经急得快发疯，眼看也要按捺不住了！我想，我们还是按照计划去准备一切，都准备好了，才能随机应变！”尔康深思起来，说：“可是……还有个问题，上次，蒙丹说，香妃身上有香味，所以非常容易追捕！”他看看紫薇和小燕子：“你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香味去掉？如果身上带着特殊的香味，什么计划都不能实行！太危险了！”紫薇和小燕子面面相觑。异口同声的喊：“把香味去掉？”当天，紫薇和小燕子就找到了含香，大家在御花园里，一面散步，一面深谈。

“把香味去掉？”含香看着两人，叹口气说：“你们以为我不想去掉吗？以前，和蒙丹私奔的时候，想了各种办法，就是去不掉！蒙丹还曾经拿了各种香精，让我涂在身上，可是，原来的那股香味，还是遮不掉！”小燕子拼命吸气。闻着含香身上那股幽香。

“这是一种花的味道。”“不是一种花的味道，是好多种花混合的味道。”紫薇也拼命吸气。

“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一跑，或是运动之后，香味会更重。冬天还好，春天或者夏天的时候，连蝴蝶都会飞来！追捕我的人，只要看到蝴蝶成群的飞，追过来就没有错了！”“真的呀？我听蒙丹说过，可是没有看过，还是有点不相信！”小燕子说。

“那么，我表演给你看！”含香说着，就在草地上，拼命的旋转，飞舞。她白色的衣裳纱巾，也跟着飞舞，煞是好看。她转了一会儿，停住。摊开双手。

像是奇迹一般，先是有一只两只的蝴蝶飞来，接着，就有成群的蝴蝶飞来，绕含香飞舞。

小燕子看呆了，惊呼起来：“啊……啊……太美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小燕子伸手去抓蝴蝶。紫薇也看呆了，喊：“简直不可思议！”含香就一手拉着小燕子，一手拉着紫薇，让她们两个站在自己身边。

“你们站着不要动！蝴蝶也会飞到你们的身上来！”紫薇和小燕子，就一边一个，站在含香身边。

含香平摊双手。紫薇和小燕子也跟着学。

蝴蝶不断不断的飞来，绕着三人起舞，有些蝴蝶停在小燕子头发上，有一只停在含香手心上，有几只停在紫薇肩膀上。

远远的，乾隆带着宫女太监走来，看到这种景象，站住，惊呆了。

宫女太监们，都围过来看。全部看得目瞪口呆。

尔康和永琪经过，看到大家围在这儿，也走过来看。两人都看傻了。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太奇妙了！”永琪对尔康惊叹的说。

尔康看看乾隆，只见乾隆目不转睛的盯着含香，看得入迷了。那种眼神，尔康是深深了解的。他爱死含香了！尤其，这个会和蝴蝶一起飞舞的含香！尔康再看四面围拢的嫔妃、宫女、太监们，心里浮起了不安。他低声对永琪说：“太引人注意了，只怕会有后患，紫薇她们太疏忽了！”永琪心里一惊，看看乾隆，暗暗点头。

含香发现大家都在看，手一扬，蝴蝶纷纷散去了。

乾隆忍不住鼓起掌来，众人就掌声雷动。含香赶紧行礼：“皇上！”乾隆震撼的说：“这种美丽，真让朕大开眼界！”他的眼光，简直无法从含香脸上移开：“怪不得，阿里和卓把看成国宝，你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珍宝呀！”就大笑了起来：“哈哈！不管这个宝贝多么复杂……朕还是太有福气了，因为能够拥有你！”紫薇一惊，和尔康对看了一眼，知道自己做错了，实在不该让含香表演！

尔康、永琪、紫薇、小燕子回到漱芳斋，房门一关。尔康就着急的说：“这个奇景，实在让人太震撼了！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让香妃表演？你看，皇上好像得到宝贝一样，这一来，他更加不会放掉香妃了！”永琪也嚷着：“就是嘛！要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香妃就是因为有这个天赋，才会受这么多的苦！现在又露这样一手，实在是弄巧成拙！”小燕子被永琪的成语弄得糊里糊涂，听得一头雾水外带不服气，嚷着说：“什么‘皮肤无罪’？是不是‘皮肤’的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就算是‘皮肤’散发出来的香味，跟有罪没罪有什么关系呢？本来就‘无罪’嘛！”“天啊！”永琪喊。

“又叫天了！好嘛，都是我不好，含香是表演给我看，怎么知道皇阿玛会过来？算我‘皮肤有罪’好了！”小燕子说。

“不要研究你的皮肤有罪没有罪了！你们研究过这没有，能不能去掉这个香味呢？”尔康问。

“含香说，以前已经用过各种方法，都去不掉！”紫薇泄气的回答。

“那怎么办？”“吃大蒜有没有用？”金琐建议：“蒜味很重，说不定可以遮掉香味！连吃一个月的大蒜试试看！”“你要让‘香妃’变成‘臭妃’吗？”小燕子嚷。

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想，那个香味，与生俱来，不是任何味道可以遮掉的！”紫薇说。

小燕子满房间走来走去，想办法。忽然眼睛一亮。转着大眼珠说：“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不要一直动脑筋去掉香味，我们增加香味总可以吧？”“怎么增加香味？”永琪听不懂。

“紫薇，金琐！”小燕子兴冲冲的喊：“我们三个从明天起，去采很多花瓣来，泡在洗澡水里面，我们就泡花瓣澡，把每个人泡得香香的！然后，到了‘大计划’实行的那一天，我们和含香一起出门，分成四个方向跑……那不是等于有四个香妃了吗？我们绕着北京城，东一个香妃，西一个香妃，到处都香，把追兵累死！”大家听了，你看我，我看你。尔康不禁点点，赞许的说：“说不定这是个好办法！”永琪也点头，欣赏的看着小燕子：“有点创意！小燕子毕竟聪明！”尔康和永琪这样一赞美，小燕子好得意。紫薇却非常怀疑，说：“含香的香，不是普通花香。这个‘花瓣澡’能够造成什么效果，我也有点怀疑，不要再弄巧成拙！”小燕子兴奋的喊：“怎么这也‘成拙’，那也‘成拙’！不会不会啦！这样吧，我先来做试验，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你们再一起做，行了吧？”接下来的几天，漱芳斋里的人，全部忙着采花瓣。把御花园里所有的花，全部采得光光的。小卓子和小邓子还溜到附近几个著名的庭园里，采了一大堆奇花异草来。

然后，小燕子泡了一整夜的花瓣澡。紫薇、金琐、明月、彩霞都围着澡盆，帮小燕子“加香”，把花瓣在她身上搓着揉着。

“你要怎么证明，你和香妃一样香呢？”紫薇问。

“我明天一早，就去花园里引蝴蝶！”小燕子说：“如果蝴蝶飞来，那就表示我成功了，如果蝴蝶不来，那就表示实验失败！”泡了一整夜的花瓣澡，小燕子确实变得香喷喷。

第二天一早，小燕子就到御花园里去实验引蝴蝶。

尔康、永琪那么关心这个实验的结果，两人也一早就到御花园来旁观。漱芳斋里的人，大家万众一心，是“一家人”，全部跑来，要看小燕子引蝴蝶。

小燕子选了花园的一隅，站在草地上。学着含香，平摊着双手。

四面一只蝴蝶也没有。紫薇说：“你先要跳舞，学香妃转一转看！”小燕子就学着香妃，又跳舞，又旋转。转得高兴，还飞身而起，在地上翻斤斗，倒立行走，表演特技。永琪赶紧说：“好了好了！你别弄得一身汗，把好不容易泡的花瓣澡给洗掉了！”“是呀！是呀！人家那个香味是从内而发，你的的是从外面加上去的！够了！不要再表演特技了！”紫薇也喊。

小燕子就站好，面有得色，双手平摊。

有些宫女和太监就围了过来，看到小燕子也在引蝴蝶，个个惊奇，窃窃私语。

大家屏息观望。四周静悄悄。

“一只蝴蝶也没看到啊！”金琐失望的说。

“再等一等看！”彩霞说。

“她泡够没有？会不会不够香？”尔康问。

“花瓣都用了好几篮！”紫薇说：“如果再不够香，那也没办法了！”小邓子和小卓子交头接耳：“我看是不灵！”小邓子说。

“我看也不灵！”小卓子说。

小燕子见蝴蝶迟迟不来，有些懊恼，大声喊：“你们不要吵，安静一点！蝴蝶都被你们吵得不敢来了！”“是！”紫薇笑了，看众人：“大家安静，安静！”

要不然试验失败了，是大家的责任！”大家都低低笑着，不敢说话，都盯着小燕子看。

小燕子闭上眼睛，非常虔诚的平摊着双手，嘴里念念有辞：“天灵灵，地灵灵，我是花仙子转世，蝴蝶姑娘赶快来……天灵灵，地灵灵，我是花仙子转世，蝴蝶姑娘赶快来……”空中有一种细微的“嗡嗡”声传来。大家东张西望。

“好像有动静了！”永琪说。

“真有有动静了！”紫薇说。

尔康瞪眼一看，脱口惊呼：“确实有动静了！”大家全部抬头，跟着那“嗡嗡”声看去，却大惊失色的发现，空中，成群结队的蜜蜂正“蜂拥而来”。

“哎呀！不好！”金锁惊喊：“蜜蜂！蜜蜂！我的妈呀！是蜜蜂呀……”小燕子急忙睁开眼睛，只见蜜蜂已经黑压压的罩在头顶。

“蜜蜂！怎么来的是蜜蜂……”小燕子尖叫。

永琪大喊：“小燕子！逃呀……”围观的宫女们和太监们惊喊着，四散奔逃。小邓子、小桌子、明月、彩霞、金锁全体抱头鼠窜。小燕子伸手挥舞，拼命要赶走蜜蜂，狼狈的喊着：“不要螫我，不要螫我……我不是花，不是花仙子，我是小燕子……天灵灵，地灵灵，我不当花仙子了！救命啊……”小燕子张牙舞爪的赶蜜蜂，蜜蜂却越来越多。小燕子没辙了，拔腿就逃，蜜蜂追赶在后。小燕子东跳西跳，蜜蜂依旧穷追不舍。小燕子像火车头般在御花园里横冲直撞，蜜蜂也如影随形的追着她。

尔康、永琪、紫薇都惊愕得张大眼睛，追在后面。大家七嘴八舌的喊：“小燕子……快逃……快逃……”永琪看到许多蜜蜂都叮到小燕子脸上去了，急坏了，大喊：“小燕子，用衣服把头蒙起来……”小燕子哪里还顾得到蒙头，逃都来不及。永琪看看不行，就脱下自己的背心，飞身而起，窜过去蒙住小燕子的头。

整个御花园里，奔逃的奔逃，追赶的追赶，惊喊的惊喊……加上嗡嗡乱飞的蜜蜂，简直是个奇观，乱成一团。

16

结果，小燕子被螫了满头包，好生凄惨。

好不容易摆脱了蜜蜂，小燕子回到漱芳斋，躺在一张大躺椅中。痛得眼泪直流，不住口的呻吟。大家围绕在她身边，拿着各种药膏，给她上药。

“哎哟！哎哟！哎哟……”小燕子哎哟不断。

紫薇一面帮她上药，一面惊喊：“这么多包怎么办？别动！别动！我们一个个上药！”永琪看得心惊胆战，急急的说：“这么多包不治不行！我去宣太医！”说着，回头就走。

小燕子听了，跳起身子拉住永琪，生气的大叫：“不要丢脸了！我才不要看太医，都是你，说什么‘皮肤无罪’，怎么‘无罪’？根本是‘皮肤受罪’！‘皮肤好痛’！‘皮肤有包’！”大家又是同情，又是好笑。永琪啼笑皆非的说：“怎么会是我的错？这是什么逻辑？”看到小燕子痛得龇牙咧嘴，又

心痛得不得了，赔笑说道：“好好好！就算是我的错！不该说‘皮肤无罪’！那……还是请太医来看看，好不好？”“不好！不好！”小燕子跺脚大叫：“太医一看，整个皇宫都知道我学香妃学不成，一定会把大家笑死！不许请太医！”“可是，刚刚你表演的时候，好多宫女太监都在看，要保密也保不住！”尔康说：“说不定整个皇宫，都已经知道了！”“我就是不要请太医！不要请太医！”小燕子喊着。

“好好好！不请太医，你不要动来动去，那个九毒化瘀膏很好，让它以毒攻毒！彩霞，再给她用冷毛巾敷一敷，看看能不能止痛？”永琪急忙说。

“是！”大家就匆匆忙忙，绞毛巾的绞毛巾，冷敷的冷敷，上药的上药。金琐紫薇不时给她吹吹这里，吹吹那里。紫薇想想，纳闷极了：“怎么香妃可以把蝴蝶引来，小燕子引来的居然是蜜蜂？”尔康深思的说：“我想，花香有好多种，有的吸引蝴蝶，有的吸引蜜蜂，大概都不样。你调配的这种‘混合花香’，大概是蜜蜂最喜欢的味道了！”紫薇看着满头包的小燕子，想想，实在有些好笑，简直是“一语成谶”嘛！

“不是，是因为小燕子老早就‘化力气为蜜蜂’了！”紫薇笑着说。

紫薇这样一说，大家想起前因后果，都忍不住大笑。

小燕子跳起身子，对紫薇一拳捶去。

“我已经满头包了，你还敢笑我，太不够意思了！简真是那个什么灾什么祸！”“幸灾乐祸？”紫薇问。

“对对对！幸灾乐祸！哎哟……哎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哎哟……”“你这么跳来跳去，怎么上药嘛！快躺好！”金琐拉着小燕子。

明月彩霞就把小燕子按进椅子里，紫薇金琐忙着给她治疗。

大家正在忙乱中，外面忽然传来小邓子、小卓子的大声通报：“皇上驾到！”大家都吓了一跳。小燕子呼噜一声，就拉起永琪那件背心，把自己连头带脸全体蒙住。

乾隆大步进来。

一屋子的人急忙请安，说“皇上吉祥”“皇阿玛吉祥”。

“发生什么事情了？”乾隆好奇的问：“刚刚小路子告诉朕，小燕子在御花园里，又跑又跳！引得一群太监宫女看热闹……”说着，就到处找小燕子：“小燕子！你在哪儿呢？”小燕子把脸孔蒙得紧紧，声音从背心里面传出来：“小燕子给皇阿玛请安！皇阿玛吉祥！”乾隆看到蒙着头的小燕子了，一怔。

“这是怎么了？谁又招惹她了？”乾隆诧异的看着大家。

大家面面相觑，都瞪大眼睛，答不出话来。小燕子在背心中接口：“没人招惹我……没人招惹我……”“那……为什么又把自己蒙起来？这个毛病一直改不好啊？出来！”小燕子蒙得紧紧的，摇头：“不出来！不出来……”

“出来！出来！”乾隆说：“呕气也不能这样呕！”“不要，不要，不能出来……没呕气……没呕气……”乾隆转头看紫薇。问：“紫薇，她到底是怎么了？”紫薇忍着笑回答：“皇阿玛！一点小事！请你不要追究了！”“怎么是一点小事呢？那些宫女都在窃窃私语，说小燕子这个那个，现在，小燕子又把自己蒙起来，一定有问题！她又闯祸了？是不是？”就命令的喊道：“明月，彩霞，把那件衣裳拉开！”“是！”明月、彩霞急忙上前，低低的喊：“格格！格格……”小燕子知道逃不掉了，喊着说：“出来就出来！”说着，小燕子呼啦一声拉开了衣服，露出满是包的脸孔来，简直惨不忍睹。乾隆大惊，眼睛瞪得像铜铃。惊喊：“这是怎么回事？”小燕子就哇啦哇啦的嚷道：“皇阿玛！

我好惨啊！都是那个香妃娘娘害我，她站在草地上，就有蝴蝶飞过来，我也跟着学，飞来的都是蜜蜂！永琪也害我，说什么‘皮肤无罪’……”“什么？什么？”乾隆不可思议的问。

尔康生怕小燕子口没遮拦，说出“怀璧其罪”来，就急忙上前禀道：“启禀皇上，是这样的！小燕子那天看到香妃娘娘可以把蝴蝶引来，羡慕得不得了。回到漱芳斋，突发奇想，要学一学。就要明月彩霞准备了很多花瓣，泡了一夜花瓣澡，希望也能引来蝴蝶，谁知道，蝴蝶没来，来了一大群蜜蜂……”尔康的话没说完，乾隆已经忍不住，捧腹大笑了：“哈哈！哈哈！原来是‘东施效颦’的结果啊！”小燕子一跺脚，气呼呼的喊：“什么‘大瓶小瓶’？我痛得满头冒烟，你们大家还笑我！气死我了！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肯去试验，我才会这么惨！那些蜜蜂也奇怪，只螫我一个人，不螫你们！如果你们够朋友，都去泡一泡花瓣澡，再让蜜蜂螫一螫，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呀！”乾隆也不知道小燕子嚷些什么，就是笑不停：“哈哈！花瓣澡！哈哈！花瓣澡！这是朕今年听过的笑话里，最好笑的笑话了！小燕子，你真是朕的开心果呀！哈哈！哈哈！”乾隆笑得这么开心，大家都傻了，忍不住个个带笑了。小燕子纳闷的看看乾隆；“皇阿玛，这么好笑啊？真的好笑啊？”就毅然的一摔头，豪气的说道：“算了算了，虽然被螫了满头包，能让皇阿玛这么高兴，大笑一场，也就值得了！本来我想，找到那些蜜蜂窝，打他一个稀巴烂，给自己报仇……现在，也饶了它们吧！”乾隆听了，还是忍不住要笑，但是，心里却感动着，心痛着。回头大喊：“永琪！还不赶快宣太医！这样满头包，不治怎么行？”永琪正中下怀，高声答道：“是！儿臣这就去！”永琪转身飞奔而去，小燕子看看紫薇，没辙了。

乾隆实在忍不住，立刻到了宝月楼，把这个消息告诉含香。

“香妃，你知道吗？小燕子为了学你，昨晚泡了一夜的花瓣澡，今天在花园里引蝴蝶，结果，蝴蝶没有引来，引来了一群蜜蜂，把她螫了满头包！”他大笑着说。

含香大惊，着急的问：“真的？严重不严重？那……我要去漱芳斋看看她！”她抬眼注视乾隆：“我可以去吗？”乾隆就凝视着含香。收起了笑，正色的问：“你和那两个丫头，很投缘是不是？”含香哀恳的看着乾隆，诚挚的回答：“是的，我和她们好投缘，她们是真神阿拉赐给我的礼物！在我这么无助的时候，给我安慰，给我希望。我真的好喜欢她们！”乾隆震动了，深思的说：“她们也是上苍赐给朕的礼物……看样子，朕和你之间，还有一点地方是相同的！”说着，就在房间里徘徊起来。

含香看着他，突然走到他面前，跪下了。

乾隆一震。含香自从进宫，都是行回族礼，很少下跪。他就惊怔的看着她。

含香仰着头，诚挚已极的说：“皇上！紫薇和小燕子曾经告诉我，你是天下最仁慈的父亲，有一颗宽大的心！她们还说，你懂得感情，了解感情，是一个最‘人性化’的皇帝！所以，我恳求你，不要对我生气，也不要勉强我！试着用你的了解，你的宽大来包容我！如果你尊重我，我会用我的一生来报答你！”乾隆看着她，被她这种哀恳的语气震动了，也被她说的话震动了。

“你的一生？”“是的！”含香忍着泪：“我可以做你的奴隶，你的舞娘，你的宠物……你的什么都可以，为你奉献一生！”“什么都可以……只是，不

要做朕的女人？”含香磕下头去。伏地不起。

乾隆沉思片刻。耳边，响起紫薇的声音：“人类最没有办法勉强的事，就是感情了！”他不禁深深一叹：“也罢！朕不会再勉强你了！勉强而来的顺从，又有什么意思？朕答应你了，尊重你，包容你！”含香抬头，眼泪滑下面颊，笑容漾在嘴角。

“谢皇上仁慈！”当漱芳斋里的大伙，知道含香这个消息的时候，真是又惊又喜。

“真的？皇阿玛说他答应你了？不再勉强你了？”小燕子笑着问。

含香点头。

紫薇就兴奋的抓住小燕子的手，叫着：“我就知道，皇阿玛不是普通人物！他那么伟大！我以他为荣！”尔康上前，对含香行礼：“恭喜恭喜，我们总算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了！”“早知道，小燕子就不必弄得一头包了！”永琪接口。

含香看着小燕子：“对不起，让你弄了满头包！痛不痛？”“没事没事！就是有点丑！”“不丑不丑，很有特色，像释迦牟尼的脑袋！”永琪笑着说。

“啊？真的吗？”小燕子以为是句赞美，还很得意。想了想，明白了，对永琪一凶：“什么话？我哪有那么多疙瘩！”一屋子的人都笑了。

含香看着尔康和永琪，行了一个深深的回族礼：“含香谢谢两位，为我所做之事！为蒙丹所做之事！以后，还要麻烦你们，照顾蒙丹，开导他，劝他，安慰他！”尔康一怔，有些明白了，愕然的看着含香：“你的语气，好像和他永别了？”含香认命的、凄凉的说：“当我答应我爹进宫来的那一天，我就决心和他永别了！是他不死心，一直追到北京来！现在，皇上对我那么仁慈，我也不能对他不义，我是皇上终身的奴仆了！”小燕子立刻大大的抗议起来：“那怎么成？我师父绝对不能接受这个！含香，你不要仁啊义啊的！我们暂时等一等，等我研究出来怎么样引蝴蝶，我们再说……”“小燕子！你还要研究怎么引蝴蝶啊？”永琪大惊：“够了！下次说不定把蟑螂蝗虫飞蚂蚁都引来了！”大家又都笑了，室内充满温馨。尔康就对含香诚挚的说：“不要那么快说‘永别’，那太残忍了！我完全可以体会蒙丹的心情，等待虽然很痛苦，可是，毕竟有希望。你可以让他等待，不能让他绝望！也不要让你自己绝望！你瞧，皇上已经答应了你的请求，说不定有一天，他会放掉你呢？”紫薇就热烈的接口：“是呀！是呀！我对皇阿玛充满了信心，你也充满信心吧！你和蒙丹，那么深刻的感情，感动了我，感动了小燕子，感动了尔康和五阿哥，感动了天地，怎么会感动不了皇阿玛呢？”含香被大家说得眼睛发亮了。

皇后在第二天，就知道小燕子被蜜蜂螫了。

容嬷嬷绘声绘色的形容着：“小燕子被蜜蜂追得满花园跑，是千真万确的事！现在，整个宫里人人都知道了！皇上还为小燕子传了御医，听说小燕子的脑袋都肿了，现在，待在漱芳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那儿疗伤呢！”皇后大大的兴奋起来，忍不住哈哈大笑：“哈哈！这可是闻所未闻的大笑话！小燕子被叮了满头包，太好笑了！我真想看看她现在的样子！”“奴才也好想看看她现在的样子，还神气不神气？还得意不得意？”皇后挑着眉毛：“那么，咱们还等什么？咱们就去‘问候问候’这位还珠格格！”于是，皇后带着容嬷嬷、宫女、太监浩浩荡荡来到漱芳斋。皇后来的时候，尔康和永琪当然也在。他们两个，已经越来越没办法克制自己了。

小邓子、小桌子看到皇后，急忙对屋里大声通报：“皇后娘娘驾到！”屋子里的人，全部一惊。小燕子满头包，听到皇后来，急得满屋子兜圈子。喊：“我不要给她看到我这个样子！怎么办？怎么办？”紫薇急忙推着小燕子：“躲到房间里去，躺在床上不要起来！”小燕子还来不及进房，皇后大步而入，容嬷嬷宫女们再随后。皇后及时喊：“小燕子！你要去哪儿？”小燕子只得停步。手里拿着一条帕子、就往脸上一蒙。永琪、尔康、紫薇连忙上前请安，说：“皇额娘吉祥”“皇后娘娘吉祥”等。金琐、明月、彩霞也屈膝的屈膝，请安的请安。

皇后声音高了八度，清脆的喊：“哟！你们这个漱芳斋，永远这么热闹！五阿哥和尔康，在这儿上朝办公啊？”永琪和尔康互看一眼，忍耐着不说话。

皇后就盯着小燕子仔细看：“这是怎么了？帕子蒙着脸，难道也变成回人了？学香妃这么好玩呀？有句成语，你听说过吗？‘画虎不成反类犬’！料你也听不懂，我给你解释一下，画老虎画得不像，就会变成狗！我劝格格，还是不要学香妃了！把帕子拿下来吧！”皇后如此尖酸刻薄，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小燕子哪里受得了这个，一气，把帕子一掀。对皇后吼着说：“皇后娘娘！你想看看我的脸，你就看吧！我是给蜜蜂螫了满头包，这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皇后看着小燕子都是疙瘩的脸，心里实在得意：“哟！这蜜蜂那么喜欢你这张小脸呀！”小燕子气得牙痒痒。永琪咬牙，尔康瞪眼，紫薇憋着气。

容嬷嬷就接口说道：“大概格格人长得漂亮，像一朵花儿一样，这些蜜蜂也糊涂了，都飞过来采蜜了！听说，那天惊动了整个御花园，所有的人，都在看格格跟蜜蜂捉迷藏呢！”小燕子掀眉瞪眼，永琪生怕又弄出大祸来，急忙往前一站。说：“皇额娘看过了，就让小燕子去休息吧！”尔康心里生气，一步上前，对皇后说道：“还珠格格只是淘气，学学香妃，不伤大雅。她已经满头包了，皇后娘娘何必再取笑她呢？包容一点吧！”皇后一挑眉毛，瞪着尔康：“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今天是听说小燕子被蜜蜂螫了，好心好意来看看她！你一个晚辈，那么没有规矩！胆敢指责我……”这时，小燕子睁大眼睛，目不转睛的盯着皇后的头顶看。

大家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也就跟着看。

皇后看到所有人的眼光都盯着她的头顶，觉得怪怪的，也抬头看。却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小燕子忽然跳了起来，大叫：“不好！蜜蜂都被我引到漱芳斋里面来了！”就窜得好高！伸手拍到皇后的旗头上，把那个旗头拍到地上去了，嘴里大叫：“蜜蜂！蜜蜂！有蜜蜂……”小燕子一面大喊着，一面跑过去踩皇后的旗头，把旗头踩扁了。

大家都吓了一跳，皇后更是震惊得一塌糊涂。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

小燕子抬头满屋子看：“还有还有！”跳起来，又把容嬷嬷的旗头扑下地，再去踩着：“死蜜蜂！踩死你！踩死你……”小燕子跳了一阵，拍拍胸口。

“好了，好了，踩死了！踩死了！”满屋子人，全都给她弄傻了。

小燕子俯身拾起那两个像帽子似的旗头，整理着上面的花朵、珠子、穗子，对皇后抱歉的说道：“对不起，皇后，真的有蜜蜂！糟糕，我把您的旗头踩扁了！”就大喊：“明月，彩霞，金琐……快把旗头拿去弄弄好！”明

月、彩霞、金琐根本不知道小燕子在做些什么，只得应着：“是！”明月、彩霞、金琐就拿了旗头，走出房间。

小燕子飞快的对紫薇使了一个眼色，也跟着跑出房间。

紫薇、永琪、尔康不知道小燕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看到皇后和容嬷嬷气得脸色发青，三人就急忙上前。紫薇赔笑的说道：“皇后娘娘别生气，自从小燕子被蜜蜂螫了，她就有一点神经兮兮，老是说漱芳斋有蜜蜂，事实上，确实有蜜蜂……有时候，一只两只的飞过来，有的时候，四只五只的飞过来，小燕子被螫怕了，看到蜜蜂就紧张……”容嬷嬷又是气愤，又是怀疑：“刚才一只蜜蜂也没看见！”“是呀！我也没看见！”皇后怀疑的说。

“有有有！刚才有好几只，被小燕子踩死了！”永琪赶紧说。

尔康忍着笑，一本正经的接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蜜蜂，实在厉害，你们看小燕子那满头包就知道了！”

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大家正说着，金琐和彩霞捧着两顶旗头出来。小燕子、明月跟在后面。

“皇后娘娘，旗头修好了，还好，一点儿都没有坏！让奴婢给您戴上吧！”彩霞也对容嬷嬷低声下气的说道：“容嬷嬷，我来帮你戴！”容嬷嬷看看旗头，果然修得好好的，就不疑有他。

金琐、彩霞、明月、紫薇就一起上前，把旗头给皇后容嬷嬷戴好。

皇后四面看看，还真的有点怕蜜蜂，就说道：“好了！小燕子，你好好的保养你那张小脸吧！别再给蜜蜂螫了！容嬷嬷，我们走吧！”小燕子大声的应道：“是！小燕子谨遵皇后娘娘教诲！谢皇后娘娘关心！”小燕子的嘴巴太甜了，皇后一脸的狐疑，带着容嬷嬷出门而去了。

小燕子急忙对大家说：“我们赶快跟出去，说不定有好戏可看！”大家知道小燕子一定有鬼，就全部跟着出门去。

皇后、容嬷嬷高高的昂着头，走在前面。两人也是一肚子的疑惑，皇后说：“这个小燕子到底在搞什么鬼？踩扁我的旗头，她也高兴吗？”“她是狗急跳墙！除了拿旗头出出气，她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容嬷嬷说。

“她那张小脸，可真花稍！没想到，蜜蜂帮我出了一口气！哈哈！”皇后想想，仍然忍不住要笑。

“这就叫‘恶人偏有恶人磨’！她心眼坏，才会有这种报应！”容嬷嬷答着。

主仆二人，在前面得意的议论着。后面，小燕子等一群人，正远远的跟着。

尔康实在按捺不住，问：“小燕子，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把那两顶旗头怎样了？”“我还不知道灵不灵呢！大家仔细看着！”就盯着皇后看去。

“你快说呀！到底你做了什么？”紫薇追问。

金琐嘻嘻哈哈的笑了，说：“上次小燕子洗花瓣澡，还剩下好多花瓣，当时，以为大家都要用，我们就把花瓣风干了！刚刚，我们把那两顶旗头里，全都塞满了花瓣……”“尔康说的，那些蜜蜂可能喜欢这个‘混合花瓣’的香味，我试试看到底是不是？”小燕子笑着说。

彩霞指着前面，兴奋的喊：“来了来了……”“什么东西来了？”明月问。

“蜜蜂！蜜蜂！”小卓子惊喊。

“蜜蜂！蜜蜂！”小邓子也惊喊。

大家睁大眼睛看过去，只见成群的蜜蜂在空中飞舞，一直追向皇后和容嬷嬷。

皇后听到“嗡嗡”声，抬头一看，大惊失色，惊喊：“蜜蜂！好多蜜蜂！”容嬷嬷也抬头一看，吓得手足无措，大叫：“怎么那么多蜜蜂……皇后娘娘，快逃呀！”容嬷嬷牵着皇后的手，就没命的往前奔去。

蜜蜂成群结队，追着皇后和容嬷嬷。皇后狼狈的伸手扑打着：“天啊……救命啊……救命啊……”“跑啊！皇后娘娘，快跑啊……”容嬷嬷抓着皇后的手飞奔。

皇后和容嬷嬷，平时在宫里都是趾高气扬，抬头挺胸，走路从容而高贵，仪容端庄而威严，哪里有这样仓皇过。她们那奔逃的样子，实在突兀。许多太监侍卫宫女都停下来张望，看得目瞪口呆。

只见蜜蜂围着她们飞舞。后面跟随的宫女太监早已尖叫着，四散奔逃。

小燕子等人，笑得东倒西歪。小燕子搂着紫薇又跳又叫：“灵了！灵了！哈哈！哈哈！这一下，她知道什么是老虎，什么是狗了！”容嬷嬷跑得气喘吁吁，脚下一绊，摔了一个四仰八叉。容嬷嬷一摔，皇后也跟着摔了下去。于是，成群的蜜蜂就“蜂拥而下”，直扑两人。皇后惨叫：“救命啊……救命啊……不好了……”一面叫，一面拼命用袖子遮住脸孔。

“哎哟……哎哟……哎哟……”容嬷嬷也惨叫连连，双手拼命挥舞。

侍卫宫女们远远的看着，不知道如何救驾。

小燕子看了，实在太乐了，跳着脚喊：“蜜蜂宝贝，蜜蜂姑娘，蜜蜂姑奶奶……努力飞呀，努力螫呀！不要客气，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来……啊哟！我笑得肚子痛……”金琐、明月、彩霞都笑得前仰后合。

尔康和永琪互视，彼此摇摇头，可是，也忍不住笑。只有紫薇，笑完了，觉得有些不忍，想上去帮忙，尔康一把拉住了她。

“不要太好心，那些蜜蜂可认不得人，过去了会跟着遭殃！”小燕子一把拉住紫薇喊：“你敢同情她，我和你绝交！”紫薇只得站住。可是，看到皇后和容嬷嬷这么狼狈，还是满心不忍。

总算，有几个侍卫上前去驱赶蜜蜂，扶起皇后容嬷嬷，但是，两人的脸上，早已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了。小燕子兴高采烈，得意得不得了，遥望皇后，喊道：“这一下，轮到你们满头包了！你们好好保护你们那张‘老脸’吧！”皇后和容嬷嬷，在侍卫宫女的包围下，呻吟着而去。

小燕子和漱芳斋的众人，这才回身，往漱芳斋走去。个个脸上。都是笑容。小燕子虽然头上有包，却是一张喜悦的脸孔。跳跳蹦蹦的说：“嗯，我这个‘花瓣澡’虽然把自己弄得满头包，可是，收到这样的效果，我太满意了！现在，我还要去研究一下……”尔康、永琪、紫薇立刻异口同声喊：“不许研究了！”小燕子看了大家一眼，笑嘻嘻的说：“我是要研究，下个月皇阿玛过寿，我们送什么礼物给他才好！他压下晴儿的事，又不勉强含香……我现在对他充满了感激，我要送一个大大的礼物给他！”

转眼间，到了乾隆的寿诞。

整天，皇宫都热闹得不得了。大臣们、亲王们、贝勒贝子们、使节们、阿哥们……都按照礼仪，向乾隆贺寿，大家纷纷献上苦心准备的贺礼。一时之间，古玩玉器，书画雕塑，西洋钟表，珠宝如意，千年灵芝，奇花异草……都呈现在乾隆面前。但是，这所有的礼物，乾隆也都见多了。至于祝寿贺寿那一套，更是年年如此，了无新意。乾隆对于这样的寿诞，实在有些厌倦了。直到大戏台上，演出祝寿的节目时，他才精神大振。

他坐在戏台对面的位子上，太后、皇后、令妃和所有妃嫔全部出席。阿哥们、格格们、亲王福晋们也都在坐。晴儿坐在太后身边，十二阿哥坐在皇后身边，七格格、九格格坐在令妃旁边。戏台上，张灯结彩，大大的寿字，贴在正中。乾隆看了看座中诸人，有些纳闷，因为没有看到小燕子和紫薇，也没看到永琪和尔康。尔康可能和福伦在后台照料，怎么永琪也不来？最爱热闹的小燕子，到哪儿去了？还有含香呢？戏台上，正热闹滚滚的表演着“双狮献瑞”。只见两只活灵活现的狮子，在台上飞舞跳跃。时而腾空而起，捉对厮杀。时而匍伏在地，搔首弄姿。时而彼此逗弄，摇头摆尾。时而奔跑追逐，满场翻滚。两只狮子，花样百出，看得大家目瞪口呆，眼花撩乱。乾隆不禁鼓掌叫好，众人也跟着鼓掌。

太后笑吟吟的看着晴儿，说：“这双狮献瑞，我也看过很多次了，这次真的不同！好看极了！”“想必是为了皇上过寿，特别训练的！”“不知道是谁负责的？节目安排得挺好！”太后问。

令妃心里得意，忍不住接口：“回老佛爷，是福伦和尔康安排的！”“啊？”太后看了晴儿一眼：“他们父子，真是皇上的栋梁呀！”皇后揣摩着太后的心意，说道：“老佛爷，这个尔康，真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可惜皇上把他指给了一个民间格格，真是糟蹋了！”晴儿目不转睛的看着台上，似乎没有听到这个话题。

“臣妾倒不那么想，紫薇格格优娴贞静，和尔康正是郎才女貌！”令妃说。

“皇后说得不错，现在，要找像尔康这样的人才，还真不容易！”太后话锋一转：“令妃，这也是你的光彩呀，你娘家出了不少人才！”皇后呆了呆，没料到让令妃得到赞美，脸色一暗，令妃不禁面有得色了。

这时，晴儿拉着太后的衣袖，兴奋的喊：“老佛爷快看！”大家看往台上，只见两只狮子，突然伏地，仰首上望。

从空中，有个大大的彩球忽然从天而降。一对狮子飞跃过来、接着彩球，就舞弄起来。

彩球时而在狮头上滚动，时而在地上旋转，时而被两只狮子抛在空中，时而和狮子满场盘旋。舞得好看极了。

乾隆看到那表演出神入化，匪夷所思，忍不住鼓掌叫好。

满座都响应着，掌声雷动。

接着，一只狮子跳着跳着，忽然站定，人立而起，从嘴里吐出一张红色锦缎，上面直书着一行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另一只狮子也跟着人立而起，吐出另一张锦缎，写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乾隆正惊愕间，彩球轰然一声炸开，彩色烟雾随之扩散，只见两个人影在烟雾氤氲中，腾空而起，拉开一面大旗，上面横书：“泽被苍生恩满天下”。那两个人就拉着这面大旗，站立在两只人立的狮头上面。大家定睛一看，那两个拉着大旗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小燕子和含香！

大家看得惊喜莫名，乾隆尤其震动。然后，鼓声大作，两只狮子，跟

着鼓声，粹然揭开狮头，赫然是永琪和尔康！

乾隆大惊，喊道：“怎么是你们！”乾隆还没从震惊中回复，却听到锣鼓已停，琴声大作。他再度定睛看去，只见太监们收去了旗帜狮子，金琐带着无数的宫女，身穿红色的衣裳，像一片彩色的波浪，一波一波的涌到台上。在这些彩色波浪中，紫薇正端坐台上，扣弦而歌。永琪、尔康、含香、小燕子分站在紫薇两边，大家随着琴声，同声唱着一首别开生面的祝寿歌：

“巍巍中华，天下为公，普天同庆，歌我乾隆。

幼有所养，老有所终，鳏寡孤独，有我乾隆。

泽被苍生，谷不生虫，四海归心，国有乾隆。

仁慈宽大，恩威并用，舍我其谁，唯有乾隆。”一曲既终，紫薇就盈盈起立，一手拉着含香，一手拉着小燕子，走到台前，永琪和尔康两边相随，五人对乾隆一跪。紫薇说道：“皇阿玛！我们大家，有太多太多的感恩，说不完，道不尽！一点心意，祝你万寿无疆！”金琐带着众宫女全部匍伏于地。齐声喊道：“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看看紫薇，再看看永琪尔康小燕子含香，实在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他一生收到无数的礼物，看过无数表演，听过无数的歌功颂德，从来没有任何一刻让他这么震撼。他惊喜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片刻才回过神来。说：“我简直不相信，你们会给朕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这真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啊！你们太有心了！让朕太意外了！”就由衷的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这是朕这一生中，收到最‘名贵’的寿礼了！朕会终身难忘！”满座王公大臣，就爆起如雷的掌声。齐声大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后也惊讶着，震动着。这才有些明白了，这两个民间格格，确实不简单！

令妃感动极了，擦着眼睛说：“哎！我太感动了！太动人了！如果不是皇上让他们心服口服，他们怎会这样用尽心机呢？这种孝心，实在难能可贵呀！”皇后一肚子的不是滋味，对令妃冷冷的说：“别‘感动’得太早，看看清楚吧！”她指指含香：“真正幕后策划的，是那个会‘招蜂引蝶’的香妃！她，不能用‘孝心’两个字吧！”晴儿看着紫薇，深深感动了。自言自语的说：“不管是谁幕后策划的，这个‘特别’的礼物，实在用心良苦，感人至深！”“用心良苦是真的，未免‘太用心’了！”皇后接口。

太后怔怔的看着那一排站立的五个俊男美女，被他们深深的眩惑了。

那天晚上，御花园里处处张灯结彩，照耀如同白昼。乾隆带着所有嫔妃阿哥格格和太后，在花园里看焰火。焰火一个个冲上天空，灿烂的花雨砰然一声炸开，四散而下。大家欢呼着，欣赏着，喜悦的情绪高涨着。

含香这是生平第一次看到焰火，不禁看傻了。

“哎哎，那个火花怎么会这样洒下来呢？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看过！”

小燕子看到焰火，就手舞足蹈，兴奋得不得了。

“你看你看，又一个上去了！哎哎，又一个下来了！”“哎，好多火花，散开了！散开了！”金琐也喊。

“出一个谜语给你猜！”紫薇笑着对小燕子说：“上去上去，飞开飞开，闪亮闪亮，下来下来！是什么？”“我又不是傻瓜！当然知道啦！是‘焰火’！”小燕子嚷着。

紫薇大笑：“不对，是萤火虫！”小燕子一呆，尔康永琪含香金琐都跟着大笑。

小燕子不服气了，想了想，说：“我也有一个谜语给你猜！‘上面上面，

下面下面，左边左边，右边右边，中间中间！’是什么？”乾隆看他们谈得热和，大感兴趣：“猜谜啊？这个朕最有兴趣了！”问小燕子：“这是一样东西吗？”“不能告诉皇阿玛！反正是个谜语！”小燕子得意的说。

“小燕子出的谜语，不能想得太深奥！说不定根本不通！”尔康接口。

“不要那么看扁我，好不好？我也会谜语！”小燕子嚷着。

“上面上面，下面下面，左边左边，右边右边，中间中间！”永琪苦苦思索，看尔康：“你猜得出吗？是什么呢？”“这可把我给考住了！”尔康百思不解，摇摇头。

大家议论纷纷，猜不出来。只见晴儿笑嘻嘻的看着大家，问：“是不是‘抓痒’？”“你怎么知道？”小燕子睁大了眼睛。

“因为我常常给老佛爷抓背，有经验了！”晴儿笑着说。

大家想想，恍然大悟，都笑了起来。太后也笑了，宠爱的看着晴儿。

“朕也有一个谜语！”乾隆兴致高昂，看着小燕子，笑道：“谜题就是‘小燕子作文章，如高山擂鼓，声闻百里！’猜常用词一句！”“哇！皇阿玛拿来出谜语！我要猜一猜！”小燕子就转动眼珠苦思：“是什么？是什么？我作文章，怎么跟高山有关？‘擂鼓’是什么意思？”“擂鼓，就是打鼓！”紫薇笑着，已经猜到了：“你想想在高山打鼓的声音！”尔康也猜到了，笑着接口：“高山擂鼓，声闻百里，是‘不通不通’！”“哈哈！哈哈！正是！正是！”乾隆大笑。

大家都笑了起来。小燕子撅着嘴说：“好嘛！拿我开心好了！反正我是‘开心果’！”忽然想到一个谜语，就嚷着说：“我还有一个谜语，你们一定猜不着！什么动物有八条腿，两对翅膀，上天能飞，到水里能游，在地上会跑？”大家一听，这个希奇，立即纷纷讨论，猜来猜去，都猜不出来。乾隆忍不住说：“这个动物太奇怪了，猜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快说谜底！”小燕子大笑：“哈哈哈哈哈！我也猜不出来！”“这太赖皮了吧？”紫薇笑着嚷，追着小燕子打。小燕子又笑又躲。

大家嘻嘻哈哈，好生热闹，乾隆看得眉开眼笑。太后微笑着，看乾隆好兴致，也就容忍了小燕子和紫薇等人的嘻闹。皇后和容嬷嬷，带着十二阿哥站在远远的一边，不时看看焰火，不时交换视线。十二阿哥名叫永琪，才九岁多，看焰火看得兴高采烈。令妃带着八岁的九格格，和六岁七格格，站在乾隆身边，分享着乾隆的喜悦。小阿哥早就被奶娘抱去睡觉了。

永琪想到一个谜语，说：“我也有一个谜语。什么东西‘上顶天，下顶地，塞得乾坤不透气’？”大家还没猜出来，小燕子却抢着说道：“先猜我的！什么东西‘头朝西，尾朝东，塞得乾坤不透风！’”永琪惊看小燕子：“你这个比我那个还厉害！”“可不是！”永琪、紫薇、尔康研究着。没有答案。

“我投降，这是什么？”永琪问。

小燕子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就是你那个顶天顶地的东西，我把它横着放平了！”乾隆和众人都大笑起来。

“小燕子读书不用功，小聪明一大堆！”乾隆笑着说。

焰火再度上升，绽放一蓬花雨。大家又仰头看。这时，焰火照射下，忽然有个人影在远处的假山中间一闪。尔康立即警觉，大喊：“什么人？”所有的人，全部吓了一跳。

尔康毫不迟疑，立刻飞窜到假山那儿，对暗处看去。只见假山后面，一个黑衣人拔地而起，其快如箭，对着曲院回廊，浓荫深处，飞奔而去。

“是哪一个？站住！”尔康大叫，如影随形，追薯那个黑衣人而去。

“有刺客！我来抓！”小燕子好激动，一面喊着，一面飞身出去。

“小燕子！你别凑热闹，我去！”永琪急喊，也跟着追去。

转跟间，三个人全都追着人影而去。

太后、乾隆和妃嫔阿哥格格们都大惊失色，人人震动。容嬷嬷急忙大喊：“来人呀！来人呀！保护皇上！保护老佛爷，保护皇后、各位娘娘、阿哥和格格们要紧！来人呀……”顿时间，大内高手和侍卫蜂拥而来。

尔康紧追着那个黑衣人，迅速的穿越了大半个御花园。

小燕子大呼小叫，和永琪追了过来。

“哪里来的刺客！给我站住！居然在皇宫里撒野！”“你不要追刺客了！侍卫都来了，你会越帮越忙的！”永琪喊。

“谁说？我要抓刺客，不能让他跑了！”小燕子紧追不舍。

永琪只好跟去。

侍卫也追了过来，乒乒乓乓，长剑出鞘。高手们一个个飞窜着，大家追着黑衣人，在御花园里一阵狂奔。那黑衣人好快的身手，转眼间，来到了漱芳斋外面。

漱芳斋的大门开着，小邓子、小卓子正在院子里看焰火。黑衣人就直接窜进了漱芳斋。

小邓子眼睛一花，来人给了他一掌，他就躺下了。小卓子一回头，什么都没看清楚，也被打倒在地。来人就直窜入房。

尔康追赶过来。高远、高达也跳了出来。

“高远！高达！快去追刺客！”尔康大喊。

“是！”高远高达带着侍卫，奔进房去。

小燕子、永琪也已赶到。小燕子嚷着：“居然跑进漱芳斋去了！也太大胆了吧！我非逮到你不可！”小燕子、永琪、也跟着冲了进去。

尔康很快的查遍了漱芳斋每个房间，说也奇怪，那个黑衣人已经不见踪影。对尔康来说，漱芳斋是他最熟悉的地方，每间房间，都了如指掌。大家跑出跑进，里里外外，找了一个透，什么人都没看到。

片刻以后，尔康、永琪、小燕子、赛威、赛广、高远、高达及侍卫齐集大厅。大家研究着，讨论着，疑惑着。

“奇怪，眼看有人跑进来，就这样不见了！”高远说。

“这么多人，居然把一个刺客给追丢了，这不是太笑话了吗？”尔康说。

“就是呀！那个人身手好快！简直像闪电一样！”小燕子说。

“怪了！这个漱芳斋没有后院，刺客不能翻墙！会不会趁我们追进门，一阵混乱的时候，再从大门跑出去了！”永琪说。

“不可能，我盯得那么紧，除非他有障眼法！”尔康疑惑极了。

永琪看看尔康，两人都有些很不安。今天是乾隆寿诞，谁会这么大胆，敢惊扰圣驾？谁有这么好的武功，能在众目睽睽下消失？这时，乾隆、太后、皇后、令妃、含香、晴儿、紫薇、金琐、明月、彩霞、容嬷嬷及太监宫女们全都赶了过来，站了满房间。

“怎样？抓到刺客了吗？”乾隆问。

尔康纳闷的说：“启禀皇上，臣一路追到漱芳斋，眼看刺客冲进来，竟然就这样不见了！”太后看着尔康永琪，问道：“你们口口声声说是刺客，怎么知道他是刺客呢？他伤人了吗？”尔康一怔。被太后提醒了，接口说道：

“是呀！这事好奇怪，来人只有一个人，看样子功夫非常好，单身闯进皇宫，未免也太胆大了吧？可是……他只有打倒小邓子、小卓子，出手也不重。这个人好像只是进宫来探探虚实，被人发现了，也不交手，拔腿就跑，实在有些怪异……”尔康说到这儿，心里就咚的一跳，脑海里猛的想到一个人；蒙丹！会不会是蒙丹？这样一想，就情不自禁去看永琪，永琪接触到尔康询问的眼神，立刻震颤了一下，蒙丹！永琪也这么想，两人就去看含香。含香看到两人的眼神，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了，伸出一只冰冷的手去拉紫薇的手，紫薇握住含香的手，就微微的发起抖来，大家几乎都肯定了，是蒙丹！尔康转着眼珠深思，蒙丹一定按捺不住了，混进宫来察看虚实，没料到形迹败露，他就逃进漱芳斋。但是，他怎么知道漱芳斋的位置呢？想必，是大伙平常言谈中，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吧！

尔康等人，个个紧张，唯有小燕子心无城府，气得大叫：“这也太小看我们了吧？把皇宫当成他的家一样，要来就来，要走就走！”紫薇牵着含香，悄悄的溜到小燕子身边，轻轻的一拉小燕子。

小燕子一怔，看到永琪的眼光，再看到尔康的眼光，又感到含香发抖的身子，紧靠自己……她这次福至心灵，蓦然醒觉：难道是师父？顿时张口结舌。

尔康就急忙对乾隆等人说道：“皇上！这个刺客只有一个人，想必不能成事！臣立刻派人搜查整个皇宫，力求安全！”

已经夜深了，皇上和老佛爷，还是早些休息吧！”“正是，”永理立刻附议：“今儿个皇上过寿，不要让这些小贼破坏了兴致！安全问题，交给儿臣和尔康吧！”皇后看着太后，深思的说：“臣妾觉得不妙！漱芳斋只有一个入口，没有逃走的路。刺客怎么可能不见了？这儿是小燕子和紫薇住的地方，万一藏了一个刺客，两个格格要怎么办？大家最好把床底下，柜子里，屋梁上……任何可能藏人的地方，全体检查一遍！”“正是！皇后说得对！”太后拼命点头。

乾隆就大声吩咐：“赛威，赛广！赶快去彻底检查！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喳！”赛威、赛广及众侍卫拿着刺刀，高声应着，又往房里奔去。

尔康、永琪、小燕子、紫薇、含香全部跟着侍卫往房里跑。

接着，漱芳斋是一阵翻箱倒柜的搜查。侍卫们拿了刺刀长剑，不住的刺向床底下，刺向橱柜里，刺向门背后，刺向屋梁上，刺向每个黑暗的角落。

最后，每间房间都找过了，只剩下紫薇的卧房。侍卫们进来以后，也是桌下、门后、橱柜，长剑一一刺去。小燕子越来越着急，含香和紫薇，每当刺刀一刺，两人几乎都是一个惊跳。尔康永琪严阵以待。这种反常的情形，乾隆也注意到了，心想，事关两个格格的安全，难怪他们个个都紧张张张。

侍卫到处刺了一阵，小燕子就跳起身子，东张西望的说：“好了！好了！这间房间干净了！应该没事了！”“还是再仔细搜查一下比较好！”高远说：“小邓子、小卓子的房间都找过了，明月、彩霞的房间也找过了！现在，只剩下这间还没有仔细的搜！”皇后、大后、令妃、容嬷嬷和乾隆都在旁观。

紫薇知道这是唯一可以藏人的房间了，就紧张得不得了，忍不住出面阻止：“我的房间最简单，一目了然，要藏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大家不要破坏了我的东西！看看就好了！别拿着剑刺来刺去，我看着好紧张！”“是呀！是呀！”小燕子跟着喊：“我养了一只猫，你们别把我的猫刺伤了！”乾隆纳闷了，奇怪的看了紫薇和小燕子一眼。

尔康和永琪交换着不安的眼神。

皇后不知怎的，热心得不得了：“大家仔细搜，两位格格的安全，就在大家手上了！”高远到处都检查过了，摇摇头。

“启禀皇上，到处都干净……”高远住口，似乎想到什么，忽然走到床前，呼啦一下，掀开床上的垫被。这是唯一还可能藏人的地方。

紫薇、含香、尔康、永琪、金琐全部一震。

只听到“砰”的一声，垫被下面掉出一个东西，大家瞪眼看去，不是人，而是一个一尺长左右的布娃娃。

紫薇等人，没有看到蒙丹，就松了一口气。

太后却奇怪的喊道：“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容嬷嬷，给我拿来看看！”容嬷嬷走上前去，拾起布娃娃，漫不经心的说：“回老佛爷，只不过是布娃娃，没想到两位格格还这么小孩气，十八、九岁了，还玩这个！”“布娃娃？”紫薇好诧异，就去看小燕子：“小燕子！是你的吗？”“笑话！我怎么会玩这个？是金琐的吧？”小燕子说。

“不是呀！我从来没玩过布娃娃！”金琐说。

太后大疑。神情一凛。严肃的说：“把那个布娃娃拿给我看！”容嬷嬷捏着布娃娃，突然一缩手：“咦！奇怪，怎么会扎手呀？”乾隆、皇后、令妃、晴儿、尔康、永琪都围过去看。只见那个布娃娃，是用简单的白色锦缎缝制，由上而下，写了一排字，是“辛卯庚午丁巳丙辰”。娃娃上面，还有细小的针，插在身上各处。

太后接过布娃娃，立刻打了一个寒战，脸色大变。

乾隆跟着勃然变色。尔康、永琪都吓得惊跳起来，晴儿也脸色惨白。

紫薇看到众人变色，愕然不解：“皇阿玛！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布娃娃有什么来头？还是有什么玄机？”乾隆陷在极大的震惊中，看看紫薇，看看小燕子，大惑不解。

太后再看布娃娃，触目惊心，全身血液都要凝固了。明白了！她终于明白了！这两个“民间格格”，用尽心机混进宫来，为了要取乾隆的性命！她眼神凌厉的看向紫薇和小燕子，当机立断，厉声大喊：“赛威！赛广！高远！高达！你们立刻把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不论是主子还是奴才，给我通通抓起来！”“喳！”赛威等人大声应着。

侍卫们就往前一冲，抓住紫薇、小燕子、金琐。其他的人往外冲，去抓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

尔康、永琪大惊，急忙上前。永琪气急败坏的喊：“皇阿玛！事有可疑，一定要查清楚！”尔康心惊胆战，痛喊出声：“皇上！紫薇和小燕子不可能做这种事，她们连懂都不懂！你千万不要中计呀！今晚，所有的事都很离奇，老佛爷，您一定要弄清楚呀！”小燕子被赛威等人抓得不能动弹，挣扎着，大喊：“皇阿玛！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嘛要抓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乾隆实在太震撼了，大意外了，也太受打击了，他不断的看紫薇和小燕子，这两个他深深喜爱的姑娘，刚刚还在唱歌祝寿，带给他最大的惊喜和感动，此刻，竟然搜出这么可怕的东西来！这是怎么回事？他觉得一股寒意，从背脊骨迅速的往上窜，遍布全身，他眼睛发直，一语不发。

皇后高高的抬着头，怒上眉梢，义正辞严的说道：“我早就知道，她们两个来历不明，居心叵测！连这个邪魔玩意，都弄到宫里来了！”她往前一站，对二人厉声说：“皇阿玛这样爱护你们，处处护着你们，给你们这个特

许，那个特许，把你们看得比真格格还珍贵！你们不知感恩，居然还敢谋害皇上！简直丧尽天良，其心可诛！”太后的脸色，早就青一阵，白一阵。眼神里满是恐惧和震怒，听到皇后这样说，就颤巍巍的大喊道：“通通关起来！赛威，把他们男的送男监，女的送女监！暂时送到大内监牢去！等皇上查办！”

“喳！遵命！”一群大内高手，就拉着小燕子、紫薇、金琐出门去。

小燕子惊愕困惑之下，呼天抢地的喊了起来：“皇阿玛！你怎么不说话？难道你也相信我们要谋害你吗？不要……不要……”她拼命挣扎：“我不要再去监牢，我不要……不要……”紫薇陷在极大的震惊中，连思想都几乎停顿了，被动的被拖着走。

金琐吓哭了，喊着：“小姐！小姐，我们又要重来一遍吗？为什么要去监牢？我们不是今天才为皇上唱祝寿歌，舞狮子，怎么一下子就要关监牢呢？小姐呀……”“皇阿玛！”永琪急喊，冲上前去，往乾隆面前“崩咚”一跪。

“皇上！不要让悲剧重演！快阻止他们呀！”尔康大急，也往乾隆面前一跪。

含香震惊得一场糊涂，也上前跪下了：“皇上！两位格格，对皇上好得不得了，为什么要关她们呀？”“皇上！查清楚再关也不迟！”令妃也上前跪下了。

“皇帝！”太后急喊：“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事实胜过雄辩呀！”乾隆一摔头，从震惊中醒转，受伤而痛楚。一挥手，哑声的说：“先拉下去！关起来再说！”三人就不由分说的被拉了下去。小燕子一路惨叫着：“皇阿玛！不要去监牢……不要不要啊……皇阿玛，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们……关过一次宗人府，还不够吗？”尔康和永琪，眼睁睁看着小燕子等三人，被押解下去，两人都知道这个布娃娃的厉害，不禁魂飞魄散，肝胆俱裂了。

紫薇、小燕子、金琐、明月、彩霞全部被关进了大内监牢。这个牢房，严格说起来不能算是“监牢”，它只是宫廷里，临时禁闭奴才的地方。

侍卫们把五个人一推入房。五个人摔的摔，跌的跌，全部摔成一堆。

监牢铁栅门“叮铃哐啷”的阖上，侍卫们踏着大步而去。

小燕子哭着喊：“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那个布娃娃是个什么玩意？为什么找到一个布娃娃，我们就要全部关监牢？”金琐也哭着，想到从前，害怕得不得了：“皇上不是已经认了小姐吗？怎么一生气就把我们关监牢？小姐，你说话呀，我好害怕，会不会再来一个梁大人，把我们打一顿呀？”明月、彩霞更是魂飞魄散，吓得呜呜的哭，抱在一起。彩霞哭着说：“我们会不会被砍头？我家里还有爹，不知道死以前，还能不能见爹一面？”“砍头？”明月吓坏了：“你不要吓我呀！怎么会砍头呢？为什么要砍头呢？”紫薇终于从震惊中醒来，看着四周。但见四壁萧然，阴风惨惨。铁栅外的走廊上，插着两支火把，光线暗淡的照过来，到处都是阴影幢幢。想必，这个不是监牢的牢房，也有很多冤死鬼吧！

紫薇伸手搂着大家，脑筋已经转过来，可以思想了，她深思的说：“我们被陷害了！刺客、布娃娃可能都是预先准备的！这是一场戏，千方百计，把皇阿玛、老佛爷都引到漱芳斋去！现在，当众搜出布娃娃，是人证物证，样样俱全了！”“可我想不明白呀……一个布娃娃，有什么了不起？会让老佛爷和皇上，都变了脸？”金琐问。

“自从汉朝起，就有‘巫蛊之祸’！我们中国人，就是‘迷信’这一关，过不了！”紫薇悲哀的回答。

“什么鼓什么祸嘛？”小燕子根本听不懂，哭道：“我们是不是又要倒楣了？又是皇后捣鬼，是不是？她想杀了我们，是不是？”紫薇抱紧了小燕子。

“不要哭！小燕子，我们已经经过大风大浪，说不定还能度过这个危机！五阿哥和尔康，会拼死来救我们的！皇阿玛那么聪明，如果连我都分析得出来，这是一个陷害，他也会想明白的！”“他会吗？我看他脸色发青，一直瞪着小姐和小燕子看！好怕人啊！”金琐说。

小燕子四面看看，拭去了泪，恨恨的说：“就好了！”明月说。

“我就是不该作那首‘走进一间房，四面都是墙’的诗！人家说，作诗会应验的！怪不得我老是被关监牢！早知道，我就写‘走进一间房，四面都是窗’！翻窗子也容易一点！现在，一个窗子也没有，怎么办嘛？”彩霞可怜兮兮的说：“我现在只想‘走进一间房，里面有张床’就好了！”“可我……好想，‘走进一间房，里面有个娘’就好了！”明月说。

“好！”紫薇就拥着大家：“我们就来想像那间房，有窗，有床，还有娘！”小燕子脱口而出：“就怕‘走进一间房，都是黄鼠狼’！”“呸呸呸！房间里怎么会有黄鼠狼呢？”金琐连忙要呸掉晦气。

“像我这么倒楣的人，要走进一间房，又有窗，又有床，还有娘，那是不大可能的！有一屋子黄鼠狼，倒是可能得很！”小燕子说。

紫薇听小燕子说得滑稽，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紫薇一笑，小燕子也笑了，于是，金琐、彩霞、明月都跟着笑了。

大家拥抱在一起，虽然落难，仍是泪中带笑。

18

紫薇说得不错，尔康和永琪，一定会拼死来救她们的。当她们在监牢里流泪的时候，尔康和永琪，也在慈宁宫，向乾隆和太后慷慨陈辞。

“老佛爷！皇上！”尔康情急的说：“今晚的事，非常明显，就是有人要陷害小燕子和紫薇！那个布偶，绝对是个‘栽赃’！你们想想看，为什么会有刺客，在乾清宫前面现身，然后拔腿就跑？明明是要把我们大家引到漱芳斋去！到了漱芳斋，搜人是假，要找出布偶是真！皇上，请你明察！不要再错怪格格！”“这个巫蛊之事，小燕子她们那么单纯，怎么会做？”永琪也急急说道：“再说，她们对皇上的一片真心，天地可表！就拿今天的祝寿点子来说，都是小燕子想出来的，那首祝寿歌，是紫薇写的！她们对皇阿玛这样用心，怎么可能会害皇阿玛？”“可是，”乾隆困惑的说：“今晚，大家在搜查房间的时候，紫薇和小燕子，为什么那么神不守舍？那般心虚的样子，连朕都看出来了！”尔康和永琪大惊，彼此看了一眼，天啊！真是从何说起？“她们哪有心虚，是皇上多心了！”尔康痛苦的说。

“你们不要再说了！”太后严厉的看着两人：“这个事情，当然要经过调查，如果紫薇和小燕子是冤枉的，一定查得出来！现在，东西搜出来了，总不能不办吧！你们一天到晚和那两个格格在一起，有没有知情不报？有没有包庇？有没有同谋？我们都要调查！所以，你们最好闭嘴！回去！明天再说！”“包庇？同谋？”尔康忍不住喊：“老佛爷，人生最残忍的事，是把一片忠

心，当成恶意！这会抹煞多少忠良，冷掉多少热血！”“皇阿玛！”永琪跟着喊：“就算以前种种，你都忘了！今天发生的事，你不能分析一下，仔细想一想吗？”乾隆情绪激动而紊乱，他摇着头，不敢相信的说：“不管这个布偶是谁做的，是谁放在那儿的，有人想把朕置于死地，却是很明显的事情！朕只要一想到这个，所有的欢乐就都消失了！这件事，带给朕的冲击太大了，朕是要好好的想一想！”尔康急得五内如焚，紧紧的盯着乾隆，激动的说：“皇上！只怕这个布偶的用意，根本不在皇上，而在小燕子和紫薇身上！是有人要把她们两个置之死地啊！想想以前的针刺事件，想想梁大人的事件吧！”尔康！”太后瞪着尔康，语气严厉：“不要为了维护紫薇，把箭头指向别人！诬指和栽赃是一样可恶！这两个格格，一天到晚溜出宫去，确实古古怪怪，形迹可疑！整个皇宫里，最有可能做这件事的，就是她们！即使不是她们做的，也可能是那几个宫女太监做的！”

或者，是他们集体做的！”永琪一听，太后的意思，显然已经认定是小燕子她们做的，就惶恐的喊：“皇阿玛！老佛爷要这么误会，还说得过去，因为老佛爷没有看到过去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但是，皇阿玛，你怎么可能误会呢？”“皇上！”尔康也急喊：“以前的每件事情，还在眼前啊！再想想紫薇为皇上挡刀的事吧！如果她要害皇上，她怎会挡那把刀呢？”乾隆认真的看着尔康和永琪，其实，他们两个的话，句句都打进他的内心，让他震动着。但是，他的情绪依旧混乱，一时之间，实在理不出头绪。就一拂袖子说：“那两个丫头，无论如何，总是嫌疑犯！你们下去吧！朕会仔细调查这件事，你们不要再说了！去吧！”尔康和永琪无奈已极，尔康就抬眼去看晴儿，眼神里，尽是哀恳之色。晴儿站在那儿，神色严重，接触到尔康的眼光，就对尔康暗暗的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尔康只得颤声说道：“臣告退！”永琪和尔康站起身来，乾隆一抬头，警告的说：“你们两个，小心一点！那个大内监牢，朕已经派了重兵把守，绝对不允许再发生劫狱事件！尔康，不要害了你的阿玛和额娘！永琪，不要让朕对你彻底失望！”尔康永琪大震，两人脸色都苍白如死。

那夜，学士府也是一团乱。福伦和福晋，吓得魂飞魄散了。好不容易，以为尔康这个“额附”已经当得稳稳当当的，锦绣前程，美满姻缘，指日可待！怎么又会发生这个飞来横祸？福伦看着六神无主的尔康，沉重的说：“尔康，这次的事情真的严重了！在宫里，对这种事情，最为敏感！碰到了这种事，是宁愿错杀一百人，也不愿放过一个人！”尔康急得形容憔悴，哀求的看着福伦和福晋：“阿玛，额娘，求求你们，快想办法救救她们吧！我也知道这次事态严重，但是，紫薇她们是无辜的呀！这件事，明明就是皇后在栽赃！但是，老佛爷完全和皇后一个鼻孔出气……皇上也好奇怪，听不进我们的话！我只怕拖下去，紫薇和小燕子又会很惨！”福晋满房间绕着圈子，心痛的说道：“紫薇怎么这样命苦？好不容易当了格格，又碰到这样的事！”她看着福伦：“我们有办法可想吗？令妃娘娘说话有用吗？”“怎么会有用？你想想看，老佛爷是皇上的亲娘呀！哪个亲娘不爱自己的儿子？看到布偶，她就胆战心惊了！即使她心里存疑，即使她认为可能是‘陷害’，她还是除去这个嫌疑犯，就是我说的，可以错杀，不能失误！何况，她一直就没有喜欢过小燕子和紫薇！”“阿玛这样分析，就是说，她们毫无希望了？其实，那只是一个布娃娃，哪会要人命呢？我去弄一百个布娃娃来，全体写上我的生辰八字，给老佛爷看看我会不会死？”尔康急得跳脚。

“尔康，你不要吓我！”福晋大惊。

“连你们也相信那个布娃娃会要人命，是不是？”尔康瞪着福晋。

“鬼神之事，我绝对不拿它开玩笑！”福晋说：“尔康，你的阿玛额娘年纪大了，禁不起这样的风风浪浪！自从你和紫薇来往以后，我真是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现在，又发生这么大的事，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了！我知道你爱紫薇，但是，你也要爱惜父母呀！”尔康痛楚的一皱眉头：“我知道，我让你们这么操心，实在不孝极了！可是，我现在已经六神无主了！想到紫薇又被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未来会遭遇些什么不幸，还不知道！我真的痛不欲生！我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老天！要怎样才能把她们救出来呀！”福伦深思的看着尔康：“你不要跳脚了，整个事件你都在场，应该冷静下来，分析一下！除非抓到真正陷害紫薇的那个人，你无法救紫薇！”“真正陷害紫薇的人，就是皇后呀！一定是她！但是，怎么抓得到呢？”“你不要大呼小叫好不好？虽然是自己家，也是隔墙有耳呀！”福晋急忙警告。

福伦凝视尔康：“我立刻进宫去见皇上，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至于你呢，应该赶快去调查一下！那个刺客是个关键人物！如果他跑进漱芳斋就不见了，当时，有没有侍卫从里面跑出来？再有……是谁掀起床垫的？是谁发现布娃娃的？”尔康如醍醐灌顶，被点醒了，整个人跳了起来。

“阿玛！你不愧是大学士！”尔康掉头就冲出门去了。

尔康拂晓进宫，直接到了永琪那儿。两人分析了一下，立刻把高远和高达传进了景阳宫。

尔康看到高远、高达，就厉声说：“你们两个，对我从实招来吧！你们做了什么好事，我已经完全知道了！你们假扮刺客，把大家引到漱芳斋，脱掉夜行衣，换了真实面目出来，再和大伙一起搜捕刺客！然后掀起床垫，露出布娃娃！你们好大的胆子，敢在老佛爷、皇上、五阿哥和我的面前玩花样！你们两个，不要命了！”高远、高达跪在地上，彼此互看，眼神坚定。高远就磕头说道：“冤枉啊！福大爷！奴才是你的亲信，怎么可能做这种事？”高达接口说道：“是呀！还珠格格和紫薇格格对我们恩重如山，奴才感激都来不及，怎会陷害她们呢！”

您千万要明察，不能冤枉格格，也不能因为要给格格脱罪，就冤枉奴才呀！”永琪大声一吼：“还敢狡辩！除了你们，没有别人能够进漱芳斋，然后消失踪影！明明就是你们两个捣鬼，还不供出是谁的指使？难道要我把你们送到刑部问罪，才要说出真相吗？”“五阿哥，福大爷！今天就是把奴才送到刑部，奴才也是这几句话！再没有第二种答案！奴才兄弟两个，自小在宫里当差，三代都是宫里的谄达，绝对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奴才们行得正，不怕调查！”高远坚定的说。

“就是！如果五阿哥和福大爷怀疑咱们两个，就把咱们送去刑部吧！咱们被派到漱芳斋，一直忠心耿耿，现在还被这样怀疑，奴才们也覺得灰心了！福大爷！您栽培一番，落得这样下场，奴才给您请罪了！”高达就伤心的磕下头去。

尔康和永琪，看到两人如此信誓旦旦，竟然没有把握起来，彼此互看。

“高远！”尔康就厉声问：“你口口声声说你沒有做这件事，那么，你为什么會去掀床墊？是不是有人要你掀的？那个床墊薄薄一层，里面要藏人，不是太勉强了吗？你怎么會去掀它？你如果实话实说，我还可以饶你一死！”“冤枉啊！奴才真的以为刺客藏在床墊底下！完全是为格格们的安全着想啊！”

当时，奴才已经把可能的范围通通搜过了！”高远喊。

“那么，在我追刺客追到漱芳斋的时候，你从里面出来，难道没有看见刺客进去吗？怎么可能？”“奴才什么都没看见！如果福大爷这样推算，那么，任何一个侍卫都可能假冒，不一定是奴才！为什么福大爷不怀疑别人，一定要怀疑奴才呢？”尔康被问倒了。永琪就把尔康一拉，拉到窗边去。低声说：“不要因为我们两个方寸大乱，就怀疑每一个人，万一冤枉了他们，我们岂不是和冤枉小燕子紫薇的人，一样可恶吗？”“你说得对！”尔康沮丧的点头。

尔康和永琪，还没有找到营救紫薇她们的方法，那大内监牢里，已经有变。

五更刚过，狱卒就来到监牢前面，打开了铁栅。

狱里的五个姑娘，正冷得发抖，大家蜷缩着身子，彼此紧紧的靠在一起，抵御寒气，整夜没有阖眼，每个人都形容憔悴。看到狱卒进来，大家精神一振。小燕子就跳了起来，兴奋的嚷着：“是不是皇阿玛想明白了？”几个狱卒当门一站，高声宣布：“紫薇格格有请！”紫薇一惊，惶恐的站起身来，小燕子扑上前去：“什么叫做紫薇格格有请？要请就一块儿请！这儿有五个人呢！”“只请紫薇格格！”几个狱卒，就拉住紫薇：“走吧！”“你要拉我去哪里？我们五个一起，不要分开！”紫薇紧张的喊。

“那可由不得你！”狱卒就把紫薇强行拉走了，“哐啷”一声，铁门再度锁上。

金琐扑在铁栅上，凄厉的喊着：“小姐……小姐……小姐……”小燕子也扑在铁栅上，大喊大叫：“紫薇……紫薇……紫薇……”明月、彩霞大喊着“格格”，紫薇就在这一片喊声中，被带到了慈宁宫。

进了慈宁宫的后门，拐弯抹角走了一段路，紫薇被推进一间密室。她惊恐的四看，好像回到了坤宁宫的密室、只见高高的窗，高高的墙，暗沉沉的光线，和好多面无表情的太监。

她心慌意乱，还没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便有好多太监上前，把她五花大绑，绑在一个刑具上。整个人成为一个“大”字状直立在那儿。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紫薇惊喊。

太监们抓起了她的双手，紫薇只觉得手指一阵剧痛，已经上了夹棍。

紫薇魂飞魄散，大叫：“不要这样呀！不要……不要……”脚步笃笃传来，紫薇抬头，惊见太后、皇后站在面前。容嬷嬷、桂嬷嬷两边侍候，众嬷嬷立于身后。

紫薇一见这等架势，又见皇后在场，已知大事不妙，心惊胆战的看着太后。

太后就厉声问：“紫薇！关于这个布偶的事，你就从实招了吧！免得皮肉受苦！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布偶弄进宫的？为什么要害皇阿玛？是谁要你做的？说！”“老佛爷！”紫薇痛喊出声：“我对天发誓，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布娃娃！根本不知道它怎么会在我的床垫底下！”皇后转头，对太后说道：“臣妾早就知道她会赖得干干净净！她的功夫可大着呢，当初，没有经过选秀女，没有经过内务府，就能混进宫来当宫女。接着，把皇上唬得团团转，居然带她去出巡！然后，不知道怎么弄出一件刺客事件，就平步青云，到今天的地位！老佛爷，您想想，一个小女子，怎会有这么大的魔力？臣妻以为，一定是个妖女！”太后颌首，心有同感，就大声说：“紫薇！你再不招，就要用刑

了！说！”“老佛爷！”紫薇哀声喊：“我对皇阿玛，充满了崇拜，充满了亲情，我怎么都不可能要害皇阿玛！老佛爷！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也不喜欢我，可是，请不要把我对皇阿玛的一片真心，扭曲到这个地步，那实在太残忍了！”

“你不要再狡赖了！”皇后厉声说道：“东西在你的床垫底下，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你还有什么话说？”紫薇不看皇后，只看太后：“我是冤枉的！有人要陷害我……太后，请明察！”“你就坦白招了吧！”太后盯着紫薇：“你们是不是白莲教的人？如果不是你做的，是不是小燕子做的？你们受谁指使？快说！”“白莲教？”紫薇大惊：“天啊！小燕子连‘巫蛊’是什么都不懂，她怎么会做这种事？”太后抓住了紫薇的语病，深信不疑了，锐利的看着紫薇：“她不懂什么叫‘巫蛊’，显然你懂！”紫薇大大一震：“老佛爷，我懂并不表示我会去做呀……”容嬷嬷俯身对太后低语：“这个丫头强得很，不用刑，她是不会招的！”“你要逼我用刑吗？”太后问。

“杀死我，我也不能承认我没做过的事呀！”太后就一声令下：“用刑！”立刻，夹棍开始收紧，紫薇觉得，自己的十根手指，全部被绞断了一般，剧痛钻心，忍不住惨叫起来：“哎哟……哎哟……老佛爷，救命啊……救命啊……”“你招不招？”皇后冷冷的问。

“我如果屈打成招，皇阿玛一定以为这是真的，他会多么伤心呀！我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容嬷嬷对行刑太监做了一个手势，夹棍再度夹紧。

紫薇痛得椎心断肠，冷汗从脸上滚落，脸色苍白如纸，惨叫连连：“啊……啊……老佛爷！看在菩萨份上……救我……救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请你仁慈一点吧……”“对一个要谋害皇帝的人，我如何能救？如何能仁慈？”太后怒道：“对你仁慈，就是对皇帝不慈！如果你是冤枉的，那么，一定是你屋里那几个丫头做的！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你不招，我就一个个的审问她们，总有一个会招！”紫薇大震，天啊！难道太后还要对小燕子金锁她们用刑？这种痛楚，她们怎么受得了？正在想着，夹棍再度收紧，紫薇痛得快要晕倒了，惨叫出声：“我招了……我招了……请不要再这样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是我做的……是我一个人做的！”“真的是你做的？小燕子帮你忙做的，所有的丫头奴才一起合作，是不是？”太后紧紧的盯着她。

“不是不是！是我一个人做的，小燕子她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呢？”太后疑惑的问：“皇上已经封你为格格，又把你指给了尔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为什么要谋害皇上？”紫薇一怔，无言以答。睁大眼睛，痛楚的看着太后。

容嬷嬷又一个暗示，夹棍再度收紧。紫薇觉得，自己的手指已经全部碎掉了，痛得不知道怎么思考，只想赶快结束这个折磨，就大喊：“哎哟……哎哟……我招，我招……是我……要给我娘报仇……皇阿玛让我娘等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我要给我娘报仇……报仇……报仇……”皇后和太后对看一眼。皇后点头说：“这就是了！”当紫薇“屈打成招”的时候，乾隆和福伦正在恳谈。乾隆一夜没有睡，整夜在思索这件“巫蛊事件”。天才刚刚亮，福伦就进宫来了。君臣二人，在御书房里单独见了面。

“皇上！臣知道，宫里出现‘巫蛊’，带给皇上的震惊一定非常巨大！但是，巫蛊之说，早已不攻自破，那个小小的布偶，想要发生什么作用，臣以为完全是无稽之谈！就拿目前来说，圣上神清气爽，身强体健。显然那个布偶根本没有作用，为一个无用的东西，闹得宫里人人自危，恐怕因小失大，

请皇上三思！”福伦说得条理分明，分析得十分透彻。

乾隆点点头，神色黯然。

“再说……”福伦继续说：“如果要臣相信紫薇格格，或是还珠格格要伤害皇上，那是绝不可能的事！非但她们不会伤害皇上，如果她们知道有人要伤害皇上，她们还会和人拼命！这一点，臣愿用项上人头，为两位格格担保！”乾隆再点头，深深一叹，盯着福伦：“其实，朕已经想了一夜，紫薇和小燕子，以前的点点滴滴，现在的种种种种，都明明白白的摊在朕面前。她们一直亲切得像朕的左右手，哪有自己的手，会害自己呢？所以，朕对她们，已经再也没有怀疑了！”“皇上圣明！”福伦惊喜交集。

“但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漱芳斋，朕想到幕后种种，真是不寒而栗！如果抽丝剥茧，去一重重的追查，不知道会抖出多少秘密？牵连多少人？朕只要下令查办，恐怕整个后宫，会天翻地覆！”福伦一震，看着乾隆，君臣眼神的一个交会，彼此已经深深了解。

“目前，嫔妃之间，各有派系，老佛爷又有她偏爱和信任的人，朕怎样也不能伤了老佛爷的心！到时候，犯罪的人为了脱身，没犯罪的人为了自清，再加上其他的彼此倾轧，一定会演变成这个咬那个，那个咬这个……朕只要一想到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死了几万人，就全身冒冷汗了！再想到当初的直亲王，那件喇嘛的‘魔魅’事件，让父子反目，兄弟相残……朕就毛骨悚然了！”福伦不由得对乾隆肃然起敬：“原来皇上已经想得那么透彻了！”

“所以，除非拿到确切的证据，根本不能声张，以免案情扩大！就算拿到确切证据，能不能公开，能不能处置，都是一个问题。昨晚，朕就非常疑心，只是一时之间，脑筋有点转不过来。现在想明白了，又代紫薇和小燕子胆战心惊。你想，尽管有尔康和永琪亲自保护，高手环侍，漱芳斋还是有人可以出没自如，那么，如果有人非要置那两个丫头于死地，取她们的性命也不难了！或者，监牢里还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如让她们两个暂时住几天，等到朕想明白怎么办再说！尔康和永琪那儿，你让他们稍安勿躁！”福伦这才恍然大悟，心里又是感动，又是佩服：“皇上英明！跟皇上这样一谈，臣才明白了。但是，那两个格格，毕竟是女儿身，现在天气又冷，监牢里寒气重，只怕两位格格会吃不消啊！”乾隆再点头，忧形于色。

“还有……”福伦急道：“皇上虽然并不相信巫蛊，可是，老佛爷却信得厉害，老佛爷和皇上母子情深，保护皇上的念头赛过一切，只怕我们还来不及调查真相，洗清两位格格的嫌疑，老佛爷就会采取行动了！”乾隆被提醒了，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不管怎样，先去上朝吧！上朝之后，立刻来办这件事！”紫薇被带回监牢的时候，已经两手红肿，身心俱伤。她倒在地上，脸上又是汗，又是泪，苍自如死。

小燕子、金琐、彩霞、明月全都扑了上去。金琐吓得面无人色，惊喊着：“小姐！他们把你怎样了？小姐！小姐……”“紫薇！你被他们用刑了，是不是……”小燕子看到紫薇受伤的手指，目眦尽裂。“我要把你们杀了！”她对狱卒冲了过去。

明月、彩霞脱下背心，去包着紫薇，喊着：“格格！格格……老天啊！菩萨啊……”狱卒一把抓住冲来的小燕子：“现在，有请还珠格格！”“我不去！我不去……你们想弄死我们，我不去……”一群侍卫往里面一站。说道：“格格不要让奴才们动手！”小燕子哪里肯听，一拳就打了过去，同时，几

个连环踢，踢向侍卫，身子就向监牢外面飞窜。但是，侍卫武功高强，三下两下，就把小燕子制伏了。

侍卫就挟持着小燕子往外拖。小燕子狂喊着：“我不要去！我不要去……”紫薇用力的撑起身子，勉强的抬起头来，喊着：“小燕子，我已经招了……你不要再吃亏……”小燕子还没听清楚，就被拉走了。

小燕子也被带到密室里。

小燕子抬头一看，太后、皇后、容嬷嬷、桂嬷嬷和许多嬷嬷太监站在面前。

太监就要上来绑小燕子。刑具触目惊心的放在那儿。

小燕子一挣就挣脱了太监，瞪大眼睛，喊道：“不要绑我了！你们要问什么就问吧！”太后就盯着小燕子：“小燕子，刚刚紫薇已经招了，那个布娃娃是她做的，她说你们都是白莲教的余孽，是不是？”小燕子瞪大眼睛：“白莲教？谁说我是白莲教的？我明明是红莲教！”容嬷嬷对太后低低说道：“老佛爷，这个丫头，最会东拉西扯，分散别人的注意力，老佛爷要小心！”太后就厉声喊道：“紫薇都招了，你还有什么可说？你和紫薇，是不是一党？”小燕子看看太后，又看看皇后。咬牙切齿的大叫：“紫薇招了！你们对她用刑，你们折腾她，逼到她非招不可……你们好残忍，好狠心！”就一摔头，豪气的说：“老实告诉你们吧，那是我做的！你们不要再去欺负紫薇了，她身子弱，禁不起你们打打夹夹……一个布娃娃，有什么了不起？我做了一大堆！好了吧！”一面说，一面拍着胸口：“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要头一颗，要命一条！你们不要打这个打那个了！把她们和小邓子、小桌子通通放掉吧！”“你招了？是你做的？”太后盯着她。

“我招了，是我一个人做的！和他们大家都没有关系！”小燕子抬头挺胸说。

“你为什么要谋害皇阿玛？”太后继续问。

小燕子楞了楞，为什么？天知道为什么？她一仰头：“你说为什么就为什么！因为我想不清楚，也说不明白！”“那个布娃娃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小燕子眼睛一瞪，惊道：“那上面还有字啊？大概是‘嘛咪嘛咪急急如律令’！”皇后急忙凑到太后耳边：“老佛爷，你不要被她唬弄过去，她最会装疯卖傻这一套！她是漱芳斋的头儿，会很多妖法！依臣妾看，这件事整个漱芳斋都脱不了干系，恐怕大家都串通了！”容嬷嬷就在一边恭敬的点头：“奴才也是这么想！”小燕子大叫着说：“皇后娘娘，容嬷嬷！你们喜不喜欢蜜蜂？要不要我再施展‘妖法’，让你们尝尝‘满头包’的滋味？当心哟，我今晚会让你们的床上，变出几千几万条毒蛇出来，把你们浑身咬得稀巴烂！”容嬷嬷就吓得一跳，急忙对太后说道：“老佛爷，你听！她还要弄妖法呢！上次我们被蜜蜂追赶的事，宫里人人都知道！现在，这个毒蛇，说不定真的会来！”小燕子仰头大笑了：“哈哈哈哈哈！不止毒蛇，还有几百个癞虾蟆，几千条蜈蚣，几万条蚂蟥，爬满你们的床！爬到你们头发里，耳朵里去！”皇后被她说得背脊发麻。太后听到这样的诅咒，气得脸色发青：“居然胆敢这样诅咒皇后，不是妖女，也是泼妇！把她拉下去！把那些奴才带来！”小燕子被拖了下去，轮到金琐、明月、彩霞、小邓子、小桌子五人，全部被带进密室，跪了一地。金琐情急的痛喊着：“老佛爷！你不要相信小姐的话，她都是要保护奴婢，才承认那是她做的！其实，那个布娃娃，是奴婢做的！和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饶了小姐，惩罚奴婢吧！”明月、彩霞、小邓子、

小桌子看着一边的刑具，触目惊心。彩霞就磕下头去，颤声说道：“老佛爷！请开恩！两位格格心地好，最爱奴才，老佛爷上次也亲眼看到了！这个娃娃，是我做的！”她虽然挺身而出，想代紫薇受过，却吓得不得了，发着抖：“我不知道不可以做布娃娃，就做了一个！是我，是我！”明月见彩霞这样说，也就发抖说道：“老佛爷，是我！布娃娃是我做的！”小邓子见三个丫头都这样义气，也就挺身而出了：“老佛爷！不是她们，是奴才！以为做个娃娃很好玩，就做来玩儿，不知道这样是闯了大祸！”“还有我！还有我！”小桌子赶紧抢着认罪，拼命磕头：“那个娃娃是奴才做的！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请老佛爷开恩，饶了两位格格吧！她们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格格呀！”太后听到五个人抢着认罪，实在震撼，也实在困惑。

容嬷嬷就谦卑的在太后耳边说：“老佛爷看到了吧？那两个格格如果不是有妖法，怎么会把这些奴才收得服服贴贴？连上断头台的事，他们也抢着承认，这未免太不寻常了！”皇后就进一步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漱芳斋里的人，是通通认罪了！假若那个布娃娃和他们真的没有关系，也不至于人人认罪吧！这些人里面，总有一个是主谋，其他的是共犯！”正说着，外面传来太监的大声通报：“皇上驾到！五阿哥到！福大爷到！”太后、皇后、容嬷嬷脸色一凛。赶紧到大厅去迎接乾隆。

原来，乾隆一下朝，尔康和永琪就迎上前来，告诉乾隆，已经得到消息，太后拂晓时分，就开始审问紫薇和小燕子！乾隆一听，心惊胆战，知道事不宜迟，急忙带着两个年轻人来到慈宁宫。

太后和皇后，带着容嬷嬷等人，匆匆出来迎接。乾隆看到皇后和太后一起从内室出来，心里立刻一寒，眉头一皱。大家匆匆问安毕，乾隆就仓卒的说：“听说母亲一早就审问了那两个丫头，不是说好，朕要亲自审问的吗？怎么没有等朕来？”“只怕皇帝心存仁厚，问不出结论来！这后宫的事，我能为你代劳，也就代劳了！事事都要你亲自处理，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呢？”太后说。

乾隆就急问：“那么，皇额娘问出结论了吗？”“他们全体招了！”尔康和永琪吓了一大跳，两人同时惊喊：“招了？怎么会招了？”皇后太得意了，忍不住插嘴：“皇上！整个漱芳斋，两个格格，三个丫头，两个奴才，全部都招了！这个巫蛊事件，是他们集体的杰作！幸好老佛爷英明，都问得清清楚楚了！”永琪大叫：“不可能的！小燕子一定不会招的！如果她招了，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尔康也激动得一塌糊涂，掉头看乾隆：“皇上！紫薇可以为皇上去死，怎么会招出她没做过的事！请皇上明察！”乾隆就急急说道：“把他们通通带来，朕要自己问问清楚！”片刻以后，紫薇、小燕子、金琐、小邓子、小桌子全部带来了。大家看到乾隆，真是说不出来的伤痛，大家都身子一矮，全部跪倒。

紫薇才跪下，已经不支，身子一歪，差点摔倒。金琐急忙扶住。

乾隆震动的看着紫薇，只见紫薇脸色惨白，身子摇摇欲坠。就惊喊：“紫薇，你怎么了？”紫薇还没说话，小燕子眼泪一掉，哭着大喊：“皇阿玛！昨天，我们还为你唱歌祝寿，放焰火猜谜语，我快乐得像老鼠，幸福得要死掉……没想到，马上就把我们关监牢，一早就带走紫薇，对她用刑，逼她招供……”乾隆、尔康、永琪同时喊出：“用刑？”“紫薇！”乾隆急忙弯身去看紫薇：“谁对你用刑？用了什么刑？在哪儿用刑？给朕看，你什么地方受伤了？”紫薇不稳的磕下头去，一面落泪，一面哽咽的说：“皇阿玛！你问

这几句话，证明你还关心我！紫薇心满意足，那个布娃娃，紫薇已经招了，请处罚我一个人，饶了不相干的人吧！”小燕子一听，立刻激动的喊：“我也招了！要处罚，处罚我一个人好了！我皮厚，不怕打！”金琐就磕头嚷道：“皇上圣明！不是她们，是我！是我一个人做的，罚我吧！饶了小姐！她真的没有做呀！”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就异口同声的喊：“是我！是我！不是她们！”乾隆震撼极了，抬头看着太后：“所谓‘招了’，是这样‘招了’！皇额娘，你也信了？”太后盯着乾隆，心里也觉得有些不对了：“那……依皇帝看，是怎样呢？”尔康看到憔悴的紫薇，早就心痛如死，忍不下去了，对乾隆一跪，含泪说道：“皇上！紫薇为了认爹，已经受尽千辛万苦，不要再屈打成招，让她的一片孝心，变成百口莫辩的弑亲大罪！如果这样，你让她情何以堪？”尔康几句话，说到紫薇心坎里，紫薇就再也忍不住，伏地痛哭。

皇后生怕再有变数，急忙上前，大声喝斥：“尔康！你好大胆子，胆敢说老佛爷‘屈打成招’！”就在这时，晴儿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迭锦缎，和那个“布娃娃”。晴儿屈了屈膝，不亢不卑的，条理分明的说道：“老佛爷，皇上，皇后娘娘！晴儿有几句话，不能不说！这个娃娃，从昨儿个起，就在晴儿手上。晴儿已经仔细研究过了，这个缝制娃娃的白色锦缎，正好和上次苏州织锦厂送进宫的雪缎一摸一样。证明这个娃娃，不是宫外带进来的，是宫里的人做的！晴儿记得，这个锦缎，当时老佛爷留了一些，剩下的只给了宫里很少的几个娘娘，并没有分给漱芳斋。只要到敬事房查一下，大概查得出来是给了哪几个娘娘！”晴儿这篇话，震动了房里每一个人。皇后一惊，容嬷嬷倏然变色。

乾隆和太后全部大震，瞪着晴儿手里的布娃娃。

尔康、永琪惊看晴儿，此时此刻，真是说不出的感激与敬佩。

太后就惊喊道：“晴儿，你说的话是真的吗？”“布娃娃在这儿，雪缎也在这儿，请老佛爷比较看看！”晴儿递上两样东西。

太后就急急忙忙去比较那个娃娃和锦缎。

小燕子这下得理不饶人，大喊起来：“皇阿玛！你赶快下令，把那几个娘娘通通关起来！再用夹棍夹一夹！说不定有一大车的犯人！”乾隆惊喊：“夹棍！紫薇，你被夹棍夹了吗？给朕看看你的手！”“皇阿玛！不要看了！”紫薇想把双手藏起来。

小燕子不由分说，一把拉起紫薇的手，给乾隆看。

“你看！你看！肿成这个样子，不知道骨头有没有断？如果断了，谁来弹琴给皇阿玛听？谁来陪皇阿玛下棋？”大家睁大眼睛看去，只见紫薇的十个手指，肿得像萝卜一样，因为瘀血，青青紫紫，渗不忍睹。

尔康一看，心脏猛的一抽，痛楚得快要死掉。

乾隆怒喊：“尔康！快传令敬事房，马上查明回报！”尔康眼睛都涨红了，义愤填膺，大声回答：“臣领旨！”尔康站起身子，转身要走。紫薇急喊：“尔康！等一等……”尔康站住，回头看着紫薇。

紫薇匍匐向前，伏在乾隆脚下，再仰头看着乾隆，诚诚恳恳的说道：“皇阿玛请息怒！自从秦汉以来，历史上的巫蛊事件，每次都牵连好多人，被冤死的人无数！而且，让整个宫廷，人心惶惶。如果皇阿玛相信紫薇和小燕子是无辜的，这件案子可不可以到此为止？紫薇相信，皇阿玛洪福齐天，一个布娃娃，绝对不能伤害皇阿玛！但是，追究下去，对皇阿玛的伤害，对老佛

爷的伤害，对整个皇室的伤害，都会非常严重！皇阿玛，请不要再追查了！”紫薇几句话，句句说进乾隆内心，乾隆瞪着紫薇，震撼极了。

晴儿就一步上前，也对乾隆跪下了。也是一脸的诚挚，说道：“紫薇的话，说中了最重要的地方！这件事，不论是谁做的，经过这样一闹，她自己一定心里有数！如果紫薇和小燕子不追究，等于是两位格格放她一马！晴儿想，人心都是肉做的！让那个人感动，还是比让她砍头好！”紫薇听到晴儿这几句话，正是她想说的，不禁惊看晴儿。晴儿也转头看她，两个女孩的眼光接触，都有着复杂的折服和了解。

皇后听了晴儿这几句话，脸色忽青忽白。容嬷嬷已经面无人色。

太后看看紫薇，心里着实后悔，就铁青着脸，震怒的说：“不行！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做了布娃娃要害皇帝，再定计要害格格，这样罪大恶极，怎能放她一马？如果她继续造孽，岂不是还要害人？”皇后浑身，掠过一阵寒栗。

乾隆瞄了皇后一眼，恨恨的咬牙，大声说道：“对！应该把她揪出来，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皇后和容嬷嬷双双一颤。

19

乾隆虽然嘴里叫嚷着要立刻查办这件案子，但是，并没有马上行动。皇后和容嬷嬷就慌慌张张回到坤宁宫。走进房间，容嬷嬷急急的关门关窗。皇后看到每扇门窗，都已严密关好，才紧张的问：“你怎么如此粗心？会用雪缎去缝制布娃娃？”“是奴婢的疏忽！”容嬷嬷懊恼极了：“当时，只想用一块不起眼的料子，在一堆零头布料里，这块颜色最素，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色，奴婢根本不知道这是雪缎，还以为就是普通的衬里雪纺！奴婢该死！”“别说奴婢该死了，已经是这样，懊恼也没用了！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皇上和老佛爷那个样子，好像是非查不可！你看，我们还能脱罪吗？”皇后害怕的问。

容嬷嬷镇定了一下自己：“娘娘先不要慌了手脚，奴婢想，就算敬事房有记录，查得出来哪儿有这个料子，也不能咬定是咱们做的！如果有料子的人都有罪，牵涉的人就多了！想必皇上不敢这样做！反正，我们咬定没做就对了！这个事情，并不是查到是雪缎就算破案了，还是什么证据都没有！”“是啊！”皇后惊魂稍定：“不过只查到雪缎而已，又不能证明什么！”“对！如果老佛爷她们怀疑到娘娘，娘娘就喊冤，要求彻查宫里所有的雪缎，奴婢这几天，就到每个宫里安排安排……让令妃娘娘那儿有，香妃娘娘那儿也有，至于漱芳斋，还是可以有！”皇后眼睛一亮。

“你安排得好吗？不会再出状况吧？”“娘娘放心，交给奴婢吧！这次，我一定会非常小心的！”“还有那些侍卫，嘴巴封住没有？高远高达可靠吗？”“如果事机不密，他们也是脑袋搬家的大事，娘娘想，他们既然趟进这个浑水里去了，就只能硬着头皮撑到底……谁会拿自己的命来开玩笑呢？”皇后点头，眼光闪烁，心里，仍然在害怕着。容嬷嬷想想，又说：“不过，现在情况对我们不利，只得便宜了那两个丫头。暂时，没有办法治她们

了！娘娘在老佛爷面前，恐怕也要小心一点，那个晴儿，实在太机伶了！娘娘千万千万留心，不要露出心虚的样子来！也不要再和那两个丫头作对！”皇后心有余悸，不住点头。

“你真的认为，我们还能脱身？”“只要娘娘抵死不承认，谁能把这么大的罪名硬扣给娘娘？何况，娘娘还是皇后！比那几个毛孩子，总是地位崇高多了！如果闹大了，岂不是整个朝廷都会震动？娘娘的娘家，那拉氏家族，也不会善罢干休吧！”皇后再点头，其实，心里七上八下。

容嬷嬷正视皇后，再加了一句：“奴才想，万岁爷即使怀疑娘娘，这么大的事，也会有忌讳！娘娘，你尽管抬头挺胸，不要害怕！”皇后勉强的应着，脸上，仍是带着深深的恐惧。

乾隆顾不得皇后，因为，他正在漱芳斋，亲眼看着太医治疗紫薇。

紫薇半坐在床上，拼命忍着痛，太医正用绷带一层层的包扎着她那肿胀的手指。

乾隆、令妃、尔康、永琪、小燕子都焦急的站在一旁看。

金琐、明月、彩霞都在帮忙太医，托着药盘，递绷带、剪刀。

“哎哟……哎哟……”紫薇忍不住了，痛得眼泪直流，脸色白得像纸一样。

尔康拼命吸气，好像痛的是他自己，嘴里不停的喊：“轻一点，太医！拜托……轻一点……”“没办法，格格，你只好忍一忍！”太医小心翼翼的包扎着，说道：“臣知道很痛，可是一定要包扎固定，不然，恐怕会留下病根，不治好，手指就不能用了！”紫薇咬着牙关，呼吸急促，冷汗从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滴下来，大家看得胆战心惊。乾隆听到太医那样说，就吓了一跳，问：“胡太医，手指不能用是什么意思？有那么严重？”“回万岁爷！骨头虽然没有断，但是，骨膜已经受伤，关节也有挫位。臣只怕调养不好，会留下长期的病痛！”乾隆激动的嚷：“怎么会调养不好？胡太医，用最好的药，务必把她治好，听到没有？”太医赶快一迭连声回答：“喳！喳！喳！臣遵命！臣遵命！”太医一分心，包扎得稍微用力一些。紫薇痛得惨叫：“啊……好痛……金琐……金琐……救我……”金琐急忙扑到紫薇床前，不能握她的手，只能抱住她的头，拼命给她擦汗，喊：“小姐！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你忍一忍，马上就好了！啊？”尔康额上也冒出了冷汗，直喊：“轻一点！太医，拜托！轻一点……”小燕子眼泪水夺眶而出，对永琪哭着说：“都是我不好！侍卫拉她走的时候，我就应该跟她在一起，说什么都不要离开她，不该让她单独去被审问！有我在，一定不会这样！我拼死也会挡在前面！”永琪安慰着小燕子：“不要难过了，当时，侍卫只带走她一个，你也无可奈何呀！”好不容易，太医包扎妥当。

紫薇闭眼靠着，脸孔和嘴唇，全是惨白惨白的。

太医站起身来，充满歉意的看着紫薇，说：“紫薇格格，对不起，臣知道很痛，所谓十指连心，没有一种痛可以跟这种相比了！臣现在马上开方子，去御药房抓药，立刻煎了服下，或者可以止痛！”“快去抓药！快去！快去！”乾隆喊。

太医急步而去了。乾隆低头看着紫薇：“紫薇，你还好吗？”紫薇睁开眼睛，忍痛说道：“皇阿玛！我还好……还好！”乾隆看着这样的紫薇，心痛极了。说道：“紫薇，朕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再受这样的苦！如果朕想到了，怎样也不会让你们进监牢！”小燕子眼泪一掉，哭得稀哩哗啦：“皇阿玛！你

居然不相信我们！为了一个布娃娃，你狠心到让我们再去坐牢，让紫薇再受一次苦！我们拼命喊你求你，你都不理！你好残忍，我不要再听你了，不要再信你了！”令妃急忙说：“小燕子！怎么可以跟皇阿玛这样说话呢？昨晚那个状况，人证物证都在，那么多人瞧着，皇阿玛总不能不办呀！你瞧，这不是马上放出来了吗？”“如果没有晴儿，我们哪里放得出来，恐怕每个人的手指，都跟紫薇一样了！”乾隆难过极了，看着两个姑娘：“小燕子，紫薇，你们不要伤心了！朕也有朕的无可奈何！”说着，就转向尔康：“尔康，你回去跟你阿玛好好的谈一谈，再来开导开导两个丫头！”“是！”“紫薇，你好好休息！”乾隆再看向紫薇：“朕相信，像你这样懂事，这样识大体的孩子，上苍会给你最大的怜惜，朕保证，一切灾难到此为止，以后都是坦途了！”“谢皇阿玛！”紫薇低低的说。

“别谢朕了！”乾隆一叹，有些感伤：“朕贵为一国之君，应该可以呼风唤雨，但是，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儿，朕也有许多挫败感，许多无力感呀！对你们两个，真是充满了歉意。”乾隆这样坦白的几句话，立刻让紫薇和小燕子，深深感动了。紫薇衰弱的说：“皇阿玛！紫薇什么都了解。皇阿玛不要担心了！我会照顾自己，让自己很快的好起来，我想，没有多久，我就可以和皇阿玛下棋了！”乾隆看着那包扎得厚厚的手，咽了一口气：“朕也好想跟你下棋！别着急，慢慢把伤养好！咱们父女找一天，痛痛快快的下几盘！”令妃看到尔康满眼的千言万语，体贴的对乾隆说道：“皇上，您昨晚一夜没睡，今天又忙了一个早上，您也去休息吧！让紫薇也可以早点休息！”乾隆就起身。

“那……朕走了！”“臣妾跟皇上一起走！”令妃陪着乾隆出门去。永琪、尔康急忙送出门。

乾隆走到漱芳斋门口，又回身看着尔康和永琪，郑重的问道：“漱芳斋的安全，你们有没有重新部署？”“启禀皇上，”尔康说：“今天一早，五阿哥和臣就审问了高远高达，昨晚的刺客，显然是个内线，而且是个高手。臣以为，宫里的侍卫脱不了干系！其中，以高远高达的嫌疑最重！可是，他们两个抵死不承认，我们也怕冤枉了他们，只好放了！可是，他们没有尽到保护漱芳斋的责任，是个事实！臣已经做主，革除了他们的职务，调派到东陵去守墓园！”“做得好！朕想了一夜，也觉得这两个侍卫最为可疑！那么，朕把漱芳斋的安全，交给你们两个了，你们可以随时出入漱芳斋，不用避嫌了！老佛爷再问起来，就说是朕亲自命令的！漱芳斋安全第一，规矩礼节都暂时丢一边去！”尔康和永琪，真是喜出望外，乾隆这个“恩典”，实在太大了。两人赶紧谢恩：“谢皇上、皇阿玛恩典！”乾隆一走，尔康就迫不及待的冲进了紫薇的卧室，痴痴的看着紫薇。永琪拍拍小燕子的肩，说：“小燕子，我们出去吧！”小燕子点点头，跟着永琪出门去。金锁对尔康叮嘱：“你千万不要碰到她受伤的手！我和明月彩霞去煎药！”尔康点头，眼光一直看着紫薇。大家就全部出门了，把房门阖上。

尔康站在床前，还是痴痴的看着紫薇。紫薇见他如此，勉强的挤出一个笑容：“不要难过，我还好，真的，只有在包扎的时候痛，现在已经不痛了！”尔康就在床沿上坐下，小心翼翼的捧起她受伤的双手。哑声的说：“紫薇……”才喊了一声，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一滴泪滑落下来，落在绷带上。

紫薇好震动，哽咽的说：“尔康，不要这样子！我真的不痛了！”尔康痛楚已极的说：“好像你常常在对我说这句话，真的不痛了！真的没关系！

真的不要紧，真的没事……但是，事实上，全是相反的！你一直受伤，一直受苦，左一次，右一次！我怎么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当初，我是哪一根筋不对，会把你送进宫来？认不认爹，当不当格格，指不指婚，有什么关系呢？我就这样认死扣！”“不要怪你自己，好不好？”紫薇柔声说：“认不认爹，指不指婚，对我都很重要呀！”

我愿意为这个而付出！皇阿玛说得对，上苍好怜惜我！你瞧，它给了我两个最珍贵的男人，一个是我爹，一个是你！我受的苦，因为有你们两个，就变得值得了！”“紫薇，不值得！一点都不值得！”尔康的声音绞自肺腑，句句都在滴血：“我真的恨死自己了，不能保护你，不能带走你，不能娶你！我算什么男子汉呢？我没有办法再过这种日子了！等你好了，我们走！这个皇宫，格格，御前侍卫，皇上……都让他过去吧！人生必须有所取舍，你已经认过爹了！有过爹了！够了！这座皇宫，不适合你，也不适合我！我早就说过，绝对不让你再受任何伤害！可是，我竟然做不到！眼看你被带走，眼看你被关监牢，我一筹莫展！现在，看到你的手指包扎成这样，十指连心，它真的让我有椎心之痛……我怎么办呢……”他越说越气，用拳头敲着自己的额头：“我真恨我自己！”紫薇一急，就忘了自己的手伤，伸手去拉他。手一碰到他，剧痛钻心，叫出声：“哎哟……哎哟……”尔康跳起身子，面孔雪白，伸出双手，急忙捧住她的手。颤声的喊：“你要干什么？为什么动来动去？怎样？怎样？”紫薇吸了一口气：“你如果不那么难过，我会好过很多！”她的嘴角痉挛着，额上的冷汗点点滴滴往下淌，终于再也忍不住，哀声的，求救的喊：“尔康，我不骗你了，我真的很痛！求求你，跟我说一点什么，说一点让我不痛的话，好不好？好不好？求求你……”尔康觉得自己都快晕了，天啊，什么话能够让她不痛？他颤声的，急急的说：“好好，我说，我说！记不记得幽幽谷？等你好了，我们再去幽幽谷……我们去骑马，沿着那一条河，我们往上游走，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天和地的尽头去。我们把宫里的倾轧暗算、阴谋诡计，全体抛开！去营造我们的世界！那个世界里，绝对没有痛苦，没有黑暗！有花，有草，有云，有梦，有你，有我……”紫薇靠在枕头上，看着他，听着他，但是，依然痛得冷汗直冒。

这时，金琐敲了敲房门，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药进来。

“尔康少爷，你让一让，太医说，这药要马上喝！她的手不能动，我来喂她！”尔康颤巍巍的接过了药，对金琐说：“你去吧！喂药的事，交给我！”“当心！好烫！”金琐把药碗交给尔康，出去了。

尔康就坐在床沿，盛了一汤匙的药，细心的吹着，吹凉了，送到紫薇的唇边。

“来！慢慢吃！”紫薇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眉头一皱：“好苦！我……喝不下去……我……”紫薇话没说完，整口的药，全部吐了出来，吐了尔康一身。她一急，伸手就去拂弄，又碰痛了手，她摔着手，大叫起来：“哎哟……尔康……救我……我……我……”紫薇喊了两句，一口气接不上来，就晕死过去。

尔康直跳起来，整碗的药，全部泼在自己身上，碗也落地打碎了。尔康也顾不得烫，抱住了紫薇，痛喊：“紫薇！怎样了？天啊！谁来帮助我们？”就直着喉咙大叫：“金琐！小燕子！彩霞……大家快来啊……”金琐、明月、彩霞、小燕子、永琪全部冲了进来。金琐喊：“怎样了？怎样了？”过来扶住紫薇，但见紫薇闭着眼睛，气若游丝，大惊：“小姐！”

小姐！你醒醒啊？”小燕子瞪着紫薇，喃喃的喊：“她死了！她死了！”永琪看了一眼，返身就往外冲。大叫：“小邓子！小卓子！赶快去宣太医！把胡太医、李太医、钟太医、杜太医通通宣进来！”乾隆离开了漱芳斋，就一个人都不带，直接去了坤宁宫。

见到皇后，乾隆立刻声色俱厉的，直截了当的问：“你什么时候做的那个布偶？你对朕明白招来！”皇后大震，后面站着的容嬷嬷一个惊跳，脸色惨变。皇后还没说话，容嬷嬷就对着乾隆“崩咚”一跪，大声喊冤：“万岁爷！您千万不要冤枉了娘娘呀！皇后娘娘心里只有皇上，夜里作梦都喊着皇上，她怎么也不会害皇上呀……”乾隆气极，一脚对容嬷嬷踹了过去：“你这个无耻的东西！你以为朕不知道，就是你在后面给皇后出歪主意，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你还要喊冤，我先毙了你！”容嬷嬷摔了一跤，听到要毙了自己，又屁滚尿流的爬起来，磕头如捣蒜：“万岁爷开恩！万岁爷开恩！万岁爷开恩……”乾隆瞪着容嬷嬷，大吼：“你闭嘴！”容嬷嬷猛的闭住嘴巴。

乾隆就怒气腾腾的盯着皇后，咬牙说道：“皇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你自己心里明白！朕今天来这儿，没有带任何一个人，就是还顾念夫妻之情，想给你留一线生机，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说实话，朕就再也不需要顾念什么，任何一个罪名，都可以把你废了！让你永远见不到天日！”皇后看着乾隆，不禁颤抖：“皇上！你冤枉臣妾了！臣妾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谋害皇上！”乾隆一拍桌子，大吼：“你岂止有一百个胆子？你简直有一千个胆子，一万个胆子！而且，每个胆子都是黑色的！你还要狡赖吗？你还不说吗？真要朕把那个娃娃送到刑部去调查吗？”“皇上就是送到刑部，臣妾还是这句话！”皇后挺了挺背脊，强硬起来：“为什么皇上就凭‘雪缎’这样一个线索，就认定是臣妾所做呢？难道令妃娘娘没有雪缎？难道其他娘娘那儿没有雪缎？就连晴儿也说了，老佛爷那儿，还有雪缎呢……”“放肆！难道老佛爷也会谋害朕不成？”“如果皇上对臣妾都不信任，那么，任何人都值得怀疑了！那两个格格，说不定也有雪缎，说不定是令妃娘娘给她们的，说不定她们从那儿拿的……”乾隆气得发晕，指着皇后，一字一字的吼道：“给你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的所作所为，朕已经清清楚楚！你招与不招，都是一样！你以为，我一定会顾忌老佛爷，对你忍让三分？告诉你，一旦你的真面目揭开了，第一个要除掉你的，就是老佛爷！”皇后挺立着，努力维持着镇定。

“你小心一点！那个布娃娃在朕手上，你以为只有雪缎这个线索吗？上面的线索太多了！你逃也逃不掉，赖也赖不掉！朕现在不杀你，是看在十二阿哥的面子上，母亲谋逆，孩子怎么面对以后的生命？他还不到十岁呀，你要他长大之后怎么做人？怎么见容于其他兄弟？你这个没心没肝的女人，你都不为孩子留一条后路吗？你不在乎永璂，朕还顾全他是朕的儿子！今天，朕记下你的人头，今后，你再去找紫薇和小燕子的麻烦，再去弄些妖魔鬼怪的事情，朕会剁碎了！”乾隆说得斩钉断铁，正气凛然，皇后张大了眼睛，一时之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容嬷嬷跪在地上，簌簌发抖。

乾隆就一拂袖子，大踏步的去了。

乾隆没有回乾清宫，他又去了慈宁宫，见到太后。

“皇额娘！请您摒退左右！儿子有话要跟你说！”太后见乾隆神色严重，对晴儿使了一个眼色。晴儿就带着宫女们退出房间，并关上房门。太后看着

乾隆，关心的问：“皇帝，你是不是已经查出来，那个布偶是谁做的了？”“布偶是谁做的，朕心里有数！但是，要抓实际的证据，还是差那么一点！朕现在不想继续追究这件事，希望皇额娘也不要追究了！”“那怎么行？”太后激动的说：“我只要一想到，有人要陷害皇帝，我就心惊胆战了！”

宫里藏着这样一个祸害，让人睡觉都睡不着，怎么能不管呢？”“皇额娘！事情一追查，就会不可收拾！可能祸延子女。老佛爷想想清楚！”“那么，皇帝认为是某个娘娘做的？”太后一震。

乾隆干脆挑明了：“可能更高的人，例如皇后做的！”太后大震，激动起来。皇后是太后挑选的，当初让她侍候乾隆，也是太后的意思。对这个皇后，太后一直非常喜欢，绝对信任。

“绝不可能！皇帝多心了！怎么可以怀疑到忠心耿耿的皇后身上？她只是太严肃，不讨皇帝喜欢而已！心地绝对正直！我可以为她打包票！”“朕就知道老佛爷会这样说！”乾隆大大的叹了一口气，心里呕得不得了！可恨，现在投鼠忌器，上不能伤太后的心，下不能伤十二阿哥的心！明知道皇后在捣鬼，自己竟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他咬咬牙：“那个布偶，上面有字，字迹是跑不掉的！有针，针从哪儿来，也追查得出！目前，大家最好按兵不动，不要吓得那个作恶多端的人，再做出更加离谱的事情来，那会带给朕真正的灾难，会把后宫搅得天翻地覆的！我们大家……只好忍耐！让朕慢慢来办，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太后沉思，不禁点头。乾隆脸色一正，更加郑重的说道：“再有，这宫里的私刑，最好立刻停止！皇额娘是吃斋念佛的人，不要被那些心狠手辣的嬷嬷们连累了！夹棍这种东西，可以毁掉了！对一个娇娇弱弱的姑娘，用这么残酷的东西逼供，怎么忍心呢？”太后听到乾隆伊然有指责之意，一时气怯心虚，答不出话来。

乾隆看太后如此，心有不忍，又是重重一叹：“事情过了，也就算了。只希望这种悲剧，不要重演！太医刚刚诊断了紫薇那丫头，十个手指，肿得像萝卜一样！那孩子，琴棋书画，件件精通，如果手指废了，岂不是天大的遗憾吗？”太后脸色灰败，对紫薇用刑的事也着实有些后悔。但是，乾隆这样振振有词，她面子上也有一些挂不住。沉默了片刻，才落寞的说道：“皇帝的意思，我知道了！以后，不再用刑就是了！我会对紫薇用刑，也是急怒攻心，怕她伤害皇帝呀！”乾隆还想说什么，体谅到太后都是为了自己，也就欲言又止了。

当乾隆在和皇后、太后摊牌的时候，漱芳斋已经一片混乱。

四个太医全部赶到了漱芳斋，围着床，紧紧张张的诊治，会诊，低声讨论。

紫薇昏睡在床上，额上压着冷帕子。脸色和那帕子一样白，一点血色都没有。呼吸微弱得几乎快要停止了。几个太医，都是一脸的沉重和害怕。

“这高烧不退，吃下去的药又全部吐了，情况实在危急！”一个说。

“脉象微弱，昏迷不醒，五脏都很虚弱，是不是要禀告皇上？”另一个说。

“已经昏迷两个时辰了！情况太不乐观，可能撑不下去……”几个太医低低讨论，尔康站在床边，听得清清楚楚。一个激动，冲上前去，抓起胡太医，激动的问：“什么脉象微弱？什么五脏虚弱？她昏迷以前，还在跟我说话，脑筋清清楚楚，怎么会突然这样？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胡太医，你说话呀！”胡太医惶恐的起立，回答：“福大爷！你冷静一点！紫薇格格不止是

手指受伤，她还受了很重的风寒，本来她的身子骨就不是很好，上次中了一刀，始终留着病根，现在是数病齐发，来势汹汹，只怕会拖不下去了！”尔康只觉得脑子里轰然一响，眼前金星直冒，踉跄一退。

小燕子魂飞魄散，扑倒在床边，抱着紫薇的头，摇撼着，痛哭起来。边哭边叫：“不要！紫薇，不要！我们结拜过，要一起生，一起死，你绝对不可以先走，你走了，我怎么活得下去？皇阿玛说了，我们再也没有灾难了，以后都是好日子了，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永琪急忙去拉小燕子：“小燕子！你不要推她，不要摇她，当心再弄痛她，那不是会更严重吗？……你先到外面屋里去等一下吧！”小燕子哭喊着：“我不要！我不要！紫薇，紫薇！以前你挨了一刀，你都挺过去了！这次，只伤到手指头，你为什么挺不过去？紫薇，你要听我！睁开眼睛看我……”金锁的眼光，呆呆的看着紫薇，眼中没有眼泪，显出少有的坚强。她忽然冲上前去，用力推开小燕子。

“小燕子！你让开，让我来照顾她！”小燕子跌倒在地，永琪就用力拉起了她，把她拖到外面大厅里去了。

金锁就跪在床前，紧张的喊：“明月，彩霞！换帕子！我们给她不断的冷敷，让热度先退下去！”“是！”两个宫女就穿梭着绞毛巾，换帕子。

尔康激动的抓住胡太医，摇着。大叫：“太医！你开药，你再开药！你不要放弃呀！”“是是是！”胡太医颤声的应着，又去翻开紫薇的眼皮，看了看，再度诊脉。回头对其他太医说：“我们出去开会，看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四个太医就仓皇的退出了房间。

尔康的眼光，直直的瞪着紫薇，完全不能相信这个事实。

金锁、明月、彩霞三个，就像发疯一样的换帕子，绞帕子，冷敷。金锁一面换帕子，一面喃喃的说道：“不会死，不会死……绝对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尔康突然冲到床前，对金锁、明月、彩霞命令的说道：“你们通通下去！”“尔康少爷！”金锁抗议的喊。

“通通下去！”尔康沙哑的说。

金锁看了尔康一眼，和明月、彩霞通通下去了。

尔康就一下子扑跪在床前，摸着紫薇的头发，盯着紫薇的眼睛，用吻印在紫薇的额头上、眼皮上，低声而痛楚的说道：“紫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我？我求求你，一定要听见！如果你的耳朵听不见，那么用你的心，用你的意志来听我！”他咽了一口气，声音里全是哀恳：“紫薇，你是我的一切！我们风风雨雨的日子，都已经结束了！你不能在这个时候弃我而去，那太残忍了！你好善良，好热情，你什么人都不愿意伤害，包括你的敌人在内，那么，你忍心伤害我吗？紫薇，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坚强，我很脆弱，我没有办法承受失去你！请你，求你，不要离开我！”紫薇躺着，眼角，溢出一滴泪。尔康继续说：“在你昏迷以前，我正在告诉你，我们那美好的未来，那有诗有梦的日子！紫薇，不要让那些话变成虚话，没有你，花草树木，天地万物都会跟着消失！我们有誓言，有承诺，你不能失信！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你那么了解我，你知道的，没有你，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请你醒过来！睁开眼睛，不要吓我，好不好？好不好？”紫薇的眼角，溢出了更多的泪。

尔康看到了那些泪珠，激动得一塌糊涂，跳起身子，大嚷：“太医！太医！她听得到我！她还有意识，还有思想……太医！太医……”四个御医和众人又一拥而入。

晚上，乾隆、令妃得到消息，气急败坏的冲进了漱芳斋，太后也得到了消息，把晴儿派来看看虚实。乾隆一进大厅，就震惊的喊：“什么叫做紫薇病危？怎么会病危？”小燕子和永琪迎上前去。小燕子哭得眼睛都肿了，看到乾隆，就忍不住扑进乾隆怀里：“皇阿玛！太医都说，紫薇没有希望了！她快死了……尔康一直跟她说话，她还听得见，还会掉眼泪……但是，太医们诊治了半天，还是说，她快要死了！”说着，就放声痛哭了。

“怎么会？怎么可能？”乾隆张大了眼睛，无法相信：“下午包扎的时候，她不是还很好吗？永琪！到底是怎么回事？”永琪含泪说道：“皇阿玛！是真的！下午你离开没有多久，紫薇就昏迷不醒了，我们把四个御医全部宣进宫，可是，紫薇一直没有醒……御医已经要我们做最坏的准备……现在，尔康金琐都守着她，喊了她几千几万遍，她就是不睁开眼睛……”“不可能！她还那么年轻！她怎么能够死？”令妃嚷着，就冲进卧室去。

乾隆和晴儿，也急急的冲进卧室里去了。

紫薇躺在床上，看来是无生气。

金琐、明月、彩霞还在徒劳的换帕子。

尔康已经停止呼唤，整个人呆呆的，完全失魂落魄了，站在床脚，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紫薇。似乎自己的整个生命，也跟着她快要消失了。

四个太医还在窃窃私语，商讨病情。

乾隆和令妃一冲进房，四个太医全部跪了下去。齐声说道：“臣参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令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乾隆一挥手：“起来！什么时候了，不要行礼！告诉朕，紫薇怎样？”胡太医躬身说道：“回皇上，高烧一直没有退，脉象已经快要消失了！可能，挨不到明天天亮了！”乾隆如遭雷击，大怒：“胡说！你们会不会医治？赶快煎药来，治不好，你们提头来见！”“喳！喳！喳！”几个太医就急急的去一边，低声讨论。

乾隆走到床边，看着那毫无生气的紫薇。忍不住大声嚷道：“紫薇丫头！朕来看你了！上次，你拔刀的时候，朕说过，朕贵为天子，会带给你福气，现在，朕还在这儿看着你！你不许死，听到没有？”令妃不禁落泪了，哀声的说：“紫薇，你还没有成亲，没有生儿育女，生命等于没有开始，你跟尔康的誓言，也没有实现，你怎么舍得走呢？”令妃的话，使努力维持镇定的金琐，终于伏在紫薇的枕边哭了。低喊着：“小姐！这么多人在喊着你，这么多人在留着你，你难道都听不见吗？”明月、彩霞全都哭了。室内一片哀戚。小燕子就扑到床前来，哭道：“紫薇，你是世界上最好心的人，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大家都弄哭呢？你好坏，你好坏……”晴儿站在远远一角，非常震撼的看着这一幕。

这时，紫薇忽然一动。嘴里低低的，口齿不清的，喃喃的呼唤着：“尔康……尔康……”尔康大震，跌跌冲冲的扑过去。跪在床头，哑声的喊：“紫薇，我在这儿，我在！”紫薇努力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似乎十分沉重。她衰弱已极，模糊不清的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尔康顿时心如刀绞，五内俱焚。不敢碰到紫薇的手，拼命摇着紫薇的肩：“什

么山无棱，天地合？不要再说那些废话了！你给我醒来！如果你死了，我迫你上天下地，永远都不原谅你！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你醒来……醒来……”所有的人全部哭了。乾隆也泪盈于眶了。晴儿远远的看着，眼睛湿漉漉。

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含香手里拿着一个锦缎的袋子，急急的冲进门来。大家都在巨大的伤痛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她试着要接近床前，但是，好多人拦在前面，她就大声的、急促的说：“请大家让一让！”乾隆抬头，看到含香，更是满心伤痛，含泪说：“香妃！你也听说了？太医说她活不下去了！你们一直相处得那么好！你来送送她吧！”

她快要走了……”乾隆就起身，把位子让给含香。

含香扑到床边跪下，就急急忙忙的去看紫薇的瞳孔，又抓起紫薇的手，看看那裹着绷带的手。毫不迟疑，她就命令的说：“金琐、明月、彩霞！快解下这个绷带，给我看看！”“可以解开吗？太医说解开了手指会有问题……”金琐问。

含香大急，睁大眼睛喊：“人都要去了，还有什么可以不可以？还管手指有没有问题？吃了什么药？”含香的这种气势，使尔康乍见曙光。就一惊抬头，看着含香：“什么都没吃，吃进去的药全吐了！”“好！”含香就打开锦袋，拿出一个盒子，再打开盒子，里面有个瓶子，再打开瓶子，取出一颗蜡封的药丸来。她捏碎蜡封，顿时满室生香。然后，她捏着紫薇的下巴，让她张开嘴来，就把那颗药丸塞进紫薇嘴里。再捏紧她的嘴，防止她吐出来。

大家全都看傻了，目不转睛的看着。

乾隆忍不住问道：“你给她吃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王室的秘方，叫作凝香丸。是用穿山甲、白芷、天花粉、双花、防风、乳香……等十几种动植物提炼而成，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奇效，是救命的良药！我来这儿的时候，我爹给了我五颗。”含香说着，盯着紫薇看，看她喉咙一咽，这才松手。吐出一口气来说：“还好，她还能咽！咽下去了！”永琪就急急的问：“这表示她会活吗？”“我还不知道。”含香说，目不转睛的审视着紫薇。

这时，金琐和彩霞已经解开了紫薇的绷带，只见两手都已红肿发紫。

含香又从锦袋中拿出一瓶药膏来，细心的给紫薇涂抹。一面说：“金琐！你也来帮忙，每个手指都给她抹上，轻一点，不要碰痛她！抹完了再把绷带包上！”彩霞和明月也来帮忙，大家给紫薇细心的上药。小心的包扎。

“你这擦的又是什么？”乾隆再问。

“这叫‘仙花露’，是从金银花、蒲公英、野菊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这些野花里提炼出来的，对于消肿止痛也有奇效，是回族的秘方，我们试试看吧！”小燕子觉得有了希望，擦掉眼泪，惊喜交集说：“原来，你还会医术！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早知道，就把你早点请来！”“我不会医术，只是家传了这些药，看到过我爹用它治病，我也不知道有用没有！我以前只帮我爹作副手，自己没有帮人治过病，现在是情况危急，顾不得了！”金琐满眼发光了，喊着：“一定有用！一定有用！老天把你送过来，给我们小姐救苦救难的！一定有用！”大家听了，都通通点头，似乎大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含香身上了。尔康屏着呼吸，充满希望，提心吊胆的问：“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有效？”“接下来，我想，我们只能等，看看她的反应！”尔康就在床前，席地面坐，两眼直直的看着紫薇。

含香看看满屋子的人，对大家说道：“我们可能要等很久，大家最好散

开，让她有新鲜空气！”乾隆就命令道：“我们都出去，到大厅里去等！四位太医不要离开，也到外面去等着！令妃，让小邓子小卓子给大家弄点茶来喝！”“我不出去，我要守着她！”小燕子固执的说。

尔康根本就像石雕木塑一般，早被钉死在紫薇床前了，动也不动。于是，众人都出去了。只有含香、尔康、小燕子、金琐、明月、彩霞守在床前。远远的墙边，有个人也没出去，那就是晴儿。她也像石雕木塑一样，看着这一切，不能移动了。满屋子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她。

时间缓慢的消逝。一更，二更，三更……金琐、明月、彩霞仍然忙着绞毛巾、换帕子，尔康仍旧痴痴的看着紫薇，目不转睛。含香紧张的观察，试温度，试鼻息。小燕子走来走去，拜天拜地，嘴里念念有辞……三更打过之后，紫薇脸色逐渐红润，呼吸平顺起来。金琐摸摸紫薇的额头，惊喜的喊了起来：“烧退了！烧退了！尔康少爷，烧退了呀！”大家全部惊动了。尔康仆到紫薇身边，伸手触摸她的额头。立刻哑声大喊：“太医！太医！快来看看！”四个太医再度奔入。乾隆等人随后。太医趋前，俯身诊视。大家都睁大了眼睛，屏息以待，胡太医不可思议的抬头说道：“热度退了，汗也发出来了！脉象也稳定多了！看样子，格格是吉人自有天相，大概不会有问题了！”小燕子跳了起来，双手伸向天空，大喊：“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知道她不会死！我知道！我知道……”喊着，就去抱着金琐跳，又抱着明月跳，再抱着彩霞跳，然后抱着含香跳，乐不可支。

尔康听到胡太医这个宣布，紧张的情绪乍然放松，他的头一低，“砰”的一声，撞在床柱上。他虚弱的用手蒙住眼睛，泪水从面颊上滑落。

晴儿震撼的看着这一切，看着紫薇的病容，看着尔康的热泪，只觉得自己脸上，一片潮湿。她抬手拭去脸颊上的泪珠，悄悄出门去了。

太后还没有入睡，正等着晴儿。

晴儿总算回来了。太后急急的问：“我要你去看看紫薇，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她是不是真的快死了？”“回老佛爷，她已经度过危机，大概没事了！”太后松了一口气，就有些狐疑起来：“我就知道，哪有弄伤几个手指头，就会送命呢？这也太娇弱了吧！会不会是那个丫头玩花样，故意装死，好让皇帝心痛？”说着，就惊看晴儿：“你怎么了？眼睛红红的，哭过了吗？谁把你弄哭了？”“老佛爷，我没事！”“怎么说没事呢？明明就有事！谁欺负了你，告诉我，我给你撑腰！”“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是刚刚在漱芳斋，看到紫薇死里逃生，看到大家对她的那个样子，实在没有办法不感动！”晴儿坦率的看着太后，诚实的回答。说着，眼泪就涌了出来，急忙擦泪：“对不起！”太后困惑着，深深的看着晴儿。晴儿一向很能自制，喜怒都不形于色，今晚这个样子，实在太失常了。太后正在疑惑不解，晴儿忽然走到太后面前，对太后一跪。

“你做什么？”太后一惊。

“老佛爷！晴儿有事恳求老佛爷！”晴儿诚挚的说。

“你说！不要跪了！什么事？”晴儿就好诚恳的，近乎哀求的说道：“我知道，老佛爷最近为了我的终身大事，非常伤脑筋。我也知道，老佛爷看中了尔康，想拆散紫薇和尔康，好把我指给他！”太后更深刻的看晴儿：“嗯，你说中了！毕竟，我心里的事，都瞒不过你！怎样呢？”就弯腰悄声问：“是不是我也猜中你的心事了呢？”晴儿的眼神，清澈如水，光明如星：“老佛爷您猜中了，可是，三年前您就该做主了！现在，太晚了！”“只要晴儿有这

个意思，没有晚不晚这句话！我现在还是可以为你做主！”“可是，现在，我不要他了！”晴儿清清楚楚的说。

“为什么？”“我要不起他了！”晴儿就坦白的看着太后，含泪说道：“老佛爷，自从我回宫以后，已经亲眼目睹尔康对紫薇的用心，我好感动！尤其今晚，我几乎见到了一场‘生离死别’，我实在太震撼了！”太后盯着晴儿：“哦？震撼？”“是啊！震撼极了！我不由自主，就被带进他们那个世界，见识了一场人间最强烈，最深挚的爱，我想，只有用‘惊天地，泣鬼神’六个字来形容！太美太美了！这种感情，我虽然没有得到过，可是，我好敬佩，我好感动！如果我破坏了这份感情，我会很死我自己！老佛爷，请帮我积德！千万千万不要拆散他们！晴儿谢谢您了！”说着，就诚诚恳恳的磕下头去。

太后惊看晴儿，不相信的说：“晴儿，你不必那么清高，这是你的未来啊！”“老佛爷，我并不清高，一个不属于我的男人，我嫁了也不会幸福啊！如果老佛爷疼我，就让我陪伴您一生吧！”“我不能这样就误你！”太后想想：“或者，我可以安排，你和紫薇共事一夫？不过，那样就太委屈你了，所以，我虽然有这个念头，始终没有提出来！”“是！那样就太委屈我了！”晴儿赶紧说：“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安排！”“我不了解……三年前，你陪我在碧云寺，那个下雪的晚上……”“老佛爷都知道了？”晴儿叹口气：“那只是一个看雪的晚上，根本不代表什么！和出生入死、海誓山盟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老佛爷，你何必把我这样潦草的推出去呢？我真的不想介入他们两个的中间，因为，那个中间没有任何位置来给我！尔康眼里心里，都只有一个紫薇啊！”“男人的心，永远是贪多的！是喜新厌旧的！”“所以尔康才那么高贵！老佛爷，让尔康的高贵，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不要破坏他，好不好？这样，我才觉得自己也有一些价值了！”太后看了晴儿好一会儿。

“你真的要这么做？你决定了？不要跟尔康成为夫妻？”“是！我决定了！请老佛爷成全！”“这……还叫‘成全’吗？”太后好心痛，在晴儿眼底，读出了太多的“割舍”。她的心，就为这个自己深深宠爱的孩子而痛楚起来。是的，三年前，自己就该作主了！那时，都因为自己的私心，舍不得晴儿早嫁，没想到这一迟疑，竟然耽误了她！想着，心里更加懊恼和后悔起来。就伸手拉晴儿：“傻孩子！我懂了……我要仔细的想一想，想通了再说！”晴儿以为太后已经应允了，松了一口气：“谢老佛爷！”就虔诚的磕下头去。

尔康彻夜守候着紫薇，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他离去。

天亮的时候，紫薇终于有了动静，她轻轻蠕动着身子。睫毛颤动着，似乎醒了。

尔康立即仆过去。

“水……水……水……”紫薇轻声的说。

“水！她要喝水！”金琐大叫。

小燕子就跟着大叫：“她醒了！她要喝水！赶快！水！水！水……”金琐、明月、彩霞都跑去倒水，同时端了三杯水过来。

尔康接过杯子，兴奋得手都颤抖了：“给我，我来！”“你小心她的手，别碰到她的手！”小燕子说。

尔康轻轻的托起紫薇的身子，小心的不去碰到她受伤的手。低唤着：“紫薇，我要喂你了，嘴巴张开一点！”紫薇张开的不是嘴巴，而是眼睛。

尔康的面庞，在紫薇面前晃动，像水雾中的倒影。她再努力的睁大眼睛，看清楚尔康了。她凝视着他，轻声的喊：“尔康……”尔康好激动，紧

咬了一下嘴唇，眼眶湿了：“你醒了！你又认得我了！你真的醒了？”紫薇唇边漾出一个微笑：“我……睡了很久吗？”“是！现在，别说话，先喝水！”尔康把杯子凑在紫薇唇边，小小心心的喂着她。心有余悸的说：“慢慢喝，别呛了！慢慢咽下去，不要急……”大家都小心翼翼的看着。紫薇咽了第一口，接着，又一连喝了好几口。不喝了。

尔康轻轻的放下她的身子。金琐接走了杯子。尔康含泪看着她，唇边涌出笑意：“现在，我才深深的体会出，小燕子那篇文章，真是写得太好了！人都要喝水，早上要喝水，中午要喝水，晚上要喝水，渴了当然要喝水，不渴还是可以喝水……真是至理名言呀！原来，这一口水，是生命之泉……紫薇，你喝这一口水，我可以快乐得上天了！”小燕子喜悦的笑着，眼眶湿漉漉。金琐也含笑看着，眼眶也是湿漉漉。

紫薇困惑的看着大家。仍然衰弱，看到每个人都恍如隔世一样，就困惑的问：“你们为什么都守着我？我怎么了？”尔康把她受伤包扎着的双手，小心的捧到棉被外面，再用棉被把她盖好，说：“你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现在回来了！”说着，就回头看着金琐、明月、彩霞：“你们都去吧！这儿有我，大家都两个晚上没睡了，不要再弄得生病！你们先去休息，等会儿再来接我的手！”“可是……尔康少爷，你也一直没有休息，你不累吗？”金琐看着一脸憔悴的尔康，体贴而怜惜的问。

“她醒了，我怎么还会累呢？”金琐就屈了屈膝：“我去给小姐熬一碗粥来，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胡太医说，醒了要吃一点清淡的，我去准备！尔康少爷，你也要吃一点东西才好！”小燕子好欢喜，带泪而笑，嚷着：“明月，彩霞，你们都去准备吃的，五阿哥在大厅里睡着了，大家都没吃东西，大概都饿了！小邓子小桌子拜了一夜菩萨，念了一夜经！也给他们弄点吃的！”“是！”明月、彩霞看看紫薇，快乐的应着，和金琐跑出去了。

小燕子就拍拍尔康的肩：“我在外面大厅里，需要我，就叫我！”说着，一溜烟的去了。

房里剩下紫薇和尔康。

紫薇看着尔康，见尔康形容憔悴，好心痛，伸手想去摸他的脸。

“你都有黑眼圈了，怎么弄的？”紫薇的手一伸，才发现绑了绷带。尔康急忙捧住她的手，颤声的说：“你要做什么？千万不要动！”“好想……摸摸你的脸！”紫薇瞅着他，轻声的说。

尔康就把自己的面颊，轻轻的贴在她绑着绷带的手背上。低低的，感恩的说：“紫薇，谢谢你回到人间，谢谢你回到我的身边，谢谢你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放弃你的生命！谢谢你听到了我的呼唤！谢谢你没有弃我而去……”就一迭连声的说道：“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紫薇并不知道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却被尔康这样的热情深深感动了。

“尔康！”她低喊。

尔康抬起热烈的眸子，看着她。

紫薇对他软弱的笑着，说：“我作了一个梦，梦到你、我、小燕子、五阿哥、尔泰、塞娅、蒙丹、含香、柳青、柳红、金琐……大家都在幽幽谷，含香和蒙丹好亲热的靠在一起，满山满谷都是蝴蝶，我们大家和蝴蝶一起跳舞，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大家好快乐好快乐啊！”尔康眼神一凛，正色的回答：“我答应你，那不是梦，总有实现的一天！”紫薇的身子，就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

福伦和福晋，也特别进宫来探视紫薇，带给紫薇好大的惊喜和感动。至于乾隆暂时搁置“布娃娃”的苦衷，福伦也仔细的向永琪和尔康分析过了。两人心里，虽然仍然有些不平，但是，看到紫薇逐渐恢复健康，大家的心情，就都好得不得了，简直没有情绪去和任何人生气了。正像尔康说的：“紫薇死里逃生，我已经对上苍充满了感恩，不敢再怪任何人！只希望，这些灾难，是真的结束了！”紫薇的身子虽然没事了，但是，那双受伤的手，却有好久都不能拿东西，不能活动。几个太医，轮番来治疗，要金琐和明月彩霞给她按摩。尔康生怕丫头们重手重脚，坚持自己来做。紫薇每次在按摩的时候，都痛得不得了，但是，看到尔康心痛的眼神，感到他按摩时的小心翼翼，呵护备至，就把疼痛全部忘了。眼里心里，都被尔康的怜借体贴所涨满了。看到尔康这样待自己，想到为了晴儿，和尔康呕气的事，就深深自责起来。

含香成了大家的恩人，每个人都恨不得为她粉身碎骨，来报答她救紫薇一命的恩惠。虽然，在紫薇没有完全复元以前，大家也没有情绪和精力来顾及蒙丹。但是，蒙丹和含香的这件事，大家更是管定了，义不容辞了。

在每天的按摩和运动下，紫薇的手指逐渐恢复了。痛楚一天天的减轻，终于不再疼痛了。紫薇知道，只有拼命运动手指，才能让它一如从前。就每天勤练弹琴。于是，那一阵，漱劳斋里，琴声叮咚，从断断续续，到如高山流水，一泻千里。

于是，这天，紫薇把尔康按在椅子上，微笑着，深情的说：“我为你作了一首歌，要唱给你听！”紫薇坐下，熟练的拂弄琴弦，流畅的音符如水般流泻。

尔康坐在她面前，痴痴的看着她。看到她又神清气爽，脸颊红润，手指又能忙碌的拂过琴弦，他的心，就被幸福满溢了。金琐、小燕子、永琪、含香、明月、彩霞听到这么优美的琴声，都围了过来。

紫薇一面弹琴，一面深深的凝视尔康，眼里，是千丝万缕的柔情，她荡气回肠的唱着：“梦里听到你的低诉，要为我遮雨露风霜，梦里听到你的呼唤，要为我筑爱的宫墙，一句一句，一声一声诉说着地老和天荒！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闪耀着无尽的期望，梦里看到你的泪光，凝聚着无尽的痴狂，一丝一丝，一缕一缕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天苍苍，地茫茫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天地合你是我永久的天堂！”紫薇一曲既终，大家的眼眶都是湿的，但是，人人都带着笑。

尔康好激动，一瞬也不瞬的看着紫薇。忍不住走上前去，握住了紫薇的手，两眼发光的说：“你完全好了，又能弹琴了！还能唱这么美的歌给我听，我感激上苍，感激所有所有照顾着你的神灵！”两人深深凝视，无尽的深情，闪耀在两人眼底。

小燕子感动得唏哩哗啦，伸手紧紧的握住永琪的手。

含香带泪带笑的看着，好想，也握住一个人的手，但是，那个人却不在眼前。

紫薇的伤完全好了，漱芳斋里的人，就个个都“活过来”了。大家像是经过冬眠的昆虫，再也无法安安静静地待在宫里。尤其小燕子，拜了蒙丹作师父，还没学过一天武功呢！

虽然永琪和尔康的武功，都不输给蒙丹，但是，教心上人武功，可没那么简单！永琪教成语，已经教得头昏脑胀，实在不敢再教小燕子武功。所以，这天，漱芳斋的人几乎全体出动，看蒙丹给小燕子上课。

他们选了一个没人的破院子，院子一角，堆着许多木柴枯枝和农家工具。紫薇、尔康、永琪、金琐、柳青、柳红、小邓子、小卓子站在墙边，兴致盎然的旁观。

小燕子手持一把长剑，一个飞跃，腾空而起。大叫着：“小燕子杀来也！”小燕子喊着，就持剑对着蒙丹劈来。

蒙丹轻轻一闪，小燕子劈了一个空。一时收势不及，差点劈到旁观的永琪头上。

永琪慌忙跳开身子，顺势托了她一把。小燕子一个后翻，横剑一扫，正好扫向旁观的柳青、柳红、紫薇、金琐等人的身上。大家叫的叫，躲的躲。

尔康急忙窜过来，把紫薇拉到身后去：“当心当心，好不容易病好才出来一趟，不要因为小燕子学功夫，再碰伤了！”“小燕子！我看你算了吧！”柳青喊：“蒙丹收了你这样的学生，真倒楣！”小燕子不理众人，又持剑对蒙丹直奔着劈去。嘴里大叫着：“哇……我又来了！”蒙丹一伸手，就握住了小燕子的胳膊，把她一摔。小燕子飞了出去，手里的长剑，竟然劈向小邓子。小邓子吓得摔倒在地，就地一滚，小燕子的剑，惊险万状的刺到地上。小邓子抱着头大喊：“格格饶命！格格饶命！”“你们还不让开一点！姑奶奶的剑，可不长眼睛啊！”小燕子喊。

柳红急忙对大家说道：“退后退后，不要死得不明不自！”“哪有人练剑，练了个不长眼睛的剑，什么人都劈！”金琐抱怨着。

小燕子顾不得大家，又持剑对蒙丹冲去。嚷着：“哇……我又来了！”蒙丹忍不住喊：“你这样用蛮力是没有用的，要把那把剑当成你身体的一部份，舞起来要滴水不漏……你先不要乱砍，我舞给你看！”蒙丹就舞起剑来，舞得虎虎生风，煞是好看。小燕子看得佩服不已，却在蒙丹舞了一半的时候，再度持剑冲上前去。嘴里大喊：“师父小心……我又来了……哇……”蒙丹正舞得密不透风，小燕子忽然杀过去，长剑和长剑一撞，火花一闪，小燕子手中长剑，就脱手飞去，对着小卓子头顶落下。

“救命碍……”小卓子拔脚就跑，竟和刚刚站稳的小邓子撞成一堆，两人又摔成一团：“哎哟！哎哟……”尔康急忙飞身而起，接下那把剑。站定了，说：“小燕子，你这样学功夫，等你学成了，这些陪公主练剑的人，全体没命了！”小燕子往尔康身边一冲，就去抢剑。

“我练得正有劲，你少啰嗦，剑还我！”“要剑？抢抢看！”尔康说。

尔康拿着剑，闪来闪去。小燕子横冲直撞，就是抢不到那把剑。小燕子好泄气，一跺脚说：“不好玩！我不玩了！你们个个都武功好，就是我笨！没有一个人肯用心教我！只会帮我泄气！师父也是！我不学了！”小燕子回身就走。蒙丹在后面大喊：“小燕子！”小燕子回头。蒙丹的长剑已经直指面门，小燕子大惊，身子一仰，低低的一转，躲过长剑。这一躲，躲得十分漂亮。永琪、尔康、柳青、柳红同时为她喝彩：“漂亮！”小燕子听了，好生得意，回头看大家，尔康就把剑掷还给她。她刚刚接了剑，蒙丹一声大喝：“小

心！”长剑劈来，又直指小燕子面门，小燕子急忙应战，和蒙丹交手。

两人就翻翻滚滚，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的过起招来。没有几下，小燕子的剑又脱手飞了。小燕子好懊恼，对蒙丹吼道：“师父！你一天到晚把我的剑打掉，那我学什么？不学了！不学了！”“去捡起来，再来过！”蒙丹忍耐的说。

小燕子任性的，撒赖的喊：“不来了！不来了！”“再来！”“不来，就是不来！我不学了！”蒙丹看着她，拼命在按捺着自己。他重重的呼吸着，眼神里积压着郁怒。看着看着，他的眼睛发直，忽然之间，就无法控制的发作了。他握着长剑，一反身，突然冲向那堆木柴和枯枝，嘴里大叫着，对枯枝劈去。

“碍……我受不了！受不了！碍……”他疯狂般的乱砍乱劈，嘴里大吼大叫：“谁要做你师父？谁要教你舞剑？谁要在这儿浪费时间？谁要待在会宾楼？谁愿意这样一直等等等！”

这种日子，生不如死！我是废人！我没用……我没用……我没用……”蒙丹这个突然的爆发，让所有人都呆住了。

小燕子心里一酸，好生后悔，急忙上前去拉他：“师父，对不起啦，我不是有意的！对不起啦……”蒙丹的力道好大，小燕子才拉到他的衣服，就被他震得飞跌出去。永琪急忙上前，把小燕子一抱，拖出来，喊：“现在不要过去！”蒙丹的剑，把木柴枯枝，砍得木屑齐飞，非常惊人。他嘴里不断怒吼着：“什么都不能做！她出不来，我进不去！连见面都见不到！我还不如一只蝴蝶！我算什么？我算什么？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手里的剑砍得太用力了，就深深的嵌进一块大木头里。蒙丹拔剑，一时之间，拔不出来，他大叫一声，把那把剑连同木头，扔得老远。然后，一个怒火攻心，就对着那些柴火墙壁拳打脚踢，一时之间，木棍木片，满天飞舞。小邓子、小桌子抱着头东躲西躲。尔康护着紫薇，永琪护着小燕子，柳青柳红护着金锁，大家躲之不迭。蒙丹的汉语已经不够用了，开始用回语，哇啦哇啦大叫，叫得声嘶力竭，打得乱棒齐飞，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好不容易，蒙丹发泄完了。整个人仆在墙壁上，几乎虚脱了。

大家鸦雀无声。

安静了片刻，尔康走上前去，伸手握住蒙丹的肩。诚挚的说：“蒙丹，我告诉你，上个月，我差点失去紫薇。我知道‘失去’的滋味，我了解你心里的痛，了解得太深太深了！所以，我们一定不会让你白白等待！我们先回会宾楼去，现在不是吃饭时间，会宾楼很空，我们再去计划一下！怎样？”大家回到会宾楼，会宾楼还没开始营业，位子都是空的。在墙边的老位子上，大家坐了下來，泡了一壶好茶，大家就开始认真的讨论起来。

“我看我们不要再耽搁了，还是想办法，把那个‘大计划’实行吧！”柳红说。

“怎么实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含香根本不愿意，也不同意这样做！她不合作，怎么去做呢？”尔康问。

“就算她同意，现在也不能实行大计划！自从宫里出现了布娃娃，整个皇宫都在警戒状态里！每个角落，都是重兵把守，现在要出宫，比任何时间都难！”永琪说。

蒙丹眼睛一瞪，失望透了：“那么，我还是只有一个字可以做。就是‘等’？”“我们不管了，好不好？”小燕子好同情蒙丹，说：“反正是个冒

险，早做也是做，晚做也是做，如果做不成功，就是你们教我的那首诗，‘横也是死，竖也是死’！我们就拿出决心来，管他的！做了吧！”“如果‘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就不要做！”柳青不同意：“要做就要有把握！哪有明知是送死还去做的道理？”“柳青说的对极了！”金琐对柳青的话，深深赞同：“小姐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你们又要去送死，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还是计划得清清楚楚再行动吧！”“你们永远计划不清楚的！一会儿顾虑这个，一会儿顾虑那个！怎么可能计划清楚呢？我赞成小燕子的话，什么都不要顾虑了！”蒙丹说。

“不顾虑是不行的！这件事牵涉的人太多了。你总不愿意这么多的好朋友，都为你们送命吧？如果送了命，你们还是逃不掉，那岂不是太冤了吗？”柳红摇头。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刚尔康说的那个问题，”紫薇沉吟的说：“不管我们怎么‘计划’，这个计划都要含香合作，她是主角呀！可是，她现在有一大堆的道义责任，还有她对阿拉发过的誓言……她说什么都不肯，那要怎么办？”蒙丹痛苦的敲着自己的脑袋：“如果我能见她一面，如果我能跟她当面谈……老天，那道宫墙，把我们隔在两个世界里，我要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尔康下决心的一抬头，说：“蒙丹，我让你们见一面，怎样？你亲自去说服她！”蒙丹大震，所有的人都惊看尔康。

“见一面？怎么见？”蒙丹问。

“你混进宫去！”“行吗？你们愿意帮我？”蒙丹兴奋得几乎不能呼吸了。”“尔康，你有把握吗？”紫薇看尔康：“这也不是一件小事啊！蒙丹这种生面孔，在宫里要不被注意，实在不容易！”永琪转动眼珠，看着尔康，他们这对情同手足的知己，早就有了最好的默契：“说不定有个办法！这个月初七，小阿哥满一百天，宫里照例要庆祝，尔康，好像又是你负责？”尔康重重的点头，神秘的说道：“对！又是我负责！到时候，戏班子免不了，杂技团也免不了，说不定，还可以预备一点特别的节目，刚好发生了布娃娃事件，我们来个萨满驱鬼舞之类，演员全体戴面具进宫！”蒙丹整个眼睛都发光了。永琪盯着他：“不过，你要保证，进去见了一面就出来，不能出状况……”柳青睁大了眼睛：“你们太大胆了！万一他们两个，见了面就难舍难分，那要怎么办？如果秘密被发现了，那又要怎么办？”蒙丹又是兴奋，又是渴望，整个人如大旱之望云霓，急促的说：“我知道严重性，我保证，见一面就出来！我保证，不给你们大家出问题！”紫薇看着这样迫切的蒙丹，想着朝思暮想的含香，心里一片同情，就点头说：“如果能够平安混进去，就河以在节目进行一半的时候，把他们带到漱芳斋去见面。大家都在看表演，一定人不知鬼不觉。”“我觉得不妥当！太冒险了！有点疯狂！”柳青说。

“哥！不要扫兴了，就让大家发发疯吧，冒冒险吧！他们已经比牛郎织女还惨了！人家牛郎织女一年也见得到一次呀！”柳红感动而兴奋。

“是呀！是呀！”小燕子嚷着，一拍膝盖：“就这么做！我们把蒙丹藏在变魔术的箱子里，运进宫去，怎么样？”“那倒不必！”尔康转着眼珠，足智多谋的说：“反正没有人认识蒙丹，尽可以大大方方的跟着杂技团或者舞蹈团进去！要设计的，是进去以后的事情！”他看着柳青柳红，拿定主意了：“你们两个也来！反正是杂技班子，你们也是演员！你们护送蒙丹进来，再护送他出去！”蒙丹太兴奋了，整个脸孔，都发光了。站起身子，对众人一抱拳，激动得一塌糊涂，大声说道：“不管我和含香的未来如何，这一面对我都太

重要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的一切，来换取这一面！为这个粉身碎骨，我也认了！各位的大恩大德，我先谢了！”大家看到蒙丹这么激动，就有志一同，全部都义无反顾了。

“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大家，又该商量大计了！”永琪说。

于是，他们整个下午，讨论又讨论，计划又计划，研究着这个疯狂的见面。

转眼间，到了那个伟大的日子。

皇宫里，大家又集中到戏台前面了。宫里平常没有什么娱乐，只要有喜庆的日子，照例要热热闹闹的闹上一整天。

锣鼓喧天。戏台上，杂技班正在卖力的表演。

戏台下，又是高朋满座。

含香坐在令妃旁边，但是情绪非常紧张，关于这个计划，紫薇和小燕子早已告诉她了。

自从得到消息以后，她就食不知味、寝不安眠了。只要一想到蒙丹要冒险进宫，她就心惊胆战。但是，那种渴望，又像火似的烧着她。使她觉得，只要能够见这一面，就是烧成灰烬，也在所不惜！现在，她坐在皇后和太后身边，在众目睽睽下，多少双眼睛看着，而蒙丹……蒙丹就要出场了！她朝思暮想的蒙丹，她魂牵梦萦的蒙丹！她目不转睛的盯着台上，浑身冒着冷汗，整个人像一根绷紧的弦。

小燕子、紫薇也是魂不守舍，情绪紧张的东看西看。尔康和永琪没有入座，穿梭在前台后台，张罗一切。

一段特技表演完了，演员匍伏于地高喊：“皇上万岁万万岁！老佛爷千岁千岁千千岁！诸位娘娘、阿哥、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好！有赏！”乾隆鼓掌。

便有太监，将赏赐送上台。大家掌声雷动。

音乐骤然一变，节奏强烈。

驱鬼舞开始了！众多戴面具的壮男，一跃上台，手持有响铃的“伏魔棒”，声势惊人的开始跳驱鬼舞。

太后睁大了眼睛，看得聚精会神。

“这个舞蹈，真是萨满法师来跳的吗？”“好像是！听说是尔康特别设计的，要把宫里的邪魔驱除！”晴儿说。

皇后看到驱鬼舞，有些不安。令妃看得好稀奇：“那些戴面具的人，是象征魔鬼吗？”“其实不是！”晴儿说：“咱们满人的驱鬼舞，和西藏的打鬼舞类似！那些戴面具的人，都是驱鬼的法师，那些面具，是用来吓鬼的！法师相信，就是鬼，也有害怕的时候！”太后有所感触，忧心忡忡的说：“如果能够把邪魔揪出来，比驱逐还有用！”皇后听了，竟然打了一个冷战，瞪着台上，不动声色。

鼓声隆隆，音乐骤然加强，蒙丹一跃出场。令妃惊呼：“瞧！有个不戴面具的人出来了！”“那是‘天神’，也是‘大法师’，代表驱鬼舞中最权威的人！”晴儿说。

蒙丹穿着一身黑色的法衣，张开双手，像一只大大的蝙蝠，他眼神凌厉，身手敏捷。头上戴着奇异的装饰，插着羽毛，以有武功的身段，在台上劲舞。柳青柳红戴着面具，伴随他的左右，俨然是他的助手。

蒙丹一出场，含香就惊跳着，全身的神经，更加紧绷起来，两只眼睛，

就再也不能从蒙丹脸上移开了。她全神贯注的看着蒙丹，几乎不能呼吸了。

蒙丹的舞步，混合了武功、特技和舞蹈，在众多戴面具的人中，纵横跳跃，手中的伏魔棒，上下挥舞，铃声和音乐配合，感觉强烈。他的眼神，直逼台下，和含香眼神相接了。

含香屏息凝神，魂魄都飞到台上去了。

舞者抖动着，伏魔棒抖动着，面具抖动着，无数的手臂抖动着……蒙丹的眼神和含香的眼神，在奇异的音乐下，跳动的响铃中，紧紧的纠缠着。

小燕子和紫薇看得心都快要跳到喉咙口。

乾隆也看得目不转睛。

舞蹈强而有力，节奏强而有力，舞者不时发出呐喊，以增加气势。天神充满了“力”的感觉。这样奇特的舞蹈，把乾隆和众嫔妃都带进一个奇特的境界里，大家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半晌，鼓声乍停，音乐乍止。众舞者全部匍伏于地，山呼万岁。

“好！精彩极了！”乾隆大喊，拼命鼓掌。大家这才爆出如雷的掌声。

掌声中，舞者行礼退席。几十个打扮得花团锦簇的少女，舞着彩蝶出场。

太后等人，才吐出一口长气来。

含香仍然魂不守舍，眼神还是痴痴的看着台上。

这时，紫薇悄悄退席。小燕子走到香妃这桌来，对含香低声说：“香妃娘娘，紫薇又有点不舒服，先回漱芳斋了。可不可以请你去看一看？你那个仙丹，对她最有用了！”含香一震，脸色苍白。令妃一听就急了，赶紧说：“香妃，拜托拜托，你就去一趟吧！”太后看了含香一眼，看了小燕子一眼，心里不大愉快：“紫薇那个丫头真是娇贵！看看表演也会不舒服，香妃，你就去看看吧！”含香急忙起身，语音急促的说：“是！”含香站得太急，脚下一个踉跄，差点站不稳。小燕子一把握住含香的胳膊，拉着她就走。大厅门口，尔康和永琪注意着这边，看到含香和小燕子退席，尔康就对福伦急急的说道：“阿玛！这儿交给您了！我要去安排那些表演完的人，让他们先回去一批！”“你去忙你的去！分批回去是对的，免得闲杂人等太多！这儿有我！”福伦完全不知情，点头说道。

尔康和永琪，就一溜烟的去了。

台上的表演，还在热闹的进行，紫薇她们的退席，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有皇后，看在眼里，一肚子的怀疑。忍不住对太后低声说道：“这个漱芳斋实在有些奇怪，表演没完，好像个个人都走了！连五阿哥和尔康也走了！”太后怔了怔，立即注意起来。脸上，也充满疑惑了。

漱芳斋里，真是热闹极了。

小燕子拉着含香冲进房的时候，蒙丹、紫薇、尔康、永琪、金琐、柳青、柳红已经在门里等候。尔康立刻把房门关上。小邓子、小卓子、小顺子、小桂子、明月、彩霞全在外面把风。

含香一看到蒙丹，整个人就像钉死在地上，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眼睛死死的看着他。

蒙丹也死死的看着她，好像全世界都不存在了，眼中只有彼此。

大家看着他们，个个激动。小燕子着急的喊：“说话呀！你们快说话呀！时间不多，你们这样你看我，我看你，就把时间看光了！”说着，就把含香推到蒙丹面前去。

含香踉跄了两步，站稳身子，仍然一瞬也不瞬的凝视着蒙丹。蒙丹也是如此。尔康吸了一口气，说：“这样不行，我们一大堆人杵在这儿，让他们怎么说知心话？”尔康就拉着蒙丹，推进卧室：“你们去卧室里面谈，我们在大厅守着！放心，我们已经层层部署了！外面守了好多人。可是，你们只有半盏茶的时间可以谈！千万把握时间，长话短说！记住，如果有意外发生，赶快依照我们商量的办法做！”尔康把蒙丹推进卧房，小燕子也拉着含香，把她也推进卧房去了。

两个人进房以后，大家就紧张的互视着。柳青柳红手里，抱着一大堆面具和伏魔棒。柳青急急的说：“我们每人把面具和伏魔棒拿在手上，万一有个状况，不要临时乱了手脚！”柳红发着面具伏魔棒，每人都拿了一套。柳红和柳青这还是第一次进宫，本来，应该好好见识一下皇宫的，可是，现在什么心情都没有，大家都明白，把香纪的心上人掩饰进宫，还安排他们见面，这根本是一个“砍头”的游戏。柳红说：“我好紧张啊！生平没有做过这么刺激的事！大家赶快把尔康写的那个伏魔口诀背一背，不要等到有状况的时候，吓得什么都忘了！”金琐拍着胸口说：“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柳青，赶快再教我一次，那个口诀是怎么念的？到时候，一句都记不起来怎么办？”尔康看着大家，神色凝重的说：“真记不起来，就随便念咒！念得煞有其事就好了！”永琪不放心的对小燕子说：“那个‘伏魔口诀’，你背出来了没有？上次商量的应变方法，你记牢了没有？我看你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你到底记住没有？”“有有有！不要老是对我不放心嘛！”小燕子胡乱的点着头，看着里面：“哇！好美啊！他们总算见面了！不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只怕要说的话太多，反而一句都说不出来！”紫薇叹息着，两眼水汪汪。如果易地而处，自己会怎么样？一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紫薇这样想着，就去看尔康，正好尔康也看过来，两人心念相通，“有情但愿长相聚，岁岁年年无别离”！尔康情不自禁，就伸手握着紫薇的手。

含香和蒙丹进了卧室，好久都没有出来。半盏茶的时间过去了，一盏茶的时间也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厅里的人，越来越紧张。大家焦急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柳红不安的说：“他们已经进去好半天了！我们去叫他们吧，这样太危险了，等会儿表演都完了，大家散场还找不到我们，不是很糟糕吗？”“我去叫他们吧！”金琐说着，就往卧室走。紫薇一拦，说：“不要不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一定有几千句，几万句话要说！”永琪看尔康，紧张的问：“还能耽误吗？他们这样谈下去，很可能谈到明天早上，也谈不完！我觉得，到此为止吧！以后有机会，再把蒙丹送进来！”“可是，好可怜啊！”小燕子说：“再给他们一点点时间好了……”小燕子话没说完，外面一连串响起小桌子小邓子、小桂子小顺子、明月彩霞……紧张的声音，层层通报过来：“老佛爷驾到！皇后娘娘驾到！”“老佛爷驾到！皇后娘娘驾到！”“老佛爷吉祥！皇后娘娘吉祥！晴格格吉祥！”房里的人全部大惊失色。柳红急忙喊：“面具！面具！”大家七手八脚，拿着面具，全部冲进卧室。

太后、晴儿、皇后、容嬷嬷和宫女们已经进房。明月、彩霞紧张的跟在后面。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太后四面张望，奇怪的问。

只听到，从卧室里，传来阵阵铃响声，咒语声，吆喝声……彩霞赶紧回答：“回老佛爷，他们都在卧室里！”太后心中大疑，男男女女，全体跑进格格的卧室。成何体统？皇后和容嬷嬷彼此交换着眼神，再去看看太后。太后

就昂首阔步，直接走进卧室。晴儿、皇后、容嬷嬷等人急忙跟随。

大家走进卧室，就被一个场面惊呆了。只见好几个戴着面具的人，正拿着“伏魔棒”在那儿挥舞作法，嘴里念着咒语驱鬼，声势惊人。

尔康、永琪、紫薇、含香、金锁没有戴面具，一脸虔诚肃穆的站在床的两头。

小燕子、柳青、柳红、蒙丹全部戴着面具，忙忙碌碌的对着那张床挥捧摇铃，念念有辞的驱鬼。看到太后，也不行礼。柳青、柳红、蒙丹念着伏魔口诀：“万神降临，万鬼归一！诸鬼听令，莫再留连！度尔亡魂，早日成仙！人间世界，与尔无缘，为何作祟？有何沉冤？莫再徘徊，莫再留连，去去去，早日成仙……”念得煞有介事。

小燕子戴着面具，满屋子跳来跳去，“驱鬼”驱得天摇地动。那些文诌诌的口诀，她那儿记得住，就自我发挥，乱念一气，念着念着，那没有戴牢的面具也掉了下来，她也不要面具了，依旧作她的法，嘴里大声的吆喝着：“天灵灵，地灵灵！大头鬼，小头鬼，屈死鬼，吊死鬼，饿死鬼，撑死鬼，索命鬼，淹死鬼，气死鬼，胆小鬼，吝啬鬼，报仇鬼……各种鬼怪，去去去！大鬼小鬼布娃娃鬼，真鬼假鬼害人鬼，伏魔棒来也，全体给我现出原形，急急如律令！”永琪听到小燕子念得希奇古怪，生怕坏了大事，被她弄得急了。只好急急的走到太后等人面前，低低说道：“老佛爷，请不要惊扰他们作法！这个漱芳斋有些不干不净，居然出现布娃娃，让两位格格蒙上不白之冤，紫薇又差点送命，大家心里都有些毛躁！小燕子听说这些跳驱鬼舞的人，真的可以驱鬼，特别请他们来传授几招！把这个漱芳斋的晦气除掉！”“原来是这样！”太后惊讶的说。

小燕子看到皇后和容嬷嬷也来了，气得不得了，就忘了要保护蒙丹，以为自己真有“驱鬼功夫”，一下子跳到皇后和容嬷嬷面前，“伏魔棒”舞得震天价响。嘴里胡乱的念着自己瞎编的咒语：“叽哩咕噜那不那鲁咪里吗唬唏哩呼噜嘛咪嘛咪急急如律令！小燕子在这儿作法，有个不要脸的害人鬼，在别人床垫底下放布娃娃！在我的伏魔棒底下，给我现出原形！叽哩咕噜那不那鲁咪里吗唬唏哩呼噜嘛咪嘛咪急急如律令！”说着，就中气十足的大吼：“你给我出来！”随着这声大叫，小燕子手里的伏魔棒，就一棒挥到容嬷嬷头顶。

容嬷嬷吓了一大跳，惊喊：“格格！你要做什么？”小燕子眼睛直直的瞪着容嬷嬷的头顶，中邪似的说：“看见了！看见了！原来容嬷嬷的头顶有个妖怪！让我看看清楚……哎呀！是个穿红衣服的姑娘，眼睛瞪得大大的，脸色惨白惨白，蹲在你的头上！哎呀，是个满身冤气的屈死鬼，她要找你报仇！来！我帮你除鬼！”小燕子哗啦一棒，打掉了容嬷嬷的旗头。

“小燕子！不要装神弄鬼了！”皇后厉声喊：“老佛爷来了，你们还这样大呼小叫，也不过来参拜，简直没有规矩！”晴儿看得津津有味，急忙阻止皇后。轻声细语的说：“娘娘不要太大声，这个‘驱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太后觉得事有可疑，非常怀疑的看着柳青柳红和蒙丹。

尔康、永琪、紫薇、金锁生怕小燕子演得过火，露出马脚，大家悄悄的去看了小燕子，递眼色，奈何小燕子见到容嬷嬷，就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什么都不管了，在那儿全心对付容嬷嬷。大家的眼色她看也没看，含香的苍白她也没注意，拿着那根伏魔棒一直在容嬷嬷头顶挥舞，嘴里自顾自的说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红衣鬼，你从哪儿来？报上名来，你叫翠儿！翠

儿，翠儿，翠儿……翠儿有什么冤？有什么仇？说来听听……你是坤宁宫的宫女……被容嬷嬷害死，推进后院的井里……”容嬷嬷浑身一阵颤栗，脸色惨变。却仍然维持镇定，傲然的抬头，说：“还珠格格，不要血口喷人！哪儿有鬼？你听了宫里什么闲话？也拿来吓唬我？我是宫里的老嬷嬷了，我坐得正，行得正，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怪事我早就见多了……”小燕子一声尖锐的惊呼，打断了容嬷嬷：“哎呀！还有一个穿绿衣服的女鬼，正在咬容嬷嬷的肩膀，啃容嬷嬷的骨头，容嬷嬷，你是不是肩膀很痛呀？哎呀，都咬出血了……”伏魔棒一挥，大声一吼：“女鬼，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舌头怎么那么长？哎呀……是个吊死鬼！你叫什么名字……五儿……五儿！”容嬷嬷大震，原来，小燕子说的这两个宫女，都是几年前，在坤宁宫服侍皇后的宫女，确实是投井的投井，上吊的上吊。容嬷嬷天不怕地不怕，却迷信得厉害。对于鬼魂之说，还真怕！现在，在伏魔棒的挥舞下，在一屋子萨满法师的念咒下，显得有些张皇失措了。她颤声喊：“拿开！拿开！把那个棍子拿开！不要对着我作法……”小燕子这一下得意了，棍子在容嬷嬷身上打来打去。越叫越高兴：“冤有头债有主！容嬷嬷什么都不怕！五儿来报冤，翠儿来报仇！所有的冤死鬼，全体来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皇后大怒，急喊：“小燕子！你还不停止！你是在驱鬼还是在招鬼呀！这样胡说八道，不怕下拔舌地狱吗？”容嬷嬷觉得自己不能呼吸了，求救的看皇后：“皇后娘娘，我们走吧！这个还珠格格好像中邪了……”小燕子对容嬷嬷阴沉沉说道：“容嬷嬷，今天夜里，五儿和翠儿都要来找你，翠儿说，那口井好冷，五儿说，那条白绫好紧……反正你不怕鬼，你就等着……”容嬷嬷躲着小燕子：“不要碰我！不要碰我……我才不怕你……”小燕子闪到容嬷嬷身后，冷不防的对容嬷嬷的后脑勺吹了一口气，容嬷嬷吓得一个倒退，撞到正在作法的蒙丹身上，她一回头，接触到蒙丹特别恐怖的鬼面，和那对寒气森森的眸子，吓得失声尖叫：“哇……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容嬷嬷就跌跌冲冲的夺门而逃了。

小燕子的演出，这么失控，尔康和紫薇不断互看，紧张得不得了。永琪拼命咽着口水，眼睛睁得好大。含香吓得面无人色，快要晕倒了。其他的“驱鬼”人，已经不知道如何配合，只得各驱各的鬼，满屋子乱跳，自顾自的念着“伏魔口诀”。这种场面实在突兀而惊人。

太后看得眼花撩乱，莫名其妙。晴儿却看得好有兴趣。

小燕子看到吓走了容嬷嬷，实在得意，伏魔棒更是舞得有声有色。又念起咒来：“叽哩咕噜那不那鲁咪里吗唬唏哩呼噜嘛咪嘛咪急急如律令！大头鬼，小头鬼，屈死鬼，吊死鬼……”尔康实在忍不住了，上前打断小燕子：“小燕子！驱鬼舞到此为止吧！戏台大概也快散戏了，我们不要耽误他们回家！”就对蒙丹一揖到地：“尔康谢谢法师帮忙驱鬼！这就送各位出宫去！”得到尔康的提示，柳青、柳红赶紧拿掉面具，蒙丹也跟着拿掉了面具，三人对太后跪地请安：“老佛爷、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太后对三人定睛一看，看到蒙丹，恍然大悟的说道：“原来是那个‘天神’啊！”这一下，相信是真的在驱鬼了：“你们真的在驱鬼呀？这儿到底有没有不干净？”蒙丹还没回过神来，柳红机警接口：“回老佛爷，这个漱芳斋煞气很重，犯小鬼，已经作法驱除了！”小燕子又插嘴了：“不止犯小鬼，还犯小人！不论是小人还是小鬼，我都打他一个落花流水！”皇后疑惑得不得了，盯着大家看，却又看不出什么破绽。

太后就抬头说道：“我以为紫薇丫头又不舒服了，特地过来看看，既然是驱鬼，没有不舒服，那我也放心了！皇后，我们走吧！”又看着尔康，正色说道：“这个鬼，如果驱完了，闲杂人等，也该离开了！”“臣遵命！”尔康一抱拳。回头看着蒙丹、柳青、柳红说：“我送各位出去！”蒙丹就飞快的看了含香一眼，两人对视，眼神里，是肝肠寸断的痛。尔康生怕出事，推了蒙丹一下，蒙丹倏然醒觉，不能再耽搁了，不能害了这些舍命帮自己的人！他咬紧牙关，一摔头，去了。永琪和柳青柳红也跟着出去了。

太后、皇后、晴儿也一起走了。

含香看到大家都走了，这才虚脱般的倒在床上，顿时泪如雨下。

小燕子和紫薇，一边一个拥着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她。

尔康和永琪，带着柳青、柳红、蒙丹急急的往宫门走去。

蒙丹一步一回头，心碎神伤。柳青、柳红惊魂未定。柳青看看没人注意到他们，就呼出一口大气来，说：“这个小燕子，怎么演出完全失常？差点给她坏了大事！那个口诀，她居然一个字也没记住，信口胡编，编得又那么离谱，最后还招起鬼来，把那个老嬷嬷吓得屁滚尿流……”就兴奋的问永琪：“那个嬷嬷，就是著名的容嬷嬷了，是不是？”“是！”永琪忍不住有点得意：“这些老嬷嬷作恶多端，看样子，心里还是害怕的！奇怪的是，她们不怕害人，倒怕有鬼！今天，大概真的被小燕子吓住了！”“我也给小燕子吓住了！”柳红说：“简直给她搅得头昏脑胀，也不知道是继续念咒好呢，还是看她表演好！下一次，再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得把她安排好，最好给她一个不开口的角色！”“还有‘下一次’吗？我吓得浑身冷汗，下不为例了！”尔康正色说。

“五阿哥，你怎么不把小燕子教教好？她当了这么久的格格，跟大杂院时代的小燕子，还是一模一样！”柳红问。

“怎么没有教？左教一次，右教一次，教得我口都干了，她就是记得乱七八糟！每次，她都说，事关生死，我怎么会开玩笑呢？到时候，她就连生死都忘了！好在，老佛爷对于鬼神，都很敬畏，好像相信了！”永琪说。

“那个皇后，可是一点都不相信！”柳青说。

“她信不信，我们用不着管，吓倒了容嬷嬷，倒也是一个大收获！”蒙丹一句话都不说，只是不住回头。尔康就推了推他问：“怎样？都说好了吗？有没有说服她？”蒙丹阴郁的摇摇头。忽然说道：“我想留下来！我要继续去说服她！”“留下来？什么意思？”永琪大惊。

尔康一把捉住了蒙丹的胳膊。坚定的低声说：“你不能留下来！这是皇宫，没办法藏住你这个大男人，就算藏住了，你也无技可施！”

今天，不要再出状况了！回会宾楼去，来日方长，我们再计划！”“是啊！”永琪急忙接口：“不要第一次见面，就弄得天下大乱！你看，老佛爷说来就来，小燕子没轻没重，我们真是好险才过关！不管怎样，都要克制自己，让我们再从长计议！”蒙丹万分无奈，他知道今天的进宫，是永琪尔康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掩护他的，自己绝对不能出事。可是，今日一别，再相见不知何年何日，他茫然回顾，心中一片凄惨。真是不见面时千恩万想，见面之后，还是千思万想！

蒙丹进宫，就这样险而又险的闯关成功。但是，含香还是坚持要守住对父亲的承诺，这次见面，带给双方的，只有更深更深的痛楚和追忆。小燕子、永琪、尔康、紫薇这四个年轻人，虽然个个聪明过人。足智多谋，这次，对含香和蒙丹的事，却完全无技可施了。

紫薇的手指已经完全康复，在几个太医的调理之下，身体也比以前健康了，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尔康看在眼里，真是满心欢喜。

这天，乾隆心情良好的到了漱芳斋，看到紫薇完全恢复了，就守着诺言，要和紫薇下棋。小燕子最近，正在跟着紫薇水琪学下棋，棋力很差，棋瘾很大，看到乾隆和紫薇下棋，就心痒起来。尔康、永琪都恭恭敬敬的站在一边看棋。

金琐、明月、彩霞忙忙碌碌的侍候着茶茶水水。

紫薇下了一颗子，抬眼看了乾隆一眼：“皇阿玛！叫吃！”小燕子看得津津有味，忍不住上前喊：“喂喂……喂喂……紫薇，不要走那一步！走这儿，这儿……”一边插嘴，一边用手指到棋盘上去：“这儿！听我的没错！”乾隆抬头一哼：“哼！小燕子，你知不知道‘观棋不语真君子’？”“观棋不语真君子？反正我不是‘君子’，我是‘观棋说话假小人’！”永琪和尔康忍着笑。

小燕子看到乾隆下了一子，又忍不住了，叫：“皇阿玛，你怎么不走那边？”“你这个臭棋，少支招了！”乾隆说。

小燕子不服气，瞪大了眼睛：“我是臭棋？皇阿玛！你不要太小看我！你不知道，我现在跟着紫薇学下棋，已经下得很好了！等会儿我跟你下一盘试试，好不好？”“你要跟朕下一盘？”乾隆笑看小燕子。

“是呀！是呀！紫薇说我下得很好，我还常常赢紫薇呢！紫薇，是不是？”

“是！”紫薇笑着说，就看着乾隆：“她刚刚学会下棋，棋瘾大得很，一天到晚缠着人跟她下棋，上次居然抱着棋盘去找纪师傅，被纪师傅杀得片甲不留！”“什么‘骗了不溜’？”小燕子抗议的说：“我又没有用‘骗’的，又没有用‘溜’的！就是下到最后，我的黑子就‘光溜溜’，全体不见了！”乾隆笑了，大家都笑了。

小燕子噘着嘴：“纪师傅真不够意思，下了两盘就不肯跟我下了！”尔康忍不住笑着说：“纪师傅说，天下有三大苦事，一是农夫碰到久旱不雨，二是作官碰到奸臣当道，三是纪师傅碰到还珠格格要下棋……”尔康一句话没说完，乾隆大笑起来。边笑边骂：“这个纪晓岚，也太刻薄了！小燕子，别泄气，待会儿朕跟你下！”小燕子乐得欢呼起来，跳得老高：“皇阿玛万岁万岁万万岁！”结果，乾隆可找了一个麻烦。小燕子的棋，下得当然不好，问题是，棋品也不大好。又是悔子，又是赖皮，有时还悔到两三步以前去。乾隆这一生，哪个敢这样没品的跟他下棋？他可在小燕子身上领教到了。

“叫吃！”乾隆落了一子。

小燕子一看不妙，急叫：“啊……啊……不对不对，我走错了！”小燕子把乾隆的棋子拿起来，还给乾隆，自己又重走。

“走定了？好，朕要走了！”乾隆又笑又摇头。

小燕子没把握了，赶紧把落好的子又拿了起来。

“我再想想！好……”想定了，换了一个地方：“我走这里！”“哈哈！”

乾隆大笑：“走来走去，走了最臭的一着！叫吃！”指着棋盘：“你这一块都给朕吃了！”小燕子一看，赶紧把自己下的那颗子又拿起来。

“我不走那颗了！我还是走原来的地方！”“那怎么行？”乾隆说：“你的棋品太坏了！知不知道‘举手无悔大丈夫’？”小燕子握着棋子不放：“我不是‘大丈夫’，我是‘举手就悔小女子’！”紫薇、尔康、永琪摇头的摇头，笑的笑。结果，小燕子大输，输得面红耳赤。把棋盘一拂，棋子落了一地。

“怎么总是我输？不相信！再来一盘！皇阿玛，再来一盘！”“纪师傅的苦，朕是尝到了！”乾隆大笑起身：“好了！你这个棋，还是找小邓子小桌子跟你下下算了！”“他们都不肯跟我下！”小燕子说。

“连他们都不肯跟你下？”乾隆睁大眼睛。

“皇阿玛，再下一盘啦！”小燕子央求的：“就下一盘，你让我九子好了！”“我让你十八子，你也赢不了！”乾隆看看天色，伸了个懒腰：“哎！紫薇，看到你又能下棋，手指没有留下病根，朕真是欣慰极了！”“谢皇阿玛关心！”紫薇好感动。

乾隆爱怜的看看紫薇和小燕子。眼睛一瞪：“听说你们装神弄鬼，把容嬷嬷吓得大病一场！怎么那样放肆？”“真的呀？”小燕子大乐：“她吓病了呀？怪不得最近皇后不来找我们麻烦了！哈哈！”

下次容嬷嬷再找我麻烦，我就拿伏魔棒对她作法！”“你们也淘气得太过份了吧！”乾隆说，想了想，又笑了：“不过，那个容嬷嬷，心肠歹毒，朕正想找个方法治治她！把她吓一吓，也是她罪有应得！俗语说得好，平时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小燕子太快乐了，满脸都是光彩：“皇阿玛！你真是太了解了！你真是太好了！”说着，又拉着乾隆的袖子，撒起娇来：“如果你肯跟我再下一盘棋，你就是最伟大的爹了！”“再跟你下一盘？朕没有那么伟大！”乾隆举步向外走：“不下棋了！朕还要去宝月楼坐坐！”“宝月楼？”小燕子脸上的阳光顿时消失。

房间里每个人的神色都一紧，脸色全部一暗。

其实，乾隆在宝月楼里，并没有做什么让含香为难的事。

御膳房里，最近添了几个回回厨师，专门为含香做维族的伙食。什么羊肉串、烤鹿肉、烤野鸭、羊肚片、回子饽饽、烧鹿筋、杂烩热锅……一样又一样的送到宝月楼来。乾隆每晚，就到宝月楼来和含香一起喝酒，吃回回餐。

含香会虔诚的向真主祷告，再和乾隆共饮。

乾隆会静静的看着她，研究她。看着她那美丽的脸庞，一身的异国色彩，闻着满室幽香，尽管心猿意马，也不敢造次。

“你每次祈祷，都祷告些什么？”乾隆问：“为了你的族人吗？”“是！自从来到宫里，知道已经没有自我了，就天天为回族祈祷！”含香看着乾隆，诚恳的说：“其实，我也常常为皇上祈祷！”“是吗？你为朕祈祷些什么？”乾隆动容的问。

“祈祷……皇上更加开明，更加幸福，更加得人心！”乾隆笑了，深深的凝视含香：“但愿香妃的祈祷灵验！朕只要香妃有笑容，就会更加幸福，别的人心也算了，朕在最想得到的，就是你的心了！”含香一听，脸色就立刻阴暗下去。乾隆看到她的脸色，心往下沉。终于，他按捺了自己，忍耐的说：“算了！最近，宫里的事情特别多，朕心里压着好多大石头，总觉得沉甸甸的，透不过气来！你上次救了紫薇那丫头，朕对你真的非常感激。不想让你

不高兴，也不想让紫薇和小燕子失望……说真的，朕还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难题！朕只想告诉你，朕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如果你一定要和朕保持距离，那么，朕就把你当成一个倾诉的对象吧！不管你心里怎样，朕仍然以拥有你为荣！”这样的告白，让含香更加痛苦了。

乾隆说完，就伸手去握她的手，含香被动的让他握着，可是，眼前像闪电般闪过蒙丹痛楚的眼神。含香浑身一颤，用力的一拍手，站了起来。

“皇上，”含香带泪的说：“我跳舞给你看，好不好？”含香就跳起舞来，维娜吉娜赶快奏乐。

乾隆看着舞动的含香，眩惑在她曼妙的舞姿里，沉沦在她那含泪的眸子里。不知道自己是享受还是自虐？是拥有还是失落？他就迷失在自己那矛盾的情绪里，有些痛苦起来。

这种生活，对于含香真是一种折磨。漱芳斋成了她避风的港湾，她经常逃到漱芳斋去，只有在这儿，她不用伪装自己，她可以说出心里的话：“如果根本没有见到蒙丹，我也认了！再见到他，好像把所有的过去，全部带到了眼前！他那么痛苦，他的感情那么强烈……他的眼睛，一直在我眼前出现，瞪着我，求着我……我没办法呀，没办法摆脱他的眼睛，没办法摆脱他的声音，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以前，皇上来宝月楼，我还可以敷衍他，现在，连敷衍都做不到！我怎么办呢？”“所以，这种生活一定要结束！”紫薇同情得不得了：“你现在好像被切割成了两半，一半是皇阿玛的爱妃，一半是蒙丹的心上人，这种生活，再过下去，你会崩溃的！含香，不要再犹豫了，慎重的考虑一下那个‘大计划’吧！”“可是，那个计划也有很多问题，一个都没解决，还要连累你们，我实在心惊胆战！万一皇上大怒，对回部宣战，那我岂不是民族的罪人吗？”小燕子义愤填膺，拍着胸口说：“听我说！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去做！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几个，是‘大难不死，逢凶化吉’，每次眼看活不成，最后还是死不掉！所以，你别为我们操心！至于回部啦，民族啦……你就交给你们那个真主阿拉吧！它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能当你们的神吗？”“小燕子这几句话，可是深得我心，讲得漂亮极了！有理极了！”紫薇笑了。

小燕子被紫薇一夸奖，就飘飘欲仙了，得意的看紫薇：“是吗？是吗？我也有点道理，是不是？”“你一直都很有道理！理直气壮！理不直的时候，你也是气壮！”含香好忧愁。小燕子就伸手一拉她，嚷着说：“不要烦恼了！天塌下来，让我帮你撑着！一切信任我们就成了！嗯，其实，最近我好开心，紫薇的病好了，蒙丹也顺利混进宫，和你见到面！我还把容嬷嬷吓得半死，皇后也不敢来找我们麻烦了！真开心啊！来，含香，不要烦恼了！我们一定会心想事成的！今晚，让我们先来庆祝一下！”紫薇立刻说：“我已经答应皇阿玛，以后滴酒不沾！”“这种‘答应’，也就算了！你哪能滴酒不沾呢？等你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总要喝交杯酒吧？”小燕子说。

“怎么拉扯上这个！”紫薇害羞的转开了头。

“不过，我不是想喝酒，今晚，我们来放焰火棒！”“焰火棒？”是的，焰火棒！

这晚，小燕子就点燃了好几枝焰火棒，在漱芳斋的院子里玩。这个焰火棒，顾名思义，就是点燃之后，可以用手拿着，像焰火般冒出火花的棒子。本来，宫闱重地，是严禁放炮这些事情的。就算有喜庆节日，必须放炮放焰火，也要由专人燃放，小心侍候，以免发生火灾。

小燕子才不管这些忌讳，手持好几枝“焰火棒”，在整个院子里飞窜。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到处飞舞。好像浑身的活力非要发泄不可，嘴里大叫着：“我是闪电，我是流星，我是焰火，我是萤火虫！我会放光，我会发亮……我要飞到天上去！”说着，就飞到屋顶上去了。

院子门口，一个孩子伸了脑袋看进来，小脸上又是好奇，又是羡慕。那个孩子不是别人，正是皇后的独子永琪，十二阿哥。这个十二阿哥，在皇宫里是很寂寞的，皇后为人尖锐严肃，嫔妃们大都不喜欢她，对她敢怒而不敢言。连带对永琪也敬而远之。宫里，虽然阿哥格格很多，这个十二阿哥，却被所有兄弟姐妹排斥着。

永琪在门口，看到小燕子在玩焰火棒，真是羡慕得不得了，看得津津有味，跃跃欲试，就是不敢进去。

紫薇、尔康、含香、永琪、金琐、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全在院子里，大家仰头张望在屋顶的小燕子。尔康笑着喊：“你有没有比较安静的庆祝方法？”小燕子舞着焰火棒，在屋顶上跳，跳得危危险的，还要对下面喊话：“好看不好看？你们看得到吗？像不像屋顶上有火星在跳舞？我还可以拿着焰火翻斤斗……”就在屋顶上翻起斤斗来。

永琪再也忍不住了，跑进院子，抬头看着，看得目瞪口呆。拍手嚷道：“好好看啊！小燕子姐姐好厉害！”大家看到永琪，不由得全部一怔。永琪就诧异的说：“十二阿哥！你怎么来了？奶娘呢？”宫里的阿哥格格，在十二岁以前，都有奶娘照顾，这些奶娘，有的跟着主子一辈子，成为宫里作威作福的嬷嬷。

“我看到有火花，就溜了过来，奶娘不知道我在这儿！”永琪说着，抬头看小燕子，看得目不转睛了。

小燕子几个斤斗一翻，就站不稳了，在屋顶摇摇晃晃。永琪看得心惊胆战，大叫：“你赶快下来好不好？不要翻斤斗了！看起来好危险！”“下来！下来！不要胡闹了！到院子里来玩，不要上屋顶！”大家也纷纷喊。

小燕子好脾气的应道：“是！小燕子来也！”小燕子就直飞而下，焰火棒闪着火花，跟着她直飞而下。

这时，在御花园里，太后正带着晴儿、宫女们散步，忽然看到屋顶上火星翻滚，接着，火星从天空飞下。太后大惊：“那是什么？难道是我眼睛花了？怎么有火花在到处乱跳？”“我也看到了！落到漱芳斋去了！”晴儿说，惊讶极了。

“咱们看看去！”太后带着晴儿就向漱芳斋走。

小燕子等人，完全不知道太后即将到来。小燕子发给每人几枝焰火棒。说：“这个焰火棒，可是柳青从宫外给我找来的，好玩得不得了！我们大家来练一个‘焰火舞’好不好？过年的时候，可以表演给皇阿玛看！来呀来呀！”她发着发着，发到永琪，不禁一怔：“十二阿哥，你怎么在这儿？你额娘知道你在这儿吗？”永琪摇摇头，两眼发光的，渴望的看着那焰火棒。

小燕子心里，掠过一阵天人交战。哼！皇后的儿子！休想跟咱们一起玩！她眉头才一皱，紫薇已经看穿她的心思了，立刻走过来，看看小燕子，再温柔的看着永琪，笑着说：“来，小燕子，给十二阿哥一根！不要小器，大家都是一家人！”小燕子本能的往后一退，但是，永琪整个脸孔都发亮了，简直受宠若惊了。

“我可以一起玩吗？”他怯怯的问。

“你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紫薇就看着小燕子说：“永琪才九岁，和我们没有过节，也没有仇恨，让他一起玩吧！”小燕子挑挑眉毛，豪气的一摔头，给了永琪一根，笑着说：“本姑娘今晚心情太好，紫薇姐姐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永琪拿着焰火棒，小卓子帮他点燃了，他兴奋得不得了。跟着小燕子，满院子追追跑跑。小燕子像个大孩子，永琪是个小孩子，转眼间，大孩子和小孩子就玩成了一块儿，笑成一团。

尔康看着这样的小燕子和永琪，不胜感动。对永琪说：“能够这样不记仇，善待十二阿哥，整个皇宫，大概也只有紫薇和小燕子了！她们两个，真有一颗黄金一样的心！”永琪拼命点头。旁观的含香被引出兴趣来了。

“真的！我们可以练一个‘焰火舞’！”含香说着，拿着几枝焰火棒，试着跳舞。含香的舞蹈，本来就训练有素，几个美妙的旋转，裙摆翻飞，灿烂的火花，围绕着她，如花雨般洒下，真是好看极了。小燕子一看，就兴奋的大叫：“我也要跳！来呀！紫薇、金锁、明月、彩霞，不要站着不动，全体来跳‘焰火舞’！”就跟着含香旋转起来。

“我也忍不住了！跳吧！明月、彩霞，都来呀！”金锁笑着喊。

快乐是有传染性的，金锁一喊，大家全都忍耐不住了。于是，紫薇、金锁、明月、彩霞、含香全体跳起‘焰火舞’来。一时之间，但见几个姑娘衣袂翩翩，迎风起舞。焰火缭绕着她们，闪闪烁烁，光环飞舞，灿烂夺目。

尔康、永琪、小邓子、小卓子、永琪都看呆了。

尔康看得目不转睛，对永琪说：“五阿哥，我真的不敢相信，在不久以前，我以为紫薇活不下去了，一心只想跟她‘共存亡’！可是，此时此刻，我听到她在笑，看到她在跳舞，还看到这么多的光环围绕着她，好像那些焰火，就是‘生命力’的闪光，那么灿烂！我太感动了！”“我也是，我常常想着我们和小燕子认识以前的生活，几乎不相信那时是怎么过的？每天上书房，练功夫，每年最刺激的事就是和皇阿玛去狩猎！现在，天天都是多采多姿的！就是太刺激了一点！‘惊心动魄’、‘胆战心惊’这种成语已经不够用了！”永琪对尔康的话，真是心有戚戚焉。

这时，小燕子奔过来，对永琪尔康抗议的喊：“你们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焰火棒，不动不好玩，一定要动才好玩！你们不要聊天了！”

大家起劲一点嘛！”小燕子说着，就用焰火去烧永琪的辫子：“你再不动，我烧了你的头发！”“哪有这样顽皮的？”永琪又笑又躲：“你敢！你的头发可比我多，要不要试试看？”他点燃一枝焰火棒，拔脚去追她。

小燕子笑着逃走，永琪笑着追赶。

小邓子和小卓子的兴趣都引起来了。

“好像很好玩！”小邓子就去烧小卓子的辫子：“如果辫子着了火，不知道会怎么样？”谁知，小卓子的辫子，真的烧着了。小卓子大叫：“哎哟！我的妈呀！”他把辫子捞到前面，扑灭了火，追着小邓子喊：“你烧我！我也要烧你！烧着了你就知道会怎样了。”小邓子拔脚就逃。小卓子就追，二人笑着追追跑跑。

永琪看得哈哈大笑，快乐得不得了。跟着大家奔跑。大家不断的换新的焰火棒，玩得不亦乐乎。满院子的人，舞着焰火棒，跳舞的跳舞，追跑的追跑，简直是一个奇景。就在这时，太监的通报骤然传来：“老佛爷驾到！晴格格到！”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还来不及反应，太后和晴儿已经走了进来。

小燕子一个煞不住车，就连带焰火棒，直撞到太后身上。太后大叫一声“哎哟”，摔下地。

紫薇、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赶紧奔过来，要搀扶太后，彼此又撞得东倒西歪。晴儿和宫女早已扶起太后。

太后仓卒站稳，却惊见自己的背心冒烟了。太后大惊，捧着双手：“火！火！火……”她满院子转，只见到处烟雾腾腾，不知道该往那儿逃才好。

尔康急忙脱下自己的背心，去扑打太后的衣服。太后惊慌失措，喊：“救命……救命……火……火……”小邓子一急，看到院子里有一桶浇花的水，拿起来就对着太后再一浇。

太后还没从身上着火的恐惧中苏醒，突然又被淋了一身的水，惊得魂飞魄散。晴儿急忙扑上来，合身抱住太后。太后脚下一滑，连晴儿一起摔倒在地。

场面一团混乱，大家慌得手足无措。

晴儿就拼命扑打太后的衣服，把火苗扑灭了。紫薇和小燕子慌忙扶起她们。晴儿一迭连声喊着：“没事了！没事了！老佛爷不要惊慌，还好衣服穿得厚！”她低头检查：“有没有烫着？有没有受伤？”太后已经面无人色，脸上又是水又是汗，好生狼狈。她又是惊吓，又是生气，簌簌发抖的说：“这……这……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大家也吓得面无人色，早就熄灭了焰火棒。

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金琐这才慌忙跪下。喊：“奴才给老佛爷请安！老佛爷千岁千千岁！”紫薇、尔康、永琪、小燕子也赶紧请安：“老佛爷吉祥！”太后眼睛发直，惊魂未定，看到衣服上又是水又是烟，身子兀自发抖。

“别说‘吉祥’了！别说‘千岁千千岁’了！没给你们烧死，算我命大！这个漱芳斋，简直跟我犯克！”太后说完，转身颤巍巍就走。晴儿也惊魂未定，给了尔康等人一个不敢相信的眼光，急忙搀扶着太后，匆匆的去了。

这时，永琪的奶娘也气急败坏的奔来，看到撒浪，拉着就跑：“我的小主子，你哪里不好去？居然跑到漱芳斋来！你要害死奴才是不是？”说着，不由分说的把永琪拉走了。

漱芳斋的大伙，大家面面相觑，好半天都没人说话。

然后，永琪才对尔康低低说道：“我就说……刺激吧？时时刻刻，你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这一下，我们说不定又要‘乐极生悲’了！”是的，乐极生悲！这“焰火棒”的“后遗症”，马上就发作了。

当晚，太后就对乾隆激动的说：“皇帝，你马上把那两个格格贬为平民，送出宫去！”“那怎么行？她们又做错什么了？”乾隆惊问。

“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从来没有做对过！”太后大声说。

“到底怎么回事？她们其实有她们的可爱呀！皇额娘试着跟她们多接近一下看看……”乾隆话没说完，太后就怒冲冲的打断：“多接近我就没命了！”她正视乾隆，严重的说：“我不管你多么喜欢小燕子和紫薇，我就是不喜欢她们！身为格格，一点格格的样子都没有！在皇宫里面，居然弄些会着火的东西在那儿玩，差点把我烧死！这样没轻没重，怎么能当王妃？虽然她们没有做布娃娃害人，但是，她们花样多得不得了，一会儿在房里驱鬼，吓唬容嬷嬷，一会儿又带着火苗到处跑……我看，她们绝对是这个皇宫里的祸害！”“火苗？怎么有火苗？”乾隆头痛的问。

“启禀皇上，是焰火棒！”晴儿说。

“焰火棒？她们居然在皇宫里玩焰火棒？一定是小燕子耐不住寂寞，搞出来的新花样！”

皇额娘别生气，朕一定好好的教训她！”“教训也没有用！她是教训不好的！我请皇帝来这儿，就是要告诉你一声，我已经决定了！为了永琪好，为了我们子孙的血统，我绝对不能让永琪娶小燕子！皇帝，你不能废掉这两个格格，也得马上取消五阿哥和小燕子的指婚！”“皇额娘！兹事体大！”“我不管‘体大’还是‘体小’，我就是不能容忍小燕子！这样没教养的姑娘，实在配不上永琪！你一直跟我说，她会改好，她会进步！可是，我看，她是越来越糟！疯疯癫癫，没有半点规矩！又是个汉人，怎么可能当王妃？”她正视着乾隆，伤感起来：“我上次对紫薇用了刑，你跟我发了一顿脾气，不知道我这个太后，现在是不是一点说话的份量都没有了？”乾隆是个很孝顺的皇帝，对太后一直很尊敬。宫中的事，只要太后有意见，乾隆几乎是言听计从的。现在听了这话，就又惊又急，惶恐的说道：“皇额娘怎么这样说呢？这样说，朕就罪该万死了！上次，朕也没有发脾气，只是希望宫里没有暴力而已。”他背负着手，绕室徘徊，想到要拆散永琪和小燕子，实在不忍。但是，又不能违背太后的命令，心里真是为难极了。半晌，才站定了，看着太后，婉转的说：“皇额娘的意思，朕明白了！但是，永琪和小燕子，彼此都有了感情，现在拆散他们，实在是件很残忍的事！这样吧，我为小燕子向皇额娘求求情，再给她一次机会，看看她能不能改好，能不能进步！我们以三个月为期，如果她还是没有进步，或是再犯一次规，朕就取消指婚！怎样？”太后看着乾隆，气呼呼的说：“皇帝亲口说的！君无戏言。就再给她三个月！”第二天，乾隆在御书房里，召见了永琪和尔康。永琪一听，就大惊失色了。

“皇阿玛！三个月是什么意思？怎么可能用三个月的时间，把一个人转变呢？小燕子的个性，皇阿玛比谁都了解！她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她不闯祸，实在不容易。何况，老佛爷所谓的‘闯祸’，都是她最率真的表现！”尔康也急忙上前，帮着永琪说话：“皇上！你一定要跟老佛爷解释，小燕子一点恶意都没有！玩焰火棒完全是因为紫薇复元了，她心里高兴的缘故。烧了老佛爷的衣服，那是一个意外呀！”“小燕子的‘意外’，未免也太多了！朕已经尽力而为了！你们也知道老佛爷，以前德佩格格和兆样的婚事，她不喜欢，朕最后还是依了她！老佛爷是朕的亲娘，朕一定要尊重她的看法！”“皇阿玛！”永琪急坏了：“这事你一定要为我作主！如果取消指婚，小燕子一定会崩溃，我也会崩溃的！”“你的心意，我还有不知道的吗？”乾隆无奈的说：“但是，小燕子也实在不争气，怎么还是那个样子？说话颠颠倒倒，做事毛毛躁躁，难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好在，还有三个月，你就争取这三个月，让小燕子改善，让她赢得老佛爷的心吧！”“只怕老佛爷已经有了成见，再也不会接受小燕子了！”“那倒未必！”乾隆深深的看永琪：“事在人为！是不是？”永琪没撤了，心烦意乱。乾隆也心烦意乱，又转向了尔康，说：“尔康，你阿玛今天进宫，特地来向朕提出要求，希望让你和紫薇完婚！”尔康一震，眼睛发光了，充满希望的问：“皇上答应了吗？”“朕很想答应，尤其紫薇大病以后，朕觉得宫里处处危机，把她嫁到你家去，说不定可以解除她的危险！可是，老佛爷对你们这两门婚事，都有意见，朕正在极力和老佛爷沟通！”

暂时，恐怕还不能让你们如愿。”尔康真是失望透顶，话都说不出来了。

乾隆叹了口气，再说：“老佛爷早已把小燕子和紫薇，看成一体，不能分割！她不喜欢小燕子，也不喜欢紫薇！好在，她还没有因为小燕子和紫薇，迁怒到你们身上，在她心目里，你们是完美的，她们却不够完美！大概，这也是所有长辈的心态吧！她一天到晚，就在动脑筋给你们两个重新指婚！所以，你们两个都小心一点，让紫薇和小燕子提高警觉，在老佛爷面前好好的表现一下，也监督着漱芳斋，不要再做出任何惊人之举来！否则，朕也无能为力了！”尔康和永琪大震，心乱如麻了。

23

尔康和永琪，简直成了“难兄难弟”，两人再也没有料到，自从太后回宫，情况会弄得这么恶劣。他们自己着急还不说，还要顾全紫薇和小燕子的自尊，许多事。只能藏在心里，还不敢让她们两个知道。小燕子是个冲动的个性，受不得半点气。紫薇又是个敏感的人，非常容易伤心。所以，两人就彼此警告，要想办法扭转局面，更要防备两个姑娘知道真相。两人真是负担沉重，愁肠百结。

永琪决定还是先给小燕子上课，从改变她的说话开始。三个月！天知道三个月能做什么？尔康无技可施，只能祈祷真情能动天地。这天，两人来到漱芳斋，永琪把一本《成语大全》往小燕子面前一放。故作轻松的喊：“来来来！小燕子，好久没有念成语了，我们来复习一下！”小燕子像弹簧一样的跳了起来。嚷：“干嘛？干嘛？我才不要念那个东西！烦死了！学了那个，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到院子里练剑去，师父教我的剑法，我还没有学会！”小燕子说着，拿起长剑，往院子就跑。永琪一把拉住了她，赔笑的说：“不学成语，念唐诗也成！上次那首‘春眠不觉晓’总背出来了吧！”“那有什么难？”小燕子扬着眉毛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尔康、紫薇、永琪全部鼓掌，给小燕子打气。

小燕子得意起来，开始夸口了：“背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像唱歌一样！”“那么，”永琪说：“上次教你的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背出来了没有？”小燕子一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啊？”“是呀是呀！就是陈子昂那首诗！”“陈子昂……陈子昂……”小燕子叽咕着说：“陈子昂这个人很奇怪耶！”“怎么奇怪？”永琪怔了怔。

“前面看不到人，后面也看不到人，这个地方一定很荒凉，不好玩，他赶快走掉就好了，作什么诗？”“别发谬论了！再记一遍！”永琪就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小燕子眼睛一亮，想起来了，就恍然大悟的喊着：“啊！就是那个‘爱哭鬼’啊！我想起来了！‘涕下’就是眼泪鼻涕通通流下来！‘来者’指的是未来的人！这个陈子昂是个神经病！脑筋一定有问题，前面看不到‘古人’，后面看不到‘来者’，他就哭得唏哩哗啦，简直莫名其妙！这些作诗的人，都是闲得无聊，才写这些不通的话！我就不懂，谁看得到‘古人’？谁看得到‘来者’？如果看不到就要哭哭啼啼，那么，不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大哭特哭了吗？”大家听了小燕子的大论，不禁面面相觑。尔康笑了，说：“我不得不承认，小燕子的话，

还有几分道理！”“再说，”小燕子越说越有劲：“那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也有问题！”“怎么也有问题？”紫薇问。

“早上不知道天亮，到处‘听到’鸟叫，晚上‘听到’下雨，‘不知道’花瓣落了多少！你们想想，这个人是不是‘瞎子’？他全用听的，不用看的！而且，还有点呆，有点麻木！天亮都不知道！白痴！”大家又傻住了。小燕子就往门外跑，预备出去练剑了。

永琪赶紧把小燕子一拦，委婉的说：“不管你有多少理由，这个唐诗，是人人都会的东西，你还是要念！”笑着，求着：“就算为我念，好不好？”“你陪我练剑好不好？”小燕子看着永琪。

“你背一首唐诗，我就陪你练剑！”小燕子不高兴起来：“不管是‘糖诗’还是‘盐诗’，我都没有兴趣！那个苦差事，我不要做！”永琪忍耐的，压抑的说：“有些事，不是我们‘有兴趣’还是‘没兴趣’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问题！你把它当一种责任吧！”小燕子瞪着永琪，忽然生气了。跺着脚喊：“什么‘责任’？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责任’？你是怎么回事，一直缠着我背诗念成语？你是不是嫌我学问不好，配不上你？我跟你说，我就是背了一大堆成语唐诗，我还是小燕子，变不成凤凰的！我不喜欢背那些唐诗，念那些成语！如果你一天到晚逼我念那些东西，我会讨厌你的！”永琪本来情绪就很坏，在那儿拼命按捺。这时，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声音也大了起来：“你根本没有为我的处境想！根本就不把我放在心里！你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玩，怎么疯，好像我的义务就是陪你玩，陪你疯！我这样低声下气，求你稍稍为我改变一些，免得夜长梦多，你就是不跟我合作！只要你心里有我，在乎我，稍微设身处地代我想一想，你就该明白，我是阿哥，我有我的包袱，我的身份和背景！你要走进我的生命，我的家庭，也该为我付出一些吧！如果你心里只有自己，你的爱，未免太自私了！”永琪这样一吼，小燕子就爆炸了：“你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反正一句话，你嫌我没学问就对了！我知道你是阿哥，我知道你的身份高，我的身份低！你不用一直提醒我！你是阿哥有什么了不起？我从来没有赖住你，没有招惹你，嫌我，你就休了我！反正又没有结婚！”她越说越气，怒不可遏：“你嫌我！你还敢嫌我……我才嫌你呢！你的‘皇额娘’一天到晚想整死我，你的‘老佛爷’一天到晚把我关起来，这样的家庭，我根本看不上！我根本不希罕！”尔康一个箭步，跳到两人中间，去推永琪，说：“五阿哥！你怎么了？小燕子的脾气，你最清楚了！你有话好好说，干嘛用吼的？已经内忧外患一大堆了，自己还不团结起来？”紫薇也把小燕子拉到一边去，急急的说：“怎么了？怎么了？五阿哥要你背诗念成语，完全是为了你好，你不体谅他，还跟他吵架，你不是太过份了吗？想想五阿哥对你的好吧！”永琪气冲冲的回头叫：“对她好，她怎么会知道？她根本没有感觉！有感觉她就不是这个样子，有感觉她就会为我想……”小燕子气坏了，挣开紫薇冲到永琪前去。大吼：“我没感觉，我是白痴！可以了吧？你以为我不难过，是不是？每天弄些我记不住的东西来刁难我……我就是记不住嘛……”说着，一阵委屈，眼泪滴滴答答往下掉：“如果跟你在一起，你就要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要我‘一张嘴就吐出文章来’，那你就跟吐得出文章的人在一起好了，为什么要找我？我看晴儿跟你配得很，你娶晴儿吧！”永琪更怒：“你莫名其妙！”小燕子跳脚喊：“你才莫名其妙！你一千个莫名其妙！一万个莫名其妙！”尔康和紫薇急坏了，拼命拉架。尔康拉着永琪说：“五阿哥！你在气头上，就少说两句！现在说什么

都错！”紫薇哄着小燕子：“不要哭，不要哭，你一哭，五阿哥也很难过呀！平常你有个小病小痛，五阿哥都急得不得了，把你弄哭了，他也会跟着痛苦的！”“他痛苦？”小燕子哭着喊：“他的痛苦就是不知道怎样来摆脱我！”永琪一听，气得往门外就走。心灰意冷的说：“算了算了！算是白白认识一场！为这样一个女子付出，我才是白痴！”小燕子一听，心都碎了。大喊：“是！你是白痴！你是呆子！你是傻瓜……所以你才会看上我！你走！你走！你再也不要来找我！”小燕子喊完，把手里的长剑摔在地上，返身冲进卧室里去了。

永琪也一怒出门去，砰然一声关上房门。

紫薇和尔康对看，两人都是一脸的着急，然后，紫薇追着小燕子进了卧室，尔康也追着永琪而去。

到了景阳宫，尔康就开始数落永琪：“上次我和紫薇闹别扭，你有一大堆的理由来劝我，说得头头是道！怎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完全乱了！不管你心里多着急，有些话，你实在不该说！”“什么话我不该说？”永琪摔着袖子，吼着：“我已经压抑好久了，老早就想说了！你看她那个样子，哪里想学功课？上次几句成语，她就有本领念得白字连篇！这次几句唐诗，也不好好背，歪理倒有一大堆！如果她心里有我，她会这样吗？”“坦白说，我很同情小燕子！我觉得，你冤枉她了！”“我冤枉她什么？”“你要小燕子做学问，本来就是强人所难！小燕子的可爱，就在她的纯朴。你喜欢她，也是喜欢她的本来面目。她说得对，如果你要‘改造’她，何不干脆另外选一个，那么麻烦干什么？”永琪一楞，烦躁的说：“你明明知道，只有我喜欢她是不够的！”“这一点，对你是压力，对她也是压力！她已经因为老佛爷的不喜欢，充满了愤怒和挫败感！你不但安慰她，还弄了一堆功课给她做！她刚刚已经很坦白的说了，她就是记不住！你让她在挫败感之外，更加有挫败感！因为，你根本不要‘小燕子’，你要一个‘大家闺秀’！”“我哪有这个意思？”“你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还说什么‘为这样一个女子付出，我是白痴！’你让她怎么想？你明明就在轻视她，就在‘后悔’嘛！就嫌她是一个粗俗的，不学无术的女人嘛！你的口气，和老佛爷又有什么不同？”“我不是这个意思！”永琪急了：“我怎么可能嫌她粗俗，嫌她不学无术？她的天真和无邪，那么珍贵，那么动人，是什么大家闺秀都比不上的！”“哦？这句话她可没听到！她只听到你对她大吼，你是阿哥！你有你的身份！她应该为了你的身份去当个‘出口成章’的准王妃！否则，就是她‘没感觉，莫名其妙’！”“我哪有这个意思？”永琪更急。

“我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她听起来是什么意思？”永琪满屋子乱绕，心烦意乱，被尔康说得哑口无言。

尔康就建议的，试探的说：“如果我是你，现在就飞奔到漱芳斋去负荆请罪！”“什么？”永琪大声说：“负荆请罪？我才不去！就算我有错，她也有错！她为什么不跟我负荆请罪？男子汉大丈夫，哪有那么轻易就去请罪？”尔康苦笑，一叹：“咱们虽然是‘男子汉大丈夫’，但是，在她们‘小女子’面前，实在骄傲不起来！你别弄得像我上次那样，害得紫薇大醉，闯出一堆祸来！最后，后悔心痛的还是我！”“我才不像你那么没出息！”永琪昂着头。

“好好好！你有出息，我就不劝你了！你别后悔，以我的经验，这种吵架是越拖越糟！”说着，就大大一叹：“平常小燕子多么要强，刚刚哭得唏哩哗啦，这会儿，不知道怎么样了？你不去漱芳斋，我去了！”说完，掉头去

了。

永琪愤恨未消，气冲冲的看着尔康离去，把自己重重的抛在椅子上。

尔康劝不好永琪，紫薇也劝不好小燕子。两个人这次呕气是呕大了。尽管尔康和紫薇两边劝，两个人谁也不低头。

到了晚上，小燕子见永琪始终不出现，越想越气，气得晚饭也没吃，一直在卧室里走来走去，双手捧着胃，因为，胃又开始作痛了。

夜深了，金琐端着一盘热腾腾的食物，走到小燕子身边，笑着说：“小燕子！不要生气了，我给你煮了好多你爱吃的东西，还有一碗莲子银耳汤，喝了可以降火！来来来，气坏了自己的身子犯不着！晚饭也没吃，铁定饿了！”“我什么都不要吃，饿死算了！”小燕子挥着手。

金琐把食盘放在桌上，过去拉她：“给我这个丫头一点面子，好不好？特地去厨房给你煮的！你看，有你最爱吃的水晶蒸饺，什锦包子，牛髓炒面茶，香酥鸡……快来吃，快来吃！”小燕子跺着脚，暴跳如雷：“不吃不吃！”她转头对着紫薇喊：“他有什么了不起？动不动就用阿哥的身份来压我！我倒十八辈子楣，才会碰到一个阿哥！上次皇阿玛打我一巴掌，我就跟他说过，真的爱我，带我走！把这个阿哥丢掉……他就不要！让我待在皇宫里受苦受难！他居然还要改造我，改造不成，就大发脾气！他算哪根葱哪根蒜？他根本就爱他那个‘阿哥’的身份，远远的超过爱我！”紫薇过去拉着她，拍着她的手说：“你这样说，就太冤枉五阿哥了！想想他为我们劫狱的事吧！那时候，大家不是都准备集体逃亡了吗？他绝对不是贪图富贵的人，为了你，他也牺牲了很多，自从老佛爷回来之后，他的压力好大，老佛爷毕竟是他的亲祖母呀！他不能不理，是不是？你也要为他的立场想一想呀！”“他的立场，”小燕子更气：“他只关心他的立场，有没有关心过我的立场？他把我看得那么扁，每一句话都在欺负我……我是那个那个……”想起来了：“士可杀不可辱！他要一个看不见古人就哭得唏哩哗啦的姑娘，他就去找那个姑娘呀！打死我，我也变不成那种人！”“他不是要你变成那种姑娘，有那种姑娘，他逃得比谁都快！”紫薇陪笑的说：“其实，他是好欣赏你，好喜欢你的……”小燕子对紫薇叫道：“你不要帮他说话！你再帮他说话，我连你也不理！”“好好好！我不帮他说话！”紫薇急忙说：“他莫名其妙，他不懂感情，不会怜香惜玉！我们不要理他！现在，你先吃东西好不好？”紫薇端起那碗莲子银耳汤，走过去：“饿死才犯不着呢！来来来，给我一点面子！”把碗送到小燕子嘴边去：“赶快趁热喝了！”“不吃！不吃！不吃……”小燕子大叫，手一摔，哗啦一声，把一碗莲子银耳汤都摔到地上去了。

紫薇和金琐也无可奈何了。

结果，第二天一早，小燕子就“离宫出走”了。

天刚破晓，小燕子穿着一身汉人的平民装束，带着一个小包袱，昂首阔步，抬头挺胸的走到宫门前面。侍卫拦了过来，一看是小燕子，立即行礼。“还珠格格吉祥！”“快让开！我要出去！”小燕子盛气凌人的说。

“要出去？”侍卫好为难，犹豫的看着她。

小燕子拍了拍手里的包袱，大声说：“令妃娘娘要我把一样东西，交给门外的一个人！我东西交了好交差！”“门外有一个人？什么人？”侍卫伸头向外看。

小燕子立即飞身而起，声势不凡的喝道：“我有皇上特许，随时可以出宫去！令妃娘娘有事，要我立刻出宫去办！谁要拦着我，就跟我去见皇上！”

耽误了我的事，包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快让开！”小燕子一面喊着，一面踢翻眼前一个侍卫，又踢倒另一个。

变化仓卒，两个侍卫还来不及应变，小燕子已经夺门而去了。

小燕子飞跑了一段路，回头看看那座巍峨的皇宫。带着一种壮士断腕的坚决和悲壮，昂着头，毅然决然的说：“皇宫、五阿哥、皇阿玛、紫薇……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小燕子就飞奔而去了。

明月一早去侍候小燕子起床，才发现小燕子不见了。棉被迭得整整齐齐，根本没有动过。旗头、旗装、花盆底鞋，全部放在床上。枕头上，还放着一封信。明月大惊，知道情况不妙，拿着信，飞快的来找紫薇，紫薇打开一看，只见信笺上画着一只燕子，飞出宫去。画的下面，写着一行歪七扭八的，斗大的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前不见的，是小燕子！”紫薇的心，咚的一跳，握着信笺，大喊：“小邓子！小卓子！”小邓子、小卓子都急急的跑了进来。

“你们谁看到了小燕子？有没有人看到她？”小邓子急急的说：“我刚刚已经去神武门问过了，侍卫说，天还没亮，格格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说要帮令妃娘娘办事，谁要拦她，她给谁好看！大家盘问了两句，她就出手打人，乘大家一乱，她冲出门去了！现在，侍卫正要去禀告皇上呢！”紫薇打了一个冷战，急忙喊：“小邓子！你赶快去景阳宫，告诉五阿哥！小卓子，你赶快去朝房，告诉福大爷！让他们先去神武门拦住侍卫，千万不要惊动皇阿玛！再来我这里商量对策！”“喳！”片刻以后，永琪和尔康气急败坏的冲进前来。永琪一进门就喊：“她留下什么信？给我看看！”紫薇把信笺递给永琪。一面问：“你们有没有拦住侍卫？惊动皇上就不好了，万一给老佛爷知道，小燕子又是一条大罪！最好神不知，鬼不觉，我们马上把她找回来！”“有有有！”尔康说：“我们已经跟侍卫说好了，他们把格格放走，自己也吓得要命！”

听说我们会处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就伸头去看那张信笺，对永琪跌脚说：“唉！我就跟你说，这种事不能拖，你不听！小燕子不是那种被动的，等你慢慢想的人，你还没想通，她就行动了！现在好了吧？要怎么办？”永琪脸色苍白，握着信笺，痛苦的说：“什么古人来者？居然去跟‘古人’‘来者’生气！都是这个陈子昂神经病，害死了我！没事作什么诗？”永琪的口气，俨然是小燕子，把罪名怪到陈子昂身上去了。尔康、紫薇听了，啼笑皆非。尔康就看紫薇：“你怎么不劝她？怎么会放她走？”“对不起，我真的疏忽了！”紫薇歉疚的说：“以为她发脾气，气消了就算了！谁知道她会一走了之！我应该有警觉才对！这次，她是真的伤心了！”她看着永琪，忍不住责备的说：“不是我说你，五阿哥，你实在没有顾虑小燕子的感觉。她一向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从来没有自卑过，你用这些成语诗词，把她所有的自卑感都唤醒了！还对她那么凶！”永琪又是着急，又是后悔：“我怎么知道会弄成这样？如果我知道，打死我，我也不会让她念什么成语，背什么诗！”他看看窗外，痛苦得一塌糊涂：“唉！不背就不背嘛！成语不会就算了嘛！要生气，跟我吵架打架都可以，我一定会让她的！怎么一气就走人呢？上次也是这样，骑上马背就跑得无影无踪！这次不知道又去了哪里？”金琐急急的说：“你们不要耽误了，赶快去找她吧！我想，她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八成去了会宾楼！”

她和小姐一样，整个北京城，只认识柳青柳红，心里有别扭，一定找他们去诉苦，何况，那儿还有她的师父呢！”“对！先去会宾楼找，一定没错！”

五阿哥，你再不負荊請罪，事情就鬧大了！解鈴還須系鈴人，我們走吧！”
爾康急忙說。

“我跟你們一起去！”紫薇喊。

“你要出去，又很麻煩，今天不是可以出宮的日子！”“如果我不去，我保證你們就是找到小燕子，她也不會回來！”“對對對！紫薇，你一定要去，那個小燕子，我拿她一點辦法都沒有！”永琪連忙接口，求救般的看着紫薇。

“那……就不要耽擱了！趕快，我們還是去求令妃娘娘吧！不要說小燕子跟五阿哥吵架出走了，就說紫薇想去看我額娘！”爾康一面說，一面回頭交代：“金鎖，你留在宮里，萬一皇上或者是老佛爺要找格格，就說去福大人家了！千萬不要洩露小燕子出走的事！”“我知道！我會守在漱芳齋等消息！”紫薇點頭，大家就急急的出門去。

半個時辰以後，大家到了會賓樓。柳青、柳紅、蒙丹一聽，都驚訝得一塌糊塗。

“小燕子出走了？不見了？怎麼會這樣？她根本沒有來找我們，自從上次表演驅鬼舞到現在，我們還沒見到過小燕子！”柳青說。

“你們怎麼知道她是出走了？小燕子喜歡開玩笑，說不定躲在什麼地方跟你們玩，宮里是不是都找過了呢？”柳紅問。

永琪氣急敗壞，伸手就抓住柳青胸前的衣服，激動的嚷：“柳青！我們是生死與共的朋友，你不要為了幫小燕子，就欺騙我們！我知道她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她一定是來找你們了！就像上次紫薇出走，也是找你們一樣！快告訴我，你們把她藏到哪裡去了？你們這樣不是幫她，是害她！”柳青用力一掙，掙開了永琪。認真的說：“我沒有騙你們，她真的沒有來！不信，你們問蒙丹！”“她真的沒有來！”蒙丹坦率的看著大家，誠摯而擔憂的說：“她失蹤多久了？大家趕快想一想，她可能去了哪裡？分頭去找吧！”紫薇看著柳青柳紅和蒙丹，相信了，焦急的轉向永琪：“我想，小燕子這次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她不要我們找到她！她知道我們一定會來會賓樓，所以，她根本不來這兒，連柳青柳紅和師父，她都不要了！”“這一下，情況真的不妙！”爾康急促的說：“她會一點功夫，也有謀生的能力，以前的生活方式，她還津津樂道。現在，她說不定已經離開了北京，天南地北，流浪去了！”永琪跌腳，臉色慘白，眼神陰郁，焦灼的說：“她那一點‘功夫’，怎麼算是‘功夫’？每次打架，如果沒有人護着她，她是一定吃虧的！她又不知天高地厚，總以為自己功夫好得不得了，常常惹是生非，這樣單獨一個人去流浪，會發生什麼事，根本不能預料！”他用手支著額頭，痛苦得不得了：“我怎麼會讓這件事發生呢？為什麼要苛求她呢？”大家看著永琪，又是同情，又是著急。爾康走上前去，握了握他的肩：“不要急，我們人多，馬上分散開來，先把整個北京城找一遍再說！”“對！我們一條街一條街的找！紫薇和爾康一組，我們每個人單獨一組，這樣，有五路人馬，一個時辰以內，就可以把北京跑遍了！”柳青積極的說。

“那麼，我們畫張地圖，大家分区行动吧！一個時辰以後，大家還在會賓樓聚齊！”柳紅更加積極。

爾康馬上磨墨，拿紙，提筆畫地圖。

永琪爾康他們，開始滿街找尋小燕子，他們誰也沒料到小燕子的去向和遭遇。

原來，小燕子離開皇宮以後，自己也不知道該到哪裡去。背着包袱，

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漫无目的的走着。心里还在愤愤不平，一夜没睡使她有些脑筋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她是肯定的，她不要去会宾楼！

“紫薇和尔康一定会到会宾楼去找我，我绝对不能被他们找到！我要彻底失踪，让他们谁也找不到我！我再也不要回去了，我再也不做‘还珠格格’了。从今天起，我恢复本来的我，我是小燕子，和还珠格格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要去找工作，要去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要去哪里呢？”小燕子东张西望，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失落。她停在一个像是茶馆的门口，看到很多人走进去。

她抬头一看，看到一块横匾，上面写着“翰轩棋社”。这“翰轩”两个字，她一个也不认识，歪着头看了半天：“这是两个什么怪字？‘干车棋社’？好奇怪的名字！大概是‘赶车棋社’！这个‘赶车’跟‘下棋’有什么关系呢？”她狐疑的想着，突然眼睛一亮：“下棋？棋社？原来很多人在这儿下棋？反正我也没地方去，看看去！”小燕子就走进了棋社。发现里面摆着很多桌子，很多棋客正在下棋喝茶。

小燕子看到这么多人在下棋，就忘了自己的烦恼，兴趣全来了，忍不住走近一桌，去看棋。

整个棋社中，一个女人也没有，小燕子的出现，就引起了棋社老板的注意，也引起其他棋客的窃窃私语。小燕子才不管别人注意不注意，看着那桌棋，看得津津有味。下棋的是两个老头。下得很专心，小燕子看得也很专心，抓耳挠腮。

一个老头走了一步棋，小燕子忍不住叫了起来：“喂喂……不要走那里，走这里，这里！”伸手去指，指到棋盘上去了。

两个老头都惊奇的抬头看小燕子。

“怎么来了一个姑娘家？”老头就对小燕子皱皱眉头：“不要说话！”两个老头继续下，小燕子又忍不住喊了起来：“错了！错了，应该先管上面那块棋！该走这里！这里！”又指到棋盘上。

那个老头脸孔一板，严肃的说：“观棋不语……”“我知道观棋不语是‘真君子’，我就是做不到！”小燕子打断了他。

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眼神凌厉的男子，走了过来，手里玩着一把折扇。上上下下打量小燕子：“这位姑娘，你是谁？我是这家棋社的老板，我姓杜！请问，你到我们棋社来干什么？这儿不招待女客！”“不招待女客？”小燕子挑起眉毛：“哪有这个道理？你们棋社开着大门，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进来下棋吗？”“是！”“那我是进来下棋的！怎么可以不招待？”杜老板又惊又好笑：“你来下棋？你知不知道下棋要付茶钱，棋钱？你有钱吗？”“多少钱一杯茶？”“一吊钱。”“多少钱一盘棋？”“也是一吊钱。”小燕子掏出一块碎银子，“啪”的一声往桌上一放：“这块碎银子，总有好几吊钱了吧？够不够付茶钱棋钱？”小燕子出手豪阔，杜老板一惊。慌忙正视她：“够够够！那你要跟谁下棋？”小燕子东张西望，再望向杜老板。

“我就跟你下！”“跟我下？”杜老板暗笑：“我的棋艺太好，你还是选别人吧！”指着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孩子：“那是我的徒弟，你跟他下吧！”小燕子大怒，觉得简直被侮辱了。大声说：“我就要跟你下！”“跟我下要赌彩！我不下没彩的棋！”“赌彩？好啊！”小燕子叫：“好久没有痛痛快快的赌一场了！赌就赌！怎么赌？”杜老板眼中闪着阴鸷的光，很有兴味的看着小燕子：“当然是你赢了我输钱给你！我赢了你要输钱给我！”“赌多少？”杜老板掂

掂手里的银锭子：“就赌你这块碎银子！”“好！”小燕子豪气的一摔头。

杜老板就喊道：“小二！泡壶好茶来！”手一伸：“姑娘，请！”小燕子昂着头，很神气的走了进去。两人落坐，许多人都围过来旁观，大家议论纷纷，啧啧称奇。茶水上桌，杜老板谦虚的拿了黑子。

两人开始下棋。几颗子以后，杜老板已经暗笑了。

“姑娘怎么称呼？”“小燕子！”小燕子头也不抬的说，发现自己的棋下错了：“喂喂喂……你怎么设了一个陷阱给我？我不走这颗了……”想把自己的棋子拿起来：“我要重走！”杜老板手中的折扇迅速的伸过去一挡，小燕子好像触电一样，赶紧把手收回。

杜老板皮笑肉不笑的说：“赌彩的棋，是举手无侮的！”小燕子奇怪的看看杜老板。心想，这个人有点古怪，天气这么冷，手里拿一把折扇，打到皮肤上好痛，难道他还会功夫不成？小燕子没时间研究了，注意力被棋吸引了。原来，杜老板已经轻轻松松的吃掉她好大的一块棋。小燕子叫了起来：“哎哎哎……你怎么乘我不注意，把我这块棋全都吃了，这样，就不好玩了！”杜老板一笑：“承让了！这棋……你是中押败了！”“我输了？”小燕子看看几乎片甲不留的棋盘，输得冒汗：“来来来！我们再来一盘！”“再来一盘？彩金先放着！”小燕子从包袱里摸出一个银锭子，又是“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不服气的说：“杜老板好棋力！连赢我三盘，这个银锭子输给你！”“好！”杜老板更有兴味了，接口：“三盘里，只要姑娘赢一盘，我输你一锭银锭子！”也掏出一个银锭子，放在桌上。

“一言为定！”围观的人，见所未见，都“啊”的惊呼出声。更是议论纷纷。

小燕子和杜老板又下起棋来。没有几步，小燕子又输了。她哪儿服气，再下，又输了，输得脸红脖子粗。跟着下第三盘，转眼就一败涂地。杜老板一抱拳，“姑娘，承让了！”说着，就把银锭子纳入怀中。

“再来再来！”小燕子直冒汗，输得把背心也脱了。再拿出一锭银子。

两人继续下，小燕子输了一盘又一盘。

“姑娘！承让了！”杜老板大笑，又把银锭子纳入怀中。

小燕子已经输得毛焦火辣。越输越不服气，嚷道：“来来来！再来一盘！我们赌大一点……”“对不起，不能奉陪了！”杜老板从容的起身。

小燕子一拦。

“那怎么成？赢了就跑？再来再来！”“再来？赌多大？”杜老板问。

“一锭银子一盘，怎么样？”小燕子一面喊着，一面伸手去拿包袱，谁知竟然拿了一个空。她大惊，站起身子一看，自己的包袱早已不翼而飞。小燕子大叫：“我的包袱呢？谁拿了我的包袱？”围观众人面面相觑，个个摇头。杜老板不慌不忙的说：“包袱丢了？你怎么不小心一点？这个公共场合，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财物！你看，咱们墙上还贴着警告：‘小心扒手’！”小燕子输棋已经输得火大，现在包袱也丢了，气更往脑子里冲。对杜老板一凶：

“东西在你店里丢的，你要负责！你这是什么店？黑店吗？我看你就有问题，赶快把我的包袱交出来！”杜老板立刻翻脸了。“砰”的一声，拍着桌子跳起来，大骂：“姑娘嘴里干净一点！这北京城，还没有人敢说我杜大爷开黑店！你是哪儿来的丫头？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识相一点，回家再去拿钱，拿了钱再来赌！”杜老板一面说着，手里折扇一挑，就把小燕子放在桌面上的背心跳到她脸上，无巧不巧蒙住了她的脸。杜老板就

中气十足的大喊：“小二！送客！”小燕子哪里受过这样的气，何况，自己也正一肚子气没地方出，顿时发作了。她一把拉下脸上的背心，嘴里“哇……”的一声大叫，一脚就踢翻了面前的桌子。

茶壶飞了出去，茶杯落地打碎，棋子像雨点般四落。

大家惊叫着，闪闪的躲。

小燕子一不作二不休，一脚又踹翻了另一桌。

“你这家贼店，敢偷姑奶奶的东西，简直不要命了！你才没有打听打听，我小燕子是谁？”她一边嚷嚷，一边踹桌子，一时之间，棋盘棋子，茶壶茶杯，杯杯盘盘，全部翻的翻，倒的倒。

杜老板大怒，挥着折扇就飞窜过来抓她。小燕子喊：“原来会武功！会武功就欺负人，简直不要脸！来抓我呀！来抓我呀！”小燕子嘴里喊着，开始在整个棋社里飞窜，所到之处，把所有桌椅，全部踢翻。

客人奔的奔，逃的逃，有的被茶水烫到，哎哟叫不停，有的撞成一堆，跌倒在地。整个棋社，天翻地覆。杜老板气得鼻子里冒烟，飞扑过来，和小燕子大打出手。

这时，早有几个打手，围了过来。小燕子和杜老板一交手，才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但是，已经豁出去了，势如拼命，乱打一气。杜老板手里的折扇，打上了她的肩，她感到一阵剧痛，大叫“哎哟”。心想：“打不过了！好女不吃眼前亏，七十二计，逃为上计！”小燕子对着门外窜去，谁知，几个打手一拦，她好像撞在铜墙铁壁上，跌倒在地。她跳起身子，还想再跑。

杜老板的折扇，如影随形，对着她的头顶一敲。小燕子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

24

一桶冰冷的水，对着小燕子当头淋下。

小燕子惊醒过来。她睁眼一看，杜老板阴森森的站在面前。还有一个满脸横肉的老板娘，正不怀好意的看着她。她想跳起身，才发现自己被绑得结结实实，丢在墙角，动也动不了。她四面一看，这是一间厨房，有着大大的灶和锅，房里还有几个工人，在烧火洗菜做着工作，却对她视而不见，似乎对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

小燕子挣扎了一下，挣扎不开，立即破口大骂：“什么东西，居然敢绑我？你们通通不要命了！你们知道我是谁？”杜老板慢条斯理的回答：“我们知道，你说过了，你是小燕子！”“我告诉你，我小燕子是……”小燕子本想把“还珠格格”的身份抬出来，才开口就咽住了，心想：“我这么丢脸，包袱给人偷了，钱也输掉了，还被人绑在厨房里，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是还珠格格！”她想着，转动眼珠，苦思脱身之计：“杜老板！你把我绑在这里，预备要怎么办？送官府吗？”“小事一件，何必麻烦官府呢？你砸了我的店，吓坏了我的客人，破坏了我的生意，我现在要在你身上讨回来！”那个老板娘就用油腻腻的手，去摸小燕子的脸庞。说：“我说，这张脸蛋长得还不错，我们把她卖到妓院去，大概可以卖几个钱，贴补我们的损失！叫小二把‘杏

花楼’的张老板请来吧！”说着，她的那个手，就摸到小燕子嘴巴旁边来了，小燕子哪里和她客气，张开嘴，一口就咬住她的手。

老板娘大惊，摔着手大跳特跳。

“这个臭丫头！”她一脚踹在小燕子的胸口。

小燕子痛得哎哟哎哟叫。

杜老板阴沉沉的看着她，很感兴趣的样子：“我劝你省省力气，不要撒泼了！免得皮肉受苦！”小燕子吸了口气：“杜老板，你这样绑着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卖到妓院，是给你自己找麻烦！你想，我怎么会听话呢？到时候，我把妓院也打得落花流水，我就说，是你派我去砸掉那个什么楼！”

那么，你跟妓院的这笔帐，就算不清了！”“嗯，说得也是！那么，你有什么提议？”杜老板瞪着她。

“你放了我，我回家去拿银子，该赔你多少钱，我赔你就是了！”“你家住在哪里？哪条街？哪条巷？”小燕子楞住了，总不能把“皇宫”说出来吧！

“我住的地方，不能跟你说，会吓死你！”“哦？你吓吓看！”“我……我不要说！”“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了。”杜老板得意的说：“我看，你身上带着银子衣裳，又说不出住在哪里？还会两下功夫……唔，八成是偷了哪个大户人家，逃出来的小贼吧？”小燕子心里飞快的转着念头，怎么办？要不要说出会宾楼，让柳青柳红来救？想着，就神态一凛。不行！太设骨气了！绝对不说！她傲然的一抬头：“你不要研究我是什么来历了，说了你也不信！我警告你，如果再不放我，会有很多人来找我，那时候，你会倒大楣！你会被砍头！灭九族！五马分尸！”“哦？那么厉害？偏偏我不怕！让他们来找我吧！”小燕子投辙了。想了一想。

“这样吧！不过是砸了你们的店，该赔多少，我来帮你们做工，好不好？”她看着杜老板，低声下气的说：“你猜得差不多，我没爹没娘，在一个大户人家当丫头，主人一直欺负我，我只好逃跑了！我会做很多事，洗碗，烧菜，劈柴，挑水……都可以！反正我也没地方去，我做工还钱，怎么样？”杜老板还没回答，老板娘开了口：“不行！我才不要这样的丫头！我看她一股骚样儿，留下来一定是个祸害！”杜老板却兴味盎然的盯着小燕子：“只怕我一放你，你就开始撒泼！”“不会不会，”小燕子拼命摇头：“你的功夫比我强，我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不敢了！你又会武功，又会下棋，我佩服都来不及了！在你的店里做工也不错，还可以跟你学下棋，学武功……我就留在你的棋社帮忙吧，倒茶倒水，招待客人，做小丫头，什么都行！”杜老板看到小燕子说得可怜兮兮，长得明眸皓齿，就心动起来。料想她也翻不出手掌心，就点点头说道：“我放开你！如果你再敢动手，我就毙了你！把你丢到乱葬岗去！”小燕子拼命点头。

杜老板就拿了一把尖刀，挑断了小燕子身上的绳子。

小燕子伸伸手脚，哼哼唧唧的站了起来。说：“好了，我可以做工了，现在，我该做什么？”“去灶前面烧火！”老板娘命令着。

“是！”小燕子顺从的应了一声，看看屋角堆的柴火，就走过去，抱了一堆，走到大灶的前面，去一根根的放进灶炉。

老板娘虎视眈眈的看着她做，杜老板皮笑肉不笑的，也看着她做。

小燕子一股逆来顺受的样子，一根根柴火往灶炉里放。火越烧越旺了。

忽然之间，小燕子抽出一根烧着的柴火，对着杜老板的脸孔一戳。杜老板一闪身避开，小燕子就飞快的夺门而逃。

这次，出手的是老板娘，又快又狠，对着她后脑勺一拳，小燕子又倒了。

尔康、永琪、紫薇、柳青、柳红、蒙丹已经找过各条街道，把小燕子的样子形容给路人看，探访各家餐馆、小吃馆、茶馆、旅社……永琪甚至从“翰轩棋社”门口走过，却压根儿没想到，小燕子会陷在这家棋社里。

转眼，天黑了，大家一点眉目都没有。全部集合在会宾楼的客房里。

永琪急得五心烦躁：“怎么办？怎么办？天都黑了！她一个姑娘家，孤单单的一个人，会到哪里去呢？我真的要急死了！”掉头又往门口跑：“我再去找！”柳青把他一把拉了回来。说：“你不要太激动好不好？这样瞎找，一点用也没有！我认识小燕子好多年了，她这个人命大得很！我想，她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她的脾气强，如果她安心不当这个格格了，也不要我们找到她，她说不定已经跑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了！”“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事！”紫薇说。

永琪“砰”的一声，一拳捶在桌子上。又急又伤心的说：“她怎么会这样？就算跟我发脾气，她也该想想紫薇，想想尔康，想想我们这一大群人，这么多好朋友，发现她丢了，大家会多么着急！还有，她走了，我们怎么面对皇阿玛？怎么面对老佛爷？宫里追究起来，不是人人要遭殃吗？她什么都不管，就这样走得无影无踪，未免太任性太无情了！”“不管怎么样，大家先吃一点东西！我去叫厨房做点饭菜，送到房里来吃！跑了一整天，都是又累又饿！不要再把自己折腾病了，尤其紫薇，大病刚好！”柳红说。

尔康赶紧看看紫薇，怜惜的握住她的手。

“紫薇，你还好吧！真不该让你跟着我们跑！”“我没事，只是好担心小燕子！”紫薇就有些伤心起来：“她连我这个妹妹都不要了，还说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找到了她，我一定跟她算帐！”蒙丹忍不住说：“她会不会已经回去了？大家忙着找人，也没有回去看一看！我想，小燕子是个很热情，又很讲义气的人，出走是气头上的事，气消了可能就会想明白，知道这一走事态严重，说不定就悄悄的回去了！”永琪就猛的跳了起来。嚷着说：“蒙丹说的对！那……我们赶快回去！”“也不急在这一刻，好歹吃点东西再走！”柳红说。

“算了算了！他这个样子，怎么吃得下东西呢？我有经验，还是回去再说吧！”尔康说，看了紫薇一眼，想起上次的吵架，还余悸犹存。“而且，已经出来一天了！还不知道宫里面发现没有？那几个侍卫会不会说出去？”大家越想越担心，决定马上回宫，看看宫里的状况再说。大家就急急的往外走，尔康到了门口，又再三叮嘱柳青柳红和蒙丹：“你们一定要注意，小燕子也很可能走了半天，没有地方去，然后再来找你们！如果她来了，你们一定要留住她，不要让她再跑走！我明天会来这儿，传达彼此的消息！”“知道了！明天一早，柳青和蒙丹继续去找，我留守在会宾楼！”柳红应着。

于是，大家回到了漱芳斋。

金琐看到大家，就急忙迎上前来，着急的问：“找到没有？找到没有？”金琐这样一问，尔康、永琪、紫薇全部脸色一沉。

“这么说，她根本没有回来？”永琪失望的问。

“没有呀！晚饭以后，令妃娘娘还过来了一趟、问小姐去福大人家回来没有？我只好说没回来，也不敢露一点口风！”金琐说。

“那么，宫里还没有发现小燕子失踪了？那些侍卫没说？老佛爷那边有

没有什么动静？皇后娘娘那儿呢？”紫薇问。

“还好，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一直守在漱芳斋，照你们交代的应变。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我紧张得一直冒冷汗！”“已经把北京城都找遍了，什么线索都没有！”尔康沮丧的说。

正说着，含香匆匆赶来，关心的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五阿哥，你真的跟她吵架了？怎么不让让她呢？”永琪脸色灰白，乏力的跌坐在一张椅子上。痛苦的用手支住额，呻吟着说：“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一定让她！陪她去练剑，陪她下棋，陪她做一切她要做的事！”

我怎么知道她会气得离开我……她太过份了！”紫薇叹了一口气，疲倦的坐下来。

尔康就对明月、彩霞说道：“你们赶快去厨房，弄一点吃的东西来，大家累了一天，连好好的一餐饭都没吃！先吃点东西，有了力气，才能想出办法！”“是！”明月、彩霞赶紧去弄吃的东西。

含香见个个人都痛苦而沮丧，急忙安慰大家：“你们先不要慌，我打赌，小燕子会回来的！她绝对舍不得离开你们大家的！你们想想看，她最爱热闹，最怕寂寞！要她没有你们，单独过日子，她可能一天都活不了！所以，我想，明天她一定会回来！我们要担心的，就是怎么瞒住宫里的各路人马！”尔康深深点头，提起精神，对大家说：“含香说的对！我们赶快再研究一下，如果皇阿玛找人怎么说？老佛爷找人怎么说？皇后娘娘不会找人，但是，她是最可能得到消息，故意来揭穿我们的人，不能不防！”永琪皱紧了眉头，痛苦得快要死掉，说：“老佛爷给我三个月，现在只是第一天，小燕子不但没改，干脆失踪了！如果老佛爷知道她出宫去，整夜都没回来，那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什么叫‘老佛爷给你三个月’？三个月怎样？”紫薇大惊，睁大眼睛问。

尔康叹了口气，知道瞒不住紫薇了，就对紫薇说道：“老佛爷限期三个月，要小燕子脱胎换骨，改善所有的毛病。否则，就要取消指婚！所以，五阿哥才那么气急败坏，要教小燕子功课！”紫薇张大了眼睛，这才明白了。

永琪走到窗前，痴痴的看着窗外，喃喃的说：“我大概永远失去小燕子了！如果以后的生活里再也没有她，我要怎么过？”他的脑袋抵着窗棂，绝望的说：“哪里有这么任性的人，哪里有这么不了解感情的人，哪里有这么狠心的人……居然用这种方式惩罚我！”说着，就对着窗外大叫：“小燕子……你给我回来！”尔康和紫薇跳起来，奔过去。尔康急喊：“嘘……嘘！你干嘛？干嘛？”“五阿哥！冷静一点，不要发疯呀！你要叫得人尽皆知吗？”紫薇嚷。

正在这时，外面传来小邓子、小卓子的急呼：“皇上驾到！”大家一阵慌乱，急得你看我，我看你。尔康就在永琪肩上重重的一拍。

乾隆已经大步而入。声到人到：“谁在叫小燕子？朕也在找她，快把棋盘拿出来，朕今晚兴致好，教教她怎么下棋……”一屋子的人赶快请安。说“皇阿玛吉祥，皇上吉祥”等。只有永琪，还陷在自己那激动的情绪中，又被乾隆的突然出现，搅得心慌意乱，连请安都忘了。

含香急忙上前，行回族礼：“皇上！”乾隆看到含香，一怔。立即高兴的说：“原来你在这儿串门子！朕刚刚赐了烤鹿肉、烤羊肉给你加菜，你大概也没看到？”“是吗？谢皇上赏赐！”乾隆扫视大家，只见个个魂不守舍。乾隆觉得气氛有点怪：“你们怎么了？小燕子呢？”“她……她……在里

面……在里面……”紫薇吞吞吐吐的说。

“叫她出来！越来越没规矩，听到皇阿玛来了，也不出来迎接！”“是……是……”紫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求救的看尔康。机智的尔康，这下也应变不出来。永琪更不用说了，呆呆的像个雕塑。

乾隆奇怪极了，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含香突然伸手挽住乾隆的胳膊，给了乾隆一个好甜的笑。清脆的说：“皇上既然赐了烤鹿肉，烤羊肉……何不去宝月楼跟我一起吃？我还没有吃晚餐呢，本来想过来和小燕子她们一起吃，但是她们已经吃过了，听到烤鹿肉……觉得好馋啊，那个回回厨师又表演了一手，是不是？”乾隆看到含香这么主动，这么亲热，实在意外极了：“是啊！厨师说是道地的新疆做法，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那么，我们就去吧！别等菜凉了，不好吃！”含香挽着乾隆就向外走。

乾隆怔了怔，就哈哈大笑起来：“好啊！好啊！我们走吧！”回头对一屋子发愣的大家说道：“棋，只好改天再来下了！”乾隆带着含香而去，大家连“恭送皇阿玛”都忘了说。

乾隆一走，永琪就虚脱的倒进椅子上。拍着额头说：“如果再找不到小燕子，我看，我是‘横也是死，竖也是死’！”漱芳斋里，大家很惨。小燕子陷在棋社，情况更惨。

她已经被折腾得蓬头垢面，正在炉子前面拼命烧火。老板娘凶神恶煞般，双手叉腰站在她身后，恶狠狠的喊：“火不够旺！你死人呀！会不会烧火？多加一点柴火，知不知道？”小燕子恨得牙痒痒。心想：“真倒楣！进了一家黑店，碰到一个黑郎中，外带一个母夜叉……功夫都比我好，我怎么会这样倒楣呢？都是永琪害我……”正想着，老板娘大吼：“火烧旺一点！听到没有？”一面说，那老板娘提起脚来，对小燕子屁股一踹，小燕子往前一仆，差点跌进炉火里去。她跳了起来，大骂：“你想把我烧死是不是？”老板娘又是一踹，燕子飞身而起，想逃开，哪里逃得掉，结结实实又挨了一脚，摔倒在地。老板娘拍拍手说：“好漂亮的狗吃屎！要不要再来一下！”小燕子连忙说道：“不要了！不要了！好女不吃眼前亏，我烧火……烧火……”小燕子拼命用嘴去吹火。一阵灰被她吹得飞了起来，飞了她一脸一身。她抓了一把火钳，在火里乱捅，再抓了一把扇子，拼命煽火，煽得满屋子又是灰又是烟。“你该死！”老板娘伸手就去拧她的耳朵，她要躲，那里躲得过，老板娘行动像闪电，已经拎住了她的耳朵，拼命拉扯。小燕子大叫：“哎哟！哎哟！母大王，饶命！小燕子不敢了……”“要不要乖乖烧火了？”“要……要……要……”小燕子跪在火炉前，火光映红了她的脸，脸上又是灰又是伤，好生狼狈。

烧完了火，老板娘又押着她去挑水。小燕子在大杂院的时候，过的也是苦日子，但是，有柳青柳红和一些老奶奶老爷爷照顾着，她可没有做过粗活。现在，要她挑水，她就头痛了。原来那水担并不容易平衡，她又贪心，把水桶盛得太满。她挑着水，歪歪倒倒的走来，要把水倒进水桶。谁知一倒之下，水桶一歪，竟然把整桶的水全部倒在地上，而且倒在老板娘的鞋子上。

“你找死！”老板娘大怒，“砰”的一声，就给她一个“爆栗子”。小燕子想要跳开，那里跳得开，额上结结实实的挨了一记，痛得眼泪直流，脚下踩到水，又滑了一跤，摔得四仰八叉，惨不忍睹。

“哎哟！哎哟……”小燕子喊：“我真是出门不利，碰到了鬼……”小燕

子一句话没有说完，母夜叉的脚已经踩上了她的胸脯。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说，你可以跟容嬷嬷去拜把子……”“听不懂，一定不是好话……”老板娘的脚，就用力踩下去。

“哎哟哎哟……”小燕子急忙喊：“轻一点，轻一点，把我踩死了，你还得抬我去乱葬岗，不是挺麻烦吗？我是说……你是女王！大女王，大大女王，大大大女王……”老板娘脚下一松，小燕子哼哼唧唧爬起身。一面清除地上的积水，一面低低的叽哩咕噜：“女王八，大女王八，大大女王八，大大大女王八……”然后，老板娘又押着小燕子洗碗。脏碗迭得一落一落，好多好多。小燕子洗得腰酸背痛，哼哼唉唉。

“洗快一点，动作麻利一些！不要偷懒！”老板娘喊。

小燕子狠得咬牙切齿的。老板娘把一块抹布，往她脸上一丢。

“盘子上的水，要擦干净！”小燕子忍耐的拉下抹布，擦着盘子。嘴里低低的念念有辞：“叽哩咕噜那不那鲁米里吗唬唏哩呼噜嘛咪嘛咪急急如律令！小燕子在这儿作法，大头鬼、小头鬼、无头鬼、冤死鬼，吊死鬼……全体来帮忙，把这个母大虫切八段，烧成灰……”“你嘴里在叽哩咕噜说什么？”“没……没……没什么，没什么……”“把干净盘子放到那个架子上，排整齐！”“是！奴婢遵命……”小燕子抱着一迭干净盘子，要放上架子，手一松，盘子全部落地打碎。

老板娘尖叫：“你是故意的！你这个小贼！你这个臭丫头！我打死你……”老板娘就凶神恶煞般飞扑而下。小燕子大叫：“救命啊……救命啊……黑店杀人啊……”老板娘把她压在地上，骑在她身上，劈哩叭啦的打着她的耳光。小燕子又气又恨，大骂：“你当心，我会报仇的！你这个死巫婆，母大虫，母老虎，母乌龟，母夜叉，母王八，母狗熊……我会把你切成一段一段，拿去喂狗！我会带了人来，烧了你的店！要你学狗叫……把你用铁链子绑着，拖着你游街……”老板娘对着她的脑袋一拳打去，小燕子又晕了。

25

小燕子打了侍卫，离开皇宫，彻夜不归……漱芳斋人心惶惶，大家跑出跑进，神神秘秘，紧紧张张……这种种不寻常的现象，想要瞒住宫里所有的人，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何况，有人对漱芳斋特别有兴趣，没事都会找出一些事情来，有事，就更加逃不掉了。因此，这天清早，神武门的两个侍卫，就被皇后的心腹巴朗带进了慈宁宫。

永琪和尔康也明白，时间越拖长，保密就越不容易。两人急如星火，一早就来到漱芳斋，对紫薇匆匆的交代：“紫薇，今天你留在宫里，我和五阿哥还是出去找！我看，令妃娘娘那儿是瞒不住了！”

你等会儿就去看令妃娘娘，干脆把事情经过都跟她坦白吧！”“我知道了！你们一有消息，就要回来告诉我！如果小燕子到了会宾楼，也要告诉我，恐怕只有我去劝她，她才肯回来！”紫薇急急的说。

“我知道，我知道！”永琪烦躁的应着：“如果宫里有人问起来，我看，

还是说她去了福大人家吧！尔康，恐怕也没办法瞒你阿玛和额娘了，只好请他们帮帮忙！”“我就不敢说呀！昨晚已经想说了，又怕阿玛额娘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说不定他们会认为事态严重，不敢担负这么大的责任，认为还是告诉皇上比较好……”尔康话没说完，小邓子冲进房。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五阿哥！福大人！刚刚晴格格的贴身丫头翠娥跑来，给了我一张条子，要我赶快交给你们！”尔康急忙接过纸条，打开来看。永琪和紫薇金锁全都伸头去看。只见纸条上面，写着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神招佛至”。

“神招佛至？这是什么意思？是个佛教术语吗？”紫薇诧异的问。

尔康略一思索，恍然大悟，着急的说道：“糟糕！神武门侍卫，全体招了！老佛爷马上会到！”“那要怎么办？”永琪大惊：“你确定吗？凭这四个字，这样解释，是不是有些牵强？”“不牵强！就是这个意思！晴儿生怕纸条落进别人手里，故意写得含糊。我就知道，要瞒住宫里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尔康说着，一把抓住永琪：“五阿哥，我们瞒不住了，走吧！”“去哪里？”永琪心慌意乱，五内俱焚。

“去见皇上！”尔康毅然说，对紫薇叮嘱：“老佛爷来了，你好好应付！”紫薇睁大眼睛，呼吸急促：“我要怎么应付？怎么说呀？”永琪看了尔康一眼，明白了。事已至此，再保密也没有用了。整个皇宫里，除了令妃，只有皇阿玛，或者可以同情小燕子！他一咬牙，抬头看紫薇，正色的，沉痛的说：“实话实说！失去小燕子，对我而言，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什么古人，什么来者，什么今人……都没有意义了！老佛爷是始作俑者，她已经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现在，她成全也罢，不成全也罢！我豁出去了！事实上，也没有退路了！”永琪说完，和尔康掉头而去。

两人直奔御书房，见到了乾隆。乾隆听到“小燕子出走了”，太震惊了，简直不敢相信，问：“什么叫作‘小燕子出走了’？朕听不明白！她走到哪里去了？”“皇阿玛不要细问了！”永琪沉痛的说；“整个经过情形，也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总之，就是儿臣为了想教育她，伤了她的自尊，她一气之下，留书出走！昨天一早，打了神武门的两个侍卫，夺门而去。儿臣知道之后，不敢惊扰皇阿玛，也害怕宫里追究，带给小燕子更大的灾难。所以，和尔康出宫去找，谁知，找了一整天，影子都没有！儿臣想，小燕子可能就此失踪了！”“她打了侍卫？夺门而去？她还有一点规矩没有？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了？”尔康向前一步，急忙说道：“皇上！现在来谈‘规矩’，恐怕已经晚了！小燕子决心离开，就是被这些规矩吓走了！她连格格的身份，准王妃的地位，紫薇的姐妹之情，皇阿玛的父女之情，以及五阿哥的一往情深，全都不要了！走到这一步，臣认为，她已经破釜沉舟，不再回头了！”乾隆看着神情悲痛的永琪和尔康，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了，震动得不得了。

“破釜沉舟？不再回头了？你们的意思，她不是在耍个性，不是撒撒娇，发发小孩脾气，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永琪摇摇头，声音里带着椎心之痛：“儿臣已经后悔得不得了，小燕子就是小燕子，可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她变不了，我们就个个跟她生气，处罚她！让她身心饱受煎熬！现在，我失去了她，实在痛不欲生！才知道大错特错！皇阿玛，不要再说规矩了，没有了还珠格格，还有什么‘犯规’可言呢？”乾隆瞪着永琪，被他那种深刻的沉痛撼动了。失去小燕子？永琪不能失去小燕子，乾隆又何尝失去得起？他沉吟着，还没开口，尔康就急促的禀道：“皇上！现在，老佛爷已经知道小燕子失踪了，听说非常震怒！只

怕漱芳斋又人人自危了！”就诚挚的，哀恳的说：“我们已经走投无路，只得把一切禀告您！求皇上帮忙！如果您不去漱芳斋，臣只怕另外一个格格也保不住了！”乾隆大震，一个格格受不了委屈，已经离家出走，另一个呢？他急忙站起身来，迫不及待的说：“我们去漱芳斋！”漱芳斋已经遭殃了。

太后自从回宫以来，早被漱芳斋的点点滴滴，弄得头昏脑胀。太后是个墨守成规，尊重“祖宗家法”的人。这个小燕子和紫薇，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合乎规矩，偏偏皇上百般偏袒，让她投鼠忌器。上次布娃娃事件，令她在乾隆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心里依然隐痛未消。对那个布娃娃的疑云，也依旧未解。至于被小燕子的焰火棒烧了衣服，她更是觉得不祥极了。这时，听到小燕子居然打伤侍卫，私自出宫。她的种种的不满，就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怒气。何况皇后和容嬷嬷，一边一个的火上加油，使她更加按捺不住，就带着皇后、容嬷嬷、桂嬷嬷、晴儿，宫女太监……浩浩荡荡的到了漱芳斋。

紫薇战战兢兢的迎上前来行礼道吉祥。太后不等她行礼完毕，就盛怒的问：“小燕子私自出宫，去了哪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宫外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你们一再出去？小燕子不是无父无母吗？在宫外还有什么朋友？你最好把所有的事，通通坦白告诉我！”紫薇看着太后，恭敬而沉痛的说：“回老佛爷，小燕子去了哪里，我们真的一点也不知道！我真希望我知道，那么，就可以把她找回来，免得这么多人为她生气，为她伤心。小燕子在宫外没有家，没有亲人，这一年多来，皇宫就是她的家，皇阿玛和我就是她的亲人！吸引她一再出宫的，是宫外那种自由的空气！在宫外，没有人嫌弃她不会背唐诗，不会念成语！”皇后在太后耳边低低说道：“这个紫薇格格，可念过书，能说善道，死的都可以说成活的！臣妾几度和她‘沟通’，都败在她的‘口下’！恐怕老佛爷要注意一点！上次夹手指的仇，她还记着呢！”容嬷嬷在太后另一边低低说道：“那个布娃娃，到底是从哪儿来，还是一个谜！雪缎虽然是宫里用的东西，奴婢已经查过了，宫里到处都有！几个娘娘拿它作人情，分给格格丫头奴婢……恐怕这个漱芳斋，也有！”太后点头，怒容满面。疾言厉色的说：“紫薇！你再不说出小燕子的下落，你是要我把你带回慈宁宫问话吗？”金琐大惊，夹手指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就冲上前去，“崩咚”一跪。痛喊道：“老佛爷开恩！上次小姐上了夹棍，差点送命！实在受不了再来一次，如果老佛爷要带她回慈宁宫，不如带我去吧！我和小姐从不分开，小姐知道的事，我通通都知道……”金琐一跪，明月、彩霞也上前，通通跪下，磕头喊道：“老佛爷开恩！老佛爷开恩！”“放肆！”太后皱眉说：“我和格格谈话，也有你们这些丫头插嘴的份！容嬷嬷，桂嬷嬷！给我教训她们！”“喳！”容嬷嬷好得意，快步上来，劈手就给了金琐一耳光。

桂嬷嬷带着其他嬷嬷上前，劈哩叭啦，明月、彩霞又挨打了。

紫薇一急，也跟着跪下了：“老佛爷！为什么要这样？难道我们大家，就不能用言语沟通，一定要打吗？”“沟通？我问了你半天话，你一句坦白的答覆都没有！你哪里有诚心和我沟通？你根本就在和我玩花样……”太后一句话没说完，乾隆带着永琪和尔康，匆匆赶到了。太监赶紧通报：“皇上驾到！”太后和皇后一惊，怎么乾隆又得到消息了？乾隆已经急急的跨进门来，大喊：“停止！不许打人！怎么又动手了？”嬷嬷们马上住手，跪了一地，山呼万岁。乾隆怒极，不能和太后发作，就上前和这些嬷嬷们发作，大骂：“你们这些老刁奴，总有一天，朕把你们全体处死！现在，通通滚下去！”嬷嬷们屁滚尿流出房去。只有容嬷嬷悄悄起立，蹭到太后身边去站着。

“紫薇！起来说话！金琐、明月、彩霞，你们也起来！”乾隆说。

“谢皇阿玛！”紫薇起身。金琐、明月、彩霞也谢恩起立，退到一边站着。

乾隆这才抬眼，看着太后。说：“老佛爷，是不是小燕子私自出宫的事，又让老佛爷操心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太后竭力忍耐着：“那个丫头不止‘私自出宫’，还打了侍卫，夺门而去，彻夜不归！皇帝，如果你再袒护那个丫头，对她的行为不闻不问，恐怕她会越来越坏，总有一天，变成不可收拾！这个紫薇丫头，知情不报，也要一并处罚，不能饶恕！”尔康听到又要罚紫薇，简直是心惊肉跳。

永琪这时已经豁出去了，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乾隆紧紧的看着太后，难过的说：“老佛爷，小燕子已经受不了，离家出走了！如果我们的家，真的好温暖，孩子怎么会走？现在，不是立规矩的时候，现在，是怎么找回孩子的时候！小燕子丢了，朕非常心痛，惦记的是她是否安全，不是她该受什么处罚？我们暂时把所有的处罚规矩都收起来吧，把小燕子平安找回来，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其他的事，都不要再谈了！”乾隆这一番话，让紫薇、尔康、永琪、金琐、晴儿都好震动。

太后惊异的看着乾隆，一时之间，哑口无言了。

皇后和容嬷嬷敢怒而不敢言。乾隆没有忽略她们，走到两人面前，一脸寒霜，语气铿然的说道：“皇后！你和容嬷嬷就待在坤宁宫，管你自己的事情吧！小燕子和紫薇，请你永远不要过问！这个漱芳斋，你们最好不要再进来！否则，朕上次说过的话，朕会让它实现的！”皇后大震，踉跄一退，容嬷嬷颤巍巍的扶住。太后听了，实在生气，向前一步，正想说话，晴儿拉住太后的衣服。太后回头，晴儿悄悄的对她摇摇头。太后楞了楞，勉强的按捺了自己。

乾隆就当机立断的喊：“尔康！”“臣在！”“马上传你的阿玛进宫，朕要全面搜查北京城，找寻小燕子！”“臣遵旨！”尔康答得好有力。

“永琪！”乾隆又喊。

“儿臣在！”“传令鄂敏，带队去城外搜寻！但是，不得惊扰老百姓，只能暗访！”“儿臣领旨！”永琪也答得好有力。

小燕子完全不知道，整个御林军都出动了，大家在北京城里城外，到处找寻她。

小燕子很惨，正在棋社的后院劈柴。她披头散发，狼狈不堪，脸上青青紫紫，都是伤痕。老板娘虎视眈眈的站在一边，手中，还拿了一根藤条。她稍有不力，藤条就打上身来。

有些工人在旁边做工，对小燕子依旧视而不见。

“劈快一点！用力一点！那个木柴，要劈成一片一片，不是一块一块！你不要偷懒！快做！”老板娘嚷着，手里藤条一挥。

小燕子跳起身子躲，就是躲不掉，藤条扫到背上，她痛得龇牙咧嘴，瞪着眼睛嚷：“你要我做工，就不要打人，哪有这样的恶霸！”说着，就求救的看着那些工人，喊：“你们也都麻木了吗……”老板娘手里的藤条，哗啦哗啦的抽了过来，小燕子东跳西跳，就是闪不过那些鞭子。小燕子不禁痛喊出声：“母夜叉！你给我记着，风水轮流转！我会把你像这些柴火一样，砍成一片一片，劈成一块一块……”唰唰唰唰……藤条雨点一样落在小燕子身上。

“好了好了！我不敢了，我做工……做工……”老板娘收了藤条，小燕

子奋力劈柴，劈着劈着，忽然把斧头对着老板娘的头顶砸了过去。自己就向后院门的方向，拔腿就跑。

老板娘不慌不忙，用藤条迎向斧头，一拨，斧头就滴溜溜的转向小燕子，当头劈下。小燕子抬头一看，斧头就在头顶，大惊：“哎哟，我的妈呀……”小燕子急忙用手抱着头，滚倒在地，连续几个翻滚滚开，斧头落地，以毫厘之差，插在她身边的地上。小燕子惊魂未定，动了一动，才发现自己的衣袖，被斧头钉在地上，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女大王！饶命，我知道你的厉害了！不敢了！这次是真的不敢了……”几个工人，看了看小燕子，就害怕的低头做自己的工作。

母夜叉走了过去，拾起斧头。

“怎样？是要跟我比武呢？还是要砍柴呢？”“我砍柴！我砍柴！我砍柴……”小燕子说着，不敢再出花样了，乖乖的，一斧头一斧头的砍着柴。

砍完了柴，小燕子又被押去洗衣服。她坐在水井边，一大堆的脏衣服和被单，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小燕子拼命搓洗着。老板娘拿着藤条，坐在一边，悠闲的观望。

小燕子一边洗，一边叽哩咕噜的说着：“早知道，我就不要耍个性，背几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比这个舒服多了！我怎么会这么倒楣？这一次，变成‘走进一间房，四面都是狼’了！一个老公狼，一个老母狼……”她偷眼看看那些无动于衷的工人：“还有好多‘木头狼’！”“你嘴里在说些什么？是不是在骂我？”老板娘问。

“不是不是！”小燕子慌忙回答：“我说，你的武功怎么这样好？有这么好的武功，用来对付我这个小丫头，不是太委屈了吗？老板娘，我跟你办一个交涉好不好？我有一个朋友，在城里开了一家酒楼，你押着我去，到了那儿，我的朋友会给你很多银子！一百两，怎么样？”小燕子不再骄傲了，只想赶快让柳青柳红来救命。

“你有朋友在开酒楼？我还有朋友在开旅馆呢！”老板娘不为所动：“把你押过去？我没那么好的兴致，如果你说的是假的，搞不好你乘机就逃跑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那些朋友，说不定会帮你报仇，我才不惹那个麻烦呢！”小燕子恨得牙痒痒，心想，这个死婆娘，软硬不吃，怎么办？转着眼珠，又说：“老板娘，还有一个办法，你去皇宫后面的神武门，那儿有我一个朋友……”“皇宫也有你的朋友？你真是神通广大，来头不小啊！”老板娘打断她，一瞪眼睛，大吼：“洗衣服！快一点！再不洗，当心我的藤条！”唰的一声，藤条又飞了过来：“你在皇宫有朋友，我还和乾隆拜了把子呢！”小燕子一闪，没有闪过，藤条又抽在背上，痛得咬牙切齿。

老板娘凶神恶煞般的吼着：“你洗不洗衣服？”“我洗……我洗……我洗……”小燕子拼命搓洗着衣服，拉扯着衣服，太用力了，一件衣服被撕成了两半。

“你故意的！死丫头！臭丫头！我打死你！打死你……”老板娘大怒。

鞭子雨点般抽下，小燕子闪来闪去闪不过。忍不住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永琪，你在哪里？”水琪正带着一队侍卫，在整个商店街搜查。查了一条街又一条街。他曾经两度经过“翰轩棋社”门口，抬头看看，大门深锁，就把这个棋社给疏忽掉。尔康和福伦，更是连郊外都找了。因为乾隆有令，不得惊扰老百姓，再加上，宫里丢了格格，也不能声张。所以，找得非常辛苦，一连找了好几天，小燕子就像是地上消失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日出日落，朝来暮去……找的人心力交瘁，小燕子也憔悴不堪了。

这晚，小燕子筋疲力尽的坐在地上。摸着瘪瘪的胃：“几天没吃东西了，好饿啊！饿得我胃都痛了……”正想着，有个面无表情的工人走来，把一碗剩饭剩菜，一个黑不溜秋的窝窝头往她面前一放，转身就走了。

小燕子看到食物，眼睛一亮，端起饭碗一闻，全是馊的。气得放下饭碗，喊：“这是臭的！怎么吃？这个东西恐怕连猪都不吃，我怎么吃得下？”杜老板阴森森的走了过来。冷冷的说：“我劝你吃了吧！吃了才有力气做工！”小燕子转动眼珠，思索着，心想还是吃了吧！吃了才有力气逃跑！小燕子想着，就捏着鼻子，拿起碗，勉强吃了一口，立刻哇的一声，吐了满地。

“这个死丫头！臭丫头！她存心要把我给折腾死！”老板娘冲了过来。

唰唰唰，藤条又对小燕子飞来。她东跳西躲，怎样都躲不过，被打得好惨。老板娘大吼：“给我把地擦干净！”小燕子无可奈何，只好去擦地。她跪在地上，用抹布从厨房这一头，擦到那一头。嘴里叼着那个窝窝头。心里想：“还好有个窝窝头……金琐给我做了一大堆好吃的，有水晶蒸饺，什锦包子，牛髓炒面条，香酥鸡……还有莲子银耳汤！唔……”她馋得要流口水，就不自禁的咂了一下嘴，这一咂嘴，窝窝头就掉进擦地的脏水桶里去了。她睁大眼睛，看着那个窝窝头，眼珠子都快跟着掉进去了。心里在哀喊着：“我真是背啊！真是衰啊，真是苦命啊……世界上大概没有比我更倒楣的格格了！”唰的一声，鞭子又上了身。老板娘吼着：“怎么不动？擦地你会不会擦？赶快擦！赶快擦……”“我擦……我擦……我擦……”小燕子拼命的擦着地。

擦完了地，老板娘拎了一桶水，往桌上一放，“哗啦”一声，无数的棋子，有黑有白，全部倒进水桶里。老板娘嚷着：“快把这些棋子洗干净，再分开装进棋盒里！”小燕子瞪着那些棋子，火往上冒。大叫：“洗棋子就洗棋子嘛，既然要分开装，为什么不分开洗？你这样和在一起，不是多了好多工作吗？我洗一夜也洗不完！”“还敢辩嘴！你砸了我的店，害我几天做不了生意，你只好帮我大扫除！老娘就是要你洗！就是要你分！难道我还要帮你省事不成？洗不洗？”小燕子大怒，抓起水桶，往地上一泼，水和棋子，哗啦啦泼了满地。

鞭子又劈哩叭啦的抽了过来。小燕子简直变成了小青蛙，一个劲儿东跳西躲，但是，地上有水，又有棋子，她踩到棋子，摔了个四仰八叉。

母夜叉就飞扑而下。小燕子大叫：“我不敢了！不敢了！我洗棋子，我一颗一颗捡起来……”小燕子跪在地上，开始一颗一颗捡棋子，捡了整整一晚。这次，不争气的眼泪，也一颗一颗往下掉。她一边捡，一边哭，一边喃喃的自言自语：“老天一定是惩罚我，那么好的皇宫，我不要住，那么好的永琪，我不要他，那么好的紫薇和金琐，我通通不要，还有……那么好的皇阿玛……”她痛定思痛，眼前的黑子白子，全都模糊一片。

找不到小燕子，漱芳斋里，真是愁云惨雾。

永琪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睡过觉，也没好好的吃过一餐饭。当小燕子在捡棋子的时候，他正疲倦的站在漱芳斋的大厅里，眼光投向窗外的穹苍。

金琐捧了一碗人参汤过来。

“五阿哥！这是人参鸡汤，我炖了一大锅，大家都吃一点，增加体力。明天肯定又要忙上一整天！我看你这几天，什么都吃不下，这样不行，把自

己累垮了，更没办法找小燕子了！”“我那里有胃口吃东西！”永琪一叹。

“金琐说得对！五阿哥，你好歹要吃一点，就算为了小燕子吃！吃了，明天才有体力继续去找她！”紫薇温柔的说。

尔康勉强提起精神来，拍拍永琪的肩：“我们大家都吃！一起吃！”大家坐下，各吃各的。永琪勉强的吃了两口，废然的站起身子。

“我真的吃不下去！小燕子到底去了哪里？一个北京城，几乎被我们翻过来了，那些老百姓，虽然不知道是宫里丢了格格，也一定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事，谁还敢藏一个陌生人在家里？”“我猜，小燕子已经不在北京城里了！她武功虽然不好，脚力很好，说不定已经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金琐说。

“我也这么想！”紫薇点头。

尔康看着永琪，点头说：“明天，我们不但要在北京城找，还要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到邻近的城镇乡村！如果我们再找不到，只好满街贴告示，让提供线索的人有重赏！小燕子那对大眼睛，长得非常有特色，一贴告示，一定有人报案！”永琪满屋子走来走去，心乱得不得了。他看看那间大厅，没有小燕子的笑声，没有小燕子的嚣张，没有小燕子的喳呼，没有小燕子的大呼小叫……好寂寞好安静啊！他走到窗前去，脑袋顶着窗棂，心里疯狂般的喊着：“小燕子，小燕子，只要你回来，我再也不勉强你背诗了，再也不勉强你念成语了！我错了，不再骄傲了！请你回来好不好？如果你执意不当格格了，天涯海角，也让我们一起去流浪呀！”永琪在疯狂般的想念小燕子，小燕子也在梦着永琪。

小燕子不知道那是梦。她在一片大大的草原上，躺在青山绿水间，闭着眼睛，享受着拂面的和风。风里，有阵阵香味，绕鼻而来。唔，是烤鸭的味道！耳中，听到永琪的欢呼声：“小燕子！不要睡觉了，你看，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快来吃！”她翻身而起，只见紫薇、尔康、金琐正忙忙碌碌的准备野餐，地上铺着桌布，上面全是各种美点，鸡鸭鱼肉。金琐大叫着：“小燕子！你看，有蒸饺，有鸡汤，有小笼包，有豌豆黄，有绿豆糕，有烤鸭，有蹄膀，有鱼翅，有燕窝，有薰鸡，还有你最爱吃的‘一口酥’……快点来吃啊！”她飞奔过去，欣喜如狂。

“我饿死了！我饿死了！哇！这么多，我先吃哪一样好呢？”她正要对着那桌食物“飞扑而下”，永琪忽然很快的拦过来，拦住了她。

“要吃东西，先要背诗！”说着，就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哪有那么麻烦？吃东西还要背诗？”小燕子抗议的喊。

“要背！要背！一定要背！”“要背要背！一定要背！”尔康也跟着喊。

小燕子求救的看着紫薇，谁知紫薇也喊着：“要背要背，一定要背！”小燕子咂嘴咂舌，饿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叫，痛苦得不得了，只好背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背不出，背不出，我先吃东西再说！”她再度扑向那些美食，谁知，一刹那间，所有的食物都不见了。小燕子大惊，抬头一看，永琪、紫薇、尔康、金琐全部消失，只有自己，站在荒凉的旷野。她顿时心慌意乱，大喊：“永琪！永琪……紫薇……尔康……金琐……回来回来，我背诗！我背我背……”拔脚想跑，竟然跑不动，摔了下去。

小燕子这样一摔，就从梦里摔醒了。发现自己滚倒在地上，睁眼一看，和杜老板的眼光接个正着。小燕子大惊，想跳起身子，才发现自己被绑得结

结实实，倒在厨房的地上。杜老板正很有兴味的看着她。

一时之间，她还不能从梦中回到现实，四面张望，见到厨房里只有杜老板，什么人没有，更别提那些美食了。她不禁悲从中来。喃喃的念道：“前不见蹄膀，后不见烤鸭，念肚子之空空，独怆然而涕下！”杜老板走了过来，拉了一张小板凳，坐在她面前。研究着她，问：“你在叽哩咕噜，说些什么？作梦了？”小燕子哀求的说：“天亮了，我又可以做工了！这个绳子，可不可以解掉了？”“料你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杜老板用刀挑断了绳子。

小燕子伸手伸脚，浑身都痛。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杜老板就盯着她，说：“你学乖一点吧，不要再抵抗了，你那一点点小功夫，实在不是我们的对手！落到我们手里，你就是死路一条了！这样吧！你跟了我，做我的小老婆！我教你下棋，教你练武，还让你这一生穿金戴银，从此不用到处流浪，讨生活了！怎么样？”小燕子听了，气得眼睛冒火，对着杜老板一口啐去。

“呸！我连阿哥都不要嫁，还轮到来当你的小老婆……你这个不要脸的死癞虾蟆，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是个什么东西……”小燕子话没说完，杜老板一伸手，就掐住了她的脖子，她几乎不能呼吸了，呛得直咳。

“咳咳！咳咳！有话……好说……好说……”“你要不要‘好说’呢？”杜老板问。

“要……要……要……”杜老板松了手。

这时，老板娘悄没声息的出现在杜老板的身后。小燕子看到了，心里一动。“那么，你要不要嫁我？”杜老板盯着小燕子问。

“你已经有老婆了，你的老婆会不依的，会生气的，你又打不过你的老婆……”“谁说的？”杜老板恼怒的说：“不要理那个母夜叉，只要你跟了我，我保证给你穿好的，吃好的……这家店都交给你管……”杜老板话没说完，老板娘一声大叫，合身扑上。嘴里大叫：“你这个老色鬼！我要了你的命……”杜老板急忙跳了起来，老板娘已经对着他的脸，一把抓去，杜老板闪避不及，脸上抓出五道血痕，顿时大怒，仓卒应战，夫妻两个就大打出手。

小燕子乘机跳起身子，吆喝着：“杜老板！打呀！打呀……不要认输！打给我看！只要你赢了她，我就跟你！把这个母夜叉打得落花流水，千万不要认输！打不过你就不是男子汉……打呀！用力的打呀……”老板娘听了，气得发昏，对着杜老板，拳打脚踢，虎虎生风。杜老板也怒火中烧，打得唏哩哗啦。两个都是高手，一时之间，竟然打得难解难分。

小燕子一看，机不可失，悄悄退后，闪电般的对后门奔去。

“不好了！小丫头跑了！”杜老板大叫。

小燕子一边逃，一路把盘子、饭碗、锅子、棋子……全部拨在地上，一阵唏哩哗啦，满地碎片，老板娘踩到碎片，差点摔跤。

老板娘急忙收手，大喊：“给我追呀！来人呀……给我把那个臭丫头追回来……”小燕子已经打开后门，狂奔而去了。

街上，有个结婚队伍，正在热热闹闹的前进。新郎骑着大马，神气的走在前面，吹鼓手欧吹打打，后面是花轿和抬嫁妆的队伍。

小燕子从巷子里狂奔而出，杜老板带着一群打手，拿着木棍，追了过来。小燕子想施展轻功，奈何早已衰弱不堪，轻功也不灵了。打手们七嘴八舌的喊着：“我家丫头逃跑了！大家帮忙追呀……”小燕子回头一看，追兵已近，再也顾不得了，就窜进结婚队伍，横冲直撞。队伍大乱，抬花轿的轿

夫被撞得一仆，新娘竟然跌出花轿。新郎惊得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场面一团混乱。新娘跌落在地，大惊，尖叫：“救命啊……救命啊……”小燕子一看，好生抱歉，急忙把新娘拉了起来，看到新郎的马，灵机一动，就把新娘拉过去，一把推进新郎怀里，气急败坏的大喊：“后面有人来抢亲！”指指追兵：“是那个杜老板，要抢新娘作小老婆！你们两个赶快抵抗！我来传递消息……对不起，我要逃走了！”小燕子就飞身跃上了新郎的那匹马，策马狂奔。

新郎大惊，糊里糊涂的大喊：“救命啊！有人抢亲啊……”指着杜老板那群人：“他们要抢亲啊！”杜老板拿着棍棒，穷凶极恶的跑来。喜娘也指着杜老板，跳着脚惊叫：“抢亲啊……抢亲啊……他们要抢亲啊……”新娘吓得尖叫。吹鼓手和迎娶的年轻人，就义愤填膺的拿起轿杆、乐器、喜牌和抬嫁妆的扁担，嘴里大喊着：“敢来抢亲！杀呀！打呀……”大家冲向杜老板，没头没脸的大打出手。

“我们在追丫头……”杜老板大叫。

“打！打！打……”大家那里听得见，纷纷大喊。

两路人马，打成一团。

小燕子已经骑马奔得老远。

26

小燕子骑着马，一阵狂奔，奔到了会宾楼前面。大喊：“柳青！柳红！师父……快来啊……”柳青、柳红和蒙丹奔出大门，看到小燕子，大家又惊又喜。叫着：“小燕子！小燕子……你来了，你总算来了……”小燕子已经筋疲力尽，头昏眼花，再也支持不住，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柳红急忙上前，一把托住了她。小燕子倒在柳红怀里，气喘吁吁，脸色苍白的说：“有个大公狼……还有个母狼……在追我……快去帮我报仇……”她一句话没有说完，眼前一黑，就力尽的厥过去了。柳红大惊，抱任她急喊：“小燕子！小燕子！小燕子……怎么满脸是伤？怎么这样惨？”“快抱进客房里去！”蒙丹说。

柳青当机立断：“柳红，你们照顾她，我去给学士府送个信，告诉福大人，小燕子找到了！免得他们还在城里城外到处找！”“是！”柳红抱着小燕子进房去。

柳青又不放心的问：“她说有什么公狼母狼的是怎么回事？”“你快去！管他公狼还是母狼，有我！”蒙丹说。

柳青就赶紧奔去学士府送信了。

片刻以后，永琪和尔康已经得到了消息，两人匆匆忙忙的赶到了会宾楼。只见小燕子躺在床上，脸上青青紫紫，都是伤痕，手腕上有绳子的勒痕，手臂上还有鞭痕。柳红说，已经检查了小燕子，身上全是鞭痕和瘀伤。所幸没有伤筋动骨，已经给她擦了跌打损伤膏。永琪和尔康震惊极了，永琪更是心痛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正在谈论间，小燕子悠悠醒转，眼睛一睁，就大叫着跳起身子：“你这个母夜叉，母大虫，母老虎，母妖怪……我跟你拼了……”她一面喊，一面双手乱舞，永琪急忙扑过去，紧紧的握住了她的手。

喊：“小燕子！是我！是我……是永琪！是我啊……”小燕子这才发现，握住自己的，竟然是永琪。她睁大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永琪，像是作梦一样。呐呐的问：“永琪？永琪？”四面看，就看到尔康、柳青、柳红、蒙丹的脸。大家都围着床，关切的，紧张的看着她，她惊喜交集，热泪盈眶，高兴得口齿不清了：“你们都在这儿？我……我……”“小燕子，”尔康急急的问：“你碰到什么事了？怎么全身都是伤？”永琪用双手把她的手紧紧的阖着，心痛而着急的说：“小燕子！看着我！”就热烈的盯着她：“你安全了，不要怕，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了！”

知道吗？你回到我们身边了！”小燕子痴痴的看着永琪，忽然有了真实感，一下子就扑进他怀里，痛哭失声了：“永琪！你好坏……你害我被人欺负……害我差点死掉……哇！”永琪紧紧的搂着她，觉得眼眶湿湿的，喉咙梗着好大一个硬块：“是！我好坏，我知道！我已经骂死自己了！这几天，我们找你找得快发疯……谢谢天，你回来了！我再也不会勉强你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不要哭，什么事都交给我们……天塌下来，让我帮你撑……”大家都眼眶红红的，看着他们。

小燕子哭了一会儿，抬眼再看永琪。看着看着，越看越委屈，呜呜咽咽的说：“你好狠心……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好不容易有烤鸭吃，你还要我先背诗……”一边说，眼泪就滴滴答答往下掉：“哪有这么坏……不背诗，就不给我吃东西……”永琪听得糊里糊涂，却被她的衰弱和眼泪弄得心都碎了：“哪有这回事？不背诗不给你东西吃？好好好……以后都不背诗，再也不背诗了！”蒙丹听出一些苗头了，惊问：“小燕子，你几天都没有吃东西吗？是不是真的？”小燕子拼命点头。柳红睁大眼睛说：“怪不得你这么衰弱！还好，我们什么吃的都现成！我去给你弄吃的来！”柳红就急急的奔出去了。

“什么？你几天都没有吃东西？”永琪一瞪眼睛，怒上眉梢：“怎么可能？你不是带了钱走的吗？到底，你碰到什么事情了？”尔康拉了永琪一把。说：“你不要急，看小燕子这个样子，她这几天，过得一定非常辛苦！她的故事，恐怕一言难尽。我们先让她吃饱了，再洗一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来听她说！现在，她怎么有力气说呢？”“对对对！让她精神恢复一点，慢慢说！反正，是谁惹了她，是谁欺负了她，这人就死定了！”柳青义愤填膺。

片刻以后，小燕子已经梳洗干净，换了衣服，坐在桌子前面。桌上堆满了食物，鸡鸭鱼肉，热汤热饭，应有尽有。小燕子好像饿了几百年似的，筷子也不拿，就用双手撕着烤鸭大吃特吃，吃得狼吞虎咽，看得大家目瞪口呆。

“你不要吃那么急，饿久了，应该要慢慢吃！先吃个馒头比较好！”蒙丹说，殷勤的递上馒头。

“好像应该先喝一点汤！”永琪急忙盛了一碗汤给她：“来！喝一口汤！慢慢喝，别噎着了！”“不！还是先吃一点清淡的！喝点小米粥！”柳红盛了一碗粥给她。

“她喜欢吃烤鸭，吃一点也没关系！”柳青撕了一只鸭腿给她。

“还是先吃一点面食比较好！喏！这是你最爱吃的蒸饺！”尔康把蒸饺挟到她碗里。

小燕子看着大家，见大家拼命给她添菜添饭，要她吃这个吃那个，想到陷在棋社的惨状，心里一个激动，放下筷子，伏在桌上，哇的一声又哭了。

大家急忙喊：“怎么了？怎么了？又哭了？”永琪心痛得快死掉，掏出手帕给她，又不住用手拍着她的背脊。哑声的说：“我知道你受了好多委屈，受了好多苦！你不要难过……居然几天没吃饭，简直不可思议！无论是谁，让你受了这些委屈，我一定帮你报仇！你身上的每一个伤痕，我都要让他十倍百倍的还回来！你放心，我会让他碎尸万段！”小燕子抽噎了一阵，抬起头来，看着大家。问：“紫薇呢？金锁呢？”“她们还不知道你找到了，这些天，为了找你，已经弄得人仰马翻。整个经过，我们再慢慢告诉你！刚刚，是柳青到了我家，说是要见我！我正在长安街挨家挨户找你，下人一说，我马上猜到是有消息了，急忙找到五阿哥，赶到我家。见到柳青，我们就来不及回宫，先到这儿来看你！”“因为我们上次扮作萨满巫师进宫，很多人都认得我们，所以，尔康认为会宾楼最好不要引人注意！怎么找到你的，我们等会儿再研究一个说法！”柳青补充着。

小燕子吃了东西，精神好多了，看着大家说：“我被一家黑店坑了，那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都会武功，夜里，把我绑在厨房，白天要我做苦工，不做就打，我打不过他们，怎么逃都逃不掉……”永琪脸都绿了，恨恨的问：“那家店叫什么？”“不知道是‘干车棋社’，还是‘赶车棋社’！”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棋社？”永琪扼腕大叹：“我们找了餐馆、小吃店、食品店、旅馆、酒楼、菜馆、客栈……怎么忘了棋社？”“赶车棋社？这个棋社的名字怎么这样古怪？”尔康问。

永琪苦苦思索，忽然一拍桌子、跳了起来。

“我两次经过那家棋社，根本没有想到小燕子会陷在里面！‘翰轩棋社’！”大家神态一凛，个个摩拳擦掌。

黄昏时分，杜老板和那个母夜叉正带着手下，在布置被砸坏的棋社，准备重新开门做生意。忽然，“砰”的一声，棋社大门飞裂而开。杜老板和老板娘一惊回头。

只见小燕子手里拿了一条九节鞭，拦门面立，阳光在她身后闪烁，她站在阳光的光圈中，像个复仇女神。嘴里大叫：“大公狼，大母狼！小燕子回来了！”杜老板看到小燕子，大喜。问：“你是不是想通了？回来当我的小老婆？我就说跟了我没错……”杜老板话没说完，永琪、尔康、柳青、柳红、蒙丹从小燕子身后，飞窜而出，直奔两人面前，永琪劈手就给了杜老板一个耳光。杜老板要闪，身后，蒙丹一踹，杜老板闪过蒙丹，闪不过永琪，被结实实打了一记。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帐！你死期到了！”永琪喊着。

“哪儿来的土匪，敢到这儿来撒野……”老板娘大叫，飞身而起，柳红和柳青，一跃上前，堵死了她。柳青一阵连环拳，柳红一阵连环踢，老板娘武功高强，纷纷闪过，尔康拿了一根大棍子，横地一扫，老板娘跳起身子，躲过脚下的棍子，躲不过柳青柳红的前后夹击，柳青给她一掌。

“你这个母夜叉，胆敢欺负小燕子，我要杀了你！”柳青喊。

老板娘肩上背上挨一掌，柳红又直踢她的面门。

“我踢死你！”老板娘急闪柳红，就结结实实挨了尔康一棍。

“我要把你宰了！剁成肉酱！”老板娘接连挨了好几下，这才知道来人不弱。杜老板大吼：“小丫头居然带人来报仇！老太婆，拿出看家本领来，打呀！来人呀！来人呀……”打手们一拥而入。两路人马就大打出手。一时之

间，屋里桌椅齐飞，刚刚才修好的桌子椅子，再度遭殃，全部碎裂。杜老板夫妇，虽然武功高强，但是，尔康永琪，比他更强。一阵恶斗之后，众打手纷纷被摆平，哼哼唉唉的躺了一地。杜老板夫妇极力奋战，但已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再一阵恶斗，杜老板和老板娘已经打不过了，两人跃到门口，想逃。大家哪里允许他们逃走，打的打，踢的踢，挡的挡……终于把夫妇二人制伏了。

尔康等人很有默契，故意要让小燕子报仇，把杜老板踢到小燕子脚前。蒙丹一脚踩住他的背，把他死死的压在地上。喊：“小燕子！轮到你了！”小燕子举起九节鞭，就狠狠的抽过去。一面抽，一面骂：“打死你这个癞虾蟆！打死你这个黑心鬼！我说过，我会把你切成一段一段，拿去喂狗！”老板娘接着被摔到小燕子脚前。小燕子举起鞭子，劈哩叭啦打过去：“大女王！大大女王！尝尝鞭子的味道！我打得你脸蛋开花！”杜老板和老板娘，这下尝到滋味了，小燕子鞭鞭不留情，打得两人唉唉叫唤。

“好了好了！我们认输了！小燕子，就算我们错了……”杜老板求饶的说。

“小燕子的名字，你也敢叫！”永琪大怒，踩着杜老板，死命一踩。

“哎哟！哎哟！好汉饶命啊！”杜老板大叫。

尔康提高声音问：“还珠格格，这两个犯人要怎么处理？”“还珠格格？”杜老板大惊，睁大眼睛看小燕子：“这是还珠格格？”“这个丫头是个格格？”老板娘也不可思议的问。

尔康很有气势的大声一吼：“还珠格格微服出巡，就是听说你们在为非作歹，存心来试探你们的！下棋是多么风雅的事，你们却用来诈财行骗！格格来了，你们还不知道死期到了，居然胆敢把格格扣在店里做苦工，打打骂骂，现在，你们要怎么死，就看还珠格格怎么发落！”小燕子就声音洪亮的喊道：“先把他们绑起来！厨房里有绳子！”“是！”大家就大声应道。

杜老板和老板娘相对一看。杜老板不相信的说：“你们是哪条道上的？不要装格格，装大爷了！你们去打打听，我‘笑面虎杜大爷’的名号！招惹了我，你们会不得好死！”“原来他还有名号！‘笑面虎’？”永琪恨得牙痒痒。

小燕子一鞭子抽过去，嚷着：“我把你打成‘哭脸猫’！”就左右开弓，劈哩叭啦的抽过去，顿时，把杜老板一张脸打得东一条西一道：“如果你不服气，我还可以把你打成‘哭脸鼠’、‘哭脸癞虾蟆’、‘哭脸狼’、‘哭脸毛毛虫’……”老板娘看看情势不对，就放声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有强盗土匪啊……救命啊……”柳青柳红已经找了绳子过来，大家就把两人绑得结结实实。

老板娘杀猪似的大喊：“强盗杀人啊！救命啊……土匪抢劫啊……救命啊……”小燕子对着老板娘的脸，几鞭子抽过去：“我把你打成‘哭脸母夜叉’、‘哭脸母大虫’、‘哭脸老母狼’……”这样一阵大叫和大闹，终于把外面搜人的官兵引进门来。大批的侍卫冲了进来，一阵“叮铃咣啷”，长剑出鞘：“哪个是强盗？官兵在此，赶快投降！”永琪大声一吼：“看清楚，我在这里！”众侍卫抬头一看，大惊，全部跪落地：齐声喊着：“五阿哥吉祥！福大爷吉祥！还珠格格吉祥！”老板娘和杜老板这一下吓傻了，彼此互看，脸色惨变。

尔康就有力的交代：“你们赶快把这个棋社每间房间都搜一遍！格格有个包袱，看看在不在这家黑店里？其他的人，去报请巡城御使李大人，要他立刻过来！”“喳！”侍卫们立刻行动，进房的进房，出房的出房。

没多久，小燕子的包袱找到了，御使李大人也赶来了。杜老板和老板娘，这才明白，自己是真正的栽了。李大人恭敬的向永琪、小燕子、尔康行礼。

“卑职李宗裕失查，让管辖地区有这等不法之徒，请五阿哥，还珠格格，福大爷海涵！”

两个人犯，要如何处置？请明示！”永琪看小燕子：“还珠格格，你要如何处置他们？”小燕子想了想，语气铿然的说：“我要砍他们的头，灭他们的九族，把他们五马分尸！”杜老板和老板娘吓得屁滚尿流，拼命磕头。喊着：“格格饶命！格格饶命！”“在砍头以前，还要他们做一件事！”小燕子转着眼珠：“这儿是棋社，他们居然让下棋变成犯罪，太气人了！我要让他们两个，一人吃一盒棋子！马上执行！”杜老板和老板娘大惊，磕头如捣蒜。两人不住口的哀求着：“格格高抬贵手啊！那个棋子都是石头做的，吃不得！”杜老板哭丧着脸说。

“格格女王！格格女大王！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得罪了，我给您磕头了！”老板娘不住磕头。

众侍卫早已把棋子拿来。小燕子又叫：“等一下！”小燕子就跑进厨房里，提了一桶黑糊糊的脏水来，把两盒黑白棋子，倒在脏水里，用棍子搅拌了一下，说：“杜老板，老板娘！奴婢给您两位老人家，做了一桶‘黑白棋子污水汤’，就请您两位老人家连汤带料喝下去！”夫妻二人惨叫出声。杜老板没命的嚷：“格格救命啊……小人是癞虾蟆，是黑心鬼，是大公狼……格格高抬贵手啊……小人给您磕头！请您用那个鞭子，抽我们几百鞭都没关系，把我们变成‘哭脸癞虾蟆’也没关系，只要不喝那个‘黑白棋子汤’……”老板娘更是磕头如捣蒜：“格格女王！格格女大王……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饶命啊……饶命啊……这个什么汤……吃不得啊……母大虫给您磕头了……”“你们黑白不分，给我吃馊水！”小燕子厉声喊：“现在，你们非吃这个‘黑白棋子污水汤’不可！”永琪就大声一吼：“格格要他们吃，就吃！马上执行！”于是，侍卫们就掰开两人的嘴，强迫的灌“污水棋子汤”。两人哪里吃得下去，又咳又呛又呕又吐又叫。

尔康看看已经闹得差不多了，和永琪相对看了一眼，就对李大人说道：“好了！吃够了！人犯交给你，先把他们关起来，查明犯了多少案子，再回报！他们扣押格格，已经是死罪一条！你们务必把人犯看管好，等圣上发落！”“是！是！卑职遵命！”小燕子这才拿起自己的包袱，抬头挺胸，扬眉吐气。和尔康、永琪、柳青、柳红、蒙丹一起出门去。

当小燕子回到漱芳斋，整个漱芳斋就乐翻了。

小邓子、小卓子看到小燕子，喜出望外，欢声大叫：“格格回来了！格格回来了！”小卓子不知道是该去迎接小燕子好，还是去报告紫薇好，一会儿跑向小燕子，一会儿跑向屋里，闹了个跑前跑后，手足无措。

小邓子急忙念佛：“上有天，下有地，天灵灵，地灵灵，菩萨保佑……格格回家了！”就奔到小燕子面前，噗通跪落地。欢喜如狂的喊：“小邓子给格格磕头，格格，您可回来了！”小燕子好感动，喉咙哑哑的吼了一声：“不是说过，不许磕头吗？”“是是是！那……我给老天磕头！”小邓子说，就转

了一个方向，高举双手，再匍伏地上，大喊：“谢谢老天！谢谢菩萨！谢谢各方神灵！保佑我们的格格平安回家……”紫薇、含香、金琐、明月、彩霞听到声音，全部奔了出来。顿时之间，院子里响起一片尖叫声：“小燕子……小燕子……小燕子……”“格格……格格……格格……”大家一边喊着，一边奔向小燕子。

小燕子看到大家这样的热情，情绪激动，再看到紫薇，悲从中来，奔上前去，一把抱住紫薇，抱得紧紧的。含泪说：“紫薇！我以为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紫薇眼泪夺眶而出，捶着小燕子：“你还说呢？我气死你了！恨死你了……”小燕子浑身是伤，被紫薇这样一打，痛得龇牙咧嘴。直叫：“哎哟哎哟，别打我……好痛！好痛……”紫薇赶紧放开小燕子，惊看她，才发现她脸上都是伤痕。惊讶得一塌糊涂。

“小燕子！是谁伤了你？怎么回事？”永琪心痛的喊：“大家赶快进屋说话！紫薇，金琐，你们别碰她，她全身都是伤……”“都是伤？”含香回头就跑：“我去宝月楼拿凝香丸！”小燕子一把抓住含香。说：“你那个救命的药，留着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用！我哪有那么严重？”明月、彩霞、金琐都好惊讶，急忙上前扶着小燕子，关心得不得了。

“谁敢伤到格格，他吃了熊心豹子胆吗？”“赶快进去！小邓子、小卓子，宣太医过来看看！”金琐喊。

尔康就上前一步，对紫薇说：“小燕子交给你们了，我去给皇上覆命！”永琪回头看尔康。问：“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见皇阿玛？”尔康推了他一下，对小燕子的方向看了一眼，低声说：“你还是待在漱芳斋吧！她虽然回来了，身上下，都受了好多伤害，你恐怕要费点心，好好安慰她一下！皇上那儿，我就说，我们搜到棋社，把她找到了！”永琪点点头。大家已经簇拥着小燕子进房去，永琪就急急的跟进去了。

进了大厅，大家搀扶着小燕子。金琐、明月、彩霞搬椅子的搬椅子，绞帕子的绞帕子，拿靠垫的拿靠垫……小心翼翼的把小燕子扶坐在椅子上。小燕子不安的说：“你们不要这样，我哪有这么娇弱？刚刚还打了一架……打架的时候，所有的痛都忘了，打得好过瘾！”“怎么会受伤呢？难道你一出去，就跟人打架了？”紫薇问。

“可不是！这次碰到一个公夜叉和一个母夜叉，我打不过他们，被他们欺负得好惨！不过，尔康、永琪和柳青他们，已经帮我报仇了！”就看着含香：“还有我师父，把那两个夜叉打得落花流水！”提到蒙丹，含香心中一痛。

“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你弄得全身是伤，我们也弄得好痛苦，每个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快要烤焦了！”紫薇眼圈红红的说。

金琐端了一杯茶过来，也是眼圈红红的：“小燕子，这些天，小姐几乎天天都在掉眼泪，埋怨自己没把你看好，没有安慰你，没有留住你……夜里也不肯睡觉，只要有风吹草动，就跳起身子喊：‘小燕子回来了！’每天每夜，开门关门就闹个不停！每次开了门，看不到你，就回到房里去伤心……你都不知道！”小燕子感动得唏哩哗啦，紧紧的抓住紫薇的手：“对不起，紫薇，我不是跟你生气……”说着，瞄了永琪一眼，永琪就对着她深深一揖。小燕子还想矫情，故意转过头去，看着金琐说：“金琐，你不知道我有多惨，被那两个夜叉抓起来，每天做苦工，没东西吃，饿得我头昏眼花。有天，嘴里叼了一个窝窝头，还要擦地，心里就想着你给我做的莲子银耳汤，一不小心，窝窝头掉到擦地的脏水里，当时，我都哭了，恨不得从脏水里捞起来吃！”

大家眼睛瞪得好大好大。

“有这种事？”金琐不信的问。

小燕子痛定思痛，拼命点头。永琪听得心都碎了，怔怔的看着她。

“我夜里作梦，都梦到你们叫我吃东西，可是，我要吃的时候，大家都要我先背诗，背了诗，才可以吃……”紫薇好心痛，把她的手紧紧一握。

“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永远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说着，就抬头看永琪：“是不是？五阿哥？”永琪再也忍不住了，走上前去，一把握住小燕子的手。

“小燕子！我们去卧房，我要单独跟你谈一谈！”永琪就不由分说的，把小燕子拉进卧室去了。

进了卧室，永琪把房门一关，跑过来，双手抓住小燕子的手。

小燕子好幽怨的看着他，眼神是可怜兮兮的。

永琪就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盯着她，诚挚已极的，一本正经的说：“我用我的生命，我死去的额娘来跟你发誓，我再也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从此，不要背诗，不要学成语，不要做功课……你不喜欢做的事，我们都不要做！只请求你，再也不要离开我！前不见古人，没关系！后不见来者，管他的！眼前没有你，我就完了！”小燕子眼泪一掉，扑进了永琪怀里。硬咽的说：“我知道我不够好，学什么都学不会，我好笨！我……”“你不笨，是我笨！是我笨！”永琪哑声的打断她，扶起她的头，看着她：“让我告诉你，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他们加起来，也没有你的份量！他们写下了再伟大的诗篇，都不会让我感到这么深刻的痛楚……你，胜过千千万万的诗，千千万万的成语，千千万万的至理名言……你超越了一切！”小燕子一瞬也不瞬的看着他，屏息的说：“你说得好好听，我觉得有点飘飘然了！你的话都是真心的？”“如果我不是真心的，让我被天打雷劈！”小燕子笑了，豪气的一摔头：“好！为了你这几句话，我下定决心，要为你学诗，学成语！要成为你的骄傲！”永琪拼命摇头：“你不必！你已经是我的骄傲了！”“可是……我还是要顾全你的身份，你是阿哥，你有你的地位，包袱……”“这是谁说的混帐话？”永琪粗声的问。

“你说的！”小燕子楞了楞。

“我们不要理那个莫名其妙的人！说那些混帐话的人，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永琪！一个会为你的立场去想，会为你的兴趣去想，懂得尊敬你，欣赏你，怜惜你的男人！”小燕子太感动了，一瞬也不瞬的看着永琪。然后，她就扑进他怀中，紧紧的抱住了他。

把脸颊埋进他的肩窝里。低低的，热情的，承诺的说：“我也要为你，做一个全新的小燕子！君子一言，八马难追！”想想，觉得还不够，就爽气的说：“再加九个香炉！”“是驷马……”永琪习惯性的想更正她。

“什么？”永琪笑了，拥着她，说：“我发誓不再要求你了，不管是新的你，还是旧的你，我都会好好的珍惜！君子一言，八马难追！再加九个香炉！”

第二部完。待续第三部《悲喜重重》

乾隆知道小燕子回宫了，匆匆忙忙问了一下经过，听到小燕子受了好多委屈，真是又惊又怒。一方面传旨严办杜老板夫妇，一面就带着令妃和尔康，迫不及待的赶到漱芳斋。

“气死朕了！气死朕了！”乾隆一看到小燕子，就气呼呼的嚷着：“哪有这么坏的人，偷了你的东西，扣了你的人，还打伤你，不给你东西吃，逼你做苦工！北京城里，居然有这种丧心病狂的匪徒！朕恨不得马上把他凌迟处死！小燕子，你放心，朕已经传令下去，立刻追查那个坏蛋的各种罪证，一定帮你出这口气！”小燕子看到乾隆进来，就有些心虚，一副准备挨骂的样子。听到他这样说，实在是意外极了，一对眼睛睁得大大的。

令妃走过来，怜惜的看着她，拉着她的手，拍着说：“哎，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可怜的小燕子，就这么几天，人都瘦了一大圈！可想而知，受了多少苦！好了，好了！总算回家了！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任性了！你这一走，大家都急得魂不守舍了！你的皇阿玛，几夜都没睡好！每天都在念叨着你！”小燕子怔了，依旧睁着大大的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乾隆困惑的问：“你怎么了？吓傻了？见到皇阿玛，还不高兴吗？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小燕子终于嗫嗫嚅嚅的开了口：“我以为……我以为……”“以为什么？”“我以为，我又闯祸了，打了侍卫，跑出皇宫，几天几夜都没回来……皇阿玛一定好生气，看到了我，肯定会把我大骂一顿，再想办法处罚我！可是，皇阿玛都没有骂我，还要帮我出气……我简直不相信啊！”小燕子说着，就热泪盈眶了。

乾隆盯着小燕子，清了清嗓子：“哼！你不要以为朕不生气，你出走，朕当然生气！可是，朕也很担心！在‘生气’和‘担心’两者并存的时候，担心就比生气来得多了！”说着，就走过去，仔细看她的脸，柔声的说道：“听说你被那两个混帐东西，折腾得满身是伤，朕料想，你也得到很多教训了！你看，在亲人身边，你虽然有时候会受点委屈，可是，大家是疼你的，动机是善意的！谁也不想真正伤害你！到了外面，你碰到的人就不一样了！”小燕子垂下头去，心悦诚服的说：“我知道了，我都明白了！”“明白了就好！”令妃就接口说：“你弄得惊天动地，宫里乱成一团，宫外也乱成一团，整个御林军都出动了，城里城外到处找你！”“以后不敢了嘛！”永琪就急忙上前，生怕乾隆说多了，小燕子又吃不消。

“皇阿玛！小燕子回来了，就是皆大欢喜了！虽然受了一些苦，好在没有大碍！儿臣担心的，是老佛爷那儿，不知道还会不会追究？”乾隆一听到太后，就头痛了，皱了皱眉头，说：“小燕子今天先休息！明天一早，去慈宁宫请罪！”尔康急忙往前一步，很理性的说道：“臣认为不妥。老佛爷已经知道小燕子回来了，如果不去慈宁宫叩见老佛爷，恐怕更要背负不敬之罪，老佛爷会越想越气，不如马上去慈宁宫请罪！”小燕子听到要去慈宁宫，脸色立刻一变，身子一退：“我不去！我怕老佛爷，她肯定要罚我……我不去！”紫薇走上前去，握住她的手，给她打气：“我跟你一起去！”“皇阿玛！就怕老佛爷不肯原谅，那要怎么办？”永琪着急的说：“小燕子身上还有伤，实在不能再关暗房，受处罚了！”乾隆一叹：“这一关总要过的，这样吧！朕陪你们一起去！”结果，乾隆带头，永琪、尔康、紫薇簇拥着小燕子，大家来到慈宁宫。

这次，小燕子自知理亏，乖乖的跪下了：“老佛爷，小燕子来请罪了！”太后扶着晴儿，眼光扫了大家一眼，再威严的看着小燕子，脸上，一点笑容

都没有，语气尖锐的说：“请罪？我看，这么多人陪着你来，是来帮你‘壮声势’吧？”乾隆马上赔笑说道：“小燕子这次出门，受了好多苦，被两个坏人绑架，扣在店里做苦工，这才没有及时回来！其实，她一出门就知道错了……”看小燕子，猛递眼色：“是不是？”“是……是。”小燕子咽了一口口水。

“是吗？”太后不信地说道：“那么，你为什么要‘出门’去？还打伤了两个侍卫？你不是最爱奴才吗？为了出门，你不惜出手伤人，这样‘不择手段’？为什么？”小燕子大惊，怎么？把人打伤了？她立即急急的说道：“不折手断？我没有把侍卫打得‘不折手断’呀？”她张大眼睛问：“难道，他们的手断了？怎么这样脆弱？我觉得我出手很轻，只是把他们逼开而已，真的不知道那么严重……”就关心的追问道：“是哪一只手断了？断了几只手？”紫薇、尔康睁大眼互看。永琪急得不得了。乾隆又是皱眉，又是摇头。

太后一脸惊愕，听都听不懂：“你在胡扯些什么？谁告诉你侍卫的手断了？”“是老佛爷您说的呀！他们‘不折手断’了！”晴儿总算明白了，忍不住微微一笑。

太后瞪大了眼睛，气得脸色发青，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我看我跟你说话不投机，我说的话，你听不懂，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

这个‘请罪’，也不必了！”就看乾隆，有力的说：“皇帝，你跟我有一个约定，不知道还珠格格这次的离家出走，算不算是‘犯规’呢？”乾隆一震。还来不及说话，永琪脸色一变，往前一迈，就跪在小燕子身边了。

“老佛爷！永琪有话要说！”“你说！”太后怔了怔。

永琪抬头看着太后，眼神坚定，语气恳切而坚决：“永琪知道，老佛爷给了一个期限，要小燕子改善所有的毛病。这次小燕子出走，就是被这个事情逼走的！在小燕子失踪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仔细的想过。小燕子的问题，出在她根本不是一个格格，她做不到老佛爷对于‘格格’所定下的条件！但是，她在我的心目里，是完美无瑕的！今天，想娶小燕子为妻的，是我。如果老佛爷不能够放宽对她的要求，那么，请废掉她‘格格’的身份、让她去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免得她一天到晚，被这些她学不会的功课压垮！至于我，只好跟她一起做平民！‘阿哥’的身份，我也不要了！”永琪这一篇话，说得慷慨激昂，语气铿然。

太后大震，不禁一退。乾隆也大震，目不转睛的看着永琪。

小燕子也震动极了，不敢相信的看着永琪。

紫薇和尔康，感动得一塌糊涂。尔康看着紫薇，觉得永琪把他要说的话，抢先说了。就实在按捺不住，拉住紫薇一起上前，跪在永琪和小燕子的身边。

尔康就抬起头来，不胜感慨的说道：“老佛爷！我和五阿哥，深有同感。今天，五阿哥说了他心里的话，我心里的话，也不能不说了！我们都知道，在宫廷中，我们四个，都犯了宫中大忌！不该忘情，不该有情！可是，人生，就有许多‘不该发生’却‘偏偏发生’的事！我们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由相遇到相知，由相知到相许！既然相知相许，彼此在对方眼中，都是完美的！如果在老佛爷眼中，不那么完美，也请老佛爷看在我们的一往情深上，成全我们！如果不能成全我们，那么，就放掉我们，让我们离开皇宫，去找寻自己的天空吧！”尔康说完、磕下头去。永琪、小燕子、紫薇就跟着磕下头去了。

太后睁大眼睛，闻所未闻，惊愕得不知所措了。

乾隆好震动的看着这两对小儿女，也惊得不知所措了。

晴儿再也忍不住了，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笑着拉了拉太后的衣袖。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清清嗓子说：“老佛爷，皇上！我是一个局外人，听了五阿哥和尔康的话，我好感动，不知道你们觉得怎样？中国虽然是个讲究礼教的国家，但是，写情的诗句，却是车载斗量！‘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好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好美！‘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好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好美！那么多美好的诗句，仍然抵不过我们眼前的四个人！老佛爷，你不觉得他们好珍贵吗？你不会为他们骄傲吗？”太后震动的看着晴儿，困惑了。

“是吗？”晴儿拼命点头，两眼发光，热烈的说：“是！老佛爷，我一直觉得，咱们皇宫里，什么都有，就是少了几分‘人情味’。这‘人情味’三个字，可以分开来用，变成‘人、情、味’！是‘人’的世界，‘情’的天地，和‘有味道’的人生！自从这次回宫，见识到他们四个这份感情，这才觉得，我们宫里，也有‘人情味’了！”紫薇惊讶的看着晴儿，此时此刻，忘记了所有的醋意，对晴儿真是折服得五体投地。尔康没料到晴儿这样帮忙，而且，句句发自肺腑，对晴儿感激之心，更是深刻了。小燕子这个人，是别人对她一分好，她就想回报十分的，看到晴儿三番两次的帮她，恨不得跳起身来，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永琪当然也是又感激又感动。就连乾隆，也深深的动容了。大家都被晴儿的话震撼了。太后看看众人，觉得被这年轻的一代，弄得晕头转向了，不禁又疑惑的问了一句：“是吗？”晴儿就诚心诚意的喊：“老佛爷，君子有成人之美！你再不成全他们，连晴儿都会跟他们一起心碎了！”太后看着晴儿，有些举棋不定了。乾隆见太后意思活动了，机不可失，就一步上前，大笑着说：“哈哈哈哈哈！皇额娘，我们认输吧！这些孩子们，一个比一个厉害，我们那些老古董，那些礼教规矩，就暂时收起来吧！免得传出江湖，说我们母子，连‘天长地久’‘儿女情长’这种普通成语都不懂，那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学成语！不如大家一起去‘不折手段’吧！”太后被打败了，看着四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乾隆就对尔康、永琪使眼色。

尔康、永琪会意了，急忙拉着紫薇和小燕子，四人磕下头去，齐声谢恩：“谢老佛爷成全！谢皇阿玛成全！”太后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

这晚，在漱芳斋里，人人忘形了。

为了“一家人”又团圆了，为了逃过太后的责罚，为了乾隆的了解，还为了种种的喜事，漱芳斋摆了一桌子酒席，含香也被邀来参加。小燕子一高兴，什么都不管了，把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都按进椅子上，强迫他们一起喝酒。她欢天喜地的笑着，不断向每个人举杯：“哇！我太幸福了！又跟你们坐在一起，又有这么多好东西可以吃！还有酒喝，不要劈柴，不要擦地，不要洗棋子……没有母夜叉拿鞭子守着我……哇！我真的太幸福了！紫薇！”

“干杯！尔康，永琪，含香，金琐……大家干杯呀！”大家围桌而坐，看到小燕子如此，都笑得好开心。

“干杯！”大家欢呼着。干杯的干杯，倒酒的倒酒。

紫薇浅尝了一下，就放下杯子。

“我只喝一点点，上次醉过一次，绝对不能再喝醉！”尔康心里石头已落地，太快乐了，鼓励的说：“没关系！我守着你，不会让你醉！这次喝酒，跟上次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你不会醉倒！”“谁说？我已经醉了！”紫薇甜甜的笑。

永琪用手压住小燕子的杯子，笑看她，简直不知道该把她怎样捧在手心里才好。

“小燕子，你多吃一点东西，少喝一点酒！身上有伤，怕酒对伤口不好！”“我要喝！我哪有什么伤口？我太开心了……真想大醉一场！”“你让她喝，没有关系，只要不喝得大醉！那些伤，已经上过药了。喝酒没关系！”含香笑着对永琪说。

“你看！”小燕子胜利的嚷：“我们的女大夫都这么说了！你就不要拦我了！”她看看含香，又觉得遗憾起来：“我们今晚，还差一个人，如果师傅可以参加，一起喝酒，那样的人生，才有‘色香味’了！”“是‘人情味’，你怎么变成‘色香味’了？”永琪笑着。

“哈哈！”小燕子大笑：“我看着一桌子鸡鸭鱼肉，心里只能想起色香味！”“也说得通！”紫薇接口，“色、香、味的意思是说，‘彩色缤纷’的世界，‘芳香弥漫’的天地，‘五味俱全’的人生！尤其，我们有含香，一屋子香味，更是色香味俱全了！”大家都笑了，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小燕子就看着大家说：“你们知道吗？我陷在那个牢笼里的时候，改写了陈子昂的诗！如果陈子昂地下有知，说不定给我‘气活了’！”“什么叫作‘气活了’？”“活人会被‘气死’，死人只好‘气活’！”“你还会改诗？说来听听看！”尔康很感兴趣的说。

“那一天，我夜里作了一个梦，梦到鸡鸭鱼肉，蹄膀，什么都有！醒来一看，什么都没有！真是，……”她摇头晃脑的念：“前不见蹄膀，后不见烤鸭，念肚子之空空，独怆然而涕下！”大家听了，又是心痛，又是笑。永琪急忙挟菜给小燕子。

“蹄膀，烤鸭……都有都有！”大家开心的笑。唯独含香，落寞起来，闷不开腔的喝了一杯酒。

金琐和几个宫女太监，有些心不在焉，不住回头观望。金琐不安的说：“我看，你们大家好好的喝酒，我去守门！万一老佛爷心血来潮，又来抽查一下，我们不是糟了吗？”彩霞急忙跳起来：“我去！我去！”“我去！我去！”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就都跳了起来。

尔康把大家都拦住。说：“没关系！今晚，真的没关系！外面，我已经布署好了。许多侍卫守着呢！何况，我认为，皇上心里有数，今晚漱芳斋会没大没小，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来阻扰我们的兴致了！毕竟，这场欢聚，代表的是一个有‘人情味’和‘色香味’的人生！”小燕子举杯，欢呼道：“为这样的人生干一杯！”大家哄然响应，举杯相碰。含香又一口喝干了杯子。

紫薇看看含香，伸手压住她的杯子，轻声说：“谁都可以醉，你不能醉！”含香凄然微笑，说：“谁都可以不醉，我可以醉！你们不醉，可以看到醉里的人，我醉了，才能看到他！让我醉吧！”紫薇愣了愣，心中油然涌上一股恻然的情绪。

正在这时，门上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大家惊跳起来。尔康立刻警觉的一窜，窜到门边去，把门开了一条小缝，看了看，就立刻把门大大的打开，惊喜的喊道：“我们有贵客！彩霞，赶快添碗筷！”大家一看，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大家感激万分的晴儿。

“晴儿！”小燕子惊喜的喊：“快来跟我们一起喝酒！你是我们的恩人，我们的救星！”晴儿跑过来，看了一眼，笑嘻嘻的说：“我好羡慕啊！你们有这么盛大的宴会！我真的很想参加，想得不得了！可是我只能待一下下！我来告诉你们一声，皇上和老佛爷恳谈了一番，老佛爷已经把‘三个月’的成命收回了。所以，你们不用再担心了，病痛快快的喝酒吧！”永琪双眼发光。快乐得要飞上天空去了。他就对晴儿一揖到地，感恩不尽地说：“晴儿，大恩不言谢！”尔康也一揖到地，看着晴儿，心里五味杂陈，嘴里喃喃的说：“我……简直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晴儿看着两人，眼里也闪耀着光彩，声音诚恳而真挚：“什么话都不要说！只是，好好的爱护你们身边的人！你们知道吗？我一直在想，你们活得这么轰轰烈烈，拥有这么灿烂的人生，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太贫乏了！简直嫉妒死你们了！”紫薇看了晴儿一眼，就满满的斟了两杯酒，拿到晴儿面前去。她深深的看着晴儿，眼里充满了热情和欣赏，诚心诚意的说：“晴儿！不瞒你说，我对你的感觉真是复杂！好几次，希望有个机会跟你深谈。可是，每次我们都在很奇怪的情况下见面，就是有话，也没有机会说！现在，我长话短说……这个皇宫，带给我的震撼真多，但是，最震撼我的，是你！你超越了我们的喜怒哀乐，把我们变得那么渺小！我才嫉妒你！嫉妒你的才华，也嫉妒你的潇洒！”晴儿也深深的看着紫薇，两个人就彼此深深的，深深的打量着。

尔康看着这两个姑娘，心里漾着奇异的感觉，震撼了。

大家看着这一幕，都有些看呆了。紫薇就继续说：“我答应过皇阿玛，不再喝酒，今天为你破了誓言，我敬你一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她递给晴儿一杯酒，自己一仰头干了杯子。

晴儿举起杯子，也爽气的一仰头，干了。晴儿就把紫薇拉开了两步，说：“紫薇……有句悄悄话要跟你说！”就俯在紫薇耳边低语道：“我从来没有想抢走尔康，更不想介入你们之间！我也有我的骄傲，了解了吗？”这句话只有紫薇听到，大家看到她们两人说悄悄话，都迷惑着。尔康尤其紧张。

紫薇听了，脸孔蓦然绯红，眼睛却更加闪亮了。

晴儿就走到桌边，嚷道，“我要敬你们大家一杯酒！”她倒满杯子，对大家举杯，笑着：“干杯！”大家就欢呼起来：“干杯！”大家都干了杯。含香更是一饮而尽。

小燕子太快乐了，就手舞足蹈的唱起歌来。一屋子的人，全部高兴得神彩飞扬。晴儿看着这样的一群人，完全融化其中了，恨不得留下来和大家一起醉，但是，她知道自己不能多待，只得依依不舍的去了。

晴儿来了这一趟，漱芳斋里的人，更加欢欣了，连紫薇都放开了矜持和顾忌，开怀畅饮了。大家喝得不亦乐乎，这里面，只有含香，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结果，当维娜吉娜把含香带回宝月楼的时候，她已经步履蹒跚了。

走进宝月楼的大厅，含香就惊见乾隆从油灯的光影下走了出来。

含香正满心想着蒙丹，骤见乾隆，不禁一震。乾隆温柔的看着她，问：“你去了哪里？”他闻了闻：“你喝了酒？在哪儿喝的？”他立刻明白了：“漱芳斋？那几个孩子，又忘形了。对不对？”他好脾气的，自说自话的微笑着：“让他们忘形吧！或者，我们也应该忘形一下！”说着，就伸手去拉含香的手。

含香一挣，脚下一个踉跄，差点跌倒，乾隆一扶，她就跌进他的怀里。

乾隆拥着含香，见她双颊嫣红，不胜酒力，醺然薄醉，芬芳扑鼻，不禁动情。

两个回族女人忙着想把含香扶起来。乾隆对两个女佣吼道：“你们下去，这儿有朕！”两个回族女子，不敢不从命，非常不安的退了下去。

乾隆就把含香一把抱了起来，放在地毯上的靠垫堆里。含香挣扎着，从靠垫堆里站了起来，惊惶的说：“皇上！请不要！”“不要什么？”“不要碰我！”“你让朕软玉温香抱满怀，又让朕不要碰你？”乾隆深情的凝视她：“香妃，朕最近被那几个孩子传染了，心里汹涌澎湃着一份热情，急于找一个对象宣泄！说实话，你就是那个对象！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你这么着迷，对你这么丢不开，忘不掉！这么多年以来，朕没有对任何一个女人狂热过，你燃起了朕所有沉睡的感情，让朕重新回到年轻的时代！”含香后退，直到身子靠着墙壁。

“不要……皇上，不要对我这样，我不值得！”“你值得！你的美丽，你的冷漠，你的青春，你的异国情调，你的芳香……全部汇合起来，变成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朕不得不承认，是被你征服了！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朕这么希望，自己能够变得年轻一些，使朕配得上你！”含香好痛苦，害怕的看着乾隆，拼命往后退缩，已经退无可退。

“不要再抗拒朕了！把你自己放松一点，接受朕，好吗？”乾隆说着，就用力把她一拉。她站不稳，再度摔进他怀里。乾隆就俯头，想去吻她。两人拉拉扯扯，又滚倒在靠垫堆里。含香大惊，拼命挣扎。

“放开我！放开我！你答应过我，不勉强我……”乾隆根本不回答，只是紧紧的箍着她的身子。

含香急得不得了，什么都不顾了，她伸手摸着靠垫和地毯底下，摸出一把匕首。倏然之间，她抽出匕首，对着乾隆用力一挥。

匕首寒光一闪，“唰”的一声，把乾隆的衣袖划破，乾隆手腕上立刻现出血痕。

乾隆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直跳起来，“砰”的推开她，瞪大眼睛，不可思议的说：“你藏了一把匕首？你想杀了朕？”含香颤抖着，语不成声：“我……我……我没有路可走了……我……”含香说着，就飞快的举起匕首，对自己胸口刺去。

乾隆迅速的一脚踹去，含香的匕首脱手飞去。乾隆手腕上的血，滴落地下，他赶紧握住伤口，非常震撼的说：“你准备了匕首，不是想杀朕，就是想自杀……进宫这么久了，你还是这样？”这时，听到声音的侍卫太监，一拥而入，七嘴八舌的喊：“万岁爷……怎么了？什么声音……”乾隆立即把受伤的手藏到身后，大声喝道：“没有叫你们，怎敢闯进门来？滚出去！”“喳！喳！喳！”大家赶紧退出。

乾隆就对含香命令的说道：“去把房门关好！”含香惊惶的关好房门。

乾隆卷起袖子，察看了一下伤势，抬眼看着含香，命令的说：“你还不赶快把医药箱拿来！你的医术，朕信得过！上次紫薇病得快死掉，你都能救活她！赶快拿金创药止血药来，先用那块丝巾绑住手腕上面，把血止住！”说着，就坐进椅子上。

含香如同大梦初醒般，这才赶快行动。先用丝巾，用力绑住乾隆的上手臂。再奔进里屋去，拿了医药箱出来，跪在乾隆身前，开始帮他上药包扎。

乾隆凝视着她忙碌的手，凝视她黑发的头，一语不发。

终于，伤口包扎好了。含香抬头看着乾隆，脸色苍白如死：“对不起，皇上！”乾隆定定的看了她一会儿。正色说：“朕要问你一句话，你真的要置朕于死地吗？”含香拼命摇头，泪水跟着滑下。

“不！不！不……我不要……我不要……我真的不要……”乾隆就伸手，一把把她的头压在自己胸口，柔声的说：“那就好了！什么都别说了。以后，身边不许放武器！今天的事传出去，连朕都不能保护你！这件事，你知我知，再也没有别人知道！明白了吗？连对小燕子和紫薇，都不可以说！答应朕！”含香拼命点头。

“只要你露出一点头风，给太后知道，或是满朝文武知道，这‘弑君大罪’，你都必须处死！就算你不怕死，你爹和你的族人，大概全部会牵连进去！这是要诛九族的事！你知道利害了吗？”乾隆严重的说：“快答应朕，你绝对不告诉任何人！”“可是……可是……”含香颤抖的说：“你手腕上有伤，怎么瞒得住？”“那是朕的事！”含香凝视乾隆，泪眼凝注：“我不说！跟任何人都不说！”乾隆松了口气，在她的头发上，印下一吻，把她放开了，故作轻松的一笑：“不要担心，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过两天就好了！不过，你要忙一点，换药是你的事！”说完，他就站起身子，若无其事的出门去了。含香虚脱般的倒进靠垫堆里，用手蒙住了脸。

28

含香刺乾隆的事，紫薇和小燕子一点也不知道。

小燕子这一阵，引用她自己的语言、是“快乐得像老鼠”。尤其，知道那个杜老板和老板娘。被判了流刑，充军到边疆去了，她就更加高兴了。对乾隆心服口服。只是，含香每天心事重重，愁眉不展，让她在快乐之余，充满了犯罪感。这天，又到了“出宫日”，大家就结伴来到会宾楼。

会宾楼中，高朋满座。小燕子等人，坐在一角的老位子上。蒙丹看到大家，就迫切的问：“她怎样？你们最近这样一闹，大概也没有人有情绪去管含香了！可是，我不能不提醒你们。你们自己是双双对对了，不要把我们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啊！”“相信我们，我们一直没有忘！”紫薇诚挚的说：“这两天，含香的情绪也很不好，我看她脸色怪怪的，好像心事重重。我想，这种日子，她也难过得很！”蒙丹听了，就跳了起来。

“让我再进宫一次！”“你坐下！不要引人注意！”永琪警告的说。

“我是你的师傅，不是吗？”蒙丹看着小燕子，说：“你把师傅请进宫去，很难吗？干脆我进宫去当你的师傅，随时随地教你武功，不好吗？”小燕子心动了，睁大眼睛，转动着眼珠。尔康急忙说：“不行！不行！小燕子不要动这个脑筋，上次我跟皇上提过，从宫外请侍卫，都被皇上否决了！你弄个师傅进去，皇上不彻查他的来历才怪！”“我也反对，你们每次都把人往宫里送，这宫里的人越来越多，出宫就越来越难！现在，应该是想怎么出来，不是想怎么进去！”柳青说。

“就是！就是！”金琐听得心惊胆战。急忙附议：“柳青说得对！现在已

经够提心吊胆了，如果蒙丹也进去，越搞越复杂，大家更是提心吊胆了！”我顾不了那么多，我已经快要爆炸了！”蒙丹烦躁起来。

“你非顾不可啊！这本来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时机来做！”柳红说。

“下个月不是老佛爷过寿吗？”永琪看着尔康。

“不行！”尔康一凛，紧张起来：“时间太紧迫了！何况，含香的基本问题还没解决！”

她的香味，要怎么办？”“我再去采花瓣……”小燕子话没说完，金琐就惊喊起来：“老天！你还没有搞怕呀？再采一次，引来的都是毛毛虫怎么办？”“哪里会引来毛毛虫？”“那可不一定，”金琐说：“蝴蝶是毛毛虫变的，说不定你下次的香味，蝴蝶不喜欢，毛毛虫喜欢！那就惨了！”大家心情良好，全都笑了。只有蒙丹，情绪低落极了。蒙丹就看着尔康说：“如果不能够在那个时候把含香弄出来，最起码，把我再混进去一次！这件事，总要她自己肯合作，是不是？找还没有说服她呢！”说着，就站起身来，对大家一拜：“蒙丹和含香，谢谢各位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禁认真的动起脑筋来。

这时，有一个身材高大挺拔，长得浓眉大眼的青年男子，手里拿了一把剑，一支箫，背上背着简单的行囊，衣着简单，大踏步走了进来。因为来人气宇轩昂，有股不平凡的气势，大家的眼光都被他吸引了。

来人选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手里的箫和剑，“啪”的一声放在桌上。再解下行囊，放在一边。

柳红惊奇的说：“我去招呼他！”柳红走到那个陌生人面前。

“客官要吃些什么？”“给我几盘小菜，有什么拿什么，再烫一壶酒来！陈绍就好！”“客官是只吃饭还是要住宿？”“你们也供住宿吗？”“不错！”“那么，我也要一间房！要雅致清静一点的！”“是！”柳红就去上菜。

小燕子不住对那个陌生人张望，尤其对他桌上的那把剑感兴趣，就对大家说：“你们看到没有？那把剑的套子上，有刻花，有条纹，好像是把古剑！”“那不是刻花条纹，那叫作‘图腾’，常常代表一个家族的标志！”永琪说。

“看样子，是个名门子弟！我有点好奇了！”尔康也盯着那个人。

“我也是！”柳青说。

“他随身带着剑，一定是个高手！”小燕子说，就有点跃跃欲试了。

大家在这边议论纷纷，那个客人似乎若有所觉，但是，仍然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小二和宝丫头上酒，上了菜，他就自顾自的喝起酒来。转眼间，已经杯盘狼藉。他有了一点酒意，就拿着筷子，敲着酒壶，嘴里潇潇洒洒的念起诗来：“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如今五事皆更变，箫剑江山诗酒茶！”紫薇一惊，看尔康，尔康看永琪，大家都油然起敬。

“好大的口气！好一个‘箫剑江山诗酒茶’！”紫薇惊叹的说。

“这首诗原来的最后一句话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这样一改，真是气壮山河！”尔康赞不绝口。

“人家改变七件事，他只改变五件！箫、剑、江、山、诗、酒、茶……他带着箫，带着剑，出口不凡，这人一定是个奇人！”永琪说。

“我对他那六件事都没兴趣，那把剑，我倒很有兴趣！”小燕子说。

大家都盯着那人看，议论纷纷。只见他再喝了一杯酒，用筷子敲着酒

壶，开始念另外一首诗：“一箫一剑走江湖，千古情愁酒一壶！两脚踏翻尘世路，以天为盖地为庐！”“好诗！”尔康脱口喊出，再也按捺不住了：“我要去认识一下这个人物！”小燕子跳了起来。喊：“我也去！”“我也去！”永琪喊。

结果，大家全部跟着尔康过来了。

尔康一抱拳：“在下福尔康，听到阁下谈吐不俗，想认识你这个朋友！请问阁下怎么称呼？”那人站起身来，抱拳回礼，风度翩翩：“在下名叫箫剑。不是姓萧的萧、是这支箫的箫！”拍了拍桌上那支箫：“这把箫的箫！”再拍了拍那把剑。

尔康一呆。心想，百家姓里，从来没有人姓箫。

“箫剑？这是真名吗？阁下家乡何处？”尔康再问。

箫剑一笑，注视着尔康，说：“真名又怎样？假名又怎样？不过给人称呼而已！箫剑流落江湖，对于身世来历，家乡何处，都已经忘了！”永琪和尔康不禁大奇，对面前这个“人物”，更加刮目相看了。

小燕子早就忍不住了，伸手就去拿那把剑，嘴里嚷着：“借你这把剑看看！”“请不要动我的剑！”箫剑急忙喊。

小燕子哪里肯听，飞快的抢了那把剑，就往门外跑。

“箫剑！请到这边来！”小燕子喊着，飞快的窜出酒楼。

箫剑大出意料，楞了一下，急忙追出去。大家一看，小燕子又要惹事了，全部跟着跑出去。

小燕子拿着剑，一口气跑到学剑的那个空院子里，在空地上一站，拔出剑来，仔细观赏，但见寒气森森，确实是把好剑。

箫剑追了过来。喊着：“姑娘！请把剑还我！”小燕子笑着说：“你来抢！抢到了就还你！”箫剑文质彬彬的站在那儿，警告的说：“当心！那把剑不是玩具，锋利得很，不要割伤了手！”“看样子！你是一个行家！玩箫玩剑，有意思！我是小燕子，很想领教领教你的功夫！”小燕子笑嘻嘻的说，就大吼一声：“看剑！”小燕子一面说，一面飞身而起，举起剑来，对箫剑当头劈下。

箫剑急忙闪开，嘴里大叫：“请不要开玩笑！伤着人不好！”箫剑一边说，一边仓卒奔逃，也不看后面，和赶来的大家竟然撞成一堆。

尔康急忙扶住箫剑。小燕子已经杀了过来。

“箫剑！来抢呀！不要跑！”“不好……”箫剑立刻奔逃，这次，和柳红一撞，柳红闪身站稳，箫剑竟然摔了一跤。柳红惊愕的扶起他。小燕子又持剑砍来。

“箫剑！我们来比划比划！不要跑！”“你拿着剑刺来刺去，我怎么能不跑？”箫剑说着，满院子奔跑。小燕子就满院追杀。

尔康、永琪、蒙丹、柳青几个，看得好惊讶。不禁仔细旁观，想看出箫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金琐、紫薇站在他们旁边，也看得津津有味。大家也不阻止小燕子的胡闹了，只想看出端倪来。

“看剑！我杀来也！”小燕子再喊。

箫剑一边跑，一边莫名其妙的喊着：“姑娘！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剑？赶快还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有箫，有剑，名字叫箫剑！”小燕子喊着：“怎么不肯把功夫露一下？那么小器干什么？我就要逼你出手！”小燕子已经追到箫剑身后，对着他一剑刺过去。

箫剑大骇，仓卒之间，已经逃不掉，吓得滚倒在地。小燕子的剑，再对着地上的他刺下。箫剑瞪着那把剑，躲也不会躲，用手腕挡着面孔，只是大叫，“姑娘！手下留情！”大家看得胆战心惊，柳红急忙飞身过来，撞开小燕子。柳青也窜了过来，拉起箫剑。小燕子握着剑，大喊：“你就是不肯露功夫是不是？柳青！柳红！你们帮他干什么？我一定要把他的原形打出来！”小燕子再度追杀过来，箫剑再度满院奔逃。

大家越看越稀奇。

箫剑已经跑得气喘吁吁。大喊：“姑娘！在下投降！不要打了！认输可不可以？”“不许你投降！不许你认输！”小燕子大喊：“小燕子又杀来也！”箫剑拔腿飞奔，一面回头看那把剑。这样一回头，就没有看到前面，竟然撞在一棵大树上，摔了一个四仰八叉。

大家看得目瞪口呆。柳青柳红急忙上前去扶起箫剑。箫剑刚刚站稳，小燕子又持剑刺来，嘴里大喊着：“看剑！”拿着剑横剑一扫。

箫剑眼看逃不掉，身子往后一仰，又摔了一个四仰八叉。

尔康看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禁低问水琪：“你觉得怎样？是不是真人不露相？”“实在看不出他是真是假。如果没有真功夫，怎么敢说什么‘一箫一剑走江湖’？这一路上，早给人干掉了！”永琪怀疑的看着。

“如果是假的，他演戏的功夫比真功夫还好！”蒙丹说。

金琐实在同情那个箫剑，说：“不管人家会不会功夫，有没有功夫，小燕子这样抢了人家的剑，逼人家打架，实在有点过份！反正，人家就是不愿意打架嘛！”“金琐说得对！”紫薇就对尔康说：“你快去解救那个箫剑吧！他也是倒楣，好端端的吃个饭，碰到一场无妄之灾！”“那倒未必！不打不相识，蒙丹也是这样认识的！不管这个箫剑有没有真功夫，就凭他那几句诗，我也交定了这个朋友！”尔康说。

“我也是！”永琪点头。

两人说着，就很有默契的上前，永琪拦住小燕子，尔康迎向箫剑。

“小燕子！”永琪说：“人家不想打架，你就饶了人家吧！要不然，别人还以为你是个女士匪呢！到此为止，不要闹了，把剑还给人家！”小燕子很不过瘾，嘟着嘴看着箫剑。尔康对箫剑一抱拳：“对不起！”指指小燕子：“那是小燕子，喜欢和人开玩笑，闹着玩玩！箫先生如果不嫌弃……”“请叫我箫剑！”箫剑似乎惊魂未定。

“是！箫剑！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就回到会宾楼，好好的吃完那餐饭，我再向你慢慢的介绍我们这些人！”箫剑一抱拳，恢复了潇洒，说：“我看你们个个身手不凡，风度翩翩、认识你们，是我箫剑的荣幸！”永琪把剑还给箫剑，大家就一团和气的笑了，举步往会宾楼走去。

回到会宾楼，大家就重新上菜上酒，围着桌子坐着，彼此寒暄。箫剑凝视着小燕子，好奇的问：“姑娘名叫小燕子？”“是！本姑娘就是小燕子！”“姑娘好身手，箫剑佩服极了！姑娘贵姓？”小燕子被箫剑一称赞，有点飘飘然：“你佩服我啊？太不容易了！很少有人佩服我，每次跟人打架，总是我吃亏！刚刚你问我什么？‘贵姓’？哈哈！我的姓不贵，姓什么，我也忘了！就算姓‘小’名‘燕子’吧！”箫剑看着小燕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好！代我姓箫，你姓小，声音差不多，可能是本家！来！干杯！”箫剑一口干了杯子。大家见他气势豪迈，也都举杯干了。尔康就问：“箫剑，你到底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我云游四海，到处为家，说实话，自己也不知道走

过哪些地方，要到哪儿去？应该是从来处来，到去处去吧！”“看样子，阁下是‘真人不露相’啊？”永琪有点不高兴了。

箫剑注视永琪，眼光竟然十分深刻：“我哪里称得上是‘真人’，我看你们几位，才是‘真人不露相’，来头不小呢！”“何以见得？”永琪问。

“你们的谈吐，你们的衣着，你们的举止，你们的风度……每一件都说明，你们气质高贵，一定是不平凡的人物！箫剑别的本领没有，看人可看多了！”就坦率的说道：“既然各位都不想以真面目示人，大家彼此彼此！我不问，你们也不要问吧！来，酒逢知己千杯少，相逢何必曾相识？喝酒吧！干杯！”就一口又干了杯子。

大家心想，可不是！就也一笑，举杯。尔康就豪迈的接口：“好！别的都不要问，干杯！”大家回到漱芳斋，还是津津乐道的谈着箫剑。

“那个箫剑太奇怪了，”小燕子意犹未尽的喊：“身上带了那么好的一把剑，功夫那么烂！连我都打不过，还敢取名叫‘箫剑’，干脆叫‘箫输’得了！”“你不要小看人家，说不定他的功夫好得不得了，就是不要跟你玩！左摔一跤，右摔一跤，都是骗你的！”永琪说。

“真的吗？原来这样啊？我看起来也怪怪的！他为什么不肯跟我玩呢？”

“江湖上，这种怪人多得很，”尔康深思着：“我看，他就是不愿意用真面目来面对我们……其实，我们也没有用真面目来面对他！说不定他身上有很多故事！你看，后来我们喝酒的时候，他口口声声，都在回避问题，一股深藏不露的样子！”“深藏不露？也不见得！”紫薇寻思着：“他坐在那儿一个人喝酒的时候，念了两首诗，好像有意在引人注意，最起码，是在吸引‘有心人’的注意！那两首诗，实在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对呀！”尔康说，看着紫薇：“你分析得好透彻！确实如此！真要不引人注意，就该什么诗都别念！所以……”“所以，这个人绝对有故事！”永琪接口：“箫剑两个字，摆明了是个化名，他隐藏了他的真姓名。隐姓埋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身上有血海深仇；一种是太有名了，不愿意人家看破他的真面目。不知道他是哪一种？”小燕子嚷道：“有什么故事？我最喜欢有故事的人了！你们今天怎么不问问清楚呢？如果他有什么血海深仇，说不定我们可以帮他报仇呀！”

“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再管别人的闲事了！”金锁忍不住说：“我们已经一大堆问题，都还没解决呢！蒙丹的事，弄了一个半调子，如果再来一个箫剑，大家更要忙不完了！”小燕子对金锁瞄了一眼，不满的说：“金锁好麻烦，老是给人泼冷水，越来越婆婆妈妈了！一下子不许我们做这个，一下子不许我们做那个……将来，尔康娶了你，一定给你这个管家婆唠叨死了！”小燕子这句话一出口，尔康立刻变色了。心里一直梗着的问题，就像闪电般对他闪了过来。他不由自主的去看金锁。只见金锁脸一红，也飞快的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害羞，有深情，有信任……两人眼光一接触，金锁的脸更红了，身子一扭，就转身跑出门去了。

尔康心里，汹涌般的涌上不安，他回头看紫薇，只见紫薇也看着他，眼神里透着惊惶。

尔康对她摇摇头，表示事情不能再拖了。紫薇的心猛的一跳，不要！不能这样对金锁！她想着，就心事重重的走到院子里，尔康也跟出去了。

两人一直走到假山旁边。尔康就急切的开了口：“紫薇，我们不能再拖了，金锁的事，一定要解决！”“怎么解决嘛？”紫薇心烦意乱的说：“你也看到了，她那个样子，根本从来没有去怀疑抗拒过，早就把这件事看成‘理

所当然’了。她不是被动的接受它，而是完全认定它！尔康，算了吧！我不要伤害金琐，我好害怕对她说这个！”这时，金琐发现紫薇和尔康去了院子里，看看天色已经黄昏，生怕紫薇受凉，拿了一件背心，要给她送去。走到假山边，听到两人在说自己的名字，就惊讶的站住了，本能的闪身在一块石头后面听着。

“你不要说，我去说！”尔康握住紫薇的手：“这个‘伤害’是必须的，如果现在不伤害她，将来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我心里真的没有她的位置呀！将来，如果勉强娶了她，你要我怎么面对她呢？那不是一种欺骗吗？难道，你要她做你一辈子的丫头？连她的终生都赔给你？”“你不要这样咄咄逼人！”紫薇哀求的说：“你的道理我都懂，我也承认你的那些理由！但是，金琐不会懂。她会认为你不要她，我也排斥她！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只有我！”金琐大震。好像有个焦雷，在她面前劈开，她被震得四分五裂了。

“就算你是出于怜悯，出于同情，也没有把自己的丈夫分一半给她的道理！”尔康坚定的说着：“我愿意做她的亲人，她的兄长，照顾她一辈子，只是不能娶她！紫薇，请你帮帮忙，我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我不要三妻四妾，也不要小老婆！”金琐听不下去了，只觉得天旋地转，慌忙用手扶住假山。这样一个动作，就把尔康和紫薇惊动了，两人一回头，看到金琐苍白的脸，两人都大惊失色。

金琐瞪着两人，好像尔康和紫薇，都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样。她用手压着痛楚的心口，返身就跑进房里。

紫薇傻了，尔康急忙对紫薇说：“我去追她！我去跟她说清楚！”金琐冲进了卧室，用手蒙住脸，泪水就夺眶而出了。

尔康跟着冲了进来，急喊：“金琐！”金琐急忙擦去眼泪，奔到窗前去，用背对着尔康，靠在窗棂上。她的头好晕，心好痛，所有的思想意志，全部冻结。她的世界，在这一瞬间，化为灰烬。此时此刻，她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安排自己？怎样去适应这突然而来的意外。

尔康看着她的背影，有那么一刹那，他真想放弃了！可是，这个时候再不说清楚，恐怕一生都要糊糊涂涂过下去了！他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她身边，说：“金琐，你不要误会！我和紫薇，都是为了你好！你那么完美，那么可爱，亲切得像我的一个妹妹……我怎么舍得让你当我的小老婆？紫薇也不应该做这样的决定，你还有你的人生呀！你有权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如果跟了我，是我在耽误你，我不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你懂了吗？”金琐回头看着尔康。眼里，盛满了泪。

“尔康少爷，你不用说了！”她惶然失措的说：“你再说，我更无地自容了。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么嫌弃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不会让你和小姐为难……你们的意思，我都了解了。”尔康急了，拼命摇头：“不！我们的意思，你根本没有了解，如果你了解了，就不会说我嫌弃你！我不是嫌弃你，我是尊重你！假若我不尊重你，把你收房，对我有什么害处？我和紫薇，经过了生死的考验，发现彼此那么深刻的爱，难免也会为你想，似乎，你也值得拥有一份同样的爱！我怕……让你当小老婆，是对你的一种侵犯，一种侮辱！你明白吗？”金琐点点头：“我明白了，我会认命的！你不用说了。”尔康好着急，抓住她的胳膊一阵摇撼，有力的说：“醒过来！金琐！不要认命，不是认命！你的命没有那么渺小，你和紫薇、小燕子、

晴儿都是一样的人！你和任何一个格格都是一样的人！她们能够拥有的，你都有资格拥有！我深信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像我爱紫薇那样爱你的男人，像五阿哥爱小燕子那样爱你的男人，那个男人才配拥有你！因为，他是完完整整属于你的！难道，你从来没有期望过，自己也有这样的幸福吗？”金琐泪眼看尔康，一时之间。充满了迷惑。

“我弄不清楚，我是丫头呀！我怎么能那样期望呢？”“小燕子不是常说，丫头也是人，丫头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你是自己的主人，你当然可以这样期望，也应该这样期望！”金琐困惑的站着，神思迷惘，心碎神伤。尔康看着她，心里充满了不忍。但是，还是不能不说：“最起码，你今晚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的话！不要因为这件事恨紫薇，或是恨我，那么，你就辜负我们的一片心了！”金琐顺从惯了，从来没有违背过尔康，就可怜兮兮的回答：“是！我会去想，虽然我有一点笨，不一定想得明白。但是，我一定会去想，我也不敢很小姐，更不敢恨你！”金琐说完，实在没有办法面对尔康，就一转身，跑出房间了。

尔康沮丧的站在那儿，觉得好沉重。

紫薇走了进来，着急的看着他：“你跟她讲通了吗？”“该说的，我都说了，通不通，我就知道了！”尔康很难过。

“她还是好伤心，是不是？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去找她去！”紫薇转身要走，尔康拉住了她。

“让她一个人静一静，想一想！”他看着紫薇，叹了口气：“我承认，我有一点残忍！”

可是，宁可今天残忍，不要以后残忍！早一点让她明白，还是比她越来越糊涂好！”紫薇瞅着他，眼中，充满了痛苦。尔康实在承受不了紫薇的痛苦。他这一生，最不愿意的事，就是让紫薇痛苦。他把她的手紧紧一握，恳求的说：“拜托！请你不要这么痛苦好不好？”紫薇深深的盯着他，也恳求的说：“拜托！请你不要这么迷人好不好？”尔康瞪着她，傻了。

这天晚上，尽管夜已经深了，金琐还在大厅里清扫。她提着一桶水，拿着抹布，拼命的擦窗子、擦桌子，擦柜子……擦所有能擦的地方，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消耗掉。

紫薇走来，痛楚的看着她，忍不住喊：“金琐！你不要再擦了，你已经擦了好几个时辰的桌子了！你在做什么嘛？你心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呀！我们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好不好？”金琐低着头擦桌子椅子，头也不抬的说：“这个椅子下面好脏，我把它擦干净……擦干净……”就使出全力的擦着。

紫薇受不了了，奔上前去，一把抢走了她手里的抹布，往桌上一摔。

“不要这样子，你有气，你就说！”金琐站住了，抬头看着紫薇，脸颊因为工作而红红的，眼睛因为哭泣而肿胀的。

“我哪里敢‘有气’，我什么气都没有，我只是想找点工作来做，让自己忙一点！”“为什么？”“什么东西为什么？”“为什么要让自己忙一点？”

“不为什么！我是丫头……我做丫头该做的事！”紫薇一把握住她的手腕、喊：“再说你是丫头，我就要生很大的气！从今以后，你不是我的丫头！你是我的姐妹，我的朋友，我的知己！我们应该无话不谈，把心里的结，全部打开！告诉我，你爱上他了，是不是？”金琐瞪大眼睛看着紫薇，呼吸急促。憋了一个晚上的话，就冲口而出了：“小姐……我跟你坦白说，这件事对我

发生得太突然……以前，你把我许给他的时候，没有征得我的同意，现在，你们取消这个约定，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像一个工具，一个……”看到桌上的抹布，痛心的喊：“一块抹布！随你们要丢到哪里就丢到哪里！尔康少爷说了很多大道理，反正都是为了我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为我好……只知道一事实，你们急于把我这块抹布丢掉！”紫薇心中大痛，一把握起她的手，真挚的喊着：“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我好想好想，今生今世都能和你在一起，永远不要分离！大概就是这样自私的想法，曾经让我觉得，我们共事一夫也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可是，当晴儿让我心痛的时候，我才了解爱情是应该专一的！对我这样，对你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不这么想，你愿意受委屈，那么，就忘掉今天的事，我们还是照原来的计划，好不好？”金琐瞪着紫薇，认真的说：“不好！今天的事，是收不回的！在我了解你们的心意以后，如果我还赖着尔康少爷，我就太没有志气了！我应该尊重你们的看法，接受你们的安排！我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什么路？”“我要离开这儿，离开你！小姐，你放了我吧！我想过了，我可以到会宾楼去，帮忙柳青柳红，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正在缺人手！”紫薇一怔，好痛苦。

金琐就抓起抹布，继续去擦窗子，擦桌子，擦柜子……紫薇心里，充满了后悔，这件事，真是一错再错！她眼泪一掉，转身进房了。

这一夜，紫薇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小燕子和永琪，知道尔康做了这样一件事，两人都呆住了。小燕子虽然迷迷糊糊，对于尔康敢做这件事，心里却实在佩服。永琪深知尔康的“感情唯一论”，不禁想着，如果异地而处，自己会不会这样做？毕竟，对男人来说，“最难消受美人恩”！说“好”那么容易，说“不”，那么艰难！这样想着，他对尔康，也就更加加心服口服了。小燕子和永琪都明白，紫薇、尔康、金琐这个结，只有他们三个自己去解，别人想帮忙都帮不上。两人就什么话都不说，静观其变。

紫薇思前想后，心里实在难过，后悔得一塌糊涂。

“当初，不要把金琐许给尔康就好了……她说得也对，当初，我没有征求她的同意，现在，我又不征求她的同意！我好像对她很好，很情深意重，却一再疏忽她的感觉！我真该死……现在，要怎么办呢？”紫薇正在那儿翻来覆去，房门一响，金琐拿着一盏灯走了进来。

“小姐！你睡了吗？”金琐怯怯的问。

紫薇一听到金琐的声音，喜出望外，急忙从床上坐了起来，惊喜的喊：“还没有，我睡不着！”金琐放下灯，冲到床前，一把握住了紫薇的手，痛楚的说：“小姐！对不起，刚刚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让你伤心了！”紫薇心里一痛，好像有把刀插了进去，她握紧金琐，低喊着：“是我让你伤心了！你没有说任何不该说的话。你心里的话，除了告诉我，你还能告诉谁呢？你说对了，我太疏忽你的感觉了！是我对不起你！”金琐就热烈的看着她，拼命摇头。

“不不不！我想清楚了！当初，你病危的时候，心里还想着我，把我许给你心目里最完美的一个男人！你为我想得那么周到，我还错怪你，我实在不值得你那么喜欢，实在不配当你的金琐！”“金琐……”紫薇热烈的喊。

“听我说完！”金琐打断她：“那时候，尔康少爷只想争取时间来救你，你说什么，他都会答应。事实上，万一你那时活不成，尔康少爷恐怕也活不

成！他的答应，根本就不能算数！那个‘答应’，是他对你的感情，根本不是对我！”“金琐……”紫薇再喊，太意外了，实在没有料到金琐分析得这么透彻。

“接下来，你们为了实践诺言，只好维持这个约定。可是，尔康少爷心里只有你，实在没有多余的位子来给我，他说得对，这样把我收房，实在糟蹋了我！”紫薇抓住金琐的手，眼睛闪亮。

“你真的想明白了？”“是的！我真的想明白了！”金琐瞅着她：“我八岁就跟你了，你的思想，你的行为，都是我模仿的对象！这么多年，我应该也有一点你的气质了！我等不到明天早上，必须今晚就告诉你，你是我的姐妹，我的知己，我唯一的家人……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至于我的终身大事……”她含泪笑了，柔肠百结：“你有尔康少爷，小燕子有五阿哥，香妃有蒙丹……我的那个人，说不定正在等我呢！”紫薇跳下了床，把金琐紧紧一抱。

“那么，你还要离开我吗？”“可能，有一天，我总会离开你，当我找到我的幸福的时候！现在，我还舍不得！”紫薇太感动了，含泪而笑：“哇！金琐！你不愧是我的金琐，不愧是我们大家的金琐！你让我好感动！我要告诉你，当你找到你的幸福那一天，你仍然不会离开我，因为，你的那个他，一定也是我们心目中的知己！我们这一家人，会永远在一起！”其实，金琐心里，仍然在深深的痛楚着。想明白是一回事，自己的失落是一回事，被拒绝更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她想得更清楚的，是自己和紫薇这段割舍不开的感情。这么多年以来，紫薇是她生命里的主题，她早已习惯了。再有，如果她不接受这份安排，她又能怎样？只是把三个人的关系，弄得非常尴尬而已。是的，她想明白了。她不要离开紫薇，不要那种尴尬！她压下了心里的痛，几乎是豁达的说：“所以，你和尔康少爷，不要再为我操心了！这样也好，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和尔康少爷，不再把自己搅和进去，真的好轻松！”“实话吗？”紫薇盯着她。

“绝对是实话！”两个姑娘就彼此深深的互视，再紧紧的拥抱。金琐低低的、沉痛的、坦白的说：“想到要离开你，我心里的痛，实在远远超过要离开尔康少爷。我这才知道，我对尔康少爷，绝对不是你对他那种感情！说不定，就像他答应娶我一样，我们真正离不开的，都是你！”紫薇听了，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她紧紧的，紧紧的抱着金琐。其实，金琐那些说不出口的痛，紫薇是完完全全体会到了。但是，她也明白，尔康是对的，现在不痛，将来会更痛。何况，金琐什么都听到了，伤害已经造成。此时此刻，还能够对她说出这么委婉的话，只有她的金琐了！”

这天，容嬷嬷急急的走进坤宁宫大厅，对皇后神秘的说：“娘娘！奴婢得到一个消息，不知道是真是假？”皇后立刻摒退左右，容嬷嬷就悄声说：“听说皇上受伤了！”“什么？”皇后吓了一跳。

“奴婢听巴朗说，小路子告诉他，两天前，皇上去了宝月楼。不知怎的，里面就有打斗的声音传出来，侍卫们全体冲了进去，但是，皇上把大伙都骂

出来了。当时也不觉得怎样。

可是，当晚皇上一个人睡在乾清宫，没有人侍寝。小路子换下皇上的衣服，发现袖子刺破了，上面都是血迹！”“此话当真？有血迹？如果皇上受伤，怎么会不吭声？有没有传太医呢？”“怪的是没有传太医！皇上还让小路子，把衣裳拿去毁掉，并且警告他不可以声张！小路子说，皇上的胳膊包扎着，显然是受伤了！”“皇上受伤？可是不让人知道？”皇后睁大了眼睛：“小路子的话到底可不可靠？你赶快把他传来，让我亲自问问他！”“娘娘！小路子不能传来，他是我们在皇上面前唯一的内线了，不能让他出现在坤宁宫……奴婢后来让巴朗再去调查过了，他说，宝月楼那晚确实有点古怪！皇上把侍卫骂出来的时候，香妃娘娘跌在地上，脸色惨白！”皇后深思着，惊愕着，在室内走来走去。

“难道香妃会行刺皇上吗？太不可能了！她那么得宠，为什么要行刺？如果她行刺，皇上为什么不声张？”“只怕皇上太喜欢香妃娘娘了，不舍得声张！”“哪有这个道理？谁会去喜欢一个刺客呢？还让这个刺客每天待在身边，那不是疯了吗？”皇后沉吟一下，问：“皇上这两天还是照样上朝，是不是？”“是！每天上朝，没有一点受伤的样子！每天也都去宝月楼，却又从来没有在宝月楼过夜！总是待一会儿就出来了！”“太怪了！”皇后想来想去想不通。

“那香妃是个番邦女子，又会招蝴蝶，每天穿得不伦不类，老佛爷打心眼里不喜欢她！”

不管那晚在宝月楼发生了什么事，皇上要保护香妃娘娘的意图非常明显！娘娘，你看这事要不要告诉老佛爷？”容嬷嬷问。

“我现在已经没有丝毫份量了，皇上对我，简直一点余地都不留，一点面子也不给，要我待在坤宁宫别出去，等于打落冷宫了！只怕老佛爷对我的话，也不会相信吧！”皇后悲哀的说。

容嬷嬷就俯在皇后耳边，一阵叽叽咕咕。

皇后的眼光又闪亮了。

“皇上现在在哪儿？”皇后问：“我可不想在慈宁宫跟他碰个正着！”“皇上不在慈宁宫，他在宝月楼！”是的，乾隆正在宝月楼里。

他坐在椅子上，含香跪在他的面前，细心的给他换药，包扎。她静静的拆下沾血的绷带，察看伤口。乾隆看着她，心里激荡着热情，一个激动，就把她的头压在自己怀里。含香跳了起来：“皇上，当心碰到伤口！再流血怎么办？”“朕不怕流血，你怕什么？”含香不敢再过去，站得远远的，好痛苦的看着他。乾隆看到她这样子，一叹：“过来！”“皇上不要再那样，我就过来！”“朕前辈子一定欠了你！过来吧！朕不再碰你就是了！”含香这才不安的上前，重新跪在他面前，察看伤口。看了一会儿，她抬眼看着他，眼里一片祈禱：“伤口还没长好，你一定要自己小心，洗澡的时候，不要碰到脏水，如果会疼，恐怕还是要宣太医！我不会治外伤，那个凝香丸只对高烧郁热，毒火攻心有效……要不然，我拿一颗来，皇上吃了吧！”“我又没发烧，吃什么凝香丸，那是你父亲给你的救命药丸，别把它糟蹋了！何况药不对症，吃了也是白吃！你留着，以备不时之需！我用不着，别小题大做了！”“那我把伤口清洁一下！”含香就用小钳子，钳了软布去清洗伤口。一面用嘴去吹。乾隆感觉到她嘴中馨香的气息，吹拂在自己的肌肤上，竟然有种朦胧的、幸福的感觉。甚至感到，这样小小的受点伤，换得含香的歉疚和温柔，也是一

种“因祸得福”了。乾隆正在那儿心猿意马，外面忽然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老佛爷驾到！”乾隆大吃一惊，从椅子上直跳起来。

含香也大吃一惊，立刻手忙脚乱。地上又是药瓶，又是扯下的绷带，又是水盆，又是剪刀，仓卒间不知道该先藏哪一样才好。乾隆急忙把袖子放下，遮住伤口，说：“不要慌，朕来应付！”含香就赶快把水盆端到桌上去，再去收拾地上的绷带和医药工具，还来不及站起身，房门已经豁然开。太后带着桂嬷嬷、宫女太监们大步而入。

乾隆急忙行礼：“老佛爷！您今儿个怎么有兴致来宝月楼？”含香一慌，手里的药瓶钳子剪刀掉了一地。太后眼光锐利的看着这一切，呼吸急促。含香顾不得那些东西了，过来一跪。

“含香参见老佛爷！”“哦？今天怎么愿意行满人礼节了？”太后瞪着她。

乾隆急忙赔笑，掩饰的说：“含香！还不让维娜吉娜泡茶来！老佛爷到这边坐！香妃有种新疆茶，特别润喉，朕让她给老佛爷泡一杯！”“我不喝新疆茶，万一喝出毛病来，怎么办？”太后高高的昂着头说，就突然一步上前，拉起乾隆的手，掀起他的袖子：“让我看看你的手腕！”乾隆大惊，急忙一退，把手藏到身后去。

“干什么？”太后看到医药工具，心里已经有数，这时，更加肯定了，就抬高声音，急道：“皇帝！你是怎么回事？忘了你是一国之君，你的身子，是千金之体，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你今天不为自己爱护身子，也该为整个国家爱护身子！受了伤，怎么不说？现在，还要瞒我吗？给我看！”太后说着，就再去拉他的手。乾隆看到这个情形，知道太后已经得到密报了，瞒不住了。只得叹口气，拉开衣袖，出示伤口：“一点点小伤，真的不需要紧张！朕就是怕大家惊动老佛爷，这才瞒下去，是谁又多嘴，去告诉老佛爷了！待会儿朕摘了小路子的脑袋！”“你不要乱怪小路子了！身边到底有几个忠心耿耿的人，自己总该有数！”太后说着，就怒视含香，厉声问：“皇帝怎么受伤的？快说！”含香一颤，还没开口，乾隆笑着说：“哈哈！完全是个意外，那晚，含香跳回族舞给朕看，朕看得高兴，一时忘情，就和含香一起跳，谁知脚下一滑，打破了一个花瓶，正好手臂磕在破片上，这就划了一道口子，真的不严重！请皇额娘不要再追究了！”太后见乾隆情急之情，已经表露无遗，就用深不可测的眼光。看了含香一眼。再调头看乾隆：“这么大的一个伤口，皇帝居然就让香妃随随便便包扎一下就算了？皇帝，你要让我急死吗？”“让老佛爷担心，儿子知错了！”乾隆惭愧的说。

“赶快跟我回慈宁宫去包扎！”太后拉着乾隆就走，大声喊：“宣太医！让钟太医、胡太医、杜太医通通去慈宁宫！”“喳！喳！喳！”太监们忙不迭的应着。

“哎，实在太小题大作了！”乾隆不情不愿的说。

“如果皇帝还有一点孝心，就依了我的‘小题大作’！”太后生气的说：“我看，这个宝月楼，风水不大好，皇帝还是少来为妙！”太后说着，根本不再看含香，拉着乾隆出门去了。乾隆无可奈何，只得跟着走，还不忘投给含香一个安慰的眼神。

含香还跪在那儿。张大眼睛，惊魂未定。

当太后在宝月楼里生气的时候，漱芳斋正热闹得不得了。因为，永琪送了一个特别的礼物给小燕子，那是一只绿色的大鹦鹉！

永琪把鹦鹉架放在桌上，大家都围过去看。

“哇！一只鹦鹉，好漂亮的鹦鹉！”小燕子欢呼着。

“那只鹦鹉会说话！”尔康对大家解释：“五阿哥发现了、给了人家一个金元宝，非要买回来不可！”“会说话？真的吗？会说什么话？”紫薇好奇的问。

尔康没有回答，因为金琐过来了。尔康心虚的看了金琐一眼，不知道她对自己，有多少的怨恨？这笔债，大概是欠定了。金琐也看了他一眼，眼光是复杂的。两人眼光一接触，金琐就示意的看看房门，转身悄悄的往院子里走。尔康会意了，看到大家都围过去看鹦鹉，就跟着金琐往院子里走。紫薇看在眼里，也情不自禁的跟过去了。

两人站在院子里，金琐就急急的开了口：“尔康少爷，你什么话都不用再说了，我和小姐谈了整整一夜，把所有的结都解开了！”

我好抱歉，造成你们的困扰。我现在完全想明白了，我希望，我们三个人还和以前一样好，不要因为这件事，变得尴尬了。小姐永远是我的小姐，你也永远是我的尔康少爷！”尔康震动、意外、而安慰：“真的吗？你都想明白了？你和小姐谈了一夜？”“是啊！我感激你们以前为我想的，也感激你们现在为我想的！无论如何，以前是为我好，现在也是为我好！谢谢你们了！”金琐忍着心里的痛，很明理的说。

“金琐！”尔康感动极了：“我欠你太多了！但愿，我能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还你！”紫薇听到这儿，就走了过去，诚心诚意的接口：“尔康，我们欠金琐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一定要为这个未来而努力，让金琐有一天，能够更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今天的用心！”“是！”尔康重重的一点头。

紫薇就拉住金琐的手，看着尔康说：“我们都没有心病了，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好，是不是？”“是！”金琐点头，肯定的说。

三人对视，虽然每个人的情绪并不一样，虽然金琐的痛楚，也燃烧着紫薇和尔康。可是，却有一种崭新的感觉，在三人中流转，大家似乎都如释重负了。

金琐就笑着说：“我要进去看那只鹦鹉了，好像很神的样子！”三人回到屋里，看到大家正围着鹦鹉吆喝。众人七嘴八舌的喊：“说话！说话！赶快说话！”永琪用一支棒子，逗弄着鹦鹉，喊道：“鸟儿，快表演一下！说话呀！说话呀！”鹦鹉歪着头看看大家，就自顾自的梳理着羽毛。紫薇问：“你们在哪里找到的鸟儿？鸟店吗？”“不是，”尔康说：“这只鹦鹉是敬事房一个小太监养的，他训练了它很久，让它讲一点吉祥话！五阿哥听到它说了一句，就当它是个宝贝，非买回来不可！在敬事房可会说了，怎么这会儿一句也不说！”“逗了半天，它什么都不说！”小燕子有些失望：“我不相信它会说话，我这一辈子，只看到一只鸟儿会说话！”“真的吗？什么时候看到的，会说什么话？”永琪追问。

“什么话都会说，就是在下小燕子！”大家大笑。永琪又去逗弄鹦鹉：“喂喂！鹦鹉先生，鹦鹉阁下！给点面子好不好？赶快说话呀！”“它吃什么？可能要用吃的来引诱它，它才会说话！”小邓子说。

“对对对！就算耍猴，也要用吃的东西来逗弄！”小卓子说。

“我怎么忘了，这儿有葵花子！”永琪急忙拿出一包葵花子来。

鹦鹉吃了葵花子，再度悠闲的梳理羽毛。永琪嚷着：“不说话，就不给吃的！赶快表演！”好不容易，鹦鹉“叽哩咕噜”叫了一声。明月欢呼道：“说话了！说话了！”“它说的是哪国话，我怎么听不懂！”彩霞问。

“它说的是鹦鹉国话，你们当然听不懂！我看，五阿哥上当了！”金琐笑着说。

金琐笑得这么坦荡。紫薇和尔康好安慰，彼此看了一眼，比较放心了。

就在大家对那只鹦鹉都失去信心的时候，鹦鹉突然冒出一句话：“格格吉祥！”大家眼睛全部睁得好大好大。

“它说什么？”小卓子问。

“它说‘格格吉祥’！”小邓子小声的，好像怕打扰了鹦鹉似的说。

小燕子也小小声的，不相信的，睁大眼睛说：“它真的说‘格格吉祥’？”大家全部惊喜交加的嚷出声：“格格吉祥？”“你们相信了吧？一只会说‘格格吉祥’的鸟！就因为它会说这句话，我才非买它不可！小纪子说，只要耐心教它，它什么话都学得会！”永琪开心的说。

“哇！这么聪明的鸟呀！我要让它念成语，念诗！”小燕子大乐。

鹦鹉突然又冒出一句话：“坏东西！你这个坏东西！”“你说什么？”小燕子瞪着鹦鹉。

“你这个坏东西！”鹦鹉重复着。

“哇！一鸟骂人！真的是‘一鸟骂人’耶！”小燕子惊喊。

大家全体大笑，笑得东倒西歪。

“它有名字吗？”紫薇问。

“没有！你们给它取个名字吧！”“我来取！我来取！”小燕子兴奋的跳着，看着鹦鹉。

“坏东西！坏东西！”鹦鹉兀自嚷着。

“哈哈！就叫你‘坏东西’！你这个坏东西！”“坏东西？这个名字有点不雅吧？”永琪说。

“没有关系！小燕子的鹦鹉，叫作‘坏东西’，跟小燕子满配的！这叫作‘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鸟’！”尔康说。

小燕子对尔康掀眉瞪眼：“你又拐着弯骂我了！”众人已经兴奋的对鹦鹉嚷着：“坏东西！坏东西！”小燕子太喜欢了，以为鹦鹉已经养得很驯了，就打开鹦鹉脚上的铁链，去抚摸它。孰料，鹦鹉一松绑，就噗喇喇一声，振翅飞去。小燕子急喊：“赶快抓住它！坏东西！回来呀！”尔康和永琪急忙去抓，哪里抓得住。鹦鹉就飞出窗子，飞到御花园去了。

“坏东西！坏东西！快回来呀……”小燕子和大家，就全部追了出去。

鹦鹉在空中盘旋了一下，“呼啦”一声飞上了树梢。大家仰头找着鹦鹉，伸手的伸手，跳脚的跳脚。小燕子狂喊着：“坏东西！不要飞走呀！没有人喂你，你怎么办？赶快回来……”“在那边……在那边……”小卓子指着树。

“好像飞到那棵松树上面去了！我去把它抓回来！”尔康说着，就一飞身上了树。仔细一看，树上早已没有鹦鹉了。他低头对下面嚷：“没有在这儿！去了哪里？看到没有？”噗喇喇一声，鹦鹉掠过大家头顶。小燕子跳着脚大叫：“飞到那边去了，上了屋顶了，我自己去抓！”小燕子一飞身，就上了屋顶。

大家抬头一看，鹦鹉停在屋脊上面。小燕子正蹑手蹑脚的对那只鹦鹉爬过去。大家全部仰着头，屏息观看。小燕子低低的说：“坏东西，不要跑，我来了！”小燕子爬向鸟儿，爬得惊险万状。好不容易，已经接近了。她伸手一抓，没抓住，脚下一滑，身子骤失平衡，她惊呼出声：“哎呀……”鹦鹉受惊，噗喇喇的飞了。

小燕子滚下屋顶。永琪早已准备好了，飞跃上去，接住她。说：“我就知道你会摔下来！你能不能小心一点，每次都弄得我心惊胆战！”小燕子跳落地，伸长了胳膊，大呼小叫：“别管我，我摔不着的！快去找‘坏东西’呀！等会儿飞出皇宫，就找不到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会说话的鸟……大家快找呀！”噗喇喇一声，鸚鵡又划过天空。

“看到了！看到了！坏东西！坏东西！快回来呀！”众人大叫。

“飞到慈宁宫那边去了！哎哎，又飞回来了……”尔康和永琪，看着鸚鵡的去向，飞身去捉。

小燕子跟着东窜西窜，嘴里叫个不停：“哎哎……在那边，看到了！看到了……你们小心，不要伤到它！抓的时候轻一点！哎哎……那边……那边……”这样一阵大闹，把整个皇宫都惊动了，侍卫、太监、宫女……都奔了出来。

太后、乾隆、晴儿也从慈宁宫跑出来观看。乾隆的手臂，已经用三角巾绑在脖子上，显然刚刚医治过了。

皇后搭着容嬷嬷也在远远的一角观望。容嬷嬷看到乾隆吊着手臂，就对皇后使了一个眼色，说道：“看到没有？万岁爷确实受伤了。这次，娘娘在老佛爷面前，总算可以抬头挺胸了！”就看着满花园窜来窜去小燕子说：“至于这个漱芳斋吗？依奴婢看，他们又忘了自己是谁，又在制造状况了！你看太后的眉头皱得多紧！”皇后点头，静观其变。

小燕子等人，已经找不到鸚鵡的踪影，小燕子看到侍卫，就大喊：“赛威、赛广、杜三、小李、喀什汉……你们赶快带人给我上树的上树，上房的上房，帮我找一只鸚鵡，把它抓回来，可是，不许伤到它！听到没有？一根羽毛都不可以让它掉下来！”“喳！遵命！”众侍卫答着。

于是，众侍卫也纷纷上房的上房，上树的上树。这是侍卫们第一次，奉命找一只鸟儿。

大家东窜西窜，东找西找，就是找不到。

噗喇喇一声，鸚鵡的声音又从空中掠过。

“来了！来了……”紫薇说。

“来了！来了……”金琐说。

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纷纷跳着，伸长了手，又喊又叫：“在那边……在那边……赶快去抓啊……”一时之间，满花园的人，飞上飞下，窜来窜去抓鸚鵡，简直蔚为奇观。

乾隆、太后、晴儿都看傻了，不知道大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太后实在忍无可忍，问：“这到底是在干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太后一句话没有说完，一个黑影忽然从头顶掠过，接着，小燕子飞扑过来，伸手往太后头顶抓去，太后被小燕子一撞，哪儿站得稳，整个人往后翻倒。

“哎哟……哎哟……”太后大喊。

乾隆大惊，急喊：“小燕子！你在干什么？”“我在抓‘坏东西’！”小燕子的眼光，追随着那只鸚鵡。

宫女和晴儿慌忙扶起太后。太后大怒，扶着旗头，站稳身子，怒喊：“放肆！撞我一跤，还说我是‘坏东西’！反了吗？”“尔康！永琪！”乾隆急喊：“你们通通站住，不许飞来飞去了！告诉朕，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尔康、永琪、小燕子只得从树上、屋脊上跳落地，上前行礼。尔康禀道：“回皇上！”

是在捉一只鸚鵡，那是小燕子养的，名字叫作‘坏东西’！”“捉鸚鵡？”乾隆瞪大了眼睛，兴趣来了。

小燕子这才发现乾隆吊着手臂，惊喊：“皇阿玛！你的手臂怎么了？”小燕子话没说完，噗喇喇一声响，只见一只绿色大鸚鵡，飞了过来，停在乾隆那受伤的手腕上。乾隆弯着胳膊，瞪着那只鸚鵡，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小燕子立刻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对乾隆又是嘘着，又是做手势，让他不要动。小燕子就蹑手蹑脚的伸手过去，大家瞪大眼睛看，人人屏息以待。只见小燕子一伸手，鸚鵡嘎的一叫，从容的展翅飞了。小燕子大喊：“赶快去抓它呀！大家帮忙呀！”一群侍卫急忙飞身去抓，鸚鵡没抓着，好几个侍卫，冲进了水池里。

太后气得脸色发青。在远处观望的皇后，难得的带笑了，容嬷嬷也得意极了。

忽然，皇后觉得有个东西落在自己的头顶，大惊，眼睛往上看。原来，那只鸚鵡，无巧不巧的停在皇后的旗头上。皇后伸手就要去赶。乾隆大喊：“皇后！不要动！”皇后一惊，难得乾隆肯跟自己说话，心里又惊又喜，赶紧站着，大气都不敢出。

只见小燕子、永琪、尔康和众侍卫蹑手蹑脚，从四面八方逼近。

“大家小心，帮忙抓住那只鸚鵡！可别伤到它！”乾隆叮嘱着。心里，满高兴有这样一个插曲，来打断太后对他受伤的追究，就跟着小燕子起哄了。

连乾隆都下令了，众侍卫更是如临大敌。

大家都看着皇后的头顶。容嬷嬷札着双手，弯腰看着那只鸚鵡，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瞪大眼睛，屏息而立。

这个场面实在是有趣极了。一位平时庄严无比的皇后，此时直挺挺的站着，头顶上停着一只鸚鵡。一院子侍卫、格格、阿哥……大家虎视眈眈，蹑手蹑脚的逐渐逼近皇后，人人都瞪着皇后的头顶。晴儿又看得津津有味了。

皇后看着大家逼近，心惊胆战，动也不敢动。突然之间，尔康一声令下：“大家上去！抓住它的脚！不要抓头！”十几个人飞扑而上。噗喇喇一声，鸚鵡又飞了。

皇后被这十几道力道，撞得在原地滴溜溜打转。身子摇摇摆摆，容嬷嬷急喊：“快扶住皇后娘娘呀！”众宫女赶紧去扶，皇后转得七荤八素，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把好几个宫女也带翻在地。

真是一团混乱。

小燕子等人，顾不得皇后，又继续满花园飞窜。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有个小太监跑了过来，一声呼啸，鸚鵡乖乖的落在他的手腕上。永琪急喊：“链子！赶快把它拴住！”小卓子提了鸚鵡架跑过去。小太监很有经验的一栓，鸚鵡就绑回架子上了。

大家全部松了一口气。小太监把架子递给小燕子。

“还珠格格吉祥！奴才名叫小纪子，在敬事房当差！以后鸚鵡飞了，找奴才就对了！”小太监恭恭敬敬的说。

“原来，这只鸚鵡是你养的？”小燕子高兴的问。

“是！很调皮的鸚鵡，可是，挺好玩的！”小燕子拿回了鸚鵡，好高兴，提着不放。

乾隆清清嗓子，笑着看大家，大声说道：“好了！‘鸚鵡大闹御花园’这出戏，演到这儿，可以落幕了！大家散戏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喳！”

众侍卫、宫女、太监大声应着，纷纷散去。

乾隆对小燕子直摇头。紫薇迎上前来，惊奇的看着乾隆的手臂：“皇阿玛，你的手怎么了？”“摔了一跤，受点小伤，不碍事！是老佛爷不放心，一定要宣太医。”乾隆说完，看看太后，心里还记挂着含香，就对太后说道：“儿子送老佛爷回宫！”太后瞪了小燕子等人一眼，心想，这宫廷里是怎么了？有个会刺皇帝的妃子，皇帝纵容如故！还有一群没轻没重的格格和阿哥，经常把御花园闹得天翻地覆，皇帝依然纵容如故！

她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勉强压抑着，非常不满的去了。

小燕子根本没有注意到太后的不满，提着鹦鹉，一面往漱芳斋走，一面对鸟儿一本正经的教训着：“坏东西！我们定一个规矩，以后绝对不可以飞出去乱逛！听到没有？要认得你自己的家，认得你自己的主人，听到没有？下次再这样给我出状况，我把你捉回来以后，就拔了你的毛！听到没有？”“坏东西！坏东西！”鹦鹉嚷着。

“它还会跟我吵架！”小燕子大惊。

大家又笑得东倒西歪了。

回到漱芳斋，大家还围着鹦鹉说说笑笑。正在说笑中，含香来了。

小燕子看到含香，就高兴的嚷着：“快来！快来，我这里有个‘坏东西’，好玩得不得了！你来看，一只会说话，会骂人的鹦鹉耶！”含香对鹦鹉没有兴趣，神色仓皇，脸色苍白，紧张的说：“我有话想跟你们说！”大家见含香这种神色，全部紧张起来。紫薇急忙上前抓住含香的手：“怎么了？脸色那么坏？刚刚我们大闹御花园，每个人都出来看热闹，就没看到你！发生什么事了吗？你这几天都好奇！”含香环视大家，郑重的说：“我决定了！实行你们那个‘大计划’！”大家一惊。尔康急忙走到门口，对外面喊着：“小邓子！小卓子！你们在外面好好的守着，有什么人过来，马上通报！”“喳！”尔康把房门关好，金琐赶快去关窗子。门窗都关好了，大家就围着含香。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含香痛苦的说：“再不离开这个皇宫，我只有两个下场，一个是‘死’，一个是‘疯’！我想来想去，蒙丹说得对，我不能这样完全被动，等着命运来安排，我应该起来奋斗，创造自己的命运！”“为什么突然作这样的决定？”永琪问。

“我告诉你们，我闯了一个大祸，我刺伤了皇上！”“什么？”众人大惊。

“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在这儿喝酒唱歌，等我回去的时候，皇上在宝月楼等我，说了好多感性的话，拉着我不放，我一急，就刺了他一刀！”紫薇张大眼睛，恍然大悟：“怪不得，刚刚看到皇阿玛的手腕吊着，原来是你刺伤了他！可是，这几天他都没有怎样呀！”“他叫我不要说，对你们都不要说，他也没有惊动任何人，每天都是我帮他换药，但是，今天刚刚开始换药，老佛爷就来了！皇上告诉她花瓶碎片割到，但是，老佛爷一股不相信的样子！我想，我这次真的完了！”大家面面相觑，个个惊惶起来。这才了解，刚才太后的脸色，为什么那样难看。

尔康最先恢复镇定，看着大家，有力的说：“不要慌！我们马上计划怎么把含香送出宫去，现在，是不能耽误了！如果老佛爷知道了真相，含香是死路一条！绝对逃不掉了！听我说，我们等不及老佛爷过寿，这事得说办就办！”“可是，含香这股香味怎么办？别忘了，他们以前私奔七次都跑不掉！现在，皇阿玛的追兵不会比阿里和卓的追兵弱！”永琪说。

“管他的！”小燕子急了：“顾不了那么多，我们还是用‘花瓣澡’来分

散注意力吧！”“那怎么成？把全世界的蜜蜂都引来了，不是更加引人注意吗？”金琐摇头。

“又怎么样？”小燕子转动眼珠说：“引人注意的是假含香，又不是真含香！蜜蜂和蝴蝶分得出我们和含香的香味不一样，可是，追兵分不出！北京的狗不是新疆狗，没有经过训练，它们也分不出两种香味有什么不同！到时候，一定满城乱追一气！”尔康看着小燕子，再看大家：“你们知道吗？小燕子说得有理！”“那么，我们上次的花瓣还有用！”金琐积极的说：“明天，要再去采更多的花瓣！我想出一个办法，我去缝很多套子，在眼睛的地方挖两个洞，到时候，套在头上，大家蒙着头跑，就不会被叮得满头包了！”“那……满街都是蒙着脸的人在跑，不是更会引人注意了吗？”紫薇说。

“放心！我会雇很多马车，跑的时候，大家都在马车里！无论如何，马车跑起来比人要快得多！”尔康说。

“如果是乘马车跑，就简单多了！”紫薇看着大家：“也不必洗花瓣澡，每个人身上带一包花瓣就行了！连尔康、永琪、柳青、柳红身上都可以带！”“紫薇和小燕子可以不必出动，总要有人在宫里绊住皇阿玛！”永琪沉思着。

“什么时候实行？”小燕子好兴奋，急急的问。

“不管怎样，明天先去告诉蒙丹，蒙丹一定会兴奋得昏过去！”永琪说：“还有好多事，雇马车，准备干粮，路线图……还不能说走就走！”“还得编一个完整而有说服力的故事，等到含香走了，我们大家如何应付皇上和宫里的追究？”尔康深思着，满屋子转，想点子。

含香好紧张的看着大家，看到大家这样为她用尽心机，真是又感动、又紧张、又害怕、又惶恐，矛盾得不得了。

“我觉得好对不起皇上！他实在对我很好！如果不是先有了蒙丹，我相信我已经被他征服了！”紫薇对含香合掌一拜：“拜托！不要把我们的犯罪感引出来好不好？那样，你就走不成了！”“不要再考虑这个考虑那个了！”尔康站住，对含香正色说：“含香，这两天，你要特别小心，好在皇上有心保护你，我料想你还不至于马上有危险！如果太后问起来，一定要死守秘密，不能供出你伤害了皇上！无论如何，要给我们几天时间来筹备。到底怎么出宫？我还要好好的计划一下，可能就像当初小燕子出宫一样，用最简单的办法，化装成小太监……”尔康的话说了一半，外面传来一声太监的通报：“老佛爷驾到！”声音就在耳边，大家大惊，个个吓得脸色苍白。尔康就紧急告诫大家：“镇定一点，我去开门！”大家屏息的屏息，拍胸口的拍胸口，赶紧站成一排，面对门口。

尔康房门一开，大家全部请下安去。

“老佛爷吉祥！”门外，小邓子和小桌子听到声音，紧张张张的奔进来。问：“老佛爷在哪里？老佛爷在哪里？”大家看门外，哪里有太后，大家面面相觑。这时，又一个声音传来：“皇上驾到！”大家又一惊，小邓子、小桌子急忙往外跑，两人撞成一堆，揉鼻子的揉鼻子，揉脑袋的揉脑袋，一面手忙脚乱的甩袖跪倒：“万岁爷吉祥！”定睛一看，什么人都没有，两人呆住了。

小燕子忽然明白了，抬头看着那只鸚鵡。只见那只鸚鵡扑着翅膀尖叫：“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声音和小太监的声音如出一辙。

小燕子对着鸚鵡挥拳踢腿，大骂：“原来是你在捣蛋！你该死，真的该死！居然骗我们！你这个坏东西！坏透了，吓死我们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小骗子’！下次再说谎，我拔你的毛！”大家惊魂甫定，看着鸚鵡，不禁

失笑。尔康就拍着永琪的肩膀说：“你就是要买鹦鹉，也不该买一只小太监训练的鹦鹉！”

30

不敢再耽误时间，第二天，尔康、永琪、紫薇、小燕子就全部出宫，在会宾楼的客房里，和蒙丹、柳青、柳红召开紧急会议。

蒙丹一听经过，真是又悲又喜。悲的是含香这样为他拼命，喜的是，终于要施行大计划了！他看着面前这些热心的好朋友们，感动得不知道怎样才好。他双手往胸前交叉，行了回族大礼，说：“我先谢谢各位，你们为我和含香所做的是，不是简单的一个‘义’字，更不是简单的一个‘恩’字，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各位！请你们大家，接受我用回族礼，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激！”尔康一步上前，拉住蒙丹。

“不要再谢我们了，你的心意，我们都了解了！赵快，我们来研究这张地图！”永琪早已把地图摊在桌上，是尔康连夜画出来的。大家就都跑过去，围着地图站着。尔康指着地图解说：“我把逃亡的时间，定在大后天晚上！时间很紧急了。那晚是月初，没有满月，夜里应该什么都看不清，就算有蜜蜂有蝴蝶，也看不出来！免得满城蜜蜂蝴蝶，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记住了，蒙丹，你的马车在这儿等，我驾车从神武门把含香偷出来，会直接送到你那儿，含香上了你的马车之后，我的马车，会转头向东边跑！同一时间，柳青柳红的马车向西边跑，五阿哥的马车向北边跑！每个人的车上，都有花香。你们车上也有。你们要马不停蹄，一直向南边跑！”蒙丹深吸一口气，眼神专注的：“我明白了！但是，那个晚上，你们全体出动，通通不在宫里，等到皇上发现含香失踪了，你们也不在宫里，怎么脱得了干系？”“所以，这个逃亡计划里，没有我和紫薇！”小燕子说：“那晚，正好是令妃娘娘过生日，我们两个，会把皇阿玛押到令妃娘娘那儿，给令妃过寿。到时候，我们把皇阿玛灌醉！”

等到他发现含香失踪的时候，最快也要到第二天，你们大概已经跑得老远了！”“你不要为我们考虑那么多！皇阿玛发现含香逃亡了，他第一件事就是追回含香，至于我们在不在宫里，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追究了！”永琪说。

“蒙丹！你放心！”紫薇接口：“我们有我们的办法！一来我们死不承认，他没办法把含香的出走，算到我们头上，就算有猜疑，他也不忍心把我们定罪！再说，他实在太喜欢我和小燕子了，毕竟，皇阿玛是我们的阿玛！哪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女会心狠手辣呢！”“紫薇说得对！以前，连劫狱那样的大事，罪证确实，他们都逃过了！我们现在要研究的，不是事后的追究问题，是你们能不能安全脱逃的问题！蒙丹，记住，含香的香味，仍然是她的致命伤！我们只能引开追兵一小段，后面的时间，你们怎样能够让香味不传出来，是个关键问题！”柳红说。

金琐就拿了许多大袋子给蒙丹：“这是我帮你收集的檀香木，是宫里最好的檀香！”另外再拿了一个袋子：“这里面是最好的茴香。”再拿一个：“这是印度进贡的佛印香。还有……这个，是我们收集的花瓣……你们要化成

普通的老百姓，假装是卖香料的商人。这样，万一有追兵查到你们，马车里的香味那么复杂，可能会把香妃的香味给遮盖住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万全的办法，可是，我们也只能想出这个办法！过了明天，我们就会把会宾楼暂时关闭。”柳青接口：“逃亡那晚，如果没有追兵追我们，我和柳红会往南方去找你们，一直把你们护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们认为，你们越往南边跑越好！最好跑到一个深山里去躲起来！”紫薇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所以，我们今天的开会，说不定是大家最后一次在会宾楼相聚，三天以后，蒙丹含香和我们，就天南地北了！”小燕子立刻充满离愁了，看着蒙丹：“师傅，我连一套剑法都没有练会呢！”蒙丹太感激了，看着小燕子：“我相信，我们大家这么有缘，一定后会有期！”小燕子就转动眼珠，作起梦来：“或者，过一段时期，皇阿玛会想明白，知道含香的走，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件坏事！”

那时候，他会追问是谁帮助含香逃跑的？下令通通有赏！然后，就赦免了含香和蒙丹，还封蒙丹一个‘王’，含香就是‘王妃’！然后，我们大家又聚在一起了！”大家听得匪夷所思，惊看小燕子。

“这个遥远的梦，作得真好！我们不妨抱着这种期望吧！”紫薇苦笑的说。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美妙无比的箫声忽然传来，荡气回肠。大家一惊。

“怎么有这样好听的箫声？”尔康问。

“我差点忘了，隔壁住着箫剑！”柳红跳了起来，脸色有些变了。

“箫剑住在隔壁？这个房间隔音好不好？他会不会听到我们的谈话？”永琪惊问。

“应该不会吧？”柳青没把握的说。

“如果不会，我们现在怎么听得到箫声呢？还听得这么清楚！”尔康说。

大家全部紧张起来。小燕子立刻摩拳擦掌，一副备战的样子，问：“他真的会吹箫呀？”“吹得好听极了，我常常怀疑，怎么可能有人吹得这么好听？可见，他那个‘一箫一剑走江湖’，不是吹牛！”柳红说。

小燕子转着眼珠，生气了：“可见，他那个‘摔来摔去’都是逗我的！把我当小孩子，太欺负人了！还要躲在隔壁偷听我们商量大计……”说着，跳起身子，打开房门，就直冲出去。

大家赶快起身追着她，七嘴八舌的喊着：“小燕子！你要干什么？小燕子，不要再闯祸了，不要再惹事了……”小燕子哪里肯听，早已冲到箫剑的房门口，砰然一声，把箫剑的房门踹开了。

“箫剑！你给我出来！”箫声停止了，箫剑拿着他的箫走了出来。看到小燕子，就点头说：“哦！‘小’姑娘！别来无恙！”小燕子大怒，嚷着：“什么‘小姑娘’？我是‘大姑娘’，我是‘姑奶奶’！什么‘别来无恙’？别说‘五样’了，我一样都没有！你有两样，有箫有剑，我有拳头！”小燕子说着，一拳就对箫剑打了过去。

箫剑正睁大眼睛，听着小燕子稀奇古怪的对话，这些话，大概他一生都没有听过，正听得出神，没料到一拳打来，他躲也没躲，正好打在鼻子上。他痛得龇牙咧嘴，捂着鼻子说：“哎哟！姑娘……你怎么每次一见面就打人！到底我箫剑哪儿得罪你了？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不是‘君子’，我是‘女子’，那些君子的事，别跟我说！你还是不还手是不是？不还手我就不客气了！”小燕子说着，又是一拳打过去。这次，箫剑有了防备，拔脚就逃。

会宾楼的客房，是在二楼，有一个“走马转阁楼”的走廊，一边是天井，四周有栏杆，一边是房间。箫剑就绕着回廊跑，小燕子绕着回廊追。

柳青、柳红、蒙丹、尔康、永琪、紫薇、金琐都追了过来。永琪喊着：“小燕子！你不要闹了！我们那么多的事，已经忙不完了，你还要打架！”小燕子不管永琪和众人，追着箫剑喊：“箫剑！你不要跑！我有问题要问你！”箫剑举起双手，喊着：“你不打人，我就回答你的问题！”“好！我不打人！”箫剑站住了，傻呼呼的问：“你有什么问题？”“刚刚我们在你隔壁谈话，你有没有偷听？”小燕子直截了当的问。

“我没有‘偷听’，我大大方方的听！还吹箫提醒你们，我在隔壁！”箫剑也直截了当的回答。

这一下，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小燕子顿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大吼一声：“我打死你这个‘偷听鬼’！”她扑了过去，对着箫剑拳打脚踢。

箫剑手忙脚乱，举着箫，挨了好几下，嘴里大嚷：“姑娘说不打人，还是打人，哪有这样的道理？你有问题，我坦白回答，这样坦诚相待，你怎么还是动手？”说着，再度绕着回廊跑。

小燕子再度绕着回廊追，一面怒冲冲的喊：“我们的秘密，都被你听去了，现在，只好打死你！”“姑娘好说……”“我不好说！”小燕子喊着：“你会不会打架？”“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不会打架！”“不会才怪！你不打，我就打死你！”两人一面吵架，一面绕着回廊跑。

紫薇看着大家，低低说：“不好！秘密被他知道了，怎么办？”“不忙！看看他的底细再说！我们先观望一下！”尔康说。

大家就惊疑不定的退在一边，看着二人追追跑跑。

小燕子看到箫剑只是奔逃，气得不得了，追了一会儿，突然调头，从反方向迎向箫剑。

箫剑正没命的奔逃，没料到小燕子突然迎面奔来，大惊，已经煞车不及，两人竟然撞作一堆，都摔倒在地。箫剑大叫：“哎哟！你追我应该从后面来，怎么从前面来？”小燕子撞得好痛，揉着额头喊：“你怎么硬撞？看到我来了，还不闪开？”“也要闪得开啊……哎哟……”箫剑苦着脸说，哎哟哎哟的爬起身子。

不料，小燕子跳起来，一脚踹去，箫剑又跌了个四仰八叉。

柳红看不过去，扑上去，把小燕子一挡。

“好了！不要打了，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吧！”箫剑乘机爬了起来，急喊：“是啊！我们还是谈谈比较好，哪有一个大姑娘，动不动就打人……”气了，瞪着小燕子：“这样不懂礼貌，没有规矩，简直缺乏家教！”小燕子已经站住了，一听这话，冲上前去再打。

“你居然敢说我没有家教！我就表现一下我的家教给你看！”小燕子“哇”的一声大叫，对着他冲去。箫剑大骇，双手还要护着他那把箫，生怕把箫打坏了。就高举着箫，闪到柳红身后，对小燕子喊：“我手里有箫，打坏了我没有关系，打坏了我的箫，我会跟你拼命！”“那就拼命啊！”小燕子喊着，冲上前去，劈手抢去了那把箫。她挥着箫：“要这把箫，就来和我好好的打一架！”她一面嚷，一面飞身上了栏杆的柱子。

箫剑一看小燕子抢走了箫，就追了过来，情急的喊：“小燕子！千万不要弄坏了箫，那是我爹遗留给我的东西……”说着，竟忘形的爬上栏杆，要索取那把箫。等到上了栏杆，才惊觉自己竟在栏杆上。大叫一声：“我的天呀……这么高！”他一个站不稳，竟然翻落栏杆，掉下天井去。

蒙丹一看，再不出手，这个箫剑可能摔死，就飞跃而下，把他接住，

落地。箫剑站稳，看着蒙丹，惊魂未定。蒙丹就托着他，再度飞身而起，上了阁楼。两人落回原地，箫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飞上飞下，太神了吧！”蒙丹转头对小燕子正色说：“小燕子，师傅有令，打到这儿为止！把箫剑的箫，还给人家！”小燕子不情不愿的把箫还给箫剑。

箫剑接过了箫，松了口气，整整衣服，对大家一抱拳。他恢复了风度，非常诚恳、非常真挚的说：“我们不要打架了，交个朋友如何？箫剑无意之间，听到一些不该听的话，但是，请各位放心！我不是多嘴的人。何况，在这个京城，我也人生地不熟，没有半个亲人朋友，除了我的箫，我的剑，也无人可说！更何况，你们个个侠骨柔肠，我箫剑相逢恨晚！对大家的所行所为，除了佩服，就是感动！这些，都是肺腑之言，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箫剑，就交了我这个朋友，说不定我还能够帮你们一臂之力！如果信不过我，就麻烦哪一位，灭了我的口！免得秘密走漏！”大家盯着他，深深的震撼了。尔康就把房门一开，诚恳的说：“箫剑，我们里面说话！”大家回到蒙丹的房间，这才重新认识。尔康一本正经，介绍大家给箫剑：“我重新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群人！”就一个个的介绍过去：“这是五阿哥永琪，这是还珠格格小燕子，这是明珠格格紫薇，这是回族武士蒙丹，柳青柳红你已经认识了，这是我们的小姐妹金琐……在下福尔康，是大学士福伦的长子，当今圣上的御前侍卫！”箫剑非常震动的看着大家，深吸了口气，睁大眼睛。

“我就知道你们不是普通人，但是，这么‘不普通’，还是让我吓了一跳！”他看着小燕子：“原来你就是轰动一时的那个还珠格格！”“对！我就是还珠格格！”永琪就上前一步，诚挚的问：“我们已经把真实身份，都坦白的告诉你了！那么，你是不是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真实身份呢？”箫剑看着大家，眼神变得深邃起来：“我的身世，跟各位比起来，实在非常渺小。坦白说，箫剑不是我的本名，但是，我的本名叫什么，我自己并不知道。我自幼遭逢家庭变故，一家人都被仇家害死，父母双亡，我被一个世伯收养。姓了世伯的姓，名字是世伯给的。五年前世伯才告诉我真相。交给我家父留下的两样东西，一把箫，一把剑！从那天起，我改名叫箫剑，开始流浪，想……”小燕子睁大了眼睛：“我知道了，你在找寻你的杀父仇人，想报仇！”箫剑深深的看了小燕子一眼：“并不完全如此！我世伯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弟弟，在家变时失散。我想找到那个失散的兄弟！所以，我叫箫剑，如果我的兄弟也知道这个故事，可以从我的名字找到我！好了，我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不是什么江湖奇侠，也不是什么名门子弟，只是一个孤独的流浪人而已！”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就对箫剑无限同情起来。尔康豪迈的说：“原来如此！既然我们大家认识了，我想，你就不会再孤独了！”箫剑眼睛一亮，气壮山河的说道：“我是‘一策一剑走江湖，千古情愁酒一壶’，只要有酒，从不会感怀自伤！我早已把所有的人生际遇，都当成生命里的历练了！不论是好的坏的，我来者不拒！”就笑看大家：“现在，轮到你们告诉我，我听得糊里糊涂的那个逃亡计划，是怎么一回事了？”大家神情严肃，正要诉说，小燕子一拦。

“不忙不忙，箫剑，你先告诉我一件事，你到底会不会武功？会不会剑术？”“当然不会！”箫剑睁大了眼睛。

“不会！不会你为什么取名字叫‘箫剑’？”小燕子也睁大眼睛。

“谁说我叫箫剑，我就要会剑术呢？那么，你叫小燕子，难道也是只燕子吗？”小燕子被问住了，傻眼了。

就在大家都逗留在会宾楼，又是打架，又是交朋友，又是商量大计的

时候，含香已经逃不掉她的噩运，被侍卫带进了慈宁宫。原来，这天是傅恒的寿诞，乾隆被请去傅家看戏。太后见乾隆不在宫里，认为机不可失，就立刻把含香给捉了过来。

“启禀老佛爷，香妃娘娘带到！”侍卫们一推，含香跟跪站稳，抬头一看，太后站在前面，皇后站在旁边，容嬷嬷和桂嬷嬷两旁肃立，后面还有一排嬷嬷和太监，晴儿不受注意的站在最后面。含香一看这种气势，已经胆战心惊，颤栗的请安：“老佛爷吉祥！皇后娘娘吉祥！”太后盯着含香，眼神凌厉，大声说：“你给我跪下！”“老佛爷，皇上说我可以不跪！”含香挺立着，自有一股傲气。

“不跪？放肆！容嬷嬷！”容嬷嬷上前，对着含香膝弯一踢。含香站不稳，立刻跪下了。

太后声色俱厉的说：“你老实告诉我，皇帝的手腕，是怎么受伤的？不要用花瓶碎片那一套来唬弄我，太医已经说了，那个伤口是利器所伤！你的屋里，怎么会有利器？是刀是剑还是匕首？快说！”“回太后，”含香的脸色，崩咚崩咚跳着，她勉强维持着冷静：“不是利器，就像……就像皇上说的，是花瓶碎片割伤，太后不信，请问皇上！”“问皇上？你真的有恃无恐了，是不是？皇上会帮你解围，我知道！皇上会为你撒谎，我也知道！现在，我不要问皇上，我只要问你！”“我……我还是那句话！”皇后对太后俯耳说道：“恐怕她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听说他们回人，脾气倔强得很，大概问不出所以然来！”“容嬷嬷！桂嬷嬷！家法侍候！”两个嬷嬷上前，站在含香的面前。另外一个嬷嬷，就捧着一盘金针上前待命。

含香一看那些金针，已经吓得脸色大变。

“容嬷嬷！你跟她说说！”容嬷嬷就看着含香，冷幽幽的说道：“香妃娘娘，老佛爷问话，从来没有人敢不回答！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你这样细皮嫩肉的，真要弄几百个小洞，不是挺可惜吗？”一面说着，她就拿起几根针来，放在嘴边吹着。

“香妃！我再问你一次，你和皇帝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太后再问：“你用了什么狐媚功夫，迷惑了皇帝？你让皇帝夜夜春宵，弄得他精神恍惚，这才受伤了，是不是？”“不是！不是！”含香又急又怕，喊着。

“那么，是什么？”含香闭紧了嘴，不说话。

“容嬷嬷！桂嬷嬷！”两个嬷嬷各握了一把针，蓦然之间，把含香按倒在地，对她腰间戳去。

“啊……”含香惨叫，仆伏在地，脸色惨白。

“你要不要说了？”含香骤然抬头，眸子里闪出了火焰。她豁出去了，坚定的，勇敢的，不顾一切的说了出来：“太后！我告诉你吧！自从我进了皇宫，皇上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我依然干净得像我来的时候一样！什么夜夜春宵，那都是你们的想像！皇上答应过我，除非我愿意，他不能强迫我做任何事！可是，那晚，他忘形了！所以我一时情急，用匕首刺伤了皇上。来保持我的清白！”含香此话一出，太后、皇后都傻了。太后匪夷所思的说：“你刺伤了皇帝？为了保持你的清白？”“是！”含香傲然的说。

“你说，皇上从来没有得到过你？”皇后忍不住插口了。

“是！”太后和皇后对看，两人都震撼着。半晌，太后厉声说道：“容嬷嬷！桂嬷嬷！先把她带到密室里去，检查一下回报！”“喳！”两个嬷嬷就拖着含香而去。

晴儿看得心惊胆战，知道这一下，含香凶多吉少。她悄悄一看，没有人注意她，就转身溜出门外去了。

她一口气跑到漱芳斋，小邓子、小卓子惊讶的迎上前来请安：“晴格格吉祥！”“你们的主子呢？”晴儿急促的问。

小邓子和小卓子早就知道，晴格格和小燕子他们都是“自己人”了，就坦白说：“他们得到皇上的特许，都出宫去了！”“出宫了？全体去了吗？尔康和五阿哥呢？”晴儿大惊。

“他们每次都一起出去的！”晴儿顿时心慌意乱，怎么这样巧，乾隆不在，小燕子她们也不在！谁来救香妃呢？她想了想，当机立断，有力的吩咐：“小邓子，你马上去把他们找回来，告诉他们，老佛爷要杀香妃！小卓子！你立刻跑一趟傅六爷家，皇上今天在那儿看戏！告诉皇上！赶快回宫！快！马上行动！香妃娘娘的命，在你们手上了，知道吗？”小邓子、小卓子神色一凛。

“喳！”两人就气极败坏的往外冲去。

晴儿飞快奔回慈宁宫，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密室里。

她赶紧溜进密室，只见含香被几个面无表情的太监，按着肩膀，跪在地上。太后、皇后、容嬷嬷、桂嬷嬷和其他嬷嬷，都站在她面前，像看一件稀罕东西似的看着她。太后震惊极了，一脸的不可思议，问：“什么？居然还是女儿身？我不相信，怎会这样离谱？”“绝对不错，已经仔细的检查过了，还是完璧！”容嬷嬷说。

“岂有此理！她把皇帝当成什么了？封了她做妃子，她还要保持清白，不能保持清白，就用匕首刺杀皇帝！这还了得！”“老佛爷！”皇后心惊胆战的对太后说：“这事太严重了，皇上被刺，居然不吭声，还帮她掩饰！香妃进宫半年，还能保持完璧！皇上对她的迷恋，可以说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把这样一个凶手，养在枕头旁边，臣妄想，就浑身寒毛，都站起来了！”容嬷嬷再加了几句：“这个香妃娘娘，浑身香得古怪，只怕这种香味，有‘迷魂’作用！那个阿里和卓，把香妃献给皇上，用心大有问题！”太后越听越有道理，恨极的看着含香：“无论如何！刺杀皇帝，就是死罪一条！我身为皇太后，怎能让一个刺客侍候皇帝！香妃！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含香傲然的看着太后，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就双手交叉在胸前，说：“含香还有几句话不能不说！当初，我奉父命进宫，侍候皇上！我爹确实带着‘忍痛割爱’的心情，明知道我是几千几万个不愿意，仍然勉强我去做！请老佛爷明察，我爹委屈求全，用心良苦！请不要因为我的失败，冤枉了我爹的一番好意！至于我自己，已经没有话好说！我学过一句中国成语，士可杀不可辱！但求，免于侮辱，给予全尸！再帮我谢谢皇上，他的一片心，我终于辜负了！”太后听了，心里掠过一抹惻然，脸上有一刹那的犹豫。皇后立刻一步上前：“老佛爷，为了皇上的生命健康，请拿定主意！”容嬷嬷再一步上前：“老佛爷，事不宜迟！如果皇上回宫，什么事都不能办了！”太后震动了一下，就严肃的说道：“东西拿来！”就有太监，手捧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三件东西“白绫一条、毒药一瓶、匕首一把”，捧到太后面前。

“把东西放在桌上！”三件东西，一件一件放桌上。

“香妃！我今天赐你一死！白绫一条，毒药一瓶，匕首一把！三件东西，你可以选一样！马上去选吧！”含香看了看那三样东西，就对着窗外，行回族大礼。心里，低低的说着：“蒙丹，对不起！皇上，对不起！爹，对不起！”

紫薇，小燕子，永琪，尔康……对不起！含香先走一步了！”含香行礼完毕，回过身子，一脸壮烈的走到桌前。

晴儿看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不顾一切的冲了上去。她直奔到太后身前，噗通跪倒，急切的痛喊着：“老佛爷请三思！香妃娘娘死不足惜，但是，皇上一定不会善罢干休！尤其老佛爷乘皇上不在宫里，处死香妃，皇上知道之后，怎么受得了？难道老佛爷一点都不在乎母子之情吗？”太后听了，心里确实顾忌，愣了一下。皇后急忙说：“晴儿这话错了！老佛爷就是母子情深，这才忍不住为皇上除害！宁可今天被皇上怨恨，不能让皇上有丝毫的闪失呀！”皇后这几句话，可说到太后心坎里去了。太后就一摔头，毅然决然的说道：“香妃！你的时辰到了！”含香就伸手去拿那瓶毒药。

“这瓶毒药，一定很快吧？”她问。

“那是鹤顶红，只要一个时辰，就过去了！”晴儿情急，跳起身子，想去抢那瓶毒药。嘴里急喊着：“老佛爷！请您收回成命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晴儿为老佛爷的福祉请命，快收回成命吧！”太后厉声说道：“把晴格格拦下来！”“喳！”几个嬷嬷上前。七手八脚的拉住晴儿。晴儿拼命挣扎，激动得不得了：“老佛爷！不可以呀……香妃，不要……不要喝！千万不要！老佛爷……请仁慈一点……”太后厉声喊：“晴儿！连你也被迷惑了吗？”就掉头看香妃：“香妃，你还犹豫什么？”含香对晴儿行了一个回族礼：“晴格格！请把我的祝福，带给每一个人！”含香说完，就打开瓶盖，对着窗外的天空，凄然大喊：“蒙丹！从此，我化为风，不会再和你分开了！我来了！”晴儿大叫：“香妃……不要……不要……不要……”含香已经壮烈的举起药瓶，一饮而尽。

31

当尔康、永琪他们得到消息，冲回皇宫的时候，魂不守舍的晴儿正在宫门口等他们。看到众人，晴儿含泪的，急促的迎过来：“我眼看着她把那瓶鹤顶红吞了下去，就是没有办法救她！我努力过了，跟老佛爷又跪又求，还试图抢下那瓶药……都没有用！”“她已经死了吗？”紫薇尖声的问。

“还没有！已经送回宝月楼，老佛爷答应让她死得有尊严！”小燕子一跺脚，心痛如绞，大喊：“人死了，还谈什么尊严不尊严？我去宝月楼！我去救她……”小燕子拔腿就跑，紫薇、尔康等人也都追了过去。晴儿不敢再耽搁，怕太后找她，匆匆赶回慈宁宫了。

大家跑进宝月楼，紫薇、小燕子、金琐就冲进了卧室。尔康和永琪不便进入娘娘的内室，都站在大厅里等候消息。

含香躺在床上，已经气若游丝，脸色惨白，维娜吉娜围在床前哭泣。紫薇、小燕子一看，两人都魂飞魄散，心胆俱裂。

“含香！含香！”小燕子痛喊出声。

紫薇冲到床前，不敢相信的看着含香，疯狂的摇头：“不不不！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才离开一下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小燕子就合身扑在含香身上，摇着她，喊着：“什么毒药？什么鹤顶红？你为什么要吃？”

哪有这么听话？给你毒药你也吃？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承认不要承认呀……你起来！起来！把药吐出来。你还没有死，我们还来得及……”金琐直着眼睛喊：“凝香丸！小姐！快去找凝香丸！上次你病得要死的时候，那个凝香丸救了你一命！”就一把拉住维娜，激动的问：“凝香丸放在哪里？”维娜吉娜哭得唏哩哗啦，对于汉文又不懂，拼命摇头哭泣。金琐推开二人：“我自己来找！”金琐就翻箱倒柜的找凝香丸。

紫薇抱着含香的上半身，企图让她呕吐：“含香，含香！听我！你把药吐出来……”“对对对！赶快吐出来！”小燕子红着眼圈喊，就去抠她的嘴，又去压她的胃：“吐出来！吐出来！”含香被紫薇和小燕子一阵折腾，眼睛睁开了。小燕子尖叫：“她醒了！她醒了！含香……看着我！永琪已经宣太医了，太医马上要来了，我们会救你的！你要争气一点，不要放弃……”“含香，提着你的一口气，像我当初一样，心里想着蒙丹，他刚刚得到你有危险的消息，已经快要发疯了！想想他……如果他失去了你，他要怎么办？想想我们的‘大计划’……”紫薇也语无伦次的喊。

含香有气无力的看着二人，嘴巴动了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告诉他……告诉他……我……我好想见他一面啊……”“你撑着，维持着这口气，我想办法让他来见你……”紫薇喊。

“对不起……你们忙了那么久……都白忙了！”含香说完，脑袋一歪，失去了知觉。小燕子尖叫：“含香……不要死，求求你不要死……”这时，乾隆踉踉跄跄的冲进房来，震惊的大喊：“香妃！你怎样了？香妃……”乾隆一眼看到躺在紫薇怀里，已经毫无生气的含香，就完全震住了。

紫薇和小燕子都快崩溃了，紫薇就疯狂的摇着含香。小燕子疯狂的掐着她的人中，压着她的胃，抠着她的嘴。两人都一边哭，一边喊：“振作起来！我求求你……不要放弃，为了我们大家，不要放弃呀！”“我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我要你活过来……你活过来……”金琐好不容易，在柜子里找到了那个锦囊，急促的大喊：“找到了！找到了！凝香丸……快！水……给我一杯水……”维娜吉娜终于明白了，急急的倒了水拿过去。

“小姐，你捏着她的嘴……”乾隆一个箭步奔上前来，哑声吼道：“让朕来！”乾隆就推开紫薇，抱住含香的头，捏住含香的嘴：“小燕子，快！把药塞进去！”小燕子拿了一颗凝香丸，捏碎了腊封，把药丸塞进含香嘴里，再用杯子凑近她的嘴唇灌水。谁知，含香已经不会吞咽，水全从嘴角流出来。

“她喝不进去……天啊！”小燕子尖叫。

金琐想了起来，急呼：“不要水！不要水！上次救小姐的时候没有用水！捏紧她的嘴，让她咽下去！”乾隆就用手阖起含香的嘴，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她，强烈的喊着：“香妃！咽下去！朕命令你，听到没有？不要让朕遗憾终生，朕是那么喜欢你，怜惜你！朕不允许你死！”“咽呀！吞下去呀！努力呀！”小燕子拼命喊。

大家紧盯着含香。可是，她动也不动。紫薇急得六神无主，叫着：“没有用，她根本没有咽下去！那颗药一直含在嘴里……她不会咽了，怎么办？怎么办……”“不行不行……我要让她咽下去……”小燕子说着，就不顾一切的仆在含香身上，用嘴对着含香的嘴，向里面吐气。

乾隆抱着含香，努力让她坐得比较直一点。紫薇搓着她的手，哭着喊：“我搓你的手，不要冷掉！不要冷掉！”金琐拿着药瓶，紧张的观望。

只听到含香喉咙里“咕嘟”一声，那颗药咽下去了。金琐大叫：“咽下

去了！咽下去了！要不要再吃一颗？”“还有几颗？”乾隆问。

“还有三颗！”小燕子又是汗，又是泪的抬头：“再来再来，全体给她灌下去！”“可以吃那么多吗？会不会中毒呀？”紫薇害怕的问。

“她已经中毒了，还管她会不会中毒！”小燕子喊。

大家看着含香，只见她依旧了无生气。

“没有时间犹豫了，通通给她灌下去！”乾隆哑声的吼着，注视着含香：“朕冒险了！”

你争气一点，不要让朕后悔！”小燕子再塞了一颗药丸进去。再用嘴对嘴的吐气。咕嘟一声，第二颗药也喂进去了。小燕子抬头，盯着含香痛喊：

“含香！活过来！活过来！”含香毫无动静，看样子就要去了。小燕子一面哭，一面把第三颗药喂进去。含香还是没有反应。小燕子害怕了，看着乾隆。

“还要不要再喂呀？我好怕……”“喂吧！还能比现在更坏吗？”乾隆喊着。

小燕子喂了第四颗药。

“皇上！”金琐回忆着：“上次香妃娘娘救小姐的时候，等了好一阵才见效，恐怕要把娘娘的身子放平，大家等一下看看！”乾隆早已乱了方寸，听到金琐这样说，就赶紧把含香的身子放平。他站起身来，大家围在床边，目不转睛的看着含香。

这时，有一只蝴蝶飞了进来，绕室飞舞。紫薇震撼的、低低的喊：“蝴蝶！”第二只蝴蝶又飞了进来。小燕子惊喊：“蝴蝶！”然后，大家就看到好多好多蝴蝶，正从窗口飞了进来。大家看着那些蝴蝶，目瞪口呆。

只见蝴蝶成群的飞向含香。房里，那股像桂花像茉莉的香味，就浓浓郁郁的弥漫着，整个宝月楼都异香扑鼻。小燕子害怕的低语：“为什么蝴蝶都来了？”乾隆瞪着那些蝴蝶，震撼到了极点，身不由己的往后退。

众人就不约而同的站起身子，跟着乾隆倒退开去，似乎要把含香留给蝴蝶。

含香静静的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却依旧美丽。无数的蝴蝶，绕着床飞舞。有一只蝴蝶，停在她的嘴唇上。更多的蝴蝶，停在她的发际眉梢。

众人都被这种景象，震惊得无法动弹。

紫薇站在乾隆身边，体会到蝴蝶的到来，意味着含香大限已到，心碎了。

“蝴蝶都知道了……它们来跟她送行，跟她告别了！她要走了……我们救不活她了！”紫薇落泪说。

乾隆心中掠过一阵剧痛，紫薇说中了他所体会的，看着蝴蝶和含香，眼角不禁滑下了泪。此时此刻，他心里真有数不清的无奈和痛楚：“怎么知道，朕的爱，竟然成为杀她的凶手！”小燕子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些蝴蝶，听到紫薇和乾隆的话，泪水就疯狂的掉下来。她摇着头，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的说：“不不不！蝴蝶不是来送行，是来保护她……她是蝴蝶仙子，她是花仙子……仙子怎么会死呢？蝴蝶来保护她……”维娜、吉娜哭着，用回话说：“公主！我们给你送行了！你好好的去吧！”维娜和吉娜，就双手交叉，阖在胸前，行回族告别式，高诵着可兰经。

大家不再说话，只是震撼的看着蝴蝶绕床飞舞。

含香的脸色变得无比的宁静，无比的祥和，蝴蝶围绕着她，把她衬托得像个沉睡的仙子。景象凄美无比。

这时，四个太医匆匆赶到，冲进房来，被门里的景象震住了。

乾隆作了一个手式，要他们不要惊扰含香。太医们赶紧躬身而立，动也不动。

只见蝴蝶绕床飞了一阵，纷纷从窗子飞走了。小燕子大痛，喊了起来：“蝴蝶！不要走呀，不要走……她还没死……还没死，你们回来呀……”紫薇紧紧的看着含香：“她去了吗？她还有呼吸没有？”乾隆对四个太医一挥手：“决去看！”“臣遵旨！”四个太医上前，急急诊治，把脉的把脉，察看瞳仁的察看瞳仁，诊视半晌，大家抬头，彼此悄悄递着眼色。再低头继续诊治，神色凝重。

室内众人，全部屏息以待。胡大医站起身来，对乾隆一跪，禀道：“皇上请节哀，香妃娘娘已经去了！”小燕子惨叫一声，飞扑到含香身上、疯狂的摇着含香，狂叫：“不要……不要……你起来！你答应过我，要活着！要活着……死了还能做什么？你变不成风，变不成沙，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起来……起来……”紫薇扑进金琐怀里，两人紧拥着哭泣。

在大厅里等待的尔康和永琪，也都听到了，两人脸色惨变。

“太医已经宣布，香妃去了！”永琪说。

尔康扑到窗子上，绝望的看着窗外，低声说：“蒙丹！对不起！”同一时间，在会宾楼的客房里，蒙丹正凭窗而立，仰望长空。他闻到空气中，忽然弥漫的花香；那么熟悉的花香，是含香的气息！他看到成群的蝴蝶，在空中掠过，飞向皇宫。他也看到，那些蝴蝶，从宫中飞出来，四散而去。他震动极了！知道那表示什么，他的含香，正要羽化成仙！他无法承受这个，他要他的含香，活生生的含香！站在那儿，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皇宫呐喊：“含香……”他的呼唤，穿云透天而去。

含香躺在床上，在一屋子的啜泣声中，平静的安息了。

忽然空中，隐隐有一声呼唤传来：“含香……”含香突然颤栗了一下，蓦然张开了眼睛。

小燕子、紫薇、金琐、乾隆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

“含香……含香……”有人在喊她！蒙丹在喊她！含香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在叫我！”她吐出了四个字。

小燕子眼睛睁得好大好大，嘴巴也张得好大好大。紫薇低低的，小声的说：“她活了……她活了……”金琐把拳头送到嘴边去咬了一下，觉得痛，才有真实感了，大叫：“小姐！她活过来了！她坐起来了！她的眼睛睁开了，她没有死，没有死……”乾隆狂喊：“太医！太医！”四个太医跌跌冲冲的奔到床前，目瞪口呆的看着含香。然后，赶紧采取行动，先把含香放平，再紧张的诊治把脉，彼此你看我，我看你，不可思议的低声讨论，不相信的再去诊治，再讨论。终于，大家抬头，胡太医对着乾隆，“崩咚”一跪：“启禀皇上，娘娘活过来了！真是不可思议……”李太医也“崩咚”一跪：“从来没有吃下鹤顶红还能活命的人，可能那个凝香丸收到了以毒攻毒的效果！”“她活了？”乾隆震动已极的问。

“回皇上，真是奇迹啊！她死而复生了！”太医们全部跪了下去。

乾隆这才冲到床边去，低头看含香，狂喜起来。充满感恩的喊：“谢谢老天！香妃……这样的失而复得，死而复生，你是奇迹中的奇迹啊！朕谢谢你活过来！谢谢你再给朕一个机会，让朕重建你的幸福！”含香极度衰弱，

神思恍惚着。

小燕子有了真实感了，双手伸向天空，“哇”的大叫了一声，扑向床前。语无伦次的喊：“哇……你活了！你好伟大，把死神都打败了！哇，我要大笑……哈哈！”才笑着，眼泪就掉下来：“对不起，我要大哭……”就“哇”的一声，放声痛哭，伸手紧紧的抱着含香：“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紫薇和金琐，哪里还忍得住，通通跑上前来，拥住含香。

三个女孩，又哭又笑。衰弱的含香，看到大家如此，泪眼迷蒙。

在大厅里，永琪和尔康听着这一切，两人喜出望外，重重的一击掌。

“你相信吗？她活了！上天有好生之德！”永琪说。

“所有的奇迹，都被我们碰上了……”尔康说，忽然感觉到有些异样，不禁吸了吸鼻子，迷惑的说：“五阿哥，香味没有了！”“什么？”“你闻闻看，含香的香味，好像没有了！那股浓浓的花香，现在一点也没有了！是不是？”永琪重重的闻了闻，真的，那股浓郁的香气，现在完全消失了。永琪惊看尔康：“真的，香味怎么没有了？”两人深深的互视，惊疑不定。

“说不定只是暂时没有了……说不定含香现在太衰弱，没有力气维持那股香味了！”永琪犹疑的说。

“说不定是这样，也说不定……”尔康低声的，带着一种虔敬的神态说：“上天收回了它的赏赐，也解除了含香的负担！她死而重生，等于是一个新生命，‘香妃’已去，活著的是不再有香味的含香，一个和我们一样平凡的生命！”“这代表什么？”永琪震撼的问。

尔康迎视着永琪，也充满震撼的回答：“代表着‘幸福’，她终于可以拥有一份平凡人的幸福了！”“是吗？”尔康重重的点头，便虔诚的走到窗前，对着那广漠的穹苍凝视。永琪跟了过来。

“人太渺小了，永远不知道上苍的安排是怎样的？”尔康看着天空说。

“人太伟大了，有这么多的喜怒哀乐，来迎接上苍的安排！”永琪说。

尔康感动的笑了，看着天空。

天空上，层云飞卷，夕阳的光芒，正从云层深处，灿烂的四射出来。

当天晚上，永琪和尔康，就把这整个的经过情形，告诉了蒙丹。蒙丹目不转睛的听着，激动得一塌糊涂。柳青、柳红和箫剑在一旁，也深深的震撼着。

“现在，紫薇、小燕子她们都还守着她，四个太医也不敢离开，给她开了很多药，让她能够彻底把毒素排除掉。她目前非常衰弱，大家也不敢放松，生怕再有变化。但是，我想，她是死里逃生了！”尔康说着，就重重的拍着蒙丹的肩：“你的感觉，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经历过相同的情形！”蒙丹瞪视着尔康，呼吸沉重的鼓动着胸腔，哑声的问：“什么叫做‘生怕再有变化’？难道她情况还是不好？一定不会好！吃了鹤顶红，又‘死过’一次，怎么会好？不行不行……”他一把抓住尔康的衣服：“你得把我送进宫去，让我见她一面！”“你怎么见她？”永琪冲口而出：“皇阿玛寸步不离，守在旁边，你就是进了宫，也见不到她呀！”“皇上还是守着她？他已经差点害死了她，还守住她干什么？”蒙丹痛楚而焦灼，抬眼看众人：“我们是不是还照原先的计划？三天之后逃亡？”“不行，一定要改期了！”尔康说：“如果你爱她，就再等一段日子，含香真的很衰弱，必须等她完全好了，你们才能逃亡！你想想，逃亡的时候，风霜雨露，奔波劳累，再加上担心害怕……如果她身子吃不消，怎么逃得掉？”“这样一延再延，到底要延到什么时候？”蒙丹，

你要理智一点！”柳红忍不住插嘴：“听尔康的安排，一定没错！你用用脑筋，含香刚刚死过一次，你总不能不顾她的身体状况，你们还有一辈子要相守呢！逃亡，是为了天长地久，不是吗？如果她的病不治好，你们怎么天长地久？”

“好一个逃亡是为了天长地久！”箫剑就站出来说：“听我一句话，如果不能马上逃亡，你们就想办法让他们见一面吧！”“我反对！见面哪有那么容易？小不忍则乱大谋！蒙丹，你忍耐一下，我们尽快实行‘大计划’！你知道吗？现在，‘大计划’已经容易多了，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不存在了。因为，含香不香了！”永琪说。

“含香不香了，是什么意思？”蒙丹惊问。

“我们不知道她是永远不香了，还是暂时不香了！她死而复生以后，香味就跟着飞走的蝴蝶一起消失了！”尔康振奋的看着蒙丹：“蒙丹，你们的第八次私奔，一定会成功，因为，上苍已经取消了它的魔法！”蒙丹大震，眼睛闪亮，狂喜的问：“真的？她不香了！她不香了……天啊，真神阿拉终于听到我们的祷告了！”含香确实不香了。可是，她的情况一直不好。活过来之后，始终没有彻底清醒。她昏昏沉沉的躺着，神志不清，额上冒着冷汗，嘴里，呓语不断，一直叫着蒙丹的名字。紫薇、小燕子、金琐、维娜、吉娜都围绕在床边，给她拭汗，给她用水沾湿嘴唇，给她冷敷，给她喂药，给她做这做那，忙忙碌碌。

“蒙丹……蒙丹……蒙丹……”含香断断续续的低喊着。

紫薇假装给她擦汗，轻轻的蒙住她的嘴。

乾隆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目不转睛的看着她。

“她在说什么？”乾隆问。

“听不清楚，在说梦话！”“她说‘被单，被单！’”燕子转着眼珠，胡乱的掩饰。

乾隆好困惑，皱了皱眉头。紫薇不安的走到乾隆面前，推了推他的手：“皇阿玛！你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们，四个太医又在外厅守候，应该没有问题了。你也累了这么一天，明天还要上早朝，去歇着吧！”乾隆不安的看了含香一眼：“不知道她是不是完全脱离险境了，朕实在好担心！”“皇阿玛放心，如果老天要带走她，刚刚就带走了！”紫薇说：“她既然能够死里逃生，我想……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乾隆就看了紫薇一会儿。又看看小燕子，非常感动的说：“紫薇，小燕子，你们两个真好！”紫薇和小燕子一怔，乾隆就伸手，一手握着紫薇，一手握着小燕子，左看右看，充满感性的说道：“今天，我看到你们拼命抢救香妃，那种真情流露，让朕深深的震撼和感动。朕有众多的儿女，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对朕的妃子，表现出这样无私的热情。朕好珍惜你们这种热情，谢谢你们为朕做的事！”小燕子和紫薇对看了一眼，两人眼中，都充满了惊愕、震动和不安。小燕子就坦白的说：“皇阿玛！我们救香妃，是因为我们喜欢她，并不因为她是你的妃子……”“朕已经充满感激，你又何必急着撇清呢！”乾隆打断小燕子，叹了口气，自以为很了解的说：“为了令妃，是不是？你们跟朕一样矛盾，对香妃好，觉得对不起令妃！可是，又没有办法抗拒香妃的吸引力！”说着，他看看含香：“这样的女子，不止是朕为她心动，你们也没办法不爱她吧！”乾隆的感激，让紫薇好痛苦，她低着头不说话。小燕子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乾隆深思了一下，就站起身来说道：“好了，朕信任你们两个！朕不是需要休息，而是有件事不能不办！朕得去老佛爷那儿一趟！要不然，就算救

活了香妃，恐怕朕一个疏忽，她依然难逃一死！”小燕子和紫薇神色一凛。是啊！

太后已经知道含香“死而复生”的故事，是容嬷嬷前来报告的。

“什么？死而复生？怎会有这种事？我不相信！”太后震惊的说。

“老佛爷，是千真万确的事！听说，死了快半盏茶的时间，四个太医都放弃了！可是，又忽然活过来了！”容嬷嬷说。

“那个鹤顶红不是百无一失的吗？”皇后睁大了眼睛：“我们不是亲眼看到她喝下去的吗？从来，吃了鹤顶红，就不可能再活！”“这次就不灵了！奴婢早就说过，那个香妃娘娘和两位格格，都有妖法……”容嬷嬷绘声绘色的说：“听说，香妃娘娘快死了，还珠格格和紫薇格格赶到，在床前不知道作了什么法术，所有的蝴蝶都飞来了，飞到香妃娘娘的嘴唇上去吸取毒汁，吸完毒汁，蝴蝶飞走了……娘娘就活过来了！那些宫女太监们说得活灵活现，大家都看到蝴蝶飞进飞出，真是古怪极了！”皇后好震动。太后也好震动。太后就愤愤不平的说道：“她的法术大，妖术大，连我这个太后都制不了她，那要怎么办才好？难道，让她继续在宫里作威作福，随时准备刺杀皇帝不成？”晴儿听到香妃死而复活，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说不出有多么安慰。忍不住，上前屈了屈膝，诚挚的说：“老佛爷，我觉得观音菩萨一定在暗中保佑老佛爷，才让香妃娘娘死里逃生！如果香妃娘娘今天真的死了，皇上不知道会多么震怒！恐怕老佛爷会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就是皇后娘娘，大概也难逃皇上的追究！现在，香妃娘娘幸好有上天保佑，活过来了！老佛爷正好息事宁人，让这件事过去吧！千万不要再伤害她，更不要伤害皇上的心！要知道，人好脆弱，随时都会受伤，可是，人也好坚强，可以治愈各种伤口……只有‘伤心’，是治不好的！”太后震动的看晴儿，还没开口，皇后就抢着说道：“话不是这么说，如果为了不要皇上伤心，而要用皇上的生命来冒险，那么，是‘伤心’严重？还是‘伤命’严重？”晴儿迎着皇后，勇敢的，郑重的说：“香妃不过让皇上受了一点点小伤，说不定对皇上而言，‘打是亲，骂是爱’呢！那条小口子，丝毫没有影响皇上的健康，也没有让皇上少爱她一点！可是……宫里有许多娘娘，本来皇上都很喜欢很尊敬的，只因为言词锋利，手段激烈，伤了皇上的心，皇上就再不回头了！”皇后被晴儿说破心事，踉跄后退，脸色苍白了。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皇上驾到！”众人全部一惊。

晴儿就急促的拉了拉太后的衣袖，给了太后一个哀恳的眼光。

皇后心中胆怯，看了容嬷嬷一眼，两人就悄悄的退后了几步。

乾隆大踏步的走了进来。太后急忙迎上前去：“皇帝！这么晚了，你还没有休息？”乾隆不语，眼光环室一扫，皇后只好屈膝：“臣妾叩见皇上！”容嬷嬷也急忙请安：“万岁爷吉祥！”乾隆给了两人一个凌厉的眼光，就不再看她们两个。他看着太后，脸上，一点阳光也没有，神色是严重而严肃的，正色说道：“皇额娘！上次朕为了紫薇丫头受伤，才和皇额娘恳谈过一次，没想到，更严酷的手段，会再度发生！老佛爷要处死香妃，是不是也要处死儿子呢？”太后大震。跟跪一退：“皇帝！你怎么说得这样严重？”乾隆正视太后，语气铿然的说：“老佛爷，朕和香妃之间的感情、是非、因果都不是老佛爷能够了解的，朕不想去说明白，也说不明白！总之，朕现在亲口告诉您，朕要香妃！这么多年以来，朕没有这样为一个女子心动！谁伤害了她，就是伤害朕！如果香妃有个不测，所有有关联的人，朕一概治罪！”

老佛爷，您是朕的亲娘，不要用‘爱朕’两个字，来做让朕深恶痛绝的事！如果把朕逼到没有退路，就不要怪朕不孝，所有的后果，老佛爷只有自己承担！”太后张口结舌，惊得说不出话来。乾隆躬身行礼：“言尽于此，儿子告退了！”乾隆说完，就转过身子，头也不回的去。

太后大受打击，双脚一软，几乎站立不住。晴儿急忙扶住。

皇后和容嬷嬷，都脸如死灰了。

这一夜，含香始终再没有清醒。

紫薇、小燕子衣不解带的坐在床边，仆伏在床边看着她。维娜吉娜在一边祈祷。药一次一次的端过来，但是，含香昏迷着，那些药也喂不进去。

“蝴蝶……蒙丹，快逃！蝴蝶又来了，怎么办？怎么办？蒙丹……有蝴蝶……”含香不断的呓语，痛苦的摇着头。金琐担心的问：“她好像很难过，要不要让太医进来看看？”“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她嘴里一直叫蒙丹，我都心惊胆战！还好皇阿玛离开了！”紫薇焦灼的说。

“一定要叫醒她，把药喂进去！不吃药，身体里的毒素怎么能排除呢？太医说这药非吃不可！”小燕子说。

“对！来，我们一起叫她！”紫薇就喊着：“含香！醒来！醒来！”“含香！”小燕子摇着含香喊：“不要再睡了！睁开眼睛看看我们，跟我们说话，你这个样子，我们很害怕呀！”含香呻吟了一声，睁开眼睛，神思恍惚的看着大家。眼光在人群里徒劳的搜寻着，渴求的低喃：“蒙丹……你在哪里？我……看不到你啊！”小燕子和紫薇痛楚的对看。

第二天，含香还是没有清醒。

小燕子无法再这样等待下去了，她奔到景阳宫，找到永琪和尔康，激动的说：“尔康，永琪，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你们一定要把蒙丹送进宫来，见她一面！要不然，我们虽然把她从鬼门关拖回来，她还是会的！她一直叫他的名字，睁开眼睛就找他……他不来，没有人能够救她！”“好好好！你不要激动，我们想办法，我马上想办法！”永琪说。

尔康转着眼珠，苦苦的想办法：“上次，蒙丹是扮成萨满法师进宫的，很多人都认得他了。这次，只好还是用同样的身份进宫，要不然，会更加让人疑心！”“萨满法师怎么进来呢？现在又没有庆典，又没有驱鬼舞！”“萨满法师进宫，不一定要庆典，娘娘有难，一样可以请法师来做法……不过，这次我们不要偷偷摸摸的进来，最好是大大方方的进来……”尔康深思的说，抬头看着小燕子：“小燕子！这事你得帮忙才行！”小燕子拼命点头。

于是，这天，当乾隆到宝月楼来探视含香的时候，小燕子跑到乾隆面前，急切的说道：“皇阿玛！我想请萨满法师来给她作法！上次紫薇病得快死掉，虽然救活了，身体一直不好，后来，我们请来萨满法师，到漱芳斋作法驱鬼，结果还真的有效！”“萨满法师？”乾隆有些疑惑。

紫薇看着乾隆，一个劲儿的点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有用没用，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对！不管有用没用，什么方法都可以试一试！”乾隆看着昏迷的含香，心里实在着急，不论是萨满法师还是新疆法师，只要能救含香，他全部接受！

再扮萨满法师进宫，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时间紧急，已经没时间细细安排，大家在会宾楼的房间里一番密谈，各有各的担心和紧张。

“几个人进去？”柳青问。

“就你们三个！”永琪说：“这事越机密越好！”“可是，只有三个人，好像人数太少，有点说不过去！”尔康研究着：“再叫别人来，又不放心。上次有驱鬼舞，队伍壮观，这次只有三个人，会不会显得太简单？”“我们还可以加一个人，箫剑！”柳红说。

“箫剑？”永琪很犹豫：“他的底细，我们还摸不清楚。混进皇宫，还要掩护蒙丹，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全部的人都要遭殃，我们能够信任箫剑吗？”蒙丹听到可以进宫见含香，已经兴奋得昏头转向。听说含香一直昏迷，又焦灼得五内如焚，这时，根本不想耽误，就急急的说：“箫剑就箫剑！我能够信任他，我觉得，他虽然不会武功，可是，绝对是个正人君子！”“我也这么想！箫剑这些日子，跟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他对人非常热情，也很有幽默感，见多识广，不会见了皇帝就手忙脚乱！绝对可以信任！”柳红说。

“这么机密的事，最好不要加一个陌生人。我不赞成用箫剑！”尔康沉吟：“我对他的来龙去脉，还有很多疑惑！交交朋友没关系，要共有生死大事，他还不够！”“我和柳红的看法一样！你们每天待在宫里，没有和箫剑真正相处过，这个人是个奇人，绝对可以信赖！”柳青正色说。

“好了好了！”蒙丹急切的说：“你们不要慢慢挑人选了！这是什么时候，含香躺在那儿，已经是生死关头，没有时间等我们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我用我的脑袋，为箫剑打包票，把他算进去，没有错！”结果，箫剑也加入了这场“萨满作法”。

出发到皇宫以前，尔康给箫剑和蒙丹，恶补了一下“伏魔口诀”。蒙丹心事重重，魂不守舍。听也听不进去。只是一个劲儿的说：“你放心，你放心，我不会误事的！”尔康看着他那副样子，还是真不放心。至于箫剑，听说要他加入这样“惊人”的任务，就又惊又喜，整个人都绷紧了。平时的潇洒和自在，完全一扫而空。拿着面具和伏魔棒，脸上带着一股肃穆，义正辞严的说：“你们这么看重我，让我参加这么大的行动，我当然知道利害！我会全力配合，你们大家放心吧！”尔康又对蒙丹再三叮咛：“蒙丹，我告诉你，那个宝月楼外面是外间，里面是卧室……我们只能在外间作法，如果皇上在那儿，你绝对不可以进里间去见含香！听到吗？一定要等皇上离开，那儿真正安全的时候，才能单独见她！”“我知道，我知道！”蒙丹心不在焉的回答。

柳青拍拍他的肩：“我看你很有问题，这样神思恍惚，别害了我们大家！记住！你是萨满法师，不是蒙丹！紧急的时候，别忘了作法！”“我知道！我知道！”“蒙丹，你把那个驱鬼咒语念给我听听看！”尔康说。

“驱鬼咒语？”“是啊！驱鬼咒语！刚刚大家不是才复习过吗？”蒙丹一瞪眼：“我满脑子都是含香，哪儿有心思去记那个咒语？”“天啊！”尔康喊。但是，喊天也来不及了，只好随机应变了。

马车顺利进了宫。

四个“萨满法师”手里拿着面具和伏魔棒，永琪和尔康陪伴着，来到了宝月楼。

蒙丹呼吸急促，眼睛里，像是烧着火焰。箫剑抬头挺胸，一副要去“出生入死”的样子，眼神深不可测。尔康看着这两个人，心想，自己在“玩火”，总有一天，会被烧成灰烬。他看看永琪，正好永琪也抬头看他，两个生死之交，彼此交换了会心的一瞥，为了天下有情人，义无反顾了！

大家走进宝月楼的大厅，迎面就看到乾隆。

“皇上！萨满法师带到！”尔康有些紧张。

蒙丹锐利的看向乾隆，箫剑也锐利的看向乾隆。柳青、柳红急忙跪倒。蒙丹被柳青一拉，跪落地。箫剑被柳红一拉，才跪落地。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四人说。

乾隆着急的说：“好好好！你们就赶快作法吧！看看这个宝月楼有没有不干净！朕在这儿看着你们！在大厅作法就够了，里面是娘娘的卧室，不可以进去！”四个法师听了，一怔。尔康和永琪也一怔。如果乾隆不走，也不许人进去作法，这场戏要怎么演下去？还好，紫薇和小燕子及时从卧室跑了出来。

“法师到了吗？”紫薇看着众人：“要不要准备什么东西？”小燕子嚷着：“我知道，我知道！要香烛香案……”就看着乾隆说道：“皇阿玛！这儿有我们，你先去休息一下，作完了法，我们再去乾清宫请你过来！”“不用！我坐在这儿看！”乾隆摇摇头，一屁股坐了下来。

众人面面相觑。

蒙丹不禁对乾隆紧紧的看了一眼。他的眼神那么凌厉，乾隆不由自主的去看他，两人眼光一接，乾隆觉得对方眼神冷冽深邃，一震。调头，就接触到箫剑的眼光，箫剑正直直的看着他，眼神也是冷冽深邃，寒光瑟瑟，乾隆又一震，心想，这些法师大概真有法术，能够穿透阴阳，要不然，怎么眼光里都有寒气？永琪看得好紧张，伸手一拍蒙丹的肩：“法师！请作法！”尔康也急忙接口：“请各位法师，正心诚意，心无二用，为娘娘祈福！”早有太监宫女，搬来了香案，香烛高烧。

四个“萨满法师”，戴上面具，拿着伏魔棒，开始煞有介事的驱鬼。柳青、柳红、箫剑三个，规规矩矩的念着：“万神降临，万鬼归一！诸鬼听令，莫再流连！度尔亡魂，早日成仙！人间世界，与尔无缘，为何作祟？有何沉冤？莫再徘徊，莫再流连，去去去去，早日成仙！”蒙丹跟着念，嘴里叽哩咕噜，根本听不清楚在念什么。

箫剑念完正文，就舞着伏魔棒，舞到乾隆身边去了。他的眼光，蓦然从面具后面盯着乾隆，“咒语”一变，念着：“秋木萋萋，其时萎黄，有鸟离群，其鸣悲凉！家乡永隔，身体摧残！心灰意冷，不得健康！富贵浮云，心有彷徨！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魂兮梦兮，心碎神伤！”尔康一听，大惊。心想，这是什么“伏魔口诀”？简直是篇“香妃入宫悲秋赋”，就差没有把香妃呼名道姓，直接说出来。他惊看箫剑，又是意外，又是着急，提心吊胆。永琪也是一惊，不由自主的盯着蒙丹和箫剑，简直坐立不安。紫薇和小燕子，更是各有各的着急。

乾隆看着这个奇异的驱鬼仪式，有些发楞。再听到箫剑的念辞，他没有起疑，只是着魔似的出起神来。

紫薇心里，急得不得了，把小燕子一拉，拉进卧房，低低的说：“那个箫剑，是在给皇阿玛一个人念咒，他念了一首诗！把含香的身世委屈，全体念出来了，怎么这样大胆？他们怎么敢让箫剑参加？”“没办法，人数不够，

总不能只有三个法师！只好把箫剑算进去！”小燕子低声说。

床上，含香听到外面伏魔棒的响声，神思更加恍惚了，热切的睁眼张望：“他来了……他来了！”紫薇回头看看含香，好紧张：“小燕子！你赶快想个办法，让皇阿玛可以离开！”小燕子想了想，灵机一动，就跑到桌边，拿了一大碗水，奔到大厅去。

小燕子端着水碗，含了一大口水，开始对着房间每个角落喷水。

“噗！噗！噗……”小燕子把水喷得到处都是，喷着喷着，就喷到乾隆面前来。

“噗……噗……”乾隆正在出神，忽然被小燕子喷了一身的水。他惊跳了起来：“小燕子！你这是做什么？”小燕子慌忙帮乾隆又擦又掸，喊着：“啊呀！对不起！皇阿玛，我正在驱鬼，法师说要在房间里每个角落里喷水，所以我在喷水……”小燕子一边说，一边又含了水，到处乱喷。

“噗……噗……噗……”柳青柳红箫剑急忙配合小燕子，用伏魔棒对着喷水的地方挥舞，铃声大响。

乾隆惊怔着，看着那些奇奇怪怪的法师，还没回过神来，又被小燕子喷了一身水。

“哎！小燕子……”乾隆慌忙跳开身子，躲着水。

小燕子就拿着碗，歉然的看着乾隆，恳求的说道：“皇阿玛！拜托你回避一下好不好？你是皇上呀，萨满法师因为你在，大概都没办法施出真功夫了！如果驱鬼驱得不干净，不是白白作法了吗？”乾隆见自己碍事，又被小燕子弄得浑身湿答答，就点点头说道：“好！你们作法，朕去换件衣裳！”一屋子的咒语立即加重，伏魔棒舞得震天价响。

乾隆总算出门去了。

蒙丹把面具一把拉下，冲进卧室。紫薇匆促的警告：“把握时间！如果皇阿玛回来了，你千万记得戴上面具，回到大厅去，念咒作法！”蒙丹哪里听得进去，已经扑到床前去了。

紫薇赶紧退出了房间，把房门紧紧的关上。

含香衰弱的躺在床上，脸色非常苍白。蒙丹直冲到床前跪下，那火热的眸子，热切的盯着她，一把抓住她的手，绞自肺腑的低喊：“含香！我来了！”含香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热烈的凝视蒙丹，不敢相信的，虚弱的微笑起来：“蒙丹？我好像看到你了！”蒙丹把含香的手，送到唇边去，疯狂的吻着：“不是‘好像’，是我！我真的来了！”就放下她的手，抱住她的头，吻像雨点般落在她的头发面颊上。“含香！原谅我，我是这样没用……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睁大眼睛，看看我！我是你的蒙丹，那个十二岁起，就纠缠着你的蒙丹，为你出生人死，粉身碎骨的蒙丹！看着我！”他捉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眼睛上，眉毛上，嘴唇上，心口上……“含香，为我振作起来！”含香有了真实感了，痴痴的看着他，微笑的，伸手去摸他的头发：“蒙丹，你真的来了！再见到你这一面，我死也值得！”“什么‘死也值得’？再说这种废话，我就生气了！”蒙丹握紧了她的手：“你不会死，我们都不会死！你要为我振作起来，我要带你走！带你离开这个皇宫，这个牢笼……但是，你一定要帮助我！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听到没有？”含香热烈的凝视他，只是作梦似的微笑着。

蒙丹一把拉起她的身子来，看进她的眼睛深处去：“听着！我们的时间不多，见你这一面，是多少人用生命拼出来的！你听好，我们把原来那个大

计划，改到十天以后！所以，你有十天的时间来恢复健康！我只给你十天，你一定要好起来，因为我没办法再等了！”说着，就捧住她的脸，盯着她的眼睛说：“含香，你要勇敢，你要坚强，我们的生命、希望、未来都在你手里，如果你倒下了，我们就真正的失败了！为我，快点好起来！你要吃药，你要听大夫的话，我谢谢你，感激你，发疯一样的爱你……”含香痴痴的看着他，在他这样强烈的呼唤下，真的醒觉了，眼睛闪亮。

“我知道了！我听你的，我知道了……”蒙丹抓紧她的双手，用力握紧，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力，注进她的身体里：“我把我的力量传给你！我把求生意志传给你！你是我的含香，跟我私奔七次的含香……只要再一次，我们就成功了！别放弃这最后的一次！我用我全生命的力量在支持你！”

“你感觉到我的力量了吗？”含香拼命点头。

“那么，你要为我勇敢吗？要赶快好起来吗？要跟我去流浪，再也不分开吗？”“要……要……要。”蒙丹把她一拥入怀。

卧室里，蒙丹和含香在那儿难舍难分。大厅里，大家也在那儿魂不守舍。柳青、柳红和箫剑已经取下了面具，还是挥着伏魔棒，紧张的东张西望。

尔康忍不住问：“箫剑，你刚刚在念些什么？怎么跟驱鬼毫无关系？念得我心惊胆战！”“这个皇帝，不需要‘驱鬼咒语’，我给他念一段‘心灵咒语’！”箫剑一本正经的说：“如果他还是个仁君，还有一些良心，我的‘心灵咒语’会比你那个‘驱鬼咒语’有用！除了这段咒语，我还准备了好几段，可以一段一段的念给他听！”紫薇睁大眼睛，看着箫剑，惊问：“你还要一段一段的念给他听？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如果我唯恐天下不乱，我不会念咒，我会……”箫剑咽住了，眼神里，有种阴鸷的光芒一闪，立即微笑起来：“其实，你们不要太紧张，我觉得我那个‘心灵咒语’的反应还不错！这个乾隆皇帝，我对他很有兴趣……”永琪着急的喊：“拜托！今天不是让你来研究皇阿玛的！是来帮助我们大家的！”箫剑神色一凛，一抱拳。

“箫剑知错了！惭愧！”“你等会儿就规规矩矩的念‘驱鬼咒语’，知道没有？”柳红说。

“那多么可惜，找好不容易才见到这个皇帝！”箫剑眉头一皱。

“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合作？我们这样信任你，把大家的生命都交在你的手里，你一个自作主张，会害了我们大家……”尔康话没说完，外面传来太监的喊声：“皇上驾到！”小燕子和紫薇惊跳起来。急喊：“面具！面具！”柳青、柳红、箫剑慌慌张张的把面具戴上。紫薇就往卧室冲去，冲进卧室，就看到蒙丹紧紧的抱着含香，舍不得离开。她着急的喊：“蒙丹！快出去！快……”蒙丹看着含香，在她额上印下一吻。紫薇跺脚：“蒙丹……不要再拖拖拉拉了！快走！”外面，乾隆已经大步走进了大厅。

柳青、柳红、箫剑急急忙忙念咒。伏魔棒舞得天翻地覆。

尔康、永琪、小燕子看到蒙丹还没出来，紧张得脸色苍白。

小燕子捧起那碗水，就要喷水，一个紧张，竟把水咽进去了，呛得大咳特咳。

“小燕子，你怎么了？”乾隆诧异的问。

“我……我……我喷水……喷水……咳咳咳……”小燕子语无伦次的说。

卧室里的紫薇，听到乾隆的声音，知道蒙丹出不去了，紧张的说：“你不能到大厅去了，快躲起来！”四面看，指指床底下，想想不妥，又指指屋梁，想想还是不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在外面大厅里，乾隆看了看作法的三人，困惑的问道：“这萨满法师不是有四个人吗？”“咳咳……”小燕子咳着：“还有一个在外面……”指指窗口：“在外面驱鬼……驱鬼……绕着宝月楼驱鬼……咳咳！”乾隆觉得奇怪，一步跨进卧室。

室内，蒙丹戴着面具，一飞身从阳台跃下去了。

紫薇急忙往门前一奔，和乾隆撞了个满怀。

“皇阿玛！”紫薇面无人色的喊。

乾隆一惊：“怎么？娘娘不好吗？”乾隆就急冲到床前去看含香。只见含香居然从床上坐起来了，神智清明的喊着：“皇上！”乾隆又惊又喜。问：“你醒了？真的醒了？”含香给了乾隆一个好美好美的微笑。

“我真的醒了，觉得好多了！饿了，好想吃东西！”乾隆大喜，不再注意法师有几个了：“紫薇，赶快叫御膳房做点好吃的，营养的东西来！什么鸡汤，鱼翅，燕窝……有多少拿多少来，吃不完就剩着！”“是！”紫薇看了阳台一眼，再看了含香一眼、心有余悸的出门去。

乾隆走到床边，握住含香的手，大笑着说：“哈哈！这个萨满法师作法，还真的有效啊！你的气色好多了，神智也清楚了！朕一直不相信萨满驱鬼这一套，看样子，小燕子的‘病急乱投医’，都投对了！”门外的众人，惊魂未定，你看我，我看你。尔康跑出门去，把门外的蒙丹给拉了进来，当机立断的说：“作法到此为止！各位法师，我送你们出宫去！”大家离开了皇宫，坐在马车里，尔康还是惊魂未定，对蒙丹责备的说：“我真是被你们吓得三魂六魄都飞了！居然从阳台上跳下去，还好我反应快，冲到外面去拦着侍卫，要不然，你已经被侍卫抓起来了！”“你们赶快把含香送出宫来，我就再也不会给你们找麻烦了！”蒙丹说。

永琪好不容易，才松了一口气：“我也巴不得赶快把含香送出宫，这种游戏是再也不能玩了！真的不好玩！箫剑也是，念咒不好好念，念什么诗！”“这是第一次参加你们这么刺激的行动，经验不够！下次就不会出问题了！”“哪里还有下一次？”柳红喊。

“还有下一次，”柳青正色说：“下一次就是把含香送出宫的时候了！”几天后，含香逐渐恢复了健康。大家也开始紧锣密鼓的安排着含香出宫，和逃亡计划。

这天，尔康和永琪来到会宾楼的客房，把那张手绘的中国简图摊在桌上，大家重新研究这条逃亡的路线。

箫剑指着地图，一脸的严肃，诚恳的对蒙丹说：“我建议你跑到最南边去！这儿有个大理古城，是最南方的城市了！大理山明水秀，四季如春，家家有水，户户有花，完全是个世外桃源！我遇到家变之后，就被带到那儿，在那儿住了好多年，对那里非常清楚。你们如果能够顺利到达那里，我猜，谁也没办法把你们追回来！在大理，谋生也非常容易！住在那儿的百夷人，善良朴实，好得不得了！”“好！我就听你的，一直往大理走！”蒙丹决定了。

尔康指着地图说：“既然决定了，就照这条路线走！你们先到石家庄，然后到六河沟，再到襄阳，经过武当山进入四川，再沿金沙江到云南。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能不能够一路平安，谁都不知道！”

但是，含香已经不香了、就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你们也可以随时停下来安家，不一定要认死扣去大理！”“我了解了！”蒙丹点头。

“记住！”永琪接口：“我们把出宫的时间，定在后天晚上，那天中午，

皇阿玛在宫里宴请所有的姑姑和额附，到时候，宫里马车出出入入会非常多，不会注意我们这辆！我和尔康会把含香送到正阳门外！你们一定要很早就在那儿等，一定不能出状况！如果等到深夜，我们还没到，那就表示我们有问题了！你们就回会宾楼来等消息！”蒙丹再点头，神色凝肃。

“现在不用兵分四路五路了，所以，我和柳红会护送你们到石家庄！看到你们平安前进，我们再折回北京！”柳青说。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你们再也不可以用回语交谈！从此，忘记你们是回人，不论走到哪里，哪怕只有你和含香两个人，你们都不可以用回语交谈，要说汉语！而且，再也不要回新疆！”柳红叮咛。

箫剑又交了几个信封给蒙丹：“我还有三个锦囊妙计，到了石家庄再看！可以帮你们摆脱追兵！柳青柳红护送你们去石家庄，我就不去了，我帮柳青照顾会宾楼！”尔康拿了一个小包裹，郑重的交给蒙丹：“这是你们的盘缠。我想，如果没有意外，这些钱够你们到大理，或是任何一个小地方去，开一家小店过日子！当然没办法再和皇宫比，但是，你们要的不是锦衣玉食，以后，就只羡慕不羡慕了！”蒙丹看着众人，但见一张张热情真挚的脸，他感动至深，不知如何是好。想当初，他离开新疆，山山水水的追着含香到北京。实在没有料到，自己在北京会有这番奇遇，认识了永琪、尔康这群人。今天，舍命帮助自己的，竟是乾隆的儿子、女儿、媳妇、驸马……他看着大家，再也忍不住，噗通一跪，双手一拱：“我蒙丹深受大恩，无以为报！但愿有缘，还有再相见的日子！回人蒙丹，从此消失，满人蒙丹，为各位行满清大礼！”蒙丹说完，就对众人“崩咚”“崩咚”的磕了三个响头。

“不要这样！赶快起来！”大家惊喊，好多双手，都同时去扶他。

33

转眼间，到了“大计划”实行的前一天。

大家都集合在漱芳斋，最后一次核对这个计划的诸多细节。

整个漱芳斋，真是紧张极了。自从小燕子进宫以来，永琪尔康他们已经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包括宗人府的劫狱在内。但是，这次，要把乾隆的爱妃私运出宫，还要掩护她和心上人一起逃亡！这实在是胆大妄为到了极点。每个人都知道，这次的事，如果出了差错，大家就“要头数颗，要命数条”，会集体上断头台！所以，计划实行以前，大家还是左讨论，右讨论，左研究，右研究，左叮咛，右叮咛……力求万无一失。

“你不要害怕！”尔康对含香说：“扮成小太监混出宫去，小燕子已经用过好几次，次次成功，每次都是回来才出状况！你是一去不回的，所以，没什么好担心！何况，明天宫里很热闹，我已经部署好了，我会驾着马车接送皇姑额附们出宫进宫，一天好多次，弄得侍卫都不耐烦了，到了晚上，就不会再仔细看了！”“明晚，我和紫薇就不能送你了，我们已经约了皇阿玛，去令妃娘娘那儿喝酒，给娘娘补过生日，皇阿玛对于把令妃娘娘的生日都忘了，也有一些抱歉，所以一口答应了！你放心，我们会把皇阿玛灌醉！你就乘机溜走！”小燕子说。

“蒙丹他们已经把马车都准备好了，我们的马车会把你送到正阳门，然后换乘蒙丹的马车！你上了马车，就不要回头，飞快的走！祝你们一切顺利！”永琪说。

“我还是给你们准备了很多香料，都交给蒙丹了，你们放在车上，以备不时之需！虽然你现在不香了，我们并没有把握，是不是一直不会香了，万一突然又恢复了香味，车上有香料，总比较好掩饰！”金琐说。

“我知道你还有很多很多的不放心，不放心我们，不放心维娜吉娜，不放心皇阿玛会不会发兵打新疆！你就把这些不放心通通放下，我们编的故事虽然有些离奇，但是，你本来就是一个离奇的人物，不能以常理来分析！我想，那个故事还是会有说服力的！过一段时间，希望皇阿玛会想通！即使知道了真相，也会感动！我以一个女儿对父亲的了解来告诉你，总会有这一天，因为，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是个‘仁君’！”紫薇说。

含香一个一个的看着他们，心里澎湃汹涌，满溢着感恩和感动，说：“你们为我想得那么周到，安排得那么好，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现在的心情太复杂了！你们这样冒险救我，我一走了之，你们能不能安全过关？我真的不放心啊！”紫薇紧紧的抱了含香一下：“已经说过了，要你把这些不放心通通放下！你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最后关头，不许再犹豫了！只是，好舍不得你！你一路要小心啊！要珍重啊！我们这样一分手，恐怕再也不会见面了！”含香的眼泪夺眶而出，喊道：“我永远忘不了你们，我会天天想你们，时时刻刻想你们！”小燕子急忙把她一抱：“不要哭！你一哭，我也会哭，紫薇也会哭，金琐也会哭，我们会淹大水的！”紫薇就奔到桌子前面去，坐下来，开始弹琴，说：“我们不要伤感，这次，是我唯一一次，觉得离别是件好事！我要唱歌！”紫薇就坐在桌前，扣弦而歌：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珍重再见，今宵有酒今宵醉对酒当歌，长忆蝴蝶款款飞莫再流连，富贵荣华都是假缠缠绵绵，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叮咛嘱咐，千言万语留不住人海茫茫，山长水阔知何处浪迹天涯，从此并肩看彩霞缠缠绵绵，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点点滴滴，往日云烟往日花天地悠悠，有情相守才是家朝朝暮暮，不妨踏遍红尘路缠缠绵绵，你是风儿我是沙大家听着紫薇的歌声，想着那个“你是风儿我是沙”的承诺，人人都醉了！就算天塌下来，大家也顾不得了！人生，还有什么东西比爱更珍贵呢？那天晚上，含香对乾隆说了一段非常感性的话：“皇上！我有好多的感激，好多的抱歉，我都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好！自从我进宫以来，你对我的坏脾气，我的任性，我的自私，我的不讲理……你通通包容了，用一颗最宽大的心，来宠爱我，怜惜我。如果我还不知道感恩，我就是白活了！今晚，我要特别的谢谢你！”“怎么了？突然对朕说这些？”乾隆好意外，感动的说：“朕不要你的感激，只要你的心！你是不是终于发现，朕对你的一片真心了？”“我早就发现了！”含香诚实的点点头：“我这么一再的辜负皇上，觉得自己真是坏极了！将来，说不定有一天，皇上会比较了解我，会原谅我！”“不要等那一天了！我已经了解你，也原谅你了！”乾隆豪气的说：“在你进宫以前的种种，我都不会追究了！你是我独一无二的香妃，我会永远珍惜你！”含香对这样的乾隆，不能不充满了歉意、感动和犯罪感，眼中含泪了：“皇上，我已经失去了香味，不再是你的‘香妃’了！那个‘香妃’，已经被太后赐死，不存在了！希望你以后，就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看我！”乾隆楞了楞，就会错意了，喜悦的一笑说：“好！从今以后，朕把你看成是

个全新的人！虽然不香了，却对朕有感恩之心，有温柔的语气，还有……”他拭去含香眼角的泪：“这珍贵的眼泪！朕心里充满了感动，完全不在乎你香不香！”含香就跳起身子，说：“我要为皇上跳一支舞！维娜，吉娜！”维娜吉娜急忙进房，开始击鼓作乐。

含香就使出浑身解数，为乾隆翩翩起舞。她穿了一件宽袖的白纱舞衣，舞得像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她一面舞着，一面深深的看着乾隆，眼光里，带着无尽的祈谅。乾隆就被这样的眼光和舞蹈，深深的眩惑了。

终于，到了“大计划”实行的日子。

一整天，永琪和尔康的马车，夹杂在诸多皇姑的马车中，在宫门口出出入入。

晚上，延禧宫里摆了一桌酒席。乾隆、令妃上坐，嫔妃作陪。小燕子、紫薇下坐。难得乾隆有兴致，紫薇和小燕子有孝心，满座嫔妃，都跟着起哄，房里热闹极了。七格格和九格格也来了，两个小格格各端了一杯酒，走过去。七格格说：“皇阿玛！额娘，奶娘说，我们只能敬一杯酒，就要去休息！我来敬酒！”“我也来敬酒！”九格格笑着说。

七格格才八岁，九格格才六岁，乾隆看着一对粉妆玉琢的小女儿，高兴的大笑：“哈哈！和静和恪两个孩子，越长越像娘了！和令妃一样漂亮！将来长大，一定都是美人！哈哈！”两位小格格就齐声说道，“恭祝皇阿玛福如东海，额娘寿比南山！”众妃嫔和小燕子、紫薇急忙响应，全部举杯喊道：“恭祝皇上（皇阿玛）福如东海，令妃娘娘寿比南山！”小格格的酒杯里，当然不是真酒，却煞有介事的举杯干杯。乾隆心情愉快，和众人全部干了杯子。便有奶娘上前，带走两个小格格。

小燕子看了紫薇一眼，举杯说：“两位小格格敬过了酒，轮到这两个大格格了！皇阿玛，令妃娘娘，我们敬你们一杯！祝皇阿玛快快乐乐，和令妃娘娘恩恩爱爱！再生两个小阿哥，两个小格格！”“听听！”令妃又羞又笑：“这小燕子的辞，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生那么多，不是变成老母猪了吗？”大家都笑了起来。紫薇就诚心诚意的说道：“皇阿玛！令妃娘娘……我借这杯酒，献上我对你们的尊敬和感激！”“好！我干杯！你们随意！”乾隆一口干了杯子。小燕子急忙拿着酒壶，上去再度斟满。说：“我还要敬皇阿玛一杯，因为你是我最崇拜最崇拜的皇阿玛！”“说得好！朕就再干一杯！”小燕子再度斟酒，紫薇上前，举杯说道：“我要敬皇阿玛一杯，请皇阿玛对我们的错误，多多原谅！紫薇向您请罪了！”“好端端的，请什么罪？”乾隆一愣：“朕接受你们的敬意就是了！”一仰头，又干了杯子。

小燕子跟着举杯：“皇阿玛！这一杯你一定要喝，我敬你……因为你是最伟大的皇帝！”“哈哈！”乾隆大笑：“这个帽子太大了，只好喝一杯！”“那……我也要敬！”紫薇举着杯子说：“皇阿玛，为了你的‘仁慈’，你的‘人性’，你的‘爱心’，你的‘宽大’，我敬你一杯！”小燕子急忙看紫薇：“不行不行！你说了四个理由，皇阿玛应该干四杯！来，一杯一杯来！”乾隆哈哈大笑着，还没举杯，令妃急忙阻止：“两个丫头是怎么回事了？菜都没吃几样，就拼命敬酒，待会儿皇阿玛醉了怎么办？我知道，宫里的一些不如意，都结束了！所以大家的兴致特别好。可是，这酒会伤身，还是少喝为妙！你们的好意，皇阿玛就心领了！”小燕子不依的嚷：“那怎么行？不能心领！皇阿玛是海量，为了……”转着眼珠，苦想理由：“为了小阿哥，也要喝一杯！”“小阿哥怎样？”令妃问。

“小阿哥健健康康，越长越壮，这个理由，总可以喝一杯吧！”小燕子说。

“好理由！好理由！朕干一杯！”乾隆哈哈大笑着，干了杯子。

腊梅冬雪忙着上菜，忙着斟酒。宫女们穿梭不断，鱼翅燕窝，山珍海味，一样样的端上桌。席上觥筹交错，大家酒酣耳热。

乾隆踌躇满志，看看妃子们，忽然对令妃说道：“令妃！让腊梅冬雪去把香妃请来吧，她要是知道我们这儿这么热闹，一定会很高兴参加的！何况她和小燕子紫薇又投缘！”乾隆此话一出，令妃一愣。紫薇和小燕子立刻变色。小燕子一急，冲口而出喊：“皇阿玛……”“怎样？”“你就专心一点嘛！今晚是给令妃娘娘补做寿，你干嘛拉扯上香妃娘娘，这样不好吧！”令妃一听，心想，这小燕子简直要给自己找麻烦！为了表示大方和贤慧，立刻起身说：“那有什么不好？是我的疏忽，忘了请香妃娘娘了！她来了我才更加高兴！”就喊道：“腊梅！快去宝月楼，请香妃娘娘来这儿，就说，皇上要她过来喝两杯！冬雪，通知御膳房，让回回厨师，马上做几个新疆菜来！”“是！奴婢遵命！”腊梅、冬雪急忙应着。

小燕子和紫薇飞快的对看一眼，两人的心脏都快从喉咙口跳出来了。

“不要！不要……”小燕子喊。

令妃会错意，以为小燕子为她设想，就坚持起来：“要！要！要！这没什么关系，小燕子，你别搅和了，显得我那么小器！香妃和我，等于是自家姐妹嘛！”乾隆欣然应道：“就是！就是！”腊梅冬雪要走，小燕子一急，拦门而立。急喊：“皇阿玛！什么意思嘛？女人的心，跟针尖一样大，你是不明白！今晚的主角是令妃娘娘，你去请香妃娘娘来干什么？香妃娘娘不会领情的，这样，香妃也不高兴，令妃也不高兴……你的好意不是全变成坏意了？”乾隆怔住了，令妃没料到小燕子这样直接喊出来，怔了怔，更急了，说：“我哪有那么小心眼……这样吧，我自己去请！”令妃往门口走去，小燕子双手一推，差点把令妃推了一跤。

“令妃娘娘，你就承认了吧！”小燕子气极败坏的嚷：“哪有那么大方的人？小器就小器，吃醋就吃醋，有什么了不起？有有有！就是有……如果说没有，就是……就是……就是犯了‘欺君大罪’！”“啊？”令妃惊得打了一个哆嗦，张大眼睛。

乾隆忙打哈哈：“哪有那么严重？”小燕子一个劲儿的点头：“有有有！就是有！”说着，不由分说的把令妃拉了回来。

紫薇急忙端酒上前，对乾隆说：“皇阿玛！你应该罚酒！”乾隆哈哈一笑，急忙解围：“好了好了！不要去请香妃了，是朕出的坏主意！罚朕一杯酒！令妃，你就坐下吧！腊梅冬雪，也别去了！拿酒来！斟满，斟满！”就举杯对令妃说道：“好令妃！朕干了！”一口干了酒。

腊梅冬雪急忙回来斟酒。

小燕子好紧张，又端了酒杯上前去：“皇阿玛！还要罚一杯！”“还要罚一杯？”乾隆睁大眼睛，愕然的看着小燕子，却好脾气的应道：“好好好！再罚一杯！”乾隆心无城府，举杯，又干了。

当乾隆在喝酒的时候，含香在宝月楼，已经打扮成一个小太监。

金琐为她检查服装，左看右看，把她的帽子压低一点，紧张的叮嘱：“等会儿到了宫门口，你的头尽量低下去，不要让侍卫看到你的脸！”又拿出一个腰牌，系在含香衣服里：“这是小邓子的腰牌，万一要检查，就拿出来给侍卫看！记得出了宫门，要还给尔康少爷！好了！走吧！天灵灵，地灵灵，

菩萨保佑！”维娜吉娜含泪冲上前，激动的拥抱含香，用回语告别。含香痛楚的说：“维娜，吉娜，对不起，没办法带你们一起走！只有希望你们没事！我会一直为你们祈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尔康一步上前，催促着：“快走！不要耽误时间了！”含香再和两个回族女佣拥抱了一下，又和金琐拥抱了一下，就毅然决然的一摔头，掉头出门去。

含香上了马车，和小桂子、小顺子一起坐在驾驶座上，好紧张，帽子拉得低低的，缩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

尔康和永琪坐在车里，挑开了车帘，故意露着脸。

马车踢踢踏踏到了宫门口，刚好前面有一辆马车出去，尔康这辆就跟在后面。

晴儿抱着一只哈巴狗，正在跟前面一辆车子里的皇姑话别。回头看到尔康和永琪要出门，就对尔康永琪笑着挥挥手。尔康永琪胡乱的挥手回礼，都紧张得一塌糊涂。

前面那辆马车驶出宫门走了，晴儿也退开了。

小桂子驾着马车走过去。说：“我是小桂子！请大家让一让！”侍卫抬头看。急忙请安：“五阿哥吉祥！福大爷吉祥！又要出去啊？”永琪一本正经的说：“让一让！我们要出宫办点事，宫门不要关，大概过一个时辰就回来！”“喳！奴才遵命！”含香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紧张的时刻，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冒着冷汗，身子也簌簌发抖。车子踢踢踏踏上前。侍卫心不在焉的看了含香一眼，觉得有些面生。本来，是水琪的座车，侍卫怎样也不会起疑心，岂料含香心虚，不住偷窥侍卫，身子又弯得像虾米，那个侍卫就觉得奇怪起来。伸头对含香细看，手里的长枪，往前一伸。说：“这位小兄弟，怎么没见过？”含香这一吓，非同小可，仓皇一退，竟从驾驶座上跌落地。永琪低喊：“天啊！”尔康急忙窜出车子，一跃下地，拉起含香，对侍卫吼道：“看清楚！这是小邓子……”对含香说：“腰牌呢？”含香抖着手去摸腰牌，急切中又摸不到。尔康的拳头，暗中握拳，准备随时出手。情况正在十万火急，忽然之间，一个小影子一窜，接着，晴儿追出来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小雪球跑掉了！大家赶快帮忙抓住小雪球，那是老佛爷心爱的狗儿，才养了几天，丢了怎么办？”众侍卫一惊，全部迎上前去，纷纷喊着：“什么？什么？晴格格……发生什么事了？”晴儿情急的，跺脚大喊：“雪球！雪球！老佛爷心爱的哈巴狗！看！”指着深宫内院：“在那边！在那边！快追呀……别让它跑掉……”侍卫们赶快追那只狗，嘴里七嘴八舌的喊：“快！老佛爷的小雪球！快去！快去……”侍卫们忘了永琪的马车，大家紧张张张的散开来抓狗。

晴儿东指西指：“那边！那边！快去，抓住的有赏！哎呀，好像跑到那边去了……跑到假山后面去了……”尔康趁乱，急忙把含香拉回到车上。怕她再掉下车，干脆拉进车里。含香低俯着头坐着，眼观鼻鼻观心，动也不敢动。永琪就喊道：“小桂子，小顺子！走啰！”小桂子一拉马缰，马车踢踢踏踏出宫去。

尔康惊魂未定，拉开窗帘回头看，晴儿也正好对他看来。立刻对池挤挤眼睛，一笑。尔康心中咚的一跳，慌忙关住车帘。只见永琪吓得面无人色，瞪着他说：“晴儿是你安排的吗？”“哪有？怎么敢让晴儿知道？”尔康说。

“她怎么会及时跑出来帮我们？”“我也不知道，真是……险极了！”就问含香：“你怎样？摔着没有？”含香小小声的说：“没有摔着，吓着了……”

我们出宫了吗？”“是！我们出来了！”含香拉开窗帘一角，悄悄对外偷看，看到街道行人，万家灯火。蓦然间，有了真实感，一个激动，又是泪，又是笑的低喊出声：“真神阿拉！我出来了！出来了！”马车在夜色里，飞快的奔驰，一直往正阳门驰去。

正阳门外，蒙丹、柳青、柳红的马车，早已等候多时。三个人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全部警觉而紧张的看着城内。

四周安静极了，只有马鼻子在喷气的声音。

远远的，有马车的声音传来。蒙丹全部的神经都绷紧了，低语：“马车！有马车的声音！他们来了！”蒙丹一动，就想驾车上前。柳青一把压住他：“不要忙！先看看是不是？有马车并不一定是他们！”三人就伸长了脖子观望。

马车踏碎了夜色，疾奔而来。到了城门外，小顺于勒住马。马儿长嘶一声，打破了暗夜的寂静。蒙丹惊呼：“是他们！”蒙丹就跃下马车，一窜而至。

尔康一掀门帘，和永琪拉着含香跳下马车。尔康深抽了一口气说：“蒙丹！人带出来了，赶快接收吧！”蒙丹和含香对看，简直恍如隔世，几乎不相信对方就在面前。蒙丹狂喜的低喊：“含香！”两人往前一奔，就紧紧的拥抱住。永琪急忙说：“快上车，赶快走！不要耽误！”柳青柳红驾着车过来。尔康一推蒙丹：“快走！”蒙丹急忙把含香送上车。自己站在夜色里，感激至深的，对尔康永琪一抱拳：“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尔康、永琪也抱拳说。

柳红对尔康低喊：“我们上路了！大概要两天以后再回来！你们一切小心！”含香从车里伸头看着尔康、永琪，挥着手。

蒙丹飞身跃上马车，马车便绝尘而去了。

永琪和尔康伫立在夜色里，看着马车没入夜色中。一直到那辆车消失了踪影，永琪才吐出一口长气：“终于，把这个‘大计划’实行了！”“终于，让‘风也飘飘。沙也飘飘’了！”尔康也吐出一口长气。

“希望宫里，不要‘风也潇潇，雨也潇潇’才好！”尔康神态一凛。是啊！含香出宫，只是计划的第一部份，后面，还有许多后续行动，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顺利过关？含香此去，是不是能够平安脱逃？池心里一紧，这才觉得，这次的行动，实在是“大胆”极了！

当晚，尔康和永琪还是去了一趟漱芳斋。

他们一进门，金琐就忙着关门关窗。小燕子和紫薇急急上前，迫不及待的问：“怎样？怎样？顺利吗？”尔康和永琪两眼发光的看着她们，尔康就对二人一抱拳说：“恭喜大家，他们终于在一起了！”“我们看着他们离开！现在，他们大概已经跑了二十里了！”永琪说。

小燕子好高兴，抱着紫薇跳。嚷着：“哇！我们做到了！我们好伟大！我们让他们团圆了！这么伟大的事情，只有我们这些‘江湖豪杰’才会做！”说着，就用手背打着尔康和永琪的胸口：“你们都是英雄，都是伟人，都是大侠客！”“别跳！别叫！我很担心呢！”紫薇就对尔康永琪急急说：“我和小燕子并不是很顺利，我怕明天皇阿玛发现含香不见了，会怀疑到我们身上来，怎么办？”“为什么？”尔康大惊。

“今晚，皇阿玛才喝了两杯酒，就心血来潮的说，要香妃也来参加宴会，小燕子一急，拦着门不许，还把皇阿玛指责了一顿！虽然阻止了皇阿玛，可是，我想来想去。大概已经露出破绽了！”紫薇说。

“哪有？哪有？”小燕子乐观的喊：“皇阿玛才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他

喝得那么醉，等到酒醒了，大概什么都不记得了！就算他怀疑，也没有证据呀！反正我们死不承认就对！”她拍着紫薇的肩：“不要操心，我跟你打包票，没事！何况，尔康的故事编得那么好，我们只要照样说，一定会过关的！”永琪和尔康对视，两人都担心得不得了。永琪皱皱眉说：“还有晴儿！她在宫门口表演的一幕，也是原来剧本里没有的！到时候，会不会把我们招出来呀？”“怎么晴儿也搅进去了？”紫薇一惊。

“别慌！别慌！晴儿如果会说，今晚就不会帮忙了，对不对？如果她招出来，她自己不是也脱不了干系吗？”尔康说。

“晴儿也帮了忙？难道她也知道你们在偷运香妃出宫？”金锁睁大了眼睛。

“我不知道她了解多少……”尔康有些困惑，抬眼看紫薇：“总之，我们两方面都碰到一些意外！并没有想像那样顺利！所以，明天大家真的要小心！一个失误，大家就都完了！”“我们大家再套一次招！小燕子，你记得你的戏码吗？”永琪担心的看小燕子。

“我记得！记得！明天就看我表演好了，一定不会给你们大家出状况！”小燕子很有把握的说。

尔康看看小燕子，看看紫薇，一颗心七上八下：“我还真不放心！紫薇，要冷静！收起你的犯罪感，也收起你一贯的诚实，对于我们大家编的故事，要做出股深信不疑的样中来！那个故事，可一定要说得活灵活现！知道吗？为了含香，我们就好好的演一场戏吧！”紫薇转动眼珠，深思着，担心着。要她一再的去欺骗皇阿玛，她真是心有不忍。

“我有一个大胆的提议！”紫薇忽然说。

“什么提议？什么提议？”小燕子问。

“如果我们对皇阿玛坦白招了，会怎么样？”紫薇说。

尔康和永琪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尔康一把抓住紫薇的服臂，摇着，急促的说：“紫薇，你不要太天真！不可以！如果招了，柳青柳红一回到北京就会落网，在会宾楼留守的箫剑也不见得能够逃掉！如果他们被捕、柳青柳红或者还能死守秘密，那个箫剑，找就没把握了！万一有个人透露出蒙丹的逃亡路线，不但我们大家功亏一篑，还害死了蒙丹和含香！我们做事，怎么可以这样没原则？”紫薇被尔康唤醒了，一震。

“你说得对！是我糊涂了！我明白了，你们大家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们就认定了我们那个故事，言之凿凿，就对了！”尔康紧紧的看着她：“不错！我们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退路！”“好了！就这么办！我看，我们也该散会了！”永琪看看众人，有力的说。

尔康点头，再对众人叮嘱：“明天一早，我会天亮就进宫，我和五阿哥会在御花园里等着，随时呼应你们！你们安心演戏吧！今晚，大家早点睡吧！要养精蓄锐，应付来日大战……”尔康话没说完，外面忽然传来太监的声音：“皇上驾到！”众人大惊失色。小燕子脱口惊呼：“我的天啊！他醉成那样子，怎么还会跑来……”“冷静！冷静！”尔康四面张望。

“怎么冷静？如果他去宝月楼怎么办……我们的戏码还来不及上演……怎么没有想过这种状况？”紫薇急急的说。

又是一声喊叫传来：“皇上驾到！”小燕子突然明白了，抬头看着那只鹦鹉，只见那只鹦鹉，正若无其事的喊着：“皇上驾到！”众人全部松了一口气。小燕子就对着那只鹦鹉，跳着脚，挥着拳头大骂：“你这个‘小骗子’！”

你懂不懂规矩？这是什么时候，我们大家都紧张得要死，你还有心开玩笑！下次再吓我，我拔了你的毛！”“坏东西！坏东西！”鸚鵡喊。

“你才是坏东西！你才是！”小燕子大叫。

永琪看着小燕子，又是摇头，又是叹气：“这个紧张时刻，她还有闲情逸致和鸚鵡吵架！我真服了她！”尔康看着两个格格，只见一个毛毛躁躁，一个老老实实，心里的担心，更是波涛汹涌，此起彼落。

34

这天，早朝之后没有多久，御花园里，就传来一阵大呼小叫的声音，震惊了整个的宫廷。大家纷纷从各个宫门里出来张望，只见小燕子拉着紫薇，紫薇拉着金琐，三个姑娘没命的飞奔着，穿过花园，穿过月洞门，穿过回廊……小燕子一面飞奔，一面狂喊：“皇阿玛！皇阿玛……你在哪里？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一只蝴蝶，飞走了！皇阿玛……香妃娘娘飞走了……”平时文文静静的紫薇，也惊慌失措的跟着大喊：“皇阿玛！赶快来呀……香妃娘娘化成蝴蝶了……”丫头金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跟着喊：“蝴蝶！蝴蝶……蝴蝶……大家来呀！怎么办啊？香妃娘娘飞走了……”这样的狂喊狂叫狂奔，把乾隆、令妃、太后、晴儿、皇后、容嬷嬷、尔康、永琪全部惊动了，大家从各个宫殿里纷纷跑出来。宫友、太监、侍卫都乱糟糟的问着：“怎么了？怎么了？”乾隆迎向小燕子，急促的问：“什么？什么？小燕子，发生什么事情了？”令妃跟在乾隆身边，对小燕子喊道：“怎么回事？不要慌慌张张，慢慢说！慢慢说！香妃娘娘怎样了？”小燕子冲到乾隆和令妃面前，气极败坏的喊道：“皇阿玛……刚刚我们和香妃娘娘在一起，娘娘要试一试自己的功力恢复没有，就站在宝月楼外面的院子里，转着转着去吸引蝴蝶，谁知道，她转着转着，就不见了……我们睁大眼睛看，只看到一只蝴蝶，飞到我的手上，又飞到紫薇的手上，好像在和我们告别，然后……它就越飞越高，飞过宫墙，就这样飞走了！”乾隆大震，踉跄后退，摇头，不敢相信，瞪着小燕子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没有的事！”他转向紫薇：“小燕子在胡说什么？”“真的！都是真的！”紫薇咽了口气，声音颤抖着，她的颤抖，是害怕，是内疚，却加重了语气里的真实感：“我、小燕子、金琐三个，亲眼看到香妃娘娘，化成蝴蝶飞走了！”她说着，就四面找寻：“有没有飞到这边来？有没有？”她给了尔康求救的一瞥，东张西望：“不不不……还会不会飞回来？”尔康立刻呼应，震惊的喊：“哪有这种事！你们看清楚没有？”“看得清清楚楚！”紫薇被尔康鼓励着，又生怕小燕子会说得离谱，误了大事，就煞有介事的说道：“香妃娘娘在那儿转，对着我们三个，还一直笑，笑着笑着，就像水里的影子，变得好模糊……接着，我眼睛一花，再看，娘娘没有了，面前是一只白色的蝴蝶，身上还有红色的线条，好像她常常穿的白衣服，系的红衣带！她飞得好美好美，像是在跳舞……就这样飞啊飞啊飞走了！”永琪赶紧插嘴：“紫薇说得这么清清楚楚，一定是真的！”他转向尔康：“尔康，你记得吗？上次，香妃娘娘病危，蝴蝶满天飞舞，你就说，香妃娘娘不是一个凡人！难道……她是神仙？就像小燕子说的，是蝴蝶仙子？”“是！”尔康

震动的回答：“她不是凡人！我早就知道，她绝对不是凡人！”令妃脸色大变，急问：“你们确定看到香妃变成蝴蝶？这可不是信口开河的事，不能乱说呀！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蝴蝶？”乾隆震动极了，拼命摇头：“不会！不可能！绝对不会！”金锁也煞有其事的喊道：“万岁爷！是真的呀……香妃娘娘转着转着，我们就看到，她的衣服像脱壳一样滑落下来，落在地上，她就变成蝴蝶了！如果皇上不信，赶快去宝月楼外面看看！衣服还在那儿呢！”乾隆瞪大了眼睛，重重的呼吸：“朕不信……朕一个字都不信！”乾隆就拔脚对宝月楼奔去。令妃追在后面，也一起奔去。

尔康和永琪交换了一个视线，尔康点点头，表示小燕子等人的戏演得不错，跟着向前跑。

容嬷嬷惊奇的看着皇后。问：“娘娘！居然有这种事？香妃变成蝴蝶了，你相信吗？”“那个香妃，身上会香，会引蝴蝶，会死而复活，还有什么事不可能？不管怎样，我们也跟过去看看！”皇后就带着容嬷嬷，也往宝月楼跑去。

太后怔怔的看着晴儿，实在觉得荒谬极了，震惊得一塌糊涂：“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小燕子和紫薇是这样说的吗？还是我的耳朵有毛病，听错了？”晴儿惊愕极了，在惊愕中，还有一份强烈的不安。心里，像闪电般闪过昨晚尔康永琪出宫时的紧张，还有那个压低了帽子、看不出容貌的小太监！她的心咚咚乱跳，若有所悟，嘴里喃喃的说：“她们是这么说！香妃飞走了！”“我们也去看看！”太后和晴儿，也跟着去了宝月楼。

大家赶到宝月楼门口，就一眼看到，维娜吉娜正在伏地痛哭。地上，含香的白色衣衫，摊在那儿，那个有羽毛装饰的白色头饰，也躺在草地上，含香的银环手镯，项链耳坠……全部在地。

乾隆看到这种景象，大震，就扑上前去，抓住维娜，摇着，痛喊：“你们的主子去了哪里？快说！”“公主变成蝴蝶，飞走了！”维娜用回语答着。

“公主是蝴蝶仙子，她回家了！”吉娜哭着。

乾隆不懂回语，不得要领，放掉维娜，惶然的回头，一把抓住紫薇摇着，急切之情，溢于言表：“紫薇！你不会骗朕，你跟朕说清楚，香妃到底去了哪里？她是人，怎么可能变成蝴蝶？怎么可能？”紫薇被乾隆一摇，心惊胆战。尔康和永琪也跟着一颤。

紫薇看乾隆如此痛心，真情的眼泪，就夺眶而出：“皇阿玛！对不起，我们看着香妃娘娘飞走，谁都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去！我真的觉得好抱歉，我没有留住她！对不起，对不起！不过，皇阿玛！你想，香妃娘娘带着香味，和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根本不一样！她化为蝴蝶飞走，是不是因为她属于人间的时辰已经到了，不得不走？香妃娘娘的所有所有，都不能以常理推测，她的走，也是这么神奇！”乾隆大恸，疯狂的摇着紫薇：“不！不会！她是朕的妃子……我们把她从死神手里都抢得回来，怎么会变成蝴蝶飞走？你怎么不抓住她？这是怎么回事？朕不信！不信！”小燕子往前一冲，拉着乾隆的胳膊，喊着：“皇阿玛！香妃娘娘飞走了，总比她死了好！我知道了，她是蝴蝶变的！现在，变回蝴蝶，回到什么蝴蝶谷之类的地方去了！皇阿玛，你不要难过，如果香妃是回家了，她一定活在什么地方……她会祝福着你！”令妃见三人说得头头是道，不得不信了。在震惊之余，拉着乾隆安慰道：“皇上！看样子，这件事是真的了！紫薇说得对，香妃娘娘来了一趟皇宫，带给皇上好多欢乐，现在，她的时间到了，回到那个蝴蝶世界去了，

我们也不要用人间的感情来牵绊她，让她无牵无挂的飞走吧！”尔康就一步上前，对乾隆恭敬而诚挚的说：“令妃娘娘说得对极了！皇上，李商隐的诗写得好：‘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香妃娘娘，说不定只是皇上的一个‘蝴蝶梦’而已！”乾隆踉跄一退，大受打击的说道：“蝴蝶梦！蝴蝶梦？不……她不是一个梦，她是实实在在的！朕要去宝月楼看看……说不定，她已经回来了！对！她能飞走，当然也可以飞回来！”乾隆迈开大步，急急的走进了宝月楼。大家只得紧紧跟随。

宝月楼的大厅里，一切整理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哪里还有含香的人影？乾隆冲进卧房，奔出奔进，到处找寻含香。找不到含香，他茫然失措。折回大厅，四面张望。只见景物依旧：回族乐器，回族地毯，回族壁饰……只是香妃已杳。

乾隆恍惚的看着这个房间，一时之间，情绪纷乱已极。

众人站在乾隆后面，全部鸦雀无声。

半晌，太后首先恢复了镇定，就一步上前，非常威严的说道：“皇帝！看样子，这个香妃是确实消失了！不管她是用什么方式消失的，大概再也找不回来了！人生，有得有失，不能强求！想那香妃，远从新疆来这儿，进宫之后，发生的事，都奇奇怪怪……现在去了，未始不是大清的福气！皇帝是万乘之尊，请振作一点，不要为了一个妃子，失神落魄了！”乾隆跌坐在一张椅子上。

众人看着他，谁都不敢讲话。只有太后，再说：“皇帝！这件事情，太诡异了，传出去只怕对宫廷不利！不如对外宣称，香妃生了急病，去逝了！”乾隆一颤，眼前，浮起含香昨晚的容颜和话语：“皇上，我已经失去了香味，不再是你的‘香妃’了！那个‘香妃’，已经被太后赐死，不存在了！希望你以后，就抱着这样的想法来看我！”乾隆一个寒战，了解含香说这句话时的诀别意味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太后，心里，充满悲切和怨恨。如果太后不赐死香妃，大概，香妃也不会消失吧？他尽管心里有恨有痛，却不能忤逆太后。挥了挥手，他哑声的说：“你们通通下去！让朕一个人静一静！谁都不要来打扰朕！”众人全部行礼如仪，退出房去。乾隆忽然喊道：“小燕子，紫薇！你们两个留下来！”紫薇和小燕子急忙站住。

尔康和永琪好不放心，给了两人一个深深的、警告的注视。

转眼间，大家都走了。

乾隆怔怔的坐在那儿，看着含香经常盘膝而坐的地毯，出着神。

紫薇和小燕子对视，两人都有着歉疚、同情和心慌意乱。

半晌，房里寂然无声。终于，乾隆打破了沉寂：“小燕子！紫薇！你们过来！”小燕子和紫薇忐忑的走上前去，一左一右，跪在乾隆面前。

乾隆就深深的凝视着两人，哑声的说：“你们两个，向朕发一个毒誓，确实看到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紫薇一怔，来不及开口，小燕子已经抢先说：“我小燕子向皇阿玛发誓，如果没有看到香妃变蝴蝶，我会被乱刀砍死，闪电劈死……被皇阿玛砍头，五马分尸！尸体还被老鹰野狗啃得乱七八糟！”小燕子发完誓，心里很害怕。转眼看着窗外的天空。心里低低的祷告：“天上的神仙，我小燕子被迫发誓，不能当真，你们千万不能让我应誓啊！”紫薇只得跟着发誓：“如果我没有看到香妃娘娘变蝴蝶，我会五雷轰顶，不得好死！”小燕子慌忙对着天空，在心里帮紫薇祷告：“天上的神仙，紫薇和我一样，不能应誓啊！”小燕子和老天商量过了，就安心了。

乾隆盯着两人，看到两人都言之凿凿，赌咒发誓，实在不像撒谎。尤其紫薇，是个最诚实最坦白的姑娘，更不会胡言乱语，那么，一切都是真的了？他不得不有些相信了。就痛心的、神思恍惚的说道：“那么，她确实不属于人间，不属于我们？她确实是个仙子，回归山林去了？”紫薇看着如此痛苦的乾隆，心里好痛，忍不住把乾隆的手一握，热烈的喊道：“皇阿玛！失去香妃娘娘，我们和你一样伤心！可是，你想想看，香妃自从进宫，很少有高兴的时候，还几次三番，差点丢了性命！身体上，心灵上，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她是不自由的，不快乐的！现在，她走了！对她来说，是一种幸福，一种解脱！从此，她可以自由自在的飞舞，不再受到宫里的折磨了！皇阿玛，如果你真的爱她，应该为她的离开而高兴呀！请你不要难过了，好不好？我保证，香妃娘娘会在一个神仙一样的世界里，为皇阿玛祈福！”小燕子也热烈的接口：“就是！就是！香妃飞走的时候，我好像看到有一团彩色的云，把她接走！空中，还有弹琴的声音，吹箫的声音，唱歌的声音……好热闹啊！好像有一队吹鼓手，在为她奏乐……”紫薇忍不住轻轻的咳了一声，小燕子才赶紧住口。

乾隆就半信半疑的看着她们，痛楚的说：“你们两个言之凿凿，朕不能不信！但是，这件事太玄了，朕实在不能接受！”紫薇深深的看着乾隆：“香妃娘娘的故事，哪一件不玄呢？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人生来就带着香味，皇阿玛，你觉得那不玄吗？吃了鹤顶红，太医都宣布去世了，她会活过来，那不玄吗？病重的时候，香味弥漫了整个皇宫，蝴蝶纷纷飞来跟她告别，那不玄吗？香妃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很玄的传奇啊！我们就别把她当真，只当是个传奇吧！”乾隆哑口无言了，就痛楚的看着含香的座位，依稀又看到，跳着蝴蝶舞的含香。

“是啊！香妃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很玄的传奇！”乾隆自言自语的说：“化作蝴蝶飞走了……蝴蝶！是啊，前晚她跳舞的时候，朕就觉得，她好像一只只要振翅飞去的蝴蝶！原来……她真的要飞走了！”乾隆就痴痴的发起呆来。

紫薇和小燕子，悄悄的对看一眼，就静静的坐在那儿，陪伴着乾隆。

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这件事，震惊了整个宫廷。

在坤宁宫里，容嬷嬷看着皇后，神秘的说：“皇后娘娘，你看这件事，是不是太离奇了？会不会其中有诈？”“怎么说？”“那个香妃，虽然很古怪，可是，变成蝴蝶飞走，还是太稀奇了！这件事只有那三个丫头看见，又不是人人看见！如果香妃真有特异功能，会变成蝴蝶飞走，她为什么不在大家都看得见的时候飞走，要只在她们三个面前飞走呢？”“你说得有理！”皇后沉思的说：“但是，香妃会招蝴蝶，这是人人都看见的事！你也说过，她一定会妖术！现在化为蝴蝶飞走，好像也很有可能！如果她不是变成蝴蝶飞走，那么，她去哪里了？”“她会不会逃走了？上次老佛爷差点杀了她，她知道这个皇宫不好玩了，说不定就偷溜出宫，逃到新疆去了！”“她是娘娘，要偷溜出宫，哪有这么容易？”“如果漱芳斋几个丫头，再加上五阿哥和福大爷，里应外合帮助她呢？”“这话可一点证据都没有，只是推测罢了！”皇后摇摇头：“为什么他们要集体帮香妃逃走呢？太说不过去了！那么多人，都发疯了吗？我宁愿相信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也不会相信他们冒着砍头的危险，把香妃送出宫去！何况，他们明知道皇上迷恋那个香妃，已经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他们干嘛和皇上过不去呢？”容嬷嬷点头：“是啊！这有点说不通！可是，奴婢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说不定他们跟那个香妃感情太好，

害怕老佛爷把香妃赐死，采取了什么非常手段！”皇后深思着，有些兴奋起来：“如果能够有证据，说是香妃被他们几个放走了……那么，他们这一帮人，就通通死定了！”容嬷嬷眼睛一亮，就起劲的说道：“娘娘！上次你让奴婢去追查他们每次出宫干什么？奴婢已经查出结果来了！他们都去一个地方，名叫会宾楼！那个酒楼的老板，是一对兄妹，哥哥叫柳青，妹妹叫柳红！”

“只是一家酒楼而已？”皇后皱皱眉头：“那也没有什么，既然出宫，当然是花天酒地了！去一家熟悉的酒楼，好像构不成什么大罪！”“可是……”容嬷嬷压低声音说：“听说那家酒楼里，曾经有回人出出入入！”皇后大震，陡然提高了声音：“什么？”坤宁宫在研究着香妃，慈宁宫也在研究着香妃。

太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烦躁不安的思索着，说：“变成蝴蝶飞走了？一个妃子，居然变成蝴蝶飞走了！这么荒诞的故事，如果传出去，咱们这皇宫，还有尊严吗？老百姓一定绘声绘色，把这件事渲染得更加离奇！本来，有个会‘香’的妃子，就已经够怪了，现在，这个妃子还会变蝴蝶！”她站住了，喊：“晴儿，你是个聪明人儿，你帮我分析一下，到底这个香妃是怎么回事？鹤顶红毒她，她也不死，还能变成蝴蝶飞走！”晴儿看着太后，深思的回答：“这事确实怪极了！香妃吃下鹤顶红那天，有蝴蝶飞进皇宫，那是很多人都亲眼目睹的事！香妃死而复生，也是事实！我想，香妃大概真的和蝴蝶有些渊源吧！说实话，我对于很多不可解的事，像是鬼神灵魂这类，都带着敬畏的心情。不敢说它不存在，因为很多人亲身经历过！香妃，也是这样！”太后就烦恼的说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对外怎么说呢？如果阿里和卓来跟咱们要人，难道，咱们就告诉他这个故事吗？”“老佛爷不是心里已经有谱了吗？当然说她生病去世了！如果上次吃了鹤顶红，她就死了，咱们也得这样说！是不是？总之，老佛爷本来就不喜欢香妃，她变成蝴蝶也好，她变成蜜蜂也好，走了就算了！”“那……咱们宣布她死了，她还会不会飞回来呢？如果这只蝴蝶只是飞出宫去玩玩，明天又飞回来了，再变回香妃，那怎么办？如果，她一会儿回来，一会儿飞走，飞来飞去的，和咱们开玩笑，那又怎么办？”晴儿张大眼睛，傻住了。心想，这个疑问，恐怕只有漱芳斋才能解答了。

漱芳斋里，永远是热闹而紧张的。

紫薇和小燕子被乾隆留了下来，尔康和永琪就乱了方寸。金琐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大家什么心情都没有，在漱芳斋里引颈盼望，一心一意的等紫薇她们回来。好不容易。总算看到两人回来了，尔康、永琪、金琐就急忙的迎了过去。

“怎样？怎样？皇阿玛信了吗？他有没有再审问你们？”永琪着急的问。

“进来说话！关好门再讲话！”尔康机警的说。

大家赶紧进房，把房门关好。紫薇就对三人安慰的笑笑：“好紧张啊！皇阿玛真的是不大相信，要我们两个发毒誓……”说着，就去看小燕子：“你那个誓怎么发得那样重，什么砍头，五马分尸，尸体给老鹰野狗啃……听得我心惊肉跳。如果我们两个应了誓，怎么办？”“不会啦！我心里一直在祷告，要天上的神仙别管我们的毒誓！神仙知道我们是做好事，应该奖励我们才对，怎么会让我们应毒誓呢？”“那么，你们发了誓，皇上就信了吗？”尔康急急的问。

“皇阿玛太伤心了，我觉得他现在有点糊涂，没有力气去想了！他曾经

亲眼看过含香和蝴蝶的奇迹……所以，他就只有相信了！可是，他好可怜啊，一直到现在，都呆呆的坐在宝月楼里，希望含香还会飞回来！”紫薇说着，就看尔康：“我觉得我好坏啊！如果皇阿玛知道了真相，一定会恨死恨死我！”“那么，他是相信了？”尔康再问。

“好像相信了！”尔康就握紧了紫薇的手，恳切的说：“不要再后悔了！我们也没有选择是不是？想想蒙丹，不可怜吗？含香不可怜吗？他们不止可怜，还在生死边缘徘徊，一个弄不好，就会送命！我们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永琪深有同感，说：“尔康说的对极了！不要后悔！皇阿玛虽然伤心，可是，他还有令妃娘娘，还有二十几个老婆，过一些日子，他就忘了！人家蒙丹，从十二岁开始，生命里就只有含香一个！”“就是！就是！反正事情已经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小燕子嚷着，转着眼珠一笑，看众人：“我今天的戏演得很好吧？说得活灵活现，演得那么逼真，连我自己都有一点相信了！所以我常说，我的功夫不怎么样，我的演技是第一流的！我们这个故事编得还真好，尔康是个天才，会想出这样的说法，说是变成蝴蝶，真是一点漏洞都没有！”“谁说没漏洞！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可信度太低！”尔康不安的皱皱眉：“不过，到现在为止，好像把大家都唬弄过去了！老佛爷那儿很安静，皇后那儿也很安静，皇上忙着伤心，也很安静！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发兵去追捕含香。现在，他们大概已经到了石家庄了！”“即使过两天，皇阿玛醒悟过来，要发兵去搜捕，也失去时效了！现在每过一个时辰，他们就更安全一分！等到再过两天，他们就进入篙山山区，那就无从追捕了！”永琪分析着。

“这么说，我们算是成功了？这个蝴蝶的故事，也成立了？我们还有没有危险呢？难道，整个皇宫都相信这个故事了吗？”金琐问。

“大家还是要继续演戏！紫薇，小燕子，你们还是要常常去宝月楼，做出一股思念香妃的样子来，在皇上面前，尤其不可‘掉以轻心’！知道吗？”尔康叮嘱着。

小燕子又听不懂了，紧张的追问：“不可以掉什么东西？谁掉了东西？”“‘掉以轻心’就是说要小心！”永琪解释。

“要小心就说要小心嘛，说什么‘掉了金星’？我还以为含香的什么首饰掉了，露出马脚了！”大家正谈得紧张，门上，忽然传来敲门声。金琐急忙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嘘……”金琐把房门开了一条缝，小卓子伸头进来，悄声说：“晴格格来了！”大家都一个惊跳。尔康点点头，金琐打开房门，晴儿一闪身，进来了。

晴儿站定，就睁大眼睛看着大家，急促的说：“老佛爷在休息，我趁空跑过来，要你们大家一句话……”她环视众人，开门见山的问：“你们把香妃娘娘藏到哪里去了？”紫薇吓了一跳，看尔康。尔康迟疑了一下。急急的说：“我们没有藏她，她变成蝴蝶飞走了！”晴儿一跺脚，说：“在我面前，不要假装了！昨晚我送三皇姑出门，看到你们两个神神秘秘，在宫门那儿和侍卫搅和不清，如果我不及时帮你们，大概今天香妃娘娘也不会变成蝴蝶了！是不是？”永琪一听，瞒不住了，脸色一正，对晴儿诚恳的说：“晴儿！既然给你撞见了，我们也不瞒你了，可是，这件事关系到我们一大群人的生命，甚至包括你的！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比较好！香妃娘娘就是变成蝴蝶飞走了！”“难道，昨天晚上，那个小太监是香妃？”晴儿脸色变白了。

“你以为是谁？”尔康问。

“我以为是小燕子！以为你们又要溜出去玩……”晴儿就张口结舌的低

喊：“天啊！我帮你们把香妃偷运出宫了！”“嘘！声音低一点！”尔康赶紧接口：“这个事情，将来我再告诉你前因后果，是个好长好长的故事！不止惊心动魄。而且荡气回肠！包你听了以后，会跟我们作同样的决定，冒同样的危险！但是，现在没时间说，请你在老佛爷面前，还要帮我们圆谎才好！”“我明白了……”晴儿的眼睛睁得骨溜滚圆；“你们好大的胆子！真是不怕死呀！”

好……我懂了，我尽力就是了……”晴儿话没说完，外面，骤然传来尖声的大叫：“老佛爷驾到！”这一下，大家真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晴儿脸色惨变。

“怎么办？怎么办？我藏到哪儿去比较好？如果被老佛爷发现我在你们这儿，以后我说什么话都没用了……”晴儿慌张的喊。

“去我的卧室！赶快！”紫薇说。

“我带你去……”金琐拉着晴儿就跑。

“我先去拦住门……”尔康往门口跑。

小燕子大乐，拍着手大笑：“哈哈！你们去紧张吧！没看到会被一只鸚鵡吓得到处乱跑的人！哪有老佛爷，那是‘小骗子’的老把戏了！哈哈……哈哈！”晴儿停步，跑回头，众人这才恍然大悟，都围过去，围着那只鸚鵡。小燕子就伸着拳头，对那只鸚鵡大声吆喝：“我警告你，小骗子！什么‘老佛爷驾到，皇上驾到’你都给我闭口！你以为吓得到我，是不是？老佛爷有什么了不起？一个老太太而已，你以为我怕她，我才不怕！就算她是‘虎姑婆’，她也没办法吃了我，下次再喊什么‘老佛爷’，我就让你变成‘老秃子’……”小燕子话说了一半，觉得房间里安静得出奇，心里有点发毛。她慢慢的回头，却赫然看到太后挺立在门口，小邓子、小卓子一脸的着急，站在太后身后，拜天拜地，对小燕子挤眉弄眼兼作杀头动作。小燕子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晴儿已经躲避不及，只得硬着头皮喊：“老佛爷！”房里众人，个个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全部请下安去：“老佛爷吉……吉祥！”小燕子接触到太后那凌厉的眼光，心里一慌，本能的往后一退，把小茶几也撞翻了。茶杯落地，乒乒乓乓。小燕子一跺脚，乱七八糟的说：“真该死！老佛爷……不不！”慌忙摇着手：“我不是说你该死，我是说那只鸚鵡该死……老佛爷……你进来怎么也不吭声？怎么真的是你？我以为是鸚鵡……不不，我不是说你是鸚鵡……我是说，那只鸚鵡是鸚鵡……”她越说越语无伦次，就大骂道：“小邓子！小卓子！老佛爷来，你们怎么不通报？”小邓子、小卓子哭丧着脸说：“主子！格格，我们通报过了！”太后往前一迈，面罩寒霜，眼光锐利的看着小燕子，声色俱厉的说：“我是‘虎姑婆’？啊？我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不过是个老太太？啊？我拿你没办法，吃不了你，啊？”小燕子赶紧赔笑：“不不不！老佛爷好了不起，不是‘虎姑婆’，拿我有办法，不是老太太，不不，是老太太，是伟大的老太太，吃得了我，吃得了我……”太后一拍桌子，怒声打断：“你这个毫无规矩，不学无术，对长辈也毫无尊敬的丫头！你给我记住！这样放肆，你会付出代价的！不要以为你有阿哥和皇帝撑腰，就一天到晚胡作非为，如果我真要办你，阿哥也好，皇帝也好，谁都帮不了你！”永琪心惊胆战了，急忙上前，禀道：“老佛爷！小燕子不是对您不尊敬，是在和那只鸚鵡逗着玩……”太后看永琪，再度厉声打断：“永琪！你也住口！用不着帮小燕子说话，她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得清清楚楚，她说的不是外国话，我听得懂，不用你再来费心翻译！如果你为了她，不耐烦当阿哥，

也随你的便！阿哥多得很，你威胁不了我！”永琪咬牙不说话，气得脸色发青。

太后就调头去看晴儿。

“晴儿！你在这儿干什么？”晴儿安抚住自己狂跳的心，勉强维持着镇定，屈了屈膝说：“回老佛爷，我是过来问一问有关香妃娘娘变蝴蝶的事，我总觉得这事有点离奇，想问问清楚！”“你问清楚了没有？”太后锐利的问。

“才刚刚说两句话，老佛爷就来了！”晴儿嗫嚅的说。

太后满腹狐疑的看了看众人，盛怒的说道：“你们大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迟早会查出来！”说着，就严厉的一吼：“香妃娘娘确实变成蝴蝶飞走了吗？”众人一凛，紫薇、小燕子、金琐和尔康永琪就全部异口同声的答道：“确实变成蝴蝶飞走了！”太后敏锐的看过来：“尔康，永琪，难道你们两个也亲眼看到了？为什么你们答得这么肯定，这么干脆？”永琪和尔康一惊。尔康就敏捷的接口：“回老佛爷，因为我们对两位格格深信不疑！她们没有必要撒这样的谎！”“就是！就是！”永琪慌忙附和。

太后的眼光，阴沉的扫过五个人的面孔。

“很好！你们都是慧眼，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奇迹！那个香妃，跟你们走得很近，所有的怪事，你们都参加一份！如果有一天，你们大家集体变成蝴蝶飞走了，我也见怪不怪了！”太后说完，就看着晴儿，大声喊：“晴儿！跟我回慈宁宫去，要不然，总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蝴蝶飞走！”“是！”晴儿心虚的说。

太后掉头就走。晴儿急忙跟随。

一屋子的人，连忙请安：“恭送老佛爷！”太后带着晴儿走了，众人这才你看我，我看你，个个惊魂未定。

小燕子一个箭步，就又跳到那只鹦鹉面前去，伸着拳头喊：“你这个坏东西！都是你害我！”“坏东西！坏东西！”鹦鹉大声响应。

“你才是！你才是！”小燕子大喊，和鹦鹉比嗓门。

尔康吸了口气，沉重的说：“小燕子，别和鹦鹉吵架了！大家提高警觉吧，我觉得，太后对我们那个故事，并没有完全相信，我们的问题，还多得很呢！”紫薇点头，永琪点头，金琐点头，个个忧心忡忡。只有小燕子，还是一脸的乐观，振振有辞的说：“别怕！皇阿玛都信了，其他的人，管他呢！”

一连两天，宫里都很安静。

乾隆忙着追悼含香，没有情绪过问任何事情。在这段追悼的时间里，他也曾仔细的分析过紫薇她们的故事。这故事实在太玄，他想来想去，觉得疑窦重重。可是，他没有办法怀疑紫薇。紫薇的真挚善良和诚实，是他深信不疑的。别人或者会骗他，紫薇不会！而且，不管这个故事有多少可疑的地方，有个事实是不变的，那就是，他已经失去他的香妃了！他不止一次沉痛的想着，或者，他从来没有得到过香妃吧！他每天徘徊在宝月楼，思前想后，无限伤心。在不眠的深夜里，为香妃写下了一阙词：“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

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以上这阙词，刻在一块墓碑上，被后人发现。那个坟墓在北京的陶然亭北边，一堆荒烟蔓草里。当地人称它为“香冢”。这阙词到底是谁写的？就和这个墓一样成谜。一九三一年，清代著名工匠曹发达的后裔曹献瑞，迫于生计，把家藏的清朝各项工程样图，卖给北平图书馆与中法大学，在图卷中赫然发现“香妃陵工图说”，详记奉旨设计年月。后来奉太后之命停止，而未曾动工。核对图中所画的陵址，正是“香冢”的地址。这件事留给后人无尽的迷思。关于香妃，传言更多。有人写下“四十五言铭古冢，埋香瘞恨总模糊”的句子。对香妃的故事，有种种的揣测。总之，在“史不载”的情况下，香妃是个谜。但是，在我们的故事里，“是耶非耶？化为蝴蝶”的来龙去脉，却是如此这般的。

后话不提，回到我们的故事里。

乾隆很安静，漱芳斋也就很安静。大家静静的等待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表示含香和蒙丹就越走越远，越来越安全了。算算时间，柳青柳红也该回来了。

宫里各处都很安静，但是，会宾楼并不安静。

这晚，会宾楼来了十几个短打装扮，眼神锐利的精壮汉子，他们聚集在一桌。对会宾楼的每个客人打量注视着。带头的一个，身穿灰色衣裳，走路脚不沾尘，一看就是个武功高手。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御花园和尔康交过手的那个太监。他的名字叫巴朗，是皇后的亲信。

箫剑坐在他自己的位子上喝酒，桌上放着他的箫和剑。他已经半醉，一面喝酒，一面摇头晃脑的念着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如今五事皆更变，箫剑江山诗酒茶！”巴朗对同桌低语：“那是个书呆子！不是我们要找的人！”正说着，柳青、柳红送完蒙丹，回到了会宾楼。两人都是面有倦容，风尘仆仆，一看就知道赶了远路。巴朗和他的手下立即全神贯注，盯着两人。

箫剑看到柳青柳红走进来，立刻站起身。他满脸酒意，一手拿起他的箫和剑，另一手端着酒，歪歪倒倒的往外跑。一不小心，就撞在柳青身上，把一杯酒全部洒了。柳青莫名其妙的躲着，喊：“哎……”箫剑把握机会，立刻低声警告：“有埋伏，快跑！”柳红看到箫剑警告的眼光，立刻醒觉，低声喊：“我们快退！”柳青柳红转身就向外走。

那些汉子立刻跳起身来，飞身去拦截柳青柳红。巴朗大声喝问：“站住！请问你们是不是柳青柳红？”柳青一掌劈了过去：“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关你们什么事？敢拦住我们的路？”“柳青！柳红！”巴朗喊：“你们不要抵抗了！我们是官府里的人，奉旨带你们去刑部问话！赶快跟我们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柳红抽出腰间的鞭子，一鞭打向迎面的大汉。柳青也飞跃而起，拳打脚踢。那些大汉，就全部动手，刀枪长剑，各种武器纷纷出笼。桌子椅子，垮的垮，倒的倒。宾客们吓得抱头鼠窜，仓皇逃避。箫剑站在大厅里，大声的喊着：“大家逃啊！前面都给他们堵死了，往后面跑！快啊……被砍一刀就没命了！逃啊……逃啊……”宾客大乱，有的往前跑，有的往后跑，乱成一团。那些大汉，在宾客中窜来窜去，难免碍手碍脚。柳青柳红不敢恋战，不断把桌椅全部踹飞，以抵挡敌人。但见杯杯盘盘，汤汤水水，都飞向众大汉。

柳青柳红就边打边退。怎奈敌人武功高强，追杀过来，打得他们捉襟见肘。打了一阵，两人不敌，柳红手中的鞭子，被敌人卷得脱手飞去。柳青

挨了一掌，摇摇晃晃。

正在紧急之中，大厅中所有的灯火，全部熄灭，一片黑暗。

“糟糕，怎么没亮了？”一个大汉问。

黑暗中，巴朗挨了重重的一拳。大叫：“看清楚再打！打了自己人！”突然之间，像闪电一样，每个大汉都挨到拳打脚踢，有的被打到鼻子，有的被打到眼睛，有的被打到下巴，有的被打到胸口，大家七嘴八舌，纷纷大叫：“喂！是谁打我？报上名来！”大汉喊着，一拳打出去。

“哎哎！巴朗！你怎么踢我？谁在前面？吃我一拳！”“哎哟，你打了我的鼻子！”“混帐！那是我的下巴……你乱打，我踢死你！”众人在黑暗中，乒乒乓乓，乱打一气。

柳青柳红就趁此机会，很熟悉的溜出边门，没命的跑走了。

两人一路飞奔，一直跑到阜成门外。不见有人追来，两人才停下来喘息，不时回头观望。柳红惊喊：“糟糕！箫剑没有逃出来！他不会武功，落在敌人手里就没命了！我们赶快回去救他……”说着，又往回跑。

“你不要糊涂，官兵要抓的是我们，不是箫剑！”柳青一把抓住她：“如果要抓箫剑，老早就抓了，还会轮到箫剑来给我们报信吗？所以，他一点危险都没有！那些人武功高强，我们不是对手，千万不要再回去送死了！”柳红惊魂稍定，睁大眼睛问：“为什么官兵要抓我们？难道小燕子他们的故事没有过关？”“如果没有过关，我们回来的这一路上，应该已经到处都是追兵，闹得满城风雨，人仰马翻了！可是，一路都安安静静，实在不像有什么大事发生呀！”“那么，怎么会有人埋伏在会宾楼，等着抓我们呢？”“那些人，可能不是官兵！”柳青深思着：“如果是官兵，为什么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大可公然来抓人啊！那么神秘干什么？”“说的也是！”“总之，我们这个会宾楼是露了相，我早就说，小燕子永琪他们太大胆，每次来会宾楼，都没有什么顾忌！我知道迟早会出事。你想，他们那群人，男的长得俊，女的长得俏，多么引人注目！今晚这一场闹，也可能跟含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先不要自己吓自己！”“指明了要抓我们两个，总是冲着我们而来！我们又没犯法，又没做坏事，规规矩矩做生意、除了含香这件事，还有什么事会动用到武林高手的注意？”柳红看看柳青，问：“我们现在去哪里？怎么办？”“先到银杏坡的小茅屋里去避一避风头，过两天，我再去学士府，找到尔康，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个会宾楼大概完了，再也不能回去了，我们半年的经营，又完蛋了！好在，蒙丹和含香，已经送到安全地带了！”“会宾楼完蛋就完蛋，没有关系！我担心的，是小燕子他们，到底过关没有？”本来，小燕子她们，应该算是过关了。但是，会宾楼的被砸，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这天，太后把乾隆请到了慈宁宫。乾隆才站定，就看到一群太监，搬着一堆伏魔棒、面具往他面前一放。他瞪着那些伏魔棒和面具，困惑已极：“伏魔棒？面具？这不是那些萨满法师的用具吗？你们在哪儿找到的？”皇后、太后面色凝重的站在他面前，容嬷嬷、桂嬷嬷站在后面。

“皇后！还是你来告诉皇上吧！”太后面罩寒霜，看看皇后说。

皇后就上前几步，屈膝说道：“臣妾知道，臣妾现在说什么，皇上都不爱听，但是，臣妾却不能因为皇上的‘不爱’，就停止对皇上的忠心和关心！香妃失踪已经三天了，整个皇宫人心惶惶，传言纷纷！”

臣妾听说那个宝月楼和漱芳斋一样，都曾经找过萨满法师来作法驱鬼！

这些作法驱鬼的用具，昨天晚上，在市内一家名叫‘会宾楼’的酒楼里面搜出来！这家酒楼，就是两位格格和五阿哥福大爷，每次出宫，一定去报到的地方！”乾隆呼吸急促了，眼睛睁得更大了。

“会宾楼？他们去酒楼……那……表示这些萨满法师也住在这个酒楼里！”“不错！”皇后有力的说：“表示这些法师都和小燕子她们很熟悉，是不是真的法师，我们就知道了！萨满法师和香妃娘娘的失踪，有没有关联，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昨晚，我派去的人，才亮了身份，双方就打了起来，对方个个是高手，那个酒楼里的老板，柳青柳红乘乱逃走了！但是，我们抓到两个店小二！一个大厨师，还有一个在帮忙的小丫头！据他们说，这个会宾楼里，曾经住过好几个回人！个个会武功，其中一个，小燕子喊他‘师傅’！”乾隆惊跳了起来，不敢相信的喊：“回人！师傅？”“万岁爷！”容嬷嬷就谦卑的说：“几个人犯，都已经押在大内监牢里，事关格格妃子阿哥亲王等人的清誉，不敢送去刑部调查。万岁爷要不要亲自审问一下这几个犯人，把事情弄清楚？”乾隆怔着，大受打击，目瞪口呆。嘴里，喃喃的、低哑的自语：“萨满法师？回人？”乾隆眼前，蓦然闪过蒙丹和箫剑那锐利深邃的眼光，那么冷冽的眼光，曾经让他震颤不安的眼光……他有些明白了，整颗心都揪紧了，痉挛了。他喃喃的说：“不不！小燕子和紫薇，不会这样欺骗朕！”小燕子和紫薇，正一团慌乱。因为尔康和永琪，带来了会宾楼的消息。

“我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我们今天去会宾楼，发现会宾楼昨晚被人砸了！”“什么？”紫薇大惊：“柳青柳红呢？他们回来没有？”“听说已经回来了！”永琪急促的说：“我们看到会宾楼一片乱七八糟，里面桌子椅子，全体砸碎，店小二和厨师全部失踪！整个楼空空的，我们匆匆忙忙的向隔壁的人家打听了一下，据说，昨晚曾经大打出手，有人高喊，是官兵奉旨捉拿会宾楼的老板柳青柳红！”小燕子、紫薇、金琐全部震动了。小燕子就大喊：“我要去看看！我马上去找令妃娘娘，让我出宫去！”小燕子说着，往外就跑。永琪尔康急忙拦住她。

“你不要冲动！”尔康喊：“现在情况危急，你还这么沉不住气！如果会宾楼已经被‘官兵’看管，那么，我们大家经常去会宾楼的事，就不是秘密了！本来，我们每次出宫，也太招摇了一点，我一直以为，就算大家知道我们去会宾楼，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是，现在有人胆敢砸掉会宾楼，胆敢自称是‘官兵’，我就觉得事情不妙！”“怎么不妙？”金琐急急追问：“柳青他们会不会被抓了？是不是皇上对于香妃的事，已经疑心了？如果柳青柳红被抓，会不会用刑？尔康少爷，你们赶快去打听一下真相呀！你们一个是阿哥，一个是御前侍卫，难道还打听不出真相吗？”“还有那个箫剑呢？”紫薇着急的说：“他不会武功……柳青柳红或者逃得掉，他一定逃不掉！怎么办？”正说着，院子里已经传来赛威、赛广的声音，在大声的说着：“皇上有旨，传紫薇格格、还珠格格和金琐去慈宁宫问话！”紫薇、小燕子、金琐全部变色。

尔康一拉永琪，毅然决然的说：“我们一起去！不能让她们三个来面对这种局面！”说着，觉得事情紧急，回头喊道：“小邓子！小卓子，你们赶快去找令妃娘娘，要她赶到慈宁宫去！”小邓子机灵的应道：“是！我们懂了！”紫薇、小燕子、尔康、永琪、金琐五个人，就这样来到慈宁宫。他们匆匆忙忙走进大厅，就一眼看到，乾隆、太后，皇后、容嬷嬷都在，个个面罩寒霜。乾隆看到了他们，猛然一抬头，厉声的喊：“小燕子，紫薇，金琐！你们跪

下！”紫薇、小燕子、金锁做贼心虚，通通跪下了。

尔康和永琪，紧张得不得了，站在后面，不敢说话。

“紫薇，小燕子，金锁！朕现在再问你们一次，香妃娘娘到哪里去了？”乾隆盯着三个姑娘，严重的、森冷的问。

小燕子害怕起来，硬着头皮说：“皇阿玛问过好多次了，怎么还要问？就是变成蝴蝶飞走了！”乾隆不看小燕子，眼光锐利的、沉痛的、看着紫薇：“紫薇，你的说法也不改变？你是一个诚实的，善良的孩子，朕信任你，喜欢你，相信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朕撒谎！朕要再问你一次，你‘确实’亲眼目睹，香妃变成蝴蝶了？”紫薇痛苦极了，张口结舌。尔康和永琪站在后面，急得心慌意乱，爱莫能助。

“皇阿玛！我确实亲眼目睹，香妃娘娘变成蝴蝶了！”紫薇终于咬牙说。

“紫薇，你那天对朕发过毒誓！现在，朕要你再发一个毒誓，如果你欺骗了朕，你会失去尔康，失去你所有的幸福！”紫薇大震，身子一晃，脸色惨白。对紫薇而言，生命不重要，受苦不重要，坐牢砍头都不重要，“失去尔康”却是至悲至惨的事！她可以用任何事情发誓，就是没有办法用尔康发誓。乾隆盯着她，看到她这种神色，心里就有数了，厉声吼：“快说！用尔康来发誓！如果你说了假话，尔康会受到报应！”不能这样！不能让尔康受到报应啊！紫薇脸上，已经一点血色都没有，张口结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尔康站在后面干着急，心里在喊着：紫薇，没关系！发誓呀，尽管发誓呀！

不会应誓的！但是，紫薇就是不敢发誓。

小燕子急忙仰头看窗外，心里飞快的祷告：“天上的神仙，我和紫薇，不管发了什么毒誓，都是为了含香和蒙丹，千万不能让我们应誓！阿弥陀佛！”小燕子和老天商量完了，就抢着回答：“皇阿玛！你不要为难紫薇了，你明知道紫薇看重尔康，比她自己还重要，你要她用尔康来发誓，那等于是夹她手指一样！会……‘屈打成招’的！还是我来跟你发誓吧！如果我们说了谎话，我会变成黄鼠狼，变成毛毛虫，变成猪八戒，变成石头泥巴烂木头……来生还会投生做一个狗头猫脸的怪物……”“住口！”乾隆大吼。

小燕子一吓，急忙住口。

紫薇知道，自己继续沉默下去，等于是默认了，只得痛楚的说：“皇阿玛！发誓有用吗？如果你怀疑我们，我们无论发什么毒管，都没有用，你还是会疑心的！”“问心无愧，怕什么发誓？”乾隆怒道：“我还是要你亲口再说一次，香妃去哪里了？”紫薇心一横，痛楚的、咬牙的说：“我发誓……她变成蝴蝶飞走了！”“那么，紫薇！那个萨满法师是谁？”乾隆再问。

紫薇大惊。尔康、永琪大震。

“萨满法师……”紫薇呐呐的重复着。

“小燕子，你的师傅是谁？”乾隆再一吼。

小燕子吓得整个人一跳，眼睛张得好大。

乾隆脸色一变，大声喊：“容嬷嬷！把东西拿来！”“是！”容嬷嬷就到里面房间，拿出了伏魔棒和面具，重重的往五人面前一放。眼光阴沉而得意的对五人一扫。

“带那个小丫头过来！”乾隆再喊。

容嬷嬷再去里间，带出一个戴着脚镣手拷，面目清秀的女孩。小燕子等五人一看，个个面容惨变，那个女孩不是别人，竟是宝丫头！

小燕子脱口大喊：“宝丫头！你怎么会在这里？”宝丫头一看到紫薇和

小燕子，就哭着奔上前来，害怕的喊着：“小燕子姐姐，紫薇姐姐……赶快救我，我不要待在监牢里，我好害怕，那里又冷又黑，只有我一个人……”容嬷嬷按着宝丫头的头，厉声说道：“跪下！不许说话！这儿是什么地方？哪里可以大呼小叫？”宝丫头跪了下去，铁链叮铃哐郎响着，她跪在那儿发抖，看来好生凄惨。

“你们几个，还要编故事吗？”乾隆喊着：“是不是要朕把这个小丫头推出去斩了？来人呀……来人呀……”小燕子的勇气全部瓦解，她崩溃了，扑上前去，一把抱住宝丫头，痛喊出声：“皇阿玛！请你饶了宝丫头，她是个小孤儿，没爹没娘，在大杂院里跟了我好多年……她在会宾楼帮帮忙，给厨师打打下手，她那么小，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把她捉来干什么？还不赶快拆掉这些铁链……”说着，就去拉扯着铁链：“拆掉！拆掉！她的手脚都磨破了呀……”紫薇看着饱受折磨的宝丫头，也崩溃了，眼泪一掉，磕下头去，喊着说：“皇阿玛！你把我处死吧！是我的主意，萨满法师，变蝴蝶……都是我的主意……我已经无路可走，香妃娘娘再不离开皇宫，就必死无疑了，我和娘娘一见如故，不忍心看着她死。我以为我在给皇阿玛积德，自己做主，放她一条生路！”尔康一听紫薇招了，重重一叹，脸如死灰，知道命也运也，逃不掉了。不能让紫薇独自承担这个罪名，大家必须面对，死是死，亡是亡。他上前跪下，沉痛的说了：“皇上！这一切的一切，是从‘你是风儿我是沙’开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不能让两个生死相许的有情人，饮恨紫禁城！所以，闯下了这个大祸！请皇上仔细思量，再来给我们几个定罪！”永琪见事已至此，也挺身而出：“皇阿玛！儿臣只好招了！我们不是背叛皇阿玛，不是欺骗皇阿玛，只是面对一份巨大的爱，深受震撼！看到香妃娘娘徘徊在生死边缘，心有不忍！皇阿玛，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请用您的仁慈，来看这件事！原谅我们吧！”乾隆听到他们几个全部招了，心痛至极，盯着大家，无法置信的说：“还说这不是背叛？不是欺骗？你们简直欺人太甚！你们集体背叛朕！”他对几个人，一个个看过去：“朕的儿子，女儿，媳妇，女婿……你们居然串通起来，做下这样瞒天过海的事情！朕的爱妃，你们竟然把她偷渡出宫！你们把朕置于何地？你们的眼睛里还有没有皇阿玛？”他越说越痛，哑声大喊：“来人呀！把他们全体拖出去斩了！我今天非杀了他们不可！”“喳！”侍卫们一拥而入，但是，面对阿哥和格格，大家迟迟不敢动手。

“等什么？拉下去！通通杀了！”乾隆大喊。

“喳！”侍卫只好过来拉五人。

尔康振臂一呼，把侍卫都震了开去，气势惊人的说：“不要你们动手！要杀要剐，我们认了！紫薇，小燕子，大家勇敢一点！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我们为情为义，为天理而死，有什么害怕？正义之下，头可断，血可流！”小燕子知道自己的脑袋真的保不住了，心里一怕，大叫起来：“什么‘死有红毛绿毛，大山小山’……我还不死呀！”太后见情势恶劣，往前一迈，喊道：“皇帝！还没有把案子审问清楚，不能问斩！先把他们关起来，等到整个案情水落石出，追查出生香妃的下落，再杀不迟！”乾隆被太后提醒了，就喊道：“通通拉下去，先把他们关到大内监牢里！”“喳！”侍卫又应着。

小燕子惊天动地的喊了起来：“皇阿玛！上次紫薇夹手指之后，你亲口说过，无论我们犯了什么天什么祸，都不会把我们再关监牢！你又不守信用了！你是皇帝，怎么可以老是不守信用！君无戏言啊！”“朕这次不会守信用了！”乾隆怒极的大吼：“你的脑袋，这次朕要定了！明天，第一个就砍了你

的脑袋！其他的人，再一个一个办！”紫薇挣扎回头，还想救小燕子一命，喊道：“皇阿玛！你不能要小燕子的脑袋，你答应过我，饶她不死！”乾隆盯着紫薇，恨极的、咬牙切齿的说：“我答应的时候，以为你是个赤胆忠心的姑娘，现在，你已经变成一个满口谎言，满肚子诡计，行为乖张，不择手段的女子，对这样的女子，朕还有什么信用可言？”紫薇听到乾隆这样的话，知道父女之情，已经恩断义绝，脸色苍白如死。

这时，令妃得到消息，气极败坏冲进内门，大喊道：“皇上！手下留情啊！”“谁都不许再为他们几个说情！他们已经犯下滔天大罪，罪不可赦！”令妃噗通一声，跪倒在乾隆面前，用手情急的攥着乾隆的衣摆：“皇上！虎毒不食子！永琪是你的亲生儿子，他的额娘愉妃去世得早，这孩子自幼没有母亲，成长的过程里，多少辛酸！但是，永琪却懂得发奋图强，勤勉好学，长成这么优秀的青年，皇上啊！你怎么不珍惜呢？你忍心囚禁他吗？忍心砍他的头吗？他有任何闪失，你怎么对得起愉妃在天之灵？”乾隆听到愉妃二字，想着那个为自己鞠躬尽瘁的女人，心里一痛，倒退了两步。

令妃就哀恳的抬头看他：“皇上！请用一颗宽大的心，原谅这些孩子吧！他们确实罪大恶极，但是，在他们心底，也有一片可贵的情义，才会闯下这样的大祸！如果他们都是一些麻木不仁的孩子，只会贪取荣华富贵，他们就懂得明哲保身，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皇后忍无可忍，一步上前，对令妃说道：“令妃！你又在这儿信口雌黄，混淆视听，妨害皇上的判断力！如果他们为香妃娘娘暗渡陈仓不算滔天大罪，把香妃娘娘偷出去，也不算滔天大罪，编故事欺骗皇上，也不算滔天大罪，那么，以后，弑父弑君，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就是！”乾隆点头，脸色铁青：“通通拉下去！通通拉下去！”侍卫就捉住五人，再加一个宝丫头，通通往外拉。宝丫头放声大哭：“小燕子姐姐！紫薇姐姐！金琐姐姐……救命啊……”“皇阿玛！”小燕子大喊大叫：“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就把宝丫头放掉，我们五条命还不够你杀吗？那个小孩子对你有什么用？”太后听了，威严的伸手喊道：“等一下！”侍卫停住。太后就看着永琪说：“皇帝！令妃有一句话是对的！虎毒不食子！永琪是我们皇家的血脉，放掉他！那个小丫头，年纪太小，不懂事，也放掉她！不要让人说，我们大清朝心狠手辣，杀儿子和孩子！”

其他的人，拉下去！关起来再作定夺！”永琪骄傲的一抬头，义愤填膺，慷慨赴义的说：“要死，大家…起死！我宁愿和他们一起坐牢！不用放我了！”乾隆大怒，指着永琪：“不放就不放！朕成全你，让你一起死！拉下去！”尔康急忙给了永琪一瞥，已经无法挽救。令妃也急忙给了永琪一瞥，扼腕叹息。

尔康还想救紫薇，就急促的说：“紫薇也是皇家血脉，请老佛爷作主，放了她！”太后高高的抬着头，冷冷的说：“紫薇这个‘血脉’，我可没办法承认！拉下去！”乾隆一挥手，侍卫们就拉着五个人下去了。小燕子一边被拉走，一边慷慨激昂的唱起歌来：“巍巍中华，天下为公，普天同庆，歌我乾隆！幼有所养，老有所终，鳏寡孤独，有我乾隆……”唱了一半，回头大喊：“皇阿玛！你真的是这样一个乾隆吗？”乾隆睁大了眼睛，震撼至极。

小燕子、紫薇、金琐三个人，简直是难姐难妹，就这样，又进了监牢。

这次，小燕子已经豁出去了，不怕了。站在监牢里，昂着头，拍了拍手，说：“来来来！都不要怕，也不要哭，我们进监牢，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每隔几个月，就要进一次！这个监牢，我都熟悉了！像是回老家一样！”就低头四面找寻，喊着：“老朋友！”

你们在哪里？我们几个又来了，你们也不出来欢迎欢迎？”“你在和谁说话？谁是‘老朋友’？”金琐莫名其妙的看着小燕子。

“蟑螂和老鼠呀！”金琐正要席地而坐，急忙跳了起来：“我好怕蟑螂和老鼠！不要这样说嘛！”“死都快死了，还怕什么蟑螂老鼠！”小燕子说。

“死了就算了，活着的时候，我就是怕呀！”金琐沮丧的说。

紫薇知道金琐对砍头是充满畏惧的，就用手楼住她，后悔的说：“金琐……早知道，应该把你送去会宾楼……”“算了！送去那儿，还是抓到这儿来，你看，连宝丫头都抓进来了！柳青柳红有没有坐牢，都还不知道！”金琐说。

“我猜，他们逃掉了！”紫薇深思的说。

“为什么？”小燕子问。

“因为他们连宝丫头都抓！一定因为抓不到别人！如果他们抓到了柳青柳红，今天皇阿玛就会让柳青柳红出来和我们对话了！”小燕子点头，眼里立刻闪出希望的光芒：“唔，说得有理！柳青柳红逃掉了……那么，说不定他们会来救我们！说不定他们会来劫狱！”紫薇勉强的笑了一下，拉着两人在墙边坐下。说：“小燕子！这次，大概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了！上次，我们在宗人府的监牢，五阿哥和尔康都没有入狱，才能顺利劫狱！这次，在大内监牢，五阿哥和尔康，也一起入狱，我们是没有机会了！”“那……我们死定了？”小燕子睁大眼睛。

“我们凶多吉少了！”紫薇握住小燕子的手，正视着两人，郑重的说：“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拿定主意！刚刚，老佛爷说了，要在我们身上，追查出含香的下落。我怕……我们在砍头之前，还会被逼供，就像我那天被夹手指一样！你们注意了，大家已经落到这个地步，无论怎么受苦，都要咬紧牙关，不能再把含香和蒙丹的逃亡路线供出来！”小燕子怔了怔，点了点头。金琐好害怕，硬着头皮，也点了点头。

紫薇就看着虚空，感动的说：“我好喜欢尔康说的那几句话！”“哪几句话？”小燕子问。

“就是‘死有红毛绿毛，大山小山’那几句话！”紫薇微笑起来。

小燕子呆了呆，抬眼也看着虚空，出神的说：“我是小燕子，大概死了不会变成红毛，也不会变成绿毛，我是黑毛！有红毛绿毛的是‘小骗子’……”说着，就猛然跳起身子，哇的大叫起来：“哇！糟了！不好！不好！”紫薇和金琐被她吓得跳了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小燕子嚷着：“我们都死了，谁照顾‘小骗子’呢？”金琐一屁股坐回地上，说：“我还没被砍头，先被你吓死！”小燕子看着金琐，一个激动，就把她紧紧一抱。说：“我和紫薇，认了这个皇阿玛，才‘横也是死，竖也是死’！金琐，你好倒楣啊！下次，我如果还能逃过一死，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找个婆家，把你嫁掉！再也不让你跟着我们受苦了！”“我也认了！”金琐含泪而笑，说：“跟着你们进监牢，挨打，等砍头……我也习惯了！万一有一天，平平静静过日子，不知道我会不会觉得不过瘾！”金琐说着，就脱下自己的背心，去给紫薇披着。

“小姐，你身体单薄，我身体好！不要跟我争了，把我的背心披上！我能够照顾你，也不知道还剩几天？活着的时候，总要好好的活着！”紫薇好感动，把背心披上。点头说：“是！不管还能活几天，我们都要‘努力’的活着！”三个姑娘在女监里叹气，尔康和永琪也在男监里叹气。

“你怎么那样笨啊？”尔康对永琪跌脚说：“老佛爷说了饶你一死，你还硬要闯进这个鬼门关！你想想，有你在外面，我们还有一点机会！你可以找晴儿帮帮忙，到太后面前去说情，跟皇上恳切的谈一谈，打听一下柳青柳红和箫剑的下落……现在，你跟着关进来，有什么好处？”永琪后悔不迭，说：“我也觉得我笨极了！当时那个状况，你们全体要砍头，我怎么能够苟且偷生呢？”他满监牢转，这还是第一次，这个养尊处优的阿哥，进了这种地方。他四面看看，叹口长气：“唉！以前，要杀就杀六个，会逼得皇阿玛妥协。看样子，这次我们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怎么办呢？”尔康抓住他的胳膊，用力的摇了摇：“听我说！你还有机会！你毕竟是皇上的儿子，皇上不会要你这颗脑袋！就算他真要，老佛爷也不会允许！所以，假若你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握机会！出去了才能救我们！”“怎么救呢？我觉得，这次皇阿玛是真的恨死我们了！尤其对小燕子，他是气大了……他如果砍了小燕子的头，我反正是活不成的！不如大家一起死！”“我最怕的，还不是砍头。真要能够干干脆脆，一刀头落地，死也罢了！就怕活罪难逃！”他满牢房走来走去，想起紫薇被夹手指的惨状，心有余悸：“五阿哥，我要想办法把你弄出去，你出去以后，尽你的能力，对皇上动之以情！最起码，让他不要折腾几个姑娘家，她们三个，任何一个都经不起夹棍和拷打！唉！我甚至没有机会，教她们一招，万一被逼供的时候，可以捏造一条路线图！我真笨！”“或者，她们也会应变吧！”永琪没把握的说。

尔康摇摇头，小燕子会吗？恐怕没那个知识。紫薇呢？恐怕没那个心眼。金琐呢？更不擅长撒谎编故事了。

两个男儿对看，真是满腔担心，千般无奈。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出去！”尔康坚定的说：“出去一个是一个！”

36

尔康入狱，学士府整个都震动了。

“尔康怎么会闯下这样的大祸？”福晋激动万状的拉着福伦，喊道：“我们赶快进宫去，你去求皇上，我去求令妃！再晚就来不及了！你好歹是几代的忠臣，尔康十七岁就跟在皇上身边，这么多年的君臣感情，还抵不过一个香妃吗？”“我们走！”福伦脸色惨白，眼中含泪：“我们马上进宫，可是，你心里要有一个准备，听说，令妃娘娘为了他们几个，今天已经跟皇上跪下了，苦苦哀求都没有用！连五阿哥，是皇上的亲生儿子呀，一样关进牢里去了！这次，他们的祸闯得太大了！尔康那么聪明的孩子，怎么这样糊涂啊！”“自从那个还珠格格进宫，那个紫薇格格进府，我们就没有太平日子了！尔泰远放到西藏，我已经等于丢了一个儿子，再失去尔康，失去紫薇……我的日子怎么过啊？”福晋泪眼看福伦：“你得跟皇上说，失去香妃，还有别的贵妃，失去尔康，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了！”“说这种傻话，还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皇上已经派了傅恒、鄂敏、葛凤几个，带了好几百人，出阜成门，朝阳门，安定门，永定门，兵分四路去追捕香妃……可是，皇上没有派我去！”“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皇上不再信任我，他把我和尔康，视为一体，甚至，会认为我是知情不报！我现在进宫去求情，到底有没有用，我真的没

把握！但是……”他痛楚的摇摇头，拉着福晋的手：“走吧！我们进宫去！”福伦和福晋，连夜进宫，在延禧宫令妃那儿，见到了依旧盛怒的乾隆。

福伦和福晋，一见到乾隆，就双双跪倒了。

“皇上！臣知道尔康这次犯下了滔天大祸，罪不可赦！但是，请看在老臣一生忠心耿耿的份上，饶了尔康一命！”福伦情急的说。

福晋泪流满面，磕着头，真情流露的说：“皇上！请体念天下父母心啊！这次闯祸的几个人，也有皇上的亲生儿女，尽管痛在心头，恨在心头……他们仍然是自己的骨肉啊！他们受到任何伤害，最痛的还是父母呀！皇上的心，想必跟我们一样，请您网开一面，饶了他们吧！”“你们还敢求情？”乾隆怒气冲冲的喊：“尔康是朕的御前侍卫，掌管的就是朕和皇宫的安全！他却知法犯法，做出这么荒唐的大事！带坏了永琪和两个格格！朕杀他一百次，也难消心头之恨！你们当父母的，有没有好好的管教儿子？怎么允许他这样胆大妄为？现在，你们还有脸来求情？”福伦看到乾隆这样震怒，不禁颤抖，激动得无以复加：“臣罪该万死！不曾把儿子管教好，但是，老臣只有两个儿子，实在受不了丧子之痛！”

如果皇上一定要处死尔康，不知道可不可以让臣用自己这颗脑袋，换取尔康一命？”“朕看在你们福家三代的忠贞上，也看在令妃和你们的亲属关系上，才没有把你一起治罪！你再说一句，朕连你一起下狱！依朕看，你和香妃的脱逃，也脱不了关系！”“皇上请明察！”福伦老泪纵横了：“臣实在一点也不知道，如果知道，怎会让尔康闯下这种砍头的大祸呢？”令妃忍不住，也含泪跪下了：“皇上！尔康一向是皇上最喜爱的臣子，这次的罪，虽然重大，不知道可不可以让他戴罪立功呢？”“皇上！”福晋磕头说：“请给臣妾一点时间，放尔康回家，让臣妾和尔康好好的谈一谈，或者，可以追查香妃娘娘的逃亡路线！”“是是是！”福伦拼命点头：“让老臣带领尔康，追回香妃，弥补过错！如果追不回香妃，皇上再杀尔康，也不迟！”乾隆冷冷的看着福伦：“你不用多说了，尔康的个性，朕了解！今天，就是用刀搁在他脖子上，他也不会说出香妃的去向的！你不用设法营救他了！犯下这样的大案，他和那两个格格，都必死无疑！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今天，看在你们父子一场，允许你们探监！想要朕放他出来，门都没有！”福伦福晋神色惨变。令妃就拉住乾隆的衣服，痛楚的喊道：“皇上啊！尔康是你的女婿啊！”乾隆一拂袖子，暴怒的喊：“不要再说了！这样的女儿女婿，不如没有！”令妃不敢再求，看着福伦福晋说道：“你们只好去监牢里，劝劝尔康，把香妃娘娘的下落说出来，如果追回了香妃，让他将功折罪吧！”正说着，侍卫紧张张张的进房一跪，急促的说：“启禀皇上，五阿哥在监牢里晕倒了，脸色苍白，口吐白沫！”乾隆吓了一跳，毕竟父子连心，内心一阵刺痛。令妃早已心惊胆战的喊道：“五阿哥一向娇贵，那里受过牢狱之苦！怎么办？怎么办？”在监牢里，永琪正倒在地上，捧着肚子，大声的呻吟。

“哎哟……哎哟……痛死我了！哎哟……”尔康在他身旁，凄厉的大喊着：“你们有没有禀告皇上？五阿哥病势沉重，如果再不宣太医，大概就活不成了！这可不是普通人犯，是皇上的亲生儿子，有丝毫差错，你们一个个全部活不了！”几个狱卒，围在旁边看，紧张得不得了。

“已经禀告皇上了，五阿哥……你千万撑着点儿……”正说着，狱官带着福伦、福晋、侍卫、狱卒、太医浩浩荡荡而来。

尔康一眼看到父母，又是惊喜、又是惭愧，悲喜交集。一时之间，顾

不得永琪了，急忙迎上前去：“阿玛！额娘！你们怎么来了？”狱官打开栅门，福伦和福晋就冲了进去。尔康双膝落地，磕下头去：“儿子向你们请罪！连累阿玛额娘伤心，我实在太不孝了！”福晋一把抱住尔康的头，泪如雨下。

“尔康！你要杀掉父母吗？你闯下这样的大祸，要让我们两老如何活下去呀？”“对不起！”尔康惭愧至极，痛楚的说：“额娘，阿玛，大祸已经造成，后悔也晚了！”

你们赶快派人飞骑到西藏去，把尔泰叫回来……他是西藏驸马，皇上会对他另眼相看的！有他在，你们就不会被我和紫薇连累了！”永琪在地上呻吟打滚：“哎哟！哎哟……”福伦急呼：“五阿哥！你怎样了？”太医和狱官已经在检查水琪。尔康急忙过来帮忙，趁机捏了太医一把。太医一楞，心领神会。这位太医已经诊治过紫薇小燕子好多次，深知乾隆对这几个年轻人爱护备至，到底为何把他们下狱，他可弄不清楚。永琪是五阿哥，无论如何不会有杀身之祸，跟着演这场戏，绝对没错！他就急忙诊治，煞有介事的问：“这样子有多久了？”“两个时辰了！”尔康说。

“两个时辰？”太医惊喊：“决拿担架来，抬出去，这个监牢寒气重，五阿哥吃不消！”“喳！”狱卒还有些犹豫，福伦急急说道：“我刚刚从皇上那儿来，皇上听说五阿哥病了，急得不得了！大家好好的把五阿哥抬到景阳宫去，令妃娘娘在那儿等着他！太医，你照顾着！”“是！”太医恭敬的回答。

狱卒这才急急的去抬担架了。

永琪和尔康，暗暗的握了一下手，交换着彼此的情谊和一切。尔康就低头对永琪说道：“五阿哥！出去之后，好好保重！万一没有机会再见，帮我照顾额娘和阿玛！尔康千谢万谢了！”尔康说着，就跪在永琪面前，对他郑重的磕了一个头。

福晋一听尔康这个话，就激动得热泪直流，喊道：“尔康，求你不要这样说……不会有这种万一，不会不会的！”永琪凝视尔康，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哎哟……尔康，你我情如兄弟，放心……大家生死与共……哎哟……”狱卒抬来担架，手忙脚乱的把永琪放上担架。

“慢慢走，慢慢走！”太医说。

众人就抬着永琪匆匆出去了。

狱官已经得到令妃的关照，看着尔康、福伦和福晋，说：“福大人和公子，大概要好好的谈一谈，我到外面去等！一盏茶以后，来接二位！”狱官和狱卒出门去，把牢门仍然牢牢锁上。

福晋一看没人，就握紧了尔康的手，急促的说道：“尔康，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你说出香妃的下落，让你阿玛把她找回来！那么，大家说不定都可以没事！你看父母都已经不再年轻的份上，不要保密了！”尔康握住父母的手，诚挚的说道：“阿玛，额娘，请不要勉强我做无情无义的事！如果我会出卖朋友，苟且偷生，我就不会闯下今天的大祸了！”“我知道，你从小就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福伦对尔康摇头，难过已极的说：“但是，今天，赔上去的，是四条人命，你不在乎自己的命，也不在乎紫薇和小燕子的命吗？我刚刚见了皇上，他语气强硬，除了五阿哥，你们几个生机渺茫呀！”尔康正色的回答：“事已至此，我也无可奈何了！如果我用香妃来换取我们的生存，紫薇会轻视我的！她宁可死，也不愿意我这样做。小燕子也是！难道我一个男子汉，还不如她们几个弱女子吗？”福伦见尔康心意已定，势难挽回，就把尔康的手紧紧的一拉，低声说道：“如果你还有机会走出这个监牢，你

就远走高飞吧！不要顾念父母，不要犹疑不决，知道吗？”尔康不禁一凛。这才体会，父母之爱，真是深深深深呀！

男监里的状况，女监里一点也不知道。

三个姑娘蜷缩在一起，彼此给彼此温暖。小燕子闲极无聊，竟然作起诗来。

“昨天笑嘻嘻，今天哭兮兮，管他哭与笑，总归命归西！”紫薇笑了，给小燕子喝采：“好诗！好诗！有点天才！”小燕子被紫薇一夸，就得意起来：“作诗有什么难？我一口气可以作好多首！”就摇头晃脑的念：“自从来到漱芳斋，宫门牢门分不开，尽管千岁千千岁，脑袋迟早掉下来！”“好诗！好诗！”紫薇又说：“视死如归！”“什么‘死乌龟’？还‘臭王八’呢！”小燕子马上泄气了。“你骂我呀？”“我怎么会骂你？”紫薇失笑的说：“作诗还作得满像样，碰到成语你就原形毕露了！”“成语？我决定要学成语了！”“现在‘决定’了！只怕出去之后就忘了！”金琐笑了笑。

“如果这次还能出去，我一定学！”小燕子举手作发誓状：“君子一言，八马难追！再加九个香炉！”紫薇用手抱着膝，叹了口气，说：“我最喜欢两句成语，是‘勇者不惧’和‘无欲则刚’！前面一句说，勇敢的人，什么都不怕！后面一句说，什么都不要的人，就是最刚强的人！希望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能做到‘勇者不惧’，‘无欲则刚’！”小燕子想了想，缩缩脖子说：“可是，我没有这么伟大，我怕死，怕痛，怕饿，怕冷，怕没朋友，怕蛇，怕毛毛虫……怕一大堆的东西！我也什么都要，要活着，要快乐，要自由，要享受，要你们……还要永琪！”狱卒的脚步声，整齐划一的“笃笃”响起，打破了寂静。金琐惊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紫薇一颤，警告两人：“三更半夜，一定不是好事，大家注意了！咬紧秘密！”狱卒“钦铃匡郎”打开门锁。

小燕子就大声喊：“你们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半夜三更，如果是要找什么‘大人’来审问我们，就不必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紫薇格格，走！”狱卒简单的说。

“只有我一个人吗？”紫薇惊问。

“是！”小燕子和金琐大惊，上次夹棍的事，记忆犹新，就一边一个，死命拉住紫薇。

“不行不行！这次我一定不让你一个人去！要带，就把我也带去！”金琐喊。

“每次都选紫薇，明知道她的身子最弱，就是欺负她！不去不去！死也不去！”小燕子也跟着喊。

“哪里由得你们？让开！”狱卒把二人重重的一推。

金琐被推倒在地。小燕子跳了起来，一拳打去。喊着：“反正是死，我跟你们拼了！我是‘勇者拼命’，‘拼死则刚’！”她一面喊着，一面飞跃起来，拳打脚踢，势如拼命。

“来人呀！来人呀……”狱卒大叫。

侍卫一拥而入。

小燕子豁出去了，夺门而逃，侍卫飞扑而上，大打出手。小燕子手脚并用，外带嘴咬，什么不入流的打法都使出来了，但是，她哪里是众侍卫的对手，没有多久，就被打得趴下了。

紫薇就被狱卒拖走了。金琐大喊：“小姐！小姐……小姐啊！”小燕子

也直着脖子，惨烈的喊着：“紫薇！如果你再被夹手指，记住好女不吃眼前亏呀……他们要路线图，就给他们一个……给他们三个四个都可以……”紫薇就在一片喊声中，被狱卒拉走了。

紫薇并没有被带到什么可怕的地方去，她被带进了御书房。

房内一灯如豆，乾隆背着手，在房间里郁闷的走来走去。

“万岁爷！紫薇格格带到！”紫薇见到乾隆，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

“皇阿玛！”乾隆对待卫挥手说：“通通下去！”“喳！”侍卫全部退出，房里只剩下乾隆和紫薇。

乾隆就站住了，死死的盯着她。

“紫薇，今晚，这房里只有朕和你，朕想和你好好的谈一谈！”“是！”紫薇忐忑的应着。

“不用跪了！起来！”“谢皇阿玛！”紫薇起身，悄眼看乾隆，心里充满了歉疚和不安。

“朕对于香妃的整个故事，仍然糊里糊涂，朕希望你坦白的告诉朕，到底前因后果，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这个故事里，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你从头说起，不许再有半个字的谎言！”紫薇点了点头。

“好！我把整个故事，都告诉皇阿玛。”她吸了一口气，开始述说：“尔康和五阿哥，护送娘娘出城那天，曾经和一个回族武士打斗，同时，听到了那个‘你是风儿我是沙’的故事。他们回到宫里，把故事告诉了我和小燕子，我们大家，就全体被这个故事感动了，震撼了，几乎是着魔了……”紫薇就这么开始，述说了这整个漫长的故事，如何在会宾楼，和蒙丹不打不相识。如何听到蒙丹和含香七次私奔的情形，深受感动。如何决定帮助两人传递消息，如何借萨满法师作法，把蒙丹蒙混进宫。如何看到含香死而复生，大家决定铤而走险……她全部都说了。只是，她隐藏了“蒙丹”的名字。只用“回人”代替。至于蒙丹和含香的去向，当然只字不提。

终于，她把整个故事说完了。

“这就是整个的故事！香妃就这样逃走了！”乾隆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她，一脑的震惊，郁怒，和不可思议。

“你们居然两次假借萨满巫师的名义，把那个回人偷运进宫，和香妃私会？这么大胆？”紫薇俯头不语。

“那个回人，还和朕见过面！”乾隆眼前闪过蒙丹锐利的眼神，闪过那个驱鬼的画面，闪过小燕子喷水的情形。他气得握紧了拳头，瞪着紫薇，抖着声音说：“紫薇，你们把朕的尊严放在哪里？这样当着朕的面，一次两次的戏弄朕？你们怎么做得出来？”“皇阿玛！”紫薇含泪看他，真挚的说：“当香妃娘娘挣扎在生与死之间，当一份强烈而无助的感情震撼着我们的灵魂的时候，我们就把什么都忘了！好像天地万物都很渺小，这个皇宫也很渺小！我承认，我们顾不得皇阿玛的尊严，正像我们顾不得自己的生死一样！”乾隆狠狠的看着她。咬牙说道：“皇宫很渺小，皇阿玛也很渺小！伟大的是那个回人和香妃！你只看到那个回人的感情，没有看到朕对香妃的感情吗？”

“我看到了。”紫薇深刻的说：“可是，皇阿玛，感情这事儿，好像应该有个先来后到，要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会弄得天下大乱。我们应该有一种‘感情道德观’！中国不是自古就有‘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这句话吗？那个回人，和香妃娘娘从八岁就相知相许了，那份感情，更胜于一个丈夫啊！”

“你胆敢和朕谈‘感情道德观’！”乾隆一拍桌子，怒极的说：“你明知道朕

对香妃的感情，你完全不顾！利用朕对你们的宠爱，玩弄花样，把宫外的男子，带进宫来和朕的妃子私会，再把妃子掩护出宫，帮她私奔！做出这么多荒谬绝伦的事情来，你还胆敢说什么‘道德观’！你的‘道德观’在哪里？啊？”紫薇低下头去，答不出话来。乾隆又一声怒吼：“那么，那晚，你们在令妃娘娘那儿，说了几百个稀奇古怪的理由，千方百计把朕灌醉，就是为了掩护香妃出宫？”紫薇轻轻的点了点头。

乾隆思前想后，脸色铁青，瞪着她，重重的点着头：“好一个孝顺的女儿！好一个明珠格格！好一个还珠格格……朕真是认对了女儿！”紫薇咬了咬嘴唇，眼泪落下。她痛楚的说：“对不起，皇阿玛……真的对不起！其实，我一直充满了罪恶感……直到老佛爷赐死含香，带给我的震撼太大了，这才不得不把计划实行！”乾隆再一吼：“现在，朕只要你再回答一句话，你们把香妃送到哪里去了？”紫薇低头不语。

“说！”“我不能说！就算我说了，那也是骗你的，我不要再骗你，我就是不能说！”她哀恳的看着乾隆：“皇阿玛，你不能原谅他们吗？不能用一颗宽大的心，去接受这件事情吗？如果你肯把自己置身事外去看，这件事其实是很美很美的！”“置身事外？朕如何置身事外？你们拐走的，是朕的妃子呀！你还敢说这件事很美很美？什么地方很美？我真恨不得把你掐死！”紫薇看到乾隆如此恨她，恨到咬牙切齿，就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了。

乾隆愤愤的在室内踱步，喘着大气。然后，一下子停在紫薇面前，紧紧的，死死的，恨恨的看着她。

“香妃去了哪里？你要不要回答朕？”紫薇轻轻的摇头。

乾隆扬起手来，用手背对着她的脸抽了过去。力道之大，使她跌倒在地。乾隆就瞪着她说道：“今天，朕如果不是想到雨荷为朕苦守了十八年，朕一定马上就毙了你！你不配做朕的女儿！朕没有像你这样的女儿！”就大喊：“来人呀！带下去关起来！”紫薇被关回了监牢。

小燕子和金琐急忙扑了过去。

“紫薇！紫薇……你怎样？有没有被夹手指？啊？”小燕子急问。

金琐拉起她的手，就拼命检查手指。

“还好手指没事……你被带到哪里去了？他们打你了吗？用刑了吗？哪里痛？哪里痛？告诉金琐啊！”紫薇抬起充满伤痛的眼光，看着两人，悲切的说：“我没有被用刑，你们放心……可是，我的心好痛……皇阿玛，他那样恨我，我好不容易认到的爹，又失去了！”小燕子把紫薇一抱，含泪说：“他这样不谅解我们，我们所有做的事，他都不能站在我们这边去想，他和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这样的爹，失去就算了！不要为他心痛了，他恨我们，我也恨他！大家彼此彼此！”紫薇伸手，紧紧的拥住两人，咽了口气，说：“我们这次是死定了！皇阿玛……他不会再原谅我们了！让我们勇敢的面对死亡吧！”“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能够救我们？不知道尔康和永琪怎样了？他们两个好聪明，说不定已经逃出去了！”小燕子祈求的看着牢房外面，喃喃的说。

是的，永琪已经逃出了牢房。

他被救到景阳宫，装病装了整个一下午。乾隆没有理他，太后没有管他，别人也过问。到了晚上，才见令妃匆匆忙忙的赶来，摒退了左右，她急促的说：“永琪，你听我说，福伦和福晋在学士府等你，你马上出宫去见他们，大家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办法？不要走神武门，走西华门，

那儿的侍卫，我已经关照好了！你就连夜出宫去吧！”“不行！”永琪脸色一正：“我装病出来，是为了救大家，我要马上去见皇阿玛！现在，所有的事，都在皇阿玛一念之间！他原谅了大家，就大家没事，他不原谅大家，我就是连夜出宫，也没有用！”说着，就往外走：“皇阿玛现在在哪里？延禧宫吗？”令妃急忙拉住他，着急的说：“皇上怎么可能原谅大家呢？你们伤透了他的心，让他尊严扫地！失去香妃的痛，失去儿女的痛，已经让他没有理智了！这个时候的皇上，是个受伤的老虎，危险得不得了！”“他没有失去我们，只要他能够原谅我们，我们依然是他的儿女，会用以后的生命，来为这件事赎罪！我去解释给他听，我去忏悔，我去告诉他整个的前因后果，只要他听了全部的故事，他就会‘感动’，会明白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个个有‘正义感’，他不但不该杀我们，还应该以我们为荣！”“你不要天真了！皇上已经把紫薇叫去，仔细问过了！该说的话，大概紫薇都说了！皇上不但没有‘感动’，还越听越气，告诉我说，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了紫薇和小燕子！他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她们两个，立刻杀了！”永琪大震，瞪着令妃。

“这么说，我更不能一个人出去了！我得留在宫里，和他们共存亡！”“共什么存亡？”令妃大急：“现在，逃一个是一个！等到皇上气消了，你再回来！”就压低声音，对永琪语重心长的说：“宫里有我，还有晴儿！你快走，去找福伦，安排一切。我留在宫里，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就和晴儿联手，救出他们几个来！可是，宫外，一定要有人接应，你懂了吗？”永琪睁大眼睛，看着令妃，明白了。

“我懂了！令妃娘娘，你这么好心，老天一定会报答你！可是，你自己会不会有问题？”“放心！我好歹有个小阿哥，帮我撑腰，我不怕！皇上再怎么生气，不可能把整条船打沉的！你收拾一点东西，快走！相信我！尔康、小燕子、紫薇……都像我亲生的儿女一样，我不会让他们送命的！”永琪想想，就毅然的一摔头：“好！我出去等消息！安排一切！不过，我先要给皇阿玛留一封信，免得你被牵连！”永琪给乾隆留了一封信，就在令妃的掩护下，匆匆出宫了。

他马不停蹄，直奔学士府。到了学士府，福伦已经在等着他。把他带进了书房，他就惊见柳青和柳红，赫然在座。

“柳青，柳红，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柳青奔过来，激动的摇了摇永琪的胳膊，说：“我们今晚来找尔康，福大人把我们留住，了解了我们和你们的交情，才告诉我们，你们大家出了事！”福晋急忙上前，说：“大家长话短说，我们这个学士府，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怕皇上会认为这儿是追查香妃的一条线索，派人盯上咱们！”“目前还不会，因为尔康在牢里！”福伦说，看着永琪：“现在，五阿哥不能待在我这儿，皇上一发现五阿哥跑了，第一个就会查到我们这儿来！所以，你们马上去帽儿胡同，那儿有我的亲信老柯！”他交了一张纸条给永琪：“这是地址，到了那儿，自然有人会招呼你们！”“福大人的意思，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柳红有些困惑。

福伦紧紧的看着大家，压低声音：“令妃娘娘已经答应我们，在适当时机，把他们四个全部救出来！等到他们救出来了，我会把他们送到帽儿胡同。那儿，已经准备好了马匹，马车，干粮，盘缠，衣服和行李。我知道，柳青柳红都有一身功夫，你们大家上了马车，就彼此保护，也彼此作伴，亡命天涯吧！”永琪震动极了，看着福伦和福晋。

“福大人！福晋！你们舍得尔康吗？”“不舍得又怎样？”福晋眼泪一掉：

“总不能眼看他死！他和紫薇，这一场恋爱感天动地，我们做父母的，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如果他们还能逃出这次的劫难，我认了！让他们远走高飞吧！五阿哥，你和小燕子也是！那个小燕子不属于皇宫，在宫里，迟早要出事，你们走吧！天涯海角，总有生存的地方！”永琪怔怔的看着福伦和福晋。柳红问：“我们都跑了，你们会不会出事呢？”“我已经派人去西藏，叫回尔泰和塞娅！我想，我有世袭的爵位，是三代的忠臣，皇上再狠心，也不忍心动我！何况，在朝廷里，我还有我的背景！再加上尔泰是西藏驸马……不要紧，你们大家放心，也让尔康放心的走吧！他留在宫里，我才胆战心惊呢！”福伦说。

“福大人，福晋！”柳青就义薄云天的一抱拳，说：“我柳青向你们两位保证，会拼命保护五阿哥和尔康，让他们健康平安！”“好在，这一走，也不是永远走了，过个一年半载，如果香妃的事件平息了，皇上淡忘了，还是可以回来！”柳红安慰着福晋。

“我们还有一线希望，”永琪说：“说不定皇阿玛会突然想通了，饶了我们！”“就是！就是！”福晋说，想想，又忧心忡忡了：“如果皇上一直想不通，大家就危险了！不知道令妃娘娘是不是能够把他们救出来？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福伦看着福晋，怀抱着希望，说：“我们只好尽人事听天命！你别忘了，在宫里，我们还有一个希望，就是晴儿！”福晋眼睛一亮：“是啊！还有晴儿！”

37

晴儿确实使出了她的全力，在太后面前，给小燕子等人求情。

“老佛爷，请您开恩，跟皇上美言几句，放了他们大家吧！”“你说得多么简单？哪有这样的好事？他们犯下欺君、叛国、包庇、偷渡……种种大罪，每一条都是好几个死罪，怎么可能再有生路？晴儿！你也醒一醒，既然那个尔康和你也没有夫妻缘份，你就不要再去看他了！”“夫妻缘份虽然没有，知心朋友还是可遇而不可求。老佛爷……他们犯下的案子，不是正好解除了老佛爷的心腹大患吗？把香妃送走，老佛爷也松了一口气……以后，香妃就再也不会回来迷惑皇上了！何必再去追寻她的下落呢？将错就错，不是很好吗？万一追回来了，皇上又不可自拔，难道老佛爷还要再赐死香妃一次？”太后一愣，深思起来：“晴儿说得有理！”“所以，他们几个，是歪打正着，为老佛爷除害了！”晴儿赶紧再说：“老佛爷，你可不可以看在他们也有‘功劳’的份上，放了他们呢？”太后深深的看着晴儿，似乎要看到她内心深处去。

“晴儿，你对尔康，还是很喜欢的，是不是？”晴儿眼中含泪，默然不语。

太后就有活动的意思了。

“或者，可以让尔康免于死罪吧！”晴儿猛然打了一个寒战，急促的喊：“就让他们一起免于死罪吧！如果他们都死了，尔康一个人活着，对他而言，是生不如死啊！”太后怔了怔，还来不及说话，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皇后娘娘到！”随著通报，皇后带着容嬷嬷急步而入，匆匆请安：“老佛爷吉祥！”

“这么急冲冲的，有什么事吗？”太后问。

“老佛爷派到济南去的高庸，回来了！”皇后声音清脆的回答。

太后一震：“找到什么线索了吗？”“回老佛爷！”容嬷嬷走到太后身边，神秘的说：“高庸带来了三个人！一个是当年亲手接生紫薇的李婆婆，还有一对老夫妻，是紫薇的舅公和舅婆！”“人呢？”太后神态一正，眼神专注。

“就在外面等！不知道老佛爷要不要马上传来问话？”皇后问。

“还等什么？马上传进来！”“是！奴婢这就去带进来！”容嬷嬷立刻走了出去。

晴儿退在一边，惊奇的看着听着。紫薇的舅公舅婆？难道找到了什么破绽不成？她睁大眼睛，惊惧不已。

容嬷嬷带了高庸、李婆婆、舅公舅婆等人进来。高庸甩袖一跪：“奴才高庸叩见老佛爷，老佛爷千岁千岁千千岁！这次奴才去济南，寻访了好多人家，总算没有白跑，已经把紫薇格格仅存的亲人，和接生的李婆婆都带来了！请老佛爷亲自查问吧！”太后眼光锐利的看向后面三人。只见那三人，都是一身灰布衣服、满脸风霜，很老实的普通老百姓。这时，早就匍伏于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世面，都吓得簌簌发抖。

“谁是李婆婆？”太后威严的问。

“我是！”李婆婆急忙抬头。

“紫薇是你亲手接生的？事隔十九年，你怎么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一个紫薇？”“如果是当年住在大明湖边‘趵突泉路江家巷五十二号’的夏家，那就没错了！”李婆婆战战兢兢的说。

太后立刻敏捷的接口：“趵突泉路江家巷五十二号的夏家，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接生那天，我实在不愿意去！”李婆婆惶恐的说道：“又是下大雪，又是深更半夜，又不是老主顾……我左推右推不想去，可是，来人一出手就是两个银锭子，实在太多了！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接生费，这才冒着风雪去了！”太后顿时大震，提高声音，尖锐的问：“风雪？那紫薇是八月二日生，怎么会有风雪？”“我没说是八月二日呀，”李婆婆愕然说道：“如果我没记错，那晚刚好是腊八！因为夏家派人来的时候，我们正在喝腊八粥！”就一指那个舅公：“夏家派来的人，就是这位！”太后惊得一个颠簸，心想，原来紫薇是冬天出生的，这么说，她根本不是皇帝的骨肉！

早知这个紫薇身世可疑，看来，根本是个骗局！她整理了一下零乱的思绪，盯着那一对老夫妻，再严肃的问道：“你们确实是紫薇的舅公舅婆吗？”“是是是！”两老拼命点头。

“紫薇的母亲是夏雨荷吗？”“是！夏雨荷是我的外甥女。当年住在趵突泉路，大家还很亲近，相信紫薇还认得我！”

后来，雨荷搬到千佛山下面去了，大家就疏远了！”舅公说。

“那么，你们可曾知道，紫薇的生父是谁？”舅公惭愧的低下头去：“实在不清楚，雨荷的事情，一直好神秘，没有成亲就有了孩子，生活不是很检点……大家对他们都有看法……雨荷生产那天，夏家一团乱，还是雨荷的娘，求着我去请产婆的！”“你确定那是十二月八日？”舅公斩钉断铁的一点头：“对！癸亥年腊月八日！”太后又惊得一跳：“癸亥年？难道不是壬戌年？”“不是！肯定是癸亥年……”舅公就转头看老妻，不太有把握的问道：“她不是和我们家秋儿同年生的吗？”“是！”舅婆点头说：“秋儿是我们的孙子，

生在秋天，她生在冬天，雨荷那时跟我很接近，还开玩笑的说过，要亲上加亲呢！”太后整个震住了。

晴儿也吓呆了。

同一时间，乾隆正为了永琪溜走的消息，气得发昏了。

“留书出走？什么叫做留书出走？他不是生病了吗？”小顺子跪在地上，双手高捧着一封信：“这是五阿哥留下的信，他从监牢里抬出来的时候，确实病得很厉害，肚子痛得不得了，后来，吃了药，好多了。他说到御花园走走，就一去不回了！”“岂有此理！早知道，让他死在牢里，不要放他！”乾隆就一把抢过那封信，拆开来看。小顺子磕了一个头，赶紧起身退出去。

令妃小心翼翼的站在一边，察看着乾隆的神色。

乾隆只见信上写着：“皇阿玛，请原谅儿子的不孝，在您如此暴怒的时刻，就算我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几个，对皇阿玛的尊重和敬爱，始终如一，天地可表！香妃事件，我们虽然大错特错，但是波涛汹涌的表面，在底层，总有一个撼动的根源！如果皇阿玛有一天找到了那个根源，说不定能够原谅我们的一切！皇阿玛，我再次为我们五个求情，如果皇阿玛饶恕了我们，您将得回四个儿女，我会回来向您负荆请罪！否则，永琪不能独活，就在这儿和您永别了！”乾隆把信纸一抛，气得暴跳如雷：“永别了！好！让他消失在外面，永远不要回来！我没有这样不孝的儿子！”令妃捡起信看了看，婉转的说道：“皇上！臣妾觉得，五阿哥这封信，纸短情长，让人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可奈何！只要皇上原谅了紫薇他们，他就会回来的！否则，他选择和尔康他们大家‘同生共死’！皇上，您真的要三思啊！已经失去香妃了，何必再失去这么多儿女呢？悲剧喜剧，就在皇上一念之间啊！”“令妃！你不要再帮他们说话了！悲剧喜剧，不在朕的一念之间，在他们的一念之间！”

当他们选择了帮助香妃逃亡，他们已经选择了悲剧！在这件事情里，最让朕痛心的，还不止是他们帮助香妃逃亡，还有他们对联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朕一问再问，他们咬定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他越说越气，大吼：“哪有这样的儿女，把朕当成一个白痴来玩弄？”乾隆如此盛怒，令妃不敢说话，偏偏这时，太后的人到了，甩袖跪倒：“皇上，老佛爷有请！说是有急事，请万岁爷去一趟慈宁宫！”片刻以后，紫薇、小燕子、金琐，全部被带到了慈宁宫。

小燕子是乐观的，看到有人来带她们，就惊喜起来。

“一定是皇阿玛想明白了，要放我们了！”紫薇没有那么乐观，但是，也带着希望：“皇阿玛是个‘性情中人’，只要给他时间，他就会想明白！肯传我们，就是好事，就怕他根本不理我们！”在慈宁宫门口，她们又惊见尔康被押了过来，更加肯定有好消息了。连金琐都振奋起来，高兴的喊：“是尔康少爷耶！你们的分析一定对了，皇上也传了尔康少爷，大概真的要释放我们了！”尔康一看到紫薇等人，也惊喜交集，恍如隔世：“紫薇！小燕子……你们也来了？”他忘形的奔了过来，贪婪而心痛的看紫薇：“你怎么样？是不是很冷？有没有受伤？赶快告诉我！”“赶快进去吧！不要在这儿聊天了！”狱卒不耐烦的打断他们。

小燕子心怀希望，对狱卒一凶，掀眉瞪眼的喊：“你当心！皇阿玛叫我们过来，是要释放我们！你凶什么凶？睁大眼睛看看清楚，我们到底是格格耶！我们放了之后，头一个拿你开刀！你这个势利小人，你叫什么名字？你

说！

你说！”狱卒被小燕子的气势吓住了，连忙赔笑：“格格不要生气，奴才也是奉命办事呀！各位格格大爷，请快进去吧！”紫薇看不到永琪，急忙问：“五阿哥呢？”“昨天就出去了！有机会再说！”大家进了慈宁宫，就呆住了。只见一屋子都是人，乾隆、令妃、太后、皇后、晴儿、容嬷嬷等人都在，个个神情严肃。除了宫里的人，地上还跪了好几个老百姓，正是李婆婆、舅公和舅婆。

太后立刻开口：“小燕子，你们几个谁都不要说话！”就看着地上的老百姓问道：“哪一个是紫藏，你们认一认！”“我真的认不出来！当初是个小婴儿！”李婆婆哭丧着脸回答。

舅公舅婆抬头，仔细看着紫薇、金锁和小燕子。

紫薇等人愕然着，被动的看着那三个风尘仆仆的老人。尔康更是困惑。紫薇看了半晌，忽然认出来了，眼睛一亮，惊喜交集，定睛看去。

舅公舅婆也认出来了，不由自主，就站了起来。

舅婆向紫薇伸长了手，热情的喊：“紫薇！你还记得我吗？”“舅婆！舅公！”紫薇兴奋的喊：“你们不是在济南吗？怎么会到北京来了？”舅婆就紧紧的抱住了紫薇，舅公含泪点头，说：“好多年不见了，紫薇，你长大了！长成一个美人了！记得你们搬到千佛山下那一年，你才只有九岁，才到我这儿！”用手比着紫薇的身高。

舅婆更是热泪盈眶，一迭连声的说：“好好好！这么标致的女儿，又进了宫，雨荷可以安心了！”太后看到这儿，就重重的咳了一声，提高声音问：“认亲认完了吗？紫薇，这确实是你的舅公舅婆吗？”紫薇赶紧放开舅婆，恭敬而困惑的说道：“是！不知道他们两老，怎么会到北京来？是来找我的吗？是来投奔我的吗？”尔康觉得情形十分古怪，不禁去看晴儿。晴儿的眼光和尔康一接触，就对尔康着急的摇摇头，表示“情况不妙”，尔康就整个人都绷紧了。

金锁诧异的看着舅公舅婆，忍不住也上前了一步，屈了屈膝：“舅爷爷，舅奶奶，你们好！”“哎哟！这是金锁吧？”舅婆惊讶的喊：“还跟着紫薇呀？真好！真好！”太后冷玲的说：“好了！那么，这个亲戚关系，是没错了！”就陡然提高了声音，厉声问：“紫薇，你家原来住在哪儿？后来搬到哪儿？”紫薇吓了一跳，赶紧回答：“原来住在‘趵突泉路江家巷五十二号’，后来搬到千佛山下面的梨花镇去了！”“你是哪年哪月生的？”太后再问。

“我是壬戌八月二日生的！”太后就大声说：“李婆婆！你把紫薇的出生年月日，再说一遍！”“我去接生那天，是癸亥年腊月八日！”李婆婆吓得发抖，颤声说：“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姑娘？我完全认不出来……”“夏雨荷有几个女儿？”太后就厉声问舅公。

“雨荷只有这一个女儿！”舅公吓得噗通一声，又跪倒了。

这一下，紫薇明白了。她太震惊了，踉跄后退。顿时之间，脸色惨变。她拼命摇头，看着那三个人，无法置信的说：“不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我是八月生的，我娘说，那年紫薇花开得特别好，到八月还没谢，所以取名叫紫薇！”“可是，你确实是癸亥年腊月八日生的！”舅公肯定的说：“是我帮你娘找的接生婆！”

你小时候并不叫作‘紫薇’，大家都叫你‘小不点’，因为生下来好小！一直到你六岁，你娘才突然给你改了名字，说是叫起来不好听，这才叫‘紫

薇’！”不止紫薇明白了，大家都明白了。小燕子睁大了眼睛，又惊又怒。金琐也是睁大了眼睛，困惑不已。尔康全神贯注，脸色苍白。乾隆满脸的痛楚，满眼的愤恨。

紫薇只觉得天旋地转，好像自己的世界全部粉碎了：“怎么会这样？我娘不会骗我，她说得清清楚楚，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昏乱的看着舅公舅婆：“你们肯定吗？我不是壬戌年生的？”舅公、舅婆异口同声的回答：“真的！没错！你和我们家秋儿，是同年生的！没错！”乾隆听到这儿，忍无可忍，往前一迈，痛楚的盯着紫薇，咬牙切齿的说：“紫薇！你和你娘，设下这么大的一个圈套，把朕骗得团团转！什么苦守十八年，让朕以为你娘是第二个王宝钏！对她充满了歉疚和惭愧，用一颗最真挚的心来接受你……结果，这是一个处心积虑，策划多年的大骗局！你的出生，远在朕离开济南两年以后！你娘，居然是这样诡计多端，满腹阴谋的女子，怪不得有你这样诡计多端、满腹阴谋的女儿！朕真是瞎了眼，才会认了你！”紫薇被乾隆这几句话，彻底打倒了。她崩溃的摇头，凄然的、结舌的说：“我娘不是这样的人……她不是……她不是……皇阿玛，你认得她，你了解她……”乾隆大声一吼，打断了紫薇：“不要叫朕皇阿玛！朕不是你的‘皇阿玛’！”一直旁观的小燕子，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往前一冲，大叫起来：“皇阿玛！你不要中计！到底这几个人，是怎么跑出来的，谁也弄不清楚！就算他们真的是紫薇的舅公舅婆，他们已经老了，说不定记错了年份月份！你不要冤枉了紫薇，再去冤枉紫薇的娘！夏雨荷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从地底下爬起来帮自己说话！皇阿玛……”乾隆指着小燕子，厉声打断：“你给朕住口！你和紫薇，串通一气，根本从头到尾，是个大骗局，现在东窗事发，还不知羞耻，居然还敢振振有词！什么皇阿玛！朕也不是你的‘皇阿玛’！”金琐看到这样，忍不住痛喊出声了：“皇上！我跟在太太身边九年，直到太太去世！我用我的生命和一切来发誓，太太是个高贵贤慧的女子，绝不可能像皇上想的那样！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教育小姐，也非常严格……”“朕不要再听关于雨荷的任何一句话！朕再也不相信那些谎言！把这些跟雨荷有关系的人，通通给朕拉下去！朕不要见到他们，滚！”便有太监上来，把舅公舅婆李婆婆等人拉走了。

紫薇看着乾隆，眼泪夺眶而出，她摇着头，痛楚已极的说道：“皇阿玛……这件事我百口莫辩！当不当皇阿玛的女儿，我已经不在乎……但是，我娘的人格操守，不容侮蔑！如果我不是你的女儿，我娘怎么会那样说？我已经混乱了……”说着，她情绪大乱，噗通一跪，仰天大叫：“娘！你在哪儿？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告诉我……”“好了！不要再演戏了！”太后铁青着脸，大声说：“我已经看够了你们的戏码！如此欺君大罪，已经罪不可赦，回监牢里去等死吧！”尔康急冲上前，脸色惨白的喊：“皇上！请听我说几句话！”太前一拦，盯着尔康，话中有话的说：“尔康！今天把你叫过来，就是要你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你这一年多以来，陷在怎样一个大阴谋里？你以为只有皇上被骗吗？还有两个被骗的人，一个是永琪！一个是你！醒过来吧！尔康，你是皇上忠心的臣子，是我们大家深深喜爱的青年，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这两个丫头，来历不明，满口谎言，你不要再被骗了！现在，紫薇根本不是格格，那个‘指婚’，当然也不算数！只要你醒悟，你还是我们大家的尔康，你所有的罪，一概都可免除！

听到没有？”紫薇听了太后这一篇话，就掉头泪眼看尔康，心碎肠断。

她知道“指婚”没有了，尔康只要回头，依然有着锦绣前程，就对尔康匍伏在地，哀声说道：“尔康！好自为之！紫薇和你永别了……”尔康看到紫薇如此，听到她这样的话，真是万箭钻心。他比紫薇还要心碎，还要激动。

他急奔上前，忘形的跪下，抓住紫薇的胳膊，用力的摇了摇。喊道：“永别什么？我和你天上地下，永远在一起，如何永别？”他掉头看乾隆，语气坚定的说：“皇上！紫薇对于你，身世很重要，血缘很重要，生辰八字很重要……对于我，什么都不重要！我重视她，爱护她，不因为她是格格，不因为她身上有皇家血脉……只因为，她是世上唯一的紫薇！她是贩夫走卒的女儿也好，她是流氓地痞的女儿也好，她是杀人凶手的女儿也好，她是穷酸乞丐的女儿也好，她依然是我的紫薇！我对她的感情和欣赏，绝不会因为她的身份，而有丝毫改变！要用紫薇来换取生命和荣华富贵，未免太小看我了！”紫薇抬头，眼光热烈的看着尔康，太感动了，眼神如痴如醉了。

小燕子含泪一笑，忽然拍起手来，大笑说道：“尔康！我崇拜你！我帮你鼓掌！有你这么伟大的人，跟我们一起死，我连砍头也不怕了！”就跳了好高，欢呼道：“好！大家‘要头一颗，要命一条’！”乾隆震住了。

晴儿热泪盈眶。令妃拭着眼角的泪。

皇后和容嬷嬷对看，也被这种气势震慑住了。

紫薇、小燕子和金琐，又被关回了监牢。

金琐把紫薇一抱，气愤的喊道：“小姐！你不要相信那个舅公舅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被买通了？怎么会睁着眼睛说瞎话！你的生辰八字，太太交待得那么清楚，绝对不会有问题！难道我们不信太太，要信这些不相干的人吗？”紫薇已经心平气和，眼里漾着幸福的泪光，平静的说：“金琐！不要为我抱不平了！我现在一点也不生气。我是哪年哪月生，我是谁的女儿，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皇阿玛认不认我，也完全不重要了！我反而谢谢舅公舅婆，没有他们来作证，我怎么会更深一层的认识尔康呢？”就作梦似的抱着膝盖，把脸颊靠在膝盖上：“我觉得好幸福，真是‘死而无憾’了！”小燕子情绪仍然高昂，摇着紫薇：“紫薇，尔康那个监牢，离我们这个监牢远不远？”“不知道，应该不远吧！一个是男监，一个是女监。他大概就在那一头！”指指铁栅外面。

“你要做什么？你总不至于，想跟他喊话吧？”金琐看小燕子。

“永琪已经出去了，他一个人在牢里，不是好无聊吗？我确实想跟他喊话！”小燕子就大叫起来：“尔康！尔康！你听得到我吗？听到了，敲一敲铁栅栏，让我们知道！”隐隐约约，传来有人用东西敲击铁栅的声音。

“他听到了！他真的听得到！”小燕子兴奋的大喊：“尔康！你是我们永远的尔康！你是紫薇永远的尔康！我们为你骄傲！你是英雄！是大侠……紫薇现在有悄悄话要讲给你听，你赶快把耳朵竖起来……”紫薇含泪带笑的推着小燕子：“什么悄悄话？他听不见嘛！我嗓门没有你大，喊不出来！”“悄悄话哪里要用喊的？你试试看呀！”小燕子认真的说。

紫薇就真的闭起眼睛，像祈祷一般，嘴里叽叽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

“尔康！你听到没有？听清楚没有？”小燕子大声喊话。

“我听到了！”尔康的声音传来：“每一句，都清清楚楚！‘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紫薇听到尔康的喊话，忘形的把金琐一抱，欢呼道：“他听到了！他真的听到了！”小燕子大乐，跳起身子，又吼又叫：“哟呵！万岁！万万岁！”三个姑娘，就嘻嘻哈哈的大笑起来，彼此抱着又跳又叫。

监牢外，几个狱卒莫名其妙的彼此对看：“他们死到临头，还高兴些什么？”狱卒们摇头不解。对这两位“民间格格”，却不能不心生佩服了。

此时此刻的乾隆，真的是五内俱焚，干疮百孔了。各种挫败感，像排山倒海一样的包围着他。太多的意外，太多的打击，使他招架不住了。尤其，当派出去找寻香妃的大臣，纷纷无功而归，他的挫败感，就更加严重了。

“什么？找不到？你们这样兵分几路，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几个大臣，诚惶诚恐的站着，你一句，我一句的回答：“皇上，实在像是大海捞针，一点头绪都没有！”“因为皇上有令，不得声张是找寻娘娘，所以有所顾忌，查询路人，都不得要领！实在无从追查！”“皇上，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画出娘娘的肖像，再去寻访？”乾隆一拍桌子，恼怒的吼道：“宫里丢了娘娘，怎么可以到处宣扬？朕已经再三交待过了，只能暗访，不能明察！你们听不懂吗？怎么能够画出肖像公然找寻？你们大家注意了，谁的口风不紧，泄露宫廷机密，朕一定严办！”众大臣大惊，悚然躬身，惶恐说道：“臣等不敢宣扬！只是暗访，不曾明察！”乾隆心烦意乱，抬头看众人：“你们到底有几分把握？坦白告诉朕，找得还是找不到？”“启禀皇上，”傅恒一步出列，恭敬而坦率的说道：“这件任务实在困难重重！中国那么大，山有山路，水有水路，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只怕我们调兵遣将，劳民伤财，最后还是不得要领！何况，调兵越多，越是不能保密！只要我们去‘访’，就很难做到‘暗’字！人多口杂，传言一定纷纭，皇上请明示，要怎样做才能十全十美呢？”乾隆一愣，心灰意冷。沉思片刻，骤然一抬头。

“算了！停止追查！傅恒！”“臣在！”乾隆沉痛的宣布：“香妃娘娘病逝！派人去新疆向阿里和卓报丧，再修建一座香妃墓，这件事到此为止！”“臣遵旨！”众臣退下以后，乾隆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地思前想后，真是痛定思痛。想到他给过紫薇和小燕子的亲情，袒护，宠爱，信任……如今，全体像是一个大笑话，把他层层包裹，他觉得不能呼吸，不能喘气了。他走到窗前，一拍窗棂，恨极的说：“没想到，朕一生呼风唤雨，威震四方，最后，却败在几个孩子手里！而且，是朕最心爱信任的孩子！太可恶了！太可恨了！”于是，这天，紫薇、小燕子、尔康、金锁四个人，被带进乾清宫的偏殿。乾隆当着太后、皇后、妃嫔和亲近大臣们的面前，郑重的宣判了四人的罪刑：“紫薇和小燕子两个，处心积虑，冒充格格，蒙混进宫！两人在宫里欺上瞒下，犯下一大堆不可原谅的大案！尔康、金锁都是帮凶！罪大恶极！朕宣判紫薇和小燕子死刑！明日午时，斩首示众！”小燕子和紫薇，两人虽然已有预感，听到乾隆这样郑重宣布，仍然震惊。两人睁大眼睛，傲然挺立。

尔康震动的听着，看了紫薇和小燕子一眼，眼神里透着“生死与共”的坚定。

皇后、太后、令妃，各有各的震动。

乾隆接着说：“金锁是个丫头，对主人唯命是从，虽不至死，活罪难逃！即日起发配蒙古，处以流刑！尔康身为御前侍卫，竟然助纣为虐！革去所有职位爵位，关入刑部大牢，服刑十五年！”乾隆说完，妃嫔们大惊，大臣们恻然。福伦就一步上前，匍伏于地，沉痛的喊：“皇上！请开恩！臣不敢再为尔康多说什么，但是，两位格格在宫里一年多，也曾带给皇上很多欢笑！紫薇格格在微服出巡时，还奋不顾身，为皇上挡刀！今天虽然闯下大祸，罪不至死呀！请皇上明察！”大臣们就全部下跪请命：“皇上开恩！皇上开恩！”令妃实在忍不住，含泪而出：“皇上！紫薇是不是冒充格格，还有待追查！”

不能就凭三个老百姓的片面之词，就下了这样的定论！皇上现在在盛怒之下，要斩格格，只怕以后气消了，再后悔就来不及了！皇上！请收回成命，最起码，延后几天再宣判，好不好？”令妃说着，就跪下了。令妃一跪，就有好多妃嫔，纷纷走了出来，跪在令妃身边。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都为两位格格请命！请皇上开恩！”乾隆见到众人如此，心里也有许多不忍，只是盛怒难消，忍不住去看小燕子和紫薇。如果两个丫头这时能够痛哭流涕的忏悔一番，乾隆说不定就顺水推舟了。谁知，小燕子往前一冲，大声对乾隆喊：“砍头就砍头，有什么关系？什么冒充格格，你才冒充我爹呢！早知道你这样不守信用，不懂感情，动不动就要砍人脑袋……我才不要这样的爹！今天，我们已经醒了，不是你错认了女儿，是我和紫薇错认了爹！”乾隆大震，气得发晕。猛点着头，再看紫薇：“小燕子的话，朕听到了！紫薇，你还有话要说吗？”紫薇看了乾隆片刻，傲然的抬起头，清清楚楚的说：“我为我娘抱屈，你否决了她的人格，你配不上她！”乾隆一拍桌子，大吼起立：“宣判完了！立刻执行！谁再说情，一起砍头！”“皇上！”尔康大声说：“我请求和紫薇小燕子一起死！”“皇上！”金琐立刻接着喊：“我也不要去蒙古！我也要砍头！”乾隆理也不理，掉头而去。

大臣和妃嫔们匍匐在地，大气都不敢出。
太后和皇后面无表情，令妃一脸的惨切。

38

紫薇、小燕子、金琐又被押回监牢去了。

金琐抓着紫薇的手，急促的摇着，喊着：“为什么皇上要我去蒙古？我不要去蒙古，我要跟你们一起砍头！你们都砍了头，我一个人活着干什么？”紫薇握紧她的手，安慰着：“活着还是比死了好，金琐！你要珍惜你的生命！这是我的命令，我的请求！这些年来，我没有好好的为你安排，把你拖累到今天这个地步，为了尔康的事，还让你伤心，我真是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已经难过得要死，你再这么说，我就要哭了！你们明天就上断头台，我怎么办？小姐，你去求皇上，我要一起死！”“你命大，还没到死的时候，不要乱闹了！”小燕子嚷：“我和紫薇都死了，你正好帮我们活，将来，到了地下再见面的时候，你好告诉我们，我们到底错过了什么精彩的事！”说着，就伸手摸摸脖子，心里还是很害怕，问紫薇：“紫薇，那个刽子手，是不是很干脆？万一我的脖子很硬，一刀砍不断怎么办？如果他左砍一刀，右砍一刀，我不是惨了？”“不要怕，听说，那些刽子手都很有经验，一刀就会头落地！”紫薇说。

“不知道头落了地，还会不会痛？有没有感觉？那……”小燕子想想，缩缩脖子再问：“头落地的时候，我的魂是跟着头跑，还是跟着身子跑？”金琐看着二人，听到小燕子这样的对白，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放声痛哭。

“不要不要，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砍头的砍头，充军的充军，坐牢的坐牢……怎么会弄得这样惨？”紫薇紧紧的搂着金琐，含泪说：“勇敢

一点！如果你这样伤心，我也会伤心的！好金琐……”她凝视金琐：“我们现在这么狼狈，我想给你准备一点‘行装’，都无从准备！”就从脖子上拿下一条金项链来，戴到金琐脖子上：“这条项链，是我娘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你拿去做个纪念吧！我再也用不着了？如果碰到困难，好歹可以换点钱用……”又叮嘱着：“那个蒙古，路远迢迢，气候干燥，你一路要小心，要为我珍重！”金琐摸着脖子上的项链，泣不成声了：“不会的！我不会跟你们分开的……一定还有转机，我不相信我们会这样……”正说着，忽然有大队狱卒笃笃笃的走来。

“是不是转机已经来了？”金琐满怀希望的喊。

狱卒喝道：“我们奉旨，立刻带人犯金琐！”狱卒打开牢门，就拿了一个大木枷，不由分说的套在金琐脖子上，再给金琐戴上脚镣手铐。金琐又惊又怕，挣扎着：“这是什么东西？我不要！不要……”狱卒“啪”的一声，给了金琐一耳光。

“不要动！现在，还有你说‘不要’的份吗？”小燕子大怒，像闪电一样快，还给那个狱卒一耳光，吼着：“你敢打金琐，我打还你！如果不够，我再给你一下！”啪的一声，又给了那个狱卒一耳光：“反正我明天就砍头了！你尽管去报告皇上，我打了你！让他再多砍我几次头！”“来人呀！来人呀……”狱卒大喊。

侍卫冲了进来，长剑出鞘。紫薇急忙拉住小燕子说：“不要跟他们斗了，我们虎落平阳，没办法了！”小燕子一边去拉扯金琐的脚镣手铐，一边喊：“什么‘唬了一批羊’？我‘打他一批狼’！我活一天斗一天！”就对狱卒吼道：“你们给她戴上这个，要干什么？还不赶快取下来？”“取下来？笑话！”狱卒凶恶的嚷：“这一路上，几个月都取不下来了！”拖着铁链，就把金琐往门外拖去：“走！马上出发去蒙古！”“金琐……”紫薇没料到离别在即，顿时心如刀绞。

金琐大震，就死命的拉住铁栅，惊天动地的哭喊起来：“不要……不要……小姐！小燕子……救我……让我跟你们在一起……我不要走！我不要跟你们分开，救我呀……”紫薇伸手去拉金琐，被狱卒用木棍狠狠的一敲，紫薇一痛，手放松，金琐就被狱卒和侍卫们死拖活拉的拉走出了牢门。

牢门又卡嚓一声锁上了。

“金琐！爱护自己，保护自己……”紫薇痛哭失声了：“我死了，会在天上陪着你，陪你去蒙古，你不要怕……”小燕子整个人扑在铁栅上，对那些狱卒大吼大叫：“你们这些狗东西！如果敢在路上欺侮金琐、我做了鬼，会把你们一个个吃掉，我会剥了你们的皮、吃了你们的肉，喝了你们的血……”金琐呼天抢地的哭喊着：“小姐，小燕子……我不能给你们送终了……”金琐就这样惨烈的哭着，喊着，脚镣手铐“钦铃匡郎”的响着，被拖着离去了。

紫薇和小燕子搂抱着，哭倒在地上。

尔康在男监，隐隐约约的听到这一切，知道金琐已经被带走了。他坐在地上，用手抱着头，听着紫薇和小燕子的哭喊声，心跟着她们一起碎了。看着四周阴森的墙壁和铁栅，饶他聪明过人，此时此刻，却完全无技可施。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带到刑部去？明天，两个格格就要砍头，柳青柳红会不会拼死来救？永琪现在在哪儿？应该已经离开皇宫了吧？他东想西想，一直想到晚上。

二更过后，监牢里有了动静，一阵脚步声，连同着火把上的火光，一

路传过来。

尔康惊觉的看过去，心中猛的一跳。只见令妃和晴儿在前，后面跟着小邓子、小桌子、明月、彩霞，浩浩荡荡而来。狱卒们恭恭敬敬的打着火把照亮，把监牢照射得如同白昼。令妃一边走过来，一边很威严的说：“皇上特别关照，几个犯人，虽然犯下大案，毕竟是皇亲国戚，不可怠慢！”“喳！这儿黑，娘娘和格格好走！”狱卒讨好的应着。

大家来到监牢前面。尔康浑身都绷紧了，喊：“令妃娘娘！晴儿！”令妃给了尔康一个别有深意眼光，大声的说：“皇上要我来看看你，给你送点冬衣！可见，皇上心里还是待你好！你转到刑部之后，还是要时时刻刻，想着将功折罪才好！”尔康机警的回答：“臣福尔康谢皇上恩典！谢令妃娘娘恩典！”狱卒打开牢门。令妃就对狱卒说道：“让我和福大爷说几句话，你们避一避！”“喳！”狱卒把火把插在屋角，纷纷退下。

令妃和晴儿看到狱卒都走了，就紧张的回头看小邓子、小桌子。

小邓子、小桌子立刻冲进牢房，伸手就解尔康的衣纽，把预先准备的一身太监服，七手八脚的给尔康换上。晴儿急急说：“我长话短说！你穿上太监的服装，就假装是小邓子，和小桌子混出监牢，小邓子代替你在这儿坐牢！这儿的狱卒，我们已经买通了两个，会睁一眼，闭一眼！然后，你就直奔西华门，门外，小桂子驾着马车在那儿等！你上了马车，再等半盏茶时间，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小燕子和紫薇救出来！如果看不到我们，就不要再等，赶紧去帽儿胡同，老柯那儿！五阿哥和柳青柳红都在那儿等你！”尔康一面飞快的穿衣服，一面紧张的说：“你们有把握救出小燕子和紫薇吗？”“我们会拼命去救，只要不出意外，应该不难！毕竟我们两个，一个代表的是皇上，一个代表的是老佛爷！”令妃急促的说。

尔康好激动，好感激：“可是……我们逃了，明天东窗事发，你们要怎么办？”“你就不要为我们操心了，等到东窗事发，我就坦白说，是我放了你们！皇上已经失去了香妃，再失去了你们这样一群子女，他舍不得再失去我了！”令妃说。

“老佛爷也一样，她也舍不得我！”晴儿说。

“万一他们都舍得呢？”尔康觉得不妥，睁大了眼睛。

晴儿潇洒的一笑：“那就是小燕子的话；‘要头一颗，要命一条’了？”尔康有些迟疑。

“那小邓子冒充了我……岂不是连累了他？”“不会连累他的，我说了，已经买通两个狱卒，等到你们走了，他就会过来，把小邓子偷偷放了！毕竟，这判了罪的是你，不是小邓子，只要小邓子穿回太监的衣服，走到哪儿都没人会抓他！”小邓子就对尔康又作揖又拜拜：“福大爷！你带着两位格格逃命吧！不要管奴才了！奴才有菩萨保佑着呢！”晴儿就着急的把尔康一推。

“快去吧！时间紧急，我们还要去救紫薇和小燕子！你不要婆婆妈妈了，我有把握，我和令妃娘娘都不会有事！你们离开了皇宫，就赶紧逃走吧！我们大家，后会有期了！”“那……我们一起去救紫薇和小燕子！她们就在那边！”尔康说着，就往紫薇她们的方向走去。

令妃急推他：“你先走！走一个是一个！到宫门口去等！万一我们失手，没有救出小燕子他们，你们还有一线希望！明天到法场的时候，还可以孤注一掷！听到没有？”尔康一颤，明白了。

“我懂了！”就对晴儿令妃一抱拳：“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谢了！”令

妃就故意大声的说：“小邓子！小卓子！去延禧宫帮我拿一条棉被来，这儿怎么这样冷，不要把福大爷冻病了！”“喳！”小邓子、小卓子大声回答。

小卓子一拉化装成太监的尔康，两人急步而去。竟然顺利的走出牢门了。

令妃和晴儿，看到尔康走了，就带着明月、彩霞来到女监。

小燕子惊喜交集的扑在铁栅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令妃娘娘！晴儿！你们怎么来了？还有明月，彩霞啊！”明月、彩霞手捧着两套衣服和旗头，热泪盈眶的说：“两位格格，我们奉命来给两位格格梳头，换干净衣服，明天好上路！”“来人呀！赶快把牢门打开！”令妃命令着。

狱卒赶紧打开牢门。令妃把一个金锭子，塞进狱卒手中：“让我们娘儿几个，好好的话别一下！”狱卒机警的收起金锭子，应着“喳”，下去了。

晴儿就紧张的说：“你们两个，赶快跟明月彩霞互换衣服！明月、彩霞会在监牢里冒充你们！我们要把你们送出宫去！快！尔康已经在西华门外边等你们！”“两位格格，赶快！要把握时间呀！”明月就给小燕子解着衣服。

紫薇明白大家来救援了，又是惊喜，又是担心，又是抗拒：“这样好吗？你们大家怎么办？明月，彩霞冒充我们，怎么会脱身呢？我不要！我不能用她们两个的脑袋，来换我们的脑袋！这种事情，打死我我也不做！”小燕子也就抗炬起来：“紫薇不做，我也不做！”“你们相信我好不好？”令妃急坏了：“如果是用两个人头，换两个人头，我也不会去做的！你们想，守卫那么听话，叫他们出去，他们就会出去吗？我都部署好了！只要你们安全出宫了，狱卒就会把明月彩霞放出来！明天，皇上追究起来，就是说你们都会妖术，大家莫名其妙不见了！”“我不懂，我听起来危危险险！”紫薇不安的说。

“拜托！你再拖拖拉拉，天都要亮了！相信我和令妃娘娘吧！”晴儿着急的说。

话说中，明月、彩霞已经手忙脚乱的给两人穿衣服。

“你们把整个计划，最好说清楚，到底你们大家，预备怎样脱困……”紫薇话没说完，忽然，火把骤然亮了起来。狱卒的声音，故意响亮的传来：“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这么晚了，怎么会到这牢里来？哎哟……等奴才照个亮，慢一点！这儿黑！”“怎么不在牢里看管犯人，全体待在外面干什么？”皇后的声音响起。

令妃、晴儿、紫薇、小燕子、明月、彩霞一听，皇后来了，全体变色。

“完了！走不掉了！”令妃惨然说：“明月，彩霞，赶紧给她们两个换格格装，梳旗头，还好我们都有准备！快快！”明月、彩霞就急忙穿回自己的宫女装，再跪在紫薇和小燕子身前，为两人换带来的干净衣服。

晴儿故意提高声音，清脆的说：“紫薇，小燕子！老佛爷特地要明月、彩霞来给你们梳洗一下，换一身干净衣服，毕竟你们也当了一年多的格格，不要走的时候狼狼狽狽！算是老佛爷给你们的恩典了！明月，彩霞！你们好好侍候格格！”“是！”明月、彩霞慌张的回答，手忙脚乱的服侍着紫薇和小燕子，给两人穿衣服，梳旗头，上发簪。

皇后带着容嬷嬷急步而来。

“哟！这半夜三更，探监的人还不少！”皇后惊讶的说，狐疑的看着大家。

“皇后娘娘吉祥！”令妃只得请安：“臣妾和晴儿，奉皇上和老佛爷的旨意，来送两位格格一程！不知道皇后娘娘，深夜来此，是为了什么？”晴儿和明月、彩霞也急忙请安。

“皇后娘娘吉祥！”容嬷嬷看着紫薇和小燕子，满脸得意的说：“皇上真是仁慈，还要给她们打扮打扮啊？打扮得再漂亮，恐怕脑袋一落地，还是满脸的灰！”小燕子和紫薇一个对视，知道大势已去，机会错过了。

小燕子这一下，完全豁出去了，就大笑说道：“紫薇，咱们两个，明天就上断头台了！今天晚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小燕子一面说着，一面飞快的冲上前去，“啪”的一声，给了容嬷嬷一个耳光。

皇后急忙一退，大喊：“来人呀……来人呀……”皇后还没喊完，小燕子一头对她撞去，把她撞倒在地。小燕子就骑在皇后身上，对她乱打一气。容嬷嬷赶紧扑上来抢救，大喊：“反了！反了！连皇后娘娘你都敢打……”“我早就反了！只有一颗脑袋，随你们要砍几次！你叫！你还敢叫！”小燕子一拳挥过去，把容嬷嬷也打倒在地。

侍卫和狱卒慌慌张张奔来。

“怎么了？怎么了？”侍卫急忙拉起小燕子。容嬷嬷搀着皇后，狼狈的爬了起来。皇后痛得哼哼唉唉。

小燕子看到她们爬起来了，脚下一踢，又把容嬷嬷踢了一个狗吃屎。容嬷嬷一倒，又把皇后冲得仆跌在地。小燕子就拍手大笑道：“紫薇！我们两个，也算有面子了！明天要死，今天，还有皇后来跟咱们磕头送行！”皇后爬了起来，恨恨的说：“死到临头，还要嘴硬！再硬，也只有今晚了！等到你的脑袋跟脖子分了家，看你还用那个嘴巴去说！”晴儿记挂着尔康，生怕皇后发现尔康溜了，就对紫薇使了一个眼色，息事宁人的说道：“小燕子！紫薇！我们已经代表皇上和老佛爷，来送过你们了！你们就不要记恨了，明天，好好的走吧！你们牵挂的，我知道，你们抛不下的，我也知道！我会把今晚的情形，转告皇上！如果今生再也见不到了，让我们期待来生吧！”令妃眼见功亏一篑，又是惋惜，又是愤恨，就看着皇后说：“皇后！你特地来一趟，是不是也有告别的话，要告诉紫薇和小燕子呢？”“哼！”皇后一拂袖子，对狱卒大声喊道：“你们赶快把这个牢门锁上，通通守在门外，这两个妖女会妖术，别让她们变成蝴蝶飞走了，那么，你们个个都是死！”“喳！喳！喳！喳！”狱卒连忙应着。

容嬷嬷就看着令妃，满腹狐疑的，带着一股监督的神色，说道：“令妃娘娘告别完了吗？要不要奴婢送令妃娘娘回去？”“我哪里敢劳驾容嬷嬷送我？”令妃知道，营救失败，不敢再轻举妄动了。“晴儿，我们一起，送皇后娘娘回坤宁宫吧！明月，彩霞，你们也回漱芳斋吧！”明月、彩霞没有救成紫薇和小燕子，心里一痛，泪水滚落。两人便匍伏于地：“奴婢给两位格格磕头！格格保重！”明月说。

“说不定……到了最后关头，皇上还会刀下留人！格格会大难不死，逢凶化吉！”彩霞说。

紫薇弯腰，扶起二人：“是！希望永在人间！再见了！你们也要保重啊！”小燕子急忙交待明月、彩霞：“你们要好好照顾‘小骗子’！不要忘了喂它吃东西，不要忘了给它喝水！万一没办法养，就把它送还给敬事房的小纪子！”“是！奴婢遵命！”晴儿紧紧的握了紫薇的手一下，又紧紧的握了小燕子一下。

紫薇就对令妃跪下，磕了一个头。小燕子也跟着跪下，磕头。

“令妃娘娘，一切的一切，紫薇和小燕子感激在心，永远不忘。不管是天上还是人间，我们会祝福着你！”紫薇虔诚的说。

令妃眼泪一掉，心里惨切，哽咽的说：“再见了！”就昂头对皇后说道：“我们走吧！”皇后、令妃、晴儿、明月、彩霞就一起去了。明月、彩霞兀自一步一回头。

狱卒把牢门乒乒乓乓关起来，大锁“卡嚓”一声锁上了。

紫薇和小燕子筋疲力尽的滑坐在地上。

尔康在宫门外面，已经等得心急如焚。

小桂子驾着马车，半隐在一棵大树底下。尔康躲在车里，不住的拉开门帘观望。

“看到什么了吗？她们出来了没有？”“什么都没瞧见！福大爷，我们走吧！不要等了！令妃娘娘说半盏茶的时间，现在已经两盏茶都有了！”小桂子着急的说。

“不！再等一会儿！”尔康固执的说，拼命观望。

宫门口，有太监出出入入，就是没有看到紫薇和小燕子。过了好像几百年那么久，忽然，小卓子出来了，尔康眼睛一亮。

小卓子四面看看，见无人注意，一溜烟的来到马车前。

“小卓子，怎样？”尔康屏息的问，心中已知不妙。

“福大爷！快走！两位格格出不来了！皇后及时赶到监牢，所有的计划全部失败！令妃娘娘说，明天一早，会再求皇上‘刀下留人’！要你不要再耽误了！快走！”小卓子说完，就返身奔回宫去。

尔康失望至极，眼睁睁的看着那座皇宫，紫薇和小燕子出不来，怎么办？他心绪已乱，小桂子已经一拉马缰，马车往前奔去。

半个时辰以后，尔康、永琪、柳青、柳红就在帽儿胡同见了面。

四人一见面，恍如隔世。四人的手都紧紧的握在一起。永琪急问：“小燕子她们……”“营救失败！”尔康沉痛的说：“我们只有等明天，孤注一掷了！金琐已经动身，充军蒙古！应该是从安定门出去，往西北的方向走了！”大家紧紧的互视着，眼里，都闪耀着坚定的光芒。

终于，到了这一天。

北京街头，万头攒动，大家争先恐后，要看两位格格的风采。

锣声“当当”的响着。旗帜飘飘。军队带着武器，整齐划一的出现。监斩官严肃的骑着马在前开道。大大的旗子，迎风飘扬，上面写着“斩”字。后面，跟着穿着黄衣的御林军，手拿木棍，拦着街道两边蜂涌而至的人群，不许老百姓接近囚车。

囚车紧跟着出现。两位格格果然站在囚车上，群众不禁大哗。

紫薇穿着大红色的格格装，外加月白色背心，绣着团花蝴蝶。小燕子穿了深红色的格格装，同色长背心，满身描金绣凤。两人都是珠围翠绕，梳着高高的旗头，像帽子似的旗头上，簪着大大的牡丹花。她们虽然戴着脚镣手铐，被铐在囚车的栏杆上。但是，两人衣饰整齐，簪环首饰，一应俱全。看来完全不像两个要去“处死”的人犯，倒像要赴什么盛宴似的。两人都昂着头，临风而立，衣袂飘飘，美得像从图画里走出来的人物。眉尖眼底，没有惊恐，没有悲伤，只有一股视死如归的豪气。

群众看到这样两位格格，就哄然喊叫起来了：“看啊！看啊！真的是两位格格耶！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是咱们的‘民间格格’耶！好漂亮的两个格格呀！皇上要把她们砍头那！”“这么漂亮的格格，为什么要砍头啊？”“民间格格没地位嘛，皇上一生气，脑袋就丢了！”“可是，那个还珠格格去

年还和皇上一起游行，到天坛祭天，我们才看过，才一年，怎么就要砍头了？”

“所以说，这‘民间格格’，就是倒楣，做错一点事，砍头就砍头！什么时候听说过正牌格格砍头的事？伴君如伴虎呀！”群众吼着，叫着，议论着。大家越说就越是愤愤不平。挤来挤去，情绪激动。

小燕子勇敢的抬起头。紫薇望着天空，飘然若仙。

小燕子看到这么多人，有些兴奋起来，转头对紫薇说道：“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我们死！我们死得好热闹啊！这样子‘死’，我觉得也很‘气派’了，简直死得‘轰轰烈烈’！砍头痛不痛，我也不在乎了！”“我们勇敢一点，千万不要掉眼泪，知道吗？”紫薇给小燕子打气：“这么多人看着，让我们的演出精彩一些！”“是！我们唱歌吧！”小燕子就神采飞扬的说。

“好！我们唱‘今日天气好晴朗’！”两人就引吭高歌起来：“今日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蝴蝶儿忙，蜜蜂儿忙，小鸟儿忙着白云也忙！马蹄践得落花香，马蹄践得落花香！眼前骆驼成群过，驼铃响叮当！这也歌唱，那也歌唱，风儿也唱着，水也歌唱！绿野茫茫天苍苍，绿野茫茫天苍苍……”两人这样一唱，围观群众更是如痴如狂。大家七嘴八舌的喊道：“看啊！看啊！她们还唱歌呢！她们一点都不怕，好勇敢！好伟大！比男人都强！”“听说这两个格格都是女中豪杰，爱打抱不平！在宫里做过许多好事！这样的格格要砍头，太没天理了！”群众就发出一片愤愤不平声。

人群之中，尔康、柳青、柳红、永琪都穿着劲装，脖子上都缠着黑巾，正全神贯注的跟着队伍往前移动，找寻可以下手的时机。

这时，有个妇人忽然排众而出，挤到囚车前面，喊道：“还珠格格！我们是‘翰轩棋社’的受害人，谢谢你为我们除害！”这个妇人一喊，就有一群人跟着大喊：“还珠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明珠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居然有人匍伏在地，给小燕子和紫薇磕起头来。

群众的呼叫像是具有感染力，就有更多群众呼应：“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小燕子和紫薇惊喜互看，简直无法相信。小燕子喊着：“紫薇，你听！你听，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不要我们死！”紫薇震动得一塌糊涂：“是啊！我太感动了！大概，我们的故事，已经传开了！”突然，人群中有个老妇人，颤巍巍的奔出来，凄厉的大喊：“民间格格是我们大家的‘格格’，不可以砍头啊！”紫薇看着小燕子，摇着她：“那是大杂院的孙婆婆啊！”小燕子放眼看去，惊呼起来：“好多大杂院的人……柏奶奶，齐爷爷，魏公公……他们都来了！”有一个老者，冲到监斩官前面去，大喊：“我们为格格请命！她们两个是‘民间格格’，代表我们民间！请皇上顺应民意！饶格格不死！”于是，群众们就争先恐后的挣开御林军，钻过木棍，蜂涌到马路正中，全部跪下，吼声震天的喊了起来：“民间格格不可杀！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监斩官惊愕的看着这一切，震动极了，忍不住回头看了看气势不凡的紫薇和小燕子。真的，这是两位格格呀！难道皇上真忍心处死她们吗？监斩官毅然回头，对身边几个侍卫大声的说：“赶快回去禀告皇上，看看可不可以‘刀下留人’？”“喳！”侍卫领命，飞骑而去。

“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群众越喊越大声。

紫薇和小燕子，就对大家挥起手来：“谢谢大家！孙婆婆，柏奶奶，齐爷爷……谢谢！”群众也挥手响应：“格格吉祥！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紫薇和小燕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了。

在人群里蓄势待发的尔康、永琪、柳青、柳红四人，都你看我，我看你，面有惊喜之色。这个变化，实在大大的出人意料。尔康就低声说：“大家先等一等，说不定有转机！”永琪点头。柳青柳红都满怀希望的看着小燕子和紫薇。只见小燕子和紫薇疯狂的对群众挥着帕子，喊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脚镣手铐跟着“钦铃匡郎”响。两人眼中含泪，嘴边带笑，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尔康和永琪看着这样的两位格格，想到她们就是自己的心上人，就觉得无比的骄傲和感动起来。在此情此景下，生或是死，都微不足道了。

同一时间，乾清宫里，所有的妃嫔阿哥和格格，都聚集在乾隆面前，有的要为紫薇和小燕子，作最后的努力，有的要阻止乾隆变卦，各有私心。

令妃抓着乾隆的手，急切的滑跪于地，仰视乾隆，痛喊着：“皇上！您赶快收回成命吧！饶两位格格不死，再不下令，就晚了呀！”皇后往前一迈，威严的说：“皇上的命令，怎么可以出尔反尔？这两个丫头，根本不是格格，把整个皇宫，当成她们的马戏班！戏弄皇上于股掌之间，无视老佛爷皇上和有人的存在！调兵遣将，密谋叛变！”

这样的大罪，死有余辜！”“皇后的话很对！”太后就接口说：“这两个丫头，闯下的大祸，数都数不清！以前还怜恤她们有皇室血脉，网开一面。现在，发现连皇室血脉，都是一个阴谋诡计，这样的‘格格’，留下活口，必有后患！”晴儿急切上前，跪倒，哀声喊：“皇上！想想小燕子的天真烂漫，想想紫薇的温柔可人！即使她们没有皇室血脉，她们也是两个花样年华的姑娘！她们也有父母亲人，皇上，您怎么忍心置她们于死地呢？求求皇上，问问您的心！人死不能复生，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请赶快下令，刀下留人吧！”六阿哥永容才十七岁，也上前，跪倒求情：“皇阿玛！我代表所有的阿哥和格格，为两位姐姐请命！两位姐姐来自民间，皇阿玛收为义女，已经是街头巷尾的美谈！她们两个，代表皇上对人民的爱护！现在忽然斩首示众，皇阿玛不怕天下人不平吗？何况，两位姐姐亲切和蔼，待人宽厚。平常，让皇宫里的人都笑口常开，给我们众多弟妹带来好多温馨和快乐！请皇阿玛收回成命，饶她们不死！”永容一跪，十二阿哥永璂，就跟着跪下了：“皇阿玛！我们喜欢小燕子姐姐和紫薇姐姐，请你不要杀了他们！”皇后看到自己的亲生儿子永璂，也跪下了，大震，惊喊：“永璂，连你也为她们两个请命？”永璂就对皇后磕下头去，哀恳的说：“皇额娘！请您劝劝皇阿玛！”于是，所有妃嫔和阿哥格格，都跪下了：“皇上/皇阿玛！请‘刀下留人’！”乾隆惊看众人。怎么？紫薇和小燕子，在宫里竟然有这么多拥护者？他被撼动了，不敢相信的问：“你们都为她们请命？”令妃就急忙喊道：“皇上！看看大家的心意吧！如果两位格格，果真罪大恶极，怎么会让所有弟妹和宫中嫔妃，个个喜欢？今天，杀了两个格格，会让许多人伤心啊！皇上，臣妾就不相信，皇上你……不会伤心吗？”乾隆恻然心动了，脸上，浮起不忍之色。

正在这时，数位侍卫匆匆进门，急急跪倒：“启禀皇上！吴大人带着斩首队伍，还没走到法场，已经被老百姓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全体在大喊，要皇上饶格格不死！”乾隆吓了一跳，众人也大惊。乾隆惊喊：“有这等事？”“吴大人请示皇上，是不是可以刀下留人？”侍卫问。

乾隆在震惊之中，犹豫起来。小燕子和紫薇的诸多好处，在他眼前一闪而过。本来，斩首就有几分“虚张声势”，现在，正好“见风转舵”。乾隆心念已动，实在不忍杀紫薇和小燕子。心软了，叹了口气：“唉，朕下令，

尊重民意……”乾隆话没说完，又有狱卒们气极败坏的冲了进来，跪了一地：“启禀皇上，奴才们罪该万死！人犯福尔康昨晚离奇不见了！”乾隆大惊，喝道：“什么叫作‘离奇不见’？”“昨晚还在牢里，今天不见了，牢里什么人都没有，福大爷凭空消失了！”乾隆大怒，一拍桌子：“混帐！朕要摘了你们的脑袋！犯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狱卒一听要摘脑袋，顿时簌簌发抖，慌张的辩道：“万岁爷饶命啊！想那香妃娘娘会变蝴蝶飞走，福大爷也可能变成蝴蝶飞走了！”狱卒一句话，触动乾隆最深最深的痛，顿时脸色惨变，喘气掉头，对侍卫大声说：“你们马上去告诉监斩官，两个丫头立即处死！杀无赦！”

第三部完。待续第四部《浪迹天涯》

39

街上还是群情激昂，群众一直在喊着叫着：“格格不死！千岁千岁千千岁！格格不死！千岁千岁千千岁……”囚车的队伍已经停顿，监斩官有意在等乾隆的旨令，故意拖延时间。

小燕子依旧挥着手，跳着，叫着……紫薇忽然在人群中看到尔康、永琪、柳青、柳红了。她惊得浑身一颤，眼光就和尔康的眼光纠缠在一起了。尔康立刻用眼神递着讯息。刹那间，天地万物，化为虚无。世界变成混沌初开的时候，什么的人都不存在了，只有你我。在那一瞬间，两人的眼光已经变换了千言万语。

监斩官等待着，群众等待着，紫薇和小燕子等待着，尔康、永琪、柳青、柳红……等待着。终于，马蹄嗒嗒，那个领命而去的侍卫，高举着一面黄旗，快马奔了回来。

所有的群众，全部安静下来，大家都目不转睛的盯着那面黄色的旗子。

侍卫勒马停下，对监斩官大声的说道：“皇上有令，立即处死两个人犯！杀无赦！”尔康惊呆了，永琪惊呆了，柳青、柳红惊呆了。监斩官惊呆了，群众惊呆了。紫薇和小燕子也惊呆了。四周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了。

尔康永琪等人，大家用眼神示意，沉重的一点头，豁出去了。

监斩官回过神来，对大队一挥手：“快走！直接去法场！不要延误！”大队立刻动了起来。群众大哗，又开始吼声震天：“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饶格格不死……”小燕子这下知道，希望又落空了，伸手握住了紫薇的手，不笑了。

许多群众开始向囚车挤来，侍卫拿着木棍，拦着激动的群众，不许众人上前。这时，宝丫头忽然从群众中飞奔而出，追着囚车凄厉的大喊大叫：“小燕子姐姐 紫薇姐姐……小燕子姐姐 紫薇姐姐……你们不可以死啊……回来呀……回来呀……”宝丫头这样一喊，就有好多孩子纷纷跑了出来，追着囚车大叫：“小燕子姐姐……紫薇姐姐……小燕子姐姐……紫薇姐姐……”小燕子惊喊着：“是宝丫头！还有小豆子！小虎子……大宝，二毛……哎！整个大杂院的孩子都来了！”就忍不住挥着帕子大叫：“宝丫头！小豆子！小虎子……大宝，二毛……”孩子们疯狂的喊：“小燕子姐姐……紫薇姐姐”紫薇挥着帕子大喊：“回去！宝丫头，带大家回去！不要看我们砍头……大

家都回去！听紫薇姐姐的话……砍头不好看啊……不要看呀……”官兵，侍卫，前驱队伍又被这些孩子惊动了。侍卫就去驱赶孩子。

“那儿来的孩子？赶快让开！砍头有什么好看？不要挡着路，快让开……”孩子们哪儿肯听，拼命去追囚车，大叫不停。紫薇生怕孩子受伤，对侍卫大喊：“请不要伤到孩子！各位好汉，手下留情啊……”场面被孩子一闹，顿时混乱起来。激动的群众，就纷纷涌上前去，喊着，叫着：“为什么要杀‘民间格格’？不可以杀‘民间格格’！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尔康、永琪、柳青、柳红四人彼此一看，大家将脖子上的黑巾一拉，遮住口鼻。尔康大声说道：“此时不上，更待何时？”尔康就飞身而起，直冲囚车。永琪、柳青、柳红立刻响应，四人拔出腰间匕首、长剑、九节鞭等武器，迅速的打倒了几个侍卫，往囚车扑了过去。侍卫大叫：“有人劫囚车啊！看守人犯要紧！”侍卫长剑出鞘，和尔康等人大打出手。

围观群众，更是哗然，挤来挤去，个个磨拳擦掌，鼓噪着：“打呀！打呀……救格格呀！打呀……救格格呀……”孩子们还在尖叫“小燕子姐姐，紫薇姐姐”，场面大乱。

尔康、永琪、柳青、柳红打得天翻地覆，但是，侍卫个个武功高强，四人一时之间，还是无法攻上囚车。

就在这时，一个浑身黑衣，黑巾蒙脸的人，飞越过众人头顶，直奔囚车。同时，另外一个浑身黑衣的蒙面人，从另外一个方向，也飞向囚车。两人手里都拿着剑，前者迅如闪电，后者快如疾风，双双飞扑而至。只见长剑寒气森森，寒光闪闪，像闪电般指向众侍卫，转眼间，侍卫们伤胳膊的伤胳膊，伤腿的伤腿，乒乒乓乓倒了一地。

两个黑衣人就双双跃上囚车，勇不可挡，挥剑连砍两下，紫薇和小燕子的脚镣手铐应声而断。

小燕子和一个黑衣人的眼光一接，惊喜的喊：“箫剑！”紫薇和另外一个眼光一接，也惊喊：“蒙丹！”来人正是箫剑和蒙丹。两人喊道：“跟我走！”箫剑就一手捞起小燕子，蒙丹就一手捞起紫薇，四人飞身而去。

尔康等人，惊喜交集的看着这一幕，真是天助我也！尔康立刻喊：“不要恋战！大家撤！”尔康等人，就三下两下打倒身边侍卫，急忙施展轻功，追着箫剑蒙丹而去。

监斩官大惊，勒马奔来，大叫：“赶快去追犯人呀！追呀！”侍卫、官兵就纷纷追去。奈何群众兴奋得手舞足蹈，大家全体挤上前来，故意拦住追兵的路。众追兵被群众们困得手忙脚乱。

就在这一团混乱中，箫剑带着小燕子、蒙丹带着紫薇，脚不沾尘的飞奔进了树林。尔康、永琪、柳青、柳红跟着奔来。

只见林子里停着一辆马车。有个双目炯炯的庄稼汉正坐在驾驶座上，神情专注的等待着。蒙丹回头对尔康等人喊道：“大家快上马车！车夫是老欧，自己人！”马车门开着，蒙丹带着紫薇跃上车，箫剑带着小燕子跃上车。柳青、柳红、尔康、永琪就全部跃上马车。

车门还没关好，老欧已经飞快的驾着车子奔驰。

“驾！驾！驾……”车内，众人惊魂未定，却惊喜的互视着。大家已经把蒙面的黑巾取下。尔康不敢相信的看着蒙丹和箫剑，问：“是谁准备的马车？这么周到？”“除了箫剑，还有谁？自从会宾楼出了事，他就在计划怎么救人！”蒙丹说。

小燕子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忽然有了真实感，欢声的大叫大跳起来：“哇……我的脑袋还在！哇……我们没有死！紫薇！”她疯狂的摇着紫薇：“我们还活着！全世界的人都跑出来救我们！蒙丹、箫剑，还有大杂院的老老小小……”紫薇眼睛发亮，激动的说：“是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太多的意外，我简直承受不起了！”她看看蒙丹，又看看箫剑：“你们怎么都来了？”永琪急忙拉住小燕子：“小燕子，别跳别跳！这辆马车已经超载了，你再跳，万一把车子跳垮了，那就太冤了！好不容易从断头台上把你们抢救下来，别摔了车！”小燕子的脸孔因兴奋刺激而涨得红红的，哪里安静得下来，嚷着：“太刺激了！太过瘾了！师傅，你怎么还在北京？我以为你老早就到了六河沟还是七河沟了！含香在哪里？你跑来救我们，含香安全不安全啊？还有箫剑，你为什么要骗我？武功已经到了那个‘神仙画画’的地步，为什么说你不会武功？你那个剑法是怎么练的？你飞上囚车的时候，我只看到你唰唰唰唰几下，就把一排人打倒了，怎么会这样神呢？我太佩服了，佩服得‘五个身体都摔到地下去了’！哇……好刺激好紧张啊……”尔康打断了兴奋的小燕子：“现在，我们在往哪儿跑呀？”“往一个安全的地方跑！”箫剑微笑的说。

“蒙丹和箫剑会来帮忙，实在太意外了，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柳青问，又是震惊，又是欣喜。逃走的蒙丹会回来，不会武功的箫剑居然是个中翘楚，实在太离奇了。

“说来话长，慢慢再说吧！”箫剑说。

车子往前急驰。

“我们的行李、马车都在帽儿胡同！事情闹得这么大，恐怕不能去帽儿胡同了！”柳红看着尔康。

“你们也有逃亡的准备了吗？不是不能去，要等天黑才能行动！”箫剑说。

“箫剑，”尔康盯着箫剑：“你真是深藏不露，这样子飞出来救人，带给我们太大的惊喜，太大的震撼！”“你们才带给我太大的震撼！”箫剑一笑：“每个人为了彼此，都可以拼掉自己的命！”

紫薇和小燕子这两个格格更是让人刮目相看！刚刚在囚车上，我算是见识了所谓‘格格’的风度，要上断头台的人，还能谈笑自若，引吭高歌，实在不简单！”紫薇脸色一沉，惻然的说：“不要再提‘格格’两个字，那两个字对于我们，是毫无意义了！那已经变成一个历史，一个故事，一个回忆，和一个惨痛的经验了！”尔康听得好心痛，就把紫薇的手一握，深深的看着她说：“成为历史的，岂止你们两个的‘格格’？还有永琪的‘阿哥’，含香的‘香妃’，我的‘御前侍卫’！柳青柳红的‘会宾楼’，蒙丹的‘新疆’。至于箫剑……”就凝视箫剑：“当然也有箫剑的历史！”箫剑大笑起来：“是！没有‘历史’的人生，是乏味的！如果现在有酒，我一定和大家干一杯！为大家的‘历史’干杯！为大家的‘故事’干杯！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制造故事’，一种人‘看故事’，我何幸认识了这么多‘制造故事’的人，觉得‘与有荣焉’！”小燕子逃出了死亡，就兴奋得不得了，神彩飞扬的喊着：“什么‘鱼有浓烟’？鱼冒烟一定是烤焦了！想到烤鱼，我现在就觉得肚子饿了，真想吃东西！自从关进监牢，我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呢！就算烤焦的鱼，我也会吃得连骨头都不剩！”箫剑看着小燕子，不禁大笑：“鱼有浓烟？好极了！还珠格格，我服了你了！”“你又会武功，又会骗人，我才服了你呢！”永琪看着欢笑的小燕子，看着车外飞驰倒退的树林，知道那个属于“阿哥”

的年代，已经正式结束。心里不能不涌上一阵惆怅，感慨的说：“从此以后，我们就和以前的生活告别了！”尔康震动着，也深深的明白，自己的锦绣前程，也从此结束。他看看紫薇，洒脱的接口：“告别了也好，告别了过去，才能创造未来！”“好一个告别了过去，才能创造未来！”永琪说：“看样子，我们要集体创造未来了！”“未来万岁！”小燕子高举着双手欢呼。

永琪看着这样高兴的小燕子，忍不住跟着笑了。

尔康看着紫薇，满眼的深情和坚定。从此之后，海角天涯，他们只有彼此了。紫薇迎视着他的眼光，深深刻刻的看进他的内心深处。他们就这样对看着，再也没有顾虑，再也没有保留，完全放任自己的眼光，去透露心底最深刻的柔情。

马车疾驰着。出了阜成门，已经是郊区了，再跑了一阵，车子驶进了一个农庄的院子。

院子里有几个农妇，用布巾包着头，拿着耙子，正在晒谷子。

马车踢踢踏踏进来，农妇们抬头看了看，其中两个就奔上前来。

老欧跳下车，车门打开，众人纷纷下车。箫剑说：“这里是老欧的农庄，我们藏在这儿，安全极了！”一个农妇一把抓住了紫薇和小燕子的手，惊喜的大叫：“紫薇！小燕子！他们把你们救出来了！我担心得不得了……”紫薇、小燕子、永琪、尔康、柳青、柳红定睛一看，不禁脱口惊呼：“含香！”紫薇和小燕子就拉着含香的手，又叫又跳，惊喜交集。

“含香！你怎么还在北京呢？”“是啊！我们不是把你们已经送到石家庄了吗？”柳青困惑极了。

“你这样一打扮，我简直认不出是你！”柳红说。

小燕子用手揉着眼睛：“哇！我是不是在作梦呢？以为今天脑袋会和脖子分家，不知道会惨成什么样子？谁知道，不但脑袋没掉，还和所有的人见面了！我太高兴了！”就放声大叫：“哇……活着真好！”蒙丹急忙喊：“别叫别叫！赶快进屋里去！不要以为已经安全了，这儿，追兵还是会搜捕过来的！小燕子，你注意一点！我们现在，是一群逃犯！可不是享有特权的格格阿哥了！”箫剑就介绍说：“这是老欧，这是欧嫂！老欧是我的老朋友了。”老欧和欧嫂就上前招呼众人。

“老欧见过各位！”“大家辛苦了！赶快去屋里坐，我已经准备了一点酒菜，乡下地方，没什么好吃的，大家随便吃吃，一定都饿了！”欧嫂笑吟吟的说。

尔康握住老欧的手：“谢谢你们，素昧平生，竟然这样援助我们！”“说哪儿话？箫剑是我们夫妻的救命恩人，箫剑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老欧义气的说。

含香就急急的打断大家：“快进去！快进去……我们已经准备了衣服，大家先换衣服要紧！万一有人搜查，人们大家在装扮上，就露了相！有话，进去再说！”大家就急急的进了房间。

含香把紫薇、小燕子、柳红带进卧房。只见床上已经放着好几套农妇的衣服。

“来来来！大家都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样子，如果有追兵进来搜捕，大家全体去外面晒谷场晒谷子，知道吗？”含香说。

“知道！知道！这个太简单了，就像当初全体当萨满法师一样！当萨满法师还要念咒，挥舞伏魔棒！这个只要挥挥耙子就可以了，简单！”小燕子

兴奋的嚷着。

含香帮着大家换衣服，改装，几个女子，都有一肚子的问题，一面换衣服，一面就兴奋的问着各种问题。

“含香，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已经往南跑了吗？”紫薇问。

“你们不知道，都是那个箫剑，他真是一个好聪明的人！他给了我们三个锦囊，要我们到了石家庄再看！事实上，柳青柳红一离开我们，我们就觉得很不对劲，心里一直不安心，就怕你们大家出事！如果为了我们，让你们送命，我们以后怎么可能活下去呢？结果，打开第一个锦囊一看，上面写着老欧的地址，和一句话‘如果不放心他们，就到老欧那儿等消息！’我和蒙丹，干脆把三个锦囊都拆了，第二个写着‘放弃云南，随便选择一个方向去走，免得他们有人落网，吃不消严刑拷打，把你们的路线招出来！’”“他想着好周到！”紫薇惊呼：“连他自己，都不要知道你们的下落！那个云南大理，原来是他在故布疑阵！我就说，这条路，未免选得太远！原来，他已经想好，假若有人招了，会把追兵一路引到云南去……哇，好高段啊！”小燕子已经等不及的追问道：“第三个锦囊写的是什么呢？”“第三个写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含香已经不香了，何不冒险回北京？在北京藏上一年半载，等到风平浪静，再选择去向！’”“他真是聪明啊！皇上一定以为你们远走高飞了，会派兵去城外找，不会在北京城里找！”柳红折服的说。

“我们看了，立刻选择了第一个锦囊的办法，到了这儿。没多久，箫剑就来了，告诉我们，你们大家出了事，要蒙丹留下，帮他一起劫狱！那时候，还不知道五阿哥和尔康会逃出来……他们计划了一大堆劫狱的办法，预备要闯进皇宫呢！”大家在谈话中，紫薇、小燕子、柳红已经换好了衣服，全是荆钗布裙，农家装束。彼此互看，都有些认不出来了。含香再拿了包头的头巾，给三人扎上。小燕子指着紫薇，笑着说：“完全变了一个样，我猜，就算皇阿玛站在你面前，也认不出你来了！”一听到“皇阿玛”三个字，紫薇脸色一沉，笑容完全消失了。

这时，门外有人敲门，箫剑的声音响了起来。

“衣服换好没有？‘鱼有浓烟’已经烤好了，有没有人想吃啊？”“哇！可以吃东西了！”小燕子欢呼：“经过砍头以后，还有嘴巴可以吃，实在太好了！大家赶快去吃东西吧！”大家到了餐厅，就看到穿着粗布衣裳的尔康和永琪，小燕子从来没有看过两人这样打扮，觉得新鲜极了，看着大家，又看自己，一直笑个不停。紫薇看到尔康和永琪都变成了普通老百姓，想着那个绿瓦红墙，那个宫廷，知道自己和小燕子，影响了尔康和永琪的一生，就有些怔忡起来。而且，此时此刻，大家都团聚了，却少了一个人！金锁呢？她在哪儿呢？紫薇一想到金锁，神色就暗淡了，面对着一桌子的菜，也食不下咽了。

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桌上，虽然是粗茶淡饭，也是非常丰盛。

欧嫂照顾着大家。

“大家肯定饿了，多吃一点！”忙着帮每个人布菜。

“欧嫂，你坐下来，不要管大家了，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如果吃饭还要你这么照顾，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他们一个个，都不是金枝玉叶了！”箫剑沉稳的说。

“就是！就是！你不要管我们，我们会把自己喂饱的！没有人会跟你客气！”小燕子含着食物，口齿不清的嚷嚷。

永琪看着农妇打扮的小燕子和紫薇，叹口气说：“真是料想不到呀！没多久以前，她们两个还在囚车上，等着要被砍头！现在，居然活蹦乱跳的在这儿吃东西！”老欧拿了一壶酒来。

“为了庆祝两位姑娘重生，喝一杯吧！不是好酒，马马虎虎可以喝！”老欧，你真是我的知己！”箫剑大乐：“此时此刻，最需要的，就是这杯酒了！”就给每人都斟满了杯子。

尔康急忙提醒大家：“都不能醉，追兵随时都可能出现，维持清醒是第一个原则！为了庆祝，我们就小小的喝一杯吧！”柳青就兴高采烈的举杯，说道：“大家千岁千岁千千岁！”“不用‘千岁千岁千千岁’，长命百岁就可以了！”柳红笑着说。

大家死里逃生，又是别后重圆，说不出来的兴奋，就举杯相碰，全部欢呼：“大家都长命百岁！”紫薇不想让大家扫兴，勉强喝了一口酒，看着大家，真是人人团聚了，连蒙丹都和含香亲亲密密的在一起。金琐呢？那个从小照顾着自己，陪伴着自己，当自己痛苦时，她在旁边安慰。当自己有难时，她在一起分担。但是，她给了金琐什么？连尔康这个承诺，都取消了，还连累她一再受苦。现在，大家坐在这儿喝酒，金琐却脚镣手铐，戴着木枷，跋涉在去蒙古的旅途上。想到这儿，就更加难过了。

小燕子大难不死，一时之间，想不到金琐。她高兴得不得了，喊着：“好香的酒！好好吃的菜，好有味道的饭！哇！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有脑袋’，以前，我真是对不起自己的脑袋，都没有好好的重视它！”“你一张嘴，又要吃，又要喝，又要说……累不累？”永琪问。

“不累不累，昨晚，晴儿令妃娘娘来救我们，差点就把我们救出去了！偏偏皇后赶到，阻止了令妃娘娘的计划！我恨得牙痒痒，皇后还对我说‘等到你的脑袋跟脖子分了家，看你还用那个嘴巴去说！’现在，我的脑袋没有跟脖子分家，嘴巴依然有用，我就太得意了！聒噪一点，各位包涵了！”众人全部笑了起来，唯有紫薇，捧着饭碗，食不知味。

尔康看到紫薇食不知味，就也不安起来，不住的看紫薇。

小燕子兴奋的看着箫剑，开始“审问”起箫剑来。

“箫剑！我问你！你以前是什么意思？两次和我比武，都故意在那儿左摔一跤，右摔一跤，演的跟真的一样！你遛我啊？耍我啊？看不起我啊？”箫剑笑了，凝视小燕子：“武功要在紧急的时候用，不是用来玩儿的！你抢我的剑，摆明要和我玩玩！既然是玩玩，就不能认真了！如果看不起你，今天还会去劫囚车吗？”小燕子心情太好了，兴奋的看大家：“我们全体拜把子，好不好？今天就拜，好不好？难得都是‘要头一颗，要命一条’的人，又都是‘头也不掉，命也不丢’的人！你们常说的两句话，我记不起来了，我有两句话，‘同是脑袋不掉人，相遇何不就结拜’？”众人全部大笑。

紫薇笑不出来，勉强扒了两口饭，实在忍不住眼泪一掉，匆匆的站起身来：“对不起！你们大家吃，我吃不下，我到院子里透透气！”紫薇就用手捂着嘴，跑出门去。

大家都呆住了。尔康跟着跳了起来：“你们吃！我去陪着她！”紫薇奔到院子一角，站住了，用手拼命擦眼泪。

尔康跑过来，激动的握住了她的手，急急的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她救出来！你知道，我的时间实在太紧迫了！你们两个要砍头，我们只能先管你们！现在，你们已经脱离险境，我下一步棋，就是去营救金琐了！你

想，我怎么会把她忘记呢？我已经打听过了，到蒙古有两条路，一条经过察哈尔，一条经过绥远！金琐被流放到蒙古最北边的‘肯木毕齐尔’，所以，官兵的路线一定是走西北边的绥远！我已经研究过地图，也打听了那条流放的路线……等我吃完这餐饭，我就带着柳青柳红去营救她！”紫薇调头看尔康，眼睛发光了。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尔康深深的看着她：“经过了这么多‘生生死死’，如果我还看不出你的心事，那我还有资格成为你的尔康吗？”“那么，我还有其他的心事呢？”“放不下令妃娘娘，放不下晴儿，放不下我的阿玛和额娘！”紫薇深吸了一口气：“是！你已经看穿我了！我们集体一跑，丢下的摊子好大！我想到今天在囚车上，老百姓都为我们请命，监斩官都心软了。但是，侍卫快马奔来，传递皇阿玛……不，不是‘皇阿玛’，是‘皇上’的命令，仍然非杀我们两个不可！这样寡情，这样绝情……他会饶了令妃娘娘和晴儿吗？会放过你的阿玛和额娘吗？我觉得太不安了！”“我和你一样不安，我们不妨在这儿住几天，就像箫剑说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先藏在这儿，看看大家是不是都没事，如果确定大家都没事了，我们再开始‘浪迹天涯’，好不好？”紫薇深深的看着尔康，幽幽的说道：“尔康……你真的选择了我？”“你这话什么意思？”尔康一愣。

“我已经不是格格了，舅公舅婆把我的身份彻底否决了，我到底是谁，自己都不知道！”

你真的选择了我？把你的前途爵位，父母家庭……一起抛掉，你不会后悔吗？我们一直在患难之中，几度出生入死，会给你一种错觉，好像我是得来不易的！等到有一天，我们过着平凡日子，大家都老了，所有的神话色彩全部消失……那时候，你会不会后悔你的选择？”尔康把她的手，紧紧的一握，有力的说：“是！我选择了你！不管为你抛弃了多少东西，你值得！我永远还会后悔！当我们老了的时候，你还是我最美丽的‘神话’！”紫薇眼里充泪了，感动至深的看着尔康。

这个时候，宫里已经乱成一团。

“两个丫头被武林高手劫走了？全城老百姓帮忙她们逃走？老人小孩全体出动，追着囚车跑？这是真的还是一个笑话？”乾隆震惊的问。

监斩官带着侍卫，一排人跪在延禧宫前。监斩官发抖的说：“启禀皇上，一点也不假！侍卫官兵都亲眼目睹，臣实在不敢说谎！当时一片混乱，所有的老百姓，都高叫着‘民间格格不可杀，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情绪激昂，几乎要和侍卫冲突起来。那些武林高手，趁机飞上囚车劫囚，个个势如拼命，锐不可挡！臣又怕伤到孩子，又怕伤到老人，又怕伤到无辜的老百姓，顾此失彼，丢了人犯！臣罪该万死！”乾隆听得匪夷所思，眼睛瞪得好大。站在乾隆身边的令妃，在震动中，松了一口气，眼睛湿润了。

“她们两个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让全城为她们请命，还有高手为她们拼命？有多少武林高手？”“好多好多！总有十几二十个！”监斩官立刻夸张的说：“高手中好像还有五阿哥和福大爷！因为他们两个的身手和体形，很多侍卫都认得！但是，臣不敢确定！”乾隆震惊，勃然大怒。

“永琪和尔康！”就大声一吼：“你们有没有去追捕逃犯？”“有有有！臣已经下令，全城搜捕！但是，只怕两位格格有高人保护，又有全城老百姓掩护，搜捕十分困难……”“什么搜捕困难？你们给我一家家去搜，也要把他们全体抓回来！这样公然和朕作对，简直成了一群强盗土匪！你去传鄂敏过

来，要他赶快派兵，去城外追捕！”“喳！臣遵旨！”监斩官狼狈的爬起身子，躬身而退。乾隆又大喊：“回来！”“臣在！”监斩官赶紧回来。

“把他们活捉回来，知道吗？朕要亲自审问他们！”“臣遵旨！”监斩官带着侍卫匆匆而去。

令妃见监斩官走了，就急忙上前，对乾隆急促的说：“皇上！她们逃了，就让她们逃吧！何必再苦苦追捕呢？”乾隆眼睛一瞪，对令妃喝道：“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口口声声，向着那两个丫头！她们欺骗朕，玩弄朕，现在，还发动全城的老百姓来反抗朕！居然有高手劫囚车，把她们救走！朕被这几个孩子弄得声誉扫地，尊严尽失，你还帮着她们说话？”“皇上啊！”令妃含泪诚挚的说：“那么，你真的希望，现在监斩官捧着紫薇和小燕子的首级，来向你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两位格格首级在此’吗？”乾隆脸色骤变，顿时哑口无言。令妃看着他的脸色，再真挚的说：“皇上！臣妾知道你有多恨、有多气！但是，臣妾也一直知道，在皇上的内心深处，有一份让人感动的热情。今天，臣妾听到两位格格逃走了，确实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因为，臣妾真是胆战心惊，就怕看到的是两位格格鲜血淋漓的脑袋啊！”乾隆震撼着，看着她不说话，她就含泪继续说道：“皇上啊！人在激怒之中，所做所为，不一定是出于本性！人在危急之中的所作所为，也不一定是出于本性！你无心杀格格，却下令杀格格！尔康、永琪无心反抗您，却势必反抗您！”乾隆有些迷惘起来，令妃的话，句句字字，打进他的内心深处，不禁自问：“是啊！难道朕宁愿看到两个丫头鲜血淋漓的脑袋吗？难道朕真的要她们身首异处吗？”乾隆正在理不清自己混乱的思绪，太后得到消息，带着皇后和晴儿，急急忙忙的赶来了。令妃赶紧请安：“老佛爷吉祥！皇后娘娘吉祥！”太后昂着头，急冲冲的问：“皇帝，我刚刚听到侍卫们传言纷纷，说小燕子和紫薇被五阿哥和尔康救走了！是不是真的？”乾隆一叹：“朕也刚刚得到消息，两个丫头确实被人救走了！是不是永琪和尔康劫走的，还不能肯定！”晴儿深深的透了一口气，和令妃交换了一个安慰的注视。

“这还得了？”太后大怒：“居然有老百姓撑腰，这不是反了吗？皇帝的尊严何在？威信何在？这两个丫头，居然鼓动了全城的老百姓造反！皇帝！你可不能让她们逃掉！我觉得，福伦一定知道内幕！不妨先把福伦夫妻两个拿下！”令妃大震，脸色惨变，急忙往前，痛喊道：“皇上请明察！福伦夫妻二人，和我们一样，什么都不知情！孩子们做的事情，长辈经常都到最后才知道！”皇后用锐利的眼光，看了令妃一眼。

乾隆情绪复杂，有意包庇，烦恼的说：“皇额娘！这事还是让儿子来处理吧！”皇后就向前一步，说：“老佛爷！皇上！臣妾有一件事，不知道是该讲，还是不该讲？”“你觉得不该讲，就别讲了！”乾隆心烦意躁的说。

“如果事情严重，有什么该讲不该讲？皇后但说无妨！”太后狐疑的看看皇后。

皇后就看了看晴儿和令妃一眼，清楚的说：“昨晚臣妾就怕两个丫头捣鬼，曾经到大内监牢走了一趟，谁知，在大内监牢，却碰到了两个人，说是奉皇上和老佛爷的命令，去给两个丫头送行！臣妾当时觉得很奇怪，也不曾追究！但是，今儿一早，听说尔康离奇失踪了！再回想起来，这事实有些凑巧！”“什么？”太后大惊：“奉我的命令，跟两个丫头送行？我什么时候有这种命令？居然敢假传太后懿旨？简直可恶！这是谁？快说！”晴儿看了令妃一眼，知道遮掩不住了，就勇敢的走了出来，在太后和乾隆的面前跪

下了。

“老佛爷，皇上！皇后娘娘说的，是我和令妃娘娘！”“什么？你和令妃？”乾隆喊。

“是！我们昨晚确实去了大内监牢，探望过紫薇和小燕子！”晴儿坦白的说着，哀恳的看看乾隆，再看看太后：“皇上，老佛爷！对不起，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在两位格格临死之前，不去看她们一下！这些日子以来，老佛爷心里也明白，晴儿对两位格格，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令妃娘娘更是把她们当亲生女儿一样！她们要死了，我们去给她们戴上簪环，化一点妆，换一身衣服，让她们死的时候，不要太狼狈太难看！请皇上和老佛爷体恤我们的不忍之心！至于尔康怎么失踪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晴儿！”太后又惊又怒，简直无法置信：“你居然敢私下去见她们！你好大的胆子！”

还有令妃！”令妃一颤，默然不语。晴儿就对太后磕下头去：“老佛爷，晴儿是做错了！请老佛爷惩罚！晴儿自从看到活泼风趣的两位格格，被判斩首之后，觉得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已经不在乎自身的安危了！如果皇上不能原谅，就把晴儿关起来，或者斩首吧！但是，令妃娘娘对皇上一片真情，小阿哥还没满周岁，请皇上千万千万不要怪罪令妃！”乾隆震动着，看了令妃一眼，令妃眼中含泪，不胜凄楚。晴儿继续说道：“晴儿斗胆，说一句肺腑之言，香妃娘娘已经消失了，当初紫薇和小燕子说她变成蝴蝶飞走，其实是千方百计，想顾全皇上的感觉，让皇上的失意，减到最低限度！没想到形式弄巧成拙，让皇上怒上加怒！这件祸事，到今天为止，牵连的人已经够多！俗语说，‘扯到鸡毛鸡骨痛，扯到叶子藤儿动’！希望这事不要牵丝扳藤，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么皇上失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乾隆瞪着晴儿，被晴儿这几句话，深深的撞击了。

太后也看着晴儿，一脸的不可思议。

皇后急忙正色问道：“这么说，难道尔康越狱，永琪逃走，两个丫头被劫，全体都不追究了吗？”“谁说朕不追究？朕已经下令，全城搜查，出城追捕，势必把他们全体捉回来！但是，无辜的人，不要再牵连了！”乾隆大声说。

“那……谁作为内应，放走尔康和永琪，也不要追究了？”皇后问。

“如果说，昨晚去探监的人，就有放掉尔康的嫌疑，那么……皇后和容嬷嬷，岂不是也有嫌疑了？”晴儿振振有词的说，看着皇后。

皇后怒视晴儿。

乾隆心里，其实已经有数，看看令妃，看看晴儿，确实再也“输不起”这两个人，就一拂袖子，心烦意乱的说道：“好了！都不要再说了！让朕安静一下行不行？”众人全部安静了下去。

乾隆心里有数，太后心里也有数。

回到慈宁宫，进了大厅，太后就站定了，回头怒喊：“晴儿！你给我滚进暗房里去闭门思过！”“是！”晴儿屈了屈膝，回身就走。

“站住！”太后又色厉内荏的喊。

晴儿站住了。

“你告诉我，你这样千方百计的帮助那两个丫头，到底为了什么？”晴儿抬眼看着太后，眼神里是一片真挚和坦白：“老佛爷！因为她们两个，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过了我渴望而没有的生活！她们唤起我心底最深的热情，燃起我蠢蠢欲动‘叛逆’，那种‘胆大妄为’和‘不顾一切’，正是我

心底的呼唤！紫薇，像是那个文学的我，小燕子，像是那个叛逆的我！她们两个，正是我的影子！或者，可以说，我是她们的影子！”太后听得糊里糊涂：“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知道！”晴儿悲哀的说：“在我认识她们两个以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会被这样两个姑娘收得心服口服，我自己也会不相信！”太后怒气冲冲的嚷：“我看！她们两个根本就是有病！你已经被传染了！”“是！她们是一种病，这个病的名字叫作‘热情’！对生命的热情，对爱情的热情，对朋友的热情，对理想的热情，对生活的热情，对梦想的热情，对诚实的热情……这种热情，确实带着传染力！我被传染了，传染得不可救药，病入膏肓了！”“你不要跟我卖弄口才，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我听不懂你这种怪话，你胆敢半夜三更，假传我的懿旨，放走人犯！你是不是认为我离不开你，不敢惩罚你？不忍心惩罚你？”“晴儿不敢这么想。只是……让晴儿将功折罪吧！”晴儿低头说。

“怎样将功折罪？”“让我用我以后的生命，陪伴老佛爷，孝顺老佛爷吧！我将终生不嫁，为老佛爷奉献一生！”太后一怔，不禁深深的看着她。

“那……你那份‘蠢蠢欲动’的热情，要怎么排遣？”晴儿一愣，眼泪夺眶而出。

“老佛爷……那是一种病，传染之后，有两个可能！要不然就是痊愈，要不然就是病死！我总是逃不掉这两者之一！好……我去暗房闭门思过！”晴儿就傲然的去了。

太后竟被她的傲然震住了。

40

北京永定门外的郊道上，秋风飒飒，沙尘滚滚。

一排犯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全部脚镣手铐，戴着木枷，正艰苦的、颠蹶的前进。

金琐也杂在这一排人犯之中，跟着囚犯们狼狈的走着。

官兵们拿着鞭子，不断的抽在众囚犯身上，穷凶极恶的吆喝着：“走快一点！这样慢吞吞，走到明年也走不到蒙古！”囚犯随着鞭子的声音，不断惨叫哀号。

金琐一步一个颠蹶，满头的风沙和汗水，哀恳的说：“官兵大爷！能不能给我一口水喝？”金琐一说，就有好多囚犯向官兵哀求着：“水……水……水！请给一口水……”“水？又要喝水？这些水，还要支持到下一站呢！不够我们喝，都不知道，哪儿还有你们的份？都是你！罗嗦什么？”官兵说着，就一鞭子抽在金琐背上。

“哎哟！痛啊……”金琐哀声喊着。

“痛？痛就走快一点！”官兵又是一鞭。

金琐忍痛前进，看着天空，心里一片凄苦。心想，不知道紫薇和小燕子，是不是已经砍头了？午时早就过了，说不定她们两个已经升天了，说不定她们正在天上看着她。她对着层云深处，极目四望，却什么都看不到。

走在金琐前面的一个老者，忽然支持不住，倒下了，嘴里呻吟着：

“水……给我一口水……”“老伯，你怎样？”金琐急忙去扶，抬头看官兵：“请你们做做好事，给他一口水喝，他快晕倒了！”“晕倒？抽几鞭子，就不会晕倒了！”官兵的鞭子，就狠狠的对老者抽了过去。

“哎哟……哎哟……哎哟……”老者痛得打滚。

“你们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金琐忍不住喊：“难道你们家里没有老人？没有父母吗？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大家不是都是人吗……”“哈！还轮到你这个犯人来教训我？”官兵就一鞭子抽向金琐。

金琐想躲，没躲掉，脚下一绊，就整个人摔倒了下去。

“这个丫头故意的！起来！起来……”官兵手中的鞭子，就雨点般落在金琐身上。

“不要这样啊……求求你们，不要打啊……”金琐痛得满地打滚，脖子上的金链子，就滑了出来。一个官兵眼尖，喊道：“这丫头脖子上，还戴着金链子呢！”说着，伸手就去扯那条链子。

金琐大惊，急忙抓住链子，哀声大叫：“不要抢我的链子！这是我家小姐给我的纪念品……这是她戴过的东西，我不能失去它……”“什么纪念品？现在，它是我们的纪念品了！”官兵一把扯走了链子。

“还给我！求求你还给……”金琐大急，喊着：“那条链子不值钱，是我小姐给我的呀……还给我……”她爬到官兵面前，还想抢回项链。

“身上藏着金链子，不知道还有没有值钱的首饰？”官兵对着金琐一脚踢去，嚷着：“赶快把身上值钱的首饰都交出来！快！”“你们饶了我吧！哪儿还有值钱的东西？”金琐哭了。

“不交出来是不是？那……我们可要扒了你的衣服来检查了！”金琐大惊，勉勉强强的爬了起来。

“不要……不要……”众官兵贪婪的看着她，个个如同凶神恶煞。金琐恐惧的后退，脚镣手铐一路“叮铃哐郎”响着。官兵吼着：“来！我们扒了她的衣服看看，她身上到底藏着多少好东西？”众官兵就飞扑而下。

金琐拔腿就跑，惨叫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可怜她身上又是木枷，又是脚镣手铐，哪儿跑得动，才跑了两步，就又跌倒在地。她就手脚并用的往前爬。

囚犯们害怕的看着，谁也不敢动。

官兵们扑了过来，就动手开始剥她的衣服。金琐拼命扯住自己的衣襟，死命的挣扎，哀求着：“各位大爷，饶了我……我真的没有值钱的东西……不要这样，你们杀了我吧……”“杀你？我们活得不耐烦吗？你是钦犯，我们还丢不起呢……”哗的一声，她的衣袖，被整个扯掉了。

正在十万火急，有辆马车突然急驶而来。其实，这辆马车跟踪这个队伍已经很久了，一路上都有行人，不能下手，这时已到荒郊野外，马车就冲了出来。驾驶座上，正是尔康、柳青和柳红。

“不好！他们正在欺负金琐！停车！”柳红大喊。

尔康和柳青一拉马缰，马车停下。

官兵们听到声音，抬头张望。

柳青、柳红、尔康三人，像是三只大鸟一样，飞扑而至。尔康大吼：“身为官兵，这样无耻下流！犯人也是人，你们简直是一群野兽！”尔康声到人到，一脚踢飞了扑在金琐身上的官兵。

柳青看到金琐衣衫不整，气得脸都绿了：“胆敢这样欺负金琐，我要了

你的命！”柳青扑了过来，拳打脚踢，打飞了其他几个官兵。柳红又打倒了好几个。

“金锁！不要怕，我们来救你了！”柳红边打边喊。

官兵们就大喊大叫起来：“不好了！有人要劫囚犯！大家上啊！”官兵们拔出长剑，就和三人大打出手。柳青、柳红、尔康都锐不可挡，打得虎虎生风，把一个个官兵全部打得飞跌开去，摔的摔，倒的倒。

金锁又惊又喜，从地上爬了起来，不敢相信的看着，声泪俱下了：“尔康少爷！柳青！柳红……我是不是眼睛花了……”众官兵哪里是三人的对手，打了一阵，知道打不过，就撒开大步，落荒而逃。三人志在金锁，也不追官兵，尔康奔到金锁身前，喊道：“金锁！你怎样？”“链子……链子……”金锁喘息的喊：“小姐给我的金链子……是太太留给小姐的，被他们抢走了……”“抢了你的金链子？该死的官兵……”尔康回头一看，看到一个官兵，正握着金链子奔逃，尔康就追了过去，一拳打去，打倒了官兵，抢下链子，义愤填膺的说：“紫薇贴身的东西，岂能让你抢去？”柳青就奔向金锁，歉然的说：“对不起，金锁，我们来晚了，让你吃苦了！”说着，一刀劈断了铁链木枷。

金锁喜极而泣：“柳青……我……我……”金锁脚下一软，就倒了下去，柳青一把扶住，看到她衣衫不整，赶紧脱下自己的上衣，把她裹住，抱了起来。柳红急忙喊：“哥！赶快抱她上马车！”“救救那些犯人……他们好可怜……”金锁指着那些犯人说。

“好！管他有罪没罪，全体逃命去吧！”尔康豪迈的说：“今天是‘劫囚日’！‘同是天涯被囚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尔康说着，就把犯人们的木枷铁链，全部砍断。那些犯人真是想也想不到有这种好运，全体跪在地上，给尔康等人磕头，嘴里乱七八糟的喊着：“英雄！好汉！救命恩人……谢谢！谢谢……”尔康看着这些犯人，心想，怪不得《水浒传》会成为禁书，这“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思想实在不容泛滥。想着，自己那个“御前侍卫”的责任感就开始作祟了，对大家脸色一正，严肃的说：“大家逃命去吧！以后记住，千万不要再犯法！不要做坏事！如果作了坏事，落到我手，一定不饶！”“是是是！”囚犯们磕头如捣蒜。

柳青抱着金锁，早就奔向马车。

黄昏时分，尔康、柳青、柳红把金锁救回来了，大家到了老欧的农庄。

柳红扶着金锁走进房门，紫薇就激动的尖叫起来：“金锁！金锁……”金锁一看到紫薇，就扑奔上前，和紫薇紧紧的抱在一起。

“小姐啊！”金锁唏哩哗啦的哭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紫薇拍着她的背，自己的泪，也滚滚而下：“金锁……他们找到你了！我好害怕，怕他们找不到你！”小燕子冲上前来，叫着：“金锁！如果找不到你，我们已经作了最坏的准备，预备全体都去蒙古！一路上找你，绝对不让你一个人流落在那儿！”金锁抬起头来，含泪去握小燕子的手：“小燕子！又能听到你叽哩呱啦的叫，我太幸福了！”“怎么弄得这样狼狈？赶快进房里去，洗个澡，梳洗一下，换件干净衣服……”含香嚷着。

“香妃娘娘！你也在这里！”金锁惊喊。

“我们这儿没有‘娘娘’，没有‘格格’，没有‘阿哥’，没有‘御前侍卫’了！大家都喊名字，不要忘了！”永琪急忙提醒大家。

柳青就关心的喊道：“你们几个，最好给她检查一下，她身上都是伤！”

那些官兵简直可恶极了，对她又打又抢又欺负！”“我要杀了他们！”小燕子怒喊，看着尔康问：“你们有没有帮金琐报仇？有没有？”“当然有，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还好，我那个‘跌打损伤膏’，都是随身带着！赶快进去洗干净，上药！”尔康上前一步，递上那条项链。

“紫薇，还有你的项链，我从那些可恶的官兵手里抢下来！你娘留给你的东西，你还是收起来吧！”紫薇接过项链，含泪看尔康，眼里盛满了感激：“尔康，谢谢你！找回了金琐，我的一颗心总算归位了！”尔康对她深情的微笑着。

几个女子，就陪着金琐进房去梳洗上药了。

“现在，总算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永琪看到她们进房了，才透了一口气，说：“以后，到底要怎么办，应该好好的计划一下了！”“今晚，我要摸黑去一趟帽儿胡同，把大家的行李装备取来！再打听一下宫里的动静！”尔康说：“我很想回学士府去看看我阿玛和额娘！”“我劝你不要冒险！”箫剑警告的说：“刚刚，你们去找金琐的时候，我进城去察看了一趟，现在，城里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官兵在挨家挨户找逃犯！如果要去帽儿胡同拿东西，我帮你去，毕竟，没有人认得我！”“我看，我们还是越早离开北京越好！我们的情况和含香、蒙丹不一样！那些侍卫官兵，认识蒙丹和含香的人不多，可是，认识我们的人就多了！”永琪说。

“就是！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分开，蒙丹和含香还是单独逃亡！我们这些人，是兵分两路，还是都在一起，也要商量一下！”尔康深思着。

“我想，含香是舍不得和你们大家分开的！”蒙丹说。

“尔康说得对！”箫剑正视着蒙丹：“舍不得也要舍得！如果我们大家全体在一起，第一，太引人注目！第二，有一个落网，就全军覆没！我们这样轰轰烈烈，又是变蝴蝶，又是越狱，又是劫囚车……现在还加上劫金琐！如果再被抓回去，集体砍头，那岂不是太不值得了？”蒙丹脸色一正：“那么，我和含香还是单独走！但是，我们去哪儿呢？”“还是那句老话，不要告诉我们你去了哪里？走！就对了！”“箫剑，你呢？还跟我们在一起吗？”尔康问箫剑。

箫剑一笑：“我看，我送佛送上西天吧！你们这样一群人，我还真不放心！”大家正在谈论，忽然，外面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大家全部紧张起来。

欧嫂突然冲了进来，急促的说：“快快！大家躲起来！官兵来搜人了！谁去把含香她们叫出来！”“我去！是不是去晒谷场？”尔康问。

“来不及了！他们已经进了院子，堵在那儿了，你们一出大门就会被捕！赶快，全体跟我来！”小燕子紫薇她们匆匆从卧室里跑出来，欧嫂就带着大家，奔向后门。原来，这个农庄还有个后院，院子里，放着好多坛子，有的是腌菜，有的是酿酒。院子角落里，还有一间破破烂烂的柴房。欧嫂带着这一群男男女女，到了柴房外面，打开门，急急的喊：“赶快！全体躲进去！”箫剑一看，柴房那么小，哪儿容纳得了这么多人，就当机立断的说：“我在外面把守！那些官兵不认得我！柳青，柳红，你们两个也不用进去！赶快去拿耙子、锄头……假装在工作！”“这个地方行吗？门上都是大缝，对里面一看，就看见我们了！”小燕子说。

“没办法挑剔了！赶快进去！尔康，你们几个会武功的人注意了，如果不对劲，就只好出手了！”箫剑说，把大家往屋里推。

“我们知道！”尔康一拉小燕子：“快进来！”所有的人，就忙忙乱乱的挤进柴房，把柴房的门阖上。

箫剑和柳青柳红赶紧拿着耙子、锄头、斧头等工具，砍柴的砍柴，整理院子的整理院子。欧嫂坐在一大堆酱菜坛子前面腌酱菜。

乒乒乒的声音，从前面一直传来。老欧的声音，不住的响着：“各位军爷，你们到底在找什么？我是庄稼人，家里没什么东西！”官兵在七嘴八舌的问：“有没有看到几个年轻的男男女女？像这张图画里的样子！看看清楚！两个丫头，两个很漂亮的少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没有！没有……喂喂，你们怎么可以随便往人家屋子里闯呢？”柴房里，一半堆了柴，大家挤得简直无法透气。每个人都紧张得不得了，大气都不敢出。门缝好大，小燕子对外面张望，低声说：“来了！来了……好多官兵都来了！”“嘘！你就别说话呀！”永琪赶紧阻止小燕子，也凑在门缝对外张望。

紫薇搂着金琐含香，好紧张。

尔康、蒙丹两人都握着腰间的武器，蒙丹带了剑，尔康带了九节鞭，蓄势待发。

柴房外，一队官兵其势汹汹的奔进后院，对箫剑柳青柳红看来看去。箫剑停止劈柴，镇定的抬头问：“你们在找什么？”柳青柳红也停止工作，故作好奇的看着官兵。

官兵拿着小燕子等人的画像，一个个的问：“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几个男男女女？他们是朝廷重犯！如果你们敢把他们藏起来，给我们逮到，通通要砍头！”欧嫂吓了一跳，赶紧伸头看那张图。敬畏的，指着图问：“他们是强盗还是土匪？做了什么案子？如果看到了，有没有赏金什么的？”官兵神气的一抬头：“问你们看到没有？谁要跟你们说故事？”欧嫂就扬着声音问：“小柱子的爹，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人呀？”“哪儿看过？我有那个命吗？”老欧没好气的说：“整天在田里看泥鳅看田埂看我自己的脚丫子！”官兵东张西望，发现那间柴房了。

“这是什么房间，打开门给我们瞧瞧！”一个官兵说。

箫剑的手握紧了斧头，全神贯注。柳青柳红握紧了耙子锄头，也是全神贯注。

柴房里，大家紧张的彼此互视。小燕子摩拳擦掌。尔康、永琪、蒙丹全部备战。紫薇一手搂着含香，一手搂着金琐。老欧走到柴房门口：“那是我家的茅房！可躲不了人，你们不嫌臭，我就打开给你们看！”这时，欧嫂拿起一个酒坛，突然发出惊叫：“哎呀！不好，这酒坛裂了一条缝，酿了一年的葡萄酒，别都给漏了，得换个坛子！”说着，就“啵”的一声，打开了酒坛，顿时间，酒香四溢。众官兵精神一振，忍不住回头看。欧嫂拿着碗，倒了酒，自顾自的尝着。喊着：“孩子的爹！这酒有点味儿了！快来尝尝……”一回头，看到官兵，就笑嘻嘻说道：“军爷，要不要尝一尝？是我们自己酿的！今天天气有点凉，喝点酒可以暖暖身子！”官兵吸着气：“呵！这酒可香了！来！咱们也尝尝！”欧嫂就好脾气的笑着，拿了几个碗来，嘴里“闲话家常”：“在衙门当差，好玩不好玩呀？”“有什么好玩，整天累死了！一家家找人犯，连影子都没有！”官兵们一面说着，一面就喝起酒来。大家喝了酒，就忘记要看柴房了。对欧嫂也笑嘻嘻的，没有敌意了。

“好酒！好酒！再来一点！”欧嫂倒酒，官兵们咂嘴咂舌，喝得不亦乐乎。

柴房内，小燕子等人紧张的等待着，小燕子看到那些官兵喝酒聊天，

气得不得了，心想，糟蹋了一坛好酒！

官兵们终于放下碗，抹着嘴角，彼此招呼。

“大家走罗！还要干活呢！大婶，打扰了！”“没关系！没关系！再来玩！乡下地方，难得看到这么多人！”欧嫂笑着。

官兵纷纷往外走，眼看危机快过去了，就在这个紧张时刻，小燕子鼻子里一痒，一个忍不住，“阿嚏”一声，忽然打了一个大喷嚏。

永琪大惊，急忙把她的嘴捂住，已经来不及了。

官兵们立即站住，回头看柴房：“什么声音？有人在里面？”箫剑、柳青、柳红全部变色。欧嫂机灵的一看，对柴房喊：“小柱子，你还要蹲多久呀？进去大半天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对官兵笑笑说：“我儿子！不知道是闹肚子呢，还是偷懒！每次要他干活，他就蹲茅房！”柴房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觉得需要呼应一下欧嫂，但不知道由谁发言好。小燕子就捏着喉咙，装成孩子的腔调，说话了：“娘……”她拉长了声音，紧张中，竟然说了一句：“我忘了带草纸！”大家一听，这是什么话？每个人都瞪着小燕子，恨不得把她掐死。

柴房外，大家也全部傻眼。难道小燕子要欧嫂开门送草纸不成？欧嫂不能不答话，笑得好尴尬，哼哼啊啊的：“忘了带草纸啊？你真笨……越大越笨了……嘿嘿……笨……笨……”官兵倒没有怀疑，诧异的说：“你还不给他送草纸进去？”“是……是……草纸……我给他送草纸……”欧嫂傻笑着，吞吞吐吐。

柴房内，小燕子的眼睛瞪得好大，众人个个跟她伸拳头抹脖子，小燕子知道说错了话，急于更正，又捏着嗓子喊：“娘……草纸找到了！”欧嫂简直没办法接招，狼狈的说：“哦……哦……找到了？有了吗？”“有了有了……狗狗叼着呢！”小燕子说，说完，觉得不大对，赶紧学了两声狗叫：“汪汪！汪汪……”大家目瞪口呆，个个都快要晕倒。

永琪一把捂着她的嘴，不许她说话了。

奇怪的是，那些官兵们居然没有疑心，大家笑了笑，彼此吆喝着走了。

官兵们一走，小燕子和众人冲出了柴房。

大家聚在一起，立即七嘴八舌的嚷了起来。尔康就对小燕子喊道：“你真伟大啊！什么话不好说，说那么一句莫名奇妙的话！‘忘了带草纸’！你是不是就怕他们发现不了我们，还要人给你送草纸进来！”“最奇怪的是，说有狗狗叼着草纸！怎么想出来的？”柳青问。

“最最奇怪的是，还去学狗叫，狗一叫，草纸不是又掉了？”柳红说。

“如果我不马上蒙住她的嘴，她说否定还会学猫和狗打架！”永琪说。

紫薇、金琐、含香揉着肚子。

“小燕子，我真的快要被你憋死了！”紫薇笑着说：“难得，刚刚逃过砍头，又被官兵追捕，还有这么刺激好笑的事！”金琐笑得直不起腰来：“我浑身都痛，紧张得要命，还要憋着笑，憋得肚子也痛了！”小燕子睁大眼睛，一脸无辜像，振振有词的说：“上茅房会发生的状况，我只想到一个是忘了带草纸……我总不能说是掉进茅坑了吧！我才说一句，你们个个跟我瞪眼睛抹脖子，才把我弄得心慌起来……那个狗狗叼东西，是很平常的事，为什么它不能叼草纸呢？”“以后，你就别说话，也不许打喷嚏！”永琪说。

“打喷嚏都不许我打？”小燕子瞪着永琪：“你比皇阿玛还凶……”提到皇阿玛，她猛然咽住了。

“你们这个‘皇阿玛’三个字，一定要改掉！”蒙丹赶紧提醒。

“就是！要不然，只要一谈话，就露了行迹！”含香说。

紫薇一叹：“这三个字，对我们已经那么熟悉，张口闭口，早就成了习惯，没有想到，今天要面对的，是把他从记忆里抹掉！”“我建议我们提了的时候，找一个词来代替！”尔康说。

“他动不动就要砍人脑袋，我们给他取个绰号，叫他‘砍头帮帮主’！”小燕子眼珠一转，气呼呼的说。

永琪皱了皱眉头，到底提到的是他的“父皇”，怎能如此不敬？说：“这多难听！他好歹是我爹！”“你看，你还是忘不掉，他是你爹！以后，我们必须把这一点也忘掉！”小燕子对永琪嚷嚷着。

“不要为难永琪了，人生，就有许多事，是你无法忘掉的！”紫薇插了进来，说的也是自己的心态：“尤其是自己的爹，他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可以对他不敬！”就想了想说：“这样吧！皇帝是龙，但是，他这样对我们，他是一条睡着的龙，以后，我们就喊他‘卧龙帮帮主’吧！至于皇宫，因为又称‘紫禁城’，我们就说‘紫城’！”“卧龙帮帮主？真好听！紫薇，他要砍你的头，你心里还是对他好！”小燕子看着紫薇：“我就不行，我太不服气了！他要砍我的头，我才不让他当‘帮主’！你说他是睡着的龙，我勉强强，就喊他‘瞌睡龙’好了！那个‘紫城’怪怪的，我说不顺口！我想，皇宫里面住着一大堆大囚犯、小囚犯、男囚犯、女囚犯！我看，干脆就喊它‘囚犯城’好了！”“那不成！”尔康说：“如果我们谈起皇宫，来个‘囚犯城’……太别扭了！总不能说，记得我们在囚犯城的时候怎样怎样，给人听到，还以为我们全是逃犯呢！”小燕子瞪大眼睛：“我们本来就全是‘逃犯’啊！难道你还以为我们是王子公主吗？”“这样吧！我们把那个皇宫，称为‘回忆城’吧！那是我们大家的‘回忆’了！”紫薇接口。

“这个好！‘回忆城’，满美的！”箫剑说：“从前，有一个回忆城，城里，住着一个瞌睡龙……哈哈！很有意思！”“好了好了！什么帮主，什么城，什么龙都可以！大家进房吧！现在要研究的，是怎么走了？我看，这个北京城城里城外，都不安全！早走一天是一天，不要再连累了老欧和欧嫂！”柳青提醒大家。

“我们才不怕连累，就是再来一个‘忘了带草纸’，我就不会接招啦！”欧嫂笑着说，对这个“忘了带草纸”，真是印象深刻。

再度逃过危机，大家心情良好，全部大笑起来。小燕子嘻嘻哈哈的说：“你们不要笑我了，我看，如果没有我，你们大家就少掉很多快乐了！”永琪由衷的喊：“这句话倒是真的！你是‘弥足珍贵’的！”永琪一用成语，小燕子又听不懂了，诧异的嚷：“什么东西‘真贵’啊？那个什么猪真贵，咱们就不吃猪！吃‘鱼有浓烟’！总之是‘山不转人转，树不转水转’……”“是‘山不转路转，石不转磨转’！”紫薇笑着更正。

“差不多！差不多，就那么一回事嘛！”小燕子嚷。

众人又哄堂大笑了。

大家回到房里，就开始讨论今后的计划和去向。看到连老欧的农庄，都有官兵来搜查，大家心里都明白，除了“逃亡”，再也没有第二条路了。

“老欧这个农庄，刚刚被官兵检查过关了，就不会再有第二批官兵过来，所以，目前，这儿是安全的！”尔康说：“我们正好利用这两天，观望一下，也打听一下宫里的消息！如果阿玛、额娘、令妃娘娘、晴儿都没事，我们三天以后，就动身南下！”小燕子很兴奋，不住口的追问：“我们去哪里？去杭州好不好？听说那儿的风景美极了，好玩得不得了！连皇……不是，连‘瞌睡龙’都很喜欢去！”“你以为我们是去郊游还是旅行呀？我们是逃命啊！那些著名的城市，我们都不能够去！皇……龙找我们，也很可能从这些有名的城市下手！”永琪说。

“黄龙是谁？是派来找我们的大官吗？”小燕子睁大眼睛问。

“我没有办法像你那样没规矩，我不能称呼我爹是‘瞌睡龙’，勉强强，我喊他‘皇龙’吧！”“好了！我们不要把话扯远！我和箫剑，已经决定了路线！我们去大理！那条给蒙丹的路线，仍然是最理想的一条路！那个‘卧龙帮帮主’一定不会猜到我們跑到那么遥远和偏远的地方去！沿路有山有水，要藏身都很容易！”尔康认真的说。

箫剑就诚挚的接口：“而且，那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有我的义父在那儿，我们不会变成举目无亲！生活也会比较容易！只是，这条路非常漫长，大家一定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个你放心！在进宫以前，我和柳青柳红，什么苦都吃过，也没饿死！”小燕子说。

箫剑仔细看小燕子，关心的问：“你吃过很多苦吗？”“可不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多着呢！冬天，连棉被都没有，冻得耳朵都快掉了！小时候，去偷柴火，被人打得半死！十岁的时候，被人卖到一个人家当丫头，那个主人好凶，每天要我做工，幸亏我会逃……”“你被谁卖了？你还有家人？”箫剑听得出神，眼光深深的看着小燕子。

“不知道被谁卖了？大概是个坏蛋，捡了我去卖！要不然就是骗了我去卖！反正被卖了就对了！”“怎么你以前都没说过？”永琪也听得出神。

“没人问过我啊！那么多事，哪里说得清楚？”尔康咳了一声：“好了，小燕子的故事，慢慢再说！我们现在要决定的，是兵分几路？我的意思是，蒙丹和含香一路，剩下我们八个，要怎样分组？”“大家一路不好吗？为什么要分开呢？”含香不舍的问。

“不行！蒙丹和含香，一定要单独走！”箫剑看着蒙丹和含香：“现在，被小燕子他们一闹，弄得官兵挨家挨户搜查，北京已经不安全了！含香的身份特殊，万一被捉回去，又是羊入虎口！”“就是！你们把握住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赶快走吧！中国那么大，哪儿都可以容身！”

千万不要再被我们这一大群人拖累了！”紫薇跟着说。

“好！我们就听你们大家的话！”蒙丹决定了：“我们的行装，是已经准备好了的！过两天，我们就先上路！如果你们去大理，预备怎么走？”“我们八个，可以分成两组……”尔康看着大家。

“这一定有困难！”金琐立即反对：“我和小姐不能分开，小燕子和五阿哥不能分开，尔康少爷和小姐不能分开，柳青柳红兄妹最好不要分开，小燕子和小姐又分不开……”金琐话没说完，紫薇就拼命点头，说：“金琐说得对！我们八个，最好不要再分开了！大家就是为了要在一起，才闯下那么多祸，如果还是四分五裂，怎么算是一个‘家庭’呢？我们就‘有福同享，有

难同当’吧！何况，‘单丝不成线，单木不成排’！团聚有团聚的力量！”紫薇这样一说，小燕子就嚷着：“就是！就是！紫薇说得对极了！我们不要再分开了，如果被抓到了！也是‘有头一起砍，有血一起流’！”小燕子说得豪迈，紫薇说得感性，大家都心有戚戚焉。

“既然紫薇和小燕子都这么说，我们就不要分开了吧？”柳青看着尔康。

其实，尔康心里，也是一百万个不愿意分开，只是理智的分析，似乎分开比较安全。现在，听到几个姑娘这样情深意重，就下了决心：“好！我‘从善如流’！就这么决定了，三天以后动身，我们这么多人，只好化装成一家兄弟妯娌，从北边搬家到南边的大家族！既然是大家族，衣着最好不要太寒酸。我们走嵩山南阳这条路，经过三峡去云南。蒙丹，如果你们也去云南，最好走洛阳均县金沙江那条路，我们以一年为期，看看能不能‘殊途同归’！在大理见面！”小燕子听到可以不分开了，就跳起身子欢呼道：“好！就让‘虫子’和‘鳝鱼’一起‘溜’，‘兔子’和‘乌龟’一起跑！大家在大理见面！”“虫子鳝鱼？兔子乌龟？这是什么哑谜吗？”箫剑纳闷的问。

“从善如流’和‘殊途同归’！”紫薇笑了：“小燕子碰到成语，通通跟‘动物’有关系！你对于她的语言，还没习惯，久而久之，就见怪不怪了！”众人哈哈大笑。柳红看着蒙丹：“蒙丹，你们还是化装成卖香料的！我们先送你们上路，我们再出发！”含香立刻充满离愁别绪了，黯然的看着大家。小燕子就走上前去，一手拉住蒙丹，一手拉住含香，诚恳的说：“师傅，师母！你们两个要先走，徒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你们。我想，明天，给你们办个婚事！在这农庄里，我们大家的祝福下，你们成亲了吧！”众人一听，就疯狂的鼓起掌来。尔康由衷的说：“小燕子这个提议太好了！在经过‘砍头’这样悲壮的事情之后，在必须面对离别的场面之前，有个小而隆重的婚礼，正好调适一下我们大家的情绪！”“可是，只能凤冠霞帔一下，花轿也免了！我知道回人结婚，一定要有阿訇在！我们这儿没有阿訇，你们就入乡随俗吧！”紫薇说。

蒙丹和含香互视，两人的眼眶都湿润了。

那一夜，含香和蒙丹就在小燕子等人的簇拥下，和蒙丹成亲了。在农庄的院子里拜了天地，在农庄的厅房里拜了堂。双方都没有父母参加，一对新人一定要对永琪、尔康等人行大礼，众人拦也拦不住，拉也拉不住，只好由他们了。婚礼虽然简单，倒也别开生面，喜烛鞭炮，样样俱全。小燕子、紫薇、尔康、永琪、箫剑、柳青都穿着简单的红衣，组成了一支小小的乐队，箫剑吹箫，小燕子打鼓，尔康敲锣，永琪吹唢呐，紫薇弹月琴，居然演奏得有声有色。金琐和柳红，就扶着含香，在鞭炮声，喜乐声中，和蒙丹行礼如仪。老欧夫妇，是唯一的嘉宾。

洞房就是农庄的卧房，帐子上，贴着“喜”字，房间里也是红烛高烧，整个房间贴满喜字，喜气洋洋。新郎新娘就被大家欢天喜地的送进了新房。

蒙丹挑起含香的红巾。新娘装的含香，另有一番风情，美若天仙，含羞带怯。

众人立刻掌声雷动。

“哇！我太感动了，这一条路，他们走得好辛苦！”紫薇惊叹着。

“虽然辛苦，总算有了今天！他们远从新疆走到这里，用了多少血泪，才营造了这个婚礼！蒙丹终于等到他的新娘了！”永琪感慨的说。

“好美的新娘，好美的婚礼，我都快要哭了！”小燕子激动得不得了。

金琐端上喜盘，上面放着喜酒。

“请新郎新娘喝交杯酒！从此长长久久！”含香羞答答，蒙丹喜洋洋，两人喝了交杯酒。

大家疯狂的鼓掌。小燕子就冲上前去，说：“恭喜恭喜！师傅师母！请受徒儿一拜！”小燕子说着，就跪了下去。蒙丹一把就把她拎了起来，感动的说：“你这个徒儿，把我们两个一路送进洞房，为了我们，你几乎丢了性命，带着所有的人，冒险犯难！我们心里的感激，已经不是言语可以形容！哪里还能让你拜我们？谢了，小燕子！谢了，众家兄弟姐妹！”蒙丹回身，对众人抱拳以礼，感动至深。

含香戴着凤冠，起立，站在蒙丹身边，向大家行礼，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的说：“我还能说什么？这么多这么多月的事，哪里是一个‘谢’字可以表达！”紫薇急忙上前，为含香拭泪：“今天晚上，不可以掉眼泪！要讨个吉利！”大家就全部上前，齐声说：“恭喜恭喜，甜甜蜜蜜！长长久久，永不分离！”蒙丹和含香感动得一塌糊涂。尔康就体贴的说：“闲杂人等，一概退出洞房！”大家嘻嘻哈哈的，全部退出洞房。

含香和蒙丹对视，恍如隔世，简直不能相信彼此已成夫妻。终于，两人紧紧的、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了。

婚礼的第二天，大家就在旷野里，送走了含香和蒙丹。

含香和蒙丹的马车是简单而朴素的，车里，载满了香料。含香一身清装，和她的回族装束完全不同，依然娇美。大家站在旷野里，秋风起兮，草木萧萧。含香上车前，握着紫薇、小燕子的手，依依不舍。几经催促，都不肯上车。最后，还是尔康命令的说：“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就在这儿分手吧！”小燕子、紫薇、金琐、柳红一听，纷纷抱着含香不放。

“含香，真舍不得你！保重！保重啊！”紫薇喊。

“你们也是！要小心大家的脑袋啊！小燕子，你最粗心大意了，以后要谨慎一点！紫薇，要注意身体！金琐、柳红，保护她们两个！”“上车吧！”蒙丹拉着含香，含香一步一回头，终于上了车。

“师傅，你要照顾师母！”小燕子追着马车喊：“你还欠我好多武功，到大理之后，你再还给我！你们一定要去大理啊！我们什么兔什么龟，一言为定！”永琪拍拍小燕子的肩：“不要依依不舍了！我们这样一大群人，站在这儿话别，也是很危险的！让蒙丹和含香走吧！我们也要赶快回农庄里去！”就对蒙丹和含香一抱拳：“后会有期！”“暂时再见了！大家珍重！后会有期！”蒙丹喊着，一拉马缰，马车绝尘而去了。

含香把头从车窗伸出来，疯狂的和大家挥着帕子。

“再见……再见……再见……”众人站在旷野里，看着那辆马车，越跑越远，越跑越小，终于消失在地平线上。

紫薇眼里含着泪，微笑的说道：“含香的故事，应该告一段落了！”尔康深深的看着她：“我们也该去创造新的故事了！”小燕子充满了离愁别绪，勉强的笑着，眼角滑下一滴泪。她挥去眼泪，极力要挥去悲伤，就跳跳蹦蹦起来：“我才不会为了分别掉眼泪，反正过不了多久，大家还会见面！我不要伤心，我要去做一点事，那边有个水塘，我去捞几条活鱼，给欧嫂做午餐！”小燕子说完，就甩开大步，飞奔而去。永琪急喊：“小燕子……小燕子……你一个人去哪里？等等我！”急忙追着小燕子而去。

柳青看着二人的背影，不放心的说：“他们这样跑开，行吗？会不会碰

到官兵呀？”“要不要我去保护他们？”柳红问。

“不用了！这附近，官兵都搜查过了！今天不会再来第二遍的！让她去散散心也好！”箫剑说。

大家就掉转身子，带着几分安慰，几分离愁，往农庄走去。

小燕子一口气，跑进了一个柿子林。永琪追在后面，东张西望的问：“水塘在哪里？你别乱跑，等会儿迷了路，这个乡下地方，我们两个都不熟！”“穿过这个树林就是！你跟我走就没错，我认路本领是第一流的！怎么会迷路呢？你不要老是怕这个怕那个！”小燕子说着，忽然发现置身在一个柿子林里，看到一棵棵的柿子树，都结着累累的果实，小燕子就兴奋起来，惊喜的大喊：“哇！又红又大的柿子！摘回去给大家吃！”“这样不好！这好像是个果园，大概是有主人的！”永琪慌忙阻止。

小燕子四面张望：“哪儿有主人？一个人也没看见！没关系啦！我上去摘柿子，你在下面待着！等会儿如果主人来了，你付钱就是了！来来来！把你的外衣脱下来，我要包柿子！”永琪放声大喊：“喂喂！主人在哪儿？喂喂！有没有人？我们要买柿子！”四周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小燕子不耐烦的嚷：“你真罗嗦！以后，我们要一起跑江湖，都像你这样‘君子’，大家什么都吃不到！我告诉你一个生存法则，有人的地方给钱，没人的地方，嘿嘿！就算了，小小的‘偷’，不算‘偷’！何况，看样子，这是一个野生的柿子林！”小燕子说着，一跳，就上了树，飞快的摘了几个柿子，对永琪喊：“把你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包柿子，我把柿子扔下来了！你帮我捡！”小燕子就把柿子一个个丢了下來。永琪看她兴致那么高，不忍阻止，只得脱下那件农装的蓝布上衣，做成包袱，忙着到处捡柿子。小燕子越摘越高兴，越丢越多。

“够了够了！你把人家一棵树上的柿子都摘光了！剩一点给别人嘛！”永琪喊。

“干嘛？我们有十个人耶！一个人吃两个，也要二十个才够！反正没主的柿子，谁见到就是谁的……”小燕子把柿子劈哩叭啦往下丢，永琪忙着捡。

忽然之间，一声大吼传来，一个孔武有力的农夫跑了出来，大叫：“小偷！贼！原来偷我们果园的，是你们两个！”就扬声大喊：“大牛！二牛！快来帮忙抓小偷！”农夫这一喊，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就跑出好多大汉，个个手拿扁担，气势汹汹的奔了过来，嘴里大喊大叫：“打！打！捉起来打……小偷！贼！打……”“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永琪急忙喊：“我们是来买柿子的，不是贼！因为喊了半天，没有见到人，这才自己去摘！你们看看，多少钱？我付就是了！”那些农夫奔到树下，看到一地的柿子，气愤的大吼：“爬到树上，把整棵树都给摘光了，还说不是小偷！打……打……打……”农夫们举起扁担，就要打永琪。小燕子从树上一跃而下，大喊：“我们是小偷？你们才是土匪呢！说了给钱就是了，你们算算多少钱？我们照付！你们凶什么？再凶，我把你们全体送给官兵去！这几天，官兵在这儿搜查逃犯，大概就是你们几个！”那些农夫给小燕子一吼，呆了，七嘴八舌的问：“什么？逃犯？我们是逃犯？”“就是！我看你们就是逃犯！说！是从哪个监牢逃出来的？”永琪急忙拉住她，对农夫赔笑说：“我们付钱！我们买这些柿子……你赶快算一下，要多少钱？”农夫开始数柿子：“好了！好了！算我们倒楣！一共五吊钱！”“五吊钱？”小燕子掀眉瞪眼：“你们是强盗啊？这些柿子顶多只要一吊钱！再说，这树上又没有刻名字，谁知道是不是你们的？”农夫们一听，抡起扁担就吼：“打……打……打……不要跟她罗嗦……打……”

永琪急于息事宁人，急忙说：“五吊钱，就五吊钱，不要吵了！”他伸手去摸钱袋，一摸之下，傻了。原来换了衣服，忘了带钱袋。

“糟糕！没有带钱袋！小燕子，你身上有钱吗？”小燕子一听，情况不妙，抓起地上的那袋柿子，拔腿就跑，嘴里大喊：“永琪！跑呀！”小燕子一跑，永琪只好跟着就跑。农夫们大怒，纷纷大喊：“贼！小偷！混蛋！抓贼啊……抓贼啊……”永琪站住，还想讲理：“各位不要激动，我家就在那边，我回去拿钱给你们……或者，哪一位跟我回去拿钱！”

我一定付……”永琪话没说完，忽然听到一阵狗叫，再一看，几只凶恶的大狗，正狂奔而来。

“狗儿！去咬他们！去追他们……”农夫们吆喝着。

一群大狗就凶恶的，狂吠着冲了过来。

小燕子回头一看，糟了！打架还怕，大狗可斗不过！就大喊：“永琪！逃呀！不要跟他们讲理了……跑呀……”永琪见到那些狗穷凶极恶的冲来，不跑不行了，拉着小燕子，就往前狂奔。凶狗紧紧的追着。小燕子还抱着一大包柿子，这一跑，柿子一个个掉落地，她又舍不得柿子，挣脱永琪，还要去捡柿子。

“算了！那些柿子不要了！”“不行！不行！”小燕子抱着柿子跑，听到狗叫越来越近，她狼狈的回头看，没有看到前面有个大斜坡，脚下一个踩空，身子就骨碌骨碌往下滚去。永琪惊喊：“小燕子！”急忙施展轻功，飞扑过去救小燕子。

谁知，斜坡下面，是个水塘，永琪伸手一捞没捞到，小燕子就尖叫着滚进了水里。

“救命啊……”只见水花飞溅。

小燕子落了水，紫薇、尔康他们也险象环生。

原来，大家从旷野回到老欧的农庄，才跨进院子，就听到欧嫂在很大的说：“各位军爷，多喝一点，没关系！没关系……”大家抬头一看，不禁大惊。原来，前天来过的那几个官兵，居然又来了。欧嫂正着急的对外张望，一面倒酒招待着那些官兵。大家一怔，已经来不及躲藏。

欧嫂看到众人，机警的笑着喊：“你们回来啦？赶快帮忙干活，这谷子再不翻一翻，就要犯潮了！今年收成已经不好，大家麻利一点，那么多张口要吃饭哪！”尔康反应最快，立刻飞快的答道：“是！是！我们这就来了！”就推推紫薇和金琐，“我把金妞银妞带来帮忙，给翠妞做点针线活！”“哦！哦！那真好！”欧嫂应着，就看着那些官兵，指指柳红说道：“翠妞是我家小姑，再过几天就要成亲了！陪嫁衣裳到现在也没做好！”官兵好奇的打量着紫薇和金琐：“你家人口挺多啊？听说昨晚也有吹吹打打，办喜事啊？这么多喜事？”“昨晚不是办喜事，只是练习一下吹吹打打！穷人家办喜事，还不是穷凑合！”箫剑接口说，一面猛对柳红使眼色：“翠妞，你还不带金妞银妞进房去！”“是！”柳红拉着紫薇和金琐：“走吧，我们进去干活！”紫薇、金琐、柳红就紧张的、急急的进房去。

尔康、箫剑、柳青就急忙拿起耙子，开始耙壳子。

欧嫂热心的给官兵们倒着酒，眼神还紧张的瞄向院子外面，奇怪着小燕子和永琪怎么不见。心里快要急死了，尤其，那个小燕子长得浓眉大眼，和画像上一模一样，万一猛然出现，说不定会被认出来。她的怪招又特别多，只怕自己接招接不住。

尔康、箫剑、柳青也不住的往外看，大家都悬挂着小燕子和永琪，人人紧张。

柳青就忍不住问：“军爷，你们那个‘逃犯’还没抓到吗？”官兵非常享受的喝着酒，慢吞吞的说：“哪有这么容易？每天都叫我们搜查！老百姓家家叫苦，咱们负责城郊还好，可以走动走动……大婶，你这酒酿得真好！天冷，喝点酒全身都热呼呼了！再添一点吧……”“是！”欧嫂忙不迭的倒酒。

紫薇、金琐、柳红在房间里，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趴在窗子上对外看，三个人又急又慌。紫薇低低说：“怎么办？小燕子和永琪还没回来，万一闯了进来，大家不是面对面了吗？”“别慌别慌！刚刚我们也面对面了，那些官兵也没认出来！画像和真人还是有段距离。

何况，我们现在这身打扮，跟那些画像，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金琐说。

“这些官兵在磨蹭些什么？慢吞吞的一直不走？”柳红急得要命，为小燕子和永琪捏把冷汗。

“看情形，都给欧嫂的酒喂坏了！存心来讨酒喝！”紫薇说。

金琐小声惊喊：“回来了……小燕子回来了……”三个人急忙凑到窗户缝去看。

小燕子确实回来了，她一身的水，头发零乱，身上挂著水草，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的直冲进来，嘴里大叫大嚷着：“柳青……柳红……赶快拿家伙，有一群土匪，放了狗来咬我……”欧嫂忙着咳嗽，尔康、柳青、箫剑咳的咳，嚷的嚷。柳青想遮掉小燕子的声音，喊得惊天动地：“这谷子怎么翻不动？我来好好的翻一翻……”柳青不止喊得惊天动地，动作也夸张得离谱，把谷扬了起来，扬得官兵一头一脸。官兵急忙跳开：“哎哎！别弄脏了好酒！”小燕子一看官兵在，赶紧煞住了车，睁大眼睛惊愕的看着。永琪随后冲进院子，顿时傻了，急忙低下头去。尔康急中生智，一个箭步跑了过去，抓住小燕子喊：“傻妞！你又闯祸了？”欧嫂立即顺着尔康的话，对官兵不好意思的笑着说：“我家傻妞……”对自己的脑袋比划着：“脑子有点问题，小时候生病发烧，把脑袋烧坏了……”小燕子眼珠子一转，明白了，就往地上一坐，双手拍打着地，拉扯着自己的头发，指着永琪，对欧嫂哭喊道：“娘！爹……隔壁小虎子欺负我，抢了我的柿子，大柿子……这么这么大……”用手比划着：“还放狗狗咬我……哇！哇哇……”永琪当了一辈子的阿哥，哪儿演过这样的戏码？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小虎子”，完全还会接招，狼狈的低头说道：“大婶！这个傻妞……我送你回来了，我还要去干活……我走了……”埋着头就往外走，心想，自己是阿哥，很多人认识，三十六计，躲为上策！

谁知道，小燕子直跳起来，伸手把永琪一把拉住，哭闹着：“不许走！你还我柿子来！还我……还我……”就对永琪拳打脚踢起来。

“哎哎！这个……这个……那个……那个……”永琪不会演戏，又怕官兵看出自己来，低着头遮遮掩掩，手忙脚乱。

小燕子却越演越有劲：“什么这个那个……我打你！打你……这个也打！那个也打！你欺负我……还我柿子……”扭着永琪不放。

众人心惊胆战，个个瞪着小燕子，又恨不得把她掐死。

箫剑急忙冲上前去，一把扣住小燕子的手腕，对永琪赔笑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家傻妞……你知道的，就是这样子！你快去干活吧！”永琪

低头就走，谁知，那些官兵已经越看越奇，一个官兵喊道：“站住！给我们瞧瞧！”就去翻画像，要比对比对。

小燕子一看，情况不妙，扑上前去，把那个官兵撞翻在地。她就劈手夺过画像，大叫：“我的柿子！原来你抢了我的柿子……”官兵莫名其妙的问：“什么柿子？这哪儿是柿子……”小燕子急切中，老方法又来了，把那张图塞进嘴里，又嚼又咽。

众官兵急忙去抢：“哎哎哎！你怎么把我们的画像给吃了？”官兵们抢的抢，夺的夺，哪儿还抢得回来。大家嚷着叫着，乱成一团。

永琪乘机溜了。

“傻妞！”欧嫂尖叫：“你怎么什么东西都吃？赶明儿吃到有毒的东西，毒死你！”尔康就揪着小燕子的衣领，嚷道：“跟人家道歉！说对不起！上次小虎子一本《三字经》，也给你吃了！这个看到纸头就吃的毛病，怎么改不好呢？”“就是！就是！等到军爷走了，我好好的教训你！”箫剑跟着骂。

小燕子转着眼珠，傻笑：“三字经，我会背三字经！”就背了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猫不跳，鸡不飞，猪不闹……爹不疼，娘不要……”尔康听到小燕子背得奇奇怪怪，头有斗大，赶紧对箫剑使了一个眼色：“咱们把她拖进去关起来！不关不行，一天到晚闯祸！”尔康和箫剑，就挟持着小燕子进房去了。

欧嫂连忙对官兵们打躬作揖：“对不起！对不起……我家傻妞就是这样，看到什么东西，都当成好吃的……来！多喝一杯，算是我跟各位赔不是了！”官兵们虽然疑惑，但是，那个小燕子满头的水草，一身的湿衣服，满脸的污泥，疯疯癫癫的，实在不像什么格格。大家也就不疑有诈，依旧喝起酒来。

室内，大家双对小燕子抹脖子，瞪眼睛。比手划脚。

“我演得这么好，你们还不满意？”小燕子不服气的嚷。

紫薇急忙伸手，捂住她的嘴。

院子里，官兵们终于喝够了，大家吆喝着出门去。

“走吧！走吧！画像丢了，还得再去补充一份！”官兵看欧嫂：“大婶！你家人口真复杂啊？到底有几口人？”“十多口！累啊！以为多子多孙多福气，怎么知道养起来难啊！”欧嫂摇头叹气。

官兵们一走，永琪就从门外闪身而入。

大家进了房间，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的数落小燕子。

“你们真是奇怪，我演得那么好，简直就是一个‘傻妞’，这种演技，连我自己都很感动！你们不奖励我，还要骂我，下次，你们再要我配合演戏的时候，我就不演了！随你们去应付吧！”小燕子嚷着。

“好了好了！也没骂你，就是要你小心一点，不要演得太过份了！”永琪说。

“怎么过份？我是‘傻妞’，总得傻呼呼的才像呀！那个画像，我不把它吃了，大家不是都危险了吗？我真倒楣，以为可以摘很多柿子吃，结果，柿子没吃成，还摔进水里，给大狗追，还吃了一肚子纸！我怎么跟这个‘纸’过不去，老是吃纸！如果养成习惯，看到纸就想吃，那怎么办？”永琪又是心痛，又是好笑：“其实，你把那些画像撕碎了，丢到地上去踩，或者丢到水沟里，毁掉它就可以了，反正你是装疯卖傻嘛！为什么要吃呢？”小燕子一愣，恍然大悟的说：“是啊！我好笨！为什么要吃呢？难道我真的是个‘傻

妞’吗？”紫薇安慰的拍拍她：“还好又让你过关了！这几个官兵，根本就是拿钱不做事的人，唬弄唬弄，打发时间就交差，这才让我们逃了！要不然，这么多状况，他们看不出问题，也都是些‘傻兵’了！”“他们不是傻兵，是给我们闹了一个头昏脑胀，招架不住了！”尔康说：“小燕子，你那个三字经要不然就不要背，要背就好好背，怎么还改词？”“不能不改呀！我一紧张，把下面的词全忘了！再说，‘傻妞’如果背得很溜，那就‘不傻’了，不是吗？”箫剑看着小燕子，对她有兴趣极了：“傻妞如果能改三字经，还能押韵，那还能叫‘傻妞’吗？小燕子，你实在聪明极了！”小燕子被箫剑一夸，就轻飘飘起来，高兴的看着箫剑：“真的吗？我很聪明吗？我押了韵？我会押韵？永琪他们都说我笨，教我成语也教不会，教我背诗也教不会！害我看到书就怕……”“你很聪明，将来，让我来教你，包你一学就会！”箫剑认真的说。

小燕子兴高采烈，嚷着：“箫剑！你真的好合我的胃口！我看，你还是当我的师傅吧！你的武功又好，还会作诗，还会吹箫，我什么都要学！”永琪看看箫剑，看看小燕子，心里，浮上一种怪异的感觉。

尔康看看三人，心里也觉得有点怪，就打断了他们：“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我看，这个农庄已经不保险了，那些官兵回去以后，想一想，就会觉得我们大家很奇怪，如果起了疑心，第三次来，我们就没有这样容易过关了！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明天一早就动身！”“可是，我们的装备和马车，都在帽儿胡同，这样吧，今晚，我和箫剑去帽儿胡同把东西带来！再不走，确实不行了！”柳青说。

“那个帽儿胡同危险不危险？会不会已经有人埋伏了？我觉得，皇上好像非找到我们不可，所有和学士府有关的地方，都很危险。那些装备，能不能放弃呢？”金锁问。

“不能放弃！”尔康说：“我们这样八个人，一路上要吃要喝要住，衣食住行，全在那些装备上！这样吧！箫剑，柳青，柳红，你们冒险去帽儿胡同，我呢？要冒险去一趟学士府……”“什么？学士府？那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了！”柳红惊喊。

“你一定要回去一趟吗？”紫薇就看着尔康。

尔康惻然的看着紫薇：“对不起，紫薇，我必须冒这个险，不跟我阿玛额娘告别，我于心不安！”“那……我跟你一起回去！”“不行！我一个人比较安全，毕竟我会武功，必要的时候可以逃！有你在，我会顾此失彼，碍手碍脚。你还是留在这儿，让我安心吧！”“尔康！你这样做，实在是大大的不理智，我们这群人，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万一你又失手，我们大家就前功尽弃了！”柳红不赞成。

“就是！尔康少爷，你还是听大家的劝，不要冒险了！福大人和福晋会了解你的！不会怪你的！”金锁也说。

“他们不会怪我，我会怪我自己啊！”尔康难过起来。

箫剑就站了起来，用很有决断性的语气，说：“尔康！你少数服从多数，不要再争辩了！如果你一定要回去，也等我从帽儿胡同回来以后，让我陪你走一趟！”小燕子看着箫剑，满脸佩服的说：“这样好！箫剑的武功，是‘神仙画画’的！有他陪你，我们大家就放心了！”永琪再看了小燕子一眼，心里那种异样的情绪更加重了。他就默默的走出门去，看到院子里一地乱七八糟的谷子，就拿起一把扫把，把那些四散的谷子扫成一堆，脸上是若有所思

的。

小燕子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跑出来，看到永琪在扫谷子，就笑着嚷：“哎哟！几时看到过阿哥在这儿扫院子？”永琪脸色一沉，警告的说：“不是说过了，不要再提‘阿哥’、‘格格’了吗？”“是！”小燕子大声应着，看着他：“你在做什么？”“你没看到吗？我在扫这些谷子！老欧碰到我们这群人，也真倒楣，谷子弄得乱七八糟，也没有人会帮忙扫一扫！”小燕子好笑起来：“人家‘晒谷子’，就是要铺平了在那儿晒，你把它们都扫成一堆，不是越帮越忙了吗？少爷！你不懂，就不要乱帮忙了！”永琪一愣，脸色更加萧索了。

“是啊！我根本不懂，在这儿越帮越忙！”他废然的放下扫把。

永琪就走到台阶上，坐下来，用手托着下巴，看着天空。

小燕子追了过来，推了他一下。

“你怎么怪怪的？在想什么？”“在想……”永琪看她一眼：“出了那座‘回忆城’，我可能什么都不是！以后漫漫长路，正是考验的开始。恐怕，我在‘回忆城’里学的东西，在江湖上，全都沒用了！”他看着那些流动的云，叹了一口气：“不知道皇阿玛，现在有没有想我们？是不是还在生气？”“不要再提那只‘瞌睡龙’了！我们就是被他害得这么惨！”永琪就正视着小燕子，一本正经的说：“小燕子，我们办一个交涉！以后，你不要管我心里对皇阿玛的想法，任何不敬的言辞，我都不会用在皇阿玛身上！我希望你也不要‘瞌睡龙’、‘瞌睡龙’的叫来叫去。再有，我们虽然要流浪江湖了，我还是不喜欢你的江湖习气，你可不可以不再用偷的骗的？哪怕是偷一个柿子，骗一个鸡蛋，都太不光彩了，不是光明正大的人应该做的！你看，让人家当成是小偷，放了狗来追，真是难看极了！”小燕子一呆，脸色顿时变了。

“还没开始动身‘流浪’呢，你的阿哥架子怎么又端出来了？如果你舍不得那个回忆城，你就回去吧！我本来就是江湖女子，你要我怎么改？看我不顺眼，就算了嘛！这样板着脸教训我，你算老几？说什么要为我做一个全新的永琪，都是骗我的！”小燕子说完，一扭身子就要进房。

永琪立刻后悔了，飞快的拦住了她，赔笑的说：“不许生气！”“来不及了，已经生气了！”“是我在犯毛病……”永琪勉强的笑了一下：“昨晚没有睡好，今早送走含香，心里也挺难过的。接着，跟那些农夫吵架，被他们放狗来咬，你又摔进水里，回到农庄，再被吓得魂飞魄散……这一个上午，我被折腾得七上八下，心里难免有些毛躁……不是有意要跟你呕气……”小燕子瞅着他，心软了，好后悔说得那么冲，就挤在他身边坐下。

“我知道，我知道！这几个晚上，你和尔康打地铺，睡门板，大概你们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就歪着头去看他的脸，柔声地说：“好了……我以后不偷柿子就是了，今天也不是存心的……已经被那些狗吓得魂都没有了，你不知道，我小时候被狗追过咬过，最怕大凶狗！又掉到冷水里，已经受到惩罚了嘛！”再歪着头看了看他，小小声的说道：“我以后也不说‘瞌睡龙’了，以前，我们出巡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老爷’，我叫他‘老爷’总可以了吧？”永琪看到这样的小燕子，实在爱进心坎里，就把小燕子的手一把握住，盯着她，一本正经的说：“下次偷柿子的时候，一定要找没有狗的柿子园！”小燕子眼睛一闪，大笑起来：“就这么决定！”两人对看，小小的不愉快，就在两人的笑容里烟消云散了。

这天晚上，箫剑带着柳青柳红去了一趟帽儿胡同，把福伦和福晋为大家准备的马车和行装都带来了。他们不止把行装带了来，还偷偷带来了两个人，竟是平民打扮的福伦和福晋！

两人一下马车，所有的人都惊动了，全体奔到院子里去迎接。

尔康和紫薇惊见福伦福晋，喜出望外，两人就扑奔上前。尔康惊喊：“阿玛！额娘！你们怎么来了？”“本来，只是溜到学士府去问问消息，可是，伯父伯母坚持要来一趟，我们大家就冒险了！”柳青说。

“福大人，福晋！”紫薇激动的扶住福晋：“太意外了！真不敢相信还能见到你们啊！”柳红抱了一堆衣服进来：“我把银杏坡那儿的旧衣服都拿来了，福晋又准备了好多衣服，我想，这一路的衣服大概够穿了！”“永琪，我们来收拾一下行装，看看还缺什么好马上添，让他们一家子说说话吧！”箫剑对永琪说。

永琪看到福伦和福晋，心里激动异常，福伦看到他，也不胜感慨。没想到贵为阿哥，居然要去亡命天涯！福伦想着，就伸手紧紧的握住永琪：“五阿哥！逼到最后，你们还是走了这一条路！”“是！”永琪郑重的说：“以后，我的阿玛恐怕要交给你们照顾了！等到他的气消了，请帮我转告他，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永远会祝福他，也祈求他的原谅！”福伦好感动，重重的点头。

“我明白了！五阿哥，你要自己保重啊！”小燕子在旁边气呼呼的接口：“我没有那么好的风度，我会记仇的！可是，为了永琪，我把我的恨咽了下去！告诉那个‘老爷’，他没砍成我的脑袋，我反而带走他的永琪！这是他的报应，谁教他说话不算话？他才会‘赔了儿子又折兵’！”福伦苦笑了一下：“你这句话，我就不帮你转达了！”金琐也跑上前去行礼。

“金琐叩见福大人，福晋！”“金琐，他们把你也救出来了！”福晋惊喊。

“是！所以祸也越闯越大了！”“我们进屋去说话吧！”尔康和紫薇，赶紧扶着福伦和福晋进房。

到了房里，福伦福晋坐下，尔康就拉着紫薇，双双跪落地。尔康激动的说：“阿玛，额娘！儿子不孝，闯下滔天大祸，连累爹娘！现在，还要让你们两老，承受离别的痛苦！我这样的儿子，是你们两个的债，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让你们明白我心里的歉疚！让我和紫薇，给你们磕三个头，谢谢你们养育之恩，更谢谢你们了解、体谅和支持！”尔康磕下头去，紫薇也跟着磕下头去。紫薇的歉疚，更是排山倒海一样的涌上来，惭愧的接着说：“福大人，福晋！这一切的祸事，都因我而起！自从我走进学士府，就给福家带来一连串的事故！我不能给福家带来荣耀，反而带来灾难，不能给两位带来团圆，反而带来离别！”

我真是对不起两位，请你们原谅我！”尔康和紫薇，就双双磕下头去。福晋满眼泪水，弯腰去拉两人：“起来！两个人都起来说话！”“尔康，紫薇，经过了囚禁，又经过了劫囚车，你们都健康没事吧？身子怎样？有没有受

伤？”福伦也是热泪盈眶的问。

“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多药材！灵芝人参，应有尽有！你们上路以后，可能会很辛苦，路上要多吃一点补品！紫薇上次病后，身子还没调整好，现在又碰到一大堆事，不要把身体疏忽了！”福晋又说。

紫薇和尔康，感动得一塌糊涂。紫薇含泪，激动的说：“福晋！你还是对我那么好，你不恨我，不怪我吗？”“为什么怪你呢？”福晋瞅着她：“为了你这样死心塌地的爱尔康？还是为了尔康这样死心塌地的爱你？我们做父母的，已经被你们彻底感动了！只希望你们以后，再也没有灾难，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谢谢你们这么了解我们，这么包容我们，这么宠爱我们……允许我们这样任性和自私！”尔康说着，已经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感激和热情，又磕下头去。

“孩子，我们不能久留，马上就要走！免得把你们的行迹暴露了！你们就起来吧！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磕头上面了！”福伦伸手去拉。

尔康和紫薇站了起来。福晋就伸手，握住了紫薇的手，郑重的托付道：“紫薇，我把我最心爱的尔康，交给你了！以后，在他脆弱的时候，支持他！在他孤独的时候，陪伴他！在他失意的时候，鼓励他！这些，都是他以后可能要面对的人生！因为，他是从一个‘得意’的身份，走上一个‘平凡’的身份，有些心理过程，是他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紫薇点头，握紧了福晋的手：“我知道！我会牢牢记住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我也向您保证，有我在，我不允许他脆弱，不允许他孤独，更不允许他失意！如果他有那些感觉，一定是我不够好！福晋，我会牢牢的守着他，紧紧的看着他，让他没有时间来感觉脆弱和孤独！”福晋忍不住把她往怀里一抱，喊道：“紫薇，你体会了一个母亲的心！你真是一个可人儿！”拥抱片刻，紫薇抬起头来，歉然的看着两老，说：“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要禀明两位！我的舅公和舅婆从济南来，否决了我的格格身份，老佛爷也撤消了我的指婚，所以，我不是金枝玉叶了！我是谁，我自己都不知道了……”“你是谁，我们都很清楚！”福伦打断了她：“你是紫薇，我们的媳妇儿！要和尔康共度一生的那个姑娘！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尔康凝视着父母，心里，实在是震动极了，再也没有料到，父母会用这样宽大的心胸，来了解和包容自己的一切，看着福伦斑白的两鬓，充满不忍的说：“我和紫薇，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以后，一定会更加珍惜彼此，保护彼此！你们不要再牵挂我们！倒是你们，我实在不放心极了！不知道皇上会不会迁怒到你们身上，我闯的祸，要让你们来帮我收摊，帮我承担，我只要想到这儿，就没有勇气和紫薇远走高飞了！”“走吧！尔康，不要再犹豫了！我和你额娘会平安的，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令妃娘娘和晴儿都过关了！”福伦说。

“是吗？”紫薇惊喜的问：“她们真的过关了？那……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有没有被牵连呢？”“都过关了！令妃已经带了信给我们，老佛爷曾经想办我们，但是，皇上否决了！皇上没有迁怒，他还是一个‘仁君’！你们，也不可以跟皇上記仇！”“是啊！这不过是暂时小别而已，等到事过境迁，风平浪静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回来！”

家还是家，皇上，还是你的皇上！记住，今晚以后，我的生活里，剩下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期盼’，一件是‘等待’！期盼团圆，等待见面！你们不要一直让我在这种煎熬里过日子啊！”福晋深深的嘱咐。

“我们知道了。不管是天涯海角，我们只要有会，一定会带个信给你

们！放心，有这么多有情有义的高手陪着我们，我们会平安的！”尔康说。

福伦和福晋点头，两人的眼中都闪着泪光。福晋就看着紫薇，说：“紫薇，你喊我一声‘额娘’吧！”紫薇眼泪一掉，激动的喊道：“阿玛！额娘！”“好孩子，好孩子！”福伦拼命点头拭泪：“等你们回来，我们再好好的办婚礼！我想，不过是一年半载的时间！”“孩子，你们一路顺风，我们必须回去了！”尔康和紫薇就再度跪下：“我们拜别阿玛额娘！”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出发了。紫薇、小燕子、金锁坐在马车里。柳青、柳红驾着马车。

尔康、永琪、箫剑骑马，一行人上路了。

老欧和欧嫂，站在院子里，不住的挥手。

“再见！再见！大家保重！”“要小心那些官兵啊！”小燕子从车窗里伸出头来叫。

“我们知道！你们也注意一点！”“我们都走了，那些官兵再来找麻烦，发现你家的人都不见了，会不会疑心呀？”紫薇也伸出头来喊。

“你别操心了！我就说都去田里做工了，不就成了？他们又不会一直在这儿等！”欧嫂说。

“了不起就是我家的酒要多消耗一点！”老欧笑着。

“真要麻烦，就搬家吧！”箫剑仍然叮咛了一句。

“是！”众人就挥手道别。

“再见！再见！”“一路顺风！”车车马马就这样出发了。

农庄很快的被抛在后面了。北京，抛在后面了。皇宫，抛在后面了。格格、阿哥、御前侍卫……都被抛在后面了。

一行人跋涉在旷野，跋涉在郊外。漫长的逃亡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小燕子和紫薇等人，已经失踪了许多天，派出去追捕的侍卫官兵大臣，连影子都没有找到。乾隆眼看香妃失踪，找不回来。两个格格失踪，也找不回来。连永琪和尔康失踪，也找不回来。真是气愤极了，看着几个负责追捕的大臣，恼怒的问：“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有？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大臣们惶恐躬身，你一言、我一语的禀道：“臣以为，他们可能已经分成好几队，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跑走了！”“正是！如果他们分散了跑，我们真的很难找！即使他们还藏在北京，只要老百姓掩护他们，我们也不容易找到！”“皇上！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悬赏捉拿？如果悬以重赏，那些老百姓说不定可以提供线索！”“臣已经让画工，画制了许多画像，预备遍发给各个府各个县市，但是，皇上是不是准许这样大张旗鼓的搜查？”乾隆瞪视着那些大臣：“朕告诉你们，他们那一群人，是不会分开的！尔康离不开紫薇，永琪离不开小燕子，金锁又跟定了他们！再加上他们的个性，个个喜聚不喜散，讲义气，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他们不会分成好几组！这些人里面，紫薇和金锁不会武功，小燕子是个半调子！他们要长途跋涉，一定需要马车和马！你们只要看到马车和马队，就注意一下！你们想想，他们个个年轻，个个漂亮，这样一个队伍，怎么可能不引人注意？”“是！臣了解了！”大臣们哈腰说道。

“至于路线，他们很可能直奔西藏，去投奔巴勒奔和尔泰！也可能去了新疆，和香妃一起去投奔阿里和卓！但是，西藏和新疆，都很荒僻……”乾隆深思着，揣测着几个孩子的个性：“依朕推测，他们最最可能，是直奔南方！因为南方山青水秀，这些孩子，还带着诗情画意和玩心，虽然逃亡，也不会逃到什么穷山恶水里面去！所以，派一些真正的高手，一路南下去找找

看！到苏州扬州杭州去找找看！”“是！臣遵命！”“记住！朕要活口！不许伤他们性命！这些孩子个个聪明绝顶，你们不止要跟他们斗武功，也要跟他们斗智慧！如果发现了行踪，不要打草惊蛇，先来向朕回报也可以！至于老百姓那儿，还是尽量不要惊扰，也不必大张旗鼓，弄得满城风雨，知道了吗？”

“是！臣知道了！”大臣们躬身退下。

乾隆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天空，恨得直咬牙：“朕一定要把你们一个个捉回来！”小燕子他们，已经流亡了一段日子。大家打扮成富商的模样，一路大大方方的往前走，居然没有引起什么疑心。只是，为了逃避注意，他们很少住客栈，尽量在老百姓家里投宿。

尔康认为，客栈是官兵们最可能搜查的地方。这天，大家到了一个还不小的镇，名叫“正义村”。每个人都有些累了，尤其几个姑娘，好想烧几桶热水，痛痛快快的梳洗一番。尔康和箫剑就冒险，把车车马马停在客栈门口。

众人下马的下马，下车的下车，尔康说：“好了，今天就奢侈一下，住个客栈吧！不过，大家要提高警觉！”“我真想好好的喝一杯！自从陪你们上路，我这个‘箫剑江山诗酒茶’，已经变得残破不全了！”箫剑笑着说。

“你这七件事，要样样俱全，你就是神仙了！”紫薇笑着接口：“有点残缺，才有缺陷美！有缺陷美，才是人生！当神仙固然好，少了几分‘人味’，也是一种缺陷呢！”箫剑大笑，看紫薇，眼里透着真心的欣赏：“哈哈哈哈哈！好一篇缺陷论，以后，我肚子里的酒虫大闹的时候，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就背诵你的缺陷论！”“你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吗？”紫薇问。

“我为什么不该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因为……‘一箫一剑走江湖，千古情愁酒一壶！’既然千古的情愁，都可以一口吞了，怎么还会情绪低落呢？”“哈哈！”箫剑又大笑起来：“说得好！你知道吗？‘矛盾’是人生无法避免的问题，没有‘矛盾’，就没有‘人生’！”大家说说笑笑，一面把行李卸了下来。

柳红提醒大家：“各位各位，我们把值钱的东西都随身带着，每人身上带一点，如果有人有了闪失，其他人身上还有！住客栈不比老百姓家，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好！”“柳红说得对！大家进了客栈，再分配！走吧！”尔康往客栈走去。

小燕子站在那儿，东张西望。

只见路人一波一波的，争先恐后的往一个方向跑。

小燕子大奇，拦住一个路人，问：“你们干什么？大家都要去哪里？”“别拦着我！我要去看热闹！”路人急急的嚷着。

“热闹？”小燕子喊，精神全来了：“有热闹可看？赶快告诉我！什么热闹？”“小燕子！你就不要管闲事了！”永琪去拉小燕子。

小燕子哪里肯不管闲事，拼命追问。

“什么热闹？什么热闹？”“你们是外地来的，是吧？”“是啊！你们是不是有人要抛绣球啊？”小燕子兴冲冲。

“抛绣球？没有的事！是要烧死一个人！”“啊？要烧死一个人啊？”小燕子大惊。

柳青、柳红、永琪、尔康、紫薇、箫剑、金琐听到要烧死人，都围了过来。

“真要烧死一个人吗？为什么？”“我们村里，有个姑娘名字叫作‘苏

苏’，还没成亲，就怀了孩子！我们村子的习惯，这种不守妇道的女人，都要烧死！所以，现在就要去烧死她！”路人说完，摆脱了小燕子，往前面就跑。

紫薇脑子里轰然一响，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想起了亲娘，不禁打了个寒战，问：“什么？没有成亲有了孩子，就要烧死她？这个地方，是保守？还是野蛮？”小燕子跟着人群就跑，激动得一塌糊涂：“我要去看看去！”“我也去！”柳青跟着跑。

“小燕子……小燕子……”永琪急忙追了去。

尔康和箫剑彼此看了一眼。尔康说：“我把行李寄放在掌柜那儿，大家都过去看看吧！”结果，全体的人都跑到广场上去看烧苏苏。

大家奔到一个广场，就看到许多人聚集在那儿，还有许多人争先恐后的跑来。

在空地上，那个名叫苏苏的姑娘，被五花大绑，绑在一根木头柱子上，柱子下面，堆满了柴火。

大家看过去，只见苏苏约十八、九岁，脸庞清秀美丽，眼神里带着恐惧，也带着坚强，绑在那儿，动也不能动。

有个白须白发的族长，满脸严肃的站在柴堆前面。

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举着火炬，等着烧火。

群众挤满了空地，群情激愤，兴奋的嚷着，喊着：“烧死她！烧死她！不要脸的女人！丢了我们正义村的脸！烧死她……”小燕子拼命挤进人群。永琪、柳青、紫薇、金琐跟着挤上前来。尔康、柳红、箫剑也紧跟在后，挤到紫薇等人面前。

“族长！不要跟她客气了！这种无耻的女人，赶快处死！”一个群众大叫。

就有一群人跟着叫：“烧火！烧火！烧死她！无耻！下流！不要脸……”突然，有个中年妇人跌跌冲冲的扑奔而来，抱着柴堆，仰头看着苏苏，狂叫：“不要烧死我的女儿呀！各位乡亲，我给你们磕头了！”就掉头，狂乱的跪在地上，拼命磕头：“求求族长，求求各位，我守了十五年的寡，只有这一个女儿呀！你们饶了她吧……”“不能饶！她是我们大家的耻辱！烧死她！”一个群众喊。

“烧死她……烧死她……烧死她……”群众吼声震天的响应。

紫薇看到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脸色都变白了，回头对尔康说：“为什么大家这样残忍？为什么喜欢看别人烧死？那个男人呢？他们只烧女人，不烧男人吗？”尔康完全体会到紫薇的感觉，也深深的震憾了：“好可怕的刑罚，难道这种地方，行刑不需要官府吗？”“没办法，这种村子，民风非常剽悍，族长可以决定一切！”箫剑说。

这时，族长已经伸出双手，示意大家安静。大家静了下去，族长大声说道：“苏家女儿苏苏，不守妇道，未婚怀孕，让整个正义村蒙羞！现在，立刻执行火刑！”就大声宣布：“烧火！”那些手持火炬的年轻人，大声响应，拿着火炬上前，就要点火。

小燕子眼看这个苏苏，就要被烧死，再也忍不住了，纵身一跃，飞窜而出，落到柴火堆前，举起手来，大喊：“等一下！事关人命！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这个苏苏，不过是怀了孕，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要烧死她？如果她要烧死，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在哪里？”她看着群众，大叫：“那个孽种在那里？出来！你的女人要给人烧死了，你还不赶快出来！闯祸的是两

个人，为什么只烧一个人？”群众大哗，对小燕子挥着拳头嚷：“这是谁？不关你的事！不要你来管我们！拉她下去……拉她下去……”就有一群人上去拉扯小燕子。永琪一看，按捺不住，飞身上前，三下两下，推开了围攻小燕子的人，站在小燕子身边，伸出双手，大声的说：“各位各位！请听我说一句话！这个火刑，实在残忍，用来对付大奸大恶的人，还说得过去，用来对付一个弱女子，实在太过份了！何况这个姑娘还有身孕，烧了之后，是一尸两命！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家何不原谅了她？”群众更加哗然，纷纷磨拳擦掌，怒喊连连：“什么人？打哪儿来的？一定是苏苏找来的帮手！滚！你们赶快滚，要不然我们就动手了！”族长也走过来，对永琪和小燕子说：“你们这些外乡人，不要管我们正义村的事！让开！让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苏苏犯了死罪，一定要死！”苏母发现了转机，就嚎啕大哭的叫了起来：“各位乡亲，救命啊……救命啊……我家苏苏，一定是给人强暴了……不是自己愿意的呀！苏苏，你快说了吧！那个男人是谁？你说了吧……”族长一听，纳闷的回头惊看苏苏，问：“苏苏！你是被强暴的吗？”谁知，那苏苏却十分傲气，脸色惨白的昂首说道：“你们烧死我吧！没有人强暴我，是我自己愿意的！我丢了正义村的脸，死就死！”“苏苏……你怎么可以这样？”苏母哀号：“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不说呀？你死了，你要娘怎么办？”紫薇等人，个个都有不忍、不平之色。尔康受不了了，也从人群中一跃而出，站在小燕子和永琪身边，仗义执言了：“各位各位！我们从外地来，今天管定了这件闲事！这位苏苏姑娘一定有难言之隐，看在她这样保护那个男人的份上，你们饶她不死吧！这件事一个巴掌拍不响……要罚也要罚两个人，既然另外一个不知道是谁，何不抱着宽大的胸怀，接受上苍给予的新生命，化悲剧为喜剧，化戾气为祥和呢？”小燕子就举起手来，激动的大喊：“是啊！化力气为浆糊！化力气为浆糊！化力气为浆糊……化力气为浆糊……”群众被小燕子等人闹得更加激愤，七嘴八舌的大喊：“不要跟他们罗嗦！再罗嗦就打！”“打……打……打……”便有一群壮汉，拿了扁担、棍子、奔出人群，要打尔康、永琪、小燕子。

柳青忍无可忍，怒吼：“谁敢打他们一下，我扒了你的皮！”说着，就飞跃出去。

柳青一飞跃出去，柳红就跟着飞跃出去。兄妹二人，一阵挥拳踢腿，就把拿着棍棒的人，一个个的摔了出去。

群众们更是激动得如痴如狂了：“先烧火再说！烧火！烧呀……烧呀……”几个青年就去点火。苏母惨烈的狂叫：“苏苏……苏苏……苏苏……”紫薇忍不住尖叫起来：“尔康！快救苏苏呀！”这时，箫剑腾空而起，直飞向柱子，一阵劈哩叭啦，那些柱子飞裂成了碎片。

尔康和永琪也腾空而起，两人抓住苏苏，把她从浓烟中抢救下来。

群众们仰头，看得目瞪口呆，哇哇大叫：“他们会飞！哪里来的高手？哇！哇……”箫剑、永琪和尔康，就带着苏苏，直飞到场外。

群众大喊大叫：“追啊！追啊……不要给他们逃掉了！”大家抄起扁担、木棍、柴火……恶狠狠的追了过来。

这时，忽然有个眉清目秀的青年，从人群中狂奔而出，嘴里凄厉的大喊着：“爹！你们烧了我吧！苏苏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呀！”族长一颤，顿时大惊失色，惊问：“你的？是你的？”青年对族长跪下，流泪喊道：“爹……你要烧死的，是你的孙子啊！”所有的群众，全体呆住了。众人忘了追赶尔

康等人，也忘了行刑，全体瞪着跪在地上的青年。那青年痛哭流涕的说道：“我和苏苏情投意合，可是，爹，你一定要我娶孔家小姐，我说过我不要不要……我知道我丢了你的脸，丢了正义村的脸，让我和苏苏一起死吧！”青年说着，就爬了起来，奔向苏苏。

群众不约而同，让出一条路来，让那青年跑过去。青年痛喊着：“苏苏！原谅我……原谅我没有挺身而出……原谅我的胆小和害怕……”苏苏哭着，叫着青年的名字：“志伟！志伟……”两人就忘形的向对方奔去，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了。

尔康看着这一幕，脸上带着无比感动的神色，走到族长的面前，一抱拳说：“恭喜恭喜！与其烧死一对有情人，不如接受一对有情人！何况，还有那个小生命呢？这儿，是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贺礼，请收下！”就从钱袋里取出一个银锭子，放在族长的手中：“我们建议你，赶快给他们两个办喜事吧！”族长目瞪口呆。

群众也呆呆的站着，一片寂静。

苏母扑奔而来，跪倒在尔康、永琪、箫剑的面前，倒身下拜，喊着：“各位英雄，各位神仙，谢谢！谢谢！”苏母拜完，起身，又跑过去，拜倒在族长面前。

“族长，你饶了他们两个吧！求求你！求求你……”族长眼中含泪了，弯下身子，搀起苏母，脸色苍白的叹了口气：“我们……办喜事吧，好不好？”小燕子跳了起来，把手里的帕子扔到天上去，翻天覆地的欢呼起来：“化力气为浆糊！化力气为浆糊！化力气为浆糊……化力气为浆糊……”

43

这天晚上，大家都非常高兴，救了苏苏，每个人都觉得心中舒畅。尤其是小燕子，不住口的在那儿嚷着：“哇！今天真有成就感！我们太伟大了，能够把那个苏苏从火里救出来！我觉得好感动，看到那个苏苏和族长的儿子团聚了，真好！永琪，这就是你们常说的的那一句‘有感情的人到最后都会成为夫妻’……”“有情人终成眷属！”永琪更正着。

“就是！就是！我们救人一命，胜过七张图画，对不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是宝塔，七级浮屠是七层楼的宝塔！”紫薇笑着说。

“救人一命，跟宝塔有什么关系？”小燕子纳闷的问。“管他的！宝塔就宝塔！我们是八层宝塔！是九层宝塔！是一百层宝塔！哇……我好高兴，我们从那个回忆城里逃出来了，我又是‘小燕子’了，好想飞，飞到天上去！”“我看，你已经在天上了！你是我遇到过的人里，最有‘生命力’和‘活力’的一个！”

看到你这样热烈的活着，活得有声有色，真让我深深感动了！”箫剑说。

“是吗？是吗？”小燕子热烈的看箫剑。

“是！你真是一只会飞的小燕子……当初，是谁给你取了这个名字？”箫剑问。

“我也不知道！从我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叫做‘小燕子’！”“知不知道有两句着名的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什么王？什么燕？”

“飞到哪里？什么百姓家？”“现在，大家都没有家了！‘处处无家处处家’吧！”紫薇感慨的说。

“好一个‘处处无家处处家’！这和我那个‘以天为盖地为庐’是异曲同工的！看样子，大家都是孤儿浪子，以后，就是‘四处为家’了！”箫剑说。

“今天的家，就在这儿了！”柳青把大家带回到目前：“我们定了两间房，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虽然简陋，总比在农人家打地铺好！”尔康走上前来，提醒大家：“大家都很累，洗个澡，早点睡！今天这样一闹，我们的行迹已经暴露了！本来想在这儿多休息两，现在，看情形也不可能了！大家养精蓄锐，明天一早就动身上路！”金锁和柳红就把八个钱袋，发给每一个人。金锁说：“我和柳红，把我们的银子、银票和值钱的东西，都分了八份，大家随身带着！每个人保护自己的财产！千万别弄丢了，这一路上，就靠这些盘缠过日子！”大家收起钱袋，贴身藏好。箫剑就对尔康说：“你也不要太大方了！今天，出手救那个苏苏是必须的！给贺礼就可以免了！我们虽然带了足够的盘缠，可是，路途遥远，还是要省着用！”尔康对箫剑一抱拳，似笑非笑的说：“教训得是！”“别不服气了！”柳红看了尔康一眼：“人家箫剑说得有道理！你们这些公子哥儿，出手大方，成了习惯！等到钱不够用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我有不服气吗？”尔康看着柳红，一笑。

紫薇忍不住帮尔康说起话来：“尔康有尔康的用意，不这样来一下，那个族长不会松口办喜事，这个银锭子不是单纯的贺礼，是在所有人的面前，给那个族长一点压力！贺礼都到了，他还能不办喜事吗？”尔康深深的看了紫薇一眼：“毕竟，还是紫薇了解我！”“原来是这样啊？我看这个正义村的人剽悍得很，会不会我们走了，他们又后悔起来，再把那个苏苏给烧了？我们需不需要等到他们成亲再走？”柳青说。

“这样最好！我最喜欢参加婚礼，我们喝完喜酒再走吧！”小燕子喊：“免得他们后悔！我看，那个族长的儿子，很怕他老子！和我们这儿的某人很像！”“小燕子！不要指桑骂槐啊！”永琪皱皱眉头。

“指什么骂什么？”小燕子一愣：“这四个字四个字的话，你们能不能免了？”“不能免！你有你的习惯，我们有我们的习惯，我们迁就你，你也得迁就我们！指桑骂槐，就是指着桑树骂槐树！”永琪的语气有点硬梆梆。

“指着桑树骂槐树？”小燕子又是一愣：“谁这么无聊？指着桑树骂槐树？这个人有神经病啊？为什么要骂槐树？一棵树也会招惹他吗？好端端的去骂一棵树，已经够神经了，还会指着桑树骂槐树……这人简直是个疯子，应该关进疯人院里去……”说着，眼珠一转：“哦！我明白了，你在骂我，说我是神经病，是不是？”就对永琪一凶：“我为什么是神经病？”“哎……这是从何说起？”永琪喊。

“从‘开天辟地’说起！从‘赵钱孙李’说起！从‘岂有此理’说起……”小燕子以为永琪在骂她，就一阵抢白：“四个字的话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好多！”“从‘一鸟骂人’说起！”永琪冲口而出。

小燕子眼珠一瞪，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

小燕子一笑，大家都跟着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小吵”就此打住。

“正义村的闲事，我们管到现在为止！”尔康下了结论：“明天一早出发，不能再耽搁了，我已经闻出一股追兵的味道了！别忘了我们还是‘钦犯’呢！”大家都没有异议了。

这晚，有很好的月光。

客栈有个小小的花园，花园里不有座小小的亭子。尔康和紫薇，都有一肚子话要说，吃过晚餐，两人就有意无意的避开了众人，走到亭子里来看月亮。

尔康见四下无人，就把紫薇的手一把握住，热情的看着她，说：“紫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像你想像中那么好，你会不会轻视我？”“你怎么突然冒出来这样一句话？”紫薇怔了怔。

“我觉得‘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人，不能自满，随时有人会把人比下去，好怕我在你心里，不够完美！”紫薇盯着他，热烈的说：“我才怕我在你心里，不够完美！”“是吗？你会这样‘怕’吗？”“我会！但是，你是不用这样‘怕’的！你在我心里，早就超越了一切！没有人能够和你相提并论……就拿我们这么一群人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每个人都很出色，那个箫剑也是！能文能武，深不可测！但是，你是我心里的一座山，稳稳的屹立在那儿，出类拔萃，坚定不移！”尔康好震动，深深的凝视她。

“谢谢你这几句话，给了我太大的力量！”就低头问道：“今天，那个苏苏事件，是不是在你心里造成了阴影？”“你怎么知道？你好可怕，总是看穿我的心事！”“不要有阴影，上一代的事，早已过去了！”尔康深情的说：“如果你为了它想不开，那才是自找苦吃呢！”“我不是为了上一代的事情想不开，是自从我的舅公舅婆出现以后，心里就很不平静。

接着，发生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我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想一想。今天，碰到火烧苏苏的事件，带给我太大的震撼！我不禁想到我娘，是怎样度过了她艰辛的岁月，来把我养大！那个让我娘怀孕的人，不管他是谁，他都罪孽深重！如果济南的老百姓和这个正义村一样，我娘大概已经被烧死了！”“不要怪那个让你娘怀孕的人，如果世间没有你，就也没有我们的故事了！好险！如果你娘被烧死了，我还有什么机会遇到你呢？”尔康凝视着她，微笑起来：“你猜是怎么回事？当年，你娘有了身孕之后，玉皇大帝在天上，预知了人间几千年的事，算出在某年某月某日，我福尔康要和一个女子相遇，它绝对不能让这个女子还没出世就消失了，所以，它不允许村民发动火刑，为我福尔康保存了你的性命！”“哦，原来是这样？”紫薇听得匪夷所思，睁大眼睛看着他。

“可不是！所以，你欠我一生一世！所以，不许再作茧自缚了！不许再东想西想了！把你的多愁善感收起来，快快乐乐的和我在一起吧！”紫薇感动极了，不禁应道：“是！”尔康把她一拉，她就扑进了他的怀里。他紧紧的拥着她，看着她美目盼兮，不禁意乱神迷，俯下头，就想吻她。紫薇一个警觉，把他推开了，四面张望。

“干嘛那么紧张？”“这里的村民好保守，只怕他们看到，会把我也烧了！”“怕什么？他们要烧，我也会陪着你一起烧成灰，化成烟！”紫薇瞅着她，在他那样深情的眼光下，融化了。她诚挚的说：“尔康！有你在，我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天涯海角，跟定你了！我现在已经豁然开朗，虽然自己身世不明，犯下一大堆欺君大罪，失去了自己深深崇拜的皇阿玛……前途茫茫，后有追兵……可是，我跟小燕子一样，觉得快乐极了！好高兴，我们飞出了那个回忆城！好高兴，我有一个你，和我一起流浪！一起漂泊！”“好美的一篇话！”尔康满足的叹了口气：“刚刚在房间里，你说‘处处无家处处家’，我却觉得，自从开始流亡，因为有你在，处处都是我们的幽幽谷！如果我们平安的到达云南，到达那个世外桃源，我想，我曾经答应过你，我们那

个美好的未来，那个有诗有梦的日子，就要实现了！”两人眼里都闪着希冀的光芒，紧紧互视，然后，两人就忘形的紧拥在月光下，即使会被烧成灰烬，也顾不得了。

接下来，又是一段流浪的日子。这天，到了一个名叫“红叶镇”的小村庄。

车车马马走进小镇，大家都是仆仆风尘。

“前面有一家‘悦来客栈’，我们停下来休息吧！”尔康说。

车子停了下来，大家下车的下车，下马的下马。

小燕子东张西望，忽然看到一群人聚集，不禁好奇的伸长脖子看。

“你们先进去，我等一会儿就来！”小燕子回头就跑。

“你又要去哪里？”永琪急喊。

“别管我，我丢不掉的啦！”小燕子已经绕过街角，跑得不见踪影了。

尔康连忙对永琪说：“你还是追过去看着她吧！”永琪追了过去，只见街角有一大群人聚集着，兴奋的吆喝：“红毛赢！红毛加油！红毛胜利！红毛万万岁……”“绿毛赢！绿毛加油！绿毛胜利！绿毛万万岁……”小燕子早已兴奋的从人群中挤进去，嘴里嚷着：“什么红毛绿毛？我黑毛来也！”永琪跟着挤进去一看，原来，人群中间的空地上，正有两只斗鸡，在彼此搏斗。群众围在四周，挤得水泄不通，分成两派，各给各的斗鸡加油。大家都激动着，个个脸红脖子粗，吼着，叫着：“红毛赢！红毛赢！红毛赢！红毛赢……”“绿毛赢！绿毛胜利！绿毛赢！绿毛胜利……”斗鸡场中间，有两个斗鸡的主人，正在吆喝：“谁要押红毛？现在还可以押！押啊！”一个喊。

“押绿毛！押绿毛……”另一个喊。

地上到处堆着铜板，大家还在加赌注，有的和老板赌，有的和彼此赌。

小燕子一看到这种状况，混身三万六千根寒毛，根根竖立，兴奋得不得了。

“我也要赌！我赌……”她转动眼珠，看看两只鸡：“我赌红毛赢！”“快押！再晚就不能押了！”红毛的主人喊着。

小燕子掏出钱袋，拿出一块碎银子，放在地上。

“我赌两钱银子！”“哎……小燕子……”永琪喊，想阻止，已经挽救不及，只好在旁边看。

小燕子出手太大，小镇的乡民哪儿见过，都瞪大眼睛，惊喊起来：“哪儿来的小丫头，出手那么阔气！”“嘿嘿！你别押错了边！我的绿毛已经胜了好多场了！”另外一个主人说。

“我押红毛！”小燕子就大声吆喝起来：“红毛胜利！红毛万岁！红毛！拿出你的看家本领来，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小燕子气势那样壮大，使许多人都跟着小燕子，押了“红毛”。

“红毛！咬绿毛！飞上去，扑过去！打呀！用你的尖嘴巴，咬呀！努力！你是一只最伟大的斗鸡！斗啊……打啊……”小燕子吼声震天。

人群一阵骚动，原来绿毛败下阵来，红毛赢了。众人惊喊：“红毛赢了！红毛赢了！”小燕子兴奋得脸都涨红了：“哟呵！红毛赢了！红毛万岁！”小燕子把赢得的钱全部扫到自己面前。有个群众就问小燕子：“姑娘！你下面押什么？我们跟着你押！”“下面是什么毛跟什么毛斗？”小燕子问。

斗鸡老板输了很多钱，非常不服气，扬着头，挑战的说：“姑娘！要不要跟我好好的赌一场？”“怎么赌？”“姑娘选一只鸡，代表姑娘，我选一只

鸡，代表我，我们彼此押。谁赢了谁拿钱！”斗鸡老板指着旁边的鸡笼：“不过，这些鸡是要卖的，姑娘选了哪一只，一吊钱买去！我可以让你先选！”“好！我来选！”小燕子跃跃欲试。

永琪急得不得了，拉拉小燕子的衣服。

“不要赌了！赢了一场就算了，大家都在等你呢！”“你不要扫兴嘛！”小燕子眉头一皱：“难得碰到这样的场面，我高兴得不得了！你就让我玩玩嘛！”永琪无奈。小燕子就选了一只貌不惊人的黑鸡。

“这只鸡好！这是黑毛，和我小燕子一样，我就买了黑毛！”小燕子兴匆匆的说：“来来来！老板，你的鸡是哪一只？”老板选了一只很威武的鸡出来。

“我这只名字叫做‘威风’！”“好！我的黑毛要把你的威风杀得一根毛都没有！押！快押！”小燕子看看四周，得意洋洋的喊：“快押黑毛，不要错过了赢钱的机会！快押！”小燕子说着，把赢得的钱，全部押了出去。

众人赶紧跟着押钱，七嘴八舌的喊：“哇！这个姑娘有种！押那么大！”“可那只鸡选得不怎么样！看起来没什么精神！”“怎么办？押谁好啊？”小燕子吆喝着：“押我！押我！没错！我的黑毛，吃过熊心豹子胆，厉害得不得了！快押！”就把黑毛抓了起来，放到嘴边去，对黑毛郑重的说道：“黑毛，你给我争一点气！只许赢，不许输，听到没有？万一输了，我今天晚上要喝鸡汤啊！”小燕子威胁过“黑毛”以后，就把黑毛往地上一放。

众人纷纷押钱，大部分都押了“威风”。

两只鸡只斗了起来，不料，黑毛居然赢了。

小燕子乐得双手乱舞，跳得好高。群众都陷进疯狂状态了。小燕子大喊：“再来！再来！要赌黑毛的，快下注啊！要跟我赌的，也下注啊！”铜板，碎银子，银票堆了一地。永琪快要急死了，拼命去拉小燕子的衣服，小燕子干脆躲开他，不住的又嚷又叫。

不知怎的，这只貌不惊人的“黑毛”，居然有如神助，越战越勇，一次又一次的赢得了胜利。地上的钱，也一次又一次扫到小燕子面前。

小燕子终于玩够了，开心的看着那些钱：“哇！我赢了！我赢了！我太高兴了！好过瘾啊！永琪，给我你的帕子，来包这些钱，我拿都拿不下了！”永琪拿出帕子，帮小燕子包那些赢来的钱。

“姑娘！再继续赌下去吧！”斗鸡老板说。

“不能再赌了，天都黑了！”永琪嚷着。

小燕子已经尽兴了，就拎着那包钱站了起来：“不赌了！我的鸡我拿回去！”斗鸡老板站起身来，立刻翻脸了：“赢了就走人？没有那么好的事！我还要押！”就拿出一锭银子，往场中一放：“你赌还是不赌？”小燕子见那老板其势汹汹，火了：“本姑奶奶玩够了！说不赌，就不赌了！”老板往前一冲，伸手就去扣小燕子的手腕。小燕子正在低头抱那只鸡，没有注意，竟然给老板抓住了。老板身后，几个壮汉就亮相了。

永琪一看，老板居然敢抓住小燕子，大吼：“放肆！拿开你的脏手！”永琪就一掌劈了过去，那老板只感到手腕剧痛，慌忙松手。

“哪儿来的狗男女，敢来跟我撒野？”老板一句话没说完，永琪劈哩叭啦给了他好几个耳光。

“嘴里这样不干不净！输不起，还摆赌局！坑了多少老百姓！你说！”永琪喊。

散去的群众又都聚集起来了，叫好的叫好，叫打的叫打，群情激愤：“打得好，我们都输了好多钱，赢了就不放我们走……打！打……”老板身后的大汉，就一拥而上，吼着：“来砸场子，是不是？你们两个杂种，睁大眼睛瞧瞧我们是谁？”小燕子气坏了，对着那些大汉，一脚踢了过去。“姑奶奶好久没打架了！你们上呀！都上来试试看！”“给我打！不要放走他们！打！打！打……”老板大叫。

“你们要打，是不是？不要后悔！”永琪喊。

永琪说完，就展开功夫，把那些大汉打得东倒西歪。那些大汉哪里是永琪和小燕子的对手，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份。永琪把每一个都打到小燕子面前，小燕子就像接力赛一样，再把那些大汉打倒在地。一阵劈哩叭啦，大汉们已经摔了一地，有的摔到摊贩上，把蔬菜、水果滚落一地，有的摔到鸡笼上，把鸡笼也砸烂了，鸡飞狗跳，一团混乱。

那老板还要张牙舞爪：“哪里来的野种？打呀……打呀……”永琪一把抓住那老板的手腕，用力一扭，老板痛得鸡猫喊叫：“哎哟！哎哟！好汉，饶命！饶命！我们有眼不识泰山，饶命啊！”永琪把那老板摔到众大汉身上，大声说：“今天饶你不死！你要是再敢开霸王赌局，我把你打成肉饼！”老板和大汉们躺在地上叫哎哟。围观群众，就疯狂的鼓起掌来，喊着：“英雄！女英雄！万岁！万万岁！”小燕子好生得意，像走江湖卖艺的人一样，对群众抱拳为礼：“谢谢！谢谢！”小燕子就拎起那包钱，抱起那只鸡，昂首阔步的走了。永琪赶紧跟了过去。

尔康和紫薇等人，早已梳洗过，都聚集在客栈的小餐厅里，叫了一些小菜，准备吃晚餐，但是，小燕子和永琪不知道去了哪里？大家等来等去不见人影，只得边吃边等。本来柳青想去找，尔康沉稳的说：“不用不用！大家都要学习自己照顾自己，要不然就太累了！我们先吃，他们说说不定已经在外面吃小摊了！小燕子那个人，才不会让自己饿肚子！”“说的也是！”柳红赞成：“明知道是吃饭的时间，她不回来，我们只好自己管自己！”

“我饿死了！”大家就吃起饭来。正吃着，忽然间，有一包钱往桌上一放。同时，大家听到一阵“咯咯咯”的鸡啼声。大家惊讶的抬头，只见小燕子胳肢窝里挟着一只大黑鸡，得意洋洋的站在那儿。永琪带着满脸尴尬的笑，站在小燕子身后。

那只黑鸡咯咯叫着，又扑翅膀又扇风。

箫剑大惊，指着黑鸡问道：“这是什么？”小燕子一屁股坐了下来，瞪大眼睛说：“你真笨！这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吗？这是一只公鸡！一只黑色的大公鸡！”大家真是糊涂极了，瞪着那只鸡，再瞪着小燕子。尔康说：“我知道那是一只公鸡，你抱着一只公鸡做什么？”“它是我买的！它的名字叫做‘黑毛’！”小燕子看着尔康：“你不是说‘死有红毛绿毛’吗？我小燕子是黑毛，这只鸡也是黑毛，跟我小燕子一样，厉害得不得了！今天帮我打仗，打得轰轰烈烈！来，”就低头对公鸡说：“黑毛，我要慰劳你一下，你爱吃什么？”伸手拿了一块排骨，就要去喂鸡。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越看越糊涂。

“永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尔康问。

“这是一只斗鸡，小燕子买的！”永琪坐了下来，拍拍那包钱：“这是小燕子赢来的！”

也是那只斗鸡赢来的！你们懂了吧？”众人惊看小燕子，小燕子笑得

好得意，扬着眉毛说：“你们没有看到，永琪今天真是神勇极了！那些摆赌局的老板，都是坏人，输了钱给我，就不放我走！永琪和我，把他们狠狠的教训了一顿，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求爹爹告奶奶，过瘾得不得了！”“你们又跟人打架了？”柳青大惊。

“不是说好，路上不许出事，不许跟人打架的吗？”柳红跟着叫。

“什么‘不许’？不许也得许，要不然就会被人欺负！”小燕子说。

那只黑鸡在小燕子胳肢窝下面又叫又挣扎。金琐坐在小燕子身旁，被扇了一头灰，金琐躲着，喊：“小燕子！你预备把这只鸡怎么样？还不赶快把它放了？”“放了？”小燕子睁大眼睛：“怎么可以放了？它是我的大功臣耶！我要养它！”“什么叫做养它？”尔康惊喊：“我们在逃难啊！你还要养一只斗鸡？”“它可以帮我们赚钱啊！”“我们还没有沦落到要靠斗鸡来赚钱吧？”“哎呀！你们真小器，一只鸡能吃多少粮食？我抱着它睡觉，带着它上路！不要你们管！”小燕子任性的说，有些不高兴了。

“你要抱着它睡觉？带着它上路？”金琐的眼睛也睁得好大。

“可不是！”“那……”金琐立即宣布：“我不跟你睡一张床！”柳红也抢着说：“我也不跟你睡一张床！”小燕子就欢笑着喊道：“紫薇！那只好你跟我睡一张床了！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鸡同抱！”“天啊！”紫薇大叫，一头栽在饭桌上，表示晕倒了。

大家又笑又摇头。

结果，那晚，紫薇和柳红金琐挤在一张床上，小燕子带着她的黑毛，霸占了另外一张床。这一夜，在鸡声咯咯中，应该人人睡不好才对。可是，大家都睡得好沉好沉。直到日上三竿，居然没有一个人醒来。尔康觉得奇怪，跑来拼命打门，喊：“紫薇！小燕子！吃早饭了！怎么还不起床呢？要出发了！”小燕子被喊声惊动了，迷迷糊糊的翻了一个身，摸索着她的黑鸡。摸来摸去摸不到，她带着浓重的睡意，喊着：“黑毛，黑毛……你在哪儿？”她猛然坐起身来，醒了。“黑毛？”她到处找黑毛：“你去了哪儿？怎么不见了？”尔康在外面拼命打门：“小燕子！紫薇，你们起来没有？”小燕子对门外喊着：“就来了！就来了！”她冲到紫薇那张床边，摇着紫薇金琐和柳红：“喂喂，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黑毛？”她钻到床下寻找，喊着：“咯咯鸡！咯咯鸡……黑毛！出来！出来……不要跟我躲猫猫啊！咯咯鸡！咯咯鸡……”紫薇、金琐、柳红都被她的“咯咯鸡，咯咯鸡……”吵醒了，揉眼睛的揉眼睛，伸懒腰的伸懒腰。

“怎么好累……好想睡！”紫薇说。

“是啊！”金琐打了一个哈欠：“我再睡一下！”又倒上床。

小燕子从床底下钻出来，摇着金琐：“不要睡了，我的黑毛不见了！”金琐睡梦朦胧的说：“黑毛不见了，白毛在不在呢？”“什么白毛？哪里有白毛嘛！”小燕子喊。

柳红伸着懒腰跳下床。

“等我穿好衣服来帮你找！”就去椅子上拿包袱，顿时一惊：“包袱呢？”大叫：“金琐！金琐……”金琐从床上直跳起来。紫薇吓得从床上掉落地。

“什么事？什么事？”柳红一把拉住了紫薇，喊：“我们的包袱和行李呢？”四面张望，伸手一摸腰间，大叫：“天啊！”“怎么了？怎么了？”“你们的钱袋还在不在？”柳红问。

三个姑娘全去摸钱袋，顿时间，大家脸色惨变。腰间的钱袋，全部被

人剪断了绳子，偷走了。

“不好了！我们被偷了！我们住了贼店！贼店……”小燕子大叫。

四个姑娘发现昨天穿的衣裳还在床栏杆上，就手忙脚乱的穿好衣服。

柳红打开房门。尔康、柳青、箫剑、永琪一拥而入。

“发生了什么事了？”永琪急急的问。

“我们被偷了，我们的钱袋、包袱、行李都不见了！”紫薇恐慌的说。

“还有我的黑毛！”小燕子嚷。

四个男人全部傻眼了。柳青调头就走：“我去找客栈老板办交涉！”箫剑走到窗前，到处检查，在地上发现一段薰香，他俯身捡了起来，沉吟的说：“她们中了江湖上下三滥的道儿！迷魂香！所以，她们睡得那么死！我想，这事和客栈老板没有关系……因为，那只黑鸡也丢了！哪有用迷魂香还偷鸡的？这是那帮摆赌局的人干的！”小燕子气得跳了三尺高，大叫：“我要找他算帐！我要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小燕子喊着，就像箭一样冲出门去了。尔康赶紧喊：“永琪！快去抓住她！我们不能报案，不能声张……她又要闯祸了！”小燕子冲到了昨天斗鸡的地方，只见斗鸡场中，一个人影也没有，小燕子大喊：“斗鸡的！你们在哪里？有种就给我出来！混蛋！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要脸！你们给我滚出来……滚出来……”永琪追了过来，拼命去拉小燕子：“好了！小燕子，你这样大吼大叫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我们还是先回客栈，检查一下灾情再说！”小燕子气得暴跳如雷，又踢墙，又踢地。

“看吧！我会报仇的……等到他栽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要剥了他的皮，把他剁碎了喂猪！气死我了……哇！气死我了……”几个路人和摊贩，好奇的回头观望，永琪急忙阻止她，着急的说：“不要叫了！不要叫了……你要把官府的人叫来吗？快跟我回去吧！”永琪就拖着小燕子往回走。小燕子兀自气冲冲，还在那儿骂来骂去：“有种，就出来跟我打！用薰香，下三滥的小偷！如果给我抓到，我要你好看！我要用薰香薰你三天三夜……把你变成一只‘薰鸡’！”忽然，街上出现一队官兵，拿着画像，拦住路人追问：“有没有看到这样几个年轻人，三个很标致的姑娘，两个年轻的男子……你们看看清楚！有没有？有没有……”永琪一见，拉住小燕子，调头就往客栈飞奔。

尔康和箫剑等人，已经把客栈老板找来了。那老板知道他们丢了东西，吓得脸色发青，苦着脸，向尔康等人打躬作揖：“各位客官，小店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小店在这红叶镇，已经开了三代的客栈，我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六岁小儿，如果我开了黑店，让我家老老小小，一家子死绝……”“发毒誓有什么用？反正东西在你的店里丢的，你就要负责任！”柳青嚷着。

尔康义正辞严的说：“你的店里发现薰香，我只要把证物送进官府，你也逃不掉干系！就算东西不是你们同伙偷的，你也有义务帮我们追回！我问你！在街上摆斗鸡摊子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小的不……不知道！”老板头一缩，吞吞吐吐的回答。

柳红往前一站，大吼：“你说不说？以为我们好欺负，是不是？”老板看看这些男男女女，觉得对方不大好惹，赶紧说道：“那是这儿的土霸王，两个老板是串联的！一个名叫张全，一个名叫魏武，住在源头沟大庙口十六号！小的给各位磕头，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家老老小小还是活不成……”“岂有此理！这儿还有王法吗？”尔康喊。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箫剑盯着老板问：“那个大庙口怎么走？”“这

小镇就两条街，出了门往右拐就是……”老板话没有说完，小燕子、永琪气极败坏冲进房间。永琪急急的说：“东西不要追了，丢了就算了！大家赶快走！上路要紧！”大家一看两人神色，已经心知肚明，全部神色一凛。

44

大家就这样仓皇上路了，上车的上车，上马的上马，不敢走大路，大家决定往山里走，向着南方的山区，一阵狂奔。

经过一段疾驰，车车马马进了一座荒山。

大家看看没有追兵追上来，这才把速度放慢了。永琪不住回头看：“好像把追兵摆脱了！我们下面一站是到哪里？”“如果沿大路走，应该快到六河沟了！可是，现在这条路，到底通到哪里，我也搞不清楚了！”箫剑说。

尔康想着经过，心有余悸的说：“从今天晚上起，我们几个男人，要轮流守卫，不能全体睡得那么死！几个姑娘，没有防范能力，大家要小心一点！那些强盗居然会用薰香，我想想就害怕，还好他们昨晚只偷财物，如果他们心术再坏一点，占了她们几个的便宜，我们岂不是得一头撞死？”永琪拼命点头，义愤填膺的说：“就是！我一想到那些钱袋，她们都是贴身带着，现在居然被偷，我就恨不得把那些强盗碎尸万段！”“就这么决定了，从今晚起，我们男人守卫！一来防追兵，二来防坏人！”箫剑也是脸色凝重的说。

马车里，紫薇、小燕子、金琐坐在车里，大家好泄气。金琐拿着几个新装好的钱袋，交给紫薇和小燕子。说：“还好他们几个身上的东西都在，我们把剩下的财产重新分配了！尔康少爷说，大家还是要分散带着钱！来，我们赶快把钱袋藏藏好！今晚，我会把一些首饰，缝进我们的内衣里，那就不容易被偷了！”大家收拾好钱袋。小燕子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大骂：“我就是背！难得赌一次钱，又赢了，开心得不得了！结果碰到强盗土匪！怎么有这样坏的人？坏蛋！混蛋！王八蛋！臭皮蛋……害得大家丢了钱，损失那么多，都是我贪玩，我坏……我没用……”说着，啪的一声，打了自己一耳光。

紫薇急忙用手搂住她，安慰说：“不要难过了！这不是你的错！看到斗鸡，你忍不住赌一赌，苦中作乐一下，本来就是人之常情！谁知道那些摆赌局的人那么坏……这些坏人，一定不会有好报！我们不要让他们破坏了兴致！好在，尔康他们的盘缠都在，马车上还有我们的一些衣服，所以，我们凑合着，还过得去！你就不要恼了！”小燕子用手压着胃，一气之下，胃痛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可是……我就是很恼啊！我的黑毛，也给他们偷走了！”紫薇笑了，说：“黑毛被偷走，我倒要谢天谢地！坦白说，我可以跟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要‘有鸡同睡’，我实在做不到！”小燕子惊看紫薇：“盘缠都丢了，你怎么还笑得出来？”“李白有两句诗写得最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意思是说，老天创造了我，我一定有用！就算千千万万的财产，用完了还会再来！”“哇！这个李白，总算说了两句我爱听的话！‘天生’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是写得很好，可是，我不知道千金被我弄丢了，怎么‘再

来’？”小燕子说着，就突然敲打车顶，大喊：“柳青柳红！停车！停车！”柳青、柳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急忙停车。尔康、永琪、箫剑也勒住马。

小燕子从马车里跳了出来，毅然决然的说：“尔康，你带着大家往前走！永琪，你陪我回到那个红叶镇去！我想来想去，咽不下这口气，我还要找那两个混蛋算帐！”柳红急了，大喊：“小燕子，不要出花样了！这个节骨眼，大家最好不要分开！”小燕子哪里肯听，拉住永琪的马缰，急急的说道：“永琪！我们快马回去，抢回我们的东西，打他一个落花流水！然后再快马跑过来加入大家！走吧！”“不行！那个红叶镇已经都是官兵了，你还要回去送死！小不忍则乱大谋！东西丢了就算了！”尔康正色阻止。

“什么‘小人大猫’？我不服气，我气得胃也痛，头也痛……”小燕子叫：“永琪，你到底要不要陪我回去？”“尔康说得有理，我们好不容易跑了这么远，哪有再回去的道理？你到马车里去，不要胡闹了！”永琪说。

小燕子捧着胃跳脚：“不行不行嘛！如果不去把东西找回来，我会呕死，难道你们要我死吗？哎哟！气得我胃痛、头痛、浑身都痛！”箫剑忍不住了，策马过来，伸手给小燕子，有力的说：“上马！我带你去要回我们的东西！”小燕子大喜，伸手给箫剑，嘴里大喊：“箫剑！你真好！你真是我的‘哥们’！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箫剑就一把拉起小燕子，把她拉上了马背，回头对众人喊道：“你们先走一步！我们马上回来！小燕子的安全，我会负责！驾……驾……驾……”箫剑一拉马缰，就带着小燕子，绝尘而去了。

尔康、永琪大惊。永琪急喊：“小燕子……小燕子……我也去！”永琪勒马要跑，尔康一把拉住了永琪的马缰，急喊：“不要再去了！冷静一点！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不要一个追一个，大家越来越分散！”

箫剑的武功够好，他会保护小燕子的！”永琪看着人影都已不见的小燕子，又急又气。这一下，轮到他胃痛头痛了。

箫剑带着小燕子，一口气冲回了红叶镇。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大庙口十六号，箫剑下了马，走上前去，站在门口，大喊：“张全！魏武！大生意来了……有人要你们摆场子……”两个斗鸡老板欢天喜地出门来。

“谁要摆场子……”老板话没说完，小燕子从箫剑身后，飞跃而出，劈手给了那老板一个耳光。

“赶快把我们的东西还来！”小燕子大叫。

“哟！是你！什么东西还来？钱都给你赢去了！你还不够吗？”斗鸡老板惊喊。

箫剑上前，抓住张全和魏武，让他们头对头一撞，撞得两人大叫。

小燕子就砰然一声，破门而入。

门内，几个大汉迎了过来。一看是小燕子，个个抱头鼠窜。

“我们好男不和女斗！”箫剑拉着两个老板，拦门而立，见到大汉奔出，就用两个老板当武器，乒乒乓乓的打向众人。一时之间，这个叫爹，那个叫娘，打得众人摔的摔，飞的飞，跌了一地。小燕子就满屋子寻找，一眼看到自己的包袱，大叫：“包袱在这里！”再找，在屋角找到了一把薰香，大喜：“箫剑！我找到薰香了！你把他们两个倒提起来，我要用他们的鼻孔当香炉，插上这些薰香，好好的薰他们一下！让他们自己尝尝薰香的味道！”“好！这个方法好极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箫剑说。

小燕子听不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接口说：“什么七人六人，

我也没数，那些走狗就算了，我们先治这两个坏蛋！”箫剑就把两个老板打倒在地，先把张全倒拎起来。

张全还弄不清楚小燕子要做什么，喊着：“那个不是薰香，是我们供菩萨用的香，我们只是偷了你们的包袱，没有用什么薰香……”“哦？是供菩萨的香？我就把你供起来！”小燕子说着，点燃了几根薰香，就对着张全的鼻孔一插。

张全顿时杀猪般叫了起来：“女王！饶命啊！饶命啊！啊……啊……啊嚏！”他打了一个大喷嚏，薰香掉了几根出来，小燕子抓起薰香，再对他鼻孔一插。

“你如果再敢打喷嚏，我就把你的鼻子割掉！”小燕子其势汹汹，威胁的喊。

“啊……啊……”张全不敢打喷嚏了，拼命忍住喷嚏，眼泪直流：“女王！饶命啊！饶命啊！”箫剑厉声问：“钱袋在哪里？赶快交出来！”魏武一看这种状况，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从地上爬了起来，浑身发抖的说道：“我拿……我拿……”就去墙边一个坛子里，拿出两个钱袋：“只有两个了，其他的……都分掉了……分掉了……”小燕子劈手夺回了两个钱袋，掖在身上，一脚踹翻了魏武。

“居然把我们的钱分掉了！混蛋！这个也不能饶！今天，我让你们两个变成薰鸡！”张全已经被薰香薰得头昏脑胀了，箫剑一松手，他就瘫倒在地。

箫剑就拎起魏武，喊：“小燕子！第二个香炉又来了！”“两位好汉！两位英雄！我错了！我不敢了……姑奶奶救命啊！”魏武惨叫。

小燕子把燃着的薰香，再插进魏武的鼻孔，嚷着：“姑奶奶有仇必报！”“哎哟……哎哟……哎哟……”魏武惨叫连连。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过瘾！”箫剑大笑着说，一松手，魏武也摔落在地。

小燕子睁大眼睛问：“什么眼啊牙啊？你的意思还要在他们眼睛里和嘴里也点薰香吗？”两个老板吓得魂飞魄散，抖成一团，颤声喊着：“两位大英雄，两位活菩萨！饶命啊……小的给您磕头了……磕一百个头，一千个头，一万个头……啊嚏！啊……嚏！啊……嚏！啊……嚏……”两人就被薰得连续不停的打喷嚏。

箫剑一拉小燕子，说：“我们走吧！此地不能久留！钱，追回一点是一点！气出了就行了！”“是！”小燕子有力的回答。

小燕子拎起包袱，两人飞快的出门去。

箫剑一吹口哨，马儿奔来。箫剑弯腰，拾了一把石子放在口袋里。

二人跃上马背，疾驰而去。进到红叶镇的市区，就看到几个正在沿街询问的官兵，那些官兵被马蹄声惊动了，用长枪一拦，喊道：“什么人？赶快下马！我们要检查！”“检查？谁会给你检查？”箫剑说着，手一扬，手里的几颗石子，像箭一样射向官兵，官兵一阵哎哟哎哟，摸脖子的摸脖子，摸脑袋的摸脑袋，摔落地的摔落地。

箫剑带着小燕子，已经急冲而去了。

小燕子兴奋得不得了，嚷着：“你用什么打他们？你还会暗器？那是什么东西？”“几颗小石子而已！”尔康永琪紫薇等人，一直等在原地等箫剑和小燕子。他们在山谷中，引颈翘望。大家都急得不得了，永琪更是一脸的焦灼和郁闷。

“怎么还没有回来？去了好半天了！这么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责任感都没有！那个箫剑也是，就这样由着她胡闹！”永琪烦躁的说。

“你不要着急，”紫薇安慰的对永琪说：“箫剑很知道分寸，如果他没有把握，他不会带着小燕子折回红叶镇，既然他这么做，一定是信心十足的！”

“我知道箫剑本领大，功夫好！”永琪大声说：“可是，他不了解小燕子，小燕子的突发状况，他根本不能应付！”尔康拍拍永琪的肩：“小燕子的突发状况，是任何人都无法应付的！着急也没用了！只好等！这也让我想起一件事来！我们这一路，像今天这种分散的局面，可能还会再发生，我觉得，需要研究一个办法，万一大家分散了，怎么再团聚？不能一个等一个，万一等不到同伴，说不定等来敌人！”“对极了！我提议，如果分散了，我们沿路做暗号！这样，万一谁被敌人俘虏了，也可以告诉别人，到哪儿去救？”柳青点头说。

“好！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简单的暗号，例如，我是一朵小花，我们用尖锐的石头，或任何可以画画的工具，在墙角或是树干上面，刻下暗号，再刻一个箭头，标明去向！”紫薇说。

“我不会画画，我就用一个圆圈代表！”柳红说。

“那……我是一把锁，我就画一个锁的样子！”“锁太复杂了，你就画一个叉叉就好了！”柳青接口：“我姓柳，我画一条细长的柳条儿。”“我写一个‘五’字。”永琪说：“小燕子是一只鸟，箫剑简单，画一把剑，或是一支箫都可以！尔康，你呢？”“我就画一张笑脸好了！”尔康说：“就这么说定了！大家记好自己的暗号，如果时间紧急，没办法画暗号，就只好沿路丢下一些身边的东西，例如帕子，簪子，玉佩带子，腰带……我想，一个人挂单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两三个人分散是很可能的！我们未雨绸缪，总是万无一失！”大家正说着，小燕子和箫剑快马奔来了。

众人精神一震。

小燕子老远看到众人，就挥着手大喊：“永琪！尔康！紫薇……我们回来了……”大伙迎上前来，小燕子翻身落马，她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从腰间拿出两个钱袋，往永琪手里一塞：“瞧！没有白跑吧！我们追回了两袋钱！其他的，居然给他们分掉了！箫剑说不能耽误，所以就急忙回来了！”“你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吗？”永琪问。

小燕子欢笑着：“那些王八蛋，胆敢拿薰香薰我们，所以，我把他们当作香炉，插了一鼻子的薰香，现在，他们八成已经成了薰鸡！”“真的吗？”尔康听得匪夷所思，看箫剑。

“如假包换！”箫剑笑得和小燕子一样灿烂：“这个小燕子，报仇的方法别树一帜，我服了！”就脸色一正，看大家：“我们赶快上路吧！追兵已经在搜查红叶镇，我想，我们的行踪已经被发现了！”众人赶快上车的上车，上马的上马。

紫薇、金琐、小燕子上了车。小燕子往坐垫上重重的一坐，佩服的说：“紫薇，你不知道，那个箫剑好了不起，他还会暗器耶，拿了几颗石子，就把追兵打得哇哇叫！”紫薇深深的看了小燕子一眼，伸手握住她的手。

“小燕子，你跟那个箫剑，保持一点距离吧！”“就是嘛！”金琐瞅着小燕子：“你没看到五阿哥的脸色吗？你把人家当‘哥们’，五阿哥可不这么想！”小燕子愣了愣，这可是她压根儿没想过的问题，她瞪着车窗外，出起神来了。

两个格格失踪好久了，五阿哥和尔康金琐也跟着不见了。漱芳斋变得

那么冷清，那么安静，那么寂寞。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四个，觉得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这天，四个人围着那只鹦鹉，满脸凄凉地听鹦鹉喊叫：“格格吉祥！格格吉祥！”小卓子好难过，骂道：“小骗子！你真是笨！以前格格在家的時候，要你说一声‘格格吉祥’，比登天还难！”

这会儿，格格都走了，你倒是每天喊‘格格吉祥’！你是不是存心要让我们几个伤心呢？”“不知道两位格格现在在哪儿？”小邓子喃喃自语着，就祈祷起来：“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君亲师全体保佑，保佑两位格格大难不死，逢凶化吉，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千万千万不要被追兵抓到！”“天气越来越冷了，”明月担心的说：“两位格格的衣服不知道够不够？我做了两件棉袄，可又不知道怎么送去给她们？”“你真笨！这时候，做什么棉袄？”小卓子看明月。

“做总比不做好！格格回来的时候，还可以穿呀！”彩霞说。

“回来？怎么可能再回来？”小邓子瞪着眼睛说：“皇上要砍他们的脑袋呀！抓回来就没有脑袋了，所以，大家还是祷告两位格格不要回来吧！”彩霞伤心起来：“两位格格走了，金琐走了，五阿哥和福大爷也走了……这个漱芳斋就变了一个样，连皇上、老佛爷、皇后他们，都不来漱芳斋了！每天这么静悄悄，我觉得简直活不下去，好想格格她们啊！不知道这一辈子，和她们见得着，还是见不着了？”“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要掉眼泪了！”明月就擦起眼泪来。

明月一掉泪，彩霞就跟着掉泪了。两个宫女一掉泪，两个太监也擦泪了。

几个人正伤心，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皇上驾到！”小邓子抬头看着鹦鹉，握着拳头骂道：“不要再骗我们了，骗也骗不到了！两位格格不在，别说皇上，阿猫阿狗都不来我们这儿了！你住口！不要再喊‘皇上驾到’‘老佛爷驾到’了！你吓不了我们，只会让我们伤心而已……”小邓子话没说完，觉得有点不对劲，猛一抬头，赫然发现乾隆站在面前。

小邓子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跪下，大喊：“皇上吉祥！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小卓子、明月、彩霞才惊觉的把视线从鹦鹉身上调回来，一看，大惊，全部匍伏于地，发抖的磕头喊：“皇上吉祥！”乾隆看着他们几个，脸上，是一片萧条索的神情。

“你们在做什么？”“回皇上，没做什么，在喂鹦鹉！”小卓子回答。

“喂鹦鹉啊？”乾隆困惑的看着众人：“喂鹦鹉怎么把大家的眼睛都喂得红红的？”“万岁爷，”明月眼泪一掉：“奴婢们喂着鹦鹉，就想起格格们来了！想起格格们，就忍不住伤心了！”“哦！”乾隆颇为震动，抬头看着那只鹦鹉，眼前，不禁浮起鹦鹉大闹御花园，小燕子满院子追鹦鹉，把太后皇后撞得七荤八素的情景。那种热闹，转眼间，已成追忆了。他想着想着，就有些感伤起来，看着鹦鹉，出神的问：“这只鹦鹉，名字叫做‘坏东西’，是不是？”彩霞见乾隆和颜悦色，有些安心了：“回皇上，本来名叫‘坏东西’，后来，格格给它改了名，叫‘小骗子’！”“坏东西，小骗子！小燕子养的鸟儿，都像小燕子……”乾隆喃喃的说，四面看看，情绪寥落，心想，这个漱芳斋，怎么这样冷冷清清的？事实上，整个皇宫，都是冷冷清清的！

乾隆想着，就在椅子上坐：“彩霞，给朕泡一杯茶来！”“是！”两个丫头就忙着泡茶。小邓子、小卓子忙着去端点心。

乾隆捧着茶，喝了一口，眼前浮起紫薇的影像：“这是西湖的碧螺春，

听说皇上南巡时，最爱喝碧螺春，奴婢见漱芳斋有这种茶叶，就给皇上留下了！您试试看，奴婢已经把外面的叶子摘了，只留了叶心的一片，是最嫩的！”乾隆出起神来。眼前，又浮起小燕子的影像，看到她调皮的脸孔：“皇阿玛！你不是人，也不是鬼，你是神啊！”乾隆正在出神，窗前的鸚鵡忽然大叫：“格格吉祥！格格吉祥！格格吉祥……”乾隆整个人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惊喜的四望，难道是她们回来了？彩霞屈了屈膝：“皇上，是那只鸚鵡，它总是这样，一天到晚骗我们！”乾隆颓然的坐下，感到心中一阵抽痛，心想：“那两个丫头，闯下滔天大祸，犯下几百几千个‘欺君大罪’，可是，朕为什么还是这样怀念她们呢？还有永琪和尔康，他们到底流落何方呢？有没有吃苦呢？”乾隆正在思索中，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令妃娘娘到！”乾隆抬起头来，只见令妃带着两个大臣，急步而入。看到乾隆，赶紧请安：“皇上，到处都找不着您，原来您在这儿！祝大人有急报！”两个大臣就甩袖一跪。

“皇上吉祥！臣祝祥叩见皇上！”乾隆震动的问：“你们是不是找到他们了？”“启禀皇上！已经发现他们的行踪了！皇上曾经指示过，如果发现踪迹，要先行禀告皇上！所以特地前来回报！”大臣说。

“他们在哪儿？”乾隆精神一振。

“回皇上！在六河沟境内，有个正义村，他们在几天前，曾经在那儿救下一个要遭火刑的姑娘！据描述，武功身手、男男女女，都和两位格格、五阿哥、福大爷完全相似！我们已经派了最好的好手，继续去追踪了……但是，不知道皇上要如何处置他们！他们身边，还有武功高手，如果要擒拿，恐怕会有伤亡！”乾隆一拍桌子，怒道：“什么‘恐怕会有伤亡’？朕已经说了多少次，要‘活捉’他们！一个都不许伤害！你们赶快派武功高手去，就是把六河沟给朕拆掉，也要把他们全体捉回来！知道吗？”“喳！臣知道了！”大臣躬身要退。

“回来！”乾隆喊：“朕再告诉你们一次，不许伤害他们！要‘毫发无伤’的捉回来，懂了吗？快去！”“臣遵旨！”两个大臣惶恐的退了出去。

令妃走到乾隆面前，深深的看着乾隆，对乾隆屈了屈膝：“皇上，你的‘毫发无伤’，让臣妾感动极了！如果真把他们捉回来了，能不能再网开一面呢？”乾隆看着令妃，默然不语。

在坤宁宫里，皇后和容嬷嬷也在密谈。

“什么？发现踪迹了？皇上说‘毫发无伤’？没有错吗？不是‘格杀勿论’吗？”皇后惊异的问容嬷嬷。

“不是！巴朗说，皇上说的是‘不许伤害他们’！”皇后瞪着容嬷嬷：“这……代表什么意思？皇上心软了？”“娘娘！依奴婢看，皇上经过了这一段日子，恐怕气也消了，对于香妃娘娘的事，也认了！说不定又怀念起那两个丫头来，毕竟，五阿哥是皇上最爱的儿子！人都一样，就连皇上也一样，在失去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最想念那个人！皇上会去漱芳斋，就是一个明证！奴婢觉得，五阿哥如果回来，恐怕会‘死灰复燃’！”“死灰复燃？”皇后不敢相信的：“他们犯下那么大的滔天大祸，怎么可能再‘死灰复燃’？就算活捉了回来，也是关一辈子的监牢了！”“关不关，是皇上的一句话！杀不杀，也是皇上的一句话！原谅不原谅，也在皇上一念之间啊！”皇后沉吟着，一摔帕子，毅然抬头。

“你去把巴朗叫进来，我要跟他密谈！”“喳！”逃亡中的紫薇尔康等人，这天晚上，走到一个很荒凉的山区。大家又累又冷，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栖身

的地方，好不容易，发现在山坳里，有一座破庙。尔康和永琪带头，手里都举着火把，走进破庙。紫薇、小燕子、箫剑、柳青、柳红、金琐等人跟随，进了破庙，只见许多狰狞的佛像，在火把的光影下摇摇晃晃，四周阴风惨惨，暗影幢幢。金琐缩着脖子，几乎躲到柳红的怀里去了，害怕的说：“我们今晚真要住在这儿吗？我觉得这里阴森森的，好可怕！我宁愿睡到马上去！也不愿意睡在这里！”“我也是！我也是！”小燕子立刻响应。

“不要挑三挑四了！”尔康很权威的说：“外面怎么能睡？已经快入冬了，夜里好冷！”

睡马车会冻病的，这儿好歹可以遮风避雨！瞧，墙角那儿有稻草，我们把稻草铺在地上，把马车上的棉被拿来盖，大家打地铺，将就将就！”柳青柳红就去搬稻草。谁知，蓦然之间，稻草堆里跳出一个瘦筋筋的人来，披头散发，阴森森的，声音平平的说：“我是鬼！你们连鬼的稻草都要抢，不要命吗？”柳红大骇，回头就跑，大叫：“有鬼！有鬼！有鬼呀……”柳红这一叫不要紧，金琐吓得一个尖叫，抱住了小燕子：“有鬼！有鬼！快逃！快逃……”小燕子往外就跑，差点把紫薇撞翻，几个姑娘抱在一起，乱喊乱叫。

尔康不信邪，用火把一照，只见各个角落，披头散发的男男女女，全部现形，一个个人影绰绰的站了起来，发出鬼哭神号之声：“呜……呜……呜……”“啊……啊……啊……”众鬼就张牙舞爪的，行动缓慢的逼近过来。

紫薇、金琐、小燕子、柳红吓得尖叫着，往外飞奔。

永琪急忙护着小燕子，喊：“小燕子，别怕，有我挡在前面，谁都伤害不了你！”“大家不要乱！不要跑！”尔康急呼，气势凛然的说：“我要看看这些鬼，长得什么样子？生平没看过鬼，今天见识见识也好！”尔康这样一说，永琪也大声响应：“对！我也没见过鬼！今晚，我们的运气真好，可以大开眼界了！尔康，让我们照照看！”尔康和永琪说着，两人就带着一股大无畏的精神，拿着火把，直送到一个鬼的面门上。

只见那个鬼长发披肩，尔康就大吼一声：“看样子，你是个长发鬼！我先把你的头发胡子烧了再说！”尔康就用火把去烧那个长发鬼的头发胡须。

长发鬼大惊，差点被烧到，急忙后退，嚷着：“你怎么比鬼还凶？”尔康怒喊道：“我们已经是虎落平阳了！被追兵追赶，被强盗土匪偷抢……现在，还要被鬼欺负！这是什么世界？男鬼女鬼，你们通通上来吧！看看是鬼厉害，还是人厉害！”尔康说着，就用火把，去烧那个长发鬼。

长发鬼闪避着火把，脚下一绊，居然摔了一个狗吃屎，顿时呻吟起来：“哎哟！哎哟……”尔康就一脚踩在长发鬼的胸口，大声问：“你是一个什么鬼？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我再踩死你一次！”长发鬼在地上打躬作揖起来，喊道：“好汉饶命啊！我们没办法啊……除了装鬼，大家活不下去啊……”“原来是些假鬼！”柳青大喊：“我就说，这些鬼连菩萨都不怕，也太嚣张了吧！”就回头喊：“金琐，紫薇！不要怕！是假鬼！”“多找一些火把来，让我们把这些假鬼看看清楚！”箫剑也喊。

柳青柳红不害怕了，大家在墙角找来许多火把。火把一一点燃，大家拿着火把一照，只见那些鬼，全是一些衣不蔽体的乞丐，个个披头散发，面黄肌瘦。老人孩子都有，看来非常可怜。长发鬼就跪在地上，磕头说道：“各位好汉，各位女菩萨……请高抬贵手啊……我们已经三四天没吃东西了……我们都是些没有家的可怜人啊……平常就去城里镇上要饭，晚上在这儿装

鬼，混一个可以睡睡觉的地方，要不然，镇里的人不许我们住在这儿，要赶我们走，大家实在是没有办法啊……饶命！饶命……”大家惊魂甫定，这才恍然大悟，都不可思议的看着那些鬼。小燕子害怕心一除去，同情心就来了，瞪大眼睛问：“你们已经好多没吃东西吗？通通都没有吃吗？真的吗？”一个女鬼爬了过来，手里还牵着一个孩子，对着大家又跪又拜：“可不是！又冷又饿，孩子又病了，眼看就快死了……姑娘！请行行好……赏一口饭吃吧！”紫薇回头就喊：“金琐！我们马车上不是还有干粮吗？快去拿来，还有那些药材，都拿一点过来，还有，拿几件用不着的衣服过来，还有……棉被也抱两条过来……”“是！”金琐往外走。

“我陪你去拿！”柳青说，打着火把给金琐照亮。

那些鬼喜出望外，全体爬了过来，跪了一地，磕头如捣蒜：“男菩萨！女菩萨！活菩萨！皇天菩萨！救命菩萨！”结果，大家把车上的米，干粮，棉被，衣服……都搬进了破庙。

一会儿以后，庙里已经升起熊熊的柴火。柴火上，煮着一锅香喷喷的饭。众乞丐围着火堆，坐在那儿，个个身上，都披着小燕子等一行人的衣服，嘴里，狼吞虎咽的吃着干粮。两条棉被，盖着几个老人和孩子。

尔康等人忙得不亦乐乎。柳青、箫剑不断把新砍的柴火送了进来。

尔康、永琪不停的把马车上的米、玉蜀黍、红薯等东西搬过来给大家。

紫薇忙着分配衣服给大家。

柳红、金琐拿着药膏，在给几个身上有伤口的人擦药。

小燕子干脆拿着钱袋，分发银子给大家，嘴里还潇洒的说：“这些银子，本来已经丢了，假若我和箫剑不去抢回来，根本就没有了！现在，分给你们这些可怜的人用，总比给那些赌鬼抢去好！”乞丐们烤着火，吃着干粮，盖着棉被，穿着衣服，上着药，领着钱……个个都是一脸的不敢相信，嘴里不断的喊着。

“男菩萨！女菩萨！活菩萨！救命菩萨！皇天菩萨……”这晚，轮到柳青守夜，他坐在庙门口，仰望着天上的月夜，觉得有点凉意。

忽然，有件衣裳披在他的肩上，他一回头，接触到金琐温柔的眼光。金琐递上一杯热茶，柔声说：“好冷！喝点热茶，一来可以暖暖身子，二来也可以提提神！”柳青接过了茶杯，金琐就在他身边坐下。

“怎么？还没睡着？”柳青问。

“睡不着！大概在庙里睡觉，还是不习惯吧！我看小姐也睡不稳，倒是小燕子，睡得好香，还打呼呢！”“小燕子就是这样，天塌下来，她也不会烦恼，像个男孩子一样！”柳青一笑：“紫薇就不同了，想得多，想得细，又比较敏感……失去那个‘老爷’，小燕子伤伤心心就过去了，紫薇大概是忘不掉的！”金琐仔细的看柳青。柳青一怔：“干嘛这样看我？眼光怪怪的？”金琐就诚挚的问道：“柳青，你还在喜欢她吗？”“喜欢谁？”柳青愣了愣，逃避的问。

“不要在我面前装疯卖傻了，你怎么瞒得过我呢？”金琐说：“我一直都知道，你好喜欢小姐！现在，你还是那样喜欢她吗？”“哈！”柳青看看天空：“今晚月亮很好！”“我不跟你谈月亮，我又不是小姐，能够背一大堆月亮诗出来给你听，你也不是尔康少爷，可能背一大堆诗来响应她！我问你这句话，是因为我心里好难过，有个疙瘩一直拴在那儿，我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说，也没有亲人可以听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金琐叹了口气。

柳青关心起来：“什么事情那么严重？”“我跟你说，可是，你不要告诉别人！”“是！”柳青郑重的看着她。

金琐就坦白的说出了心事：“你知道，小姐本来把我许给了尔康少爷，但是，几个月以前，她和尔康少爷告诉我，这个许配不算数了，因为，他们不要耽误我……尔康少爷说得很坦白，他说，他全部心思都在小姐身上，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我！”柳青一震，不禁深深的看着金琐，专注起来。

“当时，我像被雷打到，觉得整颗心都被掏空了，活不下去了！那时，好想来投奔你和柳红！可是，想想，我和小姐从小在一起，离开她，我太心痛了！所以，我就勉强自己，去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我也想通了，想开了，但是……”柳青明白了，接口：“但是……尔康在你心里已经生根了，要你砍断这条根，你会痛！你整天和他们在一起，避不开他们，只能痛在心里！”

“你明白了！”金琐震动的说，注视着他。

柳青就凝视她，非常真挚的说：“这个事情，除非你自己救自己，没有人能够帮你！让我把我的经验告诉你，心痛的感觉，是一种过程，你会度过这段时间的！等你度过了，你会豁然开朗，觉得天地很大，没什么了不起！”

“是吗？”“是！”柳青点点头，看看天空，沉吟的说：“我的心事你知道，你也看出来了！但是，你看看现在的我，多么潇洒！我跳出了那份自私的，想独占的感情，再来和紫薇、尔康做朋友！因为他们两个都那么好，我喜欢了他们两个！非但没有排斥，没有醋意，反而对他们充满了祝福的心！当我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痛苦，我以得到他们的友谊和信任为荣！”金琐眼睛发光的看着他：“是吗？你已不再苦恼了？”“一点也不苦恼，我把一份‘小爱’化为‘大爱’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如果得不到一样东西，还要死七八拉的赖着那样东西，未免太没志气了！得不到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站在欣赏的角度，去欣赏它的美好！”柳青一摔头：“男子汉就是这样！”金琐看着他，但见柳青脸上，那股男儿气息，散发着光彩。她就托着下巴，深思起来。

半晌，才说：“跟你一谈，我也觉得开朗了好多，我应该跟你学学！”就学着柳青一摔头，有力的说：“小女子也该这样！”柳青欣赏的看着她，两人对视，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就把两人的心，微妙的牵系在一起了。

第二天，大家又继续上路。小燕子、紫薇和柳红乘车，柳青和金琐驾车，尔康、箫剑、永琪骑马。三个骑士，一面策马前行，一面谈着。

“这下好了，”尔康说：“东西丢的丢，送人的送人，我看，我们还没走到四川，已经会‘无物一身轻’了！”“那也不错！”永琪话中有话：“反正钱财是身外之物，说不定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反而轻松一点！最起码，不怕有人来偷东西，也不必快马回去找寻，让等的人捏一把冷汗了！”箫剑看看永琪，感到他那种不满的情绪了，哈哈大笑：“哈哈！算我多事了！不过，那个‘迷魂香’是我最最深恶痛绝的东西！如果小燕子不闹着回去的话，我

也会一个人跑一趟的！这种下三滥的方法，实在让人忍无可忍！”“好了，事情过去就算了！”尔康急忙打圆场：“以后，大家尽量行动一致，做法一致！非不得已，绝对不要分散！”“一言为定，就这么办！”箫剑爽朗的答道。

永琪也就一笑置之了。

车车马马来到一个峡谷，四周岩石嵯峨。

车内，小燕子拍了拍车顶。大喊：“停车！停车！”柳青一拉马缰，车子停下，大家也跟着停下。柳青扬着声音问：“你又怎么了？”小燕子跃下马车，往岩石后面跑，嘴里嚷着：“没办法，总有些‘大事，小事’是必须马上解决的！”“我陪你去！”柳红也跳下马车，不放心的说。

“我也顺便去一下！”金琐跟着跳下车子。

小燕子低着头往岩石后面奔，忽然，一头撞在一个黑衣人身上。小燕子一惊，慌忙抬头看，只见眼前出现好多个黑衣人，她还来不及反应，就有张大网，对她当头撒下来。她大惊，急忙要躲，哪儿还躲得掉，被网了一个正着。小燕子大叫：“什么人？我又不是鱼，你怎么用网子网我？混帐！快放我！救命啊……柳红！永琪！”

箫剑……快救我啊……”一个黑衣人扛起小燕子，就如飞的奔跑。随后赶到的柳红拔脚就追，大喊：“尔康！永琪！快来啊……有埋伏！小燕子被敌人抓走了……”金琐正往岩石堆跑，一看不妙，赶紧往回跑。岂料，一个黑衣人急窜而来，把金琐往背上一红，拔脚向另一个方向飞奔而去。金琐尖叫：“救命啊……救命啊……柳青……柳红……”变生仓卒，箫剑、柳青、永琪、尔康大惊，全部跃下马，追了过来。

好多黑衣人从岩石上面，后面……一跃而出，拦住四人，各种武器，纷纷出手，和四人大打起来。一时之间，飞沙走石，刀光剑影，大家打得天昏地暗。

马车里，只有紫薇一个人在车上，从窗子往外看，看得心惊胆战。

突然，有几个黑衣人直扑马车和马。其中三个，跃上马背，把空着的三匹马全部骑走。

“驾……驾……驾……”三匹马绝尘而去。

尔康回头一看，大惊失色，大喊：“不好！紫薇一个人在车上！”大叫：“紫薇……紫薇……”尔康就回身，要去救紫薇，几个黑衣人扑上前来，恶斗尔康，竟然个个武功高强。尔康一时之间，脱身不得。

有个黑衣人，就迅速的跃上马车，一拉马缰。

“驾……驾……驾……”马车飞驰而去。

车内，紫薇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尔康！尔康……尔康！救我……救我……”紫薇就在颠簸的马车里，跌跌冲冲的爬到开着的门边，试图要跳车。

尔康大惊，拔身而起，跃出战圈，急奔向马车。他奋不顾身的跳上马车，和那个驾车的黑衣人一起摔下车。两人滚倒在地上搏斗着。

马儿惊慌的拉着马车，就在无人掌控的情况下飞驰。紫薇在马车里，被颠簸得摔倒在地，整个人滚来滚去，惊慌失措的喊着：“谁来救我啊……尔康……尔康……”车轮飞转，马蹄狂奔，马鼻子喷气，地上的石头被马蹄踹得飞溅起来……马车越跑越快，紫薇吓得魂飞魄散。

尔康一拳打倒了黑衣人，抬头一看，心惊胆战，狂喊：“紫薇……紫薇……”马车一个大大的颠簸，紫薇再也控制不住，竟从马车中跌落出来。

尔康狂叫：“紫薇……”紫薇滚倒在遍是石头的荒地上，连续翻滚着。

尔康连滚带爬的扑奔过去，把紫薇一把抱住。

紫薇面无人色的看着尔康，低喊了一声：“尔康！”就瘫倒在尔康怀里。

箫剑一面打，一面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觉得情况不妙，大喊道：“小燕子去了左边，金琐去了右边！永琪，我和你负责追小燕子！柳青，柳红，你们负责追金琐！”箫剑喊完，就一声尖啸，聚集真气，用长剑的剑柄，迅如闪电的打向敌人，竟然在瞬息之间，将敌人纷纷打倒，黑衣人倒了一地。其他黑衣人，眼见已经掳获了两人，就彼此招呼着，全体撤退。箫剑大喊：“我们追啊！如果散了，前面白河镇见面！”就回头大喊：“尔康！白河镇！知道吗？”箫剑和永琪，就急追着燕子而去。

柳青和柳红，也急追着金琐而去。

尔康从地上抱起了紫薇，见她闭着眼睛，脸色惨白，额上红肿，吓得血液都快凝结了，一迭连声的喊：“紫薇！紫薇！紫薇……”紫薇睁开眼睛，恐惧的看着他，颤声问：“小燕子……金琐……追回来没有？”尔康呼出一大口气来。

“谢谢天！我以为你……”他放眼一看，只见那辆马车已经停下来了。

尔康就抱着紫薇，直奔向马车，嘴里不住口的说着：“上了车，我再帮你检查，看你伤了哪里？不要慌……不要怕……有我！有我……”小燕子被那个黑衣人扛在肩上，拼命的飞跑。她在网子里又叫又嚷：“你是哪条道上的？亮出身份来！低级！下三滥！没格调！用暗算的，算什么英雄好汉？放我下来，我和你单挑……我们一对一打个痛快……”那个黑衣人理也不理，只是飞奔。

小燕子气得不得了，挣扎着从头发上拔下一根发簪。她就用发簪狠狠的刺进黑衣人的背上。黑衣人大叫：“哎哟！”小燕子张开大嘴，又狠狠的咬在黑衣人的肩上。

“哇呀！我的妈……”“快把我放下来！”小燕子大吼：“男子汉大丈夫，欺负一个弱女子，传出江湖，你还做不做人？”黑衣人扛着她飞跑，不理她。小燕子没辄了，又气又急，就对着那个黑衣人的后脑勺吹起气来。黑衣人觉得后脑勺凉飕飕，大惊：“你在做什么？”“你尽管扛着我好了，我会一种‘鬼吹风’，是我跟萨满法师学来的！只要我对着你的后脑勺吹十次，你会变成一具僵尸！”小燕子就对着那黑衣人的后脑勺一直吹。嘴里数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变僵尸？没关系！我不怕变僵尸！”黑衣人无动于衷，仍然扛着她飞跑。

小燕子发现“吹气功”也没效，就从网洞中伸出手去，拉扯黑衣人的辫子。

“我把你的辫子扯掉！”“哎哟！我的妈呀……”黑衣人喊着，仍然飞奔如故。

小燕子忍无可忍，大吼：“不要叫妈了！再不放我下来，我要尿尿了！”黑衣人大惊：“你要做什么？”“尿尿！你听不懂吗？”小燕子吼道：“我本来就是去岩石后面尿尿的，你扛着我就跑，跑了这么大半天，我快要憋死了！憋不住了……没办法了……”黑衣人吓得赶快把她抛落地。

小燕子一落地，就要翻身而起。岂料，自己的身子却被人一脚踩住了。

小燕子睁大眼睛，往上一看，只见一群黑衣人围着她。一个大臣正得意的笑着，看着她。对她笑吟吟的说：“还珠格格吉祥！臣李德胜参见还珠

格格！”小燕子瞪大眼睛，心想，这下完了！居然这么容易就被捉到了！她瞪着那个大臣，气冲冲的嚷：“你们用暗算的！简直丢了大清朝的脸，回到宫里，我禀告皇阿玛，说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说你们不安好心，让你这个李得胜变成李大败！”大臣一凛，还真有点忌讳，一抱拳说：“格格请息怒！我们奉旨办事！委屈格格了！”一辆马车从山坳中驶出。大臣恭敬的说：“格格请上车！”好几个人上前，割绳子的割绳子，捉住小燕子的捉小燕子，大家七手八脚，拉拉扯扯，把小燕子押进马车中。

小燕子上了车，已经憋得脸红脖子粗，大喊：“等一下！你们车上有没有马桶？”“马桶？”大臣一愣。

“没马桶，我要去树林里一下！你们让开！”小燕子就要跳车。

大臣一把拦住车门，慌忙说：“车上有！格格请在车上方便！”小燕子就气势凌人的，振臂狂呼：“你们大家滚下去！都不要上车，我好歹是个格格耶！在下面去等着！”“格格不要跟我们玩花样！我们人多，格格占不了便宜！”大臣疑惑的说。

“玩什么花样？”小燕子气呼呼的大吼：“我要尿尿！你们要憋死我是不是？如果我没打架打死，给尿憋死了，我才倒楣呢！你们在下面等着！谁敢偷看，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告他大不敬！”那个大臣实在被小燕子闹得头昏脑胀。众黑衣人憋着笑，忍俊不禁。

大臣心想，上面再三交代，要“毫发无伤”的带回去，看样子，皇上对她还是顾念着的，好不容易抓到了，可别再把事情弄砸了！就赶紧把人马全部叫出来：“大家外面等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黑衣人听到大臣这时还拽文，都忍着笑。

“喳！”众黑衣人就把一辆马车团团围住。

只听到马车里面一阵悉悉嗦嗦，大臣及众黑衣人“非礼勿听”，大家屏息凝神，眼观鼻鼻观心，也不敢有所谈论。

突然之间，车门“砰”的一声大开，众人急忙拦住车门。小燕子却像箭一样，从窗口射了出来。

几个黑衣人一窜，小燕子还是落在黑衣人手里。大臣躬身说道：“格格还是上车吧！”小燕子恨得牙痒痒，却无可奈何。

岩石后面，永琪和箫剑已经追来，永琪看到马车，就低声说：“追到了！我们上！”永琪说着，正要飞身而出。箫剑一把按住了他，低声说：“高手太多了，我们寡不敌众，只能智取，不能硬来！你不要沉不住气，我们先跟着他们，到了晚上再行动！”尔康带着紫薇，匆匆赶到了白河镇。

紫薇额头上有擦伤，手臂上的衣服都撕破了，腿上流着血。尔康再也顾不得住客栈危险不危险，住进了一家客栈。

紫薇困顿的坐在一张椅子上。尔康打了水过来，把她的裤管卷了上去，看到伤口在膝盖上，皮开肉绽，心痛得不得了。他拿着帕子，细心的为她清洗伤口。

“哎哟……”紫薇强忍着痛。

“弄痛你了？”尔康手一缩。

“没……没有……还好，还好。”“你忍一忍，这个伤口一定要清洗干净。”尔康心痛的说：“要不然，伤口会溃烂！还好马车在，药品都没丢，跌打损伤膏也在！”他细心的清洗完了，再细心的洒上药粉，撕了一块白布做为绷带，给她包扎好：“好像摔得不轻，要不要请大夫？身上还有哪些伤，你要

坦白告诉我，不要瞒着！”他凝视她，柔声的说：“解开衣裳，让我帮你检查一下好不好？”“我还好……”紫薇赶紧摇摇头：“不要请大夫，我们不能再让人抓到！住客栈都太冒险了，应该去住农家。”“你身上有伤，怎么能住老百姓家？只好冒险了！”“这一点小伤算什么？过两天就好了！”紫薇满心记挂着小燕子和金琐：“不知道他们追到小燕子和金琐没有？你有留线索给他们吗？”“当然！”尔康把紫薇抱了起来：“你去床上睡一睡，好不好？”紫薇觉得头很晕，眼前有些模模糊糊，怕尔康担心，不敢说，就顺从的点点头。

尔康把她放上床，拉开棉被盖住她，说：“你躺在这儿休息。我去买一点吃的东西来。你想吃什么？”紫薇伸手拉住他，摇了摇头。

“不饿吗？好久都没吃了！不把肚子喂饱，哪有力气应付追兵呢？”“好怕你离开我……”紫薇松了手，勉强的笑了笑：“万一有人进来，像抢金琐小燕子那样，把我抢走了怎么办？”“我叫小二去帮我们买点包子馒头来吧！你说得对，我最好守着你！”尔康就打开房门，吩咐小二买吃的。

尔康关照完了，折回床前，低头看紫薇，只见她阖着双眼，脸色苍白，看来非常憔悴。

他觉得有些不安：“紫薇，你确定你没事吗？”紫薇伸手握住他的手，低低的说：“尔康，我坦白告诉你，我有些不舒服，你不要害怕……我觉得，腿上那一点小伤没有什么，可是，我刚刚摔下马车的时候，撞到了头，我现在觉得头好痛……好想吐！”“你怎么不早说？”尔康吓得直跳起来。

他弯下身子，去检查她的后脑，惊喊着说：“不得了，肿了好大一块！紫薇，你听我说，我要去请大夫！你必须一个人留在这儿，我快去快回，好不好？”紫薇紧紧的瞅着他。

“不好！你别离开我，我没什么，只是好晕！看你的时候……”她衰弱的微笑：“有一点模糊！大概休息一下就好了。”尔康大震，着急的看了她一下。

“好好！我不离开你，我叫小二帮我去请大夫！”尔康冲到门边，打开房门，一迭连声的叫小二。

小二奔到门口，尔康从怀里掏了一块碎银子，就往小二手里一塞。

“快去把镇上最好的大夫请来！快！”小二看看银子，大喜，急忙应着，飞奔而去。

尔康折回床前，盯着紫薇，想到紫薇手指受伤那次的情形，心惊胆战。

“紫薇，头还晕吗？看着我！我们聊天，好不好？”“你不要担心，我只是累了！”紫薇温柔的看着他，仍然微笑着：“自从离开那个回忆城，一直睡不好，真的有点累！”尔康盯着她，心里非常害怕，不敢表达出来，坐在床沿上，握紧了她的手。后悔和自责就排山倒海一样的涌上心头。

“我不好！我一直没有考虑你的体力问题，上次那场大病，已经把你的身子掏空了。这次，实在不该这样马不停蹄的跑！让你有一顿没一顿，餐风饮露……刚刚，更不该跟着大家就去打架，把你一个人留在马车上，让你从飞跑的马车上摔下来……我真该死！”紫薇伸手摸着他的脸，怜惜而宠爱的看着他，唇边，依旧带着微笑：“可怜的尔康，跟我认识之后，就好倒楣！老是在这儿说自己这样错，那样不好……不要担心，我真的没有怎样！不会那么脆弱的啦！你放心……现在要担心的不是我，是小燕子和金琐！”金琐确实不大好。她被黑衣人扛着，飞奔了好长一段路。

“放开我！你带我去哪里？求求你放掉我！我要和小姐在一起……”金

琐喊着。

“你是还珠格格还是紫薇格格？”黑衣人问。

“我不是还珠格格，也不是紫薇格格，我是金琐！”“管你金琐银琐！抢了再说！”黑衣人扛着金琐，奔进了树林。树林里，接应的马车、大臣和官兵正在等着。

黑衣人把金琐摔在地上。

“秦大人！格格抢来了！”秦大人兴奋的走来一看，大骂：“笨蛋！什么格格？这不是格格！”金琐急忙跪在地上，哀求道：“我不是格格，我是一个丫头，请你们放了我！”“不是格格！也是钦犯！怎么能放？”秦大人喊：“给予她绑上脚镣手铐！”官兵们拿了脚镣手铐，来给金琐上绑。

这时，跟踪而来的柳青，突然从岩石后面，跃了出来，手里握着一把亮晃晃的匕首，一下子抓住了秦大人，把匕首抵在秦大人的喉咙上，大喊：“放掉金琐，不然我杀了这个大人！”柳红接着从岩石后面冲出来，抢了一把长剑，砍掉金琐的脚镣手铐。

众黑衣人立刻冲上前来，和柳红大打出手。

柳青手一紧，秦大人喉咙上，血痕立见。柳青大叫：“我们不想伤人！这个姑娘只是一个丫头，你们高抬贵手，我们也饶了这个大人！一个丫头换一个大人，你们不会吃亏！换不换？再不换，我就下手了！”秦大人急忙喊：“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众黑衣人呆了，怔在那儿。

柳红就抢下了金琐，拉着她飞奔。柳青仍然押着秦大人，说：“麻烦秦大人跟我们一起走一阵，到了安全地方，我再放你！”秦大人无奈的跟着走，众黑衣人亦步亦趋。柳青对黑衣人大叫：“一个都不许过来！”黑衣人投鼠忌器，站着不敢动。

柳红拉着金琐狂奔，但是，金琐跑不动，一连跌了好几跤。

这时，有个黑衣人悄悄的上了岩石顶端，居高临下，看着柳青。突然，那个黑衣人飞跃而下，把柳青撞倒在地。

秦大人立刻逃出了柳青的掌握，大叫：“把那个丫头给我毙了！”柳青急忙飞跃上前，要去保护金琐。但是，几个黑衣人扑了过来，拦住柳青柳红，大家又恶战起来。

有一个黑衣人就抓起金琐，柳青一看不妙，飞身而起，扬起手里的匕首，一刀刺进那个黑衣人的手腕，黑衣人一痛，把金琐直直的摔了出去。旁边就是一个悬崖峭壁，金琐就从悬崖上一路滚落到悬崖下面。

“啊……”金琐狂叫着。

“金琐……”柳青也狂叫着。

“把那两个人给我抓起来……”秦大人嚷着。

柳青眼见金琐坠崖，肝胆俱裂，顿时怒发如狂，对着秦大人一拳打去，正好打中秦大人的脑袋，秦大人倒地。众黑衣人大惊，纷纷奔过来救秦大人。柳青趁此机会，就跃下了悬崖。

“哥……”柳红也狂叫着，赶紧跌跌冲冲的滑落悬崖。

黑衣人忙着救秦大人，没人再来管他们。

金琐一路滚落悬崖，摔在一堆荆棘丛中，动弹不得。

柳青从悬崖上面，连滑带滚的溜了下来，一路喊着：“金琐！金琐！你怎样？赶快回答我一句……”“柳青，我在这儿，可是，我动不了！”金琐挣扎着。

“不要乱动，我来了！”柳青落到悬崖下面，直扑到金琐身边，察看她的手和脚。

“撞到头了吗？摔到哪儿？哪里痛？”金琐惊魂未定，害怕的说：“我不知道，我浑身都痛！那些黑衣人，还在不在追我？”柳红也滑下了悬崖，奔了过来，嚷着：“怎样？怎样？”“我们把她架起来，赶快走！只怕那些追兵还会追过来！”柳青和柳红就架起了金琐。金琐试着要走，左脚一落地，就剧痛钻心，忍不住痛得大叫：“哎哟……我的左脚不能站……哎哟……”“我看看！”柳青蹲下身子，轻轻移动金琐的左脚。

金琐立刻痛得发抖：“啊……好痛！好痛……”“看样子，是脱臼了！要不然，就是骨头断了！”柳青说。

“那……怎么办？”柳红问。

金琐一屁股跌坐在石头上，满头冷汗，说：“你们不要管我了，快回去保护小姐，我给抓回去就抓回去吧！我现在动不了……好痛……真的好痛……让我坐在这儿，自生自灭吧！”“什么‘自生自灭’？”柳青喊：“我怎么会让你在这个荒郊野外自生自灭？柳红，帮一下忙！我背着她走！这儿不能久留！”柳红就扶着金琐，柳青蹲下身子，把金琐一背，就背上了背。

柳红不住抬头往悬崖上看：“他们好像没有追下来……但是，我们快走吧！”三人就急步而去。他们不分东南西北，在山野里一阵疾奔。走到黄昏时分，好不容易，看到山坳里有一户孤零零的农家。三人赶紧进去投宿，一对朴实的农村夫妇收容了他们，还把自己的卧房让给他们住。此时此刻，也不能省钱了，柳红把一块碎银子往农妇手里一塞，说：“我们要借你家住一晚，拜托给我们一瓶酒，一把剪刀，一些干净的衣服，一些碎布！”

再弄一点东西给我们吃！如果有人找我们，就说没有看到，懂了吗？”农妇看着手里的银子，不敢相信的睁大眼睛。

“哇！银子！是真的银子吗？”拿到嘴边，用牙齿咬了咬，大喜的奔出去：“娃儿的爹！有人给了咱们一块银子！”“我们要的东西，赶快拿来！我的妹子摔伤了，要赶快治疗！再给我们一壶开水！知道吗？”柳红嚷着。

“有有有！要什么，有什么！我这就去办！米酒行吗？”农妇欢天喜地的问。

“什么酒都行！”柳青把金琐抱上床。

金琐早已痛得面无人色，冷汗大颗大颗的从额上滴下来。柳青盯着她说：“金琐，你要勇敢一点，跌打损伤，我还有一些办法！我先帮你检查一下，到底伤得怎样？看看我能不能治？现在。我们在这个荒山里，前不巴村，后不巴店。要想找大夫，是件不可能的事！只好自己来了！”金琐点点头。

柳红拿来了剪刀和工具。柳青就剪开了金琐的裤管，看到已经肿胀的脚踝。

柳青用手抚摸脚踝的骨头。柳红在一边紧张的看着。金琐惨叫起来：“柳青！不要……不要碰我……哎哟！好痛……好痛……柳青！算了！算了……哎哟……”“骨头没断！”柳青松了口气：“只是脱臼了！我要把它接回原位！”“怎么接回原位？你要做什么？”金琐害怕的问。

“你不要管我怎么做！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手脚很快！”柳红倒了一杯酒过来，把酒倒在伤处上，再撕了一些布条作绷带，说：“金琐！你信任柳青，他以前也帮人接过骨，在大杂院的时候，小虎子的脚摔断了，没钱治，也是柳青治好的，一点缺陷都没留！”柳青就对柳红说：“你抱住她！免得她乱动！”

柳红抱住了金琐的上身。

柳青就飞快的抓住金琐受伤的脚踝，用力一拉，再用力一送。

“啊……啊……啊……”金琐惨叫。

柳青已经用绷带，把那只受伤脚，紧紧的包扎起来。金琐泪水和汗水齐下：“我要死了，我一定马上就会死了……哎哟！哎哟……”金琐头一歪，晕倒在柳红怀里。

金琐受伤，躺在荒山的小屋里。紫薇的情况也非常不好。

大夫到了客栈，仔细的诊视了紫薇。尔康紧张的看着大夫。着急的问：“大夫！她怎么样？伤势严重不严重？”“腿上的伤，只是外伤，手腕上的擦伤也没关系，比较严重的还是脑袋上那块撞伤！依我看，脑子里可能有血块！我先开一个活血化瘀的方子，马上给她熬了药服下！明天我再来看！”“活血化瘀是不是一定有效？如果没有效果，她会怎样？”“她会一直头痛，会昏迷不醒，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发生！但是，那个血块也可能过几天自己就消了！先不要太紧张！到现在，她都神志清楚，没有昏迷，证明并不是很严重！先吃药再说！”尔康从怀里拿出一个银锭子，往大夫手里一塞。

“拜托，大夫，你去帮我抓药，用最好的药材，不要省钱！帮我熬好拿来，多少钱都没关系！我走不开！拜托！拜托！”大夫一看那个银锭子，惊喜交加，急忙说道：“我这就去抓药熬药！”大夫离开了房间，尔康关好门，就急急的来到紫薇床前。紫薇瞅着他，说：“你又在浪费钱了！怎么一给就是一锭银子？我根本没有怎样，现在也不想吐了。那个大夫有点夸张，什么脑子里有血块，哪儿有？我还想下来走动走动呢！”紫薇说着，就掀开棉被，走下床来，谁知，脚下一软，整个人都差点跌倒在地。

尔康及时一抱，把她抱住了。心里又痛又急，大声说：“你还不赶快躺好！为什么要逞强？你安心要吓我，是不是？总是这样，三天一大吓，两天一小吓，我都快被你弄得精神分裂了，你自己还不肯好好的休息，你要我拿你怎么办？”他一面喊，一面把她放上床。

紫薇被尔康一吼，脸色更苍白了，神情忧郁，嘴唇颤抖着。

“你……怪我？”她很气自己这么没用，语气不稳的问。

尔康心中猛的一抽，急忙用嘴唇贴在她的额上，急促的说：“我不是怪你！我大声，是因为我好害怕，好担心……每次你一受伤，我的心就揪在一起，五脏六腑都烧起来了！”他把她的手拿起来，压在自己心脏上，低头看着她：“我真的不是怪你，你已经摔伤了，我心痛都来不及，怎么会怪你呢？我怪我自己啊！”紫薇好抱歉的凝视着他，轻声说：“我休息一下，明天就没事了！你不要着急，我真的觉得很好！我睡一觉就好了！”“那……你赶快睡！我守在这儿，陪着你！”“如果小燕子和金琐回来了，你一定要叫醒我！”

“是！”紫薇就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尔康凝视着她，担心得一塌糊涂。

没多久，紫薇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尔康守在她身边，不止担心着她，还担心着没有消息的金琐和小燕子。此时此刻，怎是一个愁字了得？

这天晚上，小燕子被李大人带回到红叶镇，住进一家客栈。

小燕子手脚被绑着，推倒在床上。

李大人小燕子面前一站。说：“还珠珠，得罪了！你一路都在想办法逃走，我只好把你绑起来！今晚，就委屈你这样睡一晚，明天，我们再继续往北京走！这一路，恐怕要走好些日子，假若你一直这样不合作，受苦的还是你！”小燕子四面张望：“哈哈！你把我又押回这个红叶镇来了？我跟这个红叶镇真有缘，几天之内，来了三次！”她抬头看着李大人，转动眼珠，心想，好女不吃眼前亏！就语气一转，恳求的说：“李大人！我不逃了！你那么多的高手看着我，我知道逃也逃不掉！我保证不逃了，你还是把绳子松了吧！这样绑着，很疼啊！”“那可没法子！只好绑着！你的保证，我不敢相信！”李大人对几个守卫的黑衣人说：“看紧一点！”“是！”李大人就往门口走。小燕子喊：“李大人！”“你又有何事？”李大人站住，回头问。

“李大人，你有没有老婆孩子？”“我当然有老婆孩子！”李大人一怔。

“你有几个孩子？”“你想聊天啊？”“我不想聊天，我想要你把我的手脚解开！”“那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不是说父亲欠的债，儿子要还吗？你今天把我绑起来，是一种‘虐待’，你虐待我，有一天，也有人会同样虐待你的孩子！”“那也没办法，我奉旨捉拿你！”“你也奉旨‘虐待’我吗？”小燕子大声问。

李大人又一怔，头痛的看着小燕子。心想，这个罪名可大了！上面再三交代，要“活捉”回去，还要“毫发无伤”，手脚上有了勒痕，不知道算不算“毫发无伤”？小燕子看看李大人的脸色，夸大的说：“李大人！皇阿玛如果知道，你现在把我的手脚都绑着，不让我吃东西，不让我喝水，不许我睡觉，还不许我上茅房……”李大人吃了一惊，急忙说：“我哪有不让你吃东西，不让你喝水，你刚刚不是才吃过晚餐吗？不许你睡觉，上茅房……更是从何说起？”小燕子振振有词：“你绑着我的手脚，我怎么睡觉？我当然睡不着！绑着手脚，怎么上茅房？你也绑着手脚去上上看！你这样‘虐待’我，不止欺负我的身体，还欺负我的……我的……”想了想，想出来了：“还欺负我的尊严！‘士可杀不可辱’，你这样对我，不如干脆一点，把我杀了！”李大人竟被小燕子的一团正气，逼得一退，头有斗大的说：“好了！好了！给她松绑！你们大家看牢了她，千万不要让她溜了！”“是！”几个黑衣人前来，给小燕子松了绑。

“现在，总没有‘虐待’你，损伤你的尊严了吧！”李大人说完，出门去了。

小燕子伸了伸手脚，突然跳起身子，直冲窗子。

一个黑衣人飞扑过来，给了她后脑勺一掌。小燕子应声而倒。

“我可不是李大人，听了你那一堆废话，就让你占便宜！”黑衣人说着，再度把小燕子绑了个结结实实，丢在床上：“如果你没办法上茅房，你就尿床吧！”小燕子拉开喉咙大喊：“李大人！李大人……你的部下不听命令，打我，欺负我……那个什么羊什么鹰……什么狼什么狈……”两个黑衣人过来，用一块帕子，塞进她的嘴巴。

小燕子没办法说话了，咿咿唔唔，瞪大眼睛，在床上徒劳的挣扎。

其实，这个时候，永琪和箫剑早已跟踪到了这家客栈，只是不能行动。两人忍耐到夜静更深，永琪箫剑查看过了军情，彼此在院子的一角汇合。

“情况不妙！初步研究，敌人大概有二十几个，个个都是高手！小燕子被囚在楼上第二间，手脚都绑着，有十几个人把守，门里门外都有！恐怕我

们两个人，想要救出小燕子，不太容易！”永琪低声说。

“不要急！”箫剑转了转眼珠：“你猜怎么？我们又回到这个红叶镇来了！”“红叶镇又怎么样？”永琪不解的问。

“红叶镇……有我最深恶痛绝的一样东西！现在是‘非常时期’，谈不上江湖规矩了！”

永琪，我们去找那两个‘香炉’，借点儿东西！”箫剑就拉着永琪，往外一奔。

所以，那个张全和魏武，真是遇到克星了。

深更半夜，“砰”的一声，房门碎裂开来。

永琪和箫剑拦门而立。永琪大叫：“张全！魏武！老朋友又来了！”两个老板跌跌冲冲的从里面奔了出来，睡眼朦胧的。

箫剑气势凌人的喊道：“两个香炉，你们还活着呀？我们又来帮你们供菩萨了！”两人抬头一看，吓得双膝点地，簌簌发抖：“哎哟……你们怎么又来了？”张全苦着脸喊。

“小的是狗……小的宁愿吃屎，不能再当香炉了！”魏武立刻磕头如捣蒜：“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啊！”永琪往屋里一站，厉声喊：“把你们的薰香，全体拿来给我！”“没有了……没有了……上次给你们用完了！”两人发抖说。

“胡说八道！你们拿不拿？不拿，我自己找，找到了，这次用你们的眼睛当香炉！”箫剑说，满屋子张望。

“我拿！我拿……可是……可是……”张全简直快哭了。

“拿来就对了！”永琪大吼：“我们不是用来对付你们的！乖乖拿出来，就饶了你们！”两人不敢不拿，屁滚尿流的、连滚带爬的找来一盒薰香。

“都在这里了！一根都没有剩！全体都在这里了！”永琪劈手夺过薰香，瞪着两人，指着他们的鼻子骂道：“你们给我听着！从此不许摆赌场，不许干骗人的勾当，不许偷鸡摸狗用薰香！我们会像影子一样的跟着你们，下次再犯在我们手里，把你们的七孔里全插上薰香！我们说到做到！滚！”永琪踹翻了两人，和箫剑转身，迅速的消失了踪影。

两人还跪在地上发抖。

结果，李大人和他的官兵，这晚全部睡得昏死过去了。

小燕子当然也被薰香薰昏了。永琪和箫剑破窗而入，永琪直奔小燕子床前，用匕首挑断了捆绑的绳子，掏出她嘴里的帕子。小燕子依旧昏睡不醒。

“我们快走！”永琪忙中仍有阿哥气度，说：“把薰香灭掉，不要让这些‘钦差大人’受伤了！”箫剑急忙熄灭了薰香。

永琪扛起小燕子，箫剑打开房门，三人迅速的溜了。

至于尔康和紫薇，开始度过他们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夜。

紫薇一直昏睡到深夜。小二送来了刚熬好的药，大夫叮嘱要趁热喝。尔康只得很不忍心的去叫醒她。他轻轻的摇着她，低唤着：“紫薇！醒一醒！该吃药了！吃了药再睡！醒一醒！紫薇……紫薇……”紫薇从睡梦里陡然惊醒，一跃而起，紧张的喊：“有人来抓我们了……金琐……小燕子……快逃呀……”尔康赶紧用胳膊圈着她，摇着她，安慰着她：“没有人来抓你……不要怕，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紫薇睁开眼睛，茫然四顾。

“金琐……小燕子……”“她们两个还没有消息，可是，永琪、箫剑也没有出现，柳青柳红也没找来，他们一定追踪而去了……我想，她们会平安的！你不要一直挂念着她们，快把药吃了！你现在觉得怎样呢？”紫薇眨眨眼睛，

觉得眼前一片黑沉沉。她用手摸索着尔康，依偎着他。

“我梦到我们都被抓回去了，我梦到断头台……”“没有断头台！那是梦！那是梦！”尔康吻了吻她的额：“来！我们吃药！”紫薇依偎着他不放，四面张望，迟疑的问：“天已经黑了？”“是！已经三更天了！你睡了好一会儿。我看你睡得沉，没有叫你！”尔康把她轻轻拉开，让她坐在床上，身后给她塞了枕头棉被：“你坐稳了，我喂你吃药！”尔康端了药碗过来，吹着。

紫薇感到有些奇怪，东张西望的说：“天这么黑，你怎么不点灯呢？害怕别人发现我们吗？”尔康的心，咚的一跳。他瞪着紫薇，害怕的、怯怯的问：“紫薇……你……你说什么？”“你不点灯，我看不到，怎么吃药呢？还是点一盏灯吧！”尔康那狂跳的心，顿时往地底沉去。他眼睛都直了，看看桌上的灯，再看看紫薇。手里的药碗，不禁颤得泼了出来，汤匙和碗碰得叮当响。尔康抖着手，放下药碗，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她。紫薇惊觉到什么，伸手摸不到尔康，着急的问：“尔康，你在哪儿？”尔康看了她半晌，颤抖的伸出一只手，在她眼前摇晃，她浑然不觉。

尔康整个人惊跳起来，激动的喊：“老天！不要……不要！”尔康一喊，吓得紫薇直跳起来，喊：“尔康……怎么了？尔康……”她伸手揉揉眼睛，惊恐起来：“尔康……”尔康扑了过去，把她紧紧的抱在怀里，颤声的喊：“紫薇……我在……我在……”他心慌意乱的看着她：“紫薇……你睁大眼睛，看看我！”紫薇睁大眼睛，突然明白了，恐惧的四望着。

“你有点灯，是不是？我看不见了，是不是？”她一惊，挣开了尔康，赤足跳下地，歪歪倒倒的往前冲去：“桌子……桌子在哪里？灯在哪里？尔康……尔康……”她撞到椅子，椅子翻了，紫薇放声惨叫：“哇……我看不见了！哇……”尔康扑了过来，一把蒙住她的嘴，惊颤的说：“不要叫！当心把敌人叫来，我们现在四面楚歌……”他心中痛极，把紫薇紧紧抱住：“不要急，可能只是暂时性的，我去多点两盏灯，把房间里弄亮一点！不要害怕，你有我……知道吗？你有我……”尔康说着，把她抱到床上去。紫薇怔怔的坐在那儿，被这个事实惊呆了，几乎无法思想了，缩在床里，动也不动。

尔康奔到门边，对外喊：“小二！给我多拿几盏灯来，越多越好，如果灯不够，就给我拿些蜡烛来！快！”小二把店里所有的油灯和蜡烛都拿来了。尔康就开始疯狂一样的点灯点蜡烛，在窗台上，柜子上，茶几上，到处都燃着油灯和蜡烛。他再用颤抖的手，点燃了许多蜡烛，放在桌上，把一张方桌，变成了一个百烛台，上面竖立着几百支蜡烛。他一面点蜡烛，心里，在默默的、无声的、狂乱的祈祷：“皇天菩萨！我福尔康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即使背叛了皇上，也有许许多多的无可奈何！请你不要对我这么残忍……紫薇已经受尽身心折磨，如果你再夺去她的眼睛，让她失去光明，你就太狠心，太无情了！我请求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他一面祷告，一面把那张点着好多蜡烛的桌子，推到床前。

整个房间，已经被烛光照耀得如同白昼。尔康颤声喊：“紫薇！你看到烛光了吗？”紫薇茫然的抬头，徒劳的观看，她闻到了蜡烛和火焰的气息，眼前，却只有朦胧一片。

她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沿颊滚落。她脆弱的说：“尔康……我好害怕……我看不见……你为什么不多点几支呢？我什么都看不见！怎么会这样？”尔康闭了闭眼睛，觉得自己的心，被四分五裂的拉扯，痛到极点。他睁眼，再看向紫薇，看到在烛光照射下，紫薇那张恐惧的、脆弱的、无助的

脸庞。他的心，就更痛更痛了，他扑了过去，紧紧的握住她的手。

“不要紧！紫薇，勇敢一点！上苍存心要考验我们……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明天一早，我就去请大夫，说不定那时候，你已经看得见了！我不相信命运会对我们这样残忍……所以，请你也拿出信心来！知道吗？”紫薇知道，自己失明了！她所有的勇气、乐观、雄心壮志，在这一刹那间化为虚无。她眼泪一掉，崩溃了，用双手捶打着尔康的胸口，哭喊着说：“我不要……我不要……如果我看不见了，我宁愿死，我宁愿不要活着！尔康……我不要啊……如果我再也看不见，世界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的脸，看不到你的眼睛，看不到你看我的眼神……我不要……我看不到户户有花，家家有水的大理！看不到我们梦里的世外桃源，看不到我们的幽幽谷……我不要……不要……”她哭倒在尔康怀里。

尔康紧拥着她，眼里，是一片潮湿，慌乱的说：“我现在就在请大夫！”紫薇恐惧的拉住他。喊着：“不要离开我……我好怕……尔康，我真的好怕！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就算要上断头台，我也没有这样害怕过……”“我知道！我知道！”尔康克制着自己那心痛心碎的感觉，拼命想安慰她，他紧抱着她，一迭连声的说：“不要怕！你还有我！有我啊！我们会把你治好的……就算治不好，我也会当你的眼睛，当你的拐杖啊！”紫薇啜泣着，蜷缩在他的怀里，从来没有一个时刻，这样的绝望和无助。尔康紧拥着她，也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感到这样强大的痛楚。一个失明的紫薇，好像一只剪掉翅膀的鸟，它还能飞吗？一只不会飞翔的鸟，如何去找寻它的天空呢？尔康看着满屋子的烛火，在那儿烧灼垂泪，他的心，就跟着烧灼，跟着垂泪。

这个漫漫长夜，尔康就守着紫薇，一任那点点烛火，为人垂泪到天明。

这个漫漫长夜，柳青也守着金琐。

金琐头压着冷帕子，昏昏沉沉的睡着了。柳青坐在床前的椅子上打瞌睡。

房门轻轻的推开了，柳红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一些清粥小菜、包子馒头，进屋来。

柳青一个惊动，立刻醒了。

“来！吃点东西！她怎样？”柳青摸了摸金琐的额头，有些担心的说：“从夜里开始，就在发烧。”“我来照顾她，你吃点东西，去睡一睡吧！反正，她这个情况，我们想走也走不了！好在，这个山坳里，也没有追兵找来，安全方面，大概还没问题！”柳青看着金琐发怔。柳红不安的问：“怎么了？是不是情况不好？昨晚我已经帮她彻底检查过了，虽然手脚都破了，好在只是皮肉伤，应该不碍事！难道还有别的伤吗？”“没有！发烧是因为脚伤的缘故，可能会连续烧上好几天！”“怎么办呢？随身只带了跌打损伤膏，吃的药全在马车上！”“有我照顾着她，她不会有事的！只是，这个脚伤，想要复元到能够走路，恐怕还要十天半月才行！”柳青抬头看着柳红：“我想，我在这儿陪着她，你去找紫薇他们吧！给他们送一个信，免得他们等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大概会耽误下来了，等到金琐的脚好了，我们会尽快追上队伍的！”

“那……”柳红愣了愣，说：“不如我陪着她，你去追大伙！毕竟金琐是个姑娘，你一个大男人陪着，有许多不方便！金琐的伤，骨头接好了，应该没有大问题，我也会照顾！”柳青又一怔，在室内兜了一个圈子，讷讷的说道：“还是我来陪她吧！跌打损伤，我比你在行！”柳红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忍不住问：“哥！你是不是对金琐动了感情？”柳青一震，似乎被这个问题震

到了，急促的答：“是又怎样？难道我不可以吗？”就一抬头，鲁莽的说：“你赶快追上大家，归队吧！”

见到紫薇，帮我带一句话给她，就说，我问她要了金琐！”柳红惊看他，又好气又好笑，说：“哥！你别搞不清楚状况，这个金琐，当初紫薇拔刀的时候，已经把她许给尔康了！她是尔康的人，你怎么要？”床上的金琐，已经醒了。她睫毛闪动着，睁开眼看看。听到柳青和柳红在谈自己，赶紧又闭上眼睛装睡。

“你才搞不清楚状况！那个承诺，已经取消了！你看尔康，除了紫薇，他对哪一个姑娘正眼看过！”柳青说。

“可是……那……”柳红怔了怔：“你也不能一厢情愿啊！这事，不是紫薇怎么说的，还有金琐呢？金琐怎么说呢？你有没有问一问人家啊！”柳青涨红了脸，嘟囔着：“我要问啊！可是……就怕一个钉子碰回来！”“怕碰钉子也要问呀！你就是这样，心里喜欢的姑娘，也不会表示！等到你表示的时候，慢了好几拍，人家就捷足先登了！”柳红冲口而出。

“你在说些什么？”柳青一皱眉头。

“没什么！”柳红急忙掩饰：“我就是提醒你，要问她！”指指床上的金琐。

柳青抓抓头，狼狈的说：“好！我问！等我有机会的时候再问！”“我也等你问清楚了，再帮你带话！我看……我还是陪你们在这儿住几天，再去追大伙吧！反正已经耽误了！”金琐听着，心里好震动，睁开眼睛，悄悄的去看柳青。柳青一回头，她赶紧把眼睛再闭上。柳青走过来，把帕子放进水盆里去打湿，重新压在她额上。他就看着她，充满怜惜和感慨的说：“好可怜的金琐，一生都在为别人服务，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你要我问她，我就怕她自己都弄不清楚……她心里只有她的小姐，和……那个尔康少爷！”金琐心里一热，眼角，溢出一滴泪。

柳红惊觉的看着，心想，这个房间里，自己有点多余了。她微笑起来，悄悄的退出了房间。

漫长的夜，缓缓消逝了，窗子上，终于透着朦胧的曙光。

客栈房间里，桌上的烛光有的熄灭，有的兀自燃烧，残灯明灭。

尔康坐在床前，形容憔悴，一瞬也不瞬的看着紫薇。

紫薇摸索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尔康一惊起立：“紫薇，你怎样？好一些没有？睁大眼睛看着我，看见了吗？”他渴望的凝望她，仍然抱着强烈的希望。“你仔细的看一看！”紫薇定睛细看，什么都看不见，心底一片绝望。

“天亮没有？”她问。

“天快要亮了！我已经拜托小二去请大夫了！大夫说，天亮就过来！紫薇，你不要着急，等到大夫诊断过了，我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紫薇摸索着要下床。尔康急忙扶住她。

“你要什么？我帮你去拿！你不要下床了，还是躺着比较好！你腿上还有伤……”紫薇推开他的手，语气不稳的说：“我要到窗子前面去，我要看‘日出’！”尔康的心，紧紧的一抽，说不出来有多痛。

“我扶你过去！”“不要扶我！”紫薇用力推开他，声音里带着一股怒气：“如果我以后都看不见了，我不能让你一直扶着我！我会痛恨一个无能的我！所以，不要扶我，不要让我变成一个废物！”

你让开！”“你会好的！不要绝望，大夫还没来，说不定吃一帖药就好了！现在你看不清楚，如果我不扶你，你怎么走过去呢？”尔康焦灼的说，

再去扶住她。

紫薇挣开他，几乎是愤怒的嚷：“不要扶我！不要扶我！”“好好！我不扶……窗子在你右前方！”尔康体会到紫薇在绝望中的愤怒，不敢去扶，凄然停手，痛楚的看着她。

紫薇下了床，往窗子的方向，摸索着前进。

尔康急忙跳过去，把拦住通路的桌子拖开。紫薇直觉左手有桌子，伸手去扶桌子，岂料尔康已把桌子拉开，她扶了一个空，就跟跄一跌。

尔康急忙扑上前，扶住她，心碎的喊：“紫薇，求求你，让我带你过去，你不要跟自己生气，不要跟我生气，不要这样折磨自己，好不好？”紫薇拼命推开他，挣脱他：“让开！不要扶我，这个房间那么小，从床前到窗子，顶多十步路，难道我连十步路都走不动吗？你让开！让开！”尔康只得松手，亦步亦趋的紧跟着她。

紫薇往前走了几步，走歪了，险些碰到脸盆架。

尔康又急忙跳过去，把脸盆架拉开。他就指示着方向，着急而心痛的提示着：“往左边！再左边！往右……往右……向前……向前……”紫薇一路摸摸索索，因为腿上也有伤，走得一跛一跛。尔康比她更忙，一路提示着，一路搬掉障碍物。桌子、茶几、镜架、椅子……一件件搬开，终于紧张的喊：“到了！到了，你前面就是窗子，抬头看……看到曙光了吗？”紫薇好不容易到了窗前，就伸手去扶窗台。谁知，窗台上还有烧得短短的烛火和兀自亮着的油灯，紫薇正好一手按在烛火上，一手碰翻了油灯，这一烫，烫得缩回了手，灼痛了心，大叫：“哎哟！哎哟……”尔康一个箭步上前，捧住了她的手，看着吹着，心痛得快死掉了。

“紫薇！”他含泪喊：“我知道你的无助，我知道你的愤怒，我知道你的害怕，我也知道你的绝望！你心里的每个思想，我都清清楚楚！你有的感觉，我通通都有！所以，让我帮助你！除了我，你还能依靠谁呢？我是你的尔康啊！你永远的尔康啊！你不能拒绝我！”紫薇痛楚的靠进他的怀里，悲苦已极的说：“我看不到窗子，看不到天亮！什么都是黑的！怎么可能呢？以后，我的生活里，就没有天亮的吗？我会永远瞎了吗？”“不会不会！一定不会！我去叫小二，马上把大夫请来！”尔康把她抱了起来：“你回到床上去躺着，等大夫来看！好不好？如果你希望自己好起来，先要让自己镇定，是不是？假若你一直这样激动，这样不肯休息，你怎么会好呢？”紫薇不再说话，凄苦、无助的依偎着他，一任他把她抱上了床。

大夫很快就来了，仔细的诊视了紫薇。脉搏、瞳孔、脑伤……全部检查过后，大夫沉重的站起身来，看看尔康，说：“我们出去说话！”紫薇抬起头，立刻喊：“不要出去说！在我面前说！眼睛是我自己的，我要知道真相！我瞎了，是不是？告诉我！不要瞒着我！”大夫看尔康，尔康点了点头。大夫就实话实说了：“我想，你们最好去什么大城市，找几个专门治眼睛的大夫来诊治！我不是专家，看不出毛病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治？姑娘的失明，说不定还是和脑子里的血块有关系！眼睛本身，没有问题。或者，等到血块消了，眼睛就看得到了！也可能，是情绪影响了眼睛，不知道姑娘最近有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刺激？”“如果是情绪影响，又怎样呢？是不是情绪恢复了，眼睛也会跟着恢复？”尔康急急的问。受刺激？天知道！自从进宫，刺激好像就没有断过！

“我不知道！可能吧！”大夫没把握的说。

“什么叫做‘可能吧’？是不是也可能，我永远瞎了！永远看不见了？是不是？大夫！”

请你老实告诉我！”紫薇尖声问。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专家，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大夫就拎着医药包，狼狈的逃往门口。尔康扑过去，激动的抓住大夫的衣服。

“大夫！你给她治！有什么药，你给她吃呀！你不要放弃呀！”“我真的无能为力了！对不起！对不起……”紫薇听着，知道这就是宣判了。她一阵晕眩，“砰”的一声，从床沿上跌落在地。尔康赶紧放掉大夫，过来扶住她。大夫立刻逃也似的溜出门去了。

“紫薇！你怎样？”紫薇坐在地上，拼命摇头：“不……不……不……不能这样……不可以这样……”说着，就挣脱尔康，手脚并用的在地上爬着。

尔康抓住了她，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

“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墙在哪里？墙在哪里？”紫薇四面张望，问着。

尔康莫名奇妙的看着她，心痛如绞：“墙？你要墙？你要到墙边去？”紫薇拼命的点头。尔康就拉着她，走到墙边。

“这里就是墙，你要到墙边来干什么？”紫薇摸索着墙壁，就用背贴着墙，好像自己是一只壁虎一样。然后，她就顺着墙，滑坐在地，用双手抱着膝盖，把自己整个蜷缩在那儿。

尔康看着这样的她，感觉到她那种彻底的绝望，自己的心，也跟着撕裂了。他就把她从地上用力的拉了起来，盯着她，一字一字的说：“紫薇！你听着！我带你回北京，那儿有最好的大夫，那是我生长的地方，我比较熟悉！我认得好多大夫，还有御医！我们回去找大夫治，我不相信你会从此瞎了……就算你从此瞎了，你还是我的紫薇！我会更加心痛你，更加怜惜你，更加保护你，更加爱你……你懂吗？你明白了吗？”紫薇呆呆的、怔怔的靠墙站着，不动，也不说话，好像变成了一块化石。

尔康托起她的脸，就急促的低头，去吻她的额头，她的面颊，她的唇。

紫薇用力一推，推开了他，又滑落到地下去。尔康再度把她抓了起来，哀声的喊：“紫薇！不要对我这样……我一再跟你说过，有任何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去面对！记得，你答应过我的额娘，要在我脆弱的时候，支持我！在我孤独的时候，陪伴我！在我失意的时候，鼓励我！你知道吗？我看到这样绝望的你，我的脆弱、孤独、和失意就一起发作了！你的喜怒哀乐，支配着我的生命……请你为我振作吧！好不好？要不然，我会跟着你一起崩溃的！”紫薇眼泪滑下，痛楚的开了口：“我对不起你的额娘，答应她的话，都成了空话！我已经没有力气应付自己的脆弱，怎么还管得了你的脆弱？我什么都不是，如果再成为废人……我……会成为你的包袱，你负担，我会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起终结！我不要这样……”她抓住尔康，炙烈的。恳求的说：“尔康，答应我一件事！我求求你……你一定要答应我！”“是！答应你所有的事！你说！我答应，我通通答应！一百件，一千件都可以！你说！”尔康含泪喊。

“放弃我，回北京去！请求皇阿玛原谅你，然后……娶晴儿！”尔康瞪着她，抽了一口冷气，倒退了好几步。

紫薇失去尔康的扶持，就又滑落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把自己再度蜷缩起来。

同一时间，永琪扛着小燕子，和箫剑来到了一条小溪边。

“这里有水！把她放下来！”箫剑说。

永琪把小燕子放在草地上，小燕子兀自昏睡着。

“怎么睡得这样沉？扛着她跑了大半夜，她都没醒！会不会接连着被薰香薰了两次，薰出毛病来？”永琪担心的说。

箫剑脱下背心，在溪水里沾湿，弄了水过来。

“给她淋一点冷水看看！”说着，就把背心一绞，让冷水淋在小燕子脸庞上。

永琪关心的低头看着她，拍拍她的面颊，喊着：“小燕子！小燕子……醒一醒！小燕子……”小燕子陡然惊醒了，从地上一跃而起，对着永琪一拳打去，大喊：“什么东西？什么冷冰冰的水，弄了我满脸！我打死你……”永琪猝不及防，被小燕子打了一个正着，捂着鼻子喊：“哎哟！好不容易把你救出来，怎么眼睛都没睁开，就先打人！”“小燕子！看看清楚再动手！”箫剑急忙一退。

小燕子定睛一看，喜出望外，惊喊：“怎么是你们？你们把我救出来了呀？”永琪捂着鼻子，跌脚大叹：“哎！背着你跑了大半夜，累得我快昏倒，好不容易把你弄醒，就给了我一拳，把我的鼻子都打歪了！早知道，还是让你绑在那儿算了！”小燕子这才知道打了永琪，就不好意思起来，过去拉住永琪的手腕，要看他的鼻子，歉然的说：“真的打到你了？给我看看！有没有流血？”永琪放开了手，对她一笑。

“哪有那么脆弱？你这个‘迷糊拳’，我还受得了！”“什么拳？”小燕子没听清楚。

“你的这套‘拳法’，我只能给你取个名字，叫做‘迷糊拳’！”箫剑忍不住接口：“小燕子这个人，还可以取个绰号，叫作‘迷糊女侠客’！她剑法，是‘迷糊剑’，她的功夫，是‘迷糊功’！”“那你没有领教她的成语，是‘迷糊成语’，她的诗，是‘迷糊诗’！我最佩服她的，是她的那个‘迷糊运’！每次，糊里糊涂，就化险为夷了！”永琪笑着说。

“好好好！你们把我救出来，就为了嘲笑我！”小燕子气呼呼的叫。

永琪振作了一下，笑笑说：“不嘲笑你了！我们赶快归队吧！”“我们在哪里？”小燕子四面看看。

“大概翻过这座山，离白河镇就不远了！我们没有马，全部要靠脚力，大家动身吧！不要再耽误了！”箫剑说。

三人就洗洗脸，准备动身。小燕子好奇的问：“你们怎么把我救出来的？”“我们去跟那两个香炉借了一点东西！哈哈！”箫剑笑了起来。

小燕子眼珠一转，明白了。

“你们把那个李大人，黑衣人通通薰昏了？”“可不是！”“薰得好！那些黑衣人真不是东西！软硬不吃，还差点害我……尿裤子……薰他一个昏天黑地才好！”这才想了起来，急急问道：“大伙现在在哪里呢？紫薇呢？金琐他

们呢？”“希望他们已经在白河镇了！”永琪说。

“那……我们赶快去白河镇吧！”三个人就匆匆上路了。

紫薇和尔康的情形，只能用一个“惨”字形容。自从大夫走了之后，紫薇一直蜷缩在墙边，一动也不动。尔康焦灼的看着她，心碎肠断了。

“紫薇！你起来，不要坐在地上，地上好冷，你如果再受了凉，怎么办？你为什么一定要贴着墙呢？让我扶着你，牵着你……把我当作你的墙，当作你的堡垒，好不好？”他蹲下身子，去搀她：“起来！”紫薇推开他的手，退缩着，尔康着急的说：“我收拾东西，不等小燕子他们了！我们马上回北京，可是……你不许再说要我娶晴儿的话，我们回去，面对皇上，面对你的病！如果难逃一死，也是我们的命！走到这一步，我承认……我也走投无路了！”紫薇呆呆的、怔怔的坐着，双手抱着膝，眼神空洞的凝视着虚空。

“紫薇，你跟我说话！求求你，不要这个样子……”他去拉她的手：“你看不见了，我比你还着急，还痛苦！我知道你充满了挫败感，充满了无力感。我恨命运这样捉弄我们，但是，我仍然感谢上苍，让你活着！你看不见，真的没有关系，你还能感觉，还能思考……”他紧握她的手：“你感觉得到我，看不到，又怎么样呢？我时时刻刻，让你感觉我，好不好？”紫薇拼命挣扎，要抽出自己的手。他握紧她，不放她，炙烈的说：“你不能不要我！山，还是有棱有角，天地，也没有合并在一起！你摆脱不掉我！起来！不许再坐在这儿了！如果你不肯起来，我就要强迫你起来了……”尔康弯腰去抱她，紫薇一挣，滚落在地，把自己拼命蜷缩起来，喊：“不要碰我！不要碰我……让我坐在这里，让我想想清楚……不要碰我，离我远一点！”

“不要欺负我……”尔康急忙缩回手去，又惊又痛：“我怎么会欺负你？我要帮助你呀！让我帮助你……”“不要……不要……不要……”尔康束手无策，觉得头晕目眩，心力交瘁，快要支持不住了。

就在这时，门上传来打门声。小燕子轻快的声音传了进来：“快开门！我们来了！”尔康惊喜的跳了起来，急忙走过去，打开房门。小燕子欢天喜地冲进门，永琪、箫剑笑嘻嘻的跟在后面。小燕子一看到尔康，就喊：“尔康！我告诉你，那些黑衣人真是坏极了，他们用一个大网把我网住，堂堂大清朝的高手，居然用鱼网……”她猛的住了口，看着脸色惨白的尔康，笑容全体消失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永琪和箫剑，已经发现缩在墙边的紫薇。永琪困惑的问：“你们吵架了吗？紫薇，你为什么坐在地上？”尔康看到他们三个，就像溺水的人，看到了船一样。他已经拿紫薇没有办法，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她，也不知道如何帮助自己。他注视着三人，痛楚的用手支住了额，含泪说：“紫薇从飞快的马车上跌下来，撞到了头……她看不见了！”“什么叫‘看不见’了？”箫剑大惊，问。

“大夫说，可能过一阵子会好，也可能永远不会好……紫薇她崩溃了……我也快要崩溃了！”永琪、箫剑、小燕子都大惊失色，全部呆住。

半晌，小燕子就冲到紫薇身边，蹲下身子去看她，喊着：“紫薇！你睁大眼睛！看我……看我……”她用手扳住她的脸，仔细看她：“你的眼睛好好的，又黑又亮，我看不出一点问题！你不要怕！这个白河镇上的大夫，完全不可靠，你不要被他的胡说八道骗了！他说不定是回忆城派来的坏蛋，故意这么说！我保证，你睡一觉，明天起床，就什么都看见了！”紫薇听到小燕子这样一说，终于，“哇”的一声，痛哭失声了，边哭边喊：“不会好了，不会好了！我知道，我瞎了！当初，皇阿玛要我发毒誓，入伙我骗了他，我

会失去尔康，失去我所有的幸福！现在，我应了誓……我失去了尔康，我失去了所有的幸福！”尔康一听，简直痛彻心肺。他冲了过去，一把把紫薇从地上拉起来，抓住她的两只胳膊，用力的摇了摇：“你没有失去我！你怎么会失去我！你把我想像得这么恶劣，这么不堪吗？难道我们只能共欢乐，不能共患难吗？用用你的头脑，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易地而处，如果是我看不见了，你会丢下我不管吗？你会离开我吗？你会舍弃我，去嫁另外一个人，让我孤独一生吗？”“如果易地而处，你坦白的回答我，你会拖累我吗？你舍得拖累我吗？”“我会！我舍得！”尔康大声说：“我会赖定了你，我会依靠你，我会信任你，我会把那个无助的我，完完全全的交给你，因为只有你，能够保护我，支持我，安慰我，鼓励我，帮助我！”紫薇又“哇”的一声，哭得更加伤痛，她投进尔康的怀里，抱着他喊：“尔康……尔康……尔康……我不忍心啊！我不要拖累你啊！我不要成为你的累赘啊……”尔康痛楚的闭了闭眼睛，把她的头紧压在自己肩上：“我知道，我知道，我懂。但是，我们是一体的，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怎能把我排挤在外呢？”小燕子的眼泪夺眶而出，鼻子里唏哩呼噜，不相信的喊：“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的！永琪，你再去找一个大夫来！找好多好多的大夫来！”尔康扶着紫薇，把她带到床边去，扶她坐下，说：“不用了！我要带她回北京！”“回北京？”永琪惊喊：“现在回北京，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看那些黑衣人，个个武功高强！皇阿玛已经把所有高手都集中了，设下天罗地网在抓我们！回去，是死路一条！”“可是……只有北京，才能找到好大夫……你们不要管我们两个了，永琪，箫剑，你们保护小燕子继续走，我和紫薇，回去接受命运！”尔康坚决的说。

箫剑定了定神，吸了口气，说：“你们不要先乱了章法！白河镇是个小镇，大夫说的话，确实不足以取信！但是，天下的好大夫，并不是只有北京才有。所有的大城，都有很多好大夫！听我说，我们尽快上路，不走嵩山了，我们去洛阳！洛阳是个大城，不比北京小，那儿，一定有好大夫！而且，我一直认为，‘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在人口众多的洛阳，我们反而不容易被发现！”小燕子就拼命点头，跑到床边，抓住紫薇的手说：“我们去洛阳！紫薇，到了洛阳，我们给你找大夫，你不要伤心，你不止有尔康，你还有我们啊！我，永琪，箫剑，金琐……”她突然一愣，这才发现还少几个人，不禁抬头问道：“金琐和柳青柳红呢？”尔康含泪摇头。永琪、箫剑、小燕子面面相觑，大家的心都跌落到谷底。

其实，金琐、柳青、柳红正在山里当神仙。

这天，风和日丽，天气不冷又不热。金琐坐在一张藤椅里，在农家的院子里晒太阳。柳青忙着用匕首削一根树干，要给金琐做拐杖。

“我还有多久才能走路呢？”金琐问。

“不要着急，伤到骨头，就一定要等它慢慢长好，急也没有用！我给你做一副拐杖，你就可以撑着拐杖走路了！”“可是……我好急啊，不知道小姐他们好不好？小燕子救出来没有？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停下队伍来等我们！”柳青凝视了她一下：“你就暂时不要再想你家小姐好不好？我告诉你，尔康，箫剑，永琪都是文武全才，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十个人用，他们大家保护着她，照顾着她，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倒是你，这个脚不好好的养好，走路会留下缺陷的！你这么完美，我一定不能让你留下缺陷！”金琐心中一动，非常感动的看着他。

“我完美？你怎么会用‘完美’两个字来说我？我哪儿配？”柳青盯着她，忽然涨红了脸，讷讷的说：“我有句话想问你！”金琐心中一跳，也脸红了，期待的看着他。

房门口，柳红正要走过来，听到柳青这句“关键”问题，就急忙缩回了头，躲在那儿偷听。

“什么话？”金琐问。

“我想问你……我想问你……”柳青期期艾艾了半天，冒出一句：“你痛得好一点了吗？”金琐一怔，有些失望：“哦！好多了！不碰到它，就不怎么痛了！”“那就好……那就好，”柳青抓抓头：“不过，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哦？”金琐凝视他。

“是这样……你……”柳青咽了一口口水：“还想吃什么东西吗？我让柳红下山去给你买！”“不用，不用！我吃得很好！”柳青低着头，拼命削着拐杖：“我……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躲在门后的柳红，快要急死了。怎么有人这么笨呢？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居然问不出口。问呀！赶快问呀！

“我想问你……你需要衣服吗？我看你都没有换洗衣服，要不要……”柳青一句话没有说完，柳红再也忍不住，从门里奔了过来，对着金琐大声嚷道：“我哥是要问你，你心里有没有他？你喜不喜欢他？如果他要娶你当老婆，你愿不愿意？”柳红这样一吼，柳青大吃一惊，手里的匕首，一不小心，就削到了手指。柳青跳了起来，匕首落地，手指滴着血。金琐惊喊：“哇！你削到手指了！给我看！”金琐喊着，就忘了自己的脚受伤了，跳起身子，奔向柳青。柳青大叫：“小心你的脚！”柳青叫晚了，金琐一个剧痛，就跌了下去。

“哎哟……”柳青一个箭步上前，金琐跌进了他的怀里。柳青心痛的喊：“怎样？怎样？有没有再扭到？怎么不小心？骨头才接好，万一再错了位，麻烦就大了……痛不痛？一定痛死了……”金琐抓着他的手指，根本没顾到脚痛，同时嚷道：“不得了！伤口好深，怎么不注意呢？柳红，快拿止血散来……”两人喊完，就彼此惊愕的互视着，都在彼此眼底，找到了一直被错失了的真情。两人就深深的互看，看得忘形了。

柳红睁大眼睛看着两人，心里雪亮了。咳了一声，清清嗓子说道：“我看，那句话也不用问了！我呢，给你们准备一点日用品，换洗衣服，然后，我就上路了！我会追上紫薇，把要带给她的话带到！至于你们两个吗？我看，这青山绿水中，又没有追兵，又安静……你们脚伤的养脚伤，手伤的养手伤，等到伤口都好了，再来找我们吧！”柳红说完，就一溜烟的去了。

留下金琐和柳青，依然互视着，两人唇边，都涌现了幸福的笑意。

这是金琐若干年来，第一次没有时时刻刻的想着紫薇。

紫薇经过了一番彻底的挣扎和思考，经过了整夜的辗转反侧，当新的一天来临的时候，她已经想了很多很多，几乎把过去未来，全部想透了。她想过，如果从此看不见，永远看不见，她要如何生活？想过眼睛复明的可能性，想过尔康，如果他以后，要永远面对一个失明的自己，他们的爱，是不是经得起这么严重而漫长的考验？她想得越多，心里越痛。但是，尔康那些剝自内心的话，字字句句，烙进她的肺腑。是的，她依赖他，她信任他，除了把这个无助的她，完完全全的交给他以外，她还能怎么办？紫薇虽然外表柔弱，在内心，却一直是个非常勇敢的女子。她思前想后，比较定了。小燕

子帮着她，梳洗了一番，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她看起来好多了，不像刚开始那样绝望了。

尔康和箫剑已经决定，不再等柳青柳红金琐，立刻动身去洛阳。动身以前，大家又忙着去办一些采购的事。

尔康把客栈里的东西打包。他一面收拾东西，一面看着紫薇，眼神里带着椎心的痛楚，勉强打起精神，说：“小燕子和永琪去买一些干粮，买一些日用品，我们的东西，都在破庙里给人了！箫剑去结帐了！等到他们一回来，我们就上路！从这儿到洛阳，只要翻过一座山，很快就到了。

箫剑在洛阳住过，他保证，洛阳有很多好大夫！所以，紫薇，你不要泄气，我们还是充满希望的！”紫薇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带着一股深思的神情，一语不发。

简单的行囊，很快就收拾好了。尔康走到紫薇面前来：“紫薇！你今天好一点没有？你看看前面，那里是窗子，你能不能看到亮光？”紫薇抬头，“努力”的看了看。

“看到什么吗？有没有模模糊糊的影子呢？看到我吗？有没有黑影遮在你眼前呢？”尔康充满希望的问。

紫薇摇摇头，用手遮住了眼睛，困顿的说：“我只要‘用力’的看，我的头就好痛！”尔康一听，吓得面无人色。急忙蹲下身子，握住她的胳膊：“紫薇，不要‘用力’去看了！你尽量休息，能够睡觉，就睡觉。等一下我们就上车了，到了车上，你什么都不要想，就蒙头大睡。只有睡够吃够，你才能和病魔作战！我等下去厨房里，帮你把大夫开的药再熬一碗，你先吃了再上路！”紫薇感觉到尔康的担心了，她幽幽的问：“尔康……你好怕，是不是？”“是！”尔康的心一阵绞痛，坦白的回答：“大夫说你脑子里有血块，我不知道那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血块化掉没有？我……好怕，好担心，如果……如果……”他说不下去了，喉中哽住了。

“如果什么？你说！不要顾忌了！”“如果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我真的接受不了！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但是，跟你在一起，我才知道自己一点也不勇敢！我好怕，紫薇，我真的好怕！这种感觉，在上次你夹手指之后，病得人事不知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紫薇震动了，伸手怯怯的摸尔康的面颊，摸到他眼角的一滴泪，这就让她整个人都惊跳起来。

“尔康，你哭了？你好怕失去我，是不是？”尔康低声的，心痛的，坦白的说：“是！怕你会死，怕你会崩溃，怕你把自己封闭起来，怕你不要我，怕你消沉和绝望……我真的怕极了！”“我值得你这样付出吗？”她颤声问。

“我没有‘付出’，你早已是我生命的一部份，你痛，我也痛，你笑，我也笑，你绝望，我也绝望！你把自己封闭隔绝，好像是把我的一部份从我生命中切除，你能想像那个伤口有多大多深吗？”尔康诚挚的说。

紫薇被尔康深深的撼动了。她再深思了一会儿，忽然坐直了身子，把背脊一挺。她的脸上，又恢复了自信和勇敢，她坚定的、有力的说：“尔康！我想明白了！记得，我们救苏苏的那晚，我跟你说的话吗？我告诉过你，有你在，我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天涯海角，跟定你了！现在，我虽然看不见了，我还有你！有你这么爱我，这么要我，这么珍惜我！哪怕是一个残破的我，你也把我看成珍宝！如果我再不爱护自己，不振作起来，我就太辜负你了！尔康，你不要怕，我不会死，我要为你好好的活着！我不再退缩了，不再要你去娶别人了，不再抗拒你了！哪怕永远瞎了，也要做一个快乐的瞎子！我

的眼睛瞎了，我的心，不能跟着瞎了！”尔康听到她这篇话，真是说不出的心酸和安慰，他的眼眶湿了，眼睛发亮，热烈的喊：“你不愧是我的紫薇！能够听到你这样一篇话，我太感动了！”他把她从椅子上拉了起来，拥进怀中：“紫薇，你的才气、你的善良、你的心胸气度，一直让我骄傲！但是，现在的你，简直让我佩服！我福尔康何幸，能够拥有你！”紫薇含泪，凄然而洒脱的笑了：“你说得好温暖，每一个字，熨贴到我的内心深处。我夏紫薇何幸，能够遇到你！”两人就忘形的紧拥着，在巨大的痛楚中，去体会着彼此那深不可测的爱。

大家不敢再耽误，立刻上路了。这次，永琪和箫剑坐在驾驶座上，驾着马车。紫薇、小燕子和尔康在马车里。马车在蜿蜒的山中小径上走着。永琪不胜感慨，说：“我们逃亡没多久，东西越来越少，人也越来越少，马也越来越少，盘缠也越来越少……再加上紫薇的病，我真不知道，这样子走下去，何年何月才会走到云南？”“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云南！”箫剑乐天的说：“只要没有追兵，可以随遇而安。任何一站，都可以成为终点。盘缠越来越少，这是一定的事，我们走着瞧！这么多人，难道还不能挣钱吗？至于柳青柳红和金琐，我想，吉人自有天相。他们一个都没回来，证明柳青柳红已经追到金琐了，反正我们一路都留了暗号，他们应该会追上我们！我比较担心的，还是紫薇的眼睛！好在，她自己已经想开了！她实在是个勇敢的女子！让人不佩服都难！”车内，尔康搂着紫薇，坐在车里，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生命力，所有的爱，都注进她的血液里，给她力量和支持。小燕子拿着水壶，一下子给紫薇倒水喝，一下子给紫薇绞帕子，殷勤照顾，嘴里不停的说着：“紫薇！你需要什么，就开口，我帮你拿，帮你做！哪儿痛，也不要忍着，我们随时可以停下来休息！我保证，你的眼睛一定会好！昨天晚上，我跟玉皇大帝商量了一个晚上，求它让你好起来，它已经答应我了！”“是吗？它怎么答应你的？”紫薇勉强提着兴致。

“我说：‘玉皇大帝，如果你不答应我，就让天不要亮，如果答应了我，就让天会亮！’结果，天亮了！所以，你会好！”紫薇噗哧一笑。

尔康看到紫薇笑了，感动得不得了，说：“小燕子，你真好！只有你，现在还有办法让她笑！”小燕子看着二人，拼命想点子，要鼓起紫薇的兴致，就说：“紫薇，我出一个谜语给你猜！什么动物站着也是躺着，走也是躺着，睡也是躺着，坐也是躺着？”紫薇认真的想了想，勉强配合着小燕子：“是不是蛇？”“你怎么一猜就猜到了？”小燕子惊喊。

“我也出一个谜语给你们猜！”尔康也努力振作着自己，要转移紫薇的伤痛：“什么动物站着也是坐着，坐也是坐着，走也是坐着，睡也是坐着？”“哪有这种动物？”小燕子一愣。

“是不是‘青蛙’？”紫薇笑笑，问。

“哇！原来是‘青蛙’！我怎么没想到？”小燕子喊。

“我也出一个谜语给你们猜！”紫薇知道两人的心意，也体贴的配合着：“什么东西站着也是在走，坐也是在走，睡也是在走，走也是在走？”小燕子又愣了：“有这种动物吗？我不相信！”尔康看着紫薇，这样的紫薇，让他爱进心坎里。他温柔的问：“是不是‘鱼’？”小燕子跳了起来，大叫：“原来是鱼啊！我真笨！”车外，永琪和箫剑互视。永琪惊讶的说：“他们还能在车里说说笑笑，实在不容易！”“这两个‘格格’，都有她们独到的地方！即使在落难的时候，一个永远潇潇洒洒，笑口常开！一个百折不挠，逆来顺受！

真让我心悦诚服。”箫剑就深深的看着永琪，认真的问：“永琪，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们弄到现在这个地步，你坦白的告诉我，你还认为你的阿玛，是个‘仁君’吗？”永琪一怔，脸色严肃的想了想，正色的回答：“是的！他是个‘仁君’！”“你不恨他吗？他要砍两个格格的头，再一路追杀我们！他还算‘慈父仁君’？”“他已经尽力而为了！他一直是个‘慈父仁君’！我们没有做到‘孝’，也没有做到‘顺’！一再忤逆他，做些他不能承受的事。我们在责备他以前，也应该自我检讨。他定了很多规则，不能否认，我们‘犯规’了！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只老虎！我们要在老虎的嘴里拔牙，就不能怪老虎咬我们！”箫剑一愣，不能不用另一种眼光，深深的打量着永琪。

永琪嘴里的“仁君”和“老虎”，这时正在慈宁宫里大发雷霆。因为两在大臣，正在回报追捕永琪等人的经过：“启禀皇上！李大人连夜快马加鞭赶回来报信！因为不敢伤人，所以顾此失彼。抓到了两位，又被她们逃掉了！”“什么叫做‘抓到了，又被她们逃掉了’？”乾隆皱着眉头急问。

太后和晴儿站在一边，两人都全神贯注。

“启禀皇上，那位还珠格格花招实在太多，我们防不胜防！她身边全是一等一的武功高手，这还不说，他们还会用迷魂香！我们已经活捉了还珠格格，可是，半夜三更，她的同伴把所有的人全部迷昏，把格格再度劫走！”李大人诚惶诚恐的说。

“迷魂香！这种下三滥的方法，他们也用！”乾隆大惊。

“臣有亏职守，罪该万死！”“你们这么多的高手，抓到了人，还让她们逃走？”乾隆怒气冲冲的喊：“你们气死朕了！现在，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你们有没有继续追踪呢？”“回皇上，我们已经以白河镇为中心点，四面八方派人去搜查了！只要发现踪迹，马上围捕！现在，他们已经损兵折将，马也丢了，一定走不远，臣恳请皇上再给臣几天功夫，保证把他们逮捕归案！”乾隆一惊，瞪大眼睛急问：“损兵折将？什么叫作‘损兵折将’？朕不是说过，不许伤害他们吗？损了谁？折了谁？快说！”两位大臣脸色一变，彼此互看。

“臣不敢欺瞒皇上，据秦大人来报，有个姑娘，在拒捕的时候，不慎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当时，有她的同伴，跟着跳落悬崖！听说，另外一个姑娘，从马车上摔下来，有没有受伤，实在不敢讲！”乾隆整个人惊跳了起来。晴儿和太后，也都震动极了。太后就惊喊：“跳落悬崖的人，有没有永琪？”“臣不知道！”乾隆顿时心慌意乱，暴跳如雷了：“岂有此理！朕一再跟你们说，不许伤害他们，你们听不懂吗？怎么让她们掉悬崖的掉悬崖，摔马车的摔马车！你们快去找他们，把太医一起带去，她们又掉悬崖，又摔马车，不可能不受伤！既然有人受伤，一定会到大城市里去找大夫，你们去洛阳找！找不到，就去襄阳找！找到了，不许捆他们，不许绑他们，不许用脚镣手铐，先给他们治病要紧！懂了吗？”李大人惶恐的说道：“臣遵旨！只怕找到了人，他们会拼死格斗，如何避免受伤，臣实在为难！而且，就算臣带了太医，他们肯不肯接受，也是大问题！”晴儿听到这儿，就再也忍不住，一步上前，跪在乾隆面前了。她急切的、哀恳的说道：“皇上！您要李大人带了太医去找他们，可见，您心里充满了仁慈！对他们几个，也充满了关怀和不忍！晴儿听到您这几句话，感动得无以复加！可是，小燕子她们，根本不知道皇上不许追兵加害她们，她们以为，皇上把她们捉回来以后，还是会送上断头台。

所以，看到追兵，就拼命拒捕！一旦拒捕，就会拼命！在拼命的过程中，当然很容易受伤！要让他们免于受伤，必须先让他们了解皇上的心！”李大人就急忙叩首说道：“晴格格所言极是！”乾隆瞪着晴儿。晴儿看到乾隆有些活动了，就继续说：“皇上！您赦免他们吧！原谅他们吧！让他们知道，您千方百计的找他们，不是要杀他们！或者，您可以用贴告示的方式，告诉他们，皇上已经原谅了他们，不再追究过去的事了，让他们自动回宫！”“原谅？赦免？那怎么可以？”乾隆色厉内荏的一拂袖子：“他们对朕的欺骗，犯下的大错，朕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么，皇上能不能当作已经把他们发配边疆了，让他们在外面自生自灭！不要再派人追捕了！免得他们为了抵抗而受伤！”晴儿着急的说。

乾隆愣住了。太后就威严的说：“这是什么话？紫薇和小燕子，根本是两个‘妖女’！拐走了皇室里最优秀的两个青年，我不能让她们这样轻松的过关！再说，永琪是我的孙儿，自幼辛苦栽培，是我心头上的肉！就算皇帝舍得他流落在外，我也舍不得！非把他找回来不可！”晴儿情急的喊道：“那就‘暗访’吧！等到确切了解他们的下落和情况以后，再作定夺！千万不要公然‘追捕’了！说来说去，老佛爷有‘舍不得’，皇上有‘不忍心’！这‘追捕’的行动，一定会让‘舍不得’变成‘舍得’，‘不忍心’变成‘忍心’！到那时候，后悔就晚了！”乾隆被晴儿这一番话，深深的震撼了。太后也震动了。终于，乾隆着急和心痛的情绪，遮盖了一切，就对两个大臣吩咐道：“你们赶快去找他们，化明为暗！只是‘暗访’，不是‘追捕’，找到之后，不要打草惊蛇，先弄清楚他们现在的状况，有没有人受伤？然后，快马加鞭赶回来向朕报告！等到朕研究之后，再告诉你们怎么办！”两个大臣松了一口气，急忙躬身，大声说道。

“臣遵旨！”晴儿也松了一口气，眼睛闪亮而感动的看着乾隆。

48

经过几天的跋涉，尔康永琪等一行人，终于抵达了洛阳。

马车驶进城里，但见街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来攘往。

永琪和箫剑把马车停在一家笔墨宣纸的商店门口。小燕子掀开窗帘，不住对外张望，喊着：“哇！这个洛阳真的不一样！好热闹啊，我看，比北京还热闹！”箫剑跳下车，对永琪说：“永琪！这家店是我的朋友开的，你们先不要下车，我去打听一些事情！马上就回来！”永琪点点头，箫剑就奔进商店中。

车内，尔康拉着紫薇的手，细心的解释街上的情形给紫薇听。

“这里就是洛阳了，街道很宽，也很干净，老百姓的衣服都穿得很漂亮！看样子，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我认为，我们有希望了！这样繁荣的城市，一定会有好大夫！”正说着，箫剑奔了回来，打开车门，递给尔康一张名单。

“尔康！这个名单，是洛阳城里所有名医的名单！地址都写在下面，有的还是专门看眼科的！我想，紫薇的眼睛不能耽误，越早治疗越有希望！”“那么，我们先去找大夫，再去住客栈！”小燕子积极的说。

“我们不住客栈了！我已经找到几间民房，是个小四合院，我把它租下来了！我说过，‘大隐隐于市’，我们在这儿住一段时间，等到紫薇的眼睛治好再动身！我们先去四合院，然后，尔康就带紫薇去看大夫！”“箫剑！这一路上，幸好有你！”尔康感激的说。

箫剑笑笑，跳上驾驶座，一拉马缰，马车往前走去。箫剑轻车熟路，一会儿以后，就来到一个四合院。车子驶进院子，大家下了车，走进客厅，但见窗明几净，家具皆全。一个看守房子的老头，看到箫剑，就把房门钥匙交给了他，离开了。

小燕子四面看来看去，惊喊：“箫剑！你真是天才，在我们逃难的情况下，还能找到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你怎么到处都有朋友？”“这就是‘一箫一剑走江湖’的结果！这个小四合院，有三间卧房，还是独门独院，够我们住了！租一个月的租金，我们住客栈，只能住两天！好了，大家帮忙，赶快把车上的行李搬下来！”“我能帮什么忙？”紫薇问。

尔康把紫薇牵到椅子前，把她的身子按进椅子里。

“你坐在这儿不动，就是帮我们大家的忙了！”紫薇只好坐着不动。小燕子、永琪、尔康、箫剑就忙忙碌碌的把行李、用具、衣服、食物都搬了进来。永琪问：“厨房在哪里？我看，我们需要烧一壶水，泡一壶好茶来喝喝！好不容易，住进一家有点‘家味’的房子了！今晚，大概可以睡一觉了！”箫剑看了永琪一眼：“永琪！你很不简单！”“我才觉得你很不简单呢！”永琪说。

“彼此彼此吧！”箫剑哈哈一笑。

小燕子有点兴奋，嚷着：“你们‘彼此彼此’，我来‘呼噜呼噜’！”“什么叫‘呼噜呼噜’？”箫剑听不懂。

“烧开水啊！开水烧开的时候，就‘呼噜呼噜’了！”小燕子找到水壶，奔到后面去了。

紫薇有些萧索，觉得自己一无用处，叹了口气，说：“看样子，我只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了’！”尔康握住她的手，安慰的说：“我们休息一下，喝一口茶，换件衣服，你也梳洗梳洗……然后，我们马上就去看大夫，这儿有十个大夫的名字呢！”“等会儿，让小燕子陪你们去看大夫，紫薇身边，还是有个姑娘照顾着比较好，我和永琪，去买一些日用品，顺便去察看一下，洛阳城里，有没有官兵在搜捕我们！也看一看，官府的动静！”箫剑说。

“对！这是当务之急！”永琪接口：“如果这个洛阳，已经是风声鹤唳，我们也不宜久留！所以，看大夫和打探军情，是马上要做的事！”尔康深深点头，看着紫薇。

梳洗过后，大家就马不停蹄的行动了。

尔康立刻驾着马车，带着紫薇和小燕子，跑遍了整个洛阳城。他们在半天之内，连续看了六个大夫，但是，每个大夫都在诊治之后，就没把握的摇头，再开一个安神活血的药方，就算了事了。尔康越看心越冷，紫薇越来越失望。

马车到了东四大街，街上非常热闹，许多小弄小巷纵横其间。尔康把马车停下，小燕子搀着紫薇下车。紫薇困顿而泄气，灰心的说：“我看没有希望了，已经看了好多大夫了，都说不知道怎么治，大概我再也看不见了！”尔康心里，难过极了，却拼命给紫薇打气：“名单上的大夫，还有四个没看过，名单上没有的大夫，还有好多呢！不看到最后一个，我就不甘心！何况，除了洛阳，还有别的城市，我们在洛阳看不好！就去襄阳看！襄阳看不好，

我们回北京！”“不要灰心嘛！紫薇，大夫不是都说，只要心情好转，身体调养好，说不定你会突然就好了！你先要把自己放松才行！”小燕子说。

尔康拿着名单，找大夫的地址，找来找去找不到。

“我去问问路！小燕子，你陪紫薇站在这儿等我一下！”小燕子就扶着紫薇，站在路边。尔康去商店里问地址，问了一家不知道，又去问另外一家店。

小燕子忽然发现，路边上，有两个人在下围棋，有些人在围观。她不禁兴趣盎然，拉着紫薇说：“紫薇！过来一点！”她拉着紫薇，就走到路边去看棋。只见两个老者，下得难解难分。围观群众，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的批评着：“孟老这盘棋输了！”“我看，是李老输了！”小燕子伸长了脖子看，忍不住问道：“黑棋是孟老还是李老？我看，黑棋赢了！”说着，就焦急的嚷：“喂喂……黑棋，不能走那一颗子！换一步，换一步……走这儿！走这儿！”她就松开拉着紫薇的手，去棋盘上指指点点。

“观棋不语！”孟老说。

“你这样走就输了嘛！”小燕子急得不得了：“你看，你这个犄角一大块棋都死掉了！”

走这一步，就活了！”她干脆上前，把那颗黑子拿起来，换了一个地方放下。

“他走这一步，我走这一步，那要怎么办？”李老问，落下一颗子示范着。

“那……他再走这一步！”小燕子也落下一颗子。

“那……我再走这一步！”李老再下了一颗子。

“那……他就走这一步！”小燕子继续落子。

“好，我就走这一步！”李老也继续落子。

小燕子干脆挤开孟老，兴趣勃勃的和李老下了起来。

群众看到一个姑娘，和老者下起棋来，就都围过来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这时，有群孩子嘻笑着奔来，把紫薇一撞，紫薇踉踉跄跄，后退了好几步，这才站稳。

又有一群年轻人追逐嘻笑着奔来，撞得紫薇七荤八素，越退越远。

紫薇失去了小燕子的踪迹，顿时惊慌失措，茫然四望，小小声的喊：“小燕子！小燕子……你在哪儿啊？我看不见啊……你不要走开嘛！小燕子……”她侧耳倾听，要找小燕子的声音，摸索着向前走，却越走越远了。

她完全不知道，有个大汉已经注意了 she 很久，看到她落单了，就跟了上来。

“姑娘！你看不见啊？”大汉柔声问。

“是！”紫薇急忙点头：“有没有看到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姑娘？眼睛大大的，眉毛黑黑的？拜托，帮我找她一下，好不好？”“眼睛大大的，眉毛黑黑的，长得挺漂亮的，是不是啊？”“是是是！”“她在那边下棋呢！我带你去找她！”“谢谢！谢谢！谢谢！”大汉就牵着紫薇，越走越远离人群，走进一条小巷。紫薇听听，觉得不对了，急忙退后：“怎么听不到人声了？这是哪儿？”大汉突然把紫薇一抱，扛在肩上，拔腿就跑，说：“姑娘！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紫薇大惊，放声大叫：“尔康……尔康……小燕子……小燕子……”大汉一掌打向紫薇的后脑勺，正好打在紫薇受伤的地方，紫薇惨叫一声，就晕了过去。

大汉就扛着她飞奔，转过几条小巷，跑得无影无踪了。

尔康问到了路，从一家店铺里急冲冲的出来，喊着：“好了！好了！找到了，这个大夫住在前边巷子里……”他忽然发现紫薇和小燕子都不见了，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紫薇！紫薇！小燕子！”他放眼四看，心惊胆战，急切的放声大喊：“小燕子……”正在下棋下得难解难分的小燕子，听到尔康的喊声，急忙应道：“我们在这儿呢！等我一下……我马上就下完这盘棋了……”尔康钻进人群，气极败坏的拉起了小燕子：“紫薇呢？”“紫薇？她不是在我旁边吗？”小燕子回头四看：“咦！紫薇去哪里了？”这下急了，跳起身子，拨开人群，到处找：“紫薇！紫薇！你在哪儿？紫薇……”尔康的脸色，倏然雪白。他冲出人群，抓住每一个路人，急促的问：“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眼睛看不见，穿粉红色的衣服！有没有看到？”路人一个个摇头。

小燕子已经像一只大头苍蝇般，在人群中惶急的东窜西窜，疯狂般的喊着：“紫薇！紫薇！你在哪里啊？紫薇……老天啊！你赶快出来呀！紫薇……”尔康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不得要领，脸色越来越苍白。他一回身，抓着小燕子的胳膊，一阵乱摇，嘶哑的说：“你赶快找到紫薇，如果找不到，我会杀掉你！”小燕子的泪水，劈哩叭啦的掉落，疯狂的点头，哽咽的说：“我找！我找！找不到她，我一头撞死！”尔康和小燕子，就情急的、疯狂的喊着叫着，问着每一个路人。

“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姑娘，眼睛看不见……”“紫薇啊！紫薇……你快出来啊！紫薇……紫薇……”小燕子边哭边喊。

紫薇一点踪迹都没有。

尔康和小燕子，找了半晌，什么线索都没有。两人都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了。尔康觉得全身冰冷，就算紫薇她们上断头台那一刻，他也不曾这样害怕和绝望。眼看在街上盲目搜寻，不是办法，就急急的跑回四合院来求助。两冲进房间，尔康一迭连声的喊了进去：“箫剑！箫剑……你赶快想办法，紫薇不见了！”箫剑和永琪大惊。

“什么？怎么会不见了？在哪儿不见了？”箫剑惊问。

小燕子哭得眼睛都肿了，拉着永琪，哭着说：“都是我不好，尔康去问路，要我牵着紫薇……我看到有人在下棋，就忘了紫薇，一转眼，她就不见了！说不定给皇阿玛派来的人抓走了！我们在街上大喊大叫，找了一条街又一条街，大家都说没有看到！我把紫薇弄丢了……我没脸见尔康……我要去撞墙！”说着，就一头对墙撞去。

永琪大惊，拦腰抱住了小燕子。

“你做什么？紫薇不见了……我们赶快去找紫薇，你发疯，我们不是更慌乱了吗？”“尔康恨死我了！尔康恨死我了……”小燕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尔康确实快要发狂了，他往小燕子面前一站，红着眼眶，对她大吼：“对！我恨死你了！恨不得掐死你……紫薇，她眼睛看不到，她怕我们难过，拼命掩饰她的无助！事实上，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陌生和恐惧！即使你抓着她的手，也可以感觉出来她在发抖，她在害怕……你居然会放掉她！在这个节骨眼，你居然会去下棋，把她忘得干干净净！现在，她不见了！她会遭遇一些什么事情，你想过没有？如果被坏人带走了，她不会武功，眼睛失明，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在她身边……你想过没有？她会怎么样？如果她

吃了亏，受了侮辱，以她的个性，她还能活吗？还能活吗？”小燕子用手捂着脸，“哇”的一声，放声痛哭。

“我去死，我也不要活了！我去找一把刀……我把自己杀了！”小燕子喊着，就挣开了永琪，要往厨房跑。

永琪一个箭步上前，再度牢牢的抱紧了她，对尔康喊：“你怎么了？这样骂小燕子有用吗？一个已经丢了，你还要另一个死吗？小燕子把紫薇弄丢了，她已经痛苦得不得了，自责得不得了，不用你骂她，她也会把自己骂死，你就包容一点呀！你这样凶她，她怎么受得了呢？用用理智，用用思想，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找紫薇，不是要逼死小燕子！”尔康握着双拳，涨红了眼睛，跺脚说：“我没有理智！我承认我没有理智！紫薇一丢，什么理智，思想，教养……通通去他的！不管找得到还是找不到紫薇，大家以后，各奔前程，各走各的路！要抹脖子的去抹脖子，要跳楼的去跳楼，要撞墙的去撞墙，谁也别管谁了……”小燕子在永琪怀中，拼命挣扎，拼命哭喊：“放开我！放开我！我真的不要活了……尔康骂得好！骂得对！我没有心肝，没有责任心，我坏！如果是我的眼睛瞎了，紫薇一定会牢牢的牵着我，绝对不会放掉我……我对不起紫薇，尔康……你掐死我吧！你拿剑拿刀，一刀劈死我吧……你打我吧……”尔康瞪着小燕子，目眦尽裂，眼睛里像是要喷出火来：“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永琪护着小燕子往后退，对尔康急促的说：“你不要发疯！你敢伤害小燕子，我和你也没完没了！小燕子又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她的个性，为什么要把紫薇交给小燕子？为什么你自己不牵好紫薇？”永琪一句话说中了尔康心里最深的悔恨和自责，他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恨恨的大喊：“是啊！我该死！我中了邪，我疯了，我病了，才会把紫薇交给小燕子……我是世界上第一名的糊涂蛋！”箫剑听了半天，忍无可忍，往尔康和永琪中间一站，大声的、稳定的一吼：“你们通通冷静一点！”小燕子、尔康、永琪都住了口，抬头看箫剑。

“听我说！”箫剑沉稳的说：“我刚刚已经在洛阳摸过底，那个‘老爷’的人马还没有开始搜寻洛阳！官兵和侍卫，都没有出现！所以，紫薇不可能被追兵带走！以紫薇的美丽，她八成被这儿的坏人发现了！还好，我在洛阳还有一些朋友，黑白两道，我都有熟人！”

因为你们大家的身份特殊，本来我不想惊动这儿的朋友，现在已经没办法了！你们先不要慌张！永琪，你守着小燕子，别让她再出问题！尔康，我们去找一个朋友！”“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小燕子喊着。

箫剑很有气派的对小燕子一吼：“你如果要帮忙，就留在这儿，哪里都不要去！如果我们需要你们两个，我们会回来找你们的！尔康，走！”尔康看着箫剑，如同乍见曙光，跟着箫剑，飞快的去了。

至于紫薇，被带进了一家妓院，名叫“醉红楼”。

那个大汉扛着她，直奔进老板娘的房间里，把她往地上一卸。

紫薇已经醒了，从大汉的肩上，滚落在地，摸索着坐了起来。

“孙妈妈！我给你送了一个新鲜货来了！”大汉嚷着。

紫薇睁大眼睛，茫然的看着，惊慌的喊道：“这儿是哪？小燕子！小燕子……”老板娘很有兴味的绕着紫薇走，上上下下的打量她，接口说：“我们这儿没有小燕子，倒有一个小黄莺！你叫什么名字？我看，可以取一个名字叫小粉蝶！”紫薇听着声音，害怕极了，慌慌张张的站起身子，手足无措，问：“请问，你们这是什么地方？我的眼睛看不见，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干

什么？”“眼睛看不见？原来是个明眼瞎子啊！这就不值钱了！”老板娘惋惜的说。

“不值钱？不值钱我就带走了！”大汉说着，过来拉扯紫薇。

“好了好了，看在长得还漂亮的份上，我就留下她吧！你要多少？”“十两银子！”“十两？你敲诈呀？就算是个黄花大闺女，也不值这个钱！”“我这个妹子，就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啊，不信，你检查检查！”紫薇听着，大惊失色，恐惧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转向老板娘的方向，急喊：“我跟那个人不认识，他不能把我卖给你，我不是他的妹子，你千万千万不要上当！我走在街上，被他莫名其妙的抓了过来……请你放了我，我保证给你十两银子……”说着，她就去摸腰间的钱袋，一摸，哪儿还有钱袋，急喊：“我的钱袋呢？我的钱袋呢？”“钱袋？你身上压根儿没有钱袋，我早就检查过了，不要装傻了！”大汉说。

紫薇找不到钱袋，更慌了：“大婶！求求你放了我！求求你……”“来不及了！进了我‘醉红楼’，就出不去了！”老板娘慢条斯理的说道：“小赵！这妞儿有没有麻烦呀？你能不能保证？”“有麻烦！有大麻烦！”紫薇急喊：“你们赶快放了我，要不然，我的朋友会找过来，他们不会饶你们的！”说着，就噗通一跪：“大婶！请你行行好……把我送还到那条街上，那条被抓来的街上，我的朋友会酬谢你的……”“听这腔调，是个外地人……”老板娘兴趣更大了。

“对！是外地来的！没根没蒂，不会牵丝攀藤……只要你藏得好！”紫薇越听越害怕，紧张的问：“你们这儿是做什么的？”“我们吗？做的是‘送往迎来’的生意，男人到我们这儿来找乐子，我们想办法让他们尽兴！你进了我家门，好处也是不少的……”老板娘话没说完，紫薇了解了，吓得魂飞魄散，突然，转身就跑，嘴里大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紫薇看不见，绊倒了椅子茶几。她摔了下去，花瓶摆饰，乒乒乓乓摔了一地。

“你这个贱人！给我找麻烦！”大汉冲了过来，抓起紫薇，就给了她一耳光。

紫薇拼命挣扎，喊着：“天啊！尔康……你在哪里？赶快来救我啊……来救我啊……尔康……”大汉听她喊得惊天动地，一气，劈哩叭啦，又给了她好几个耳光。

“你再叫！再叫我就打死你！”紫薇所有的勇气，全部消失。双目失明，已经绝望到了顶点，现在又陷身在这儿，没有尔康，没有小燕子，她要怎么办？她吓哭了，痛喊着：“我没有得罪你们，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要钱，我给你们钱，只要你们把我送回家去！我一定重重的酬谢你们！”“你家住在哪儿？哪条街？哪条巷？”老板娘问。

紫薇一呆，这才想起，自己根本不知道四合院的地址。

“天啊！我不知道在哪里……”“自己的家在哪儿，都不知道，还说什么酬谢？”老板娘冷笑。

紫薇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抬头，惨烈的大喊：“大婶！我是好人家的姑娘，我的身子，不可侵犯！谁要欺负我，我必死无疑，绝不苟且偷生！你要一个死人做什么？”老板娘走到紫薇身边，对她斩钉断铁的说：“从现在起，你是我们‘醉红楼’的人了！还要吵吵闹闹，哭哭啼啼了！进了我这个门，就再也不是清白大姑娘！寻死觅活那一套，我看多了，到最后都是乖乖听话的份！所以，你识相一点，就给我乖乖听话！要不然，我们可有的是方法来

对付你！来人呀！”就有几个大汉走进。

“把她先给我关起来！给她一点教训，让她见识见识我们‘醉红楼’的厉害！”“是！”几个大汉，就拎着紫薇的耳朵，把她拉了出去。紫薇一路惊天动地的喊着：“尔康……救我……救我……救我……”同一时间，尔康和箫剑，正跋涉在洛阳街头，到处找寻紫薇。

箫剑实在是个奇人，在北京有生死之交老欧，会为大家卖命。在洛阳也有一个生死之交，名叫顾正。顾正是“振远镖局”的总镖头，行侠仗义，威名远播，在洛阳是个有名的“人物”。看到箫剑来访，顾正兴奋得不得了，闹着要为箫剑摆酒洗尘。等到明白了箫剑的来意，看到举止不凡的尔康，听到紫薇失踪的经过……他二话不说，立刻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来帮忙找寻紫薇。

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顾正认为，紫薇眼睛看不见，不会“走失”，那么，被人带走是最有可能的。所以，餐馆，酒楼，烟馆和几个人口贩子是最大的目标。他们立刻开始寻访，走了一家又一家，问了一个又一个，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黄昏时分，还是没有结果。顾正心里有数，这种情况，只剩下了青楼妓院。他看到尔康那种牵肠挂肚，魂不守舍的样子，明白这个失踪的姑娘，在尔康心里的份量，不愿尔康太过担心，他建议的说：“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等我的消息！我明天不去走镖了，我让我的徒弟，赶紧去四面八方打听！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把这位紫薇姑娘找出来！”“不行！”尔康急切的说：“我不能等到明天！从今天到明天，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如果今晚找不到她，我真的不敢想像，情况会多坏！顾兄，请勉为其难，我们还是继续去找，行吗？如果你要派徒弟去打听，也让我跟着去打听吧！”“你跟着，反而会阻碍我们的打听！你毕竟是一张生面孔，很多地方，我们能去，你不能去！大家看到你，会什么话都不说的！”“尔康，顾兄说得对！如果你想早点找到紫薇，就听命回去吧！我想，顾兄只要一有消息，一定会飞快的来通知我们！”箫剑拉着尔康说。

“就是！就是！我向你们保证，这件事，我顾某人是管定了！”顾正一拍尔康的肩：“我要争取时间，赶快行动了！”尔康痛楚而无奈的看着顾正，一抱拳。

“千言万语，说不出我心里的感谢！一切拜托了！请您尽全力，帮我找到她！”顾正一点头，调头而去。

尔康和箫剑沮丧的回到四合院，小燕子就急急忙忙的迎上前来。

“找到了吗？紫薇呢？紫薇呢？”永琪一看两人脸色，心已经一沉，问：“没有线索吗？一点都没有吗？”尔康筋疲力尽的倒进一张椅子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箫剑摇摇头说：“我已经找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朋友，现在，布下天罗地网，到处去打听了！我们回来等消息。”“什么时候才有消息呢？”小燕子着急的喊：“在我们等消息的时候，紫薇有没有危险呢？如果坏人把她扣住了，欺负她，占她便宜，怎么办？她现在连打死一只小蚂蚁的能力都没有……”“小燕子……”永琪急喊，要阻止小燕子说下去。

小燕子连忙住口，只见尔康面色如死，眉头紧蹙，用双手蒙住了脸，仆在膝上。那种痛楚，像是已经不胜负荷了。

小燕子怯怯的看着尔康，半晌动也不敢动。然后，她走到桌前，倒了一杯热茶，双手捧到尔康面前，悔恨的、小小声的说：“尔康，对不起，我

错了，真的对不起！你好累，是不是？一定走了好多路，吹了好久冷风，赶快喝一杯热茶……”尔康心中一抽，猛的一抬手，把那碗茶打落到地上去了。他抬起眼睛，恨恨的看着小燕子，哑声的说：“你走开！不要管我！”小燕子呆呆的看着尔康，眨巴着大眼睛，拼命咬着嘴唇，忍着眼泪。

永琪和箫剑都被尔康这个举动吓了一跳。平时尔康温文儒雅，几时有过这样失常的举动？永琪看到小燕子咬牙忍泪的样子，就按捺不住，冲上前来，说：“尔康，何必呢？你心里的着急和痛楚，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都了解。事实上，我们跟你一样着急，一样伤心。小燕子刚才已经把自己骂了几千几万次，如果她可以让时间倒流，她一定宁可自己粉身碎骨，也不愿失去紫薇。她倒茶给你，跟你道歉，向你请罪，你就算不原谅她，也不必这么凶……我们是‘一家人’呀！有任何灾难和痛苦，我们一起承担就是了……”尔康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站起身来，握着拳头，对永琪吼道：“不要说大话了！什么‘一家人’？什么‘一起承担’？失去紫薇，对你们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怎么能够相提并论？我的着急和痛苦，你们怎么会了解？如果你们了解，如果你们和我一样在乎紫薇，今天紫薇怎么会失踪？你让开，不要跟我说大道理，我现在什么道理都听不进去……道歉、请罪对我有什么用？我不要小燕子的道歉和请罪，我只要紫薇回来！只要紫薇安安全全的站在我的面前……其他的事，全部免谈！”“为了紫薇，你把我们所有的友谊都置之不顾了，是不是？”永琪生气了：“你一直是个最有气度最有风度的人，现在怎么变得这样不近情理……”“此时此刻，你还跟我讲风度气度？”尔康愤怒的说：“我哪里还有精神来顾及风度气度？你们谁都不要惹我，尤其是小燕子！最好离我远远的，免得我控制不住自己！老实告诉你们，我的世界已经天崩地裂！只要一想到紫薇现在可能的处境，我就恨不得把小燕子给杀了……”“你……你也不能全怪小燕子呀……”永琪喊。

谁知，小燕子往前一冲，一迭连声的喊：“该怪我！该怪我！都是我的错！永琪，你不要帮我说话，让尔康骂我！”说着，她把脸孔往尔康面前一仰，闭着眼睛，惨然说：“尔康，你给我两耳光，我生平最恨别人打我耳光，可是……我给你打，是我欠你的，是我欠紫薇的！”尔康瞪着小燕子，永琪生怕他真的打下去，就往中间一拦。

“不可以！”永琪喊。

尔康咽了一口气，废然的摇摇头，忽然掉转身子，往门外就冲了出去。

他直奔马房，跳上一匹马背，就策马狂奔，穿过冬日的枯林、旷野。他心里在疯狂般的呐喊着：“紫薇，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告诉我，用你的心灵告诉我！我们一向心灵相通，以前你失踪过一次，我都会在幽幽谷和你重逢！现在，用你的心灵，告诉我，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疾奔了一段，终于勒马站住。但见落日正在沉落。他看着落日，默然片刻，骤然用尽全身力气，对着落日狂呼：“紫薇……”他那悲凉的声音，穿云透天而去。

后面马蹄传来，永琪骑马追了过来，喊着：“尔康！”尔康没有回头，永琪策马过来，停在他身边。

“尔康，回四合院吧！万一顾正有消息给我们，你错过了，不是不好吗？”尔康抬头，凄苦的看着永琪。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为什么所有的悲剧，都围绕着紫薇？老天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永琪深深的看着他，真挚的说：“紫薇会没事的，我有强烈的感应，紫薇不会有事的！俗话说，‘乌云遮不住天空，霜雪敌不

过太阳’，紫薇在我心里，像天空，像太阳，不论有多少风霜雨露，终究会云散风清，阳光普照的！”“说得好！”尔康感动了：“以前，紫薇受伤拔刀的时候，皇上说，他贵为天子，不许她有事，结果，紫薇果然好了！现在，你说这话，你是天子的儿子，你是阿哥，但愿你也有金口！”永琪猛点头：“如果阿哥就有金口，我从来没有一个时刻，这样感激上苍，让我是个阿哥！”尔康和永琪互看，那份高贵的情谊，就在两人眼底闪耀。永琪一拍尔康：“走吧！我们赶快回去等消息！”两人回到四合院，小燕子已经烧了一些饭菜，放在桌上，但是，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肯吃。

天黑了，月亮高挂在树梢。

尔康站在窗口，一动也不动，像一座雕像。大家看着他，想着紫薇，大家的紫薇，温柔的紫薇，高贵的紫薇，可爱的紫薇，善解人意的紫薇……大家的心都痛得没有力气说话了。

就在这一片伤痛中，顾正突然来访。一进门就喊：“箫剑！紫薇姑娘的事，有点眉目了！”尔康、小燕子、永琪、箫剑全部震动了。尔康急喊：“找到了吗？她在哪里？”“她好不好？有没有受伤？”小燕子惶急的喊。

“不忙，不忙！我还没有找到人，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曾老板。这个洛阳城里的花街柳巷，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我已经把紫薇姑娘失踪的情形告诉了他，他马上打听了一下，据说，紫薇姑娘可能陷在一个名叫醉红楼的地方……”小燕子急急的问：“那个‘花街’是哪条街？专门卖花的吗？醉红楼是个什么楼……”永琪急忙拉了小燕子一把。小燕子倏然醒觉，慌忙住口。

尔康眼神一痛，脸色如同白纸。永琪急呼：“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去找这个曾老板吧！”“是是是！我们快去……”小燕子跟着喊，就要冲出门去。

箫剑一拉永琪：“那个地方，不是小燕子可以去的地方！你还是陪着小燕子，在这儿等消息，我和尔康去找！”“我要去，我要去……”小燕子喊着。

“听箫剑的，没错！”永琪拉住了小燕子。

尔康早已急步跟着顾正，出门去了。

紫薇被关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关了多久。晚餐的时候，曾经有个女人给她送了饭菜来，但是，她一口也没有吃。她蜷缩在床上，惊恐的倾听着。

房门一开，两个大汉拿着鞭子走了进来。

“听说你不吃东西，预备绝食，是不是？”一个大汉吼着。

紫薇一颤，无助的、徒劳的睁大眼睛，哀声的说：“请你们放了我！求求你！”大汉手里的鞭子，对着虚空一挥，发出“哗”的一声响，紫薇一个惊跳。

“放了你？门都没有？进来了，就认命吧！姑娘！我们老板娘要知道，你想通了没有？要不要好好的干？”紫薇拼命摇头：“这是不可能的……你们这样把我抓来，实在太伤天害理了……”唰的一声，大汉一鞭子抽了过来。紫薇看不见，被打个正着，痛得缩成一团。

“这么漂亮的小脸蛋，打花了不是可惜吗？干？还是不干？”紫薇痛得说不出话来，拼命摇头。大汉的鞭子又抽了过来。紫薇满床翻滚，鞭子唰唰的抽着。

“干？还是不干？”紫薇蜷缩着身子，摸索着，摸到床的柱子。大汉扑了过来，唰的一声，撕破了紫薇的衣服，嚷着：“妈的！到了‘醉红楼’，还装什么三贞九烈？”紫薇扶着柱子，跳下地，站了起来。

“想逃吗？你是瞎子，要逃到哪里去？你就逃逃看……我让你逃！”紫薇痛喊：“土……可……杀……不……可……辱！”就一头撞在柱子上。

紫薇跌在地上，额头上，立刻肿了一个大包。大汉大怒，把她拎了起来，看了看，没什么大碍，就把她摔在床上，大骂：“撞头？你敢撞头？真他妈的寻死啊？你撞不死，我打死你……”鞭子“唰”的一声，又抽了过去。

正在这时，房门“砰”的一声撞开了，老板娘急促的喊着：“不要打了，这……大水冲了龙王庙……嘿嘿……”尔康箫剑早就冲进了房间，尔康一见这个情形，几乎整个人都爆炸了。他大叫一声，就飞扑过去，一拳一脚，两个大汉立即震得飞跌出去。撞到墙的撞到墙，撞到桌子的撞到桌子，两人重重的跌落在地。

紫薇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惊恐的把自己蜷成一团，用手护住胸前被拉破的衣服，浑身颤抖，尔康痛喊：“紫薇！”他扑到床前，去抱紫薇。紫薇已经神志不清，惊恐的一缩，恐惧的问：“是谁？是谁？不许碰我……不许碰我……”尔康眼睛一闭，真是万箭钻心，天崩地裂，心痛如绞。他哑声的，急呼：“是我！是尔康，是尔康呀！紫薇……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紫薇不敢相信，呆呆怔怔的，断断续续的说：“尔康？尔康？不不！”她害怕极了，拼命往床里缩去：“你骗我……骗我……我不要……不要……”尔康脱下自己的外衣，把紫薇包住，一把抱了起来，在她耳边心碎的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紫薇有了真实感了，头一歪，倒在他怀里，轻轻的吐出几个字：“是你……尔……康！”箫剑看到紫薇弄成这样，目眦尽裂，瞪着曾老板和顾正，咬牙切齿的说：“顾兄，我还要那个带走紫薇的人！”顾正也义愤填膺，一本正经的回答：“箫剑！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交给我吧，我不会放过他的！”尔康和箫剑，终于救回了紫薇。

马车停在院子里，尔康抱着紫薇下了车，走进客厅。小燕子像箭一样，冲了过来，看到紫薇回来了，就惊喜的、痛悔的扑了过去，喊着：“紫薇！紫薇……谢天谢地，你回来了，尔康他们把你找到了……我真对不起你，我是混蛋，我是大杂碎，我是猪！是狗！是神经病！你……流血了……我去拿药箱……我去拿紫金活血丹，和白玉止痛散……”尔康看着遍体鳞伤的紫薇，对小燕子更是有气，抱着紫薇一退，愠怒的说：“你离我们远一点，再也不用你来管我们的事！你让开！”小燕子像被打了一棒，踉跄后退，睁大了浸着泪水的眸子，痛楚的看着尔康。

永琪着急的上前，看看狼狈的紫薇，再看面如白纸的尔康，急促的说：“尔康，人找了回来，你就不要生气了！紫薇怎会弄成这样？她被谁带走了？被谁欺负了？我们赶快给她上药，换衣服……小燕子！你去给紫薇找一身干净衣服，我去井边提水，先给她清洗一下，检查一下有多少伤口……”尔康再一退，硬帮帮的说：“不劳费心！你们都让开，我自己会照顾她！”尔康就抱着紫薇，走进卧房里去了。

永琪一愣，半晌无语。然后，抬起头来，看着箫剑。箫剑摇摇头，沉痛的说：“我们在一家妓院找到她，她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衣服也撕破了，头上的伤口，是撞柱子撞的！还好，她拼死保住了她的清白！”小燕子一听，紫薇居然弄得这么惨，就用手捂住嘴，眼泪不停的掉，语不成声的说：“妓院？老天啊！紫薇怎么受得了？尔康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紫薇也不会原谅我，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说着，就用双手捶着自己脑袋：“我怎么这样糊涂？我除了闯祸，还会做什么？还会做什么……”永琪急坏了，拼命去拉住

她，说：“不要这样子！紫薇眼睛看不见，陷在妓院一定受了好多的委屈，好大的打击，满身都是伤口，这个时候，她会需要你的！你不要被尔康的态度给吓住，尔康是太心痛，太难过了，才会这样！你是紫薇的姐姐，不管尔康给你多大的难堪，你还是要去照顾她呀！”“我算是什么姐姐？我算是什么狗屁姐姐？我把紫薇害得这么惨！我该被乱刀砍死，被五马分尸！紫薇……她一定恨死我，她再也不会要我这个姐姐了……”箫剑看着这一切，深深震撼着，就走到窗前坐下，拿出自己的箫，吹了起来。

箫声绵绵袅袅，有如天籁般响起，带着无比平和的镇定力量。

小燕子终于平静下来了。

尔康抱着紫薇，走进房间，把她小心翼翼的放上床。他就坐在床沿上，拉开那件包着紫薇的外衣，想去察看她的伤势。

紫薇一颤，迅速的用手拉紧了衣服。

尔康怔了怔，不敢刺激她，急忙拉开棉被，把她盖住。他握住她的手，痛楚的、温柔的、请求的说：“紫薇，我必须给你检查一下，我不知道你身上有多少伤？我们两个，已经这样好，这样密不可分，我们的心灵，早已结合成一体，你还在乎让我检查吗？给我看看，好不好？”紫薇拉紧衣襟，拼命摇头。

“好好！我不碰你，你不要紧张。可是，你头上的伤口，一定要处理，我去提水，我去拿药……只离开你一下下，好不好？”紫薇紧紧的攥着他，不说话，也不放他走。尔康凝视着她，心中的痛楚，像潮水一样汹涌，充塞在四肢百骸里。他不知道要怎样来表示心中的怜惜和悔恨，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她，才能治好她心灵和肉体双重的创伤？他俯下身子，把嘴唇贴在她的额头上。就这样熨贴着她，好久都没有动。然后，他抬起头来，凄苦的、仔细的看着她，低声问：“紫薇……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我答应过你，要保护你，要当你的眼睛，当你的拐杖，可是，我居然放掉了你的手……我一直怪小燕子，其实，我应该怪的是我自己！就算问路，我也应该牵着你的手去问，不该把你交给小燕子……我让你在失明的无助和痛苦下，再饱受身心两方面的摧残……自从认识你以来，我为了你，几度尝到‘万箭钻心’的滋味，但是，都没有这一次这样强烈！我心痛自责到快要死掉了……紫薇，你还会原谅我吗？”一直没有力气反应的紫薇，听了尔康这篇话，再也忍不住，泪珠滑下了眼角。

尔康用手指抹掉了那泪珠，也痛楚得无力说话了。

这时，小燕子悄悄的推开房门，蹑手蹑脚的走了进来。她手里捧着一盆干净的水和帕子，匆匆的放在桌上，就悄悄的退出门去。

这小小的声音，仍然让紫薇惊动了，她侧耳倾听着。

房门又悄悄的推开，小燕子再度蹑手蹑脚的走进来，把医药箱放在桌上，药膏药瓶通通放桌上。然后，她红着眼眶，飞快的扫了紫薇和尔康一眼，再退出门去。

紫薇吸了口气，精神和心力都在慢慢的恢复。她紧握了尔康一下，终于开口了：“尔康……”“是！”尔康一振，慌忙应着。

“给我喝一口水！”“是！”尔康放开紫薇，奔到桌前，倒了一杯茶过来，扶着紫薇，看着她喝下去。

紫薇喝了水，似乎好多了，依偎在尔康怀里，振作了一下自己，轻声的说：“还好，我没有失身，我还是你的紫薇，干干净净的紫薇……我好怕

我会保不住自己，好怕好怕……”尔康一听，更是心痛得一塌糊涂。

“我把你陷进这种地方，让你受到这种屈辱，我真的……太难过了……”紫薇再振作一下，就用手摸索着尔康的脸，怜惜而深情的说：“我……没事了！你不要自责，不要痛苦了！今天发生的事，完全是个意外，我们每一个人，你、我、小燕子……都没有准备好，如何适应有个盲人的生活。我们大家都在‘摸索’，所以，才会有状况发生！我承认，我吓坏了！但是，现在，我又回到你的身边，感觉到你握着我的手，听到箫剑在吹箫，感觉到小燕子跑出跑进，知道我们又在一起了……我好幸福！有你们大家这样爱着我，每次，都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把我救出来……我感动都来不及，怎么会怪你呢？”尔康听到紫薇这样一篇话，太激动了，悲喜交集：“你说了这么好话！而且说得这么好，这么体贴，这么有条理！你怎么不骂我怪我，责备我呢？我挨了骂，可能会舒服一点！你非但不骂我，你还安慰我！你……实在太好太好了！”这时，小燕子又轻轻的推开门，捧了一个托盘进来，里面放着热腾腾的饭菜，她把托盘放在桌上，祈谅的双手合十，对尔康拜了拜，指指饭菜，就转身向外走。

紫薇听着声音，忍不住喊：“小燕子？小燕子……是不是你？怎么都不理我呢？”小燕子站住了，回头看紫薇，眼泪汪汪，怯怯的、小小声的回答：“是我……我给你送一点吃的东西来，你知道我不会烧菜，好难吃，你马马虎虎吃一点……我不吵你了……我走了……”说着，一面擦眼泪，一面往外走。

“小燕子！”紫薇喊：“你要去哪里？我需要你帮忙呀！”小燕子一听，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乒乒乓乓的冲了过来，眼睛闪亮的喊着：“是吗？是吗？紫薇，你要我帮忙？我没有听错吗……”“怎么会听错呢？”紫薇说：“我看不见，你不帮我，我怎么办呢？”小燕子站在紫薇的床前，目不转睛看着她，不相信的说：“紫薇……你还认我？你还把我当姐姐？你还要我帮忙？”“什么‘认不认你’？”紫薇惊愕的说：“怎么分开一下子，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我不配当你的姐姐呀！尔康把你交给我，就那么一点点时间，我居然让你被坏人抢走……我看到那个围棋，就把什么都忘了！我太坏了，坏得莫名其妙，坏得岂有此理，坏得乱七八糟，坏得不得了！你打我吧！”小燕子说着，就抓着紫薇的手，劈哩叭啦的打着自己：“如果你不要认我这个姐姐了，你就坦白告诉我……尔康说，以后我们大家分手，各走各的路……可是，我……我……我舍不得你们呀！”紫薇抽回了自己的手，不肯打小燕子，惊喊：“尔康！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吓小燕子？我们大家，不是一家人吗？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尔康看着这样的紫薇，心里充满了感动，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低声说：“你不见了，我就语无伦次了！好……”他抬头看着小燕子：“我收回那些话！不再怪你了，不再气你了！”小燕子听到尔康这样说，好感动，好感激，“哇”的一声，又哭了。

紫薇就伸手，紧紧的握住了小燕子的手，喊道：“傻瓜！我已经看不见了，如果你再跟我分手，谁来帮助我呢？谁来照顾我呢？我离不开你们每一个人啊！何况，拜把子是拜假的吗？玉皇大帝和阎王老爷都看着我们呢！小燕子，不要再说傻话了，我们一起上过断头台，一起坐过监牢，一起干下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一起逃出‘回忆城’……世界上，哪儿再找得到比我们更密切的姐妹呢？我们这种情谊，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分裂和拆散的！你永远是我的姐姐！你赖都赖不掉了！”“紫薇！”小燕子喊着，伸手一抱，两个姑

娘就紧拥在一起。

旁观的尔康，喉咙口哽着，眼睛湿漉漉。

半晌，紫薇推开了小燕子，哑哑的说：“小燕子！赶快帮我找一身干净的衣服……我只要一想到，我在那个妓院里呆了大半天，我就浑身发毛！我要好好的洗一个澡，才有心情吃东西！尔康，你把我弄丢了……罚你去给我烧洗澡水！”尔康看到紫薇又活过来了，被她鼓舞着，感动的、有力的应道：“是！”“哪里还轮得到尔康去烧洗澡水，永琪和箫剑已经烧了几大桶！”小燕子嚷着：“尔康，你只要去提进来就是了！”“是！”尔康再应着，这才含笑带泪的出去提水。

“小燕子！你也要罚……”紫薇再说：“罚你帮我洗澡！”小燕子笑了，屈了屈膝，一摔帕子，大声应着：“喳！奴婢遵命！”

49

这天，阳光灿烂的照射着。

在四合院的院子里，小燕子忙忙碌碌的摆了一个香案，插上香，摆上水果。紫薇神清气爽的坐在一张椅子上，尔康坐在她身边。永琪、箫剑都好奇的看着小燕子，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小燕子摆好香案，就虔诚的在香案前一跪，双手合十，对着天空说：“天上的各路神仙！玉皇大帝，如来佛，王母娘娘，观音菩萨……你们听着，你们看着，我小燕子在这儿对天发誓，如果我下次再毛毛躁躁，耽误大家的事，害紫薇受伤，我就会被闪电劈死，被毒蛇咬死，被马车撞死，被敌人打死，被河水淹死，被绳子勒死，被蜜蜂螫死，被尔康掐死……”大家睁大眼睛看着她，见她说得一本正经，都不好去打断她。

尔康听到“被尔康掐死”这种话都出来了，就忍不住上前了，说：“好了！不要发誓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有句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这样惨痛的经验，以后不要再犯就好了！”“什么‘前面石头后面狮子’？”小燕子抬头看着尔康，说：“这种绕口令我听不懂，但是，你是不是不生我的气了？”尔康笑了，对于自己的坏脾气，也有一点歉意，诚挚的说：“你这两天，表现这么好，自己下厨房，做东西给每一个人吃，照顾紫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实在值得奖励，我看了，感动得不得了，不怪你了！不生气了！”永琪就心痛的走过去，把小燕子搀了起来，说：“好了好了！不要跪在这个硬帮帮的地上了！你的诚心诚意，大家都了解了。”说着，也抬头看着尔康：“你的气消了吗？不和我们‘各奔前程’了吗？大家讲和了吗？”尔康的手，重重的搭在永琪的肩上，惭愧的说：“一时情急说的话，你们不要放在心上了！我给大家道歉！”说对众人一抱拳：“各位，包涵了！”箫剑感动的一笑，说：“我要去买一点好酒，管他什么状况，我想喝酒！庆祝我们大家又一次‘劫后重生’！”“你们知道我想干什么吗？”紫薇微笑的问。

大家全部热心的仆过去，七嘴八舌的追问：“想干什么？想干什么？”

“我好想念我的琴，可惜没有把琴带来！”紫薇怀念的说：“那天听到箫剑吹箫，我就技痒起来，眼睛看不到了，弹琴大概不会受影响吧！”尔康就积极的说：“我去帮你买一把琴来！洛阳这么大，应该也有乐器店吧！”“不要买

了！”箫剑说：“我帮你做一个！你弹十五根弦的琴，还是二十一根弦的琴？”

“二十一根！”“好！”箫剑一点头：“二十一根弦的琴！我帮你做，做乐器，我是学过的！你知道最好的琴弦应该用什么材料吗？”“不知道！”“应该用马尾的毛！”箫剑说：“但是，不能太粗的毛，也不能太细的毛，要马尾巴中间的，不粗不细的那几根！等我做好了，你一弹才知道其中的美妙！”尔康惊看箫剑，忍不住问：“箫剑！你到底是谁？”箫剑眼光一闪，大笑说：“这是一句什么话？我们朝夕相处，肝胆相照，还问我是谁？”尔康深思的、研究的看着他：“和你接触的越多，越觉得你深不可测！你交游满天下，机智过人，转折两道，都有来往，东西南北，没有地方不熟悉！在北京，你有老欧，在洛阳，你有顾正！在其他地方，大概还有很多意外等着我们发现！再加上你的武功，你的箫，你的诗，你还会做乐器……你这种人物，怎么会埋在江湖？”“你把我说得太神了！什么‘深不可测’？这四个字应该用在你们身上！我和你们交往以来，才知道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真情’，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亲情’……这些，都是我一辈子没有接触过的！在你们这种‘深不可测’的感情里，我觉得……我整天被你们感动来感动去，被你们影响同化，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了！”箫剑说着，就大笑起来：“哈哈！我去找木材，给紫薇做琴！”箫剑就扬长而去了。

小燕子一脸深思的表情，看看紫薇，转着眼珠。箫剑要给紫薇做琴，自己也应该尽点力吧！此时此刻，小燕子真恨不得为紫薇做牛做马，来赎回自己的罪孽。

于是，小燕子不声不响的去了马房，把一匹马从马房牵了出来。

走到后院的空地上，她站住了，拍拍马脖子，说：“好了！好了！就站在这儿，别动！”马站住了。小燕子就对着那匹马，一本正经的说道：“马儿！你听好，我要跟你要一点东西！这点东西，对你没有什么用处，对紫薇可大大有用！紫薇对我那么好……我害她受了那么多苦，她都原谅我，还帮我骂尔康……这种妹妹，哪儿去找？所以，我现在要帮箫剑，给她做一个琴！这个琴呢？需要你尾巴上的几根毛！所以，我要在你的尾巴上拔毛了！你跟我合作一点，不许踢我！听到没有？”她对马儿说了一大篇话，就认为已经把马儿“搞定”了。于是，她走到马尾的方向，有点害怕，又拍拍马屁股说：“马儿，我先给你‘拍马屁’！我多拍两下，你千万千万不可以生气哟！”就唱歌似的，一面拍马屁，一面唱着：“马儿好，马儿妙，马儿刮刮叫！给我几根毛，做个好宝宝……好了！我要拔毛了！”小燕子就一掀马尾巴。

岂料，马儿一声长嘶，整匹马直立起来，四蹄飞蹿。小燕子一根毛都没拔到，就被那匹马踹翻在地了。小燕子痛得呲牙咧嘴，躺在地上对马儿伸拳头：“马儿！你实在不给面子！尾巴上几根毛，你也小器？你简直是那个那个……”转动眼珠，想了起来：“那个‘一毛不拔’！现在，我才懂了，为什么小器鬼，要说‘一毛不拔’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小燕子哼哼唉唉的爬了起来，揉着摔痛了的屁股，再歪着头研究那匹马。那匹马似乎也知道了小燕子对它不怀好意，也瞅着她。一人一马，就这样你看我，我看你，对峙了好一阵子。然后，小燕子一摔头说：“你喜欢被人骑？是不是？好，我先骑上马背再说！”小燕子就反着身子，跃上马背，脸对着马屁股。她坐稳了身子，发现马儿没有敌意，就把整个身子，趴在马背上，再拍拍马屁股，说：“好！我骑着你，你有‘安全感’了吧？我是你的‘主人’，不是你的‘敌人’，懂了吧？好！我要拔毛了……”小燕子就捞起了马尾巴，嘴里还念叨

着：“不能太粗，不能太细，要中间的那几根……”这一下，那只马儿大受惊吓，一声长嘶，拔腿就跑。小燕子大喊：“马儿！马儿！不要跑啊……”她怕摔，紧抱着马屁股，趴在马背上。

马儿就带着一个倒骑着马的小燕子，飞奔起来。小燕子觉得不妙了，大叫：“救命！救命……不好了！救命啊……”小燕子的喊声，惊动了箫剑，奔了过来。一见到这种状况，大惊，喊：“小燕子！你这是在干什么？表演马术还是特技？小心……”说时迟，那时快，小燕子已经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箫剑冲上前去，急忙一接，小燕子落在箫剑怀里。

这时，永琪也听到了声音，冲了过来，正好，看到小燕子躺在箫剑怀里。永琪顿时脸色一变。马儿还在奔跑，小燕子大喊：“永琪！你赶快拦住那匹小器马！别让它跑了！我们只有这两匹马，还要它拉车呢！”箫剑放下小燕子，惊魂未定，瞪着她问：“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倒着骑马？”永琪拉住了那匹马，牵着马走过来，也纳闷极了，问：“你好端端的，怎么惹了这匹马？”“我跟你们说，这匹马太不够意思了！”小燕子气呼呼的喊：“我不过要拔它几根毛，它就对我又踢又踹，害我摔了一个大斤斗！我骑上去，它也不许我碰它的尾巴！”永琪惊愕得张大了眼睛：“拔它几根毛？你要拔它的毛？它怎么得罪你了？”“不是得罪我了……是要帮紫薇做琴呀！不是要马尾巴上的毛吗？我跟它商量了好半天，它还是不肯给我！简直是‘一毛不拔’！”“小燕子，你会了一句成语！”永琪惊喜的说。

箫剑看着他们两人，笑着摇摇头，走进马房，拿了一把大剪刀出来。

“如果做琴的人，都像你这样去拔马尾，大概全体被马踢死了！哪有这么笨呢？”箫剑举起剪刀。说：“你看好了！拿一把大剪刀，乘这匹马儿不注意的时候，‘唰’的一下子，剪下一撮毛来……”一边说，一边已经眼明手快的剪下一撮马尾来：“剪下来了，再慢慢的挑！懂了吗？哪有人倒骑在马背上，对着马屁股拔毛的？你没有被踢死，没有被摔死，算你命大！”小燕子看得目瞪口呆，对箫剑佩服得五体投地。

“呵……原来这么简单啊？我真笨！笨死了！箫剑！你好伟大！你好聪明！你什么都会，你真了不起！”箫剑深深的看着她，满脸的笑意。

永琪看着两人，突然落寞起来，觉得被什么东西刺痛了。

琴做好了。

这天，大家都坐在房间里，围绕着紫薇，听她弹琴。

紫薇的手指，熟练的滑过了琴弦。琴声叮叮咚咚，美妙的响着。紫薇惊喜的说：“这马尾做的琴弦，真的不同凡响！”“这弹琴的人，才真的不同凡响！”箫剑也惊喜的说。

尔康用手托着下巴，只是痴痴的看着紫薇。紫薇弹完前奏，就扣弦而歌，唱着：“梦里听到你的低诉，要为我遮雨露风霜，梦里听到你的呼唤，要为我筑爱的宫墙，一句一句，一声一声诉说着地老和天荒！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闪耀着无尽的期望，梦里看到你的泪光，凝聚着无尽的痴狂，一丝一丝，一缕一缕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天苍苍，地茫茫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天地合你是我永久的天堂！”尔康听着紫薇的歌，看着她的人，更是如醉如痴了。

紫薇弹完了琴，停止了唱歌，大家仍然陶醉感动在歌声里，都久久无言。紫薇一叹，说：“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我还能弹琴，还能唱歌，还

能感觉你们大家对我的好……生命，还是很美妙的！”“紫薇！你弹得太好了，好听得不得了！”小燕子赞美着。

“有你卖命给我‘拔马尾’，做了这么名贵的一张琴，我弹得得心应手！”紫薇笑着，对大家说：“谢谢你们大家！”正说着，外面传来敲门声。柳红的声音响了起来：“有人在家吗？”众人全部惊跳起来。永琪惊喊：“是柳红！他们赶到了！”紫薇就惊喜的站起身子，喜悦的喊：“金琐！金琐……是不是金琐来了？”尔康急忙上前，搀扶着紫薇。

小燕子早已把房门打开，只见柳红兴奋的奔进门来。

“哈！总算找到你们了！”柳红嚷着：“你们未免太小心了吧？记号留得那么少，害我找来找去找不到，跑了好多冤枉路，差点离开洛阳，继续往南边走了……”小燕子不等柳红说完，就拉住她，嚷道：“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柳青和金琐在后面吗？”柳红有一肚子话要说，抬头看紫薇：“紫薇，柳青有一句话要我带给你，我这人肚子里也藏不住话，我就直接说了！他说，他问你耍了金琐！”“他……什么？耍了金琐？”紫薇愕然的问。

“是呀！”柳红欢声说：“金琐摔到悬崖下面，脚受伤了，柳青帮她接骨……”“金琐的骨头怎样？接骨？难道骨头断了？”紫薇惊问。

“你不要着急，骨头没断，脱臼了！还好柳青会接骨，已经帮她接好了！不过，两人经过这样一场灾难，不知道怎样，就情投意合了……我看他们那个样子，就像小燕子常说的，是‘快乐得像老鼠’……所以呢，因此呢，大概呢，一时之间，他们也追不上我们了！”小燕子睁大眼睛，惊喊：“哇！分别没有多少天，居然发生了这样的好事！金琐和柳青……他们真是慢半拍！认识了这么久，现在才对上眼！哎呀，太好了！紫薇，是不是太好了？”紫薇喜出望外，抓着尔康的手，喊道：“尔康！尔康……她找到了自我，也找到了幸福！你的坚持是对的！你一直有先见之明……她终于拥有属于她的‘情有独钟’了！我太高兴了，太太高兴了！可见，老天对我们还是很好，是不是？”尔康感动着，放下一个心事了，深切的凝视着紫薇：“是！老天对我们都很好，除了对你……如果你的眼睛能够好起来，我想，我对我们所有的磨难、所有的遭遇，都再也不会再有怨言了！”柳红直到这时，才发现紫薇有些不对劲，赶紧看着紫薇问：“眼睛怎样了？紫薇，你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她的眼睛看不见了！”永琪难过的说。

“什么？看不见了？怎么会看不见了呢？有没有看大夫呢？”柳红急急的问。

“已经把洛阳的大夫都看完了！”小燕子小声的说。

柳红大震，不敢相信的瞪着紫薇。紫薇就嫣然一笑，欢声说道：“看不见也有看不见的好处，现在，听觉比以前强多了！一片叶子落在地上的声音，我都听得到！你们叹气的声音，你们心里的惋惜，我都听得到！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你的感觉会特别敏锐，感觉到许多以前感觉不到的东西！我觉得很幸福，所以，你们不要为我伤感了！”大家面面相觑，彼此互看，都为紫薇深深难过着，却没有人敢表示出来。

尔康就下决心的说：“好了！柳红已经归队，金琐和柳青也有了下落，我想，我们不要再在洛阳耽搁了，这儿的大夫，都已经看过了！我们不如改道去均县，从均县去襄阳！箫剑，你在均县和襄阳有熟人吗？”“虽然没有，可以随时建立！人与人之间，都是从陌生变成知己的，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好吧！我们马上动身！去均县！”马车在山谷中行行重行行。

箫剑和永琪坐在驾驶座，驾着马车。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一大段，忽然，前面豁然开朗，来到一个山谷，只见一条溪流，蜿蜒而过。流水铮琮，鸟声啾啾。水边，巨石嵯峨，山明水秀，风景如画。箫剑一拉马缰，马车停了。

“走了大半天，连一个农家都没看见！这儿有水，我们休息休息！”小燕子和柳红跳下车。尔康搀着紫薇也下了车。

小燕子看到有水，就和柳红拿了水壶，去盛水。

“哇！好清的水，不知道有没有鱼？我们来钓鱼好不好？”小燕子嚷着，就扬着声音问：“箫剑，你会不会做钓杆？我们来比赛钓鱼！”“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钓鱼？”永琪问。

“为什么没有心情？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在‘逃难’，我们要把自己当成在‘游山玩水’！不管多苦，还是要开开心心才好！”小燕子说。

尔康扶着紫薇，小心翼翼的走着。

“来！走这边！我扶着你，小心，地上不平，有好多石头！”尔康把紫薇扶到一块大石头上坐下。

小燕子看着水，忽然惊喊起来：“紫薇！紫薇！水里真的有鱼耶！你看，你赶快来！它们好自在啊！”就比手划脚的说道：“鱼儿在水里溜来溜去，溜来溜去……”她忽然想到紫薇看不见，声音就低了下去：“对不起……紫薇，我忘了你看不见……”紫薇却若无其事的晒着太阳，笑着问：“小燕子，这个‘溜来溜去’的‘溜’字怎么写？你知不知道？”小燕子转动着眼珠，存心要让紫薇开心，就欢声的接口：“溜字？当然知道了！在水里面来来去去就叫作‘溜’，所以，‘溜’字，就是水字边再加一个‘去’字！”果然，紫薇噗哧一声，笑了。柳红就去打小燕子，嚷着：“你别气死人了，这个水字边一个去字，念作‘法’！和尚作‘法事’的‘法’！‘犯法’的‘法’！连我都知道！你居然有本事念成‘溜’，不佩服你都不成！”“这中国的文字，太怪了！明明是‘溜’字，它要念作‘法’，不是太怪了吗？不是我不会念，是造字的人，脑筋有问题！”尔康看到紫薇笑了，心里激荡着感动，就凑着紫薇的兴致，说道：“小燕子！我说一个笑话给你听！以前有个秀才，和你一样聪明，也把这个‘法’字，念成‘溜’字！后来碰到一个和尚，那个和尚偏偏认得这个‘法’字，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一吵，就吵到县太爷那儿，谁知道，这个县太爷也和你一样聪明，不认得几个字，心想当然是秀才对。就判定这个字念‘溜’！和尚不服气，在公堂上大吵大闹，咬定这个字念成‘法’！县太爷一生气，就叫人打和尚五十大板。和尚一面挨打，一面高声念：‘自从十五入溜门，一入溜门不二心，今天来到溜堂上，王溜条条不容情！’县官别的也听不懂，最后一句听懂了，生气的喊：‘王法条条，怎么念成王溜条条？’和尚哭着说：‘大老爷要溜，小的只好溜！’”尔康的笑话说完，众人就哄堂大笑起来。

箫剑好感动的看着大家，就坐在水边石头上，吹起箫来。

大家苦中作乐，气氛好极了。

忽然，马儿一声长嘶，紫薇整个人惊跳起来，惊慌的大喊：“追兵来了！追兵来了……”尔康赶紧抓住紫薇的手。说：“不要怕！不是追兵，只是马儿……”尔康话没说完，蓦然之间，四周岩石后，十几个黑衣人飞扑而至，个个手持武器，直扑六人。箫剑大喊：“保护小燕子和紫薇要紧！”箫剑就拔剑在手，和那些黑衣人打了起来。柳红、永琪立刻跃起身子，和敌人奋战。

小燕子大喊：“又来了！以为我们好欺负！你们人多，是不是？左来一次，右来一次？来！打就打！”

只要不用鱼网，谁怕谁？我跟你们拼了……”小燕子就一头飞撞过去，对方立刻举刀相对，小燕子的头，就对着刀锋冲去。永琪和箫剑大惊，双双没命的扑过去抢救小燕子。大家就大打起来。

尔康拔出腰间的鞭子，保护着紫薇，鞭子舞得密不透风，不让任何人接近紫薇，嘴里不断喊着：“紫薇！你不要怕，有我保护你，你就坐在那儿，千万不要动！”紫薇拼命向四周看来看去，奈何什么都看不到，只听到四周刀锋划空，武器相撞，乒乒乓乓，呼呼作响……吓得魂飞魄散，动也不敢动。

这次的黑衣人，和上次完全不同，个个带着武器，下手狠毒。有几个黑衣人，就专攻尔康，着着进逼，尔康顾此失彼，其中一个，长剑一剑劈向紫薇头顶，下手之狠，明显要夺去紫薇性命。尔康大惊，及时一鞭挥去，卷飞了长剑。尔康伸手抱住紫薇，想跳出战场，黑衣人一剑攻来，嗤的一声，在尔康手腕上留下一道血痕。另一个黑衣人，就挥剑对着他头上砍下。

尔康抱着紫薇，就地一滚，躲开了那一剑，孰料另一个黑衣人，持剑直刺下来。

箫剑及时赶到，一剑挑开了敌人的长剑。紫薇听着声音，胆战心惊：“尔康！你受伤了？是不是？放下我，不要管我了！”尔康抱着紫薇闪开，大叫：“来人是谁的部下？为什么要下杀手？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吗……”尔康话没说完，对方又一剑刺来。尔康没有时间再说话，只能全力应战。

小燕子、永琪、柳红、箫剑也和敌人打得难解难分。敌人一剑，直奔永琪面门，永琪一躲，后面又一剑刺来。永琪直跳起身，才落地，又一剑刺来，招招都要置永琪于死地。永琪急了，一面奋战，一面大喊：“来人是谁？报出名来！对我，也敢下杀手？”迎面的一个黑衣人，正是皇后的杀手巴朗，用黑巾蒙着口鼻，阴恻恻的说：“我们奉旨，格杀勿论，取你们的首级去复命！无论是谁，一概杀无赦！”“奉旨？杀无赦？”永琪大受刺激，猛然一剑刺向敌人，锐不可当。

永琪在这边奋力抵抗巴朗，尔康那边已经情况危急。主要是因为他要保护紫薇，难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何况来人众多，个个武功高强。他刚刚抱着紫薇闪开一鞭，忽然看到一把长剑，直刺向紫薇。他大惊失色，急促中，只能用身子一挡，那把剑就噗的一声，刺进他的肩头，他踉跄后退，紫薇跌落在地。

紫薇看不到，听着声音，心魂俱裂。大喊道：“尔康！不要打了，我们投降吧！我们跟他们回去吧！”紫薇话没说完，敌人舞着一个大铁锤，直打紫薇的面门。尔康带着伤，拼命护着紫薇，空手就去抓那个铁锤，一把把铁锤抢下。

箫剑一面打，一面回头看了一眼，大喊道：“尔康！你不能再顾念他们是皇室的部下了！来人个个狠毒，要取你们的性命！你还在那儿缚手缚脚，手下留情，那怎么行呢？”尔康被提醒了，知道这已经是生死关头，再不拼命，会被赶尽杀绝，心里一痛，怒吼一声：“皇上既然要格杀勿论，对我们杀无赦！我福尔康再也顾不得君臣之义了！”说着，他就飞舞着铁锤，滴水不漏的攻向敌人，瞬息间，打倒了两三个。他红了眼，再一阵猛攻，敌人竟被纷纷打退。但是，他这样一用力，肩上的血，就点点滴滴洒落地。

这一边，永琪护着小燕子，也打得非常狼狈。巴朗招招下狠手，打着

打着，唰的一声，永琪手腕上挨了一剑。永琪的剑落地，巴朗就一剑直刺永琪心口。小燕子惊喊：“永琪！小心！”小燕子就飞扑过来，空手去抓那把剑。

永琪看到小燕子这样拼命维护自己，大震，狂喊：“小燕子……”危急中，箫剑飞扑过来，撞开了小燕子，挥剑对敌人刺去，把那人刺倒在地。

这一下，箫剑怒发如狂了，大喊：“我箫剑曾经对师傅发誓，绝不伤人性命，今天，要违背誓言了！”箫剑喊完，就像闪电般，持剑迅速的刺向敌人，转瞬间，一片哎哟之声，敌人倒了一地。巴朗眼看不敌，一声呼啸，其余的敌人就跟着飞窜而去。

小燕子拔脚就追，大喊：“你们这些王八蛋！要逃到哪里去？”“小燕子！不要追，我们这儿伤兵累累！”柳红急喊。

紫薇跌在地上，魂飞魄散的喊着：“尔康！尔康……你在哪里？”尔康用手握着刺进肩头的剑柄，用力拔出了那把剑，伤口顿时血流如注。他跪落在紫薇身边，扶起紫薇。手臂上的血，滴滴答答落下。

“我在这里，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我没有！你呢？你呢？”紫薇喊着，伸手去摸尔康，摸到一手的血，立即尖叫失声：“尔康……”尔康咬牙说道：“紫薇，没想到你那个皇阿玛，对我们这样心狠手辣！我一招招留情，他们一招招都是杀手……你不急，我没有关系，一点小伤，不碍事……”

“什么小伤？”紫薇惊喊：“不要骗我了！你在流血，我的天啊！你伤在哪里？在哪里？”她又急又痛，一跪落地，仰首向天，凄厉的狂喊着：“老天！让我看见！让我看见……我要看到他，我要照顾他呀……老天啊！让我看见吧！”尔康脸色惨白，已经摇摇晃晃，听到紫薇这样一喊，就挺直身子，坚强的说：“紫薇！不要怕，流一点血，要不了我的命！我还要保护你呢！我不能倒下，也不会倒下！”说着，就一个踉跄。

这时，箫剑、小燕子、永琪、柳红都跑了过来，箫剑一把扶住了尔康。

“尔康！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小燕子惊喊出声。

紫薇一晃，就要晕倒。柳红急忙扶住紫薇，嚷着：“赶快上车！箫剑，你驾车！我和小燕子来帮他们止血！”箫剑看了看尔康的伤势，当机立断的说：“我们不能去均县了！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路线，往均县走会自投罗网！他们两个需要大夫，我们回洛阳！回四合院去！大家赶快上车！”大家就匆匆上车。箫剑一拉马缰，马车飞驰。

车里，柳红撕开一件衣服，作成绷带，喊道：“小燕子！你扶着尔康的手，我要给他止血！”小燕子扶起尔康的左手臂，柳红撕开他的衣服，检查了一下伤口，看到伤口那么深，心里实在担忧，看看已经急得面无人色的紫薇，不敢表示什么，只得先用止血散撒在伤口上，再给他包扎起来。

“还好是左手，但是流血这么多，一定伤到大血管！尔康，你躺下来吧！”紫薇紧张的听着，害怕着，心慌意乱。尔康始终用没有受伤的右手，握住她的手。紫薇小小声的问：“还有没有流血？还有没有？你躺下来，躺在我身上！”“没有了，血已经止住了！我还是坐在这儿比较好！”尔康说，拼命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永琪！轮到你了！”小燕子拿着药和绷带喊。

“永琪，你也受伤了吗？伤在哪儿？”紫薇更慌了。

“我没事！只是手腕划破了，一点点伤！”永琪赶紧说。

柳红再给永琪上药，绑住伤口，还好，永琪的伤口不深，流血也不多。永琪倒不担心自己，非常担心尔康，急促的说：“小燕子！车上有紫金活血

丹，有白太止痛散，你赶快找出来，我们先吃了再说！”小燕子找出了药，拿着水壶，柳红忙着给两人吃了药。

紫薇坐在尔康身边，紧紧的握着他的右手，哀声的说：“尔康，我认输了！我们回去吧！我的眼睛看不见，你和永琪都受伤了，再下去，会碰到什么事，我们都不能预料！那个大理，虽然很美，但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好怕……我失去勇气……我觉得，我们已经被逼到最后关头，走投无路了！”尔康忍着痛，撑着自己，大声的说：“怎么能认输？我不认输！我不投降！我很好，好得不得了！你看不见，才以为我伤得很重，其实，只是一条小口子！一点都不痛！哈哈，没想到，我福尔康今天的敌人，是皇上！我真正的伤口，不在手臂上，在心里！”说着，痛定思痛，就放开紫薇，用右手狠狠的打着胸口：“在这儿，皇上捅了我一刀，在这里！”柳红急忙拉住他：“你不要再乱打乱动了，好不好？”永琪听到尔康这样说，心里的痛楚，就排山倒海一样的涌来。他的伤痛，更胜尔康。怎么会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的父亲，会派了杀手来杀掉自己？他激动的说：“皇阿玛不止捅了你一刀，他也捅了我一刀，岂止一刀，捅了好多好多刀！在我的生命里，他不止是一个父亲，他也是一个神！过去的许多年，我跟他身边，天天保护着他的安全，为了他，可以拼命！今天，他却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小燕子见尔康和永琪都受伤，紫薇的眼睛又瞎了，大家流血的流血，伤心的伤心，她再怎么乐天，这时都化为伤痛，越看越难过，悲从中来，她就扑到车窗口，对着窗外放声大叫：“皇阿玛！你真的要把我们通通杀了，你才满意吗？请你看看我们，看看我们，伤的伤，瞎的瞎……你还要做到什么地步？你才满意呢？”其实，在深宫中的乾隆，一点也不知道永琪他们的惨状。当尔康和永琪双双受伤的时候，乾隆正在延禧宫里，思念着这些离家的孩子。

这天，和令妃逗弄了一会儿小阿哥，乾隆就心神落寞起来。奶娘抱走了孩子，乾隆站在窗前，对外面的天空遥望着，久久无言。令妃察言观色，就走到乾隆身后，坦白的问道：“最近，有他们几个的消息吗？上次，说是他们之中，有人掉悬崖，有人摔马车，到底是谁？证实了吗？”“没有！这些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吧！最起码，他们应该是安全的！是不是？”乾隆担忧的看看窗外，摇了摇头。忽然回头看令妃，激动的说道：“朕就是想不通，他们几个，跟在朕身边这么久，对于朕，还有什么不了解？明知道朕是‘雷声大雨点小’的个性！当时脾气火爆，过后就忘了！多少次他们闯祸，包括劫狱在内，朕不是都原谅了？现在，香妃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朕已经昭告天下，香妃去世了！他们应该了解朕不会再要他们的脑袋了！只要他们几个自动回来请罪，在朕面前好好的磕个头，认个错，保证下不为例，朕也就算了！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回来？紫薇是不是朕的亲生女儿，朕也不在乎了！小燕子是谁的女儿，朕也弄不清楚，还不是当自己女儿一样疼吗？这样待她们，她们居然忘恩负义到这个程度，实在太没良心了！”令妃完全没料到乾隆有这样一篇话，兴奋得眼睛都亮了。

“皇上！您原谅他们了？”“香妃的事，只要朕想起来，还是恨得牙痒痒！”乾隆终于坦白的说了：“可是，他们几个……确实牵动着朕的心！朕再怎么恨他们，却不能不想念他们！人，都有弱点，他们几个，是朕的弱点！”“那不是弱点，那是皇上最珍贵的地方！”令妃感动的说，就鼓起勇气问道：“臣妾一直有个问题压在心里，想问皇上！不知道能不能问？”“你问！”“皇上那天下令把两位格格‘斩首示众’，我们跪了一地，请求皇上刀下留人，皇

上仍然说‘杀无赦’！当时，是不是完全没有转寰了？如果尔康他们不劫走紫薇和小燕子，她们是不是死定了？”乾隆默然片刻，终于一叹。

“那天，我确实气大了，确实恨不得杀了她们……尤其当我听到狱卒说：‘说不定尔康也变成蝴蝶飞走了’那句话！对朕而言，真是难堪！但是，她们还没有到法场，这是斩格格呀！就算到了法场，就算刽子手拿起斧头的时候，照例还要等朕最后的命令呢！何况，那天，朕心里知道，傅恒已经在法场等候，如果朕的‘刀下留人’命令不到，傅恒也会用他的金牌令箭救下她们两个的！”令妃眼睛更亮了。

“这么说，紫薇和小燕子，到了最后关头，皇上还是会刀下留人的！”乾隆又默然不语了。令妃不禁悲喜交集，喊着：“皇上啊！他们几个，一点也不知道皇上是这种心态啊！他们并不是‘离家出走’，他们在‘逃命’啊！你怎能希望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自投罗网呢？就算他们想念皇上，后悔自己的错，他们也不敢再回来啊！”令妃说中了要点，乾隆望着天空，更加出神了。

50

永琪和尔康等人，又折回了洛阳，回到四合院。

这天晚上，大夫诊治过了尔康和永琪，伤口都妥善的上药包扎了。永琪的伤口不深，大夫说是不碍事，大家安心不少。但是，尔康失血很多，伤口也很深。大夫再三叮嘱，一定要好好休息治疗。否则，整只手臂都会作废。大家听了，真是忧心忡忡。尤其紫薇，恨不得以身相代。虽然她的眼睛看不见，她坚持守在尔康床前，衣不解带。

入夜之后，尔康就开始发烧了，脸色苍白的躺在床上，神志也不清楚了。大家都守着他，不断用冷帕子，压在他的额上。紫薇站在床边，因为看不见，只能摸索着给他换帕子，又是着急，又是心痛，又是无奈。

尔康昏昏沉沉，嘴里喃喃的呓语着，每一句呓语，都是紫薇：“紫薇……不要走那边，那边有悬崖……我搀着你……紫薇！紫薇……哎呀……不好……”尔康大喊着，从床上惊跳起来，大家急忙按住他的身子。紫薇恐惧的说：“他烧得神志不清了……他会不会死？”“别说傻话了！紫薇，你去休息！”箫剑说。

“那怎么可能？他伤成这样，就是用一百匹马来拉我，也没办法把我从他身边拉开！不管我看得见，还是看不见，我都要守着他！”紫薇坚持的说。

柳红拿了一个托盘，里面放着饭菜，放在桌上。着急的说道：“紫薇！你吃一点东西，我们来照顾他！”“我吃不下！”柳红把她拉到桌前来，按进椅子上。

“你吃不下也得吃！现在已经三更了，你一直不吃，会把自己累病的！眼睛没好，脑袋上的伤也不知道好了没有？还不爱护自己，大家都倒下的话，怎么办？”小燕子也急急安慰紫薇：“紫薇，你不要急，大夫不是说了，尔康发烧是正常现象吗？身上有个大伤口，一定会发烧！我们大家都在照顾他，你把自己放轻松一点，赶快吃东西，嗯？”紫薇这才勉强的吃着东西。因为

看不见，碗盘碰得叮叮当当响。

尔康在枕上不安的蠕动，喃喃呓语着，忽然又大喊：“紫薇……紫薇……你在哪里？”紫薇听到尔康一喊，就像弹簧般跳了起来，本能的往床前奔去，眼睛看不到，就撞翻了桌子，杯杯盘盘，全部落地打碎了。她脚下一绊，跌倒在地。大家急忙扑过来，搀扶紫薇的搀扶紫薇，收拾碎片的收拾碎片。永琪着急的说：“紫薇，你会把我们大家弄得更乱……你也是病人，病人就不要照顾病人了！让我们来吧！”“永琪，你会说紫薇，你呢？手腕上也有伤，大夫说，也要好好休息，你怎么还不睡？”柳红说。

小燕子就心痛的嚷：“就是！就是！永琪，你赶快去睡吧！我们这儿人够多了！”“唉！我怎么睡得着呢？”永琪看着昏昏沉沉的尔康，叹气说。

紫薇充满了挫败感，无力感，摸摸索索的来到尔康床前。

尔康在迷迷糊糊中挣扎，喊着：“皇上……皇上！请饶了紫薇和小燕子！请不要……请不要赶尽杀绝……她们……她们……”听到他在病中，心心念念，还是自己和小燕子，还是皇上，紫薇心里的痛，简直无法形容。她摸索着，握住他没有受伤的手，心碎而无助的低喊：“尔康！我真是无助极了！我看不见，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我答应过你，要作一个‘快乐的瞎子’，可是，你病成这样，我却束手无策……我知道你身上有个大伤口，心里也有个大伤口，我多想用我的心，我的手，我的眼睛来帮助你，可是，我看不见！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样再来照顾你！我好绝望！这种绝望，把我快要撕成一片一片了！尔康，告诉我，一个破碎的我，怎样来帮助一个破碎的你？”紫薇这篇惨痛的话，弄得每个人都眼泪汪汪了。

箫剑看看紫薇和尔康，就把紫薇的琴，拿了过来，放在桌上，再拉了一张椅子，让她坐下，把她的双手，放在琴弦上。

“弹琴吧，唱歌吧！弹他最爱听的歌，唱他最喜欢的歌！”紫薇神情一振，顺从的说：“是！”紫薇就安静下来，扣弦而歌。

“梦里听到你的低诉，要为我遮雨露风霜，梦里听到你的呼唤，要为我筑爱的宫墙，一句一句，一声一声诉说着地老和天荒！

梦里看到你的眼光，闪耀着无尽的期望，梦里看到你的泪光，凝聚着无尽的痴狂，一丝一丝，一缕一缕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天苍苍，地茫茫你是我永恒的阳光！

山无棱，天地合你是我永久的天堂！”紫薇唱着，唱完一遍，就再唱一遍。她一句一句，一声一声的唱着。她唱得痴了，满屋子的人，听得也痴了。尔康在这样的歌声中，逐渐平静了，不再呓语。

慢慢的，天亮了。日出染白了窗子，紫薇已经不知不觉的，唱了一整夜。

室内，小燕子、箫剑、永琪、柳红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趴在桌子上，累得东倒西歪睡着了。

尔康在作梦，梦到自己在烈火中烧烤，像是苏苏一样。火舌卷着他，吞噬着他。但是，火焰的彼端，紫薇像个仙子，盈盈而立，唱着歌，手里像是纺纱抽丝一样，把那些火焰全部收走。火焰消失了，烧烤停止了。他勉强的睁开眼睛，看到紫薇弹琴的手，看到紫薇唱歌的唇，看到紫薇痴痴的眼神。他的紫薇，他那完美无瑕的紫薇，正在一句一句的唱着：“山无棱，天地合，你是我永久的天堂！”他深深的、深深的、深深的凝视着她，看得痴了。

紫薇一面唱着，一面“看向”尔康，眼光和尔康的“接触”了。

尔康痴痴的看着她，紫薇也痴痴的“看着”他。尔康蠕动着嘴唇，无声的说：“紫薇，你的眼睛好美！”紫薇一个悸动，停止了唱歌，放下了琴，“看着”尔康。

尔康想说话，喉咙里干干的，好渴！他无声的说：“水！”紫薇惊跳起来，惊喜的应着：“你要喝水？来了！我就来！”紫薇奔到桌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水，端着茶杯，奔回到床前。

“我扶你，我扶你……”她说，就扶起了尔康，把杯子凑到他唇边。

尔康用没有受伤的右手，努力的撑持着，让自己坐起身子。忘了喝水，他不敢相信的、呆呆的、屏息的看着紫薇。

这时，箫剑已醒，惊愕的看着，一动也不敢动。

紫薇着急的问：“你怎么不喝？”尔康的心急跳着，几乎从口腔里跳出来。他低低的、急促的回答：“我喝！我喝！”就用没有受伤的手，颤抖的扶住杯子，一口喝干了水，盯着她，小心翼翼的说道：“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杯？”“是！”紫薇又奔到桌边去倒水。

这样的声音，把小燕子、永琪、柳红都惊醒了，大家看到紫薇在倒水，个个惊愕得张大了眼睛。小燕子忍不住惊呼道：“紫薇……”箫剑急忙阻止小燕子：“嘘！”小燕子就用手堵着嘴巴，睁大了眼睛观看。永琪、柳红、箫剑也屏息看着。

紫薇倒了水，又捧到床边。

“来了！来了！”她扶起尔康，看看那包扎得密密的手臂，绷带上仍然沁出血迹，心痛得不得了：“你流了好多血！怎么办？怎么办？”尔康凝视着她，目不转睛的说：“哪儿有血？”紫薇看着那染血的绷带：“还说没有……绷带都染红了……”尔康确定了，心中狂喜，再也顾不得自己的伤口了，把紫薇一拥入怀，大喊：“天啊！紫薇……我会高兴得发疯！”尔康这一动，紫薇手里的杯子碰落到地上，水也翻了。她着急的喊：“你不要动呀！会碰到伤口呀！等会儿又流血了……”尔康热烈的、含泪的喊：“如果我的血，可以换回你的眼睛，我流再多的血，也在所不惜！”紫薇这才呆住了，蓦然惊觉，自己又能够“看”了，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她张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的瞪着尔康。尔康的脸，尔康的眼神，尔康的伤，尔康的人！天啊！她看到了，她又看到她心里的人了！她小小声的、颤抖的说：“尔康……我看见了！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的眼光，看到你的血，看到你的脸，看到你看我的眼神……我真的看到了！”尔康狂喜的、感恩的闭了闭眼睛，虔诚的喊：“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万能的上苍！感谢所有的神灵！”紫薇再睁大眼睛，仔细的看尔康，陷进巨大的震撼中，不住口的说着：“我看见了！我又能看了！尔康……”她贪婪的摸着他的脸：“你好苍白，你好憔悴……”急忙推开他：“我碰到了你的伤口！痛不痛？痛不痛？”尔康含泪而笑：“痛！好痛！真痛！可是，痛得好！让他痛！”说着，就用右手把紫薇抱得紧紧的，不肯松手，大声说：“若非一番痛彻骨，那有紫薇扑鼻香！”小燕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从椅子上直跳了起来，手中的帕子往空中一扔，满房间又跑又跳，放声大叫了：“玉皇大帝！如来佛！王母娘娘！观世音……所有所有的神仙，小燕子给你们磕头了！”

紫薇看见了！紫薇看见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永琪走向紫薇和尔康，含泪带笑的说：“尔康，紫薇，恭喜恭喜！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作‘置之死地而后生’！”小燕子弄不懂永琪的成语，欢声大叫：“是！”蜘蛛死了还会

生’！我们是打不倒，死不掉的蜘蛛！”柳红脸上，已经爬满了泪。眼睛里，充满了笑。

箫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脸上带着深深的震撼和感动。

几天后，尔康已经可以下床行动了。紫薇也完全复明了。就连来为大家诊治的大夫，也惊奇不已，说：“没想到进步这么快，烧也退了，伤口已经在愈合了，毕竟年轻，身体的底子好！但是，还是要小心，千万不要碰到伤口，也不要碰水，我开的药，还是要吃！至于这位姑娘的眼睛，真是奇迹呀！我不是眼科大夫，对眼睛知道不多，姑娘这种病例，我也没有遇到过！

我想，姑娘是心地好，命大，有菩萨保佑吧！这种暂时性的失明，可能跟脑袋上的撞伤没有关系，而是在某种刺激下失明，又在某种刺激中恢复！总之，好了就是奇迹！恭喜恭喜！”“那……不会再复发了，是不是？”尔康急切的问。

“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已经好了，就应该不会复发了！”大夫出门去。众人好高兴，欢天喜地的送走大夫。

紫薇重获光明，实在喜出望外，忍不住站在小院里，东看西看，喊着：“好美的太阳啊，好美的小四合院啊，好美的小燕子啊，好美的柳红啊……”她看到院子里有几盆小花，看得目不转睛。

尔康走了过来，目不转睛的看着她。

“从来不知道，花的颜色，这么好看！”紫薇用手遮着眼睛，看了看天空：“天空多么漂亮！那种蓝，几乎是透明的！云也这么好看，流动着，像一条河，像一首诗！”尔康看着她，看得发呆了，惊叹的说：“最好看的，是你的眼神！这么亮，这么喜悦，这么充满了生命力……我实在太快乐了，连皇上对我们的冷酷，我都能置之度外了，因为你的眼睛里，又有了光彩！”说着，他就用没有受伤的右手，把紫薇拉到面前来。

两人深深切切的互视着，好像几百年没有看到对方似的。紫薇就满眼发光的说：“尔康！再能见到你，我已经等于再世为人了！”尔康凝视着她：“能够重新和你的眼光交会，我的幸福感实在太巨大了！老实告诉你，我早已习惯从人群中，去找寻你的眼光。每次，和你的眼光接触，我都会心中一热，然后心跳加快……自从你看不见之后，我抓不住你的眼光，每次，看到你茫然的眼神，我的心跳就变成了心痛！这些日子，我的痛苦，绝对不比你少！”“我知道，我都知道。我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记得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吗？那是在小燕子和皇阿玛去祭天的游行上，我追着游行队伍跑，你出来拦阻我！那时，你的眼光盯着我，带着一种深刻的研究的神情，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眼光让我充满了希望，我心里仿佛已经知道，这个男人，会主宰我的生命！所以，我爬向你，抓住你的衣摆，求你帮助我！我想，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惜，除了语言，就靠眼神来传递！在我看不见你的这些日子里，我就一直回忆你的眼神，让这个回忆支撑着我！让我不倒下去！”尔康深深的、深深的看着她，感动至深的问：“真的吗？你都没有跟我说！从今以后，我的眼神会一直追着你，希望你不要被我看烦了！”“还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好难过！”紫薇继续说：“记得在和皇阿玛出巡的时候，你有天发神经，对我说：‘你时时刻刻，给我一个眼光也好，让我知道你心中有我！’记得吗？我看不见的这段时间里，常常想起这句话，就心痛得不得了，因为，我再也不能给你那样的眼光了！”尔康听得好心痛：“你怎么都没跟我说？你怎么都不把你心里的痛苦告诉我？”他仔细的看她的眼睛，担心的说：“紫薇，不要再

看了，把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别让你的眼睛太累了！”“我不！”紫薇热烈的喊：“我要给你那样的眼光，我要一直看着你，看着你！我好怕老天又把我的视力收回去，我一定要看够！”“紫薇！不会的，不会的！你好了，再也不会看不见了！”尔康说着，就忘形的把她一抱，碰到伤口，痛得直吸气：“哎哟！”紫薇跳开身子，脸孔顿时吓得雪白：“我碰痛你了！我碰痛你了……”“就算为你废了这只手，我也心甘情愿！”尔康说。

“如果我的眼睛要用你的手来换，我宁愿瞎……”尔康立即用右手去蒙住紫薇的嘴，但是，他忘了自己左手不能动，又再度碰痛了伤口，不禁痛楚吸气，但却不放开捂着嘴巴的手。

紫薇睁大眼睛看着他，眼神里，是无尽无尽的爱。

这天晚上，小燕子太高兴了，居然做了好几道菜，要为大家庆祝。她把丰盛的菜肴，一盘一盘端上桌，嘴里大喊大叫：“吃饭了！吃饭了！各位兄弟姐妹，赶快来吃饭啊！是我和柳红做的菜，本人今天表演了好几招，你们大家有口福了！”永琪、箫剑急忙走来帮忙，大家嘻嘻哈哈把碗筷摆好。紫薇和尔康走了过来，尔康虽然憔悴，却神采飞扬。

“尔康，你就不用下床了！让紫薇把饭菜拿到卧室里去吃吧！”永琪说。

“我哪有那么娇弱？男子汉大丈夫，受点小伤算什么？”尔康坐了下来：“和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是一种快乐，我怎么能错过呢？何况，还有小燕子亲手做的菜！”“我声明，”柳红笑着说：“那个鱼香肉丝，红烧肉，炒茄子是小燕子的手艺，如果出了差错，我概不负责！其他是我做的！这锅鸡汤，也是小燕子特别为两个病人炖的！你们尝尝看，到底是我这个会宾楼的老板强，还是小燕子强？”“哈！小燕子能够把菜烧熟，就很不错了！这些日子，紫薇看不见，柳红没赶到，我们要不然就吃烧焦的饭菜，要不然就‘食不知味’！真是辛苦极了！”箫剑说。

众人全体大笑。大家围着桌子坐好，箫剑就倒着酒。

“我要干一杯！自从开始逃难，我这个‘酒’始终没有喝过瘾！”“我也要喝！我也要！”小燕子喊。

箫剑给每个人倒酒。紫薇说：“尔康身上有伤口，不能喝酒！”“谁说的？我也要喝！”尔康看着紫薇：“为了你的复明，让我喝一口吧！”“好！一小口！我也不敢多喝，也陪大家喝一小口！为了金琐和柳青，为了我的眼睛重见光明，为了我们大家的劫后重生，碰杯吧！”大家举起酒杯，兴高采烈的碰杯，开始吃饭。永琪存心要讨好小燕子，问：“小燕子！这锅‘红烧肉’是你的杰作对不对？”“是呀！我多加了一点料……”永琪已经吃了一大口，顿时眼睛一瞪，赶快伸长脖子，一口就咽下去。咽完了，又伸舌头，又呼气，问：“你加了什么料？”“放了一点胡椒而已。”永琪眼睛张得大大的，一本正经的看着大家，推荐的说：“很特殊的红烧肉，各位如果错过了，会终身遗憾，不可不吃！”于是，大家都夹了一筷子红烧肉，吃进嘴里。

顿时间，只见众人跳起来的跳起来，吐出去的吐出去，喝水的喝水，涨得脸红脖子粗的涨得脸红脖子粗，这个咳，那个呛……闹了个手忙脚乱。尔康叫着说：“小燕子！我身上还有伤口，你不能这样害人……”说着，拼命咳。

“我的天！我的天……”紫薇眼睛瞪得好大，急忙拿了一杯水给尔康：“喝水！喝水！”

小燕子说的，人都要喝水，早上要喝水，下午要喝水，晚上要喝水……

吃了小燕子的红烧肉，尤其要喝水……”柳红拼命呸着：“只有天才，才烧得出这种红烧肉！小燕子，你跟我们有仇呀……”“怎么了？”小燕子瞪大眼睛问：“你们总不至于吃了我的红烧肉，就集体中毒了吧？反应太过度了吧？”箫剑涨红了脸，直着脖子，把红烧肉咽了下去，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吃到‘酸辣红烧肉’！真是终身难忘！现在才知道，那几天，你让我们‘食不知味’，是‘手下留情’了！这‘知味’的时候，才不同凡响，简直是‘五味俱全’！”小燕子纳闷的说：“什么滋味不滋味的，听得我的头都晕了！怎么会‘酸辣’呢？我不信，你们故意装模作样来和我开玩笑……”也就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放进嘴里，一嚼，立即吐出来，大叫：“哇呀！不得了，我把醋当成酱油了！又放了好多辣椒！不得了！呸！呸！呸……”她满房间跳着呸着，反应比任何人都凶。

大家全部笑得东倒西歪了。

好不容易，大家笑停了。柳红就收起笑容，正色说道：“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我们大家的盘缠，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大夫出诊要钱，六个人吃饭要钱，抓药要钱，住房子要钱……我们如果不想办法，就要饿肚子了！所以，我想，明天我和小燕子，到闹区去‘赚钱’吧！”“怎么赚？怎么赚？”永琪追问。

“老办法赚！我们去卖艺……”小燕子兴冲冲的说。

“像以前一样吗？”紫薇问。

“对！我们这么多人，又会这么多功夫，卖艺总可以吧！”“可是，卖艺要大张旗鼓，我们正在躲躲藏藏，如果敲锣打鼓的公然卖艺，不是会暴露行踪吗？”尔康问。

“我可以去跟我的朋友借钱……”箫剑沉吟的说。

“不行！”尔康立刻抗议：“这一路还长得很，如果我们不能自力更生，都要靠你的朋友帮忙，那还了得？假若要借钱，不如去卖艺！”小燕子就嚷道：“不要顾忌这个顾忌那个了！我们是那个‘蜘蛛死了还会生’的人，不要怕！明天，箫剑保护尔康和紫薇，留在家里，我和柳红永琪赚钱去！”那……我宁愿箫剑保护你们吧！我虽然伤了一只胳膊，还不至于成为废人，紫薇的眼睛又好了，我们不需要保护！”尔康说。

小燕子就一拍桌子，说：“就这么说定了！等会儿，我们先排演一下，我和柳红扮成一对落难的姐妹，永琪和箫剑就混在观众堆里面，假装是好心的人，到时候，要做出股同情的样子来，拼命捐钱，还鼓动大家捐钱！懂了没有？”永琪一听，立刻面有难色：“那……多难看！我们用别的法子吧……这似乎不怎么光彩！”“少爷，我们已经是那个什么山什么水了！你还要光彩？”小燕子喊。

“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这个台词，我来帮你写！”紫薇说。

“我懂了！”箫剑一笑，看着小燕子：“这个玩意，我从来没有玩过，但是……我舍命陪君子，一定全力配合！”于是，第二天，紫薇和尔康留在四合院里养伤。其他的人，全部去卖艺了。

小燕子和柳红，荆钗布裙，站在闹区的街角。小燕子拿了一个大铜锣，乒乒乓乓的敲着。柳红拿了一把大刀，摆着架势，站在小燕子身边。

路人看到这样出色的两个姑娘，就好奇的聚集过来。永琪和箫剑混在群众之中，等着上场。小燕子看到人群已经聚了很多，就停止敲锣，对众人朗声说道：“各位洛阳的父老兄弟姐妹大爷大娘们，我是小燕子，这位是我

的姐姐小鸽子，我们姐妹两个，是河北人，要到四川去寻亲，经过贵宝地，不料姐姐在路上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请大夫，把所有的盘缠都用光了。我们姐妹两个，是那个什么天不应，什么地不灵的，现在流落在洛阳，已经是那个那个……山也穷了，水也光了，没地方住，没饭吃了……俗语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姐妹两个还会一点拳脚功夫，在这儿给各位献丑一段，请大家帮助一点旅费，各位的大恩大德，小燕子在这儿先谢谢了！”就抱拳说道：“谢谢！谢谢！”箫剑站在人群里，听着小燕子煞有介事的念台词，带着笑意，觉得挺好玩。永琪到底是阿哥出生，哪里面对过这样的情形，觉得尴尬极了，手脚都不知道搁在哪儿好。想到等下还要假扮捐钱的人，来吆喝大家捐钱，就更加尴尬了。他悄悄的退到人群里，恨不得找个地洞躲起来。

小燕子说完，就拿起预先准备的一把大刀，和柳红比划起来。

两个姑娘刀来刀去，舞得密不透风，煞是好看。

观众看得过瘾，掌声雷动，纷纷叫好。

两人舞了一阵，就收住刀，对观众一抱拳。柳红拿了盘子，向围观群众收钱。

“请随便赏一点！谢谢！谢谢！”群众们看到盘子伸过来，零零落落的丢进几个铜板，有的人干脆退后，捐钱一点也不热络。小燕子连忙给箫剑和永琪使眼色，要他们上来捐钱。谁知，永琪退到更后面去了，箫剑也迟疑着，裹足不前。小燕子好急，心想，这两个男人怎么回事？该他们上场，一个也不动！于是，她猛看箫剑，箫剑被她的眼光看得不好意思了，用手抓抓头，终于上场了。本来，他应该饰演“慷慨解囊”的角色，但是，他嘴里低低的叽咕了一句：“男子汉大丈夫，做些骗人的勾当，实在不够光明磊落！”就脸色一正，临时改了台词，说：“各位洛阳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看这两位姑娘的表演不过瘾，我箫剑也来表演一段，希望大家慷慨解囊！”说着，对小燕子一抱拳：“姑娘，在下有些话，实在说不出口，包涵了！”小燕子一听，这个箫剑，不按排演的演出，显然临时怯场了。心里好生气，一刀砍向他，大骂：“什么名堂嘛？还说‘全力配合’？不要多说了！看刀！”箫剑一惊，急忙跳开。小燕子又是一刀砍来，继续骂：“男子汉大丈夫，脸皮比女人还薄！我砍你！”小燕子说砍就砍，完全不是作戏，来势汹汹。

箫剑灵机一动，老花样又来了，故意慌慌张张的躲着那把刀，嘴里大叫着：“刀剑没有长眼睛，不要开玩笑……”话没说完，就摔了一大跤。

观众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得津津有味，笑得前俯后仰。

小燕子再对箫剑砍去，箫剑狼狈的躲着那把刀，一连摔了好几跤。好几次，刀都几乎砍到箫剑身上，箫剑再以毫厘之差，危危险险的躲过。两人一个追，一个逃，一路乒乒乓乓，摔摔跌跌，又是滑稽突兀，又是惊险万状。

观众疯狂的鼓掌，柳红急忙端着盘子收钱，盘子里的钱不断涌进。

永琪看得目瞪口呆。

终于，箫剑跳出了战圈，小燕子看到收获颇丰，也就笑逐颜开了。然后，小燕子和箫剑并排一站，一起对观众抱拳施礼，齐声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两人站在那儿，有如玉树临风。

观众爆出如雷的掌声。

永琪躲在人群中，看得有些发愣了。听到身边的两个人，在津津有味的议论着：“好功夫，好漂亮！我打赌，他们是一对儿！”“可不是！默契那

么好！长得也真俊！真是郎才女貌……”永琪听了，脸色一变。内心深处，被狠狠的撞击了。

第四部完。待续第五部《红尘作伴》

51

表演这么成功，小燕子得意极了。回到四合院，一路笑着冲进房，喊着：“紫薇！尔康！我们成功了！你们没有看到，我和箫剑，表演得好精彩。把那些洛阳人，看得一愣一愣的，大家拼命捐钱给我们，又给我们鼓掌，又给我们叫好！简直太过瘾了，赚了好多钱！几乎有二两银子耶！这一路上，我们不怕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话实在没错！”紫薇和尔康，惊喜的看着小燕子。尔康不信的问：“真的吗？就凭你们比划比划，就能赚钱吗？”小燕子身后，永琪、箫剑、柳红跟着进门。柳红笑着接口：“没有骗你们！真的赚了好多钱！比我们从前在北京的时候，还成功呢！不过……多亏箫剑就是了！”小燕子就冲到永琪面前，开始兴师问罪了，凶巴巴的说：“永琪！我问你，我们不是套好了招吗？你不是应该假装捐钱，然后鼓吹那些观众捐钱吗？怎么你到了时候，躲在人堆里，说不出来就不出来！我拼命给你使眼色，你还假装看不到，要我在那儿演独角戏！幸亏箫剑出来了，要不然，我和柳红的戏就演不下去了！你是怎么一回事？到了今天，还忘不了你是‘阿哥’呀？”永琪已经一肚子别扭，又被小燕子一阵抢白。脸色难看极了，冷冷的说：“对不起！我老早就跟你说过，你那些江湖习气，江湖作风，我没办法接受！要我配合你去诈骗老百姓，我就是做不到！”小燕子看到永琪一脸的冷峻，气坏了，嚷嚷着：“你好高贵，看不起我们用这种方法赚钱，是不是？那你今晚就别吃晚饭，免得弄脏了你那个高贵的嘴巴！”“这些日子，难道我们都靠你卖艺吃饭吗？”永琪生气的说：“好，只要是你小燕子赚的钱，我就不要用！行了吧？如果我落魄到要靠你来养，也太没水准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我去扮小丑，去向人摇尾乞怜，我没训练过！我也不是那块料！行了吧？”“什么‘君子有守卫，没有守卫’的？”小燕子更气、大声说：“哪儿来的守卫？都是一些老百姓而已！我也老早就跟你说过，关于‘君子’的事，不要跟我说，我反正一辈子都当不成君子……”小燕子活没说完，永琪一拂袖子，大声打断：“我不嫌你书念不好，不嫌你一天到晚，文不对题，答非所问！你反而嫌我太‘君子’！真是莫名其妙！今天，又不是没有人配合你演戏，人家箫剑，不是配合得天衣无缝吗？主角都上场了，少个配角又怎样？”小燕子瞪大眼睛，气得脸红脖子粗，脚一跺，对永琪吼道：“还说不嫌我？你明明就在嫌我……在回忆城的时候嫌我。现在出了回忆城，你还是嫌我……什么江湖习气，什么书念不好，反正你就是看不起我！我们现在天天逃难，一下了这个受伤，一下子那个生病，眼看就快没饭吃了，你念了一肚子的书，现在能派什么用场……”尔康急忙上前打圆场：“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嫌日子过得不够精彩，是不是？”他盯着永琪，重重的说：“不是我说你，你也太严肃了！小燕子赚到了钱，兴冲冲的跑回来，高兴得不得了，你不称赞她两句，反而板起脸来教训她，给她浇冷水，何苦呢？”“尔康说的对！”紫薇拉住暴跳的小燕子，跟着数落

永琪：“小燕子是在为我们大家赚钱，你放不下身段，没办法配合，也是人之常情，你跟他慢慢解释，她会了解的。但是，你别骂她呀！”“就是！”箫剑也接口了：“大家都沦落了，一文逼死英雄汉的日子，你还没尝到，尝到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有守卫，没守卫’也不是很严重，饿肚子才严重！我也‘有守卫，没守卫’，原则一大堆，还不是打着鸭子上架……把那些自尊啦，男子汉啦，君子啦，身份地位啦……通通都丢开了！总不能输给几个姑娘是不是？”永琪一听，自己已经成了众矢之的，连箫剑也这样咄咄逼人，个个站在小燕子一边，在指责自己，顿时火往上冲，就再也控制不住了，对着箫剑气冲冲的喊：“是！你有本领！你才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承认没有你那么潇洒，没有你那么伟大，没有你那么有修养！行吗？既然你能够把‘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全体抛开，以后，小燕子要‘偷抢拐骗’，就全部由你负责吧！”“什么话？”箫剑脸色一变，生气了：“你何必说得这么难听？小燕子为了大家，在那儿耍宝卖艺，使出浑身解数，最后，却落得你用‘偷抢拐骗’四个字来评论她，她也太冤了！我真为她不平！”“你为她不平？”永琪更气，喊：“你有什么资格来为她不平……”尔康急忙站到两个剑拔弩张的男人之间，诚挚的喊：“永琪！箫剑！停火！听到没有？我们大家，共生死，同患难，情如兄弟，肝胆相照！”

如果为了一点小事，伤了感情，岂不是太可惜了吗？这些日子，大家都受到很大的压力，面对很多的痛苦……”就看着箫剑，为永琪解释着：“永琪毕竟是阿哥，这种餐风饮露、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正在努力的适应！如果有适应不良的地方，也是情有可原吧！”箫剑咽了口气，瞪着永琪，欲言又止，终于按捺了自己，一摔头。出门去了。

小燕子看到箫剑出去了，就对永琪气冲冲的说了一句：“我最大的错，就是‘偷抢拐骗’了你这个阿哥！”说完，就奔进卧室去了。

永琪一呆，挫败感像排山倒海般涌来，尔康赶紧给了紫薇一个眼色，紫薇就追着小燕子而去了。柳红纳闷的叹了口气说：“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嘛！高高兴兴出门去，精精彩彩表演完，快快乐乐赶回家，以为回到家里，大家会兴高采烈的庆祝一下，总算找到一个赚钱的方法了！结果，一回家就吵成这样，闹了一个不欢而散，太奇怪了！”她不以为然的看了永琪一眼，也出去了。

转眼间，大家都走了，房里剩下尔康和永琪。

永琪也知道自己这一顿脾气发得有点过份，可是，心里的郁闷，像山一样沉重。他叹口气，重重的倒在一张椅子上，沮丧至极。尔康就走上前去，真挚的看着他。

“如果我是你，我绝对在情况更坏以前，扭转局面！既然已经为了小燕子，把过去的根都砍断了，她就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人，那么，何必去伤害她呢？你不是早就说过，她的缺点就是她的优点吗？何况……”他低声的、警告的说：“你造成裂痕，不怕别人去补空吗？那个箫剑，可是个太大的威胁！”尔康这几句话，打进了永琪内心深处。他大大一震，心里的隐忧，更加浓郁了。

小燕子在卧室里，是越想越气，她用力的踢门，踢桌子，踢椅子，踢一切可踢的东西。

一面踢，一面骂：“把我看得这么扁……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还说要为我做一个全新的永琪，不再要求我！都是废话！都是谎话！还说我‘偷抢

拐骗’，他才‘偷抢拐骗’！他拐了我，骗了我！”“这可有点冤枉永琪了！他为了你，什么都不要了！抛弃了阿哥的身份，抛弃了荣华富贵，抛弃了皇阿玛，说不定还抛弃了整个江山！这么深刻的感情，被你一下子就否决了，我才为永琪喊冤呢！如果他是‘拐你’，他可赔本赔大了！”紫薇说。

“你当然帮他说话，他是你的哥哥！”小燕子气呼呼的喊。

“他是不是我哥哥，我已经知道了！你才是我真正的姐姐呢！我不会偏他，欺负你！”

自从我们和他认识，我看着他从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走到今天要去卖艺讨生活的地位……对他真的充满了佩服！他为你做的一切，你不领情，我领情！你不感动，我感动！他的牺牲和付出，实在不是一点点！这种男人，珍贵得人间少有！只有你，人在福中不知福！”“你还帮他？你还敢帮他？你刚刚看到他那个样子，听到他说的混帐话了！你怎么还帮得了他？当着箫剑，他就把我贬得一钱不值！我们去卖艺，他躲在人群里，好像他多丢人似的，我已经生气了！回到家里来，他不道歉，还在那儿凶我！我决定了，从今天起，我跟他绝交！”“什么绝交？”紫薇赔笑的说：“怎么绝交？我们这一群人，谁都离不开谁，你亲口说过，我们是一家人，有头一起砍，有血一起流！这么深厚的感情，怎么可能绝交？”“那……我不跟他说话，可以吧？”“可以，当然可以！”紫薇长长一叹：“可怜的永琪！”“他可怜？他有什么可怜？”小燕子吼。

“离开了金窝银窝，跟着你来睡稻草窝！明明是个阿哥，要他去向他的百姓伸手，他伸不了手，你非但没有同情他，还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最可恶的是……”“谁最可恶？谁最可恶？”小燕子睁大眼睛。

“当然是你可恶……”“我可恶？我什么地方最可恶？”“如果你是永琪，永琪是你，箫剑是个姑娘，你会怎么样？”紫薇低声问。

“什么意思？”小燕子听不懂。

“我还记得采莲事件，一个采莲跟着永琪骑骑马，有人会气得鼻子里都冒烟！这个箫剑，能文能武，风度翩翩，总抵一百个采莲吧！”“什么意思？箫剑跟采莲有什么关系？八杆子也打不着！”小燕子还是听不懂。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紫薇只好对着她明说了，喊道：“永琪吃醋了？就是这个意思，你整天跟箫剑混在一起，有没有想过永琪的感觉？”小燕子张大了眼睛，恍然大悟，惊住了。

“可是……可是……箫剑是我的‘哥们’！”“对啊！当初，那个采莲，可连一个‘姐们’都不算！”小燕子怔住了。半晌，仍然气呼呼的吼道：“我才不相信什么‘吃醋’，就算他淹死在醋缸里，也不能说我是‘偷抢拐骗’！他用了这四个字来说我，我就再也不能原谅他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得我胃病！我不要呆在家里，我出去了！”“你要去哪里？”紫薇一把拉住她。

“不要你管！”小燕子就奔进厨房，找了一把斧头，她扛着斧头，穿过客厅，准备出门去。

紫薇着急的追在后面喊：“天都快要黑了，你带着一把斧头出去，要干什么嘛？不许去！”坐在客厅里谈话的永琪和尔康，不禁一惊。小燕子扛着斧头，往大门冲去：“谁都不许管我，我高兴干嘛就干嘛！”“小燕子！你去哪里？”尔康急忙问。

“我去山上砍柴！”小燕子头也不回的说。

尔康飞快的站起来，一拦。

“你去什么山？哪座山？”“管他哪一座山，我看到山就上去，看到木头就砍！”“不行，”尔康笑着：“山上有老虎，你一个人去砍柴，不大安全！而且，这个洛阳城，有很多柴，我们去买就可以了，哪里用得着上山去砍？”“少爷！‘买’要用钱！”小燕子大声喊：“我们连街头卖艺，都被说得那么难听，有人高贵得不得了，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肯做，我看，我们迟早会一毛钱都没有！不能赚钱，只好砍柴！”永琪呆呆的坐在那儿，扳着脸不说话。

“那……我们要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先去插秧呢？”尔康问。

“反正，我要去砍柴！”小燕子一扬脑袋：“你让开，我出去了！”尔康拦门而立，赔笑说：“你带着一肚子的气去砍柴，等会儿柴没有砍到，砍了人怎么办？”“我去砍柴，怎么会砍到人呢？你烦不烦呀？你管紫薇就好了，管我干嘛？本姑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拦不住我！”紫薇赶紧奔过去，推了永琪一下。

“我看，你跟她一起去砍柴好了！”“谁要他跟我一起去？”小燕子大声喊：“他那么高贵，哪里是砍柴的料？最好坐在家里，等小顺子，小桂子来侍候！等宫女们拿着点心，排着队送到嘴边来！”永琪一唬的站起身来，吼着说：“到了这个节骨眼，你还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这两年来，什么不能做、不该做的事，为了你，我算是做全了！最后，还换来你的冷嘲热讽！不是我高贵，是我笨！”小燕子大怒，冲了过来，跳着脚喊：“你后悔了？后悔还来得及，你回去呀！回到那个磕睡龙的怀里去呀！回去做你的小磕睡龙！”“好！我走！再见！”永琪一怒，往门外就走。

尔康一个箭步，再去拦永琪，喊：“永琪！你疯了？你要走到哪里去？你跟我们大家一样，已经没有家，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回来！两个人都不要呕气了，大家握手言和，化力气为浆糊吧！”小燕子把尔康一推。

“你好烦……”小燕子推到尔康的伤口上，尔康一个踉跄，痛得弯下身子，忍痛喊：“哎哟……我的天！”“尔康！怎样了？给我看！”紫薇吓得脸色都白了。

“哎呀！尔康……”小燕子也吓住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小燕子说着，就奔上前来看尔康，手里的斧头，就“砰”的一声，摔落在身后。

只听到永琪一声惨叫，大家急忙回头，看到永琪抱着脚跳，原来斧头砍在脚上。

“哎哟！哎哟……不得了……脚趾头砍断了！”永琪痛喊着。

大家都大惊失色。小燕子就顾不得尔康了，冲上前去，真情毕露的抓住永琪喊：“脚趾头断了？哪一个脚趾头断了？严不严重……”永琪站直身子，把小燕子一把拉进了怀里，苦笑的说：“怎么不严重？心也碎了，头也昏了，五脏六腑都痛了，话也说不清楚了……看样子，就快一命呜呼了！”小燕子发现上了永琪的当，就对着永琪的手腕，一掌劈了过去，大骂：“去你的！居然敢骗我？你才是‘偷抢拐骗’，什么手法都用！滚你的！”小燕子这一掌，力道极大，正好打在永琪手腕的伤口上。

这次，永琪是抱着手跳。

“哎哟！哎哟……”小燕子不肯再上当了，奔去捡起自己的斧头，嚷着：“你去‘呜呼’也好，你去‘呼噜’也好，你去‘哎哟’也好，你去‘哼哈’也好……我再也不要理你，把你的骗人功夫，用到别的姑娘身上去吧……”小燕子一面说，一面走，却一眼看见，紫薇把永琪的袖子卷起来，只见永琪

那白色绷带上，迅速的被沁出的血迹染红了。紫薇惊喊道：“糟糕，伤口一定裂开了！”小燕子目瞪口呆，手里的斧头，再度“砰”的一声，掉落于地。这次，却砸到了自己的脚。

“哎哟！”小燕子抱着脚大跳特跳：“哎哟……”永琪一看，哪里还顾得着自己的手伤，奔过来就扶住她，着急的问：“砸到脚了是不是？刚刚我不是骗你的，砸一下真的好痛！赶快把鞋子脱下来看看，有没有伤到脚趾头？”“不要你管我的脚趾头，不要你管我的手指头，什么‘头’都不要你管！”小燕子一挣，喊着。不争气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又忘形的抓住永琪的手，看他那沁着血迹的绷带，一阵伤心，眼泪水滴在永琪的绷带上。“把绷带拆开看看……又流血了！怎么办？我去拿白玉止血散……”她转身要跑。

永琪看到小燕子为他心痛，心里一甜，紧紧的拉住小燕子，不让她走，把她搂进了怀里，情深意切的说：“已经为你亡命天涯了！富贵可以不要，身份可以不要，地位可以不要，什么都可以不要……头可以断，血可以流……只是，那点儿‘骄傲’，没没有完全摆脱，对不起，我改！”永琪这几句话一说，小燕子哪里还有忍得住，眼泪水稀哩哗啦的落下，把头埋在永琪怀里，她哽咽的喊道：“你不喜欢扮成观众，以后就不要扮好了嘛！你不要做你就说嘛，我哪有那么坏，什么‘偷抢拐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我是有一点‘坏’，只是‘小小的坏’！最近，连柿子都没有偷，上次看到一个橘子林，里面结了好多橘子，好想偷几个，想到你不喜欢，我一个都没摘……”“是吗？”永琪又是怜惜，又是后悔：“我错了，好不好？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你有一点‘小小的坏’，我有许多‘大大的坏’，说那四个字，尤其不应该！是我没有风度，口不择言，是我的错！你表演得那么好，能说能演，有声有色！赚了那么多钱，我应该为你骄傲，我非但没有鼓励你、还挑你的毛病！是我不好……自从开始流亡，我就有点心态不平衡！我好怕你发现，我在宫里是阿哥，我在民间，却处处不如人！说穿了，只是因为我好在乎你，好喜欢你！”“真的？”小燕子软化了，感动了，抬头泪汪汪看着他。

“如果我撒谎，我会被乱刀砍死！”小燕子把他一搂：“那……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什么话？”小燕子就俯在他耳朵边，悄悄说：“箫剑只是我的‘哥们’！”永琪的脸，蓦的涨红了。

尔康和紫薇互看，两人都带着笑，尔康就走了过去，捡起那把斧头，对斧头说：“斧头啊斧头，谢谢你帮忙！”小燕子带着泪，却噗哧一声笑了。

这天，永琪和箫剑之间，都有一些尴尬。两人避免和对方见面，也避免谈话。紫薇、尔康看在眼里，不知道怎样去化解两人间的疙瘩。晚上，紫薇和柳红一阵叽叽咕咕，两个姑娘就下了厨房，做了一桌子的菜。晚餐时间，她们把菜肴一一放桌上。柳红大声叫着：“吃饭了！吃饭了！大家赶快来吃饭啊！今天加菜！”永琪、小燕子、尔康、箫剑都走了进来。柳红看看众人的脸色，嘻嘻哈哈的说：“今晚，没有小燕子的名菜‘酸辣红烧肉’，但是，有我柳红的‘糖醋排骨’！”“还有我紫薇的‘酸辣汤’！”紫薇接口。

“还有我柳红的‘糖醋拌黄瓜’！”柳红再说。

“还有我紫薇的‘醋溜鱼片’！”紫薇接着说。

“还有我柳红的‘酸辣面’！”柳红又说。

“还有我紫薇的‘糖醋莲藕’！”紫薇跟着说。

柳红和紫薇说到这儿，小燕子已经纳闷得不得了，嚷着：“你们怎么不是‘糖醋’，就是‘酸辣’？都被我传染了吗？”“因为今天家里有好多醋，

好多辣椒，又有好多糖！”紫薇笑着说。

尔康忍俊不禁，就笑着嚷道：“爱吃甜的，爱吃酸的，爱吃辣的，都尽量吃吧！自从大家逃亡以来，酸甜苦辣，各种味道，算是尝尽了！好，做菜的有心，吃菜的有福了！”永琪听到大家这样开玩笑，不禁有点讪讪的，尤其见到箫剑，更是尴尬。

箫剑听着，看着，倒是一股落落大方的样子，大笑着说：“这也糖醋，那也糖醋，好极了！你们吃糖的吃糖，吃醋的吃醋，我喝酒！”箫剑就一屁股坐了下来，自顾自的倒了酒，一举杯干了。然后，他用筷子敲着酒杯，高声念起一首诗来：“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及时当勉励，岁月不饶人！”“陶潜的诗！”尔康感动的说：“这首诗里最好的两句就是‘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此时此刻，这首诗，真是我们大家的写照呀！”“不错！我也最爱这两句！”箫剑豪放的说，眼光有意无意的扫了永琪一眼。

永琪看看尔康，看看箫剑，一掌拍在箫剑肩上。大声说：“兄弟！今天得罪了！请原谅！”箫剑和永琪，就相视而笑。一场误会，就在“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感觉中，化解了。

接下来，大家在洛阳住了一段日子。尔康的伤，逐渐的复原了。紫薇的身子，也完全调养好了。

这天，大家都去洛阳北区卖艺。这些天、洛阳城的东、西、南方，大家都走遍了，只有北区，还没去过。现在，大家卖艺已经卖出心得来了。箫剑和小燕子，那种滑稽的打法，最受观众欢迎。所以，他们两个已经成为主角。尔康、紫薇是最好的“观众”，他们两个，生来就有让人信服的脸孔，只要两人一“领先捐款”，往往就一呼百应。至于永琪呢？自从和小燕子吵过一场架以后，他就脱胎换骨了。

选好了表演的场地，大家拿出家伙，各就各位。小燕子和箫剑准备表演，柳红准备收钱，紫薇和尔康站在人群里观望。永琪拿着铜锣敲着，他终于完全摆脱了“阿哥”的骄傲。

一面乒乒乓乓的敲锣，一面朗声说道：“各位洛阳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在下艾琪、河北人氏，带着兄弟姐妹四人，要到四川去寻亲。谁知，在路上遇到强盗抢劫，到了贵地，妹妹又染上重病，双眼失明，为了请大夫，把所有的盘缠全部用尽。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行又遇打头风’！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前来卖艺！我们在这儿给各位献丑一段，如果大家看得高兴，请随意赏一点！如果不方便，在下依然谢谢各位捧场！”小燕子和箫剑就表演起来。两人打得翻翻滚滚，箫剑照例左摔一跤，右摔一跤，狼狼狈狈的到处奔逃，小燕子照例一路追杀。

观众看得好高兴，笑声不断，掌声不绝。

人群中，钦差李大人穿着便衣，带着手下，已经混了进来。看到永琪在敲锣打鼓，小燕子在卖艺，紫薇和尔康都围在旁边，个个满面风霜，衣饰简陋，李大人震惊极了。

“是他们几个！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五阿哥在街头敲锣，还珠格格在卖艺……皇上如果知道了，大概会伤心欲绝吧！”李大人想着，一时之间，有点举棋不定。不知道是出示身份好，还是赶快回去报信好。

正在犹豫间，柳红拿着盘子，走到李大人面前，说着：“请随便赏一点！谢谢！谢谢……”李大人心中惻然，拿出一锭银子，放在盘子中。出手太大，

柳红一惊。旁边的尔康，也惊动了，走了过来，和李大人一个照面。尔康大震，来不及反应，李大人立即说道：“福大爷吉祥，借一步说话！”就去拉尔康的衣袖。

尔康一夺衣袖，露出绑着绷带的手腕。李大人又是一惊，还来不及再说话，尔康已经放声大喊：“小燕子！柳红！箫剑！敌人已到，快走！”尔康喊完，飞身而起，拉了紫薇就跑。

小燕子猛一抬头，和人群中的李大人眼光一接。小燕子大叫：“跑啊！大家快跑啊！那个会用鱼网的‘大人’又来了！”永琪急忙捞起小燕子，施展轻功，飞越人群，狂奔而去。

群众大惊，你推我挤，跌的跌，摔的摔，乱成一团。

箫剑冲到尔康身边，急促的，低低说：“你带紫薇和柳红，赶快先回四合院，尽快收拾一点东西，套好马车等我们！我和小燕子永琪去把追兵引开！摆脱了追兵，我们就回来！等我们一回来，马上出发！”尔康点头，带着紫薇和柳红，就脚不沾尘的往另一个方向飞奔。

箫剑怕敌人去追尔康，故意在李大人面前一转。对李大人喊：“一国之主，怎能对自己的骨肉，狠下杀手？”李人大惊，还来不及反应，箫剑已经像箭一般，追着燕子而去。

“快去追他们！”李大人急呼着，带着许多便衣的侍卫，对着小燕子的方向，追了过去。

小燕子、箫剑和永琪，一阵狂奔，奔到了街边一家染布工厂外，小燕子看到院子中，挂满了各种颜色的染布，觉得可以藏人，就飞跃进去。永琪和箫剑，也跟着窜了进去。

工厂里，若干女工，正在染布晾布。地上，有许多的大染缸。看到小燕子等人，横冲直撞的奔进来，工人们大惊，惊呼着：“什么人？怎么可以闯进来？不要弄脏了我们的布！”工人们还没回过神来，李大人带着便衣侍卫，也跳进工厂。李大人急呼：“格格请留步！臣有话要说！情况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恶劣……听说各位伤的伤，病的病，臣奉旨带了太医来，给各位治病……”小燕子见李大人追来，又急又气，大骂：“你还想骗我！上次用鱼网网我的，就是你！我才不会那么傻，被你们骗！我知道落到你们手里，就是‘杀无赦’！我好不容易保存的脑袋，绝对不会再丢掉！你对我用鱼网，我也给你一张鱼网！”小燕子喊完，抓起一块染布，就对李大人抛去。箫剑和永琪赶来，双双抓住染布一角，对李大人撒网似的撒下。永琪大喊：“李大人！你放弃吧！今天，看在你也是为人臣子，我不对你用杀手！带着你的部下，快撤！”李大人不敢反抗，还试图解释：“五阿哥！皇上心存仁厚……”话没说完，染布已当头罩下。

李人大惊，拔剑在手，拼命去砍那些布。奈何布质柔软，砍不断，理还乱。一时之间，闹了个手忙脚乱。

小燕子一看，这个好玩，就不住的把染布拉下，抛向敌人。箫剑和永琪，存心要拖延时间，让尔康柳红可以收拾东西，就拼命配合小燕子，用染布撒向追兵。

几个侍卫，被染布裹住，好生狼狈。就有其他侍卫，纷纷拔出长剑，和箫剑永琪大打出手。

工厂女工一看，又是刀又是剑，吓得大呼小叫，逃的逃，跑的跑，躲的躲，闪的闪。一时之间，只见红黄蓝绿各色染布，漫天飞舞，刀枪剑戟，

闪闪发光。女工们没命奔逃，小燕子等人、拳来脚往。一个染布工厂，弄得天翻地覆，眼花撩乱。

李大人好着急，生怕伤到永琪和小燕子，大喊：“不许伤人！大家小心！”众侍卫不敢伤到永琪等人，难免打得顾此失彼。

小燕子却越战越勇，跳上一个染缸的边缘，和几个追兵缠斗。一个应付不了，差点被打落染缸。幸好永琪飞身而至，及时救下小燕子。箫剑就跳过来，一脚把敌人踢进了染缸。等到那个侍卫，从染缸里冒出头来，已经被染成了一个“绿人”。

小燕子大笑：“哈哈！哈哈！这个好玩！”小燕子就再跳上染缸边缘，永琪和箫剑急忙去配合她。三人合作无间，将众侍卫左一个，右一个打进各色染缸。

李大人站在工厂里跳脚，还在不住口的高呼：“五阿哥！还珠格格……皇上心存仁厚，不会要各位的脑袋了，赶快停止抵抗，随臣回去覆命……”小燕子大喊：“你回去告诉那个瞌睡龙，我们再也不会回去了！就算被追兵打到断手断脚，全部死绝，也不会回去了！”“还珠格格不要负气……”李大人话没说完，箫剑一掌打来，李大人仓卒应战。没料到箫剑武功那么高强，被打得飞身而起，掉进最后一个染缸中。箫剑就大吼道：“小燕子，永琪，我们快走！”三人不再恋战，飞跃而去，直奔四合院。

尔康、柳红和紫薇已经匆匆的收拾了一些行李、备好马车，在院子里等待。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柳红大喊。

小燕子、永琪、箫剑飞奔而来。永琪和箫剑跳上了驾驶座，小燕子上了车。大家刚刚坐稳身子，箫剑和永琪一拉马缰，马车就飞驰起来。

小燕子坐在马车里，得意的嚷着：“紫薇，你们没有看见，那个李大人被我们整得好惨！上次，他用鱼网来网我，这次，我们把他们通通打进染缸里，全部染成红红绿绿的！那个李大人，现在是皇阿玛面前的‘红人’了！哈哈！哈哈！”紫薇惊奇的看着小燕子，说：“我们弄得这么狼狈，一路逃难，一路被追捕，我好奇怪，你还能笑得这么高兴！”“当然高兴，他们那么多人，我们只有三个，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怎么不高兴？”小燕子嚷着，忽然有个大发现：“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叫作‘落花流水’了！原来，把敌人打进染缸，就叫‘落花流水’，每个人染得像朵花，红黄蓝绿都有，再弄得湿答答，这就是‘落花流水’！我懂了！”小燕子兴冲冲，紫薇却有点忧郁。尔康关心的看着紫薇说：“紫薇，你不要紧张，你千万把心情放轻松一点！要知道，我们以后的人生，恐怕都要在追追逃逃的日子里度过！大夫说，你的眼睛是受了刺激才失明的，我现在最怕的事，就是你再受刺激！”“皇阿玛为什么不放手呢？”紫薇一叹：“为什么一定要追杀我们呢？我们大家都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想了，只是让我们痛心而已。”尔康说。

“如果皇阿玛一直不肯放手，我们一直逃亡，要逃到哪一天为止？就算到了大理，他还是可以派人追到大理！什么地方，才是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呢？”小燕子就拍拍紫薇，说：“其实，这种生活也满刺激的，我们就当是在玩‘官兵捉强盗’！玩得又精彩，又刺激，有什么不好？”“对！大家振作一点，走一步算一步。也可能，闹到最后，皇上累了，放弃了！那就是大家的运气了！”柳红也给紫薇打气。

紫薇抬头看着窗外，深思的说：“虽然我们这样狼狈，被皇阿玛追杀得伤痕累累，但是，我还是常常想着皇阿玛对我们的好。难道，皇阿玛只记得我们的错，就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好吗？”一句话说得小燕子也难过起来，尔康也默默无语了。

马车在原野上飞驰着。尔康看着车窗外向后倒退的旷野树木，觉得，那个皇宫，真的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52

皇宫还是巍峨的耸立着。

这天，容嬷嬷急急的走进了坤宁宫，对皇后低低的禀道：“娘娘！巴朗回来了！”“人呢？”皇后一震。“快传！”巴朗进门，甩袖跪倒。

“巴朗叩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起来说话！追到他们几个没有？”皇后急问。

巴朗站了起来，垂手而立。

“回娘娘，巴朗带了手下，追查到洛阳，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紫薇格格的眼睛已经瞎了！”“什么？紫薇瞎了？怎么瞎的？”皇后一个惊跳，问。

这时，在大厅门外，永基走来，想要进房，发现房门关着，就跑到窗口去张望，正好听到皇后的话，吓了一跳，呆住了。在永基小小的心坎里，紫薇和小燕子，是宫里对她最和颜悦色的人，他永远忘不掉玩焰火棒那个晚上！听到紫薇瞎了，他就大大的震动了。

“回娘娘！想是被一路追杀，受伤了！”巴朗说：“奴才打听了消息，发现他们正向襄阳的方向逃逸，就追了过去，在洛阳城外，和他们大打了一场！他们之中，有几个武功非常高强的人在保护，奴才手下，伤了好几个！但是，他们也没有占到便宜！福大人被砍了两刀，已经受了重伤，大概活不成了！五阿哥也被我们砍伤了！至于金琐那个丫头，听说已经掉落悬崖死掉了！”永基听得目瞪口呆，大受惊吓。

“然后呢？”皇后追问。

“奴才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派人去均县卧底埋伏了，只要他们到了均县，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解决！现在，他们伤的伤，瞎的瞎，应该走不动，也走不远了！奴才快马加鞭，先赶回来向娘娘报告！也请示一下，是不是还要继续追杀？”皇后就看容嬷嬷。容嬷嬷深思的说：“皇后娘娘，你不是要‘斩草除根’吗？现在，他们受伤的受伤，瞎眼的瞎眼，正是下手的大好时机，如果现在不忍心，以后，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皇后还没说话，窗外，传来奶娘的惊呼声：“十二阿哥，奴才到处找不到你，怎么趴在窗户上？为什么不进门呢？”皇后和容嬷嬷大惊。容嬷嬷就急步走到门前，打开了门。只见奶娘牵着永基，正站在房门口。容嬷嬷一怒，劈手就给了奶娘一耳光，大骂：“你会不会带孩子，怎么让十二阿哥爬窗子，这儿是玩的地方吗？万一阿哥有个闪失，你有几个脑袋来赔？”永基见奶娘挨打，又听到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就再也按捺不住，冲上前来，对着容嬷嬷，一脚踢去，大喊：“你好可怕！你要杀五阿哥，你要杀紫薇姐姐，和小燕子姐姐，你还

打我的奶娘，你好可怕……”容嬷嬷吓了一跳，连忙后退。皇后脸色一变，震惊无比。

永基就冲到皇后面前，涨红了小脸，愤然大吼：“皇额娘！你不是说，做人要心地光明，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待人要宽厚，要仁慈吗？你派人去杀五阿哥，去杀紫薇姐姐和小燕子姐姐，还砍伤了尔康哥哥和五阿哥……你好残忍！我要告诉皇阿玛去！”永基喊完，调头就对门外跑。容嬷嬷急忙飞奔上前，拦腰抱住了他，颤声喊：“十二阿哥请息怒！十二阿哥听错了，没有这么一回事！千万不要误会了，你皇额娘不是这个意思！”皇后被永基这样一闹，真是心惊胆战，再加上永基的话，字字句句，竟像利刃一样，刺进她的内心深处，她就冷汗涔涔了，急忙对巴朗说道：“你退下！暂时什么都别做，等我的命令！”“喳！奴才遵命！”巴朗急忙躬身而退。容嬷嬷就对奶娘吼道：“你也下去！”奶娘赶紧退出了这个是非之地。容嬷嬷拉着永基，把他带向皇后。

“皇额娘！”永基激动得不得了，一路挣扎着，叫着：“你不知道紫薇姐姐和小燕子姐姐对我有多好，别人不跟我玩，她们跟我玩，别人看到我就躲开，只有她们会对我笑！你为什么要杀她们？为什么？为什么？”皇后震动得一塌糊涂，激动的拉着永基，蹲下身子，哑声的问：“永基！什么叫‘别人不跟你玩’？‘别人躲开你’？”“我不知道！大家都说皇额娘好凶，看到我就假装看不见！只有小燕子姐姐和紫薇姐姐不会这样！”永基嚷着。

皇后震惊极了，不敢相信的看着永基，痛心的说：“居然有人看到你，假装看不见？小燕子她们跟你玩？她们跟你笑？她们不会那么好心，那是骗你的！”“什么骗我的？跟我玩就是跟我玩，跟我笑就是跟我笑！你要杀她们，我都听见了！皇额娘，你这么狠心，我恨你！”皇后一颤，被永基这句话打倒了，她痛楚的看着永基，喊道：“孩子！别恨我，我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你！如果你恨我，我还斗什么？还拼什么？还跟人争什么？”就把永基抱得紧紧的，喊着：“永基！我没有要杀她们！你听错了，我是派人去保护她们！要杀她们的，是皇阿玛！”容嬷嬷也蹲下身子来，急忙说：“十二阿哥，你可千万不要去找皇阿玛！上次，皇阿玛要砍两位姐姐的头，你也在场，听得清清楚楚，对不对？两个姐姐好不容易逃走了，如果皇阿玛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一定会把她们抓回来，肯定还要杀她们的！你总不愿意，让两个姐姐被砍头吧？刚刚你在窗外，没有听得很清楚，你可不能随便冤枉你的额娘呀！那会害死你额娘的！知道吗？知道吗？”永基狐疑的看看容嬷嬷，又看看皇后，困惑了。

“是吗？你们不是在研究怎么‘追杀’五阿哥和小燕子姐姐他们吗？不是说紫薇姐姐瞎了吗？”“那只是听说，还没有证实！”皇后搂着永基，心慌意乱的喊：“我保证，不去杀她们，不去杀她们！你也千万别在外面胡说！相信你的额娘吧！好吗？好吗？”永基迷惑了，弄不清楚了，确实，上次皇阿玛要杀紫薇和小燕子，所有的事，还在眼前！他糊涂的看着皇后和容嬷嬷，说：“你们大人是怎么一回事？说一个样，做一个样！我都不知道要相信谁？应该相信谁？”皇后看着困惑而迷失的孩子，心中就痛楚了起来。眼前，蓦然浮起紫薇受到针刺时，对她一声又一声的喊着：“皇后娘娘，十二阿哥在窗外看着你呢！十二阿哥在窗外看着你呢！十二阿哥在窗外看着你呢……”皇后接触到永基那纯真而善良的眼神，猛的打了一个冷战。到了这时，她才明白紫薇喊那句话的意思。她把永基的头，紧紧的抱在怀里，整个人都发起

抖来。

紫薇小燕子等一行人，这天，流浪到了一个小镇。他们走得有些累了，没有发现追兵，就在这小镇暂时落脚，住进一家客栈。

安顿好了之后，大家在小镇上闲逛，居然看到有人在卖艺。大家的兴致都来了，全部围拢过去观看。

只见街角，有个年约十一、二岁的女孩，在表演特技。她把许多凳子，一个迭一个，迭得好高。一面迭，一面往上爬。爬到顶端还不够，开始危险危险的表演倒立。围观群众，个个为她捏把冷汗，看得目瞪口呆。

凳子下面，一个大汉正敲着锣，大声的吆喝着：“大家来看啦！最惊险的表演，最卖命的表演！不止倒立，还要顶盘子！”女孩好不容易倒立成功，大汉就丢了许多盘子给她，她一一用脚接住，落了好高的一摞，再舞着盘子旋转。

观众掌声如雷。小燕子、尔康、永琪、箫剑、紫薇也急忙鼓掌。

“哇！太难了！太危险了！原来是个同行，她也在卖艺，比我们的难了一百倍！”小燕子惊呼着，大喊：“好！太好了！好得不得了！”小燕子赞美了还不够，竟然帮那个大汉吆喝起来：“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看了表演，就要付钱！不要让这个小姑娘白白卖命！”小燕子说着，就掏出几个铜板，丢在地上的碗里。围观群众也跟着解囊。

这时，女孩一个失手，一个盘子掉落打碎了。大汉立刻抬头，凶恶的喊：“丫头！你给我小心一点！这么多人看着，不要出丑！再敢砸碎盘子，我要你的命！”女孩一慌，又是好几个盘子落地打碎了。大汉大怒，对女孩挥舞着拳头：“你是不是故意要拆你爹的台？当心我收拾你！重新来过！重新来过！”又丢了几个盘子上去。

女孩用脚接过盘子，心惊胆战，手脚已软，一个不小心，脚一滑，所有的盘子乒乒乓乓落地，凳子也劈哩叭啦掉下来，女孩就从上面摔落。

围观群众生怕被砸到，跳的跳，跑的跑，四散奔逃。永琪大叫：“小心！”奔上前去，把女孩接住了。

永琪放下女孩，围观群众也跑得差不多了。女孩就非常害怕的对大汉说：“爹！对不起！我再来一遍好了……”谁知，那大汉居然拿起一根藤条，一鞭子抽向女孩，大骂：“死丫头！你是故意的！你把盘子全部砸光了，把客人也砸跑了，怎么重来一遍？你故意摔下来，你找死……”小燕子一看，气坏了，大吼一声，冲上前去，劈手抢掉了大汉手里的鞭子：“你是哪门子的爹呀？女儿那么小，要她做这么危险的表演，幸亏我们把她抱住了，要不然，那么高摔下来，不受伤才怪！你不安慰安慰她，还拿鞭子抽她？你有没有一点良心，一点爱心呀？”大汉大怒，对小燕子用力一推。

“我管我的女儿，关你什么事？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教训老子？”永琪见大汉出手推小燕子，哪里能够容忍，上去一接，把大汉的手用力一扭，吼着说：“你虐待女儿，拿小孩子的生命开玩笑，我要把你送到官府去治罪！”

“官府又怎样？”大汉大叫：“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放屁！管东管西，管不着打儿打女！你们是哪来的流氓土匪？我管我自己的女儿，要你们来放屁……”大汉话没说完，尔康扬起手来，“劈哩叭啦”的给了他几耳光，义正词严的说：“这种无赖，让人忍无可忍！我最受不了虐待孩子的人，嘴里还这样不干不净！不给你一点教训，你就不知道这个社会上还有正义感！有你这样的爹，你的女儿简直是倒了十八辈子楣！”女孩看到众人下手维护她，

就突然上前，对小燕子等人跪下了，喊着说：“各位哥哥姐姐！快救我，这个人根本不是我爹，我爹穷，把我卖给了他！他凶得不得了，每天不给我吃，还要我表演，演不好就打，我好怕……好怕……”说着，就哭了起来。

众人一听，个个血脉贲张了。尔康就对大汉大声一吼：“这小姑娘是你的女儿吗？”“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反正是老子花钱买的，女儿也好，丫头也好，她就要给我表演，给我赚钱……你们管不着！”这时，散掉的观众又都聚拢了，听到大汉这种话，不禁群情激愤。

尔康怒不可遏，抬头看箫剑、永琪：“我们试试看管得着还是管不着！”尔康话没说完，就一脚把大汉踢得飞了起来。

“哎哟……”大汉落了下去，箫剑再一脚踢过去，大汉再度飞了起来，永琪再接上去一脚，大汉再度飞起，小燕子赶上前去，再一接，大汉又飞了……众人就像踢球一样，把大汉踢来踢去。

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好戏，疯狂的鼓起掌来，喊着：“好！过瘾！这样的爹，太可恶了！教训他！教训他……”大汉被众人踢得哇哇叫，这才知道遇到高手了，开始哀哀叫饶了。

“各位好汉，各位姑奶奶，我错了，不敢了……哎哟，哎哟……请饶了我吧！”大汉落地，尔康一脚踩在他身上，厉声问：“你还敢不敢欺负这个小姑娘？”“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女孩急忙给众人磕头，拜拜，害怕的喊着：“他还会打我的……等到你们走了，他会狠狠打我的，各位哥哥姐姐，我好怕……”就捋起衣袖，给众人看她鞭痕累累的手臂：“他好喜欢喝酒，赚了钱就喝酒，喝醉了要打我，生意不好也要打我……各位救救我！救救我……”女孩就一直磕头，一直对众人拜着。紫薇弯腰，把她拉了起来，看尔康，说：“我们这样帮不了她，只会给她惹来灾难，等到我们都走了，谁知道那她那个‘爹’会怎么虐待她？就算今天我们护着她，明天呢？后天呢？”“依你说，怎么办？”尔康问。

小燕子就往前一冲，对大汉嚷道：“这个小姑娘，我们问你买了！你说，要多少钱？”大汉眼睛一转：“买了？不行不行，她是我的宝贝儿，我的乖女儿，我不卖……”小燕子一脚踹去，大叫：“你卖不卖？卖不卖？不卖我就把你踢死！”“哎哟！哎哟……好好好，我卖，我卖！”大汉呻吟着。

“多少钱？”“五十两银子！我是五十两银子买来的，没有五十两银子，打死我我也不卖！”“五十两银子？尔康，我们大概连十两银子都没有！”柳红说。

“那……我不卖！她是我的金饭碗，卖了，我就没饭吃了，你们打死我吧，我反正不卖！”大汉说。

“我们大家把身上的钱集中，算一算有多少？”箫剑拿出钱袋，倒出所有的钱。

众人就掏出全部的钱，数了数，紫薇再留下了一些生活费，抬头看着大汉：“十二两银子，卖不卖？”“门都没有……”大汉话没说完，箫剑走上前去，把大汉拎了起来，瞪着他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我只跟你说一遍：如果你不卖，我挑断你的手筋，挑断你的脚筋，再挖掉你的眼珠，把你丢到护城河里去喂鱼！那时，别说十二两银子捞不着，你的命也没有了！我绝不虚言恐吓！你卖不卖？”大汉看着箫剑，但见箫剑眼色森冷，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吓坏了，哭丧着脸：“卖了！卖了！”箫剑就拎着大汉，说：“好！跟我去客栈里，写一个字据给我，免得你赖帐！”箫剑拎着大汉就走。围观

群众，不禁疯狂的鼓掌叫好。

紫薇、小燕子、柳红就拥着女孩，往前走去。女孩不敢相信的跟着大家，像是作梦般，带着一脸的笑意。

结果，这些落难逃亡的格格和王孙们，身上的银子越来越少，身边还多了一个孩子。这天晚上，大家先给女孩买了一身像样的衣服，再帮她梳洗，然后，叫了一桌子的鸡鸭鱼肉，大家围着餐桌，看着她狼吞虎咽。女孩贪婪的吃着，好像已经饿了几百年似的，大家看理目瞪口呆。小燕子义愤填膺的问：“那个混账要你饿着肚子表演吗？你几天没吃了？”“两天都没吃了，”女孩咽下了一口饭，说：“爹说，吃了东西会长胖，胖了就不能表演，不给吃！所以我才没力气，才会摔下来！”“岂有此理！我们还给他钱！应该把他抓过来，也饿他几天再说！”小燕子喊。

“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紫薇看着女孩，柔声问。

“叫丫头！”“这算什么名字？”紫薇一愣：“你亲生的爹，也叫你丫头吗？”“我不知道亲生的爹是谁？从小，我就在学杂耍，被一个爹卖给另外一个爹，卖来卖去，不知道卖了多少回！我没名字，也没姓！不知道哪年生的，也不知道自己几岁？”小燕子一听到女孩这篇话，就傻了。用手托着下巴，呆呆的看着她，眼中湿润起来：“没爹没娘，没名字，也没姓！不知道哪年哪月生，也不知道自己几岁？走江湖卖艺过日子……怎么跟我一模一样呢？”箫剑不禁深深的看着小燕子，满眼都绽放着同情和温柔。

小燕子就喊：“柳红，你还是叫柳红，把你那个‘小鸽子’让给她吧！”她拍拍女孩的肩，说道：“从此，你有名字了，我给你一个名字，我叫小燕子，你叫小鸽子！你是我们大家的小妹妹！”女孩听了，就急忙推开饭碗，起身要拜，说：“小鸽子拜见各位哥哥姐姐！”柳红慌忙拉起女孩，让她坐回饭桌上：“别磕头啦！赶快吃东西，菜凉了不好吃！这认哥哥姐姐，慢慢来没有关系！”忙着把鸡腿挟到女孩碗里：“快吃，快吃！”女孩见到大家温柔的看着她，亲切的问东问西，殷勤的在她布菜，感动得不得了，低着头拼命吃。

尔康、永琪、箫剑交换着视线。三个男人，毕竟比较理智，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尔康看看三个忙着照顾女孩的姑娘，不忍扫兴，叹了口气说：“先让她们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再来讨论吧！”第二天一早，大家就起身了，忙忙碌碌的把行李搬上马车。

小鸽子笑得好灿烂，跟着小燕子转，忙着搬东西，喜悦的喊着：“我来搬！我来搬！别看我人小，我的力气很大！小燕子姐姐，给我！”抢下小燕子的包袱，搬上车。又跳下车，去帮紫薇搬东西。“我们要去哪里？有这么漂亮的马车坐，真舒服啊！”她快乐的跳上车，东摸摸，西看看。

尔康、永琪、箫剑互看了一眼，就把小燕子、紫薇、柳红拦在马车门口。

“小燕子，紫薇，我们大家要谈一谈！”尔康说：“这可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整天翻山越岭，到处流浪，今天不知道明天住哪儿！后面还有敌人在穷追赶不舍，我们已经在自顾不暇，怎么能够再照顾一个孩子？”“那……你们要把她怎么办？”小燕子急了。

“听我说，昨天救她，是义不容辞！”永琪诚恳的说：“但是，带着她，是绝对不行的！我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她留下来！”“她没有家，没有亲人，要留给谁？”紫薇也急了：“我们就勉为其难，带着她走吧！”

小燕子已经认了妹妹，她就是我们大家的妹妹了！”“就是就是！”小燕子嚷着：“如果我们不带着她，她说不定又会被那个坏人弄回去，再让她饿着肚子表演！不行不行，我要带着她！”“小燕子，你要理智一点！”永琪正色说：“这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分析一下我们的状况，想一想，带着她，对她好吗？对她安全吗？我们有实际的困难呀！”“如果我们后面没有追兵，我一定赞成带着她走！”尔康接口：“但是，我们常常要应付突如其来的打斗……”他看着小燕子：“想想看，那天遇到敌人的时候，我们被冲得四分五散，到现在，金锁和柳青都没有归队。如果我们又被冲散了，谁来照顾她？而且，一路上动刀动枪，连我们自己，都这个伤那个病，万一不小心，让她受伤怎么办？那不是救她变成害她了吗？”“我保护她！”小燕子说。

“你能保护自己就很不错了！”永琪说。

箫剑就一步上前，建议说：“这样吧，我们下面一站，改变路线，我们去南阳！我在南阳有一个好朋友，姓贺，夫妇两个人，为人好得不得了，家境也好得不得了，可惜到了中年，还没半个子，我们正好把小鸽子托付给他们，我保证，贺家会把她当自己孩子一样爱的！等到我们将来不需要逃亡的时候，安定下来的时候，再来接她，怎么样？”小燕子看着三个男人。

“反正，你们三个已经计划好了，就是不要带她，是不是？”“不是‘不要带她’，是‘带不起她’！”永琪说。

小燕子就对永琪一凶：“那我一定要带她，你预备怎么办？”永琪一愣，说：“你又开始不讲理了！大家已经跟你分析过了，有困难嘛！你怎么永远这样任性呢？想要怎样就怎样，你要顾全大家呀！”“我就是带着她！我一定要带着她！”小燕子生气的、任性的喊：“如果你们不要带，我跟她一起留下来！”就对着车上喊：“小鸽子！下车！”小鸽子急忙跳下车来。小燕子眼泪一掉，过去握住她的手，说：“小鸽子，他们大家都不要你，你只好跟着我！我们两去闯江湖，你的表演，加上我的表演，我不相信我们会活不下去，我们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吧！”回头对众人说道：“再见！”拉着小鸽子，就往前走。

紫薇和柳红急忙拦过去。

“不要这样子，大家再研究一下嘛！生气解决不了问题！”紫薇说。

“小鸽子！”柳红就一把拉住女孩说：“你赶快叫小燕子姐姐别生气了！大家先上车，一面走，一面讨论好不好？”“不好！”小燕子大声说：“讨论来，讨论去，一定会把她留下的！我不要讨论，我带她走就是了！”小鸽子看到大家这副样子，非常害怕，顿时眼泪汪汪。

永琪有些生气了，对小燕子嚷着：“你明知道我们不能丢下你不管，这样矫情是什么意思？”小燕子回头对永琪喊：“我矫情？你才自私呢！你才霸道呢！你只管自己，不管别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什么顾全她的安全，就是嫌她累赘！她是我的，我带走，也不行吗？”箫剑急忙走上前去，对小燕子投降了，嚷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我投降，我们带她一起走！管他是福是祸，总之大家在一条船上，要沉一起沉！好了！不要生气了，上车吧！”小燕子一听，还是箫剑够义气！就走过来，挽住箫剑的手，把眼泪擦在他的衣袖上，热情的嚷着：“箫剑！还是你对我好！还是你了解我！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永琪一看，小燕子居然用箫剑的衣袖擦眼泪，亲热成那个样子，让人孰可忍，孰不可忍？立即气得眼冒金星，一拂袖子，调头就走，喊着：“你们上车！该留下来的不是小鸽子，是我！我走！”说着，就

向前急冲而去。

尔康摇摇头，急忙追了过去，对永琪说：“永琪，你沉住气好不好？救下小鸽子，是件好事，闹得我们自己四分五裂，就太不值得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不是制造裂痕的时候，无论如何，要忍！”“换了是你，忍得下去吗？”永琪怒不可遏：“我坦白告诉你，不论那个箫剑对我们有多大的恩惠，再这样过下去，我不知道自己会做些什么？”“我了解，但是，你现在负气一走，岂不是把一切都拱手让人了？你服气吗？”尔康拉着永琪往前走了一段，远离众人，语重心长的说：“如果我是你，我会守住小燕子，守得牢牢的，不给任何人可乘之机！”永琪傲然的一摔头，说：“一个和我走过大风大浪的女子，一个和我有山盟海誓的女子，如果还需要我去‘守’，我宁愿放弃！或者，大丈夫的定义是‘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我这点骄傲还有，她如果把箫剑看得比我重，我成全他们！”在马车那儿，大家看到尔康和永琪越走越远，都知道永琪这次气大了。

紫薇看看小燕子，不以为然的摇摇头，推了推她，低声的说：“你还不快去把永琪拉回来？”“他爱生气，让他去生！”小燕子色厉内荏的说。

箫剑看到这种局面，脸色暗淡了下去。他深深的看了小燕子一眼，再看看越走越远的永琪，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他眼里闪过了一丝不舍，就潇洒的扬扬头，纵身一跃，飞身落在永琪和尔康的面前，拦住了二人，毅然决然的说：“大家请上车吧！不要再耽搁了，万一追兵追到怎么办？我再送各位一程，到了南阳，我把小鸽子安顿好，就和各位告别了！”永琪和尔康听了，两人都大大一震。

53

大家默默的上了马车，继续向前行进。驾驶座上，坐着的是柳红和箫剑。箫剑一反平日的洒脱不羁，变得非常沉默，拉着马，驾着车，郁郁寡欢。柳红看看他，看看道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晌，箫剑忽然问柳红：“你认识小燕子多少年了？”“快七年了！”柳红算了算。

“那么，你认识她的时候，她只有十二岁？”“是！和小鸽子差不多大，我自己也只有十五岁！我，小燕子，和柳青是一块儿长大的，说实话，当初，我以为我哥会和小燕子在一起，后来，紫薇加入我们，我又以为我哥会和紫薇在一起，结果，他却和金琐在一块儿了！我哥说，世界上的事，不能强求，该你的，跑不掉，不该你的，也求不来！”箫剑听出柳红话中有话，看了她一眼，又问：“小燕子当初怎么会和你们在一起的，你还记得吗？”“记得！那年冬天，好冷！我和我哥去街头卖艺，赚了一点钱，收摊的时候，小燕子抢了我们盘子里的几个铜板就逃，我哥把她捉了回来，发现她冷得发抖，几天没吃饭了，刚刚才从一个虐待她的主人家逃出来，无家可归。我和我哥，就把她收留下来，一直住在大杂院里，她那一点儿拳脚功夫，也是跟着大杂院里一个顾师傅学的，顾师傅几年前去世了！说起来，小燕子的身世，是满可怜的！所以，她看到小鸽子这样，就没办法不管了！”箫剑深思起来，眼中，凝聚着深刻的怜惜，叹了口气说：“是啊！好可怜的小燕子，难为她，

在这么多苦难的折磨下，居然长成一个坚强乐观的姑娘，风吹不倒，雨打不倒，像一朵傲霜花。更加离奇的，是这样的出身，居然会混进皇宫，当了格格，再历经指婚、坐牢、砍头……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真是曲曲折折，匪夷所思。”柳红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在他眼中，看到那么深切的关心和不舍，就体会到永琪为什么要吃醋了。

车子里，小燕子搂着小鸽子坐着，生着闷气，脸色非常难看。永琪脸色也非常难看，瞪着车窗外。小鸽子了解是自己的问题，造成大家不高兴，就很害怕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尔康和紫薇坐在一起，两人不知道该劝谁才好。大家就静悄悄的坐着，好久都没有人说话。最后，还是尔康忍不住，打破了岑寂：“好了！大家能够相聚的日子，也没有几天了，能够在一起的时候，还是珍惜一点吧！”

一旦分手，再相逢就不知是何年何月了？”小燕子一惊，抬头问：“什么‘能够相聚的日子，没有几天了’？谁要走？”就瞪着永琪，憋着气问：“你还是决定要走，是不是？”“你巴不得我要走，是不是？”永琪尖锐的问回去，抬高声音说：“可惜不是，是你的那个‘哥们’要走！”小燕子、紫薇通通震动了。小燕子就惊呼起来：“他要走？他为什么要走？这是什么意思？”她焦灼的看尔康：“真的吗？”“是！他说他只送我们到南阳！”小燕子一唬的从位子上跳了起来，冲着永琪嚷道：“你干的好事！你把他逼走！想想看，那天我们在囚车上，如果没有他及时出现，恐怕你们没有那么顺利劫成囚车。这一路，如果没有他一站一站安排，为我们打架拼命，恐怕我们老早给瞌睡龙抓走了！紫薇如果没有他，去找那个顾正救人，恐怕现在还陷在妓院里出不来……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你一点感激都没有，一点感动都没有，居然赶他走！你太没风度了！”永琪一听，脸都绿了。憋着气，重重的说道：“你放心，如果你这么舍不得他，你去把他留下来，我走就是了！”紫薇听到这儿，也沉不住气了，看着小燕子和永琪，不满的说：“你们两个是怎么一回事？一定要把好好的一个大家庭拆散？我们这样风雨同舟，共过这么多的患难，每一个人，都是家庭里的一员，许聚不许散！为什么要这样轻易的说分手呢？一个小鸽子，跟我们只有一天的相聚，我们还舍不得和她分手！可是，箫剑、永琪和我们是多么深刻的关系，怎么可以一任性，就说分手？看样子，你们男人，比我们女人还小器！心胸豁达一点不好吗？”“你的意思，是我小器，是我不够豁达？”永琪瞪着紫薇：“就算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事，我也要装聋作哑，是不是？”小燕子大怒：“你说的是什么话？什么是‘不该看到’的？我光明正大，没有做过一点偷偷摸摸的事，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你看不惯，尽管走好了！”小鸽子看到大家吵成这样，就用手揉揉眼睛，很懂事的说：“各位哥哥姐姐，你们不要为我吵架了，我知道，你们不方便带着我，随你们把我留在哪里，都没有关系，你们不要生气了！”小燕子越想越气，伸手敲了敲车顶，大叫：“停车！停车！”箫剑和柳红诧异的回头。柳红喊：“你又要做什么？”“我受不了！”小燕子大叫：“停车！我们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再走！”马车停下来了，所有的人，全部下了车。小燕子就嚷着：“箫剑！你跟我说说清楚，你说，到了南阳，你就走了，是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们了？不管我们了？你不是说，要跟我们拜把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你还念了那首我听不懂的诗，什么‘掉下地就是兄弟，亲不亲都没关系’，说得那么好听，原来你都是骗人的，是不是？”箫剑一愣，看看众人，看看小燕子，勉强的说：“我的意思是说，天下无不散

的筵席，大家总有一天要分手，早些分开也好！我还有我自己的路要走！”小燕子气极败坏的嚷：“我不管天下有没有‘不散的东西’，你不要拽文，你就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走定了？”箫剑看着这样着急的小燕子，体会到她的情感和焦灼，心中矛盾极了，沉声说：“除非……还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如果我‘拼命’留你呢？我‘拼命拼命拼命’留你呢？”小燕子冲口而出，看着大家，求助的说：“你们呢？要不要‘拼命’留他？”永琪脸色一僵。尔康和紫薇飞快交换了一个眼色。

箫剑盯着小燕子，在小燕子坦白的真情下，眼神显得又是深邃，又是感动，说：“小燕子，你让我好为难，好感动。我箫剑带着一身血海深仇，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不愿意自己被任何感情羁绊住！但是，自从认识了你们大家，亲情，友情就把我绑得牢牢的！要和你们大家说再见，我也有许许多多的不舍得！可是……”紫薇忍不住往前一迈：“没有‘可是’了！箫剑，‘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让我们这一群没根没蒂没家的人，成为真正的兄弟姐妹吧！”箫剑一震，紫薇这句话，似乎刺进了他的内心深处。他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了，几乎是痛楚的看了小燕子一眼，转向了永琪，带着一股挑衅的神色问：“永琪，你怎么说？”永琪迎视着他，正色说：“箫剑！亮出你的底牌来！如果你是我们的‘兄弟’，我用我的生命来欢迎你，如果你是我们的‘敌人’，不要用‘兄弟’的面具来欺骗我们！”箫剑盯着永琪，忽然仰天大笑，笑得有点凄厉，说：“哈哈！哈哈！经过了生生死死，风风雨雨，今天你要我亮出底牌，说出是敌是友？如果你的良知没有办法让你体会出我是敌是友，你们这些朋友，我都白交了！既然已经被怀疑了，早散也是散，晚散也是散，各位珍重！箫剑去了！”箫剑说完，飞身而起，直奔旷野，扬长而去。

小燕子大震，追在箫剑身后，狂喊：“箫剑！要走，你带我一起走！”永琪听到小燕子这样喊，气得发晕。尔康一个箭步上前，拉下了小燕子，说：“永琪！你带着大家上车，往前走！我去追箫剑，马上赶过来！”尔康就急追着箫剑而去。

柳红拉住了小燕子，不许她再去追。小燕子就跌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捧着下巴，眼泪落下来。永琪看到她这样，又气又痛又吃醋，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收拾这个残局。柳红拍拍小燕子的肩膀，安慰着：“放心！箫剑只是负气，尔康去追，一定会把他追回来的！兄弟姐妹拌嘴，总是难免，大家不要放在心上，也就没事了！”小鸽子看到闹成这样，好难过，怯怯的走过来，抓住小燕子的手，落泪说：“小燕子姐姐，你不要哭，到了下面一个城，你们找一个不凶的‘爹’，就把我卖了吧！还可以卖点银子！”小燕子听了，更加伤心，把小鸽子往怀里紧紧的一搂，泪汪汪的喊：“什么把你卖了？你是我的妹妹，哪有姐姐把妹妹卖掉的道理？小燕子哪里是这样没水准的人？哪里会这么没良心？不是赶这个走，就是赶那个走？”永琪冲了过来，对小燕子一吼：“你莫名其妙！”“你才莫名其妙！”小燕子跳起来大喊。

紫薇急忙抓住小燕子，说：“我们大家上车吧！好不好？不要在这儿吹冷风了！一边走，一边等他们吧！永琪！你少说几句吧！你驾车，好不好？”紫薇就拉着小燕子上车，柳红也拉着小鸽子上车。永琪沉重的坐上驾驶座，无精打彩的一拉马缰。

马车向前辘辘而去。

尔康在山上的一座亭子里，追到了箫剑。箫剑正坐在那儿郁闷的吹着

箫，似乎要把重重心事，全部借箫声发泄。尔康追了进来，喊：“箫剑！”箫剑放下了箫，看着尔康，一叹，说：“你追我干什么？那儿一车子大大小小，几乎没有什么自卫的能力，你再跑开，他们几个出了状况，谁来保护？何况，紫薇眼睛刚好，车里又多了一个小鸽子……你赶快回去吧！”尔康凝视着他，感动的说：“你走得那么潇洒，大步一迈，头也不回！你的感情可没有这样潇洒！几句话就露了真情，既然这么关心大家，怎么能够说走就走？”“老实说，我无法忍受那个‘阿哥’！”箫剑闷闷的说。

“永琪本来就有一种‘刺猬病’，这个病只有在遇到小燕子的事，才会发病！病一发，就会乱发神经，碰到人就刺，敌友不分，口不择言！但是，症状来得急，去得快，等到症状减轻之后，他就会后悔得不得了！现在，你就把他看成一个正在发病的人，不要理他，等他病好了，他就又是一个最好的朋友了！”“或者，他和我之间，是生来的‘天敌’，做不成朋友吧！”箫剑沉思的说。

尔康怔了怔，深深的看着他。就认真的、坦白的问：“箫剑！你是不是好喜欢小燕子？”箫剑坦然的看着尔康，正色说：“我很喜欢她，非常非常喜欢她！我也很喜欢紫薇，非常非常喜欢紫薇！我的喜欢，根本不需要隐藏！我喜欢得坦坦荡荡，不夹杂一丝一毫的男女之情，对她们两个，我从来没有非分之想！永琪那样想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尔康眼睛一亮，就一掌拍向箫剑的肩：“有你这几句话，什么误会都没有了！箫剑！赶快回去吧！如果你真的走了，小燕子会哭死，会和永琪绝交，那，你造的孽就大了！再说，我们还真的缺少不了你，这一路，你是我们大家的支柱！”就对箫剑一抱拳：“在下福尔康，代表我们那个回忆城的大家族，‘拼命拼命’的留你！”箫剑脸色好看多了，但是，仍然犹豫着。

尔康再一揖：“拜托，箫大侠，那儿，有一车子大大小小，几乎没有保护自己的……我呢，曾经发过誓，绝对不让紫薇离开我的视线……现在，我已经心急如焚，就怕他们出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好汉，就把所有的别扭，一起咽下吧！”箫剑听了，想着那一车的大小，心里的担心就像海浪一样涌上来。他一摔头，压下了自己的骄傲，抓起他的箫和剑。

“走吧！”两人就急急的追着马车而去。

尔康和箫剑还没有追上来，马车驶进了一个柿子林，树上柿子累累。

小燕子看到车窗外的柿子林，带着一肚子的怒气，拍打着车顶，大叫：“停车！停车！我要下车！”永琪停下了车子。小燕子立刻跳下车，大喊：“小鸽子！柳红！紫薇，下车来帮忙！”大家不知道小燕子要干什么，全体下车。小燕子就对永琪气冲冲的说：“如果你看不惯，你现在就把眼睛闭起来！因为，我要开始偷柿子了！我要把这整片林子，偷得一个也不剩！”她说完，就跳上一棵树，把树上的柿子，一阵拳打脚踢，柿子就一个个掉下地。她高声喊着：“小鸽子！把柿子搬到马车里去！”小鸽子觉得好好玩，笑着到处捡柿子：“我来捡！我来搬！”紫薇觉得不大好，仰头看着小燕子，喊：“不要摘了！快下来！你生气，也要认清对象嘛！这个柿子林也没有惹你！你把人家农人的柿子都采了，人家怎么办？”永琪抬头看着发疯一样采着柿子的小燕子，真是啼笑皆非，又无可奈何。忍着气，他喊着：“小燕子！你下来！”“我为什么要下来？”“你跟我生气，就冲着我来，去折腾一些哑巴柿子，算什么……”永琪一句话没说完，小燕子对着他的脸，扔了一个柿子下来，正好打在他脸上，顿时，柿子开花，永琪一脸的柿子汁。紫薇叫：“哎呀！”

小燕子……你实在太过份了！”就赶快掏出帕子，帮永琪擦着脸。

永琪这一怒，非同小可，大骂：“你这个不知好歹，没有风度的疯子！你去发疯吧！我希望你被一百只大凶狗咬得体无完肤！”“我希望你被一千只大疯狗咬得乱七八糟！一万只！十万只……”小燕子喊了回去，一面喊，一面把柿子不断的丢下来。“小鸽子，赶快捡！”小鸽子就忙不迭的捡柿子。柳红跳着脚喊：“这是怎么了？快把人家的柿子采光了！小燕子，你采这么多柿子，要做什么？我们也吃不完！”小燕子采完了一棵柿子树，又跳上另外一棵柿子树。继续劈哩叭啦，把柿子往下丢。永琪干脆坐到马车驾驶座上去生气，根本不看她。

转眼间，地上堆了一堆的柿子，小鸽子还在跑来跑去的捡。

小燕子已经采秃了好几棵树。每采完一棵，就跳上另外一棵。柳红和紫薇阻止不了，只得坐在一株柿子树下，无可奈何的看着小燕子。

忽然，有个农妇，手里牵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后还跟了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六个孩子，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跌跌冲冲的跑来。农妇大喊着：“是谁在采我们的柿子？”抬头一看，大惊失色，狂叫：“柿子！柿子……”永琪一看不妙，急忙喊：“小燕子！人家放狗来了！”小燕子一听，大惊，从树上跳了下来。紫薇急忙走上前去，对农妇喊着说：“不要慌，不要慌！我们付钱！你算一算，要多少钱？我们买！”柳红就掏出钱袋，倒出钱袋里所有的铜板，问：“这些够不够？”农妇一脸憔悴，满眼伤痛，心不在焉的看看柳红，又抬头去看柿子树，忽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边哭边喊：“孩子的爹，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我连几棵柿子树都保护不好！昨天给人偷采了一大堆，今天又给人偷采！如果我不赶过来，整个林子都给人偷光了！孩子的爹，你这样一走，丢给我八个孩子，要我怎么办啊？”农妇一面说着，就抱着一棵柿子树，痛哭失声。几个孩子，看到母亲如此，也跟着放声痛哭起来，喊爹，喊娘的喊娘，好生凄惨。

小燕子这一下，完全吓愣了。紫薇、柳红、永琪、小鸽子都惊呆了。

农妇和孩子们这一哭，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小燕子被他们弄得手足无措，悔不当初。就急急的跑过来，一把拉住农妇，哀声喊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安心的，不是真的要偷你的柿子，对不起……我给你钱，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别哭了啦！是我不好啦！你看你看，我这儿还有一块碎银子……”她掏出自己的钱袋，把所有的钱，全部倒在农妇手中：“给你！给你！都给你！求求你不要哭了啦……”但是，农妇已经越哭越痛，哀哀不能止：“孩子的爹……回来啊……我不能没有你啊……你为什么要走……我好惨啊！柿子都给人偷了，我怎么办啊？孩子的爹啊……”紫薇、永琪、柳红全部被她哭得心碎肠断。紫薇就喊着说：“我们把所有的钱，全部凑起来，看看有多少！都给她吧！这孤儿寡妇的，比我们还需要钱！”几个人就忙着翻钱袋，把所有的钱，全部塞进农妇手里。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这些钱，拿去给孩子做几件衣裳……算我们买了你那些柿子！”

你看……好多钱！”柳红说。

农妇仍然哭不停。小鸽子把自己口袋里，两个铜板也掏出来，塞进农妇手里。

小燕子看到农妇还是哀哭不已，一急，跑到马车上，把棉被也抱了过来，喊着：“棉被也给你！算我赔给你的，好了吧？对不起嘛！我错了嘛！”

紫薇把脖子上的金链子一摘，也塞进农妇手里：“瞧！还有我的金链子，也给你！给你！”“紫薇，那是你娘留给你的纪念品啊！”小燕子惊喊。

“没办法了！”永琪把衣带上的玉佩摘了下来，赶紧抢回紫薇的项链，把玉佩塞进农妇的手中。

“玉佩给你！那条项链要还给紫薇！好歹是紫薇的纪念品，尔康从那些官兵手里追回来的，不能送人！”小鸽子又从马车上，抱下来好几件她的新衣服，堆进农妇手中，说：“紫薇姐姐买给我的新衣服，全部给你，给那个妹妹穿！”指指农妇身边的女孩。

农妇看到收获如此丰富，喜出望外，这才破涕为笑，抽抽噎噎的说：“那……那……那些柿子，你们搬走！卖给你们了！”小燕子、紫薇、柳红、永琪、小鸽子看到农妇不哭了，就赶快搬柿子，把柿子搬上马车去。

正在这时，尔康和箫剑赶来了，一见大惊。尔康莫名其妙的问：“你们大家在干什么？”紫薇生怕再把农妇的眼泪引出来，急急的说：“赶快来帮忙搬柿子，我们买了好多柿子！什么话都不要问，也不要发表意见！帮忙搬就对了！”尔康和箫剑满脸狐疑，只得什么话都不问，拼命帮忙搬柿子。永琪看到箫剑回来了，也不知道是忧是喜，埋着头搬柿子。小燕子看到箫剑，好安慰，一面搬柿子，一面给了箫剑一个微笑。

永琪看到这个微笑，心里又打翻了调味瓶，满脸懊恼。

这天下午，大家到了一个小镇。为了处理成堆的柿子，也为了囊空如洗，大家弄了一辆板车，上面堆满了柿子。大家在街上卖柿子。

小燕子推着车，柳红拉着车，小鸽子跟在车子旁边，吆喝着：“卖柿子啊！卖柿子啊！又香又大的柿子！又红又甜的柿子！一斤只要五个铜板！大贱卖啊！赶快来买啊！”尔康、永琪、箫剑、紫薇跟在板车后面，议论纷纷。尔康看着永琪说：“永琪，你真是天才，怎么会让她们几个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了柿子？现在，又辛辛苦苦的卖柿子！我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你还是不要想比较好，碰到小燕子，什么离谱的事都会发生，买了一车子的柿子，有什么了不起？只能算是小状况了！”永琪气呼呼的说。

箫剑忍不住插口说：“买了一大车的柿子也就罢了，怎么会把棉被，衣服……都拿去交换柿子呢？”永琪白了箫剑一眼，没好气的说：“那有什么稀奇？连我身上的玉佩都给人了！”“什么？你的玉佩都给人了？就为了这些柿子？”尔康大惊。

“可不是！总不能让紫薇把她母亲给她的项链，就这样送掉了吧？”“你们是不是遇到诈术了？”箫剑惊得睁大了眼睛：“我要回到那个柿子林，给你们讨回公道！”紫薇伸手一拉箫剑：“你千万别去！没有人诈我们，是我们心甘情愿买的柿子！不要研究了，赶快帮忙卖柿子吧！如果卖不掉，我们今晚连住客栈的钱都没有了！”紫薇就奔上前去，也帮着小鸽子吆喝：“卖柿子啊！卖柿子啊！五个铜板一斤！十二个铜板三斤！快来买啊！”有几个路人就停了下来。

“这么便宜的柿子啊？好，我买一斤！”小燕子急忙抓起秤，笑嘻嘻的说：“买一斤，送一斤！”看着秤，问尔康：“尔康！一斤的符号是哪一个？”尔康傻了，看着那个秤：“嘿嘿！你问到我了，我还没有卖过东西！”“马马虎虎秤一秤就好了！”紫薇说。

小燕子秤着柿子，秤来秤去，秤砣都无法平衡，柿子就劈哩叭啦落了一地。小燕子干脆抱了一大堆柿子，给那个路人。说：“都给你，都给你……”

就算一斤吧！五个铜板！”路人给了五个铜板，抱着柿子，欢天喜地的去了。柳红说：“你那堆柿子，起码有三斤了！”“管他！我现在看到这些柿子就头痛，只想赶快脱手！”小燕子就大叫：“卖柿子啊！”

买一斤送两斤啊！卖柿子啊，卖柿子啊……买一斤送三斤啊……”越叫越大声，越叫越便宜。

小鸽子也跟着喊：“卖柿子啊！卖柿子啊！又甜又大的柿子，买一斤送两斤啊……”永琪看着那一车子的柿子，摇了摇头。思前想后，真是不胜感慨：“自从离开皇宫，什么奇奇怪怪的情况都发生了！居然落魄到来卖柿子，真是不可思议！”同一时间，乾隆正在延禧宫接见李大人，令妃焦急的站在一旁。

“什么？紫薇瞎了？尔康受伤了？永琪和小燕子在街头卖艺？怎么会弄得那么惨？你们既然发现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太医给他们治疗？还让他们带伤逃走？”乾隆震惊的问。

乾隆身边的令妃，更是听得心惊胆战，急急的问：“李大人！你亲眼看见的吗？”“回皇上，回娘娘！卑职亲眼看到福大人的手臂，缠着厚厚的绷带，也亲眼看到，五阿哥和还珠格格在卖艺……卑职曾经一再告诉五阿哥和格格，皇上心存仁慈，不要他们的脑袋，但是，他们仍然顽强抵抗！卑职生怕一个闪失，会让他们伤上加伤，不敢穷追猛打！等到他们逃走之后，再细细打听，才知道这些日子，他们一直藏在洛阳，遍访洛阳的名医，因为，紫薇格格瞎了，福大爷和五阿哥都受了刀伤，至于金锁那个丫头，听说掉落悬崖，已经香消玉殒了！”乾隆踉跄一退，令妃脸色惨变。

“朕不是一再跟你们说，暗访！暗访！暗访是什么？你们听不懂吗？发现了踪迹，为什么要追他们？为什么不让人快马加鞭，赶回来报告朕？现在，有人跟着他们吗？他们去了哪里？”乾隆焦灼的问。

“臣惭愧，又把人跟丢了！臣已经派人，四面八方去追查了！他们伤的伤，瞎的瞎，身上又没钱，想必走不远！”李大人惭愧的说。

乾隆实在太震惊和心痛了，在室内走来走去。

“紫薇瞎了？瞎了是什么意思？她的眼睛受伤了吗？”他一个站定，对李大人情急的说道：“你再去洛阳，把那些给他们看过病的大夫，通通带进宫来，朕要亲自询问！到底他们伤成怎样？”“喳！臣遵旨！”李大人就从袖子里拿出一张信笺：“这是臣在他们住过的四合院里，找到的一首诗，不知是谁写的，皇上要不要过目？”李大人送上诗笺，乾隆急急的打开来看，令妃也伸头一起看。

“是尔康的字！”乾隆说，就念道：“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念完，心中一阵痉挛，抬头盯着李大人：“什么‘千锤万凿’、‘烈火焚烧’、‘粉身碎骨’！尔康用了这么强烈的句子！他们瞎的瞎，伤的伤，死的死……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怎么会把他们逼到这个地步？如果不是惨烈到不可收拾，尔康不会写‘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们根本就抱着必死的心态在反抗！朕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不能伤害他们吗？”“皇上！”李大人惶恐的说：“卑职绝对没有对他们用武力，不知道他们怎么会伤亡惨重？还珠格格和臣短兵相接，口口声声喊着，皇上要把他们‘杀无赦’！不知道皇上派了几组人马在追他们？会不会其他的追兵下了杀手？”乾隆震动的睁大眼睛，深思片刻，急急的说：“你赶快再去追查他们的下落，这次，再也不可以打草惊蛇，发现踪迹，就火速回来报告朕！谁要

是再伤害他们一根寒毛，朕就把他斩了！快去！”李大人浑身冷汗，一迭连声的应道：“臣遵旨！臣遵旨！”李大人退下。令妃就情急的上前，拉住了乾隆的衣袖，说：“皇上！尔康这道诗，大有绝笔的意味！是怎样绝望的情况下，他才会这样写！紫薇如果瞎了，尔康大概也心碎了，他们一定很惨很惨！逼到五阿哥跑江湖卖艺，连暴露身份都顾不得了，可见他们已经走投无路！皇上再不救他们，恐怕这一生，要再见面就难了！”乾隆瞪着令妃，方寸已乱。

“朕要怎么救他们？他们现在人在什么地方，朕都不知道！”“皇上！你还不肯传福伦吗？毕竟，他们是父子连心啊！这个追查的行动，你就不要交给李大人秦大人他们，交给福伦吧！只有福伦，会顾全他们的安全，不会痛下杀手！”乾隆投降了，连声喊道：“来人呀！来人呀！传福伦立刻进宫！”福伦火速进宫，乾隆也不掩饰他的着急了，简单明了的下了命令：“福伦，尔康逃狱的事，朕现在一概都不追究了！你赶快带几百人马，去洛阳一带找寻紫薇他们！听说紫薇眼睛已经瞎了，尔康、永琪都已受伤，到底情形怎样？朕并不清楚！李德胜跟他们见到了面，你可以仔细的问一问经过情形！你找到他们，就告诉他们，香妃娘娘的事，朕已经不再生气了！他们几个的大罪，朕也赦免了！让他们马上回宫，朕还是和以前一样重视他们！告诉紫薇，最好的大夫，都在皇宫，回了家，再慢慢治眼睛，朕一定让她复明！”福伦匍匐在地，老泪纵横了：“皇上圣明！谢皇上恩典！臣立刻出发去找他们，把皇上的恩典告诉他们！”“福伦！你带着朕的旨意，千万千万找到他们，告诉永琪和尔康，他们永远是朕心爱的儿子和臣子，这次的劫囚和出走，朕就算是一次‘家庭问题’，紫薇说过，家和万事兴！朕很想念他们大家，漱芳斋也为她们空着，在外面吃苦受罪，餐风饮露，不是办法！还是回家最好！”“是！是！是！臣只要能够找到他们，一定把他们带回来！”“关于紫薇瞎了，尔康受伤的事，就瞒着福晋吧，免得又多一个担心的人！快去！把李德胜和祝祥的人马，全部合并到你这儿来，统筹由你管，免得他们几个看到追兵就盲目奔逃，再受到无谓的伤害！并且记着，有任何的消息，马上派人连夜快马加鞭，回来报告！”福伦感动至深，再拜于地：“皇上隆恩，臣福伦代替不孝子尔康，给皇上磕头了！”福伦磕下头去。然后起身，领旨而去了。

乾隆拿起尔康那首诗，一看再看。

“会不会确实不止朕的人马在追捕他们？会不会有人借此机会下杀手？”乾隆一个震动，眼神深邃而锐利起来。

于是，乾隆到了坤宁宫。

皇后带着容嬷嬷宫女们，急步迎了出来。皇后受宠若惊的，连忙请安：“皇上！怎么今儿个有空过来？臣妾恭迎皇上！”容嬷嬷早就匍匐于地。

“奴婢给皇上请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往房里一站，看了看四周，对宫女和太监们挥挥手：“你们都下去，让容嬷嬷在这儿侍候着，就够了！”“喳！”太监、宫女退下。

容嬷嬷急忙倒茶，和皇后悄悄的交换眼光，有些紧张。

乾隆看到闲杂人等，都已退下，就严肃的盯着皇后，开门见山的问：“皇后！朕今天来这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希望你诚实的答覆朕！”“是！臣妾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皇后一凛。

“那就好！如果你不诚实回答，朕也会调查！朕要问你，自从小燕子和永琪他们出走以后，你有没有派人去追杀他们？”皇后吓得浑身一颤，容嬷

嫔也跟着变色。皇后立刻喊冤：“皇上！是谁又跟你打小报告，冤枉臣妾？臣妾每天在深宫之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算要派人手，也派不出呀！这是绝对没有的事！不信，你问容嬷嬷！”容嬷嬷赶紧上前，躬身说道：“皇上圣明！只怕有人造谣生事，皇上千万不要中计！自从上次皇上交待，要娘娘守在坤宁宫少出门，娘娘就虔诚礼佛，每天心香一束，在佛堂里念经，除了去慈宁宫给老佛爷请安以外，几乎都不出门，绝对没有派人出宫的事！”乾隆冷冷的看着容嬷嬷，再看皇后。

“你们说的都是实话？”“千真万确！如果臣妾说谎，臣妾会五雷轰顶，死无葬身之地！”皇后说。

“皇上圣明！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容嬷嬷也一迭连声的说。

乾隆突然一拍桌子，大吼：“但是，朕已经得到密报，你派人一路追杀他们，几次痛下杀手，还假传圣旨，说朕要‘杀无赦’！”皇后大惊，吓得面无人色。容嬷嬷不禁发抖了。

“冤枉啊！皇上！是谁说的？不妨让他出来对质……”皇后一句话没说完，外面忽然传来奶娘的惊呼：“十二阿哥！千万别进去！你皇阿玛在和皇额娘说话，不可以去打扰……”皇后和容嬷嬷做贼心虚，一听之下，就慌慌张张，手忙脚乱的往门口跑，想阻止永基进门，生怕永基口没遮拦，把巴朗给供出来。

容嬷嬷把门开了一条小缝，低声喝阻：“奶娘！快带他下去！这样大呼小叫，当心我拆了你的骨头，扒了你的皮！”皇后也紧张张张的扑在门上，说：“永基！去别的地方玩……快去快去！”乾隆本来只是想诈一诈皇后，现在，看到两人的紧张，不禁大疑，就喊道：“是永基吗？让他进来！”皇后没辄了，脸色苍白的打开房门。

永基直奔进来，一把就抓住了乾隆的手，急急的喊：“皇阿玛！你快救救紫薇姐姐和小燕子姐姐，不要砍她们的头了！紫薇姐姐眼睛已经瞎了，尔康哥哥挨了两刀，快死了，五阿哥也挨了一刀……”“永基！你从哪儿听来这些闲话？不要胡说八道了……”皇后急喊。

乾隆听了永基这几句话，脑子里轰然一响。没料到，这个坤宁宫，早就知道紫薇瞎了、尔康永琪受伤的事！他站直了身子，紧紧的盯着皇后，大吼一声：“你还说没有派人追杀他们？朕明白了！朕什么都明白了！怪不得他们见了人就没命的逃，怪不得伤亡惨重……皇后啊皇后！这一次，你的祸闯大了，他们几个，有任何闪失，朕要从你身上讨回来！你等着吧！紫薇瞎了，你也会跟着瞎！尔康永琪受了多少伤，你也会跟着伤！朕等着跟你算帐！”皇后踉跄一退，脸色惨白。

容嬷嬷匍匐在地，颤声急呼：“皇上圣明！十二阿哥还小，听来几句闲话，皇上怎能扣在娘娘身上？娘娘什么都不知道啊……”乾隆对着容嬷嬷一踹，咬牙切齿的说：“容嬷嬷，朕留着你的脑袋，等到找到他们，再跟你算帐！你最好烧香拜佛，祈祷他们几个没事，要不然，你会死得很惨！”乾隆说完，一拍手，大喊：“来人呀！来人呀！”太监侍卫等人，一拥而入，站了黑压压一屋子。乾隆声色俱厉的喊道：“喀什汗！马上把这个坤宁宫，给朕严密看守起来，不许任何人出去，也不许任何人进来！奶娘，把十二阿哥带到延禧宫，暂时由令妃娘娘照顾！”“喳！奴才遵命！”侍卫大声应道。

奶娘就把吓傻了的永基往外拉。

皇后这一下，吓慌了，扑跪在地，一把抱住了永基，放声痛哭，喊着：

“不要！不要！不要抢走永基，他是我唯一仅有的……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永基，他是我的命，是我的一切……不要带走他……皇上，我求求你！求求你……你不是说过，为了永基，要原谅我吗……”“朕给了你几百次机会，你完全不知悔改！永基跟在你这样的娘身边，有什么好处？在他变得跟你一样不仁不义、心狠手辣之前，朕要救下他来！”乾隆大喊：“奶娘，还耽搁什么，带走！”奶娘就去拉永基。永基蓦然明白了，死命的抱住了皇后，惨叫起来：“皇额娘！皇额娘！我不要跟你分开啊……皇额娘！额娘！娘……我不要走啊……”他抬头看乾隆，哀声大喊：“皇阿玛！为什么要我和皇额娘分开？我不要去令妃娘娘那儿，我要我自己的亲娘啊……”永基喊得惨烈，皇后抱着他，哭得泣不成声。

容嬷嬷跪在皇后身边，看到这种情形，早就泪流满面，对乾隆边哭边拜：“皇上！娘娘就算有千般错，万般错，母爱没有错啊！”乾隆看到哭成一团的母子，心都碎了，哑声的说：“千般错，万般错，母爱没有错！那么，别人的孩子，就可以下杀手吗？别人的母爱，要怎么办？”皇后匍伏在地，痛哭道：“皇上请开恩！臣妾知罪了！皇上请开恩……”正闹得不可开交，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老佛爷驾到！”原来，还是有皇后的心腹，去慈宁宫报信了。

乾隆眉头一皱，太后已经扶着晴儿，急步走进。乾隆只好请安：“老佛爷吉祥！”“皇帝，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听说皇帝在坤宁宫大发脾气，我只好连忙赶来……”太后不分青红皂白，就急忙劝架：“皇帝，皇后贵为国母，你好歹也要顾念夫妻之情，不要动不动就红眉毛，绿眼睛的！怎么把永基也弄哭了？”就去拉永基：“永基，怎么啦？”“老佛爷！”永基哭着喊：“我不要离开皇额娘……请你帮我求求皇阿玛，让我跟着我娘，我不要去令妃娘娘那儿……”“皇帝，”太后大惊：“你为什么要拆散她们母子？”晴儿见永基哭得伤心，就急忙上前求情：“皇上，不论皇后娘娘让您怎样生气，十二阿哥还小，他没有过错！亲娘的照顾，是无法取代的！请皇上开恩，不要让十二阿哥伤心！”乾隆看到这种局面，知道今天想处置皇后，大概是不行了。再看满脸泪痕的永基，知道晴儿那句“亲娘的照顾，是无法取代的”，确实是真理。可恨呀可恨，上有老，下有小，如何是好？他心灰意冷，摇头一叹：“好了！看在老佛爷面子上，看在晴儿的面子上，永基暂时留下！老佛爷，朕什么话都懒得说了，皇后做了些什么，让她自己告诉你吧！”乾隆调头就走，走到门口，又蓦然回头，对太后说：“听说紫薇瞎了，尔康、永琪都受了伤，金琐死了……朕现在已经下令福伦，去把他们找到带回来！皇额娘，如果他们回来了，朕希望这个皇宫，是他们几个温暖的家，给他们治病养伤，朕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概不追究了！希望老佛爷也慈悲为怀，不要再把他们逼走了！”乾隆说完，调头而去。

太后和晴儿，乍然听到紫薇他们，瞎的瞎，伤的伤，死的死，都惊呆了。尤其晴儿，只觉得脑子里轰然一响，整颗心都沉进了地底。

尔康永琪等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南阳。

抵达南阳以后，箫剑先去拜访了他的朋友贺大哥，打听南阳有没有风吹草动。然后，他把大队人马，都带到了贺家。

那个贺家，居然是个很富裕的家庭，住在南阳的东郊，房子很大，有好几进的院落。贺大哥和贺大嫂，马上拨了一座单独的院子，给大家暂住。众人穿过院子，走进房间，房门一开，是一间窗明几净，陈设简单的小厅。

“这儿是我家一个小跨院，本来就是招待客人用的，现在正好空着，各位先随便住几天，房子简陋，委屈大家了！”贺大哥诚恳的说。

“贺大哥说哪儿话，这种房子，对我们而言，已经像是天堂了！”尔康不安的说：“只是，这样打扰，我觉得非常不安。”贺大嫂笑吟吟的看着众人，眼里闪光着佩服和尊敬：“箫剑已经把各位的故事告诉我们了！我们夫妇，对各位佩服得五体投地，感动得不得了！今天，我家能够招待到你们这们的贵客，是我们的光荣，请大家就不要客气了！何况，我们和箫剑有八拜之交，箫剑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箫剑就对众人说：“贺大哥和大嫂，是自己人，和北京的老欧欧嫂一样，所以，在贺大哥和大嫂面前，我们不需要有秘密！关于南阳的情况，我已经摸透了！现在，南阳是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我想，我们不妨多打扰贺大哥一段日子，等大家休息够了，再往南走！”“这小院跟我们的大院连着，还算隐蔽，有好几间卧房，应该够住了！”贺大哥解释着：“呆会儿我让丫头把干净棉被送来！如果有任何风声，我们大院挡在前面，得到消息，你们可以从后门离去！总比住在客栈里安全！”有了这样的小院可以住，众人都很欣慰，唯有永琪，仍然是一脸的落寞。

紫薇就抬头看着贺大嫂，感激的说：“谢谢两位，不要再让丫头来服侍我们了，我们马车上，什么都带了，自己会照顾自己！你们越忙，我们越不安，如果要让我们安心，就不要再照顾我们了！”贺大嫂就走了过来，一手拉了紫薇，一手拉了小燕子，稀奇的看着。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两位‘民间格格’了！我真有幸，能够认识你们！你们的事迹，已经传遍江湖了！”小燕子惊喜的问：“真的吗？大家都在传说我们吗？说我们怎样？”“说你们行侠仗义，济弱扶贫！和皇宫里的恶势力战斗，是两位英勇无比的格格！传言太多了，还有人说你们武功盖世，得到萨满法师真传，能够捉鬼除妖，撒豆成兵！”“哈哈！”小燕子不禁得意起来：“把我们说得这么神啊！原来我也出名了！”“经过了上断头台，劫囚车，逃狱……”尔康笑着说：“还拐走了一个阿哥，弄得整个北京城风风雨雨，劳动御林军全国追捕，这样轰轰烈烈，要想不出名，大概也很难了！”贺大哥就对永琪深深的看了一眼，说道：“五阿哥，在下对五阿哥的豪情，佩服！佩服！”“请不要叫我五阿哥，自从开始流浪，阿哥已是前生的事了！我姓艾，单名一个琪字。”永琪正色说。

“是！艾先生！”贺大嫂就放开小燕子，去拉起小鸽子的手来，仔细的、怜惜的看着。

“这就是小鸽子了！”“伯母好！”小鸽子机灵的行礼。

小燕子立刻紧张起来，看看贺大嫂，看看小鸽子。柳红和紫薇，就一边一个，把小燕子拉到窗前去。紫薇低低的说：“这个地方，又安静，又舒服，像个世外桃源。住在这儿，真比跑江湖卖艺，有这餐没那餐的日子强多了！箫剑是个奇人，会在全国各地，都有‘生死之交’！对小鸽子而言，这种安排，实在太理想了！”“如果小鸽子是我的亲妹妹，我也会把她留在这

儿！”柳红跟着说：“想想看，我和你都是没家的孩子，小时候，是不是最希望的，就是有个家？”小燕子默然不语了，眼里，已经满是不舍的离愁。但是，她的心底，也不能不承认，给小鸽子找个家，找一对父母，是比带着她逃命更好，就默默的不说话了。

贺大哥和贺大嫂不再打扰大家，把茶水安排好，就离开了。几个姑娘就进卧房，开始洗掉一身的风尘。箫剑忙里忙外，还在张罗着许多事。尔康看到大家都在忙，把握时机，把永琪拉进院子，走到一座亭子里去谈话。

“永琪，我们必须谈一谈！现在，已经到了南阳了，你和箫剑之间的冷战可不可以停止了？箫剑是个很骄傲的人，你一天到晚板着脸对他，你让他心里怎么想？人家一路帮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你上次对他说的话，实在太重，怎么可以说他是我们的敌人呢？”“我知道，你们现在全部被他收服了！”永琪不是滋味的说：“他是大侠客，他是英雄，他是伟人，他是奇人……他随时随地，可以变出三教九流的朋友来，简直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你们个个欣赏他，崇拜他！但是，我就觉得他不简单，就觉得他有底牌！他的本领越大，他的身份越是可疑，到底是敌是友，还不得而知！你不要被他的外表骗了，推心置腹的结果，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哈！一句话就泄露了你的心事！说来说去，就为了小燕子！你这个醋坛子，要打翻多久呢？让我告诉你吧！上次，在山上，我去追箫剑，已经跟他摊了牌，他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他对小燕子坦坦荡荡，要你不要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这么说，你也相信了？”永琪瞪着尔康。

“我相信了！他说得诚诚恳恳，让人不能不信！”“可是，我是当事人，我的感觉比你敏锐！我看到他看小燕子的眼光，看到他对小燕子的关心，看到小燕子说话时，他会目不转睛的注视她，看到小燕子出了危险，他会情急拼命……让我告诉你，这次绝对不是我多心，箫剑对小燕子，如果不是‘别有居心’，就是‘情不自禁’！不论他是什么，他都是我的敌人！假若他用同样的眼光去看紫薇，我想，你早就暴跳如雷了！”尔康想着，有些困惑了：“我承认他确实对小燕子很好，可是，他对每个人都很好！我们不能因为他对某个人好，而去否定他！这是不公平的，就算他对小燕子‘情不自禁’，他依然是我们大家的生死之交，这点，是不可否认的！”永琪摇摇头，情绪激动，说：“尔康！事不关己，你说得多么轻松！‘生死之交’是多么重的四个字！是‘生死之交’就该避嫌疑！是‘生死之交’就该和朋友之妻保持距离！是‘生死之交’就该站在我的立场，去想想我的处境！如果会放任自己，去影响小燕子和我的感情，算什么‘生死之交’……”永琪话没说完，亭子后面，箫剑冷冷的走了出来。

“对不起！无意之间，听到你们的谈话了！”尔康、永琪一惊。永琪立刻暴怒起来，大声说：“生死之交就不会偷听别人的谈话！生死之交就该光明磊落！”箫剑脸色一变，怒上眉梢，正色说：“永琪！你不要欺人太甚！现在，你可不在皇宫里，你也不是什么阿哥，如果我不是把你当朋友，我老早就把小燕子带走了！”此话一出，永琪勃然变色。尔康也失色了。

“你把她带走？你那么有把握，可以把她带走？”永琪就气冲冲的对尔康喊：“看吧！”

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你让人不能忍耐！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小燕子跟了你，还有什么幸福可言？”箫剑嚷着，气势凌人：“对！我对小燕子‘别有居心’！我要带走她！”永琪一听，哪里还能忍受，扑上前去，一

掌打向箫剑。

“我知道你武功盖世！就算我打不过你，今天，我也和你拼了！”箫剑立刻应战，怒喊：“你根本配不上小燕子，我要代小燕子教训你！”永琪一听，更是怒发如狂，劈哩叭啦打向箫剑。箫剑也劈哩叭啦的应战。亭子太小，施展不开，两人就跳出了亭子，拳来脚往，打了起来。

尔康急得不得了，追到两人身边，喊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起劫囚车，一起共患难，一起流浪，一起卖艺……这是多么深厚的交情，怎么会说翻脸就翻脸？停手！赶快停手！”永琪和箫剑哪里听他，两人打得天翻地覆，难解难分。尔康再喊：“这里不是我们自己的家，这里是贺家呀！我们在贺家作客，打起来多么难看？永琪！”

箫剑！你们看在我面子上，不许再打了！”永琪和箫剑已经打得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本来，论武功，箫剑可能略胜一筹，奈何永琪势如拼命，一时之间，两人竟打了一个不分上下。永琪见不能获胜，拔出腰间的软鞭，挥向箫剑。箫剑长啸一声，取箫在手，作为武器，打向永琪。

尔康见两人武器都出手了，生怕有所闪失，一急，就再也不顾危险，飞身跃进两人之中，嘴里大喊：“和敌人拼命，是无可奈何！跟自己人拼命，是愚不可及！”两人正在缠斗，实在没有料到尔康会飞身跃进战场，两人收势不及，永琪的鞭子打上了尔康的脸，箫剑的箫，打上尔康的肩膀。尔康也顾不得保护自己，就飞身去夺取永琪的鞭子，又飞身去抢箫剑的箫。

永琪一个疏忽，鞭子被尔康抢走了。

箫剑哪里肯让尔康抢走箫，就一面抵抗尔康，一面追打永琪，喊着：“尔康！你赶快退出战圈，要不然，打伤了你自己，我不管！”“尔康！”永琪也怒喊：“你在帮箫剑打我，是不是？鞭子，不要了！看剑！”原来，为了随时准备抵抗追兵，大家身上都藏着好几种武器。永琪拔出腰间的剑，对箫剑攻去。尔康好着急，拼命要分散两个人，结果，变成了尔康一个打两个，打得好生狼狈。

三人正在难解难分，紫薇、小燕子、柳红被惊动了，全部从房里跑了出来。看到这种情况，全部吓呆了。紫薇惊喊：“你们三个在打架？有没有搞错？”“停止！停止！快停止！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柳红跟着喊。

小燕子揉揉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相信的说：“你们在比武吗？三个人怎么比？要比武，应该一个对一个呀……”正说着，永琪一剑刺向箫剑，尔康飞身来挡，剑差点刺进尔康的身体。箫剑急忙把尔康一拉，永琪的剑，就在箫剑的手腕上划下一条口子。箫剑大怒：“永琪！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我打不过你吗？要拼命，是不是？那么，我拼给你看！”箫剑就一阵猛攻，锐不可当。尔康在两人中跌跌冲冲的挡来挡去，喊道：“箫剑！永琪！大家都是兄弟啊！”“谁和他是兄弟？他是扯人后腿的小人！”永琪怒喊。

紫薇、小燕子、柳红都觉得情况不对了，这三个人简直是在拼命。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小燕子大喊。

这时，箫剑手里的箫，已经直刺向永琪的胸口，眼看永琪就躲不过了。小燕子大急，什么都顾不得了，飞身跃进战圈之中，用身子去撞箫剑，喊道：“箫剑！你疯了？伤了永琪，我跟你拼命！”箫剑和永琪大惊，实在没有料到小燕子会不顾一切的冲了进来。两人的武器，几乎都招呼到小燕子身上。箫剑就急忙抽手，忘形的把小燕子一抱，飞出场外。

尔康和永琪这才站定。

永琪一看，箫剑居然抱着小燕子跳落地，这一下，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叫一声：“箫剑！你敢抱她！男女授受不亲，你懂不懂？有种，我们出去打！找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打一个你死我活！”箫剑盯着永琪，大大一叹，说：“不打了！我如果伤了你，小燕子不会放过我！看在小燕子的面子上，我饶了你！”“不用你饶！我今天非要跟你拼命不可！”永琪又要冲上去，尔康死死的拉住了他。永琪大怒：“尔康！你跟我过不去是不是？”一剑砍向尔康。

“尔康！小心！天啊……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紫薇看得心惊胆战。

箫剑看到情势已经无法控制，再也熬不住了，看着众人，突然大声喊：“听我说一句话，大家安静！”众人不由自主的安静下来，看着他。箫剑就正色的、严肃的、语惊四座的说：“永琪！不要再发疯了！小燕子……她是我的亲生妹妹！”大家全部傻住了。半晌，小燕子才惊呼出声：“箫剑！你说什么？”箫剑看着小燕子，眼里，是深深的痛楚和抱歉，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坚定的说：“小燕子，你是我同父同母的妹妹！”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着箫剑，人人震惊。小燕子尤其震动，盯着他：“你到底在说什么？”“小燕子！”箫剑痛楚而真挚的说：“二十年来，我这个哥哥没有照顾过你，让你的生活里，充满了苦难和挣扎，我真是惭愧！”所有的人，傻在那儿，永琪手里的剑，“匡郎”一声掉落地。

接着，大家都回到小厅里，围坐在一起，听箫剑细说根由。

“我今天要说的事，本来，很可能是一个永久的秘密！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要不要认小燕子的矛盾之中，如果没有永琪的胡搅蛮缠，我大概会带着我的秘密，和你们大家珍重再见！让这个谜底，永远不要揭穿！”大家看着箫剑，个个脸上，都是震动和不可思议。小燕子困惑的说：“我不相信，我从小就没爹没娘，怎么会有个哥哥呢？”“还记得‘白云观’吗？”箫剑看着小燕子问。

“‘白云观’，那是什么？”小燕子迷糊的问。

“你小时候，有没有被一个尼姑庵收养？”“是啊！是有一个尼姑庵，那就是‘白云观’吗？”小燕子恍然的叫。

“收养你的尼姑，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箫剑再问。

小燕子拼命回忆：“什么师太？”“静慧师太？”“对对对！就是静慧师太！”小燕子眼睛一亮。

箫剑深深的看着她，颤声的说：“没错了！你是我的亲生妹妹！以后，不要再说你没有姓，我们姓方！你的名字，叫作‘方慈’！我的名字，叫作‘方严’！”“你不是叫箫剑吗？”小燕子迷惑极了。

“我的箫剑，和你的小燕子一样，都不是真名！记得我和你第一次在会宾楼相见，我就对你说过，你姓‘小’，我姓‘箫’，说不定我们是本家！”尔康恍然大悟，说：“箫剑！原来那天在会宾楼，你是有意来接近我们的！那时，你已经知道，小燕子可能是你的妹妹！你是来找寻妹妹的！”“不错！正是这样！”“你不是说，你失散的是一个弟弟吗？”永琪回忆着，问。

“当时，我还不能证实，小燕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妹妹，不想说得太明白，所以，就说是弟弟！事实上，我踏遍大江南北，就为了找寻这个妹妹！”“箫剑！你赶快从头说起吧！到底这是怎样一个故事？”柳红追问着。

小燕子盯着箫剑，恍恍惚惚的，心里有些明白，有些糊涂，还有更多的惊愕。脑子里，就蓦然想起一个大问题：“你不是说，你有‘血海深仇’”

吗？那么，就是说，我身上也有‘血海深仇’了？我们的仇人是谁？你报仇没有？”“小燕子，你就不要打岔了，箫剑公开的这件事，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震撼，我们很着急，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就安静一下，让箫剑把整个事情，说说清楚吧！”紫薇急急的说，热切的看着箫剑。

箫剑环视众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眼神变得深不可测了，说：“其实，我的故事很简单。我们方家，是浙江的大户人家，世居杭州。十九年前，父亲被仇家追杀，生怕我和妹妹也难逃魔掌，仓卒之中，把我交给了我的义父，带到云南去养育。我那才一岁的妹妹，就交给了姓江的奶娘，抱向北京，要交给在北京的一个世伯。谁知，在路上，奶娘生病，倒在一个尼姑庵的门口，妹妹就被尼姑庵收养了。奶娘逃回了浙江，居然不管我妹妹了！我在几年前找到奶娘，然后找到了那个收养妹妹的静慧师太，据她告诉我，她把我的妹妹养育到七岁，有一天，妹妹一个人溜出门去看花灯，从此失去了踪迹！”众人听得入神。小燕子尤其震动。

“那……你凭什么认为小燕子就是你妹妹呢？”紫薇追问。

“我确实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静慧师太告诉我，妹妹非常调皮捣蛋，从小状况不断，经常溜出去玩，不爱念书。自从失踪，就再也没有见过妹妹。直到有一天，她在北京城，遇到皇上祭天，看到还珠格格在游行，觉得小燕子那浓眉大眼，宛然就是当年的小慈！”“小慈？”小燕子喃喃的接口。

“是的，你的小名叫小慈！所以，我在北京寻寻觅觅，要找一个机会认识还珠格格！结果，打听到了会宾楼，知道有你们这样一群人物……我就去了会宾楼，下面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大家面面相觑，惊愕而震动。小燕子就急急问道：“那么，我们的爹娘，都被仇人杀死了？”“我们的爹，被杀死了，我们的娘，殉情了！”小燕子就义愤填膺起来：“是什么深仇大恨，要杀我们的爹？太可恶了！”“是……”箫剑欲言又上，看看永琪，看看小燕子：“是江湖恩怨！说来话长！如果我们能够顺利到达云南，我的义父会把前因后果说给你听！既然是‘江湖恩怨’，当然有是是非非！这中间的曲折，我也不是非常清楚！”“怪不得你把我们一直带往云南，原来是这个原因！”尔康这才明白了。

“那……你找到仇人没有？”小燕子的一颗心都悬在报仇这件事上。

“我……找到了！”“那你报仇没有？”“我……已经报了！”“那……我们的仇人是谁？你怎么报的仇？你把仇人都杀死了吗？”“这一段，让我将来再告诉你！现在，我不想谈！”箫剑深深的看着小燕子。

“为什么不想谈？”小燕子问。

“我刚刚认了你，我一直觉得，找寻你是一件远比报仇更重要的事！我现在情绪很激动，不想谈报仇的事！对我而言，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你！你是不是快乐，你是不是幸福……这是我最关心的！你从小没有家，没有父母，没有享受到一点儿亲情，我很想弥补你！所以，我要把你带到大理，那儿山明水秀，真的是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地方！我深深希望，你可以在以后的人生，过一段没有风浪的岁月！”箫剑的声音里，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小燕子听了，眼睛就湿润起来，呆呆的看着箫剑，一种前所未有的酸楚，就把她牢牢的抓住了。她震动的说：“这么说，我不是一个孤儿了？这么说，我有一个哥哥了！我姓方，我有姓！我叫方慈，我有名字！好奇怪啊！当了这么久的孤儿，忽然发现自己有个哥哥……”她看看箫剑，又看看自己，糊涂起来：“你有没有弄错？我实在不像你的妹妹，你武功那么好，我那么烂！你会念

诗，我碰到诗就完蛋……怎么会差那么远？你确定吗？我真的是你妹妹？”

“如果你确实被静慧师太收养过，那就没错了！静慧师太现在住在北京近郊的‘慧心院’，要不要跟我回北京，去找静慧师太证实一下？”小燕子目不转睛的看着箫剑，终于有了真实感了。

“那么，你确实是我的哥哥了？”“我想，我确实是！”小燕子就作梦似的看着箫剑，嘴里轻轻的叽叽咕咕，低低的说：“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 蓦然间，她跳起身子，大叫：“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跳着跳着，就拉起紫薇，又喊又叫：“紫薇，我现在有姐姐也有哥哥了！我的哥哥好了不起，他什么都好，会开武功又会作诗……哇！我有哥哥了！我的哥哥居然是箫剑！箫剑居然是我的哥哥！老天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就跳到箫剑面前，嚷着：“箫剑，你是我哥哥，那……我不用跟你拜把子了！”箫剑笑着，眼里却是湿漉漉的。

“你不用跟我拜把子了，我们本来就是兄妹！”小燕子欢呼完，眼泪却滑下了面颊，突然伤心起来，哽咽的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还想离开我？还要我‘拼命拼命’留你！”箫剑眼眶一热，歉然的说：“对不起！我被永琪气坏了，他乱吃飞醋，我有理说不清！”永琪像作梦一样，直到现在，才把许多的困惑想明白了，他一脸的感动和尴尬，目不转睛的看着箫剑，说：“你说啊！为什么不说不呢？我有一句话还是对了！你有底牌！只是，这张底牌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大家全部感动着，惊讶而震撼着。人人都在思前想后，回忆和箫剑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紫薇恍然大悟的点着头，说：“现在我全明白了！小燕子和箫剑，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箫剑幽默风趣，小燕子嘻嘻哈哈！箫剑不拘小节，小燕子大而化之！两个人都嫉恶如仇，而且爱武功！至于文学吗？如果小燕子有一天变成了文学家，我一定不会奇怪了！”柳红也恍然的说道：“怪不得箫剑这一路对小燕子那么周到，那么重视和宠爱，原来是这样！小燕子，你有这样的哥哥，你好幸福！”“你怎么这样沉得住气？这么久了，居然死咬着这个秘密！如果今天不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打架，你还预备藏多久？”尔康盯着箫剑问。

“藏一辈子！”“为什么？”箫剑深深的看了尔康一眼，朗声说道：“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难道我们之间，不是和亲兄弟一样吗？认又怎样？不认，又怎样？只要小燕子幸福，我就没有遗憾了！”“说得也是！”尔康感动的说。

永琪到了这时，震撼之余，不禁惭愧，走上前去，伸手给箫剑。

“箫剑！许多误会，请看在我也是‘情不自禁’的份上，多多包涵！”箫剑重重的握住他的手，盯着他：“我还是要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对不起小燕子，我会把她带走！”“是！我知道了！”永琪有力的回答。

小燕子看着两个紧握着手的男人，不禁眼泪一掉，唇边一笑。

这天夜里，小燕子整夜都没有睡觉。

她低着头，咬着手指，在室内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的、不停的说着：“我

不是孤伶伶的，我有一个哥哥，我居然有一个哥哥……箫剑，他是我的哥哥，认识他这么久，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是我的哥哥……哈哈！我有哥哥了！哈哈……我真的有个哥哥……我怎么会个哥哥呢……”紫薇和柳红已经睡了，却给她吵得睡不着，两人坐起身子，看着她。只见她又说又笑，痴痴傻傻，好像着魔一样。紫薇就跳下床来，走过来拉她：“已经半夜三更了，你再不睡觉，天都要亮了！快来睡觉吧！”小燕子挣脱紫薇，低着头，依然兜圈子：“我不睡！”“你为什么睡不着？”“我有一个哥哥！”“你有一个哥哥跟睡觉有什么关系？”“我有一个哥哥，我不敢睡！”“这是什么话？我真的听不懂！为什么有个哥哥，会让你不敢睡觉？”“我有经验，太好的事，根本轮不到我！”小燕子说：“如果我去睡觉，八成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我是在作梦！我不睡，免得醒过来！”就抬头看着紫薇，傻笑着说：“紫薇，我告诉你，我虽然没爹没娘，可我有一个哥哥……”“知道了！知道了！”柳红嚷着：“一个晚上就听你在叽咕，听得我们耳朵里都快出油了！我们跟你一样高兴，说够了！赶快上床睡觉！我跟你保证，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那个哥哥还在！”小燕子慌忙对柳红嘘道：“嘘！不要叫！不要吵！你把神仙吵醒了，他一生气，不给我哥哥了怎么办？如果不是我在作梦，一定是神仙在作梦，他梦得糊里糊涂，就给了我一个哥哥！”“完了！完了！这个人发疯了！”柳红一拉棉被，把自己蒙住：“你不睡，我要睡了！”小燕子就拉住紫薇，央求的说：“紫薇，你陪我说话！不要睡！”“好，我陪你说话！说什么？”“我有一个哥哥！”小燕子低低的说，又俯在紫薇耳边，报告什么大秘密般，笑着悄悄再说：“我有一个哥哥耶！”“天啊！你说一点别的吧！”“别的？”小燕子就笑嘻嘻的说：“箫剑有一个妹妹，那个妹妹就是我！”紫薇“砰”的一声，倒上了床，快要昏倒了。

箫剑也一夜没有睡，想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早，箫剑就把小燕子带到郊外的一个山顶上，有太多的话，要和她单独谈。其中最要紧的，是“报仇”的事。小燕子好激动，绕着箫剑跑来跑去，喊着：“快告诉我爹和娘的事！告诉我每一件事！”箫剑说了，是经过一夜仔细的思考，整理出来的头绪：“我们的爹，名叫方准。是个文武全才，长得一表人才，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因为太杰出了，也有些恃才傲物……所以，得罪了許多人！”“有些什么？什么才什么物？”“有些骄傲，有些自负。”箫剑换了一种说法：“总之，我们的爹，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们的娘，更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女人！我们方家，是个书香世家，家里也有田产房产，只是，这些田地，现在是一点也没有了！爹娘去世以后，家也败了！”“那……我们的仇人，叫什么名字？你说，仇已经报了，是怎么报的？赶快告诉我！如果还没报完仇，我也要参加一份！”箫剑就看着小燕子，看得深沉而郑重。看了半天，他诚挚的说：“小燕子！自从接触了你，我在你身上发现好多美德！你不知道你有多么纯真，多么热情！你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你的快乐！不论我们的情况多么险恶，你永远笑嘻嘻，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你的这种特点，让我觉得好珍贵！我想，就是这种特点，保护你走过了许多苦难。现在，我们相认了，我只想维持你这种可贵的天性，千万不要让它消失了！所以，不要再把思想集中在报仇这件事上面！父母去世已经十九年，我早已把那些仇恨，看得很淡很淡了。至于你，更是不必参与，所有的恩怨情仇，都让它烟消云散吧！”“可是……那个仇人是不是已经被你杀了呢？”“唔……我没有杀他！当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仇人已经不在

了！死了！”“哦！”小燕子好遗憾：“死了？太便宜他了！可是……”“相信我，小燕子，那是一个不必须报的仇，一切都结束了，过去了！”“可是……”“别可是了！”箫剑打断她：“来，看看这把剑！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剑，也是我们爹用惯的剑，上面有家族的图案！”他把剑拿给小燕子看。

小燕子接过那把剑，激动着，把其他的事都忘了：“记得我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抢了这把剑去玩，那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这是我爹的剑，这是我家的剑！”“是！”箫剑充满感情的凝视她：“那天你抢了剑，我看着你，知道你很可能就是我的妹妹，心里好激动，但是，不能认你，也不敢认你！只能逗着你玩，跟你打打闹闹，听着你笑，看到你那么得意，我就好安慰！”“原来你要逗我笑，原来从那个时候起，你就在对我好！”小燕子感动得不得了，拿着剑，反反覆覆的看，爱不忍释：“我家的图案，我家的剑，好漂亮的剑！”“我们的爹，用这把剑，打遍江南无敌手，我们家的剑法，也是有名的！大家称它‘方家剑法’。等到我们安定下来，我再慢慢把这套剑法教给你！你的身体里，有我们方家的血液，学武一定不难！以前，你没有好好的学，学得又不得法，所以到现在还没开窍！没关系！我会纠正你，调教你！让你变成一个武功好得不得了的‘女侠’！我们方家的儿女，一定都是高手！”小燕子眼睛闪亮了，呼吸都急促起来：“真的吗？你要教我？你会教我？”“当然，我不教你，教谁呢？我早就下定决心，要教你了！”箫剑宠爱的说，又拿出那支箫来，递给她：“这也是我们的爹，从不离身的乐器，听说，我们的爹，只要一吹箫，原野里的鸟，都会飞来听！就像含香会吸引蝴蝶一样！”小燕子摸着箫，心向往之：“那……我也要学！”“好！只要我们能够摆脱追兵，安定下来，我一样一样的教你！”小燕子抚摸着箫，抚摸着剑，眼睛迷迷蒙蒙，作梦似的说：“原来，我有那么好的一个爹，我活到快二十岁了，一点都不知道！”再看箫剑，热情奔放的喊：“箫剑！你没有骗我吗？这一切，不是我在作梦吗？都是真的吗？我原来也有很好的家庭，很好的爹娘，我还有你！真的吗？真的吗？请你大声回答我，让我听听清楚！我实在不相信啊！”箫剑就临风而立，大声喊道：“小燕子！你有家有根，你是我的妹妹！”小燕子抬起头来，但见天上，层云飞卷。她好感动，含泪看着天空。蓦然之间，伸出双臂，笑着，一手握箫，一手握剑，对着天空大喊：“爹！娘！我和哥哥终于团圆了！我们一起站在这儿，你们看到了吗？谢谢你们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哥哥！我太高兴了！我太感动了！我要大叫了……”就狂喊出声：“哟呵……我好幸福啊！我好快乐啊！我有一个哥哥！”箫剑看着这样的小燕子，眼里，绽放着光彩，心里，做了一个决定，不论怎样，他要永远维持着小燕子的快乐！

这天，大家上街去认识认识南阳城。小燕子的快乐一直延续着，她的疯疯癫癫也一直延续着。即使大家走在熙来攘往的街道上，小燕子还是克制不住自己。她不停的在街道上奔跑，满脸的兴奋和笑。

迎面走来一个妇人，她抓住妇人，就兴奋的说：“我告诉你，我有名有姓，还有一个哥哥！”妇人莫名其妙的看着小燕子，小燕子已经放掉她，奔向另一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是孤伶伶的，我有一个哥哥！”说完，再跑向一个老妇：“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小燕子拉住每个人，快乐的、重覆的说，好像要让全世界分享她的快乐。

紫薇、尔康、永琪、柳红、箫剑等人追了过来，紫薇就笑着去拉她。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这个样子，别人会以为你是疯子！”小燕子抓

住紫薇的双手，笑着绕了一个圈圈，嚷着：“紫薇！我告诉你，我有名有姓，还有一个哥哥！”“是！我已经听你说第三百遍了！”“三百遍？我只说了三百遍吗？我要说一千遍，一万遍！”“好了，好了，”柳红笑着阻止：“在房间里，你嚷嚷给我们听也就算了！现在，在大街上，你还要嚷嚷，不是太过份了吗？”小燕子就放掉紫薇，又抓住柳红的手：“柳红，我要告诉你……”“你有名有姓，还有一个哥哥！”柳红打断她。

“是！就是！”小燕子大笑，奔过去抓住永琪：“永琪，我跟你说，你再也不能欺负我了！因为，我有一个哥哥！”“是！我再也不敢欺负你！”永琪伸手摸摸她的额：“你没有发烧吧？这几天，从早到晚，你就只会说这几句话了！一直重覆，你不累吗？”“不累！不累！”小燕子一直笑着，又去拉尔康：“尔康，我要告诉你……我有一个哥哥！”尔康看箫剑，笑着说：“你还不赶快给她治治病，这样说个没完，不知道要说几天？”小燕子就奔到箫剑面前，拉住他的手，拉到众人面前，介绍着：“紫薇，尔康……我给你们介绍，这个人，他是我的哥哥！他是我亲生的哥哥耶！你们看清楚，他，箫剑，一路上为我们拼命，帮我们做每一件事，还会逗我笑，帮我打坏人……他又会武功，又会作诗，他好伟大！他不是别人，是我的哥哥耶！”箫剑眼眶湿润，笑着，把小燕子一搂。

“小燕子，你让我好感动，真后悔到现在才认你！早知道，认你可以带给你这么多快乐，在会宾楼的时候，就该认你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样说不停，真有一点疯狂！”小燕子就当街而立，倒退着行走，眼睛看着众人，快乐的说道：“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小燕子退着退着，没看到后面有个推车卖水果的小贩，就撞倒了小贩，小燕子和小贩，水果和推车，全部滚落地。大家惊喊：“哎呀！小燕子，小心一点呀！”众人急忙去帮忙，永琪扶起小燕子，大伙忙着捡水果，尔康拼命向小贩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小燕子爬了起来，满不在乎的笑着。拉着那个小贩说：“我不是存心撞你的，我太高兴了！因为我有一个哥哥！”街边还有好多摊贩，有的在卖水果，有的在卖包子，有的在卖鸡蛋。大家看着这样的小燕子，都看得呆呆的，不知道小燕子得了什么怪病。小燕子一高兴，拿了三个橘子，扔上天空，表演特技似的，用双手轮流去接，嘴里，仍然在喊着：“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特技表演很成功，她就换了包子往上扔，嘴里还在嚷着：“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小燕子扔完包子，居然去扔鸡蛋：“我有一个哥哥！我有一个哥哥……”那个卖鸡蛋的小贩，长得胖胖的，傻呼呼的抬着头，看小燕子表演。谁知，小燕子这次运气不好，鸡蛋劈哩叭啦掉下来，小贩一看不妙，本能的一缩脑袋，鸡蛋全部砸在小贩头顶上，顿时，鸡蛋开花，蛋壳蛋白和蛋黄流了小贩一头一脸，狼狈不堪。

小贩这才醒过来，气呼呼的大叫：“你有一个哥哥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一头鸡蛋，怎么办？”小燕子捧腹大笑。尔康、永琪、紫薇、柳红、箫剑等人又是着急，又是好笑。尔康急忙掏出一些铜板，递给卖橘子、包子和鸡蛋的小贩，并不住口的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拍拍小燕子：“这是我家傻妞，请原谅！”箫剑和永琪拿出手帕，笑着给小贩擦拭。

路人和其他小贩都笑得东倒西歪。

箫剑和小燕子这段相认，带给大家莫大的喜悦，几乎人人都沉浸在欢欣里。但是，尔康是个思想非常细密的人，他仔细分析，总觉得有些隐隐的

不安。不敢把自己的担忧和怀疑告诉别人，只能告诉紫薇：“其实，箫剑的故事是不完整的。他的故事，他只说了一半，关于‘报仇’那一段，他显然不愿意讲！或者，他不愿意对我们讲，他大概要单独告诉小燕子吧！毕竟，仇家是谁，是他们兄妹之间的事，和我们这些人，都没关系！可是……这件事一直让我有些不安。”“不安？为什么？”紫薇问：“不管他们的仇家是谁？箫剑不是说，仇，已经报了吗？只要他不拉着小燕子去报仇，就没关系！”“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箫剑还有秘密！”尔康深思的说：“你想想，对于他们家的‘血海深仇’，箫剑只用了‘江湖恩怨’四个字，说得太简单和含糊了！我就想不明白，什么‘恩怨’，会牵连到年幼的子女？让他们的父母，在仓促之中，安排儿女逃亡？一个往南送，一个往北送，当时，一定情况险恶！”“你说得对！箫剑一定还有隐瞒！”紫薇看着尔康：“他为什么还要隐瞒呢？难道，对我们大家和小燕子，他还有不放心的地方吗？”“依箫剑的个性，既然认了妹妹，和我们总算交心了！既然交心了，应该也没有秘密！”

为什么他欲言又止？好像即使对于小燕子，他也不想深谈！为什么？”“这事真的有些奇怪！”“我太好奇了！今晚，如果有机会，我要避开永琪小燕子他们，找箫剑好好的谈一谈！”这晚，有很好的月亮。

箫剑带着良好的心情，在亭子里独酌。桌上，放着酒壶和小菜，他一边喝酒，一边吹箫。正在自得其乐，尔康和紫薇联袂而来。紫薇惊叹的说：“好美的夜色！好美的箫声，让我想起一首诗：‘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人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箫剑放下箫，抬头看着两人，叹服的说：“紫薇，你满腹诗书，才气纵横，是我见过的女子之中，最有才情的了！你和尔康，真是绝配！”紫薇脸一红，说：“我才气纵横？那是你少见多怪了！在那个回忆城里，我就被比下去了！你不认识晴儿，那才叫作‘满腹诗书，才气纵横’，那是埋在冰山下面的火种，外表‘清冷孤傲’，内在‘热血沸腾’！”箫剑惊奇的说：“哦？世间哪有这种女子？你引起我的好奇心了！晴儿，那是谁？”“在那个回忆城里，有无数的女人，那是一个女人世界！”紫薇叹为观止的说：“上面有太后，中间有嫔妃，下面有宫女！可以说形形色色，集合了各种美丽和高贵！可是，我在回忆城里，看到最‘高贵’，最‘美丽’的女子，就是晴儿了！”箫剑一股不相信的样子，说：“说得太神了吧？世间最稀奇的两个女子，应该就是你和小燕子了！”“那是因为你认识晴儿！改天我把晴儿的故事说给你听！如果没有晴儿，今天就没有你和小燕子的相认，因为，我们早就死了！我和小燕子，在宫内，有个晴儿相助，在宫外，有个箫剑相助，奇怪的是，你们两个却无缘认识！”谈起晴儿，尔康有些不自然。听到这儿，他忍不住咳了一声，提醒紫薇：“紫薇，你是不是把话题岔得太远了！”“看样子，你们两个是特地来找我，有话要谈？”箫剑敏感的说，看着两人。

“不错，好不容易，小燕子睡着了！我们特地来找你，希望你把你的故事说完全。”紫薇就坦白的说了。

“什么意思？”箫剑一怔。

尔康盯着箫剑，认真的问：“你的杀父之仇，到底是谁？”箫剑猛一抬头，眼光锐利的看着尔康和紫薇。

“你问得好坦白！我的仇人是谁？小燕子也一再问我同一个问题，我都避而不答！你为什么认为，我会愿意告诉你们呢？”“我们情如兄弟，还有什么事不可说呢？”尔康诚恳的说：“是不是你的仇根本没有报？你不想

让小燕子操心，所以不说？是不是你的仇家来头很大？你安排好了小燕子，就要去铤而走险？那么，你还是告诉我们吧！你不觉得，你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压在你一个人心里，是很沉重的吗？交朋友所为何来？相信我和紫薇吧！”箫剑看了看尔康，再看了看紫薇，眼光闪烁着。

“坦白说，我不想谈这件事，每一个人，有属于自己内心的东西。如果你们把我当成知己，不要逼我去说，请尊重我不说的权利！”“你不说，只有一个理由！”尔康紧紧的盯着他。

“什么理由？”“你的这个‘仇人’，可能跟我们有关系！”尔康沉吟的说。

箫剑一个惊跳，看着尔康，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去猜，你去想，你去编故事！我还是不想说！”他拿起酒杯，喝起酒来，嘴里念着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如今五事皆更变，箫剑江山诗酒茶！”“好诗！”尔康深深的看着他，接口：“不管是‘当年’，还是‘如今’，不管是七件事，还是五件事，所有的事，都那么潇洒，没有任何一个字，和‘报仇’有关！”

“尔康！你好厉害！”箫剑叹服的说：“怪不得你收服了紫薇，收服了那个瞌睡龙。让我告诉你们吧！我的师傅，是个得道高僧，在我学成离开师傅的时候，他对我说，本想让我剃度，但是，我的尘缘未了，只好让我跋涉江湖，去完成我的人生。他知道我身上有着‘血海深仇’，曾经对我说，人生最珍贵的两个字，是‘饶恕’！并且，要我对他发誓，绝不伤人性命！我发了誓。所以，那个‘仇恨’，压在我心底，尽管沉重，却从来不是我生命的主题！”听了这一篇话，尔康和紫薇都松了一口气。尔康就重重的拍着箫剑的肩说：“好！既然那不是你生命的主题，相信也不会成为小燕子生命的主题！”箫剑这才明白，尔康和紫薇担心的是小燕子，脸色就柔和起来。

“放心，她那么快乐，那么开朗，如果我把她变成一个满心仇恨的人，我们的爹娘，在九泉下都不会安心，不会原谅我的！”紫薇看看尔康，放心的说：“那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呢？尊重箫剑的权利吧！”尔康点头，却仍然深思的看着箫剑。箫剑就拿起他的箫，继续吹奏起来。

尔康和紫薇，彼此一看，携手进房去了。

这天一早，小燕子就拿了一个大铜锣，对着还在熟睡的紫薇柳红，一阵敲打。

“起床！起床！太阳晒到屁股了！大家该开工了！”柳红和紫薇，被吓得跳了起来。紫薇惊慌的四面张望：“怎么？怎么？是不是追兵到了？要上路了吗？”小燕子心情太好了，笑嘻嘻的嚷：“不是！不是！是要‘开工’了！”“开什么工？”“你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的钱，已经全部用完了，最后的一点钱，也买了柿子，用掉了！现在贺家管我们吃，管我们住，但是，我们要用钱，总不好意思也跟人家伸手吧！所以，从今天起，大家上街卖艺，赚钱去！”“小燕子说得有理！我们应该赚钱去，免得上路的时候，大家身上一点钱都没有！”柳红说，四面找寻：“小鸽子呢？要不要带她去？”“她呀！昨晚跟贺大嫂一起睡！现在，跟贺大嫂可好了，亲热得不得了！我们不要再带她卖艺，让她熟悉家庭生活吧！”紫薇说。

“我好不容易认个妹妹，就给你们大家送人了！”小燕子撇了撇嘴，想想，又笑了：“但是，我有哥哥了，老天还是很公平的！算了，小鸽子就给了贺家吧！我现在要去吵那些大男人了……”就敲着锣，一路嚷了出去：“起床了！起床了……太阳都晒到屁股了！开工了……”于是，大家又去南阳的街头卖艺。但是，这天却根本没有做成生意。原来，大家到了街上，就发现很

多人都往城东跑，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小燕子一看，直觉又有好戏了，拉着路人问东问西。路人看看他们，热心的说：“你们今天在这儿卖艺，是赚不到钱的啦！所有的人，都去前面广场了！今儿个，咱们南阳城有场‘喝酒应考比赛’，是这儿的财主孟大人举办的！赢的人可以得到好多钱，大家都赶过去参加盛会了，没有人会来看你们耍把式！”“什么比赛？什么比赛？赢的人真的有钱拿吗？”小燕子兴奋起来。

“喝酒比赛？赢了可以拿钱？”箫剑也兴奋起来：“那可比卖艺还容易！喝酒可难不倒我！”“不是喝酒比赛，是文采比赛！”路人说：“咱们孟大人是个雅人，出了很多题目考大家！要赢钱没有那么简单，还要作对子，联句，作诗，猜谜语什么的，难得不得了！”尔康、紫薇、永琪互看。尔康大感兴趣，说：“作对子，联句，猜谜，喝酒……怎么有这样风雅的节目？这作诗作对的玩意儿，大概还难不倒我们吧？”永琪也跃跃欲试了：“我们不去，谁去？”结果，大家都去东城，参加那个“聚贤大会”。

到了那儿，早已人山人海。只见广场上，搭着一个临时戏台。插了许多大旗，上面写着“聚贤大会”四个字。孟大人约五十岁，恂恂儒雅，坐在正中。旁边还坐着几个白发老者，个个都面带笑容。两边有许多长桌子，上面放着酒坛酒壶和大酒杯。许多打扮得很亮丽的丫头，正用酒壶把酒杯斟满。

人群熙熙攘攘，笑语喧哗，把整个广场，挤得水泄不通。

小燕子一马当先，和尔康、永琪、柳红、紫薇、箫剑挤到人群前面。

一阵敲锣之声后，大家安静下来，孟大人就伸出双手，说道：“今天，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聚贤大会’！我们以文会友，我已经提出五十两银子，作为今天的奖金，只要裁判判定最后的赢家，就可以赢得这五十两银子，参加的人，要抢答我的题目！答不出题目或是答错的人，要罚酒一大杯！希望大家踊跃抢答！”群众鼓掌的鼓掌，欢呼的欢呼，场面好生热闹。

尔康忍不住抬头问：“请问，是一个人单独参加？还是可以由一队人参加？”“单独参加也可！一队人，或一家人参加也可！”孟大人笑吟吟的说。

这时，已有好几队老手，站出行列。

“我们是‘摘月’队！”“我们是‘和风’队！”“我们是‘浩瀚’队！”“我们是‘文采’队！”小燕子早已按捺不住，又笑又跳的嚷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组成一队，就叫‘稳赢不输队’！”众人喧哗，不以为然的看着说大话的小燕子，不服气的指指点点。

尔康、永琪、紫薇都又好笑又好气的去拉小燕子。

“你这是什么名字嘛？你听听别人的名字多雅！”永琪说。

“那……我们就叫作‘燕子队’！”“我看，我们叫作‘紫燕’队吧！”尔康看看紫薇，看看小燕子，说：“为了我们这个队伍里的两个灵魂人物！怎样？”“好极了！就是‘紫燕队’！反正，我负责喝酒！”箫剑急忙附议。

“答题我可不行，我负责什么？”柳红问。

“你负责看住小燕子，让她‘少开金口’！”紫薇笑着说。

“不要小看我好不好？”小燕子噘着嘴：“说不定那些题目我也会，如果不会，反正有你们这些聪明人来抢答，我帮箫剑喝酒，总可以吧！”大家正说着，锣声铛的一响，孟大人已经拿出第一个题目，朗声说道：“好了！我们的第一个题目很简单，是要大家跟着我说一个四个字的成语，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要和我的成语相同！但是，不雅和不吉利的成语不能用！不是成语当然更不行！我的题目是‘千言万语’！”孟大人话声甫落，尔康已经挺身而

出，高声答道：“千呼万唤！”孟大人再说：“千思万想！”永琪急忙抢答：“千恩万谢！”“千头万绪！”孟大人再说。

小燕子冲口而出，大叫：“千刀万剐！”众人一阵哗然。评判起身，宣布：“紫燕队罚酒罚酒！不吉的句子不能说！”“哎！我忘记蒙她的嘴了！”柳红好抱歉。

丫头捧来大酒杯，箫剑一怔。

“哇！这么大一杯呀！”“罚酒！罚酒！喝！喝！喝……”围观群众如痴如狂的叫着。

箫剑只得捧着杯子，一口气喝干。群众立即报以热烈掌声。

这样一耽误，和风队已经抢答：“千真万确！”“好！”孟大人再出题：“千奇万状！”尔康生怕再被人抢去，急忙抢答：“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孟大人再说。

小燕子又忍不住了，嚷着说：“这个可多了！千牛万羊，千猪万狗，千鸡万鸭……”柳红急忙捂住小燕子的嘴。小燕子兀自“呜呜呜呜”的还想说话。

“罚酒罚酒！紫燕队罚酒！”评判喊着。

紫薇、永琪等人，瞪小燕子的瞪小燕子，打小燕子的打小燕子。

大酒杯又捧了过来，箫剑苦着脸，再喝了一杯。

“千岩万壑！”孟大人的题目又来了。

“千挑万选！”永琪连忙喊。

“千辛千苦！”孟大人再说。

“千红万紫！”永琪再答。

“千变万化！”孟大人说。

“千秋万岁！”尔康立即接口。

群众见永琪和尔康接得利落，又是吉祥话，大家鼓起掌声来，齐声叫好。

紫薇不禁与有荣焉，小燕子虽然弄得箫剑罚了酒，仍然得意洋洋。

孟大人突然换了题目：“三心两意！”群众们都大大的一愣。尔康已经机智的回答：“三言两语！”“天荒地老！”孟大人再出题。

“天长地久！”永琪接得迅速。

“披星戴月！”孟大人喊。

小燕子再度冲口而出，大叫：“披麻带孝！”群众大哗。一片“罚酒”声，酒杯又送到箫剑面前。

“罚酒罚酒！紫燕队再罚酒一杯！”评判喊着。

“你不要开口呀，没有人怪你的！”箫剑忍不住对小燕子说：“这样大杯的酒，再几杯下肚，你们得抬着我出去！”“我都来不及蒙住你的嘴！”柳红瞪着小燕子：“平常要你说成语，你都说不出来，怎么这会儿说个不停？”“好了！好了，我不说就是了！”小燕子自己把嘴巴紧紧的蒙住。

箫剑捧着酒杯，咕嘟咕嘟喝着酒。群众起哄笑着，又是鼓掌又是叫。

孟大人举手说：“成语告一段落，紫燕队虽然答得多，罚得也多！暂时不计算！下面，我要出对子！请各位抢答！”就朗声说道：“我的上联是‘新月如弓，残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请抢答！”群众全部傻了，大家议论纷纷，你看我，我看你。没人能答。紫薇就往前一步，朗声说道：“我试对一下。”就念道：“朝霞似锦，暮霞似锦，东川锦，西川锦！”孟大人脱口惊

呼道：“姑娘好才华！我再出一联。”念道：“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群众们立刻交头接耳，商量来商量去，又没人能对。

紫薇略一沉吟，微笑着从容说道：“除夕年尾，新春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众人哄然叫好，掌声雷动。尔康好骄傲的看着紫薇。

“姑娘对得太好了！”孟大人惊喜的说：“我这儿还有一联！请姑娘对一对！”就念：“一去一回，一回一去，去去回回，一去不回！”群众也不抢答了，全部转头看着紫薇。紫薇想想，一笑，应道：“重来重往，重往重来，来来往往，重来难往！”“好好好！”孟大人大笑：“真是才女呀！我再出一对！”念道：“花园里，桃花香，荷花香，桂花香，花香花香花花香！”紫薇回头看尔康，大家讨论。小燕子不知想到什么，蒙住嘴巴的手放下来了，笑了起来。越笑越大声，说：“作对子有什么难，我也学过好一阵，这个我也会对！就是……嘻嘻……哈哈……嘿嘿……呵呵……”笑得前俯后仰的。

“什么嘻嘻哈哈？这个好难，你还是少开尊口，免得我又要罚酒！”箫剑说。

孟大人已经被紫薇和小燕子这两个姑娘引起了兴趣，笑看小燕子说：“姑娘但说无妨！”“那我就说了！”小燕子就忍着笑，大声说道：“大街上，人屎臭，猪屎臭，狗屎臭，屎臭屎臭屎臭！”群众一听，哪儿还忍得住，个个放声大笑了。鼓掌的鼓掌，叫好的叫好，人人笑得前俯后仰。场面一片混乱。

紫薇笑着去捶小燕子，柳红笑得弯了腰。永琪、箫剑、尔康全部忍俊不禁。

孟大人和众评判也笑起来，不知是该罚还是该赏。

就在这一片笑声中，忽然有人大叫起来：“那是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我认得她们！她们就是那两位‘民间格格’！”尔康、永琪大惊，紫薇和小燕子也呆住了，柳红和箫剑更是紧张。

孟大人急忙看过来，众评判全部站起身来，惊看尔康等人。孟大人就惊喜的喊：“难道是两位格格大驾光临？”这一喊，群众就如痴如狂了，大吼大叫起来：“是她们！是她们！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就有许多群众，对小燕子和紫薇等到人跪拜在地，狂喊着：“格格好聪明！格格好才华！两位格格！不愧是民间格格呀！”孟大人惊喜的看永琪和尔康，走下台来：“难道两位就是五阿……”孟大人眼珠一转，机警的咽住，敬佩的喊道：“几位是‘真人不露相’啊！我们有眼不识泰山，真是得罪了！”箫剑四面张望，低声说：“不好！行迹暴露了，大家快走！”尔康急看孟大人，说：“什么‘真人不露相’？我们不是真人，大家认错人了！”就匆匆的一抱拳说：“我等告辞！”尔康给紫薇等人使了一个眼色，大家转身就走。永琪拉住小燕子，柳红抱着卖艺的家伙，六人就匆匆忙忙的穿过人群，急步而去了。

群众在他们身后，依然拜倒，敬佩的喊着：“两位格格保重！几位英雄保重！”尔康带着众人奔出人群，叹了口气：“这下好了！我们又该上路了！怎么会被认出来呢？”

大包小包的行李往桌上一放。

小鸽子依依不舍的拉着小燕子的手，不相信的说：“你们真的要走了吗？为什么这么快呢？不是说，要在南阳住一段时间吗？”尔康、紫薇、柳红、永琪、箫剑大家都在收拾行装。贺大哥和贺大嫂拿了大包小包的衣服棉被，也在帮忙打包。贺大哥惋惜的说：“本来希望你们可以在这儿住上几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大家认出来了！我看，这一路，都要小心了！”“问题还是出在那些画像上，前一阵，官府都收到了画像，也向老百姓查问过。可是，这一阵已经平静下来了！没想到，还是有人认得！”贺大嫂说着，把一个钱袋，放在箫剑手中：“这儿，是一点儿盘缠，你们收着，在路上一定要用钱！”“哎！已经收了你们的棉被、衣服、干粮、食物，再收钱，实在太过意不去了，这样不好……”永琪好不安。

箫剑已经大大方方把钱袋往怀里一揣，笑着说：“这是一片好意，不能不收！何况，我们已经‘山也秃了，水也干了’！如果是锦上添花，我就拒绝了，是雪中送炭，只好收了！毕竟，有这么多人要吃饭！谢了！大哥大嫂！”尔康一笑，说：“本来，今天大家还想出去赚点钱，或者赢得那五十两银子，没想到，钱没有到手，把行迹也暴露了！”“就是太爱表现了，不要抢答就没事了！”紫薇有些后悔。

“那怎么忍得住？紫薇，你那几个对子，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尔康说。

“你和五阿哥，才让人服气呢！”紫薇笑着。

“哈哈！我最服气还是小燕子，她怎么就会想出那么多‘歪招’来呢？”箫剑越想越好笑：“最后那个对子，真是对得好极了！花对屎，香对臭，花园对大街……妙透了，亏她想得起来！”“哈！你这个妹妹的句子，你才领教了百分之一！”永琪对箫剑说：“我把它收到‘还珠语录’里，有几百种稀奇古怪的词！这次的‘绝对’，一定要大大的记一笔！”大家谈论着，小燕子却拉着小鸽子，在那儿叽叽咕咕，诉不尽的离愁。

“听着！小鸽子，你可要听话，要乖！还要好好念书！小燕子姐姐就是书没念好，吃了好多亏！在那个回忆城里，给人家瞧不起！你给我争口气，听到吗？”“是！听到了！我一定好好念书！”小鸽子应着。

“君子一言，八马难追！再加九个香炉！”小燕子郑重的说。

“这句话挺新鲜！九个香炉是什么东西？”箫剑纳闷的问。

“那是有‘典故’的，将来再说给你听！”永琪说：“小燕子的成语，真是‘无奇不有’！你知道小燕子怎么解释‘三十而立’吗？那是‘三十个人排排站’！”“哦？”箫剑大乐，兴致盎然：“那‘四十而不惑’呢？”小燕子听了，抬起头来，睁大眼睛嚷：“还有‘四十个人不和’呀？那不是吵翻天了？”众人大笑。尔康就问小燕子：“那‘五十而知天命’呢？”“‘五十个儿子’怎么样？什么‘天命地命’？”小燕子愣了愣，嚷着：“有人生了五十个‘儿子’，他不是‘天命地命’，他是‘皇帝命’！要好多老婆才做得到！”大家全部大笑，虽然正在准备逃亡，大家的兴致都好得不得了。

就在这时，丫头前来打门，问道：“太太，有两个人，说是要找福大爷，是不是可以带过来？”大家神色一凛，全部紧张起来。尔康就奔了出去。

“我看看去！你们提高警觉！”尔康去了，大家面面相觑，不说笑话了，加紧收拾行李。

然后，大家就听到尔康欢呼的声音：“紫薇！你看看是谁？”大家放眼看去，只见金琐和柳青风尘仆仆的联袂而来。紫薇大叫：“金琐！”“小姐！”

金琐也大叫。

两人奔向彼此，迅速的抱在一起了。紫薇一迭连声的喊：“金琐，金琐，金琐！我想死你了！”“我还不是！”金琐说：“你们留的记号好难找，我们找来找去，弯弯曲曲，一下子往前，一下子往后，跑洛阳就跑了好几次！”“差一点我们就放弃了！预备直奔云南去了！”柳青跟着说。

“你不知道，我们这一路，真是一言难尽！”紫薇就推开金琐，看着她：“你的脚怎样？完全好了吗？给我看看，走路还会不会痛？”“一点都不痛了，柳青……他好会治，都给我治好了！”金琐有点吞吞吐吐，脸孔涨红了，娇羞起来。

紫薇看看金琐，看看柳青，看到两人都神色闪烁，就笑嘻嘻的问：“柳青！你是不是有一句话要问我？”柳青顿时涨红了脸，期期艾艾起来：“嘿嘿！哈哈！”“这个‘嘿嘿，哈哈’是什么意思？”紫薇笑着追问。

柳青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你们怎么回事？我们今天进了南阳城，从东区走到西区，一路上听到人家都在说，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真是才华盖世……听说，你们大家又表演了一幕什么？好像很精彩，赶快说给我们听听！”小燕子立刻得意起来，嚷着：“不过是接成语，作对子而已，那有什么了不起？”她忽然想了起来，把箫剑拉到两人面前：“金琐！柳青！我有一个大消息要告诉你们！我有名有姓，还有一个哥哥！我给你们介绍，这是我哥哥！他真的是我哥哥耶！”柳青和金琐愕然的睁大眼睛。柳青说：“我懂了！你们结拜了！恭喜恭喜！”“不是结拜，是真的哥哥耶！亲生的哥哥耶！”小燕子喊。

“糟糕！她这一开始，又要说不停了！”永琪摇头。

小燕子又想起来，抓过小鸽子来介绍：“还有她！这是我的妹妹，小鸽子！”金琐和柳青有些眼花缭乱了，金琐纳闷的说：“好像我们错过很多好戏了！”“可不是！”紫薇喊着：“差一点，我就‘看不见’你们了呢！现在，还能‘看到’你们两个，实在太好太好了！但是，你们两个的‘好戏’，到底要不要告诉我啊？柳青，你到底有没有话要跟我说？”“有有有！说说说！”柳青赶紧应着，拼命抓着脑袋。

大家都眼睁睁的瞪着他，等他说。柳青抓了半天脑袋，看着大家，问：“有没有东西可以吃？”众人一听，差点昏倒。柳红就抓起一件衣服，去打他，骂着说：“这个二愣子，快要气死我了！那天，他问金琐，要不要嫁他，问了八百遍，把吃喝拉睡全体问光了，还没问到主题！最后，还是我帮他问的！”“哎哎！”柳青急喊：“你怎么都给我说出来了？”所有的人都乐了，大家忍不住大笑起来。

就在这一片喜悦中，丫头又匆匆跑来，喊着：“太太！不好了！有很多人，在我们这个院子外面看来看去！好像准备把我们的院子包围起来！”大家立刻抓起大包小包。贺大哥急喊：“大家跟我来！快走！不能耽误了！”于是，大家跟着贺大哥，匆匆的跑向后门，马车早已在那儿等着，众人七手八脚，把大包小包放进车。尔康急促的说：“大家上车吧！我和箫剑驾车，你们通通上去！”众人正要上车，忽然之间，一排便衣侍卫，从隐蔽处全部现身，整齐的行礼：“五阿哥吉祥！还珠格格吉祥！紫薇格格吉祥！福大爷吉祥……”众人大惊，尔康、永琪、箫剑、柳红、柳青，全部“叮呤咣郎”抽出武器。

“既然认得我们！赶快退开！不要逼得我们动手！”尔康大喊。

那些侍卫直挺挺的站着，没有反抗，也没有亮武器，一股等待被杀的

样子。

“我们的主子要见福大爷！”一个侍卫恭恭敬敬的说。

“你们的主子是谁？”尔康一愣。

只听到一个声音，激动的喊道：“尔康！快把武器放下！不要伤了自己人！”尔康大震，抬头一看，只见福伦急急走来。尔康手中的武器砰然落地，惊喊：“阿玛！怎么是你？”全体的人，都惊愕的站住了。福伦看着大家，悲喜交集的喊道：“总算找到你们了！尔康，你的伤势怎样？快给我看看！还有紫薇，你的眼睛治好了吗？”尔康拉着紫薇，双双跪倒。两人抬头看着福伦，恍如隔世，痛喊着：“阿玛！”福伦含泪看看尔康和紫薇，看到尔康健全，又看到紫薇眼睛明亮，心里的大石头就落了地，说不出有多么安慰。他抬头再看大家：“我们有地方可以谈话吗？紫薇，尔康，小燕子，五阿哥！我要和你们四个好好的谈一谈！”贺大哥慌忙点头：“有有有！大家回到屋里去吧！”片刻以后，福伦和四个年轻人，就聚集在小厅里，谈着最知心的话。

“什么？皇阿玛已经原谅我们了？不要我们的脑袋了？真的吗？会不会要把我们骗回去，故意这么说！等到捉回了我们，再来砍我们的头？”小燕子不相信的惊喊。

“不会的！小燕子，你连我都不相信吗？”福伦诚挚的说：“皇上亲口对我说，他不再怪你们了，香妃的事，已经过去，他也不追究了！听说你们伤的伤，瞎的瞎，他着急得不得了！要我告诉紫薇，宫里太医成群，一定会把你治好！”他看看紫薇，看看尔康：“我连太医都带来了！谢谢天，你们都好了，真把我吓坏了！”“阿玛！真对不起，总是让你们担惊害怕……”紫薇抱歉极了：“没想到我们受伤生病的事，也会传回宫里！总算，大家都有惊无险，逢凶化吉了！”“太好了！太好了！”福伦一迭连声的说：“我以为金琐摔悬崖摔死了，刚刚看到她也是好好的，你们真是大难不死，个个都吉人天相，我太感恩了！现在，苦难都过去了！五阿哥，尔康！皇上还是对你们好得不得了，再三说，你们依然是他心爱的儿子和臣子！至于紫薇和小燕子，皇上说，漱芳斋一直为你们空着，等你们回家！”紫薇、尔康、小燕子、永琪听得震动极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恍然如梦。

“皇上原谅我们了？含香的事，他不追究了？”尔康怀疑的问。

“是！劫囚的事，他也不追究了！他说，这整个的事件，他把它看成一个‘家庭事件’，如今事过境迁，家和万事兴！他非常非常想念你们，要你们赶快回去！”永琪一听，眼眶就潮湿了，吐出一口长气来：“他不愧是我所崇拜的皇阿玛！我就知道，他是一个‘仁君’，也是一个慈父！他想明白了，终于想明白了。”“可是，追杀我们的人，口口声声说，皇上要取我们的首级，杀无赦！对我们痛下杀手，这才弄得我们遍体鳞伤……”尔康很困惑，眼珠一转，恍然大悟：“我们中计了！我真笨！李大人虽然用了鱼网，虽然逼得紫薇摔落马车，金琐掉悬崖。可是，他们只是分散我们，目的是要活捉我们，并没有要取我们的性命！在洛阳城外，对我们下杀手的人，大概不是皇阿玛的人！”“你说对了！”永琪想想，也想起来了：“我一直觉得那个身材高高的杀手，有些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那个太监！”尔康眼睛一亮，看着永琪说：“他曾经穿着太监的服装，在漱芳斋外面偷偷摸摸，还和我们打了一架！记得吗？”“啊……我想起来了，那个‘小贼’！”小燕子惊叫：“就是他！就是他！那……他是谁的人呢？”“那就可想而知了！宫里，我们大家都有个共同的敌人！”尔康说。

“这么说，皇阿玛从来没有派人‘杀’我们？”紫薇迷惑着。

“你们四个不要再怀疑皇上了，那对他是一种侮辱！”福伦接口：“让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内幕吧！令妃娘娘告诉了我，她问过皇上，把紫薇和小燕子送上断头台那天，假若没有发生劫囚车的事，紫薇和小燕子是不是死定了？皇上说，那天傅恒已经带了金牌令箭到法场，预备在最后关头，救下两个格格！后来，我问了傅恒，证明确有其事！所以，皇上虽然是气大了，并没有要置你们于死地！”小燕子和紫薇听了，好震动，两人互看。紫薇就感动的一叹：“我明白了！我没有看错他，他是一个英明的皇帝！在他的内心，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有着最柔软的地方！”“这么说，我们不用再逃了！我们这种‘亡命’的生活，可以结束了！”永琪说。

“正是！你们大家，赶快收拾收拾，跟我回宫吧！”福伦热烈的喊。

紫薇蓦然一惊，抬头看尔康。尔康也正深思的看着她。两人眼光一接，在电光石火间，已经交换了千言万语。

小燕子和永琪，也彼此互看着。两对年轻的小儿女，就这样凝神片刻。大家立刻心念相通，想法一致。尔康就真挚的对福伦说：“阿玛！我可不可以和紫薇研究一下，再答覆你，我们还要不要回宫？”福伦大震，一惊而起，变色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皇上已经赦免了你们，你们还不想回去吗？”尔康对福伦恭敬而诚恳的说：“阿玛！请想一想，紫薇在宫里，灾难重重，每天都活在危机之中！回宫去，会不会又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再度掉进苦海里去！如果让我们飘然远去，会不会反而是我们的幸福？”“我也要那个飘啊飘，远啊远！”小燕子立刻接口，急急的喊：“在那个回忆城里，我不会成语，不会规矩，不会念诗，不会这个，不会那个……可是，在外面，我活得很好，只要皇阿玛不追杀我们，我就快乐得像老鼠一样！何况，我现在又有哥哥了，我也不要回去！”福伦愕然，不禁看向紫薇：“紫薇，你怎么说？”“阿玛，尔康说了我心里的话！”紫薇坦白的说：“我还有一件心事，当我的舅公舅婆出现的那天，皇阿玛亲口对我说，要我不要再叫他‘皇阿玛’！说他不是我的‘皇阿玛’！”

这件事，对我伤害至深，我实在不能忘记！再回皇宫，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身份去面对皇上！”福伦太意外了，再看永琪：“五阿哥，你又怎么说？”永琪看看小燕子：“我和小燕子共进退！当我劫囚车那天起，我就决定，为小燕子，抛弃荣华富贵，跟她海角天涯！”福伦震动至极的看着两对年轻人。

“这件事太严重了！答应我，你们再好好的研究一下！你们有你们的立场，但是，你们却辜负了皇上的一片爱心！你们忍心吗？再说……”就看尔康，开始施行“父亲”的压力了：“尔康，你不止有皇上，你还有父母啊！”尔康一惊，紫薇一惊。

“阿玛，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彼此谈一谈再说！”尔康就拉着紫薇，退到卧室里。永琪也拉着小燕子，退到另一间卧室里。

福伦只能耐心的在厅里等待，心里七上八下。

进了卧房，紫薇就握住尔康的手，深深的看进他眼睛深处去。

“尔康，谢谢你那么了解我，那么体贴我！你知道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的意愿，也考虑到我再回去的处境！你实在对我太好太好。可是，阿玛那句话太重了！你不止有皇上，还有父母！想当初，我为你倾倒的一个大原因，就是，你忠孝能两全！今天，要你为了我，做个不忠不孝的人，我就罪孽深重了！”“那么，你的意思是，我们回去？再去面对皇上，面对皇后，面对太

后……面对宫里的倾轧斗争，那种日子，你不害怕吗？”尔康凝视她。

“我怕！所以我不想回去了！”“你不回去，那就表示，我也不会回去了！”尔康正色的说。

“可是……这样，我会充满了犯罪感，觉得对不起你的阿玛和额娘！以前，我们被迫离开他们，那是因为皇上要砍我的脑袋，事关生死！现在危机已经消失了，你依然和我浪迹天涯，我怎么说得过去？”尔康握紧了紫薇的手，一往情深，义无反顾的说：“紫薇！让我告诉你！我们以前，就是想得太多，忠孝节义，所有的思想，全在我们的脑海里膨胀，使我们几乎赔上了我们的性命！现在，我好想自私一次，把那些思想通通抛开，什么都不要了，那些士大夫的观念，那些道义责任什么的……都不要了，我们去大理！”

听说那儿是一个世外桃源，家家有水，户户有花……我们去建造我们的天堂！让皇上，皇宫，皇后，太后……这些，都成为记忆吧！我真的不想要了，只想要你！”紫薇听得好感动，投进了他的怀里。

“尔康，你勾出的那一幅图画，实在太美了！”她想了想，就决定了：“好！我不再矛盾了！我也要自私一次！那个回忆城，本来就不属于我！皇阿玛已经否决了我娘，我跟他没有关系了！可是，我们怎么对得起你的阿玛额娘呢？”“放心！他们会了解的！他们没有失去我们，是不是？我会跟他们解释的，我会说服他们的！”紫薇看着尔康，看得深深切切，轻轻的说：“那……就这么决定了，我们继续往南走！去大理，建造我们的天堂！”尔康把她紧紧一抱：“是！就这么决定了！”小燕子和永琪，也在卧房里讨论着。小燕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激动的说：“永琪！你一定要跟我站在一边，不能回头了！那个回忆城跟我的八字不合，像个大监牢！我一天到晚，不是被打，就是被关！要不然就是下跪磕头，还不许我用跪得容易！我现在只要想到回去，又要过那种规规矩矩的生活，就浑身发毛，我不要回去！我们还是向南走，好不好？何况，箫剑还要教我家传的剑法！我刚认了一个哥哥，不想跟他分开！”永琪沉吟着，心里是相当矛盾的。但是，小燕子说的，句句都是事实。想到太后下令的“三个月”，想到“暗室”“监牢”“板子”和种种，他实在不忍心，再把小燕子陷进那个牢笼里去。叹了一口气，他说：“皇阿玛已经原谅了我们，口口声声要我们‘回家’，在这种情形下，我还跟你‘出走’，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但是，人生的事，有因才有果，有你才有我！小燕子，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跟你走！”“我知道是什么事……我答应你就是了！”小燕子爽气的说。

“是什么？”小燕子一本正经的说：“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偷柿子！”“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哪个？”“以后，不管怎么生气，再也不要说和我‘绝交’‘分手’这种话！”小燕子看着他，认真的回答：“好！君子一言，八马难追！再加九个香炉！”“那么……我决定了，今生今世，你在哪儿，我在哪儿！”小燕子一喜，高兴的永琪一抱，激动的喊：“永琪！你真好！你真好！我以后再也不用柿子砸你了，不用石头扔你了！我还要为你学成语，念唐诗！”就念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舍皇宫而天下！”永琪惊愕的看着她。

“有一天，如果你成为文学家，我真的不会奇怪了！”两对年轻人开完了会，就走出卧房，郑重的在福伦面前一站。尔康诚挚的说：“阿玛，我代表我们四个，把我们研究的结果，考虑的结果，告诉您！希望您体会我们经过这么多狂风暴雨之后的心情。我们在这次的逃亡里，几乎个个受伤，紫薇失

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差点崩溃了！现在，虽然得到皇上原谅我们的信息，我们依然胆战心惊，痛定思痛！我们不想再冒险了，不想再虐待自己了！那个皇宫，让我们提心吊胆！我们再回去，未免太辜负上苍让我们存活的美意！阿玛，伴君如伴虎！你，让我们活得潇洒一点吧，宠我们一下吧，好吗？”福伦看着四个人，深深一叹。

“你们决定了？”“我们决定了！不再犹豫了！”永琪说。

“紫薇，你也决定了？”紫薇对福伦一跪。

“阿玛，对不起，请你成全！”“福大人！请你转告皇阿玛，他虽然原谅了我，我还是很气！”小燕子说：“我早就告诉过他，我是那种天生会犯错的人，明知是滔天大祸，还是会去犯！下次，我不知道又会犯什么错，他不会每次都原谅我！总有一天，我会保不住自己的脑袋！那个皇宫，我投降了！”福伦看着神色坚定的四个人，知道碍难挽回，好心痛，好为难。半晌，才说：“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勉强！但是，我们父子，难得相聚，我会在南阳停留十天半月，大家聚一聚！你们也利用这十天半月的时间，再仔细的想一想！十天以后，如果你们还是这样坚决，我就回北京去覆命！”这天，在慈宁宫里，乾隆终于得到了四个人的消息。

“找到他们了？在哪里？他们好不好？”乾隆惊喜的问。

李大人正必恭必敬的禀告着：“启禀皇上，福大人在南阳找到了他们！紫薇格格的眼睛已经复明，五阿哥和福大爷的伤势也好了，金琐姑娘也从悬崖下救了出来！他们总算吉人天相，有惊无险！福大人要臣快马加鞭，先赶回来报告皇上！”站在太后身边的晴儿，感恩望向窗外，眼睛闪亮。

乾隆呼出一口气，立刻问：“那么！他们什么时候回宫？”“回皇上！福大人说，他们不肯回宫！现在，福大人正和他们用拖延政策，要臣火速回来报告皇上！”乾隆大震，瞪大了眼睛，觉得不可思议，大声问：“不肯回宫？什么叫作不肯回宫？朕要他们回来，这是圣旨！难道他们竟敢抗旨？朕已经原谅了他们，赦免了他们，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这几个孩子，简直太不知好歹！”太后忍不住说话了：“骄傲到这个地步，实在少有！永琪和尔康都跟着那两个丫头走，一定是紫薇和小燕子不要回来，永琪和尔康就采取一致行动了！”李大人俯首不语。

“他们一个也不肯回来？永琪也这样？紫薇也这样？”乾隆不相信的问。

“臣听福大人说，他们意志坚决！”乾隆倒抽了一口冷气，被狠狠的打击了，对李大人一挥手，恼怒的吼道：“你去告诉他们几个，不回来就不回来！朕就当他们几个，通通死掉了！”“是是是！”李大人一迭连声应道，急忙退下。

晴儿就往前一步，看着乾隆，深刻的说：“皇上！他们四个，在经过砍头，劫囚，逃亡，受伤，瞎眼，贫穷……各种折磨下，好不容易保住了性命，现在，一定痛定思痛！对这个皇宫，充满了畏惧，充满了排斥，这是人之常情！再说，衣服破了可以补，房子倒了可以盖，东西坏了可以修……只有人心，一旦受伤，好难恢复！这‘伤心’两字，并不是皇上才会！众生平等，大家都有‘心’！‘伤心’过的‘心’，需要‘真心’来修补！皇上，不要怪他们！还是想一想，有没有最好的太医，可以治‘伤心’？只要把这个病治好，他们就会心甘情愿的回来了！”乾隆一脸的震动，深深的看着晴儿。

福伦离开以后，所有的人，就全体聚集在厅里，热烈的讨论起来。

“没想到皇上居然赦免了我们，不再追捕我们了。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从此，我们不用担心害怕，可以放慢脚步，带着游山玩水的心情，慢慢走到大理去了！”尔康看着大家说：“终于，我们那首歌里的句子‘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变成事实了！”箫剑带着怀疑的态度，看着小燕子和永琪：“你们确定不会回宫吗？我对你们几个有些不信任！福大人在南阳停了下来，那意味着他还没有对你们放弃，我想，他会千方百计来说服你们！说不定，你们闹到最后，还是会回去！尤其是永琪，他还是没办法摆脱这个阿哥的身份！”“不会！不会！”小燕子嚷着：“我好不容易有了哥哥，我才不要再回宫！我绝对绝对不会再回去！这个还珠格格，我已经做够了，玩够了！差点把命也玩掉了！我要去那个有水有花的地方，学我们的方家剑法！我有一大堆的计划，这些计划，都和皇宫没有关系！永琪已经答应了我，我在哪儿，他在哪儿！”“是！”永琪说，在割舍中，难免也有痛楚：“我早就做了选择，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皇宫里的阿哥已经够多，少我一个，对皇阿玛不是什么大损失。”“可是，从满清开国到现在，好象还没有‘出走’的阿哥，你是唯一的一个，将来，历史上会怎么记载你这个王子？”箫剑问。

“皇室对这种事情，有一个惯例！只要皇室里的人，发生了皇室不愿意承认的事，就用去世来交代。就像含香失踪了，皇室昭告天下，说香妃去世了一样！永琪，了不起，你就变成‘英年早逝’了！”尔康说。

“如果这样，能够让皇阿玛心里舒服一点，我不在乎他怎么宣称！事实上，当我劫囚车那天起，‘五阿哥’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是艾琪！”“说得好！”箫剑感动了：“艾琪，看样子，我那傻呼呼的妹妹，没有选错人！没有看错人！你能为她，让‘五阿哥’死去，我也甘心情愿，让她和你白头到老！”说着，就重重的拍着永琪的肩膀。这一路走来，他们两个到此，已成莫逆。

紫薇笑了笑，说：“我想，我们不用再讨论回去或不回去这个问题，我看，大家的意志，都很坚定！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回去了！未来的目标，是云南大理！可是……”她走了过去，拉起金琐的手：“金琐！你不用跟我们路远迢迢的去云南了！”“小姐！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我不要跟你分开！”金琐喊着。

“不！金琐，现在的你，跟以前不同了！”紫薇温柔的凝视她：“你的世界，不再是我！以后，要跟你度过漫长人生的人，是柳青！你应该问问柳青，他要到哪里？他停留的地方，才是你的家！”她就牵着金琐，走到柳青面前，把金琐的手，放进柳青的手里，真挚的对柳青说：“柳青！你那句话，始终也没说出口！我也不勉强你说了！我把我的金琐，郑重的交给你了！”柳青握住了金琐的手，感动着，在众人面前，依然有些尴尬，说：“我看，我们大家集体去云南吧！既然箫剑把那儿形容得那样好，我们就去那儿建立我们大家的新家庭吧！”柳红面有难色了，说：“可是，我们在北京还有许多丢不

开的事，例如宝丫头，小虎子，还有那些大杂院的老老小小！本来，护送紫薇他们去云南之后，我们也要回北京，如果在云南落地生根，恐怕还要考虑！”

“我已经跟阿玛谈过了！查封的会宾楼，他可以做主，还给柳青柳红！”尔康说：“我想，我们大家，也需要在北京有个落脚的地方，就算去云南，我们早晚还是会回北京来省亲！会宾楼有大家很多的心血和回忆，丢掉了实在太可惜！”“真的吗？会宾楼可以还给我们？”柳青惊喜的问。

“对！”尔康肯定的点点头。

柳青喜出望外，就对金琐一揖到地，央求的说：“会宾楼的老板娘，看样子，你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我回北京了！”金琐的脸，蓦然通红，一跺脚，矫情的说：“什么‘老板娘’？你从来没有好好问过我，要不要嫁，我还没想清楚呢！”“啊？还没想清楚？”柳青大惊。

小燕子就拍着柳青的肩膀，大声嚷嚷道：“快问！快问！当着我们大家面前问，免得金琐赖帐，我们帮你做主！”柳青尴尬得不得了，拼命抓头：“问什么？这不需要问的嘛！就是这样一回事，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哪有这么罗嗦？有些事情，是放在心里，不是放在嘴上的！”“你什么话都放在心里，别人怎么知道呢？快问！”紫薇笑着。

“快问！快说！”小燕子更是大吵大闹的叫着：“如果你说不出口，我们只好把金琐带到云南去，我还缺一个嫂嫂，我看，金琐配箫剑挺合适！”“小燕子，说些什么嘛？”金琐大窘，抗议的喊：“好象我都没有自主权，一天到晚，凭你们把我送给这个，送给那个！”“那么，你的‘自主权’是什么？你到底要嫁谁？”小燕子逼问。

柳青看到金琐涨红了脸，又羞又窘的样子，一急，就冲口而出了：“你们一个个明知故问，真是烦死了！”他就往金琐面前一站，大声说道：“金琐！我是个粗人，说话没有尔康永琪他们好听！那些肉肉麻麻的句子，诗啊词啊，我一句也说不来，什么海誓山盟，我也不懂！这辈子，只有一次，吓得我魂飞魄散，就是你掉下悬崖的那一刻，当时，我脑子里闪电一样的闪过一个念头，万一你活不成，我以后要怎么办？这个念头把我自己也吓住了！后来，我帮你接骨，你大叫一声，痛得晕了过去。那时候，我差点也晕了过去，这才知道，爱一个人是怎么回事了！好了，这是我这一辈子说的最肉麻的话，你，到底要不要嫁我？”大家听了，人人瞪大了眼睛。小燕子大叫：“哇！柳青！你真是那个那个……什么藏什么露！”“深藏不露！一鸣惊人！”永琪也张大眼睛：“哇！柳青，你太不简单了！”众人就情绪高昂，把柳青和金琐包围起来。小燕子喊道：“金琐！你怎么说？快回答人家呀！”金琐脸上，一片红晕，眼里，绽放着光彩，低低的说：“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给他骗走了，就对了！”紫薇和尔康，很快的交换了一个安慰的、安心的笑。紫薇就兴奋的说：“箫剑！能不能问一问贺大哥，我们可不可以借他们家，办个小小的喜事，就像当初，我们帮含香和蒙丹那样！金琐没有爹娘，唯一的亲人就是我！在我们大家分手以前，让我了了这段心事，给他们两个洞房花烛一下吧！”小燕子就欢天喜地的舞着拳头喊：“对对对！洞房花烛！洞房花烛！洞房花烛……”三天后，大家就让柳青和金琐成亲了。

这是逃亡以来，大家第二次办喜事，一切已经驾轻就熟。大家吹吹打打，鞭炮喜烛，一样不少。金琐凤冠霞帔，在紫薇和小燕子的扶持下，嫁给了柳青。福伦、贺大哥、贺大嫂都是佳宾。小鸽子充当花童，提着花篮，把花瓣撒得满洞房都是。

“一拜天地，再拜亲人，夫妻交拜，送入洞房！”一对新人终于进了洞房。柳青在众人的掌声中，在小燕子的尖叫声里，在紫薇的泪眼凝注下，在尔康的凝眸祝祷中……挑起了喜帕，金琐低俯着头坐在那儿，双颊嫣红，双眸如醉。柳青凝视着她，不禁疑真疑幻，恍然如梦。大家挤在洞房里，闹着一对新人，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紫薇和尔康忍不住彼此对看，紫薇泪光闪闪，尔康也恍然如梦了。他情不自禁的握住紫薇的手，两人心念相通，都是百味杂陈。回忆这条婚姻之路，金琐和柳青走得曲折，尔康和紫薇陪得艰辛。实在没有料到，乾隆的“斩格格”，会成就了金琐和柳青这对佳偶。如果没有这一路的逃亡，谁知道，他们的姻缘，还要错失多久？人生，就有这么多“意料之外”的事，往往化悲剧为喜剧，化腐朽为神奇！两人想着，深深的、深深的感动了。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小燕子高声的唱起歌来：“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大家看着一对新人，个个都是一团喜气。逃亡以来，这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了。

第二天，小燕子心血来潮，亲手做了一桌子的菜，给大家吃。紫薇帮她把丰盛的菜肴，一盘一盘端上桌。小燕子兴高采烈的嚷着：“为了庆祝我找到了哥哥，为了庆祝金琐和柳青新婚，为了庆祝皇阿玛原谅了我们，为了庆祝一大堆一大堆的好事，我今天做了一桌子酒席来给你们吃！全体都是我做的，紫薇金琐都没有帮忙哦！如果我不好好的表演一下，你们一定会把我那个‘酸辣红烧肉’说一辈子！”“真的！”紫薇为小燕子作证：“今天全是小燕子做的，真不简单！我帮她打下手，切切菜而已。她这么有心，你们可要用力的吃！使劲的吃！努力的吃！”“遵命！”众人欢呼着，就要动筷子。

“不忙，不忙！”小燕子拦住大家：“吃饭以前，我还有一篇‘吃饭论’！听完再吃！”“啊？吃饭论？你什么时候变成学问家了？”柳青惊奇的问。

“快‘论’吧！大家可都饿了！”尔康喊。

小燕子就清清嗓子，一本正经的念“吃饭论”：“人都要吃饭，早上要吃饭，中午要吃饭，晚上要吃饭。饿了当然要吃饭，不饿还是可以吃饭。春天要吃饭，夏天要吃饭，秋天要吃饭，冬天还是要吃饭……”小燕子才念了一半，众人已经笑得东倒西歪。永琪就对箫剑解释：“这本来是小燕子的一篇作文，原来的题目是‘如人饮水’，小燕子就作了一篇‘喝水论’，现在，她把‘喝水’两个字，改成了‘吃饭’，变成‘吃饭论’了！当初，她的‘喝水论’，曾经让皇阿玛评为‘淹死了孔老夫子’的杰作！”箫剑不禁大笑。小燕子一本正经继续念：“男人要吃饭，女人要吃饭，小孩要吃饭，老人还是要吃饭。狗也要吃饭，猫也要吃饭，猪也要吃饭，人当然要吃饭！所以，我们今晚要吃饭！明天还是要吃饭！”“好了吗？大家可不可以吃了？”尔康再问。

“不忙！不忙！”小燕子又拦住大家：“当初，我们跟皇阿玛去出巡，紫薇表演了一桌菜，每道菜她都取了一个好好听的名字，什么凤凰游，什么比翼鸟，吃得皇阿玛眉开眼笑！

我呢？也学习了一下，刚刚在厨房里，把脑袋都想破了，给这些菜也取了名字！这四个字四个字的词我也会！不要一天到晚笑话我！”众人全部睁大眼睛，又惊又喜的看着满桌子菜。

“你还取了名字？不简单！赶快说吧！这是什么？”尔康夹了一块红烧

排骨。

“那个呀？那个的名字是‘大卸八块’！”小燕子说。

“大卸八块？”尔康大惊：“怎么有菜名叫做‘大卸八块’？吃下去一定会消化不良！”

我还是换一样吃吧！”尔康急忙换了一碗葱姜烧猪血。“我吃这个！这是什么？”“那是‘狗血淋头’！”小燕子不慌不忙的说。

“狗血淋头？天啊！”尔康再一惊，赶紧停筷，怀疑的看着那些菜。

箫剑听到菜名有些惊人，就选了一个冬瓜盅，自以为很聪明，问：“我吃这个！这个是什么？”“那是‘脑袋开花’！”小燕子大声说。

“啊？”箫剑吓了一跳：“脑袋开花啊？”他伸伸脖子，吃不下去，急忙放下筷子来研究：“我研究研究再吃！”“为了安全起见，我吃这盘卤味总没错！”金琐就去夹鸡翅膀和鸡脚。

“那是‘断手断脚’‘四分五裂’！”小燕子嚷着。

“啊？这么厉害？”金琐瞪大眼睛，赶快放下筷子。

“我吃这个‘肚丝’总没错！”柳红去夹一筷子凉拌肚丝。

“那是‘开膛破肚’！”小燕子解释。

“什么？‘开膛破肚’？哪有这种菜名？”柳红一愣，也急忙把筷子放下。

“有没有素菜？我今天吃素！”柳青满桌子找，发现有盘豆腐，就用汤匙去盛：“我吃豆腐就好！”小燕子伸头一看，嚷着：“那不是豆腐，是猪脑，我给它取名字叫‘脑浆迸裂’！”“啊？”柳青直跳起来：“怎么一盘比一盘厉害？”小燕子就指着每一样菜，介绍着：“我给你们通通介绍一遍吧！那是‘狼心狗肺’，那是‘白刀子进’，那是‘红刀子出’！那是‘碎尸万段’，那是‘粉身碎骨’……”指着沙锅鱼头说道：“那个鱼头，我给它取名‘要头一颗’，那锅鸡汤吗？就是‘要命一条’了！”众人把筷子叭哒一声，全部放下，纷纷大嚷大叫：“你挖空心思，要倒我们的胃口是不是？”永琪说。

“人家紫薇上次做菜，取的名字多么雅致，‘在天愿作比翼鸟’，‘凤凰台上凤凰游’，‘秦桑低绿枝’，‘燕草如碧丝’……怎么到了你这儿，变得这么难听？怪不得含香会引蝴蝶，你只能引蜜蜂！”尔康喊。

“你如果不取名字，我们还吃得下去，现在，让我们怎么吃？”柳青叫。

只有箫剑，笑嘻嘻的说：“难得难得！你没有把‘肝脑涂地’‘行尸走肉’‘柔肠寸断’‘五马分尸’‘血流成河’……这些菜端出来，已经是你对我们的客气了！好吧！你赶快坐下来，不用再介绍你的菜名了！为了庆祝那么多美好的事，我们来行酒令如何？”“好好好！”紫薇立即同意：“我们赶快行酒令，把这些奇怪的菜名给忘掉，要不然，真的吃不下去！”小燕子坐下，兴高采烈的喊：“好好！行酒令，但是不可以太难！”尔康想了想，说：“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吧！我们每一个人说一个三个字的词，这个词要颠来倒去念三次，都能通！说不出的人，要罚酒一杯！例如……我来开始！”就领先示范：“舍不得，不舍得，舍不得？”“好！我来！”紫薇接口：“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无底洞，洞无底，底无洞！”箫剑接了下去。

“大风吹，吹大风，风大吹！”永琪再接下去。

“好花开，开好花，花开好！”柳青也接出来了。

“鹤顶红，红顶鹤，鹤红顶！”柳红说。

“上高山，高山上，山上高！”金琐说。

轮到小燕子了，她眨巴着大眼睛，拼命想。想来想去想不出。

“这个好难，你们还说不难！”“快说快说！要不然就罚酒！”尔康催着。

“说就说！我也有一大堆，不过是三个字嘛！”小燕子嚷着。

“是啊！只有三个字，想一想嘛！”永琪鼓励着。

“不用想了！我说！”小燕子喊。

大家都看着小燕子，她就大声的说道：“牛吃草，吃草牛，草吃牛！”众人大笑，紫薇拉着小燕子嚷道：“罚酒，罚酒！吃草牛已经有一点勉强了，还能通过！这个‘草吃牛’是什么玩意？草怎么可能把牛给吃了？赶快喝酒！”小燕子不服气，挣扎着，眼珠一转，嚷着：“有了！有了！我想起一个很通的来了！”“是什么？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吧！”紫薇喊。

小燕子就大声的说了：“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大家全体差点晕倒，笑得东倒西歪，有的去打小燕子，有的趴在桌上，有的揉肚子，有的离桌捧腹大笑，一餐饭吃了一个乱七八糟。

这一餐饭，真让大家永远难忘。接下来，另外一餐饭，也让大家终身难忘。

原来，福伦决定要回北京了，这天，来到贺家小院，对小燕子、紫薇、尔康、永琪四个人说：“看样子，你们的决心是不会改变了，那么，我也要回北京去了！既然我要走了，大家再见面，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明天中午，我在城里那家‘醉仙居’订了一个房间，我们好好的吃一顿，算是我给你们大家饯行吧！我看，就是我们五个，话家常。你们那些朋友，就不必参加了！”“应该是我们给阿玛饯行才对！”尔康恭敬的说，难免充满了离愁和不忍。

“要吃饭呀？好，反正‘人都要吃饭，今天要吃饭，明天还是要吃饭’，我们去！”小燕子好脾气的说。

于是，这天中午，大家都到了“醉仙居”，那是南阳城里最大的一家酒楼。福伦订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四个年轻人就和福伦依依话别。

“想到你们今后，就要远离家乡，我的心里，还是不能不难过！不止为我难过，也为皇上难过！对皇上而言，他能够赦免你们，真是不容易！不管怎么说，你们几个，确实闯下滔天大祸！皇上的宽容，最起码应该换得你们的感恩！为什么你们连感恩都没有？”福伦感慨的问。

“我们确实感恩，但是，感恩是一回事，伤心是另外一回事。”尔康诚挚的说：“我不得不承认，对于皇上，我们有爱，有敬，有怨，有恨，有怕！这种感觉是很复杂的，是说不清楚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爹，”紫薇接口说：“他操‘生死大权’，这个权利非常可怕！父母子女间，生气吵架，立场不同，做法不同，是经常有的事，任何家庭都可能有的！但是，一生气，就要杀人的，却只有他一个……”紫薇话没说完，帘幔一掀，有个人大踏步走了出来，大笑说：“哈哈哈哈哈！说得好！紫薇！生气要杀人的那种‘爹’，只有我一个，可是，你的脑袋还在你的脖子上，嘴巴还是能说善道！”大家抬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原来，走出来的不是别人，竟是一身便衣的乾隆！乾隆这样戏剧化的出现，四个年轻人都震惊得跳了起来。

尔康、永琪就噗通一跪，惊喊：“皇上！”“皇阿玛！”小燕子惊愕的看着乾隆，怎么也没料到，乾隆会到南阳来。她又是惊异，又是震撼，又是感动……双膝一软，也跪下了，不由自主的喊：“皇阿玛！”只有紫薇，看着乾隆，惊得震住了。然后，她退了一步，屈了屈膝，傲然不跪，低低的喊了一

句：“皇上！”乾隆看着四人，眼光落在紫薇脸上。

“紫薇，你叫我什么？”“皇上！”紫薇脸色苍白的看着乾隆，轻轻的说。

乾隆颇为震撼，紧紧的盯着紫薇，问：“你的意思是，这个‘阿玛’，你不要认了？”“是你不要认我了！”紫薇抬起头，勇敢的看着乾隆，清晰的说：“在我舅婆舅公出现的那天，你已经亲口否决了我，你不相信我娘，认为这是一个‘处心积虑，策划多年的大骗局’！想到我娘终身的等待，换来了‘处心积虑，策划多年的大骗局’，我真为我娘心痛抱屈！何况，那天，你斩钉断铁的对我说‘不要叫朕皇阿玛！朕不是你的皇阿玛’！这些日子以来，你的这些话，常常在我脑子里一次又一次的回响，所以……”她顿了顿，毅然的说：“即使你现在还要认我，我也不要认你了！”乾隆更加震撼了，注视着紫薇：“说得好厉害！你不去仔细想想，那天是多少状况一起发生？你娘，完全是受你的连累，如果没有你撒下瞒天大谎，偷走我的爱妃，让我痛彻心肺，我怎样也不会被那三个老百姓给唬弄住！”尔康一震抬头，惊喜的问：“皇上！你说‘唬弄’？那么，真相已经大白了吗？紫薇的舅公和舅婆，是故意那样说的，是不是？那三个老百姓，才是‘处心积虑的大骗局’，是不是？”“我并没有去调查！”乾隆坦白的回答：“但是，心里已经明白了！如果我再调查，才是对雨荷的侮辱。雨荷不是那样的人，她不会欺骗我！当时，是我气糊涂了……”他看着紫薇，叹了口气：“你说得对，我配不上你娘，因为我冤枉了她！”紫薇再也料不到乾隆会这样说，就震动得呆住了。

乾隆就对大家挥挥手，说：“通通起来！不要跪我了！这儿是南阳，我是‘微服出巡’！所以，大家把称呼都改一改，我是‘老爷’！你们大家坐下，跟我吃一顿‘家常便饭’吧！”乾隆就在主位落坐，拍拍身边的位子。

“福伦，跟我一起坐！他们小辈，坐在对面！”“是！”福伦恭恭敬敬的坐了下来。

尔康、永琪和小燕子这才起身，大家都没有从震惊中恢复。

永琪情绪激动，不能自己，说：“阿玛！我怎么都没想到，你会亲自到南阳来！”乾隆凝视着永琪，用一种有些心酸的语气，充满感情的说：“我没办法了！前前后后，派了好多人来找你们，左一句‘不许伤害他们’，右一句‘毫发无伤的带回来’，结果，还是弄得你们遍体鳞伤！一下子摔马车，一下子掉悬崖，一下子瞎眼睛，一下子受重伤……我听得心惊胆战，坐立不安！只得把福伦也派来，谁知，你们几个，每个都伤痕累累，居然还负气，不肯回家！你们要我怎么办？下‘圣旨’命令你们？还是亲自来接你们？”乾隆这样一篇话，永琪顿时热泪盈眶了，喊道：“阿玛！让你这样操心劳累，我实在该死！太对不起你了！”“不要说‘对不起’了！此时此刻，我不是一个‘皇上’，我只是一个失去子女的父亲！而且……是一个没有骄傲，也没有火气的父亲。”乾隆抬眼看着四人，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孩子们！流浪的日子还没过够吗？天气好冷，快要下雪了！漫长的冬天，你们在外面，要怎么过？漱芳斋里面，火炉准备好了，棉袄准备好了，厚厚的棉被，都准备好了！明月，彩霞，小邓子，小卓子都在等你们，还有那只鹦鹉，每天在窗子下面喊‘格格吉祥’！”乾隆这篇话还没说完，小燕子“哇”的一声，就哭了。边哭边说：“皇阿玛！请你不要对我好，你骂我也可以，凶我也可以，对我吹胡子瞪眼睛都可以，就是不要对我好，你对我好，我就没辄了！我们已经决定，再也不回那个回忆城了！所以，请你不要对我们好！”“回忆城？”“是！我们都把皇宫叫做‘回忆城’，那个地方，是我们大家的‘回忆’了！”尔康

应着：“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就回不去了！”乾隆看着四个仍然站在那儿的年轻人，好心痛：“你们总不至于连跟我吃餐饭都不愿意吧！坐下！坐下！”四人这才坐了下来。

乾隆拍了拍手，就有四个宫女端着托盘走了出来，把托盘放在桌上。乾隆看看小燕子，看看紫薇，说：“小燕子，我从那个‘回忆城’里，带了最爱吃的杏仁酥来，这些日子，那个杏仁酥，大概你很久没吃到了！紫薇，你喜欢核桃糕，我也带来了！还有豌豆黄，松子花糕，枣泥馅饼……记得你们两个丫头，最爱吃这些小点心……我临时决定带点心来，把整个御膳房弄得手忙脚乱！可惜路上走了太久，即使快马加鞭，日夜不停，还是耽搁了好多天！来！快吃！看看还新鲜吗？”紫薇和小燕子，泪眼看着那些点心，简直不敢相信乾隆会这样做。

“哇……”小燕子再也忍不住，扑在桌上，放声痛哭。小燕子这样一哭，紫薇也忍不住，泪珠滴滴答答往下掉。永琪和尔康，又是震撼，又是感动，两人眼睛都是湿漉漉的。

福伦已经忍不住，用袖子擦着眼泪。

四个宫女含泪退出了房间。

乾隆就离席，走到小燕子和紫薇身边，一手一个，把两人拉了起来。他左拥紫薇，右拥小燕子，俯头看着她们两个，柔声说道：“两个丫头，我常常说，你们两个，亲切得像我的两只手，你们想想看，我怎么能够失去自己的两只手？你们就算有气，有失望，有委屈……现在，都该过去了！我也有气，有失望，有委屈呀，你们把我的爱妃都弄丢了！我还不是让它‘过去’了？你们两个，是我心爱的女儿，我不能让你们流落在外面！何况，你们还拐走了我最心爱的儿子和臣子！”小燕子崩溃了，扑倒在乾隆怀里，哭着说：“皇阿玛……对不起，我有好多好多错……”“别说了！”乾隆就关心的看紫薇：“紫薇，你的眼睛怎样？确实好了吗？我把所有的太医都带来了，等会儿让他们给你会诊一下！”紫薇抬眼，泪眼迷蒙的看着乾隆。喉咙里卡着一个硬块，半晌，才哽咽的、困难的喊出一句：“皇……皇……阿玛……”乾隆心中一抽，把紫薇紧紧的搂在怀里，眼中潮湿了，哑声的说：“好珍贵的三个字！”尔康和永琪，都落泪了。

好半天，室内静悄悄，只有两个姑娘的抽噎声。

最后，还是乾隆振作了一下，放开两人，哑声的说道：“好了！擦干眼泪，赶快吃东西！吃完东西，回到那个贺家去收拾收拾，你们那些‘生死之交’，我都听说了……大家拼命保护你们，每个都有功，等我们回到‘回忆城’，我再论功行赏！”紫薇和尔康交换了一个深刻的注视。紫薇抬头，泪眼看乾隆，温柔却坚定的说：“皇阿玛，你这样待我们，我心里好感动，有任何的委屈，现在都不存在了！可是，我们不能跟你回去！”乾隆大震，不敢相信的看着紫薇。

小燕子也抬起头来，幽幽的看着乾隆，结结巴巴的说：“我知道不应该再说‘不要’了，可是……我和我哥哥相认了，我现在有一个哥哥，我想和他在一起，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去云南大理！”“哥哥？什么哥哥？”乾隆一怔。

福伦赶紧禀道：“关于这个哥哥，我再跟老爷慢慢解释！”乾隆看看两个姑娘，再也没想到，自己亲自出马，放下所有身段，仍然无法说服她们回宫，又是伤心，又是挫败，又是痛楚。

“你们还是不肯回去？”“那个回忆城里，我和小燕子，都是‘异类’，实在没有容身之地！”紫薇说。

“有我撑着，怎么会没有容身之地？”乾隆问。

“有你撑着，仍然会有我的舅婆舅公出现，仍然有布娃娃的出现，仍然有老佛爷的怀疑和不满，仍然要面对皇后的疾言厉色……最后，当人人都在指责我们两个的时候，你就动摇了！”乾隆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

“看样子，你们这口气，还没消！”就看向尔康和永琪：“你们两个怎么说？”“皇阿玛，”永琪含泪说道：“从小，你在我心目里，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是个叱咤风云的皇帝，光芒万丈，不可一世！但是，距离我却很遥远！只有此时此刻，我才深深感觉到，你是一个慈爱宽容的爹！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跟随你，也以当你的儿子为荣。可是，重回皇宫，确实让我们四个很为难，我们劫后重生，很怕再堕苦海！阿玛，请你原谅！”尔康看看紫薇，抬头定定的看着乾隆，恭敬而诚恳的说：“皇上，在这次的逃亡里，我曾经被砍了两刀，差点失去了我的左手……我知道失去手臂的痛，实在不愿意您也痛一次！但是，紫薇和小燕子，在宫里饱受迫害，两人又不知人情世故，再度犯错的可能性太大！皇上如果真的爱他们，不如放掉她们！也允许我和永琪，跟着她们去流浪！‘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算是您对我们的恩赐！”乾隆怔怔的看着这四个年轻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58

从“醉仙居”回到贺家，紫薇、小燕子、尔康、永琪四人，仍然深陷在激动和感动的巨浪里，思潮起伏，无法平息。箫剑、柳青、柳红、金琐围绕着他们，听到乾隆亲自来，大家都震住了。

“他亲自跑到南阳来接你们回去？他居然能够放下身段，日夜赶路到南阳？”箫剑无法置信的问，看看小燕子和紫薇：“怎么眼睛都是红红的？哭过了？”小燕子马上去擦眼泪，把两盒点心拿出来。

“快吃！是御膳房的点心，平常吃不到的！”柳青柳红看看点心，看看四人。

“他带点心来给你们吃？”柳红睁大眼睛问。

“哎！”金琐惊呼：“小姐，都是你们最爱吃的点心耶！”“是！”永琪看着那些点心，眼神里都是内疚：“皇阿玛说，连夜要御膳房做出来的！”

看到皇阿玛这样，我觉得我们好残忍，好自私！他几乎是在迁就我们，讨好我们，许多他从来不说，他都说了！那么低声下气，可是……我们还是坚持不回去。我们比他狠心！”尔康喃喃的、需要说服自己似的说：“我们不能再来一遍了！好不容易，离开了那个皇宫，好不容易，走到了南阳。如果我们再一次半途而废，以后会怎样？如果再碰到第二个‘香妃’，我们会不会又管闲事？这次，皇恩大赦，我们死里逃生。下次呢？下次的下次呢？”“就是就是！”小燕子拼命点头。

紫薇擦擦眼睛，叹了口气：“他亲自来南阳，他说要‘接我们回家’，他说他不是皇上，只是一个‘没有骄傲，没有火气的父亲’……听了这些话，

我真的不能不感动！他没有派人‘追杀’我们，那是一个误会。我娘的事，他也明白过来了！‘砍头’也不过是要吓唬我们……小燕子……你赶快跟我说一些他不好的地方，免得我又举棋不定了！”柳青看到四人如此，冲口而出：“我看你们就算了！大家改变路线，回北京去吧！我和柳红金琐，重新把会宾楼开张，你们还是去当你们风风光光的格格、阿哥、和额驸！大家随时可以见面，可以和大杂院的老老小小聚会，不是挺好吗？我看，你们忘掉大理吧，都打道回府，各归各位！也免得我们一南一北，分在两个地方。金琐从昨天晚上起，就在为分别掉眼泪了！”金琐一听，就激动的抓住紫薇的手，嚷着：“就是！就是！小姐，你心里最气的，就是皇上否决了太太，现在，皇上既然想明白了，你的气就该消了！他好歹是你的爹嘛！你们去了大理，我要哪一年才能再见到你们呢？不要去了！回宫吧！”箫剑听到这儿，就抓住了他的箫和剑，往门口掉头就走。

小燕子一个箭步，上去挽住了他。

“你生气了？”“我当然生气了，而且非常失望！”箫剑大声说：“我已经勾划出很多图画，到了大理，我们要怎么生活！现在，看样子，我们永远也到不了大理！”“我们没有说要回宫呀！没有答应皇阿玛呀！”小燕子急急说。

箫剑看着小燕子，眼神深不可测，突然激动的抓住她的胳膊，用力的摇了摇，冲口而出的喊：“小燕子！你不可以再回到那个回忆城里面去！如果你是我妹妹，跟着我走！永远不要再回头！只要你不回头，我什么都认了！保护你和永琪，好好的活一辈子！”小燕子张大眼睛，怔怔的看着箫剑。

尔康忽然打了一个冷战，悚然而惊。

“听我说……”箫剑严重的凝视着小燕子：“我要告诉你……”尔康突然冲上前去，一把抓住了箫剑的胳膊，很快的打断了他：“箫剑！何必那么激动？大家并没有放弃大理呀！那儿，有我们的梦想，是我们理想中的天堂，我们不会轻易让它失去的！来，我们去外面散散步！我跟你‘从长计议’，好不好？”箫剑怔忡着，抬头看着尔康，只见尔康目光深沉恳切，带着一股洞悉一切的神情。他不禁深深的震动了，情不自禁的放掉了小燕子，跟着尔康出去了。紫薇看着他们两个消失在门口，叹了口气：“难怪箫剑会生气，好不容易，把我们带到这儿，我们居然想回去，我看，大家还是仔细想一想再说吧！”箫剑跟着尔康，走出了贺家，一直走到后面的山坡上。箫剑站定了。

“你到底要跟我谈什么？”“谈你和小燕子那个‘杀父之仇’！”尔康紧紧的盯着他，说：“刚刚在屋里，你是不是几乎脱口而出了？如果我不把你拉出来，你预备就在大家的面前，把你苦苦隐藏的秘密，就这样公布了吗？你不是说，不会剥夺小燕子的快乐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来了，你认为，小燕子还会这么快乐，这么开朗吗？”箫剑大惊，一退，瞪着尔康说：“难道你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并不知道，只是猜测！我把和你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拼凑在一起，觉得你的身世，非常不简单！如果我猜得不错，你的杀父仇人，大概住在回忆城里！他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关系密切！”箫剑再一退，不敢相信的看着尔康。

“你怎么猜出来的？”“难道我猜对了？那个人……是……一定不是吧？”尔康虽然料到了，仍然希望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

“你猜的人是谁？”“你就说了吧！你是一个坦荡荡的人，为什么吞吞吐吐？你越吞吞吐吐，我就越紧张！”

难道那个人是……老爷？”尔康问。

“你太厉害了！没料到什么都瞒不住你！”箫剑对尔康重重的点头：“你猜对了！就是那个人！他，就是你们那个‘卧龙帮帮主’！”尔康虽然已经猜到，仍然深受震动，脸色蓦然变白了。

“你的父亲，到底是谁？”“我的先父，就是当过知府，后来因为文字狱，被乾隆斩首的方之航！”“方之航？文字狱？”尔康抽了一口冷气。

“文字狱！”箫剑咬牙说：“我爹作了一首诗，被冠上反清的思想！牵连我家每一个人，当初，我爹被处死，我的叔叔们下狱，一共被牵连的，有十九个人！对！你们那个磕睡龙，就是我和小燕子的杀父仇人！”尔康睁大了眼睛，一瞬也不瞬的注视着箫剑：“你有意接近我们，不止要认妹妹吧？你还想混进皇宫？”“不错！我是很想混进皇宫，我也成功了！今生，我唯一一次，有了报仇的机会，就是假扮成萨满法师，接近了乾隆！我看着他，跟他四目相对，那一刹那，我要取他性命，轻而易举！我也差一点做了！”尔康回忆起来，不寒而栗：“好险！为什么你又把机会放过了呢？”“为了你们每一个人！我实在没有想到，和你们几个萍水相逢，你们居然对我推心置腹！我这人，只要别人对我‘推心置腹’，我就愿意为对方‘粉身碎骨’！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江湖中，能够交到这么多生死之交的原因！那天，我看着你们大家，为了蒙丹和含香，去冒生命的危险！也看着你们几个，对磕睡龙的那种崇拜依恋和矛盾，体会到你们一面欺骗他，却一面爱他的情绪……我，下不了手！”尔康听傻了，目不转睛的看着他。

“谢谢你当初‘手下留情’，要不然真是天崩地裂，不可收拾！”他吸了一口气，思前想后，觉得毛骨悚然。“箫剑，这个秘密，绝对绝对不能让小燕子知道！”“为什么？”“你想想清楚！”尔康恳切的说：“小燕子和永琪已经山盟海誓了，她将来是皇上的媳妇，如果她知道自己身世竟是这样，她和永琪还能成为夫妻吗？你和他们两个相处了这么久，应该完全体会到他们两个那份深刻的感情吧？”箫剑点了点头，脸色凝重了。

“这正是我矛盾痛苦的原因！为了小燕子的幸福，我似乎应该死守这个秘密！这也是为什么，我曾经想送你们到这儿，就离开你们，连妹妹都不要认了！”他叹口气：“当我发现，小燕子已经进了宫，认贼作父……”“认贼作父？这四个字太重了！不可以这么想，这太偏激了！箫剑，文字狱是每个朝代都有的事，它是每个帝王对‘思想’的统治！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的先父，有没有‘反清’思想呢？”策剑愣了愣，反问：“如果他有，他就该死吗？”“不是他该死，而是他犯了大忌！或者，有一天，这个时代会进步，人类会走到一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时代！但是，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时代！我的意思是，文字狱的死难者，往往是思想的‘殉难’者！是为‘理想’而死的！他是明知故犯的，是‘视死如归’的！”“我必须承认，你的话也有你的道理！”箫剑深思着。

“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算皇上错杀了你爹，他现在已经变了！现在的皇上和以前有很多的不同，他已经不再残忍，心存仁厚，轻易不用死刑！”“但是，他却要砍两个格格的脑袋！差一点，我唯一的妹妹，也被他处死了！”“这是一个误会，现在，我们已经证实，皇上根本没有存心要她们两个的脑袋，只是想给我们一个教训，吓唬吓唬我们而已！”“看样子，你们一个个，仍然对他死心塌地！”“因为我们心底，也有一股正义感，就是这股正义感，让我们不顾一切的去救含香，也是这股正义感，使我们不能抹煞皇上

的好，和他的英明！”尔康坦白而正直的说，凝视着箫剑：“其实，皇上对于小燕子，真是宠爱极了，明知她不是格格，依然视如己出。如果皇上使小燕子成了孤儿，冥冥中，又有一个力量，把小燕子牵引进宫，让皇上成了她的父亲，这不是很神奇的一种回报吗？”箫剑锐利的盯着他，提高声音：“你的意思，是要小燕子继续去当她的还珠格格吗？”“有什么不好？只要她不知道真相，她会做一个快乐的还珠格格！只要皇上不知道真相，皇上会宠爱她到极点！上苍用另一个方式，让这个‘血海深仇’化解！你自己也说过，‘报仇’不是你生命的主题，你也不会把小燕子变成一个满心仇恨的人！我现在才知道，说那句话的人，有颗多么高贵的心！”箫剑注视了尔康好一会儿，心里真是矛盾极了。

“再说，你这个仇，要报起来，并不容易！”尔康继续说：“万一不成功，又是多少颗脑袋要落地！包括被你救下来的、小燕子的脑袋在内！万一你，你侥幸成功了，你却杀了一个好皇帝，成为整个中国的罪人！”他盯着箫剑，有力的问：“你的‘家’和‘国’比起来，哪一个重？”箫剑怔住了。半晌，才说道：“尔康，我不得不承认，你的聪明，你的才智，你的观察力和说服力，都让我自叹不如！乾隆有你这样的臣子，是他有福了！可惜他不知道珍惜！”他看看天空，深深一叹：“我就说，不能和你们这种人在一起，跟你们相处久了，会让人忘了自己是谁！”“我记得，有人告诉我，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谈这两个字，好容易！要做到这两个字，好难！我怕我没有这样的胸襟！”“为了小燕子，试试看！你的故事，对小燕子未免太残忍了！”“我知道。所以，我告诉小燕子，我们的仇人死了！我连爹的真名字，都不敢告诉她！”

我早已体会，这个秘密说出来，会造成小燕子的不幸！永琪，他是我们仇人的儿子，可是，他却是小燕子的心上人！这件事，对我真是一个震撼！这些日子来，我眼看他对小燕子的付出，为她抛弃一切，还要忍受她的坏脾气，真让我深深感动！我没办法拆散他们！不忍心让小燕子得到一个哥哥，却失去一份真情！如果他们两个，跟我去大理，我就认了！如果小燕子还要回到那个磕睡龙身边，我实在无法心平气和！”“我明白了！一切还没有做定论。我们走着瞧吧！在我内心，也一心一意，要去大理！”

你无论如何，沉住气，行不行？”箫剑深思着，矛盾着，重重的点了点头。

尔康松了一大口气：“箫剑！听了你这篇话，我才知道，什么叫作‘英雄’！你当之无愧了！”箫剑一愣，黯然一笑，说：“尔康，你好高段，用‘英雄’两个字，封了我的口！如果我不能守秘密，我大概就是‘狗熊’了！”他抬眼看了看天空：“记得我说过的话吗？人生，充满了故事！有人，用生命写故事，有人看故事！看来，你我，都是故事中人，逃不掉了！”尔康点头，两个英雄人物，不禁惺惺相惜。这番谈话，就深深的烙印在箫剑的心灵上了。为了小燕子，什么都不能说！

尔康在紫薇面前，是没有秘密的。当紫薇听了箫剑的身世，真是吓得魂飞魄散，震撼得一塌糊涂。

“原来是这样？太不可思议了！现在，我才恍然大悟，什么都明白了！那……怎么办？如果小燕子知道了，不是天下大乱了吗？你有没有告诉箫剑，如果小燕子知道了这件事，她一定承受不了的！”“我说了！什么都说了！所有的利害，得失，我全分析过了！事实上，箫剑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我分

析的事，他自己早就分析过几千几万次了！他清楚得很，要保护小燕子，就什么都不能说！只是，事情牵涉到杀父之仇，恐怕谁都无法一笑置之吧！”“以你看，他会死守这个秘密吗？”紫薇问。

“我不知道！我现在才体会出，他身上为什么总有一种沧桑感！我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他的矛盾和痛苦，除非有一天，他能够潇潇洒洒的把这个仇恨彻底忘掉，否则，他永远都会很痛苦！”“你认为他会彻底忘掉吗？”“有可能！只是好难。”“有大智慧的人就做得好，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只怕‘饶恕’两个字，是属于‘神’而不是‘人’的！”紫薇想着小燕子的身世，心里充满了恐惧，抬头看着尔康，深思的说：“我们不要再犹豫了，一定去大理，好不好？到了大理，这些恩恩怨怨，就不会存在了！远离了那个回忆城，我们才能远离仇恨，获得真正的平安！”尔康握住她的手，郑重的、承诺的说：“是！我们去大理！”尔康对紫薇的承诺，真能做到吗？这天，乾隆带着福伦，来到了贺家，大踏步走进了那个小厅。福伦嚷着：“永琪！尔康！紫薇！小燕子……老爷来看你们了！”紫薇、小燕子、尔康、永琪全部跑了出来，见到乾隆，大惊。柳青、柳红、金琐、箫剑跟在紫薇等人后面，看到乾隆，个个震惊。尤其是箫剑，一眼看到乾隆，他整个人就像触电一样，通过了一阵颤栗，站在那儿，动也不能动了。

乾隆完全不知道，有个这样复杂的人物存在着。福伦已经告诉他，关于箫剑认妹妹的故事。但是，福伦自己知道的，就是一个“有保留”的故事，告诉乾隆的，更是“语焉不详”。反正，乾隆知道有个自称是小燕子的哥哥出现了，一路上帮小燕子打架，保护这群王孙公主流浪，为他们拼命，对这四个人好得不得了，这些，也就够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反正，小燕子来历不明，到处认哥哥、认姐姐、认妹妹……是她的习惯，连“皇阿玛”她都认了，再认一个“哥哥”，也不稀奇。他对小燕子认哥哥的事，就这样理所当然的接受了。

看着一屋子的人，他轻快的说：“小燕子，紫薇，我来见一见这些帮助你们的朋友，也见见小燕子的哥哥，既然你们都不跟我回去，我要回北京了！”“皇……老爷，你怎么来了？”小燕子惊喜的喊。

乾隆笑着骂：“又给我改了姓？什么黄老爷，我是‘艾老爷’！”“是！艾老爷！”小燕子更正着，不禁想起和乾隆微服出巡的情景。

乾隆脸色一正，也不胜怀念的说：“想起那次‘微服出巡’，真是记忆犹新。可惜你们已经决定去大理了，要不然，真想再带你们几个，去徽服出巡一次！我们可以游一游江南！小燕子，听说你是杭州人，那个杭州，真是美极了！”柳青柳红金琐就急忙上前，预备下跪，喊着：“皇上吉祥！”乾隆急忙伸手一挡：“不要跪我，喊‘老爷’就好！”看着柳青柳红。

金琐就介绍着：“这是柳青，这是柳红！”“就是会宾楼的老板，对不对？”乾隆问。

“是！”柳青、柳红恭恭敬敬的回答。

“那个会宾楼，福伦已经跟我说了，回去以后，我马上就让他们拆掉封条，你们可以重新开张！以后，任何人都不许查封会宾楼，这是承诺！”柳青、柳红大喜，急忙道谢：“谢谢老爷！”“小燕子，你那个哥哥呢？”乾隆四面看。

箫剑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乾隆，已经出神了。尔康和紫薇，都紧张得一塌糊涂，也目不转睛的盯着箫剑。

小燕子就回头，急忙拉了箫剑过来，喊着：“老爷，我给你介绍，这是我的哥哥，箫剑！”箫剑挺立着，眼光锐利的凝视乾隆。

乾隆接触到这样的眼光，不禁一震，觉得这样锐利的目光，依稀仿佛，好象在哪儿见过？他就走向箫剑，仔细的看着他，困惑的问：“我们见过吗？”尔康和紫薇交换了一个视线，两人都像绷紧的弦。

箫剑的手一动，紫薇好紧张，忽然扑过来，把乾隆一撞，慌慌张张的喊：“老爷！你坐这边来！”不由分说的把乾隆拖到老远的一张椅子上，推他坐下，急喊：“金琐！还不给老爷泡茶……老爷爱喝的茶叶呢？”“老爷爱喝的茶叶……哎！小姐，我们没有带出来啊！”金琐莫名其妙的说。

“随便什么茶叶，老爷爱喝茶，先倒杯茶来再说话！”永琪说。

“是！”金琐就去泡茶。

尔康趁此机会，就大步一迈，站在箫剑身边，严阵以待。空气蓦然之间，变得怪异而紧张。箫剑看到尔康和紫薇如此这般，不禁用眼角扫了尔康一下。

小燕子心无城府，又把箫剑拉到乾隆身边去，紫薇立刻紧贴着乾隆。尔康亦步亦趋，跟了过去。小燕子快乐的嚷着：“老爷，我告诉你，我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老天对我真好，给了我一个好哥哥！”乾隆回过神来，看着箫剑：“福伦告诉我，你和小燕子是兄妹，你们父母在临终的时候，把你们一南一北，托人抚养，所以兄妹分散了！”箫剑默然不语。乾隆又说：“听说，你费了很多工夫，才找到小燕子，所以，想把她带到云南去定居？”箫剑点点头。

“听说你能文能武，饱读诗书？”“世上哪有‘能文能武，饱读诗书’的人？”箫剑终于开口了，语气里带着萧索和嘲讽：“生命这么短暂，学问那么广大，用有限的生命，去学习无边的学问，谁能学得完？这几个字太重了！”乾隆深深的看了箫剑一眼，有些好奇，有些震惊，心想，又是一个江湖奇人！

“箫剑！你既然是小燕子的哥哥，等于也是我的孩子了！我看你一表人材，谈吐不俗，你愿不愿意随我到北京去，博取一个功名？也给你早逝的父母，光宗耀祖？”箫剑直视着乾隆：“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愿意。”“不愿意？”乾隆惊讶的：“你答得好干脆！为什么？”“人各有志！我海阔天空，已经习惯了！只想四海为家，不求功名利禄！”乾隆迎视着箫剑的眼光，诚挚的说：“好！我尊重你的意愿！”就看着小燕子和紫薇，说：“小燕子！紫薇！你们两个过来！”小燕子和紫薇并排站在乾隆面前。乾隆看看两人，看看箫剑和柳青柳红等人，就正色的、郑重的说道：“两个丫头，这次，我的一道命令‘斩首示众’，逼走了我心爱的几个孩子，这些日子，确实让我悔不当初！现在，我在你们的朋友，哥哥面前，给你们两个一件礼物！以后，不论你们在哪儿，这礼物对你们的帮助都很大！万一，我又发了脾气，再要你们的脑袋时，可以救你们一命！”乾隆就从怀里，掏出两个金牌：“这就是‘金牌令箭’！在朝里，只有立下战功的大臣，才有这项殊荣，能够得到我的金牌令箭！你们傅六叔有一个，兆惠将军有一个，福伦都没有！我现在破例，把两个金牌，送给小燕子和紫薇！允许你们两个，拿出金牌，就代表我的命令，可以饶你们不死！记住！只有三次机会！如果你们犯下大祸到第四次，这个金牌也救不了你们了！这三次限制，是免得你们滥用金牌的权利！这样，你们应该不会再害怕，动不动就被我砍头了吧？”紫薇和小燕子，惊愕的看着那两个金牌，震动得不得了。

“老爷……我们不能收这个！”紫薇呐呐的说。

“你可以收！是我的赏赐，你只能谢恩，不能拒绝！”紫薇深深的看着乾隆。在乾隆眼底，读出了那份宠爱和珍惜，眼睛就湿了。

尔康和永琪，互相看了一眼，都是满脸的震动。

小燕子已经拿起了金牌，激动的看着，喊着：“哇！金牌令箭！给我一个金牌令箭？那……老爷，如果老爷要砍别人的头，我能不能用金牌的权利去救他？”“可以！任何人都可以，但是，只能用三次！你不要阿猫阿狗都去救，最后，自己没有权利了！我看你一天到晚闯祸，三次权利够不够你用，都有问题，你最好节省着用！”小燕子就高兴的握住金牌，嚷道：“这个礼物太好了！太有用了！皇……老爷，你怎么不早一点给我呢？那么，我们上次就可以用它，也不会弄得这样天翻地覆了！”说着，就欢天喜地的拿着金牌，去给箫剑看：“箫剑！你看我的金牌！你看你看……老爷给我一个金牌令箭耶！我以后不会被砍头了，我有金牌令箭了！”箫剑看看金牌，看看喜悦的小燕子，看看乾隆，心里翻滚着难言的情绪。这是乾隆吗？是一国之君吗？怎么对小燕子这样好？给她一个金牌令箭？是给她多少宠爱和保证？这个人，是自己的仇人？还是小燕子的恩人？他迷惑起来，内心深处，被乾隆和小燕子这种“父女之情”深深的撼动了，就不由自主的退后了几步。

尔康看到他退后了，才稍稍放松了自己。

小燕子喜不自胜，又奔过去给永琪看：“永琪，你看你看！”永琪感动得不得了，说：“小燕子，老爷给你的，是从来没有过的‘殊荣’啊！”“什么‘丝绒’？”小燕子嚷：“这不是‘丝绒’，这是‘金牌’啊！”小燕子这样一嚷，屋子里那股紧张的气息就缓和了好多。柳青柳红和倒茶过来的金琐，都忍不住笑了。

乾隆就宠爱的看着紫薇和小燕子，说道：“你们把东西收好！别弄丢了！只要把金牌拿出来，任何人见到金牌，就和见到我一样！它的效用还不止这一点！文武百官，看到金牌，都要下跪！所以，你们不要随便拿出来！”小燕子和紫薇就慌忙收起了金牌。紫薇屈了屈膝说：“那么，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小燕子好快乐，也屈了屈膝：“我也‘恭敬不如虫子命’！”乾隆瞪着小燕子，笑了，问：“你是什么‘虫子’？”小燕子看看众人，清脆的说：“蜘蛛！我们大家都是‘蜘蛛’！”一句话把众人全说傻了。乾隆莫名其妙的问：“蜘蛛？为什么你们大家都是‘蜘蛛’？这话我听不懂！”小燕子瞪大眼睛，振振有词的说：“永琪说的，我们大家都是‘蜘蛛死了还会活’！”“蜘蛛死了还会活？为什么？”乾隆更加糊涂了。

“老爷，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尔康忍着笑说。

乾隆一怔，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小燕子，这些日子没看到你，这种笑话我都差点忘了！好久，我没有这样开怀一笑了！”笑完，他就十分不舍的看着小燕子。

箫剑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了。

乾隆看看小燕子，看看紫薇，突然长叹一声，站起身来：“紫薇，小燕子，永琪，尔康！你们好自为之！从这儿到大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紫薇身子弱，路上风吹日晒，尤其要小心！小燕子喜欢管闲事，有勇无谋，大家要特别注意她！听说，你们身上的钱，都用光了！我让福伦给你们准备了一些盘缠！至于穿的用的，还有药材，都给你们准备了！要走长路，有备无患才好！好了，你们要爱护自己，保护自己，我走了！”乾隆就往门口走去，

福伦急忙跟随。尔康仍然亦步亦趋。

一屋子的人都呆怔着，连送都忘了送。

乾隆已经走到门口，紫薇心中，热血奔腾，再也忍不住了，蓦然间冲上前去，拉住了乾隆的胳膊，眼泪一掉，冲口而出的说：“皇阿玛，我跟你回家！”尔康惊看紫薇，脱口惊呼：“紫薇？你不是已经决定……”紫薇凝视尔康，含泪说：“尔康，我知道大理很好，是我们的梦，是我们理想中的天堂……可是，我走了二十年，才走到我爹的身边，好珍惜这份父女之情……大理没有脚，它不会走！让那个大理，再等我几年吧！”尔康看着紫薇，知道她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她的话说出口，再难收回了。他吐出一口长气，心里若有所失，也如释重负了。

小燕子看到紫薇如此，哪里还控制得住，追上前去，含泪嚷：“紫薇要跟你回家……那……我也跟你回家！”永琪咬了咬嘴唇，眼中湿了。

箫剑看到这儿，一气，转身出门去了。尔康看到箫剑出门去，就追了出去。

到了院子里，尔康一把拉住了他，诚恳的说：“箫剑！人生没有解不开的仇恨！过去的事，已经那么多年，其中的是是非非，恐怕连你自己也弄不清楚来龙去脉，你就让它过去吧！”箫剑站住了，盯着尔康，说：“我很好奇，刚刚你拦在我前面，你怕我对那个‘老爷’下手，是不是？我怎么可能那么轻举妄动？但是……如果我真的下手了，你预备怎么办？跟我拼命吗？”

“是！我会跟你拼命！”尔康看着他，一脸的严肃：“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在紫薇还不是格格的时候，我们曾经一起跟老爷去微服出巡。有一天，我们赶上了一个庙会，当时，所有的人，都去围观八仙表演，老爷身边，只有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紫薇。谁知，八仙都是大乘教的刺客，那些刺客突然发难，一个武功高强的老头，拿了一把尖刀对老爷刺过去。当时，紫薇想也没想，就挡在老爷身前，那一刀，就刺进了紫薇胸口。紫薇直到现在，身体都不是很好，就因为那一刀的关系！”箫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不禁睁大了眼睛。

“所以，刚才如果你的剑出手了，紫薇一定会挡在前面。你的剑，很可能刺进的是紫薇的身体，或者是我的，或者是永琪的，也可能……是小燕子的！”箫剑混身掠过一阵颤栗，非常震动的看着尔康，知道他说的都是实情。

“你们都会为他奋不顾身？”“是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冒险，你是我们大家的‘生死之交’，你是小燕子的亲生哥哥，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要伤害我们！不要让我们这么多的人，变成你那个‘仇恨’的牺牲品！”箫剑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尔康。

“我言尽于此！希望你能大彻大悟！我好喜欢那个喝着酒，念着诗的箫剑！”尔康朗声念着：“一箫一剑走江湖，千古情愁酒一壶！两脚踏翻尘世路，以天为盖地为庐！好大的气魄！那个‘情愁’两个字，是我们的误解吧？应该是‘情仇’，仇恨的仇字，是不是？”箫剑怔着，完全被说服了。尔康拍了拍他的肩：“我们回到房里去吧！我们这样单独跑出来，会让老爷觉得很奇怪！”两人这一去一回，厅里的人，几乎没人注意。当他们回到厅里，只见乾隆搂着紫薇和小燕子，左看右看。眼神里，是无止无尽的感动和欣慰。

“你们决定跟我回家了？”他哑声的问。

紫薇、小燕子异口同声的、哽咽的回答：“我们决定了！”乾隆好感动，好安慰，抬眼看永琪。

“永琪，你呢？”“老爷，连小燕子都决定回家了，何况我呢？”乾隆的眼光，就找着尔康。

“尔康……你呢？”“老爷，他们三个都决定了，我们大家行动一致……都跟你‘回家’！”乾隆吐出一口长气来，然后，他拥着紫薇和小燕子，柔声的说道：“我们那个‘家庭战争’，到此为止，好不好？大家都有委屈，都有伤心，我们就把那些委屈和伤心，一笔勾消了，好不好？这牙齿和嘴唇那么亲近，也有牙齿磕到嘴唇的时候，我们就当这次的事件，是牙齿磕到了嘴唇，总不能一生气，就把牙齿都拔了，是不是？”紫薇和小燕子拼命点头，眼泪拼命的掉。

柳青、柳红、金琐、福伦全部感动得无以复加。

这时，箫剑再也按捺不住了，看了尔康一眼，就一步上前，对乾隆说道：“我刚刚认了小燕子，很想带她去大理。但是，我知道我带不走她了，我只有认命了！”

我看了半天，觉得，一个‘爹’对她的意义，大于一个‘哥哥’！她有人这样宠着，照顾着，还有救命的金牌令箭当护身符，我应该对她放心了！这一路上，我一直问他们大家一个问题，皇上这样追杀他们，在他们心里，还是不是一个仁君？他们个个都斩钉断铁的告诉我一个字‘是’！我现在明白了！为了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仁君’，为了他们几个对你的敬爱，我只好放手！”乾隆并不了解箫剑话中的含意，听到大家说他是“仁君”的那段话，十分震动。

紫薇和尔康，却完全明白箫剑的意思，知道他终于想清楚，把那段仇恨放下了。两人好感动，激动而感恩的看着箫剑。

乾隆终于愁云一扫，就爽朗的笑着，精神抖擞的说：“大理！我明白了！那是你们大家的梦！看你们每个人，心心念念要去大理，我一定成全你们！不过，无论要去哪里，都应该先把你们的终身大事办完，是不是？”尔康和永琪一听，要完成终身大事，喜出望外，什么坚持都没有了。大理，也丢到脑后去了。两人并排而立，双双一抱拳，大声说：“谢谢老爷！”

59

乾隆离开之后，箫剑就回到卧室，开始收拾自己那简单的行囊，预备和大家告别，远走天涯了。小燕子看到箫剑在收拾行装，就气极败坏起来，她着急的抢着他手里的包袱，拉出包袱里的衣服，又去抢他的箫和剑，喊着：“我不许你走！我就是不许你走！”大家都挤在房间里，人人都又是着急，又是不舍。

“箫剑！你再想一想，真的要离开我们大家吗？”尔康问。

“现在大局已定！你们各归各位，我是多余的了！”箫剑头也不抬的说。

“怎么会多余呢？你是我哥哥呀！”小燕子拉着他，恳求的说道：“虽然我们不能再马上去大理，可是，皇阿玛已经答应了，明年春天，就让我们去！所以，你也跟我们去北京，到了明年春天，我们再一起去大理，好不好？”

“你们既然决定回北京了，我就和你们大家，在这儿分手！”“不行不行！你还要教我方家剑法，还要教我怎么念成语，我要变得像你一样有学问，能够

‘一开口就吐出文章’来！我不要和你分手！”箫剑抬起头来，凝视着小燕子，认真的说：“小燕子，我已经找到了你，看到你过得很好，我的心事，都已经了了。相信我，我现在离开你们，是最好的结局，我应该飘然远去了！”

“不能飘啊飘，去啊去！你飘啊飘，去啊去，我怎么办？”小燕子不依的说。

尔康在箫剑肩上，重重的一拍：“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再加一个小燕子，都留不住你吗？听到你对皇上说的那几句话，我太感动了！你是真正有大智慧，大胸襟，大气魄的人，是懂得‘饶恕’的人。和你比起来，我们这一群人，都太渺小了！箫剑，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我舍不得说‘再见’！”尔康说得好诚恳，箫剑怔着。紫薇接口说：“我也舍不得！”“箫剑！”永琪也真情流露的说：“皇阿玛已经说了，回到宫里，要给我们办喜事，难道，你连自己妹妹的婚礼，都不参加吗？假如你不参加，小燕子一定不会快乐！”“就是就是！”小燕子好委屈的点着头：“如果他不参加，我就不要嫁！”“啊？不要嫁？”永琪大惊。

箫剑看着众人，对尔康投去深深的一瞥：“我走了，你们可能还安心一点！”尔康也深深凝视箫剑：“我对你已经安心了！很诚恳的邀请你去北京。会宾楼永远有你的房间，我们常常可以相见，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不肯跟我们去北京嘛？”小燕子喊：“难道我有了皇阿玛，就不能有哥哥吗？如果我两个里面，只能有一个，那……我还是跟你去大理吧！”“小燕子！不能这样‘出尔反尔’！”永琪一惊。

“什么‘粗耳朵，细耳朵’？我就是不要和箫剑分开嘛！”小燕子瞪着箫剑，生气了：“什么哥哥？八成是骗我的！好嘛，你走你走！不要管我好了！我下次把金牌令箭用完了，你就让我给皇阿玛砍头好了！”小燕子说着，眼泪水一掉，转身就冲出门去。箫剑急喊：“小燕子……不要生气……”“怎么可能不生气嘛？”小燕子头也不回的往外冲，嚷着：“我生气，生气，生好大的气！气得死掉，气得昏掉，气得胃痛头痛肚子痛，气得升天……”“好了，好了！”箫剑没辄了：“我投降，小燕子！我跟你们一起去北京！我拿你没办法，拿你们每个人都没办法！我投降了，做你们这个国家的人吧！从此，忘了我是谁！”小燕子一笑，立即转身，欢呼起来：“哇！我太高兴了！哇！我太得意了！哇！我也要飘啊飘，飘起来了！哇……我这么倒楣的人，怎么会碰到这么多好事？就算宫里，有一大堆黄鼠狼等着我，我也不怕了！”就飞舞到箫剑面前去，挽住他的胳膊，喊道：“箫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箫剑怜惜而宠爱的看着她，唇边绽着笑意。

众人都感染了这份喜悦，人人笑得好灿烂。

第二天，大家就跟着乾隆，浩浩荡荡的回宫了。

旗帜飘飘，两辆马车在御林军的前呼后拥下，向前从容的前进。前面是乾隆讲究的马车，后面是尔康他们那辆普通的马车。尔康、永琪、柳青、箫剑都骑着马。乾隆带着小燕子、紫薇、金琐、柳红坐在马车中。

乾隆左边是小燕子，右边是紫薇。他左看右看，又是安慰，又是高兴：“真好！你们两个又在我身边了，这种日子，实在幸福。以后，我们都要懂得珍惜，不要再闹别扭了！”“那……你以后也不要再用‘砍头’来吓唬我们嘛！太严重了嘛！”小燕子说。

“那……”乾隆说：“我们约法三章，你们也不许把我的妃子偷出宫去，这也太严重了嘛！”“那……你也不要左一个妃子，右一个妃子娶进宫，太多了嘛！”紫薇说。

“哈！你们管的事还真不少！连我有多少妃子也要管？”乾隆瞪着两人，纳闷起来：“我看，我被你们这两个‘民间格格’吃定了！怎么会呢？”小燕子和紫薇都笑了。

金琐和柳红，忙不迭的给乾隆递茶递水。

紫薇看着金琐，想了起来，乘机对乾隆说：“老爷，有一件事要禀告你一下！金琐，我已经作主，把她嫁给柳青了，现在正是新婚燕尔。所以，我想，不要带她进宫了，免得出宫的时候，还要经过敬事房的批准，挺麻烦的！到了北京，她就跟着柳家兄妹去会宾楼。”“哦？金琐！”乾隆惊看金琐：“我都忘了恭喜你！什么时候结的婚？”金琐满脸通红，急忙答覆乾隆：“谢谢老爷，就在几天前，小姐预备去大理的时候，赶着办了！”“嫁给柳青了？”乾隆有些糊涂起来：“我记得，当初紫薇拔刀的时候，不是把金琐许给尔康了吗？怎么又跟柳青结婚了？”金琐脸更红了，头一低，说道：“那要问小姐！”紫薇看着乾隆，坦白的说：“我和尔康都觉得，金琐应该有属于她自己的幸福！她不是我们两个的附属品！她有权利拥有一个完整的婚姻！”乾隆一愣，深思起来，觉得紫薇话中有话。

“完整的婚姻？这也是一个理想境界吧！你们真不简单！一路上，要逃追兵，要打架，要生病受伤，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要交朋友，要认哥哥，要认妹妹……还要办喜事！你们真忙啊！”“可不是！忙得不得了！”小燕子笑了。

“金琐，现在匆匆忙忙的，回宫以后，我要令妃给你补一份嫁妆！跟了紫薇这么多年，可不能亏待了你！”乾隆说。

“谢谢老爷！我不敢当啊！”金琐受宠若惊。

“敢当！敢当！有什么不敢当？”乾隆就喜悦的笑道：“紫薇，小燕子！你们唱歌给我听吧！我好久没有听你们唱歌了！”“是！”紫薇开心的看大家：“我们来唱‘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于是，几个姑娘，就引吭高歌起来：“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车外，尔康、永琪、柳青、箫剑不禁互视，每个人的唇边，都带着笑意。

尔康就策马走到箫剑身边，话中有话的说：“你听到幸福的声音了吗？这就是！这种从内心里唱出来的喜悦，是人生最美妙的音乐！”箫剑深深的看着尔康：“我明白了，了解了！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打断这种幸福！”“你还可以享受这种幸福！”尔康加了一句，一笑。

箫剑有些怔忡，跟着苦笑了一下。人生，有许多事，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即使箫剑再洒脱，在他心底，那种身世的痛，大概永远无法抹煞。可是，上苍用它神奇的手，把这个棋盘上的棋子，重新布局。让一盘杀气腾腾的棋局，峰回路转，呈现出和局的新景象。箫剑明白了，他们所有所有的人，都只是上苍的一颗棋子而已。

永琪策马过来。

“你们在说什么？笑得那么高兴！”“在听她们唱歌！我说，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尔康说。

“可不是！我们来给她们和声吧！”永琪快乐的说，就参加了歌唱。

金车宝马，就在众人的歌声中，迤迤前进。

终于，大家回到了北京。终于，大家走进了宫门。终于，在乾隆率领

下，紫薇和小燕子重回到漱芳斋。

令妃和晴儿都得到了消息，大家在漱芳斋等待着。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带着太监宫女站在院子里，个个伸长了脖子，在张望着。

“来了！来了！”令妃喊，奔上前去。

乾隆带着紫薇、小燕子大步走来。乾隆嚷着：“回来了！回来了！总算到家了！”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带着宫女太监们立刻跪了一地，流泪喊道：“格格！奴才们参见格格！两位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小燕子一看到四个人，哪里还忍得住，扑上前去，又拉又扯的，嚷着：“怎么又犯规了？不是说好了不许跪我的吗？赶快起来，让我看看，你们大家好不好？”“我们想死格格了！”彩霞说。

“我们天天给格格念经！”小邓子说。

“我们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等格格回家！”明月说。

“我们总算把两位格格盼回来了！”小卓子说。

小燕子和紫薇好感动，两人都眼眶湿湿的。

令妃迎上前去，拉住紫薇和小燕子的手，热泪盈眶的说：“总算又见到你们了！我每天念着念着，真把你们念回来了，还有点不相信呢！你们两个人都瘦了好多……这一次，苦头吃大了，是不是？听到你们又是掉悬崖，又是摔马车，又生病受伤的，我吓得魂都没有了！紫薇，让我看看，眼睛怎样？”紫薇扑进令妃的怀里，热情奔放的喊着：“娘娘！有你疼着，有你念着，我不敢不好！所有的病痛，都已经好了！”小燕子看到晴儿，就放掉令妃的手，扑过去，把晴儿紧紧一抱，兴奋的说：“晴儿！我要告诉你一个大消息，我有哥哥了！我不是孤伶伶的，我有一个哥哥，我的哥哥名字叫箫剑！是一个好伟大好了不起的人……”“慢慢说！慢慢说！”晴儿眼睛湿湿的：“我想，你们大概又创造了很多‘惊心动魄’！我好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也能参加一份呢？”紫薇看着晴儿，由衷的喊：“晴儿！我可以确定，不管你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你都是我们故事中的一个，你逃不掉了！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国度的人，这种人，就像箫剑说的，是注定要用生命来写故事的人！”晴儿听不懂，一愣。

令妃发现少了一个人，惊问：“金琐那丫头呢？没有出事吧？”乾隆兴冲冲的接口：“不要着急，那个丫头不但没事，还结婚了！这会儿到会宾楼去当老板娘了！你赶快给那孩子准备一份嫁妆！”“结婚了？”“是啊！”乾隆说：“这些孩子，又要逃难，又要一路打抱不平，任何闲事都要管！一会儿救火刑的姑娘，一会儿救小鸽子，一会儿参加聚贤大会，还要认哥哥，认妹妹，安排婚礼！她们这一路，可没闲着！弄得从北京到南阳，老百姓都在谈这两个‘民间格格’，朕看，下次，朕再要砍她们的脑袋，大概全中国都会暴动！”“真的呀？”令妃又惊又喜的问，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路的故事说给我听！”“是！”紫薇应着。

“令妃，我们走吧！让她们两个好好的休息一下！”乾隆看着紫薇和小燕子：“休息够了，就该去慈宁宫，给老佛爷请安了！”紫薇和小燕子听到“老佛爷”三个字，怯场的情绪油然而生，脸上的笑容僵了。

“我去慈宁宫等你们！”晴儿笑着说，就把两人拉到一边，笑着低语：“别害怕，老佛爷现在不像以前那么难缠了，她眼见皇上这么思念你们，心里就软了！再看到宫里没有你们，就安静得像个冰窖，她只好认了！要不然，我哪能到漱芳斋来迎接你们呢！”说完，转身去了。

彩霞就给了小邓子等人一个眼色。

顿时间，彩霞、明月、小邓子、小卓子带着宫女和太监，一拥而上，把紫薇和小燕子不由分说的抬了起来。众宫女和太监，就欢呼的喊着：“格格回家了！格格回家了！格格回家了……”紫薇和小燕子又笑又叫，被众人抬进房间去。

乾隆笑着，看着，在后面喊道：“朕有特许，从此，漱芳斋可以没上没下，没大没小！你们尽情欢笑吧！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欢笑更重要呢？规矩礼节，都搁在一边吧！”紫薇和小燕子被众人抬着，一面往房里走，一面高声喊道：“谢皇阿玛恩典！皇阿玛万岁万岁万万岁！”两人被抬进大厅，放下地，但见满房间插满鲜花，处处窗明几净。

小邓子热情奔放的大喊：“两位格格，奴才们给您磕头了！”小邓子再度扑跪落地，小卓子、明月、彩霞和其他宫女太监全部跪落地，喊：“奴才们也给格格磕头了！”“怎么又磕头？不要磕头了！”紫薇惊喊。

“你们干嘛？干嘛？”小燕子也惊喊：“又是奴才，又是下跪！刚刚在院子里已经跪了一次，现在又跪！见到了我们，不开开心的乐一乐，笑一笑，一直跪个不停，奴才长奴才短的，该打！起来！再不起来我就生气了！”小邓子跪在那儿，充满感情的喊道：“两位格格，除了磕头，我们不知道怎样表示我们的心情，这些日子，我们每天打扫空空的漱芳斋，把两位格格念了千遍万遍！好不容易看到了格格，嘴也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好磕头了！”“是是是！”小卓子跟着说：“我给格格多磕几个头，求求格格，以后不要再吓唬我们了，格格去了这么久，我们每做一件事，都会说一次‘格格平安’！大家都快要变成疯子了！”“不止我们这样，皇上也常常来漱芳斋，每次都要我给他泡茶，拿着茶杯，看着杯子出神，嘴里念念有辞，跟我们一样失魂落魄呢！”彩霞说。

“主子！我们给你们磕头，谢谢你们听到我们大家的祷告！小邓子说得对，你们有千里眼、顺风耳、看到了、听到了我们，我们太感激了，只好磕头！”明月说。

说着，四人再度磕下头去，齐声大喊：“欢迎格格回家，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紫薇和小燕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了。紫薇擦着眼泪说：“哎！你们就是要把我弄哭！难道不知道我差点变成瞎子，不可以常常掉眼泪吗？”“就是！就是！你们就是要我们两个哭！”小燕子也拼命擦眼泪。

四人这才带着宫女太监们起身，一迭连声的喊：“还不快给格格倒洗脸水，泡茶，拿点心，换衣服……”众人就欢呼着四散，拿这个，拿那个，忙得不亦乐乎。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着：“格格请洗脸！格格请喝茶！格格请用点心！格格请换衣裳！格格请梳头换旗装……”就在这时，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老佛爷驾到！”众人大惊，全部噤声。小燕子叽咕道：“人家还没喘气呢！她怎么就来了？”紫薇和小燕子急忙转向门口。只见阳光灿烂，门口一个人都没有，小燕子蓦然之间明白了，冲到窗前去，对着那只鹦鹉又笑又叫：“小骗子！你又来骗我了！”“小骗子，我都忘了你有这样一招了！”紫薇也冲到窗前来，看着鹦鹉笑。

“格格吉祥！格格吉祥！”鹦鹉喊着。

于是，一屋子宫女太监，再度响应：“格格吉祥！格格吉祥……”紫薇和小燕子，相视而笑，感动得不得了。

梳洗过后，紫薇、小燕子，伙同尔康、永琪，四人一起来到慈宁宫，

叩见太后。乾隆生怕太后又给四人难堪，早就在慈宁宫等着，已经事先帮几个年轻人，说了许多好话。四人看到太后，就一溜跪下了。紫薇诚恳的说：“老佛爷吉祥！紫薇给老佛爷请安，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两个犯了许许多多的大错，连累到五阿哥和尔康，也跟着我们犯错。我们知罪了！希望老佛爷再给我们一个悔过的机会！”

包容我们，原谅我们！”紫薇说完，四人就一起磕下头去。

太后看着四人，感慨万千。心里，对紫薇和小燕子仍然非常不满，但是，见乾隆满眼怜惜，什么话都不好说。她长长的叹了口气，不得不认了，忍耐的说：“算了！不要再口口声声的请原谅，请包涵了！好像自从我见到你们这两个格格以来，你们就在这样对我说！其实，我好希望，我每次见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亲亲热热的围绕在我身边，对我说一些你们的小秘密。那样，才是一个普通的祖母，应该有的生活吧！生在帝王家，不止你们有许多无可奈何！我也有！或者，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把这个严肃的帝王生活，改变成温暖的家庭生活吧！”太后这样一篇话，四人喜出望外，全部惊喜的抬起头来。永琪就感恩的说道：“老佛爷！如果你肯这样想，那就不止我们四个受惠无穷，宫里的大小，老老少少，所有的阿哥和格格，都跟着受惠了！”尔康也有许多内心的话，不能不说：“老佛爷，我们四个，虽然闯了许多祸，所有的出发点，全是一个‘情’字！这次，面对回来与不回来，我们也有许多挣扎，今天，我们四个会再度跪在这儿请罪，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必须克服心里的抗拒，必须克服重蹈覆辙的隐忧！现在，听了老佛爷这样一篇话，我们终于可以说服自己，回来，是对了！”小燕子说不出来这些大道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说：“对对对！我要说的话，就是他们说的话！”乾隆就一伸手，对四人说道：“你们几个，起来吧！老佛爷慈悲为怀，不会再怪你们了！可是，你们几个，也不能因此就有恃无恐，知道吗？”“谢谢老佛爷！谢谢皇上、皇阿玛！”四人就谢恩起立。

乾隆转向太后，微笑说道：“老佛爷，您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大家的喜怒哀乐，常常在您的一念之间！如果，您真的能把帝王生活，变成家庭生活，我想，再也没有力量，会把孩子们带出家门了！”太后没料到自己这篇话，竟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就惊奇而感动起来。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变得那么柔软了。看着乾隆，一笑说道：“不要尽说我哦，始作俑者，还是皇帝呀！看来，我们母子，都要想办法去‘适应’这些年轻人才对！过去的是是非非，大家就都不要提了！”晴儿看到太后面容慈祥，欣慰得不得了，就趁机禀道：“老佛爷！今晚，我可不可以去漱芳斋，听她们两个说故事？听说，她们这一路上，发生了好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我好奇得不得了，等不及要听！”太后看了晴儿一眼，心里，还有许多隐忧，也只得咽住了：“去吧！听完了，记得也说给我听听！”“是！”晴儿急忙一屈膝。

于是，那晚，漱芳斋里燃着一盆炉火，小几上，放着无数的点心。晴儿和紫薇，烤着火，吃着瓜子。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全部围绕，在听小燕子说故事。

小燕子眉飞色舞，比手划脚，把这一路上的“惊心动魄”，加油加酱，说得天花乱坠。

晴儿和宫女太监们，听得目瞪口呆。当然，这个故事里，不止一次，提到“箫剑”的名字。

故事没说完，人人对箫剑的行事作风，印象深刻。小燕子说到“薰鸡”

那一段，真是有声有色：“当时，箫剑就对我说：‘小燕子！我带你回去讨回公道！’他伸手一拉，我就上了他的马背，我们一阵飞跑，把马儿都累出一身大汗。然后，我们跑回那个红叶镇，冲进那两个混蛋的家里。我找到了薰香，气得不得了，我说：‘箫剑！我要用他们的鼻孔当香炉，插上这些薰香，好好的薰他们一下！’箫剑就说：‘好！七个人的东西还给七个人……’”“啊？什么七个人？你们正好是七个吗？”晴儿听不懂。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紫薇笑着接口。

“对对对！就是这句！然后，箫剑一声大吼，就把那个混蛋抓了起来，倒着提起来。我就用薰香往他们鼻孔里一插，点着了香，他们两个，就开始打喷嚏！”小燕子大笑：“哈哈哈哈哈！你们没有看到那个样子，实在太好笑，太过瘾了！我大喊：‘你如果再敢打喷嚏，我就把你的鼻子割掉！’他们吓得一面忍住喷嚏，一面喊：‘女王饶命！女王饶命！’”“啊？啊？好精彩啊！好好听啊！”宫女和太监们惊呼着。

晴儿听得出神了。

然后，小燕子开始在说另外一段：“那时候，我们正在卖艺，敌人突然出现，箫剑大喊一声：‘尔康，你带着紫薇回四合院，我和永琪保护小燕子！’就带着我，翻进了一个染布工厂，谁知，那些追兵，也追进染布工厂！我看到是那个用鱼网网我的李大人，气得不得了，就一拳把一个追兵打进了染缸里，当场把他染成了绿人！箫剑和永琪全面配合我，我们就把追兵，一个个全染成花花绿绿的，最后，箫剑一踹，把李大人也踹进染缸，染成了红人！”众人听得又是惊呼不断。

月明星稀，夜色已深，小燕子才说到最重要的一段：“箫剑、永琪、尔康三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和自己，打了一个乱七八糟，把我急死了！当时，永琪一剑刺过去，尔康拉住箫剑，不许他还手，箫剑手臂上，就被划了一道口子！箫剑大吼一声：‘永琪！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我打不过你吗？要拼命，是不是？那么，我拼给你看！’就拿着那把箫，对着永琪打过去，我眼看永琪一定会受伤，就跳进去挡着，箫剑怕我被伤到，只好不打了，把我抱着跳出去。永琪好生气，大叫：‘男人和女人瘦瘦的不行’……”“男女授受不亲！”紫薇笑着更正。

“对！就是这句话！这下，把箫剑逼出一句话来！他说：‘永琪，你不要发疯了！小燕子是我的亲生妹妹！’”小燕子说到这儿，众人个个睁大眼睛，听得傻住了。

“啊？什么？什么？真的呀？”晴儿听得如醉如痴，简直不敢相信，问：“箫剑是你哥哥？这太稀奇了！哪有这么巧，一个帮助你们逃亡的侠客，居然会是你的亲生哥哥？”“其实，箫剑从一开始就在布棋，他是个好聪明好高段的人！”紫薇忍不住也要说故事了：“这段，就要我来讲，你才听得明白了！整个故事，是从一首诗开始，那首诗是这样的：‘一箫一剑走江湖，千古情愁酒一壶！两脚踏翻尘世路，以天为盖地为庐！’”“好诗！”晴儿脱口惊呼，眼睛睁得大大的，听得完全忘我了。

结果，漱芳斋里，没有一个人要睡觉，大家说故事，竟然说了一整夜。

四个出走的年轻人，全部回来了。这件事当然震动了整个皇宫。坤宁宫也不例外。容嬷嬷得到消息，立刻匆匆进房，告诉了皇后：“皇后娘娘，奴婢刚刚得到消息，皇上把那两个丫头接回来了！亲自送到漱芳斋，还给了好多赏赐！五阿哥和福大爷也跟着回来了，他们个个都是好好的，没缺胳膊

也没断腿！”皇后眼睛一瞪，咬牙说：“巴朗这个死奴才！一点用都没有，气死我了！这么一来，她们两个岂不是更神气了？皇上亲自去接回来，亲自送到漱芳斋！这种荣宠，从来没有任何格格得到过！”她看着容嬷嬷，又急急问道：“老佛爷那儿呢？老佛爷怎么表示呢？”“听说，他们四个已经去慈宁宫报到了，皇上陪着，老佛爷什么话都不敢说，反而安慰了他们几句！看样子，老佛爷拗不过皇上，已经认输了！”皇后大受打击，踉跄一退，倒进一张椅子上，脸色苍白，眼神昏乱。事实上，皇后最近的日子很不好过，自从乾隆上次来坤宁宫大发脾气，甚至要带走永璿之后，皇后的情绪就崩落到了谷底，每天都精神恍惚，疑神疑鬼。大概自己也做了许多亏心事，难免做贼心虚，夜不安枕，弄得整个人面黄肌瘦，形销骨立。

“连老佛爷都认输了，我还能不认输吗？”她喃喃的说，声音颤抖着。

容嬷嬷仆下身子，怜惜的握住她的手，说：“娘娘不要伤心，咱们振作起来，日子还长着呢！”“容嬷嬷，不要再安慰我了，日子不长！青春就这么短暂，一眨眼就过去了！”皇后伤痛的说：“转眼间，东宫已经成了冷宫！这个‘坤宁宫’，真的好冷好冷！我的四周，除了一个你，都是敌人！看到的，都是仇恨的眼睛！”说着，就神经质的四面张望：“你看你看，四面都是仇恨的眼睛，连墙上都有！”容嬷嬷好难过，痛楚的说：“娘娘！你把情绪放轻松一点，不要胡思乱想，啊？振作一点，你还有十二阿哥呢！”十二阿哥！十二阿哥！唯一的十二阿哥，仅有的十二阿哥！可是，这个十二阿哥，真的属于她吗？了解她吗？要她吗？她忽然站了起来，惶恐的四面找寻。

“永璿呢？永璿呢？”她一把握住容嬷嬷的手腕，紧张的说：“容嬷嬷！永璿在哪儿？皇上把永璿带走了！”就向房里冲去，大喊：“永璿！永璿……”容嬷嬷急忙拉住她，急切的说：“娘娘不要紧张，永璿没有被带走！他在！他在！奴才去帮你找来！”就对厅外的宫女嚷道：“快去把十二阿哥带来！”

“是！”宫女奔进房里，去找永璿。皇后情绪紊乱、紧张的，害怕的，四面张望着说：“容嬷嬷！你知道的，我都是为了永璿，可是，那孩子说，他恨我！永璿怎么可以恨我呢？一个人的爱，怎么会换来恨呢？我对皇上那么尽心尽力，但是，皇上恨我！我对永璿这样拼死拼活，永璿也恨我……”容嬷嬷看着皇后，听到她语无伦次，知道她的失意，已经堆积如山，快要把她压垮了。

容嬷嬷顿时心痛如绞，抱住皇后，痛喊道：“娘娘！十二阿哥还小，说的都是孩子话，你怎么可以认真呢？如果十二阿哥真的恨你，那天，皇上要带走他的时候，他怎么会抱住你不放呢？”“是啊！是啊……他要我，他还是要我的……”正说着，永璿被奶娘陪伴着，急冲冲的走进来。

“皇后娘娘吉祥！十二阿哥来了！”奶娘说。

皇后放开容嬷嬷，对永璿喊着：“永璿！永璿……”她一下子就扑了过去，把永璿紧紧的抱在怀中。

“皇额娘！你抱得好紧，我不能透气了！”永璿莫名其妙的说。

“永璿，你不会离开我，是不是？是不是？”皇后颤声的问，神经质的抱着永璿。

“是啊！我要跟着你！”永璿有些有白了，对皇后温柔的说道：“皇额娘放心，皇阿玛已经答应我，不会把我带走了！”皇后的眼泪夺眶而出，紧拥着永璿，哭着说：“永璿啊！谢谢你不离开我，谢谢你还要我！你的额娘一生要强好胜，却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只有你……”此时此刻的皇后，卸

去了那层坚强的外衣，真是脆弱极了。

容嬷嬷在一边看着，眼泪扑簌簌的滚落下来。

60

坤宁宫里，一片落寞。漱芳斋里，却是一片温馨。

尔康和永琪，经过了一番“大逃亡”的日子，早已习惯朝朝暮暮，都有紫薇和小燕子相伴的生活。所以，也顾不得宫里的规矩不规矩，一早就到漱芳斋来探视两位格格。紫薇看到他们两个来了，就提议大家一起去坤宁宫“请安”。

“什么？给皇后请安？我看你免了吧！皇上只要你去给老佛爷请安，并没有要你去给皇后请安，你就当她不存在，别惹麻烦了！”尔康说。

“可是……那样不好！皇后毕竟是国母，是这个皇宫里非常重要的人，我们回来了，好歹要去报告一下，不能当成她不存在，因为她是‘存在’的！”紫薇很识大体的说。

“我不去！我反正不去！”小燕子激动的嚷：“那个皇后，是我头一号的敌人！我恨不得把她‘漆叱卡喳’，你还要去‘请安’，你有没有搞错？”“我没有搞错！我们以后都希望在宫里平安无事，是不是？那……我们就一定要‘化力气为浆糊’！否则，我们的日子还是会很难过！再说……我们毕竟是晚辈，晚辈给长辈请安，是一种基本的礼貌，皇后对我们用手段，是她的错，我们无视她的存在，就是我们的错了！”“紫薇的话有道理。”永琪深思的说：“现在，整个皇宫都知道，皇阿玛亲自去南阳，把我们几个接回宫来！我看，大家都不会再和我们作对了！连老佛爷，都已经放我们一马了，皇后已经是‘独木不成林’，我们礼貌一下，总没错！”“我没有那么好的修养！”小燕不服气的喊：“管她是‘有毒的木头’也好，是‘没毒的树林’也好，我都不要理她！”几个人正在争执中，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皇上驾到！”小燕子轻松的挥挥手：“不理他！不理他！是小骗子……”小燕子一句话没说完，乾隆已经大步走进，声如洪钟的嚷着：“什么？不理朕？还说朕是小骗子？”大家吓了一跳，这才知道乾隆真的来了，急忙行礼。叫皇阿玛的叫皇阿玛，叫皇上的叫皇上。乾隆看着大家，好脾气的笑着：“大家都睡好了吗？你们在商量什么？”“回皇上，大家在研究，是不是应该去坤宁宫，给皇后娘娘请安？”尔康说。

乾隆一怔，想了想，说：“难得你们大家还有这种胸襟气度……也好，家和万事兴！你们回来了，朕心里非常高兴，许多事，就让它过去吧！如果你们要去，朕陪你们一起去！免得你们受气！”乾隆就带头，对门外走去，众人急忙跟随。小燕子没辄了，只好跟着出门去。

大家走到坤宁宫外，尔康忽然看一个太监，正在坤宁宫门外探头探脑。他觉得眼熟，再一细看，突然一惊，赶紧推推永琪：“永琪！你看那个太监，是不是在洛阳城外，对我们痛下杀手的人？”“就是他！”永琪惊喊。

那个太监不是别人，正是皇后的杀手巴朗。这时，巴朗发现乾隆、尔康、永琪等人走近，急忙想溜。头一低，往花园深处窜去。尔康大叫：“站

住！你还要往哪儿跑？”巴朗一看情形不对，拔腿就跑。

尔康立即飞身而起，拔脚就追。一面追，一面喊：“永琪！我们不要再放过了他！追！”永琪也飞身而起，两人去包抄巴朗。

“干什么？他们去追谁？”乾隆困惑的问。

小燕子一看，兴奋得不得了，喊道：“皇阿玛！这个人，曾经在洛阳城外面追杀我们，口口声声说是奉了皇阿玛的命令，要取我们的‘脑袋’去‘覆命’！带了好多杀手，刀刀要我们的命！还说，皇阿玛说的，对我们要‘杀无赦’！结果，尔康被砍了两刀，血流了满地，差点死掉了！永琪也挨了一刀……大家被他们打得好惨……”“有这种事？”小燕子已经熬不住了，喊着：“我也要去抓他！”就要飞身而起。

紫薇急忙拉住了她，紧紧的不放。

“你不要去搅和，帮倒忙了！他们两个打一个，一定会抓到，你去，他们又要保护你，呆会儿再把敌人放走了！不要去！”乾隆立即大喊：“来人呀！来人呀！抓刺客！快！”侍卫纷纷涌到，长剑一一出鞘。

乾隆指着打成一团的巴朗和尔康永琪：“快去围堵起来，不要放那个刺客逃走！赶快帮五阿哥和尔康的忙！把那个太监给朕抓过来！”“喳！”立即，巴朗陷进了重重包围。他一个人，哪里是这么多人的对手。何况，尔康和永琪这次不是在郊外，也不须保护紫薇和小燕子，两人放手的打，打得巴朗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片刻以后，巴朗就被两人打倒在地。

众侍卫一拥而上，用绳子把巴朗绑了一个结结实实，掷到乾隆面前来。

乾隆怒喝一声：“你是谁？奉了谁的命令对格格和五阿哥下杀手？快说！”巴朗见乾隆其势汹汹，不禁害怕，挣扎着说道：“小人巴朗，奉命行事，请皇上明察！”“奉谁的命？”乾隆怒吼。

“奉皇后娘娘的命！要对五阿哥他们四个‘斩草除根’！”“岂有此理！把他押着，朕要找皇后算帐！”乾隆大吼。

皇后不在坤宁宫，她听了容嬷嬷的劝，收拾起残破的心情，去慈宁宫请安了。

乾隆在坤宁宫找不到皇后，就让侍卫提着巴朗，带着紫薇、小燕子、尔康、永琪，一行人赶到慈宁宫。乾隆中气十足的喊道：“老佛爷，听说皇后在这儿，朕马上要跟她对质！让她赶快出来！”太后惊愕的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皇后、容嬷嬷、晴儿。

“什么事？什么事？一清早就大呼小叫的？”太后问，忽然看到地上有个衣裳带血迹的人，大惊：“这是怎么回事？”皇后和容嬷嬷惊见巴朗，五花大绑的跪在地上，两人立刻脸色惨白。皇后觉得事态严重，顿时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容嬷嬷急忙扶住。

乾隆瞪着皇后，目眦尽裂：“皇后！朕问你，这个人，是你的杀手吗？你派了他，一路去追杀永琪他们，还假传圣旨，说朕要‘杀无赦’，是吗？”皇后颤栗着一退：“臣妾不认得他！不知道他是谁？”巴朗一听，皇后要赖帐了，这下又急又气，大喊道：“皇后娘娘！天地良心！奴才可是奉了娘娘的命令去做事，娘娘怎么可以说不认识奴才呢？”“你是谁？为什么要害我……”皇后硬着头皮说。

“皇后娘娘！奴才是巴朗啊！”巴朗惊喊。

“巴朗……巴朗……臣妾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皇上请明察！”巴朗眼看

死到临头，皇后居然不伸援手，气极了，喊：“皇后娘娘！奴才为你拼命，帮你做事！今天，你居然不救奴才，还说不认识奴才？我真是瞎了眼，跟错了主子！难道，你忘了，上次让奴才买通高远高达，把布娃娃放在漱芳斋床垫底下的事？如果你忘了，你总记得派奴才到济南，买通紫薇格格的舅公舅婆，还有那个产婆的事？如果你都忘了，奴才请求和高远高达对质！奴才也请求和舅公舅婆对质……”巴朗还没说完，皇后就颤抖着身子，摇摇欲坠的后退着。

紫薇、小燕子、尔康、永琪听到这些话，都又是震动，又是恍然大悟。

“我……我……”皇后颤声低语：“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要这么说……这……这是陷害……陷害……”太后再也没有料到这种事，震动得不得了。凝视皇后，又惊又悲又怒的说：“皇后！我是多么信任你，多么支持你，你居然布下这么多的陷阱，去陷害紫薇和小燕子！你利用我的信任和宠爱，把我也陷进不仁不义里！你真是太可恨了！”皇后被太后这样愤怒和沉痛的眼光打倒了，再退一步，脸色如死。

乾隆就对侍卫喊道：“先把这个巴朗拉下去，关起来！立刻传高远高达来跟他对质！”“喳！”几个侍卫，就把巴朗拖了下去。巴朗一路喊着：“皇后娘娘！你要为奴才作主呀！皇后娘娘……奴才帮你作了多少事，你再想一想……你再想一想……”乾隆越听越气，浑身发抖，指着皇后，痛骂道：“你是朕的皇后，居然这样心狠手辣！你一次又一次的陷害紫薇和小燕子，害得朕误会了雨荷，差点失去一个好女儿！为了那个布娃娃，严刑拷打紫薇，又差点要了紫薇的命！现在真相大白了，你还不知道忏悔，还在这儿狡赖！朕不杀你，实在难消心头之恨！来人呀！”

给朕把皇后绑起来！立刻推出去斩了！”这时，永琪从屋子里面，飞奔而出，直扑到乾隆脚前，一跪落地。

“皇阿玛！请你开恩，不要杀我的额娘！”永琪就抱住了乾隆的腿，哭喊：“求求你，不要杀我的额娘呀……”乾隆一惊：“怎么永琪也在这儿？奶娘呢？还不带下去！”奶娘急忙上前，来拉永琪，永琪哪儿肯走，一反身，扑向皇后，痛哭着喊：“皇额娘……皇额娘……”皇后至此，万念俱灰，知道自己走到绝境了，抱着永琪，滑落于地，痛哭失声。

紫薇、小燕子、尔康、永琪都是一脸的震撼。

容嬷嬷看着哭成一团的皇后和十二阿哥，看着声色俱厉的乾隆，看着脸色铁青的太后，她知道皇后最后的支撑也垮了，这一次是再也逃不掉了。容嬷嬷眼泪一掉，挺身而出，往乾隆面前一跪，热泪盈眶的说：“皇上！这所有的事，都是奴婢一手安排的，和皇后娘娘没有关系！娘娘完全蒙在鼓里，是奴婢和两位格格结仇，心存怨恨，所以想尽办法，要除去两位格格！所有的坏事，全是奴婢一手造成！请皇上明察，不要冤枉了皇后娘娘！皇上，请杀了奴才，饶了娘娘吧！”乾隆瞪着容嬷嬷，恨极的对她一脚踢去。

“容嬷嬷！你以为朕还会放掉你吗？你的脑袋，朕早就要摘掉了！为了皇后，把你保留到今天！谁知你完全不知悔改，一再兴风作浪！可恶到了极点！现在，朕就成全了你，先杀你，再杀皇后！”就对侍卫怒吼道：“把容嬷嬷拉下去！马上斩了！立刻执行！”“喳！奴才遵命！”侍卫就上前来拉容嬷嬷。

容嬷嬷满脸泪水，对侍卫说道：“请让我给主子磕一个头再去！”她就膝行到皇后面前，恭恭敬敬的磕下头去，哽咽的、不舍的说：“娘娘！奴婢

不能再服侍您了，对不起，奴婢先走一步！”皇后崩溃了，扑上前去，抓住了容嬷嬷，痛喊道：“皇上！请开恩！皇上，请开恩……皇上！臣妾给您磕头了……”就跪在乾隆面前，磕头如捣蒜，嘴里不住的喊着：“皇上……皇上……皇上……”永琪看到亲娘如此，也过来和皇后一起跪下，哭道：“皇阿玛，你为什么一直要砍人的头啊？你饶了容嬷嬷吧……”容嬷嬷看到皇后如此，永琪也是如此，不禁抱着皇后和永琪，泪如雨下，边哭边说：“娘娘保重，十二阿哥保重！容嬷嬷来生再来服侍你们……你们对奴婢的好，值得奴婢粉身碎骨了！”三人哭成一团，场面实在凄厉。乾隆就怒喊道：“还耽搁什么？把容嬷嬷拉下去！”侍卫就拖着容嬷嬷下去。皇后的手紧握着容嬷嬷不放，终于，仍然被拉开了。容嬷嬷在地上拖着，一路拖出去，依然老泪纵横的看着皇后和永琪，不断的喊着：“娘娘保重……十二阿哥保重……娘娘保重……十二阿哥保重……”皇后已经没有皇后的形相，爬在地上追。哭喊着：“容嬷嬷！容嬷嬷……回来，回来啊……”紫薇看到这儿，不知怎的，竟然泪盈于眶。再也忍不住了，含泪往前一站，喊：“等一下！”侍卫停住，紫薇就奔到乾隆面前，直挺挺的一跪，仰着头说：“皇阿玛！请开恩！容嬷嬷虽然有许多过错，可是，对主子一片忠心，让人感动！请看在十二阿哥份上，饶了容嬷嬷吧！如果十二阿哥的力量还不够，请看在紫薇面子上，饶了她吧！”乾隆震惊的看着紫薇，说：“紫薇，这个居心不良的老贼，把你害得那么惨！又是布娃娃，又是舅公舅婆作伪证，还要一路去追杀你们！简直不除掉你们，誓不甘心！你们在这样的大阴谋下，能够存活，是你们的命大！现在，你已经知道真相，还要朕饶了容嬷嬷？你不怕她下次，把你生吞活剥了？”“皇阿玛！”紫薇含泪说：“我这一路逃亡，得到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一件事！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皇阿玛，在这世界上，有人背负着我深重多少倍的仇恨，都能一笑置之！我深深觉得，只有‘饶恕’，才能‘化戾气为祥和’！皇阿玛，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安祥和乐的家庭，就‘饶恕’吧！”尔康、小燕子、永琪都震动的看着紫薇。尔康和紫薇心念相通，想着的是箫剑。如果箫剑能把杀父之仇咽下去，化干戈为玉帛，人生，还有什么仇恨是化解不开的呢？在这个时候，箫剑那种胸襟气度，就深深的影响了他，感动了他。他就忍不住，也走上前去，跪在紫薇身边了，说：“皇上！紫薇说的对极了，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臣和紫薇，都深深了解这一点，也被别人的饶恕精神感动着！让我们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吧！请皇上看在紫薇的不计前嫌上，饶恕容嬷嬷吧！”晴儿满眼都是泪水，好感动的看着紫薇和尔康。

太后震惊极了，直到这时，才体会到乾隆为什么那么宠爱紫薇了。她凝视着紫薇，一时间，觉得她光彩，眩耀了整个房间。

“不行！”乾隆坚持着，怒不可遏：“容嬷嬷犯下的大罪，十个脑袋也不够！怎么能够饶恕？”说着，就大喊：“不要再拖拖拉拉了！耽误什么？谁都不许再说情！拉下去！朕不止要斩容嬷嬷！朕还要斩皇后！两个人，谁也逃不掉！”“遵命！”侍卫又拉着容嬷嬷，往门外拖去。皇后知道救不了，痛喊着，哭着：“容嬷嬷！你先到黄泉下等着我，我跟着来了……”“皇后保重，皇后保重……”容嬷嬷又一迭连声的喊了起来。

紫薇看到乾隆不为所动，急忙从身上拿出金牌令箭，放到乾隆面前。

“皇阿玛！我用金牌令箭，求你免除容嬷嬷一死！”乾隆看到金牌令箭，大大的震动了，惊喊：“紫薇！”紫薇拿起金牌，再放到皇后身上，说：“第

一次的权利，请饶容嬷嬷一死！第二次的权利，请饶皇后娘娘一死！”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那金牌。乾隆哑声的喊：“紫薇！你只有三次机会，你要这样把它都用掉吗？”紫薇握着金牌，磕下头去，说：“皇阿玛给我的特权，不会收回吧！”小燕子看到紫薇如此，太感动了。她一生有仇必报，这时，居然被紫薇同化了。她竟然走了过来，跪在紫薇身边，说：“皇阿玛！你知道我是‘有仇必报’的人！可是，看到紫薇这样做，我好感动！容嬷嬷是我在宫里最大的仇人，我恨死了她！但是，紫薇说，最大的美德是‘饶恕’，我一直闯祸，什么都做不好，我也好想有一点‘美德’……如果紫薇的一道金牌不够……我还有，我还有……”说着，就去掏金牌。

“好了！好了！不要再拿金牌了！”乾隆急喊。

永琪见紫薇等三个人都跪下了，心里热烘烘的。决定和大家一致行动，也就一迈步，跪在小燕子身边。说道：“皇阿玛，不管容嬷嬷对我们几个做了什么，总算老天一直在照顾着我们，我们回来了，什么都没有损失！而且，因为这一次的出走，使我们对皇阿玛有了更深的了解，使我们父子和父女间，变得更加紧密！对我们大家，都可以说因祸得福了！在这个团圆的时刻，请不要让砍头的阴影，来破坏了大家团聚的心情吧！”尔康点头说：“五阿哥说得对！皇上！容嬷嬷是宫里的老嬷嬷，她的一生，都献给这个皇宫了！如果她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是比砍掉脑袋，更有价值吗？”乾隆震惊的看着四人，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太后到底是念佛的人，心存仁厚，这时，已经感动至深，就上前一步，说道：“皇帝！难得几个孩子，都这样善良，这样厚道，真是……阿弥陀佛！祖上积德呀！我太感动了！”就大声的问：“容嬷嬷！你知道悔改没有？”容嬷嬷没料到此时此刻，还有转机，而且是紫薇等四人说情，真是又惭愧，又感动，又悔恨。一时之间，觉得无地自容了。容嬷嬷这个人，一生为皇后奉献，为了皇后的利益和权利，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但是，她曾两度天良发现，痛定思痛。一次是乾隆要把皇后送宗人府，紫薇求情的时候，一次就是现在了。她自知罪不可赦，一心一意，只想营救皇后。她挣扎着对紫薇四人跪好，磕下头去，落泪说：“奴婢谢谢紫薇格格、还珠格格、五阿哥、福大爷的大恩大德……在奴婢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以后，你们还会帮奴婢说情，奴婢来生，一定做牛做马，报答各位！”容嬷嬷说完，就再度回头，对乾隆磕下头去，含泪的、勇敢的说：“容嬷嬷自知罪该万死，没有任何赦免的理由，请皇上处死了奴婢，饶了皇后娘娘！容嬷嬷是个奴才，死不足惜，皇后娘娘，是万岁爷的枕边人啊！”乾隆看着容嬷嬷，心里的恨，实在难消。但是，紫薇等人的宽容，又实在让他震撼。何况有金牌令箭，不禁为难，陷在矛盾中。太后含泪说道：“皇帝！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乾隆就决定了，大喝了一声：“容嬷嬷！今天，紫薇她们帮你说情，请出了朕的金牌令箭，让朕不得不饶你一死！但是，你罪大恶极，死罪能逃，活罪难免！”就大喊：“来人呀！把她拖到院子里，打她一百大板！”“喳！”侍卫高声应着，拖着容嬷嬷就走。

众人大惊。容嬷嬷已被侍卫拖出门去。

皇后爬起身来，急追出去。大家一看情形不对，也全部站起身来，跟着跑出去。

到了院子里，就有太监们，扛着板凳，往地上一搁。几个侍卫，拉着容嬷嬷往板凳上一按。另外两个太监，高高的举起板子，等待皇上最后的吩咐。

容嬷嬷仆在板凳上，所有的嚣张跋扈，都已消失无踪，一脸的惨然和认命。

皇后奔到板凳前，伸手一拦，哀声喊道：“皇上！请手下留情！容嬷嬷年纪已老，别说一百大板，就是五十大板，她也承受不了呀！皇上既然饶她不死，就请再发慈悲吧！”乾隆震怒的看着，一脸的不为所动。

紫薇、小燕子、永琪、尔康站在一旁，见乾隆恨极的样子，知道乾隆存心要置容嬷嬷于死地，不禁都呆住了。

太后和晴儿看着这样的乾隆，也不敢说话了。

奶娘和几个宫女，急忙拖着永琪离去。永琪哪儿肯走，挣脱了奶娘，没命的冲上前来，喊道：“皇阿玛！你饶了皇额娘，饶了容嬷嬷吧！皇阿玛……”乾隆回头看到永琪，更怒，大吼：“奶娘！赶快把十二阿哥送到令妃娘娘那儿去！以后，他是令妃的儿子了！”皇后大震，回头看永琪。只见奶娘和几个嬷嬷，拉着永琪就走。永琪惨烈的喊：“皇额娘！皇额娘！皇额娘……”皇后不自禁的跟着永琪跑了两步，泪流满面，哭着喊：“永琪……永琪……”乾隆对着两个拿板子的太监一声大吼：“快打！还耽搁什么？打！重重的打！打……”板子劈哩叭啦的打了下去。

皇后一看，顾不得永琪，又折回容嬷嬷身边。一下看容嬷嬷，一下看永琪，左右为难，心碎肠断了。永琪就一面喊着，一面被带走了。

太监大声的数着数：“一！二！三！四！五……”板子又重又狠的落了下去，容嬷嬷先还忍着，实在忍不住，开始痛喊出声：“皇上！请砍了奴才的头！奴才宁愿砍头……实在受不了这种板子呀……娘娘，救救奴才吧！哎哟……哎哟……哎哟……”板子继续打下。

“六！七！八！九！十……”“哎哟……哎哟……万岁爷开恩啊……让奴才干干脆脆的死吧！”容嬷嬷痛极，哀求起来：“紫薇格格，还珠格格……对不起，奴才错了……请帮奴才求情啊……”皇后泪流满面，看到容嬷嬷如此，什么都顾不得了，扑了上去，整个身子，压在容嬷嬷身上，挡住板子，痛哭道：“皇上！臣妾一错再错，罪不可赦！请皇上把臣妾和容嬷嬷一起问斩，不要再打了！容嬷嬷为臣妾奉献了一生，黄泉路上，让臣妾跟她去作伴！请不要再打了，还是赐死吧！”太监看到皇后亲自来挡，赶快停住了板子。

容嬷嬷见皇后亲自来挡，更是泪流满面了，啜泣喊道：“皇后！皇后……我的娘娘啊！奴婢害死你了……”紫薇再也忍不住了，急冲到乾隆面前问：“皇阿玛！那个金牌可以免除死罪，能不能免除杖刑？”乾隆一拂袖子，大声说：“不行！你不要再把金牌请出来！这个奴才心肠歹毒，朕非惩罚她不可！她怎么值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用金牌！你不要侮辱朕的金牌令箭了！把皇后拉开！再打！”太监们就去拉皇后。皇后凄厉的喊着：“皇上！请开恩……皇上！请开恩……”紫薇急忙拉住乾隆，哀恳的看着乾隆，说道：“皇阿玛！我不能用金牌令箭，那么，再打以前，我可不可以念一首诗给你听？”“念诗？这种时候，你要念诗？”乾隆惊愕的瞪着紫薇。

“是！听完我的诗，再打不迟！”所有的人都惊看紫薇，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好！”乾隆好奇起来；“你念！念诗也救不了这个老刁奴！”紫薇就抬起头，清脆而哀婉的念起诗来：“月移西楼更鼓罢，渔夫收网转回家！雨过天晴何需伞，铁匠熄灯正喝茶。樵夫担柴早下山，猎户唤狗收猎叉。美人下了秋千架，油郎改行谋生涯！人老不堪棒槌苦，祈求皇上饶恕她！”乾隆怔着，

一时之间，还不曾会意。

尔康已经明白了，忍不住走上前来，对乾隆拱手说道：“皇上！紫薇连续说了八个‘不打’！皇上就饶了容嬷嬷吧！”“八个‘不打’？”乾隆困惑的问。

“正是！”尔康解释着：“月移西楼更鼓罢，是‘不打更’，渔夫收网转回家，是‘不打渔’，雨过天晴何需伞，是‘不打伞’，铁匠熄灯正喝茶，是‘不打铁’！樵夫担柴早下山，是‘不打柴’，猎户唤狗收猎叉，是‘不打猎’，美人下了秋千架，是‘不打秋千’，油郎改行谋生涯，是‘不打油’！”乾隆恍然大悟，看看尔康，再看紫薇。

晴儿听着看着，叹为观止，也走上前来，对乾隆屈了屈膝，诚挚的喊道：“皇上！金牌令箭再加一首‘不打诗’，皇上就算不被紫薇的诚恳和善良感动，也该被她的机智和才情感动吧！请皇上也‘月移西楼’，‘雨过天晴’吧！好不好？”“皇阿玛！”永琪跟着说：“已经打了十板，对容嬷嬷这个年龄来说，惩罚得足够了！”小燕子也开口了：“皇阿玛，大家都求你，那……你就算了嘛！不要那么残忍嘛！”乾隆看看众人，大大一叹，摔摔袖子说：“罢了罢了！朕输给这些孩子了！”就喊道：“停止吧！不要打了！免得到了最后，还是朕落了一个‘残忍’！容嬷嬷，你这条烂命，我暂时留着！下次，你再犯毛病，我把你碎尸万段！到时候，就算十个金牌，一万首‘不打诗’，也救不了你！”容嬷嬷滚下了凳子，爬行到乾隆面前，磕下头去，老泪纵横的说：“奴婢知错了，奴婢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说完，又爬行到紫薇面前，匍伏于地，泪不可止，哽咽的说道：“紫薇格格，奴婢谢格格不杀之恩……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对尔康、永琪、小燕子、晴儿磕头不止：“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奴婢……给你们磕头了！”乾隆瞪着皇后，余怒未息的命令：“你们主仆二人，回到坤宁宫去闭门思过吧！”“臣妾遵命！”皇后低声下气的说。

皇后就走了过来，扶起容嬷嬷。主仆二人，就一边拭泪，一边彼此搀扶着，蹒跚的、颠踬的向坤宁宫走去。

大家看着皇后和容嬷嬷的背影，都不知道是悲是喜，全部怔怔的出神了。

乾隆虽然饶了皇后和容嬷嬷，但是，心里的余怒未息。这晚，他在延禧宫，看到哭哭啼啼的永璂，就更加按捺不住自己的火气，他对永璂气冲冲的说：“你不要再闹小孩脾气了！从今天起，你的童年结束了！你要学着做一个‘大人’！谁叫你娘这么不争气，你只好去承担！担得下来，你会成为一个忍辱负重的男子汉，担不下来，你就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奶娃娃！所以，擦干眼泪，不许再哭了！朕最不喜欢，看到男孩子掉眼泪！”永璂怯怯的看看乾隆，看看令妃，忍着泪，吞吞吐吐的说：“可是……我想回到坤宁宫去，我要去看看我额娘……”“不要再提你额娘！”乾隆吼着：“你那个额娘，等于已经死了，以后，令妃娘娘就是你娘！你认清楚！”永璂眨着大眼，委屈

的瘪着嘴，不敢哭。

“可是……可是……”“不要再说可是了！”乾隆大声的一吼。

永璂吓得一颤。令妃急忙上前打圆场，拉着永璂的手说：“好了好了，十二阿哥跟皇阿玛说，都听皇阿玛的话！在我这儿，也很好呀！有七格格和九格格跟你玩，还有一个小阿哥。我这儿人多，比坤宁宫热闹多了！”就回头喊：“快拿点心来给十二阿哥吃！”“是！”宫女们端着盘子，各色点心糖果捧上桌。永璂看着糖果，眼中依旧泪汪汪。

“可是……”“说了不许说‘可是’，为什么还要说？”乾隆怒喊。

永璂一吓，“哇”的一声，就哭了。

乾隆气得不得了，在室内走来走去。

“说了不许哭！还哭！还哭！”令妃面对这样的永璂，也有一些不知所措。

正当这时，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紫薇格格到！晴格格到！”只见紫薇和晴儿联袂而来。令妃眼睛一亮，如见救兵。

“皇阿玛吉祥！令妃娘娘吉祥！”紫薇行礼如仪。

“皇上吉祥！令妃娘娘吉祥！”晴儿也忙着行礼。

“来得正好！来得正好！”令妃急忙喊：“紫薇，赶快劝劝你皇阿玛，正在这儿和十二阿哥生气呢！十二阿哥吵着要娘，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乾隆看着紫薇，知道她一定有话要说，就沉声问：“紫薇！你已经表演了一首‘不打诗’，现在，你是不是为了十二阿哥而来？你还有什么诗要念吗？”

“是！我有两句诗要念！”紫薇勇敢的看着他，真的念起诗来：“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这首诗用得不当！”乾隆生气的说：“朕让他们母子分开，是为了永璂的前途！跟着那样的娘，学的全是勾心斗角，看到的全是阴谋诡计！耳濡目染，将来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皇上！”晴儿屈了屈膝：“老佛爷派我过来，要为皇后娘娘求个情，也为十二阿哥求个情！今天，皇后娘娘是真的得到教训了！老佛爷说，她愿意负起监督的责任，看着十二阿哥长大！请皇上把十二阿哥还给皇后娘娘吧！”“哼！只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乾隆一拂袖子。

紫薇就上前，挽住了他的手，微笑的说：“可是……皇阿玛也不能让令妃娘娘背这样大的责任呀，这太不公平了！”“怎么说？”“你让令妃娘娘怎么做嘛！”紫薇看着乾隆：“十二阿哥是皇后娘娘的儿子，多少眼睛看着，打不得，骂不得，管不得！人人会说话！稍有疏失，宫里的口水都会把娘娘淹死！”

再说，娘娘已经很忙了，七格格才八岁，九格格才六岁，小阿哥才一岁……她自己的儿女都忙不过来了，你又给她加一个，她怎么带呢？”乾隆愣住了，看看令妃。令妃呼出一大口气来，如释重负：“哎！这个紫薇，可真说到我心坎里了！皇上，要臣妾带十二阿哥，是臣妾的光荣，可是……就像紫薇说的，臣妾也有许多不便之处！何况，十二阿哥这样思念着亲娘，臣妾接手，只怕无论如何，不能取代亲娘的地位呀！”晴儿就接口说：“皇上！晴儿知道皇上深爱十二阿哥，怕他变坏，怕他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儿。但是，现在让他离开亲娘，又在这么恶劣的气氛之下，他心里的阴影要怎样除去呢？这样，对他真的好吗？”紫薇再接口：“皇阿玛！现在把十二阿哥送还给皇后娘娘，就算皇后娘娘是铁打的心，也会融化了！”

皇阿玛何不乘此机会，彻底收了皇后娘娘的心！记得在南阳的时候，皇阿玛一再跟我说，家和万事兴！我为了‘家和’而回来，好想和皇后娘娘

化干戈为玉帛……皇阿玛，你帮我一个忙，让我做个人情，把十二阿哥送到坤宁宫去！好不好？”乾隆看着紫薇，知道她处处在为大局设想，这样逆来顺受，以德报怨，实在让人不能不心折服，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终于，他叹了一口气，说：“永璂！你这个紫薇姐姐，说服力太强了！罢了罢了，你记住紫薇姐姐的好，不要忘了！跟她回坤宁宫去吧！”“谢谢皇阿玛！对于十二阿哥的将来，你大可放心！”紫薇深深的一屈膝，笑着，凝视乾隆：“虎父焉有犬子？”乾隆笑了。

紫薇和晴儿，就拉着永璂的手出门去了。

坤宁宫里，真是一片愁云惨雾。皇后和容嬷嬷正在相拥而泣。容嬷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仆伏在椅子上，紧紧攥着皇后的手。皇后心痛的看着她：“这会儿疼得好些吗？要不要再吃一颗紫金活血丹？”容嬷嬷满面泪痕，却拼命给皇后擦泪。

“娘娘！奴婢不疼了！你别再心疼奴婢了……我真是担当不起啊！”皇后看看窗外的夜色，想着永璂，眼泪不停的掉：“不知道永璂怎样？这孩子认床，换了床，他会睡不着的……”“娘娘！”容嬷嬷落泪说：“都是奴婢的错……都是奴婢的错……明儿个天一亮，奴婢就去延禧宫，悄悄的看看十二阿哥怎样，缺什么，咱们赶快给送过去……娘娘，我知道你心里有多痛，如果现在，奴婢的脑袋可以换回十二阿哥，奴婢宁愿一死啊！娘娘……我真对不起你……”皇后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正在这时，外面陡然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紫薇格格到！晴格格到！十二阿哥到！”皇后和容嬷嬷惊跳起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皇后惊呼着：“十二阿哥！我有没有听错？”“十二阿哥！是十二阿哥！”容嬷嬷喊着。

两人立刻仓皇起立，跌跌冲冲的冲到门口。

房门一开。门外，紫薇和晴儿，一边一个牵着永璂的手。

“皇后娘娘，”紫薇屈了屈膝，温柔的说：“我把十二阿哥从皇阿玛那儿要回来了！你不要伤心了！”皇后的眼泪，像开闸的洪水，汹涌而出。她张开手臂，把永璂紧紧的，紧紧的抱在怀里。

“皇后娘娘，老佛爷说，要你珍惜现在拥有的，不要再失去了！”晴儿看着皇后，也柔声说。

皇后哽咽着，抬起泪眼，看着紫薇，心里，像烧着一锅沸腾的油，烫得她全身每个毛孔都痛。此时此刻，她对紫薇所有的仇视，全部化成感恩和悔恨。她很想说什么，无奈嘴唇抖动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容嬷嬷看到紫薇居然把十二阿哥送回来了，简直恨不得为紫薇而死。以前做过的种种错事，现在，像是几千几万根针，深深的刺在心坎里，说不出的痛，说不出的悔。她对着紫薇和晴儿一跪，老泪纵横，诚心诚意的磕下头去，仆伏在地，泪不可止，也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出走的孩子回来了，宫里的战争平息了，香妃的事情过去了，皇后也变得谦卑虚心了。

太后心里安慰，对紫薇和小燕子这两个“民间格格”，也不能不心悦诚服的接受了。可是，有件心事，一直未了。

这天，她把尔康召进了慈宁宫，决定把心事作个了断。摒退左右，她凝视着尔康，郑重的问：“尔康，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找来？”“臣不明白！”尔康恭敬的回答。

“我特地把晴儿支开，就为了和你谈一点知心话！自从我打五台山回来，就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但是，宫里接二连三的出事，你们几个闹得惊天动地，我这些话就全部压在心底，始终没机会说。现在，已经不能不说了！”尔康有些惊怔起来，神情一凛。

“不知老佛爷有什么吩咐？”“我就明说了吧！”太后盯着他，认真的说：“我知道你对紫薇的一片心了，我也终于被你们两个感动了。紫薇这丫头，我看到今天，不得不承认，她的才华人品，都没话可说！”

我没办法再挑剔她了！我决定接受她，承认你们的婚姻！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同时接受晴儿！”尔康大大一震，脸色立刻变了，急喊：“老佛爷！请三思！”“我已经三思过了！我想来想去，晴儿这样好的姑娘，不会辱没了你！让你同时拥有她们两个，你也不会吃亏！我相信你不会亏待晴儿，也相信紫薇宽宏大量，不会欺负晴儿！如果你对紫薇有所顾忌，我就亲自去跟她谈！只要她同意了，谅你也不能不同意！”尔康大急，双手一拱，惶急的说：“老佛爷！请千万不要去跟紫薇谈！如果老佛爷开口了，紫薇就算有千难万难，也会点头答应！可是，这件事是不对的，我只有份感情，怎么可能平分给两个人？晴儿不会辱没我，可我会辱没晴儿的！老佛爷，你那么疼晴儿，怎么忍心让她走进一个预见的悲剧里去呢？”太后不悦的一皱眉头：“预见的悲剧？这是什么话？我听不懂！”尔康真挚而恳切的看着太后：“臣心里只有一个紫薇，再也容纳不下别人！今生今世，愿和紫薇相依相守，共度一生，如果臣对紫薇有二心，会死无葬身之地！”“你这是什么话？”太后勃然变色：“我这样好好的跟你谈，你居然拒人于千里之外！”

你不想想……受委屈的不是紫薇，是晴儿呀！”“如果这样安排，受委屈的是三个人！我，晴儿，和紫薇！”尔康激动的说：“老佛爷，紫薇自从进宫，受到的大伤小伤无数，面对的问题重重，她全部用一颗宽容的心来接受，用一种‘大爱’的精神来包容！只有这‘一夫二妻’，是她不能接受的事，也是我无法接受的事！请您尊重我们两个的意志吧！”“你怎么知道她不能接受呢？我看她和晴儿投缘得很，两人像姐妹一样！”“老佛爷！紫薇不是一个神，她是个人，是个女人！她有女人的纤细，有女人的敏感，也有女人的嫉妒和自私！事实上，晴儿也一样！请您不要把紫薇想像得太清高，也不要吧晴儿想像得太清高，更不要把我想得‘太能干’！我自认没有同时爱两个女人的‘能力’！如果我接受了老佛爷的安排，我就太对不起紫薇了！也太对不起晴儿了！我不能这样伤害紫薇！也不能这样伤害晴儿！这样做，紫薇会痛苦，我会左右为难，晴儿会伤心！最后，我们三个都会崩溃，都会毁灭！我们都是聪明人，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愚蠢的事呢……”尔康话没说完，晴儿从里面走了出来，拍着手，大声说：“尔康！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我为你鼓掌！”尔康和太后都吃了一惊，尔康就狼狈的看晴儿，结舌的说：“晴儿……对不起……我……我……”“有什么对不起？说得那么有理，让我又是感动，又是佩服！”晴儿坦荡荡的笑着说，转向太后：“老佛爷！你老人家把我支开，就为了要强迫尔康收留我啊？我不是跟您说得清清楚楚了吗？我不要尔康，我不要心里只有紫薇的尔康！如果您一定要把我许给尔康，需要先把紫薇从他心里除去，要不然，就太侮辱我了！今天，就算尔康答应了，我也会拒绝的！”

尔康说得对极了，这样做，是对我们三个的伤害！尤其，是对我的伤害！因为他们两个毕竟彼此有情，我算哪根葱？哪根蒜呢？”太后一怔，看

着她说：“晴儿，我知道你有你的骄傲……可是……”晴儿就上前，把太后拉到一边去，低声说：“我可不可以去和尔康谈一谈？”太后愣了愣，以为晴儿要去亲自说服尔康，就点了点头。

晴儿走向尔康，说：“我们到御花园里走走！”两人走进花园，晴儿一看，没人注意他们，就急促的说：“老佛爷一意孤行，你可别当成是我的意思，那就让我无地自容了！”尔康凝视她，对她的感觉真是复杂极了。

“晴儿，如果我有伤到你，希望你不要生气，不要介意，我……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好，这一年以来，你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为我们奋不顾身！你为紫薇做的，为小燕子做的，为我做的，为五阿哥做的……每一件事，点点滴滴，都在我心里！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我曾经说过，愿意为你粉身碎骨，只是……”晴儿抬起清亮的眼睛，坦白的看着他，温柔的打断了他：“你不要说了！你心里的每句话，每个思想，每种感觉，我都非常了解！自从亲眼目睹你和紫薇的这场爱，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和震撼！好羡慕你们，也一心一意希望你们幸福！”她笑了笑，很自负的说：“聪明如我，怎么会让自己夹到你们中间，去坐冷板凳呢？那……岂不是太贬低我自己了？难道我不配拥有我的尔康吗？”尔康震动极了，深深的看着她，眼里是真正的折服。

“晴儿！你变了！”“哦？”“你不再是跟在老佛爷身边，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姑娘，你已经是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女人了！紫薇说过，你满腹诗书，才气纵横！是埋在冰山下面的火种，外表‘清冷孤傲’，内在‘热血奔腾’！我想，她分析的你，是最真切的你！”晴儿一怔，感动的问：“她这样说我？”

“是！我们离开了皇宫，常常谈到你！”晴儿有些震撼，眼里闪烁着光彩，心想，知我者，紫薇也！

“紫薇，她了解我！”她看着尔康：“你和紫薇，是我的知己！我想，我们一直活到白发苍苍的时候，依然可以在一起赏雪看月亮，我才不要破坏这种美好的关系！所以，不要把老佛爷的提议放在心上，我会说服她的！你欠我的情，就用你们一生的友谊来还吧！”“是！一生的友谊，绝不改变！”尔康诚恳的说。

两人就深深的互看着，把所有的感觉，都归纳到一种最真挚而高贵的友谊里去了。他们两个都知道，人生，有很多的变数，即使是恩爱夫妻，也不见得会天长地久。但是，他们这种友谊，穷此一生，都不会改变了。在后来的很多很多年里，他们确实证实了这一点。那些后话，我们就按下不表。

回到当时，晴儿和尔康一番恳谈以后，她回到慈宁宫，向太后再一次表白了自己：“老佛爷！请宠我一次，不要把我许给尔康！我才不要‘娥皇女英’，我不是‘娥皇’，也不是‘女英’！尔康那么爱紫薇，如果我跟了他，我还有什么地位？虽然以前我对他动过心，那已经过去！现在，他只是我的大哥！请老佛爷再也不要反对他和紫薇，那就是对我的好了！”“可是，我记得你说过，你也有‘蠢蠢欲动’的感情……”太后困惑的说。

“我还是有那种感觉，但是，不是对尔康！是对虚空中的某个人物，是一种幻想和梦想！我也希望和紫薇一样，拥有一个心里没有其他女人的人！”“哪有那样的人？就算有，你也遇不到！你现在不要尔康，将来怎么办？”晴儿看着太后，深思的说：“我知道老佛爷是真心疼我，处处为我想！这样吧，老佛爷给我一个权利，让我可以选择我的未来吧！如果有一天，我看中了那个人，我一定坦白告诉老佛爷，那时候，老佛爷再帮我做主！”太后宠爱的看着她，没办法了，只好把尔康留给紫薇了。

“那……就这么办吧！到时候，你可别害臊不说啊！”“到时候，我再也不会把机会放过了！”晴儿如释重负，笑了。

于是，这天，太后扶着晴儿的手臂，来到了漱芳斋。

“紫薇！小燕子！我特地来看看你们两个，天冷了，这个漱芳斋，还缺什么不缺？”太后慈祥的、关心的问：“棉被够暖吗？冬衣要不要再做几件？我看你们两个丫头，都穿得满单薄的！”紫薇、小燕子惊愕的看着太后，这是第一次，她们两个听到太后这样温暖的谈话，两人都震动着。尔康和永琪，站在两人身后，也是一脸的惊奇。紫薇急忙屈了屈膝，感激的说：“老佛爷，我们什么都不缺，漱芳斋里，吃的喝的用的穿的，真是应有尽有！谢老佛爷关心！”太后看看永琪和尔康，两人有点紧张。因为，又被太后抓到，一早就到了漱芳斋。尔康尤其紧张，不知道上次的提议摆平了没有？万一太后和紫薇谈什么，岂不是又要天翻地覆？他不由自主的去看晴儿，晴儿了解他的不安，立刻给了他一个稳定的微笑，尔康心情稍定。

太后的眼光，也落在尔康脸上：“尔康，你的阿玛被你们几个连累，这次也辛苦了！额娘可好？”尔康受宠若惊的禀道：“回老佛爷，阿玛和额娘，看到我回家了，两个格格也身体健康，高兴得不得了，什么都好！”“那……尔泰什么时候回来呢？”“尔泰本来已经要动身了，可是，塞娅有了身孕，巴勒奔说什么都不肯让她在这个时候动身，所以，恐怕还要过一阵！好在，我已经回家了，阿玛他们也安心了！”“有了身孕？太好了！”太后喜悦的说：“没想到弟弟赶在哥哥前面了！我看，你们两对大喜的日子，也要赶紧挑一挑了！赶明儿，我就跟皇上研究研究！”尔康和永琪一听，惊喜交集。紫薇羞涩的低下头去，小燕子转着眼珠，装糊涂。

永琪就一步上前，诚挚坦白的问道：“老佛爷，你不反对我们的婚事了？”太后看了看永琪，看了看小燕子，走过来，一手拉住永琪，一手拉住小燕子，说：“永琪，这个孙媳妇儿，不是我挑的，心里总有些不踏实！但是，你们用事实说服了我，我好感动！是的，我不反对你们了！我接受你们，也希望你们接受我！”永琪太感动了，喊着：“老佛爷！谢谢你！”太后就放掉了永琪和小燕子，转身拉过紫薇和尔康，再说：“还有紫薇和尔康，你们这一对挨过了好多大风大浪，彼此还是这么坚定。我实在不能不感动！我不再阻碍你们了，我祝福你们！”紫薇惊喜交集，感激的说：“老佛爷！能够得到您的祝福，紫薇再也没有奢求了！”尔康也喜出望外，一迭连声的说：“谢谢老佛爷的了解，谢谢老佛爷的成全！更谢谢老佛爷的包容和……一切一切！”小燕子又惊又喜，看着太后，简直不敢相信，张大眼睛说：“老佛爷！我以后说错话的时候，你还会不会生气呢？”“不生气了！”太后微笑的说：“我把它看成是‘回忆城一奇’吧！”“回忆城？”小燕子愕然的嚷：“老佛爷也知道回忆城？”晴儿笑嘻嘻的插口了：“是我告诉老佛爷的！你们那些惊险刺激的故事，我一件件都说了，现在，才说到第三章，老佛爷听得好好有兴趣呢！”“老佛爷，你都知道了呀？不怪我们吗？”紫薇不相信的问。

太后看着紫薇和小燕子，亲热的说：“两个丫头，以前我对你们有很多误会，你们也不怪奶奶了吧？”“奶奶？”小燕子张大眼睛。

“是啊！一般家庭里，不都叫‘奶奶’吗？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这‘老佛爷’三个字实在别扭，我现在也好想当个普通的‘奶奶’呢！”小燕子好感动，好惊喜，热烈的喊道：“奶奶！我好幸福啊！我现在有爹，有哥哥，又有奶奶了！那……我那些大错小错，你都原谅了吗？”“紫薇不是说了吗？”

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太后说。

“老佛爷！有你这几句话，我真是庆幸我们回来了！”紫薇含泪喊。

太后就把两个姑娘紧紧的拥在怀里了。

尔康和永琪看着，两人眼里都绽放着光彩，感动得不得了。

晴儿微笑的看着这一切，眼中含泪，唇边带笑。尔康就走到晴儿身边去，对她感激的、诚挚的说：“晴儿！谢谢你！”晴儿对尔康一笑。

宫里的事，暂时告一段落，现在，要谈一谈会宾楼。

这晚，会宾楼重新开张了。开张的场面，实在盛大。

只见一排身穿红衣的青年，正在有力的击鼓。鼓声隆隆。

柳青、柳红、金琐一身光鲜，笑嘻嘻的站在会宾楼门口，喜气洋洋。

小燕子、紫薇、尔康、永琪、箫剑环绕在柳青柳红金琐身边，大家兴冲冲东张西望。宝丫头站在紫薇身边，更是兴奋。

街道两旁，挤满看热闹的群众。

小燕子对柳青柳红嚷着说：“今天会宾楼重新开张，应该比上次开张还要隆重才对！我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送什么贺礼给会宾楼才好！舞龙舞狮已经不够看了！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全是尔康设计的！”尔康双眸炯炯，诚挚的看着柳青和金琐，眼里盛满了千言万语，说：“柳青，金琐！上次在南阳，你们的婚礼办得好简陋，我心里一直有着深深的歉意！你们两个不知道，我对你们有多少的祝福，有多少话想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们就心照不宣了！今天，这个庆贺的点子，是为了要会宾楼永远兴旺，要你们两个的感情，永远热烈！”柳青非常感动，迎着尔康的眼光，也诚挚的说：“尔康！我可没有你这么会说话，可是，我心里一直憋着一句话，始终没有机会告诉你！就借现在跟你说了吧！”“是！请说！”柳青一抱拳：“谢谢！谢谢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谢谢你敢于向传统挑战，追求你要的，也敢于向传统的观念说‘不’，这样，我才有了今天的幸福！”他搂着金琐，深刻的看着尔康：

“我们终于各有各的幸福了！我是糊里糊涂闯来的，你是辛辛苦苦经营的！”紫薇感动的叫了起来：“柳青还说他不会说话，说得这么好！金琐，是你教他的吗？”金琐脸红红的，看看柳青，看看尔康，心里，洋溢着喜悦，也诚挚的说：“小姐，尔康少爷，我也一直欠你们一声谢谢！我那么笨，差点辜负了你们的好意。现在，我真的过得很好，很满足，谢谢你们了！”小燕子大声的嚷嚷起来，打断了他们：“你们几个不要在那儿肉肉麻麻的谢来谢去了！老实说，你们都该谢我才对！没有我糊里糊涂当了还珠格格，哪有你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小燕子这句话对极了！就是这样，尤其是我，没有她糊里糊涂，我这一笔不知道要记到哪里去？”永琪开心的喊着。

“还有我这一笔，也不知道要记到哪儿去？”箫剑接口。

“所以，还是小燕子最伟大！”柳红笑着。

“可不是！可不是！”小燕子得意的喊着。

鼓声突然加重。宝丫头惊喊：“来了来了！好漂亮啊！哇……”群众全部骚动了，大家都对街上看去。

只见从街道尽头，有无数身穿红衣的青年，手持燃烧的火炬，非常壮观的奔到会宾楼前。他们舞动着火炬，随着鼓声，嘴里整齐划一的喊着：“永远兴旺！永远灿烂！永远兴旺！永远灿烂……”这时，一辆马车驶来，停下。福伦扶着便装的乾隆，走下车来，许多便装的侍卫，站在街对面，惊奇的看着。乾隆看到这样壮观的火炬，看得目瞪口呆了。

“这个会宾楼开张，这么壮观啊？”乾隆问福伦。“太让我意外了！”“大概他们太高兴了，这个会宾楼，是那些孩子在‘回忆城’外的一个‘家’！”福伦说：“这个家失而复得，他们就有点得意忘形了！”“让他们得意忘形吧！”乾隆理解的点了点头：“当他们要摆脱回忆城的拘束，当他们偶而要放浪形骸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鼓声和音乐乍然加强。

那些红衣青年，就非常壮观的跳起一支“火炬舞”。夜色里，那火炬灿烂夺目，舞得让人目不暇接。在这些火炬之中，另有一队青年，穿着耀眼的翠蓝色服装，抬着许多大酒坛，舞动着出来。大家随着激动的音乐声，鼓声，跳着一支“痛饮狂欢”舞。一时之间，但见火炬点点，舞者穿棱跳跃，酒坛酒杯，在舞者间滚动，觥筹交错，光影流离，真是叹为观止。

四周围观的群众，看得如醉如痴，大家掌声雷动，疯狂的喊着：“好！好！好！”表演完了，众表演者停下舞蹈，高举火炬，整齐的喊道：“祝会宾楼永远兴旺！永远灿烂！”然后，舞者让开通路，站在大门两边，把街道照射得如同白昼。

柳红就高声对群众喊道：“今天会宾楼重新开张，欢迎各位进来，和我们一起庆祝，今晚的酒菜，本店全部免费招待！”群众高声叫好，欢声四起，大家争先恐后的跑进了会宾楼。

“我们也去庆贺庆贺！”乾隆对福伦说，迈开大步，也走进会宾楼。

会宾楼内，张灯结彩，高朋满座，真是热闹得不得了。

柳青、柳红、宝丫头、金琐都穿梭在人群中，忙着给每一桌上酒上菜。

尔康、紫薇、小燕子、永琪、箫剑坐在老位子上，看到这样热闹的局面，人人满面笑容，个个乐不可支。小燕子坐不住，嚷着：“我去帮他们上菜！”“你别去了！”永琪一把拉住她：“等会儿又把茶盘砸了，把客人烫了！你这种‘记录’太多，还是安安静静坐在这儿比较好！”“我哪有？我哪有……”“你就有！好多次了，说不定还会跟人打架……”尔康说。

“打架才好呀！不打不相识，一次打来一个蒙丹，一次打来一个箫剑！如果再打一场……”“说不定打来另外一场‘惊心动魄’！”箫剑接口说。

“就是！就是！反正好多‘惊心动魄’等着我们呢！”小燕子嚷着。

正说着，乾隆和福伦带着随从走来。

“哈哈哈哈哈！”乾隆大笑着：“我算见识了会宾楼开张的场面！这个火炬舞，下次在回忆城里，记得也给我办一次，让回忆城里那些‘土包子’，也开开眼界！”众人全部惊跳起来。尔康震惊的喊：“阿玛！老爷，你们怎么来了？”“老爷一定要亲自来给你们这些‘生死之交’祝贺祝贺，我只得陪着老爷过来了！”福伦笑着说。

“赶快坐下！”尔康就抬头喊：“柳青！柳红！金琐……快过来！”“阿玛！你怎么不说一声？说来就来了？大意外了！”永琪惊喜的说。

紫薇、小燕子、永琪，急忙给乾隆和福伦搬椅子，摆筷子。

“老爷……你们亲自来，又要让我们大家手忙脚乱了！”小燕子喊。

“好像我们来得不对啊？”乾隆看着大家，又看福伦，笑着问。

“谁说？谁说？会让我们受宠若惊！喜出望外！”紫薇赶紧回答。

大家都忙着张罗乾隆，人人都兴奋着。只有箫剑，隐在众人身后，凝视着乾隆。他实在没有料到乾隆会亲自来祝贺，看到这样一个毫无架子，亲切慈样的乾隆，不禁深深震撼了。

在这一刻，他明白了。尔康是对的，上苍用了另一种方式，来化解这

个仇恨，它安排了一切，补报了小燕子。他再看小燕子，那个粗枝大叶的小燕子，那个糊里糊涂的小燕子，那个毫无心机的小燕子，那个笑口常开的小燕子，那个大而化之的小燕子，那个天真莽撞的小燕子……他忽然疑惑起来，这个小燕子，真的是他的妹妹吗？本来，回到北京，他很想带小燕子去见见静慧师太，把这个身世之谜，彻底弄清楚。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做。一来，小燕子不求甚解，对当年的事，已经不再追究了。二来，他竟然有些怯场，不敢去求证了。记得，静慧师太说过，当初庵里，收养了好几个孤儿。既然有好几个孤儿，谁知道小燕子是不是小慈呢？箫剑在这儿出神，柳青、柳红、金琐早就奔了过来。柳青惊呼着：“老爷！我们有没有看错？会宾楼有老爷大驾光临，实在太光彩了！”“柳青柳红金琐，”乾隆真心真意的说：“我带着最大的诚心来这儿，祝贺这个酒楼的‘劫后重生’，我知道，这个酒楼里，有你们大家的欢笑，希望，这个欢笑永远延续下去！”就爽朗的喊道：“永琪！给我拿大酒杯来！我要跟大家喝一杯！”“是！”永琪欢声应着。

酒杯排在桌上，一个一个注满。

乾隆举着杯子，诚挚而欢乐的，大声说：“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你们的欢笑，就是我的欢笑！柳青，柳红，箫剑，你们这次帮助永琪他们逃亡，让他们远离伤害，我衷心感谢！来，我和大家干一杯！”箫剑听到乾隆一一点名，也点到自己，不禁一震。跟着众人，拿起了酒杯。心里，实在是百感交集，如果干了这杯酒，是不是表示“千古情仇”就“一口吞”了呢？正在胡思乱想，大家的杯子相碰，发出清脆的铮然一响，大家都一仰头，干了杯子，他也只得干了。

永琪再倒满了乾隆的杯子，乾隆忽然转向箫剑，深深凝视他，说：“箫剑！关于你和小燕子的故事，我始终没有闹得很清楚，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箫剑没料到乾隆有此一问，心中一跳，旋即镇定下来。他迎视乾隆，在乾隆那诚恳的眼神中，读出了那种真切的关怀。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确定，往日的仇恨，烟消云散了。这样一确定，他也就豁然开朗了。他对乾隆一笑，说：“你不用闹得很清楚，事实上，我也没有闹得很清楚！人生有些事，不必很清楚！活得快乐，活得心安理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很高兴，我终于有这个机会‘认识’了你，你这么有‘人性’，这么有‘人情味’，实在远远出乎我的意料！”“说得好！这种赞美，我很少听到！他对我的意义很大！”乾隆怔了怔，说。

“对我也是！”箫剑低语。

尔康看着箫剑，听到他这番话，知道他终于彻底解脱了，欣慰得不得了。拍了拍箫剑的肩膀，感动的说：“老爷！箫剑！我们大家一定要干一杯，为了团圆，为了劫后重生，为了重新认识身边的人和事，为了会宾楼，更为了……我们化解了人生的许多仇恨，把不可能的事，都变成了可能！为了‘化力气为浆糊’！让我们大家痛痛快快的干一杯吧！”箫剑看了尔康一眼，两人都心照不宣了。乾隆以为尔康指的是皇后和容嬷嬷，不住点头。大家更是各有所悟，都欢喜着，全部举杯。小燕子尤其高兴，嚷着说：“化力气为浆糊！化力气为浆糊！化力气为浆糊……这是一句很有学问的话，对不对？”“对极了！”大家异口同声的说。

“干杯！”乾隆喊。

众人一呼百应，欢声雷动的响应：“干杯！”箫剑一口喝干了那杯酒。看着那个“化力气为浆糊”的小燕子，心里震动着。和小燕子的这番相遇，

万一认错了妹妹，万一不是“兄妹相认”，那就是上苍给他的礼物，为了抽走他生命里最大的负担和哀愁。是，化力气为浆糊！这是一句很有学问的话，他笑了，一仰头，再干了一杯酒。

这天，箫剑站在空地上，手里拿著那把家传的剑，正在教小燕子“方家剑法”。

紫薇、尔康、永琪都在一边观望。

箫剑郑重的说：“小燕子！要学剑法，一定先要明白什么叫做‘剑’！你以前学武功，根本不知道手里拿的是什么武器，所以会学得乱七八糟！你看，这是一把剑，不是刀，不是匕首，更不是棍子！你每次拿著剑，常常乱砍一气，那是错误的！剑，是用刺的！你要这样刺过去！”箫剑就舞起剑来，但见剑气如虹，煞是好看。

小燕子看得目瞪口呆，佩服不已。

“哇！哇！太好了！我来！我来……”小燕子就接过剑来，嘴里嚷道：“这是一把剑！一把很有重量的剑！一把有名的剑！这不是刀，不能用砍的！不是棍子，不能用打的！不是九节鞭，不能用挥的！不是斧头，不能用劈的……这是一把剑，要用刺的！”“对极了！好！开始吧！”小燕子大喊一声：“方家剑法来也！”小燕子就舞起剑来，只见她东刺一剑，西刺一剑，毫无章法，乱七八糟。

箫剑纳闷的看著，众人更是看得忍俊不禁。尔康和永琪对看了一眼，两人暗暗的摇摇头，都想起蒙丹教小燕子剑法的情形。看样子，历史又重演了。

箫剑看了半天，觉得小燕子完全不得要领，就嚷著说：“我要空手和你斗一斗，我会想办法抢你的剑，你把我当成你的敌人，一来，剑不能让我抢去，二来，想办法刺我！知道吗？”“那……我把你刺伤了怎么办？”“你试试看吧！”箫剑就一跃，跃到小燕子面前。

小燕子提剑就刺，箫剑用脚一踹，她手里的剑飞了出去，箫剑轻松的接住了剑。

“不行！我还没准备好，你就踢我！”小燕子抗议的喊。

“不忙！再来再来……不要急……”箫剑把剑递还给她。

小燕子才接住，箫剑一踢，剑又飞了。然后，大家就看著箫剑左一次，右一次的踢飞那把剑。然后，小燕子毛燥起来。再然后，小燕子火大的抓起了剑，大吼一声：“什么‘方家剑法’‘圆家剑法’，我不管了，小燕子剑法来也！”就双手握剑，一剑对箫剑当头砍去。

箫剑一踹，小燕子的剑又飞了。

“你是在教我，还是在耍我？”小燕子气坏了。

“你这样乱砍一气，会把剑砍伤！这把剑已经传了三代，可不能在你手里毁了！”箫剑忍耐的说。

永琪看得好著急，忍不住上来帮忙，接过了剑去示范：“小燕子，剑要

这样拿，握牢了，用手腕的力气！刺出去的时候要稳，不能轻飘飘，也不能用蛮力！来，我和箫剑一起跟你练！你不要毛燥！”“好！我不毛燥，我沉住气！”小燕子就握著剑，对那把剑一本正经的说：“这是一把剑，这不是刀，不是木棍，不是九节鞭，不是斧头……”尔康笑了笑，牵著紫薇的手，两人走开了。

一会儿，他们就远离了那个空院子。尔康看著紫薇，深思的问：“紫薇，你有没有一个怀疑，这个箫剑和小燕子，到底是不是兄妹？”“坦白说，我确实很怀疑！”紫薇点头。

“你想想，就凭箫剑说的那个故事，要证明小燕子是他妹妹，其实是很牵强的！一个静慧师太，能代表什么？已经隔了十几年，静慧师太怎么能凭游行时的一眼，就认出小燕子是小慈？箫剑会不会认错了妹妹？”“看小燕子练剑，还真的有点疑惑呢！不过……”紫薇笑了笑：“错了又怎样？对了又怎样？都是一样的，是不是？箫剑很满足，小燕子很幸福，他们很快乐，享受著有亲人有家人的感觉！真好！皇阿玛还不是错认了小燕子，依旧错有错著！如果箫剑也认错了妹妹，那么，小燕子真是命中注定，要当大家的‘还珠格格’！连箫剑自己都说了，不必很清楚！说不定，箫剑也知道，这个‘妹妹’靠不住！”“是！”尔康点头：“反正‘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紫薇笑著：“何况‘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尔康深深的看著紫薇，唇边带著欣赏的笑。

“于嘛？这样怪怪的看著我？”尔康看了她半天，只说了一句内心深处的话：“紫薇……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紫薇迎视著他，眼里一片柔情。

“我也好喜欢好喜欢你！”箫剑教小燕子剑法的同时，也开始教她认字念书。他拿了两本厚厚的书，对她郑重的说：“学成语和学剑一样，要从根本入手，最重要的，是你要先学会认字！等到字你都认识了，成语就不会解释得乱七八糟了！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不管学什么，人生没有捷径！我这儿，有一部很好看的书，你拿回去看，看不懂的字，就问紫薇永琪他们，看完这部书，你认字的本领，大概就不错了！”小燕子兴冲冲拿起那部书。只见封面印著三个大字：“水浒传”。

“水浒传啊？”小燕子喊，“浒”字念成“许”，“传”念成传染的“传”。

尔康、永琪、紫薇想笑又忍住了。

箫剑纳闷的看著小燕子。

尔康和紫薇相对一看，心里的疑惑更深了。看样子，这个小燕子和箫剑，没有多少共同的血液！

转眼间已是隆冬，一连下了几场雪，天气冷得不得了。但是，漱芳斋里，却是温暖如春。熊熊的炉火，烧得瞪旺的。紫薇、尔康、永琪、小燕子正在围炉取暖，磕瓜子，吃点心，喝热茶，谈谈笑笑。突然，外面传来小邓子小卓子的通报：“皇上驾到！”四人急忙起身，乾隆已经大踏步跨进房。

大家赶紧请安，叫皇阿玛的叫皇阿玛，叫皇上的叫皇上。

紫薇、尔康、永琪、小燕子急急忙忙给乾隆搬椅子，递暖炉，拿靠垫。

“赶快坐到火边来！这么冷，不管从哪个宫过来，都要走上大半天！”紫薇说。

“皇阿玛！快用热毛巾擦擦脸！”小燕子递上热毛巾。

“皇阿玛！快喝口热茶！”紫薇递上热茶。

“这个暖炉抱在怀里，一会儿就暖了！”尔康递上暖炉。

“这个靠垫垫在背后，要不要一条毡子？”永琪递靠垫，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乾隆看著四人，心里真是安慰极了：“看到你们几个，我心里暖和极了，一点都不冷！你们大家在谈什么？”“回皇上，在猜谜语！”尔康说。

“谜语？”乾隆精神大振：“朕最喜欢谜语了！什么谜语，说出来让朕也猜一猜！”“小燕子最不争气了，”永琪笑著说：“我们出了一个最浅的谜语给她猜，她猜来猜去都猜不出来！”“是吗？是什么谜语？”“是一个字谜！”尔康就念谜语：“高的有，矮的没有，站的有，坐的没有，跳的有，走的没有！”

“天堂有，人间没有，吃的有，睡的没有，嘴上有，手上没有！”紫薇接口。“右边有，左边没有，哭的有，笑的没有，凉天有，热天没有！”永琪再说。

“小燕子，这个谜语你都猜不出来呀？”乾隆大笑：“听朕告诉你！骂的有，打的没有，谜语有，四书没有，唱的有，看的没有！”小燕子听得糊里糊涂，一个头有两个大。

“什么这个有，那个没有的，我怎么弄得清楚嘛！”“大家都知道谜底了，只有你还是糊里糊涂！”尔康笑著说：“我再告诉你：小燕子有，紫薇没有！太后有，皇上没有，小邓子有，小卓子没有！”听到都是自己熟悉的人物，小燕子兴趣来了。转著大眼珠拼命想，忽然福至心灵，哦了一声。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小燕子跳起身子，指手画脚的说：“箫剑有，尔康没有，小鸽子有，小骗子没有，这边有，那边没有！吹牛有，拍马没有……这个字就是一个‘口’字！”众人喜悦的大叫著：“对了！对了，答对了！”大家都惊奇的看著小燕子。乾隆也又惊又喜，高兴的喊道：“小燕子！你进步了！不但会猜谜，还会编谜了！”小燕子就得意起来，开始吹牛了：“皇阿玛，你不要太小看我，我最近进步得不得了。箫剑教了我怎么学成语，又给了我一本好好看的书，让我看！他说学成语要先从学认字开始，我现在会认好多字，成语已经难不倒我了！”“啊？”乾隆睁大了眼睛：“这样啊！那么，你在看什么书？”“水浒传！”小燕子大声的喊。

“水洗船？”乾隆惊愕的问：“有这样一本书吗？”“不是‘水洗船’！是‘水浒传’！”小燕子嚷著：“那个‘许’字很奇怪，是三点水再加一个许不许的许字！”乾隆明白了，眼睛一瞪：“这本书也弄到宫里来了？这是一本禁书呀……”想想，笑了：“算了算了，对你们这些胆大包天的孩子来说，还什么‘禁不禁’的？何况，朕不得不承认，那是一本好书……”就忍著笑说：“好！这个‘水浒传’里面说些什么？”“‘水浒传’好好看，说许多英雄好汉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李逵’，厉害得不得了！”小燕子嚷著。

紫薇、尔康、永琪面面相觑，都睁大了眼睛。

“李逵怎么厉害？”乾隆再忍住笑。

小燕子眉飞色舞的回答：“他‘手舞两把大斧，有万夫不当之勇’！”众人喷茶的喷茶，摔跤的摔跤，手忙脚乱。

乾隆看著小燕子，哈哈大笑起来。

小燕子就笑著看乾隆，说：“皇阿玛！你笑够了没有？笑够了，我就告诉你，你被我骗了！刚刚是故意说错，来让你笑一笑的！我看的是水浒传，里面有一个李逵，手舞两把大斧，有万夫不当之勇！对了吗？”乾隆大奇，不禁对小燕子刮目相看。

“原来你是骗朕的啊？看来，你是真的进步了！”就拍著小燕子的肩，赞

美著：“孺子可教也！”小燕子马上漏气了，睁大眼睛惊喊：“什么‘炉子可浇’？炉子不能浇水，一浇水就灭了！这么冷的天，没炉子可不行！”“哎！刚刚夸口，马上就泄底了！”永琪喊。

“哈哈哈哈哈！”乾隆纵声大笑起来：“小燕子，你真是朕的开心果呀！”笑了半天，他收住笑，轮流看著四人，大声说：“好！‘炉子不可浇’！你们的婚礼可要办了！”四人一怔，尔康和永琪就大喜起来。

“皇上！你已经挑了日子吗？”尔康急急的问。

“朕再不挑日子，你们心里大概要把朕骂上千遍万遍了！”小燕子和紫薇脸一红，扭著身子说：“哪有？哪有？”乾隆瞪著紫薇和小燕子：“没有？真的没有？那就别急了！朕再留你们两年吧！”尔康和永琪面面相觑，急得抓耳挠腮。尔康就赔笑的说：“皇……上……不知皇上挑的是哪一天？”“皇阿玛……”永琪也赔笑的说：“公主不急，王子急……”“哈哈！哈哈！”乾隆又大笑了：“朕不能再耽误你们了！朕特地到这儿来，就是要跟你们几个研究一下！是这样的，过完年，二月初二，是个好得不得了的好日子，除了这个日子，三个月之内，没有其他的好日子！朕和老佛爷翻遍了黄历，都觉得这个日子不能错过！”

朕想，同一天，让你们两对一起结婚！一个娶，一个嫁！要不然，就是永琪先娶小燕子，过三个月，紫薇再嫁！你们觉得怎样？”尔康哪里还能再等三个月，急忙说：“我觉得同一天结婚挺好！紫薇和小燕子，情同姐妹，同一天结婚，显得更有缘份！再说，宫里办一次喜事就好了！皇上同一天，又娶媳妇又嫁女儿，双喜临门，也是皇宫里的一段佳话！”“就是！就是！同一天最好！就这么办吧！”永琪急忙附和。

乾隆体会出两个男儿的猴急，笑了。

“好！那么，就这么办！那天，两人一起从漱芳斋嫁出去！但是，这个漱芳斋，永远是你们两个格格的家，结婚以后，小邓子、小卓子、明月、彩霞也留在这儿！尔康得答应朕，随时让紫薇回来小住！”尔康眼睛闪亮，喜悦的答道：“谢皇上成全！臣福尔康一定遵命，只要皇上有令，立刻让紫薇回宫！”“谢皇阿玛！”永琪也大声谢恩。

紫薇和小燕子，不好意思的转开了身子。

“还有，你们那些生死之交，还有小燕子的哥哥箫剑，都可以进宫，到漱芳斋来送你们两个格格上花轿，然后去景阳宫喝喜酒！婚后，还允许你们在漱芳斋设宴款待他们！尤其是箫剑，朕特准随时进宫，和小燕子兄妹相聚！”紫薇、小燕子大喜，这才一齐屈膝谢恩。

“谢皇阿玛！皇阿玛万岁万岁万万岁！”接著，就是一段忙碌的日子。皇室的婚礼，简直有准备不完的事。仅仅是两位格格的服饰，就忙得人仰马翻。几乎从头到脚，都要一件一件的定做。珠花、耳环、发簪、如意、春夏秋冬四季衣服。各色凤冠旗头，再加上鞋子用具……令妃带著几个娘娘，整天为两位格格的喜事筹备著。

吉辰的前三天，皇后和容嬷嬷，手里捧著两件描金绣凤的新娘装，走进院子。

“皇后娘娘驾到！”紫薇和小燕子听到喊声，奔出门来。只见皇后和容嬷嬷，含泪的、虔诚的走近二人。皇后捧上手里的衣裳，诚挚的说：“紫薇，小燕子，我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心里的歉意和谢意，你们大婚的日子快到了，我和容嬷嬷连夜赶工，给你们做了两件新娘礼服！这礼服的绣工是师傅绣的，

针线活儿，是我们自己做的！看在一针一线，都是亲手缝制的份上，希望你们收下！”紫薇和小燕子呆掉了。怎样都想不到，皇后会这样做！

容嬷嬷拼命点头，含泪看二人，哽咽的说：“奴婢给两位格格请安，奴婢每天在坤宁宫，给两位格格早烧香，晚烧香，祈祷格格健康快乐，事事如意！这两件衣裳，每一针，每一线，奴婢缝制的时候，都说一声‘对不起’，这是无数的‘对不起’堆砌起来的！请两位格格收下吧！”紫薇怔怔的看著皇后和容嬷嬷，伸手接过了皇后手里的衣裳，震动的说：“皇后娘娘！容嬷嬷！紫薇好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不是代表，我们以前的不和，通通过去了？”“通过去了！”皇后眼泪一掉。

紫薇看著皇后，皇后也看著她。两人对视片刻，皇后眼底，盛满了温柔和求恕。和以前那个严厉的，苛刻的皇后，已经判若两人。紫薇看著看著，心里就被感动的情绪涨满了。她把衣服搭在手腕上，热情奔放的上前去，把皇后紧紧一抱，感恩的喊：“这一刻，正是我祈求了好久的一刻啊！老天终于听到我的心声了！”皇后紧紧的拥著紫薇，泪水就不受控制的夺眶而出。

小燕子看得眼睛湿漉漉。

半晌，皇后放开紫薇，转向小燕子。

“小燕子，你呢？”小燕子接过了容嬷嬷手里的衣裳，吸著鼻子，嚷：“哇！我这人最受不了人家对我好，你们这样一来，我就没辄了！天气好冷，皇后，容嬷嬷！你们进来烤烤火吧！”“谢谢你们！我们不坐了！”“两位格格，对于我所有所有的一切，请原谅！”容嬷嬷说著，就跪了下去，恭恭敬敬的给紫薇和小燕子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扶著皇后，两人颤巍巍的去了。

小燕子和紫薇，一人捧著一件新娘装，看著两人的背影，好久好久，都回不过神来。

终于，到了大喜的日子。

清宫的大婚，都在晚上举行。但是，白天，已经有很多的礼节。在这儿，就不再一一细述。跳过那些繁复的礼仪，让我们来看这个让人望眼欲穿的晚上。漱芳斋的院子里，张灯结彩，灯笼照耀如同白昼，乐队奏著喜乐。

两顶金碧辉煌的大红喜轿，停在院子里，一色红衣的轿夫，站在一旁等待。

无数的宫女盛装著，穿梭在阿哥格格和亲王命妇中，捧著喜盘，给客人们送喜糖。柳青、柳红、箫剑都来了，这真是一件破例的事情。由于两位格格在大厅里化装，客人们就在院子里，喜洋洋的寒暄著。小邓子、小卓子和其他太监也穿著红背心，跑前跑后，照顾一切。

大厅里真是热闹极了，宫女来往穿梭，脚步杂沓。

紫薇和小燕子，都是珠围翠绕，穿著皇后和容嬷嬷亲手缝制的吉服，坐在大厅里。明月、彩霞、金琐、晴儿、令妃及宫女们忙忙碌碌的围绕著二人，穿梭不停的给她们化装，戴帽子，戴首饰……简直忙得一塌糊涂。

“快快快！紫薇的胭脂还不够！金琐！给她涂红一点！今天是新娘子呀！”令妃喊著，招呼著，一下看这个，一下看那个。

“是！小姐，脸过来一点！明月！把灯拿过来！不够亮！”金琐喊著，她已经回宫好多天，来帮忙紫薇和小燕子打点一切。

“来了！来了！”好多宫女奔来，无数盏灯火照射著紫薇。

“不行不行！”令妃又喊：“小燕子的妆都花了！彩霞，赶快给她补一补妆！”“你们不要把我的脸涂成一个猴儿屁股！”小燕子嚷著。

“哎哎！今天当新娘子，怎么还是屁股屁股的！”令妃急忙说。

“新娘子还是有屁股！”小燕子又冒出来一句。

“天啊！”令妃快晕倒：“你就少说两句话！新娘子，要羞答答才对！”“我好紧张，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等下，那么多礼节，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做错！我一紧张，就喜欢说话，你们再不让我说话，我就会紧张得出冷汗了！呆会儿闯了祸，你们别怪我！”小燕子张大眼睛说，确实紧张得手心都在冒汗。

“怎么会闯祸呢？一路上都有喜娘搀扶著你，喜娘会在你耳边提醒你，要做什么。不会让你出错的，你放心好了！”令妃说。

“小燕子，你只要不说话，就不会出错！头巾一蒙上，你就闭紧嘴巴！新娘子说话，大家会笑话你的！知道吗？”晴儿也在一边叮嘱，就怕小燕子闹笑话。

小燕子紧张得拼命咽口水，睁大了眼睛，拼命点头，不敢说话了。

令妃突然惊喊：“苹果！苹果！赶快拿来！”原来结婚时，新娘要带很多“吉祥物”，这苹果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样。众喜娘宫女到处找苹果，一时之间找不著，大家嚷著“苹果”，你碰我，我碰你，乱成一团。

好不容易，两个苹果拿来了。

令妃把苹果放在两个格格手里，叮嘱著：“紫薇，小燕子，苹果要牢牢的拿著，可不能掉了！”紫薇紧张张张的握著苹果，握得牢牢的。小燕子拿起苹果，想也不想，竟然“啊呜”一口，就咬了下去。

众人大惊，纷纷尖叫：“天啊！怎么把苹果给吃了？”令妃又快晕倒了，急忙大叫：“小燕子，那个苹果是吉祥物啊，你怎么把吉祥物给吃了？”“吉祥物？什么吉祥物？”小燕子怔了怔，看著苹果：“我正饿得发昏，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苹果，怎么不能吃？”“那个苹果代表的是平安如意呀！”晴儿喊著。

“那……”小燕子伸伸脖子，把苹果吞下肚：“我把平安如意吞进肚子里，就更加安全了！”“不行不行！”令妃嚷著：“赶快再拿一个苹果来，快快快！”一屋子的人，又大叫著“苹果，苹果”，东找西找，跑来跑去。终于，再拿了一个苹果来。小燕子握住了苹果，不敢再吃了。只听到金琐又大叫起来：“小姐的耳环，怎么只戴了一边？还有一个耳环呢？”“天啊！时间来不及了！赶快找！赶快找！”宫女和喜娘又撞来撞去，嚷著“耳环，耳环”，忙忙乱乱找耳环。

“在这里！在这里！”晴儿从珠花篮子里，找到耳环，赶紧过去帮紫薇戴上。

紫薇正襟危坐，紧张得几乎不能呼吸了。晴儿拍拍紫薇的手：“放轻松一点！”令妃突然大喊：“忘了吉祥锁！吉祥锁在哪儿？快找！快找！”宫女喜娘们奔来奔去找吉祥锁，撞成一堆的，东西掉了的，真是忙得七荤八素。

“吉祥锁！吉祥锁！快找吉祥锁！”大家七嘴八舌的喊。

“吉祥锁好像还在慈宁宫！老佛爷收著呢！”晴儿说。

“哎呀！上轿的时辰都快到了！晴儿，你快去拿！”令妃惊喊。

“是！”晴儿急急的往外冲，就和门外的箫剑撞了一个满怀。

晴儿差点摔跤，箫剑伸手扶住。晴儿一惊抬头，和箫剑的眼光接了一个正著。晴儿见一个英俊的陌生男子扶著自己，脸一红，却想也设想，就脱口说：“箫剑？”箫剑看到这个宫装的美女，直呼自己的名字，就怔住了。他惊讶的看她，接触到她那对黑白分明的眸子，刹那间明白了，脱口喊出来：

“晴儿？”“是！我是晴儿！”晴儿打量了一下箫剑，眼睛闪亮。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箫剑也目不转睛的看著她。

“彼此彼此！”晴儿说。

大厅内，令妃大喊著：“晴儿！晴儿！吉祥锁找到了！在我怀里揣著呢！瞧我都忙糊涂了！”晴儿急忙奔回大厅，到了大厅门口，又回头去看箫剑，正好箫剑也回头看她，两人目光再一接。箫剑笑了笑，晴儿怔了怔，两人就闪神了。

“晴儿！晴儿！如意环是不是在你那儿？”令妃一迭连声的喊著。

晴儿蓦的回过神来，喊道：“来了来了！”她奔了两步，却忽然站住，再度回头。

箫剑正挺立在院子里，他的眼光不由自主的追著她。看到她两度回头，他就震住了。但见那大厅内，到处都悬挂著红色的灯笼，她就在无数灯笼的光影下，如梦似幻的站著，脸上带著一个如梦似幻的微笑。箫剑看著这样的晴儿，就怔怔的出起神来。

“晴儿！晴儿！你在哪儿啊？”令妃喊著。

“来了！来了！”晴儿这才掉头而去，奔进房。找出“如意环”，递给令妃。

箫剑兀自站在那儿，柳青走来，拍了他一下。

“你在看什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箫剑喃喃的念。

柳青听不懂，纳闷的看著他。

大厅里，两位格格，总算打扮好了。令妃仔细检查著：“好了！吉祥锁带了！如意环带了，苹果带了……东西都带全了！”喜娘上前催促：“令妃娘娘！上轿的时辰到了！”“喜帕！快把喜帕给她们蒙上！”令妃又喊。

喜娘拿著两块喜帕，遮上了紫薇和小燕子的脸庞。

顿时间，喜乐声大作。

十二个喜娘，扶起两个新娘，众人闹闹哄哄，紧紧张张，挤前挤后。宫女一冲，和喜娘撞成一团，大家叫的叫，退的退。两个新娘看不见，东转西转，喜娘慌忙扶住。然后，在吹吹打打中，两个新娘终于出了大厅，柳青柳红箫剑都上前，喊著：“紫薇，小燕子，恭喜恭喜！”紫薇和小燕子都低垂著头，在喜娘的簇拥下，婷婷袅袅的走向花轿。院子里的宾客们掌声雷动，欢声四起，喊著：“还珠格格大喜了！紫薇格格大喜了！两位格格千岁千岁千千岁！”鞭炮劈哩叭啦的响起，司仪大声喊道：“上轿！”两个新娘在掌声中，鞭炮声中，喜乐声中，被送上花轿。

“起轿！”轿子抬起。仪仗队，灯笼队，乐队纷纷就位，庞大的队伍走进了御花园。

尔康和永琪早就在漱芳斋门口等候，两人都是盛装，身上扎著红色彩绸，骑著两匹骏马，等候著迎娶他们的新娘。两人脸上，都洋溢著喜悦和幸福。

庞大的队伍出了漱芳斋，永琪和尔康就带著队伍前行。只见几十个红衣的宫女，舞动著宫扇花灯，在喜乐声中，迤迤前行。后面，跟著浩浩荡荡的灯笼队伍，二十对宫女手持红色的大灯笼，四十对宫女手持白色红字的小灯笼，也迤迤前行。再后面，仪仗队高举著各式华盖，亭亭如伞，跟著迤迤前行。再后面，是乐队，一路吹吹打打。再后面，才是十二对喜娘扶著的两

乘花轿。

整个队伍，极为壮丽。一路上，宫女太监嫔妃和朝廷贵妇亲王们争著看热闹，掌声不断。队伍到了一个岔路口，分成两队，尔康向宫外走，永琪向景阳宫走。各人带著他的新娘，走向他们那崭新的，喜悦的未来。

紫薇坐在花轿里，随著那花轿的颠簸，觉得整个人轻飘飘如梦如幻。她眼观鼻鼻观心，目不斜视。心脏“崩咚崩咚”的跳著。她知道，尔康就在她的前面，要把她带进那个完全属于他的世界。终于，终于，终于……他们等到这一天了！坐在花轿里，她不禁思前想后，在这段短短的路程里，她几乎把第一次见到尔康以来的点点滴滴，在心头重新回忆了一遍。想著尔康种种的好，真是百感交集，甜在心头。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行礼，拜高堂，拜天地，夫妻交拜……跳过这一切的礼仪，让我们跟著两对新人，走进洞房。

尔康看著他的新娘。只见新娘盖著红头巾，端端正正的坐在床沿。六个喜娘分站两旁，捧著喜秤、交杯酒、红枣、花生、桂圆、莲子等喜盘站立于侧。

尔康深情的看著新娘，脸上，是期待的，幸福的，感恩的神情。他缓缓的走向床前，站住了，眼光朦胧如梦，不敢相信的看著床上的新娘，心里疯狂般的自语著：“紫薇，我终于娶到了你！这条路，我们虽然走得艰苦，毕竟是苦尽甘来了！我用我的生命起誓，从今以后，我们的生活里，只有幸福，幸福，幸福……”喜娘朗声说：“请新郎用喜秤挑起喜帕，从此称心如意！”尔康激动欢喜得手都有些发抖了，拿起喜秤，挑起喜帕。

喜帕飞开，轻飘飘的落下，尔康定睛看著他的新娘，忽然大震。原来喜帕下，赫然是小燕子的脸！

尔康吓得跳了起来，失声大叫：“哇……”小燕子抬头一看，吓得也大叫起来：“哇……”两人就瞪著对方，都惊喊著：“哇……”喜娘们一看，手里的喜盘，乒乒乓乓全体掉落地，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滚了一地。

喜娘们也失声尖叫起来：“哇……”新房里，顿时一片哇哇之声，小燕子“哇”了半天，惊得从床沿上跳了起来，也顾不得新娘子的形象了，喊著：“不许我说话，就会变成这样！好不容易我没出错，别人居然出错！到底是什么时候弄错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至于永琪的洞房里，也是一团慌乱。当永琪挑起喜帕，惊见新娘不是小燕子，而是紫薇，那种“惊心动魄”，更是“非同小可”。他吓得喜秤落地，大叫：“紫薇，怎么是你？”紫薇始终低俯著头，柔情万斛，娇羞不胜。听到永琪的声音，一惊抬头，吓得花容失色。脱口惊呼：“我的天啊！这太离谱了……”喜娘们立即七嘴八舌的大叫：“赶快盖上喜帕！让花轿不要走！快去通知乐队仪仗队……新娘弄错了！新娘弄错了！”

新娘弄错了……”喜娘一路喊了出去，宫女喜娘，乱哄哄的跑著，嚷著，乱成一团。忙乱中，喜帕再度蒙上了紫薇的脸，喜娘急急的搀起紫薇往外走。

结果，整个拜堂行礼，只好重来一遍。这次清廷的两位格格“同时”嫁娶，真是“空前绝后”，以后再也不敢效法了。

等到紫薇终于进对了洞房，已经闹到快要天亮了。尔康掀起了喜帕，惊魂未定的看著紫薇，紫薇也惊魂未定的看著他。天啊！这条结婚的路，他们走得真是惊险万状！但是，终于终于终于，他们彼此相对了。

“请新郎新娘喝交杯酒！”喜娘说。

紫薇和尔康仍然惊魂未定，深情的互视，喝了交杯酒。

两个喜娘，就根据习俗，把尔康的衣服下摆，和紫薇的衣服下摆绑在一起。

“祝新郎新娘‘永结同心’！‘早生贵子’！”喜娘收起酒杯，退出房去。

尔康看到室内没人了，就把紫薇紧紧的一抱，热情的喊：“紫薇！是你吗？是你吗？连结婚你都要吓我！”紫薇柔情万缕的喊道：“尔康！是我，我是你的新娘了！”“是！你终于成了我的新娘！好不容易，左盼右盼，左等右等，左挨右挨，总算挨到了大喜的日子，还让我吓得一身冷汗，紫薇，要娶到你，我真是不容易！但是，你永远是我的了！”紫薇紧紧的依偎在他怀中，幸福的微笑著。是啊！真不容易！尔康托起了紫薇的下巴，缠缠绵绵的吻住了她。

紫薇终于嫁给尔康了！后来她才知道，婚姻并不是一个故事的结束，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婚姻生活里的岁月，就是他们另一段人生了。他俩的洞房，结束在一片缠绵里。至于小燕子，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永琪和小燕子喝完交杯酒，喜娘也根据习俗，把小燕子的衣服下摆，和永琪的下摆绑在一起，说著祝贺的话：“祝新郎新娘‘永结同心’！‘早生贵子’！”两人并坐在床沿上，喜娘纷纷退出。终于终于终于，房里只剩下永琪和小燕子了。小燕子就抬起头来，睁大眼睛，骨碌碌四望。

永琪凝视著她，透出一口长气来：“老天，揭了两次喜帕，才娶到我的新娘！真是‘惊心动魄’，‘曲折离奇’，‘匪夷所思’！”小燕子再也忍不住了，问：“我可以说话了吗？”“你可以说话了！”永琪深情的说。

小燕子神色一松，嚷著：“折腾了我一整天，居然把我送到尔康那里去，吓得尔康脸都绿了……”“你没看到我的脸，也绿了！”永琪说，就盯著小燕子看，看著她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那张娇艳欲滴的脸庞，真是爱进心坎里，喊著说：“天啊！你好美！别动，我要做一件事！”永琪就托起她的下巴，满腹柔情的俯头去吻住她。

窗外，柳青、柳红、金琐、箫剑和其他宾客都在偷窥，大家挤来挤去。

有人发出笑声，有人碰到窗子，窗子喀啦一响。

小燕子一惊，用力推开永琪，大叫：“有贼！”就對著窗子喊：“小贼！你往哪里跑……”小燕子一面喊，一面飞身而起。可是，她忘了她的衣服下摆，和永琪的衣服下摆，还打著“如意结”。她这样一飞身，永琪被她一带，两人全部飞跌出去。同时发出惊愕的大叫：“哇……”窗外的众人，也同时惊叫：“哇……”闹到这个时候，天也亮了。

永琪和小燕子的新婚之夜，就结束在这一片惊呼声中。

全书完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初稿写于台北可园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修正于台北可园

后记

终于，我写完了《还珠格格第二部》。

自从一九九七年年年初，我开始写《还珠格格第一部》以来，将近两年

的时间，我几乎都和《还珠格格》一起度过。眼睛睁开是《还珠格格》，到睡觉还是《还珠格格》，连夜里作梦，都是《还珠格格》。当初，我创造《还珠格格》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时，实在没有想到，我会和他们“缠缠绵绵”这么久。

会继续写第二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根据第一部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受欢迎，观众和读者的信件像雪片般飞来，要求知道故事的后续情节。二来，是因为第一部的故事，只发展到乾隆认紫薇，就戛然而止了。我自己也觉得意犹未尽。仔细思量，仍然有许多值得发展的地方。于是，我先开始写剧本，写完剧本，又写小说。让自己忙得天翻地覆，日夜不分。我没料到，这部书居然写了一百万字，如果加上第一部的五十万字，竟然有一百五十万字之多，是我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简直工程浩大。因为写得非常辛苦，在写作的过程里，曾经情绪低落过，曾经失去信心过，曾经怀疑，这种“电视小说”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几次三番，我都想要放弃了。当这部书终于写到“全书完”三个字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好像，我的一生，还不曾这么累过。

关于这部小说，我想特别提出来谈一谈的，是有关“香妃”的部份。

香妃，正史上说这个女子不存在。又说，香妃就是容妃。

传说中，香妃是回部首领霍占集的妃子，生来有异香。乾隆知道了，嘱咐兆惠将军访查。兆惠平定新疆，掳获香妃回宫。乾隆惊为天人，宠爱异常。可是，香妃抵死不从，身上暗藏匕首，保护自己的清白。有次，竟然刺伤了乾隆。太后知道后，乘乾隆不在宫中，把香妃赐死了。在承德的避暑山庄里，有一批文物，其中的“香妃戎装图”，一九一四年曾经在北平故宫展出，佐证著这个说法。但是，一九七九年容妃墓出土，史学家根据种种资料，推翻了各种香妃的传说，认为香妃就是容妃。这位容妃是跟著叔父来北京，乾隆二十五年进宫，非但没有被赐死，而且深得太后宠爱，活到五十八岁，老死在紫禁城。

我深深不解的是，容妃进宫时已经二十七岁。清朝那个时代，流行早婚，一般人都在十五、六岁时就结婚了。这位颇有姿色，身带异香的奇女子，何以二十七岁还没婚嫁？在二十七岁以前的容妃，到底是怎样的女子？为什么远离新疆？怎样的因缘，会进宫成为容妃？其中的谜，大概已经无解了。

更让我感到兴趣的，是北京陶然亭旁边的“香冢”。传说，这是香妃墓。墓碑上，有四十五字的碑文，年代作者都不可考。那四十五个字是：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月明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我是一个很会幻想的人。香冢、容妃、香妃……各种传说，加上历史学家的说法，使我迷惑在“香妃之谜”里。于是，我“大胆”地“假设”了另一个香妃的故事。我融合了香妃和容妃的情节，变成了本书所写的香妃。我既然用了“假设”两个字，说明这一段全是我虚构的，和正史没有关系。至于“是耶非耶，化为蝴蝶”八个字，我更延伸了一段情节。希望大家享受看“故事”的乐趣，不要被我的“创造”误导了。并且，原谅我天马行空的“模拟”！本来，《还珠格格》的人物情节，都是“无中生有”，就让我发挥想像力，再“无中生有”一次吧！

这部书里的其他人物，像是小燕子、紫薇、永琪、尔康、乾隆……等人，都延续着第一部的发展，有更多经历和故事。至于箫剑认妹妹那一段，

我保留了一些想像空间给读者。乾隆错认了“还珠格格”，箫剑会不会错认了妹妹？至于晴格格和箫剑，有没有可能发展一段感情？让箫剑那不共戴天的仇恨，更深一层的化解在某种缘份里？至于太后，既然答应了晴儿，给她“选择婚姻”的权利，如果有一天，晴儿竟喜欢了一个身世成谜的江湖男子，她还能守诺言吗？小燕子虽然嫁了永琪，成为王子妃，她的迷迷糊糊、喳喳呼呼，真能胜任这个婚姻吗？紫薇呢？婚姻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她和尔康，还会遭遇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个很有“女人缘”的尔康，逃过了塞娅，逃过了晴儿，逃过了金琐，生命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女人会窜出来呢？永琪，在正史上只活到二十五岁，在我们的故事里，我对这位王子的“英年早逝”，轻描淡写地带了一笔。凡此种种，我都铺陈了一些蛛丝马迹，留给大家更多的想像空间。当然，在你们想像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正史限制住了。那么，你们就会发现，读完书之后，还是会有一些乐趣的。

我从来没有活在乾隆那个年代，实在不知道那个年代的人，如何说话？如何动作？如何思考？如何恋爱？我想，所有的现代作者，写古代小说，都逃不掉自己的思想和语言。我写这部小说，也是这样。换言之，对白和思想，都是“琼瑶化”的。有的地方很现代，有的地方很理想化，有的地方，是明知故犯的“不写实”。例如，我没有让本书的男女主角，都只有十五、六岁。又例如，我也没有让本书中的信件，都用文言文。至于“你是我的唯一”这种思想，在那个“妻妾成群”的时代，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我很怕一些读者，用“考据”和“正史”的眼光来看这部书。那么，这部书就根本不能成立了。其实，就算是历史学家写历史，也是根据资料来写，那些资料，是不是百分之百可靠，都有问题。何况，我们一直会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来推翻以前的历史。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发现一个真正的“香妃墓”，又证实香妃确实存在，也是可能。总之，写这种小说，是不可能做到“写实”的。

所以，亲爱的读者们，请抱着轻松的态度，接受这个有些荒唐，有些离奇，有些浪漫，有些游戏……的故事。要知道，虽然故事无迹可寻，我却写得心力交瘁。虽然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杜撰，那份感情，我却如同身受。

书，或者写得不好，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好想好想，带给读者一些快乐和享受，如果我没有做到，抱歉！如果我做到了，请告诉我，让我知道。我一直是个很虚荣的作者，好希望得到读者的共鸣。我会为了你们的喜爱，一次又一次，让自己陷在写作的“水深火热”里！

琼瑶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写于台北可园

